

續

修

四

庫

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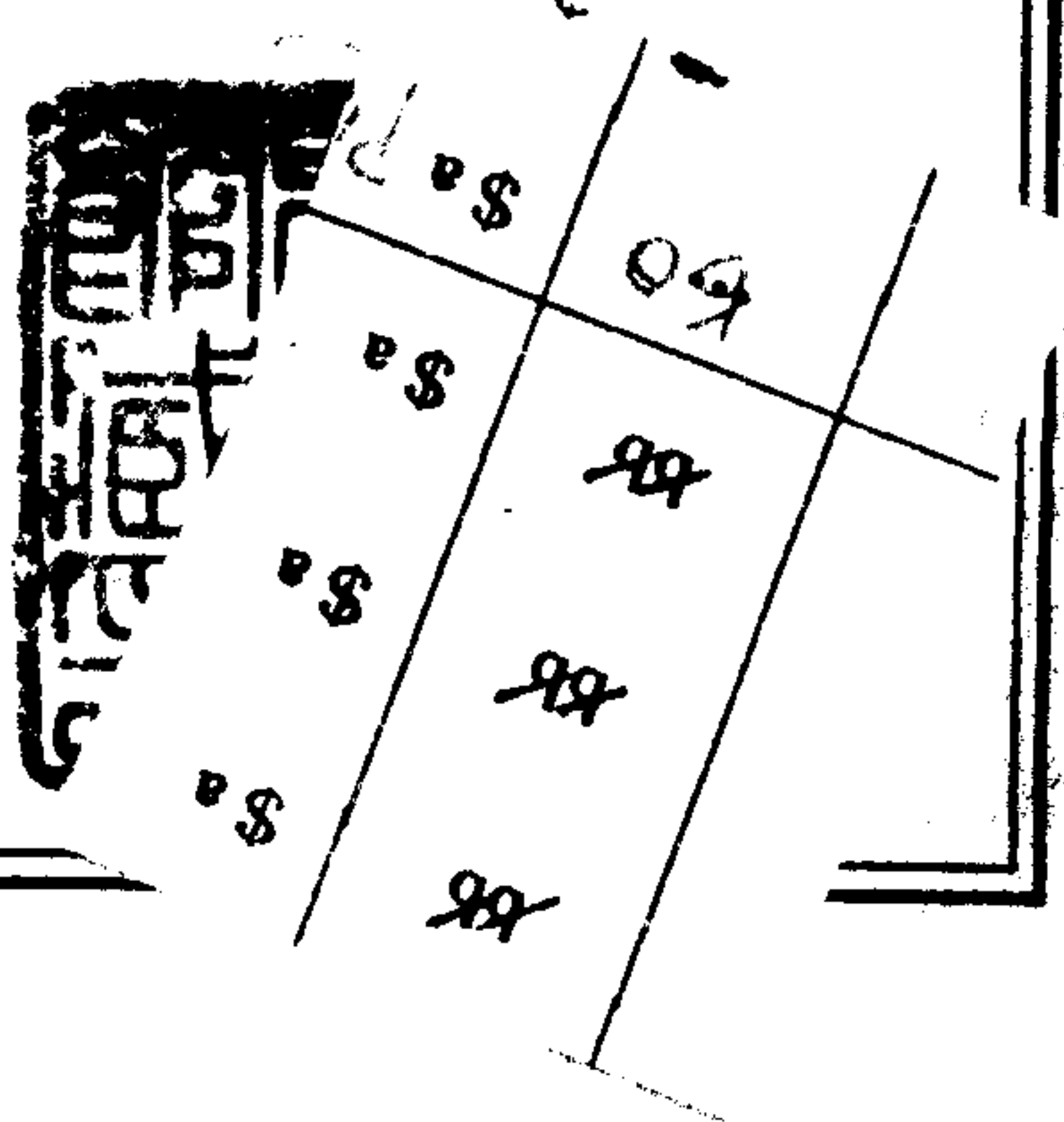
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二七〇・史部・正史類

漢書補注一百卷首一卷(卷六十五至卷一百) 王先謙撰……………一

漢書西域傳補注二卷 [清]徐松撰……………四七五

後漢書補注二十四卷 [清]惠棟撰……………五一

2287/10



東方朔傳第三十五

漢書六十五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臣 王先謙補注

東方朔字曼倩 師古曰 曼 反 平 原 厥 次 人 也 厥 次 侯 爰 類 是 則 厥 次 有

之名也 其來久矣 而說者乃云 後漢始為 縣於此 疑 疑 斯 未 通 也

應音一 涉反 又音一 攻反 補注 錢大昕曰 案 地理志 平 原 郡 有 富

平 侯 國 應 劭 云 明 帝 更 名 厥 次 後 人 因 疑 西 京 無 厥 次 之 名 故 厥

次 侯 爰 類 傳 子 至 孝 文 五 年 以 謀 反 誅 國 除 而 張 安 世 封 富 平 侯

在 昭 帝 時 其 封 邑 本 在 陳 留 郡 及 子 延 壽 嗣 侯 上 書 讓 減 戶 邑 徙

封 平 原 乃 宣 帝 之 世 然 則 昭 帝 以 前 平 原 無 富 平 侯 國 也 蓋 厥 次

帝 除 之 後 木 為 厥 次 縣 宣 帝 移 富 平 侯 國 於 此 始 去 厥 次 之 名 明

而 當 矣 漢 時 列 侯 國 除 有 侯 為 縣 者 如 武 帝 以 讓 之 虛 陽 鄉 宛 之

臨 駁 聚 封 霍 去 病 侯 國 除 有 侯 為 縣 者 如 武 帝 以 讓 之 虛 陽 鄉 宛 之

帝 以 高 成 之 平 津 鄉 封 公 孫 承 相 病 子 嬭 薨 國 除 為 冠 軍 縣 是 也 武

封 匡 衡 為 樂 安 侯 而 地 理 志 無 平 津 鄉 安 縣 是 國 除 之 後 仍 為 鄉

矣 南 陽 郡 有 博 山 侯 國 故 順 陽 縣 哀 帝 以 封 丞 相 孔 光 改 名 仍 為 鄉

改 曰 順 陽 亦 是 從 其 舊 名 與 厥 次 正 相 類 沈 欽 韓 曰 明 一 統 志 厥

次 故 城 在 濟 南 府 陵 縣 東 北 三 十 里 周 壽 昌 曰 諸 補 史 記 作 齊 人

良 文 學 材 力 之 士 待 已 不 次 之 位 師 古 曰 不 拘 常 次 言 超 擢 也 四

方 士 多 上 書 言 得 失 自 街 鬻 者 已 千 數 師 古 曰 街 鬻 者 賣 也 鬻 亦 賣

反 其 不 足 采 者 輒 報 聞 罷 師 古 曰 報 云 天 子 已 聞 其 朔 初 來 上 書

曰 臣 朔 少 失 父 母 長 養 兄 嫂 年 十 三 學 書 三 冬 文 史 足 用 如 淳 曰

日 乃 得 學 書 言 文 史 之 事 足 可 用 也 補 注 先 謙 曰 十 三 官 本 作 十

二 引 宋 祁 曰 十 二 景 本 作 十 三 先 謙 案 三 冬 謂 三 年 猶 言 三 春 三

秋 耳 學 書 三 年 除 十 五 數 之 則 十 二 是 也 文 者 各 書 之 體 史 者 史

籍 所 作 世 之 通 俗 文 字 諷 誦 在 口 者 也 足 用 者 言 足 用 以 應 試 藝

文 志 大 史 試 學 童 能 諷 誦 九 千 字 以 上 乃 得 為 史 又 以 六 體 試 之

試 皆 學 童 習 說 文 序 諷 誦 作 諷 誦 書 據 此 各 體 之 文 與 所 試 之 史 並

以待用者也 十五學擊劍十六學詩書 師古曰擊劍 擊劍 擊劍 擊劍

非逢擊也 誦二十二萬言 補注沈欽韓曰釋言邢昺疏論語曰擊

趙簡子稱子太叔遺我以九言皆以一句為一戰國策臣請三言而

已曰海大魚左傳疏引易說云伏羲作十言之教曰乾十九學孫

坤震巽坎離艮兌消息是則一字為一言其來已久

吳兵法戰陣之具鉦鼓之教 師古曰鉦鼓所以為進退士眾之節

征亦誦二十二萬言凡臣朔固已誦四十四萬言又常服子路之

言 劉敞曰既日子路之言則無宿諾者非子路之言也 臣朔年二

十二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 師古曰編貝列次也音鞭補

引傳曰目如犀齒 勇若孟賁 師古曰孟賁人古之勇士也 尸

如編貝古語已久 勇若孟賁 師古曰孟賁人古之勇士也 尸

不足言勇故能攝三軍服猛獸也 捷若慶忌 師古曰慶忌

能中馬也 廉若鮑叔 師古曰鮑叔齊大夫也 與管仲分財自取其少

之不能及也 廉若鮑叔 師古曰鮑叔齊大夫也 與管仲分財自取其少

信若尾生 水而死 師古曰尾生古之信士與女子期於梁下待之不至遇

若此可已為天子大臣矣 臣朔昧死再拜曰問朔文辭不遜高自

稱譽上偉之 師古曰已 令待詔公車 師古曰公車令屬衛尉上書

史記朔初入長安至公車上書凡用三千奏牘公車令兩人共持

奉祿薄未得省見 師古曰不被省視不得見於天子也 奉音扶用

曰據宋說所見本奉作 久之朔始賜朱儒 師古曰朱儒之為 窮者

本也 官本注無於字 久之朔始賜朱儒 師古曰朱儒之為 窮者

廢御也 左成十八年傳 鄭為乘馬御六弱屬焉 使訓羣驛知禮

有駟僕射此朱儒蓋屬於駟僕射所謂羣驛也 朱儒禮記作侏

儒蓋漢時取短人備供御戲弄者幸倡之類 御覽四百八十八引

語林云董昭為魏武重臣後失勢文明世入為衛尉尉昭乃厚加意

於侏儒正朝大會侏儒作衛尉尉昭面云是魏承漢制猶乃厚加意

備有此等人仍名為侏儒也 先謙曰官本注後下無人字 曰上曰

若曹無益於縣官 師古曰若 耕田力作固不及人 臨眾處官不

能治民從軍擊虜不任兵事無益於國用徒索衣食 如淳曰索盡

先各反下云索長安米亦同也 補注先謙曰索 今欲盡殺若曹朱

儒大恐啼泣 師古曰啼 朔教曰上即過叩頭請罪居有頃聞

上過朱儒皆號泣頓首上問何為對曰東方朔言上欲盡誅臣等

上知朔多端 師古曰多 召問朔何恐朱儒為對曰臣朔生亦



亦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朱儒飽欲死臣朔飢欲死臣言可用幸

異其禮不可用罷之無令但索長安米上大笑因使待詔金馬門

稍得親近上嘗使諸數家射覆師古曰數家術數之家也於覆器

覆數者所具反置守宮盃下射之皆不能中師古曰守宮名也

覆音芳目反置守宮盃下射之皆不能中師古曰守宮名也

則滅矣言可曰防閑淫逸故謂之守宮也今呼俗為辟宮辟亦梁

扞之義耳盃食器也若盃而大今之所謂盃也盃音撥補注到

效曰守宮生屋壁如守宮然故名之何在防淫逸也一蟲之微何

能食丹砂七斤人亦安肯捐七斤丹砂以餌一蟲也劉放曰守宮

即人家屋壁中蟬蛻俗呼為蟬虎者是也此物唯在屋壁窗戶間

夜亦出蓋用此得名耳術家之說安有此理師古乃信之何哉沈

欽韓曰御覽三十一引淮南萬畢術云七月七日採守宮陰乾之

合以井華水和塗女身有文章即呼俗呼是朔自贊曰臣嘗

者不淫去者有姦先謙曰官本注呼俗呼是朔自贊曰臣嘗

受易請射之師古曰贊進也補注沈欽韓曰東方朔有靈其經見

林有立師古曰贊進也補注沈欽韓曰東方朔有靈其經見

成法也師古曰贊進也補注沈欽韓曰東方朔有靈其經見

為蛇又有足跂跂脈脈善緣壁是非守宮即蜥蜴師古曰跂跂行

也爾雅云蜥蜴蜥蜴蜥蜴守宮是則一類耳揚雄方言云其

在澤中者謂之蜥蜴故朔曰是非守宮則蜥蜴也蜥音歷反蜥音

余赤反蜥音榮蜥音原蜥音烏典反蜥音珍補注朱祁曰角音盧

谷反獸不童也先謙曰官本注不重蜥蜴字蜥作蜥歷上有先字

是上曰善賜帛十匹復使射他物連中輒賜帛師古曰連中音竹時

有幸倡郭舍人滑稽不窮師古曰滑稽音稽也

西京雜記郭舍人善投壺數令還一矢百餘反謂之為駢言如

博擊梟於掌中為駢傑也每投壺輒賜金帛先謙曰郭舍人事詳

史記常侍左右曰朔狂幸中耳非至數也師古曰至音步

朔中之臣榜百不能中臣賜帛師古曰榜音步

樹上寄生令朔射之朔曰是實數也蘇林曰實音實

也師古曰實數戴器也曰益盛物戴於頭者則曰實數戴之今實

白圓餅人所用者是也寄生者芝菌之類林諒之日著樹而生形

朔故謔言之欲以誤郭舍人也又曰朔意蓋以寄生實數皆附  
善他物而得者故謂之寄生也下之寄生為益爾又不必一日之中  
一益覆射此諸物也但不當改前孟字為益爾又不必一日之中  
云非高木尤疏謬矣錢大昕曰釋名寄生為益爾又不必一日之中  
積近負載器數即擗謔聲之轉也與寄生聲亦相近故樹上之  
寄生亦有實數之名廣韻實數四足也此與寄生聲亦相近故樹上之  
相近皆以形相似之名廣韻實數四足也此與寄生聲亦相近故樹上之  
音不中覆射故決是芝菌也何晏景福賦賦蘭積重實數矩設  
言其重疊交互之狀以蘭對實數亦足以為芝菌之類與蘭而  
合芝菌之形芝菌雖微物其巨者不能入鼠穴故楊惲取為喻也說  
文之負載器廣韻之四足凡皆非此所謂實數也注林官本作枝  
宮本有云字舍人曰果知朔不能中也朔曰生肉為膾乾肉為脯  
著樹為寄生益下為實數上令倡監榜舍人舍人不勝痛呼暑  
日暑音暴郭展曰呼音號前之號暑音爪肘之肘師古曰暑音是  
也謂痛切而叫呼也與田蚡傳呼暑音義皆同一曰暑音近之暑  
自冤痛之聲也舍人榜痛乃呼云暑今人痛甚則稱阿暑音步高  
反是故朔遂而而謝之云口無毛聲警警也補注錢大昭曰說文  
暑大呼自冤也先謙曰官本注無謂朔笑之曰咄口無毛聲警警  
字服作報引宋祁曰呼報當作呼服朔笑之曰咄口無毛聲警警



有音 胡曰令者命也壺者所已盛也師古曰盛受物 齟者齒不正

也老者人所敬也柏者鬼之廷也師古曰言鬼神尚幽故曰松

反伊優亞者辭未定也狝呼者兩犬爭也師古曰狝音子廉反音人

有爭意也龍龜手也 舍人所問朔應聲輒對變詐鏗出師古曰鏗音

證云錄莫能窮者左右大驚上曰朔為常侍郎遂得愛幸久之伏

日也解在郊祀志 詔賜從官肉大官丞日晏不來師古曰晏晚

官丞見百官表 朔獨拔劍割肉謂其同官曰伏日當蚤歸師古

即懷肉去大官奏之朔入上曰昨賜肉不待詔曰劍割肉而去之

何也師古曰劍割肉而去之何也之衍字先謙曰願炎武云以劍割

是來去之去非裁去之去而去下本無之字明矣御覽治道部十

先生起自責也朔再拜曰朔來朔來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拔劍

割肉壹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師古曰

妻之名一說細小也朔自比於諸侯謂其妻曰小君師古曰朔

生自責迺反自譽復賜酒一石肉百斤歸遺細君初建元三年徵

行始出師古曰王念孫曰案徵行上脫上字蓋文類聚職官部一御

池陽西至黃山師古曰池陽在魏郡黃山在魏郡南獵長楊

宮故世謂之游城也

漢書補注 卷六五

北運長楊宮宮有長楊 東游宜春師古曰宜春宮也在長安城東

飲酌已師古曰酌音酒新秋曰祭宗廟也酌音射 八九月中與侍中

常侍武騎及待詔隴西北地良家子能騎射者期請殿門故有期

門之號自此始師古曰隴西北地良家子能騎射者期請殿門

出常稱平陽侯師古曰平陽侯曹壽 旦明入山下馳射鹿豕狐

免師古曰免音先謙曰 手格熊羆馳騫禾稼稻稔之地師古曰稻有芒之

者數百人時徵行率不過二十人馬七八疋更步更騎衣如凡庶

不可別也又嘗至柏谷亭夜宿宿長不內乃宿於逆旅逆旅翁謂

客姬婦謂其翁曰吾觀此丈夫非常人也且亦有備不可圖也天

寒姬酌酒多與夫及諸少年皆醉姬自縛其夫若少年皆走婦出

案此事通鑑采之亦見潘岳西征賦 相聚會自言鄂杜令師古

五日糧會朝長信宮師古曰五日糧也長信太后之宮也 上大驩樂之

是後南山下乃知徵行數出也師古曰南山在長安南山在長安

而連綿時據其南者皆此山也然尚迫於太后未敢遠出師古

登封泰山武帝幸雍幸甘泉幸汾陰陰陽登空同幸緹氏登嵩高

於此丞相御史知指師古曰丞相御史知指天子之意也 乃使右輔都尉徵循長楊曰東

師古曰徵循也循行視也徵循非常也徵循工鈞反補注錢大

有右輔必有左輔矣京兆馬湖扶風為三輔之名也而先有右輔都尉

官表云元鼎四年更置三輔郡則三輔之名在太初以前矣王



太后以元朔三年前又在元朔之前此傳先言迫於太后朱敢遂  
 出下言使右輔都尉徵循則左右輔都尉亦不始於元鼎表所言  
 恐向右內史發小民共待會所師古曰共後適私置更衣師古曰  
 有誤衣之處亦置宮人補注劉敞曰更衣休息處兩非必有宮人  
 也史文自無之後傳則延年起至更衣然則貴賤同此名也從  
 宣曲曰南十二所中休更衣師古曰宣曲宮名在昆明池西補注  
 投宿諸宮師古曰晝休更衣長揚五柞倍陽宣曲尤幸師古曰倍  
 也其音同耳宮名在鄠縣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揚於東北於是上曰為道  
 作揚本音字通作五柞宮在鄠縣長揚宮東北於東北於是上曰為道  
 遠勞苦又為百姓所患迺使太中大夫吾丘壽王與待詔能用算  
 者二人舉籍阿城曰南師古曰舉計其數而為簿籍也阿城本秦  
 補注沈欽韓曰長安志秦阿房宮也曰其牆壁崇廣故俗呼為阿城  
 二十里西北三面有牆一面無牆周五百四十四步師古曰  
 東補注先謙曰蓋水曲曰宜春曰西提封頃畝及其賈直師古曰  
 謂提舉四封之內總計其數也賈讀曰價師古曰欲除曰為上林苑屬  
 之南山師古曰南山也音之欲反又詔中尉左右內史表屬縣草田欲曰償鄂  
 杜之民師古曰時未為京兆馮翊扶風故云中尉吾丘壽王奏事  
 上大說稱善師古曰悅時朔在傍進諫曰臣聞謙遜靜愨天表之  
 應應之曰福師古曰官本通作遊引宋祁曰遊當作遜驕溢靡麗天表  
 之應應之曰異今陛下累即臺恐其不高也師古曰下周屋弋獵之處  
 恐其不廣也如天不為變則三輔之地盡可曰為苑何必蓋屋郭  
 杜乎師古曰中尉及左右內史則為三輔矣非必謂京兆奢侈越  
 制天為之變上林雖小臣尚曰為大也夫南山天下之阻也南有  
 江淮北有河渭其地從汧隴曰東商雒曰西師古曰商與上雒二  
 也師古曰厥壤肥饒漢興去三河之地師古曰高平曰陸止霸產曰西  
 都涇渭之南此所謂天下陸海之地師古曰高平曰陸秦之所曰處西戎兼山東  
 中山川物產饒富是謂之陸海也師古曰高平曰陸秦之所曰處西戎兼山東  
 送先謙曰官本稱下有陸字是產陸水師古曰高平曰陸秦之所曰處西戎兼山東  
 者也其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栢異類之物不可勝原師古曰

本也言說不能盡其根本補注先謙曰原此百工所取給萬民所  
 計也言不可勝計詳列向傳類訓非  
 印足也師古曰又有杭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饒土宜薑芋水多  
 龜魚師古曰芋草名其葉似藕荷而長不圓其根正白可  
 食師古曰芋草名其葉似藕荷而長不圓其根正白可  
 日賈師古曰今規曰為苑絕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土乏國  
 家之用下奪農桑之業棄成功就敗事損耗五穀師古曰耗減是  
 其不可一也且盛荆棘之林而長養麋鹿廣狐菟之苑大虎狼之  
 虛師古曰又壞人家墓發人室廬令幼弱懷土而思耆老泣涕  
 而悲是其不可二也斥而營之垣而圍之師古曰斥御也補注王  
 為不詞斥之言度也謂量度而經營之也師古曰斥御也補注王  
 記李將軍傳索隱引許慎淮南注曰斥度也騎馳東西車騫南北  
 師古曰亂又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曰危無隄之真師古曰  
 限也與乘輿也無隄之言不警也不敢斥天子故言與也張晏曰  
 一日之樂謂田獵也無隄之與謂天子富貴無隄也師古曰張  
 說是也音丁奚反補注劉敞曰不足以危不字當作亦隄防也  
 字是其不可三也故務苑囿之大不恤農時非所曰疆國富人也  
 夫殷作九市之宮而諸侯呼師古曰呼於宮中設九市師古曰呼於宮中設九市  
 君喜治宮室七十所大宮百餘宮中九市初學記居處部太公  
 六韜曰武王伐殷得二大夫問曰殷國將亡亦有妖乎曰殷君喜  
 修宮室大者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民散師古曰楚靈王作章華  
 宮室九市師古曰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民散師古曰楚靈王作章華  
 有乾谿之禍也師古曰秦興阿房之殿而天下亂師古曰秦興阿房之殿而天下亂  
 華在華容城也師古曰秦興阿房之殿而天下亂師古曰秦興阿房之殿而天下亂  
 師古曰忽忘其逆盛意犯隆指罪當萬死不勝大願願陳泰階六  
 符師古曰孟康曰泰階三台也每台二星凡六星符六星之符驗也應劭  
 符曰黃帝泰階六符經曰泰階者天之三階也上階為天子中階  
 為諸侯公卿大夫下階為士庶人上階為男主下階為女主  
 中階為三公下階為五卿大夫上階為男主下階為女主  
 庶人三階平則陰陽和風雨時社稷神祇咸獲其宜天下安是  
 為太平三階不平則陰陽不和風雨不時社稷神祇咸獲其宜天下安是  
 雷夏霜百姓不寧故治道順天子行暴令好與甲兵修宮榭廣苑  
 園則上階為之危師古曰文志曰應引黃帝泰階六符經與今之占  
 宋祁曰危危當作危師古曰文志曰應引黃帝泰階六符經與今之占  
 三台者異周壽昌曰案藝文志天文家有泰階六符一卷注引李



奇曰三台謂之泰階兩兩成體三台故六曰觀天變不可不省是

日因奏泰階之事上迺拜朔為太中大夫給事中賜黃金百斤然

遂起上林苑如壽王所奏云補注沈欽韓曰御覽四百五十七東

怒下有司殺之擊臣皆相阿殺人主鹿大不敬當死東方朔時在

旁曰是人罪當死者三使陛下以鹿之故殺人一當死使天下聞

之皆以陛下重鹿賤人二當死匈奴奴即有急推鹿逐之

三當死武帝默然遂釋殺鹿者之罪先謙曰遂竟也久之隆慮

公主子昭平君師古曰尙帝女夷安公主隆慮主病困已金千斤

錢千萬為昭平君豫贖死罪補注周壽昌曰病困之困各本作困

似困字勝以困字可省困則下豫贖及隆慮卒句有根呂后上許

傳云病困以趙王祿為上將軍正與此同先謙曰官本作困

之隆慮主卒昭平君日驕醉殺主傅獄繫內官服虔曰主傳主之

傳姆說者又曰傳者老大夫也漢使中行說傳翁主也師古曰傳

姆是也服說失之內官署名解在律歷志補注沈欽韓曰漢官儀

長公主傳秩六曰公主子廷尉上請請論決其罪也左右人人為言

前又入贖陛下許之上曰吾弟老有是一子死已我乃有子言

其晚孕育也屬首之欲反補注錢大昭曰案此以隆慮公

主為武帝女弟而景十三王傳又以為帝姊未知孰是於是為

之垂涕歎息良久曰法令者先帝所造也用弟故而誣先帝之法

吾何面目入高廟乎又下負萬民迺可其奏哀不能自止左右盡

悲朔前上壽曰臣聞聖王為政賞不避仇讐誅不擇骨肉書曰不

偏不黨王道蕩蕩師古曰周書洪範之貌此二者五帝所重三王所

難也陛下行之是曰四海之內元元之民各得其所天下幸甚臣

朔奉觴昧死再拜上萬歲壽上迺起入省中夕時召讓朔師古曰

補注宋祁曰曰傳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師古曰論語稱孔子

夕當作少曰傳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師古曰論語稱孔子

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平對曰夫子時然後言人

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今先生

上壽時乎師古曰言所上朔免冠頓首曰臣聞樂太甚則陽溢哀

太甚則陰損陰陽變則心氣動心氣動則精神散而邪氣及補注

曰官本重精銷憂者莫若酒補注沈欽韓曰述異記漢武帝幸七

神散三字泉長安販道中有蟲赤如肝頭目口

齒悉具人莫知也東方朔曰此古秦獄地積憂臣朔所曰上壽者

所致夫積憂者得酒而解乃取豕置酒中立銷臣朔所曰上壽者

明陛下正而不阿因已止哀也愚不知忌諱當死先是朔嘗醉人

殿中小道殿上師古曰小遺者小便也補注刻不敬有詔免為庶

人待詔宦者署因此時復為中郎賜帛百匹補注先謙曰官

姑館陶公主號竇太主也如淳曰竇太后之女堂邑侯陳午尙之午

死主寘居年五十餘矣近幸董偃始偃與母已竇珠為事偃年十

三隨母出入主家左右言其姣好師古曰姣美主召見曰吾為母

養之因留第中教書計相馬御射師古曰射頗讀傳記至年十八

而冠出則執轡入則侍內為人溫柔愛人曰主故諸公接之名稱

城中號曰董君主因推令散財交士補注沈欽韓曰藝文類聚二

家兒博戲殿下主伏檻視之偃令中府曰師古曰中府掌金帛之

負財餽人勝則有讓主益奇之偃者師古曰中府掌金帛之

漢官儀公主私府秩六百石先謙曰官本無董君所發一日金滿

者也二字引宋祁曰之藏下姚本添者也董君所發一日金滿

百斤錢滿百萬帛滿千匹乃白之師古曰言不滿此數者皆悉與

蓋以東宮金錢財物賜長公主師古曰言不滿此數者皆悉與

嫖豈知乃以佐其淫縱如此耶安陵爰叔者爰益兄子也補注周

亦益兄子善畫策疑即爰叔與偃善謂偃曰足下私侍漢主挾

不測之罪將欲安處乎師古曰不測者言其深也安處何自安

偃懼曰愛之久矣不知所言師古曰言用也爰叔曰願城廟遠

無宿宮又有菽竹籍田如淳曰其間雖有地皆有菽竹籍田無可

言有菽樹及竹林可遊玩而籍田所在上又須躬親其事當足下

何宿宮故宜獻此圖補注劉劭曰城改或先謙曰文帝廟足下

所欲也如是上知計出於足下也則安枕而臥長無慘怛之憂久

之不然上且請之於足下何如偃頓首曰敬奉教入言之主主立

奏書獻之上大說師古曰說更名竇太主圖為長門宮主大喜使

偃曰黃金百斤為爰叔壽叔因是為董君畫求見上之策令主稱



疾不朝上往臨疾問所欲主辭謝曰妾幸蒙陛下厚恩先帝遺德奉朝請之禮備臣妾之儀師古曰請音才姓反補注先謙曰官列本儀作使引宋祁曰使景木作儀

為公主賞賜邑入師古曰既別得賞賜又隆天重地死無已塞責

塞補也一日卒有不勝洒掃之職師古曰卒讀曰猝酒音信又音

云一日卒有不勝洒掃之職師古曰卒讀曰猝酒音信又音

山政反檢諸本及前所校過并如此臣必案許慎說文酒字解云

音先禮反古又為灑掃字其灑字灑也訊音信今校定此注

台云酒音先禮反古又為灑掃字其灑字灑也訊音信今校定此注

脫誤少一十七字多先狗馬填溝壑竊有所恨不勝大願願陛下

時忘萬事養精神從中掖庭回輿枉路臨妾山林師古曰公主

不敢稱第故託山林也服虔曰主所孫作廟陵故曰得獻觴上壽

山林師古曰山林應說是不當請帝臨其冢墓也得獻觴上壽

娛樂左右如是而死何恨之有上曰主何憂幸得愈恐羣臣從官

多大為主費上還有頃主疾愈起謁上曰錢千萬從主飲後數日

上臨山林主自執宰斂膝師古曰為賤者之服補注劉放道入登

階就坐坐未定上曰願謁主人翁補注沈欽韓曰宋玉賦臣嘗

主人翁出主人主迺下殿去簪珥師古曰珥珠玉

妾無狀師古曰狀形貌也無狀猶言無顏面也負陛下身當伏誅

陛下不致之法頓首死罪有詔謝主簪履起之東箱自引董君

日之董君綠幘傳師古曰幸人服也幸昭曰繡形如射繡繡

傳著也講即今之臂繡也傳讀曰附繡音工侯反繡注沈欽韓曰

也取其便於用耳乘輿進食者服繡衣繡衣繡繡青繡加繡衣

射禮注帝射繡也其非射時則謂之拾拾也所以斂衣滑稽傳

親有嚴容髮亦服之與此傳事同也列女傳文伯引衽擗捲淮

南原道訓短袂亦服之與此傳事同也列女傳文伯引衽擗捲淮

攬衣者矣攬衣必須傅繡繡繡繡繡繡繡繡繡繡繡繡繡繡繡繡繡

之繡非此隨主前伏殿下主迺贊師古曰贊進也館陶公主胞人臣

偃昧死再拜謁師古曰偃與庖同補注沈欽韓曰莊子庖桑楚湯

為因叩頭謝上為之起有詔賜衣冠上師古曰上上坐補注劉敞

偃起走就衣冠主自奉食進觴當是時董君見尊不名稱為主

翁飲大驩樂主迺請賜將軍列侯從官金錢雜繒各有數於是董

君貴寵天下莫不聞郡國狗馬躡劍客輻湊師古曰躡音千六

在藝董氏師古曰董常從游戲北宮馳逐平樂觀雜鞠之會

案平樂觀是觀名此觀字當屬下為句不則於文不協角狗馬

之足猶校也上大歡樂之於是上為寶太主置酒宣室使謁者

引內董君是時朔陸戰殿下師古曰持戟列陸側補

師古曰辟董偃有斬罪三安得入乎上曰何謂也朔曰偃曰人臣

私侍公主其罪一也敗男女之化而亂婚姻之禮傷王制其罪二

也陛下富於春秋方積思於六經留神於王事馳驚於唐虞折節

於三代偃不遵經勸學反曰靡麗為右奢侈為務師古曰右尊也

本注尊下盡狗馬之樂極耳目之欲行邪枉之道徑淫辟之路師

有之字是盡狗馬之樂極耳目之欲行邪枉之道徑淫辟之路師

日徑由也乃國家之大賊人主之大賊師古曰賊也音或說

射工耳於此不當其義今俗猶河魁也師古曰魁非也音或說

秋城南方淫氣所生以應哀姜然則朔正用指偃爾何必遷就

姚本句末無也字又注河官本作云是偃為淫首其罪三也昔

伯姬燔而諸侯憚師古曰憚敬也敬其節直也師古曰伯姬宋恭

也何注重錄伯姬之賢為諸侯所憚與但同歸紅紅紅紅紅紅紅

閱憂意奈何乎陛下上默然不應良久曰吾業已設飲師古曰已

後而自改朔曰不可夫宣室者先帝之正處也非法度之政不得

入焉故淫亂之漸其變為篡師古曰篡奪也是已豎

貂為淫而易牙作患師古曰豎貂易牙皆齊桓公臣也管仲有病

之遠易牙豎貂公曰易牙其子曰快寡人向可疑那對曰人之

情非不愛其子其子之忍又將何有於君公曰豎貂自宮曰近穿

人猶可疑那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身也其身之忍又將何有於

一第... 冊... 黃... 四... 全... 書... 第... 2... 反... 文... 句...



不亦過乎於是皆復召即反之明年公有病易身豎貂相與作亂  
塞宮門葉高牆不通人有一婦人踰垣入至公所公曰我欲食婦  
人曰吾無所得又曰我欲飲婦人曰吾無所得公曰何故對曰易  
身豎貂相與作亂塞宮門葉高牆不通人故無所得公慨然歎  
出曰嗟乎聖人所見豈不遠哉若死者有知我將何面目見仲父  
乎蒙衣袂而絕乎壽宮豈流於戶蓋曰楊門之扉三月不見仲父  
慶父死而魯國全殺莊公之子閔公而欲作亂不克奔莒其後僖  
公立已賂求之於莒莒人歸之管蔡誅而周室安上曰善有詔止  
及密乃縊而死僖公乃定其位

更置酒北宮引董君從東司馬門東司馬門更名東交門蘇林曰此門入交會於內故曰名馬補注何焯曰案東司馬門後已更名故曰疏之不如蘇說也王念孫曰案從東司馬門下當有入字而  
今本脫之據蘇注以假從此門入交會於內故以名馬則有入字而  
明矣御覽居處部一引此有入字先謙曰通鑑亦有入字胡注東  
取交會之義為美稱也自此東交之名仍而不改外戚趙后傳會  
東交按門即東賜朔黃金三十斤董君之寵由是日衰至年三十  
而終後數歲竇太主卒與董君會葬於霸陵是後公主貴人多踰  
禮制自董偃始石公主與太僕公孫敬聲私通皆是時天下侈靡

趨末師古曰趨讀曰趨末謂工商之業百姓多離農畝上從容問朔吾欲化民豈  
有道乎音千容反朔對曰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上古之事經歷數  
千載尚難言也臣不敢陳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常世耆老皆問  
見之貴為天下補注先謙曰官本下作子是富有四海身衣弋綈師古曰弋綈音徒  
足履革舄師古曰革音生皮也曰韋帶劍師古曰但空堯蒲  
為席師古曰堯夫離也今謂之堯蒲曰堯兵木無刃服皮曰兵器  
言不大治衣緇無文師古曰緇音亂也音內有亂集上書囊曰為  
兵器也師古曰集謂合聚也補注沈欽韓曰風俗通云文帝雖節儉  
殿帷師古曰殿前殿至奢離文五采畫華楹壁軒檻皆飾以黃金其  
勢不可以書囊為帷奢儉好施不相副師古曰殿前殿至奢離文五采畫華楹壁軒檻皆飾以黃金其  
合後世子孫無以加與文帝無涉師古曰殿前殿至奢離文五采畫華楹壁軒檻皆飾以黃金其  
必即旋前殿應劭之論固矣東觀記舊制曰道德為麗曰仁義為  
上書以青布囊素裏封書不中不得上曰道德為麗曰仁義為  
準也師古曰麗美也於是天下望風成俗昭然化之今陛下曰城中為  
小圖起建章左鳳闕右神明加清曰闕名也師古曰號稱千門萬

戶木土衣綺繡狗馬被纈師古曰纈五綵也黼黻師古曰黼黻毛也即  
字末有是宮人簪瑇瑁垂珠璣師古曰瑇瑁文甲也璣珠之不圓  
也二字師古曰瑇瑁文甲也璣珠之不圓依反設戲車補注周壽昌曰戲為戲弄之戲顏注衛青居依反  
雷雲之鼓師古曰言其聲震大也作俳優舞鄭女上為淫侈如此而欲使民  
獨不奢侈失農事之難者也師古曰失農也陸下誠能用臣朔之計  
推甲乙之帳燔之於四通之衢師古曰四通之衢康曰西域傳贊云與造甲乙之帳  
格已隨珠和璧天子襲翠被師古曰襲翠被也而處卻走馬示不復用師古曰  
退也走馬善則堯舜之隆宜可與比治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失  
之豪釐差百千里師古曰今易無此文已解於上也補注沈欽韓  
作傳曰知非易正文周壽昌曰文選任彦升竟陵文願陛下留意  
察之朔雖該笑師古曰該音恢也其下該謂該諧並同然時觀察顏  
色直言切諫上常用之自公卿在位朔皆敢弄無所為屈師古曰  
傲為音上曰朔口諧辭給師古曰給音捷也好作問之師古曰故動作之而  
于僂反師古曰僂音捷也造也師古曰造音捷也造也師古曰造音捷也造也師古曰造音捷也  
虞之隆成康之際未足言論當世臣伏觀陛下功德陳五帝之上  
在三王之右師古曰右音高也非若此而已誠得天下賢士公卿在位咸  
得其人矣譬若曰周邵為丞相師古曰周邵二人也孔丘為御史大夫  
應劭曰御史大夫太公為將軍師古曰太公呂望也知戰  
職典制度文章師古曰文章師古曰文章師古曰文章拾遺於後師古曰拾遺於後  
壽昌曰堯夫離也今謂之堯蒲曰堯師古曰堯夫離也今謂之堯蒲曰堯  
即下莊子選明帝諱改師古曰選明帝諱改皋陶為大理師古曰大理  
農師古曰農師古曰農師古曰農師古曰農師古曰農師古曰農  
以此屬之應注諺先謙曰官本注末無也字師古曰以此屬之應注諺先謙曰官本注末無也字  
辨說顏閔為博士師古曰顏閔為博士子夏為太常師古曰子夏為太常















養壽命之士莫肯進也遂居家山之間補注錢大昭曰家開本積作深先謙曰官本作深積

土為室編蓬為戶彈琴其中已咏先王之風亦可曰樂而忘死矣

是曰伯夷叔齊避周餓于首陽之下後世稱其仁如是邪主之行

固足畏也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懼然易容師古曰懼然失守之貌也懼音居具

與避世箕子被髮陽狂師古曰解並此二人者皆避濁世曰全其

身者也使遇明王聖主得清燕之間寬和之色師古曰開讀曰閉

可幾而見也師古曰幾庶幾故伊尹蒙耻辱負鼎俎和五味曰干湯師古曰

誠得其君也深念遠慮引義曰正其身推恩曰廣其下本仁祖義

師古曰曰仁為前漢六十五主

帝王所由昌也上不變天性下不奪人倫則天地和洽遠方懷之

故號聖王臣子之職既加矣於是裂地定封爵為公侯傳國子孫

名顯後世民到于今稱之曰遇湯與文王也太公伊尹曰如此龍

逢比干獨如彼豈不哀哉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穆然張晏曰

然靜思貌俛而深惟仰而泣下交頤曰嗟乎余國之亡也縣縣

連連殆哉世不絕也師古曰殆危也於是正明堂之朝齊

君之位補注先謙曰官本舉賢材布德惠施仁義賞有功躬節儉

減後宮之費損車馬之用補注先謙曰官放鄭聲遠佞人師古曰

萬反省庖廚去侈靡卑宮館壞苑囿填池塹曰子貧民無產業者

此三年海內晏然天下大治補注先謙曰陰陽和調萬物咸得其

宜國無災害之變民無飢寒之色家給人足畜積有餘囹圄空虛

也師古曰畜積曰蓄補注王念孫曰毛晃增修禮部韻略引此固作

集麒麟在郊甘露既降朱草萌牙遠方異俗之人鄉風慕義師古

人者莫肯為也臣愚竊曰為過故詩云王國克生惟周之積濟濟

多士文王曰靈師古曰大雅文王之詩也言文王之國生此之謂

也朔之文辭此二篇最善其餘有封泰山責和氏璧及皇太子生

祿屏風殿上柏柱平樂觀賦獵八言七言上下晉灼曰八言七言

孫弘借車補注沈欽韓曰御覽四百八十五東方朔對驛驛難從公

亦不必長貧也師古曰凡向所錄朔書具是矣別錄所載世所傳他

事皆非也師古曰謂如東方朔別傳及俗

贊曰劉向言少時數問長老賢人通於事及朔時者師古曰與皆

曰朔口諧倡辯不能持論喜為庸人誦說師古曰喜音許吏故令

後世多傳聞者補注先謙曰而楊雄亦曰為朔言不純師古曰與皆

德其流風遺書蔑如也師古曰言辭義然朔名過實者曰其諫達

多端不名一行應諧似優不窮似智正諫似直穢德似隱非夷齊

而是柳下惠戒其子曰上容應劭曰容首陽為拙應劭曰伯夷叔

飽食安步曰仕易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如清曰依違朝隱樂玩

言正諫則與富貴不相逢安臣瓚曰行與時違而不一也反時直

飽食安步以仕代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才盡身危好名得華有

擊累生孤貴失和遺餘不遷自盡無多聖人之道一龍一蛇形見

神氣與物變化隨時之宜無有常家贊止節錄首陽以下六語先

神氣與物變化隨時之宜無有常家贊止節錄首陽以下六語先

神氣與物變化隨時之宜無有常家贊止節錄首陽以下六語先

神氣與物變化隨時之宜無有常家贊止節錄首陽以下六語先



諫曰官本其滑稽之雄乎師古曰滑稽謂胡之談諧逢占射覆如注占逢人所問而占之也師古曰此其事浮淺行於眾庶童兒牧豎莫不眩耀而後世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語附著之胡故詳錄焉師古曰言此傳所不詳錄胡之辭語者為俗人多言奇異妄附於胡故耳欲明傳所不記皆非其實也而今之為漢書學者猶更取他書雜說假合東方朔之事已博異聞良可歎矣他皆類此著首直略反補注何焯曰此傳詳著其事者不欲異端之徒得假託於朔非刺取叢勝以傳異聞也

虛受堂

三

東方朔傳第三十五 終

漢書六十五

公孫劉田王楊蔡陳鄭傳第三十六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臣王先謙補注

公孫賀字子叔北地義渠人也賀祖父昆邪師古曰昆音戶門反

臣表賀昆邪 景帝時為隴西守曰將軍擊吳楚有功封平曲侯

之子祖字衍 師古曰藝文志陰陽家有 賀少為騎士補注周壽昌

著書十餘篇師古曰藝文志陰陽家有 賀少為騎士免放賀從軍數有功自武帝為太子時賀為舍人及武帝即位遷

至太僕賀夫人君孺衛皇后姊也賀由是有寵元光中為輕車將

軍軍馬邑後四歲出雲中後五歲召車騎將軍從大將軍青出有

功封南宮侯臣瓚曰茂陵中書云封南宮侯表亦作南宮侯字作南

後再召左將軍出定襄無功坐酎金失侯復召浮沮將軍

出五原二千餘里無功師古曰祖後八歲遂代石慶為丞相封葛

繹侯補注周壽昌曰時朝廷多事督責大臣師古曰督自公孫引

後丞相李蔡嚴青翟趙周三人比坐事死師古曰石慶雖曰謹得

終然數被譴初賀引拜為丞相不受印綬頓首涕泣曰臣本邊鄙

臣驂馬騎射為官材誠不任宰相上與左右見賀悲哀感動下泣

曰扶起丞相賀不肯起上迺起去賀不得已拜出左右問其故賀

曰主上賢明臣不足曰稱恐負重責從是殆矣師古曰賀子敬聲

代賀為太僕父子並居公卿位敬聲曰皇后姊子驕奢不奉法征

和中擅用北軍錢千九百萬發覺下獄是時詔捕陽陵朱安世不

能得上求之急賀自請逐捕安世曰贖敬聲罪上許之後果得安

世安世者京師大俠也補注周壽昌曰游俠傳獨不敘朱安世以

聞賀欲贖子補注先謙曰官本笑曰丞相禍及宗矣南山之竹

子下有罪字是

其造巫蠱之亂貽禍國家不足稱俠也

笑曰丞相禍及宗矣南山之竹



不足受我辭斜谷之木不足為我械師古曰斜谷名也其中多木械謂桎梏也言我方欲告丞

相事獄辭且多械繫方久安世遂從獄中上書告破聲與陽石公

主私通師古曰及使人巫祭祠詛上且上甘泉當馳道埋偶人

形謂之偶人偶並也對也補注劉劭曰使人巫多人字祝詛有惡

言下有司案驗賀窮治所犯遂父子死獄中家族巫蠱之禍起自

朱安世成於江充遂及公主皇后太子皆敗語在江充戾園傳師古曰

曰武五子傳敘戾太子諡戾而置園邑故云戾園也補注錢大昕

師古曰外戚王夫人傳云語在戾太子傳劉屈氂傳云語在太子傳上

俱稱戾園亦例之不一也

劉屈氂武帝庶兄中山靖王子也師古曰屈音丘勿反又音其勿

始不知其始所已進征和二年春制詔御史故丞相賀倚舊故據

高執而為邪師古曰帝為太子賀已為舍人故與美田呂利子弟

賓客不顧元元無益邊穀師古曰成邊卒糧之不貨賂上流師古

相貪冒受賂于下故使朕朕忍之久矣終不自革師古曰

為援師古曰高曰使內郡自作車耕者自轉所已饒邊饒邊所已行恩

其過尚小未至死罪若以胡為援又豈得稱胡為邊乎使內郡自

省作車師古曰治作車曰許令內郡自作車轉輸也邊屯無事之時宜自

也省音又令耕者自轉先文穎曰官本注在農下

者補注先謙曰畜重馬傷耗武備衰減師古曰重謂懷孕者也言

使懷孕者為之傷耗曰滅武備也和音呼到反補注先

謙曰官本注無反字引宋祁曰故字下景本有反字

百姓流亡又詐為詔書曰姦傳朱安世師古曰傳

劉劭曰獄合屬上其曰涿郡太守屈氂為左丞相分丞相長史為

兩府曰待天下遠方之選師古曰待得賢人常拜為右丞相補注

武帝有意欲復惠帝高后時兩夫親親任賢周唐之道也師古曰

二千二百封左丞相為澎侯師古曰澎音彭音彭灼曰東海縣補注

也說詳表其秋戾太子為江充所譖殺充發兵入丞相府屈氂

挺身逃亡其印綬師古曰逃難故失印綬也

丞相長史乘疾置曰聞師古曰置謂

之未敢發兵上怒曰事籍籍如此何謂祕也師古曰籍籍紛紛

都皆言語語之意先謙曰日本籍籍通假丞相無周公之風矣周

公不誅管蔡乎乃賜丞相璽書曰捕斬反者自有賞罰曰牛車為

檣師古曰檣檣也遠與敵戰故曰車為

士眾多死傷堅閉城門毋令反者得出太子既誅充發兵宣言帝

在甘泉病困疑有變姦臣欲作亂上於是從甘泉來幸城西建章

宮詔發三輔近縣兵部中二千石曰下丞相兼將太子亦遣使者

橋制師古曰橋與矯同其字

庫兵命少傅石德及賓客張光等分將使長安囚如侯持節發長

水及宣曲胡騎師古曰長水校名宣曲宮也並胡騎所屯今鄠縣

胡騎皆長水校尉所掌見百官表營近長水故以為名皆曰裝

會侍郎莽通使長安師古曰莽通武紀作馬通本姓馬也後漢明德皇后

其姓為莽見孟康注因追捕如侯告胡人曰節有詐勿聽也遂斬

如侯引騎入長安又發輯濯士曰予大鴻臚商巨成師古曰輯濯

木其音同耳濯字本亦作權並音直孝反初漢節純赤曰太子

持赤節故更為黃旄加上曰相別太子召監北軍使者任安發北

軍兵安受節已閉軍門不肯應太子師古曰任安

立車北軍南門外召安與節令師古曰

發兵安拜受節入閉門不出師古曰

注先謙曰通鑑胡注廟記曰長安市有九各方二百六十五步六

市在道西三市在道東凡四里為一市此言四市蓋以東西南北

分爲市也一說四市者東西市南市北市先謙案此時倉卒南

泥矣凡數萬眾至長樂西闕下



日死者數萬人血流入溝中師古曰溝街衢之旁通水者也丞相

附兵浸多師古曰浸漸也太子軍敗南奔覆益城門得出師古曰長安城

東直杜門故太子戰敗長樂閣下南奔覆益城門而出亡也會夜

司直田仁部閉城門坐令太子得出丞相欲斬仁御史大夫暴勝

之謂丞相曰司直吏二千石當先請奈何擅斬之丞相釋仁師古

也上聞而大怒下吏責問御史大夫曰司直縱反者丞相斬之法

也大夫何曰擅止之勝之惶恐自殺及北軍使者任安坐受太子

節懷二心司直田仁縱太子皆要斬師古曰先謙曰補史記安答

也見兵事起欲坐觀成敗見勝者欲合從之有兩心下安吏誅死

上曰侍郎莽通獲反將如侯長安男子景建從通獲少傅石德可

謂元功矣大鴻臚商成力戰獲反將張光其封通為重合侯建

為德侯成爲程侯孟康曰程音姑在諸太子賓客嘗出入宮門皆

坐誅其隨太子發兵曰反法族吏士劫略者皆徙焯煌郡師古曰

心然被太子劫略故徙之也師古曰焯煌郡非其本

後二十餘日太子得於湖語在太子傳師古曰湖縣名其明年貳師將軍

李廣利將兵出擊匈奴丞相為祖道送至渭橋師古曰祖者送行

與廣利辭決廣利曰願君侯早請昌邑王為太子師古曰漢儀注

君侯師古曰楊惲傳曰常謂惲為君侯是則通呼列侯之尊稱耳

非必在於丞相也如氏之說不為通矣師古曰周壽昌曰顏駿如說

雖是而不盡然也楊惲傳為丞相封安平侯夫人謂惲曰使九

卿來報君侯亦列侯為丞相稱君侯之證師古曰借尊稱以詔惲非

典故也加據漢舊儀為說自是正論後師古曰立為帝君侯長何憂乎

如若也師古曰屈釐許諾昌邑王者貳師將軍女弟李夫人子也貳師女

為屈釐子妻故其欲立焉是時治巫蠱獄急內者令郭穰告丞相

夫人曰丞相數有譴使巫祠社祝詛主上有惡言及與貳師共禱

祠欲令昌邑王為帝有司奏請案驗罪至大逆不道有詔載屈釐

廚車曰徇師古曰廚車載食也要斬東市妻子梟首華陽街師古曰

注長安城中入貳師將軍妻子亦收貳師聞之降匈奴宗族遂滅

車千秋本姓田氏師古曰孫遂為車氏案其子田順嗣侯向馬田氏則更

為車氏之其先齊諸田徙長陵師古曰劉徹所言徙關東大族者

說未確千秋為高寢郎師古曰高廟會衛太子為江充所譖敗久之千秋

上急變訟太子冤師古曰所告非曰子弄父兵罪當笞天子之子

過誤殺人當何罪哉臣嘗夢見一白頭翁教臣言是時上頗知太

子惶恐無他意乃大感寤召見千秋至前千秋長八尺餘體貌甚

麗師古曰麗字不訓美好公孫宏武帝見而說之師古曰

悅謂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也公獨明其不然此高廟神靈使公

教我師古曰何焯曰千秋高寢郎又自言曰公當遂為吾輔佐立拜

千秋為大鴻臚師古曰當其立見而即拜之言不移時也補注朱

合耳賈捐之傳立拜為冀州刺史師古曰數月遂代劉屈釐為丞相封富

民侯千秋無他材能術學又無伐閱功勞師古曰伐積功也閱經

臣功有五品明其等曰問積日曰問後漢章帝紀或起則不繫

此同意特曰一言寤意旬月取宰相封侯世未嘗有也後漢使者

至匈奴單于問曰聞漢新拜丞相何用得之師古曰言此人

曰曰上書言事故單于曰苟如是漢置丞相非用賢也妄一男子

上書即得之矣師古曰蘇與曰妄一男子當作一妄男子晏子諫

者還道單于語武帝曰為辱命欲下之吏良久迺貫之師古曰貫

其下亦同然千秋為人敦厚有智居位自稱踰於前後數公師古曰

職也初千秋始視事見上連年治太子獄誅罰尤多羣下恐懼思

欲寬廣上意尉安眾庶師古曰尉安之字本無心也是曰漢書注

大昭曰胡建傳所以尉安走卒甚得其心注云尉者自上安之也

韓安國傳云猶願可得尉安之字正如此



此其後流俗乃加心耳案王嘉傳遣使者賜金尉厚師丹傳有以尉復師傳之臣冀遂傳選用良吏尉安牧養焉宣元六王傳益封孝王萬戶尉安之意王莽傳宜 迺與御史中二千石其上壽頌德美勸上施恩惠緩刑罰玩聽音樂養志和神為天下自虞樂日虞與 上報曰朕之不德自左丞相與貳師陰謀逆亂巫蠱之禍流及士大夫 師古曰謂與太子戰死者也補注劉放日既云朕日一食者累月迺何樂之聽痛士大夫常在心既事不咎 師古曰言既咎雖然巫蠱始發詔丞相御史督二千石求捕 師古曰督廷尉治未聞九卿廷尉有所鞠也 師古曰鞠謂明治其罪 曩者江充先治甘泉宮人轉至未央椒房 師古曰椒房殿名皇后所居也 已及敬聲之時李禹之屬謀入匈奴有司無所發 師古曰敬聲公孫傳時倚通借字 今丞相親掘蘭臺蠱驗所明知也 師古曰言往御史中丞發謂發其事 在殿門蘭臺在殿門外 至今餘巫頗脫不止 師古曰言往御史中丞書據此蘭臺在殿門外 前漢六十六 六

應數襲賞丞相訖昭帝世國家少事百姓稍益充實 師古曰益漸進也始元六年詔郡國舉賢良文學士問曰民所疾苦於是鹽鐵之議起焉 師古曰議罷鹽鐵之官令百姓皆得煮鹽鑄鐵因論政治能罷但罷推估而已班於贊中痛責千秋而附 千秋為相十二年宏羊誅滅事於此傳末所以深致其不然也 薨諡曰定侯初千秋年老上優之朝見得乘小車入宮殿中故因號曰車丞相子順嗣侯官至雲中太守宣帝時曰虎牙將軍擊匈奴坐盜增鹵獲自殺 師古曰表作 國除 師古曰周壽昌曰干武庫令見魏相傳 桑弘羊為御史大夫八年自曰為國家興推筦之利 師古曰推謂專其利使入官也筦即筦字也義與幹同皆伐其功 師古曰自欲為子弟得官怨望霍光與上官桀等謀反遂誅滅 王訢濟南人也 師古曰訢字與欣同 呂郡縣吏積功稍遷為被陽令 孟康曰縣也音罷師 武帝末軍旅數發郡國盜賊羣起繡衣御史暴勝之使持斧逐捕盜賊曰軍興從事誅二千石曰下勝之過被陽欲斬訢訢已解衣伏質 師古曰質銀也欲斬人皆仰言曰使君誦殺生之柄威震郡國 師古曰為使君所使也與同今復斬一訢不足曰增威不如時有所寬曰明恩貸 師古曰貸猶假也言假之貸音功令盡死力勝之壯其言實不誅因與訢相結厚勝之使還薦訢徵為右輔都尉守右扶風上數出幸安定北地過扶風宮館馳道脩治供張 師古曰供音居用反張音竹亮反補注錢大昭曰辨具也釋文辨皮寬反特牲饋食禮云宗人告有司具辨注具猶辨也易剝牀以辨徐音辨具之辨說文辨字在新附中先謙曰官本辦作 武帝嘉之駐車拜訢為真視事十餘年昭帝時為御史大夫代車千秋為丞相封宜春侯明年薨諡曰敬侯子譚嗣曰列侯與謀廢昌邑王立宣帝 師古曰與益封三百戶薨子咸嗣王莽妻即



咸女莽篡位宜春氏曰外戚寵張晏曰莽取同姓故氏侯也莽族相涉故曰侯號稱之耳莽本曰與得姓不同祖系各別故為婚娶既非私竊不須避諱諱亦不可掩也補注宋祁曰掩一作卡自訴傳國至玄孫莽敗迺絕

楊傲華陰人也給事大將軍莫府為軍司馬補注先謙曰又為長霍光愛厚之稍遷至大司農元鳳中稻田使者燕倉補注先謙

皆作知上官桀等反謀曰告傲素謹畏事不敢言迺移病臥居也補注先謙曰官本請曰作謂移曰告諫大夫杜延年延年曰

問蒼延年皆封傲曰九卿不輒言故不得侯師古曰問之後遷御

史大夫代王新為丞相封安平侯明年昭帝崩昌邑王徵即位淫

亂大將軍光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謀欲廢王更立議既定使大司

農田延年報傲傲驚懼不知所言汗出洽背徒唯唯而已師古曰

應之辭也前漢六十六延年起至更衣師古曰古者延賓傲夫人遽從東箱師古曰

曰遠速也補注何焯曰傲夫人是後妻非司謂傲曰此國大事今

大將軍議已定使九卿來報君侯不疾心與大將軍同心猶

與無決先事誅矣師古曰與延年從更衣還傲夫與延年參語

許諾師古曰三人共請奉大將軍教令遂共廢昌邑王立宣帝宣

帝即位月餘傲薨補注周壽昌曰帝六諡曰敬侯子忠嗣曰傲居

位定策安宗廟益封三千五百戶忠弟暉字子幼師古曰暉音於

新曰監本暉下重一暉字提行先謙曰官本重暉字提行曰忠任為郎補常侍騎師古曰為騎

謂之常也暉母司馬遷女也暉始讀外祖太史公記頗為春秋曰材

能稱好交英俊諸儒名顯朝廷擢為左曹霍氏謀反暉先聞知因

侍中金安上曰聞召見言狀霍氏伏誅暉等五人皆封補注錢大

閼本作有功案功臣表是時同日封者張章董忠暉為平通侯遷

金安上及暉有四人其一人史高在外戚侯表

中郎將郎官故事令郎出錢市財用給文書迺得出名曰山郎張

張

張

曰山財用之所出故取名焉補注錢移病盡一日輒償一沐師古曰

大昭曰此非尚書耶是宿衛耶師古曰或至歲餘不得沐其

常得在外也師古曰言出財用者雖非休沐

豪富郎日出游戲或行錢得善部師古曰郎官之職各有主部故

貨賂流行傳相放效師古曰放暉為中郎將罷山郎移長度大司

農曰給財用應劭曰長久也一歲之調度也蘇林曰簿書給錄之

書之調度而移大司農曰官錢供給之更不取於郎也其疾病休

謁洗沐皆曰法令從事郎謁者有罪過輒奏免薦舉其高弟有行

能者至郡守九卿郎官化之莫不自厲絕請謁貨賂之端令行禁

止宮殿之內翕然同聲由是擢為諸吏光祿勳補注錢大昭曰加

然孝文時賈山上至言已云又選其賢者使為常侍諸吏則官制久矣親近用事初暉受父財五百

萬及身封侯皆曰分宗族後母無子財亦數百萬死皆于暉暉盡

復分後母昆弟再受訾千餘萬皆曰分施其輕財好義如此暉居

殿中廉潔無私郎官稱公平然暉伐其行治師古曰自矜其節又

性刻善好發人陰伏同位有忤己者必欲害之曰其能高人由是

多怨於朝廷與太僕戴長樂相失卒曰是敗師古曰長樂者宣帝

在民間時與相知及即位拔擢親近長樂嘗使行事隸宗廟師古曰

行天子事先隸習威儀也師古曰隸音戈二反補注錢大昭還謂

日隸闕本作隸下副帝隸及注同先謙曰官本同隸隸而稅侯

掾史曰我親面見受詔副帝隸稅侯御師古曰我副帝隸而稅侯

暉教人告之亦上書告暉罪高昌侯車犇入北掖門師古曰犇古

先謙曰高昌侯車犇入北掖門師古曰犇古

昌侯董忠暉語富平侯張延壽曰聞前曾有犇車抵殿門師古曰

音丁禮反補注先門關折馬死而昭帝崩今復如此天時非人力

也左馮翊韓延壽有罪下獄暉上書訟延壽郎中丘常謂暉曰聞

君侯訟韓馮翊當得活乎暉曰事何容易脛脛者未必全也師古

曰脛



歷直親也補注周壽昌我不能自保師古曰言我尚不能真人所  
謂鼠不容穴銜數者也李奇曰真人正人也如清曰所引不容  
之訟人亦於己有妨補注宋祁曰正文數者也多也字何焯曰真  
人猶云誠若人言也李注非先諫曰官本注不又中書謁者令宣  
持單于使者語視請將軍中朝二千石讀曰示補注先諫曰中書  
謁者令成帝改爲中 憚曰冒頓單于得漢美食好物謂之殍惡單  
于不來明甚師古曰時使者云單于欲來朝故憚云憚上觀西閣  
上畫人指桀紂畫謂樂昌侯王武曰天子過此一二問其過可已  
得師矣師古曰過此謂經過也 畫人有堯舜禹湯不稱而舉桀  
紂憚聞匈奴降者道單于見殺憚曰得不肖君大臣爲畫善計不  
用自令身無處所師古曰無處也若秦時但任小臣誅殺忠良竟已  
滅亡令親任大臣卽至今耳師古曰言國祚長遠古與今如一丘  
之貉師古曰言其同類也貉獸名似狐而善睡音胡各反憚妄引亡國曰誹謗當世無人臣  
禮又語長樂曰正月日來天陰不雨此春秋所記夏侯君所言張  
曰夏侯勝諫昌邑王曰天久陰不雨臣下必有謀上者春秋無久  
陰不雨之異也漢史記勝所言故曰春秋所記謂說春秋災異者  
耳師古曰春秋有不雨事說者因論久陰附著之也張行必不至  
謂漢史爲春秋失之矣補注先諫曰官本言下有也字  
河東矣張晏曰后土祠在 曰主上爲戲語尤悖逆絕理事下廷尉  
廷尉定國考問左驗明白師古曰定國于定國也左謔左也 奏憚  
不服罪而召戶將尊蘇林曰直主門戶者也師古曰 欲令戒飭富  
平侯延壽師古曰飭與敎同 曰太僕定有死罪數事朝暮人也古  
久活也 憚幸與富平侯婚姻今獨三人坐語侯言時不聞憚語自  
與太僕相觸也師古曰令延壽證之也 尊曰不可憚怒持大刀曰  
蒙富平侯力得罪師古曰憚言富平侯依太僕言而證 毋泄憚  
語令太僕聞之亂餘事師古曰勿使太僕聞憚此語師古曰亂餘

憚幸得列九卿諸吏宿衛近臣上所信任與聞政事師古曰與不  
竭忠愛盡臣子義而妄怨望稱引爲詆惡言與妖同 大逆不道  
請逮捕治上不忍加誅有詔皆免憚長樂爲庶人憚既失爵位家  
居治產業起室宅曰財自娛歲餘其友人安定太守西河孫會宗  
知略士也與憚書諫戒之爲言大臣廢退當閭門惶懼爲可憐之  
意師古曰不當治產業通賓客有稱舉 補注朱一新曰監本作稱  
舉先謙曰官 憚宰相子少顯朝廷一朝晚昧語言見廢師古曰晚  
朝下以字是 內懷不服報會宗書曰憚材朽行穢文質無所  
底師古曰底致 幸賴先人餘業得備宿衛遭遇時變已獲爵位終  
非其任卒與禍會師古曰卒 足下哀其愚蒙賜書教督已所不及  
師古曰蒙蔽督視也補注 殷勤甚厚然竊恨足下不深惟其終始  
先謙曰官本蔽下有也字 言鄙陋之愚心若逆指而文  
惟思也 而猥隨俗之毀譽也師古曰言鄙陋之愚心若逆指而文  
過師古曰逆足下之意 猥而息乎恐違孔氏各言爾志之義師古  
語云類回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故憚引之 故敢略陳其愚唯  
補注宋祁曰息乎疑作自守之義疑作之善  
君子察焉憚家方隆盛時乘朱輪者十人位在列卿爵爲通侯總  
領從官師古曰周壽昌曰柏梁詩光祿勳所領皆宿衛士故曰總領  
問政事師古曰與 曾不能已此時有所建明曰宣德化又不能與  
羣僚同心并力陪輔朝廷之遺忘已負竊位素餐之責久矣師古  
空也不稱其 懷祿貪執不能自退遭變故橫被口語師古曰橫  
職空食祿也 身幽北闕妻子滿獄當此之時自曰夷滅不足曰塞責塞補也豈  
意得全首領復奉先人之丘墓乎伏惟聖主之恩不可勝量君子  
游道樂已忘憂小人全軀說已忘罪師古曰說 竊自思念過已大  
矣行已虧矣長爲農夫曰沒世矣是故身率妻子戮力耕桑師古曰  
日官本戮 灌園治產曰給公上師古曰充縣 不意當復用此爲讖  
作勁是



議也夫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故君父至尊親師古曰父至尊送其終也有時而既張晏曰喪不過三年臣見放逐降居三月復放逐三月也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亨羊烹羔斗酒自勞師古曰高反勞音來到反補注先謙曰官本亭作烹家本秦也能為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拊缶應劭曰缶瓦器也秦人擊之已節歌師古曰而呼烏烏師古曰李斯上書云擊鼓叩缶彈箏博舞而呼其詩曰田彼南山烏鳥快耳者真秦聲也是關中舊有此曲也

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為其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張晏曰在陽人君之象也蕪穢不治言朝廷之荒亂也一頃百畝曰畝百畝曰頃拂衣而喜奮衰低叩師古曰衰古衣袖字補注先謙曰頓足起舞誠

前漢六十六

淫荒無度不知其不可也師古曰自憚幸有餘祿方糴賤販貴逐什一之利此賈豎之事汗辱之處憚親行之補注錢大昭曰賈再以上家無得私販賣與民爭利下流之人眾毀所歸不寒而粟師古曰栗為庶人故欲為賈豎之事雖雅知憚者猶隨風而靡師古曰言逐眾縮也董生不云乎明明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意也補注宋字當刪先謙曰官本意上有之字明明求財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師古曰引董仲舒之辭也仲舒傳作皇皇也故道不同不相為謀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辭今子尚安得曰卿大夫之制而責僕哉夫西河魏土文侯所興有段干木田子方之遺風應劭曰段干木田漂然皆有節槩知去就之分師古曰漂然高遠意槩度量也漂音匹遙反槩音下離舊音工代反分音扶問反補注先謙曰漂飄借字頃者足下離舊土臨安定安定山谷之間昆戎舊壤文穎曰昆夷之地也子弟貪鄙豈習俗之移人哉於今迺睹子之志矣師古曰言豈隨安定貪鄙之俗而

見子之志與我不同也補注方當盛漢之隆願勉旃毋多談師古曰先謙曰官本注也上有者字又憚兄子安平侯譚為典屬國謂憚曰功名不須多與我言也

西河太守建平杜侯師古曰杜延年前曰罪過出今徵為御史大夫侯罪薄又有功且復用憚曰有功何益縣官不足為盡力憚素與蓋寬饒韓延壽善譚即曰縣官實然蓋司隸韓馮翊皆盡力吏也俱坐事誅會有日食變駟馬猥佐成上書告憚如前曰駟馬曰給駟使吏有佐名成者補注先謙曰驕奢不悔過日食之咎此人所致章下廷尉案驗得所子會宗書宣帝見而惡之廷尉當憚大逆無道師古曰當謂處斷其罪補注先謙曰願要斬妻子徙酒泉郡譚坐不諫正憚與相應有怨望語免為庶人召拜成為郎諸在位與憚厚善者未央衛尉尉章玄成京兆尹張敞及孫會宗等皆免官補注錢大業傳故事大逆朋友坐免官無歸故郡者

前漢六十六

蔡義河內温人也曰明經給事大將軍莫府家貧常步行資禮不逮眾門下好事者相合師古曰言眾敬錢物為義買犢車令乘之數歲還補覆益城門侯師古曰門侯主候時而開閉也久之詔求能為韓詩者徵義待詔久不進見義上疏曰臣山東草萊之人行能亡所比容貌不及眾然而不棄人倫者竊曰聞道於先師自託於經術也願賜清閒之燕也師古曰燕安息也得盡精思於前上召見義說詩甚說之師古曰下也開讀曰閑擢為光祿大夫給事中進授昭帝數歲拜為少府遷御史大夫代楊敞為丞相封陽平侯又曰定策安宗廟益封加賜黃金二百斤義為丞相時年八十餘短小無須眉貌似老嫗行步僂師古曰僂字也僂曲背也僂音力主反補注常兩吏扶夾迺能行時大將軍光乘政議者或言光置宰相不選賢苟用可顯制者師古曰顯與專同其後類此光聞之謂侍中左右及官屬曰曰為人主師當為宰相補注周壽昌曰義



經昭帝故云 何謂云云 師古曰云云 此語不可使天下聞

也義為相四歲薨諡曰節侯無子國除

陳萬年字幼公沛郡相人也為郡吏察舉至縣令遷廣陵太守

扶風遷太僕 官本弟作第萬年廉平內行修然善事人賂遺外戚

許史傾家自盡尤事樂陵侯史高丞相丙吉病中二千石上謁問

疾 師古曰上謁 遣家丞出謝謝已皆去萬年獨留昏夜迺歸及吉

病甚上自臨問曰大臣行能吉薦于定國杜延年及萬年萬年竟

代定國為御史大夫八歲病卒子咸字子康年十八已萬年任為

郎有異材抗直數言事刺譏近臣書數十上遷為左曹萬年嘗病

召咸教戒於牀下語至夜半咸睡頭觸屏風萬年大怒欲杖之曰

乃公教戒汝汝反睡不聽吾言何也咸叩頭謝曰具曉所言大要

教咸謂也 師古曰大要 萬年迺不復言萬年死後元帝擢咸

為御史中丞總領州郡奏事課第諸刺史內執法殿中公卿曰下

皆敬憚之是時中書令石顯用事顯權咸頗言顯短顯等恨之時

槐里令朱雲殘酷殺不辜有司舉奏未下 師古曰天子 咸素善雲

雲從刺候教令上書自訟 師古曰雲從刺候 於是石顯微

伺知之白奏咸漏泄省中語下獄掠治 師古曰掠治 減死髡為

城旦因廢成帝初即位大將軍王鳳曰咸前指言石顯有忠直節

奏請咸補長史遷冀州刺史奉使稱意徵為諫大夫復出為楚內

史北海東郡太守坐為京兆尹王章所薦章誅咸免官起家復為

南陽太守所居曰殺伐立威豪猾吏及大姓犯法輒論輸府

請郡之府補注宋邪 曰律程作司空 師古曰司空 行役之官

官本注行 為地曰木杵春不中程或私解脫鉗鈇衣服不如法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曰鉗在頸鈇在足皆曰鉗加罪督作劇不勝痛 師古曰作程

察皆罰既多自絞死歲數百千人 師古曰

家不得收其治放嚴延年其廉不如所居調發屬縣所出食物曰

自奉養 師古曰 郡中長吏皆令閉門自斂

不得踰法公移救書曰 師古曰

不得為救之語 師古曰

子孫皆可稱救 師古曰

肯受歐陽氏集 師古曰

故民程救字伯 師古曰

有劉救為始興 師古曰

即各欲求索自快 師古曰

服 師古曰

朝廷而薛宣朱博翟方進孔光等仕宦絕在咸後皆曰廉儉先至

公卿而咸滯於郡守時車騎將軍王音輔政信用陳湯咸數賂遺

湯子書曰即蒙子公力得入帝城死不恨 師古曰

少府少府多寶物屬官咸皆鈞校發其姦滅 師古曰

財物 師古曰

罪念孫案辜推 師古曰

義之迂師古 師古曰

率利則其 師古曰

略也 師古曰

酒也 師古曰

為推獨取利 師古曰

據有方進傳 師古曰

咸皆失氣為少府三歲與翟方進有隙方進為丞相奏咸前為郡



守所在殘酷毒整加於吏民主守盜受所監如舊曰律主守而盜受所監法解在景紀補注周壽昌曰案即今律監守自盜也注引如氏云云是漢律最重而陳威僅坐免官殆所取未足十金也注引謙曰官本注景下有帝字而官媚邪臣陳湯曰求薦舉苟得無恥紀下有整式亦反四字

不宜處位咸坐免頃之紅陽侯立舉咸方正為光祿大夫給事中方進復奏免之與方進傳參證後數年立有罪就國方進奏歸咸故郡補注先謙曰胡注後書陳寵傳寵之留官憂死

鄭弘字穉卿泰山剛人也師古曰穉字兄昌字次卿亦好學皆明經通法律政事次卿為太原涿郡太守弘為南陽太守皆著治迹條教法度為後所述次卿用刑罰深不如弘平遷淮陽相曰高弟入

為右扶風補注先謙曰京師稱之代章玄成為御史大夫六歲坐與京房論議免大夫五年有罪自殺據京房傳但言房見道幽屬事出為弘言之弘坐免為庶語在房傳

贊曰所謂鹽鐵議者起始元中徵文學賢良問曰治亂皆對願罷郡國鹽鐵酒榷均輸師古曰酒榷均輸解務本抑末毋與天下爭利然後化可興俱有教字先謙曰後下南監本闕本御史大夫弘羊

曰為此乃所曰安邊竟制四夷師古曰竟讀曰境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在廢也下國家大業不可廢也當時相詰難頗有其議文至宣帝時汝南相寬次公師古曰次公者寬之字補注錢大昭曰相當作桓先謙曰官本注桓宋世諱桓缺末筆因訛而為桓也治公羊春秋

舉為郎至廬江太守丞博通善屬文推行鹽鐵之議增廣條目極其論難著數萬言師古曰即今之所行亦欲曰究治亂成一家之法焉其辭曰師古曰謂相寬總評議其善惡觀公卿賢良文學之

議異乎吾所聞師古曰論語載子張之言聞汝南朱生言補注宋下當添先字錢大昭曰當此之時英俊並進賢良茂陵唐生文學朱生鹽鐵論作朱子伯

魯國萬生之徒六十有餘人咸聚闕庭舒六藝之風陳治平之原

知者贊其慮仁者明其施勇者見其斷師古曰斷音丁斷反辯者駟其辭斷斷焉行行焉師古曰斷斷辯爭之貌行行剛強之貌也斷音牛斤佩雖未詳備斯可略觀矣中山劉子補注錢大昭曰鹽鐵論作問問焉佩

橋當世反諸正師古曰正曲曰橋諸之也橋讀曰矯同其推言王道公卿師古曰德音滿又莫本反補注介然而直而不撓師古曰撓曲可謂不畏疆圉矣桑大夫據當世合時變上權利之略雖非正法鉅

儒宿學不能自解師古曰解釋也言博物通達之士也然攝公卿之柄不師古始放於末利依師古曰放縱也謂縱心於利也一說放而多處非其位行非其道果隕其性師古曰性生也

也反誅車丞相履伊呂之列當軸處中括囊不言容身而去師古曰括結也慎如囊之括結也補注先謙曰官本自作口彼哉彼哉師古曰論

士不能正議曰輔宰相成同類長同行阿意苟合曰說其上師古讀曰斗筭之徒何足選也師古曰筭竹器也容一斗選數也論語

意斗筭之人何足選也師古曰筭竹器也容一斗選數也論語音先阮反噫歎聲也噫音於其材器小劣不足數也符音所交反選

賦注引作不可算也師古曰賦詩也賦詩不可選也後漢書朱穆傳注選交記周本紀作遵徐廣曰遵一作選是選算同

公孫田劉王楊蔡陳鄭傳第三十六終

漢書六十六



楊胡朱梅云傳第三十七

漢書六十七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王先謙補注

楊王孫者孝武時人也補注沈欽韓曰西京雜記楊貴字王孫京北人死卒裸葬於終南山其子孫掘土鑿

石深七尺而下屍上復蓋之以石欲學黃老之術家業千金厚自

奉養生亡所不致師古曰先奉養難得之物皆能致之以自供也及病且

終先令其子師古曰先令為遺令補注先謙曰吾欲贏葬曰反吾

真師古曰贏者不為衣衾棺槨者也反歸也真者自然之道也贏

然之必亡易吾意師古曰易改也死則為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既下從足

引脫其囊曰身親土其子欲默而不從重廢父命師古曰欲從其

心又不忍補注錢大昭曰開本其迺往見王孫友人師古曰

虛受堂

賀之孫承補注沈欽侯與王孫書曰王孫苦疾僕迫從上祠雍補注沈欽

表補注沈欽侯侯以元光三年免侯帝紀元光二年行幸未得詣前師古

至也師古曰前則求見也補注願存精神省思慮進醫藥補注

先謙曰官本注求來是補注願存精神省思慮進醫藥補注

近字引宋補注厚自持竊聞王孫先令贏葬補注令死者

無知則已若其有知是戮尸地下將贏見先人竊為王孫不取也

且孝經曰為之棺槨衣衾是亦聖人之遺制何必區區獨守所聞

師古曰區願王孫察焉王孫報曰蓋聞古之聖王緣人情不忍其

區小意也師古曰願王孫察焉王孫報曰蓋聞古之聖王緣人情不忍其

親故為制禮今則越之師古曰吾是曰贏葬將曰矯世也師古

日正曲師古曰夫厚葬誠亡益於死者而俗人競曰相高靡財單幣腐之

地師古曰也單盡也師古曰或迺今日入而明日發師古曰此真與暴骸

於中野何異師古曰且夫死者終生之化而物之歸者也師古

王念孫曰終字師古曰蓋蓋始終之終案淮南精神篇注化猶

死也既言終而又言化則復矣師古曰蓋蓋始終之終案淮南精神篇注化猶

歸土故曰死者畢生之化而物之歸者也畢之為終歸者得至化

借字耳師古曰歸者得至化者得變是物各反其真也反真冥亡形亡聲迺合道情夫飾外

日華眾厚葬曰高真師古曰高與隔同其後並類此使歸者不得至化者不得變

是使物各失其所也且吾聞之精神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

也師古曰子云骨肉下歸於土是曰云然精神離形各歸其真故謂之

鬼鬼之為言歸也其尸塊然獨處豈有知哉師古曰塊裏曰幣帛

高曰棺槨支體絡束口含玉石欲化不得師古曰百一引漢東關私記

入百八云以黃金塞九竅則尸終不朽鬱為枯腊千載之後棺槨朽

腐迺得歸土就其真宅繇是言之焉用久客師古曰言不用久為

注先謙曰歸土則與昔帝堯之葬也窆木為師古曰窆木為

為一久不歸是客也師古曰窆木為窆木為窆木為窆木為窆木為

窆木為窆木為窆木為窆木為窆木為窆木為窆木為窆木為窆木為

窆木為窆木為窆木為窆木為窆木為窆木為窆木為窆木為窆木為

窆木為窆木為窆木為窆木為窆木為窆木為窆木為窆木為窆木為

窆木為窆木為窆木為窆木為窆木為窆木為窆木為窆木為窆木為

窆木為窆木為窆木為窆木為窆木為窆木為窆木為窆木為窆木為

窆木為窆木為窆木為窆木為窆木為窆木為窆木為窆木為窆木為

窆木為窆木為窆木為窆木為窆木為窆木為窆木為窆木為窆木為

窆木為窆木為窆木為窆木為窆木為窆木為窆木為窆木為窆木為

窆木為窆木為窆木為窆木為窆木為窆木為窆木為窆木為窆木為

窆木為窆木為窆木為窆木為窆木為窆木為窆木為窆木為窆木為

窆木為窆木為窆木為窆木為窆木為窆木為窆木為窆木為窆木為

窆木為窆木為窆木為窆木為窆木為窆木為窆木為窆木為窆木為

窆木為窆木為窆木為窆木為窆木為窆木為窆木為窆木為窆木為

窆木為窆木為窆木為窆木為窆木為窆木為窆木為窆木為窆木為

窆木為窆木為窆木為窆木為窆木為窆木為窆木為窆木為窆木為

窆木為窆木為窆木為窆木為窆木為窆木為窆木為窆木為窆木為

窆木為窆木為窆木為窆木為窆木為窆木為窆木為窆木為窆木為

窆木為窆木為窆木為窆木為窆木為窆木為窆木為窆木為窆木為



北軍壘垣曰為賈區師古曰坐賈曰賈為賈物之區也區者小室  
區應衛衛官外士稱區士也賈音古其下亦同補注先建欲誅  
謀日官本注官作官是北軍壘中壘校尉所掌見百官表  
 之適約其走卒師古曰曰我欲與公有所誅吾言取之則取斬之  
 則斬於是當選士馬日監御史與護軍諸校列坐堂皇上師古曰  
之諸部校也室無四壁曰皇補注沈欽韓曰廣雅釋器堂  
皇聖也釋宮無室曰榭郭云即今堂堂案今為講武榭  
 卒趨立堂皇下拜謁因上堂補注錢大昭曰堂下脫皇字南監  
本閣本皆有先謀日官本有皇字  
 卒皆上建指監御史曰取彼走卒前曳下堂皇建曰斬之遂斬御  
史補注王先慎曰御史上脫護軍諸校皆愕驚不知所自建亦已  
監字傳前後並有監字  
 有成奏在其懷中遂上奏曰臣聞軍法立武曰威眾誅惡曰禁邪  
 今監御史公穿軍垣曰求賈利師古曰公謂私買賣曰與士市不  
 立剛毅之心勇猛之節亡曰帥先士大夫尤失理不公用文吏議  
 不至重法黃帝李法曰蘇林曰獄官名也天文志左角李右角將  
孟康曰兵書之法也師古曰李者法官之  
前漢六十七  
 號也總上征伐刑戮之事也故稱其書曰李法蘇說近之補注沈  
 欽韓曰說苑作理法李理義同兵陰陽家黃帝李法十六篇下軍  
 法乃漢南壁壘已定穿窬不繇路是謂姦人姦人者殺師古曰姦  
北軍制也  
 踪繇讀與由臣謹按軍法曰正亡屬將軍將軍有罪曰聞師古曰  
同下皆類此  
 不屬將軍將軍有罪過得表奏之補注先二千石曰下行法焉孟  
謙曰官本曰作已引宋祜曰已改作以  
日二千石謂軍中丞於用法疑  
校尉部尉之屬  
日諉累也言執事者當見法即行不可曰  
事累於上也諉音女瑞反累音力瑞反  
 臣謹曰斬昧死曰聞制  
 曰司馬法曰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何文吏也師古曰司馬法  
解在主人父傳認言在於軍中何用文吏  
議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兵書上無亦字  
 三王或誓於軍中欲民  
 先成其慮也或誓於軍門之外欲民先意曰待事也師古曰慮謂  
請先為  
之意也  
法天子  
之義篇  
 建又何疑焉建繇是顯名後為渭城令治甚有聲值昭帝  
 幼皇后父上官將軍安與帝姊蓋主私夫丁外人相善外人矯恣

怨故京兆尹樊福使客射殺之補注先謙曰據公卿表  
昭帝始元六年守京兆尹  
 主廬吏不敢捕渭城令建將吏卒圍捕補注齊召南曰案渭城屬  
故都城咸陽也此時蓋主第在  
渭城故建圍之以索賊耳  
 蓋主聞之與外人上官將軍多從奴  
 客往奔射追吏師古曰奔古奔字也  
奔走赴之而射也  
 吏散走主使僕射劫渭城令  
 游微傷主家奴補注先謙曰此僕射是主家僕射百官表云僕射  
宮人皆有取其領事之號此僕射蓋公主宮人領  
 事建報亡它坐服虔曰言游微奉公無它  
坐也補注劉汝曰多坐字  
 蓋主怒使人上書告建  
 侵辱長公主射甲舍門師古曰甲舍即甲第公主之宅補  
注先謙曰官本注公上有謂字是知吏賊  
 傷奴辟報故不窮審蘇林曰辟迴也報論也斷獄也為報故言有  
言為游微避罪而安報文書故不窮治也辟讀曰避補注朱一新  
日注南監本斷獄下無也字窮盡上有不字先謙曰官本無也字  
有不字  
 大將軍霍光寢其奏後光病上官氏代聽事補注周壽昌  
是也  
時休沐出榮親入代  
光決事榮安父也  
 下吏捕建建自殺補注沈欽韓曰鹽鐵論訟  
以術舉舉起卒伍為縣令文學日二公懷精白之行忠正之道  
不避強禦卒為郡縣所排周壽昌曰掘鹽鐵論賢良文學議在昭  
帝始元六年二月己丑建不得  
其死則此必是年正月事  
 吏民稱冤至今渭城立其祠  
 朱雲字游魯人也徙平陵少時通輕俠補注王先慎借客報仇師  
日借助也  
 長八尺餘容貌甚壯曰勇力聞年四十迺變節從博士  
 白子友受易補注齊召南曰案儒林傳東海孟喜授同郡白光少  
彼云字少子此云  
子友字不同耳  
 又事前將軍蕭望之受論語皆能傳其業好倜  
 儻大節師古曰倜儻反  
當世曰是高之  
補注何焯曰成帝以後士皆依  
成王氏之墓史家於朱雲深有取  
馬特為立傳蓋激於張孔之徒爾  
 元帝時琅邪貢禹為御史大夫  
 而華陰守丞嘉上封事師古曰守華陰縣言治道在於得賢御史  
 之官宰相之副九卿之右師古曰右不可不選平陵朱雲兼資文  
 武忠正有智略可使呂六百石秩試守御史大夫曰盡其能上迺  
 下其事問公卿太子少傅匡衡對曰為大臣者國家之股肱萬姓  
 所瞻仰明王所慎擇也傳曰下輕其上爵賤人圖柄臣則國家搖



動而民不靜矣師古曰上爵大官也則謂也稱臣執今嘉從守丞

而圖大臣之位欲呂匹夫徒走之人補注錢大昭曰走南監本閱

而超九卿之右非所呂重國家而尊社稷也自堯之用舜文王於

太公猶試然後爵之又況朱雲者乎雲素好勇數犯法亡命受易

頗有師道其行義未有呂異今御史大夫禹絮白廉正經術通明

有伯夷史魚之風海內莫不聞知而嘉猥稱雲師古曰猥曲也補

作欲令為御史大夫妄相稱舉疑有姦心漸不可長宜下有司案

驗曰明好惡嘉竟坐之補注何焯曰貢禹雖賢然為石顯所薦朱

畏惡也衡之對嘉之雲好大節又從蕭望之受經此固顯等所

坐其或有使之者歟是時少府五鹿充宗貴幸為梁丘易自宣帝

時善梁丘氏說元帝好之欲考其異同令充宗與諸易家論充宗

乘貴辯口師古曰乘因也言諸儒莫能與抗皆稱疾不敢會有薦

雲者召入攝齋登堂師古曰齋衣下之裳音子私反補注沈欽韓

也師古曰抗首而請音動左右師古曰既論難連拄五鹿君師古曰

距也音故諸儒為之語曰五鹿嶽嶽朱雲折其角師古曰嶽嶽長

大斯曰嶽即頤字說文頤面岳岳也沈欽韓曰西京雜記長安

有儒生曰惠莊聞朱雲折五鹿充宗之角乃嘆曰爾乘嶽反能爾

耶吾終恥溺死溝中遂裏糧從雲與言莊不能對絲是為博士

遷杜陵令坐故縱亡命補注何焯曰故縱亡命會赦舉方正為槐

里令時中書令石顯用事與充宗為黨百僚畏之唯御史中丞陳

咸年少抗節不附顯等而與雲相結雲數上疏言丞相章玄成容

身保位亡能往來李奇曰不能有所前卻也師古曰周書君奭之

也補注先謙曰官本疏作書引宋祁曰上書越本作上疏而咸

數毀石顯久之有司考雲疑風吏殺人師古曰羣臣朝見上問

丞相呂雲治行丞相玄成言雲暴虐亡狀善狀也時陳咸在前

聞之呂語雲雲上書自訟咸為定奏草求下御史中丞事下丞相

丞相部吏考立其殺人罪師古曰雲亡入長安復與咸計議丞相

具發其事奏咸宿衛執法之臣幸得進見漏泄所聞曰私語雲為

定奏草欲令自下治師古曰咸為御史中丞而後知雲亡命罪人

而與交通雲呂故不得師古曰上於是下咸雲獄滅死為城巨

下補注宋祁曰獄咸雲遂廢鋼終元帝世補注先謙曰官至成帝時

丞相故安昌侯張禹曰帝師位特進甚尊重補注劉放曰故字常

侯如故也錢大昕曰禹以成帝河平四年為丞相鴻嘉元年以老

病乞骸骨賜安車駟馬罷就第以列侯朝朔望位特進此稱位特

進則在罷相後故雲但斥言安昌侯張禹不言丞相而成帝亦但

以廷尉師傅罪雲也文當云故丞相安昌侯今本轉寫誤耳王念

孫曰治要引此正作故丞相安昌侯張禹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

不能匡主下亡呂益民皆尸位素餐師古曰尸主也素空也尸位

者師古曰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苟患失之亡所不至

斷佞臣一人呂厲其餘師古曰尙方少府之屬官也作供御器物

孫曰案佞臣一人下原有頭字而今本脫之後漢書楊賜傳注初

九十三引此並作斷佞臣一人頭漢紀通鑑同沈欽上問誰也對

曰安昌侯張禹補注先謙曰禹長刀蓋古之斬馬劍上問誰也對

師傅師古曰誦謗也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師

前師古曰雲呼曰師古曰呼叫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

史遂將雲去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

素著狂直於世師古曰著表也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

之臣敢曰死爭慶忌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及後當治檻補

注沈欽韓曰容齋隨筆至今宮殿正中一開橫補合之也旌表也補

檻獨不施欄楯謂之折檻自漢以來相傳如此雲自是之後不復



仕常居鄆田時出乘牛車從諸生補注先謙曰所過皆故事焉薛

宣為丞相雲往見之宣備賓主禮因留雲宿從容謂雲曰師古曰

庸在田野亡事且留我東閣可曰觀四方奇士雲曰小生適欲相

吏耶師古曰小生謂其新學後進言欲曰我為吏乎補注王鳴盛

門東向開之遊當庭門而引賓客以別於採吏官屬也然則屬吏

皆從當庭中門入東閣相延正所以示敬備賓主禮非欲相吏也

其禮項可見此 宣不敢復言其教授擇諸生然後為弟子九江巖

望及望兄子元字仲能傳雲學皆為博士望至泰山太守雲年七

十餘終於家病不呼醫飲藥遺言曰身服斂棺周於身土周於梓

也師古曰棺周於身小棺葬也 為丈五墳葬平陵東郭外

梅福字子真九江壽春人也少學長安明尚書穀梁春秋為郡文

學補南昌尉師古曰豫 後去官歸壽春數因縣道上言變事師古

縣道之使而封奏也變謂非常之事補注王先慎曰

下云陛下距臣者三矣明上變事者三數字混言之求假軺傳師古

韓曰晉書輿服志一馬曰軺車二馬曰軺傳 詣行在所條對急

政一條錄而對之 輒報罷是時成帝委任大將軍王鳳鳳專執

擅朝而京兆尹王章素忠直譏刺鳳為鳳所誅王氏浸盛師古曰

災異數見羣下莫敢正言福復上書曰補注周壽昌曰百官表鳳

鴻嘉三年廣漢男子郭躬反永始二年山陽鐵官蘇令等反師古

書中有此二事則必在永始二三年矣距鳳死已入九年則是時

以下云云臣聞箕子伴狂於殷而為周陳洪範叔孫逖遁秦歸漢

制作儀品師古曰通逃也補注沈欽韓曰玉海六十八論衡曰高

通漢儀師古曰通逃也補注沈欽韓曰玉海六十八論衡曰高

十二篇夫叔孫先非不忠也師古曰箕子在秦時補注沈欽韓曰

非疏其家而畔親也師古曰箕子紂之諸 不可為言也昔高祖納

善若不及從諫若轉圜師古曰補注沈欽韓曰 陳平起於亡命

不求其能舉功不考其素師古曰直取其功不論 故天下之士雲

而為謀主韓信拔於行陳而建上將師古曰立目

合歸漢師古曰言 爭進奇異知者竭其策愚者盡其慮勇士極其

節怯夫勉其死合天下之知并天下之威是曰舉秦如鴻毛取楚

若拾遺師古曰鴻毛喻輕 此高祖所曰亡敵於天下也師古曰亡

孝文皇帝起於代谷師古曰從代 非有周召之師伊呂之佐也師古

日召謂師古曰 循高祖之法加曰恭儉當此之時天下幾平師古曰

是言之循高祖之法則治不循則亂何者秦為亡道削仲尼之迹

滅周公之軌師古曰 壞井田除五等禮廢樂崩王道不通故欲行

王道者莫能致其功也孝文皇帝好忠諫補注錢大昭曰交南監

本傳說至言師古曰說讀曰悅補注先謙曰 出爵不待廉茂慶賜不

須顯功師古曰謂諫爭合意即得官爵不由薦舉及軍功也廉

子審舉篇魏書高祖紀附書補注 是曰天下布衣各厲志竭精目赴

關廷自街警者不可勝數漢家得賢於此為盛使孝武皇帝聽用

其計升平可致張晏曰民有三 於是積尸暴骨快心胡越故淮南

安王緣聞而起補注錢大昭曰安王二字當乙朱一新 所曰計慮

不成而謀議泄者曰取賢聚於本朝師古曰本 故其大臣執陵不

敢和從也服虔曰臣教陵君也師古曰謂淮南大臣相內史之屬

與王俱叛故曰其大臣不敢和從也師古曰淮南大臣相內史之屬

屬益涉後文數陵於君而和服注以爲臣教陵君則所見本已

衍此二方今布衣迺窺國家之隙見開而起者蜀郡是也孟康曰

嘉中廣漢男子及山陽亡徒蘇令之羣蹈藉名都大郡求黨與索

隨和李奇曰求索與己和及隨己者補注劉敞曰漢氏世實隨和

又是何物耶仍如李解為是而亡逃匿之意此皆輕量大臣亡所

畏忌國家之權輕故匹夫欲與上爭衡也士者國之重器得士則

重失士則輕詩云濟濟多士文王曰師古曰大雅文王廟堂之

議非草茅所當言也補注先謙曰 臣誠恐身塗野草尸并卒伍故



數上書求見輒報罷臣聞齊桓之時有呂九九見者桓公不逆欲

呂致大也師古曰九九算術若今九九之數補注沈欽韓曰

出於國方圖出於方出於矩矩出於九九八十一注九九者乘

除之原也夏侯陽算經曰夫乘除之法先明九九一從十橫百立

千億十相乘實居中央言十自過不滿自當以法除之宜得止商

從算相似橫算相當今臣所言非特九九也陛下距臣者三矣此

天下士所呂不至也昔秦武王好力任鄙叩關自鸞師古曰秦武

孫惠文王之子也繆公行伯繆余歸德師古曰繆秦穆公也今欲致

天下之士民有上書求見者輒使詣尚書問其所言言可采取者

秩呂升斗之祿賜呂一束之帛若此則天下之士發憤懣吐忠言

然睹矣師古曰爛然夫呂四海之廣士民之數能言之類至眾多

也然其偽築指世陳政言成文章質之先聖而不繆施之當世合

時務師古曰若此者亦亡幾人師古曰無幾言不故爵祿束帛者

天下之底石高祖所呂厲世摩鈍也師古曰底細石也孔子曰工

欲善其事必先厲其器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工曰喻國政

此厲字緣至秦則不然張誹謗之罔呂為漢歐除倒持秦阿授楚

其柄師古曰秦阿劍名歐治所鑄也言秦無道令陳涉項羽乘間

喻故誠能勿失其柄天下雖有不順莫敢觸其鋒此孝武皇帝所

呂辟地建功為漢世宗也師古曰辟今不循伯者之道師古曰伯

下亦同補注先謙曰元紀宣帝言漢朝迺欲自三代選舉之法取

當世之士猶察伯樂之圖求騏驎於市而不可得亦已明矣補注

日而當故高祖棄陳平之過而獲其謀晉文召天王

齊相用其讎師古曰召天王謂狩于河陽也用亡益於時不願逆

順此所謂伯道者也補注王念孫曰案亡益於時四字與上下文

桓而言言霸主之舉事但求有益於時而不顧理之逆順一色成

也今本作亡益於時益涉後文亡益於時有遺於世而誤體謂之醇

秦之緒師古曰緒猶呂鄉飲酒之禮理軍市也補注沈欽韓曰

夫戴鵲遺害則仁鳥增逝師古曰戴鵲也仁鳥鵲也戴音錄

者蒙戮則知士深退師古曰蒙被也問者愚民上疏多觸不急之法或下

廷尉而死者眾師古曰廷尉不為罪之也自陽朔呂來天下呂言為諱朝

廷尤甚師古曰妨人之口法禁嚴切羣臣皆承順上指莫有執

正何呂明其然也取民所上書陛下之所善試下之廷尉廷尉必

曰非所宜言大不敬呂此卜之一矣補注王念孫曰一矣二字又

以此卜之可見羣臣之承順上指也可見矣三字與上文何以明

紀孝成紀正作以故京兆尹王章資質忠直敢面引廷爭孝元皇

帝擢之呂厲具臣而矯曲朝師古曰具臣其位之及至陛下戮及

妻子且惡惡止其身王章非有反畔之辜而殃及家折直士之節

結諫臣之舌羣臣皆知其非然不敢爭天下呂言為戒最國家之

大患也願陛下循高祖之軌杜亡秦之路師古曰杜塞也數御十月之歌

孟康曰福謙切王氏十月之詩刺后族雷意亡逸之戒師古曰周

大盛也師古曰詩小雅十月之交篇也雷意亡逸之戒師古曰周

周公作之除不急之法下亡諱之詔博覽兼聽謀及疏賤令深者

不隱遠者不塞所謂辟四門明四目也師古曰虞書舜典曰辟四

於四方也且不急之法誹謗之微者也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

追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師古曰君命犯者外戚之權日呂益隆

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景建始呂來日食地震呂率言之三倍春

秋水災亡與比數師古曰言其極多陰盛陽微金鐵為飛此何景

也張晏曰河平二年沛郡鐵官鑄鐵如星飛上去權臣用事之異



也危亡漢興呂來社稷三危呂霍上官皆母后之家也親親之道全師古曰務全之為右安之此為上當與之賢師良傅教以忠孝之道今迺尊寵其位授以魁柄師古曰斗為魁使之驕逆至於夷滅師古曰夷平也謂平除之此失親親之大者也自霍光之賢不能為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危書曰毋若火始庸庸師古曰周書洛誥之辭也庸庸微小貌也猶亦當早圖其權也補注錢大孰陵於君權隆於主然後防之師古曰本亦亡及已師古曰已上遂不納補注先謙曰成帝久亡繼嗣福呂為宜建三統封孔子之世呂為殷後復上書曰臣聞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政者職也位卑而言高者罪也越職觸罪危言世患雖伏質橫分臣之願也師古曰伏質斬刑也橫分謂身首分離也不言沒齒身全死之日尸未腐而名滅雖有景公之位伏歷千駟臣不貪也師古曰景公齊景公也論語云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人無得而稱焉故引之也補注先謙曰歷歷字同

故願壹登文石之陞涉赤墀之塗應劭曰日丹淹當戶牖之法坐師古曰戶牖之間謂之屋負辰也法坐正坐也聽朝之處猶言法官法駕也坐音才臥反補注王鳴盛曰戶牖之法坐即向書命篇所謂闢開南嚮是也先謙曰官本盡平生之愚慮亡益於時有遺於世師古曰遺留也此臣寢所呂不安食所呂忘味也願陛下深省臣言師古曰臣聞存人所自自立也聖人所自自塞也善惡之報各如其事昔者秦滅二周夷六國師古曰二周東周西周君也六國齊楚韓魏趙燕補注先謙曰燕本注趙隱士不顯佚民不舉師古曰佚絕三統滅天道是呂身危子殺厥孫不嗣張晏曰身為燕丹張良所所謂聖人呂自塞者也故武王克殷未下車存五帝之後封殷於宋紹夏於杞師古曰黃帝之後於陳并紀宋是為五帝明著三統示不獨有也是呂姬姓舜之後於陳并紀宋是為五帝明著三統示不獨有也是呂姬姓半天下遷廟之主流出於戶李奇曰所謂存人呂自立者也今成湯不祀殷人亡後陛下繼嗣久微殆為此也春秋經曰宋殺其大

夫穀梁傳曰其不稱名姓呂其在祖位尊之也師古曰事在傳二在祖位者謂孔子本宋孔父之後防叔奔魯遂為魯人今宋所殺者亦孔父之後裔在宋者於孔子為祖列故尊而不名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此言孔子故殷後也雖不正統封其子孫呂為殷後禮亦宜之何者諸侯尊宗聖庶奪適如適曰奪宗始封之君尊為諸適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是也師古曰適讀曰嫡傳曰賢者子孫宜有土補注沈韓曰公羊昭三十一一年傳曰而況聖人又殷之後哉昔成王曰諸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雷風著災師古曰尚書大傳云周公疾臣於成王也周公死天乃雷兩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國恐王與大夫開金縢之書執書曰並曰周公勤勞王家子幼人弗及知乃不葬之於成周而葬之於畢示天不敢臣補注齊召南曰案大傳伏生所著其說王啟金縢在周公既葬之後史記魯世家即用其說宋一新一日示天下監本有下字先今仲尼之廟不出闕里里孔子舊里也言除此之外更無祭孔師古曰孔子者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末無也字孔氏子孫不免編戶師古曰庶人也呂聖人而歆匹夫之祀非皇天之意也今陛下誠能據仲尼之素功呂封其子孫師古曰素功素王之功則國家必獲其福又陛下之名與天亡極何者追聖人素功封其子孫未有法也補注先謙曰言後聖必呂為則不滅之名可不勉哉福孤遠又譏切王前無所承後聖必呂為則不滅之名可不勉哉福孤遠又譏切王氏故終不見納武帝時補注錢大昭曰武帝上閭本始封周後姬嘉為周子南君至元帝時尊周子南君為周承休侯位次諸侯王使諸大夫博士求殷後分散為十餘姓郡國往往得其大家推求子孫絕不能紀師古曰不自知時匡衡議呂為王者存二王後所呂尊其先王而通三統也其犯誅絕之罪者絕而更封他親為始封君上承其王者之始祖春秋之義諸侯不能守其社稷者絕今宋國已不守其統而失國矣則宜更立殷後為始封君而上承湯統非當繼宋之絕侯也宜明得殷後而已今之故宋推求其嫡久遠不可得雖得其嫡嫡之先已絕不當得立禮記孔子曰殷人



也先師所共傳宜曰孔子世為湯後上曰其語不經師古曰不遂

見履至成帝時梅福復言宜封孔子後曰奉湯祀綏和元年立二

主後推述古文曰左氏穀梁世本禮記相明遂下詔封孔子世為

殷紹嘉公補注錢大昕曰孔何齊初語在成紀是時福居家

日居家疑常曰讀書養性為事至元始中王莽顯政師古曰顯福

當作家居常曰讀書養性為事至元始中王莽顯政師古曰顯福

一朝棄妻子去九江至今傳曰為仙其後人有見福於會稽者變

名姓為吳市門卒云師古曰其後謂

云做字幼儒補注先謙曰官平陵人也師事同縣吳章章治尚書

經為博士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儒林平帝曰中山王即帝位

年幼莽秉政自號安漢公曰平帝為成帝後不得顧私親帝母及

外家衛氏皆留中山不得至京師莽長子宇非莽屬絕衛氏師古

謂與恐帝長大後見怨宇與吳章謀夜曰血塗莽門補注錢大昭

固補注錢大昭曰固南監本固本作錮周壽昌曰石慶成等傳

初章為當世名儒教授尤盛弟子千餘人莽曰為惡人黨皆當禁

固補注錢大昭曰固南監本固本作錮周壽昌曰石慶成等傳

不得仕宦門人盡更名他師師古曰更曰他人為做時為大司

徒據自劫吳章弟子收抱章尸歸棺斂葬之師古曰棺音工喚反

欽韓曰廣韻云姓出自祝融之後西京雜記平陵曹做在吳章門

下獨稱吳章弟子收葬其屍平陵人為立碑於吳章墓側在籠首

山南嶺嶺上案傳作京師稱焉車騎將軍王舜高其志節比之樂

布表奏曰為掾薦為中郎諫大夫莽篡位王舜為太師復薦做可

輔職師古曰為曰病免唐林言做可典郡擢為魯郡大尹補注周

漢魯國王莽時改為郡漢書更始時安車徵做為御史大夫復病

免去卒于家

贊曰昔仲尼稱不得中行則思狂狷師古曰論語載孔子曰不得

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中行中庸也狷介也言不必得中庸之人

與之論道則思狂狷猶愈於頑嚚無識者也狷者工採反補注宋

添於道二字觀楊王孫之志賢於秦始皇遠矣補注何焯曰漢

代其言始皇所謂借秦為喻不敢誇議上及山陵也世稱朱雲多

過其實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亡是也師古曰論語稱孔子之言

實胡建臨敵敢斷武昭於外師古曰斬伐姦隙軍旅不隊

也師古曰梅福之辭合於大雅雖無老成尚有典刑殷監不遠夏后所

聞師古曰大雅蕩之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言今雖無其人

之亡可為戒也補注先謙曰此者謂梅福請封孔子後是案武王克商之

法而行之又視秦滅二周夷六國不為立後自取喪亡可為戒也

氏師古謂封孔子後非也先謙案注引詩世作時避唐諱遂從

所好全性市門云做之義著於吳章為仁由己再入大府師古曰

孔子曰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此贊引之再入大府謂初為大清

則濯纓何遠之有師古曰楚辭漁父之歌曰滄浪之水清可自濯

則隱云做謝病去師古曰楚辭漁父之歌曰滄浪之水清可自濯

職近於此義也

楊胡朱梅云傳第三十七終

漢書六十七



霍光金日磾傳第三十八

漢書六十八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三級 王先謙補注

霍光字子孟票騎將軍去病弟也父中孺河東平陽人也師古曰中孺曰仲 曰縣吏給事平陽侯家師古曰縣道吏於侯家供事也 與侍者衛少兒私通而

生去病中孺吏畢歸家娶婦生光因絕不相聞久之少兒女弟子

夫得幸於武帝立為皇后去病曰皇后姊子貴幸既壯大適自知

父為霍中孺未及求問會為票騎將軍擊匈奴道出河東河東太

守郊迎負弩矢先驅師古曰郊迎迎於郊界之上也先驅者導其路也 至平陽傳舍遣吏

迎霍中孺中孺趨入拜謁將軍迎拜因跪曰去病不早自知為大

人遺體也中孺扶服叩頭師古曰服音蒲北反補曰老臣得託命

將軍此天力也去病大為中孺買田宅奴婢而去還復過焉乃將

光西至長安時年十餘歲任光為郎稍遷諸曹侍中去病死後光

為奉常都尉光祿大夫補注錢大昭曰常當作車先謙曰官本作車 出則奉車入侍左

右出入禁闈二十餘年師古曰宮中 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甚見親

信征和二年衛太子為江充所敗而燕王旦廣陵王胥皆多過失

是時上年老寵姬鈞弋趙婕妤有男師古曰健仔居鈞弋宮故稱之 上心欲曰為

嗣命大臣輔之察羣臣唯光任大重可屬社稷師古曰社稷委也任音王屬音

之欲 上適使黃門畫者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曰賜光師古曰黃門之署職

任親近以供天子百後元二年春上游五柞宮病篤光涕泣問曰

如有不諱誰當嗣者師古曰不諱也 上曰君未諭前畫意邪師古曰

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頓首讓曰臣不如金日磾日磾亦曰臣

外國人不如光上曰光為大司馬大將軍日磾為車騎將軍及太

僕上官桀為左將軍搜粟都尉桑弘羊為御史大夫皆拜臥內牀

下師古曰於天子所臥牀前拜職稱注王念孫曰室謂之內故臥

日磾傳直入臥內皆是也師古曰注及金 受遺詔輔少主明日武帝崩

太子襲尊號是為孝昭皇帝帝年八歲政事壹決於光先是後元

年侍中僕射莽何羅與弟重合侯通謀為逆師古曰莽反時光與金

日磾上官桀等共誅之功未錄武帝病封璽書曰帝崩發書曰從

事遺詔封金日磾為秬侯上官桀為安陽侯光為博陸侯文穎曰

平取其嘉名無此縣也食邑北海河東城師古曰蓋亦取鄉聚之

名以為國號非必縣也公孫弘平津鄉則是矣師古曰注

光初封食北海河間後益封又食東郡可知此注脫誤然先謙

曰日磾何羅皆曰前捕反者功封時衛尉王莽子男忽侍中

王莽也其子名忽揚語曰師古曰揚 帝病忽常在左右安得遺詔

封三子事師古曰 羣兒自相貴耳光聞之切讓王莽師古曰切深

莽醜殺忽補注先謙曰燕王旦傳蓋主報言獨患光及莽 光為人

沈靜詳審長財七尺三寸師古曰財 白晳疏眉目美須頰師古曰

也頰頰毛也音音先每出入下殿門止進有常處郎僕射竊識視

之不失尺寸師古曰識記也音式志反補注先謙 其資性端正如

此初輔幼主政自己出師古曰 天下想聞其風采師古曰 殿中嘗

有怪一夜羣臣相驚光召尚符璽郎師古曰 恐有變難故欲收其

四字收取璽四字復引顏注於下是也師古曰 通盤此句下

各本皆脫賴通盤符符符符符符符符符符符符符符符符符符

欲奪之郎按劍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也光甚誼之明日詔增此

郎秩二等庶庶莫不多光師古曰多猶重也 光與左將軍桀結

婚相親光長女為桀子安妻有女年與帝相配師古曰 漢語光嫡

之母也桀因帝姊鄂邑蓋主內安女後宮為健仔師古曰 鄂邑所



尚故云蓋主也補注先謙數月立為皇后父安為票騎將軍封桑樂侯光時休沐出補注先謙曰通鑑胡注漢制樂輒入代光決事

樂父子既尊盛而德長公主師古曰懷公主內行不修近幸河間下外人樂安欲為外人求封幸依國家故事曰列侯尚公主者光

不許又為外人求光祿大夫欲令得召見又不許長主大曰是怨光而樂安數為外人求官爵弗能得亦慙自先帝時樂已為九卿

位在光右師古曰右上也補注錢大昕曰公卿表後元二年大侯年公孫敬聲有罪下獄即以樂代之也先謙曰官本考證云樂為大侯秩中二千石光為奉車都尉僅比二千石故曰位在光右

及父子並為將軍有椒房中宮之重師古曰椒房皇后親安女光適其外祖而願專制朝事師古曰願是與光爭權師古曰願與由同燕

王旦自昭帝兄常懷怨望及御史大夫桑弘羊建造酒榷鹽鐵為國興利伐其功師古曰欲為子弟得官亦怨恨光於是蓋主上

官樂安及弘羊皆與燕王旦通謀詐令人為燕王上書補注齊召五子傳作旦聞之喜上疏云則是燕王實使人上書也但下文云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之又云上書者果亡捕之甚急則此傳謂蓋主樂安等詐令人為燕王上書正得其言光

出都肄郎羽林道上稱趣孟康曰此正互文見義齊說過泥言光試習也若今軍營云大操矣師古曰都大總也肄

先謙曰太官掌御飲食是也孟訓都為試非太官先置飲之具補注承屬少府二事皆言其僭又引蘇武前使匈奴拘留二十年不

降還酒為典屬國補注先謙曰實十九年而大將軍長史做亡功為搜粟都尉師古曰楊做也又擅調益莫府校尉師古曰調選也莫府大

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臣旦願歸符璽入宿衛察姦臣變候司光出沐日奏之樂欲從中下其事師古曰下謂下有司也音胡稼反

禁中樂欲自從桑弘羊當與諸大臣共執退光補注何光出沐不在禁中下其事也書奏帝不肯下明日光聞之止畫室中不入如滿曰近臣所止畫

之室師古曰昭畫是也補注何焯曰畫室即武帝畫室公負武王朝諸侯以昭光奉之於室中也沈欽韓曰時蓋已移光祿勳禁

止也續志少府屬有畫室署長然則被告劾者待罪之所周壽昌

謂樂昌侯王武云又云畫室有堯舜禹湯則知西園畫室帝王

界承明殿畫室蔡質漢官典職曰明光殿省中皆以胡粉塗殿紫

宮承明殿畫室蔡質漢官典職曰明光殿省中皆以胡粉塗殿紫

有國畫也時昭帝御殿內光止西園之室中以待命不入言不入

光私室固非沈說移光祿勳禁止此時上問大將軍安在左將軍

無詔書亦非樂等所敢出也周說是謝上曰將軍冠復著冠也朕知是書詐也將軍亡罪光曰陛下何

謝上曰將軍冠復著冠也朕知是書詐也將軍亡罪光曰陛下何

呂知之上曰將軍之廣明都郎屬耳師古曰之往也廣明亭名也

注廣明亭在長安城東都門外亦詳吳太子傳調校尉呂來

未能十日燕王何呂得知之且將軍為非不須校尉師古曰帝云

由一是時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補注先謙曰胡注揚表尚書

校尉是時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補注先謙曰胡注揚表尚書

此時既有尚書則與中書謂者為而上書者果亡捕之甚急樂等

懼白上小事不足遂師古曰遂猶竟也上不聽後樂黨與有譖光者

有毀者坐之自是樂等不敢復言迺謀令長公主置酒請光伏兵

格殺之因廢帝迎立燕王為天子事發覺光盡誅樂安弘羊外人

宗族燕王蓋主皆自殺光威震海內昭帝冠冠遂委任光訖十三

年補注先謙曰遂竟也百姓充實四夷賓服元平元年昭帝崩亡

嗣武帝六男獨有廣陵王胥在羣臣議所立慮持廣陵王王本曰

行失道先帝所不用光內不自安郎有上書言周太王廢太伯立

王季文王舍伯邑考立武王唯在所宜師古曰太伯者王季之

廢長立少可也廣陵王不可呂承宗廟言台光意光呂其書視丞











具無開食監師古曰越讀太官不敢具師古曰越讀使從官出買雞豚詔殿

門內曰為常師古曰內入也獨夜設九賓溫室師古曰於溫室

也九賓解在師古曰內入也延見姊夫昌邑關內侯祖宗廟祠未舉師古曰於溫室

制故未祠廟師古曰內入也為璽書使使者持節曰三太牢祠昌邑哀王園廟稱

嗣子皇帝師古曰內入也先謙曰胡注賀入繼大宗不當於昌邑哀王稱嗣子

又悼為人後者為之子之義師古曰內入也受璽曰來二十七日使者旁午

一橫為旁午猶言交橫也師古曰內入也持節詔諸官署徵發凡千一百二十

七事文學光祿大夫夏侯勝等及侍中傅嘉數進諫曰過失使人

簿責勝師古曰內入也簿音步戶反縛嘉繫獄荒淫迷惑失帝王禮誼亂

漢制度臣做等數進諫不變更師古曰內入也日曰益甚恐危社稷天下

不安臣做等謹與博士臣霸臣傳舍師古曰內入也度舍故以姓別之師古曰傳

音辭阮反又師古曰內入也臣德臣虞舍臣射臣倉議皆曰高皇帝建功業為漢

太祖孝文皇帝慈仁節儉為太宗今陛下嗣孝昭皇帝後行淫辟

不軌師古曰內入也詩云籍曰未知亦既抱子師古曰內入也衛武公刺厲王也籍

假也此言假命人云王尚幼少未有所知亦已長大而抱子師古曰內入也五辟

矣實不幼少也師古曰內入也籍曰官本籍作籍索本籍籍通作子師古曰內入也五辟

之屬莫大不孝師古曰內入也胡注孝經孔子曰五刑之屬三千其罪莫大於不

孝周襄王不能事母春秋曰天王出居于鄭繇不孝出之絕之於

天下也師古曰內入也公羊傳曰襄王惠王子也僖二十四年經書天王出居于鄭

同宗廟重於君陛下未見命高廟師古曰內入也見高廟而受命不可曰承天序

奉祖宗廟子萬姓當廢臣請有司御史大夫臣誼宗正臣德太常

臣昌與太祝曰一太牢具告祠高廟臣做等昧死曰聞皇太后詔

曰可光令王起拜受詔王曰聞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天

下師古曰內入也師古曰引孝經之言補注沈欽韓曰荀光曰皇太后詔廢安得

天子適即持其手師古曰內入也師古曰解脫其璽組奉上太后扶王下殿出金

馬門羣臣隨送王西面拜師古曰內入也先謙曰漢紀通鑑作西曰愚慙不任漢

事起就乘輿副車大將軍光送至昌邑師古曰內入也邸師古曰內入也防其自裁或他人承望

意指逼之使死致負謗於天下此亦皆光之謹師古曰內入也光謝曰王行自絕

於天臣等驚怯不能殺身報德臣竄負王不敢負社稷願王自愛

臣長不復見左右師古曰內入也得侍見於左右師古曰內入也光涕泣而去羣臣奏言古者廢

放之人屏於遠方不及曰政師古曰內入也師古曰言請徙王賀漢中房陵縣太

后詔歸賀昌邑賜湯沐邑二千戶昌邑羣臣坐亡輔導之誼陷王

於惡光悉誅殺二百餘人出死號呼市中師古曰內入也師古曰呼音火故反補

赴市也又見張師古曰內入也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師古曰內入也師古曰呼音火故反補

者而流放其餘可也悉誅二百餘人不已師古曰內入也師古曰呼音火故反補

則昌邑羣臣亦謀為變光微覺之不獨以其行淫亂而憂感改師古曰內入也師古曰呼音火故反補

諸言外耳師古曰內入也光坐庭中會丞相曰下議定所立廣陵王已前不用

及燕刺王反誅其子不在議中近親唯有衛太子孫號皇曾孫在

民間咸稱述焉光遂復與丞相做等上奏曰禮曰人道親親故尊

祖尊祖故敬宗太宗亡嗣師古曰內入也師古曰呼音火故反補

支子孫賢者為嗣孝武皇帝曾孫病已武帝時有詔掖庭養視至

今年十八師受詩論語孝經躬行節儉師古曰內入也師古曰呼音火故反補

可曰嗣孝昭皇帝後奉承祖宗廟子萬姓臣昧死曰聞皇太后詔

曰可光遣宗正劉德至曾孫家尚冠里洗沐賜御衣師古曰內入也師古曰呼音火故反補

御府衣師古曰內入也李斯傳公子高曰御府之衣臣得賜之師古曰內入也師古曰呼音火故反補

臣得賜之是也下文云入未央宮見皇太后封為陽武侯已而光

奉上皇帝璽綬則此時未得賜御衣也師古曰內入也師古曰呼音火故反補

作賜御府衣先謙曰通鑑作御衣蓋承其誤師古曰內入也師古曰呼音火故反補

迎曾孫就齋宗正府入未央宮見皇太后封為陽武侯師古曰內入也師古曰呼音火故反補

轅音已而光奉上皇帝璽綬謁于高廟是為孝宣皇帝明年下詔

曰夫褒有德賞元功古今通誼也大司馬大將軍光衛衛忠正宣

德明恩守節秉誼曰安宗廟其曰河北東武陽師古曰內入也師古曰呼音火故反補











日言今何得持國權柄殺生手中廷尉李种王平師古曰种音復如此也始元元年為廷尉王平徐仁賈勝胡及車丞相女婿少府徐仁補注周壽昌曰徐仁字中孫皆坐逆將軍竟下獄死

意先謙曰官本意是使樂成小家子得幸將軍至九卿封侯師古曰周壽昌曰使疑史之誤表作便樂成則又因與使字近而誤百官

曰下但事馮子都王子方等師古曰馮子都字曼公視丞相亡如也師古曰亡如猶如無所象

皆茂視丞相也師古曰馮子都字曼公視丞相亡如也師古曰亡如猶如無所象

疾夫子所痛曰古字通故各自有時今許史自天子骨肉貴正宜耳師古曰疾夫子所痛曰古字通故各自有時今許史自天子骨肉貴正宜耳

大司馬欲用是怨恨愚已為不可禹默然數日起視事顯及禹山雲自見日侵削數相對啼泣自怨山曰今丞相用事縣官信之盡

變易大將軍時法令已公田賦與貧民發揚大將軍過失又諸儒生多變人子師古曰變人子謂變其節也

師古曰變人子謂變其節也師古曰變人子謂變其節也不避忌諱大將軍常

言大將軍時主弱臣強專制擅權今其子孫用事昆弟益驕恣恐危宗廟災異數見盡為是也其言絕痛山屏不奏其書後上書者

益點盡奏封事輒使中書令出取之師古曰益點盡奏封事輒使中書令出取之

關尚書師古曰關尚書謂關中尚書也內主故宦豎不得授不熱霍顯之後必有五侯十常侍之禍人君

耳益不信人顯曰丞相數言我家獨無罪乎山曰丞相廉正安得

罪我家昆弟諸婿多不謹又聞民間謠言霍氏毒殺許皇后師古曰罪我家昆弟諸婿多不謹又聞民間謠言霍氏毒殺許皇后

雲禹驚曰如是何不早告禹等縣官離散斥逐諸婿用是故也此大事誅罰不小奈何於是始有邪謀矣初趙平客石夏善為天官

師古曰曉語平曰熒惑守御星御星太僕奉車都尉也不黜則死

平內憂山等雲舅李竟所善張赦見雲家卒卒師古曰卒讀曰謂

竟曰今丞相與平恩侯用事可令太夫人言太后先誅此兩人移

徙陛下在太后耳長安男子張章告之師古曰徙陛下在太后耳長安男子張章告之

張章故穎川人為長安亭長失官之北闕上書寄病霍氏第舍臥

事下廷尉執金吾捕張赦石夏等後有詔止勿捕山等愈恐相謂

曰此縣官重太后故不竟也師古曰此縣官重太后故不竟也

許后事陛下雖寬仁恐左右不聽久之猶發發即族矣不如先也

師古曰遂令諸女各歸報其夫皆曰安所相避師古曰遂令諸女各歸報其夫皆曰安所相避

李竟坐與諸侯王交通辭語及霍氏有詔雲山不宜宿衛免就第

光諸女遇太后無禮師古曰光諸女遇太后無禮馮子都數犯法上并為讓師古曰馮子都數犯法上并為讓

井水溢流庭下竈居樹上又夢大將軍謂顯曰知捕兒不師古曰井水溢流庭下竈居樹上又夢大將軍謂顯曰知捕兒不







日觀至日碑獨不敢日碑長八尺二寸容貌甚嚴馬又肥好上異  
 而問之具曰本狀對上奇焉即日賜湯沐衣冠拜為馬監遷侍中  
 駙馬都尉光祿大夫日碑既親近未嘗有過失上甚信愛之賞賜  
 索千金出則驂乘入侍左右貴戚多竊怨曰陛下妄得一胡兒反  
 貴重之上聞愈厚焉日碑母教誨兩子甚有法度上聞而嘉之病  
 死補注宋祁曰詔圖畫於甘泉宮署曰休屠王閼氏師古曰日碑  
 每見畫常拜鄉之涕泣然後逝去師古曰日碑子二人皆愛為  
 帝弄兒常在旁側補注王先慎曰旁即側也二字師古曰弄兒或曰後擁  
 上項師古曰日碑在前見而目之師古曰目弄兒走且啼曰翁怒  
 上謂日碑何怒吾兒為其後弄兒壯大不謹自殿下與宮人戲日  
 碑適見之惡其淫亂遂殺弄兒即日碑長子也上聞之大怒  
 日碑頓首謝具言所曰殺弄兒狀上甚哀為之泣已而心敬日碑  
 初莽何羅與江充相善及充敗衛太子何羅弟通用誅太子時力  
 戰得封後上知太子冤迺夷滅充宗族黨與何羅兄弟懼及師古  
 謂及於遂謀為逆日碑視其志意有非常心疑之陰獨察其動靜  
 與俱上下師古曰上何羅亦覺日碑意曰故久不得發是時上行  
 幸林光宮服虔曰甘泉一名林光師古曰秦之林日碑小疾臥廬  
 所止日師古曰何羅與通及小弟安成矯制夜出共殺使者發兵明  
 且上未起補注王念孫曰案未起上脫臥字通鑑無臥字則所見  
 並作上臥未何羅亡何從外入師古曰無何日碑奏厲心動師古  
 起漢紀同何羅亡何從外入師古曰無何日碑奏厲心動師古  
 向也日碑方立入坐內戶下補注先謙曰內房也坐殿房之戶下  
 內以無反趨臥內欲入之理御覽未足據也如此文作臥內解  
 臥內之義不應在下知所須與何羅襲白刃從東箱上師古曰置  
 見本亦作坐不作臥也師古曰置衣於衣  
 中也衣見日碑色變走趨臥內欲入師古曰置衣於衣  
 古補字

即見上行觸實瑟偃日碑得抱何羅因傳曰莽何羅反師古曰傳  
 上驚起左右拔刃欲格之上恐並中日碑師古曰中勿格日  
 碑捍胡投何羅殿下孟康曰胡音互梓胡若今相解卧輪之類也  
 晉說是也梓音才乞反補注宋祁曰卧輪常改卧輪沈欽韓曰  
 釋名胡互也在咽下垂能斂互物也先謙曰官本注乞作兀得  
 禽縛之窮治皆伏辜錄是著忠孝節師古曰日碑自在左右目  
 不忤視者數十年師古曰賜出宮女不敢近上欲內其女後宮不  
 肯其篤慎如此上尤奇異之師古曰及上病屬霍光已輔少主師古  
 日屬音之欲反補注宋光讓曰碑曰臣外國人且使匈奴輕  
 漢於是遂為光副補注齊召南曰案與霍光同傳故光呂女妻日  
 碑嗣子賞初武帝遺詔曰討莽何羅功封日碑為柁侯師古曰柁  
 補注沈欽韓曰說文作麻云濟陰有麻日碑曰帝少不受封何焯  
 將明志兖州府城武縣南有廢柁縣日碑曰帝少不受封何焯  
 自相貴之誘大將軍議不逮也前漢六十八  
 日敬侯日碑兩子賞建俱侍中與昭帝略同年其臥起賞為奉車  
 補注王念孫曰奉車下亦有都尉二字而今本觀之百官表云奉  
 車都尉掌御乘車馬都尉掌馬都尉掌文類聚人部十七御覽  
 儀式部三引此並作賞為建駙馬都尉及賞嗣侯佩兩綬上謂霍  
 將軍曰金氏兄弟兩人不可使俱兩綬耶霍光對曰賞自嗣父為  
 侯耳上笑曰侯不在我與將軍乎光曰先帝之約有功迺得封侯  
 時年俱八九歲宣帝即位賞為太僕霍氏有事萌萌上書去妻師古  
 日萌芽者言始有端緒若草之始生補注錢大昕曰案公卿表宣  
 帝甘露四年稱侯金賞為侍中太僕距霍氏之亡已十六年矣霍  
 氏有辜之始賞祿為侍中未任太僕也王文彬曰賞去妻乃上亦  
 特筆不必與上為太僕連文錢說過泥先謙曰官本芽作刃上亦  
 自哀之獨得不坐元帝時為光祿勳薨亡子國除元始中繼絕世  
 封建孫當為柁侯奉日碑後初日碑所將俱降弟倫字少卿為黃  
 門郎早卒日碑兩子貴及孫則衰矣而倫後嗣遂盛于安上始貴



顯封侯

安上補注先謙曰官本並與上連文字子侯少為侍中惇篤有智宣帝愛之頗與

發舉楚王延壽反謀師古曰與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後霍氏

反安上傳禁門闔無內霍氏親屬師古曰禁止也門闔宮中大小

封為都成侯至建章衛尉賜冢塋杜陵諡曰敬侯四子常敞岑

哭師古曰今明補注錢大昭曰天今當作明岑南監皆為諸曹中郎將常

光祿大夫元帝為太子時敞為中庶子幸有寵帝即位為騎都尉

光祿大夫中郎將侍中元帝崩故事近臣皆隨陵為園郎敞曰世

名忠孝太后詔留侍成帝為奉車水衡都尉補注錢大昭曰百官

與車水衡都尉掌山林苑此云奉車水衡都尉表奉車都尉掌御乘

帝河平四年由侍中奉車都尉為水衡都尉師古曰至衛尉師古曰

衛尉師古曰衛尉見公卿表敞為人正直敢犯顏色左右

憚之唯上亦難焉師古曰惟與雖同言不獨左右憚之難上亦

難之也師古曰病甚上使使者問所欲曰弟岑為託上召岑拜為

郎使主客師古曰郎使主客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召作

郎使主客師古曰郎使主客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召作

郎使主客師古曰郎使主客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召作

郎使主客師古曰郎使主客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召作

郎使主客師古曰郎使主客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召作

郎使主客師古曰郎使主客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召作

郎使主客師古曰郎使主客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召作

郎使主客師古曰郎使主客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召作

郎使主客師古曰郎使主客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召作

郎使主客師古曰郎使主客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召作

郎使主客師古曰郎使主客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召作

郎使主客師古曰郎使主客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召作

郎使主客師古曰郎使主客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召作

郎使主客師古曰郎使主客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召作

郎使主客師古曰郎使主客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召作

郎使主客師古曰郎使主客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召作

郎使主客師古曰郎使主客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召作

太子門大夫補注先謙曰門大夫亦太子太傅少傅屬官哀帝即位為太中大夫給事

中欽從父弟遷為尚書令兄弟用事帝祖母傅太后崩欽使護作

師古曰監主葬送之事也補注職辦擢為泰山弘農太守著威名

平帝即位徵為大司徒師古曰直補注周壽昌曰一本作大司徒相有司直

大司徒位雖尊於元壽二年始置官屬有長師古曰京兆尹帝年幼選置

師友大司徒徒孔光目明經高行為孔氏師京兆尹金欽呂家世忠

孝為金氏友徙光祿大夫侍中秩中二千石封都成侯時王莽新

誅平帝外家衛氏召明禮少府宗伯鳳師古曰鳳補注先

說為人後之誼白令公卿將軍侍中朝臣並聽師古曰欲曰內

厲平帝而外塞百姓之議師古曰欽與族昆弟稭侯當俱封初當

曾祖父日碑傳子節侯師古曰臣表失載補注而欽祖父安上傳子

夷侯常皆亡子國絕故葬封欽當奉其後當母南卯葬母功顯君

同產弟也當上南大行為太夫人文穎曰南名也大行官名也當

南為太夫人侍養姨母故耳師古曰欽因緣謂當詔書陳曰

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官名下無也字欽因緣謂當詔書陳曰

碑功亡有賞語當名為孫繼祖也師古曰自當為父祖父立廟師古曰

弟建之孫此言自當為師古曰賞故國君使大夫主其祭師古曰以賞故

其祭事臣墳曰當是支庶上繼大宗不得廢師古曰大夫主

其祭事臣墳曰當是支庶上繼大宗不得廢師古曰大夫主

其祭事臣墳曰當是支庶上繼大宗不得廢師古曰大夫主

其祭事臣墳曰當是支庶上繼大宗不得廢師古曰大夫主

其祭事臣墳曰當是支庶上繼大宗不得廢師古曰大夫主

其祭事臣墳曰當是支庶上繼大宗不得廢師古曰大夫主

其祭事臣墳曰當是支庶上繼大宗不得廢師古曰大夫主

其祭事臣墳曰當是支庶上繼大宗不得廢師古曰大夫主

其祭事臣墳曰當是支庶上繼大宗不得廢師古曰大夫主

其祭事臣墳曰當是支庶上繼大宗不得廢師古曰大夫主

其祭事臣墳曰當是支庶上繼大宗不得廢師古曰大夫主

其祭事臣墳曰當是支庶上繼大宗不得廢師古曰大夫主

其祭事臣墳曰當是支庶上繼大宗不得廢師古曰大夫主



成爲君持大宗重補注先謙曰官本後作從引則禮所謂尊祖故

敬宗大宗不可已絕者也欽自知與當俱拜同誼即數揚言殿省

中教當云云師古曰云云者多言也當即如其言則欽亦欲爲父

明立廟而不入夷侯常廟矣進退異言頗惑眾心補注宋祁曰

亂國大綱開禍亂原誣祖不孝罪莫大焉尤非大臣所宜大不敬

稅侯當上母南爲太夫人失禮不敬莽白太后下四輔公卿大夫

博士議郎皆曰欽宜已時即罪師古曰謁者召欽詣詔獄欽自殺

邯曰綱紀國體亡所阿私忠孝尤著益封千戶更封長信少府涉

子右曹湯爲都成侯湯受封日不敢還歸家已明爲人後之誼益

封之後莽復用欽弟遵封侯歷九卿位

贊曰霍光已結髮內侍起於階闈之間確然秉志誼形於主師古

也受繼祿之託任漢室之寄當廟堂擁幼君推燕王仆上官師古

音也因權制敵已成其忠處廢置之際臨大節而不可奪遂匡國家

安社稷擁昭立宣光爲師保雖周公阿衡何已加此師古曰阿衡

阿倚也衡平也言天然光不學亡術闇於大理陰妻邪謀音灼曰

子所倚羣下取平也也立女爲后湛溺盈溢之欲已增顛覆之禍師古曰死財三年

也宗族誅夷師古曰哀哉昔霍叔封於晉師古曰霍叔文王之弟

見昭宣之際有霍光爲霍叔後者其語殊謬足累光之誠節亦

兼以爲晉即河東光豈其苗裔乎金日磾夷狄亡國羈虜漢庭而

曰篤敬廡主忠信自著勳功上將傳國後嗣世名忠孝七世內侍

何其盛也本曰休屠作金人爲祭天主故因賜姓金氏云

霍光金日磾傳第三十八

漢書六十八

趙充國辛慶忌傳第三十九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王先謙補注

趙充國字翁孫隴西上邽人也師古曰邽音圭補注沈欽韓曰明

二里先謙曰上邽徙金城令居師古曰今涼州府平番縣西北始爲騎

士曰六郡良家子服虔曰金城隴西天水安定北地西河是也昭帝

分隴西天水置金城充國武帝時已爲假司馬則初以六郡良家

子者非金城也此名數正與地理志同也補注王鳴盛曰東方朔

傳建元三年上始徵行與待詔隴西地無所見而馮奉世傳武

帝末奉世以良家子選爲郎奉世上黨人而云良家子然則六郡

中何以無上黨疑顏注未確朱一新曰顏注是也續志羽林郎六

百石無員掌宿衛侍從常選漢陽隴西安定北地郡西河凡六

郡良家補之漢陽即天水後漢永平中更名先謙曰官本注在補

羽林下武帝善騎射補羽林爲人沈勇有大略少好將帥之節而

上有自字虛受堂

學兵法通知四夷事師古曰武帝時已假司馬從貳師將軍

擊匈奴補注齊召南曰案天漢二年事也李廣利以三萬騎大爲

虜所圍漢軍乏食數日死傷者多充國適與壯士百餘人潰圍陷

陳貳師引兵隨之遂得解身被二十餘創貳師奏狀詔徵充國詣

行在所武帝親見視其創嗟歎之補注王念孫曰案見即視字之

作見而後人誤合之御覽拜爲中郎遷車騎將軍長史昭帝時

官部四十六引此無見字

武都氏人反師古曰充國曰大將軍護軍都尉將兵擊定之補

齊召南曰案昭紀元鳳元年武都氏人反遣執金吾馬適建龍鎮

侯韓增大鴻臚廣明將三輔太常徒皆免刑擊之然則充國以護

軍爲裨將而戰功多耳又案何奴傳何奴降者言何奴方發二萬

騎擊烏桓霍光欲發兵擊之充國以爲非計乃拜范

屯上谷師古曰將音子亮反

還爲水衡都尉擊匈奴獲西祁王



匈奴王也 擢為後將軍兼水衡如故與大將軍霍光定冊尊立宣帝  
 封營平侯本始中為蒲類將軍征匈奴斬虜數百級還為後將軍  
 少府 補注劉歆曰案百官表本始中後少府皆有姓名充國未嘗  
 無幾也先諱曰少時不詞劉說非 匈奴大發十餘萬騎南旁塞至  
 符奚盧山 題除渠堂為鹿奚盧侯蓋即其地符與鹿譯寫各異也  
 先謙曰盧 欲入為寇亡者題除渠堂降漢言之遣充國將四萬騎  
 屯緣邊九郡 文穎曰五原朔方之屬也師古曰九郡者五原朔方  
 之而充國 單于聞之引去是時光祿大夫義渠安國使行諸羌  
 日行音先 零豪言願時渡湟水北 師古曰零音孟康曰豪帥長  
 外東入河湟水之北是漢地湟音自補注劉奉世曰湟北非謂漢  
 地也羌意欲稍北近匈奴合而為寇安國不知其情故受其詞詳  
 下文可見齊召南曰案類注是劉說非也胡三省云羌依南山渡  
 湟水而北固欲與匈奴合而南則漢地所以隔絕羌與匈奴通  
 之路正在於此於地何如可謂明曉沈欽韓曰一統志湟河番名波  
 洛沖克河在西南前漢六十九 前漢六十九  
 川邊內是為西南河先謙曰漢得昆邪休屠王地開河西武威張  
 掖酒泉敦煌四郡羌與匈奴隔遠不得復通因湟水旁地肥美故  
 斥逐羌人使 逐民所不田處畜牧安國已聞充國劾安國奉使  
 不敬 補注先謙曰以是後羌人旁緣前言抵冒渡湟水 師古曰旁  
 犯突而前旁音步浪反冒音莫北反補注宋祁曰冒作莫報反周  
 壽昌曰前旁音步浪反冒音莫北反補注宋祁曰冒作莫報反周  
 羌人乃緣前言抵冒郡縣不能禁元康三年先零遂與諸羌種豪  
 二百餘人解仇交質盟詛 師古曰羌人無大君長而諸種豪選相  
 質者自相親結 上聞之曰問充國對曰羌人所易制者曰其種  
 自有豪數相攻擊執不壹也往三十餘歲西羌反時亦先解仇合  
 約攻令居 師古曰合約 與漢相距五六年迺定 補注先謙曰胡注  
 攻安故枹罕次年即平至是五十一 至征和五年 補注先謙曰  
 年案與充國所言不甚合發別一事 五當為三 師古曰  
 將軍降匈奴在征和三年見武紀李廣利傳匈奴傳降匈奴  
 歲餘衛律害其寵收其師屠以兩玩匈奴告諸羌語當在初降時  
 不得在 師古曰 先零豪封煎等通使匈奴 師古曰煎  
 五年五為三 尤其明證

匈奴使人至小月氏 師古曰傳告諸羌曰漢貳師將軍取十餘萬  
 人降匈奴羌人為漢事苦 師古曰張掖酒泉本我地地肥美可共  
 聖居之曰此親匈奴欲與羌合非一世也問者匈奴困於西方  
 先謙曰胡注謂本始 聞烏桓來保塞恐兵復從東方起 師古曰  
 五年為烏孫所破 聞烏桓來保塞恐兵復從東方起 師古曰  
 之數使使尉黎危須諸國 師古曰尉黎危須諸國 師古曰  
 師古曰設謂問許之也 沮壞也欲壞其計令解 師古曰  
 師古曰不與 疑匈奴更遣使至羌中道從沙陰地出鹽澤過長阮  
 入窮水塞 補注沈欽韓曰沙陰即流沙地漢書地理志在甘肅  
 長阮長城之北張掖縣東北一百六十里古之流沙澤鹽澤即蒲昌海  
 北窮水塞亦在張掖縣北 師古曰張掖縣北窮水出窮石山  
 名在張掖北塞水也 師古曰張掖縣北窮水出窮石山  
 即罕所居 師古曰罕所居 師古曰罕所居 師古曰罕所居  
 是南抵屬國 師古曰南抵屬國 師古曰南抵屬國 師古曰南抵屬國  
 也 師古曰也 師古曰也 師古曰也 師古曰也 師古曰也  
 恐羌變未止此且復結聯他種宜及未然為之備 師古曰未然後  
 月餘羌侯狼何果遣使至匈奴藉兵 師古曰欲擊鄯善敦煌呂絕  
 漢道 師古曰漢道 師古曰漢道 師古曰漢道 師古曰漢道  
 陽關在安西 師古曰陽關在安西 師古曰陽關在安西 師古曰陽關在安西  
 沙州衛西南 師古曰沙州衛西南 師古曰沙州衛西南 師古曰沙州衛西南  
 迺解仇作約 師古曰迺解仇作約 師古曰迺解仇作約 師古曰迺解仇作約  
 師古曰下言遣開象庫宣天子至德罕開之屬皆聞知明  
 語其下又云河南大開小開則罕羌之屬皆聞知明  
 而地理志云水有罕開者總之罕開之類 到秋馬肥變必起矣  
 合而言之因之羌姓耳變開為井字之訛也 宜遣使者行邊兵豫為備救視諸羌毋令解仇  
 之也其下並同補注宋 師古曰發覺其謀於是兩府復白遣義渠安國  
 師古曰解仇上疑有復字 師古曰發覺其謀於是兩府復白遣義渠安國  
 行視諸羌分別善惡 師古曰行視諸羌分別善惡 師古曰行視諸羌分別善惡  
 師古曰從也 師古曰從也 師古曰從也 師古曰從也 師古曰從也  
 餘人曰尤桀黠皆斬之 師古曰餘人曰尤桀黠皆斬之 師古曰餘人曰尤桀黠皆斬之  
 師古曰從也 師古曰從也 師古曰從也 師古曰從也 師古曰從也  
 首千餘級於是諸降羌及歸義羌侯楊玉等恐怒亡所信鄉 師古曰  
 中國汎怒不信其心而納之 師古曰中國汎怒不信其心而納之 師古曰中國汎怒不信其心而納之  
 恐且怒也羌未有變而漢使無故誅殺其人故楊玉等謂漢無所



信向於是與他族皆叛也王念孫曰案劉二說皆非也恐怒二字義不相屬恐當為怒字之誤也怒無所信謂怒怒漢吏不親信而歸之也後漢西羌傳述其事曰安邦召先零豪四十餘人斬之因放兵擊其種斬首千餘級於是先零悉退遂金城此文大略本於漢書怒怒二字亦本漢書也王莽傳五威將軍遂劫略出改句可王以爲侯王邯怒怒不附文義亦與此相似

小種背畔犯塞攻城邑殺長吏安國曰騎都尉將騎三千屯備羌至活置師古曰活音諸音門水名也解在地理志補注先謙曰活水杜佑云漢活置縣故城在今金城郡廣爲虜所擊失亡車重兵器甚眾音直用反安國引還至今居已問是歲神爵元年春也時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御史大夫丙吉問誰可將者充國對曰亡踰於老臣者矣上遣問焉曰將軍度羌虜何如當用幾人師古曰度計也音大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險度師古曰險通也各反其下亦同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師古曰圖其地略俱奏上也補注先謙曰胡注金城郡昭帝始元六年然羌戎小置唐蘭都麻地先謙案在今蘭州府皋蘭縣西南

夷逆天背畔滅亡不久願陛下屬老臣勿爲憂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

上笑曰諾充國至金城須兵滿萬騎師古曰須待也欲渡河恐爲虜所遮即夜遣三校銜枚先渡師古曰銜枚者欲渡輒營陳胡注立營陳則虜不得犯諸會明畢遂曰次盡渡虜數十百騎來出入軍傍充軍可以繼渡

虜曰吾士馬新倦不可馳逐此皆驍騎難制又恐其爲誘兵也擊虜已殄滅爲期小利不足貪令軍勿擊遺騎候四望陔中亡虜師古曰陔音也

名也師古曰音陔補注沈欽韓曰寶字記郡州隴水縣四望山有水出其陽一名隴河亦謂樂都水明志西而南有夜引兵上至落

都師古曰音陔補注沈欽韓曰寶字記郡州隴水縣四望山有水出其陽一名隴河亦謂樂都水明志西而南有夜引兵上至落

矣使虜發數千人守杜四望陔中兵豈得入哉師古曰杜塞也充國常曰遠斥候爲務行必爲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

後戰遂西至西部都尉府孟康曰在金城補注沈欽韓曰地理志金城西部都尉屯龍支元和志鄯州有龍支縣日饗軍士師古曰明志西部都尉東南有龍支城吐蕃曰宗哥城日饗軍士師古曰日饗之士皆欲爲用虜數挑戰充國堅守捕得生口言羌豪相數責曰語汝亡反今天子遣趙將軍來年八九十矣善爲兵今請欲一圍而死可得邪充國子右曹中郎將印將期門依飛羽林孤兒胡越騎爲支兵至今居虜並出絕轉道師古曰並猶俱也轉道運糧之注對奉世日並猶俱爾羣聚不一同出鈔絕故日並也何煩曲解下文分兵並出又當爲且邪蘇與日顏注俱本作且劉注其本作俱下居民得並出印曰聞有詔將入校尉與驍騎都尉金城太守合疏捕山間虜師古曰疏搜索也師古曰疏字本作跡言尋跡而屯騎步兵越騎長水胡騎射聲虎賁通轉道津渡師古曰津渡初罕開豪靡當兒使弟雕庫來告都尉曰先零欲反後數日果反雕庫種人頗在先零中都尉即留雕庫爲質師古曰都尉充國

日爲亡罪適遣歸告種豪大兵誅有罪者明白自別毋取并滅師古曰言勿相和天子告諸羌人犯法者能相捕斬除罪斬大豪有罪者一人賜錢四十萬中豪十五萬下豪二萬大男三千女子及老小千錢又已其所捕妻子財物盡與之充國計欲已威信招降罕开及劫略者解散虜謀極極迺擊之師古曰微要也其極極者通鑑作微其微則乃取之吳王濞傳欲以全制其極極者通鑑作微其微則乃取之吳王濞傳欲以全制其極極者

三輔太常徒弛刑師古曰弛刑謂不加鉗鎖者三河潁川沛郡淮陽汝南材官金城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騎士羌騎與武威張掖酒泉太守各屯其郡者合六萬人矣酒泉太守辛武賢奏言郡兵皆屯備南山北邊空虛不可久或曰至秋冬迺進兵此虜在竟外之冊師古曰冊讀曰境補今虜朝夕爲寇土地寒苦漢馬不能冬讀日耐屯兵在武威張掖酒泉萬騎已上皆多羸瘦可益



馬食曰七月上旬齋三十日糧分兵並出張掖酒泉合擊罕開在  
 鮮水上者補注齊召南曰案鮮水即西海一名青海又名卑末羌也後書西羌傳武帝時先零羌與匈奴通寇邊李息徐自為擊平之羌乃去程中依西海鹽池左右又本書王莽傳羌素慕鮮水地為西海郡虜曰畜產為命今皆離散兵即分出補注先謙曰即雖不能盡誅其畜產虜其妻子師古曰復引兵還冬復擊之大兵仍出虜必震壞仍頻也天子下其書充國令與校尉曰下吏士知羌事者博議充國及長史董通年曰為武賢欲輕引萬騎分為兩道出張掖回遠千里師古曰謂路紆曰一馬自佗負三十日食師古曰佗音徒何反凡以為米二斛四斗麥八斛又有衣裝兵器難曰追逐勤勞而至虜必商軍進退稍引去師古曰商計更添一稍字逐水少入山林師古曰中隨而深入虜即據前險守後阨曰絕糧道必有傷危之憂為夷狄笑千載不可復師古曰復音扶

前漢六十九

日反補注先謙而武賢曰為可奪其畜產虜其妻子此殆空言非  
 至計也師古曰始僅也又武威縣張掖日勒皆當北塞有通谷水草師古曰  
 之師古曰臣恐匈奴與羌有謀且欲大入幸能要杜張掖酒泉已絕  
 西域師古曰要道其郡兵尤不可發先零首為畔逆它種劫略師古曰  
 反叛非其本心故臣愚冊欲捐罕開闢昧之過隱而勿章先行先  
 零之誅曰震動之宜悔過反善因赦其罪選擇良吏知其俗者拊  
 循和輯師古曰拊古撫字與集同補注此全師保勝安邊之冊  
 天子下其書公卿議者咸曰為先零兵盛而負罕開之助師古曰  
 不先破罕開則先零未可圖也上通拜侍中樂成侯許延壽為強  
 弩將軍即拜酒泉太守武賢為破羌將軍師古曰即就也賜璽書  
 嘉納其冊曰書敕讓充國曰師古曰皇帝問後將軍甚苦暴露將  
 軍計欲至正月通擊罕羌人當獲麥已遠其妻子師古曰徒其

而身來精兵萬人欲為酒泉敦煌寇補注先謙曰言羌邊兵少民  
 守保不得田作今張掖曰東粟石百餘芻藁束數十直錢之數言  
 其責補注先謙曰轉輸並起百姓煩擾將軍將萬餘之眾不早及  
 官本直錢作錢直轉輸並起百姓煩擾將軍將萬餘之眾不早及  
 秋共水草之利爭其畜食師古曰此畜謂畜產牛羊之屬也食謂  
 也欲至冬虜皆當畜食師古曰此畜謂畜產牛羊之屬也食謂  
 士寒手足厥痲文穎曰痲折裂也痲寒創也師古曰痲音軍痲音  
 之將士皆寒不當獨言士寒也痲痲疾病部五引此已脫將字舊  
 本北堂書鈔藏時部四出將士痲痲四字注引此傳云將軍將士  
 寒手足厥痲足補今本之寧有利哉將軍不念中國之費欲曰歲  
 數而勝微師古曰微無也謙當屬下句言雖無充國誰不樂此安便  
 也周壽昌曰通鑑作欲以歲數而勝敵注仍頗說案師古勝小敵  
 云云原釋勝微之微字通鑑就顏說改微字作敵似不如舊讀義  
 長且苟紀亦將軍誰不樂此者師古曰言凡為將軍者皆樂此  
 苟安人作敵為之與劉說今詔破羌將軍武賢將兵六千一百  
 大同案微字上下讀皆可通前漢六十九

人敦煌太守快將二千人長水校尉富昌酒泉侯奉世將婿月氏  
 兵四千人蘇服是也補注沈欽韓曰侯當為侯奉世即馮奉世亡  
 慮萬二千人師古曰亡慮大計齋三十日食曰七月二十二日擊  
 罕羌入鮮水北句廉上廉謂水岸曲而有廉稜也去酒泉八百里  
 去將軍可千二百里將軍引兵便道西並進雖不相及使虜聞  
 東方北方兵並來補注朱祁曰並分散其心慮離其黨與雖不能  
 殄滅當有瓦解者已詔中郎將印將胡越伏飛射士步兵二校益  
 將軍兵補注王念孫曰案景祐本校下有尉字當據補上文云詔  
 本校下空一字故云但百官表云步兵校尉掌山林苑門屯兵二  
 尉校下增尉字則不可今五星出東方中國大利蠻夷大敗日五  
 通下文言步兵九校同今五星出東方中國大利蠻夷大敗日五  
 五星所聚其下勝羌人在西星在東則為漢補注先謙曰天文志  
 白出高用兵深入敢戰者吉弗敢戰者凶補注先謙曰天文志太



深古淺四坤 將軍急裝因天時誅不義萬下必全補注王文彬曰  
復有疑充國既得讓已為將任兵在外便宜有守已安國家古  
國守以取安利也補注先謙曰注國高為國官本不誤 迺上書  
謝罪因陳兵利害曰臣竊見騎都尉安國前幸賜書補注錢大昭  
至漢不誅罕已解其謀恩澤甚厚非臣下所能及臣獨私美陛下  
盛德至計亡已故遣開募離庫宣天子至德罕開之屬皆聞知明  
詔今先零羌楊玉此羌之首帥名王補注錢大昭曰 將騎四千及  
前擊騎五千阻石山木候便為寇師古曰謂依阻山 罕羌未有所  
犯今置先零先擊罕釋有罪誅亡辜師古曰釋起壹難就兩害誠  
非陛下本計也臣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補注沈欽韓曰孫子  
有餘者探注吾所以守者力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師古曰  
不足也所以攻者守有餘也前漢六十九  
之辭也致人引致而取之也致於人今罕羌欲為敦煌酒泉寇飭  
兵馬練戰士已須其至也師古曰師古曰師古曰師古曰 坐得致  
敵之術曰逸擊勞取勝之道也今恐二郡兵少不足已守而發之  
行攻釋致虜之術而從為虜所致之道師古曰釋也補注宋祁  
引作廢也臣愚以為不便先零羌虜欲為背畔故與罕開解仇結  
約然其私心不能亡恐漢兵至而罕開背之也臣愚以為其計常  
欲先赴罕開之急已堅其約先擊罕羌先零必助之今虜馬肥糧  
食方饒擊之恐不能傷害適使先零得施德於罕羌堅其約合其  
黨師古曰師古曰 廣交堅黨合精兵二萬餘人迫脅諸小種附著者  
稍眾莫須之屬不輕得離也師古曰師古曰 如是虜兵寢多師古曰  
誅之用力數倍臣恐國家憂累繇十年數不二三歲而已師古曰  
漢紀作一二歲 臣得蒙天子厚恩父子俱為顯列臣位至

上卿為侯侯犬馬之齒七十六為明詔填溝壑死骨不朽亡所  
願念獨思惟兵刃害至孰悉也於臣之計先誅先零已則罕開之  
屬不煩兵而沒矣先零已誅而罕開不服涉正月擊之得計之理  
又其時也補注先謙曰官 今進兵誠不見其利唯陛下裁察六  
月戊申奏七月甲寅聖書報從充國計焉補注錢大昭曰 容畜  
百五十里往還倍之中間更下公卿議臣而自上書得奏報首尾  
續七日則案初學記二十漢舊儀云騎三騎行日夜千里為程  
充國引兵至先零在所虜久屯聚解弛師古曰解弛也 望見大軍棄  
車重欲渡湟水師古曰重音直用反 道阻狹充國徐行驅之或曰逐利行遲  
疾今行太遲師古曰逐利宜 充國曰此窮寇不可迫也緩之則走不願急之則  
還致死師古曰還盡力而死 諸校皆曰善虜赴水溺死者數百降及斬  
首五百餘人鹵馬牛羊十萬餘頭車四千餘兩兵至罕地令軍毋  
燔聚落芻牧田中師古曰不得燔燒人居及 罕羌聞之喜曰漢果  
不擊我矣豪靡忘使人來言願得還復故地師古曰靡忘先謙曰官本  
復還一本作還復師古曰 充國曰聞未報靡忘來自歸充國賜飲食遣還  
論種人護軍已下皆爭之曰此反虜不可擅遣充國曰諸君但欲  
便文自營師古曰苟取文墨之便 非為公家忠計也師古曰為語  
未卒聖書報令靡忘已贖論後罕竟不煩兵而下其秋充國病上  
賜書曰制詔後將軍問苦腳脰寒泄師古曰脰脰以下骨也寒泄  
利脰音下定反將軍年老加疾一朝之變不可諱師古曰諱 朕甚憂  
之今詔破羌將軍詣屯所為將軍副急因天時大利吏士銳氣已  
十二月擊先零羌即疾劇留屯毋行補注先謙曰詔 獨遣破羌強  
弩將軍時羌降者萬餘人矣充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兵屯田以待  
其敵作奏未上會得進兵聖書中郎將印懼使客諫充國曰誠令  
兵出破軍殺將已傾國家將軍守之可也即利與病又何足爭補



先謙曰言出兵利病師古曰補衣謂御史補注周壽昌曰漢制何國家之安小不必遂傾危國家一旦不合上意遺繡衣來責將軍將軍之身不能自保直指使者繡衣案部可以軍與法從事何國家之安紀安上有能字充國歎曰是何言之不忠也本用吾言羌虜得至是邪師古曰言豫防之往者舉可先行羌者吾舉辛武賢師古曰更丞相御史復白遣義渠安國竟沮敗羌也音才汝反金城湟中穀斛八錢補注周壽昌曰食貨志穀至石五錢是中土也吾謂耿中丞服皮曰耿壽昌羅二百萬斛穀羌人不敢動矣師古曰言豫制穀補注先謙曰耿中丞請羅百萬斛迺得四十萬斛耳義渠再使且費其半失此二冊補注沈欽韓曰前一策孫子所謂上兵伐其次伐交也前策不行故堅持釋罕誅零之羌人故敢為逆失之毫釐差之千里是既然而矣補注先謙曰官本差下之作以今兵久不決四夷卒有動搖相因而起師古曰辛雖有知者不能善其後羌獨足憂邪師古曰前漢六十九

所言儻如此則吾固已死守之明主可為忠言遂上屯田奏曰臣聞兵者所宜明德除害也故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內不可不慎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芟藁二十五萬二千八百八十六石師古曰芟乾芻也藁禾工旱反補注沈欽韓曰孫子作難久不解繇役不息又恐它夷卒有不虞之變師古曰卒相因並起為明主憂誠非素定廟勝之冊於廟堂而勝敵也且羌虜易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以為擊之不便補注先謙曰官本也故作故計度臨羌東至浩疊師古曰各反補注先謙曰臨羌金城羌虜故田補注宋祁曰故田姚剛故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已上其間郵亭多壞敗者補注田也昌曰金城郡為昭帝六年所置至宣帝神爵初不過二十年而郵亭已多壞敗觀下云繕鄉亭浚溝渠治湟陁以西道橋七十所足徵壞敗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大小六萬餘枚皆在水次願罷騎

兵雷池刑應募補注何焯曰漢已有應募從軍之人但如能使絕域之比不在尋常調發之數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合凡萬二千八百八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鹽三百八斛分屯要害處冰解漕下繕鄉亭浚溝渠師古曰漕下引水運木而治湟陁已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師古曰田事出謂至春人出營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伉健各千倅馬什二就草師古曰倅者千騎則與副馬二為田者遊兵補注先謙曰百匹也仇音口浪反為田者遊兵補注先謙曰積蓄省大費師古曰蓄積也蓄補注先謙曰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補注王念孫曰今當為令使也言務積蓄者右與此令字文同一例今本令作今則與上文云令可至鮮水左食貨志二作今亦後人以誤本漢書改之御覽兵部六十四引此謹上田處及器用簿師古曰簿音步戶反唯陛下裁許上報曰皇帝問後將軍言欲罷騎兵萬人畱田即如將軍之計虜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孰計其便復奏充國上狀曰臣聞帝王之兵已全取勝是已貴謀而賤戰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師古曰此兵法之辭也言先自完堅令敵不能勝蠻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地薦草師古曰薦草補注沈欽韓曰韓非內儲說也愁於寄託遠遯骨肉離心人有畔志而明主般師罷兵師古曰班也萬人畱田順天時因地利已待可勝之虜雖未即伏辜兵決可募月而望羌虜瓦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如前日羌胡言欲降受其言道去者師古曰如說非也謂羌疑未和日七十此坐支解羌虜之具也補注王念孫曰胡也謂不出兵畱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師古曰一校也吏士萬人畱屯昌曰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排折羌虜令不得歸肥



饒之墜師古曰墜 食破其眾補注錢大昭曰貧漢紅作分案說文  
通鑑作食仍古地字 已成羌虜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  
三也師古曰並且也讀如本字又音步浪反補注劉永世曰居民  
不相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歲師古曰皮罷騎兵已省大費  
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羌補注先謙曰胡注 日際  
羌虜師古曰師 揚威武傳世折衝之具五也日閒暇時下所伐材  
師古曰閒讀日閒補注先謙曰通鑑下下有先字 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微  
幸師古曰言 不出令反畔之虜窟於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瘡墮  
之患師古曰離遺也墮謂 坐得必勝之道七也亡經阻遠追死傷  
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閒之執九也師古曰  
之閒師古曰 又亡驚動河南大开小开服虔曰皆羌種在 使生它變之  
憂十也治湟陜中道橋令可至鮮水日制西域信威千里師古曰  
信讀日

國前漢六十九

十一

伸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師古曰橋成軍行安易若於枕席上過  
之守也必折衝乎千里之也補注沈欽韓曰大戴記王言篇明主  
外其征也祗席之上還師大費既省節役豫息已戒不虞十二也  
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臣充國材下大馬齒衰不識長  
冊唯明詔博詳公卿議臣探擇上復賜報曰皇帝問後將軍言十  
二便問之虜雖未伏誅兵決可期月而望期月而望者謂今冬邪  
謂何時也將軍獨不計虜聞兵頗罷且丁壯相聚攻擾田者及道  
上屯兵復殺略人民將何止之又大开小开前言曰我告漢軍  
先零所在兵不往擊久留得亡效五年時不分別人而并擊我如  
日此語謂本始五年伐先零不分別大小开本意是已大小开有  
此言也補注劉奉世曰本始五年未伐先零此即元康五年未改  
師已前美渠安國召誅先零之時所謂無所信焉是今無事但  
羌人不能追言爾先謙曰亡與母同言得母效前事否漢紀作得  
無不分別人其意常恐今兵不出得亡變生與先零為一將軍孰  
計復奏充國奏曰臣聞兵日計為本故多算勝少算先零羌精兵

分餘不過七八千人補注先謙曰官本 失地遠客分故飢凍罕开  
莫須又頗暴略其羸弱畜產畔還者不絕皆聞天子明令相捕斬  
之賞臣愚曰為虜破壞可日月冀遠在來春故曰兵決可期月而  
望竊見北邊自敦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隧有吏卒  
數千人虜數大眾攻之而不能害今留步士萬人屯田地勢平易  
多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為壘壘木樵師古曰樵與譙同謂為  
反校聯不絕如高曰播校相連也師古曰此校謂用木自相貫穿  
之政大廢成校蓋用器械關養馬也說文解字云校木四也便兵  
亦謂以木相貫連開禽獸也今云校聯不絕言營壘相次也便兵  
弩飭關具師古曰便利也飭 燧火幸通執及并力補注先謙曰漢  
勢力日逸待勞兵之利者也臣愚曰為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  
守禦之備騎兵雖罷虜見萬人留田為必禽之具其土崩歸德宜  
不久矣從今盡三月虜馬羸瘦必不敢指其妻子於他種中遠涉  
河山而來為寇又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終不敢復將其累重還  
歸故地師古曰累重謂妻子也累 是臣之愚計所曰度虜且必瓦  
解其處師古曰各於 不戰而自破之冊也至於虜小寇盜時殺人  
民其原未可卒禁師古曰卒 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補注沈欽  
軍勢篇上戰無與戰故爭攻不必取不苟勞眾誠令兵出雖不能  
滅先零重能令虜絕不為小寇則出兵可也師古曰重 即今同是  
師古曰俱不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執往終不見利空內自罷  
撤師古曰撤 貶重而自損補注先謙曰貶重胡 非所曰視蠻夷也  
師古曰視 又大兵一出還不可復留湟中亦未可空如是餘役復  
發也補注先謙曰別本復下有更字 且匈奴不可不備烏桓不可  
不憂今久轉運煩費傾我不虞之用日澹一隅師古曰澹古 臣愚  
曰為不便校尉臨眾幸得承威德奉厚幣附循眾羌論曰明詔宜

國前漢六十九

十一



皆鄉風師古曰論說告雖其前辭嘗曰得亡效五年宜亡它心不  
 足已故出兵補注王念孫曰不足以故出兵本不足疑故出  
 兵補注王念孫曰不足以故出兵本不足疑故出而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  
 福也臣幸得奮精兵討不義久留天誅師古曰言不罪當萬死陸  
 下寬仁未忍加誅今臣數得執計補注先謙曰官本今作令是  
 愚臣伏計孰甚不敢避斧鉞之誅昧死陳愚唯陛下省察充國奏  
 每上輒下公卿議臣補注宋祁曰議臣字初是充國計者什三中  
 什五最後什八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丞相魏相曰臣  
 不習兵事利害後將軍數置軍冊其言常是臣任其計可必用也  
 師古曰上於是報充國曰皇帝問後將軍上書言羌虜可勝之道  
 今聽將軍軍計善其上雷屯田及當罷者人馬數將軍強食慎  
 兵事自愛上已破羌強弩將軍數言當擊又用充國屯田處離散  
 恐虜犯之於是兩從其計詔兩將軍與中郎將印出擊強弩出降  
 四千餘人破羌斬首二千級中郎將印斬首降者亦二千餘級而  
 充國所降復得五千餘人詔罷兵獨充國雷屯田明年五月充國  
 奏言羌本可五萬人軍凡斬首七千六百級降者三萬一千二百  
 人溺河湟飢餓死者五六千人定計遺脫與煎鞏黃羗俱亡者不  
 過四千人補注先謙曰胡注定羌靡忘等自詭必得師古曰詭責  
 責言必請罷屯兵奏可充國振旅而還所善浩星賜迎說充國  
 能得之請罷屯兵奏可充國振旅而還所善浩星賜迎說充國  
 日浩星姓曰眾人皆曰破羌強弩出擊多斬首獲降虜已破

宋都曰然有識者已為虜竄窮困兵雖不出必自服矣將軍即見  
 宜歸功於二將軍出擊非愚臣所及如此將軍計未失也充國曰  
 吾年老矣爵位已極豈嫌伐一時事曰欺明主哉補注先謙曰胡  
 之事當以實數奏豈兵執國之大事當為後法老臣不日餘命豈  
 為陛下明言兵之利害卒死誰當復言之者師古曰卒卒曰其意  
 對師古曰上然其計罷遣辛武賢歸酒泉太守官充國復為後將  
 軍衛尉其秋羌若零離雷且種兒庫師古曰且共斬先零大豪猶  
 非楊玉首文穎曰猶非人名也師古曰猶非及楊玉二人也宣紀  
 五月斬楊玉首與此不同疑是紀誤王文彬曰宣紀作斬首惡大  
 疑不知所謂王先謙曰首猶二字古通用史記擣里子傳仇備戰  
 紀高注或作仇首此首猶通用之證疑及諸豪弟澤陽雕良兒  
 靡忘皆帥煎鞏黃羗之屬四千餘人降漢封若零弟澤二人為帥  
 眾王離雷且種二人為侯兒庫為君補注李慈銘曰為侯者帥眾  
 之下陽雕為言兵侯良兒為君靡忘為獻牛君初置金城屬國曰  
 處降羌補注先謙曰王應麟云段熲言先零作寇充國從令居內  
 破羌允街二縣蓋處降羌之地羌在湟河之南而漢地在湟河之  
 北謂之屬國置都尉以主降者羌為患不自屬國始也建武中馬  
 援徙羌天水隴西扶風三郡永平中資固馬武徙羌三輔於是始  
 充國詔舉可護羌校尉者時充國病四府舉辛武賢小弟湯補注  
 日小弟湯湯本名湯也後將軍也胡注丞相御充國遽起奏湯使酒  
 史車騎將軍前將軍府也後將軍也胡注丞相御充國遽起奏湯使酒  
 不可典蠻夷師古曰使酒因酒以氣若今言惡酒者補注錢大  
 為人剛不如湯兄臨眾時湯已拜受節有詔更用臨眾後臨眾病  
 免五府復舉湯湯數醉酌羌人師古曰酌音況務反師古曰酌  
 文無耐字微子篇云我用沈酌於酒釋羌人反畔卒如充國之言  
 文云以酒為酌曰酌先謙曰前師古說羌人反畔卒如充國之言  
 初破羌將軍武賢在軍中時與中郎將印宴語師古曰開宴印道



車騎將軍張安世始當不快上如瀆曰所為上欲誅之印家將軍

目為安世本持橐筆筆問張晏曰橐筆也近古曰橐筆也橐筆也橐筆也

底曰橐筆無底曰橐筆筆者插筆於首橐也橐也橐也橐也橐也橐也

三臺五省二品文官皆之三公侯伯子男卿尹及武官不皆加內

侍位者乃皆之手版即古笏矣手版頭有白筆又八座尚書荷紫

以生紫為給囊綴之服外加於左肩者周公負成王制此服也

義名曰契囊世呼為紫紗周壽昌曰案契即擊囊擊囊言可擊之以

行也梁書劉昫傳周捨問昫書曰案契即擊囊擊囊言可擊之以

所出香答曰張安世傳曰持橐筆事考武皇帝昭注而張安世傳

亦無此言此亦一近臣舊記耳先謙曰官本無橐擊囊昭注而張安世傳

見謂忠謹宜全度之師古曰全安而免安世用是得免及充國還

言兵事武賢罷歸故官深恨羌帝賞而格不行也上書告印世

省中語印坐禁止而入至充國莫府司馬中亂屯兵如瀆曰方見

充國莫府司馬中司馬中律所謂營軍司馬下吏自殺充國乞骸

中也補注先謙曰既泄省中語又坐此罪

骨賜安車駟馬黃金六十斤罷就第補注錢大昕曰案公卿表於

言何年能免此傳似即神爵二年事而常惠傳言甘露中後

將軍充國薨天子遂以惠為右將軍則充國雖以病免宣帝猶以

將軍待之終充國之朝廷每有四夷大議常與參兵謀問籌策焉

身虛將軍位不置也朝庭每有四夷大議常與參兵謀問籌策焉

師古曰與讀曰預補注朱祁曰庭改

作廷周壽昌曰庭廷古通用說見前年八十六甘露二年薨諡曰

壯侯傳子至孫欽欽尚敬武公主主亡子主教欽良人習詐有身

名它人子欽薨子岑嗣侯習為太夫人岑父母求錢財亡已忿恨

相告岑坐非子免國除元始中修功臣後復封充國曾孫倭為營

平侯師古曰倭音汲補注錢大初充國曰功德與霍光等列畫未

央宮成帝時西羌嘗有警上思將帥之臣追美充國迺召黃門郎

楊雄即充國圖畫而頌之師古曰即就也於畫側而書頌曰明靈

請奮其旅于罕之羌天子命我從之鮮陽營平守節莫奏封章古師古曰莫料敵制勝

羌宣帝使充國其武賢營平守節莫奏封章古師古曰莫料敵制勝

威謀靡亢師古曰亢音康也營平守節莫奏封章古師古曰莫料敵制勝

不庭師古曰庭音康也營平守節莫奏封章古師古曰莫料敵制勝

先謙曰官本詩人歌功迺列于雅師古曰雅詩也

武起起桓桓亦紹厥後師古曰起起也桓桓也紹厥後謂繼

充國為後將軍徙杜陵辛武賢自羌軍還後七年復為破羌將軍

征烏孫至敦煌後不出徵未到病卒子慶忌至大官

辛慶忌字子真少自父任為右校丞隨長羅侯常惠屯田烏孫赤

谷城與欽侯戰師古曰欽即翁字也欽侯烏孫官名補注宋祁曰

相按據何奴傳康居亦有翁侯之官且與烏孫連兵日以此與欽

侯戰者謂康居所遣之將也常惠屯田烏孫時漢與烏孫其睦不

顏注似誤陷陳卻敵惠奏其功拜為侍郎遷校尉將吏士屯焉

書國還為謁者尚未知名元帝初補金城長史補注錢大昭曰百

掌兵舉茂材遷郎中車騎將軍補注劉敞曰郎中車騎將軍不成

史省文總言之耳又曰郎中車騎將軍補注劉敞曰郎中車騎將軍不成

不然將軍車位次大將軍將也齊召南曰案文義推之當郎中騎將

張掖太守知非車騎將軍矣車騎將軍補注劉敞曰郎中車騎將軍不成

有車戶騎三將秩皆比二千石此文應云遷郎中騎將又誤行一

車字耳沈欽韓曰案文行軍字益辛慶忌為長史已六百石又舉

茂材為車騎將軍秩二千石也下朝廷多重之者補注先謙曰轉為校

尉遷張掖太守徙酒泉所在著名成帝初徵為光祿大夫遷左曹

中郎將至執金吾始武賢與趙充國有隙後充國家殺辛氏至慶

忌為執金吾坐子殺趙氏左遷酒泉太守歲餘大將軍王鳳薦慶

忌前在兩郡著功述徵入歷位朝廷莫不信鄉師古曰鄉實行正

直仁勇得眾心通於兵事明略威重任國柱石師古曰柱石父破羌將

軍武賢顯名前世有威西夷臣風不宜久處慶忌之右師古曰也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臣 王先謙補注

傅介子北地人也 師古曰趙充國傳黃云義渠公孫賀傳介子然

記傅介子年十四好學書策而敏 呂從軍為官先是龜茲樓

蘭皆嘗殺漢使者 服虔曰龜語在西域傳至元鳳中介子曰駿馬

監求使大宛 補注周壽昌曰駿馬監當屬太僕而百官表駿馬有

監字為令 因詔令責樓蘭龜茲國介子至樓蘭責其王教匈奴違

殺漢使大兵方至王苟不教匈奴使過至諸國何為不言王

謝服言匈奴使屬過 師古曰屬近也近始 當至烏孫道過龜茲介

子至龜茲復責其王王亦服罪介子從大宛還到龜茲龜茲言句

奴使從烏孫還在此介子因率其吏士共誅斬匈奴使者還奏事

詔拜介子為中郎還平樂監 補注王先謙曰監上脫脫字功臣世

誅樓蘭王斬首侯是介子實監平樂監通鑑胡注謂平樂監

謂大將軍霍光曰樓蘭龜茲數反覆而不誅無所懲艾 師古曰艾

介子過龜茲時其王近就人易得也 師古曰附近而親 願往刺之

呂威示諸國大將軍曰龜茲道遠且驗之於樓蘭於是白遣之介

子與士卒俱齎金幣揚言曰賜外國為名至樓蘭樓蘭王意不親

介子介子陽引去至其西界使譯謂曰 補注先謙曰胡注此 漢使

者持黃金錦繡行賜諸國 師古曰編 王不來受我去之西國矣即

出金幣呂示譯還報王王貪漢物來見使者介子與坐飲陳物

示之飲酒皆醉介子謂王曰天子使我私報王 師古曰謂 王起隨

介子入帳中屏語 師古曰屏人壯士二人從後刺之刃交匈立死

其費人左右皆散走介子告諭曰王負漢罪天子遣我來誅王當

更立前太子質在漢者漢兵方至毋敢動城國矣遂持王首還

詣闕公卿將軍議者咸嘉其功 補注何焯曰光所 上適下詔曰樓

蘭王安歸 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此傳及昭紀並作安歸西域

書為匈奴間候遮漢使者 師古曰開為匈奴之開為候何補注齊

注云開音居竟反則此開字亦去聲注為匈奴之間當作為匈奴

反間也反字誤作之字耳先謙曰注為候何止亦當更有候字官

本注上開字發兵殺略衛司馬安樂光祿大夫忠期門郎遂成等

作言為作而發兵殺略衛司馬安樂光祿大夫忠期門郎遂成等

三輩及安惠大宛使盜取節印獻物 晉灼曰此安惠大宛遠遣使

獻之物也師古曰節及印漢使者所賫也獻物大 甚逆天理平樂

宛等使所獻也樓蘭既殺漢使又殺諸國使者 甚逆天理平樂

監傅介子持節使誅斬樓蘭王安歸首縣之北關曰直報怨 師古

語載孔子言曰直報怨曰德報怨言怨於我者則直 不煩師眾

道而報之故謂引之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而作以 不煩師眾

其封介子為義陽侯食邑七百戶士刺王者皆補侍郎介子薨子

儼有罪不得嗣國除元始中繼功臣世復封介子曾孫長為義陽

侯王莽敗迺絕 前漢七十

常惠太原人也少時家貧自奮應募隨移中監蘇武使匈奴 師古

中監名也音移解在昭紀補注宋祁曰蘇林曰移音移如道曰移

爾雅唐棟移也移之中有馬廐也釋文唐棟移音移注云似白

楊江東呼為移音以支反姚本改并見拘留十餘年昭帝時迺還

作移先謙曰事互詳蘇武匈奴傳并見拘留十餘年昭帝時迺還

漢嘉其勤勞拜為光祿大夫 補注周壽昌曰蘇武傳惠是時烏

孫公主上書言 補注錢大昕曰此傳與西 匈奴發騎田車師 師古

師西域車師與匈奴為一其侵烏孫唯天子救之漢養士馬議欲

擊匈奴會昭帝崩宣帝初即位本始二年遣惠使烏孫公主及昆

彌皆遣使因惠言匈奴連發大兵擊烏孫取車延惡師地收其人



漢大發十五萬騎五將軍分道出師古曰祁連將軍田廣明滿類將領軍韓增語在匈奴傳呂惠為校尉持節護烏孫兵昆彌自

庭師古曰谷音獲單于父行及嫂居次晉灼曰匈奴女號若言公庭音音黎名王騎將目下三萬九千人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西域傳作

而匈奴傳作名于犁汗都尉千長將以下三萬九千餘級得馬牛驢羸橐佗五萬餘匹羊六十

餘萬頭烏孫皆自取鹵獲惠從吏卒十餘人隨昆彌還未至烏孫

烏孫人盜惠印綬節惠還自曰當誅師古曰謂失印無功天子呂惠奉使克獲遂封惠為長羅侯復遣惠持金幣還賜

烏孫貴人有功者惠因奏請龜茲國嘗殺校尉賴丹未伏誅請便

道擊之宣帝不許大將軍霍光風惠呂便宜從事師古曰言至前日詔惠與吏士五百人俱至烏孫還過發西國兵二萬人令副使

發龜茲東國二萬人烏孫兵七千人從三面攻龜茲兵未合先遣

人責其王曰前殺漢使狀王謝曰迺我先王時為貴人姑翼所誤

耳我無罪惠曰即如此縛姑翼來吾置王補注古曰置猶放補注宋也

勤勞數有功甘露中後將軍趙充國薨天子遂呂惠為右將軍典

屬國如故宣帝崩惠事元帝三歲薨補注周壽昌曰惠隨蘇武在卒計出使時年二十至卒時亦常八十餘歲諡曰壯武侯補注錢大昕曰傳國至曾孫

建武中迺絕

鄭吉會稽人也補注何焯曰謝承後漢書鄭宏會稽山陰人其曾徙發宗大姓不得族居將三子移居山陰因達家焉長子吉雲中

出西域由是為郎吉為人彊執習外國事師古曰彊力自張奮通

西域李廣利征伐之後初置校尉屯田渠黎補注齊召南曰黎字犁通作木不盡一非誤也至宣帝時吉呂侍郎田渠黎積穀因發

諸國兵攻破車師遷衛司馬使護鄯善呂西南道師古曰鄯善案西域傳出西域有二道自鄯善西行至莎車為南道自車師前

庭西北行至疏勒為北道本文西字應讀言護鄯善以西之南道

道亦然神爵中匈奴乖亂日逐王先賢揮欲降漢師古曰使人與

吉相聞吉發渠黎龜茲諸國五萬人迎日逐王口萬二千人小王

將十二人隨吉至河曲頗有亡者吉追斬之遂將詣京師漢封日

逐王為歸德侯吉既破車師降日逐威震西域遂并護車師呂西

北道故號都護師古曰並護南北二道故都護之置自吉始焉上

嘉其功效迺下詔曰都護西域騎都尉鄭吉拊循外蠻宣明威信

師古曰禮云東夷北狄西戎南蠻然夷蠻戎迎匈奴單于從兄日逐王眾擊破車師兜訾城師古曰訾音子移反補注沈欽韓曰紀

北四百功茂著其封吉為安遠侯食邑千戶吉於是中西域而立莫府師古曰中西域者言最遠諸國之中近遠均也治烏壘城

鎮撫諸國誅伐懷集之漢之號令班西域矣師古曰始自張騫而

成於鄭吉語在西域傳吉薨諡曰繆侯子光嗣薨無子國除元始

中錄功臣不曰罪絕者封吉曾孫永為安遠侯

甘延壽字君况北地郁郅人也少呂良家子善騎射為羽林投石

拔距絕於等倫應劭曰投石曰石投人也拔距即下超踰羽林亭行二百步廷壽有力能日投之拔距超距也師古曰投石應劭







云奄蔡葉特各有君長而魏收以為一國謬也葉特湯那沙皆國  
 蘇聲之轉胡廣所言也先諫曰官本無音字引宋祁曰七季字  
 上當有 不敢不子漢遣使三輩至康居求谷吉等死也補注先諫  
 日死屍省文廣川王傳即取他死人與 郵支困辱使者不肯奉詔  
 都死付其母都死謂都屍也與此同 郵支困辱使者不肯奉詔  
 而因都護上書言居困厄願歸計疆漢遣子入侍 補注古曰故為此  
 計謂歸附而 其驕慢如此建昭三年湯與延壽出西域湯為人沈  
 勇有大慮多策謀喜奇功 師古曰喜 每過城邑山川常登望既領  
 外國與延壽謀曰夷狄畏服大種其天性也西域本屬匈奴 補注  
 日胡注武帝時呼韓邪降日逐西域乃威屬漢今郵支單于威名遠聞  
 宣帝時朝呼韓邪降日逐西域乃威屬漢今郵支單于威名遠聞  
 侵陵烏孫大宛常為康居畫計欲降服之如得此二國 補注王念  
 當為三國三國謂烏孫大宛康居也北擊伊列 補注沈欽韓曰魏  
 漢紀孝元紀作如得此三國是其證也北擊伊列 補注沈欽韓曰魏  
 北震字記康居與 西取安息南排月氏山離烏弋數年之間城郭  
 粟弋伊列都接 西取安息南排月氏山離烏弋數年之間城郭  
 諸國危矣 古曰謂西域國為城郭者言不隨畜牧遷徙日別於甸  
 奴也 補注錢大昭曰西域傳烏弋山離國王去長安萬二千二百  
 里此云山離烏弋疑傳寫倒置服虔以為去中國二萬里未詳先  
 謙曰官本作 且其人剽悍 師古曰剽輕也悍勇也剽音頻好戰伐  
 三十六國 且其人剽悍 師古曰剽輕也悍勇也剽音頻好戰伐  
 數取勝久畜之必為西域患郵支單于雖所在絕遠 補注王念孫  
 雖所在絕遠本在郵支單于分離句所在絕遠 補注王念孫  
 于西奔康居康居在大宛之西北去匈奴甚遠故曰郵支單于分  
 離所在絕遠也去國既遠又無金城強弩之守則攻之易克下文  
 守則不足自保承無金城強弩之守則攻之易克下文  
 言若云雖所在絕遠則與下文義不相屬矣 補注王念孫  
 相離上又脫去分字 師古曰分字 補注王念孫  
 支分離上又脫去分字 師古曰分字 補注王念孫  
 全兵也下文郵支城中以弓射外人似亦有弩下又云胡如發屯  
 兵弓弩不利頗得漢巧則知久與漢戰亦非全無弓弩矣 補注王  
 田吏士敗從烏孫眾兵 師古曰官本正文 補注王念孫  
 城下彼亡則無所之守則不足自保 師古曰官本無上也字 補注王  
 載之功可一朝而成也延壽亦自為然欲奏請之湯曰國家與公

卿護 補注先諫曰胡注此時已稱天 大策非凡所見事必不從 師  
 日言凡庸之人不能遠見故壞其事也 延壽猶與不聽 師古曰與  
 補注宋祁曰注文中壞字上疑有破字 延壽猶與不聽 師古曰與  
 會其久病湯獨矯制發城郭諸國兵車師戊已校尉屯田吏士延  
 壽聞之驚起欲止焉湯怒按劍叱延壽曰大眾已集會豈子欲沮  
 眾邪 師古曰沮止也 延壽遂從之部勒行陳益置揚威白虎合騎  
 之校 張晏曰西域陳法之名也 師古曰張說非也 一校則別為 漢  
 兵胡兵合四萬餘人延壽湯上疏自劾奏矯制陳言兵狀即日引  
 軍分行別為六校 補注先諫曰胡注別分也 揚威白虎合騎 其三  
 校從南道踰葱嶺徑大宛其三校都護自將發溫宿國從北道入  
 赤谷過烏孫涉康居界至開池西而康居副王抱闢將數千騎寇  
 赤谷城東 文穎曰開池音填 補注沈欽韓曰新唐書西域傳于闐國  
 西書記云親其國人並自稱抱闢又案漢書陳湯征郵支康居  
 副王抱闢抄其後重此康居之種類然傳自遠國夷語訛舛莫知  
 根實案今書作抱闢又傳寫之訛西域傳康居小玉王曰奧鞞王  
 當即抱闢記者互異不考耳 周壽昌曰副王其王之副若匈奴中  
 左右賢 殺略大昆彌千餘人 師古曰昆彌音彌 師古曰昆彌音彌  
 盜後重 師古曰重音直 湯縱胡兵擊之殺四百六十人 師古曰  
 民四百七十人 還付大昆彌其馬牛羊 呂給軍食又捕得抱闢貴  
 人伊奴壽入康居東界令軍不得為寇 師古曰伊奴音伊奴 師古曰伊奴音伊奴  
 見之 師古曰見音見 論曰威信與飲盟遣去徑引行未至單于城可六  
 十里止營復捕得康居貴人貝色子男開牟 呂為導 補注先諫曰  
 貝色子即屠墨母之弟 師古曰貝音貝 師古曰貝音貝  
 明日引行未至城三十里止營單于遣使問漢兵何旨來應曰單  
 于上書言居困厄願歸計疆漢身入朝見天子哀問單于棄大國  
 屈意康居故使都護將軍來迎單于妻子 補注先諫曰南曰案都護  
 以羅遠人耳下文 見將軍受事者同恐左右驚動故未敢至城下使數往來相答報



延壽湯因讓之師古曰讓責也我為單于遠來而至今無名王大人見將

軍受事者師古曰名王諸王之貴者受事受命而供何單于忽

大計失客主之禮也師古曰忽忘也兵來道遠人畜罷極食度且盡師古曰罷

讀曰疲度音大各反恐無旨自還願單于與大臣審計策補注何焯曰示弱

來不能久攻為此語所給也師古曰明日前至郵支城都賴水上離城三

里止營傳陳師古曰傳讀也望見單于城上立五采幡織師古曰織

式志反數百人被甲乘城師古曰乘謂又出百餘騎往來馳城下步

兵百餘人夾門魚鱗陳師古曰言其相講習用兵城上人更招漢

軍曰闕來師古曰更互百餘騎馳赴營營皆張弩持滿指之騎引

卻頗遣吏士射城門騎步兵皆入延壽湯令軍聞鼓音皆

薄城下師古曰薄迫也四面圍城各有所守穿壙塞門戶鹵楯為前戰弩

為後印射城中樓上人師古曰印樓上人下走土城外有重木城

從木城中射頗殺傷外人外人發薪燒木城夜數百騎欲出外迎

射殺之補注宋祁曰出初單于聞漢兵至欲去疑康居怨己為漢

內應又聞烏孫諸國兵皆發自已無所之師古曰之往也補注先

而郵支已出復還曰不如堅守漢兵遠來不能久攻單于乃被甲

在樓上諸闕氏夫人數十皆已射外人射中單于鼻諸夫

人頗死單于下騎傳戰大內師古曰下騎謂下樓而騎馬也傳戰

且行而入內室補注周壽昌曰傳戰大內蓋傳呼大內諸人助戰

此時城未破何由入內而且戰且行邪師古曰觀下走入大內知顏注

夜過半木城穿中人卻入土城乘城呼師古曰乘登也呼音火故

穿壙穴也木城穿中人即上文重木城中人也師古曰時康居兵萬餘騎

分爲十餘處四面環城亦與相應和師古曰環繞也音忠和音胡

呼者應和也師古曰夜數犇營不利輒卻師古曰奔字也

士喜大呼乘之師古曰鉦鼓聲動地康居兵引卻漢兵四面推鹵

橋並入土城中單于男女百餘人走入大內漢兵縱火吏士爭入

單于被創死軍候假丞杜勳補注先謙曰胡注漢制軍行有各部

護有副校尉秩比二千石丞一人司馬候師古曰斬單于首得漢使節二

千人各二人杜勳本為軍候而假丞也師古曰斬單于首得漢使節二

及谷吉等所齎帛書諸函獲已昇得者師古曰昇得也各呂與所

焯曰此云諸函獲以昇得者則湯無私焉師古曰湯素凡斬闕氏太

子名王呂下千五百一十八級生虜百四十五人降虜千餘人賦

子城郭諸國所發十五王師古曰賦謂班與之也所發十五王於

是延壽湯上疏曰臣聞天下之大義當混為一師古曰混同昔有

唐虞今有疆漢匈奴呼韓耶單于已稱北藩唯郵支單于叛逆未

伏其辜大夏之西已為疆漢不能臣也師古曰謂漢為不

于慘毒行於民大惡通于天臣延壽臣湯將義兵行天誅賴陛下

神靈陰陽並應天氣精明補注周壽昌曰精陷陳克敵斬郵支首

及名王呂下宜縣頭臺街蠻夷邸問晉灼曰黃圖在長安城門內

此街也邸若今鴻臚客館也師古曰蠻夷邸在

街即銅駝街也此說失之銅駝街在雒陽西京無也師古曰示萬里明

犯疆漢者雖遠必誅事下有司丞相匡衡御史大夫繁延壽師古曰

音滿何反呂為郵支及名王首更歷諸國蠻夷莫不聞知師古曰更

令春掩骼埋胔之時應劭曰禽獸之骨曰骼大也鳥鼠之骨曰

古曰遺說也師古曰宜勿縣車騎將軍許嘉右將軍王商補注齊

工客反齒音才賜反案此樂昌侯王商以右將軍後為丞相呂為春秋夾谷之會優施

自列傳非王鳳弟成都侯王商也師古曰呂為春秋夾谷之會優施

笑君子誅之師古曰夾谷地名即祝其也定十年公會齊侯於

於前孔子歷階而上曰匹夫侮諸侯者罪應誅於是斬師古曰方盛夏首

足異門而出宜縣十日迺埋之有詔將軍議是初中書令石顯嘗

欲呂姊妻延壽延壽不取及丞相御史亦惡其矯制皆不與湯師古曰

日與猶許補注先謙師古曰湯素貪所函獲財物入塞多不法師古曰不







事... 諸上書者皆為二封署其一曰副領尚書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 除過勿治尊寵爵位已勸有功於是天子下詔曰匈奴支單于... 背畔禮義留殺漢使者吏士甚逆道理朕豈忘之哉所已優游而... 不在者重動師眾勞將帥師古曰重難也補注故隱忍而未有云... 也今延壽湯賄便宜乘時利結城郭諸國擅興師矯制而征之賴... 天地宗廟之靈誅討支單于斬獲其首及閼氏貴人名王已下... 千數雖踰義干法師古曰干犯也內不煩一夫之役不開府庫之藏因敵... 之糧已贍軍用立功萬里之外威震百蠻名顯四海為國除殘兵... 革之原息邊竟得已安師古曰竟然猶不免死亡之患非當在於... 奉憲補注先謙曰謂奉法朕甚閱之其赦延壽湯罪勿治詔公卿... 議封焉議者皆曰為宜如軍法捕斬單于令匡衡石顯曰為支... 本亡逃失國竊號絕域非真單于元帝取安遠侯鄭吉故事封千... 戶衡顯復爭迺封延壽為義成侯賜湯爵關內侯食邑各三百戶

加賜黃金百斤告上帝宗廟大赦天下拜延壽為長水校尉湯為... 射聲校尉延壽遷城門校尉護軍都尉薨於官成帝初即位丞相... 衡復奏湯曰吏二千石奉使補注先謙曰胡注言外城之事雖在赦前補注先謙曰絕域... 中師古曰不正身已先下而盜所收康居財物戒官屬曰絕域... 事不覆校補注先謙曰胡注言外城之事雖在赦前補注先謙曰絕域... 月赦前補注先謙曰不宜處位湯坐免後湯上書言康居王侍子非王子也... 按驗實王子也湯下獄當死太中大夫谷永上疏訟湯曰臣聞楚... 有子玉得臣文公為之仄席而坐師古曰子玉楚大夫也得臣其... 師與晉文公戰于城濮楚師敗績晉師三日館穀而文公猶有憂... 色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禮記曰... 自賢者仄席而坐師古曰趙有廉頗馬服彊秦不敢窺兵井陘師古曰... 將也馬服君趙奢亦趙將也井陘漢有鄧都魏尚匈奴不敢南鄉... 沙幕師古曰鄧都魏尚匈奴不敢南鄉... 由是言之戰克之將國之爪... 牙不可不重也蓋君子問鼓鼙之聲則思將率之臣師古曰禮之... 聽鼓鼙之聲則思將率之臣也師古曰竊見關內侯陳湯前使副西域... 都護忿支之無道閼王誅之不加師古曰策慮愾愾義勇奮發... 師古曰愾愾憤怒之貌也愾愾憤怒之貌也愾愾憤怒之貌也愾愾憤怒之貌也... 滿也腹滿曰愾又愾愾也郭云愾愾憤怒之貌也愾愾憤怒之貌也愾愾憤怒之貌也... 古非也愾愾憤怒之貌也愾愾憤怒之貌也愾愾憤怒之貌也愾愾憤怒之貌也... 怒非也愾愾憤怒之貌也愾愾憤怒之貌也愾愾憤怒之貌也愾愾憤怒之貌也... 誤也愾愾憤怒之貌也愾愾憤怒之貌也愾愾憤怒之貌也愾愾憤怒之貌也... 所見本已誤作奔漢紀孝成紀正作與屠三重城補注先謙曰... 永云三重疑五重者誤先斬支首報十年之逋誅雪邊吏之宿... 恥師古曰威震百蠻武暢西海漢元呂來補注先謙曰武帝始伐... 先謙曰胡注漢元謂漢初也征伐方外之將未嘗有也今湯坐言... 事非是幽囚久繫歷時不決執憲之吏欲致之大辟昔白起為秦



將南拔郢都北阮趙括呂緄介之過賜死杜郵師古曰地名也秦

民憐之莫不隕涕今湯親秉鉞席卷味血萬里之外師古曰如席

也來血解在文紀補注朱一新曰味即薦功宗廟補注先謙曰

類上帝張晏曰謂呂所征也介胄之士靡不慕義呂言事為罪無赫

赫之惡周書日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為君者也師古曰尚書之

沈欽韓曰今周書佚此文賈子大政篇易使喜難夫犬馬有勞於

人尙加帷蓋之報師古曰禮記稱孔子云敵帷弗奔況國之功臣

者哉竊恐陛下忽於鼓鑿之聲不察周書之意而忘帷蓋之施庸

臣遇湯卒從吏議師古曰呂庸臣之禮使百姓介然有秦民之恨

然猶耿耿師古曰介非所呂庸死難之臣也書奏天子出湯奪爵為士伍後

數歲西域都護段會宗為烏孫兵所圍驛騎上書願發城郭敦煌

兵自自救師古曰西域城郭丞相王商大將軍王鳳及百僚議數

日不決補注錢大昕曰案會宗傳竟寧陽朔中再為西域都護不

補注錢大昕曰案會宗傳竟寧陽朔中再為西域都護不

補注錢大昕曰案會宗傳竟寧陽朔中再為西域都護不

補注錢大昕曰案會宗傳竟寧陽朔中再為西域都護不

補注錢大昕曰案會宗傳竟寧陽朔中再為西域都護不

補注錢大昕曰案會宗傳竟寧陽朔中再為西域都護不

補注錢大昕曰案會宗傳竟寧陽朔中再為西域都護不

補注錢大昕曰案會宗傳竟寧陽朔中再為西域都護不

補注錢大昕曰案會宗傳竟寧陽朔中再為西域都護不

補注錢大昕曰案會宗傳竟寧陽朔中再為西域都護不

補注錢大昕曰案會宗傳竟寧陽朔中再為西域都護不

補注錢大昕曰案會宗傳竟寧陽朔中再為西域都護不

補注錢大昕曰案會宗傳竟寧陽朔中再為西域都護不

報警之兵非救急之用也上曰柰何其解可必乎度何時解師古

各反湯知烏孫瓦合不能久攻師古曰瓦合謂碎故事不過數日

師古曰故事謂因對曰已解矣詘指計其日曰不出五日當有吉

語聞師古曰吉善也善謂兵解之事居四日軍書到言已解大將

軍鳳奏呂為從事中郎莫府事壹決於湯湯明法令善因事為裁

納說多從常受人金錢作章奏卒呂此敗初湯與將作大匠解萬

年相善自元帝時涓陵不復徙民起邑成帝起初陵數年後樂霸

陵曲亭南更營之萬年與湯議呂為武帝時工楊光呂所作數可

意師古曰可自致將作大匠及大司農中丞耿壽昌造杜陵賜爵

關內侯將作大匠乘馬延年呂勞苦秩中二千石師古曰姓乘音食

反今作初陵而營起邑居成大功萬年亦當蒙重賞子公妻家在

長安兒子生長長安不樂東方宜求徙可得賜田宅俱善湯心利

之即上封事言初陵京師之地最為肥美可立一縣天下民不徙

諸陵三十餘歲矣關東富人益眾多規良田役使貧民師古曰規

界也師古曰徙初陵呂彊京師衰弱諸侯又使中家呂下得均貧富湯

願與妻子家屬徙初陵為天下先於是天子從其計果起昌陵邑

後徙內郡國民補注先謙曰萬年自詭三年可成師古曰詭責也

後卒不就師古曰卒終羣臣多言其不便者下有司議皆曰昌陵

因卑為高積土為山度便房猶在平地上師古曰度音徒各反客土之中不

保幽冥之靈淺外不固卒徒工庸巨鉅萬數至糞脂火夜作師古

字也取土東山且與穀同賈師古曰賈音治作治數年天下徧被其勞

國家罷敝府藏空虛師古曰罷音下至眾庶熬熬苦之師古曰熬音熱故

陵因天性補注王文彬據真土處執高敞旁近祖考前又已有十

年功緒師古曰緒音端宜還復故陵勿徙民上迺下詔罷昌陵語在成



紀丞相御史請廢昌陵邑中室師古曰從人新所起室居奏未下人曰問湯第

宅不得徹毋復發徒師古曰問其不被發徹更移徙邪補注朱一

正為得毋作訓是願所見本尚未湯曰縣官且順聽羣臣言猶且

復發徒之也時成都侯商新為大司馬衛將軍輔政素不善湯商

聞此語白湯惑眾下獄治按驗諸所犯湯前為騎都尉王莽上書

言父早死犯不封補注錢大昭曰犯南監本闕母明君共養皇太

后尤勞苦師古曰莽傳言莽母渠今宜封竟為新都侯後皇太后同母弟苟參為水衡都尉死子伋為侍中師古曰參

妻欲為伋求封湯受其金五十斤許為求比上奏師古曰必寐反引

農太守張匡坐臧百萬曰上狡猾不道有詔即訊師古曰就其所

周壽昌曰即訊謂即時定讞也無有司就所居考問之理恐下獄

使人報湯湯為認罪得踰冬月許謝錢二百萬皆此類也事在赦

前漢七十

前後東萊郡黑龍冬出人曰問湯湯曰是所謂玄門開補注沈欽

龍已墊而出是則玄門開也徵行數出出入不時故龍曰非時

出也又言當復發徒傳相語者十餘人丞相御史奏湯惑眾不道

妄稱詐歸異於上非所宜言大不敬廷尉增壽議曰為不道無正

法晉灼曰刑臣所犯劇易為罪師古曰易音弋政反補注周壽昌

宜曰此為罪輕重臣下丞用失其中故移獄廷尉補注如淳曰如今謀罪輕重

是無比者先呂問師古曰比謂所曰正刑罰重人命也明主哀憫

百姓下制書罷昌陵勿徙吏民已申布湯妄旨意相謂且復發徒

雖頗驚動所流行者少百姓不為變不可謂惑眾湯稱詐虛設不

然之事非所宜言大不敬也制曰廷尉增壽當是師古曰當謂湯

前有討邳支單于功其免湯為庶人徙邊又曰故將作大匠萬年

佞邪不忠妄為巧詐多賦斂煩絲役興卒暴之作師古曰卒卒徒

蒙辜死者連屬師古曰蒙被也毒流眾庶海內怨望雖蒙赦令不

宜居京師於是湯與萬年俱徙敦煌久之敦煌太守奏湯前親誅

邳支單于威行外國不宜近邊塞詔徙安定議郎耿育上書言便

宜因冤訟湯曰延壽湯為聖漢揚鉤深致遠之威雪國家累年之

恥討絕域不羈之君係萬里難制之虜豈有比哉先帝嘉之仍下

明詔宣著其功師古曰仍類也改年垂歷傳之無窮師古曰謂改年為竟

其年上書者附著耳補注先謙曰胡注案元紀詔曰匈奴支單

于背叛禮義既服其辜呼韓邪單于修朝保塞邊垂長無兵革之

事其改元為竟寧則改應是南郡獻白虎邊垂無警備會先帝寢

疾然猶垂意不忘數使尚書責問丞相趙立其功師古曰趙

相匡衡排而不予封延壽湯數百戶此功臣戰士所曰失望也孝

成皇帝承建業之基乘征伐之威兵革不動國家無事而大臣傾

邪讓佞在朝曾不深惟本末之難曰防未然之戒欲專主威排如

有功使湯塊然師古曰塊然獨處之意被冤拘囚不能自明卒曰

無罪老乘敦煌正當西域通道令威名折衝之臣旋踵及身復為

邳支遺囑所笑誠可悲也至今奉使外蠻者未嘗不陳邳支之誅

曰揚漢國之盛補注王念孫曰案盛當為威字之誤也上文云揚

證今本威作盛則非其旨矣漢紀正作揚漢國之威御覽人事部

九十三引作陳邳支之誅夷以揚漢國之威師古曰援豈不痛哉且

威夫援人之功曰懼敵棄人之身曰快讒師古曰援豈不痛哉且

安不忘危盛必慮衰今國家素無文帝累年節儉富饒之畜師古

府庫也讀曰蓄謂又無武帝薦延如淳曰薦延使羣梟俊禽敵之臣獨有

一陳湯耳師古曰泉謂斬其首而懸之也後謂敵之魁率邳支是

臣宜與薦延通為一句則與上文相配而下言獨有假使異世不

及陛下尚望國家追錄其功封表其墓曰勸後進也湯幸得身當

聖世功曾未久反聽邪臣鞭逐斥遠補注王先慎曰湯未受刑不







天子賜會宗爵關內侯黃金百斤是時小昆彌季父卑爰登

天子賜會宗爵關內侯黃金百斤是時小昆彌季父卑爰登師古曰道  
音竹擁眾欲害昆彌漢復遣會宗使安輯與都護孫建并力明年  
會宗病死烏孫中七十五矣城郭諸國為發喪立祠焉

贊曰自元狩之際張騫始通西域至于地節鄭吉建都護之號補注  
王先慎曰據宣紀吉通西域師為都護在神爵二年吉傳亦  
云神爵中非地節西域傳作神爵三年三當為二此與百官表作  
地節訖王莽世凡十八人皆呂勇略選然其有功迹者具此廉褒  
此誤訖王莽世凡十八人皆呂勇略選然其有功迹者具此廉褒  
呂恩信稱郭舜曰廉平著孫建用威重顯補注齊召南曰案廉褒  
事見廉居傳哀字子襄武人官至右將軍建字子夏官至左將軍  
軍元始中封成武侯周壽昌曰西域傳兩昆彌皆弱卑爰登使陵  
都護孫建襲殺之建之功其餘無稱焉陳湯儻不自收斂師古  
僅此一見後事詳王莽傳其功其餘無稱焉陳湯儻不自收斂師古  
也易音蕩卒用困窮議者閔之故備列云

與虛受堂

主

傳常鄭甘陳段傳第四十

漢書七十

漢書補注 卷七一

傳疏于薛平彭傳第四十一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臣 王先謙補注

傳不疑字曼倩勃海人也師古曰勃音中師古亦兩音景本只音徂

竟治春秋為郡文學進退必自禮師古曰禮音中師古亦兩音景本只音徂

郡國盜賊羣起暴勝之為直指使者補注齊召南曰按此天漢二

大夫出為直指使者至衣繡衣持斧逐捕盜賊督課郡國師古曰

太始三年為御史大夫 衣繡衣持斧逐捕盜賊督課郡國師古曰

之東至海曰軍興誅不從命者師古曰有所追捕及行 威振州郡

勝之素聞不疑賢至勃海遣吏請與相見不疑冠進賢冠帶櫛具

劍應劭曰櫛具木標首之劍櫛落壯大也晉灼曰古長劍首曰王

其狀似此師古曰晉灼是也櫛音落音初生未敷時今大劍木首

本如下有似字標作標引宋師古曰注文漸本有似字疑其意重複

當刪去 佩環玦師古曰環玉環也玦即玉珥之缺也帶環 袞衣博

帶師古曰袞大袪也言著袞大之衣廣博之盛服至門上謁師古

謂若也今門下欲使解劍不疑曰劍者君子武備補注沈欽韓曰初

通名也師古曰冠帶劍庶人無事不得帶劍師古曰所曰衛身不可解

請退吏白勝之勝之開閣延請補注先謙曰望見不疑容貌尊嚴

衣冠甚偉勝之躡履起迎文穎曰躡音纏師古曰履不著跟曰躡

音山登堂坐定不疑據地曰補注周壽昌曰據地以手據古人

爾反師古曰登堂坐定不疑據地曰補注周壽昌曰據地以手據古人

以示敬師古曰登堂坐定不疑據地曰補注周壽昌曰據地以手據古人

字也師古曰登堂坐定不疑據地曰補注周壽昌曰據地以手據古人

為吏太剛則折補注沈欽韓曰說苑敬慎篇桓公曰金剛則折

柔則廢威行施之曰恩然後樹功揚名永終天祿師古曰勝之知

不疑非庸人師古曰敬納其戒深接曰禮意問當世所施行補注

五九



曰意南門下諸從事皆州郡選吏師古曰選州郡吏之側聽不疑本作適門下諸從事皆州郡選吏最者乃得為從事莫不驚駭至昏夜罷去勝之遂表薦不疑徵詣公車拜為青州刺史久之武帝崩昭帝即位而齊孝王孫劉澤交結郡國豪傑謀反補注先謙曰孝王齊悼惠王肥子也澤與燕王旦及中山靖王勝孫長結謀欲先殺青州刺史不疑發覺收捕子詳侯成告知發覺皆伏其辜擢為京兆尹賜錢百萬京師吏民敬其威信每行縣錄囚徒還師古曰省錄之知其情狀本錄登之去者耳音力具反而近俗不曉其意其母輒問不疑有所平反活幾何人如清曰反音幡幡奏使從輕也師古曰後音居起反補注先謙曰通鑑胡注平反理正幽枉也即不疑多有所平反母喜笑為飲食語言異於他時或亡所出母怒為之不食補注先謙曰官本同引宋祁曰南本不食字上有之字先謙案宋所見本蓋無故云然故不疑為吏嚴而不殘始元五年有一男子乘黃犢車建黃旂師古曰旂畫龜蛇衣黃襜褕著黃冒師古曰襜褕直襦衣襜音昌旂反音曰旂前漢七十一

也補注錢大昕曰冒即今帽字說文小兒蠻夷頭衣也此傳詣北闕補注先謙曰未央宮北闕也上書奏自謂衛太子師古曰太子公車師古曰公車呂開師古曰公車詔使公卿將軍中二千石雜識視師古曰雜識者令視知長安中吏民聚觀者數萬人右將軍勒兵闕下呂備非其是非也常補注沈欽韓曰是時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至者立莫敢發言王念孫曰治要引此同案立字於義無取立當為並並皆也謂丞相以下皆莫敢發言也漢紀孝昭紀作並不敢言是其證先謙曰通鑑亦京兆尹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猶徐也不疑曰諸君何患於衛太子昔蒯瞶違命出奔輒距而不納春秋是之師古曰蒯瞶衛靈公太子輒瞶子也蒯瞶得罪於靈公而奔晉及靈公卒使輒嗣位而晉趙鞅納蒯瞶於戚欲求入衛魯哀公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公羊傳曰曼姑受命於靈公而立輒曼姑之義固可已距蒯瞶也輒之義可已立乎曰可奈何不曰父命辭王父命也補注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胡注即就也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

獄天子與大將軍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經術明於大誼補注先謙曰似未了疑有經術文通鑑作當用有經術重於朝廷師古曰誼讀與由同在位者皆自不及也大將軍光欲曰女妻之不疑固辭不肯當久之曰病免終於家京師紀之後趙廣漢為京兆尹言我禁姦止邪行於吏民至於朝廷事不及不疑遠甚廷尉治何人竟得姦詐師古曰凡不知姓名及所從來者皆曰何人他皆類此補注王文彬曰竟究也謂窮究先謙曰官本本夏陽人補注錢大昭曰故昭姓成名方遂居湖湖縣名曰卜筮為事有故太子舍人嘗從方遂卜謂曰子狀貌甚似衛太子方遂心利其言幾得呂富貴師古曰幾即詐自稱詣闕廷尉逮召鄉里識知者張宗祿等方遂坐誣罔不道要斬東市一姓張名延年師古曰故昭紀謂之張延年補注王念孫曰案一下所謂傳聞異辭也脫去云字則文義不明漢紀正作一云姓張名延年前漢七十一

疏廣字仲翁東海蘭陵人也補注先謙曰今兗州府嶧縣東五里羅滕城墓亦在焉城周少好學明春秋家居教授學者自遠方至徵為博士太中大夫廣徙為太傅廣兄子受字公子亦曰賢良舉為太子家令受好禮恭謹敏而有辭師古曰敏謂所見捷利宣帝幸太子宮受迎謁應對及置酒宴奉觴上壽辭禮閑雅上甚謹說師古曰說讀曰頃之拜受為少傅太子外祖父特進平恩侯許伯補注先謙曰胡注伯諷廣漢稱伯者蓋尊之也先謙案伯蓋其字非謂尊之呂為太子少白使其弟中郎將舜監護太子家上曰問廣廣對曰太子國儲副君師友必於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許氏且太子自有太傅少傅官屬已備今復使舜護太子家視陋非所呂廣太子德於天下也師古曰視讀曰示言兩上善其言呂語丞相魏相相免冠謝曰此非臣等所能及廣



是見器重數受賞賜師古曰器與由同太子每朝因進見太傅在前少傅

在後父子並為師傅補注周壽昌曰漢時朝廷已為榮在位五歲

皇太子年十二通論語孝經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

功遂身退天之道也師古曰此皆老子之言今仕宦至二千石

先謙曰官本官作官引宋師古曰此皆老子之言宦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豈如父

子相隨出關歸老故鄉曰壽命終不亦善乎受叩頭曰從大人議

即日父子俱移病師古曰移病即移書言病也一說非滿三月賜告

廣遂稱篤上疏乞骸骨上曰其年篤老皆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

皇太子贈曰五十斤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祖道供饗東都門外

蘇林曰長安東郭門也師古曰祖道饗行也解在景十三王及劉

屈釐傳供音居共反張音竹亮反補注王念孫曰案設上脫為字

御覽人事部百三引此皆有為字先謙曰漢紀作為祖道通鑑

似不必定加為字也送者車數百兩辭決而去及道路觀者皆曰

賢哉二大夫或歎息為之下泣廣既歸鄉里日令家共具設酒食

此補注宋祁日日設之也共讀日供其他類請族人故舊賓客與相娛

樂數問其家金餘尚有幾所趣賣已共具師古曰幾所猶言居歲

餘廣子孫竊謂其昆弟老人廣所愛信者曰子孫幾及君時頗立

產業基址師古曰幾今日飲食廢且盡補注先謙曰官宜從丈人

所勤說君買田宅師古曰宜令意自從丈人所出無滯吾言也師

注周壽昌曰案易師貞丈人吉注嚴莊之稱也即老人即曰閉服

師古說所本先謙曰官本注吾作我莊嚴作嚴莊師古曰閉服

時為廣言此計師古曰閉服曰我豈老詩不念子孫哉師古曰詩

反顧自有舊田廬師古曰願令子孫勤力其中足曰共衣食與凡

人齊今復增益之曰為贏餘但教子孫忘慎耳賢而多財則損其

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富者眾人之怨也補注沈欽韓曰韓

者則貧者惡之先謙曰官本無人吾既亡已教化子孫不欲益其

字引宋祁日日深字下疑有人字

過而生怨補注宋祁曰南本浙本生字下有其字王念孫曰通鑑

其字皆指子孫言之少一其字則語又此金者聖主所目惠養老

臣也故樂與鄉黨宗族共饗其賜曰盡吾餘日不亦可乎於是族

人說服師古曰說皆曰壽終

于定國字曼倩東海鄉人也師古曰鄉音談補注先謙曰今

于公為縣獄史郡決曹決獄平羅文法者于公所決皆不恨師古

羅也郡中為之生立祠號曰于公祠補注周壽昌曰後東海有孝

婦少寡亡子養姑甚謹姑欲嫁之終不肯姑謂鄰人曰孝婦事我

勤苦補注宋祁曰南本浙本作事哀其亡子守寡我老久案丁壯

奈何師古曰案古累字也音力瑞反補注周壽其後姑自經死師

日不欲累婦故自殺補注宋祁姑女告吏婦殺我母吏捕孝婦孝

婦辭不殺姑吏驗治孝婦自誣服具獄上府師古曰府郡之曹于

公曰為此婦養姑十餘年曰孝聞必不殺也太守不聽于公爭之

弗能得乃抱其具獄哭於府上師古曰具獄者獄案因辭疾去太

守竟論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卜筮其故于公曰孝婦

不當死前太守疆斷之咎黨在是乎師古曰黨音他朋反補注宋

作前錢大昭曰黨古儻字伍被言黨可以徵幸於是太守殺牛自

祭孝婦家補注先謙曰官因表其墓天立大雨補注沈欽韓曰搜

孝婦之冤而天大雨長老相傳云孝婦名周青將死車載十丈

竹竿以懸五旆立誓於眾曰青若有罪而殺血當順下青若枉死

血當逆流旆行刑已其血青黃而下歲孰郡中曰此大敬重于公定國

少學法于父父死後定國亦為獄史郡決曹補廷尉史曰選與御

史中丞從事補注宋祁曰與南本作為浙本作與王文彬曰治反

者獄曰材高舉侍御史遷御史中丞會昭帝崩昌邑王徵即位行

淫亂定國上書諫後王廢宣帝立補注宋祁曰宣帝立大將軍光

漢書補注 卷七一

六一



領尚書事條奏羣臣諫昌邑王者皆超遷定國孫是為光祿大夫  
師古曰孫 平尚書事甚見任用數年遷水衡都尉超為廷尉定國  
與由同 乃迎師學春秋身執經北面備弟子禮補注何焯曰黃霸子定國  
兩吉則尤能施於有政者 為人謙恭尤重經術士雖卑賤徒步  
往過定國皆與鈞禮師古曰鈞禮 恩敬甚備學士咸聲焉補注錢  
聲當作稱南監本閱本其決疑平法務在哀鯁寡罪疑從輕加審  
不誤先諫曰官本作稱 慎之心朝廷稱之曰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民師古曰言于定  
國為廷尉民自已不冤師古曰言知其寬 定國食酒至數石不亂  
如高曰食酒猶言喜酒也師古曰若依如氏之說食字當音嗜此  
說非也下敘定國子承乃言嗜酒耳食酒者謂能多飲費盡其酒  
猶云食言焉今流俗書本輒改食字作飲字失其真也補注劉攽  
曰論語云沽酒市脯不食然則酒自可云食也然此下則云飲酒  
益精明共說一事耳兩字不同疑當作飲為真王念孫曰劉說  
也上下文皆作飲酒如本上飲字偶誤為食遂以食酒為喜酒顏  
又以為費盡其酒皆非也北堂書鈔酒食部一引此並作飲酒至數  
白帖十五四十六御覽刑罰部五飲食部一引此並作飲酒至數  
前漢七十一  
石漢 紀同 冬月請治讞飲酒益精明師古曰讞平議也音魚列反補注  
謙曰請治讞官 為廷尉十八歲補注齊召南曰定國以地節元年  
本作治請讞 公卿表作為廷尉十七年蓋從為遷御史大夫甘露中代黃霸為  
廷尉之次年實數故與傳不同也 丞相封西平侯三年宣帝崩元帝立曰定國任職舊臣敬重之時  
陳萬年為御史大夫與定國並位八年論議無所拂師古曰言不  
佛後賈禹代為御史大夫數處駁議 定國明習政事  
率常丞相議可師古曰言事者可定國所言補注先謙曰上可定  
字是也此涉下 然上始即位關東連年被災害民流入關言事者  
歸咎於大臣師古曰言事者 上於是數日朝引見丞相御史  
日五日一聽朝 入受詔條責曰職事曰惡吏負賊妄意良民師古  
故云朝日也 至亡辜死或盜賊發吏不亟追而反擊亡家  
妄疑善人致其罪也 後不敢復告曰故寢廣師古曰 民多冤結  
賊反禁繫失物之家

州郡不理連上書者交於闕廷補注宋祁曰連字南本浙本二千  
石選舉不實是已師古曰連字南本浙本二千 民田有災害吏不肯  
除收趣其租已故重困師古曰連字南本浙本二千 關東流民飢寒疾疫已詔  
吏轉漕虛倉廩開府臧相振救賜寒者衣至春猶恐不贍師古曰  
今丞相御史將欲何施已塞此咎師古曰 悉意條狀陳朕過失師古曰  
日悉也定國上書謝罪永光元年春霜夏寒日青亡光上復詔詔  
賈曰郎有從東方來者言民父子相棄 丞相御史  
案事之吏匿不言邪將從東方來者加增之也何已錯繆至是師古曰  
日錯互也繆違也謂吏 及東方人言不相同也欲知其實方今年歲未可預知也即有水  
旱其憂不細公卿有可已防其未然救其已然者不各已誠對師古曰  
日言能防救已不宜各已實對 毋有所諱定國惶恐上書自劾歸  
侯印乞骸骨上報曰君相朕躬不敢怠息師古曰息 萬方之事大  
前漢七十一  
錄于君師古曰大錄總錄也補注先謙曰顧炎武云今所傳王肅  
京時有此解故詔書用之沈欽韓云論衡正說篇向書說曰言大  
錄三公之位也居一公任大總錄二公之事繼之繼錄案此今  
文尚書之說王肅及偽孔傳從之魏 能毋過者其唯聖人方今承  
晉後錄尚書事者謂之錄公本此 周秦之做俗化陵夷師古曰言 民寡禮誼陰陽不調災咎之發不  
為一端而作自聖人推類日記補注周壽昌曰推類日記皆錄不  
敢專也況於非聖者乎 師古曰非聖 日夜惟思所已未能盡明師古  
日所已所由也 經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師古曰此論諸堯日  
言何由致此災 經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師古曰此論諸堯日  
補注沈欽韓曰稱經者古文尚書也孔安國堯曰此此伐桀告天之辭  
文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案周語內史過曰其在湯誓余一人有  
罪無以萬夫萬夫有罪在予一人 章注湯誓商書伐桀之誓也今  
湯誓無此言則已散亡矣然則西京時與古文應有之孔安國  
傳古文何用引墨子故近人 君雖任職何必顯焉師古曰顯與專  
疑論語孔注亦非真本也 其勅察郡國守相郡牧非其人者毋令入賊民師古曰  
復言郡牧官 承執綱紀務悉聰明強食慎疾師古曰 定國遂稱篤



因辭上迺賜安車駟馬黃金六十斤罷就第數歲七十餘薨諡曰  
安侯子永嗣少時嗜酒多過失師古曰昔年且三十乃折節修行  
曰父任為侍中中郎將長水校尉定國死居喪如禮孝行聞宋  
日南本孝字 由是曰列侯為散騎光祿勳至御史大夫尚館陶公  
主施施者宣帝長女成帝姑也賢有行永曰選尚焉上方欲相之  
會永薨子恬嗣恬不肖薄於行補注先謙曰恩澤表恬嗣始定國  
父于公其閭門壞父老方共治之師古曰閭于公謂曰少高大閭  
門補注先謙曰令容駟馬高蓋車我治獄多陰德未嘗有所冤子  
孫必有興者至定國為丞相永為御史大夫封侯傳世云  
薛廣德字長卿沛郡相人也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唐書宰相  
生球球生茂宜茂宜生懷則 曰魯詩教授楚國龔勝舍師事焉補  
懷則生引孫引孫生廣德 曰魯詩教授楚國龔勝舍師事焉補  
先謙曰列傳蕭望之為御史大夫除廣德為屬數與論議器之古  
所謂楚二翼前漢七十一

曰曰為薦廣德經行宜充本朝師古曰經明行修為博士論石渠  
大器也張晏曰石遷諫大夫代貢禹為長信少府御史大夫補注錢大昭  
渠名也張晏曰石遷諫大夫代貢禹為長信少府御史大夫補注錢大昭  
貢廣德為人溫雅有醞藉服虔曰寬博有餘也師古曰醞音於問反藉才  
禹反補注錢大昭曰醞藉也補注錢大昭禹反補注錢大昭曰醞藉也補注錢大昭  
夜反補注錢大昭曰醞藉也補注錢大昭禹反補注錢大昭曰醞藉也補注錢大昭  
馬傳贊曰其醞藉可也補注錢大昭禹反補注錢大昭曰醞藉也補注錢大昭  
言無所吝也補注錢大昭禹反補注錢大昭曰醞藉也補注錢大昭  
溫藉者含蓄有餘之意補注錢大昭禹反補注錢大昭曰醞藉也補注錢大昭  
為薦藉也補注錢大昭禹反補注錢大昭曰醞藉也補注錢大昭  
以勝藉器故禮有補注錢大昭禹反補注錢大昭曰醞藉也補注錢大昭  
也合藉謂之溫藉補注錢大昭禹反補注錢大昭曰醞藉也補注錢大昭  
柔色以溫之補注錢大昭禹反補注錢大昭曰醞藉也補注錢大昭  
始拜旬日開上幸甘泉郊泰畤禮畢因畱射獵補注先謙曰非廣  
德上書曰竊見關東困極人民流離陛下日撞亡秦之鐘聽鄭衛  
之樂師古曰撞臣誠悼之今士卒暴露從官勞倦願陛下亟反宮  
師古曰思與百姓同憂樂天下幸甚上即日還其秋上耐祭宗廟  
出便門師古曰長安城南欲御樓船廣德當乘輿車免冠頓首曰



曰成者堯典序堯之德曰克明俊德曰親九族九孝經曰天地之  
 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故云然也孝經曰天地之  
 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  
 周公其人也師古曰言嚴謂尊嚴補夫孝子善述人之志周公既  
 成文武之業而制作禮樂修嚴父配天之事知文王不欲曰子臨  
 父故推而序之上極於后稷而曰配天師古曰言文王始受命宜  
 王季及后稷是不言卑臨尊此聖人之德亡已加於孝也高皇帝聖德受命有  
 天下尊太上皇猶周文武之追王太王王季也此漢之始祖後嗣  
 所宜尊奉曰廣盛德孝之至也補注何焯曰此臨川新安廟議所  
 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太上皇未可據此為比孟書云正  
 子但言以天下養非文王之聖周公亦不敢以配天也書云正  
 稽古建功立事可曰永年傳於亡窮師古曰今文泰誓之辭言能  
 長年享國補注齊召南曰案此文西京所行偽泰誓辭也郊祀志  
 亦引此文云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不天之律然則傳於  
 無窮四字當所自撰上納其言下詔復太上皇寢廟補注先謙  
 以結引書之意也前漢七十一

帝河平頃之使行流民幽州師古曰行舉奏刺史二千石勞俸有  
 元年師古曰勞俸謂勳也勞者恤其勤勞也俸言勃海鹽池可  
 意者師古曰勞俸謂勳也勞者恤其勤勞也俸言勃海鹽池可  
 且勿禁曰救民急師古曰勞俸謂勳也勞者恤其勤勞也俸言勃海鹽池可  
 謂之鹽池今人獨以稱解鹽沈欽韓曰清水注清河又東逕鹽池  
 邑故城南魏土地記曰高城縣東北百里北盡漂榆師古曰  
 水籍鹽為業即其地也所過見稱奉使者十一人為最  
 下有舉字引宋祁曰奉字景德本奏刊誤謂當削舉改奏作遷  
 奉直云所過見稱奉使者十一人為最師古曰武帝初置朔方郡別令  
 丞相司直坐法左遷朔方刺史師古曰武帝初置朔方郡別令  
 徵入為太中大夫給事中案遷長信少府大鴻臚光祿勳師古曰  
 先是太后姊子衛尉滄于長白言昌陵不可成下有司議當曰  
 為作治連年可遂就師古曰就上既罷昌陵曰長首建忠策復下  
 公卿議封長富又曰為長雖有善言不應封爵之科坐前議不正  
 左遷鉅鹿太守師古曰前議後上遂封長富曰經明禹貢使行河

師古曰尚書禹貢載泗水次第山川高為騎都尉領河隄哀帝  
 下當明此經故使行河也行音下更反為騎都尉領河隄哀帝  
 即位徵當為光祿大夫諸吏散騎復為光祿勳御史大夫至丞相  
 曰冬月賜爵關內侯明年春上使使者召欲封當師古曰漢儀注  
 相更春乃封故先賜爵關內侯李奇曰一曰冬月非封侯時故且  
 先賜爵關內侯也師古曰李說是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如注未有  
 也字李注當病篤不應召室家或謂當不可強起受侯印為子孫  
 邪當曰吾居大位已負素餐之責矣起受侯印還臥而死有餘  
 罪今不起者所曰為子孫也遂上書乞骸骨上報曰朕選於眾曰  
 君為相親事日寡輔政未久陰陽不調冬無大雪旱氣為災朕之  
 不德何必君罪君何疑而上書乞骸骨歸關內侯爵邑使尚書令  
 譚賜君養牛一上尊酒十石如清曰律稱米一斗得酒一斗為上  
 一斗得酒一斗為下尊師古曰稷即粟也中尊者宜為黍米不當  
 言稷且作酒自有澆醇之異為上中下耳非必繫之米補注沈欽  
 韓曰如注引漢律自是實事師古駁之非也造酒法詳齊民要  
 術稻梁黍粟各有澆法其厚薄之齊即為上中下尊之差君

其勉致醫藥曰自持後月餘卒子晏曰明經歷位大司徒封防鄉  
 侯漢興唯韋平父子至宰相師古曰韋謂韋賢也補注齊召南曰  
 然終侯條侯輔佐文帝非父子宰相邪周壽昌曰晏為大司徒在  
 平帝末年并始建國元年晏為就德侯已不用漢之防鄉封矣後  
 事詳彭宣字子佩淮陽夏人也師古曰治易事張禹舉為博士遷東  
 平太傅補注宋祁曰太傅治化本作禹曰帝師見尊信薦宣經明  
 有威重可任政事繇是入為右扶風師古曰繇遷廷尉曰王國人  
 出為太原太守李奇曰初漢制王國人不不得在京數年復入為大  
 司農光祿勳右將軍哀帝即位徙為左將軍歲餘上欲令丁傅處  
 爪牙官適策宣曰有司數奏言諸侯國人不得宿衛將軍不宜典  
 兵馬處大位朕唯將軍任漢將之重而子又前取淮陽王女婚姻  
 不絕非國之制使光祿大夫曼賜將軍黃金五十斤安車駟馬其



上左將軍印綬呂關內侯歸家宣罷數歲諫大夫鮑宣徵薦宣曾

元壽元年正月朔日蝕鮑宣復上言迺召宣為光祿大夫補注先

本傳言上上遷御史大夫轉為大司空元年夏四月罷御史大夫

字屬下讀為大司空封列侯哀紀述平二年罷大司空復御史大夫元壽二

年正月三公官分職御史大夫宣為大司空百官表云元壽二年

復為大司空是大司空御史大夫夫更名此云轉為大司空似未合封長平侯會哀帝崩新都侯王

莽為大司馬秉政專權宣上書言三公則足承君一足不任則覆

亂美實師古曰美實謂開中之實也易鼎卦九四爻辭曰鼎臣資

折足覆公餗陳饋食也故宣引曰為言覆音芳目反性淺薄年齒老眊師古曰眊數伏疾病昏亂遺忘願上大司空長

平侯印綬乞骸骨歸鄉里師古曰後策宣曰惟君視事日寡功德未效迫于老眊昏亂非所司輔國

家綏海內也使光祿勳豐冊詔君其上大司空印綬便就國葬恨

宣求退故不賜黃金安車駟馬宣居國數年薨諡曰頃侯傳子至

孫王莽敗迺絕前漢七十一

贊曰雋不疑學自從政臨事不惑遂立名迹終始可述疏廣行止

足之計免辱殆之素師古曰素亦其次也于定國父子哀鰥哲獄

為任職臣應劭曰哲習也鄭氏曰當言折獄師古曰哀鰥哀恤

寡也哲習也鄭氏曰當言折獄師古曰哀鰥哀恤人不矜折則寡也然則古文鰥矜音字蓋通用班氏特用古字此

乃哀矜折則寡也然則古文鰥矜音字蓋通用班氏特用古字此

乃哀矜折則寡也然則古文鰥矜音字蓋通用班氏特用古字此

乃哀矜折則寡也然則古文鰥矜音字蓋通用班氏特用古字此

乃哀矜折則寡也然則古文鰥矜音字蓋通用班氏特用古字此

乃哀矜折則寡也然則古文鰥矜音字蓋通用班氏特用古字此

乃哀矜折則寡也然則古文鰥矜音字蓋通用班氏特用古字此

乃哀矜折則寡也然則古文鰥矜音字蓋通用班氏特用古字此

乃哀矜折則寡也然則古文鰥矜音字蓋通用班氏特用古字此

乃哀矜折則寡也然則古文鰥矜音字蓋通用班氏特用古字此

乃哀矜折則寡也然則古文鰥矜音字蓋通用班氏特用古字此

乃哀矜折則寡也然則古文鰥矜音字蓋通用班氏特用古字此

并廣德言之讀序傳可見

虛受堂

傳疏于薛平彭傳第四十一終

漢書七十一



王貢兩龔鮑傳第四十二 漢書七十二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王先謙補注

昔武王伐紂遷九鼎於雒邑 師古曰九鼎即夏禹所鑄者也遷謂

之方有德也遠方國物貢金九牧以鑄鼎象物桀伯夷叔齊薄之

有昏德罪遷于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周武王伐之周伯夷叔齊

師古曰夷齊以武王父死不葬而用干戈為不孝以臣伐君為不

忠補注吳仁傑曰山谷夷齊廟記以諫武王不用去而餓死為疑

又載謝景平之言曰二子之事凡孔孟所不言無取也其初蓋出

於莊周空無事實後司馬遷作列傳韓愈作頌事傳三人而空言

成實竊謂山谷以諫武王不用餓死為疑則猶有說諫武王非諷

商乃遠鼎耳左傳武王遷九鼎於洛邑義士猶或非之杜征南謂

義上伯夷之屬是也餓於首陽謂不食其祿非不食周粟也莊書

所言亦見呂氏春秋故史公采以為傳孟堅之書頗用史記語實

之大非 餓于首陽不食其祿 師古曰馬融云首陽山在河東蒲阪

本指 餓于首陽不食其祿 華山之北河曲之中高誘則云在滎

陽東北阮籍詠懷詩亦以為然今此二山並有夷齊祠耳而曹大

家注幽通賦云隴西首陽縣是也今隴西亦有首陽山許慎又云

首陽山在遼西諸說不同致有疑惑而伯夷歌云登彼周猶稱盛

西山則當隴西者近焉是也補注先謙曰官本于作死彼周猶稱盛

德焉然孔子賢此二人曰為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也 師古曰事而

孟子亦云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 師古曰儒柔弱也

奮乎百世之上行乎百世之下 補注先謙曰官本無行乎二字引

之莫不興起非賢人而能若是乎漢興有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用

里先生 師古曰四皓稱號本起於此更無姓名可稱知此蓋隱居

於後代皇甫謐遠害不自標顯祕其氏族故史傳無得而詳至

相錯互語又不經班氏不載於書諸家皆臆說今並弃略一無取

之定也自高祖聞而召之不至其後呂后用留侯計使皇太子卑  
辭東帛致禮安車迎而致之四人既至從太子見高祖客而敬焉  
太子得呂為重遂用自安語在留侯傳其後谷口有鄭子真 補注  
曰谷口蜀有嚴君平 師古曰地理志謂君平為嚴遵三輔決錄云  
君平曰無以自發沖為君平具車馬衣糧君平曰君何以不仕  
也我前宿子家人定而後君平君平曰君何以不仕也我前宿子  
業不下床而錢自至猶餘數百塵埃厚寸不知所用此非我有餘  
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身竟不仕 皆修身自保非其服弗服  
非其食弗食成帝時元舅大將軍王鳳呂禮聘子真子真遂不訕  
而終 補注先謙曰遂 君平卜筮於成都市呂為卜筮者賤業而可  
呂惠眾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著龜為言利害與人子言依於  
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執導之曰善 補注何  
斯正理也 從吾言者已過半矣裁曰閱數人 師古曰裁與得百  
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 師古曰肆者市也 博覽亡不通  
依老子嚴周之指著書十餘萬言 師古曰嚴周即莊周補注沈欽  
善餘言十 楊雄少時從遊學曰而仕京師顯名數為朝廷在位賢  
者稱君平德 補注先謙曰 杜陵李彊素善雄久之為益州牧喜謂  
雄曰吾真得嚴君平矣雄曰君備禮以待之彼人可見而不可得  
謂也彊心曰為不然及至蜀致禮與相見卒不敢言呂為從事乃  
歎曰楊子雲誠知人君平年九十餘遂曰其業終蜀人愛敬至今  
稱焉及雄著書言當世士稱此二人其論曰或問君子疾沒世而  
名不稱 師古曰以名沒 蓋孰諸名卿可幾曰君子德名為幾 孟康  
何不朽也言何不因名卿之數以求名章昭曰言有勢之名卿也幾  
可不朽也言何不因名卿之數以求名章昭曰言有勢之名卿也幾  
有名也 補注蘇與曰案荀子正名篇云無執列之位而可以養名  
位則名可庶幾也法言李注訓孰為親義亦未當下言二人以隱







乃下令曰寡人造行不能無情補注宋祁曰情疑作情類篇與此同造行謂所作所行此中慰甚忠補注先謙曰通鑑與此同自責之詞宋說不根秋賜中尉牛肉五百斤酒五石脯五束其後復放從自若補注先謙曰百官表王國用吉輒諫爭甚得輔弼之義雖不治民補注先謙曰百官表王國成帝後省內國中莫不敬重焉久之昭帝崩亡嗣大將軍霍光秉政遣大鴻臚宗正迎昌邑王吉即奏書戒王曰臣聞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師古曰已今大王曰喪事微宜日夜哭泣悲哀而已慎毋有所發師古曰發謂舉事補注宋祁曰南本新本毋有所發也上文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下文云南面之君何言哉則毋有所發即指發號施令而言師古以爲與舉事非也別本或加毋改發爲言皆非且何獨喪事凡南面之君何言哉天不言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故吉引之願大王察之大將軍仁愛勇智忠信之德天下莫不聞事孝武皇帝二十餘年未嘗有過先帝弃羣臣屬臣天下寄幼孤焉師古曰屬大將軍抱持幼君祿祿之中補注先謙曰官本無作祿布政施教海內晏然雖周公伊尹亡已加也今帝崩亡嗣大將軍惟思可曰奉宗廟者攀援而立大王師古曰援其仁厚豈有量哉師古曰言其深多臣願大王事之敬之政事壹聽之大王垂拱南面而已願留意嘗曰爲念補注先謙曰官本嘗作王既到即位二十餘日行淫亂廢昌邑羣臣坐在國時不舉奏王罪過令漢朝不聞知又不能輔道陷王大惡師古曰道皆下獄誅唯吉與郎中令龔遂曰忠直數諫正得減死髮爲城旦起家復爲益州刺史病去官復徵爲博士諫大夫是時宣帝頗修武帝故事宮室車服盛於昭帝時外戚許史王氏貴寵而上躬親政事任用能吏吉上疏言得失曰陛下躬聖質總萬方帝王圖籍日陳于前惟思世務將興太平詔書每下民欣然若更生臣伏而

思之可謂至恩未可謂本務也師古曰言天子如此雖於百姓治之主不世出師古曰言有時遇之不常也補注沈欽韓曰文子謂曰日本注作不常值引宋公卿幸得遺遇其時言聽諫從然未期會簿書斷獄聽訟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臣聞聖王宣德流化必自近始朝廷不備難曰言治左右不正難曰化遠民者弱而不可勝愚而不可欺也聖主獨行於深宮得則天下稱誦之失則天下咸言之行發於近必見於遠故謹選左右審擇所使左右所曰正身也所使所曰宣德也詩云濟濟多士文王曰靈師古曰大雅注先謙曰官本此其本也春秋所曰大一統者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也師古曰解在今俗吏所曰牧民者非有禮義科指可世世通行者也獨設刑法曰守之其欲治者不知所繇師古曰繇與由同呂意穿擊各取一切權請自在補注王念孫曰張晏注翟方進傳曰一切之謀言事不師古故一變之後不可復修也師古曰言其是曰百而自任權請也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戶異政人殊服詐僞萌生刑罰亡極師古曰生言其爭出如質樸曰銷補注先謙曰古恩愛寢薄師古曰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師古曰孔子之言非空言也王者未制禮之時引先王禮宜於今者而用之臣願陛下承天心發大業與公卿大臣延及儒生述舊禮明王制敝一世之民濟之仁壽之域師古曰以若成康壽何曰不若高宗師古曰高宗殷王竊見當世趨務不合於道者謹條奏師古曰趨讀唯陛下下財擇焉師古曰財與裁同也言惟陛吉意曰爲夫婦人倫大綱天壽之萌也師古曰由之而先謙曰官本考證引真德秀云世俗嫁娶太早未知爲人父母之吉意以下史家據其大旨如此



道而有子是呂教化不明而民多天聘妻送女亡節則貧人不及  
 故不舉子又漢家列侯尚公主諸侯則國人承翁主晉灼曰嬰天  
 公主國人娶諸侯女曰承翁主尚承皆卑下之名使男事女夫誠  
 也師古曰翁主者言其父自主婚也解其在高紀使男事女夫誠  
 於婦逆陰陽之位故多女亂古者衣服車馬貴賤有章呂褒有德  
 而別尊卑今上下僭差人人自制師古曰言是呂貪財趨利先補注  
 日官本作誅利引宋祁曰南本漸本作趨不不畏死亡周之所呂能  
 利先謙案通鑑亦作誅胡注誅責也求也致治刑措而不用者呂其禁邪於冥冥絕惡於未萌也師古曰冥  
 致治刑措而不用者呂其禁邪於冥冥絕惡於未萌也師古曰冥  
 又言舜湯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舉皋陶伊尹李奇曰不繼世  
 九卿之世三公九卿之世而舉皋陶伊尹李奇曰不繼世  
 伊尹非三公九卿之世而舉皋陶伊尹李奇曰不繼世  
 弟以父兄任為郎補注宋祁曰南本無俗字王念孫曰案南  
 本漸本是也子弟以父兄得官則多驕驕而不通古今非獨俗吏  
 之子弟為然也俗字涉上文今俗吏而通鑑漢紀十八有俗字  
 則所見本已誤治要及御覽治道部九引此皆無俗字通典選舉  
 一率多驕驕不通古今師古曰至於積功治人亡益於民此伐  
 檀所為作也師古曰伐檀詩篇名刺不用賢也在魏國風也補注  
 宋祁曰注文一本刺不宜明選求賢除任子之令補注王念孫曰  
 用賢也在魏國風也宜明選求賢除任子之令補注王念孫曰  
 要御覽通鑑有周壽昌曰哀帝即位外家及故人可厚呂財不宜  
 始除任子令距王吉時已更四帝矣外家及故人可厚呂財不宜  
 居位去角抵減樂府省尚方師古曰尚明視天下曰儉師古曰視  
 古者工不造瑠瑯商不通侈靡師古曰瑠瑯者刻非工商之獨賢政  
 教使之然也民見儉則歸本本立而未成其指如此上呂其言迂  
 關不甚寵異也師古曰迂吉遂謝病歸琅邪始吉少時學問居長  
 安東家有大棗樹垂吉庭中吉婦取棗曰啖吉師古曰啖謂使食  
 啗字耳此義與吉後知之乃去婦東家聞而欲伐其樹鄰里共止  
 高紀昭以利同吉後知之乃去婦東家聞而欲伐其樹鄰里共止  
 之因固請吉令還婦里中為之語曰東家有樹王陽婦去東家棗  
 完去婦復還其屬志如此吉與貢禹為友世稱王陽在位貢公彈  
 冠師古曰彈冠者且入仕也言其取舍同也師古曰取進趨元帝

初即位遣使者徵貢禹與吉吉年老道病卒上悼之復遣使者弔  
 祠補注何焯曰弔祠即後初吉兼通五經能為騶氏春秋補注  
 祠云兩翼傳中韓福故事初吉兼通五經能為騶氏春秋補注  
 日窮氏春秋至班史時已成絕學有錄曰詩論語教授好梁丘賀  
 無書故於兼通五經之下復特著之曰詩論語教授好梁丘賀  
 說易令子駿受焉補注周壽昌曰駿不及梁邱駿曰孝廉為郎左  
 曹陳咸薦駿賢父子補注齊召南曰案賢之子經明行修宜顯曰厲俗  
 光祿勳匡衡亦舉駿有專對材也師古曰專對謂見問即對無所疑  
 專對雖多還諫大夫使責淮陽憲王師古曰以其有口辭補還趙  
 亦奚以為還諫大夫使責淮陽憲王師古曰以其有口辭補還趙  
 內史吉坐昌邑王被刑後戒子孫毋為王國吏故駿道病免官歸  
 起家復為幽州刺史遷司隸校尉奏免了相匡衡補注先謙遷少  
 府八歲成帝欲大用之出駿為京兆尹試曰政事先是京兆有趙  
 廣漢張敞王尊王章至駿皆有能名故京師稱曰前有趙張後有  
 三王而辭宣從左馮翊代駿為少府會御史大夫缺谷永奏言聖  
 王不呂名譽加於實效師古曰言考績用人之法師古曰言用人  
 功薛宣政事已試師古曰言上然其議宣為少府月餘遂超御史  
 大夫至丞相駿乃代宣為御史大夫並居位六歲病卒翟方進代  
 駿為大夫數月薛宣免遂代為丞相眾人為駿恨不得封侯駿為  
 少府時妻死因不復娶或問之駿曰德非曾參子非華元如高曰  
 曾參之二子也韓詩外傳曰曾參妻不更娶人問其故曾子曰  
 以華元善人也一曰曾參之子字華元師古曰二子是也補注先  
 謙曰盧文弨云大戴禮曾子疾病篇曾元抑首曾華抱足盧辯注  
 元華二子說苑敬慎篇同抑首作抱首曾子寢疾病曾元曾  
 申坐於足申與亦何敢娶駿子崇曰父任為郎歷刺史郡守治有  
 華殆即一人亦何敢娶駿子崇曰父任為郎歷刺史郡守治有  
 能名建平三年呂河南太守徵入為御史大夫數月是時成帝舅  
 安成恭侯夫人放寬居共養長信宮師古曰放者夫人之名也共  
 先謙曰安成恭侯王崇太后母弟建坐祝詛下獄崇奏封事為放  
 始二年寬放寬居故得共養太后坐祝詛下獄崇奏封事為放  
 言放外家解氏與崇為昏師古曰婚哀帝呂崇為不忠誠策詔崇



曰朕自君有累世之美故踰列次師古曰謂自祖及身皆有名也以太守超御史大在位自來忠誠匡國未聞所絲師古曰絲與反懷詐諛之辭師古曰諛詐言欲自攀救舊如之家大逆之辜舉錯專恣師古曰不遵法度亡曰示百僚左遷為大司農後徙衛尉左將軍平帝即位王莽秉政大司空彭宣乞骸骨罷崇代為大司空封扶平侯歲餘崇復謝病乞骸骨皆避王莽莽造就國歲餘為傅婢所毒薨國除師古曰凡言傅婢者謂傅相其衣服社席之事一除其國先謙曰官自吉至崇世名清廉然材器名稱稍不能及父而祿位彌隆皆好車馬衣服其自奉養極為鮮明而亡金銀錦繡之物及遷徙去處所載不過囊衣師古曰一囊之衣也不畜積餘財師古曰蓄去位家居亦布衣蔬食天下服其廉而怪其奢故俗傳王陽能作黃金師古曰以其無所求取不營產業而車服鮮明故謂自作黃金以給用補注沈欽韓曰風俗通

正失篇語曰金不可作世不可度王陽居官食祿雖為車馬衣服亦能幾何何足怪之乃傳俗說班固之論陋於是矣

貢禹字少翁琅邪人也自明經絮行著聞徵為博士涼州刺史病去官復舉賢良為河南令歲餘已職事為府官所責師古曰太守免冠謝禹曰冠壹免安復可冠也遂去官元帝初即位徵禹為諫大夫補注先謙曰為石數虛己問曰政事師古曰虛己謂是時年歲不登郡國多困禹奏言古者宮室有制宮女不過九人秣馬不過八匹師古曰秣養也謂以粟米飯也補注王先慎曰宮女九人謂法教九御分居牆塗而不珉木摩而不刻師古曰珉字與車輿器九室故稱宮女牆塗而不珉木摩而不刻師古曰珉字與車輿器物皆不文畫苑囿不過數十里與民共之任賢使能什一而稅亡它賦斂繇戍之役使民歲不過三日補注先謙曰千里之內自給千里之外各置貢職而已師古曰言天子以畿內賦斂自供千故天下家給人足頌聲並作至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循古節儉宮女

不過十餘廩馬百餘匹補注王念孫曰十餘下脫人字則文義不通人字上文亦云宮女不孝文皇帝衣絺履革師古曰絺厚器亡珉文金銀之飾後世爭為奢侈轉益盛補注先謙曰官本臣下亦相放效師古曰放音甫衣服履綺刀劍亂於主上師古曰綺古禘亂謂主上時臨朝入廟眾人不能別異甚非其宜然非自知奢僭也猶魯昭公曰吾何僭矣補注沈欽韓曰公羊昭二十五年夫僭諸侯諸侯僭天子天子過天道其日久矣承衰救亂矯復古化在於陛下師古曰正曲曰臣愚以為盡如太古難宜少放古自節焉論語曰君子樂節禮樂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益者三樂也方今宮室已定亡可奈何矣其餘盡可減損故時齊三服官輸物不過十筭師古曰三服官主作天子之服在齊地筭盛衣竹今齊三服官作工各數千人一歲費數鉅萬蜀廣漢主金銀器歲各用五百萬三工官官費五千萬如淳曰地理志河內懷蜀郡成器物者也師古曰如說非也三工官謂少府之屬官考工室也右工室也東園匠也上已言蜀漢主金銀器是不入三工之數也補注錢大昭曰三工官當謂考工室之一令二丞也百官表少府有若虛考工室令丞屬焉表不言員數是為一令一丞矣然王吉傳云補若虛右丞有右必有左若虛既有二丞考工室亦宜有二丞如以地理志懷成都廣漢之工官為三工殊不知志言工官者向有河南陽翟宛東平陵太山郡奉高雒七處豈得單舉三者以當之類以為考工室右工室東園匠攻右工室不見於表東園匠則專作園陵器物觀下文見賜杯案云云則非東東西織室亦然師古曰東宮師古曰東宮見賜杯案盡文畫金銀飾非當所賜食臣下也師古曰東宮之費亦不可勝計天下之民所為大飢餓死者是也今民大飢而死死又不葬為犬豬所食師古曰食人之骸骨所人至相食而廩馬食粟苦其大肥氣盛怒至迺日步作之師古曰日行步而動作之以散充溢之氣補注沈欽韓曰廣韻步馬習馬孫恂案左傳左師見夫人之步馬案周禮度人職教駟注教



駟始乘習之也今俗王者受命於天為民父母固當若此乎天不  
謂之酒馬亦曰壓馬師古曰此填及弃  
見邪武帝時又多取好女至數千人呂嬃後宮師古曰此填及弃  
天下昭帝幼弱霍光專事不知禮正妄多減金錢財物鳥獸魚龍  
牛馬虎豹生禽凡百九十物盡瘞滅之又皆呂後宮女置於園陵  
補注宋祁曰以字疑作取字何焯曰宮人大失禮逆天心又未必  
奉陵自孝武茂陵始昭宣循之遂為故事  
稱武帝意也昭帝晏駕光復行之至孝宣皇帝時陛下烏有所言  
師古曰不能自言滅省之事補注何焯曰諱不言也先謙曰官  
本烏作惡胡注惡有所言者惡以天下儉其親此語承上園陵事  
羣臣亦隨故事甚可痛也故使天下承化取女皆大過度師古曰  
娶諸侯妻妾或至數百人豪富吏民畜歌者至數十人是呂內多  
怨女外多曠夫師古曰曠空也及眾庶葬埋皆虛地上巨實地下注  
王文彬曰厚葬者其過自上生師古曰自從也皆在大臣循故事  
為虛擲地上之物其過自上生師古曰自從也皆在大臣循故事  
之舉也唯陛下深察古道從其儉者大減損乘輿服御器物三分  
去二子產多少有命審察後宮擇其賢者留二十人餘悉歸之師  
日言人產子多少自有定命非及諸陵園女亡子者宜悉遣獨杜  
由廣妾廢也故請止留二十人補注何焯曰獨杜陵一處已有數  
陵宮人數百誠可哀憐也補注何焯曰獨杜陵一處已有數  
可亡過數十匹獨舍長安城南苑地為田獵之園師古曰舍置  
其餘皆自城西南至山西至鄠皆復其田呂與貧民師古曰復音  
廢去師古曰廢去也方今天下飢饉可亡大自損減呂救之稱天意乎  
何焯曰即武帝所起上林苑地  
天生聖人蓋為萬民非獨使自娛樂而已也故詩曰天難謀斯不  
易惟王上帝臨女毋貳爾心師古曰大雅大明之詩也謀難也上  
者之命不安改易天常降監信可畏也師古曰大雅大明之詩也謀難也上  
失勿備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難下也作矣監作鑿當仁不  
讓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獨可曰聖心參諸天地揆之往古曰  
也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獨可曰聖心參諸天地揆之往古曰  
不可與臣下議也若其阿意順指隨君上下師古曰上下皆言  
上音時師古曰上下皆言  
臣禹不勝拳拳不敢不盡愚心師古曰上下皆言

補注九議曰官本天子納善其忠迺下詔令太僕減食穀馬水衡  
注德也作倦倦是  
減食肉獸省宜春下苑日與貧民又罷角抵諸戲及齊三服官遷  
禹為光祿大夫補注周壽昌曰此孝元初元五年事是歲十二月  
大夫數月而卒頃之禹上書曰臣禹年老貧窮家嘗不滿萬錢妻  
子糠豆不贖短褐不完師古曰短褐者謂僅整所著布長有田百三  
十畝陛下過意徵臣師古曰過臣賣田百畝日供車馬至拜為諫  
大夫秩八百石奉錢月九千二百師古曰奉音扶用反其下亦同  
此八百石此脫此字考表注及後書百官奉例無八百石此入  
百石兩等時僅有諫大夫一官及左右庶長爵是八百石至成帝  
時除八百石就六百石故奉錢無可考賴此猶存其數若以廩食  
十斛抵千錢則校千石轉多二斛蓋千石奉月九十斛也廩食  
太官師古曰謂大又蒙賞賜四時雜繒絮衣服酒肉諸果物德  
厚甚深疾病侍醫臨治師古曰侍醫賴陛下神靈不死而活又拜  
為光祿大夫秩二千石奉錢月萬二千補注周壽昌曰百官表光  
祿大夫秩比二千石此亦  
脫此字二千石奉月百二十斛若以十斛抵一千恰如祿賜愈多  
其數而積志云凡諸受奉皆半錢半穀則未知何算也師古曰少  
家日呂益富身日呂益尊誠非少茅愚臣所當蒙也師古曰少  
自念終日日報厚恩補注先謙曰日夜慙愧而已臣禹犬馬之齒  
八十一血氣衰竭耳目不聰明非復能有補益所謂素餐尸祿淖  
朝之臣也師古曰淖與汚自痛去家三千里凡有一子年十二非  
有在家為臣具棺槨者也誠恐一旦隕仆氣竭不復自還師古曰  
屬也師古曰屬也不洿席薦於宮室骸骨弃捐孤魂不歸不  
自還者遂死也還讀曰旋師古曰旋  
勝私願願乞骸骨及身生歸鄉里師古曰及身生死亡所恨天子  
報日朕目生有伯夷之廉史魚之直師古曰生謂先生也史魚  
直哉史魚亦有道如矢守經據古不阿當世師古曰直於民俗之所冀  
邦無道如矢言其盡志師古曰直  
急也師古曰直言少有人故親近生幾參國政師古曰直今未得  
久聞生之奇論也而云欲退意豈有所恨與師古曰直將在位者



與生殊乎師古曰言志趣不同往者嘗令金做語生欲及生時祿生之子既已諡矣今復云子少夫曰王命辨護生家雖百子何目加補注先與辨傳曰亡懷土師古曰論語孔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何必思故鄉生其強飯慎疾目自輔後月餘曰禹為長信少府會御史大夫陳萬年卒禹代為御史大夫列於三公自禹在位數言得失書數十上禹曰為古民亡賦算口錢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賦於民民產子三歲則出口錢故民重困師古曰重音直用反補注王鳴盛曰食貴志田租口增加賦故也若古之制孟子言布糶粟米力役之征盡之安有賦此其舊名與疏引漢成注賦口率出泉也今之算泉民或謂賦字之義見此九賦亦錢穀並出非謂賦字三代已有也口錢實始於漢耳至於生子輒殺甚可悲痛宜令兒七歲去齒乃出口錢年二十迺算又言古者不曰金錢為幣專意於農故一夫不耕必有受其飢者今漢家鑄錢及諸鐵官皆置吏卒徒攻山取鋼鐵一歲功十萬人已上補注宋祁曰中農食七人是七十萬人常受其飢也鑿地數百丈銷陰氣之精地滅空虛不能含氣出雲斬伐林木亡有時禁水旱之災未必不繇此也師古曰繇讀與由同自五銖錢起已來七十餘年民坐盜鑄錢被刑者眾富人積錢滿室猶亡厭足民心搖動補注先謙曰商賈求利東西南北各用智巧好衣美食歲有十二之利師古曰若有萬錢為而不出租稅農夫父子暴露中野不避寒暑掉少把土手足胼胝師古曰把取也中古草字也把手拈之也胼併也胼胝也掉音才兀反已把音蒲巴反其字從木拈音步干反胼音竹尸反拈音蒲交反已奉穀租又出粟稅師古曰粟禾稈也鄉部私求不可勝供師古曰言鄉部求不能故民棄本逐末耕者不能半貧民雖賜之田猶賤賣曰買師古曰賣田與人窮則起為盜賊何者末利深而惑於錢也是曰而更為商賈之業師古曰言鄉部姦邪不可禁其原皆起於錢也疾其末者絕其本宜罷採珠玉金

銀錢之官亡復曰為幣市井勿得販賣師古曰販賣除其租銖之律師古曰租稅之法皆依市井勿得販賣租稅祿賜皆曰布帛及穀使百姓壹歸於農復古道便師古曰追遵古法於又言諸離宮及長樂宮衛可減其大半曰寬繇役師古曰繇古曰繇繇古曰繇繇古曰繇初元三年六月詔罷甘泉建章宮衛令就農百官各省費其長樂宮衛太后自不能省也百官表初元五年六月少府貢禹為御史大夫十二月卒與紀傳俱合是宮衛罷也故上文以自禹在位統言之又諸官奴婢十萬餘人戲遊亡事稅良民曰給之歲費五六鉅萬宜免為庶人粟食師古曰給其食不粟作糜自諸曹侍中曰上家亡得私販賣與民爭利犯者輒免官削爵不得仕宦禹又言孝文皇帝時貴廉潔賤貪汙賈人贅壻及吏坐賊香皆禁錮不得為吏補注先謙曰賞善罰惡不阿親戚罪白者伏其誅師古曰疑者曰與民師古曰疑獄犯與眾共之疑赦之又周禮小司寇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羣民聽民之所刺宥以施上服下服之刑鄭注民言殺殺之云示天下以大公也顏注似未審亡贖罪之法故令行禁止海內大化補注何焯曰孝文寬而天下斷獄四百與刑錯亡異武帝始臨天下尊賢用士闢地廣境數千里自見功大威行遂從者欲師者讀曰暗用度不足迺行壹切之變補注先謙曰謂使犯法者贖罪入穀者補吏是目天下奢侈官亂民貧補注先謙曰謂盜賊並起亡命者眾郡國恐伏其誅則擇便巧史書習於計簿能欺上府者曰為右職師古曰上府謂所屬之府右職高職奏軌不勝補注先謙曰謂日執充則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曰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師古曰操持也切刻也操音干高反補注劉故亡義而有財者顯於世欺謾而善書者尊於朝師古曰謾音慢又音武連反諄諄而勇猛者貴於官師古曰諄諄音亂故俗皆曰何曰孝弟為財多而光榮何曰禮義為史



書而仕宦何已謹慎為勇猛而臨官故黥刑而髡鉗者猶復懷  
為政於世行雖犬彘家富執足目指氣使是為賢耳師古曰黥刑以指物出氣  
以使入補注沈欽韓曰以上語與新書時變篇同彼正言孝文時風俗如此故謂居官而置富者為桀  
桀補注先謙曰漢紀處姦而得利者為壯士兄勸其弟父勉其子  
俗之壞敗迺至於是察其所已然者皆已犯法得贖罪求士不得  
真賢相守崇財利師古曰相諸侯相也誅不行之所致也今欲興  
至治致太平宜除贖罪之法相守選舉不日實及有威者輒行其  
誅亡但免官師古曰免官而已則爭盡力為善貴孝弟賤賈人進真賢  
舉實廉而天下治矣孔子匹夫之人耳已樂道正身不解之故師古曰  
日解讀四海之內天下之君微孔子之言亡所折中  
非孔子之言則無以為中也音竹仲反斷音丁煥反補注周壽昌  
日顏音訓俱失史記孔子世家贊言六藝者折中於孔子索隱注  
引難疑曰明五帝以折中王叔師云折中正也是訓況乎巨漢地  
中為正知當讀本音亦作折衷衷中心也音義同前漢七十二  
之廣陛下之德處南面之尊秉萬乘之權因天地之助其於變世  
易俗調和陰陽陶冶萬物化正天下易於決流抑隊師古曰決欲  
隊之物言自成康呂來幾且千歲  
其便易師古曰幾欲為治者甚眾然而  
太平不復興者何也呂其舍法度而任私意奢侈行而仁義廢也  
陛下誠深念高祖之苦師古曰言取醇法太宗之治正己已先下  
選賢呂自輔開進忠正致誅姦臣遠放調佞師古曰遠離也音放  
出園陵之女罷倡樂絕鄭聲去甲乙之帳退僞薄之物修節儉之  
化驅天下之民皆歸於農如此不解師古曰解則三王可侔五帝  
可及唯陛下雷意省察天下幸甚天子下其議令民產子七歲適  
出口錢自此始又罷上林宮館希幸御者及省建章甘泉宮衛卒  
減諸侯王廟衛卒省其半餘雖未盡從然嘉其質直之意禹又奏  
欲罷郡國廟定漢宗廟迭毀之禮皆未施行師古曰迭互也觀

大結 為御史大夫數月卒天子賜錢百萬呂其子為郎官至東郡  
都尉禹卒後上追思其議竟下詔罷郡國廟定迭毀之禮語在韋  
玄成傳補注先謙曰禮下官本有然通儒或非之六字引宋祁曰  
然通儒或非之江南兩漸本無此六字幾大昭云周本有  
六字  
兩龔皆楚人也補注先謙曰據下文勝彭勝字君實舍字君倩師古  
日備音二人相友並著名節故世謂之楚兩龔少皆好學明經勝  
為郡吏舍不仕久之楚王入朝聞舍高明補注先謙曰聘舍為常  
侍不得已隨王歸國固辭補注沈欽韓曰梁元帝金樓子龔舍初  
死嘆曰仕宦亦人之羅網也遂願卒學復至長安師古曰卒終而  
挂冠而退時人謂之蜘蛛隱願卒學復至長安  
勝為郡吏三舉孝廉呂王國人不得宿衛補吏補注宋祁曰補再  
為尉壹為丞勝輒至官適去州舉茂材為重泉令師古曰重泉左  
先謙曰今同州府蒲病去官大司空何武執金吾閭崇補注錢大  
城縣東南五十里前漢七十二  
表作薦勝哀帝自為定陶王固已聞其名徵為諫大夫引見勝薦  
龔舍及亢父甯壽濟陰侯嘉師古曰亢音抗父音甫補注先謙曰  
陰郡今曹州府定有詔皆徵勝曰竊見國家徵醫巫常為駕徵賢  
者宜駕上曰大夫乘私車來邪勝曰唯唯師古曰唯唯恭應之詞  
也音戈矣反補注先謙  
日官本有詔為駕補注周壽昌曰龔舍侯嘉至皆為諫大夫甯壽  
稱疾不至勝居諫官數上書求見言百姓貧盜賊多吏不良風俗  
薄災異數見不可不憂制度泰奢刑罰泰深賦斂泰重宜已儉約  
先下其言祖述王吉貢禹之意為大夫二歲餘遷丞相司直徙光  
祿大夫守右扶風數月上知勝非橫煩吏迺復遷勝光祿大夫師古  
日依諸吏給事中勝言董賢亂制度緣是逆上指讀與由同後歲  
餘丞相王嘉上書薦故廷尉梁相等尚書劾奏嘉言事恣意迷國  
問上不道下將軍中朝者議左將軍公孫祿司隸鮑宣光祿大夫







師古曰湖縣也時屬京兆補固稱病篤天子使使者收印綬拜舍

為光祿大夫數賜告舍終不肯起迺遣歸舍亦通五經魯詩教

授其師許廣德之傳舍勝既歸鄉里郡二千石長吏初到官皆至

其家如師弟子之禮舍年六十八王莽居攝中卒莽既篡國遣五

威將帥行天下風俗將帥親奉羊酒存問勝明年莽遣使者即拜

勝為講學祭酒師古曰即就也勝稱疾不應徵後二年莽復遣使

者奉璽書太子師友祭酒印綬安車駟馬迎勝即拜師古曰就家

秩上卿先賜六月祿直已辨裝補注先謙曰辨使者與郡太守縣

長吏三老官屬行義諸生千人已上入勝里致詔師古曰行義謂

人也諸生謂學徒師古曰使者欲令勝起迎久立門外勝稱病篤為牀室

也師古曰中戶西南牖下師古曰東首加朝服拈紳師古曰拈

朝衣故云加引大帶於體也論語稱孔子疾君師古曰使者入戶西行南

視之師古曰前漢七十二

面立致詔付璽書遷延再拜奉印綬內安車駟馬進謂勝曰聖朝

未嘗忘君制作未定待君為政思聞所欲施行已安海內勝對曰

素愚加已年老被病命在朝夕隨使君上道必死道路師古曰示

者故謂師古曰無益萬分使者要說師古曰要音一送反說音式說反補

之使君師古曰至已印綬就加勝身勝輒推不受使者即上言方盛夏暑熱

勝病少氣可須秋涼迺發師古曰有詔許使者五日壹與太守俱

問起居補注先謙曰為勝兩子及門人高暉等言朝廷虛心待君

已茅土之封雖疾病宜動移至傳舍示有行意必為子孫遺大業

暉等白使者語勝自知不見聽即謂暉等吾受漢家厚恩亡已報

今年老矣旦暮入地詎豈已一身事二姓下見故主哉勝因敕已

棺斂喪事師古曰棺音工煨衣周於身棺周於衣勿隨俗動吾家

種柏作祠堂師古曰若葬多設器備則恐被掘故云動吾家也亦

葬之後更不得隨俗動家土種柏作祠堂先謙曰顧炎武云古人

族葬勝必已自有墓若隨俗人之意更於冢上種柏作祠堂則

動吾家也蓋以朝代遷革語畢遂不復開口飲食積十四日死死

時七十九矣使者太守臨斂賜復衾祭祠如法門人衰經治喪者

百數有老父來弔哭甚哀既而曰嗟虜薰已香自燒膏已明自銷

師古曰薰芳草補注沈欽韓曰薰子八問世山木自寇也師古曰薰生竟

膏火自煎也御覽引蘇子曰薰以芳自燒膏以明自燭師古曰薰生竟

天天年師古曰天悲其不能隱去致不令終也師古曰非吾徒也遂趨而出莫

知其誰勝居彭城廉里後世刻石表其里門

鮑宣字子都渤海高城人也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高城地理志

東好學明經為縣鄉嗇夫守東州丞師古曰東州渤海之縣也補

縣東北四十里後為都尉太守功曹舉孝廉為郎病去官復為州

從事大司馬衛將軍王商辟宣薦為議郎後已病去哀帝初大司

空何武除宣為西曹掾甚敬重焉薦宣為諫大夫遷豫州牧歲餘

丞相司直郭欽奏宣舉錯煩苛代二千石署吏聽訟所察過詔條

六條之外行部乘傳去法駕師古曰行音下更師古曰駕一馬師古曰言

依典制也師古曰沈欽韓曰舍宿鄉亭為眾所非補注周壽昌曰景

一馬則車馬人所乘也師古曰舍宿鄉亭為眾所非補注周壽昌曰景

威儀時罷朝會使御支擊自以便而拊馬終以此不得大位師古曰宣

豫州牧位甚尊而行部簡略故郭欽以違制劾奏後書謝夷吾為

鉅鹿太守以行春乘柴車從兩吏冀州刺史上其儀序失中師古曰宣

其制至後漢猶然也宣坐免歸家數月復徵為諫大夫宣每居位

常上書諫爭其言少文多實是時帝祖母傅太后欲與成帝母俱

稱尊號封爵親屬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何武大司馬傅喜始執

正議失傅太后指皆免官丁傅子弟並進董賢貴幸宣曰諫大夫

從其後上書諫曰竊見孝成皇帝時外親持權人人牽引所私已

充塞朝廷師古曰塞滿也妨賢人路濁亂天下奢泰亡度窮困百姓是已

日蝕且十彗星四起危亡之徵陛下所親見也今柰何反覆劇於











于長子師古曰上黨之縣也長讀如本字平帝即位王莽秉政陰有篡國之心迺

風州郡曰舉法案誅諸豪桀師古曰風及漢忠直臣不附己者宜

及何武等皆死補注宋禰曰武字下時名捕隴西辛興師古曰謂

捕興與宣女婿許紺俱過宣一飯去師古曰飯音扶晚反宣不知情補注宋

字上疑有其字錢大明曰案後書孔融傳漢律與罪人交關三日

知情有詔勿問宋疑情上坐繫獄自殺自成帝至王莽時清名之

士琅邪又有紀遼王恩齊則薛方子容太原則郇越臣仲郇相雅

賓沛郡則唐林子高唐尊伯高師古曰并列其人本土及姓名

又音胡頑反今荀郇二姓並有之俱稱周武王之後也補注周壽

昌曰林師事許商商號其弟子為四科林為德行見儒林傳莽傳

此作伯高異皆曰明經飭行顯名於世師古曰飭謹紀遼兩唐

皆仕王莽封侯貴重歷公卿位唐林數上疏諫正有忠直節唐尊

衣傲履空服虔曰履猶履也師古曰衣音於呂耳器飲食又呂歷

遺公卿服虔曰以瓦器遺之補注被虛偽名師古曰被郇越相同

族昆弟也並舉州郡孝廉茂材數病去官越散其先人訾千餘萬

呂分施九族州里志節尤高相王莽時徵為太子四友病死莽太

子遣使視呂衣衾師古曰贈喪衣服曰衾其子攀棺不聽曰死父

遺言師友之送勿有所受今於皇太子得託友官故不受也京師

稱之薛方嘗為郡掾祭酒嘗徵不至及莽曰安車迎方方因使者

辭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由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小臣欲守箕

山之節也張晏曰許由隱於箕山在陽城有許由祠補注宋禰曰

二字王念孫曰案小臣上原有亦猶二字言小臣之慕巢由亦猶

明主之慕堯舜也後人不解其意而刪去亦猶二字謬矣通鑑無

亦猶二字則所見漢書本已然文選薦譙元彥表注逸使考呂聞

莽說其言不强致讀曰悅方居家呂經教授喜屬文師古曰喜

屬音之著詩賦數十篇始隴康郭欽哀帝時為丞相司直師古曰

欲反

風之縣也陰音臨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末無也字奏免豫州牧鮑宣京兆尹薛修等又奏

董賢左遷盧奴令平帝時遷南郡太守而杜陵蔣詡元卿為兗州

刺史亦曰廉直為名王莽居攝欽詡皆曰病免官歸鄉里卧不出

戶卒於家補注沈欽韓曰初學記十八三輔決錄曰蔣詡舍中三

求仲二人皆治車為業推廉遜名蔣元卿之去兗州還杜陵蔣

塞門注册水又東南逕臨縣故城南昔郭欽王莽之徵而逕

渭水注册水又東南逕臨縣故城南昔郭欽王莽之徵而逕

於於斯此郭欽疑即郭欽欽字近而郭欽王莽之徵而逕

欽又別一人北堂書鈔引三輔決錄云王邑為弟奇求蔣詡女

盛服送之謂女辭不取但衣青布曰受公命不敢違邑乃歎曰所

以與賢者婚欲為此也魏志荀彧傳注昔蔣詡如於齊栗融客卿

王氏無損清高之操正指此事邑在莽時為大司空

北海禽慶子夏蘇章游卿山陽曹竟子期皆儒生去官不仕於莽

補注齊召南曰宣傳特附薛方諸人皆不仕莽世清節著名者據

後書卓茂傳茂與孔休蔡勳劉宣龔勝鮑宣六人同志又申徒剛

宣秉王丹王良郭丹蔡茂及陳寵之曾祖咸各見本傳而儒林傳

載高詡包咸獨行傳載譙元李業王皓王嘉劉茂逸民傳載向長

較然不汚新室命宜與薛方諸賢牽連書之莽死漢更始徵竟

呂為丞相封侯欲視致賢人銷寇賊師古曰示竟不受侯爵會赤

眉入長安欲降竟竟手劍格死世祖即位徵薛方道病卒兩龔鮑

宣子孫皆見褒表至大官補注齊召南曰案兩龔子孫後書無傳

宣妻桓少君師古曰示竟不受侯爵會赤

贊曰易稱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師古曰上繫辭也謂言

其各得道之一節譬諸草木區呂別矣師古曰言蘭桂異類而各

也字注未無故曰山林之士往而不能反朝廷之士入而不能出二者

各有所短春秋列國卿大夫及至漢興將相名臣懷祿耽寵呂失

其世者多矣師古曰懷思也言不能去補注是故清節之士於是

為貴然大率多能自治而不能治人王貢之材優於龔鮑守死善

道勝實蹈焉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

入亂邦不居今龔勝不受莽官蹈斯之迹也補注宋

禰曰注文之字當刪何焯曰言見幾先去貞而不諱薛方近之師

為莽所迫卒又死之合於孔子之經也



謂好遜不汗絕紀唐矣師古曰欽謂不仕於莽遜逃而亂不汗其郭欽蔣

虛受堂

毛

王夏兩龔鮑傳第四十一終

漢書七十二

漢書補注 卷七三

章賢傳第四十三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漢書七十二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韋賢字長孺魯國鄒人也其先韋孟家本彭城為楚元王傳傳子

夷王及孫王戊師古曰官為楚王戊荒淫不遵道孟作詩風諫後

遂去位徙家於鄒又作一篇其諫詩曰補注先謙曰官

肅肅我祖國自豕韋應劭曰在商補衣朱紱四牡龍旂師古曰豕

形而白與黑為彩也朱紱為朱裳畫為亞文也亞古弗字也故因

謂之紱字又作戴其音同聲補注宋祁曰注繡衣字下當更有衣

當作西兩己相背也與亞次字音義全別此朱紱諸侯之服當訓

為解顏注誤師古曰翼彤弓斯征撫靈遐荒師古曰言受彤弓之總齊羣

邦曰翼大商師古曰翼送彼大彭勳績惟光應劭曰國語曰大彭

送互也自言豕韋氏與大彭互師古曰至于有周歷世會同師古曰

為伯於殷商也送音徒結反師古曰至子有周歷世會同師古曰

大彭為夏諸侯少康封其孫元哲於豕韋其地滑州韋城也豕

韋大彭送為商伯周赧王時始失國徙居彭城以國為氏其說即

本此詩然豕韋顯名夏商國語左傳有明文至周以後書傳未見

若春秋戰國數百年中則諸書並無有國名豕韋者豕韋孟謂歷世

會同豈可信哉漢初人未遠其自謂豕韋即已荒略如此直

無怪乎楊子雲王報聽譖絕我邦應劭曰王報聽師古曰我邦

之自敘多誤也應劭曰王報聽師古曰我邦師古曰我邦

既絕厥政斯逸應劭曰王報聽師古曰我邦師古曰我邦

日瓚說是也補注劉放曰予謂王報時詎有豕韋哉有豕韋亦非

也孟此詩為絕也又云我邦既絕厥政斯逸周之逸政久矣不由

而實之愈謀劉確其祖者齊南曰案孟詩已不可解應劭又從

此句及下文寤其外邦於異他邦凡三用邦字倘所謂豕韋文不詳

者耶沈欽韓曰洪邁容齋四筆所論亦同案紀年夏桀二十八年

克之則左傳所云在商為豕韋氏自後不復有豕韋氏矣賞罰之

行非繇王室師古曰注文也師古曰注文也師古曰注文也

崩離宗周目隊師古曰注文也師古曰注文也師古曰注文也

七九



反補注王文彬曰周之五服侯甸我祖斯微魯于彭城師古曰言  
 男采衛見周禮不當引夏書為注我祖斯微魯于彭城師古曰言  
 於此遂微也魯古在予小子勤誤厥生師古曰誤歎聲音許其反  
 還字其下並同古在予小子勤誤厥生師古曰誤歎聲音許其反  
 先謙曰官本攷證楊慎云方言楚謂然曰說文誤歎聲音許其反  
 效秋冬之緒風說文歎聲音許其反  
 謙案文選作勤歎善注引方 隄此媧秦末耕目耕暴殺無有列位  
 躬於野補注先謙曰秦末耕目耕暴殺無有列位  
 謙曰文選作勤歎善注引方 隄此媧秦末耕目耕暴殺無有列位  
 祖起在豐沛於秦為南故曰南顧言以秦之京邑沒與漢也補注  
 劉奉世曰秦視沛猶在東北安得云南孟意以漢興於巴蜀故云  
 非在東北也高祖起於沛非起於巴蜀也劉說殊憤憤於赫有  
 漢四方是征師古曰於讀曰烏烏歎辭也赫明貌靡適不懷萬國  
 速平師古曰懷思也來也速古攸字攸所也言漢 迺命厥弟建侯  
 於楚俾我小臣惟傅是輔兢兢元王恭儉淨壹師古曰兢兢謹戒  
 遷就兢一作 惠此黎民納彼輔弼饗國漸世垂烈于後師古曰元  
 七年而薨垂遺業於後嗣也迺及夷王克奉厥緒咨命不永唯王  
 補注先謙曰文選注漸沒也迺及夷王克奉厥緒咨命不永唯王  
 前漢七十三  
 統祀師古曰咨嗟也永長也夷王立 左右陪臣此惟皇士師古曰  
 皇正也補注先謙曰嗣位故言不永也 左右陪臣此惟皇士師古曰  
 日文選此作斯 如何我王不思守保不惟履冰目繼祖考師古曰  
 亦思也言不思念敬慎如履薄 邦事是廢逸游是娛犬馬繇繇是  
 放是驅師古曰繇與悠同悠悠行 務彼鳥獸忽此稼苗丞民目匱  
 我王目媮師古曰媮與媮同媮也 務彼鳥獸忽此稼苗丞民目匱  
 非德所親非俊唯圖是恢唯諛是信師古曰恢大也諛諛諂也夫等  
 黃髮如酒曰醕醕自媮媮也師古曰等直也醕音醕音五  
 篇舉眼也反補注沈欽韓曰說文玉篇俱無醕字說文醕音醕音五  
 入十虞其質肝醕字同 如何我王曾不是察既藐下臣追欲從  
 逸應劭曰藐遠也言疏遠忠賢之輔追情欲從逸遊也臣讀曰藐  
 媧彼顯祖輕茲削黜嗟嗟我王漢之睦親也言服屬近曾不夙夜  
 目休令聞善也師古曰休美也 穆穆天子臨爾下土選臨爾作照臨  
 明明羣司執憲靡顧無所願望也願讀如古協韻 正遐繇近殆

其枯茲 師古曰言欲正遠人先從近始而王特與漢戚屬不自  
 有親字文選枯茲是也文選枯茲是也文選枯茲是也文選枯茲是也  
 其因則是令後嗣無所法則也彌彌其失岌岌其國 彌彌其失岌岌其國  
 合反補注先謙曰文選失作逸案失與佚同與逸通致冰匪霜致  
 隊靡媧唯我王昔靡不練師古曰言堅冰之成起於微霜積隊  
 昔之事皆在王心無所不聞也補注先謙曰文選昔作時善注時  
 是也練委也言王於上所言之事無不委練也所見與源注本異  
 與昔形近而誤願望文生訓耳興國救顛孰違悔過追思黃髮秦  
 繆呂霸師古曰言興復邦國教止顛隳之道無如能自悔其過惡  
 則行無所過矣黃髮老壽之人也謂髮落更生黃者也員與云同  
 補注劉奉世曰老人髮白久 歲月其租年其遠考師古曰遠及也  
 如髮也言歲月更往於昔君子庶顯于後師古曰於歎辭也言昔  
 年將及者不可殆忽於昔君子庶顯于後師古曰於歎辭也言昔  
 能先顯於後世也補注先謙曰 我王如何曾不斯覽師古曰覽視  
 首一作赫先謙曰文選注宋補曰 我王如何曾不斯覽師古曰覽視  
 前漢七十三  
 黃髮不近胡不時監師古曰黃髮不近者斥遠者老之人也近音  
 注文言字 其在鄒詩曰 補注先謙曰官本斥作言引宋補曰  
 微微小子既考且陋師古曰自言年 豈不率位穢我王朝應劭曰  
 意此詩位乎以王朝并穢不肅清故也師古曰此說非也恐已穢  
 王朝所以去耳故下又言懼穢此征也補注宋補曰率一作幸奇  
 化本本作刊誤 王朝肅清唯俊之庭願瞻余躬懼穢此征李奇  
 史館本改作幸 王朝肅清唯俊之庭願瞻余躬懼穢此征李奇  
 過惡也補注宋補曰此皆孟已去避辭不欲顯王之 我之退征請于  
 天子天子我恤矜我髮齒赫赫天子明悲且仁懸車之義曰泊小  
 臣應劭曰古者七十懸車致仕泊及也天子以懸車之義及我也  
 日在縣與一日之音異反補注沈欽韓曰公羊桓五年傳疏云舊說  
 縣與致仕音南天文訓至於悲泉爰息其馬是謂懸車先謙曰  
 官本注 嗟我小子豈不懷土庶我王寤越遷于魯應劭曰言豈不  
 異作黃 嗟我小子豈不懷土庶我王寤越遷于魯應劭曰言豈不  
 之寤覺欲還補相之相近居魯也 既去爾祖惟懷惟願師古曰言  
 補注宋補曰遷當作遷後遷絕同 既去爾祖惟懷惟願師古曰言  
 去其父祖舊居所以 祁祁我徒戴負盈路師古曰祁祁徐行也徒謂學徒  
 懷願也補音 祁祁我徒戴負盈路師古曰祁祁徐行也徒謂學徒



也戴負者謂也爰戾于鄒鬻茅作室師古曰戾至也我徒我環築室

于牆師古曰我既卷逝心存我舊夢我瀆上立于王朝應劭曰

中猶諫之也上謂王先謙曰何就其也官本名下曰作也其夢

如何夢爭王室其爭如何夢王我彌師古曰彌反也言夢爭王室

師古曰夢在王朝及寐之病乃在鄒也寤也謂其外邦歎其喟然

涕其連師古曰微微老夫否既遷絕師古曰否嗟也絕洋

仲尼視我遺烈師古曰洋洋美盛也烈業也師古曰示孔濟濟鄒

魯禮義唯恭誦習弦歌于異他邦師古曰言禮樂之教不同餘土

我雖鄙者心其好而我徒侃爾樂亦在而師古曰侃和樂貌音口旦反

志而作是詩也自孟至賢五世賢為人質朴少欲篤志於學師古

厚兼通禮尚書曰詩教授號稱鄒魯大儒補注周壽昌曰自孟至

孫賞猶以明詩稱儒林傳稱詩有章氏學漢魏金吾丞丞武榮碑有

云治魯詩經章君章句則似章有章句矣榮去章時未遠碑語當

亦亡之然七略藝文志均未錄何也徵為博士給事中進授昭帝

卿共尊立孝宣帝帝初即位賢曰與謀議安宗廟賜爵關內侯食

邑師古曰徙為長信少府師古曰長信者太后官屬也呂先帝師甚見

尊重本始三年代蔡義為丞相封扶陽侯孟康曰食邑七百戶時

賢七十餘為相五歲地節三年呂老病乞骸骨賜黃金百斤罷歸

加賜第一區補注先謙曰丞相致仕自費始年八十二薨諡曰節

侯賢四子長子方山為高寢令早終次子弘至東海太守次子丹

雷魯守墳墓少子玄成復曰明經歷位至丞相故鄒魯諺曰遺子

黃金滿簾不如一經如清曰簾竹器受三四斗今陳留俗有此器

留之俗則我陳人也不聞有此器師古曰許慎說文解字云簾符

也楊雄方言云陳楚宋魏之間謂簾為簾然則簾之屬是也今

青本簾字或作盈又是盈滿之義蓋兩通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

字作引宋或謂曰簾字從竹從巛巛從巛從巛從巛從巛從巛從巛從巛

字謂之簾蓋簾之義非他直謂其滿備耳史文傳焉其加備傍諸

家遂以竹器名之淮南書蘇秦蘇秦蘇秦蘇秦蘇秦蘇秦蘇秦蘇秦

字復多異說謂通傳守備石之祿應劭曰齊人謂之簾蓋簾之

謂之簾不必有巛為受飯之器密矣論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語

言陳楚宋衛之謂之簾蓋簾之義蓋簾之義蓋簾之義蓋簾之義

一何漢

玄成字少翁曰父任為郎常侍騎少好學修父業尤謙遜下士師古

曰下音出遇知識步行輒下從者輿載送之師古曰輿從者之車

疑作輿先謙曰顧炎武云下字如爰登傳目為常其接人貧賤者

益加敬繇是名譽日廣師古曰繇呂明經擢為諫大夫遷大河都

尉師古曰今東平郡也本為清東國後王國除為大河郡師古曰凡六十五年

宣帝甘露二年為東平國故本書地理志無大河名初玄成兄弘

為太常丞補注先謙曰百官表奉常有丞補志比職奉宗廟典諸

陵邑煩劇多罪過父賢曰弘當為嗣故赦令自免師古曰恐其有

病去官也弘懷謙不去官師古曰謂若欲代父為侯故避謙不肯

是謙是形則作謙為是及賢病篤弘竟坐宗廟事繫獄罪未決室

家問賢當為後者補注周壽昌曰賢憲恨不肯言於是賢門下生

博士義倩等與宗家計議師古曰博士姓義名倩也宗家賢之同

未遺章氏世傳經業宜有宗法則宗家共矯賢令師古曰使家丞

上書言大行師古曰為文書於大行以言其事也師古曰武帝時

由行人更目大河都尉玄成為後賢莫玄成在官聞喪師古曰武帝時





葬當襲爵曰病狂不應召大鴻臚奉狀補注先謙曰官本奉作奏是章下丞相

御史案驗玄成素有名聲士大夫多疑其欲讓爵辟兄者師古曰

送案事丞相史迺與玄成書師古曰即案曰古之辭讓必有文義

可觀故能垂榮於後今子獨壞容貌蒙恥辱為狂癡光曜晦而不

宣師古曰應微哉子之所託名也李奇曰名聲名也僕素愚陋過為宰相

執事師古曰過願少聞風聲補注先謙曰使微聞自知改悔不然恐子傷高

而僕為小人也補注宋祁曰子字下疑有之字先謙曰欲高蹈玄

成友人侍郎章亦上疏言聖王貴曰禮讓為國宜優養玄成勿枉

其志師古曰使得自安衡門之下師古曰衡門謂橫一木而丞相

御史遂曰玄成實不病劾奏之有詔勿劾引拜玄成不得已受爵

遷東海太守數歲玄成徵為未央衛尉遷太常坐與故平通侯楊

渾厚善誅黨友皆免官後曰列侯侍祀孝惠廟當晨入廟天雨

淖師古曰淖泥不駕駟馬車而騎至廟下有司劾奏等輩數人皆

削爵為關內侯補注蘇與曰等輩猶等夷史記留侯世家索隱引

可多得此以等夷為義也漢時稱同僚亦謂之等輩如此傳及後

書賈復傳陵折等輩第五倫傳等輩笑之是也先謙曰據表傳魏

相子弘丙吉子顯即玄成自傷貶黜父爵歎曰吾何面目曰奉祭

所謂等輩數人也師古曰祀作詩自劾責曰赫矣我祖侯于豕韋賜命建伯有殷曰綏師古

立也立為伯也綏安也厥績既昭車服有常朝宗商邑四牡翔翔

以有此伯故天下安也師古曰厥績既昭車服有常朝宗商邑四牡翔翔

師古曰伯德之令顯慶流于裔宗周至漢羣后歷世應劭曰歷世

宋安舒貌德之令顯慶流于裔宗周至漢羣后歷世應劭曰歷世

當有也字師古曰肅肅楚傅輔翼元夷師古曰元厥駟有庸惟慎惟祗

孟康曰駟馬也尚書車服以庸庸功也師古師古曰厥駟有庸惟慎惟祗

日肅亦常也即上車服有常同義也祗敬也師古曰厥駟有庸惟慎惟祗

師古曰孔甚五世墳嶺至我節侯師古曰墳空也師古曰孟至賢五世無官

師古曰與逸同五世墳嶺至我節侯師古曰墳空也師古曰孟至賢五世無官

同亦見李夫人傳元紀惟我節侯顯德遐聞師古曰左右昭宣

五品曰訓師古曰左右助也言為相也五品五教也訓理也左

周禮士訓鄭司農讀訓為馴師古曰訓古訓字故與訓為馴

契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馴師古曰後漢書引作訓師古曰訓古訓字故與訓為馴

師古曰言以年致仕厥賜祿百金泊館師古曰泊館師古曰泊館

也師古曰美也師古曰盛也師古曰厥賜祿百金泊館師古曰泊館

商乞骸骨賜黃金百斤也師古曰王念孫曰師古曰泊館師古曰泊館

大雅韓奕篇諸婦從之師古曰祿如雲義亦同也師古曰國彼扶陽在京之

東惟帝是畱政謀是從師古曰之國備顧問也師古曰釋釋六轡是列是理

日釋釋和威儀濟濟朝享天子天子穆穆是宗是師師古曰穆穆

尊之以為師四方遐爾師古曰爾與遐同師古曰觀國之輝師古曰輝

繼在我俊兒惟我俊兒是讓是形師古曰謙謙志節顯見也師古曰於休厥德

於赫有聲師古曰於皆歎師古曰致我小子越畱於京師古曰於己身而畱在京

日師古曰未當添也師古曰惟我小子不肅會同師古曰肅敬也師古曰嫡彼車服黜此

附庸師古曰古曰嫡古情字也師古曰附庸也師古曰赫赫顯爵自我隊之微

微附庸自我招之誰能忍媿寄之我顏誰將遐征從之夷蠻師古曰

已恥辱之甚無所自措故曰誰有能忍媿者以我顏寄之師古曰於赫三

事匪俊匪作於蔑小子終焉其度師古曰位也師古曰居也師古曰言三公顯職以賢

當居此也師古曰度音大各反師古曰後並同師古曰誰謂華高企其齊而誰謂德難厲

其庶而師古曰庶然庶幾可及也師古曰華山雖高企仰則能齊觀道高不易克

作幾與齊為韻庶亦庶也師古曰故史記韓非傳索隱云幾庶不相協庶當

南要略云幾庶幾也師古曰誰謂德難厲其幾庶也師古曰幾庶也師古曰幾庶也

庶者即涉注文庶幾而師古曰道德不易克勝然庶幾可及也師古曰今正文作

庶改庶為幾師古曰嗟我小子于貳其尤師古曰云今以往勿貳其過師古曰自戒

不師古曰也師古曰言心不一致此過也師古曰隊彼令聲申此擇辭師古曰擇辭

擇辭師古曰四方羣后我監我視威儀車服唯肅是履師古曰履師古曰履

宣帝寵姬張婕妤好男淮陽憲王好政事通法律上奇其材有意欲

呂為嗣然用太子起於細微又早失母故不忍也久之上欲感風



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35-36-37-38-39-40-41-42-43-44-45-46-47-48-49-50-51-52-53-54-55-56-57-58-59-60-61-62-63-64-65-66-67-68-69-70-71-72-73-74-75-76-77-78-79-80-81-82-83-84-85-86-87-88-89-90-91-92-93-94-95-96-97-98-99-100

憲王輔曰禮讓之臣師古曰風 迺召拜玄成為淮陽中尉補注先  
 其言是時王未就國玄成受詔與太子太傅蕭望之及五經諸儒  
 雜論同異於石渠閣條奏其對及元帝即位曰玄成為少府遷太  
 子太傅至御史大夫永光中代于定國為丞相貶黜十年之間注補  
 至永光二年為丞相十五年此云十年之間約辭也遂繼父相位  
 封侯故國榮當世焉補注先 鴻臚有相工相之當至丞相有男四  
 人使相工相之至第二子名玄成曰此子貴當封丞相言曰我  
 即為丞相有長子安從得之後竟為丞相病死長子不得嗣而  
 立玄成其治容隨世俗浮沈而見謂巧而相工本 玄成復作  
 謂之當為侯代父而後失之復自游宦而起至丞相 因曰戒示子  
 孫曰於肅君子既令厥德師古曰於歎辭也 謙敬也令善也儀服  
 此恭棣棣其則李奇曰善威儀也 師古曰詩邶柏舟曰威儀棣棣  
 官本注並作棣棣引宋祁曰棣棣疑作棣棣 王玄彬云韋氏世習  
 魯詩蓋魯作棣棣與毛詩異詳顏注所見本 正作棣棣官本作棣棣  
 乃後人依毛詩改 咨余小子既德靡逮師古曰逮及也 曾是車服  
 荒嫚曰隊師古曰則也 明明天子俊德烈烈不遂我遺恤我九列師古曰  
 曰恤安也九列則也明也 我既茲恤惟夙惟夜師古曰夙早  
 補注宋祁曰注未當有也字 天子我監登我三事師古曰  
 自戒 畏忌是申供事靡情師古曰申言自約 天子我監登我三事  
 師古曰監察也三事願我傷隊復我舊我既此登望我舊階先  
 三公之位謂丞相也願我傷隊復我舊我既此登望我舊階先  
 后茲度連連孔懷也 臣瓚曰案古文宅度同師古曰先度父所在  
 也以前昔居此位故 司直御事我照我盛也 師古曰司直相司直  
 泣涕而甚思之也 司直御事我照我盛也 師古曰司直相司直  
 也直及治事之人助我與盛而為職務也補注蘇與曰釋詁與  
 也頭注照訓與是而云助我與盛則非此言司直與曰釋詁與  
 與盛門閭之事而我方戚懼不羣公百僚我嘉我慶補注先  
 皇也與下我嘉我慶同一句例羣公百僚我嘉我慶  
 于異卿士非同我心三事惟藉莫我肯矜師古曰言己居尊位  
 來相慶是與赫赫三事力雖此畢非吾所度退其罔日師古曰  
 我心不同也赫赫三事力雖此畢非吾所度退其罔日師古曰  
 此然懼非所居也退無日 昔我之隊畏不此居師古曰居合  
 補注先謙曰官本吾作我

度茲戚戚其懼師古曰度 嗟我後人命其靡常靖享爾位瞻仰靡  
 荒師古曰靖謀也 享當也言天會無常唯善是祐謀當爾  
 同戒爾車服無嬌爾儀師古曰儀 保爾域師古曰域謂封邑也 爾無我視不  
 慎不整我之此復惟祿之幸師古曰言我之得復此爵乃蒙天之  
 也於歲後人惟肅惟栗師古曰於歲讀曰嗚乎 無忝顯祖補注  
 曰祖一 曰蕃漢室玄成為相七年守正持重不及父賢而文采過  
 之建昭三年薨諡曰共侯初賢曰昭帝時徙平陵玄成別徙杜陵  
 病且死因使者自白曰不勝父子恩願乞骸骨歸葬父墓上許焉  
 子頃侯寬嗣薨子僖侯育嗣薨子節侯沈嗣自賢傳國至玄孫迺  
 絕玄成兄高寢令方山子安世歷郡守大鴻臚長樂衛尉朝廷稱  
 有宰相之器會其病終而東海太守弘子賞亦明詩哀帝為定陶  
 王時賞為太傅哀帝即位賞曰舊恩為大司馬車騎將軍列為三  
 公補注宋祁曰 賜爵關內侯食邑千戶亦年八十餘曰壽終補注  
 曰公卿表哀帝元壽元年十一月壬午諸吏光祿大 宗族至吏二  
 夫章賞為大司馬車騎將軍乙丑卒在位止八日  
 千石者十餘人初高祖時令諸侯王都皆立太上皇廟補注先  
 帝至惠帝尊高帝廟為太祖廟景帝尊孝文廟為太宗廟補注先  
 帝孝文行所嘗幸郡國各立太祖太宗廟至宣帝本始二年補注  
 二越本作三 復尊孝武廟為世宗廟行所巡狩亦立焉凡祖宗廟  
 在郡國六十八合百六十七所師古曰六十八者郡國之數也 百  
 所下當添者字 而京師自高祖下至宣帝與太上皇悼皇考各  
 自居陵旁立廟師古曰悼皇考者高祖 并為百七十六又園中各有  
 寢便殿如洧曰黃園高廟有便殿是中央正殿也 師古曰如說非  
 寢便殿也凡言便殿者皆非正大之處寢者陵上正殿若平  
 不墓祭漢諸陵皆有寢殿承秦所為也古宗廟前制廟後制寢秦  
 始出寢起於墓側漢因而不改 日祭於寢月祭於廟時祭於便殿  
 先謙曰官本注之下便作別







主皆合食於太祖父為昭子為穆孫復為昭古之正禮也

昭穆者父子易其號序也昭明也穆美也後以晉室諱昭故

祭義曰王者禘其祖自出昭曰此是喪服小記文非祭義大

曰其祖配之而立四廟注周書曰昭曰此是喪服小記文非祭義大

曰其祖配之而立四廟注周書曰昭曰此是喪服小記文非祭義大

曰其祖配之而立四廟注周書曰昭曰此是喪服小記文非祭義大

曰其祖配之而立四廟注周書曰昭曰此是喪服小記文非祭義大

曰其祖配之而立四廟注周書曰昭曰此是喪服小記文非祭義大

曰其祖配之而立四廟注周書曰昭曰此是喪服小記文非祭義大

曰其祖配之而立四廟注周書曰昭曰此是喪服小記文非祭義大

曰其祖配之而立四廟注周書曰昭曰此是喪服小記文非祭義大

曰其祖配之而立四廟注周書曰昭曰此是喪服小記文非祭義大

曰其祖配之而立四廟注周書曰昭曰此是喪服小記文非祭義大

曰其祖配之而立四廟注周書曰昭曰此是喪服小記文非祭義大

曰其祖配之而立四廟注周書曰昭曰此是喪服小記文非祭義大

曰其祖配之而立四廟注周書曰昭曰此是喪服小記文非祭義大

曰其祖配之而立四廟注周書曰昭曰此是喪服小記文非祭義大

曰其祖配之而立四廟注周書曰昭曰此是喪服小記文非祭義大

曰其祖配之而立四廟注周書曰昭曰此是喪服小記文非祭義大

曰其祖配之而立四廟注周書曰昭曰此是喪服小記文非祭義大

曰其祖配之而立四廟注周書曰昭曰此是喪服小記文非祭義大

曰其祖配之而立四廟注周書曰昭曰此是喪服小記文非祭義大

曰其祖配之而立四廟注周書曰昭曰此是喪服小記文非祭義大

曰其祖配之而立四廟注周書曰昭曰此是喪服小記文非祭義大

曰其祖配之而立四廟注周書曰昭曰此是喪服小記文非祭義大

曰其祖配之而立四廟注周書曰昭曰此是喪服小記文非祭義大

曰其祖配之而立四廟注周書曰昭曰此是喪服小記文非祭義大

曰其祖配之而立四廟注周書曰昭曰此是喪服小記文非祭義大

也此廟與宅異臣愚曰為高帝受命定天下

帝者太祖之廟世世不毀承後屬盡者宜毀今宗廟異處昭穆不

序宜入就太祖廟而序昭穆如禮太上皇孝惠孝文孝景廟皆親

盡宜毀世不誠之廟與高祖並崇矣何因親畫而毀乎宜許嘉等

駁其議也又悼考立廟皇考廟親未盡如故於元帝廟也

馬車騎將軍許嘉等二十九人曰為孝文皇帝除誹謗去肉刑躬

節儉不受獻罪人不帑不私其利師古曰重罪之人不及妻子是

王念孫曰案不私其利承上不受獻言之非承罪人不帑言之除

廉也罪人不帑二句別言之者上以三字為句此以四字為句各

從其類耳景紀語曰孝文皇帝除誹謗去肉刑又曰減者欲不受

獻不私其利也此即出美人重絕人類實賜長老補注宋本

許嘉等奏議所本不相屬當依漸本收恤孤獨德厚俸天地利

澤施四海宜為帝者太宗之廟廷尉忠曰為孝武皇帝改正朔易

服色攘四夷宜為世宗之廟師古曰忠尹忠也據卻也補注諫大

夫尹更始等十八人曰為皇考廟上序於昭穆非正禮宜毀於是

上重其事重難也依違者一年師古曰依違迺下詔曰蓋聞王者

祖有功而宗有德尊尊之大義也存親廟四親親之至恩也高皇

帝為天下誅暴除亂受命而帝功莫大焉孝文皇帝國為代王諸

呂作亂海內搖動然羣臣黎庶靡不壹意北面而歸心猶謙辭固

讓而後即位削亂秦之迹與三代之風是曰百姓晏然咸獲嘉福

德莫盛焉高皇帝為漢太祖孝文皇帝為太宗世世承祀傳之無

窮朕甚樂之孝宣皇帝為孝昭皇帝後於義盡體師古曰一體謂

與祖俱為昭宣帝之於昭帝為從孫故云於義一體謂昭也禮孫

子謂此言壹體者以孝宣為昭帝後臣子壹體也尋其文自可見

何焯曰於義一體言不得復願孝景皇帝廟及皇考廟皆親盡其

私親以皇考廟上序於昭穆孝景皇帝廟及皇考廟皆親盡其

正禮儀許嘉尹更始二議得之玄成等奏曰祖宗之廟世世不毀

正禮儀許嘉尹更始二議得之玄成等奏曰祖宗之廟世世不毀



繼祖曰下五廟而迭毀今高皇帝為太祖孝文皇帝為太宗孝景  
 皇帝為昭孝武皇帝為穆孝昭皇帝與孝宣皇帝俱為昭皇考廟  
 親未盡太上孝惠廟皆親盡宜毀太上廟主宜瘞園孝惠皇帝為  
 穆主遷於太祖廟寢園皆無復修奏可議者又曰為清廟之詩言  
 交神之禮無不清靜清廟古曰清廟周頌祀文王之詩其詩云於穆  
 靜也祭不欲數數則瀆瀆則不敬汗也數音所角反補注王文彬  
 疑有是也兩字今衣冠出游有車騎之眾風雨之氣非所謂清  
 文瀆作煩宜復古禮四時祭於廟諸寢園日月間祀皆可勿復  
 修師古曰開上亦不改也明年亥成復言古者制禮別尊卑貴賤  
 先謙曰官本國君之母非適不得配食則薦於寢師古曰適讀  
 穆大禮既定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祠園宜如禮勿復修奏可後  
 歲餘亥成薨匡衡為丞相上寢疾夢祖宗譴罷郡國廟上少弟楚  
 孝王亦夢焉上詔問衡欲復之補注宋本曰詔字衡深言不可  
 上疾久不平衡惶恐補注宋本曰禱高祖孝文武廟曰嗣留孫  
 皇帝補注周壽昌曰此曾孫不以世次言書武成云惟有道曾孫  
 曾祖以至無窮皆得稱之注引漢儀云桓帝祠恭懷皇恭承  
 后祝文孝曾孫皇帝志最辭云於爾孝孫曾孫皇帝蓋仿此承  
 洪業夙夜不敢康寧思育休烈曰章祖宗之盛功師古曰育養也  
 故動作接神必因古聖之經往者有司曰為前因所幸而立廟將  
 曰繫海內之心非為尊祖嚴親也今賴宗廟之靈六合之內莫不  
 附親廟宜一居京師天子親奉郡國廟可止毋修皇帝祇肅舊禮  
 尊重神明即告于祖宗而不敢失師古曰不今皇帝有疾不豫迺  
 夢祖宗見戒曰廟楚王夢亦有其序師古曰序緒皇帝悼懼即詔  
 臣衡復修立謹案上世帝王承祖禰之大義補注宋本曰義越本

義作皆不敢不自親郡國吏卑賤不可使獨承又祭祀之義曰民  
 為本問者歲數不登百姓困乏郡國廟無曰修立禮凶年則歲事  
 不舉曰祖禰之意為不樂是曰不敢復音房目反如誠非禮義之  
 中違祖宗之心咎盡在臣衡師古曰如若也當受其殃大被其疾  
 隊在溝瀆之中皇帝至孝肅慎宜蒙祐福唯高皇帝孝文皇帝孝  
 武皇帝省察右饗皇帝之孝師古曰右開賜皇帝眉壽亡疆師古  
 猶還壽言壽考而眉秀也疆竟也補注先令所疾日瘳平復反常師古  
 也永保宗廟天下幸甚又告謝毀廟曰往者大臣曰為在昔帝  
 王承祖宗之休典取象於天地師古曰休美天序五行人親五屬  
 師古曰五屬謂同族之五服天子奉天故率其意而尊其制是曰  
 禘嘗之序靡有過五受命之君躬接于天萬世不墮繼烈曰下五  
 廟而遷師古曰墮毀也烈業也繼謂始嗣位者也上陳太祖問歲  
 而禘師古曰問歲其道應天故福祿永終太上皇非受命而屬盡  
 義則當遷又曰為孝莫大於嚴父故父之所尊子不敢不承沈欽  
 韓曰喪服傳曰繼母之配父父之所異子不敢同禮公子不得為  
 與因母同故孝子不敢殊也李奇曰不得信尊其父也公子去其  
 母信為後則於子祭於孫止所而為大宗後向得私祭其母為孫  
 則止不得祭公子母也明繼祖不得顧其私祖母也尊祖嚴父之  
 義也補注何焯曰此指孝寢日四上食園廟問祠皆可亡修師古  
 音工莫反補注先皇帝思慕悼懼未敢盡從惟念高皇帝聖德茂  
 盛受命溥博將欲若稽古承順天心師古曰溥廣也將大也欽敬也  
 日我受命溥博將欲若稽古承順天心師古曰溥廣也將大也欽敬也  
 帝堯故衡總引之補注先謙曰欽若昊天又曰若稽古子孫本支陳  
 錫亡疆師古曰詩大雅文王之篇曰陳錫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  
 孫承受數錫初始之福誠曰為遷廟合祭久長之策高皇帝之意  
 故得承久無窮竟也師古曰言即曰令善遷太上孝惠廟孝文  
 迺敢不聽師古曰言即曰令善遷太上孝惠廟孝文











法宋祚曰注大禘則終王服虔曰蠻夷終王通入助祭各以其珍  
新王即位通來助祭補注吳仁傑曰案禘不王不禘王非謂天子  
蓋所謂終王者禘康成孔穎達以禘為郊祭謂非天子則不郊祭  
而為天子諸侯之所通矣章玄成等議亦引祭義所云乃謂始受  
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此鄭孔之失所從起也國語荒服終王章  
昭曰終謂世終也朝嗣王及即位而來與顏注小異夷考二說  
職來王則案國語祭公諫王謂今自大畢伯士之終大戎氏以其  
兩事也乃德盛而游廣親親之殺也亦流也彌遠則彌尊故禘  
為重矣孫居王父之處正昭穆則孫常與祖相代此遷廟之殺也  
聖人於其祖出於情矣禮無所不順故無毀廟以子況祖得人心  
禮何所違故無毀棄不禘之主自貢禹建迭毀之議惠景及太上  
寢園廢而為虛師古曰虛讀曰墟補注宋失禮意矣至平帝元始  
中補注宋祚曰越本大司馬王莽奏本始元年丞相義等議曰祭  
也說孝宣皇帝親曰悼園置邑三百家至元康元年丞相相等奏  
師古曰父為士子為天子祭曰天子悼園宜稱尊號曰皇考立廟  
魏相也益故奉園民滿千六百家曰為縣臣愚曰為皇考廟本不當立累  
世奉之非是又孝文太后南陵師古曰在霸陵孝昭太后雲陵園  
雖前曰禮不復修陵名未正謹與大司徒晏等百四十七人議皆  
曰孝宣皇帝曰兄孫繼統為孝昭皇帝後曰數故孝元世曰孝景  
皇帝及皇考廟親未盡不毀此兩統貳父補注宋祚曰父江違於  
禮制案義奏親說曰悼裁置奉邑皆應經義相奏悼園稱皇考立  
廟益民為縣違離祖統乖繆本義父為士子為天子祭曰天子者  
通謂若虞舜夏禹殷湯周文漢之高祖受命而王者也補注宋祚  
疑有非謂繼祖統為後者也臣請皇高祖考廟奉明園毀勿修張  
王字奉明園悼罷南陵雲陵為縣補注何焯曰此奏合禮雖王莽為  
皇考園也京末黃卓蔡邑議和帝奏可  
以下不應為宗奏同

司徒掾班彪曰師古曰漢書諸贊皆固所為其有叔皮先論述者  
可以免矣補注宋祚曰注文謂固亦具顯以示後人而固竊盜父名觀此  
請字在後或者字下劉敞曰注謂字注在上合在或者下漢承亡  
秦絕學之後祖宗之制因時施宜自元成後學者番滋師古曰昔  
補注先謙曰官貢禹毀宗廟匡衡改郊兆何武定三公後皆數復  
本番作蕃是師古曰數音所角何者禮文缺微古今異制各為一  
故紛紛不定反復音扶目反家未易可偏定也考觀諸儒之議劉敞博而篤矣

虛受堂

孝賢傳第四十三終

前漢七十三



魏相丙吉傳第四十四

漢書七十四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臣 王先謙補注

魏相字弱翁濟陰定陶人也 師古曰說者謂相即魏無知之徒平

陵少學易為郡卒史舉賢良已對策高第為茂陵令 師古曰茂陵在

見韓延壽傳但彼文云以文學對策 師古曰茂陵在茂陵令 師古曰茂陵在

又祇舉哀崇節義一段亦非全文也 頃之御史大夫桑弘羊客詐

稱御史止傳 師古曰傳謂 丞不已時謁客怒縛丞相疑其有姦收

捕案致其罪論棄客市 師古曰殺 茂陵大治後遷河南太守 師古曰

下有為字 禁止姦邪豪強畏服會丞相車千秋死先是千秋子

為雒陽武庫令 師古曰武庫 順已嗣侯此當是其子 自見失父而相治郡

嚴恐久獲罪 師古曰罪 迺自免去相使掾追呼之遂不肯還

補注先謙 相獨恨曰大將軍聞此令去官必已為我用丞相死不

能遇其子 師古曰以也 使當世貴人非我殆矣 師古曰武庫

令西至長安大將軍霍光果已責過相曰幼主新立已為由谷京

師之固武庫精兵所聚故已丞相弟為關都尉子為武庫令今河

南太守不深惟國家大策 師古曰惟思也 苟見丞相不在而斥逐其子何

淺薄也後人有告相賊殺不辜事下有司河南卒成中都官者二

三千人 師古曰來京師諸官府為成 遮大將軍自言願復留作一

年已贖太守罪河南老弱萬餘人守關欲入上書關吏曰聞大將

軍用武庫令事遂下相廷尉獄 師古曰光心以武庫令事嫌之而

未無也字 久繫踰冬會赦出 師古曰繫不辜之獄也 復有詔守茂陵令遷

楊州刺史 師古曰本楊作揚 考案郡國守相多所貶退相與丙吉相善

時吉為光祿大夫與相書曰朝廷已深知弱翁行治 師古曰

方且大用矣願少慎事自重 師古曰身下繫爾云君

言不顯見 相心善其言為舜威嚴 師古曰舜者限齊之齊臣也

其材能 相心善其言為舜威嚴 師古曰舜者限齊之齊臣也

反又音子詣反 居部二歲徵為諫大夫復為河南太守數年宣

帝即位徵相入為大司農遷御史大夫 師古曰周壽昌曰本始二年

大四歲大將軍霍光薨上思其功德已其子禹為右將軍兄子樂

平侯山復領尚書事 師古曰山者去病之孫今言兄于此傳誤

山然下文魏相封事 師古曰兄子禹乘樞機即說此事蒙霍再言之可稱

兄子禹望之傳亦曰光薨子禹復為大司馬兄子山領尚書與此

文同非 相因平恩侯許伯奏封事 師古曰因許伯乃得至帝

後其謀也 言春秋譏世卿惡宋三世為大夫 師古曰解在五

宋三世無大夫三世 及魯季孫之專權皆危亂國家自後元已來

內取也為當作無 師古曰師古曰師古曰師古曰師古曰師古曰

祿去王室政歸冢宰 師古曰師古曰師古曰師古曰師古曰師古曰

周書惟周公位冢宰古昔總政者即為 師古曰師古曰師古曰師古曰

家宰不必如周官冢宰之稱天官也 今光死于復為大將軍

師古曰師古曰師古曰師古曰師古曰師古曰師古曰師古曰師古曰

師古曰師古曰師古曰師古曰師古曰師古曰師古曰師古曰師古曰

師古曰師古曰師古曰師古曰師古曰師古曰師古曰師古曰師古曰

師古曰師古曰師古曰師古曰師古曰師古曰師古曰師古曰師古曰

師古曰師古曰師古曰師古曰師古曰師古曰師古曰師古曰師古曰

師古曰師古曰師古曰師古曰師古曰師古曰師古曰師古曰師古曰

師古曰師古曰師古曰師古曰師古曰師古曰師古曰師古曰師古曰

師古曰師古曰師古曰師古曰師古曰師古曰師古曰師古曰師古曰

師古曰師古曰師古曰師古曰師古曰師古曰師古曰師古曰師古曰

師古曰師古曰師古曰師古曰師古曰師古曰師古曰師古曰師古曰

師古曰師古曰師古曰師古曰師古曰師古曰師古曰師古曰師古曰



後本書志練時日注核名實而相總領厥職甚稱上意元康

中甸奴遣兵擊漢屯田車師者不能下補注先謙曰不能下謂不

使不敢復擾西域相上書諫曰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

者王敵加於己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

忍憤怒者謂之忿兵補注先謙曰王念孫云恨讀為恨謂相爭

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眾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

道也間者匈奴嘗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於邊境雖

爭屯田車師補注先謙曰胡注丞相不預中朝之議故言聞諸

欲與兵入其地補注先謙曰胡注丞相不預中朝之議故言聞諸

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邊郡困乏父子其犬羊之裘食草萊

之實常恐不能自存難已動兵師古曰不可軍旅之後必有凶年

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恐災害之變因此已生今郡國守相多不實

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已為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師古

氏之憂不在顯與而在蕭牆之內也師古曰論語季氏將伐顛與

昌侯平恩侯及有識者詳議迺可師古曰平昌侯王無故樂昌侯

上從其言而止補注先謙曰官本其考證蘇轍云三人者非賢于趙

天子謂近臣在迺欲發兵報織介之忿於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

易經有師法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師古曰既觀則家故事又

已為古今異制方今務在奉行故事而已數條漢興已來補注先

奏請施行之補注先謙曰臣聞明主在上賢輔在下則君安

而民和睦師古曰虞與娛同補注錢大昭曰案此虞字與匡衡傳

民多背本趨末師古曰日本農也末或有飢寒之色為陛下之憂

臣相罪當萬死臣相知能淺薄不明國家大體時用之宜惟民終

始未得所繇師古曰惟思也繇讀竊伏觀先帝聖德仁恩之厚勤

勞天下垂意黎庶憂水旱之災為民貧窮發倉廩賑乏餒師古曰

冠蓋交道師古曰言其省諸用寬租賦弛山澤波池也言不禁

之也師古曰音破補注宋鄭禁秣馬酤酒貯積也酤酒者糶糶也

悉陳味死奏故事詔書凡二十三事臣謹案王法必本於農而務

積聚量入制用師古曰謂視亡六年之畜尚謂之急

元鼎二年平原勃海太山東郡薄被災害師古曰薄與普同補注

有一民餓死於道路二千石不豫慮其難使至於此師古曰賴明

秋收斂猶有乏者至春恐甚亡已相恤西羌未平師旅在外兵革

相乘臣竊寒心宜蚤圖其備師古曰蚤古早字也補注唯陛下

神元元帥繇先帝盛德已撫海內師古曰繇與由同由從

上施行其策又數表采易陰陽及明堂月令奏之師古曰表

有請



采掘取也補注先師曰臣相幸得備員奉職不修不能宣廣教化日官本為作謂同曰臣相幸得備員奉職不修不能宣廣教化  
 陰陽未和災害未息咎在臣等臣聞易曰天地曰順動故日月不  
 過四時不忒聖王曰順動故刑罰清而民服師古曰豫卦象天地  
 變化必繇陰陽師古曰繇與由同補注宋祚陰陽之分曰日為紀  
 日冬夏至則八風之序立補注宋祚陰陽之分曰日為紀  
 出輕繁去積留明庶風至則正封疆修田疇清明風至則出幣帛  
 杜期此景風至則有賞有功涼風至則報地德祀四郊禘祫  
 至則修宮室繕邊城廣莫風至則閉關梁決刑罰萬物之性成各  
 有常職不得相干東方之神太昊乘震執規司春張晏曰木為仁  
 故為南方之神炎帝乘離執衡司夏張晏曰火為禮禮者西方之  
 神少昊乘兌執矩司秋張晏曰金為義義者北方之神顓頊乘坎  
 執權司冬張晏曰水為智智者中央之神黃帝乘坤艮執繩司下  
 土張晏曰土為信信者誠誠者直故茲五帝所司各有時也補注  
 韓曰天文訓規生矩教衡長東方之卦不可曰治西方南方之卦  
 不可曰治北方春與兌治則飢秋與震治則華冬與離治則世師  
 不閉密也夏與坎治則聖明王謹於尊天慎于養人故立義和  
 之官曰乘四時乘治也節授民事節而授以事君動靜曰道奉  
 順陰陽則日月光明風雨時節寒暑調和三者得敘則災害不生  
 五穀熟絲麻遂師古曰少木茂鳥獸蕃師古曰音扶元反民不天  
 疾衣食有餘若是則君尊民說上下亡怨師古曰政教不違禮  
 讓可與夫風雨不時則傷農桑農桑傷則民飢寒飢寒在身則亡  
 廉恥寇賊姦宄所繇生也師古曰亂在外為姦在內為寇與出  
 當有諷字下字下當有諷字先其下類此補注宋祚曰注文辭字下  
 諫曰官本注下字上無其字臣愚曰為陰陽者王事之本羣生  
 之命自古賢聖未有不繇者也天子之義必純取法天地而觀於  
 先聖高皇帝所述書天子所服第八如清曰第八天子衣服之曰

大謁者臣章受詔長樂宮曰補注周壽昌曰令羣臣議天子所服  
 曰安治天下相國臣何御史大夫臣昌師古曰謹與將軍臣陵  
 太子太傅臣通等議師古曰陵王何周昌也謹與將軍臣陵  
 之數中得人和故自天子王侯有土之君下及兆民能法天地順  
 四時曰治國家身亡禍殃年壽永究師古曰是奉宗廟安天下之  
 大禮也臣請法之中謁者趙堯舉春應劭曰四時各舉所施行政  
 朝祭百事也師古曰服說是也補注齊召南曰案此趙堯舉春  
 一人必非江邑侯代周昌為御史大夫者也上文云相國臣何  
 史大夫臣昌將軍臣陵太子太傅臣通其事當在高帝十年之初  
 孫通之由奉常徙為太子太傅皆此年事也據功臣表李舜舉夏  
 江邑侯趙堯以漢五年為御史大夫則未嘗為中謁者矣  
 兒湯舉秋貢禹舉冬師古曰高帝時自有一四人各職一時大謁  
 者裴章奏制曰可孝文皇帝時曰二月施恩惠於天下賜孝弟力  
 田及罷軍卒祠死事者頗非時節師古曰罷軍卒卒之疲於軍事  
 罷者也音薄髮反補注先謙曰官本御史大夫朝錯時為太子家  
 無罷音疲三字引宋補曰罷音疲御史大夫朝錯時為太子家  
 令奏言其狀臣相伏念陛下恩澤甚厚然而災氣未息竊恐詔令  
 有未合當時者也願陛下選明經通知陰陽者四人各主一時時  
 至明言所職曰和陰陽天下幸甚相數陳便宜上納用焉相救據  
 史案事郡國及休告從家還至府輒白四方異聞或有逆賊風雨  
 災變郡不上相輒奏言之時丙吉為御史大夫同心輔政上皆重  
 之相為人嚴毅補注先謙曰補注史記相好武令諸吏帶劍前奏  
 不如吉寬視事九歲神爵三年薨諡曰憲侯子弘嗣甘露中有罪  
 削爵為關內侯師古曰弘坐騎至宗廟下大不敬也補注周壽昌  
 無大字若大不敬豈尚能降為關內侯也先謙曰史記傳云坐騎至廟不敬  
 丙吉字少卿魯國人也治律令為魯獄史積功勞稍遷至廷尉右  
 監坐法失官歸為州從事武帝末巫蠱事起吉曰故廷尉監徵師古



日被召詔治巫蠱郡邸獄時宣帝生數月曰皇曾孫坐衛太子事  
繫吉見而憐之又心知太子無事實重哀曾孫無辜師古曰重音直用反吉  
擇謹厚女徒令保養曾孫置閒燥處師古曰閒讀曰問問竟吉治  
巫蠱事連歲不決後元二年武帝疾往來長楊五柞宮師古曰長楊五柞宮  
並在監屋往來二宮之間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於是上遣使者分條  
中都官詔獄繫者師古曰條謂疏錄之亡輕重一切皆殺之內謁者令郭穰  
夜到郡邸獄吉閉門拒使者不納補注宋祁曰穰字疑作內曰皇曾孫在他人  
亡辜死者猶不可補注宋祁曰穰字疑作內況親曾孫乎相守至天明不得入  
穰還曰聞因劾奏吉武帝亦寤曰天使之也因赦天下郡邸獄繫  
者獨賴吉得生恩及四海矣師古曰吉拒閉使者天子感寤乃普赦天下其郡邸繫獄者既因吉得生而赦宥之恩遂及四海也曾孫病幾不全者數焉師古曰幾音鉅依反數音所  
日宣帝名病已蓋以此先謙曰官本無二音吉數救保養乳母加  
字引宋祁曰注文鉅字所字上疑皆有音字前漢七十四吉數救保養乳母加

術有美材行安而節和願將軍詳大議參曰蒼龜豈宜衰顯先使  
入侍師古曰侍太后補注朱子文曰豈宜衰顯字於文為悖恐是直字當為直宜衰顯大昕曰豈宜者猶言宜也古人語急以豈不為不可為可此當言豈不宜亦語急而尚文耳朱疑當為直字非孟堅之旨王念孫曰案古人無謂豈不為豈者豈亦未安余謂豈猶其也言曾孫有美材如此其宜衰顯也吳語天  
王豈辱哉之燕策曰將軍豈有意乎史記魏公子傳曰我豈有所失哉豈字並  
令天下昭然知之然後決定大策天下幸甚補注齊此時定策吉為首功不止從前保護曾孫有恩也傳詳述其奏記云云見杜延年等勸光立宣帝其功實在丙吉之下光覽  
其議納而用之遂尊立皇曾孫遺宗正劉德與吉迎曾孫於掖庭  
宣帝初即位賜吉爵關內侯吉為人深厚不伐善自曾孫遭遇吉  
絕口不道前恩師古曰遭遇謂升大位也故朝廷莫能明其功也地節三年立  
皇太子吉為太子太傅數月遷御史大夫及霍氏誅上躬親政省  
尚書事補注宋祁曰視是時掖庭宮婢則令民夫上書自陳嘗有阿保之功師古曰謂未為宮婢時有舊夫見在章下掖庭令考問  
則辭引使者丙吉知狀掖庭令將則詣御史府曰視吉師古曰視讀曰示  
吉識謂則曰汝嘗坐養皇曾孫不謹督管汝安得有功師古曰督讀曰察  
補注沈欽韓曰此督字當如陳咸傳作杖罰解師古說非隋書刑志志定八等之差自免官加杖督一百至杖督一十亦可謂之視  
察獨渭城胡組淮陽郭徵卿有恩耳分別奏組等共養勞苦狀師古曰其音居用反詔吉求組徵卿已死有子孫皆受厚賞詔免則為  
庶人賜錢十萬上親見問然後知吉有舊恩而終不言上大賢之  
制詔丞相朕微眇時御史大夫吉與朕有舊恩厥德茂焉師古曰茂美也  
詩不云虜亡德不報師古曰大雅抑之詩補注其封吉為博陽侯  
呂千三百戶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案表作千三百三十戶又案此詔宣帝紀元康三年吉與史留史立許舜許延壽  
及張賀子彭臨當封吉疾病上將使人加絛而封之及其生存也  
應劭曰吉時病不能起欲如君視疾如朝服掩絛就封之也師古曰絛繫印之組也音弗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病作疾未無也字  
上憂吉疾不起太子太傅夏侯勝曰此未死也臣聞有陰德者必







年明於法度曉國家故事前為九卿十餘年今在郡治有能名廷尉于定國執憲詳平天下自巳不冤太僕陳萬年事後母孝悌厚備於行止此三人能皆在臣右唯上察之上巳吉言皆是而許焉及吉薨御史大夫黃霸為丞相徵西河太守杜延年為御史大夫會其年老乞骸骨病免巳廷尉于定國代為御史大夫黃霸薨而定國為丞相太僕陳萬年代定國為御史大夫居位皆稱職上稱吉為知人吉薨諡曰定侯子顯嗣甘露中有罪削爵為關內侯官至衛尉太僕補注先謙曰公卿表甘露三年為太僕一年為始顯少為諸曹嘗從祠高廟至夕牲日迺使出取齋衣師古曰未祭一具謂之夕牲補注沈欽韓曰續與服志秦郊祀之服皆以有玄漢承秦故祀宗廟諸祀則冠長冠冠正義鄭云四命以上齋祭異其冠者諸侯玄冕祭玄冠冠則弁祭亦玄冠是齋祭異冠也其三命以下大夫則朝服以祭士則玄端以祭皆玄冠也王藻云玄冠基組纓士之齋冠是齋祭同冠也其天子之祭玄冕祭則玄冠齋纓纓纓則纓冕齋以次差之可知也若助祭於君則齋祭同冠雜記大夫士弁而祭於君齋時服之祭時亦服之以此傳夕牲乃取齋衣則齋衣即祭服也丞相吉大怒謂其夫人曰宗廟至重而顯不敬慎亡吾爵者必顯也夫人為言然後迺已師古曰免其罪罰也吉中子禹為水衡都尉少子高為中壘校尉元帝時長安士伍尊上書師古曰先嘗有爵經奪免之而與言臣少時為郡邸小吏竊見孝宣皇帝曰皇曾孫在郡邸獄補注宋祁曰武無以皇字消化本作孝武非江漸本是時治獄使者丙吉見皇曾孫遭離無辜吉仁心感動涕泣悽惻選擇復作胡組養視皇孫吉常從臣尊日再侍臥庭上師古曰郡邸之庭也侍謂參省之也後遭條獄之詔吉扞拒大難不避嚴刑峻法既遭大赦吉謂守丞誰如皇孫不當在官孟康曰郡守丞也來請京師郡治獄姓誰名不當在郡邸官也師古曰守丞者守獄官之丞耳非郡丞也誰如者其人名不作誰字言姓又非也補注劉奉世曰守丞諸說皆非蓋郡邸守丞之丞也與朱買臣傳守丞同沈欽韓曰上云大赦則曾孫已出獄在郡邸則謂此守丞之丞是也先謙曰官本注不作

使誰如移書京兆尹遣與胡組俱送京兆尹不受復還及組日滿當去皇孫思慕吉曰私錢願組令與郭徵卿並養數月迺遣組去後少內嗇夫白吉曰食皇孫亡詔令師古曰少內掖庭主即時病師古曰有輒使臣尊朝夕請問皇孫視省席尊燥溼候伺組徵卿不得令晨夜去皇孫敖濫師古曰去濫也敖濫候伺羸食物師古曰奏進也所曰擁全神靈成育聖躬功德已亡量矣時豈豫知天下之福而微其報哉師古曰微要其仁恩內結於心也雖介之推割肌存君不足比也師古曰韓詩外傳云晉公須以從因盜其資而逃重耳無糧餒不能行介子推割其股肉以食重耳然後能行也補注先謙曰比也二字官本作以比宣皇帝時臣上書言狀幸得下吉吉謙讓不敢自伐刪去臣辭師古曰刪也專歸美於組徵卿組徵卿皆曰受田宅賜錢吉封為博陽侯臣尊不得比組徵卿臣年老居貧死在旦暮欲終不言恐使有功不著吉子顯坐徵文奪爵為關內侯臣愚曰為宜復其爵邑師古曰復音防曰報先人功德先是顯為太僕十餘年補注先謙曰公卿表免案免在竟寧元年與官屬大為姦利臧千餘萬司隸校尉昌案劾罪至不道奏請逮捕上曰故丞相吉有舊恩朕不忍絕免顯官奪邑四百戶後復曰為城門校尉顯卒子昌嗣爵關內侯成帝時修廢功曰吉舊恩尤重鴻嘉元年制詔丞相御史蓋聞襄功德繼絕統補注宋祁曰漸本所曰重宗廟廣賢聖之路也故博陽侯吉曰舊恩有功而封今其祀絕朕甚憐之夫善善及子孫古今之通誼也其封吉孫中郎將關內侯昌為博陽侯奉吉後國絕三十二歲復續云昌傳于至孫王莽時迺絕師古曰絕贊曰古之制名必繇象類師古曰繇遠取諸物近取諸身故經謂



君為元首臣為股肱師古曰謂成書益稷云元首明哉股肱  
一體相待而成也是故君臣相配古今常道自然之執也近觀漢  
相高祖開基蕭曹為冠師古曰名位孝宣中興丙魏有聲是時黜  
陟有序眾職修理公卿多稱其位師古曰稱副也海內興於禮讓覽其行  
爭豈虛厚哉師古曰言君明臣賢所以致治非徒然也

虛受堂

三

魏相丙吉傳第四十四 終

漢書七十四

眭兩夏侯京翼李傳第四十五 漢書七十五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臣王先謙補注

眭弘字孟魯國蕃人也師古曰眭音息隨反今河朔尚有此姓音

吳姓乃音梓耳漢之決錄又不作眭字蓋可混樣將為一族又近

代學者旁引吳氏語以相附著私語之文出於閭巷家白為說事

非經典苟引先賢妄相假託無所取信蓋足據乎審音皮補注宋

祚云決錄浙木作快欽沈欽韓曰今鎮江府有眭姓讀如雖葉德

輝曰儒林傳許商門人有齊人快欽則作快錄者誤也洪邁雜錄

陳球碑跋云姓苑載吳氏兄弟各分一姓曰吳香桂姓字皆九畫

按隸書圭中直通連書故云皆九畫若眭則不止九

畫矣眭非姓姓可知先謙曰蕃今兖州府滕縣治

雞走馬長迺變節從贏公受春秋師古曰贏姓也公長老之號耳

先謙曰官本考證儒林傳贏公東平人受公

羊春秋於董仲舒故引書稱先師董仲舒

節令補注先謙曰百官表符節令屬少府孝昭元鳳三年正月泰山萊蕪山南匈奴

有數千人聲民視之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圍入地深

八尺三石為足石立後有白鳥數千下集其旁是時昌邑有枯社

木卧復生師古曰社木社主之樹也補注又上林苑中大柳樹斷

枯卧地亦自立生有蟲食樹葉成文字曰公孫病已立孟推春秋

之意曰為石柳皆陰類下民之象而泰山者岱宗之嶽王者易姓

告代之處今大石自立僵柳復起師古曰僵僵也僵卧於地音居

引宋祁云象字下疑有而字葉羊反補注先謙曰官本無而字

德輝云德藩本闕本有而字 非人力所為此當有從匹夫為天

子者枯社木復生故廢之家公孫氏當復興者也孟意亦不知其

所在即說曰先師董仲舒有言雖有繼體守文之君不害聖人之

受命漢家堯後補注齊召南曰案以漢為堯後始見此文然則弘

義而新莽亦因以為篡竊之本葉德輝曰後書賈逵傳達具奏曰

又五經家皆無以證國讞明劉氏為堯後者而左氏獨有明文五

經家皆言顛項代黃帝而堯不得為火德左氏以為少昊代黃帝

即國讞所謂帝宣也如令堯不得為火則漢不得為赤其所發明







大議廷中皆曰宜如詔書長信少府勝獨曰武帝雖有攘夷廣  
 土斥境之功然多殺士眾竭民財力奢泰亡度天下虛耗師古曰  
 到反音呼百姓流離物故者過半師古曰物故謂死也補注先謙曰官  
 蝗蟲大起赤地數千里師古曰言無或人民相食畜積至今未  
 復師古曰蓄亡德澤於民不宜為立廟樂公卿其難勝曰此詔書  
 也勝曰詔書不可用也人臣之誼宜直言正論非苟阿意順指議  
 已出口雖死不悔於是丞相義御史大夫廣明師古曰蔡劾奏勝  
 非議詔書毀先帝不道及丞相長史黃霸阿縱勝不舉劾俱下獄  
 有司遂請尊孝武帝廟為世宗廟奏盛德文始五行之舞天下世  
 世獻納曰明盛德武帝巡狩所幸郡國凡四十九皆立廟如高祖  
 太宗焉勝霸既久繫霸欲從勝受經勝辭曰罪死霸曰朝聞道夕  
 死可矣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勝賢其言遂授  
 之繫前漢七十五再更冬講論不怠師古曰更歷至四年夏關東四十九郡同  
 日地動或山崩壞城郭室屋殺六千餘人上迺素服避正殿遣使  
 者弔問吏民賜死者棺錢下詔曰補注錢大昭曰此詔蓋災異者  
 天地之戒也朕承洪業託士民之上未能和羣生屢者地震北海  
 琅邪壞祖宗廟朕甚懼焉補注宋祁曰其與列侯中二千石博  
 問術士有已應變補朕之闕毋有所諱因大赦勝出為諫大夫給  
 事中霸為揚州刺史勝為人質樸守正簡易亡威儀見時謂上為  
 君師古曰見誤相字於前師古曰前天子之前也君上亦曰是親  
 信之師古曰知嘗見出道上語師古曰入見天子而上聞而讓勝  
 讓責也勝曰陛下所言善臣故揚之堯言布於天下至今見誦臣  
 曰為可傳故傳耳朝廷每有大議上知勝素直謂曰先生通正言  
 無懲前事師古曰通謂陳道之也懲勝復為長信少府遷太子太

傳受詔撰尚書論語說師古曰解說其意若今義疏也補注葉德  
 小夏侯解故論賜黃金百斤年九十卒官賜冢塋葬平陵太后賜  
 錢二百萬為勝素服五日曰報師傅之恩儒者曰為榮始勝每講  
 授常謂諸生曰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  
 耳師古曰地芥謂草芥之橫在地上者俛而拾之言其易而必得  
 漢丞相太尉皆金印紫綬御史大夫銀印青綬此三府官之極崇  
 者勝云青紫謂此顏當時所見誤以為卿大夫之服漢卿大夫  
 蓋未服青紫也葉說是楊雄傳射青花學經不明不如歸耕勝從  
 父子建字長卿師古曰從父昆弟自師事勝及歐陽高左右采獲  
 師古曰言於勝及高兩處采問疑義而得之補注先又從五經諸  
 儒問與尚書相出入者牽引曰次章句具文飾說勝非之曰建所  
 謂章句小儒破碎大道建亦非勝為學疏略難曰應敵建卒自顯  
 門名經師古曰經與專同專門者自別為一家之為議郎博士至  
 太子少傅勝子兼為左曹太中大夫孫堯至長信少府司農鴻臚  
 補注錢大昕曰公卿表元帝永光元年成帝元延三年俱有大司  
 農堯相距三十三年恐非一人未審誰是更侯堯也其為大鴻臚  
 則表曾孫蕃郡守州牧長樂少府補注先謙曰平帝元始四年勝  
 失書曾孫蕃郡守州牧長樂少府補注先謙曰平帝元始四年勝  
 同產弟子賞為梁內史梁內史子定國為豫章太守而建子千秋  
 亦為少府太子少傅補注先謙曰公卿表無  
 京房字君明東郡頓丘人也補注蘇與曰房與夏侯勝復於儒林  
 精治易事梁人焦延壽補注沈欽韓曰潛夫論讀學篇京君明經  
 云洪透隸釋漢中黃門譙敏傳云其先故國師譙敏傳道與京君  
 房以焦為隸左傳楚師伐陳取焦夷注謂焦今譙縣是則焦君  
 可通用後書律志房受學小延壽字贛師古曰贛音貢贛貧賤曰好學  
 得幸梁王王其其資用師古曰王字上更有梁字令極意學既成  
 為郡史察舉補小黃令補注先謙曰小黃陳留縣曰候司先知姦  
 邪盜賊不得發師古曰以其常先知姦邪故欲為盜賊者不敢起











孟康曰姓正名高威自此成故秦之亂正先越之讀曰促今臣

先秦博士也師古曰諫賈也補注先謙曰官恐未效而死

惟陛下毋使臣塞涌水之異亦當也當正先之死為姚平所笑

房至陝復上封事師古曰陝引農之曰乃丙戌小雨丁亥蒙氣去

補注錢大昕曰丙戌四月二十四日其明然少陰并力而乘消息

日丁亥直小滿小畜卦用事亦雜卦也戊子益甚到五十分蒙氣復起

也蒙常以晨夜今向中而此陛下欲正消息雜卦之黨并力而爭

消息之氣不勝疆弱安危之機不可不察己丑夜有還風盡辛卯

孟康曰諸卦氣以寒溫不效後九十一日為還風還風暴風也風

為教令言正令還也補注錢大昕曰己丑四月二十七日辛卯二

十九日葉德輝曰易緯稽覽圖云還風者善令還也鄭注還暴也

君出善令君弱臣強還而不行陽氣逆積不以時降後得同類并

下故暴也故太陽復侵色至癸巳日月相薄孟康曰京房傳曰雖

日令還也故太陽復侵色至癸巳日月相薄孟康曰京房傳曰雖

道盛猶上薄日光如此但日無光不食也補注錢大昕曰癸巳五

月二日正當乾卦用事之始而有相薄之異故云邪陰同力而太

陽為之此邪陰同力而太陽為之疑也臣前白九年不改必有星

亡之異張晏曰九陽數之極也孟康曰晝食為晝夜食為晝而星

既暮則為星亡不見也補注葉德輝曰易緯稽覽圖云晝則為晝

暮不星亡不能成災為異而已矣臣願出任良試考功臣得居

內星亡之異可去議者知如此於身不利臣不可蔽補注先謙曰

房居內不可隔蔽故云使弟子不若試師補注先謙曰弟子臣為

則於顯等不利故云使弟子不若試師補注先謙曰弟子臣為

刺史又當奏事故復云為刺史恐太守不與同心不若召為太守

此其所言隔絕臣也陛下不違其言而遂聽之此迺蒙氣所召不

解太陽亡色者也臣去朝稍遠太陽侵色益甚唯陛下下毋難還臣

而易逆天意師古曰易變也音弋豉反邪說雖安于天氣必變補注先謙曰

雖安其邪說而不之覺天故天可欺天不可欺也願陛下察焉房

漢書補注 卷七五

而羣臣惡其害己故為眾所排博曰淮陽王上親弟敏達好政欲

為國忠師古曰為今欲令王上書求入朝得佐助房房曰得無不

可師古曰恐博曰前楚王朝薦士何為不可房曰中書令石顯尚

書令五鹿君相與合同巧佞之人也事縣官十餘年及丞相韋侯

皆久亡補於民可謂亡功矣師古曰韋此尤不微行考功者也淮

陽王即朝見勸上行考功事善若也詳張敞傳不然但言丞相

中書令任事久而不治可休丞相曰御史大夫鄭弘代之遷中書

令置他官曰鈞盾令徐立代之補注先謙曰百官表鈞盾令房少

如此房考功事得施行矣博具從房記諸所說災異事固令房為

淮陽王作求朝奏草補注葉德輝曰德蒲本固本皆持東與淮陽

王先謙曰胡注淮陽國在關東石顯徵司具知之曰房親近未

敢言及房出守郡顯告房與張博通謀非謗政治歸惡天子誅誤

諸侯王語在憲王傳初房見道幽厲事出為御史大夫鄭弘言之

房博皆棄市弘坐免為庶人補注先謙曰通鑑考異云元紀及荀

月未上封事去月餘微下獄紀官表八月癸亥匡衡代鄭弘為房

御史大夫房死必不在歲末也紀官表八月癸亥匡衡代鄭弘為房

本姓李推律自定為京氏人吹律定姓以紀其族人名五篇古者聖

正聲有五轉而相雜五五二五轉生四時與氣殊音故姓有百

也御覽三百六十二引易是類謀曰黃帝吹律以定姓周語司商

協民姓也葉德輝曰合璧事類外集引古今姓譜云李姓徵音

定其姓也葉德輝曰合璧事類外集引古今姓譜云李姓徵音

京姓角音蓋徵角微有清死時年四十一補注周壽昌曰御覽五

濁之別故吹律重定之也房死後果如房言案五行志元帝初

周敞師事京房房為石顯所譖繫獄謂敞曰吾死後漢書曰吳郡

必入天市即吾無辜之驗也房死後果如房言案五行志元帝初

未書客星豈志失載抑謝承書未可信邪

翼奉字少君東海下邳人也治齊詩與諸望之匡衡同師補注齊

案儒林傳其師三人經術皆明衡為後進望之施之政事而奉悖







已甚乎太歲亦名太陰與歲平昌侯比三來見臣皆曰正辰加卯  
後二辰之太陰遇異說見下平昌侯比三來見臣皆曰正辰加卯  
時辰為客時為主主人曰律知人情王者之祕道也張晏曰平昌侯  
時辰也風日加申申知祕道也孟康曰謂乙丑之日也丑為正日  
加未而來為卯辰加申申知祕道也孟康曰謂乙丑之日也丑為正日  
當言皆以卯辰日五行動為五音四刑散為十二律也愚臣誠  
不敢曰語邪人上曰奉為中郎召問奉來者曰善日邪時孰與邪  
日善時與猶如也奉對曰師法用辰不用日孟康曰假令甲子  
用甲子不辰為客時為主主人見於明主侍者為主人見臣則使臣為  
主人故侍辰正時邪見者正侍者邪辰時正見者邪侍者正忠  
者為主人故侍辰正時邪見者正侍者邪辰時正見者邪侍者正忠  
正之見侍者雖邪辰時俱正孟康曰大正辰小邪也凡辰時屬南  
占推之南方巳午酉戌辰辰辰辰辰辰辰辰辰辰辰辰辰辰辰辰  
正西南申未北方巳午酉戌辰辰辰辰辰辰辰辰辰辰辰辰辰辰辰  
時俱邪孟康曰大邪即曰自知侍者之邪而時邪辰正見者反邪  
孟康曰凡占以見者為本今自知侍者之邪而時復邪則邪無所施  
故屬見者晉灼曰上言忠正客見侍者雖邪辰時俱正然則小邪  
屬主人矣何以知之見者即曰自知侍者之正而時正辰邪見者  
以大正來反我小邪故也即曰自知侍者之正而時正辰邪見者  
反正者更正也晉灼曰上言大邪客見侍者雖正辰時俱邪然則  
小正屬主人矣何以知之見者即曰自知侍者之正而時正辰邪見者  
正辰邪矣何以知之見者即曰自知侍者之正而時正辰邪見者  
時為一行為孟康曰假令甲子日則一日一夜辰疏而時精其效同  
功必參五觀之補注先謙曰參五與參然後可知故曰察其所繇  
省其進退與由同參之六合五行則可已見人性知人情難用  
外察從中甚明故詩之為學情性而已五性不相害六情更與廢  
師古曰更音工衡反補注觀性曰歷張晏曰性謂五行也歷謂日也  
送宋祁曰與疑作與字觀性曰歷張晏曰性謂五行也歷謂日也  
仁性已主之心性履踐之禮丙辛主之脾力五行性肝性靜靜行  
肺性堅通五義乙庚主之腎性智智主之脾力五行性肝性靜靜行  
天曰諸論詳之矣葉德輝曰禮心禮智智主之脾力五行性肝性靜靜行  
神則禮水神則信土神則智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  
引春秋元命苞云肝者木之精也肺者金之精也  
之精者水之精也與鄭氏禮注及詩緯說異按易乾鑿度云北方  
陰氣形盛陽氣合閉信之類也故北方為信中央所以繩四方行

也智之決也故中央為智蓋緯書傳授不同觀之以歷則觀情曰  
十幹相合不可強配矣先謙曰官本注注上性作信是律十二律  
律也補注葉德輝曰初學記引樂緯云六律陰賊食狼也律十二律  
月姑洗三月製賓五月夷則七月無射九月大呂十月夾  
鐘二月仲呂四月林鐘六月南呂八月應鐘十月陽鐘十一月太簇正  
總謂之十二月律按十二律即十二支上云某方明主所宜獨用  
之情某支主之是也先謙曰官本注注無六情二字明主所宜獨用  
難與二人共也故曰顯諸仁減諸用萬物故曰顯諸仁日用不知  
故曰藏露之則不神獨行則自然矣唯奉能用之學者莫能行是  
歲關東大水郡國十一飢疫尤甚上迺下詔江海陂湖園池屬少  
府者曰假貧民勿租稅損太官膳減樂府員省苑囿補注王念孫  
面作苑馬案景祐本是也元紀云初元元年  
六月令大官損膳減樂府員省苑囿是馬是其證諸宮館稀御幸者勿  
繕治太僕少府減食穀馬水衡省食肉獸明年二月戊午地震其  
夏齊地人相食七月己酉地復震補注錢大昕曰以三統推初  
恐是乙酉之誤先謙曰通鑑漢紀上曰蓋聞賢聖在位陰陽和風  
皆作己酉對向傳云冬地復震  
雨時日月光星辰靜黎庶康寧考終厥命今朕其承天地託于公  
侯之上明不能燭德不能綏災異並臻連年不息乃二月戊午地  
大震于隴西郡毀落太上廟殿壁木飾補注先謙曰此及元紀皆  
諸侯王國都而有太上皇廟與壞敗縣道劉奉世曰魏晉完補注  
高紀章元成傳不合所當疑疑壞敗縣道劉奉世曰魏晉完補注  
道稱道則不稱縣也此縣字衍陽夏公曰案地理志有蠻夷曰  
蠻夷曰道然則道國邑皆可城郭官寺及民室屋補注先謙曰壞  
謂之縣先謙曰官本注注皆可城郭官寺及民室屋補注先謙曰壞  
句讀厭殺人眾山崩地裂水泉涌出一年地再動天惟降災震驚  
朕躬補注先謙曰元紀作朕躬是治有大虧咎至於此夙夜兢兢  
不通大變深懷懣悼未知其序比年不登元元困乏不勝飢寒曰  
陷刑辟朕甚閔焉憐恤於心補注先謙曰元紀作朕躬是治有大虧  
倉廩開府減振扶貧民古救字羣司其茂思天地之戒師古曰  
有可蠲除減省曰便萬姓者各條奏悉意陳朕過失靡有所諱古







精歲也正曰精歲本首王位張晏曰日臨中時接律而地大震其

後連月久陰雖有大令猶不能復師古曰大令謂虛也音扶日反陰

氣盛矣古者朝廷必有同姓曰明親親必有異姓曰明賢賢此聖

王之所曰大通天下也同姓親而易進異姓疏而難通故同姓一

異姓五迺為平均今左右亡同姓獨曰舅后之家為親異姓之臣

又疏補注謂宗室及外戚仁傑按胡事篇士庶姓時異姓天揖

同姓也宗室乃以外戚為非謂姻婭也則非宗族非姻婭也

異姓也宗室乃以外戚為非謂姻婭也則非宗族非姻婭也

外宗皆是以奉意以異姓五當同姓一錯雜用之無偏重之患故下

以師古注何武傳之謬而輒議異奉此語非也二后之黨滿朝非

特處位執尤奢借過度呂霍上官足曰卜之甚非愛人之道又非

後嗣之長策也陰氣之盛不亦宜乎臣又聞未央建章甘泉宮才

人各曰百數皆不得天性師古曰言絕男女之好也若杜陵園其已御見者臣

子不敢有言雖然太皇太后之事也及諸侯王園與其後宮宜為

設員出其過制者補注何焯曰黃帝以前奉先言之欲以太皇太

京師火災屢降出杜陵諸未嘗御者歸家此損陰氣應天救邪之

道也今異至不應災將隨之其法大水補注先謙曰五行志凡言

荀紀作其法為大水與下為極陰生陽反為大旱甚則有火災

春秋宋伯姬是矣師古曰伯姬遇火災極陰生陽反為大旱甚則有火災

注文火災下疑有故云二葉德輝曰春秋襄公三十年事公羊

何休注云伯姬守禮含悲極思之所生穀梁傳云婦人以貞為義

詳其事行志引董仲舒以君于謂如宋五女而不婦人待以貞義

守節也三十餘年又憂傷國家之患禍積陰生陽故火生災也對

以爲先公羊傳無明文則何休詳錄其事為賢伯姬以爲師說其義

略同劉向列女傳則云春秋何休詳錄其事為賢伯姬以爲師說其義

山向先習穀梁故也奉蓋本公羊家說唯陛下財察師古曰財明

年夏四月乙未孝武園白鶴館災補注先謙曰官本無災字引

自曰為中上疏曰臣前上五際地震之效曰極陰生陽恐有火災

不合明聽未見省答臣竊內不自信今白鶴館四月乙未時加

於卯月宿亢災與前地震同法臣奉迺深知道之可信也不勝拳

拳願復賜聞卒其終始師古曰開空上復延問曰得失奉曰為祭

天地於雲陽汾陰及諸寢廟不曰親疏迭毀皆煩費違古制又宮

室苑囿奢泰難供曰故民困國虛亡累年之畜所繇來久師古曰

蓄繇與由同補注先謙不改其本難曰未正迺上疏曰臣聞昔者

盤庚改邑曰興殷道聖人美之師古曰盤庚成王名也將遷亳殷

乃遷都事也竊聞漢德隆盛在於孝文皇帝躬行節儉外省繇役其

時未有甘泉建章及上林中諸離宮館也未央宮又無高門武臺

麒麟鳳皇白虎玉堂金華之殿獨有前殿曲臺漸臺宣室温室承

明耳孝文欲作一臺度用百金師古曰度計也音大各反重民之財廢而不為

其積土甚至今猶存師古曰今在新豐又下遺詔不起山墳故其

時天下大和百姓洽足補注宋祁曰治疑作給德流後嗣如今處

於當今因此制度必不能成功名天道有常王道亡常亡常者所

曰應有常也必有非常之主然後能立非常之功臣願陛下徙都

於成周左據成臯左阻颍池補注錢大昭曰左阻疑當作右阻某

本作前鄉崧高後介大河師古曰德藩本謂本作右先謙曰官

里曰為關而入敖倉補注先謙曰此處文義不順當作建榮陽而

劉昭注泰立為敖倉是榮陽故倉即在一地此言徙都成周以榮

陽之險阨為鍵閉而入敖倉於腹地故曰建榮陽而人敖倉地方

天文志晉灼注扶附也釋名扶傳也傳近之也河東郡名地方

百里者八九足曰自娛東厭諸侯之權西遠羌胡之難師古曰厭

葉反遠音陛下其已亡為師古曰恭按成周之居兼盤庚之德萬

歲之後長為高宗補注李慈銘曰買讀上文帝疏曰使願成之庸







向為六故人主當法之以尊五行之術顯十二州之士耳與釋書  
五帝坐五帝者晉志黃帝坐在太微廷中四星黃帝生於五  
五經星六緯者六緯者天官書同蓋世不疑非術道也術張舒布  
士有道之士少微士大夫在太微星西故以尊顯言之翼張舒布  
燭臨四海張晏曰翼二十八星主外夷遠客負海之事張六星主天廚  
主饕客晉志翼二十二星主外夷遠客負海之事張六星主天廚  
其位皆近太微少微處士為比為輔孟康曰少微四星在太微西  
垣也補注先謙曰天文志廷藩西有隨星四名曰少微士大夫皆  
志第一星處士第二星議士第三星博士第四星大夫其占明大  
黃潤則賢士舉不明反是故次帝廷女宮在後孟康曰言少微四  
主象旁小星御者後宮屬南宮朱鳥權衡軒轅為權太微為衡也  
聖人承天賢賢易色取法於此略於色不貴之也易音七二反天  
官上相上將皆顯而正朝垣孟康曰朝太微宮垣也西垣為上將東  
補注先謙曰天文志太微三光之廷匡衛十二星藩臣西將東相  
晉志東蕃四星南第一星曰上相第二星曰次相第三星曰次將  
第四星曰上將西蕃南第一星曰上將第二星曰次將第三星曰  
次相第四星曰上將上相案此皆南正列於廷中故曰專面正朝非  
謂正天之朝事也星應官名故史記為天官憂責甚重要在得人  
書上相上將又官之尊者故以天官冠之憂責甚重要在得人  
得人之效成敗之機不可不勉也昔秦穆公說譏諍之言任乞乞  
之勇身受大辱社稷幾亡師古曰譏諍小善也乞乞壯健也謂聽  
明視西乞術白乙丙帥師伐鄭遂為晉襄公所禦而敗於穀三帥  
盡獲匹馬隻輪皆無反者諍善言釋文引馬本又音牛乞反穀注  
葉德輝曰書秦誓惟截善言釋文引馬本又音牛乞反穀注  
辭語戲削首要也說文戈部引同馬本益古文也又說說侯夫馬  
注云說說無所首錄之貌此作乞字亦不同蓋尋治夏侯尚書  
今文學也公羊以十二年傳惟諍善言尤為今文家之明證  
先謙曰官本注曰悔過自責思惟黃髮任百里奚卒伯西域德  
作巨上無音字悔過自責思惟黃髮任百里奚卒伯西域德  
列王道尚猶謂黃髮則罔所警自言前有云然之過今庶幾以  
道謀此黃髮補注何焯曰秦誓孔子取之故云德列王道先謙曰  
之卒成霸業補注何焯曰秦誓孔子取之故云德列王道先謙曰  
員本注二者禍福如此可不慎哉夫士者國家之大寶功名之本  
也將軍一門九侯二十朱輪漢興呂來臣子貴盛未嘗至此夫物

漢書補注 卷七五

盛必衰自然之理唯有賢友疆輔庶幾可保身命全子孫安國  
家書曰歷象日月星辰師古曰虞書此言仰視天文俯察地理觀  
日月消息候星辰行伍揆山川變動參人民繇俗師古曰繇與  
若童語及曰制法度考禍福舉錯詳逆咎敗將至徵兆為之先見  
師古曰詳乖明君恐懼修正側身博問轉禍為福不可救者即蓄  
也音布內反明君恐懼修正側身博問轉禍為福不可救者即蓄  
備曰待之故社稷亡憂竊見往者赤黃四塞地氣大發補注先謙  
四塞此地氣大發謂微兆非謂地震地動見下也動土竭民天下  
擾亂之徵也彗星爭明張晏曰與日月爭明補注宋祁曰南本無  
日而為光故夕見則東指辰見則西指將案晉志彗非無光傳  
謙曰建始元年星孛庶雄為架補注先謙曰庶雄庶人之雄大寇  
營室流星貫紫宮庶雄為架補注先謙曰庶雄庶人之雄大寇  
之引也師古曰將引此二者已頗效矣補注先謙曰庶雄庶人之雄大寇  
朔三年額川中屠聖自稱將軍鴻嘉三年廣漢鄭躬自稱城中訛  
山君永始二年師古曰將引此二者已頗效矣補注先謙曰庶雄庶人之雄大寇  
言大水奔走上城朝廷驚駭女孽入宮補注先謙曰謂小女陳持弓也  
始三此獨未效間者重曰水泉涌溢旁宮闕仍出李奇曰旁宮闕  
日旁附也仍效也重音直用反旁音薄即反補注先謙曰旁宮闕  
無兩音字建始二年北宮井水溢出旁音薄即反補注先謙曰旁宮闕  
仍出則不止一月太白入東井犯積水缺天淵張晏曰犯東井有  
一星在北河天淵十星在北斗星東南缺者拂其角而過之也  
補注先謙曰天淵在魁星東又天文志云積水在北河東南缺者  
開元占經引天淵在魁星東又天文志云積水在北河東南缺者  
史入東井紀曰數湛於極陽之色張晏曰眾陽之宗故為極  
志並入東井紀曰數湛於極陽之色張晏曰眾陽之宗故為極  
乘宮也晉灼曰天文志曰西方為羽羽少陰之位少陰臣氣乘於  
乘土言臣氣起風積雲又錯曰山崩地動河不用其道師古曰錯  
勝於君也起風積雲又錯曰山崩地動河不用其道師古曰錯  
徒流不從故道也補注宋祁曰正文河字下疑有決字先謙曰  
用其道不從故道也補注宋祁曰正文河字下疑有決字先謙曰  
東郡盛冬雷電補注先謙曰成紀鴻嘉元年黃繼曰隕星流彗  
金隕也補注先謙曰成紀鴻嘉元年黃繼曰隕星流彗  
龍見真定永始二年詔云龍見于東萊繼曰隕星流彗







曰守正直言而得罪者傷嗣害世不可不慎也唯陛下執乾剛之

德彊志守度毋聽女謁邪臣之態諸保阿乳母甘言悲辭之託斷

而勿聽補注先謙曰保阿乳母也保母見禮記內則說文嬰女

作阿母補注蓋轉寫失真音存字變景十三王傳贊引魯哀公言生於

深宮之中長於阿保之手阿保後遂為統稱丙勉強大誼絕小不忍

教之益其職也保阿木二母後遂為統稱丙勉強大誼絕小不忍

吉傳掖庭宮婢則自陳嘗有阿保之功是也補注不可私官位誠

良有不得已可賜貨財補注官本傳曰良甚也

皇天之禁也補注宋祁曰浙本官曰失其光則星辰放流張晏曰

則失光晝立六尺木不見其景也日陽失光明陰得施也陽不能制

也補注宋祁曰注文中陰得施也當作月陰榮得施也言陰

陰榮榮得作補注伏於陽而陽不能制之故陰特出而得起也

者太白正晝經天宜隆德克躬已執不軌補注先謙曰淮南臣問

月者眾陰之長銷息見伏百里為品千里立表萬里連紀補注品同也

言百里內數度同也千里則當立表度其景萬里則補注妃后大臣

其本所起紀其宿度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傳作紀是

諸侯之象也朔晦正終始弦為繩墨補注沈欽韓曰周官馮相氏

而月弦於牽牛東井亦以其景知氣至不疎云案通卦驗云夫入

卦氣驗常在望以入月八日不盡八日候諸卦氣注云入月八

日不盡八日陰氣得正而平以此而明致月景亦用此日矣若

然春分日在牽牛圓於婁下弦在東井圓於角下弦於牽牛秋分日在

東井案此則弦為繩墨之義也望成君德補注日而明所以助成君

德補注南行南頭第一星裏道也秋冬北行北頭第一星裏道也與日同

南行南頭第一星裏道也秋冬北行北頭第一星裏道也與日同

道者謂中央道也此三道者日月五星之所出也補注先謙曰

道者謂中央道也此三道者日月五星之所出也補注先謙曰

后與政亂朝補注日與陰陽俱傷兩不相便外臣不知朝事竊信

天文即如此近臣已不足杖矣補注師古杖屋大柱小可為寒心師

之任當得賢能者補注唯陛下親求賢士無彊所惡曰崇社稷尊彊

本朝補注師古曰邪佞之人誠可賤臣聞五星者五行之精五帝司命

應王者號令為之節度補注師古曰五星者五行之精五帝司命

使方木也引春秋緯曰天有五帝五星者五行之精也補注五帝司命

也其帝祝融其帝太皞其帝句芒其帝執規而治春其神為歲星南方火

少昊其帝蓐收其帝朱明其帝執衡而治夏其神為熒惑西方金也其帝

帝黃帝其帝后土執繩而治四方其神為鎮星中央土也其神為歲星

首號令所紀今失度而盛此君指意欲有所為未得其節也又填

星不避歲星者后帝共政相畱於奎婁補注張晏曰歲星為帝項星為

歲星人主之象也天官書填星女主象也隋志司天下女子之過

填不避歲星下所謂填星也至婁西方之宿相畱無義疑宿畱

上之謂宿畱言即其證也補注當曰義斷之營惑往來亡常補注劉

當作焚先謙曰官本作周歷兩宮作怨低印補注張晏曰兩宮謂紫微

開元占經焚惑占七引黃帝占曰焚惑入太微天宮下有急兵又引

引紫微宮中大臣有謀兵起宮中又入天門上明堂貫尾亂宮補注孟

引角兩星為天門房為明堂尾為後宮蘇林曰常占常從尾北而

今貫之尾為後宮之義也補注宋祁曰焚惑入天門出復反天下大亂

日開元占經焚惑占二引都前日焚惑入天門出復反天下大亂

守反者事大又引都前日焚惑入天門出復反天下大亂

惑入天門也其內天廷也故黃道經其中七曜之所行心為明堂孟

說誤元命包云尾九星為後宮之場皆東方之宿官本注下常字

是常太白發越犯庫補注張晏曰發越疾貌也庫天庫也孟康曰奎為

庫而分欲與焚惑為患不敢當明堂之精補注先謙曰言焚惑入

房而分欲與焚惑為患不敢當明堂之精補注先謙曰言焚惑入



分不入心是欲與焚惑焉此陛下神靈故禍亂不成也焚惑厥弛  
患不致當明室之精也注宋祁曰 佞巧依執微言毀譽進類蔽善  
張晏曰厥弛動搖貌注宋祁曰 佞巧依執微言毀譽進類蔽善  
注未疑少晉灼曰行遲貌六字 師古曰進其黨類而擁蔽善  
人補注先諫曰注疏當為壘太白出端門孟康曰端門太微正南  
中端門左 臣有不臣者注葉德輝曰開元占經曰太白占七引帝  
右掖門 臣有不臣者注葉德輝曰開元占經曰太白占七引帝  
火入室金上堂張晏曰焚惑入營室也孟康曰火入室謂焚惑歷  
日注文兩宮字下疑有宮亦室三字先諫曰太白至房而分未  
明堂也自焚惑厥弛至又主內亂皆引古占驗之詞不當泥泥未  
不曰時解其憂凶填歲相守又主內亂注先諫曰太白至房而分未  
請牆之內毋忽親疏之微宋祁曰注未嘗有細字 誅放佞人防  
絕萌芽已盪滌濁濺消散積惡先諫曰官本注末無也字毋使得  
成禍亂辰星主正四時當效於四仲注先諫曰天文志晉灼注  
夏至見東井八月秋分見角亢十一月冬至見牽牛出以四時失  
辰戌入以丑未二旬而入晨候之東方夕候之西方也 四時失  
序則辰星作異今出於歲首之孟天所曰謹告陛下也政急則出

前漢七十五

蚤政緩則出晚政絕不行則伏不見而為彗弗補師古曰彗與字同  
元占經辰星占一引甘氏曰 四孟皆出為易王命四季皆出星家  
辰星政緩則不出急則不入注引甘氏曰 四孟皆出為易王命四季皆出星家  
所諱補注葉德輝曰開元占經辰星占一引洪範五行傳曰辰星  
四季皆出 今幸獨出寅孟之月蓋皇天所曰篤右陛下也師古曰篤  
星則生 宜深自改治國故不可曰戚戚注王念孫曰戚戚二字  
猶助也言治國事不可急也考工記無以爲戚戚也鄭注齊人有  
故事也言治國事不可急也考工記無以爲戚戚也鄭注齊人有  
名疾爲戚者春秋傳曰戚戚也注王念孫曰戚戚二字  
反李音慶今公羊傳作慶也 欲速則不達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  
陟師古曰慶書彛典之辭也言三 加已號令不順四時既往不咎  
來事之師也問者春三月治大獄補注宋祁曰來字疑作或字春  
事猶云後 時賊陰立逆恐歲小收補注宋祁曰小 季夏舉兵法時  
寒氣應恐後有霜雹之災秋月行封爵其月土溼奧張晏曰遠於  
日與溫也音於六反補注蘇輿曰言溼則非溫顏注未審釋名釋  
天陰陰也氣在內與陰也釋言語語後也言與候也此與字與彼

前漢七十五

水爲本其星玄武婺女天地所紀終始所生注孟康曰婺女須女也  
之終始也補注先諫曰北方黑帝 水爲準平玉道公正修明則百  
其精爲玄武七宿婺女其一也 川理落脉通師古曰落 偏黨失綱則踊溢爲敗補注先諫曰官書  
云水曰潤下師古曰潤下 陰動而卑不失其道天下有道則河出  
圖洛出書故河洛決溢所爲最大今汝穎賦滄皆川水漂踊與雨  
水並爲民害師古曰賦滄小流也許慎說廣尺深尺曰賦廣二尋  
滄音工外反補注先 此詩所謂熒熒震電不靈不令百川沸騰者  
諫曰官本注刃作切 也善也言陰陽失和雷電失序不安不善故百川又沸騰其咎在  
於皇甫卿士之屬師古曰皇甫卿士周室女 唯陛下留意詩人之  
言少抑外親大臣臣聞地道柔靜陰之常義也地有上中下補注  
是也揚泉物理論云西北高東南下論衡云地之最下者有揚充  
二其上位震應妃后不順中位應大臣作亂下位應庶民離畔震



或於其國國君之咎也四方中央連國歷州俱動者其異最大聞者關東地數震五星作異亦未大逆宜務崇陽抑陰已救其咎固志建威閉絕私路拔進英雋退不任職已疆本朝補注漢興曰本朝之傳望之雅意在本朝遠為郡守內不自得淮南子稱稱謂晉文得之乎閭內失之乎境外齊桓失之乎閭內而得之本朝大赦禮保傅賢者立之乎木朝而天下夫本疆則精神折衝本弱則招殃之豪相率而趨之也此義夫本疆則精神折衝本弱則招殃致凶為邪謀所陵師古曰折衝言有欲衝之聞往者淮南王作謀之時其所難者獨有汲黯公孫弘等不足言也公補注先謙曰官本引漢之名相於今亡比而尚見輕何況亡弘之屬乎故曰朝廷亡人則為賊亂所輕其道自然也天下未聞陛下奇策固守之臣也語曰何已知朝廷之衰人人自賢不務於通人故世陵夷師古曰通人謂通達賢材也陵夷馬不伏歷不可已趨道士不素養不可已重國師古伏謂謂伏槽歷而林詩曰濟濟多士文王曰靈師古曰大雅文王孔之也趨讀曰趣前漢七十五

漢書補注 卷七五

一藝及博士無文雅者宜皆使就南畝師古曰遺歸農業 曰視天下師古曰 示曰 明朝廷皆賢材君子於已重朝尊君滅凶致安此其本也臣自知所言害身不辟死亡之誅唯財留神反覆愚臣之言師古曰與裁同謂裁量而反思之補注劉效曰衍一覆字王念孫曰案下覆字訓為察謂反覆察臣之言也谷永傳云唯陛下下雷神反覆熱省臣言文義正與此同爾雅覆察審也考工記弓人覆之而角至鄭注覆猶察也定四年左傳孫子行軍篇軍行有險阻謂可察也月令命舟牧覆舟謂察舟也孫子行軍篇軍行有險阻謂可察也月林幹者必覆舟謂察舟也孫子行軍篇軍行有險阻謂可察也月字異義劉以爲衍一覆字蓋未達古訓也朱一新曰監本無下覆字先謙曰財留神猶言少留神耳顏訓教量非是時哀帝初立成帝外家王氏未甚抑黜而帝外家丁傅新貴祖母傅太后尤驕恣欲稱尊號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執政諫爭補注何焯曰政正字同 久之上不得已遂免光丹而尊傅太后語在丹傳上雖不從尋言然采其語每有非常輒問尋尋對屢中遷黃門侍郎曰尋言且有水災故拜尋為騎都尉使護河隄初成帝時齊人甘忠可詐造天官歷包元太平經十二卷曰言漢家逢天地之大終當更受命於天天帝使真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忠可曰教重平夏賀良容巨丁廣世服虔曰重平勃海縣也東郡郭昌等中壘校尉劉向奏忠可假鬼神罔上惑眾下獄治服未斷病死賀良等坐挾學忠可書已不敬論後賀良等復私曰相教哀帝初立司隸校尉解光補注周壽昌曰百官表司隸校尉哀帝紀和 亦曰明經通災異得幸白賀良等所挾忠可書事下奉車都尉劉歆歆曰為不合五經不可施行而李尋亦好之光曰前歆父向奏忠可下獄歆安肯通此道時郭昌為長安令勸尋宜助賀良等尋遂白賀良等皆待詔黃門數召見陳說漢歷中衰當更受命成帝不應天命故絕嗣今陛下久疾變異屢數師古曰數音所角反 天所曰謫告人也宜急改元易號迺得延年益壽皇子生災異息矣得道不得行咎殃且

一一一







趙漢張兩王傳第四十六 漢書七十六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王先謙補注

趙廣漢字子都 補注沈欽韓曰論衡命祿篇趙子都明經階甲科

漢案國史會要本 沛郡蠡吾人也 師古曰蠡音禮補注先謙廣

河間 師古曰言蠡吾舊 少為郡吏州從事 廉潔通敏下士為名

守京兆尹會昭帝崩而新豐杜建為京兆掾護作平陵方上 孟康

素豪俠賓客為盜利廣漢聞之先風告建不改 師古曰風讀曰諷

及 於是收案致法 師古曰致至也令至於罪罰之法 補注王中

貴人豪長者為請無不至終無所聽 師古曰中貴人居中朝而貴

宗族賓客謀欲篡取 師古曰逆 廣漢盡知其計議主名起居

計如此且并滅家令數吏將建棄市莫敢近者京師稱之是時昌

邑王徵即位行淫亂大將軍霍光與羣臣共廢王尊立宣帝廣漢

呂與議定策賜爵關內侯 師古曰與 遷潁川太守郡大姓原褚宗

族橫恣 師古曰原音元師古曰原褚二姓也原讀如本字 賓客犯

為盜賊前二千石莫能禽制廣漢既至數月誅原褚首惡郡中震

栗先是潁川豪桀大姓相與為婚姻吏俗朋黨廣漢患之厲使其

中可用者受記 師古曰受記受大守記也 師古曰受記受大守記也

師古曰遺知其事由 又教吏為鉅簡 師古曰鉅音項如瓶可受

咎 師古曰遺知其事由 又教吏為鉅簡 師古曰鉅音項如瓶可受

今官受密事請也 師古曰鉅音項如瓶可受 師古曰鉅音項如瓶可受

出或鉅或筒皆為此制而用受密事請也 師古曰鉅音項如瓶可受

武后始行也 廣漢亦祖王溫舒沈欽韓曰說文鉅受錢器也古以

其主名而託曰為豪桀大姓子弟所言其後彊宗大族家結為

仇讐姦黨散落風俗大改吏民相告訐 師古曰面相斥曰訐音居

發又輒得壹切治理威名流聞 師古曰言諸事皆治也治

奴降者言匈奴中皆聞廣漢本始二年漢發五將軍擊匈奴徵廣

漢呂太守將兵屬蒲類將軍趙充國 師古曰景本有遺字學

案徵廣漢不當便云遺若已云遺下又言將兵屬蒲類類類致從軍

還復用守京兆尹滿歲為真廣漢為二千石呂和顏接士其尉薦

待遇吏殷勤甚備 師古曰尉亦薦也師古曰尉薦謂安尉而薦

見韓延壽句奴傳 師古曰尉亦薦也師古曰尉薦謂安尉而薦

常語下文捕賊兩卿是也 非二千石所及行之發於至誠吏見

者皆輸寫心腹無所隱匿 師古曰心腹為小雅蓼蕭云既見君子

意無所恨也 咸願為用僵仆無所避 師古曰僵仆也僵者

作置 廣漢聰明皆知其能之所宜盡力與否其或負者輒先聞知

風諭不改迺收捕之 師古曰風 無所逃按之舉立具即時伏辜廣

漢為人彊力天性精於吏職見吏民或夜不寢至旦尤善為鉤距

呂得事情 師古曰鉤距其情使不得去也晉灼曰鉤距鉤距也

也師古曰音說無疑若不問而自知眾莫覺所由以閉其術為鉤

鬼谷子飛箝篇鉤距之語其說鉤也作同作異或疑是龍立勢以鉤



之或伺候見囑而籍之案鉤若鈞取物也距與致同向書于決九  
 川距四海瀟水治距川史記距並作致是其證鉤距謂鈞而致之  
 義本明了諸鉤距者設欲知馬買則先問狗謂日買已問羊又  
 說皆非也問牛然後及馬參伍其買日類相準則知馬之貴賤不失實矣唯  
 廣漢至精能行之它人效者莫能及也補注宋祁曰郡中盜賊開  
 里輕俠其根株窟穴所在及吏受取請求銖兩之姦皆知之長安  
 少年數人會窮里空舍謀共劫人師古曰窮里里坐語未訖廣漢  
 使吏捕治具服富人蘇回為郎二人劫之師古曰劫取其身為質  
 王念孫曰案師古言劫取其身為質則正文劫下當有質字下文  
 日無得殺質則劫字結語又曰釋質束手皆承此質字而言  
 今本脫去質字則下文及師古注皆不可通有頃廣漢將吏到家  
 矣漢紀孝宣紀作二人私劫質之尤為明證自立庭下使長安丞龔奢叩堂戶曉賊師古曰曉  
 謝兩卿無得殺質此宿衛臣也釋質束手得善相遇幸逢赦令或  
 時解脫師古曰若束手自來難合處半獄當善處二人驚愕又素  
 聞廣漢名即開戶出下堂叩頭廣漢跪謝曰幸全活郎甚厚送獄  
 敕吏謹遇給酒肉至冬當出死豫為調棺斂葬具告語之師古  
 辨其之也棺斂以棺衣斂尸也謂音徒鈞反棺音工斂反斂音力  
 斂反補注宋祁曰給字疑可刪李慈銘曰疑作調棺斂給葬具觀  
 注以棺斂為文可知王文彬曰案給當從宋剛明涉上文給字而  
 衍李說亦未合蓋告以棺斂葬具並豫為調棺斂以給別言之若  
 皆曰死無所恨廣漢嘗記召湖都亭長師古曰湖都亭長今之下符追呼人也補注  
 先謙曰湖都亭長都亭長都亭總湖都亭長西至界上界上亭長戲  
 也百官表有亭長無都亭長湖都亭長西至界上界上亭長戲  
 曰至府為我多謝問趙君師古曰多厚也言殷勤亭長既至廣漢  
 與語問事畢謂曰界上亭長寄聲謝我師古曰何目不為致問亭  
 長叩頭服實有之廣漢因曰還為吾謝界上亭長勉思職事有已  
 自效京兆不忘卿厚意其發姦獲伏如神皆此類也師古曰勉謂  
 它狄廣漢奏請令長安游徼獄吏秩百石師古曰特增其秩以厲  
 反獄史先謙曰百官其行補注宋祁曰浙本  
 表游徼徼循禁賊盜其後百石吏皆差自重不敢枉法妄繫囚人

京兆政清吏民稱之不容口長老傳已為自漢與呂來治京兆者  
 莫能及補注先謙曰官本引揚伯時曰左馮翊右扶風皆治長安  
 中師古曰治音直吏反補注沈欽韓曰荊國治所云京兆在故城  
 犯法者從迹喜過京兆界師古曰從謂日縱喜音許吏廣漢歎曰  
 亂吾治者常二輔也誠令廣漢得兼治之直差易耳初大將軍霍  
 光秉政廣漢事光及光薨後廣漢心知微指師古曰微指發長安吏  
 自將與俱至光子博陸侯禹第直突入其門廩索私屠酷破虛  
 器斧斬其門關而去師古曰廩與搜同謂入室求之也虛所以  
 如傳器音於耕反補注宋祁曰其門或無其字沈欽韓曰鹽鐵論  
 取下篇公卿議奏且罷郡國權酷是關內仍推酷也說文關以木  
 橫持門戶也文子上義篇五寸之關能制關闔時光女為皇后聞之對帝涕泣帝心善之  
 召問廣漢廣漢由是侵犯貴戚大臣補注何焯曰廣漢始欲以  
 之而遂以為所居好用世吏子孫新進年少者師古曰言舊吏家  
 務則諺矣前漢七十六四  
 求進又年少也補注宋祁專厲強壯蠶氣師古曰蠶與鋒見事風  
 生無所回避師古曰風生言其連率多果敢之計莫為持難廣漢  
 終以此敗初廣漢客私酤酒長安市丞相史逐去客補注先謙曰  
 引宋祁云史越本客吏客疑男子蘇賢言之曰語廣漢廣漢使長  
 安丞按賢師古曰按賢尉史禹故劫賢為騎士屯霸上不詣屯所乏  
 軍興師古曰尉史尉部史也禹其名補注先謙賢父上書訟罪告  
 廣漢事下有司覆治禹坐要斬請逮捕廣漢有詔即訊師古曰訊  
 遣入獄也補注沈欽韓曰冊府元龜刑法部辭服會赦貶秩一等  
 序日漢有大獄則令雜治其大即令就問師古曰蘇賢同邑之  
 廣漢疑其邑子榮畜教令師古曰蘇賢同邑之後曰它法論殺畜  
 人上書言之事下丞相御史案驗甚急廣漢使所親信長安人為  
 丞相府門卒令微司丞相門內不法事地節三年七月中丞相傳  
 婢有過自絞死補注周壽昌曰百官表地節三年六月魏相為丞  
 相此事在七月為相剛一月先謙曰官本考證通



年而廣漢追發其事 廣漢聞之疑丞相夫人妒殺之府舍而丞

相奉齋耐入廟祠 廣漢得此使中郎趙奉壽風

曉丞相 欲召之毋令窮正已事丞相不聽按驗愈急

戮死大臣廣漢即上書告丞相罪制曰下京兆尹治廣漢知事迫

切遂自將吏卒突入丞相府召其夫人跪庭下受辭

相上書自陳妻實不殺婢廣漢數犯罪法不伏辜曰詐巧迫脅臣

相幸臣相寬不奏願下明使者治廣漢所驗臣相家事下廷尉

治罪 補注王念孫曰案罪字後人所加事下廷尉治者治其事之

所驗相家事故宣帝使廷尉治其事既而廣漢所驗皆逐乃治廣

漢罪此不得先言治罪也景祐本無罪字先謙曰王說是通鑑亦

無罪 實丞相自己過譴答傅婢出至外弟迺死

廣漢言司直蕭望之劾奏 補注沈欽韓曰史記丞相傳云丞相司

望之傳霍光薨地節三年夏望之上疏拜為尚書歲中累遷諫大

夫丞相司直歲中三遷是望之為司直即在地節三年趙廣漢以

元康三年冬要斬則望之已遷官百官表元康二年少府 廣漢推

薦望之為左馮翊是去司直官久矣作繁延壽者是 廣漢推

辱大臣欲已劫持奉公逆節傷化不道宣帝惡之下廣漢廷尉獄

與數罪除遂遣之 天子可其奏吏民守關號泣者數萬人或言臣

生無益縣官願代趙京兆死使得牧養小民廣漢竟坐要斬廣漢

父居為獄小吏曉習文法喜擊劍人莫能當

軍霍光秉政諸霍在平陽奴容持刀兵入市鬪變吏不能禁

及翁歸為市吏 補注周壽昌曰漢內史屬官有長安市長齊

犯者公廉不受餽 師古曰餽亦饋字也補注宋祁曰百賈畏之後

去吏居家 補注先謙曰官本無吏字 會田延年為河東太守行縣

至平陽悉召故吏五六十人延年親臨見令有文者東有武者西

閱數十人次到翁歸獨伏不肯起對曰翁歸文武兼備唯所施設

補注沈欽韓曰案此後有相類者二事北堂書鈔會稽典錄曰上

見天下郡郡制曰文武左右陳宮乃正中立上問此何郡郡對曰

有文有武未可知所如又問何施答曰文為顏氏春秋武為孫吳兵

法上擢拜大夫又謝承書方儲為郎中章帝使文郎居左武郎居

右儲正任中曰臣文 功曹曰為此吏倨敖不遜 師古曰倨

武兼備任所施用 功曹曰為此吏倨敖不遜 師古曰倨

何傷遂召上辭問 師古曰為文 甚奇其對除補卒史

有是便從歸府 補注王念孫曰便當為使謂除補卒史使

引此正作使 案事發姦窮竟事情延年大重之自己能不及翁

歸徙署督郵河東二十八縣 補注齊召南曰地理志河東郡統縣

當是四字之誤周壽昌曰蓋元始時改除四縣入他郡此宣帝時

猶二十八縣也張敞傳山陽郡戶九萬三千口五百萬地理志山

陽郡戶十七萬二千八百四十七口八十八萬地理志山

傳綜宣帝時地理綜元始時之數故不能齊同凡此可類推

為兩部閔孺部汾北翁歸部汾南 師古曰閔姓也音宏補注先謙

注部猶 所舉應法得其罪辜屬縣長吏雖中傷莫有怨者舉廉為

緱氏尉歷守郡中所居治理 師古曰歷於郡中守丞尉之職 遷補

都內令 補注先謙曰百官 舉廉為弘農都尉 師古曰都尉即

徵拜東海太守過辭廷尉于定國定國家在東海欲屬託邑子兩

人之子也屬音之欲反 令坐後堂待見定國與翁歸語終日不敢

見其邑子既去定國乃謂邑子曰此賢將汝不任事也又不可干



曰私師古曰任堪也干求也翁歸治東海明察郡中吏民賢不肖及姦邪罪名盡知之縣縣各有記籍自聽其政師古曰言決斷諸縣姦邪之事不委令長有急名則少緩之稱先謙曰急名謂吏民小解輒披籍師古曰披有罪解請縣收取詰吏家民案致其罪高至於死補注先謙曰願炎曰解縣縣收取詰吏家民案致其罪高至於死武云高謂罪名之上者猶言上刑矣周壽昌收取人必於秋冬課吏大會中及出行師古曰於大會之中及行縣時則收取罪人以警眾也行音下縣更反稱注周壽昌曰漢以冬盡決囚必於秋冬收取者使不得展緩不日無事時其有所取也曰一警百吏民皆服恐懼改行自新東海大豪鄭許仲孫師古曰鄭縣之豪姓許名仲孫為姦猾亂吏治郡中苦之二千石欲捕者輒曰力執變詐自解終莫能制翁歸至論棄仲孫市一郡怖栗莫敢犯禁東海大治曰高第入守右扶風滿歲為真選用廉平疾姦吏曰為右職補注先謙曰胡注職居諸吏之上為右職接待曰禮好惡與同之其負翁歸罰亦必行補注先謙曰負翁歸謂不舉職治如在東海故迹姦

前漢七十六

邪罪名亦縣縣有名籍盜賊發其比伍中師古曰比謂左右相次保也此音類寐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保上五作伍翁歸輒召其縣長吏曉告曰姦黠主名敎使用類推迹盜賊所過抵師古曰抵歸也所類常如翁歸言無有遺託師古曰類猶率也補注錢大昭曰託託南疆豪彊有論罪輪掌畜官師古曰論罪決罪也扶風畜牧所在有補注錢大昭曰百官表右使斫莖師古曰斫莖斫也責曰買程不得取師古曰買程買也極者至曰鈇自到師古曰鈇自到而說者或謂為斧或云鈇鈇皆失之也京師畏其威嚴扶風大治盜賊課常為三輔最師古曰言發則獲之翁歸為政雖任刑其在公卿之間清絜自守語不及私然溫良嗛退不曰行能驕人師古曰嗛古以為謙字補注沈欽韓曰說文嗛口有所衝也借為謙字易釋文謙子夏作嗛云嗛謙也

甚得名譽於朝廷視事數歲元康四年病卒家無餘財天子賢之制詔御史朕夙興夜寐曰求賢為右師古曰右不異親疏近遠務在安民而已扶風翁歸廉平鄉正師古曰鄉正讀曰鄉治民異等早天不遂不得終其功業朕甚憐之其賜翁歸子黃金百斤曰奉祭祠師古曰奉祭祠先謙注曰官本祭翁歸三子皆為郡守少子岑歷位九卿至後將軍師古曰南曰據表岑字子河成帝永始四年以護羌校尉為執而閼孺亦金吾元延元年為右將軍此文作後將軍必有一誤而閼孺亦至廣陵相有治名由是世稱田延年為知人

韓延壽字長公燕人也徙杜陵少為郡文學父義為燕郎中刺王之謀逆也義諫而死燕人聞之是時昭帝富於春秋大將軍霍光持政徵郡國賢良文學問曰得失時魏相曰文學對策曰為賞罰所已勸善禁惡政之本也曰者燕王為無道師古曰曰者猶言往日也韓義出身疆諫為王所殺義無比干之親而蹈比干之節師古曰殷之比干紂之諸父諫

前漢七十六

糾而死故宜顯賞其子曰示天下明為人臣之義光納其言因擢延壽為諫大夫遷淮陽太守治甚有名徙潁川潁川多豪彊難治國家常為選良二千石先是趙廣漢為太守患其俗多朋黨故構會吏民令相告訐師古曰構結也一切曰為聰明補注王文彬曰潁川由是曰為俗民多怨讎延壽欲更改之敎曰禮讓恐百姓不從乃愿召郡中長老為鄉里所信向者數十人設酒具食親與相對接曰禮意人人問曰謠俗民所疾苦師古曰謠俗謂閭里歌謠政教善惡也為陳和睦親愛銷除怨咎之路長老皆曰為便可行因與議定嫁喪祭儀品略依古禮不得過法延壽於是令文學學校官諸生皮弁執俎豆師古曰校亦學也音效補注周壽昌曰官即官舍也後書明帝紀承平十年召校官子弟作雅樂奏鹿鳴校官二字與此同猶言學舍之諸生子弟為吏民行喪嫁娶禮百姓遵用其敎賣偶車馬下里偽物者棄之市道張晏曰下里地下謂里偽物也師古曰偶謂木土為之象真車馬之形也偶對也弃其物



於市之道上也補注周壽昌曰史記孟嘗君傳木偶人謂土偶人注象人曰偶木土像亦曰偶本壽郊祀志木偶龍史記封禪書作木偶龍偶一作寓唐數年徙為東郡太守黃霸代延壽居穎川霸以其迹而大治延壽為吏上禮義好古教化所至必聘其賢士曰禮待用廣謀議納諫爭補注先謙曰胡舉行喪讓財表孝弟有行修治學官師古曰學官謂庠序之舍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官作宮壽昌云學官亦謂學舍漢學校立官肇自董仲舒仲舒見仲舒傳春秋鄉社舒傳賈京師學校也郡縣立學校始文翁見文翁傳春秋鄉社補注先謙曰官陳鍾鼓管弦盛升降揖讓補注先謙曰胡注周禮本社作射是陳鍾鼓管弦盛升降揖讓補注先謙曰胡注周禮物詢眾庶一曰和五曰舞及都試講武設斧鉞旌旗習射御之事治城郭收賦租先明布告其日已期會為大事吏民敬畏趨鄉之趣師古曰趨讀曰又置正五長師古曰正若今之鄉正里正也相率曰孝弟不得舍姦人師古曰舍止也閭里仞伯有非常補注先謙曰仞也官本正吏輒聞知姦人莫敢入界其始若煩後吏無追捕之苦師古曰仞也

諸生聞延壽賢無因自達故代卒師古曰代延壽遂待用之補注孫曰待讀為特師古曰代延壽遂待用之補注孫曰待讀為特乃今以久特開催謂本特待待待聲相近故字相通而師古無音則已不知其為特其納善聽諫皆此類也在東郡之借字矣漢紀正作遂特用之三歲令行禁止斷獄大減為天下最入守左馮翊滿歲稱職為真歲餘不肯出行縣師古曰行音下丞掾數白宜循行郡中覽觀民俗考長吏治迹延壽曰縣皆有賢令長督郵分明善惡於外行縣恐無所益重為煩擾師古曰重丞掾皆已為方春月可壹出勘耕桑延壽不得已行縣至高陵補注齊召南曰案地理志高陵雖為中故曰行縣至高陵也民有昆弟相與訟田自言延壽大傷之曰幸得備位為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令民有骨肉爭訟既傷風化重使賢長吏嗇夫三老孝弟受其恥師古曰重音直用反補注長吏謂縣令丞也後漢志注三老孝弟力田三者皆鄉官之名也三老高帝置孝弟力田高后置所召勸導鄉里助成教化也先謙案百官志書夫職咎在馮翊當先退是日移病不聽事因入臥傳舍閉閣思過一縣莫知所為令丞嗇夫三老亦皆自繫待罪補注宋邵曰自字疑於是訟者宗族傳相責讓此兩昆弟深自悔皆自髡肉袒謝願曰田相移終死不敢復爭師古曰移猶傳也一說兄以延壽大喜聞閔延見內酒肉與相對飲食厲勉曰意告鄉部有已表勸悔過從善之民師古曰以其悔過從善延壽迺起聽事勞謝令丞曰下引見尉薦補注先謙曰尉薦猶慰藉郡中欽然莫不傳相勸厲不敢犯補注先謙曰延壽恩信周徧二十四縣莫復言辭訟自言者推其至誠吏民不忍欺給師古曰延壽代蕭望之為左馮翊而望之遷御史大夫補注錢大昕曰公卿表望之之後尚有左馮翊一人御史大夫其時延壽亦為侍謁者補注先謙曰百官表有謁者左馮翊矣傅所書未核侍謁者福補注先謙曰百官表有謁者者五人比六百石掌殿上時節為望之道延壽在東郡時放散官威儀疑侍上脫常字福其名也



錢千餘萬望之與丞相丙吉議吉以為更大赦不須考師古曰更  
 會御史當問事東郡補注宋祁曰越本望之因令并問之師古曰  
 延壽代己為馮翊而有能名出延壽聞知即部吏案校望之在馮  
 已之上故忌害之欲陷以罪法延壽聞知即部吏案校望之在馮  
 翊時原儀官錢放散百餘萬補注先謙曰百官表左馮翊屬官有  
 性皆所以虞儀吏掠治急自引與望之為姦延壽劾奏移殿門禁  
 供祭祀補注何焯曰嚴延年傳張晏注故事望之自奏職在總領  
 止望之補注何焯曰嚴延年傳張晏注故事望之自奏職在總領  
 天下聞事不敢不問而為延壽所拘持上由是不直延壽各令窮  
 竟所考望之卒無事實而望之遣御史案東郡具得其事延壽在  
 東郡時試騎士師古曰每歲大試也治飾兵車畫龍虎朱爵  
 龍為與倚較文虎伏軾補注先謙曰胡注即都試也延壽衣黃紬方領晉灼曰以  
 直領也師古曰駕四馬傅總建幢李奇曰載也音灼曰傳著也  
 衣音於既反師古曰駕四馬傅總建幢李奇曰載也音灼曰傳著也  
 幢音於既反師古曰駕四馬傅總建幢李奇曰載也音灼曰傳著也  
 為之幢音大江反師古曰駕四馬傅總建幢李奇曰載也音灼曰傳著也  
 插翟象鏤獨斷金鏤者馬冠也師古曰植羽葆師古曰植亦立  
 寸上如五華形在馬鬣前案總即也師古曰植羽葆師古曰植亦立  
 為之亦今華形在馬鬣前案總即也師古曰植羽葆師古曰植亦立  
 注宋祁曰注文今字下疑有師古曰植羽葆師古曰植亦立  
 古曰郊駕郊祀時備法駕也師古曰植羽葆師古曰植亦立  
 施層樓四角金龍銜流蘇羽葆樓上有翔鸞儀志鼓吹車上  
 未詳或樂功曹引車皆駕四馬載樂師古曰植羽葆師古曰植亦立  
 人所載功曹引車皆駕四馬載樂師古曰植羽葆師古曰植亦立  
 木為之後世滋偽無復典刑以赤油箱之師古曰植羽葆師古曰植亦立  
 亦謂之油載王公以下通用之師古曰植羽葆師古曰植亦立  
 假司馬千人持幢旁師古曰植羽葆師古曰植亦立  
 有千人之多千人當依漢紀十九亦作千人案既云旁較則不得  
 軍假司馬此當讀部字為句馮奉世傳如注引漢注云邊郡置  
 都尉及千人司馬皆不治民百官表中尉有候司馬千人西域都  
 護下有司馬候千人各二人屬國都尉下有丞候千人此千人皆  
 官名王歌者先居射室師古曰植羽葆師古曰植亦立  
 呼之叫吡音濼濯之師古曰植羽葆師古曰植亦立  
 師古曰吡音濼濯之師古曰植羽葆師古曰植亦立  
 者帶弓韃羅後師古曰植羽葆師古曰植亦立  
 居馬上抱弩負師古曰植羽葆師古曰植亦立

莫侯又使騎士戲車弄馬盜驂孟康曰戲車弄馬之技也馳盜解  
 反師古曰又使騎士戲車弄馬盜驂孟康曰戲車弄馬之技也馳盜解  
 通典舞輪伎蓋今之戲車輪者弄馬蓋舞師古曰又使騎士戲車弄馬盜驂孟康曰戲車弄馬之技也馳盜解  
 馬盜驂則秦穆公事效為之象百戲之始延壽又取官銅物候月  
 蝕鑄作刀劍鉤鐔放效向方事師古曰又使騎士戲車弄馬盜驂孟康曰戲車弄馬之技也馳盜解  
 蝕鑄作刀劍鉤鐔放效向方事師古曰又使騎士戲車弄馬盜驂孟康曰戲車弄馬之技也馳盜解  
 謂之劍口師古曰又使騎士戲車弄馬盜驂孟康曰戲車弄馬之技也馳盜解  
 制向方主及取官錢帛私假使吏師古曰又使騎士戲車弄馬盜驂孟康曰戲車弄馬之技也馳盜解  
 有役字王念孫曰使當為役役古文作役與師古曰又使騎士戲車弄馬盜驂孟康曰戲車弄馬之技也馳盜解  
 使形近而誤漢紀作私假使役吏是也師古曰又使騎士戲車弄馬盜驂孟康曰戲車弄馬之技也馳盜解  
 呂上於是望之劾奏延壽上僭不道又自陳前為延壽所奏今復  
 舉延壽罪眾庶皆曰臣懷不正之心侵冤延壽願下丞相中二千  
 石博士議其罪事下公卿皆曰延壽前既無狀後復誣懇典法大  
 臣欲曰解罪狡猾不道天子惡之延壽竟坐弃市吏民數千人送  
 至渭城補注沈欽韓曰左馬治長安有罪不就老小扶持車轂  
 爭奏酒炙師古曰延壽不忍距逆人人為飲計飲酒石餘使掾史  
 分謝送者遠苦吏民延壽死無所恨百姓莫不流涕延壽三子皆  
 為郎吏且死屬其子勿為吏已為戒師古曰延壽不忍距逆人人為飲計飲酒石餘使掾史  
 官不仕至孫威迺復為吏至將軍威亦多恩信能拊眾得士死力  
 威又坐奢僭誅延壽之風類也  
 張敞字子高本河東平陽人也祖父孺為上谷太守徙茂陵敞父  
 福事孝武帝官至光祿大夫敞後隨宣帝徙杜陵敞本已鄉有秩  
 補太守卒史師古曰延壽不忍距逆人人為飲計飲酒石餘使掾史  
 稍遷太僕丞補注先謙曰百官表有秩次於三老察廉為甘泉倉長  
 邑王徵即位動作不由法度敞上書諫曰孝昭皇帝蚤崩無嗣師古曰延壽不忍距逆人人為飲計飲酒石餘使掾史  
 日蚤古大臣憂懼選賢聖承宗廟東迎之日唯恐屬車之行師古曰延壽不忍距逆人人為飲計飲酒石餘使掾史  
 日蚤古大臣憂懼選賢聖承宗廟東迎之日唯恐屬車之行師古曰延壽不忍距逆人人為飲計飲酒石餘使掾史  
 耳觀化聽風師古曰延壽不忍距逆人人為飲計飲酒石餘使掾史



輦先遷李奇曰挽此過之大者也後十餘日王賀廢敞曰切諫顯

名擢為豫州刺史已數上事有忠言宣帝徵敞為太中大夫先謙注

曰上事謂上封事百官表太中大夫秩比千石與于定國並平尚書事已正違忤大將軍

霍光師古曰守而使之主兵車出軍省減用度師古曰令其主節復

出為函谷關都尉宣帝初即位廢王賀在昌邑上心憚之徙敞為

山陽太守補注錢大昭曰地節三年五月祝事傳久之大將軍霍光

薨宣帝始親政事封光兄孫山雲皆為列侯曰光子禹為大司馬

頃之山雲已過歸第霍氏諸婿親屬頗出補吏敞聞之上封事曰

臣聞公子季友有功於魯大夫趙衰有功於晉師古曰衰大夫田

完有功於齊皆疇其官邑補注先謙曰官本作疇其庸引宋祁曰

案宣紀疇其爵邑張晏注云律非始封十減二疇者等也延及子

孫終後田氏篡齊趙氏分晉季氏顯魯師古曰顯與專故仲尼作

春秋迹盛衰師古曰著盛衰之跡補注蘇譏世卿最甚適者大將

軍決大計安宗廟定天下功亦不細矣夫周公七年耳而大將軍

二十歲補注先謙曰胡注周公輔成王七年而反政海內之命斷

於掌握方其隆時補注先謙曰通盛字感動天地侵迫陰陽月朏日蝕

晝冥宵光師古曰冥闇也宵夜也晝冥宵光反地大震裂火生地中天文失度祿祿

變怪不可勝記皆陰類盛長臣下顛制之所生也朝臣宜有明言

曰陛下褒寵故大將軍已報功德足矣問者輔臣顯政貴戚太盛

君臣之分不明請罷霍氏三侯皆就弟及衛將軍張安世宜賜几

杖歸休時存問召見已列侯為天子師補注先謙曰言朝臣明詔

百恩不聽羣臣已義固爭而後許天下必已陛下為不忘功德而

朝臣為知禮霍氏世世無所患苦今朝廷不聞直聲師古曰言朝

以陳而令明詔自親其文非策之得者也師古曰言失計也今兩侯已出

補注先謙人情不相遠臣心度之大司馬及其枝屬必有畏懼

之心夫近臣自危非完計也補注宋祁曰危字疑作疑字臣敞願

於廣朝白發其端直守遠郡其路無由師古曰直夫心之精微口

不能言也言之微眇書不能文也師古曰眇細也故伊尹五就桀五就湯

師古曰孟子云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言伊尹為蕭相國薦淮

陰累歲乃得通況乎千里之外因書文論事指哉唯陛下省察上

甚善其計然不徵也久之勃海膠東盜賊並起敞上書自請治之

曰臣聞忠孝之道退家則盡心於親進官則竭力於君夫小國中

君猶有奮不顧身之臣況於明天子乎今陛下遊意於太平勞精

於政事豐臺不舍晝夜師古曰豐臺言勉強羣臣有司宜各竭力

致身山陽郡戶九萬三千口五十萬已上補注齊召南曰案地理

千八百四十七口八十八萬一千二百八十八與此訖計盜賊未得

者七十七人師古曰它課諸事亦略如此臣敞愚駑既無已佐思

慮久處閒郡師古曰閒身逸樂而忘國事非忠孝之節也伏聞膠

東勃海左右郡歲數不登師古曰年穀盜賊並起至攻官寺補注

日說文寺廷也有法度者也後書光武纂囚徒搜市朝劫列侯吏

失綱紀姦軌不禁臣敞不敢愛身避死唯明詔之所處願盡力摧

挫其暴虐存撫其孤弱事即有業所至郡條奏其所由廢及所已

興之狀師古曰有業言各得其補注周壽昌曰淮南憲王傳大

此言事有端緒也蘇與曰即猶若也一曰始為端緒業與緒互相訓

季而後守後也絕道言若即分兵若分也又云虜即據

前險守後也絕道言若即分兵若分也又云虜即據

也此類若多也又云即無勢言若無勢書奏天子徵使拜膠東相

賜黃金三十斤敞辭之官自請治劇郡非賞







俱以舍法駕被劫於使御吏驅自便面拊馬師古曰便面所以此見其無威儀也使御吏驅自便面拊馬師古曰便面所以  
不欲見人以此自障而得便故曰便面亦曰屏面今之沙門  
所持竹扇上表平而下圓即古之便面也音類而反補注王鳴盛  
曰南齊褚淵以扇障目通鑑注云腰扇佩之於腰今謂之摺扇  
本注車又為婦畫眉長安中傳張京兆眉無應劭曰無大也孟康  
作眉是又為婦畫眉長安中傳張京兆眉無應劭曰無大也孟康  
蘇音是補注蘇林曰無音無也無音無也無音無也無音無也  
也韓鄭曰無音無也無音無也無音無也無音無也無音無也  
好為訓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  
如愛訓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  
屬光之意故為婦好有司曰奏敝上問之對曰臣聞閨房之內夫  
婦之私有過於畫眉者上愛其能弗備責也然終不得大位宋補注  
終字 敝與蕭望之子定國相善始敝與定國俱曰諫昌邑王超  
遷定國為大夫平尚書事敝出為刺史時望之為大行丞補注先  
帝更行人 後望之先至御史大夫定國後至丞相敝終不過郡守  
為大行 後望之先至御史大夫定國後至丞相敝終不過郡守  
為京兆九歲補注先坐與光祿勳楊惲厚善後惲坐大逆誅

公卿奏惲黨友不宜處位等比皆免師古曰比例而敝奏獨寢不  
下師古曰天子惜敝使卒捕掾絮舜有所案驗師古曰絮音擊  
主捕賊者也絮姓也音女居反又音人餘反補注先舜曰敝劫  
日幸字誤官本作賊据注本城下文作賊捕掾不誤舜曰敝劫  
奏當免不肯為敝竟事私歸其家人或諫舜舜曰吾為是公盡力  
多矣今五日京兆耳安能復案事補注宋敝聞舜語即  
部吏收舜繫獄是時冬月未盡數日案事吏晝夜驗治舜竟致其  
死事補注先致之所謂文致也舜當出死補注宋當出死補注敝  
使主簿持教告舜曰補注先致之所謂文致也舜當出死補注宋當出死補注敝  
冬月已盡延命乎師古曰言汝不欲延命乎補注周壽昌曰敝  
冬月已盡延命乎師古曰言汝不欲延命乎補注周壽昌曰敝  
兆之尚師古曰行舜家載尸并編敝教師古曰編敝也自言使者  
使者出師古曰行舜家載尸并編敝教師古曰編敤也自言使者  
使者奏敝賊殺不辜天子薄其罪師古曰以其欲令敝得自便利

師古曰從輕法以免也便音頻而反補注周壽昌曰敝本罪為賊  
殺不辜當從重比坐楊惲事僅免為庶人猶今官吏被訟逮主法  
者輕之令自勿輕罪即先下敝前坐楊惲不宜處位奏補注先  
一事得薄罰以免也即先下敝前坐楊惲不宜處位奏補注先  
奏所免為庶人敝免奏既下詣闕上印綬便從闕下亡命師古曰  
本縣數月京師吏民解池枹鼓數起師古曰弛放也音式爾反  
邑也數月京師吏民解池枹鼓數起師古曰弛放也音式爾反  
注在弛下而冀州部中有大賊天子思敝功效使使者即家在所  
召敝居處而召之敝身被重劾師古曰謂前有及使者至妻子  
家室皆泣惶懼而敝獨笑曰吾身亡命為民郡吏當就捕今使者  
來此天子欲用我也即裝隨使者補注先胡注治  
車日補注先大昭云當作詣公車上書蘇與云百官表衛尉屬官有  
公車司馬掌 臣前幸得備位列卿待罪京兆補注先胡注西  
都之制為三輔者列於九卿待罪者謙言也謂身居其官而不  
稱職則將有瘵曠之罪故謂居職為待罪西都之臣率有是言坐  
殺賊捕掾絮舜本臣敝素所厚吏數蒙恩貸師古曰貸臣有

章劾當免受記考事師古曰記書也若今便歸臥家謂臣五日京  
兆背恩忘義傷化薄俗補注宋通鑑與一本同 臣竊曰舜無  
狀枉法曰誅之臣敝賊殺無辜鞠獄故不直雖伏明法死無所恨  
天子引見敝拜為冀州刺史敝起亡命復奉使典州既到部而廣  
川王國羣輩不道賊連發不得敝曰耳目發起賊主名區處師古  
謂居止誅其渠帥廣川王姬昆弟及王同族宗室劉調等通行為  
之囊藥師古曰言容止賊盜若囊藥之盛物也補注先  
窮窮縱迹皆入王宮補注先王宮搜索調等果得之殿屋重轅中  
車數百兩師古曰一乘圍守王宮搜索調等果得之殿屋重轅中  
蘇林曰轅也重轅重芬中師古曰重芬即今之廊舍也一邊虛  
為兩夏者也轅音老芬音扶分反補注宋日殿屋一無屋字沈  
欽韓曰說文檢也又芬音扶分反補注宋日殿屋一無屋字沈  
師古曰傳讀曰附言縣其頭王宮門外因劾奏廣川王天子不忍  
敝自監護吏而捕之縣其頭王宮門外因劾奏廣川王天子不忍



致法削其戶做居部歲餘冀州盜賊禁止守太原太守補注宋

守太原補注宋滿歲為真太原郡清補注宋日當作郡清補注宋

原補注宋有三人劫郡界持三人以為質補注宋日當作郡清補注宋

質補注宋太守科汝乃解印綬以示之曰大夫不敢欺補注宋

之補注宋宣帝崩元帝初即位待詔鄭朋補注宋日當作郡清補注宋

臣宜傳輔皇太子上日問前將軍蕭望之望之曰為做能吏任治

煩亂材輕非師傅之器天子使使者徵做欲為左馮翊會病卒

補注先謙曰做事又見郊傳做所誅殺太原吏家怨做隨至杜陵

刺殺做中子璜做三子官皆至都尉初做為京兆尹而做弟武拜

為梁相是時梁王驕貴補注先謙曰王定國民多豪強號為難治

做問武欲何已治梁武敬憚兄謙不肯言做使吏送至關戒吏自

問武武應曰馭馬者利其銜策梁國大都吏民凋做且當已柱

後惠文彈治之耳前漢七十六應劭曰柱後以鐵為柱今法冠是也一名惠文

鐵柱卷秦制執法服今御史服之謂之解廡一角今冠兩角以解

廡為名耳師古曰晉說是也魏即今方目紗也舊音山爾反卷音

去權反補注李慈銘曰一角上宜疊解秦時獄法吏冠柱後惠文

廡二字解廡今作解廡俗字身借字秦時獄法吏冠柱後惠文

武意欲已刑法治梁吏還道之做笑曰審如掾言武必辨治梁矣

辨與辨同武既到官其治有迹亦能吏也做孫竦王莽時至郡

守封侯博學文雅過於做然政事不及也補注何焯曰竦事詳莽

竦死做無後補注周壽昌曰竦從兄紹為安眾侯劉崇相從

王尊字子贛補注周壽昌曰涿郡高陽人也少孤歸諸父使牧羊澤中

宋祁曰當作少歸諸尊竊學問能史書年十三求為獄小吏數歲

父諸父使牧羊澤中尊竊學問能史書年十三求為獄小吏數歲

給事太守府問詔書行事尊無不對補注何焯曰以施行詔

除補書佐署守屬監獄補注何焯曰署為守屬令監久之尊稱病去事

師郡文學官補注何焯曰郡有文學官治尚書論語略通大義復召署

守屬治獄為郡決曹史數歲日令舉幽州刺史從事補注何焯曰漢

本無史字子案如注須得史字乃安止作決曹非是而太守察

廉補遺西鹽官長補注何焯曰鹽官長數上書言便宜

事下丞相御史初元中舉直言遷執令補注何焯曰本西鹽也屬右

東五十五里轉守槐里兼行美陽令事補注何焯曰槐里美陽

平縣東南十里美陽春正月美陽女子告假子不孝補注何焯曰

也列女傳魏芒慈母曰於假子而不為何以異於凡母其父為其

門無姑三世假親案續自言繼母也武梁畫曰兒常已我為妻如

答我補注宋祁曰尊問之遣吏收捕驗問辭服尊曰律無妻母之

法聖人所不忍書此經所謂造獄者也補注何焯曰歐陽尚書有此造

射殺也補注何焯曰使騎吏五人張弓射殺之吏民驚駭後上行幸雍過觀尊

供張如法而辨補注何焯曰尊難行美陽令而後供張也供音居用

過美陽縣字是史氏誤齊召南曰案顧炎武亦駁此文云今顧

縣古之雍城而魏在秦幸雍何以得過魏當是過美陽之誤案

及炎武疑魏地在秦幸雍不當東行而不知右扶風自今有魏縣



久妨賢師古曰夫羽翮不修則不可已致千里補注宋祁曰

內不理無已整外師古曰府丞悉署吏行能分別白之賢

為上補注宋祁曰母曰富賈人百萬不足與計事昔孔子治魯

七日誅少正卯今太守視事已一月矣五官掾張輔懷虎狼之心

貪汙不軌師古曰汗濁也不一郡之錢盡入輔家然適足已葬矣

適足以致死也今將輔送獄直符史詣閣下從太守受其事師古

符史若尺六寸之符漢舊儀夜漏起宮中宮城門傳五百官直符

與此直符同承戒之戒之亦當作承戒之相隨入獄矣師古

日死盡得其狡猾不道百萬姦賊咸震郡中盜賊分散入傍郡界

豪彊多誅傷伏辜者坐殘賊免起家復為護羌將軍轉校尉師古

而屬護羌將軍前漢七十六護送軍糧委輸而羌人反絕轉道師古曰

萬圍尊尊曰千餘騎奔突羌賊功未列上師古曰未列坐擅離部

署會赦免歸家涿郡太守徐明薦尊不宜久在閭巷上曰尊為郡

令師古曰右扶風之縣音媚補注宋祁曰刊遷益州刺史先是頃

邪王陽為益州刺史行部至邛邛九折阪應劭曰在蜀犍道縣

日補注音來補注先謙曰嚴道今雅州府榮經應劭曰郡山名也師古

何數乘此險乘登也後曰病去及尊為刺史至其阪問吏曰此非

王陽所畏道邪吏對曰是尊叱其馭曰驅之師古曰驅馬王陽為

孝子王尊為忠臣尊居部二歲懷來徼外蠻夷歸附其威信博士

鄭寬中使行風俗師古曰行音下更反補注舉奏尊治狀遷為東

平相是時東平王曰至親驕奢不奉法度補注先謙曰傳相連坐

者師古曰前任傳相及尊視事奉璽書至庭中補注宋祁曰王未及

出受詔尊持璽書歸舍食已乃還致詔後謁見王太傅在前說相

鼠之詩師古曰相鼠無禮名刺無禮之詩也其辭曰相鼠有皮

高顯之地餘食苟得不知廉恥人無禮儀亦與鼠同師古曰

毋持布鼓過雷門師古曰雷門會稽城門也布鼓謂以布為鼓故無聲

時移於建康御覽五百八十二劉歆定軍禮曰昔吳王夫差啟蛇

先謙曰會稽洛陽相距絕遠顏引流俗妄談不為典要蛇門之聞

亦微近也王怒起入後宮尊亦直趨出就舍先是王數私出入駟馳

國中與后姬家交通尊到官召敕廢長大王當從官屬鳴和鸞乃

出自今有令駕小車叩頭爭之言相教不得補注先謙曰言尊有

後尊朝王王復延請登堂尊謂王曰尊來為相人皆弔尊也師古

不容朝廷故見使相王耳天下皆言王勇願但負貴安能勇師古

願字上更有王字蘇與曰願猶特也如尊乃勇耳王變色視尊

意欲格殺之即好謂尊曰願觀相君佩刀師古曰佩刀為好語也尊舉掖願謂

傍侍郎前引佩刀視王師古曰視王欲誣相拔刀向王邪補注沈

公羊傳師古曰彌明呼趙盾曰食王情得師古曰謂尊所又雅聞尊高

名大為尊屈酌酒具食相對極驩太后徵史奏尊張晏曰太后名

也師古曰東平史令為奏也師古曰張說是也徵史太后之名亦猶東

平王后之稱謂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在奏尊上是也太后事詳

王傳六為相倨慢不臣王血氣未定不能忍愚誠恐母子俱死今

妾不得使王復見尊陛下不畱意妾願先自殺不忍見王之失義

也尊竟坐免為庶人大將軍王鳳奏請尊補軍中司馬擢為司隸

校尉初中書謁者令石顯貴幸專權為姦邪丞相匡衡御史大夫

張譚補注先謙曰公卿表皆阿附畏事顯不敢言久之元帝崩成

帝初即位顯徙為中太僕師古曰皇后之屬師古曰先謙曰不復

典權衡譚迺奏顯舊惡請免顯等尊於是劾奏丞相衡御史大夫

譚位三公典五常九德師古曰五常仁義禮智信也九德寬而栗



而廉剛而寒強而義也 事見虞書皋陶謨也 曰總方略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為職知

中書謁者令顯等專權擅執大作威福縱恣不制無所畏忌為海

內患害不日時皆奏行罰 從附下罔上懷邪迷國無大臣輔政之義

在赦令前赦後衡譚舉奏顯不自陳不忠之罪而反揚著先帝任

用傾覆之徒妄言百官畏之甚於主上卑君尊臣非所宜稱失大

臣體又正月行幸出臺臨饗罷衛士 門下衡南鄉賞等西鄉衡更為賞布東鄉席

無也 起立延賞坐私語如食頃衡知行臨 萬眾會聚 而設不正之席

同使下坐上相比為小惠於公門之下 許又注文添 動不中禮

禮諸侯朝於天子同姓西而北上異姓東而北上蓋異姓為後也

漢古曰左者以左為尊先王之禮也中國尚右而左者為後也

禮失求諸野者是不然禮南鄉北鄉以西方為上鄭康成曰凡坐

隨於陰陽若坐在陽則上左在陰則上右蓋尊者南鄉則其下以

西面者為上東面者次之是上左也尊者北鄉則其下亦以西面

者為上東面者次之是上右也今匈奴之俗一以北鄉 衡又使官

大奴入殿中問行起居還言漏上十四刻行臨到 衡安坐不變色

改容無怵惕肅敬之心驕慢不謹皆不敬 有詔勿治於是衡慙懼

免冠謝罪上 丞相侯印綬天子曰新即位重傷大臣 適下御史丞問狀

也 猥歷奏大臣 無正法飾成小過曰塗汗宰

相推辱公卿輕薄國家奉使不敬有詔左遷尊為高陵令數月曰

病免會南山羣盜備宗等數百人 引農太守傅剛為校尉

逐捕 歲餘不能禽或說大將軍鳳賊數百人在穀下

也 發軍擊之不能得難曰視四夷 乃可於是鳳薦尊徵為諫大夫

事旬月間盜賊清 凡三歲 奉詔書白尊發吏捕人

字下有府有吏故言佐也 詔書所捕宜密尊曰治所公正京兆善

尊之也若今謂使人為向書矣治音直吏反補法何焯曰治所者

謂司隸治所非使人為向書矣治音直吏反補法何焯曰治所者

二太守在任賦賞狼藉揚州刺史王弘遣從事簡較式之召從事

謂曰治所還白使君劉式之於國家粗有微分倫數百萬錢何有

況不偷耶案此則 放日所捕宜今發吏 京兆文不當發吏

而尊復以無京兆文也 及長安擊者三月開千人已上尊出行縣

男子郭賜自言尊 外為大言倨嫚嫌 行和平之氣通御史大夫

畏者吏不敢捕尊行縣還上奏曰彊不陵弱各得其所寬大之政

先謙曰暴虐謂 昭曰嫌南監本閩本作上先謙曰 威信日廢不宜備位



先補注錢大昭曰先當作吏民多稱惜之湖三老公乘輿等師古

免先謙曰官本作免今陝州開縣東任鄉三老爵為公乘與其名上書訟尊治京兆

功效日著補注劉放曰當作往者南山盜賊阻山橫行剽劫良

民殺奉法吏道路不通城門至已警戒步兵校尉使逐捕暴師露

眾曠日煩費不能禽制二卿坐黜如臨日三輔皆秩中二千石號

鷹門太守甄遵河內太守也補注先羣盜寢強吏氣傷沮師古曰

才放反音流聞四方為國家憂當此之時有能捕斬不愛金爵重

賞關內侯寬中使問所徵故司隸校尉王尊捕羣盜方略補注先

徵至問其方略寬拜為諫大夫守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尊盡節

勞心夙夜思職卑體下士師古曰下厲奔北之吏起沮傷之氣二

旬之間大黨震壞渠率效首師古曰效效也斬賊亂蠲除民反農

業拊循貧弱鉅耘豪彊長安宿豪大猾東市賈萬城西萬章剪張

禁酒趙放蘇林曰萬音矩晉灼曰前張禁酒趙放此二人作前作

陵楊章等皆通邪結黨挾養姦軌上干王法下亂吏治并兼役使

侵漁小民為百姓豺狼更數二千石二十年莫能禽討師古曰更

官本無十字是也今本無十字先謙曰尊曰正法案誅皆伏其

辜姦邪銷釋吏民說服師古曰釋解也音釋說讀曰悅補尊撥劇

整亂誅暴禁邪皆前所稀有補注宋祁曰正與注釋當作釋尊撥劇

傷害陰陽為國家憂無承用詔書之意本改承作以靖言庸違

象奠滔天師古曰引虞書堯典之辭也靖治也庸用也違僻也滔

也漫音莫干反也謂其言假託於治實用違僻象恭敬過惡漫天

也王念孫曰浙本是一也說文章相背也古違背字本作章古文

今本尚書改章為違故又改注文耳蘇與曰顏既以漫釋滔矣一

說疑有誤或疑是慢字原其所言出御史承楊輔補注宋祁曰浙本

毛詩蕩傳滔慢也日所已謂故為尊書佐素行陰賊惡口不信師古曰謂其口而惡

得罪之由故為尊書佐素行陰賊惡口不信師古曰謂其口而惡

韓日御覽二百七十三引六韜曰多言多語好曰刀筆陷人於法

惡口惡舌先謙曰官本注而惡作惡而好曰刀筆陷人於法

輔常醉過尊大奴利家利家梓搏其頰師古曰梓搏擊也兄子闕

拔刀欲刺之補注宋祁曰輔曰故深怨疾毒欲傷害尊疑輔內懷

怨恨外依公事建畫為此議傳致奏文師古曰建立謀畫此議也

致於罪狀補注宋祁曰浸潤加誣已復私怨師古曰浸潤猶

秦將東破韓魏南拔郢都應侯譖之賜死杜郵師古曰應侯范雎

也吳起為魏守西河而秦韓不敢犯譏人間焉斥逐奔楚師古曰

冤反補注沈欽韓曰史記吳起傳秦聽浸潤曰誅良將魏信讒言

曰逐賢守此皆偏聽不聽失人之患也臣等竊痛傷尊修身絮己

砥節首公師古曰砥厲也首向也刺譏不憚將相誅惡不避豪彊

誅不制之賊補注宋祁曰浙本解國家之憂功若職修補注錫大

作著國本不誤先威信不廢誠國家爪牙之吏補注宋祁曰江

謙曰官本作著威信不廢誠國家爪牙之吏補注宋祁曰江

之折衝之臣今一旦無辜制於仇人之手補注先謙曰官本仇人

之手先謙案傷於詆欺之文上不得曰功除罪下不得蒙棘木之

通鑑亦作仇傷於詆欺之文上不得曰功除罪下不得蒙棘木之

聽張晏曰周禮三槐九獨掩怨讎之偏奏被共工之大惡臣職曰

名堯時諸侯舜流之於幽州也補注宋祁曰當作猥被共工之大

惡劉奉世曰瓊說非也共工之大惡謂上劾奏云許言庸違象箕

也滔天無所陳怨怒罪通鑑怨作冤尊曰京師廢亂羣盜並興選賢

徵用起家為卿賊亂既除豪猾伏辜即曰佞巧廢黜一尊之身三



力反審如御史章尊乃當伏觀闕之誅張晏曰孔子誅少正卯於兩觀之間放於無人之域不得苟免師古曰非止合也及任舉尊者當獲選舉之辜宋祁曰一作皆當獲選舉之辜先謙曰胡注不可但已徒也空也已止也不可也即不如章若不如所奏飾文深詆曰愬無罪師古曰愬也亦宜有誅曰愬讒賊之口絕詐欺之俗師古曰愬也唯明主參詳使白黑分別書奏天子復曰尊為徐州刺史遷東郡太守久之河水盛溢泛浸瓠子金隄老弱奔走恐水大決為害尊躬率吏民投沈白馬師古曰以祭水也祀水神河伯尊親執圭璧使巫策祝請以身填金隄師古曰填塞也因止宿廬居隄上吏民數千萬人爭叩頭救止尊師古曰無尊字尊終不肯去及水盛隄壞吏民皆奔走唯一主簿泣在尊旁立不動補注宋祁曰立字上疑有尊字大守身當水衝正指此言之脫去尊字則文義不明水經曰河水注御覽職官部六十三引此並作尊立不動漢紀同而水波

稍卻迴還吏民嘉壯尊之勇節白馬三老朱英等奏其狀補注宋本英作莫先謙曰官本考證地下有司考皆如言於是制詔御史東郡河水盛長毀壞金隄未決三尺百姓惶恐奔走太守身當水衝履咫尺之難不避危殆已安眾心吏民復還就作水不為災朕甚嘉之秩尊中二千石加賜黃金二十斤數歲卒官吏民紀之尊子伯亦為京兆尹補注朱一新曰公卿表失載坐粟弱不勝任免

王章字仲卿泰山鉅平人也少以文學為官稍遷至諫大夫在朝廷名敢直言元帝初擢為左曹中郎將與御史中丞陳咸相善共毀中書令石顯為顯所陷咸減死免章官成帝立徵章為諫大夫遷司隸校尉大臣貴戚敬憚之王尊免後代者不稱職章曰選為京兆尹補注先謙曰據公卿表代者齊宗時帝舅大將軍王鳳輔政章雖為鳳所舉非鳳專權不親附鳳會日有餽之章奏封事

召見言鳳不可任用宜更選忠賢上初納受章言後不忍退鳳章由是見疑遂為鳳所陷罪至大逆語在元后傳初章為諸生學長安獨與妻居章疾病無被臥牛衣中師古曰牛衣編亂麻為之韓曰晉書劉寔作牛衣賣以自給亦作烏衣龍具者補注沈欽被烏衣師古曰五衣也後主於苑內作貧兒村令人服烏衣以相執南齊書張融傳融悉脫衣以為博披牛被而反是也今以稻稿作牛背與妻決涕泣師古曰自謂其妻呵怒之曰仲卿京師尊貴在朝廷人誰踰仲卿者今疾病困厄不自激印如清曰激厲抗揚之意也師古曰印讀曰歷位及為京兆欲上封事妻又止之曰人當知足獨不念牛衣中涕泣時耶章曰非女子所知也書遂上果下廷尉獄妻子皆收繫章小女年可十二補注劉奉世曰云年可十二解太儂蓋衍可字約十二不煩曲解當存之沈夜起號哭曰平生獄上呼囚素常至欽韓曰案列女傳無可字

九今八而止張晏曰平生先時也獄卒夜問囚時有九人常呼問九人今八人便止知一人死也我君數剛先死者必君補注宋祁曰我字下疑有家字周壽昌曰我君明日問之章果死妻子皆徙合浦大將軍鳳薨後弟成都侯商復為大將軍輔政自上還章妻子故郡其家屬皆完具采珠致產數百萬時蕭育為泰山太守皆令贖還故田宅章為京兆二歲死不曰其罪眾庶冤紀之號為三王王駿自有傳駿即王陽子也

贊曰自孝武置左馮翊右扶風京兆尹補注宋祁曰置而吏民為之語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然劉向獨序趙廣漢尹翁歸韓延壽馮商傳王尊揚雄亦如之張晏曰劉向作新序不道王尊馮商續廣漢聰明下不能欺延壽厲善所居移風然皆訐上不信曰失身墮功師古曰墮毀翁歸抱公絮己為近世表張敞行行履忠進言師古曰衍衍強敏緣飾儒雅刑罰必行縱赦有度補注先謙曰敞之貌也音口翰反



緘舍有足大者贊即指此而言則縱赦當為縱條教可觀然被輕  
舍故舍音近而誤它文亦有縱舍無縱赦也  
嫡之名師古曰嫡古情字也謂走馬拊馬及畫眉補注沈王尊文  
武自將師古曰將助也師古曰所在必發請詭不經好為大言王章剛直守節不  
量輕重曰陷刑戮妻子流遷哀哉

虛受堂

表

趙尹韓張兩王傳四十六終

漢書七十六

漢書補注 卷七七

蓋諸葛劉鄭孫母將何傳第四十七

漢書七十七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王先謙補注

蓋寬饒字次公魏郡人也師古曰蓋音公蓋反明經為郡文學曰孝廉為郎

舉方正對策高第遷諫大夫行郎中戶將事師古曰百官公卿表

車戶騎三將蓋各呂所主劫奏衛將軍張安世子侍中陽都侯彭

祖不下殿門師古曰過殿也并連及安世居位無補彭祖時寶下門

寬饒坐舉奏大臣非是師古曰不左遷為衛司馬蘇林曰如今衛

漢注有衛屯司馬補注先謙曰衛屯司馬亦作屯衛司馬百官表

衛尉掌宮門衛屯兵屬有諸屯衛侯司馬二十二官屯衛侯司馬

者謂衛侯衛司馬也衛侯見馮奉世傳衛司馬亦見元紀谷永鄭

吉傳屯兵為衛故又稱屯衛司馬馮遂傳為長樂屯衛司馬以屯

衛並言是其證百官表

別有衛士令蘇說誤也先是時衛司馬在部見衛尉拜謁常為衛

官繇使市買師古曰繇讀與徭同補注王文彬曰衛官謂衛尉官

衛尉屬寬饒視事案舊令遂揖官屬曰下行衛者蘇林曰衛尉官

使行衛者也師古曰或說非也行音下更反補注劉放曰案此文

錯亂本當云寬饒視事案舊令遂揖衛尉沈欽韓曰案衛司馬於

衛尉部曲也亦猶三署郎見光祿勳執板拜不當僅揖疑上文見

衛尉拜謁脫官屬二字先謙曰下云候司馬不拜則見衛尉亦不

拜矣舊令如此不當以意比例沈說非上言見衛尉拜此云揖官

屬於文不備對說近之案百官表衛尉屬官有公車司馬衛士旅

賁三令丞衛士三丞此云官屬以之衛尉私使寬饒出寬饒曰令詣

下行衛者蓋專指衛士令丞言之衛尉私使寬饒出寬饒曰令詣

官府門上謁辭文穎曰私見使而公辭尚書也蘇林曰曰法詣衛

文說非也蓋上謁辭聞庭耳尚書主通章奏故得責問衛尉若今

報單是也上奏辭即上謁辭也往時不辭辭自寬饒始故自是衛

正焉寬饒初拜為司馬未出殿門師古曰寺在宮內胡廣云主宮門之門

候司馬不拜出先置衛輒上奏辭師古曰天子發故上奏辭自此

給使尚書責衛由是衛官不復私使候司馬師古曰天子發故上奏辭自此

候司馬不拜出先置衛輒上奏辭師古曰天子發故上奏辭自此

候司馬不拜出先置衛輒上奏辭師古曰天子發故上奏辭自此

候司馬不拜出先置衛輒上奏辭師古曰天子發故上奏辭自此

一一七



內衛士於周處為區斷其禪衣令短離地師古曰禪音單其字  
 區處若今之宿仗屋矣從衣補注沈欽韓曰  
 方言禪衣江淮南楚之冠大冠帶長劍躬案行士卒廬室視其飲  
 食居處有疾病者身自撫循臨問加致醫藥遇之甚有恩及歲盡  
 交代上臨饗罷衛卒師古曰得代當歸者也補注先謙曰衛卒數  
 千人皆叩頭自請願復畱其更一年師古曰更猶今言上番也音  
 供曰報寬饒厚德宣帝嘉之曰寬饒為太中大夫使行風俗師古  
 更反多所稱舉貶黜奉使稱意擢為司隸校尉刺舉無所迴避小  
 大輒舉所劾奏眾多廷尉處其法半用半不用師古曰其峻公  
 卿貴戚及郡國吏繇使至長安皆恐懼莫敢犯禁師古曰繇讀與  
 為使而京師為清平恩侯許伯入第師古曰許伯皇太子外祖也  
 丞相御史將軍中二千石皆賀寬饒不行師古曰許伯入第  
 伯請之迺往從西階上東鄉特坐師古曰言自尊抗無許伯自酌

前漢七十七

曰蓋君後至寬饒曰無多酌我我迺酒狂丞相魏侯笑曰補注宋  
 或作啖錢大昕曰史家敘事之詞當稱人名此傳稱魏相為魏侯  
 鄭崇傳稱貢禹為貢公司馬相如傳或稱長卿儒林傳或稱丁寬  
 為丁將軍費直為費公召信臣傳未云次公醒而狂何必酒也坐  
 九江以召父皆援引舊文未及刊正師古曰欲反下音胡酒酣樂作  
 者皆屬目卑下之師古曰屬猶注也音下之謂自詘降酒酣樂作  
 長信少府檀長卿起舞為沐猴與狗鬪師古曰沐猴猶猴補注沈  
 子女鄭云獲獼猴言舞者如獼猴正飲韓曰樂記優侏儒優能  
 義引漢書此事先謙曰悅印讀曰仰補曰美哉然富貴無常忽則易  
 而歎師古曰說讀曰悅印讀曰仰補曰美哉然富貴無常忽則易  
 人補注宋鄭曰說讀曰悅印讀曰仰補曰美哉然富貴無常忽則易  
 忽然而更師古曰說讀曰悅印讀曰仰補曰美哉然富貴無常忽則易  
 先謙曰寬饒視屋唯謹慎為得人君侯可不戒哉因起趨出劾奏  
 而此謂屋也師古曰說讀曰悅印讀曰仰補曰美哉然富貴無常忽則易  
 長信少府已列卿而沐猴舞師古曰沐猴猶猴補注沈  
 失禮不敬上欲罪少府許伯為謝良久上迺解寬饒為人剛直高  
 節志在奉公家貧奉錢月數千師古曰奉半已給吏民為耳目言

事者身為司隸子常步行自戍北邊蘇林曰子自行戍不取代補  
 子亦在戍邊之謂寬人公廉如此然深刻喜陷害人師古曰喜在位  
 及貴戚人與為怨師古曰人皆怨之又好言事刺譏奸犯上意師古曰上  
 曰其儒者優容之然亦不得遷同列後進或至九卿寬饒自曰行  
 清能高有益於國而為凡庸所越補注宋祁曰庸疑愈失意不快  
 數上疏諫爭太子庶子王生高寬饒節而非其如此予書曰明主  
 知臣絜白公正不畏強禦師古曰絜猶潔也言威力足以禁制於人  
 爾雅云王念孫曰絜亦絜也故命君曰司察之位擅君曰奉使之  
 權尊官厚祿已施於君矣君宜夙夜惟思當世之務奉法宣化憂  
 勞天下雖日有益月有功猶未足曰稱職而報恩也自古之治三  
 王之術各有制度師古曰三王謂夏殷周文質不同也今君不務循職而已補注宋  
 修一作迺欲曰太古久遠之事匡拂天子師古曰匡正數進不用難

前漢七十七

聽之語曰摩切左右非所曰揚令名全壽命者也方今用事之人  
 皆明習法令言足曰飾君之辭補注先謙曰文足曰成君之過君  
 不惟蓮氏之高蹤師古曰蓮伯玉邦無而慕子胥之末行師古曰  
 知吳王不可諫而不用不嘗之軀臨不測之險師古曰嘗與贊同  
 能止自取誅滅也師古曰嘗與贊同用不嘗之軀臨不測之險師古曰嘗與贊同  
 可曰比之貴重也師古曰嘗與贊同用不嘗之軀臨不測之險師古曰嘗與贊同  
 極也師古曰嘗與贊同用不嘗之軀臨不測之險師古曰嘗與贊同  
 然直貌言雖執直道而遭過時變與時紆曲然其本志不屈也師古曰  
 從音吐鼎反補注劉奉世曰此所謂內直而外曲顏說未盡宋祁  
 字疑是則字大雅云既明且哲曰保其身師古曰保其身  
 身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唯裁省覽師古曰裁省覽  
 納其言是時上方用刑法信任中尚書宦官寬饒奏封事曰方今  
 聖道寤廢儒術不行師古曰儒術曰刑餘為周召師古曰周召  
 也召謂召公奭師古曰周召曰法律為詩書師古曰詩書  
 引韓氏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師古曰五帝官天下



有此語下云故自唐虞以上經傳無太子稱號夏殷之王雖則傳  
其文略矣至周始見文王世子之制太子稱太子而後始稱  
曰太子官則讓賢天下家則世繼故五帝以天下為官三王以天  
下為家後世官家之稱木此世繼故五帝以天下為官三王以天  
下為家後世官家之稱木此世繼故五帝以天下為官三王以天

官曰傳賢若四時之運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則不居其位書奏上  
曰寬饒怨謗終不改下其書中二千石時執金吾議曰據公卿表  
名廣曰為寬饒指意欲求禮大逆不道欲使天子傳位於己諫大  
夫鄭昌怒傷寬饒忠直憂國曰言事不當意而為文吏所詆挫

臣聞山有猛獸藜藿為之不采國有忠臣姦邪為之不起  
文子尚德篇山有猛獸藜藿為之不采國有忠臣姦邪為之不起  
引作春秋曰云云知此語由來已久范司隸校尉寬饒居不求安  
食不求飽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故引之進有憂國之心退有死節

之義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應劭曰許伯宣帝皇后父史  
張安世也此四家屬無不聽師古曰此說非也許氏史氏有外  
屬之恩金氏張氏自託在於近仰也屬讀如本字也補注宋祁曰  
注未也字當剛何焯曰屬當讀之欲反謂屬託也應職在司察直  
道而行多仇少與也與黨與也上書陳國事有司劾曰大辟臣  
幸得從大夫之後官曰諫為名不敢不言上不聽遂下寬饒吏寬  
饒引佩刀自剄北闕下眾莫不憐之

諸葛豐補注沈欽韓曰吳志注風俗通曰葛豐為陳涉將軍  
字少有功而誅孝文帝追錄封其孫諸侯因并氏焉

季琅邪人也曰明經為郡文學名特立剛直貢禹為御史大夫除  
豐為屬舉侍御史元帝擢為司隸校尉刺舉無所避京師為之語  
曰聞何闊達諸葛師古曰言闊者何久闊也上嘉其節加豐秩光祿

大夫補注先謙曰百官表光祿大夫秩二千石時侍中許章曰外屬貴幸  
奢淫不奉法度賓客犯事與章相連豐案劾章欲奏其事適逢許

侍中私出豐駐車舉節詔章曰下欲收之章迫窘馳車去豐追之  
許侍中因得入宮門自歸上師古曰歸誠乞豐亦上奏於是收豐  
節司隸去節自豐始豐上書謝曰臣豐竊怯文不足曰勸善武不  
足曰執邪陛下不量臣能否拜為司隸校尉未有曰自效復秩臣  
為光祿大夫官尊責重非臣所當處也又迫年歲衰暮常恐卒填  
溝渠師古曰卒德無曰報厚補注錢大昭曰當作無以報厚德南  
監本闕本不誤先謙曰官本不誤

使論議士譏臣無補長獲素餐之名師古曰素空也言不舉職務  
空食祿奉而已補注先謙曰

官本奉故常願捐一旦之命不待時而斷姦臣之首縣於都市編  
書其罪師古曰編謂  
師古曰却退也補注宋祁曰誠臣所甘心也夫曰布衣之士尚猶  
有刎頸之交師古曰刎  
師古曰却退也補注宋祁曰今曰四海之大曾無伏節死誼之臣率盡  
苟合取容阿黨相為念私門之利忘國家之政邪穢濁濁之氣上

感于天師古曰謂亦謂  
師古曰謂亦謂是曰災變數見百姓困乏此臣下不忠之  
效也臣誠恥之亡已凡人情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忠臣直士  
不避患者誠為君也今陛下天覆地載物無不容師古曰如天  
之覆如地之

載使尚書令堯賜臣豐書曰夫司隸者刺舉不法善善惡惡非得  
顯之也師古曰善善褒賞善人也惡  
師古曰善善褒賞善人也惡免處中和補注宋祁曰免越  
本注勉劉奉世曰

免當順經術意恩深德厚臣豐頓首幸甚臣竊不勝憤懣願賜清  
宴師古曰清音滿補注  
師古曰清音滿補注唯陛下裁幸補注王念孫曰裁猶少也裁  
財通用使幸傳唯陛下哀憐

義同上不許是後所言益不用豐復上書言臣聞伯奇孝而棄於  
親子胥忠而誅於君師古曰並解於上也補注  
師古曰並解於上也補注隱公慈而殺於弟

桓公所殺師古曰桓公欲立弟桓公為其尚少已且攝位而卒為  
師古曰桓公欲立弟桓公為其尚少已且攝位而卒為叔武弟

而殺於兒師古曰叔武弟桓公欲立弟桓公為其尚少已且攝位而卒為  
師古曰叔武弟桓公欲立弟桓公為其尚少已且攝位而卒為叔武弟



弟下新夫曰四子之行屈平之材師古曰屈平然猶不能自顯而被刑戮豈不足曰觀哉使臣殺身曰安國蒙誅曰顯君師古曰臣誠願之獨恐未有云補注沈欽韓曰文選傳長而為眾邪所排令讒夫得遂正直之路雍塞師古曰雍忠臣沮心智士杜口師古曰人在位多言其短上徙豐為城門校尉豐上書告光祿勳周堪光祿大夫張猛補注先謙曰上不直豐迺制詔御史城門校尉豐前與光祿勳堪光祿大夫猛在朝之時數稱言堪猛之美豐前為司隸校尉不順四時修法度專作苛暴補注宋祁曰曰獲虛威朕不忍下吏曰為城門校尉不內省諸己師古曰而反怨堪猛曰求報舉師古曰舉師古曰告案無證之辭暴揚難驗之罪毀譽恣意不顧前言師古曰不信之大者也朕憐豐之耆老不

忍加刑其免為庶人終於家

劉輔河間宗室也補注錢大昕曰輔蓋河間獻王之裔故稱宗室然於史家書郡縣之例未合當云河間人也

宗室為襄賁令先謙舉孝廉為襄賁令補注先謙曰在今沂州府

立趙婕妤為皇后先下詔封婕妤父臨為列侯輔上書言補注沈

疏大旨與輔同臣聞天之所與必先賜曰符瑞天之所違必先降

災變此神明之徵應自然之占驗也昔武王周公承順天地曰

饗魚鳥之瑞師古曰謂伐紂時有白魚赤然猶君臣祗懼動色相

戒況於季世不蒙繼嗣之福屢受威怒之異者庫雖夙夜自責改

過易行畏天命念祖業妙選有德之世考卜窈窕之女師古曰窈

曰承宗廟順神祇心塞天下望師古曰子孫之祥猶恐晚暮今適

觸情縱欲傾於卑賤之女欲曰母天下不畏于天不愧于人惑莫

大馬里語曰腐木不可曰為柱卑人不可曰為主天人之所不予

必有禍而無福市道皆共知之師古曰市道市中之道也一日市

是朝廷莫肯盡言臣竊傷心自念得曰同姓拔擢尸祿不忠污

辱諫爭之官不敢不盡死唯陛下深察書奏上使侍御史收縛輔

繫掖庭祕獄師古曰漢書儀儀掖庭詔獄令丞宦者為之主理婦

李報德復怨今輔正以論趙氏繫此獄羣臣莫知其故於是中

朝左將軍辛慶忌右將軍廉褒光祿勳師丹太中大夫谷永師古曰

相曰下至六百石為外朝也師古曰後將軍侍中常侍散騎諸吏為中朝

臣也蓋時為給事中侍中諸吏之類師古曰漢書稱中朝官或

稱中朝者其文非一唯孟康此注最為分明師古曰漢書稱中朝官或

長樂問望之計策王嘉傳事下富平侯張延壽光祿勳楊惲太僕戴

軍公孫祿右將軍王安光祿勳馬宮光祿大夫光祿大夫孔光左

光祿大夫非內朝官而孔光祿勳馬宮光祿大夫光祿大夫孔光左

官孟康所舉不無遺漏矣師古曰光祿勳掌宮殿掖門戶在九卿中

規近昭宣以後張安世蕭望之馮奉世辛慶忌皆以列將軍兼領

光祿勳而揚輝為光祿勳亦加諸吏故其與孫會宗書自稱與閣

入直承明與參謀議而其秩尚卑師古曰漢書稱中朝官或

相御史職事至昭宣之世大將軍權兼中外又置前後左右將軍

矣此西京朝局之變史家未明言之讀者可推驗而得也又攷趙

侯父子之封侯在永始二年四月則劉輔繫掖庭獄亦當在是時

而則在四年谷永為左將軍丹為光祿勳皆在三年康褒為右

將軍則在四年谷永為左將軍丹為光祿勳皆在三年康褒為右

而則在四年谷永為左將軍丹為光祿勳皆在三年康褒為右

而則在四年谷永為左將軍丹為光祿勳皆在三年康褒為右

而則在四年谷永為左將軍丹為光祿勳皆在三年康褒為右

而則在四年谷永為左將軍丹為光祿勳皆在三年康褒為右

而則在四年谷永為左將軍丹為光祿勳皆在三年康褒為右

而則在四年谷永為左將軍丹為光祿勳皆在三年康褒為右

而則在四年谷永為左將軍丹為光祿勳皆在三年康褒為右

而則在四年谷永為左將軍丹為光祿勳皆在三年康褒為右



此其言必有卓詭切至當聖心者師古曰卓高遠也故得拔至於此旬日之間收下祕獄臣等愚曰為輔幸得託公族之親在諫臣之列新從下土來未知朝廷體補注宋祁曰一本來字上有之字而字體字上有之字補注宋祁曰一本來字上有之字諱不足深過補注先謙曰過責也小罪宜隱忍而已如有大惡宜暴治理官與眾共之師古曰令眾人知其罪狀而罰之趙簡子殺其大夫鳴犢孔子臨河而還張晏曰趙簡子欲分晉國故其死至河而還也師古曰戰國策說二人姓名云鳴犢孔子聞其死至河而還也師古曰戰國策說二人姓名云鳴犢孔子聞其死至河而還也同耳師古曰今人表並也師古曰戰國策說二人姓名云鳴犢孔子聞其死至河而還也師古曰今人表並也慶隆水旱迭臻師古曰迭互也方當隆寬廣問喪直盡下之時也而行慘急之誅於諫爭之臣震驚羣下失忠直心假令輔不坐直言所坐不著師古曰明也天下不可戶曉師古曰言不可家家曉喻之也姓近臣本目言顯其於治親養忠之義誠不宜幽囚于掖庭獄公卿曰下見陛下進用輔而折傷之暴師古曰暴急也人有懼心師古曰懼也精銳銷滅蘇林曰弱也師古曰音乃莫敢盡節正言非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音上有莫字所昭有虞之聽廣德美之風也師古曰舜有政諫之鼓故言有也臣等竊深傷之唯陛下留神省察上迺徙繫輔共工獄師古曰考也少府屬有考工室王莽始改少府曰共工輔獄在成帝時此共工應仍曰考減死罪一等論為鬼薪終於家師古曰考減死罪一等論為鬼薪終於家鄭崇字子游本高密大族世與王家相嫁娶師古曰女嫁王祖父曰營徙平陵父賓明法令為御史事貢公師古曰貢禹稱貢公育傳亦名公直崇少為郡文學史至丞相大車屬師古曰大車屬也師古曰立與高武侯傳喜同門學相友善師古曰同門喜為大司馬薦崇哀帝擢為尚書僕射數求見諫爭上初納用之每見曳革履師古曰執曰上笑曰我識卿尚書履聲久之上欲封祖母傅太后

從弟商崇諫曰孝成皇帝封親舅五侯天為赤黃昏日中有黑氣今祖母從昆弟二人已侯孔鄉侯皇后父高武侯曰三公封尚師古曰三公封尚有因緣師古曰三公封尚為大司馬故曰三公封尚師古曰三公封尚用之今無故欲復封商壞亂制度逆天人心師古曰逆天人心氏之福也臣聞師曰逆陽者厥極弱逆陰者厥極凶短折師古曰短折鴻範五行傳王之不極是謂不建厥極弱注天為剛德剛氣失故於人為弱案君者法天失君道為逆陽思之不容是謂不聖厥極短折案士位陰遠土性為逆陰犯人者有亂亡之患犯神者有疾天之禍故周公著戒曰惟王不知艱難唯耽樂是從時亦罔有克壽師古曰周書亡逸之篇也言王者不知稼穡故衰世之君天折蚤沒師古曰蚤早也師古曰蚤早也師古曰蚤早也臣願以身命當國咎崇因持詔書案起師古曰持詔書案起非也案者即寫詔之文師古曰非也案者即寫詔之文師古曰非也案者即寫詔之文師古曰非也案者即寫詔之文人之事案十有二寸師古曰人之事案十有二寸師古曰人之事案十有二寸師古曰人之事案十有二寸足高三寸此詔書案者承受詔書之案吳志孫權拔佩刀斬前奏案古者進食奏書俱別設案李說是也先謙曰通鑑胡注更始時常侍奏事韓夫人起抵破傅太后大怒曰何有為天子乃反為一書案則案非文案之案也師古曰書案則案非文案之案也師古曰書案則案非文案之案也師古曰書案則案非文案之案也臣所願制邪師古曰臣所願制邪師古曰臣所願制邪師古曰臣所願制邪太后躬自養育免于襁褓教道曰禮至於成人師古曰太后躬自養育免于襁褓教道曰禮至於成人師古曰太后躬自養育免于襁褓教道曰禮至於成人師古曰太后躬自養育免于襁褓教道曰禮至於成人茂焉師古曰茂焉師古曰茂焉師古曰茂焉天罔極言欲報父母之恩德心無已也師古曰天罔極言欲報父母之恩德心無已也師古曰天罔極言欲報父母之恩德心無已也師古曰天罔極言欲報父母之恩德心無已也呼吳天者陳己至誠也師古曰呼吳天者陳己至誠也師古曰呼吳天者陳己至誠也師古曰呼吳天者陳己至誠也前追號皇太后父為崇祖侯惟念德報未殊朕甚惡焉師古曰前追號皇太后父為崇祖侯惟念德報未殊朕甚惡焉師古曰前追號皇太后父為崇祖侯惟念德報未殊朕甚惡焉師古曰前追號皇太后父為崇祖侯惟念德報未殊朕甚惡焉商皇太后父同產子小自保大師古曰商皇太后父同產子小自保大師古曰商皇太后父同產子小自保大師古曰商皇太后父同產子小自保大恩義最親其封商為汝昌侯師古曰恩義最親其封商為汝昌侯師古曰恩義最親其封商為汝昌侯師古曰恩義最親其封商為汝昌侯汝昌侯六月尊帝太后為皇太后師古曰汝昌侯六月尊帝太后為皇太后師古曰汝昌侯六月尊帝太后為皇太后師古曰汝昌侯六月尊帝太后為皇太后太后此詔稱皇太后史家追改為崇祖侯後更號崇祖侯為汝昌哀侯崇又曰董賢貴寵過度諫由是重得罪師古曰太后此詔稱皇太后史家追改為崇祖侯後更號崇祖侯為汝昌哀侯崇又曰董賢貴寵過度諫由是重得罪師古曰太后此詔稱皇太后史家追改為崇祖侯後更號崇祖侯為汝昌哀侯崇又曰董賢貴寵過度諫由是重得罪師古曰太后此詔稱皇太后史家追改為崇祖侯後更號崇祖侯為汝昌哀侯崇又曰董賢貴寵過度諫由是重得罪事見責發疾頸癰欲乞骸骨不敢尚書令趙昌佞調素害崇知其



見疏因奏崇與宗族通疑有姦請治上責崇曰君門如市人何曰  
欲禁切主上師古曰言講求者多交通資客崇對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師古曰  
也願得考覆上怒下崇獄窮治死獄中

孫寶字子嚴潁川鄆陵人也師古曰鄆音優曰明經為郡吏御史大夫張

忠辟寶為屬師古曰周壽昌曰忠為御欲令授子經更為除舍師古曰

備除也設儲待師古曰謂豫備器寶自劾去忠固還之師古曰固

蓄心內不平師古曰恨後署寶主簿寶徙入舍祭竈請比鄰忠陰

察怪之使所親問寶前大夫為君設除大舍子自劾去者欲為高

節也今兩府高士俗不為主簿子既為之徒舍甚說師古曰說何

前後不相副也寶曰高士不為主簿而大夫君曰寶為可一府莫

言非師古曰言大夫曰為寶適可為主簿耳府中之人又曰為不當也士安得獨自高前日君男

欲學文而移寶自近師古曰近謂書也禮有來學義無往教道不可訕身

誦何傷且不遭者可無不為況主簿乎師古曰言士不遭遇知已

忠問之甚慙上書薦寶經明質直宜備近臣為議郎遷諫大夫鴻

嘉中廣漢羣盜起選為益州刺史廣漢太守扈商者大司馬車騎

將軍王音姊子軟弱不任職寶到部親入山谷諭告羣盜非本造

意渠率皆得悔過自出師古曰渠大也遣歸田里自劾矯制奏商為亂首

盜故云為亂首也師古曰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制下也春秋之義誅

首惡而已商亦奏寶所縱或有渠率當坐者師古曰縱放也商徵下獄寶

坐失死罪免益州吏民多陳寶功效言為車騎將軍所排上復拜

寶為冀州刺史遷丞相司直時帝舅紅陽侯立使客因南郡太守

李尚占墾草田數百頃師古曰墾度而取之也頗有民所假少

府陂澤略皆開發師古曰姓皆已田之而占墾謂為草田占云新自墾

上書願已入縣官師古曰得此田請已入官也有詔郡平田予直師古曰

其田而準師古曰增寶聞之遺丞相史按驗  
發其奸劾奏立尚懷姦罔上狡猾不道尚下獄死立雖不坐後兄  
大司馬衛將軍商薨次當代商上度立而用其弟曲陽侯根為大  
司馬票騎將軍師古曰度過也會益州蠻夷犯法巴蜀頗不安上  
曰寶善名西州拜為廣漢太守秩中二千石賜黃金三十斤蠻夷  
安輯吏民稱之師古曰與集同徵為京兆尹故吏侯文曰剛直不苟合  
常稱疾不肯仕寶曰恩禮請文欲為布衣友日設酒食妻子相對  
文求受署為掾進見如賓禮數月曰立秋日署文東部督郵入見  
敕曰今日應準始擊當順天氣取姦惡以成嚴霜之誅師古曰王念

有其人乎師古曰寶曰誰也文

曰霸陵杜穉季寶曰其次師古曰除穉季文曰豺狼橫道不宜復

問狐狸師古曰言不當寶默然穉季者大俠與衛尉滄于長大鴻

臚蕭育等皆厚善寶前失車騎將軍與紅陽侯有郤師古曰失車

事也郤與同自恐見危時滄于長方貴幸友寶寶亦欲附之始

視事而長曰穉季託寶故寶窮無曰復應文文怪寶氣索師古曰

音先知其有故因曰明府素著威名今不敢取穉季當且闔閭勿

有所問師古曰如此竟歲吏民未敢誣明府也師古曰即度穉季

而譴它事師古曰李奇曰過度不治罪穉季周壽昌曰度越也言越過穉

傳上亦云度師古曰穉口謹謹終身自墮師古曰墮毀也言穉季耳

目長聞知之杜門不通水火師古曰杜塞也不通水火師古曰受教穉季耳

為小戶但持鉏自治園因文所厚自陳如此師古曰具言恐

懼改節之狀也文曰

其田而準師古曰增寶聞之遺丞相史按驗

發其奸劾奏立尚懷姦罔上狡猾不道尚下獄死立雖不坐後兄

大司馬衛將軍商薨次當代商上度立而用其弟曲陽侯根為大

司馬票騎將軍師古曰度過也會益州蠻夷犯法巴蜀頗不安上

曰寶善名西州拜為廣漢太守秩中二千石賜黃金三十斤蠻夷

安輯吏民稱之師古曰與集同徵為京兆尹故吏侯文曰剛直不苟合

常稱疾不肯仕寶曰恩禮請文欲為布衣友日設酒食妻子相對

文求受署為掾進見如賓禮數月曰立秋日署文東部督郵入見

敕曰今日應準始擊當順天氣取姦惡以成嚴霜之誅師古曰王念

後人所加今應準始擊即承上文立秋日言之無庸更加日字

十一羽族部三引此有日字亦後人依誤本漢書加之其職官部五

鈔歲時部三引此皆無日字又文選西征賦注舊本北堂書

鳥部中初學記歲時部上師古曰採部渠有其人乎師古曰渠謂

白帖三引此亦皆無日字師古曰採部渠有其人乎師古曰渠謂



我與穉季幸同土壤素無睚眦師古曰睚音匪音才睚反睚又

前願受將命分當相直師古曰言自願受郡將之命分當相直

也孫曰師古以願為願念直為直胡問反直讀曰直也補注王念

孫曰師古以願為願念直為直胡問反直讀曰直也補注王念

也孫曰師古以願為願念直為直胡問反直讀曰直也補注王念

也孫曰師古以願為願念直為直胡問反直讀曰直也補注王念

也孫曰師古以願為願念直為直胡問反直讀曰直也補注王念

也孫曰師古以願為願念直為直胡問反直讀曰直也補注王念

也孫曰師古以願為願念直為直胡問反直讀曰直也補注王念

也孫曰師古以願為願念直為直胡問反直讀曰直也補注王念

也孫曰師古以願為願念直為直胡問反直讀曰直也補注王念

也孫曰師古以願為願念直為直胡問反直讀曰直也補注王念

也孫曰師古以願為願念直為直胡問反直讀曰直也補注王念

也孫曰師古以願為願念直為直胡問反直讀曰直也補注王念

也孫曰師古以願為願念直為直胡問反直讀曰直也補注王念

也孫曰師古以願為願念直為直胡問反直讀曰直也補注王念

也孫曰師古以願為願念直為直胡問反直讀曰直也補注王念

也孫曰師古以願為願念直為直胡問反直讀曰直也補注王念

也孫曰師古以願為願念直為直胡問反直讀曰直也補注王念

也孫曰師古以願為願念直為直胡問反直讀曰直也補注王念

也孫曰師古以願為願念直為直胡問反直讀曰直也補注王念

也孫曰師古以願為願念直為直胡問反直讀曰直也補注王念

也孫曰師古以願為願念直為直胡問反直讀曰直也補注王念

也孫曰師古以願為願念直為直胡問反直讀曰直也補注王念

也孫曰師古以願為願念直為直胡問反直讀曰直也補注王念

也孫曰師古以願為願念直為直胡問反直讀曰直也補注王念

也孫曰師古以願為願念直為直胡問反直讀曰直也補注王念

也孫曰師古以願為願念直為直胡問反直讀曰直也補注王念

相大司空通鑑考異云哀紀及恩澤侯表皆云傅商以建平二年

二月封而實傳云制相大司空通鑑考異云哀紀及恩澤侯表皆云傅商以建平二年

按建平二年已罷大司空官通鑑考異云哀紀及恩澤侯表皆云傅商以建平二年

請獄治尚書令昌案崇近臣罪惡暴著而實懷邪附下罔上通鑑考異云哀紀及恩澤侯表皆云傅商以建平二年

月作詆欺遂其毒心蓋國之賊也傳不云乎惡利口之覆國家通鑑考異云哀紀及恩澤侯表皆云傅商以建平二年

孔子之言其免實為庶人哀帝崩王莽白王太后徵實曰為光祿通鑑考異云哀紀及恩澤侯表皆云傅商以建平二年

大夫與王舜等俱迎中山王平帝立實為大司農會越樹郡上黃通鑑考異云哀紀及恩澤侯表皆云傅商以建平二年

龍游江中通鑑考異云哀紀及恩澤侯表皆云傅商以建平二年

漢紀孝平太師孔光大司徒馬宮等咸稱莽功德比周公宜告祠通鑑考異云哀紀及恩澤侯表皆云傅商以建平二年

宗廟實曰周公上聖召公大賢尚猶有不相說著於經典兩不相通鑑考異云哀紀及恩澤侯表皆云傅商以建平二年

損師古曰周書君奭之序曰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

日邵說讀曰悅補注沈欽韓曰列子通鑑考異云哀紀及恩澤侯表皆云傅商以建平二年

揚朱篇周公揚天子之政召公不悅今風雨未時百姓不足每有通鑑考異云哀紀及恩澤侯表皆云傅商以建平二年

一事羣臣同聲師古曰言雷同得無非其美者朝廷美事也

大臣皆失色侍中奉車都尉甄邯即時承制罷議者會實遣吏迎通鑑考異云哀紀及恩澤侯表皆云傅商以建平二年

母母道病留弟家獨遣妻子司直陳崇曰奏實事下三公即訊通鑑考異云哀紀及恩澤侯表皆云傅商以建平二年

之也實對曰年七十諄眊恩衰共養營妻子如章

之言也詩音布內反共讀曰供音居用反

中錄舊德臣曰實孫仇為諸長師古曰仇音抗諸項邪之縣也補

不附王氏始終一節亦何武鮑注何焯曰實檢定稜是其微過然

母將隆字君房東海蘭陵人也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內領尚書通鑑考異云哀紀及恩澤侯表皆云傅商以建平二年

外典兵馬踵故選置從事中郎師古曰踵猶繼也言承繼故事也

自漢至六朝皆有之始見此傳案中郎本天子之衛臣以衛臣而通鑑考異云哀紀及恩澤侯表皆云傅商以建平二年

稱其端蓋已與參謀議奏請隆為從事中郎遷諫大夫成帝末隆通鑑考異云哀紀及恩澤侯表皆云傅商以建平二年

奏封事言古者選諸侯入為公卿曰衰功德宜徵定陶王使在國通鑑考異云哀紀及恩澤侯表皆云傅商以建平二年

邸曰填萬方師古曰填反其後上竟立定陶王為太子隆遷冀州牧

邸曰填萬方師古曰填反其後上竟立定陶王為太子隆遷冀州牧

邸曰填萬方師古曰填反其後上竟立定陶王為太子隆遷冀州牧



頴川太守哀帝即位呂高第入為京兆尹遷執金吾時侍中董賢  
 方貴上使中黃門發武庫兵前後十輩送董賢及上乳母王阿舍  
 隆奏言武庫兵器天下公用國家武備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錢  
 皆出大司農大司農錢自乘輿不呂給其養反養音弋向反共  
 養勞賜壹出少府益不呂本臧給末用不呂民力其浮費共讀曰  
 供別公私示正路也古者諸侯方伯得顯征伐迺賜斧鉞師古曰  
 同也補注先謙曰漢家選吏職在距寇亦賜武庫兵皆任其事然  
 官本注未無也字漢家選吏職在距寇亦賜武庫兵皆任其事然  
 後蒙之春秋之誼家不臧甲補注沈沈欲韓曰公羊定十三年傳所  
 呂抑臣威損私力也今賢等便僻弄臣補注宋祁曰私恩微妾而  
 呂天下公用給其私門契國威器其家備李奇曰契缺也晉灼  
 說也共讀曰供補注錢大昕曰契與擊同非契缺也師古曰李  
 之義周壽昌曰晉說是也契即擊也說見溝洫志民力分於弄  
 臣武兵設於微妾建立非宜呂廣驕僭非所呂示四方也孔子曰  
 奚取於三家之堂師古曰三家謂魯大夫叔孫仲孫季孫也論語  
 奚取於三家之堂云三家者曰雍徹孔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  
 乃天子之禮耳何為在三家之堂也臣請收還武庫上不說  
 曰說謙頃之傅太后使謁者買諸官婢賤取之復取執金吾官婢  
 八人隆奏言賈賤請更平直師古曰賈讀曰上於是制詔丞相御  
 史大夫交讓之禮與則虞芮之訟息師古曰虞芮二國名文王為  
 止隆位九卿既無呂匡朝廷之不逮而反奏請與永信宮爭貴賤  
 之賈程奏顯言蘇林曰眾莫不聞舉錯不由詎理音千故反爭求  
 之名自此始無呂示百僚傷化失俗呂隆前有安國之言徵定陶  
 王使在左遷為沛郡都尉遷南郡太守王莽少時慕與隆交隆不  
 甚附哀帝崩莽秉政使大司徒孔光奏隆前為冀州牧治中山馮  
 太后獄冤陷無辜不宜處位在中土本中謁者令史立侍御史丁  
 玄自典考之補注先謙曰百官表成帝改中書謁者令為中謁者但與隆連名奏事史立時

為中太僕補注先謙曰中太僕掌皇太后與馬丁玄泰山太守及尚書令趙昌譜鄭  
 崇者為河內太守補注先謙曰公卿表哀帝建平二年尚書令  
 九卿皆免官徙合浦  
 何並字子廉祖父曰吏二千石自平與徙平陵師古曰平陵汝南  
 右扶風注平陵當作平輿並為郡吏至大司空掾事何武武高  
 其志節舉能治劇為長陵令道不拾遺初邛成太后外家王氏貴  
 侯成帝母亦姓王故曰父爵別之也而侍中王林卿通輕俠傾京  
 師後坐法免賓客愈盛歸長陵上冢因畱飲連日並恐其犯法自  
 造門上謁師古曰造至謂林卿曰冢間單外君宜曰時歸師古曰  
 在郊郭之舍也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婢婿當是使女所也並具  
 舍守冢之舍也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婢婿當是使女所也並具  
 知之曰非已時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婢婿當是使女所也並具  
 中而已即且遣吏奉謁傳送補注宋祁曰林卿素驕慙於賓客並  
 度其為變備兵馬曰待之師古曰儲備備林卿既去北度涇橋令  
 騎奴還至寺門拔刀刺其建鼓師古曰建鼓建也謂植木而旁  
 懸鼓焉縣有此鼓者所召集號令為開閉之時補注周壽昌曰  
 寺不必並自從吏兵追林卿行數十里林卿迫窘遁令奴冠其冠  
 被其襪褌自代乘車從童騎師古曰褌褌曲襪衣也身變服從聞  
 徑馳去會日暮追及收縛冠奴曰我非侍中奴耳並心自知已  
 失林卿遁曰王君困自稱奴得脫死邪叱吏斷頭持還縣所刺鼓  
 置都亭下署曰故侍中王林卿坐殺人埋冢舍使奴刺寺門鼓師  
 表其事也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婢婿當是使女所也並具  
 元反成帝太后曰邛成太后愛林卿故聞之涕泣為言哀帝哀  
 帝問狀而善之遷並隴西太守徙頴川太守代陵陽嚴詡詡本目



孝行為官謂據史為師友有過輒閉關自責終不大言郡中亂王莽遣使徵詔官屬數百人為設祖道詔據地哭據史曰明府吉徵不宜若此詔曰吾哀潁川士身豈有憂哉我曰柔弱微必避剛猛代代到將有僮仆者故相弔耳師古曰僮僕也詔至拜為美俗使者文雅曰宣美風化使者是時潁川鍾元為尚書令領廷尉補注先謙曰公卿表用事有權弟威為郡掾賊千金師古曰元字宣君領謂兼官廷尉免冠為弟請一罪也並為太守故辭鍾廷尉補注先謙曰官廷尉免冠為弟請一等之罪如清曰減願蚤就髡鉗並曰罪在弟身與君律補注何焯法之官三尺是不在於太守元懼馳遣人呼弟陽翟輕俠趙季李掌故曰君律款多畜賓客巨氣力漁食閭里師古曰漁者謂侵奪持吏長短從橫郡中師古曰從音子用聞並且至皆亡去並下車求勇猛曉文法吏且十人使文吏治三人獄武吏往捕之各有所部救曰三人非負太守迺負王法不得不治鍾威所犯多在赦前驅使入函谷關勿令汙民間不入關迺收之趙季樂惡雖遠去當得其頭師古曰負謂持其權力也吏格殺之亦得趙季它郡持頭還並皆縣頭及其具獄於市郡中清靜表善好士師古曰好見紀潁川名次黃霸性清廉妻子不至官舍數年卒疾病召丞掾作先令師古曰先告子恢吾生棄餐日久死雖當得法購勿受如清曰公令吏死官得法購師葬為小椁師古曰椁下棺張晏曰禮三重棺趙簡子曰不設局降下棺之謂也或曰但下棺無餘器物也師古曰言止作小椁椁容下棺而已無令高大也恢如父言王莽擢恢為關都尉建武中曰並孫為郎師古曰贊曰蓋寬饒為司寇補注周壽昌曰寬饒正色立於朝雖詩所謂國之司直無日加也師古曰詩鄭風羔裘之篇曰彼已之子邦之司直言其德美可主正直之任也補注先謙任作司若采王生之言曰終其身斯近古之賢臣矣諸葛劉鄭

雖云狂瞽有異志焉補注李慈銘曰異志猶孔子曰吾未見剛者師古曰論語稱孔子之言曰數子之名迹然母將汗於冀州師古曰冀州牧與史立丁五共奏焉太后事是為汗曲也汗音一胡反補注何焯曰母將之事本非其罪然名則難解故止孫寶燒於定陵師古曰燒亦曲也謂受滔于長託況俗人乎何並之節亞尹翁歸云

虛受堂

蓋諸葛劉鄭孫母將何傳第四十七終



蕭望之傳第四十八 漢書七十八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臣王先謙補注

蕭望之字長倩東海蘭陵人也 師古曰近世諸謙妄相託附乃云

者共祖述焉但鄧侯漢室宗臣功高位重子孫膺緒具詳表傳長

情絕傳述學名節並隆博覽古今能言其祖而變年載非徒

長老所傳耳目相接若其承何後史傳宣得弗詳漢書既非敘

論後人馬所取信不然而事斷可識矣補注發大昭曰梁書武帝

紀云漢相國何生德定侯延生侍中彪彪生公府掾章章徙杜

生皓皓生仰仰生太傅望之此顏注所指妄相託附者也

陵家世已田為業至望之好學治齊詩事同縣后倉且十年 補注

昭曰后倉東海鄰人見儒林傳與 臣令詣太常受業 如前注曰令郡

望之同郡非同縣也縣疑當作郡 臣令詣太常受業 如前注曰令郡

學散長壽政教者二千石奏上與計借諸太常受業 如前注曰令郡

注周壽昌曰案武紀顏注云郡國每歲令所徵之人與上計簿使

俱來京師也續百官志云太常每歲復事同學博士白奇 師古曰

選試博士奏其能事詳見儒林傳序復事同學博士白奇 師古曰

后倉受業而奇後為博士 補注 又從夏侯勝問論語禮服 師古曰禮

注先謙曰官本注於作與 又從夏侯勝問論語禮服 師古曰禮

京師諸儒稱述焉是時大將軍霍光秉政長史丙吉薦儒生王仲

翁與望之等數人皆召見先是左將軍上官桀與蓋主謀殺光光

既誅桀等後出入自備吏民當見者露索去刀兵兩吏挾持 師古

搜也露形體而搜 望之獨不肯聽自引出閣曰不願見吏牽持 師古

也索音山客反 望之獨不肯聽自引出閣曰不願見吏牽持 師古

向光聞之告吏勿持望之既至前說光曰將軍曰功德輔幼主將

曰流大化致於洽平 師古曰洽太平之化通洽四方也補注宋祁

治平二字連文者師古曲為之說非也洽平當 是曰天下之士延

為治平字之誤也王嘉傳以治平即其證 是曰天下之士延

給事中望之曰射策甲科為郎 師古曰射策者謂為難問疑義書

列而置之不使彰顯有欲射者隨其所取得而釋之曰知優劣射

之言也補注先謙曰 署小苑東門候 師古曰署補署也門候主候

官本注人作文是 署小苑東門候 師古曰署補署也門候主候

也苑疑不應以小城門無小苑東門名此宮苑門仲翁下車趨門

出入從倉頭廬兒 師古曰皆官府之給賤役者也解在貢禹傳

儀丞相東曹長安給騎亭長七十人六月一更倉頭廬兒 下車

趨門傳呼甚寵 師古曰趨讀曰起趨趨也下車而趨門傳呼

有之策字沈欽韓曰漢官儀官奴擇給事計從侍中以下為倉頭

青輦從入歌傳以呼名儀官奴擇給事計從侍中以下為倉頭

出入者令執節者每傳呼前後以相通 願謂望之曰不肯錄錄反

抱關為 政不得大官而守門也補注朱一新曰為監本作違先謙

作違 望之曰各從其志後數年坐弟犯法不得宿衛免歸為郡

吏及御史大夫魏相 補注宋祁曰 除望之為屬察廉為大行治禮

丞 補注先謙曰大鴻臚屬官有行人丞武帝改為大行丞下屬有

行治禮丞是未知大行 時大將軍光薨子禹復為大司馬兄子山

丞即大行治禮丞也 時大將軍光薨子禹復為大司馬兄子山

領尚書 師古曰霍山去病之孫今云兄子者轉寫誤補

宿衛內侍地節三年夏京師雨雹望之因是上疏願賜清閒之宴

口陳災異之意 師古曰開 宣帝自在民間聞望之名曰此東海蕭

生邪下少府宋時問狀 師古曰時音居宜反補注錢大昕曰公卿

古注宋時也亦音居宜反由詹 無有所諱望之對曰為春秋昭公

事歷大鴻臚左馮翊遷少府 無有所諱望之對曰為春秋昭公

三年大雨雹是時季氏專權卒逐昭公鄉使魯君察於天變宜亡

此書 師古曰鄉讀曰 今陛下聖德居位思政求賢堯舜之用心

也然而善祥未臻陰陽不和是大臣任政一姓擅執之所致也附

枝大者賊本心私家盛者公室危 師古曰本心樹之本株也唯明

主躬萬機 補注宋祁曰一本作躬親 選同姓舉賢材曰為腹心



與參政謀令公卿大臣朝見奏事明陳其職曰考功能如是則庶

事理公道立姦邪塞私權廢矣對奏天子拜望之為謁者時上初

即位思進賢良多上書言便宜輒下望之問狀高者請丞相御史

師古曰望之曰其人所謂之狀請於丞相御史或曰奏聞即見超

擢補注劉奉世曰願說非也高者則令丞相御史試事次者則令

中二千石試事歲滿各以狀聞試斷其文爾劉徹同次者中二千

石試事滿歲曰狀聞師古曰試令行其所言之下者報聞或罷歸

田里補注先諫曰其言不可所白處奏皆可上之意也累遷諫

大夫丞相司直歲中三遷官至二千石其後霍氏竟謀反誅望之

望益任用師古曰是時選博士諫大夫通政事者補郡國守相曰

望之為平原太守望之雅意在本朝遠為郡守內不自得乃上疏

曰陛下哀愍百姓恐德化之不究師古曰竟也悉出諫官曰補

郡吏所謂憂其末而忘其本者也朝無爭臣則不知過國無達士

則不聞善師古曰達士謂願陛下選明經術温故知新通於幾微

謀慮之士曰為內臣與參政事諸侯間之則知國家納諫憂政亡

有闕遺若此不怠成康之道其庶幾乎師古曰周成康二王致太

矣外郡不治豈足憂哉書聞徵入守少府宣帝察望之經明持重

論議有餘材任宰相師古曰欲詳試其政事復曰為左馮翊望之

從少府出為左遷恐有不合意即移病師古曰移病謂移書言上

聞之使侍中成都侯金安上諭意曰皆作都成侯此作成都侯傳

寫誤所用皆更治民曰考功師古曰更猶經君前為平原太守曰

淺故復試之於三輔非有所聞也師古曰所聞望之即視事是歲

西羌反漢遣後將軍征之京兆尹張敞上書言國兵在外軍曰更

補注王念孫曰國兵在外軍以夏本作充國兵在外軍以經夏後

將軍即趙充國也以與已同充國兵在外軍已經夏言其在外已

久也宣紀趙充國元年夏四月遣後將軍趙充國擊西羌此傳下文曰

擊西羌此傳下文曰補注涼州被寇方秋饑饉時民尙有飢乏病死

於道路則敵之上書已在秋時故曰軍已輕夏也今本脫去充

紀正作充國兵發隴西曰北安定曰西吏民並給轉輸田事頗廢

在外已輕夏發隴西曰北安定曰西吏民並給轉輸田事頗廢

素無餘積雖羌虜曰破來春民食必乏窮辟之處買亡所得師古

讀曰僻也補注先諫曰縣官數度不足曰振之師古曰度願令諸有

舉非盜受財殺人及犯法不得赦者補注宋祁曰皆得曰差入

穀此入郡贖罪隴西曰北安定曰西務益致穀曰豫備百姓之

急事下有司望之與少府李彊議補注先諫曰公曰為民而陰陽

之氣有仁義欲利之心師古曰與與合同也補注宋祁曰注未也

下荀紀函作含仁作好在教化之所助堯在上不能去民欲利之

心補注王念孫曰下文云堯在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心則此文

此皆有而能令其欲利不勝其好義也雖桀在上不能去民好義

之心而能令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堯桀之分在於義利而已

道民不可不慎也師古曰道今欲令民量粟曰贖罪如此則富者

得生貧者獨死是貧富異刑而法不壹也補注宋祁曰人情貧窮

父兄囚執聞出財得曰生活為人子弟者將不顧死亡之患敗亂

之行曰赴財利求救親戚一人得生十人曰喪如此伯夷之行壞

公綽之名滅師古曰公綽魯大夫孟公綽也論語稱孔子曰若滅

曰禮樂可曰政教壹傾雖有周召之佐恐不能復師古曰召讀曰

官本無音字古者滅於民不足則取有餘則予詩曰爰及矜人哀

此縣寡弱者也言王者惠澤下及哀矜之人曰至縣寡上惠下

也又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師古曰小雅大田之詩也言眾庶喜

心先公後私雨音于具反補注先諫曰官本下急上也今有西邊

之役民失作業雖戶賦口欵曰贖其困乏師古曰率戶而古之通

義百姓莫曰為非曰死救生恐未可也師古曰子弟竭死曰陛下

救父兄令其生也



布德施教教化既成堯舜亡日加也今議開利路日傷既成之化  
 臣竊痛之於是天子復下其議兩府丞相御史曰難問張敞敞曰  
 少府左馮翊所言常人之所守耳昔先帝征四夷兵行三十餘年  
 百姓猶不加賦而軍用給今羌虜一隅小夷跳梁於山谷間漢但  
 令舉人出財減墾日誅之其名賢於煩擾良民橫賦歛也師古曰  
 音胡又諸盜及殺人犯不道者百姓所疾苦也皆不得贖首匿見  
 知縱所不當得為之屬議者或頗言其法可蠲除師古曰其罪  
 欲除此今因此令贖其便明甚何化之所亂甫刑之罰小過赦薄  
 罪贖師古曰呂侯為周穆王司寇作贖刑之法有金選之品曰選  
 首刑金銖兩名也師古曰音胡是也字本作銖銖即銖也其重百  
 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一曰重六兩呂刑曰墨辟殺其罰百  
 銖大辟疑殺其罰惟倍制辟疑殺其罰倍差宮辟疑殺其罰六百  
 銖大辟疑殺其罰惟倍制辟疑殺其罰倍差大辟曰墨本紀疑殺  
 救其罰百銖率選與銖皆聲相近也今尚書作銖蓋銖之誤疑  
 云六兩大半兩為銖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為銖輕重異名  
 不可假借呂刑贖罪計銖不計銖銖之所從來久矣何賊之所生  
 為銖字形相涉說文已不能辨正矣所從來久矣何賊之所生  
 做備阜衣二十餘年如漢書曰雖有五時服至朝皆著阜衣補注洗  
 衣之數論衡程材篇史衣黑衣嘗問罪人贖矣未聞盜賊起也竊  
 宮闈赤單則朝服仍朱衣也  
 憐涼州被寇方秋饒時民尙有飢乏病死於道路況至來春將大  
 困乎補注宋祁曰大不不早慮所以振救之策而引常經以難恐後  
 為重責常人可與守經未可與權也做幸得備列卿以輔兩府為  
 職不敢不盡愚望之強復對曰先帝聖德賢良在位作憲垂法為  
 無窮之規永惟邊境之不贖師古曰惟思也竟故金布令甲曰師古曰  
 日金布者令篇名也其上有府庫金銀布邊郡數被兵離飢寒師古曰  
 帛之事因以名篇令甲者其篇甲乙之次也師古曰同共給之也  
 遺也天絕天年父子相失令天下共給其費師古曰此以上令甲之文  
 固為軍旅卒暴之事也師古曰卒讀曰猝言此令文專為軍旅卒  
 聞天漢四年常使死罪人入五十萬錢減死罪一等豪彊吏民請

奪假責師古曰責至為盜賊日贖罪其後姦邪橫暴盜並起師古曰  
 日橫音至攻城邑殺郡守充滿山谷吏不能禁明詔遺繡衣使者  
 以興兵擊之師古曰軍與之法也補注宋祁曰繡衣使者誅者過半然  
 後衰止愚目為此使死罪贖之敗也故曰不便時丞相魏相御史  
 大夫丙吉亦言為羌虜且破轉輸略足相給遂不施做議望之為  
 左馮翊三年京師稱之選大鴻臚先是烏孫昆彌翁歸靡因長羅  
 侯常惠上書師古曰昆彌烏孫之王願曰漢外孫元貴靡為嗣得  
 復尚少主蘇林曰宗結婚內附呼去匈奴詔下公卿議望之曰為  
 烏孫絕域信其美言萬里結婚非長策也天子不聽神爵二年遣  
 長羅侯惠使送公主配元貴靡未出塞翁歸靡死其兄子狂王背  
 約自立惠從塞下上書願留少主敦煌郡惠至烏孫責曰負約因  
 立元貴靡還迎少主詔下公卿議望之復曰為不可烏孫持兩端  
 亡堅約其效可見前少主在烏孫四十餘年恩愛不親密邊境未  
 百安此已事之驗也今少主曰元貴靡不得立而還信無負於四  
 夷此中國之大福也少主不止蘇役將與其原起此天子從其議  
 徵少主還補注先謙曰通鑑考異云烏孫傳請婚在元後烏孫雖  
 分國兩立曰元貴靡為大昆彌漢遂不復與結婚三年代丙吉為  
 御史大夫五鳳中匈奴大亂議者多曰匈奴為害日久可因其壞  
 亂舉兵滅之詔遣中朝大司馬車騎將軍韓增諸吏富平侯張延  
 壽光祿勳楊輝太僕戴長樂問望之計策望之對曰春秋晉士句  
 帥師侵齊聞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師古曰士句晉  
 春秋公羊傳襄十九年齊侯環卒晉士句帥師侵齊大夫范宣子也  
 至穀問齊侯卒乃還還者何善辭也大其不伐喪也曰為恩足曰  
 服孝子誼足曰動諸侯前單于慕化鄉善稱弟蘇林曰弟順也師  
 音梯補注劉奉世曰漢與匈奴皆遣使請求和親海內欣然夷狄



莫不聞未終奉約不幸為賊臣所殺今而伐之是乘亂而幸災也  
彼必奔走遠遁不曰義動兵恐勞而無功宜遣使者弔問輔其微  
弱救其災患四夷聞之咸貴中國之仁義如遂蒙恩得復其位必  
稱臣服從此德之盛也上從其議後竟遣兵護輔呼韓邪單于定  
其國是時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設常平倉詳見食貨志上善之  
望之非壽昌師古曰此望丞相丙吉年老上重焉望之又奏言百  
姓或乏困盜賊未止二千石多材下不任職三公非其人則三光  
為之不明今首歲日月少光師古曰首歲歲之咎在臣等上曰望  
之意輕丞相師古曰言三公非其人又云乃下侍中建章衛尉金  
安上光祿勳楊惲御史中丞王忠并詰問望之師古曰三人望之  
免冠置對天子繇是不說師古曰繇與後丞相司直繇延壽師古曰  
音奏侍中謁者良使丞制詔望之師古曰望之表丞相掌承天子助理萬歲  
亦同承義監本於此文改丞望之再拜已良與望之言望之不起  
因故下手蘇林曰伏地而言也補注王文彬曰蘇注當在曰下下  
其手以禮而謂御史曰良禮不備故事丞相病明日御史大夫輒  
問病朝奏事會庭中差居丞相後補注宋祇曰南本庭作廷下同  
正丞相謝大夫少進揖今丞相數病望之不問病會庭中與丞相  
鈞禮師古曰不為時議事不合意望之曰侯年寧能父我邪服虔  
能與吾父同年師古曰補注劉效曰言侯年雖高寧能為我父邪不足  
敬也劉奉世曰此直謂其安能為我父輕之辭則壽昌曰上  
以丞相年老重之故望之云知御史有令不得擅使望之多使守  
然望之時已年近六十也

先引謂導車前師古曰注未當添也字沈欽韓曰漢舊儀少  
史秩比六百石與蘇說高卑懸絕要之亦如丞相有長史少史耳  
又使賣買私所附益凡十萬三千師古曰使其史為望之家有所  
之也案望之大臣通經術居九卿之右本朝所仰師古曰右上也  
本朝舊言中朝前云望之雅意在至不奉法自修踞慢不遜據師古曰  
本朝先諫曰官本注在之右師古曰二百五十百上者當時  
日據古受所監減二百五十百上師古曰二百五十百上者當時  
尺目上一正目上矣師古曰二百五十百上者當時  
而任法者一尺杖一百一正加一等十五正杖不枉法者一尺杖  
九十二正加一等師古曰二百五十百上者當時  
三十正加役流師古曰二百五十百上者當時  
者禮遇丞相亡禮廉聲不聞敖慢不遜師古曰二百五十百上者當時  
百僚君不深思陷于茲穢朕不忍致君于理使光祿勳惲策詔左  
遷君為太子太傅授印其上故印使者師古曰二百五十百上者當時  
大夫印便道之官師古曰二百五十百上者當時  
道明孝正直是與帥意亡僭靡有後言師古曰二百五十百上者當時  
左遷師古曰二百五十百上者當時  
相霸蕘于定國復代焉望之遂見廢不得相為太傅曰論語禮服  
授皇太子初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詔公卿議其儀丞相霸御史  
大夫定國議曰聖王之制施德行禮先京師而後諸夏先諸夏而  
後夷狄詩云率禮不越遂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師古曰商  
詩也率循也遂循也既發也相土烈烈也海外有截也師古曰商  
齊也言殷宗受命為諸侯能修禮度無有所踰越也徧省視之教  
令盡行而相土之威烈烈然盛四海之陛下聖德充塞天地師古曰  
外皆整齊師古曰二百五十百上者當時  
滿也塞光被四表師古曰二百五十百上者當時  
日鄉讀自古未之有也其禮儀宜如諸侯王位次在下師古曰  
加望之曰為單于非正朔所加師古曰二百五十百上者當時  
曰不臣之禮位在諸侯王上外夷稽首稱藩中國讓而不臣此則  
羈縻之誼謙亨之福也師古曰二百五十百上者當時



通也亨音書曰戎狄荒服師古曰逸書也補注先謙曰胡注此語火庚反言其來荒忽亡常服字先謙曰官本有服字如使匈奴後嗣卒有烏鼠鼠伏闕於朝享不為畔臣師古曰卒終也本曰客禮待之朝朝見也享獻也古者諸侯見於天子必以所貢助信讓行手禮祭於廟孝經所謂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者也信讓行手禮貉福祚流于亡窮萬世之長策也天子采之下詔曰蓋聞五帝三王教化所不施不及已政今匈奴單于稱北蕃朝正斯朕之不逮德不能引通鑑無德字其已客禮待之令單于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及宣帝寢疾選大臣可屬者師古曰屬音之欲反引外屬侍中樂陵侯史高太子太傅望之少傅周堪至禁中拜高為大司馬車騎將軍望之為前將軍光祿勳堪為光祿大夫皆受遺詔輔政領尚書事補注先謙曰胡注漢尚書職典樞機凡諸曹文書眾都曰錄宣帝崩太子薨尊號是為孝元帝望之堪本曰師傅見尊前漢七十八

重上即位數宴見言治亂陳王事補注先謙曰胡注王者之事先謙案宣帝言漢朝本以王霸之道雜之今欲復望之選白宗室明經達學散騎諫大夫劉更生給事中與侍中金敞並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謀議勸道上曰古制師古曰道讀曰多所欲匡正上甚鄉納之信師古曰鄉讀曰嚮意初宣帝不甚從儒術任用法律而中書宦官用事中書令弘恭石顯久典樞機明習文法亦與車騎將軍高為表裏論議常獨持故事不從望之等恭顯又時傾仄見誦文穎曰恭顯心不自安也師古曰文說非子也仄古側字補注周壽昌曰此直謂其論議傾仄見誦於天望之曰為中書政本宜曰賢明之選自武帝游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國舊制又違古不近刑人之義師古曰禮曰刑白欲更置士人緣是大與高恭顯忤師古曰緣讀與由上初即位謙讓重改作師古曰重難十七人於議久不定出劉更生為宗正補注先謙曰胡注散騎給事中中書也

故云望之堪數薦名儒茂材已備諫官會稽鄭朋陰欲附望之上疏言車騎將軍高遣客為姦利郡國及言許史子弟罪過章視周堪師古曰視讀曰示白令朋待詔金馬門朋奏記望之曰將軍體周召之德秉公綽之質有卞莊之威師古曰周謂周公旦召也廉正專欲卞莊子魯卞邑大夫蓋勇士也召讀曰邵至乎耳順之年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折衝之位號至將軍誠士之高致也窟穴黎庶莫不惟喜咸曰將軍其人也師古曰國家委今將軍規撫云若管晏而休遂行日仄至周召乃留乎師古曰問望之之意當趣如管晏而止為欲恢廓其字若管晏而休則下走將歸延陵之舉應劭曰下走僕也張晏從吳王之行棄國而耕於舉澤朋云望之所為若但如管晏則不處漢朝將歸會稽尋延陵之軌隱耕舉澤之中也師古曰下走者自謙言趨修農圃之疇師古曰疇田曰疇畜雞種黍俟見二子沒齒而已矣師古曰論語云子路從而後遇丈人曰杖荷蓑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朋之所云蓋謂此也候古侯字也侯侍世說齒終身也葆草器也音徒鈞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世作也是如將軍昭然度行積思塞邪枉之險蹊宣中庸之常政師古曰度檢而為高行也蹊與周召之遺業親日仄之兼聽則下走其庶幾願竭區區底厲鋒鏑師古曰鋒刃端也鏑奉萬分之一望之見納朋接待曰意師古曰與之相見納用其說也補注先謙望之短車騎將軍師古曰短謂言許史過失後朋行傾邪望之絕不與通朋與大司農史李宮俱待詔堪獨白宮為黃門郎朋楚士怨恨張晏曰朋會稽人會稽并更求入許史推所言許史事曰皆周堪劉更生教我我關東人何曰知此於是侍中許章白見朋補注先謙曰白朋出揚言曰我見言前將軍小過五大罪一中書令在旁知我言狀望之聞之曰問弘恭石顯顯恭恐望之自訟下於它吏即挾朋及待詔華龍師古曰華龍音胡化反龍者宣帝時與張子蟻等待詔



師古曰矯音巨曰行汗滅不進師古曰滅欲入堪等堪等不納故  
與朋相結恭顯令二人告望之等謀欲罷車騎將軍疏退許史狀  
候望之出休日補注先漢曰漢制自三署即以入直禁中者十日一出休沐令朋龍上之事下  
弘恭問狀望之對曰外戚在位多奢淫欲曰匡正國家非為邪也  
恭顯奏望之堪更生朋黨相稱舉補注周壽昌曰朋黨毀離親戚欲曰專擅權執為臣不忠誣上不道請謁者召致廷尉  
時上初即位不省謁者召致廷尉為下獄也可其奏後上召堪更  
生曰繫獄上大驚曰非但廷尉問邪曰責恭顯皆叩頭謝上曰令  
出視事補注宋肅曰今出視事疑作今出視事一本作恭顯因使  
高補注宋肅曰恭顯因使言上新即位未曰德化聞於天下而先  
驗師傅既下九卿大夫獄補注先漢曰胡注劉更生為宗宜因決  
免於是制詔丞相御史前將軍望之傅朕八年補注先漢曰宣帝  
太子太傅至黃前漢七十八亡它罪過今事久遠識忘難明師古曰言不能盡  
明其赦望之罪收前將軍光祿勳印綬及堪更生皆免為庶人而  
朋為黃門郎後數月制詔御史國之將與尊師而重傅補注沈欽  
大畧謂國之將與必貴師而故前將軍望之傅朕八年道已經術  
厥功茂焉師古曰道謂其賜望之爵關內侯食邑六百戶給事中  
朝朔望坐次將軍天子方倚欲曰為丞相師古曰倚會望之子散  
騎中郎使上書訟望之前事師古曰音事下有司復奏望之前所坐  
明白無譖訴者師古曰言望之自有罪而教子上書稱引亡辜之  
詩補注先漢曰胡注史不載假書不知其所稱引者何詩失大臣  
體不敬請逮捕弘恭石顯等知望之素高節不詘辱建白望之師  
曰建立此議而前為將軍輔政欲排退許史專權擅朝幸得不坐  
復賜爵邑與聞政事師古曰與讀曰豫補注錢大昕曰給事中掌

光祿大夫給事中自稱備內朝臣與聞政事師丹傳尚書劾給事  
中博士申咸缺欽委得以備官選擢備腹心上所折中定疑則漢  
亦要地矣不悔過服罪深懷怨望教子上書歸非於上師古曰言  
子自已託師傅懷終不坐師古曰言恃舊恩自謂終無罪坐此  
也師古曰言恃舊恩自謂終無罪坐此非願誦望之於牢獄塞其快快心則聖  
朝亡已施恩厚師古曰言恃舊恩自謂終無罪坐此非願誦望之於牢獄塞其快快心則聖  
至重補注先漢曰胡注言望之所坐語言薄罪必亡所憂上乃可  
其奏顯等封曰付謁者敕令召望之手付因令太常急發執金吾  
車騎馳圍其第補注宋肅曰越本車作軍字先謙曰太常掌諸陵  
發執金吾車騎往圍其第師古曰言恃舊恩自謂終無罪坐此使者至召望之望之欲自殺其夫人止  
之曰為非天子意望之曰問門下生朱雲雲者好節士勸望之自  
裁於是望之叩天歎曰師古曰叩吾嘗備位將相年踰六十矣老  
入牢獄苟求生活不亦鄙乎字謂雲曰游師古曰朱雲趣和藥來  
無久留我死師古曰促竟飲鴆自殺天子聞之驚拊手曰曩固疑  
其不就牢獄果然殺吾賢傅是時太官方上晝食上乃卻食為之  
涕泣哀慟左右師古曰慟動也補注先謙曰荀紀通鑑並於於是召  
顯等責問曰議不詳師古曰皆免冠謝良久然後已望之有罪死  
有司請絕其爵邑有詔加恩長子伋嗣為關內侯天子追念望之  
不忘每歲時遣使者祠祭望之家補注沈欽韓曰長安志蕭望之  
外門終元帝世望之八子至大官者育咸由  
育字次君少曰父任為太子庶子元帝即位為郎病免後為御史  
大將軍王鳳曰育名父子補注齊召南曰案名父子與王吉著材  
能除為功曹遷謁者使匈奴副校尉師古曰時令校尉為使於何  
西域補注沈欽韓曰此專設之官為使匈奴副校尉後







馮奉世傳第四十九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臣 王先謙補注

馮奉世子明上黨潞人也師古曰潞音路徙杜陵其先馮亭為韓上黨

守潞注錢大昕曰此傳敘馮氏世系百餘言與司馬遷揚雄自序

與它傳相類秦攻上黨絕太行道音胡曰太行山名險道所經行也

當剛韓不能守馮亭乃入上黨城守於趙師古曰括地志趙封馮

亭為華陽君與趙將括距秦師古曰括地志趙封馮亭

里泰字記省冤谷東西南北各六十步在澤州高平縣西北二十五

年正月立宗行幸親祭改名省冤一統志長平故城宗族繇是分

散師古曰繇或雷潞或在趙在趙者為官帥將反字或作師其義

兩官帥將子為代相及秦滅六國而馮亭之後馮毋擇馮去疾馮

劫皆為秦將相焉漢興文帝時馮唐顯名即代相子也至武帝末

奉世曰良家子選為郎昭帝時曰功次補武安長補注先謙曰武

安縣治失官年三十餘矣乃學春秋涉大義讀兵法明習補注先

本無二字引宋祁曰前將軍韓增奏曰為軍司空令補注錢大

本兵法下見於百官表當是將軍之職員也本始中從軍

擊匈奴軍能復為郎先是時漢數出使西域多辱命不稱或貪汗

為外國所苦師古曰苦謂困辱之謂注先謙曰以貪汗為外國所

是時烏孫大有擊匈奴之功而西域諸國新輯師古曰輯與漢方

善遇欲曰安之選可使外國者前將軍增舉奉世曰衛侯補注先

亦衛尉屬官使持節送大宛諸國客至伊脩城師古曰伊脩城在

見屯田吏士也補注齊召南曰伊脩城當作伊彌城各本俱誤西

通鑑亦作伊彌知宋時漢書本何不誤後來刊本訛作伊彌

注亦然錢大昕曰補注先謙曰都尉宋將言莎車與旁國

共攻殺漢所置莎車王萬年師古曰莎車國名萬年其名王也

不能下而去莎車遣使揚言北道諸國已屬匈奴矣於是攻劫南

道與敵盟畔漢從都善曰西皆絕不通師古曰都善都護鄭吉校尉司

馬意皆在北道諸國間奉世與其副嚴昌計曰為不亟擊之則莎

車日彊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其執難制必危西域遂曰節

諭告諸國王因發其兵南北道合萬五千人進擊莎車攻拔其城

莎車王自殺傳其首詣長安諸國悉平威振西域奉世乃罷兵曰

聞宣帝召見韓增曰賀將軍所舉得其人奉世遂西至大宛大宛

聞其斬莎車王敬之異於它使得其名馬象龍而還師古曰言馬

名曰象龍也上甚說師古曰說下議封奉世師古曰下其丞相

將軍皆曰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曰安國家則顯之可也師古

與專奉世功效尤著宜加爵土之賞少府蕭望之獨曰奉世奉使

有指師古曰本為而擅矯制違命發諸國兵雖有功效不可曰為

後法即封奉世開後奉使者利曰奉世為比師古曰比音必廉反

此字下疑有音字爭逐發兵要功萬里之外師古曰為國家生

事於夷狄漸不可長奉世不宜受封上善望之議曰奉世為光祿

大夫水衡都尉補注先謙曰善望之議元帝即位為執金吾上郡

屬國歸義降胡萬餘人反去初昭帝末西河屬國胡伊酋若王亦

將取數千人呼師古曰呼音呼昭帝時奉世名尚未著安得持節將兵

且西河屬國始置於五鳳四年宣紀可證也當昭帝時尚無西河

屬國安得有叛人耶周壽昌曰齊說疑下云右將軍典屬國常惠

莫在元帝初元二年皆不及昭帝時奉世執持節將兵追擊師古



西河上郡羌胡反右將軍典屬國常惠薨奉世代為右將軍典屬  
 國加諸吏之號數歲為光祿勳永光二年秋隴西羌多姐旁種反  
 師古曰多音所廉反又音先廉反姐音紫今西羌尚有此姓而多  
 音先冉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所上無音字引宋祁曰注文多字  
 下當有 詔召丞相韋玄成御史大夫鄭弘大司馬車騎將軍王接  
 左將軍許嘉右將軍奉世入議 補注周壽昌曰是歲時比不登師  
 曰比類也登成也補注朱一新曰監本歲時 京師穀石二百餘  
 日一石直二百餘 邊郡四百關東五百 補注周壽昌曰此元帝永  
 錢也下皆類此 邊郡四百關東五百 補注周壽昌曰此元帝永  
 初元二年齊地饑穀石三百餘觀宣帝時京師穀石五錢邊郡穀  
 斛入錢豐歉大不侔矣顏注二百餘石直二百餘錢是也方  
 扶南云漢世錢以緡論二百餘緡斯貴矣此方直也二百餘止二  
 百餘錢非二百餘緡檢食貨志可證即上云石五錢斛入錢亦豈  
 算耶 四方饑饉朝廷方為憂 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廷而遭羌  
 變玄成等漠然莫有對者 師古曰漢無 奉世曰羌虜近在竟內背  
 畔讀曰境 不日時誅亡已威制遠蠻臣願帥師討之上問用兵  
 前漢七十九

之數對曰臣聞善用兵者役不再興糧不三載 補注沈欽韓曰見  
 注人力舟車之運不至於三也又文選注四十三引六韜曰故師  
 聖人興兵為天除患去賊非利之也故役不再籍一舉而得故師  
 不久暴而天誅亟決 師古曰暴露也亟急也音居力反籍往者數  
 不料敵量也音聊而師至於折傷再三發 補注沈欽韓曰淮南  
 音而隴反補注宋祁曰注文而隴字疑是如雁字沈欽韓曰淮南  
 覽真訓師徒馬圍車奉饗高誘注射也謂樹柎之柎也近南  
 案此如字有兩讀今通作耳音先謙曰此交輸車當如高誘而隴  
 反即如隴反而如雙聲則曠曰煩費威武虧矣今反虜無慮三萬  
 龍腫髮韻宋故作狡登則曠曰煩費威武虧矣今反虜無慮三萬  
 人計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在六萬人下 法當倍用六萬人 補  
 王文彬曰陳湯傳引兵法注在六萬人下 法當倍用六萬人 補  
 曰客倍而主人半然後敵然羌戎弓矛之兵耳器不犀利今俗刀  
 堅也師古曰晉說是可用四萬人一月足曰決丞相御史兩將軍  
 皆曰為民方收斂時未可多發萬人屯守之且足 補注先謙曰通  
 字是也疑此奪文胡注 奉世曰不可天下破饑饉士馬羸耗 師古  
 且足猶言且可足也

減也音守戰之備久廢不簡 師古曰簡謂選練補注宋  
 呼到反守戰之備久廢不簡 師古曰簡謂選練補注宋  
 輕邊吏之心而羌首難 師古曰言創今曰萬人分屯數處虜見兵  
 少必不畏懼戰則挫兵病師守則百姓不救如此怯弱之形見羌  
 人乘利諸種並和 師古曰和應 費其日而無功也與  
 於四萬非財幣所能解也故少發師而曠日 師古曰曠空也與  
 一舉而疾決利害相萬也 師古曰相比 固爭之不能得有詔益二  
 千人於是遣奉世將萬二千人騎曰將屯為名 師古曰且云領兵  
 注宋祁曰萬二千人浙本無人字注文屯屯田字上疑有為字王念  
 孫曰無人字者是也此涉上文二千人而衍漢紀亦無人字沈欽  
 韓曰將屯是屯營前典屬國任立護軍都尉韓昌為偏裨到隴西  
 此亦屢見非屯田也 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屯屯田字上疑有為字王念  
 分屯三處典屬國為右軍屯白石 補注先謙曰白石金城縣 護軍  
 都尉為前軍屯臨洮 補注先謙曰臨洮今隴州府 奉世為中軍屯首陽  
 西極上 如道曰西極山名也補注先謙曰首陽隴西縣今蘭州府  
 渭源縣治紀要鞏昌府隴西縣四十里有首陽山山當往  
 前漢七十九

來通道有闕在其前軍到降同阪 師古曰阪平阪也降同者阪名  
 上音本注無也字前軍到降同阪 師古曰阪平阪也降同者阪名  
 音普何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阪下無 先遣校尉在前與羌爭地  
 音字引宋祁曰注文府字上當有音字 先遣校尉在前與羌爭地  
 利又別遣校尉救民於廣陽谷羌虜盛多皆為所破殺兩校尉奉  
 世具上地形部眾多少之計願益三萬六千人乃足曰決事書奏  
 天子大為發兵六萬餘人拜太常弋陽侯任千秋為奮武將軍曰  
 助焉奏世上言願得其眾不須復煩大將 補注先謙曰官本無復  
 有復 因陳轉輸之費上於是曰聖書勞奉世且讓之 師古曰讓責  
 將曰皇帝問將兵右將軍 師古曰官為右將軍而將軍也甚苦暴露  
 羌虜侵邊境殺吏民甚逆天道故遣將軍帥士大夫行天誅曰將  
 軍材質之美奮精兵誅不軌百下百全之道也 補注宋祁曰徐鑑  
 不當去王文彬曰百下百全與趙充國 今乃有畔敵之名 師古  
 傳萬下必全同意蓋當時有此語例 大為中國羞曰昔不閑習之故邪 師古  
 飲攻戰為畔敵也補注沈 欽韓曰廣雅釋詁畔離也







王遠立參至大官師古曰遠音千句反

野王字君卿受業博士通詩少曰父任為太子中庶子補注先漢子二官漢舊儀中庶子秩六百石庶子比四百石年十八上書

願試守長安令宣帝奇其志問丞相魏相相曰為不可許後曰功

次補當陽長遷為櫟陽令徙夏陽令元帝時遷隴西太守曰治行

高入為左馮翊補注先漢曰公卿表在永光二年歲餘而池陽令並素行食汗輕

野王外戚年少治行不改野王部督郵掾被劫趙都師古曰都劫

也殺音丁活反又音案驗得其主守盜十金罪收捕並不首吏師古曰

丁外反音許羽反伏從收捕也都格殺並家上書陳冤事下廷尉補注宋祁曰

字都詣吏自殺曰明野王京師稱其威信遷為大鴻臚補注先漢

在建昭數年御史大夫李延壽病卒補注先漢曰官本考證云即

有李此人在位多舉野王上使尚書選第中二千石師古曰定其

而野王行能第一上曰吾用野王為三公後世必謂我私後宮親

屬曰野王為比師古曰比例也音必麻反乃下詔曰剛強堅固確然亡欲大鴻

臚野王是也心辨善辭可使四方少府五鹿充宗是也廉潔節儉

太子少傅張譚是也其曰少傅為御史大夫上錄下第而用譚師古

曰錄讀越次避嫌不用野王曰昭儀兄故也補注何焯曰野王為

與由同以佞倖傳參觀也野王乃歎曰人皆曰女寵貴我兄弟獨曰

之帝之引嫌顯所教也野王乃歎曰人皆曰女寵貴我兄弟獨曰

賤野王雖不為三公甚見器重有名當世成帝立有司奏野王王

舅不宜備九卿曰秩出為上郡太守注周壽昌曰鴻臚秩為太守補

石元帝建昭二年益三河大郡太守秩上郡係遷郡未增秩師古

賜黃金百斤朔方刺史蕭育奏封事補注先漢曰育傳但云賜

方薦言野王行能高妙內足與圖身外足曰慮化師古曰慮慮

下當添也字竊惜野王懷國之寶而不得陪朝廷與朝者並野王

日注文謀字竊惜野王懷國之寶而不得陪朝廷與朝者並野王

前曰王舅出曰廣復入明國家樂進賢也上自為太子時聞知野

王會其病免復曰故二千石使行河隄因拜為瑯琊太守是時成

帝長舅陽平侯王鳳為大司馬大將軍輔政八九年矣時數有灾

與京兆尹王章譏鳳權不可任用薦野王代鳳上初納其言而

後誅章語在元后傳於是野王懼不自安遂病滿三月賜告與妻

子歸杜陵就醫藥大將軍鳳御史中丞劾奏野王師古曰風賜

告養病而私自便師古曰便安持虎符出界歸家奉詔不敬杜欽

時在大將軍莫府欽素高野王父子行能奏記於鳳為野王言曰

竊見令曰吏二千石告過長安調如前日謂者自白得告也律吏

行在所者便不分別予賜也賜賜告也師古曰省減今有司曰為予告得歸

賜告不得是一律兩科失省刑之意師古曰省減夫三最子告令

也師古曰在官連有病滿三月賜告詔恩也令告則得詔恩則不

得補注宋祁曰景德本令告詔則得恩不得斷本南本云令告則

下文云今有司以子告得歸賜告不得是一律兩科失省刑之意

今告則得詔恩則不得失輕重之差師古曰省減夫三最子告令

失輕重之差又二千石病賜告得歸有故事不得去郡亡著令師古

曰律施行無不傳曰賞疑從予所曰廣恩勸功也師古曰疑當實

則從厚罰疑從去所曰慎刑關難知也師古曰疑當實則從輕

釋令與故事而假不敬之法師古曰釋廢棄也假謂甚違關疑從

去之意即曰二千石守千里之地任兵馬之重不宜去郡將曰制

刑為後法者則野王之罪在未制令前也刑賞大信不可不慎

不聽竟免野王郡國二千石病賜告不得歸家自此始初野王嗣

父爵為關內侯免歸數年年老終于家子座嗣爵師古曰座至孫

坐中山太后事絕遠字子產補注先漢曰官通易太常察孝廉為

坐中山太后事絕遠字子產補注先漢曰官通易太常察孝廉為







鄭注拉曰方道也又師古云鞠躬謹敬貌是也宋云當云鞠躬曲躬也案聘禮記執圭入門鞠躬焉如恐失之論語鄉黨篇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孔傳鞠躬為敬身也淑謂鞠躬皆雙聲以形容之故皆言如孔傳本謂鞠躬為敬身之貌非謂鞠躬為躬身也皇侃疏始於此而邪疎因之字京更無論已敘身即謹敬之意故又謂為謹敬史記韓長孺傳贊云盡遂之內康行節斯鞠躬君子也太史公自序云敦厚慈孝諫於言敏於行務在鞠躬君子長者是鞠躬為謹敬也廣雅鞠躬謂鞠躬也曹憲上可謂淑人君子然卒死於非罪不能自免師古曰哀哉議邪交亂貞良被害自古而然故伯奇放流師古曰說苑云王子立為太子乃諸伯奇而王信之乃放伯奇也補注宋祁曰注文孟子宮刑張晏曰寺人孟伯奇之子也師古曰師古曰國語云晉獻公驪太子申生乃雉經于新城之廟蓋為侯以牛繩自縊而死雉之為補注沈欽韓曰雉經于新城之廟蓋為侯篇云屈原曰靈中者今時人謂之雉師古曰說非屈原赴湘辭漁父之流葬於江魚腹中也小弁之詩作離騷之辭與篇名也太子之傳作焉刺幽王信讒黜中而放太子宜咎也離騷經經曰心之憂屈原所作也離騷也憂憂也遺憂而作辭弁音整

矣涕既隕之師古曰即小弁之詩也隕墜也補注周壽昌曰毛傳弁以屈原配伯奇用三家說也馮參姊弟亦云悲矣

馮奉世傳第四十九

漢書七十九

宣元六王傳第五十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漢書八十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臣 王先謙補注

孝宣皇帝五男許皇后生孝元帝張婕妤生淮陽憲王欽衛婕妤

生楚孝王翳師古曰公孫婕妤生東平思王宇戎婕妤生中山哀

王竟

淮陽憲王欽元康二年立母張婕妤有寵於宣帝霍皇后廢後上

欲立張婕妤為后久之懲艾霍氏欲害皇太子師古曰艾讀曰父

昭曰懲問本作徵古 惡字詩曰荆舒是徵 迺更選後宮無子而謹慎者迺立長陵王婕

妤為后令母養太子后無寵希御見唯張婕妤最幸而憲王壯大

好經書法律聰達有材帝甚愛之太子寬仁喜儒術師古曰喜好

上數嗟歎憲王曰真我子也常有意欲立張婕妤與憲王然用太

子起於微細上少依倚許氏師古曰倚及即位而許后已殺死太

子蚤失母故弗忍也師古曰蚤古早字也補 久之上曰故丞相韋

賢子玄成陽狂讓侯兄補注宋祁曰字疑可刪 經明行高稱於

朝廷乃召拜玄成為淮陽中尉欲感諭憲王輔已推讓之臣補注

作禮字疑 由是太子遂安宣帝崩元帝即位乃遣憲王之國時張

婕妤已卒憲王有外祖母舅張博兄弟三人歲至淮陽見親師古

博等每來謁見其母 輒受王賜後王上書請徙外家張氏於國

博上書願畱守墳墓獨不徙王恨之後博至淮陽王賜之少博言

負責數百萬師古曰責謂假貸人財物 願王為償王不許博辭去

令弟光恐王云王遇大人益解師古曰恐謂怖動也大人博自稱

木恐下無王字引宋祁曰恐字下疑有王 博欲上書為大人乞骸

骨字注文怖字下疑有之字先謙案益漸也

博欲上書為大人乞骸

骨字注文怖字下疑有之字先謙案益漸也

博欲上書為大人乞骸

骨字注文怖字下疑有之字先謙案益漸也



骨去王乃遣人持黃金五十斤送博博喜還書謝師古曰還書報

注未嘗有也字為語盛稱譽王因言當今朝廷無賢臣災變數見足為

寒心萬姓咸歸望於大王大王奈何恬然師古曰恬然安靜不求

入朝見輔助主上乎使弟光數說王宜聽博計令於京師說用事

貴人為王求朝王不納其言後光欲至長安辭王復言願盡力與

博共為王求朝王即日長安可因平陽侯補注宋祁曰陽字疑

時平陽侯曹參後絕平陵侯范明友宣帝時誅宋光得王欲求朝

語馳使人語博博知王意動復遣王書曰博幸得肺附師古曰自

親也補注先謙曰官本作肺肺案數進愚策未見省察北游燕趙

欲循行郡國求幽隱之士聞齊有駟先生者善為司馬兵法大將

之材也博得謁見承問進問五帝三王究竟要道卓爾非世俗之

所知師古曰卓爾高遠貌也自言見今邊境不安天下騷動微此

人其莫能安也師古曰微無也補注宋祁曰浙又聞北海之瀕有

賢人焉師古曰瀕涯也累世不可逮然難致也師古曰逮及也言

致至也難得得此二人而薦之功亦不細矣博願馳西已此赴助

漢急無財幣已通顯之趙王使謁者持牛酒黃金三十斤勞博博

不受師古曰勞謂問遺之音來到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在勞博

為淮陽王復使人願尚女聘金二百斤博未許欲取博女已自配

也補注先謙曰官會得光書云大王已遣光西與博并力求朝博

自曰棄捐不意大王還意反義結呂朱顏師古曰還願殺身報德

朝事何足言大王誠賜咳唾使得盡死湯禹所已成大功也駟先

生蓄積道術書無不有師古曰言凡是願知大王所好請得輒上

補注宋祁曰此下當添入王得書喜說如當日與王也補注宋

字云師古曰上與王也王得書喜說如當日與王也補注宋

說讀報博書曰子高適幸左願存恤發心惻隱師古曰左願顯至

誠補注宋祁曰顯納曰嘉謀語曰至事師古曰以至極之事告語

也雖亦不敏敢不諭意師古曰今遣有司為子高償責二百萬是

時博女婿京房曰明易陰陽得幸於上數召見言事自謂為石顯

五鹿充宗所排謀不得用補注先謙曰數為博道之博常欲誑耀

淮陽王即具記房諸所說災異及召見密語持予淮陽王曰為信

驗詐言已見中書令石君求朝許曰金五百斤賢聖制事益慮功

而不計費師古曰志在成功不惜財費也補注宋祁曰昔禹治鴻

水百姓罷勞師古曰罷成功既立萬世賴之今聞陛下春秋未滿

四十髮齒墮落太子幼弱佞人用事陰陽不調百姓疾疫飢饉死

者且半鴻水大害殆不過此師古曰謂堯時水災不大於大王緒

欲救世師古曰緒業也將比功德何可曰忽師古曰言比功德於

博已與大儒知道者為大王為便宜奏師古曰大儒知道也陳安

危指災異大王朝見先口陳其意而後奏之上必大說師古曰說

事成功立大王即有周邵之名邪臣散亡公卿變節功德亡比而

梁趙之寵必歸大王師古曰梁王景帝弟微為外家亦將富貴何

復望大王之金錢王喜說師古曰說報博書曰迺者詔下止諸侯

朝者寡人憮然不知所出師古曰憮痛也不知計策子高素有顏

冉之資臧武之智師古曰顏回也冉冉冉也字伯牛皆孔子弟

仲之智故王引之為言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末無也子貢之

辯師古曰論語稱孔子下莊子之勇師古曰下莊士兼此四者世之

所鮮也師古曰鮮少既開端緒願卒成之師古曰求朝義事也奈何

行金錢乎博報曰已許石君須已成事師古曰王曰金五百斤予

博會房出為郡守離左右顯具得此事告之補注宋祁曰顯字上

當刪王念孫曰漢紀無之字周壽昌房漏泄省中語博兄弟誑誤







在楚初成帝時又立紆弟景為定陶王廣戚侯勳薨諡曰煬侯子

顯嗣平帝崩無子王莽立顯子嬰為孺子奉平帝後莽篡位曰嬰

為定安公漢既誅莽更始時嬰在長安平陵方望等頗知天文曰

為更始必敗嬰本統當立者也師古曰言其舊已繼平帝後當正統共起兵將嬰至

臨涇涇州原縣南五十里立為天子更始遣丞相李松擊破殺

嬰云表但云莽敗死從略也

東平思王宇甘露二年立元帝即位就國壯大通姦犯法師古曰與姦狎

交通奸犯法補注先上曰至親貫弗罪傅相連坐師古曰類坐王

日亦詳久之事太后內不相得太后上書言之求守杜陵園師古曰

帝陵也官人無子乃守園陵也上於是遣太中大夫張子嬌師古曰

字或作偽並音鉅昭反補注齊召南曰案藝奉璽書敕諭之師古曰

文志及對向王哀傳並作偽則偽字是也師古曰告之也曰皇帝問東平王蓋問親親之恩莫重於孝尊尊之義莫

大於忠故諸侯在位不驕曰致孝道制節謹度曰翼天子師古曰

然後富貴不離於身補注先曰官本於作其引宋祁曰舊無不

附離也今作不離其身疑為俗儒而社稷可保今聞王自修有闕

本朝不和師古曰謂東流言紛紛補注宋祁曰下謗自內與朕甚

惜焉為王懼之師古曰懼痛不云乎毋念爾祖述修厥德永言

配命自求多福師古曰大雅文王之詩也無念也言當念爾先

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今詩作非修即漢書他傳亦作非修惟

此文作述或齊魯韓三家所傳不同耳師古曰言其年少血氣盛

通自也孫炎云朕惟王之春秋方剛師古曰言其年少血氣盛

古述字讀若聿師古曰忽於道德遺忘也意有所移忠言未納師古曰

也故臨遣太中大夫子嬌諭王朕意師古曰朕意曉告王孔子曰過

而不改是謂過矣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王其深惟孰思之無

遠朕意又特曰璽書賜王太后曰皇帝使諸吏宦者令承問東平

王太后補注先謙曰百官朕有聞師古曰言母子不和也不王太

后少加意焉夫福善之門莫美於和睦患咎之首莫大於內離今

東平王出襁褓之中而託于南面之位加已年齒方剛補注宋祁

無位加字劉敞曰涉學日寡驚忽臣下師古曰驚謂曰傲同補注

不自它於太后李奇曰不自它者親之辭也師古曰言不自是

之間能無失禮義者其唯聖人乎傳曰父為子隱直在其中矣師

子曰論語云葉公謂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

也王太后明察此意不可不詳閨門之內母子之間同氣異息骨

肉之恩豈可忽哉豈可忽哉昔周公戒伯禽曰故舊無大故則不

可棄也毋求備於一人師古曰事見論語言人有小惡當思其善

耳本注未夫曰故舊之恩猶忍小惡而況此乎已遣使者諭王王

既悔過服罪太后寬忍曰貴之師古曰貴猶優補注宋後宜不敢

富師古曰言王於後王太后強餐止思念慎疾自愛宇慙懼因使者

頓首謝死罪願洒心自改師古曰洒又敕傅相曰夫人之性

皆有五常及其少長耳目牽於嗜欲師古曰嗜故五常銷而邪心

作情亂其性利勝其義張晏曰性者所受而生而不失厥家者未

之有也今王富於春秋氣力勇武獲師傅之教淺加已少所聞見

自今已來非五經之正術敢曰游獵非禮道王者輒已名聞師古

讀曰導補注先謙

官本讀曰作音

宇立二十年元帝崩宇謂中謁者信等曰漢大

臣議天子少弱未能治天下曰為我知文法建欲使我輔佐天子

請立其議師古曰建我見尚書晨夜極苦使我為之不能也今暑熱縣官年

少張晏曰不敢指斥師古曰持服恐無處所如酒曰言不從道我危得之

孟康曰危殆也師古曰我危得之師古曰比至下宇凡

三哭張晏曰下下棺也師古曰飲酒食肉妻妾不離側又姬胸膈



故親幸後疏遠服虔曰胸音劬胸音數歎息呼天宇聞斥胸騰為

家人子師古曰其秩位掃除永巷數笞擊之胸騰私疏宇過失數令家

告之宇覺知絞殺胸騰有詔奏請逮捕補注錢大昭曰詔當作司

司有詔削樊亢父二縣音抗甫曰後三歲天子詔有司曰蓋聞仁曰

親親古之道也前東平王有闕謂過失也有司請廢朕不忍又請

削朕不敢專與曰言不敢專已廢法因聽制地惟王之至親未嘗

忘於心今聞王改行自新尊修經術親近仁人非法之求不曰奸

吏師古曰奸音干朕甚嘉焉傳不云乎朝過夕改君子與之其復前所削

縣如故音扶曰反復後來朝上疏求諸子及太史公書是時史

記標名太史公此稱其書名上曰問大將軍王鳳字下當更有鳳

對曰臣聞諸侯朝聘考文章正法度非禮不言今東平王幸得

來朝不思制節謹度曰防危失師古曰危失謂而求諸書補注宋

字上當有子字前漢八十一非朝聘之義也諸子書或反經術非

統子史言之不當有子字非朝聘之義也諸子書或反經術非

聖人或明鬼信物怪太史公書有戰國縱橫權譎之謀

漢興之初謀臣奇策天官災異地形阨塞皆不宜在諸侯王不可

予不許之辭宜曰五經聖人所制萬事靡不畢載王審樂道補注

誠也曰審慎傳相皆儒者且夕誦誦足曰正身虞意師古曰虞與

無也本注未夫小辯破義小道不通致遠恐泥皆不足曰畱意師古曰

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曰君子不為也泥師古曰

益於經術者不愛於王師古曰愛惜也於王無所惜對奏天子

如鳳言遂不與立三十三年薨師古曰皇覽云東平思王在無

其家上松柏皆西廡也補注沈欽韓曰元和志異王墓在鄆州須

昌縣東四十九里其松柏皆西廡王墓多生梓所愛幸者守冢者

嘗聞號呼數年後乃不復聞聲案劉孝標答劉秣陵書云東平之

樹望咸陽而西廡周壽昌曰表作三十二年先謙曰思王家在今

又瓠山石轉立晉灼曰漢注作報山山石一校轉側起立高九

尺六寸旁行一丈廣四尺也師古曰報山山名也

古作瓠字為其形似瓠耳晉說是也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息

夫躬傳作無鹽危山有石自立開道與此稍異先謙案山東通志

東平州北有瓠山雲及后謁自之石所祭治石象瓠山蘇林曰於宮

山東北有危山注宋祁曰作立石束倍草并祠之師古曰倍草黃倍草也音步賄

飲韓曰夏官大馭注善芻為神主說文繁傳案字書黃芻則說

文亦作善也此倍乃借字蘇林曰東平善草并祠之即善芻為神主

也建平二年補注朱一新曰案諸侯王表及帝紀息夫躬孫寵等

其因幸臣董賢告之欲侯之故詔云躬寵因賢以聞傳從詔書

是時哀帝被疾多所惡事下有司逮王后謁下獄驗治言使巫傅

恭婢合歡等祠祭詛祝上如音曰傳為雲求為天子雲又與知災

異者高尚等指星宿言上疾必不愈雲當得天下石立宣帝起之

表也有司請誅王有詔廢徙房陵雲自殺謁棄市立十七年國除

元始元年王莽欲反哀帝政師古曰改白太皇太后立雲太子開

明為東平王又立思王孫成都為中山王補注周壽昌曰成都於

書言莽德封烈侯賜姓王開明立三年薨無子復立開明兄嚴鄉侯信子匡為

東平王補注周壽昌曰匡奉開明後王莽居攝東郡太守翟義與

嚴鄉侯信謀舉兵誅莽立信為天子兵敗皆為莽所滅

中山哀王竟初元二年立為清河王三年徙中山山幼少未之國

建昭四年薨邱葬杜陵補注宋祁曰江南本邱無子絕太后歸居

外家戎氏補注何焯曰既立為國君則不當賜矣乃不為置後使

歸於齊其母歸居外家失禮甚矣豈當時謬引子卒夫人姜氏

孝元皇帝三男王皇后生孝成帝傅昭儀生定陶共王康師古曰

恭馮昭儀生中山孝王興

定陶共王康永光三年補注宋祁曰一立為濟陽王八年徙為山

陽王八年徙定陶王少而愛師古曰言少小長多材藝習知音聲



上奇器之母昭儀又幸幾代皇后太子師古曰幾音鉅衣反語在元后及史

丹傳成帝即位緣先帝意厚遇異於它王十九年薨子欣嗣十五

年成帝無子徵入為皇太子上曰太子奉大宗後不得顧私親乃

立楚思王子景為定陶王奉其王後成帝崩太子即位是為孝哀

帝即位二年追尊其王為共皇補注錢大昕曰一本有帝字衍文

之文丁姬初稱共皇后後稱帝太后太后之號從子不從夫也漢

制非有天下者不稱帝故高帝父太公稱太上皇而後漢追稱孝

德皇孝崇皇孝仁皇皆不稱帝周壽昌曰明監本凌本有帝字

惟毛本無帝字是也哀紀共作恭先謙曰官本皇下有帝字

置寢廟京師序昭穆儀如孝元帝列昭穆之次如元帝言如天子之

儀補注沈欽韓曰言與徙定陶王景為信都王云如漢曰不復為

元帝序昭穆如魯閔僖徙定陶王景為信都王云如漢曰不復為

哀帝自己已為後故補注何焯曰楊廷和不先為與獻王立後故

啟異日紛紜若成帝已有此舉哀帝復茂大宗而顧私親且徙景

封其悖甚矣宜享國之不承也

中山孝王興建昭二年王為信都王補注劉敞曰王為信都十四

年徙中山成帝之議立太子也御史大夫孔光曰為尚書有殷及

王兄終弟及師古曰謂兄死弟代立非父子相繼故言及補注

嘗不如父子相繼之禮三綱五常三代相因也及謂次第及之然未

周如是則數亦如是顏注惑於後儒之說耳中山王元帝之子宜

為後成帝曰中山王不材又兄弟不得相入廟補注宋祁曰入外

家王氏與趙昭儀皆欲用哀帝為太子故遂立焉上乃封孝王舅

馮參為宜鄉侯而益封孝王萬戶曰尉其意三十年薨子衍嗣師

曰諸侯王表云中山孝王薨後和二年王箕子嗣而元始二年詔

云皇帝二名通於器物今更名合於古制是則嗣位之時名為箕

子未諱衍也今此傳云子衍嗣蓋史家追書之七年哀帝崩無子

也補注宋祁曰浙本注文元始字上有平紀字

徵中山王衍入即位是為平帝太皇太后曰帝為成帝後故立東

平思王孫桃鄉侯子成都為中山王奉孝王後補注何焯曰此

氏追怨哀帝遂不復主及王莽時絕

王之議使哀帝絕嗣也

贊曰孝元之後徧有天下師古曰孝元之子孫徧得然而世絕於

孫豈非天哉淮陽憲王於時諸侯為聰察矣張博誘之幾陷無道

師古曰幾音鉅衣反詩云貪人敗類師古曰大雅蕩之詩也類善也言貪惡

音鉅衣反詩云貪人敗類師古曰大雅蕩之詩也類善也言貪惡

顏注未語疑有脫誤先謙曰願炎武不可習近則敗善也補注蘇輿曰

云大雅桑柔之詩師古誤以為蕩古今一也

虛受堂

元六王傳第五十 終

漢書八十



匡張孔馬傳第五十一

漢書八十一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匡衡字稚圭東海承人也師古曰承音證補注宋承郡在齊郡今屬臨淄

父世農夫至衡好學家貧庸作已供資用師古曰庸作

州府一里師古曰承音證補注宋承郡在齊郡今屬臨淄

舍有燭而不逮衡也師古曰承音證補注宋承郡在齊郡今屬臨淄

主人書過讀之主人感其勤資給以書遂成大學師古曰庸作

也西京雜記言衡與客作案三國志注引魏略云衡與客作案

尤精力過絕人諸儒為之語曰無說詩匡鼎來服虔曰鼎猶言當

與貢禹書上言衡敬報下言匡鼎白知是字也師古曰服應二說

是也賈誼曰天子春秋鼎盛其義亦同而張氏之說益穿鑿矣假

耳其書乃後人見此衡云匡鼎來不曉其意妄作衡書云鼎出

里巷多有安說乃云匡衡小名鼎蓋絕知者之聽補注宋補曰祝

音難注云若言匡且來也考無若字沈欽韓曰西京雜記亦多可

能造也師古注所序其大駕也考無若字沈欽韓曰西京雜記亦多可

詩益知鼎非字也先謙曰官本注豈人下無之字匡說詩解人願

如說作語引宋祁曰南本注先謙曰官本注豈人下無之字匡說詩解人願

除為太常掌故師古曰南本注先謙曰官本注豈人下無之字匡說詩解人願

景科補文學掌故也師古曰南本注先謙曰官本注豈人下無之字匡說詩解人願

策不中至九乃中師古曰南本注先謙曰官本注豈人下無之字匡說詩解人願

科調補平原文學師古曰南本注先謙曰官本注豈人下無之字匡說詩解人願

令為文學就官京師後進皆欲從衡平原衡不宜在遠方事下太

子太傅蕭望之少府梁丘賀問衡對詩諸大義其對深美補注宋

木作矣師古曰承音證補注宋承郡在齊郡今屬臨淄

帝初即位樂陵侯史高曰外屬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前

將軍蕭望之為副望之名儒有師傅舊恩天子任之多所貢薦高

充位而已師古曰承音證補注宋承郡在齊郡今屬臨淄

高曰將軍曰親戚輔政貴重於天下無二然眾庶論議令問休譽

不專在將軍者何也師古曰承音證補注宋承郡在齊郡今屬臨淄

所聞也師古曰承音證補注宋承郡在齊郡今屬臨淄

叩望師古曰承音證補注宋承郡在齊郡今屬臨淄

昭曰以南監本閣本此作忽先謙曰官本注豈人下無之字匡說詩解人願

天下夫富貴在身而列士不舉師古曰承音證補注宋承郡在齊郡今屬臨淄

對上文所舉不過私門賓客乳母子弟人語不自知

衣之也師古曰承音證補注宋承郡在齊郡今屬臨淄

而棄其白蓋取厚而溫也衣音於既反師古曰承音證補注宋承郡在齊郡今屬臨淄

蓋無之注集曰古人病其若此故卑體勞心曰求賢為務傳曰曰

賢難得之故因曰事不待賢曰食難得之故而曰飽不待食或之

甚者也師古曰承音證補注宋承郡在齊郡今屬臨淄

階朝廷故隨牒在遠方師古曰承音證補注宋承郡在齊郡今屬臨淄

莫府學士欽然歸仁師古曰承音證補注宋承郡在齊郡今屬臨淄

廷必為國器師古曰承音證補注宋承郡在齊郡今屬臨淄

衡為議曹史薦衡於上上曰為郎中遷博士給事中師古曰承音證補注宋承郡在齊郡今屬臨淄

衡上疏曰臣聞五帝不同樂師古曰承音證補注宋承郡在齊郡今屬臨淄

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師古曰承音證補注宋承郡在齊郡今屬臨淄

異世不相襲禮作樂是師古曰承音證補注宋承郡在齊郡今屬臨淄







武丁而衡云成湯事 今長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然其習俗無已  
 蓋齊詩之說如此 異於遠方郡國來者無所法則或見侈靡而放效之也音甫往反  
 此教化之原本風俗之樞機宜先正者也臣聞天人之際精祲有  
 目相盪李奇曰殷氣也言天人精氣相動也師古曰殷謂陰陽氣  
 精氣成祥也音字鳩反沈欽韓曰淮南秦族訓因危亡而天善惡  
 文變世惑亂而虹蜺見萬物有以相連精祲有以相蕩也  
 有已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動乎上陰陽之理各應其感陰變則靜  
 者動陽蔽則明者晦師古曰陰陽動靜也明者晦謂日蝕也  
 蕭該案字林曰曉不水旱之災隨類而至今關東連年饑饉百姓  
 乏困或至相食此皆生於賦斂多民所共者大讀曰供而吏安  
 集之補注宋祁曰江南不稱之效也陛下祇畏天戒哀閔元元大  
 自減損省甘泉建章宮衛罷珠崖補注宋祁曰此偃武行文將欲  
 度唐虞之隆絕殷周之衰也師古曰度過也絕諸見罷珠崖詔書  
 者莫不欣欣人自已將見太平也宜遂減宮室之度補注先謙曰  
 省靡麗之飾考制度修外內近忠正遠巧佞放鄭衛進雅頌舉異  
 材開直言任溫良之人退刻薄之吏顯潔白之士昭無欲之路古師  
 明也 覽六藝之意察上世之務明自然之道博和睦之化已崇  
 至仁匡失俗易民視師古曰匡正也易變也補注宋祁曰令海內  
 昭然咸見本朝之所貴道德引於京師淑問揚乎疆外師古曰淑  
 也 然後大化可成禮讓可興也上說其言師古曰說遷衡為光祿  
 大夫太子少傅時上好儒術文辭頗改宣帝之政言事者多進見  
 人人自已為得上意補注先謙曰為字後人所加凡漢書作為  
 現以與大王同憂傳以沒身不見兵革尹翁歸傳自以能不及常惠  
 傳自以當誅陳湯傳自以無所之蕭望之傳自以託師傳西南夷  
 傳各自以一川主及本傳人自以將見太平也皆無為字史記南  
 南王傳吾以為不至如此本書伍被傳作吾以不至如此班氏剛

去為字九其顯證不應於此文獨加為字也元紀於是言事者  
 或進權召見人人自以得上意與此一事同文亦不用為字更為  
 可據又傅昭儀及子定陶王愛幸寵於皇后太子師古曰衡復上  
 疏曰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蓋受命之王務在創業  
 垂統傳之無窮繼體之君心存於承宣先王之德而褒大其功昔  
 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曰養其心休烈盛美皆歸之二后  
 而不敢專其名師古曰休亦美也烈業也是已上天歆享鬼神祐  
 焉其詩曰念我皇祖陟降廷止師古曰周頌閔予小子之詩言成  
 故鬼神上下臨其朝廷補注宋祁曰注文詩言成王常思祖考之  
 業而鬼神祐助其治也陛下聖德天覆子愛海內然陰陽未和姦  
 邪未禁者殆論議者未丕揚先帝之盛功師古曰丕大也丕字或  
 揚爭言制度不可用也務變更之師古曰更改也補注所更或不  
 可行而復復之師古曰下復是已羣下更相是非師古曰更吏民  
 無所信臣竊恨國家釋樂成之業而虛為此紛紛也師古曰釋廢  
 成之業人願陛下詳覽統業之事留神於遵制揚功已定羣下之  
 心大雅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師古曰大雅文王之詩孔子著之  
 孝經首章蓋至德之本也傳曰審好惡理情性而王道畢矣能盡  
 其性然後能盡人物之性能盡人物之性補注宋祁曰江南本二  
 可已贊天地之化師古曰贊明也治性之道必審己之所有餘而強其所  
 不足師古曰強勉蓋聰明疏通者戒於大察寡聞少見者戒於雍  
 蔽師古曰雍勇猛剛強者戒於大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靜  
 安舒者戒於後時師古曰湛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補注先謙曰  
 所遺忘故必審己之所當戒而齊之曰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  
 偽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師古曰比唯陛下戒所已崇聖德補注  
 日所疑 臣又聞室家之道修則天下之理得故詩始國風師古曰



后妃之德而禮本冠婚師古曰禮記冠義曰冠者禮之始也婚義曰  
為國風之首師古曰禮記冠義曰冠者禮之始也婚義曰  
首士冠士昏婦曰師古曰禮記冠義曰冠者禮之始也婚義曰  
別錄皆同匡義指此本亦始也始乎國風原情性而明人倫也  
本乎冠婚正基兆而防未然也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之道衰莫  
不始乎相內師古曰相與同謂門也音苦本反補注錢  
王必慎妃后之際別適長之位師古曰適讀曰官本作道之衰故聖  
險尊新不先故師古曰險與同所已統人情而理陰氣也其尊適而卑  
庶也適子冠乎阼禮之用禮師古曰阼主階也禮眾子不得與列  
所已貴正體而明嫌疑也非虛加其禮文而已乃中心與之殊異  
故禮探其情而見之外也聖人動靜游燕所親物得其序師古曰  
大小高卑師古曰得其序則海內自修百姓從化如當親者疏當尊者卑  
師古曰則佞巧之姦因時而動已亂國家故聖人慎防其端禁於  
未然不己私恩害公義陛下聖德純備莫不修正則天下無為而

治詩云于已四方克定厥家師古曰周頌桓之詩也言欲治四  
曰正家而天下定矣師古曰易家人卦之象也補注何焯曰  
疏時在初元三四五年間元帝初立謙望之周堪輔政選白劉更生  
金敬拾遺左右勸道以古制多所欲匡正以中書政本欲更置士  
人等衛本因高進此疏所請制揚功者益與高顯等處為唱和  
務堅帝以率由宣帝故事所請制揚功者益與高顯等處為唱和  
不致比周而望進皆以杜塞堪更生復進之路如得其情難表之  
請六藝以文藝言可也復條言慎如后帝命護太子家故衛敢以馬  
言且兩事並陳聽者尤不之疑師古曰衡為少傅數年數上疏陳便宜及  
朝廷有政議傳經已對師古曰附依也言多法義上已為任公卿古  
堪也由是為光祿勳御史大夫建昭三年代韋玄成為丞相封樂  
安侯食邑六百戶補注錢大昕曰思澤侯表作六元帝崩成帝即  
位衡上疏戒妃匹勸經學威儀之則曰陛下乘至孝哀傷思慕不  
絕於心未有游虞弋射之宴師古曰誠隆於慎終追遠無窮已

也師古曰慎終慎始之道也追遠不忘本也論語稱孔子慎終  
追遠則民德歸厚矣故衛引之補注宋祁曰猶復加聖心焉  
子蓋談竊願陛下雖聖性得之補注宋祁曰猶復加聖心焉師古  
天性已自然矣師古曰詩云莞莞在疚師古曰周頌閔于小子之詩莞莞  
又當加意也師古曰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蓋所已就文武之業崇  
大化之本也師古曰臣又聞之師曰補注蘇與曰據儒  
配引宋祁曰匹配當作如匹師古曰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  
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師古曰孔子論詩曰關雎為始言太上者民  
之父母師古曰太上居尊上之位也師古曰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  
則無已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師古曰故詩曰窈窕淑女君  
子好仇師古曰仇毛作逌魯作仇匡傳齊詩據此知齊與魯同言  
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師古曰容儀也師古曰介  
容儀也言不己情欲繫心而著於師古曰冥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師古曰夫

然後可已配至尊而為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自上世  
已來補注宋祁曰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願陛下詳覽得失  
盛衰之效已定大基宋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師古曰無德  
能則斥遠之補注王竊見聖德純茂專精詩書好樂無厭師古  
彬曰技能謂奇技淫巧師古曰竊見聖德純茂專精詩書好樂無厭師古  
音五臣衡材補注宋材師古曰無已輔相善義宣揚德音師古  
也臣聞六經者聖人所已統天地之心著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  
通人道之正師古曰分使不悖於其本性者也師古曰悖乘  
六藝之指則天人之理可得而和草木昆蟲可得而育此承永不  
易之道也師古曰及論語孝經聖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師古曰  
臣又聞聖王之自為動靜周旋奉天承親臨朝享臣物有節文已  
章人倫師古曰物事也蓋欽翼祗栗事天之容也溫恭敬遜承親  
之禮也補注宋正躬嚴恪臨眾之儀也師古曰嚴嘉惠和說







忠為少府在建始四年不願有勅衛事衛免相時廷尉則何壽也  
洪頤煊曰恩澤侯表衛以建始四年免王商傳建始三年秋京師  
民無故驚言大水至明年商代匡衡監臨盜所主守直十金曰上  
衡為丞相此傳是公卿表誤也  
師古曰十金曰上當時律定罪之次  
若今律條言一尺曰上一匹曰上  
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專地所  
已定而背法制專地盜土曰自益及賜明阿承衡意猥舉郡計亂  
減縣界師古曰猥曲也補注宋神曰南本無附下罔上擅曰地附  
益大臣皆不道於是上可其奏勿治丞相免為庶人終於家子咸  
亦明經歷位九卿補注錢大昕曰咸字子期元家世多為博士者  
張禹字子文河內軹人也至禹父徙家蓮白師古曰左馮翊縣名  
昭曰白當作勺先謙曰禹為兒數隨家至市喜觀於卜相者前師古曰別分  
官本作勺此傳寫之誤禹為兒數隨家至市喜觀於卜相者前師古曰別分  
曰至其人之前而久之頗曉其別著布卦意師古曰別分  
觀之喜音許吏反久之頗曉其別著布卦意師古曰別分  
言卜者愛之又奇其面貌謂禹父是兒多知可令學經補注宋神  
前漢八十一  
當有曰字錢大照及禹壯至長安學從沛郡施雠受易琅邪王陽  
膠東庸生問論語既皆明習有徒眾舉為郡文學甘露中諸儒薦  
禹有詔太子太傅蕭望之問補注周壽昌曰禹對易及論語大義  
望之善焉奏禹經學精習有師法可試事師古曰試奏復罷歸故  
官師古曰復久之試為博士初元中立皇太子而博士鄭寬中曰  
尚書授太子薦言禹善論語補注宋神曰善詔令禹授太子論語  
由是遷光祿大夫數歲出為東平內史元帝崩成帝即位徵禹寬  
中皆曰師賜爵關內侯寬中食邑八百戶禹六百戶拜為諸吏光  
祿大夫秩中二千石給事中領尚書事是時帝舅陽平侯王鳳為  
大將軍輔政專權而上富於春秋謙讓方鄉經學敬重師傅師古  
讀曰而禹與鳳並領尚書內不自安數病上書乞骸骨欲退避鳳  
上報曰朕曰幼年執政萬機懼失其中君曰道德為師故委國政

君何疑而數乞骸骨忽忘雅素欲避流言師古曰雅素故也朕無  
問焉師古曰不君其固心致思總秉諸事推曰孽孽無違朕意  
無當師古曰加賜黃金百斤養牛上尊酒太官致餐侍醫視疾使  
者臨問師古曰侍醫禹惶恐復起視事河平四年代王商為丞相  
封安昌侯為相六歲鴻嘉元年曰老病乞骸骨上加優再三酒聽  
許賜安車駟馬黃金百斤罷就第曰列侯朝朔望位特進見禮如  
丞相置從事史五人益封四百戶天子數加賞賜前後數千萬禹  
為人謹厚內殖貨財師古曰殖家曰田為業補注宋神曰及富貴多  
買田至四百頃皆涇渭澗灌極膏腴上賈師古曰賈宅財物稱是  
禹性習知音聲內奢淫身居大第後堂理絲竹箏弦師古曰如滄日今樂  
樂為理樂師古曰箏亦管字補注禹成就弟子尤著者淮陽彭  
敞曰絲竹管絃等二物爾於文為樂師古曰禹成就弟子尤著者淮陽彭  
宣至大司空沛郡戴崇至少府九卿宣為人恭儉有法度而崇愷  
弟多智師古曰愷樂也弟易二人異行禹心親愛崇敬宣而疏之  
崇每候禹常責師宜置酒設樂與弟子相娛禹將崇入後堂飲食  
婦女相對優人箏弦鏗鏘極樂昏夜乃罷師古曰極樂盡  
來也禹見之於便坐師古曰便坐謂非正位在於旁而宣之  
晏賜食不過一肉卮酒相對師古曰卮宣未嘗得至後堂及  
兩人皆聞知各自得也師古曰宣未嘗得至後堂及  
得禹年老自治家瑩起祠堂好平陵肥牛亭部處地師古曰肥牛  
亭處之地又近延陵補注宋神曰別本無延字子謂當存奏請求  
之上曰賜禹詔令平陵徙亭宅所曲陽侯根聞而爭之此地當平  
陵後廟衣冠所出游道補注先謙曰禹為師傅不遵謙讓至  
求衣冠所游之道又徙壞舊亭重非所宜師古曰孔子稱賜愛  
其羊我愛其禮師古曰孔子稱賜愛其羊我愛其禮故引之補注先謙曰







省內史而令相治元帝即位徵霸曰師賜爵關內侯食邑八百戶  
民則與郡守等矣如帝師教令成就故曰褒成君補注宋祁曰注  
號褒成君如帝師教令成就故曰褒成君補注宋祁曰注  
日後王莽封孔子後孔均為褒成侯奉其祀給事中加賜黃金二  
百斤第一區徙名數于長安師古曰名霸為人謙退不好權執常  
稱爵位泰過何德曰堪之上欲致霸相位自御史大夫貢禹卒及  
辟廣德免輒欲拜霸讓位自陳至三上深知其至誠迺弗用補  
宋祁曰三字曰是敬之賞賜甚厚及霸薨上素服臨弔者再至賜  
東園祕器錢帛補注先謙曰東園策贈曰列侯禮贈一作賜曰諡  
曰烈君霸四子長子福嗣關內侯補注宋祁曰監前次子捷捷弟  
喜皆列校尉諸曹光最少子也經學尤明年未二十補注宋祁曰  
舉為議郎光祿勳匡衡舉光方正為諫大夫補注先謙曰官坐議  
有不合左遷虹長師古曰不合謂不合天子意也虹地之縣也音  
治州自免歸教授成帝初即位舉為博士數使錄冤獄行風俗師  
日行音振賑流民奉使稱旨補注宋祁曰旨當由是知名是時博  
下更反補注先謙曰官本無第字引宋次為刺史  
士選三科高第為尚書補注先謙曰官本無第字引宋次為刺史  
其不通政事曰久次補諸侯太傅光曰高第為尚書觀故事品式  
數歲明習漢制及法令上甚信任之轉為僕射尚書令師古曰先  
為尚書有詔光周密謹慎未嘗有過補注宋祁曰有詔加諸吏官  
先謙曰百官表諸吏加官補注宋祁曰有詔加諸吏官  
所加或尚書令此其一證補注宋祁曰有詔加諸吏官  
吏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給事中賜黃金百斤領尚書事後為光  
祿勳復領尚書諸吏給事中如故凡典樞機十餘年守法度修故  
事上有所問據經法曰心所安而對不希指苟合師古曰希指希  
也補注先謙曰如或不從不敢強諫爭曰是久而安  
官本注無之字師古曰言已結事書無創壞其草補注先謙曰  
時有所言輒削草師古曰言已結事書無創壞其草補注先謙曰

引宋祁曰注文補曰為章主之過曰奸忠直人臣大罪也師古曰  
字下監本有事字曰為章主之過曰奸忠直人臣大罪也  
奸忠直之名也師古曰奸忠直人臣大罪也  
日案如師古說則忠直下須加之名二字而其義始明矣漢紀孝  
成紀作以許為忠直是也許字正承章主之過而言且有所薦舉  
用論語許以爲直之文今本許誤為奸又脫爲字耳有所薦舉  
唯恐其人之聞知沐日歸休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或  
問光溫室省中樹皆何木也師古曰長樂宮光嘿不應更答曰宅  
語其不泄如是光帝師傅子少曰經行自著進官蚤成師古曰蚤  
不結黨友養游說有求於人既性自守亦其勢然也師古曰言曰  
位二十五年無繼嗣至親有同產弟中山孝王及同產弟子定陶  
王在定陶王好學多材於帝子行師古曰行音胡復反補注宋祁  
行而王祖母傅太后陰為王求漢嗣私事趙皇后昭儀及帝舅大  
司馬驃騎將軍王根故皆勸上於是召丞相翟方進御史大夫  
光右將軍廉褒後將軍朱博皆引入禁中議中山定陶王誰宜為  
嗣者補注先謙曰官本宜作可引方進根曰為定陶王帝弟之子  
禮曰昆弟之子猶子也為其後者為之子也定陶王宜為嗣襄博  
皆如方進根議光獨曰為禮立嗣曰親中山王先帝之子帝親弟  
也曰尚書般庚殷之及王為比師古曰兄終弟及也此音必廉反  
受於兄故中山王宜為嗣上曰禮兄弟不相入廟又皇后昭儀欲  
立定陶王故遂立為太子光曰議不中意左遷廷尉師古曰光久  
典尚書練法令號稱詳平時定陵侯鴻于長坐大逆誅長小妻迺  
始等六人皆曰長事未發覺時棄去或更嫁及長事發丞相方進  
大司空武議師古曰翟方曰為令犯法者各曰法時律令論之師  
之時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其作具明有所訖也師古曰長犯  
大逆時迺始等見為長妻已有當坐之罪與身犯法無異後迺弃







光詣公車問日蝕事光對曰臣聞日者眾陽之宗人君之表至尊之象君德衰微陰道盛強侵蔽陽明則日蝕應之書曰羞用五事建用皇極師古曰周書洪範之言如貌言視聽思失師古曰如若未無也字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薦臻六極履降皇之不極是為大中不立其傳曰時則有日月亂行謂眇側匿孟康曰眇行疾也日眇音吐了反補注宋祁曰浙本有兩亂行字眇案書曰眇晦而日見西方也蓋該音丑召反先謙曰官本正文注眇皆作眇而字甚則薄蝕是也又曰六沴之作師古曰沴氣也音辰補注宋氣相沴辰不和音持歲之朝曰三朝師古曰歲之朝故曰三朝其應至重迺正月辛丑朔日有蝕之變見三朝之會上天聰明苟無其事變不虛生書曰惟先假王正厥事師古曰商書高宗彤日之辭也其言異變之來起事有不正也臣聞師曰天右與王者師古曰右助也補注宋祁曰右景祐本作左注亦作左于案王商傳推佑太子注佑助也凡右為親左為遠故左遷左道皆離背去正之義不

姓誠為政之大本應變之至務也天下幸甚書曰天既付命正厥德師古曰商書高宗彤日之言正德曰順天也又曰天棐謀解師古曰周書大誥之辭也非音匪謀音上林反言有誠道天輔之也明承順天道在於崇德博施加精致誠華華而已師古曰華華不讓小數終無益於應天塞異銷禍與福師古曰所求福無可疑惑師古曰較明貌也音角補注書奏上說師古曰說賜光束帛拜為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給事中位次丞相師古曰復起降秩拜官漢相詔光舉可尚書令者封上光謝曰臣已朽材前比歷位典大職卒無尺寸之效師古曰卒終也補注宋祁曰謝字上當有位前所歷幸免罪誅全保首領今復拔擢備內朝臣與聞政事師古曰與聞臣光智謀淺短犬馬齒載師古曰載老也讀與盡同今誠恐一旦顛仆無呂報稱師古曰報稱竊見國家故事尚書曰久次轉遷非有踔絕之能不相踰越師古曰踔高遠尚書僕射敞公正勤職通敏於事可尚書令謹封上敞曰舉故為東平太守師古曰東平光字錢大昭曰王國有相無太守此言太守者東平王雲以建平三年有罪削除至開明嗣封在元始元年其間為郡者四五年敞為郡守正敞姓成公東海人也師古曰東海郡光為大夫曰餘丞相嘉下獄死師古曰御史大夫賈延光復為御史大夫二月復丞相師古曰復復故國博山侯上迺知光前免非其罪曰過近臣毀短光者師古曰復免傳嘉復免傳嘉師古曰復免傳嘉日前為侍中毀譖仁賢誣想大臣令俊艾者久失其位師古曰艾嘉傾覆巧偽挾姦曰罔上崇黨已蔽朝傷善已肆意師古曰詩不云乎護人罔極交亂四國師古曰小雅青蠅之其免嘉為庶人歸故郡明年定三公官光更為大司徒會哀帝崩太皇太后已新都侯王莽為大司馬徵立中山王是為平帝帝年幼太后稱制委政



於莽初哀帝罷黜王氏故太后與莽怨丁傅董賢之黨莽曰光為舊相名儒天下所信太后敬之備禮事光所欲搏擊輒為草曰太后指風光令上之師古曰謂文書之藁也風讀曰諷亦謂先諫曰官本注無也匡皆莫不誅傷師古曰匡音崖音讀注先諫曰官本注無也匡皆莫殺此人此用匡者省文也何焯曰細尋莽傳當元始莽權曰盛光憂初政非光為言則莽猶不能必得之於元后也

懼不知所出上書乞骸骨莽曰太后帝幼少宜置師傅徙光為帝太傅位四輔給事中領宿衛供養行內師古曰行內行在所之內也省曰行內署門戶當為一句此宿衛事也省服御食物則供養事也文理甚明師古誤斷其句四曲為之說耳沈欽韓曰王莽傳更始將史謹行諸署門戶省服御食物省視也明年徙為太師師古曰昌曰百官表太師太保皆古官平帝元始元年皆初置即指此事光後後惟馬宮為之旋廢自是至後漢不拜後漢未董卓始拜此官而莽為太傅光常稱疾不敢與莽並有詔朝朔望領城門兵莽又風羣臣奏莽功德稱宰衡位在諸侯王上百官統焉師古曰統字上

前漢八十一 帝下詔曰其令師襄成君關內侯霸已所食邑八百戶祀孔子焉故霸還長子福名數於魯師古曰魯本長下有安字引宋祁公論美安字甚堅浙本作遷長子福名數於魯安漸本無安字晏百戶祀孔子即是令長子福還名數於魯以千八百戶為祀矣雖浙本作遷與遷小異而大同言長安則後人安添且復終始無義昔穎川陳彭年亦以安字為初襲子日長如字凡以安為行字者誤以長為長幼之長也福雖霸之長子然此傳前言霸於魯從南本王念孫云案陳長安子福名數其義自明無可疑者當從江名數於長安故此案陳長安子福名數其義自明無可疑者當從江及御覽禮儀部四所引奉夫子祀霸薨子福嗣福薨子房嗣房薨子莽嗣元始元年封周公孔子後為列侯食邑各二千戶莽更封為襄成侯後避王莽更名均師古曰均字見賢傳馬宮字游卿東海人也治春秋嚴氏師古曰嚴氏周壽昌曰儒林傳莊為明安樂授淮陽治豐豐授馬宮春秋自嚴氏也已射策甲科為郎遷楚長史免官後為丞相史司直師丹薦宮行能高潔遷廷尉

光年七十元始五年薨莽曰太后使九卿策贈曰太師博山侯印綬賜乘輿祕器金錢雜帛少府供張諫大夫持節與謁者二人使護喪事博士護行禮太后亦遣中謁者持節視喪公卿百官會弔送葬載已乘輿輶輅及副各一乘師古曰輶輅車及副各一乘也車字注文同師古曰輶輅車及副各一乘也羽林孤兒諸生合四百人輓送車萬餘兩道路皆舉音已過喪師古曰喪到之處行道之將作穿復土可甲卒五百人師古曰甲卒五百人此謂將作穿復土用河東卒五百人霍光傳云發三河卒穿復部三十二引此正作河東卒起墳如大將軍王鳳制度諡曰簡烈侯初光已丞相封後益封凡食邑萬一千戶師古曰萬一千戶上書讓還七千戶及還所賜一弟師古曰弟子放嗣莽薨位後已光兄子永為大司馬封侯昆弟子至卿大夫四五人始光父霸已初元元年為關內侯食邑霸上書求奉孔子祭祀元

前漢八十一 帝下詔曰其令師襄成君關內侯霸已所食邑八百戶祀孔子焉故霸還長子福名數於魯師古曰魯本長下有安字引宋祁公論美安字甚堅浙本作遷長子福名數於魯安漸本無安字晏百戶祀孔子即是令長子福還名數於魯以千八百戶為祀矣雖浙本作遷與遷小異而大同言長安則後人安添且復終始無義昔穎川陳彭年亦以安字為初襲子日長如字凡以安為行字者誤以長為長幼之長也福雖霸之長子然此傳前言霸於魯從南本王念孫云案陳長安子福名數其義自明無可疑者當從江名數於長安故此案陳長安子福名數其義自明無可疑者當從江及御覽禮儀部四所引奉夫子祀霸薨子福嗣福薨子房嗣房薨子莽嗣元始元年封周公孔子後為列侯食邑各二千戶莽更封為襄成侯後避王莽更名均師古曰均字見賢傳馬宮字游卿東海人也治春秋嚴氏師古曰嚴氏周壽昌曰儒林傳莊為明安樂授淮陽治豐豐授馬宮春秋自嚴氏也已射策甲科為郎遷楚長史免官後為丞相史司直師丹薦宮行能高潔遷廷尉



平補注先謙曰百官表廷尉左青州刺史汝南九江太守所在見

稱徵為詹事光祿勳右將軍代孔光為大司徒封扶德侯光為太

師薨宮復代光為太師兼司徒官初宮哀帝時與丞相御史雜議

帝祖母傳太后諡及元始中王莽發傳太后陵徙歸定陶呂民葬

之追誅前議者宮為莽所厚獨不及內慙懼上書謝罪乞骸骨莽

呂太皇太后詔賜宮策曰太師大司徒扶德侯上書言前呂光祿

勳議故定陶共王母諡曰婦人呂夫爵尊為號諡宜曰孝元傳皇

后稱渭陵東園臣知妾不得體君補注錢大昭曰卑不得敵尊而

希指雷同詭經辟說師古曰詭違呂惑誤上為臣不忠當伏斧鉞

之誅幸蒙洒心自新師古曰洒又令得保首領伏自惟念入稱四

輔出備三公爵為列侯誠無顏復望闕廷無心復居官府無宜復

食國邑願上太師大司徒扶德侯印綬避賢者路下君章有司皆

呂為四輔之職為國維綱三公之任鼎足承君不有鮮明固守無

呂居位如君言至誠可聽惟君之惡在洒心前不敢文過朕甚多

之師古曰多不奪君之爵邑呂著自古皆有死之義孟康曰呂宮

為信不奪其爵邑師古曰論語載孔子其上太師大司徒印綬使

者呂侯就弟補注先謙曰王莽篡位呂宮為太子師卒官本姓馬

矢宮仕學稱馬氏云補注何焯曰宮與平晏事莽尤儒之賤者著

有執金吾馬適建無錄取馬黃為姓

贊曰自孝武興學公孫弘呂儒相其後蔡義韋賢玄成匡衡張禹

翟方進孔光平當馬宮及當子晏咸呂儒宗居宰相位服儒衣冠

孟康曰方領師古曰傳先王語其醜藉可也藉道其寬博重厚也

問反藉音才夜反補注吳仁傑曰義縱傳少溫藉顏注言無所舍

容也案醜藉之音大抵言有所終飾非直情徑行者耳傳一作醜

一作溫而記禮者亦作溫禮器曰禮有積諸樂有相步溫之也

皇佩云溫謂承藉凡玉以物纏裏承藉君子亦以威儀纏相以自

承藉易曰藉用白茅无咎荷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

疏謂為然之物藉以潔白之茅合禮易二義論之溫藉之意顯矣

詳廣德傳吳說非然皆持祿保位被阿諛之譏彼呂古人之迹見

編烏能勝其任乎如清曰述謂既明且哲也編謂拜彈之也師古

耕反補注宋祁曰注文梓彈字書曰梓彈也梓音

連董反何焯曰古人之迹謂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虛受堂

三

匡張孔馬傳第五十一

漢書八十一



王商史丹傳喜傳第五十二 漢書八十二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臣王先謙補注

王商字子威涿郡蠡吾人也 師古曰徙杜陵商父武武兄無故皆

曰宣帝舅封無故為平昌侯武為樂昌侯語在外戚傳商少為太

子中庶子曰肅敬敦厚稱父薨商嗣為侯推財曰分異母諸弟身

無所受居喪哀戚 補注宋祁曰誠疑作戚則壽 於是大臣薦商行

可曰厲羣臣義足曰厚風俗宜備近臣繇是擢為諸曹侍中中郎

將 師古曰繇與由同補注先謙曰為中郎將而加諸 元帝時至

右將軍光祿大夫是時定陶其王愛幸幾代太子 師古曰共讀曰

補注先謙曰官本無音字引宋 商為外戚重臣輔政擁佑太子頗

有力焉 師古曰元帝崩成帝即位甚敬重商徙為左將軍而帝元

舅大司馬大將軍王鳳顯權行多驕僭商論議不能平鳳鳳知之

亦疏商建始三年秋京師民無故相驚言大水至百姓奔走相蹂

躪 師古曰蹂躪也躪躪也躪音九反躪音蘭補注先謙曰長安

中大亂 補注先謙曰官本長安上有正文老弱號呼天子親御前

殿召公卿議大將軍鳳曰為太后與上及後宮可御船令吏民上

長安城已避水羣臣皆從鳳議左將軍商獨曰自古無道之國水

猶不冒城郭 師古曰冒今政治和平世無兵革上下相安何因當

有大水一日暴至此必訛言也 師古曰不宜令上城重驚百姓

直用反 上迺止有頃長安中稍定問之果訛言上於是美壯商之

固守數稱其議而風大慙自恨失言明年商代匡衡為丞相益封

千戶天子甚尊任之為人多質有威重 師古曰多質長八尺餘身

體鴻大容貌甚過絕人河平四年單于來朝引見白虎殿 師古曰

中丞相商坐未央廷中單于前拜謁商而經未央廷中過也 天子商

起離席與言單于仰視商貌大畏之遷延卻退天子聞而歎曰此

真漢相矣初大將軍鳳連昏楊彤為琅邪太守 師古曰連昏者其

郡有災害十四已上商部屬按問 師古曰部屬謂屬吏也

以按字疑作案沈欽韓曰如說非也續志東曹主二千石長吏遷

除及軍吏案丙吉救東曹案邊長吏蓋郡國皆東曹所屬者其

也 師古曰且勿按問也 補注 商不聽竟奏免彤奏果寢不下

為後 師古曰且勿按問也 補注 商不聽竟奏免彤奏果寢不下

門內事 師古曰且勿按問也 補注 商不聽竟奏免彤奏果寢不下

傷大臣鳳固爭下其事司隸 師古曰且勿按問也 補注 商不聽竟奏免彤奏果寢不下

警詔問商女欲曰備後宮時女病商意亦難之曰病對不入及商

曰閨門事見考自知為鳳所中 師古曰中傷 惶怖更欲內女為援

迺因新幸李婕妤家白見其女會日有蝕之太中大夫蜀郡張匡

其人佞巧上書願對近臣陳日蝕咎下朝者 師古曰中朝者平

也 師古曰文說是 左將軍丹等問匡 師古曰中朝者平

也 師古曰文說是 左將軍丹等問匡 師古曰中朝者平

也 師古曰文說是 左將軍丹等問匡 師古曰中朝者平

也 師古曰文說是 左將軍丹等問匡 師古曰中朝者平

也 師古曰文說是 左將軍丹等問匡 師古曰中朝者平

也 師古曰文說是 左將軍丹等問匡 師古曰中朝者平

也 師古曰文說是 左將軍丹等問匡 師古曰中朝者平

也 師古曰文說是 左將軍丹等問匡 師古曰中朝者平

也 師古曰文說是 左將軍丹等問匡 師古曰中朝者平

也 師古曰文說是 左將軍丹等問匡 師古曰中朝者平



告商俊妻左將軍丹女持其書曰示丹丹惡其父子乖逆師古曰逆也為女求去商不盡忠納善曰輔至德知聖主崇孝遠別不親師古曰遠離女色而分別之故云不親也師古曰不親後庭之事為句乃不煩注釋矣劉歆說同齊召南曰劉說是在文彬曰遠遠分別為說未當後庭之事皆受命皇太后太后前聞商有女欲已備後宮商言有固疾後有耿定事更詭道因李貴人家內女師古曰違也師古曰沈欽韓曰後執左道曰亂政師古曰左道僻左之道謂漢妃妾稱貴人始此師古曰薛乖故應是而日蝕周書曰曰左道制王誣罔詩大臣節也音布內反故應是而日蝕周書曰曰左道事君者誅師古曰易曰日中見昧則折其右肱蘇林曰日者君之而昧折去右肱之臣用無咎也師古曰此豐卦九三爻辭補注宋祁曰易作見昧王弼云昧微昧之明也王觀國云昧與昧義同蘇與曰王莽傳引亦作昧不作昧師古曰此豐卦九三爻辭補注宋易味義云日中而昏也案此引以證日蝕莽傳引以指日中黑氣知服說西漢舊義子夏傳以為星之小者字林以為斗杓後星皆為異訓今易無則字王觀國學林九引此傳亦無疑衍文據蘇謙曰官本注君上有人字往者丞相周勃再建大功及孝文時

前漢八十二

三

許師古曰許告斥其罪也音居謂反補注宋祁曰許蕭而欲使之師古曰許蕭宣明聖化調和海內豈不謬哉商視事五年官職陵夷而大惡著於百姓甚虧損盛德有鼎折足之凶師古曰易鼎卦九四爻辭曰其責喻大臣非其任則虧敗國典故宜加厚刑臣愚曰為聖主富於春秋即位以來未有懲姦之威加已繼嗣未立大異並見尤宜誅討不忠已過未然而師古曰過止也未然謂行之一人則海內震動百姦之路塞矣於是左將軍丹等奏商位三公爵列侯親受詔策為天下師不遵法度曰翼國家師古曰而回辟下媚曰進其私師古曰回衰執左道曰亂政為臣不忠罔上不道甫刑之辟皆為上戮罪名明白臣請詔謁者召商詣若虛詔獄孟康曰若虛黃門內寺是也補注先上素重商知匡言多險制曰弗治鳳固爭之於是制詔御史蓋丞相曰德輔翼國家典領百寮協和萬國為職任莫重焉今樂昌侯商為丞相出入五年未聞忠言嘉謀而有不忠執左道之辜補注宋祁曰而陷于大辟前商女弟內行不修奴賊殺人疑商教使為商重臣故抑而不窮今或言商不曰自悔而反怨懟朕甚傷之惟商與先帝有外親未忍致于理其赦商罪使者收丞相印授商免相三日發病歿血補注先諡曰戾侯而商子弟親屬為駙馬都尉侍中中常侍諸曹大夫郎吏者皆出補吏莫得雷給事宿衛者有司奏商罪過未決請除國邑有詔補注先長子安嗣爵為樂昌侯至長樂衛尉光祿勳商死後連年日蝕地震直臣京兆尹王章上封事召見訟商忠直無罪言鳳顯權蔽主鳳竟曰法誅章語在元后傳至元始中王莽為安漢公誅不附己者樂昌侯安見被曰罪自殺國除師古曰被加史丹字君仲魯國人也徙杜陵祖父恭有女弟武帝時為衛太子

前漢八十二

四







通義也左將軍丹往時導朕曰忠正補注先謙曰秉義醇壹舊德

茂焉其封丹為武陽侯國東海郟之武彊聚戶千一百加濬曰聚

也丹為人足知愷弟愛人師古曰愷樂也弟易也貌若儻蕩不

備師古曰儻蕩也然心甚謹密故尤得信於上丹兄嗣父爵為侯讓

不受分補注齊召南曰案表丹丹盡得父財身又食大國邑重

舊恩數見褒賞師古曰重賞賜累千金僮奴百數後房妻妾數

十人內奢淫好飲酒極滋味聲色之樂為將軍前後十六年永始

中病乞骸骨補注周壽昌曰案百上賜策曰左將軍痾病不衰師

不損也願歸治疾朕愍官職之事久留將軍使躬不瘳使光祿

勳賜將軍黃金五十斤安車駟馬其上將軍印綬宜專精神務近

醫藥已補不衰丹歸第數月薨諡曰頃侯有子男女二十人九男

皆曰丹任並為侍中諸曹親近在左右史氏凡四人侯至卿大夫

二千石者十餘人皆訖王莽迺絕唯將陵侯曾無子絕於身補注

沈欽韓曰褚補表妻宜君故成王孫姬姁殺侍婢四十餘人盜

斷婦人初產子臂膝以為媚道為人所上書言論弃市子同以外

家故不失侯

傅喜字稚游河內温人也哀帝祖母定陶傅太后從父弟少好學

問有志行哀帝立為太子成帝選喜為太子庶子哀帝初即位曰

喜為衛尉遷右將軍是時王莽為大司馬乞骸骨避帝外家上既

聽莽退眾庶歸望於喜喜從弟孔鄉侯晏親與喜等如高曰俱傳

也而女為皇后又帝舅陽安侯丁明皆親目外屬封補注對效日

喜執謙稱疾傅太后始與政事喜數諫之師古曰與由是傅太后

不欲令喜輔政上於是用左將軍師丹代王莽為大司馬賜喜黃

金百斤上將軍印綬曰光祿大夫養病大司空何武尚書令唐林

皆上書言喜行義修潔忠誠憂國內輔之臣也今已復病一旦遣

歸眾庶失望皆曰傅氏賢子曰論議不合於定陶太后故退百寮

莫不為國恨之忠臣社稷之衛魯曰季友治亂師古曰魯季氏

曰子玉輕重師古曰謂楚殺子魏曰無忌折衝師古曰項曰范增

存亡故楚跨有南土帶甲百萬鄰國不曰為難子玉為將則文公

側席而坐及其死也君臣相慶師古曰已解在上也百萬之眾

不如一賢故秦行千金曰開廉頗師古曰趙將廉頗因壁不

趙王信之師古曰括為將代廉頗而括軍逐趙奢之子趙括為將耳

未當有於長平二字漢散萬金曰疏亞父在陳平傳喜立於朝

陛下之光輝傅氏之廢興也如高曰傅喜願則傅氏與其廢亦如

師古曰如說是也上亦自重之明年正月迺徙師丹為大司空而

拜喜為大司馬封高武侯丁傅騎者皆嫉喜之恭儉又傅太后欲

求稱尊號與成帝母齊尊喜與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共執正議

傅太后大怒上不得已先免師丹曰感動喜喜終不順後數月遂

策免喜曰君輔政出入三年補注蘇與曰漢世君字上下通稱此

先死者必君未有昭然匡朕不逮而本朝大臣遂其姦心師古曰

此子稱父也也咎由君焉其上大司馬印綬就第傅太后又自詔丞相御史曰

高武侯喜無功而封內懷不忠附下罔上與故大司空丹同心背

畔放命圮族應劭曰放奔教令毀其族類補注先謙曰尚書作方

義同亦見虧損德化罪惡雖在赦前不宜奉朝請其遣就國後又

欲奪喜侯上亦不聽喜在國三歲餘哀帝崩平帝即位王莽用事

免傅氏官爵歸故郡晏將妻子徙合浦莽白太后下詔曰高武侯

喜委性端慤論議忠直師古曰慤謹也雖與故定陶太后有屬終不

順指從邪介然守節曰故斥逐就國傳不云乎歲寒然後知松柏

之後凋也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其還喜長安曰故高安侯莫府



賜喜補注錢大昕曰高安侯請董賢也漢制將軍出征有莫府而

史上辭去之官安世同大將軍府王鳳乘政陳成萬事決於湯說史高曰以

得中軍之莫府海內莫屯兵置莫府是也董賢嘗為大司馬衛位特

將軍後雖去將軍號而司馬亦與兵之官故居第稱莫府位特

進奉朝請喜雖外見褒賞孤立憂懼後復遷就國曰壽終莽賜諡

曰貞侯子嗣莽敗乃絕師古曰史不得其子名也補注齊召南曰

侯勤嗣然則喜子名動史特以無關緊要故略之非不得

其子名也王念孫曰此文傳寫脫劫字耳非史失其名也

贊曰自宣元成哀外戚興者許史三王丁傅之家師古曰三王謂

三家也補注周壽昌曰成宣帝上后之族王奉光王舜王駿王

章王成諸人陽平之王元帝王后之族王禁王鳳王崇王王駿王

王立王根王逢時王音王莽諸人孫郡之王史皇孫之妻黨王武

王無故皆已宣帝封侯則武子與益景武侯之王商又別

皆重侯累將窮貴極富見其位矣未見其人也無善人也陽平之

王多有材能好事慕名補注宋祁曰其執尤盛賤貴最久師古曰

位是為賤官故云賤貴然至於莽亦已覆國王商有剛毅節廢黜

呂憂死非其罪也史丹父子相繼高呂重厚位至三公丹之輔道

副主掩惡揚美傳會善意師古曰道讓曰導傳讀曰附補注周壽

雖宿儒達士無呂加焉及其歷房闔入隊內推至誠犯顏色動瘡

萬乘轉移大謀卒成太子安母后之位無言不讎終獲忠貞之報

師古曰大雅抑之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故贊

引之呂喻丹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無曰字也字傳喜守節不傾

亦蒙後凋之賞哀平際會禍福速哉

王商史丹傳喜傳第五十二 漢書八十二

辭宣朱博傳第五十三 漢書八十三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王先謙補注

辭宣字贛君東海郟人也 師古曰贛音貢郟音鉗 少為廷尉書

佐都船獄史 補注先謙曰官本史作吏引宋祁曰吏疑是史齊召

官也 後曰大司農斗食屬察廉補不其丞 師古曰斗食者少

字當剛先謙曰不其縣名也其音基補注宋祁曰注文也 琅邪太守

趙貢行縣 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其下亦同補注先謙曰官 見宣甚

說其能 師古曰悅 從宣歷行屬縣 師古曰從也 還至府令妻子與相

見戒曰 贛君至丞相我兩子亦中丞相史察宣廉遷樂浪都尉丞

師古曰趙貢察舉宣故得遷也樂浪音洛浪音郎補注先謙曰官本

考證云地理志樂浪郡有兩都尉其南部都尉治昭明縣東部都

尉治不 幽州刺史舉茂材為宛句令 師古曰樂浪屬幽州故為刺

補注先謙曰官本宛下無音字引宋祁曰注宛宛音於元反句音

下當有音字志作宛句清陰縣今曹州府荷澤縣西南 大將軍王

鳳聞其能薦宣為長安令治果有名呂明習文法詔補御史中丞

是時成帝初即位宣為中丞執法殿中外總部刺史上疏曰陛下

至德仁厚哀閔元元躬有日仄之勞而亡佚豫之樂 師古曰周書

文王之德曰至于日中仄弗皇暇食 允執聖道刑罰惟中 允信也

宣引此言也 師古曰古側字也佚與逸同 允執聖道刑罰惟中 允信也

中音竹仲反補注先謙曰官本無音字然而嘉氣尚凝陰陽不和 師

字引宋祁曰注文竹字上當有音字 疑猶字之誤 臣竊

不通也 是臣下未稱而聖化獨有不洽者也 疑猶字之誤 臣竊

伏思其一端殆吏多苛政教煩碎大率咎在部刺史或不循守

條職 師古曰刺史所察本有六條今則踰越故事 信舉錯各目其

意多與郡縣事 師古曰錯置也音干故 至開私門聽讒佞目求吏

民過失譴呵及細微責義不量力 師古曰言 郡縣相迫促亦內相



刻流至眾庶是故鄉黨闕於嘉賓之懼九族忘其親親之恩飲食

周急之厚彌衰送往勞來之禮不行師古曰勞音到反來音到

音字引宋肅曰注文勞字下來字下並當有音字夫人道不通則陰陽否焉師古曰否音閉

隔同和氣不與未必不由此也詩云民之失德乾餱已愆師古曰愆音伐

木之詩也餱音食也鄙語曰苛政不親煩苦傷恩方刺史奏事時宜

解在元紀餘音也師古曰申束也使昭然知本朝之要務臣愚不知治道唯明

明申救也謂約束也師古曰申束也使昭然知本朝之要務臣愚不知治道唯明

主察焉上嘉納之宣數言政事便宜舉奏部刺史郡國二千石所

貶退稱進白黑分明師古曰稱舉也白絲是知名師古曰絲出為

臨淮太守政教大行師古曰沈欽韓曰御覽四百九十六風俗通曰

戴後人求共庇蔭授與一頭兩鬚當別因共爭各云我錄詣府自

言丞相辭宣劫實兩人莫肯首服宣曰練直數百錢耳何足紛紛

自致縣官呼騎吏中斷練各與半使追聽之後人曰受恩前擬會

之嫌主稱怨宣曰然固知當爾因詰責之具服練悉還本主

陳留郡有大賊廢亂師古曰廢亂者上徙宣為陳留太守盜賊禁

止吏民敬其威信入守左馮翊滿歲稱職為真始高陵令陽湛師古曰

先謙曰官櫟陽令謝游皆貪猾不遜持郡短長前二千石數案不

能竟師古曰難每案驗之不能窮竟及宣視事詣府謁宣設酒飯

與相對接待甚備已而陰求其罪滅具所得所受取宣察湛有改節

敬宣之效迺手自牒書條其姦賊師古曰牒書謂封與湛曰吏民

條言君如牒或議曰為疑於主守盜師古曰盜賊也封與湛曰吏民

也字馮翊敬重令又念千金法重不忍相暴章師古曰依當時律

重罪補注周壽昌曰漢律科吏職至十金即死罪馮野王傳池陽

令並素行貪汙野王都督郵孫趙都案驗其主守盜十金罪收捕

賊殺不辜義部接夏快等收縛立傳送都獄皆可證故密曰手書

相曉欲君自圖進退可復伸眉於後師古曰伸眉言無憂也且令

即無其事復封還記得為君分明之師古曰記謂所與湛書也分

其距諱即湛自知罪滅皆應記師古曰與宣而宣辭語溫潤無傷

害意湛即時解印綬付吏為記謝宣終無怨言而櫟陽令游自曰

大儒有名輕宣宣獨移書顯貴之曰告櫟陽令吏民言令治行煩

苛適罰作使千人曰上師古曰讀曰通賊取錢財數十萬給為非法師古曰

賦字王念孫曰浙本是也賦賦字相似據注云賦取錢財則當作

賦明 賣買聽任富吏買數不可知師古曰買證驗曰明白欲遣吏

考案恐負舉者恥辱儒士師古曰游本因薦舉得官而身又是儒

願道曰負舉者即今所謂罪坐舉主也陳湯傳高平侯張勃舉湯

正所舉者召見舉者辭曰已字通故使掾平鑄令師古曰平鑄

楚內史皆其證先謙曰鑄說其將帥此為徐曰微言鑄鑄造之也

也晉灼曰王常為光武鑄鑄之意引鑄與之言能無說乎出論語異

語之蓋蓋依鄧展鑄音于緣反與此引音灼不同先謙案官本此

此謂孔子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答冉有

之力用而就官 令詳思之方調守師古曰言欲選游得檄亦解

印綬去又頻陽縣北當上郡西河師古曰頻陽在今西為數

郡湊多盜賊其令平陵薛恭本縣孝者師古曰薛恭是也

功次稍遷未當治民職不辦而粟邑縣小辟在山中師古曰辟讀

謙曰粟邑在今同州府 民謹樸易治令鉅鹿尹賞久郡用事吏為

樓煩長師古曰樓煩屬雁門郡舉茂材遷在粟宣即令奏賞與恭

換縣師古曰五種拜高密侯相以能換為衛相今縣令有人地兩不相宜

者上言奏請交易其任 二人視事數月而兩縣皆治宣因移書勞

免之曰師古曰通借官本趙孟公綽優於趙魏而不宜滕辭師古曰

公綽魯大夫也論語云孔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曰為

廉辭大夫言器能各有所施也趙魏晉之卿族老謂家之長相也

諸侯也 故或曰德顯或曰功舉師古曰德顯或曰功舉君子之

道焉可憚也師古曰蘇林曰憚同也兼也音灼曰憚音誣師古曰論語載

用德字以富誣字耳德有虛之義可借與誣字通用屬縣各有賢



君馮翊垂拱蒙成師古曰自言端拱無願勉所職卒功業師古曰

宣得郡中吏民罪名輒召告其縣長吏使自行罰曉曰府所目不

自發舉者不欲代縣治奪賢令長名也長吏莫不喜懼免冠謝宣

歸恩受戒者宣為吏賞罰明用法平而必行所居皆有條教可紀

多仁恕愛利師古曰愛人池陽令舉廉吏獄掾王立府未及召聞

立受囚家錢宣責讓縣案驗獄掾迺其妻獨受繫者錢萬六千

受之再宿獄掾實不知掾慙恐自殺宣聞之移書池陽曰縣所舉

廉吏獄掾王立家私受賕而立不知殺身自明立誠廉士甚可

閔惜其目府決曹掾書立之極目顯其魂師古曰此職追贈府掾史素與

立相知者皆予送葬及日至休吏師古曰冬夏至之日賊曹掾張

扶獨不肯休坐曹治事宣出教曰益禮貴和人道尚通日至吏曰

令休所繇來久師古曰繇讀與曹雖有公職事家亦望私恩意掾

宜從眾歸對妻子設酒肴請鄰里壹共相樂應劭曰曰壹矢相樂

關字象壹矢因曰壹矢此說非也師古曰晉說是也壹矢謂一為

歡笑耳矣古笑字也補注錢大昕曰說文無笑字釋義亦不知

所從當即笑字之笑說文笑從女笑聲女子笑也荒爾之荒亦從

艸明笑即古笑字矣漢隸從艸從女笑聲女子笑也荒爾之荒亦從

艸如著字當從艸從女笑聲女子笑也荒爾之荒亦從

隸省而譌也隸書艸在上者或變為兩點一畫故班史或作笑斯

亦可矣扶慙愧官屬善之宣為人好威儀進止雍容甚可觀也性

密靜有思師古曰有智思思省吏職求其便安師古曰下至財用

筆研皆為設方略利用而省費師古曰利便也省減也便於用而

無音字師古曰吏民稱之郡中清靜遷為少府共張職辦師古曰供音居用

表陽朔四年宣為少府二月遷師古曰月餘御史大夫于丞卒谷承上

疏曰帝王之德莫大於知人知人則百僚任職天工不曠師古曰

也師古曰故舉陶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師古曰成書舉陶舉之辭也哲

御史大夫內承本朝之風化外佐丞相統理天下任重職大非庸

材所能堪今當選於羣卿曰充其缺得其人則萬姓欣喜百僚說

服師古曰說不得其人則大職墮敦王功不興師古曰墮毀也敦

國反師古曰度帝之明在茲登舉可不致詳竊見少府宣材茂行繁達

於從政師古曰補注錢大昕曰嚴延年傳雖有子貢通藝於從政不能

稱孫堪清廉果於從政吳志士雙傳前為御史中丞執憲轍下師

達於從政漢人引論語皆如此謂師古曰前為御史中丞執憲轍下師

曰言在天子不吐剛茹柔師古曰大雅蒸人之詩云惟仲山甫剛

敬毅之下師古曰不吐剛茹柔師古曰大雅蒸人之詩云惟仲山甫剛

音人庶反補注先謙曰舉錯時當師古曰言其合時而出守臨淮

官本注蒸人作蒸民師古曰舉錯時當師古曰言其合時而出守臨淮

陳留二郡稱治為左馮翊崇教養善威德並行眾職修理姦軌絕

息辭訟者歷年不至丞相府赦後餘盜賊什分三輔之一文穎曰

之賦什師古曰功效卓爾自左內史初置曰來未嘗有也師古曰馮翊本

九也師古曰孔子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所

然師古曰孔子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所

考績功課簡在兩府師古曰簡大也師古曰明師古曰不敢過稱曰奸欺誣

之學師古曰過稱謂論其貴而師古曰臣聞賢材莫大於治人宣已有效

其法律任廷尉有餘經術文雅足曰謀王體斷國論身兼數器有

退食自公之節師古曰自從也師古曰召南羔羊之詩美在位皆節儉正

潔誠退膳食師古曰宣無私黨游說之助臣恐陛下忽於羔羊之詩舍公

率從公道也師古曰宣無私黨游說之助臣恐陛下忽於羔羊之詩舍公

實之臣任華虛之譽是用越職陳宣行能唯陛下留神考察上然

之遂曰宣為御史大夫數月代張禹為丞相封高陽侯食邑千戶

補注先謙曰公卿表宣為御史大夫在鴻師古曰宣除趙貢兩子為史貢

者趙廣漢之兄子也為吏亦有能名宣為相師古曰相府連讀非也府字

屬下句上守馮翊時自言府所以師古曰府辭訟例不滿萬錢不為移書

不自發舉者亦府字冠首可證師古曰府辭訟例不滿萬錢不為移書

後皆遵用辭侯故事師古曰府辭訟例不滿萬錢不為移書

則但欲罷以久困之資故師古曰府辭訟例不滿萬錢不為移書



貨又須百日乃傳證決遣也納錢者亦周官鈞金束矢之遺意然  
而其弊至於小民無告沿及東京猶循其故宣之相業可鄙矣然  
官屬議其煩碎無大體不稱賢也時天子好儒雅宣經術又淺上  
亦輕焉久之廣漢郡盜賊羣起丞相御史遺掾史逐捕不能克上  
迺拜河東都尉趙護為廣漢太守曰軍法從事數月斬其渠帥鄭  
躬師古曰降者數千人迺平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成紀鴻嘉  
年趙護擊之遂護為執金吾公卿表會邛成太后崩喪事倉卒吏  
護字子夏以元延元年為執金吾賦歛曰趙辦師古曰邛成太后宣帝王皇  
其後上聞之曰趙丞相御史補注先謙曰趙辦取辦遂册免宣曰君為丞相出入六年忠孝之行率先  
百僚朕無聞焉師古曰不聞朕既不明變異數見歲比不登倉廩  
空虛宋祁曰多朕既不成虛十六字百姓飢饉流離道路  
疾疫死者曰萬數人至相食盜賊並興羣職曠廢是朕之不德而  
股肱不良也迺者廣漢羣盜橫恣殘賊吏民朕惻然傷之數曰問

前漢八十三

君君對軌不如其實西州隔絕幾不為郡師古曰隔與隔三輔賦  
同音飲無度酷吏並緣為茲師古曰並音步浪反侵擾百姓詔君案驗復無欲得  
事實之意九卿曰下咸承風指同時陷于謾欺之辜咎繇君焉師古曰  
咎繇也音慢又音有司法官領職解媪師古曰法謂據法曰劫  
莫干反繇讀與由同有司法官領職解媪師古曰法謂據法曰劫  
莫干反繇讀與由同開謾欺之路傷薄風化無曰帥示四方不忍致君子理其上丞相  
高陽侯印綬罷歸初宣為丞相而翟方進為司直宣知方進名儒  
有宰相器深結厚焉後方進竟代為丞相思宣舊恩宣免後二歲  
薦宣明習文法練國制度師古曰練猶熟也言其詳熟前所坐過薄可復進用  
上徵宣復爵高陽侯加寵特進位次師安昌侯補注先謙曰張禹也給事中  
張禹也視尚書事宣復尊重任政數年後坐善定陵侯淳于長罷就第初  
宣有兩弟明修明至南陽太守修歷郡守京兆尹少府善交接得  
州里之稱後母常從修居官宣為丞相時修為臨菑令宣迎後母

前漢八十三

修不遺後母病死修去官持服宣謂修三年服少能行之者兄弟  
相駁不可師古曰駁者執意不修遂竟服補注先謙曰三年是兄弟  
如色之問難不和師古曰宣不供養行喪服薄於骨肉前曰不忠孝免不宜復列封侯在  
朝省宣子況為右曹侍郎數聞其語昧客楊明欲令創威面目使  
不居位師古曰創謂傷之也音初良反其下並同補注先謙曰官  
本考證引蕭該音義云賦章昭曰行貨財以有求於人曰  
賂字林以財枉法相謝曰賂音會司隸缺况恐咸為之遂令明遮  
斫咸宮門外斷鼻脣身入創事下有司御史中丞眾等奏補注先  
謙曰眾其况朝臣父故宰相再封列侯不相敕丞化補注先謙曰丞承通借  
不必改作釋名敕勅也言  
不能互相警飭宣承聖化而骨肉相疑疑咸受修言曰謗毀宣咸  
所言皆宣行迹眾人所共見公家所宜聞况知咸給事中恐為司  
隸舉奏宣而公令明等迫切宮闕要遮創戮近臣於大道人眾中  
欲曰隔塞聰明杜絕論議之端師古曰隔與隔三輔賦  
同音謹諱流聞四方不與凡民忿怒爭鬪者同臣聞敬近臣為近主也  
禮下公門式路馬師古曰過公門則下車見路馬君畜產且猶敬  
則撫式蓋崇敬也式車前橫木之春秋之義意惡功遂不免於誅師古曰遂成也言舉意  
不善雖有成功猶加誅源不可長也師古曰浸近也言傷我大臣有所逼近也浸  
字或作侵侵也其義兩通長音竹兩反況首為  
惡明手傷功意俱惡孟康曰手傷人為功使人行為惡明  
王念孫曰手傷人為功使人行為惡明手傷人相對為文今本脫人字則文義不明而句法亦不協矣據  
孟注手傷人為功使人行為惡明王念孫曰手傷人為功使人行為惡明  
通典刑四無人字則所見本已誤漢紀孝良紀有人字王文彬曰  
手傷即傷人班固文非脫也文義甚明不煩四字為句觀下文  
亦作手傷不加皆大不敬明當曰重論及况皆奔市廷尉直補注  
南曰案公卿表即廷尉直也其賊加罪一等與謀者同罪詔書無曰誣欺成罪師古曰誣毀傳  
真字與直字相近而誤缺筆耳曰遇人不曰義而見痕者與病人之罪鈞惡不直也師古曰誣毀傳  
應劭曰曰杖  
手敲擊人刺







兆歷曹史列掾出為督郵書掾補注沈欽韓曰章昭辨釋名曰言書主督上官所下所過之書也劉昭與服志注東晉猶有郵驛共置承受旁郡縣文書有郵驛行傳以相付縣置屋二區有承驛吏皆條所受書每月言上州郡風俗通曰今吏郵書掾府所部職督郵職掌此案督郵本以主郵書為職因得糾劾長吏耳所部職辦郡中稱之而陳咸為御史中丞坐漏泄省中語下獄博去吏閒

步至廷尉中補注王念孫曰案候司在下文則此非伺隙之謂也附者私也謂私步至廷尉中候伺咸事咸掠治困篤博詐得為醫入獄

得見咸具知其所坐罪博出獄又變姓名為咸驗治數百師古曰謂被掠也卒免咸死罪咸得論出而博曰此顯名為郡功曹久之成宿印

位大將軍王鳳秉政奏請陳咸為長史咸薦蕭育朱博除莫府屬

鳳甚奇之舉博樛陽令徙雲陽平陵三縣巨高弟入為長安令補注先謙曰官京師治理遷冀州刺史博本武吏不更文法師古曰更本弟作第

反及為刺史行部師古曰行部音下更反吏民數百人遮道自言官寺盡滿從

事自請且留此縣錄見諸自言者事畢迺發欲自觀試博博心知

之告外趣駕師古曰趣既白駕辦博出就車見自言者使從事明

敕告吏民欲言縣丞尉者刺史不察黃綬各自詣郡師古曰丞尉欲言二千石墨綬長吏者使者行部還詣治所師古曰治所刺史

宋祁曰楊本并別本云使者還部越本無使者二字周壽昌曰治

所平時刺史所居之治也非行部時所止故必俟其行部還始令

治績志冀州刺史治在高邑前漢為郡屬常山其民為吏所冤及

言盜賊辭訟事各使屬其部從事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博駐車決遣四五

百人皆罷去如神吏民大驚不意博應事變迺至於此後博徐問

果老從事教民聚會博殺此吏州郡畏博威嚴徙為并州刺史護

漕都尉遷瑯琊太守齊郡舒緩養名師古曰言齊人之俗其性博

新視事右曹掾史皆移病卧師古曰言舊病也一日曰病而移居也博問

其故對言惶恐師古曰言惶恐太守存問始起故以惶恐二字先之猶奏記之先

言主臣皆發語辭也顏云懼新太守故事二千石新到輒遣吏存

之威非是若誠懼則無以下云云問致意迺敢起職補注周壽昌曰起職言起而就職也明博齊指

抵几曰師古曰抵擊也音抵觀齊兒欲曰此為俗邪迺召見諸曹史書

佐及縣大吏選視其可用者出教置之師古曰皆新補道目代移病者皆斥罷諸

病吏白巾走出府門郡中大驚頃之門下掾贛遂書老大儒教授

數百人拜起舒遲博出教主簿師古曰曰此贛老生不習吏禮主

簿且教拜起閑習迺止又敕功曹官屬多喪衣大詔師古曰詔音

皆令去地三寸博尤不愛諸生所至郡輒罷去議曹曰豈可復置

謀曹邪文學儒吏時有奏記稱說云云博見謂曰如太守漢吏奉

三尺律令已從事耳亡奈生所言聖人道何也師古曰言且持此

道歸堯舜君出為陳說之其折逆人如此視事數年大改其俗掾

史禮節如楚趙吏博治郡常令屬縣各用其豪桀呂為大吏文武

從宜師古曰各因其材而任之縣有劇賊及它非常博輒移書呂詭責之其盡

力有效必加厚賞懷詐不稱誅罰輒行師古曰曰是豪強熱服師

曰熱音之涉反補注周壽昌曰說文熱補也從心執聲補一姑幕

縣有羣輩八人報仇廷中皆不得師古曰於縣廷之中報仇殺人

官本注亡上有皆字捕下有之字長吏自繫書言府補注先謙

白賊曹掾史自白請至姑幕事留不出功曹諸掾即皆自白復不

出於是府丞詣閣博迺見丞掾曰曰為縣自有長吏府未嘗與也

丞掾謂府當與之邪師古曰曰與丞掾下書佐入博口占檄文曰師古

度其言口授之府告姑幕令丞言賊發不得補注先謙曰有書師

占音之瞻反日言已得縣檄到令丞就職游徼王卿力有餘如律令師古曰游

盜賊故云如律令補注周壽昌曰如律令三字漢制官府文移中

常語史記儒林傳太常咸博士平等議末云請著功令他如律令



文選載陳琳為袁紹檄豫州文未云如律令東觀餘論載漢破羌  
 檄皆有之漢開憲長韓仁銘碑未亦有如律令三字本傳前云如  
 太守漢吏奉三尺律令下云三尺律令人 王卿得救惶怖親屬失  
 事出其中皆不專指捕盜賊也顏注泥  
 色畫夜馳騫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引蕭  
 該音義云字書曰驚亂馳也十餘日間捕得五人博  
 復移書曰王卿憂公甚效檄到齋伐閱詣府師古曰伐功勞也  
 曰官本考證引蕭該音部掾曰下亦可用漸盡其餘矣師古曰部  
 義云字林曰閱其數也其操持下皆此類也曰高弟入  
 部掾以下也先謙曰用猶以也 其操持下皆此類也曰高弟入  
 守左馮翊補注先謙曰滿歲為真其治左馮翊文理聰明殊不及  
 官本弟作第辭宣而多武譎網絡張設少愛利敢誅殺師古曰言少仁愛  
 而不能便利於人然亦  
 縱舍時有大貸師古曰縱放也舍置也貸  
 謂寬假於下也音吐載反下吏曰此為盡力長陵  
 大姓尙方禁師古曰姓  
 尙方名禁少時嘗盜人妻見斫創著其頰府功曹受  
 賂白除禁調守尉博聞知曰它事召見視其面果有痕創痕也音  
 盤痕音 胡恩反博辟左右問禁師古曰辟  
 讀曰開是何等創也禁自知情得師古  
 讀曰言  
 其得被斫 叩頭服狀博笑曰大丈夫固時有是師古曰言情欲之  
 之情狀 叩頭服狀博笑曰大丈夫固時有是  
 王念孫曰大字後人所加禁以益人妻見斫面有痕故博笑謂之  
 曰丈夫固時有是據顏注云言情欲之事人所不免則不得言大  
 丈夫明矣景祐本反白帖 馮翊欲酒卿恥投拭用禁師古曰投拭  
 四十一引此皆無大字馮翊欲酒卿恥投拭用禁師古曰投拭  
 禮反故音文粉反補注王念孫曰禁當為卿此涉上下文禁字而  
 誤也欲酒卿恥投拭用卿兩卿字上下相承白帖四十一四十八  
 引此並能自效不禁且喜且懼對曰必死師古曰言博因救禁毋  
 作用卿能自效不禁且喜且懼對曰必死  
 得泄語有便宜輒記言師古曰不令泄故試之言而外  
 有便宜之事為書記曰言於博因親信之  
 曰為耳目禁晨夜發起部中盜賊及它伏姦有功效博擢禁連守  
 縣令久之召見功曹閉閣數責曰禁等事補注先謙曰如  
 受禁路之類與筆札  
 便自記補注朱一新曰便監本作  
 使是先謙曰官本作使積受取一錢曰上無得有所匿  
 後受取之事 欺謾半言斷頭矣師古曰謾誑也音  
 慢又音莫連反功曹惶怖具  
 自疏姦臧大小不敢隱情知其對曰實適令就席受救自改而已  
 投刀使削所記遣出就職功曹後常戰栗不敢蹉跌師古曰蹉音  
 千何反跌音

徒結 博遂成就之師古曰言  
 進達也遷為大司農歲餘坐小法左遷健為  
 太守先是南蠻若兒數為寇盜師古曰若兒  
 其家長之名博厚結其昆弟使為  
 反開襲殺之師古曰開  
 音居竟反郡中清徙為山陽太守病免官復徵為光  
 祿大夫遷廷尉職典決疑當讞平天下獄補注先謙曰典主  
 也言其職固如此博恐  
 為官屬所誣視事召見正監典法掾史謂曰廷尉本起於武吏不  
 通法律幸有眾賢亦何憂然廷尉治郡斷獄曰來且二十年亦獨  
 耳剽日久師古曰剽劫也猶言行聽也剽音頻  
 妙反補注先謙曰若今諺云剽學三尺律令人事出  
 其中師古曰言可  
 師古曰人情知之掾史試與正監共撰前世決事吏議難知者數  
 十事持曰問廷尉得諸君覆意之如滄曰但欲用意覆之不近法  
 律事故也師古曰覆音芳目反  
 補注先謙曰官本得下有為字此脫意猶 正監曰為博苟強意未  
 必能然即其條白焉博皆召掾史並坐而問為平處其輕重十中  
 八九師古曰中  
 音竹仲反官屬咸服博之疏略材過人也每遷徙易官所到  
 輒出奇譎如此曰明示下為不可欺者久之遷後將軍與紅陽侯  
 立相善立有罪就國有司奏立黨友博坐免後歲餘哀帝即位曰  
 博名臣召見起家復為光祿大夫遷為京兆尹數月超為大司空  
 初漢興襲秦官置丞相御史大夫太尉至武帝罷太尉始置大司  
 馬曰冠將軍之號非有印綬官屬也及成帝時何武為九卿建言  
 古者民樸事約師古曰立此議而  
 奏之也約少也國之輔佐必得賢聖然猶則天  
 三光備三公官各有分職師古曰則法也三光日  
 月星也分音扶問反今末俗文弊政  
 事煩多補注先謙曰官本  
 曰之監本郡本作之校本作文宰相之材不能及古而  
 丞相獨兼三公之事所曰久廢而不治也宜建三公官定卿大夫  
 之任分職授政曰考功效其後上曰問師安昌侯張禹禹曰為然  
 時曲陽侯王根為大司馬票騎將軍而何武為御史大夫於是上  
 賜曲陽侯根大司馬印綬置官屬罷票騎將軍官曰御史大夫何







事封丞相不滿千戶而獨臣過制誠慙願還千戶上許焉傅太  
 后怨傅喜不已使孔鄉侯晏風丞相令奏免喜侯師古曰風博受  
 詔與御史大夫趙玄議玄言事已前決得無不宜師古曰得無博  
 曰已許孔鄉侯有指匹夫相要尚相得死補注王念孫曰尚相得  
二十六同當依漢紀何況至尊博唯有死耳玄即許可博惡獨斥  
 奏喜曰故大司空汜鄉侯何武前亦坐過免就國師古曰事與喜  
 相似即并奏喜武前在位皆無益於治雖已退免爵土之封非所  
 當得也請皆免為庶人上知傅太后素常怨喜疑博玄承指即召  
 玄詣尚書問狀補注先謙曰通鑑胡注丞相御史同奏而獨召問  
 也玄辭服有詔左將軍彭宣與中朝者雜問宣等劾奏博宰相玄  
 上卿晏曰外親封位特進股肱大臣上所信任不思竭誠奉公務  
 廣恩化為百寮先皆知喜武前已蒙恩詔決事更三赦師古曰詔  
前漢八十三又經三赦也更音工衡反補注先謙博執左道虧損上恩曰結信  
 曰詔決即上文所稱事已前決也 博執左道虧損上恩曰結信  
 貴戚背君鄉臣師古曰鄉傾亂政治姦人之雄補注沈欽韓曰說  
 少正卯曰此附下罔上為臣不忠不道玄知博所言非法枉義附  
 姦人之雄也 從大不敬晏與博議免喜失禮不敬臣請詔謁者召博玄晏詣廷  
 尉詔獄制曰將軍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右將軍  
 驍望等四十四人師古曰驍音矯補注齊召南曰案此哀帝建平  
 執金吾公孫祿為右將軍至三年驍望始為右將軍此文似應云  
 左將軍先謙曰官本考證引蕭該案呂精曰驍毒也此非反今  
 借以為矯字此蓋古字無定耳周壽昌云禮檀弓驍固不脫齊衰  
 而入見通志氏族畧漢有逸人驍慎據此則驍之受姓舊矣殆國  
 語有驍氏曰為如宣等言可許諫大夫龔勝等十四人曰為春秋  
 之義姦曰事君常刑不舍師古曰魯大夫叔孫僑如欲顯公室譜  
 其族兄季孫行父於晉晉執囚行父曰亂魯國春秋重而書之師  
 曰僑如叔孫宣伯也行父季文子也宣伯通於成公之母穆姜欲  
 夫季孟而取其室使告晉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

於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若欲得志於魯請止行  
 父而殺之不然歸必時矣晉人執文子于若丘事在成十六年  
 今晏放命圯族補注先謙曰干亂朝政要大臣曰罔上本造計謀  
補注蘇與曰職為亂階師古曰此引詩小雅巧言之宜與博玄同  
 本猶始也 罪罪皆不道上減玄死罪三等削晏戶四分之一假謁者節召丞  
 相詣廷尉詔獄博自殺國除初博曰御史為丞相封陽鄉侯玄曰  
 少府為御史大夫並拜於前殿延登受策有音如鍾聲語在五行  
 志  
 贊曰辟宣朱博皆起佐史歷位曰登宰相宣所在而治為世吏師  
 及居大位曰苛察失名師古曰苛剛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器誠有  
 極也補注宋祁曰別本博馳騁進取不師道德已亡可言師古曰  
 行不足又見孝成之世委任大臣假借用權鄧展曰假音休假借  
補注音以物借人之借蓋傳寫之繆何焯曰贊得其隱如王鳳之陷王  
商廢馮野世主已更好惡異前師古曰復附丁傳稱順孔鄉師古  
 副也副其所求而順事發見詰遂陷誣罔辭窮情得仰藥飲鴆師  
 其意也稱音尺孕反 孔子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博亦然  
 注先謙曰與傳互文見事 孔子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博亦然  
 哉師古曰論語云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為臣子曰久矣哉  
 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為有臣吾誰欺欺天乎故贊引之

辟宣朱博傳第五十三終

漢書八十三



翟方進傳第五十四

漢書八十四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王先謙補注

翟方進字子威汝南上蔡人也家世微賤至方進父翟公好學為

郡文學方進年十二三失父孤學無父教之獨學無所成也一日

孤學猶棄學吳語以給事太守府為小史號遲頓不及事頓讀日

數為掾史所詈辱方進自傷迺從汝南蔡父相問己能所宜

努力為諸生學問 蔡父大奇其形貌謂曰小史有封侯骨當已經術進

言心喜因病歸家辭其後母欲西至京師受經母憐其幼

母字上疑 隨之長安織履已給方進讀經博士受春秋

證云案儒林傳方進受穀梁春秋於尹更積十餘年經學明習徒

眾日廣諸儒稱之已射策甲科為郎二三歲舉明經遷議郎是時

宿儒有清河胡常 師古曰宿與方進同經京房傳亦云五鹿充宗

與房常為先進名譽出方進下 師古曰常與方進在 心害其能論

議不右方進 師古曰毀短也 方進知之候伺常大都授時

授而方進都即大也不當更有大字 師古曰大字涉注文大講

亦後人依謾本漢書加之據師古注云都授謂總集諸生大講授

則正文本 遷門下諸生至常所問大義疑難因記其說如是者久

之常知方進之宗讓已 師古曰內不自得 師古曰其後居士

大夫之閒未嘗不稱述方進遂相親友河平中方進轉為博士數

年遷朔方刺史居官不煩苛所察應條輒舉 師古曰應條謂

科條所禁者察出輒舉奏也 下 甚有威名再三奏事 師古曰刺

云上以方進所舉應科義同 甚有威名再三奏事 歲盡輒奏事

也 遷為丞相司直從上甘泉行馳道中司隸校尉陳慶 師古曰

本考證云公卿表慶字君厚後方進為丞相時 慶以琅邪太守入為廷尉一年徙為長樂少府劾奏方進沒入車

馬既至甘泉宮會殿中慶與廷尉范滂延壽語 師古曰官本考

子路安成人河平二年以北海太守入為廷尉入年卒 時慶有章劾自道行事已贖論 師古

祭泰時時行事有闕失罪合贖補注到後日漢時人言行事成事

皆請已行已成事也王充書亦有之又下文所謂自設不坐之比

是也今尚書持我事來當於此決前我為尚書時嘗有所奏事忽忘

之留月餘 師古曰言此者冀尚書忘己不奏也言及之耳尋下文可見方

進於是舉劾慶曰案慶奉使刺舉大臣故為尚書知機事周密壹

統明主躬親不解 師古曰解慶有罪未伏誅無恐懼心豫自設不

坐之比 師古曰比例也音必寤反 補注蘇輿曰謂慶自云當論贖

又暴揚尚書事言遲疾無所在 師古曰言遲疾無定 虧損聖

德之聰明奉詔不謹皆不敬 師古曰既自云不坐又言遲疾無 臣

謹已劾慶坐免官會北地浩商為義渠長所捕亡 師古曰義渠北

陽府南州西北公卿表載萬戶為長 長取其母與殺豬連繫

都亭下 師古曰曰深辱之 商兄弟會賓客自稱司隸掾長安縣尉

殺義渠長妻子六人亡丞相御史請遣掾史與司隸校尉部刺史

并力逐捕察無狀者 師古曰無狀謂商及義渠長本狀之違曲也

故下文云以宰士督察奉使命大夫先諫曰此道掾史皆通司隸

尤非既與司隸刺史并力 奏可司隸校尉涓勳奏言 師古曰涓

逐捕又反察其無狀乎 齊人消子春秋之義王人微者序乎諸侯之上尊王命也臣幸得

奉使已督察公卿已下為職 師古曰督察也 補注先諫曰公卿表

下及京師近 今丞相宣 師古曰宣 請遣掾史已宰士督察天子奉

使命大夫 師古曰謂丞相掾史為宰士者言其宰相之 甚諄逆順

之理 師古曰諄乖也音布內反 補注 宣本不師受經術 師古曰宣



官稱銜淺上亦輕焉蓋自董仲舒公孫宏見寬等以經術緣飾吏  
事見重武帝遂成一代風尚而大臣不通經術者往往見之勃  
矣因事曰立姦威案浩商所犯一家之禍耳而宣欲專權作威通

害於迺國不可之大者師古曰周書洪範云臣之有作福作威通

官本通並作乃引宋前願下中朝特進列侯將軍曰下正國法度

外朝此劫丞相故請下中朝議也議者曰為丞相掾不宜移書督

趣司隸請曰促會浩商捕得伏誅家屬徙合浦故事司隸校尉

位在司直下初除謁兩府師古曰丞相其有所會居中二千石前

與司直並迎丞相御史初方進新視事而涓勳亦初拜為司隸不

肯謁丞相御史大夫後朝會相見禮節又倨師古曰倨方進陰察之

動私過光祿勳辛慶忌又出逢帝舅成都侯商道路下車立頹過

迺就車師古曰於是方進舉奏其狀因曰臣聞國家之興尊尊而

敬長師古曰爵位上下之禮王道綱紀師古曰王道上

下之禮春秋之義尊上公謂之宰海內無不統焉師古曰宰與日

為大也師古曰宰與日師古曰宰與日師古曰宰與日師古曰宰與日

進習穀梁故用其義丞相進見聖主御坐為起在輿為下師古曰

道丞相迎謁謂者贊稱曰皇帝為丞相起立迺進車師古曰先

立例之似當更有下與二字羣臣宜皆承順聖化曰視四方師古曰

讀曰動吏二千石幸得奉使不遵禮儀輕慢宰相賤易上卿師古曰

音七政反而易而又詘節失度邪謂無常師古曰詘古語字也私過

邪詘色厲內荏師古曰荏弱也師古曰荏弱也師古曰荏弱也師古曰荏弱也

而內懷荏弱故墮國體師古曰墮國體也師古曰墮國體也師古曰墮國體也

方進引以為言墮國體也師古曰墮國體也師古曰墮國體也師古曰墮國體也

下丞相免勳時太中大夫平當給事中奏言方進國之司直不自

救正曰先羣下前親犯令行馳道中司隸慶平心舉劾方進不自

責悔而內挾私恨伺記慶之從容語師古曰從容語師古曰從容語師古曰從容語

日誅毀也後丞相宣曰一不道賊師古曰一不道賊師古曰一不道賊師古曰一不道賊

音丁禮反後丞相宣曰一不道賊師古曰一不道賊師古曰一不道賊師古曰一不道賊

遣掾督趣司隸校尉司隸校尉勳自奏暴於朝廷今方進復舉奏

勳議者曰為方進不曰道德輔正丞相苟阿助大臣欲必勝立威

勝必取勝宜抑絕其原師古曰取勝之風不可長師古曰勳素行公直姦人所

惡可少寬假使遂其功名上曰方進所舉應科不得用逆詐廢正

法師古曰逆詐者謂曰詐意逆猜人也逆迎也論語師古曰逆詐者謂曰詐意逆猜人也逆迎也論語

陵令方進旬歲間免兩司隸師古曰旬歲也師古曰旬歲也師古曰旬歲也師古曰旬歲也

是憚之丞相宣甚器重焉常誠掾史謹事司直翟君必在相位不

久師古曰是時起昌陵營作陵邑貴戚近臣子弟賓客多辜

權為姦利者師古曰權專也師古曰權專也師古曰權專也師古曰權專也

利後漢靈帝紀光和四年象右辜權者一匹至二百萬章懷注引

以謂他人取者輒方進部掾史覆案發大姦賊數千萬上曰為任

公卿師古曰欲試曰治民徒方進為京兆尹博擊豪彊師古曰博擊豪彊師古曰博擊豪彊

是師古曰京師畏之時胡常為青州刺史聞之與方進書曰竊聞政令

甚明為京兆則恐有所不宜師古曰言當犯逆貴戚而見毀

進心知所謂其後少弛威嚴師古曰弛解也師古曰居官三歲永始二年遷御史

大夫數月會丞相辭宣坐廣漢盜賊羣起及太皇太后喪時三輔

吏並徵發為姦師古曰音步浪反免為庶人方進亦坐為京兆尹時奉喪

事煩擾百姓左遷執金吾二十餘日丞相官缺羣臣多舉方進

上亦器其能遂擢方進為丞相封高陵侯食邑千戶身既富貴而

後母尚在方進內行修飾供養甚篤師古曰篤厚也師古曰及後母終既葬

三十六日除服起視事曰為身備漢相不敢踰國家之制師古曰漢制自

文帝遺詔之後國家遺詔曰為常大功十五日小功十四日總麻七

日方進自曰大臣故云不敢踰制師古曰何焯曰後書安帝紀元初

三年初聽大臣二千石制史行三年表注云文帝遺詔以日易月

於後大臣遂以為常至此復遺古制方進之事是其徵也沈欽韓

日三十六日既葬後則不計未葬前月日舊唐書張柬之傳弘文

館直學士王玄感著論云三年之喪合三十六月豈誤會漢以日



易月為相公絮請託不行郡國事託於四方郡國持法刻深舉奏

牧守九卿峻文深詆師古曰詆毀中傷者尤多如陳咸朱博蕭育

逢信孫闕之屬補注周壽昌曰皆京師世家巨材能少歷牧守

列卿知名當世而方進特立後起十餘年間至宰相據法曰彈咸

等皆罷退之初咸最先進自元帝初為御史中丞顯名朝廷矣咸

帝初即位擢為部刺史歷楚國北海東郡太守補注錢大昕曰楚

從陳咸傳師古曰後方進為京兆尹咸從南陽太守入為

可代大將軍王鳳輔政東郡太守陳咸可御史大夫是時方進甫

從博士為刺史云師古曰後方進為京兆尹咸從南陽太守入為

少府與方進厚善先是逢信已從高弟郡守歷京兆太僕為衛尉

矣補注先謙曰官簿皆在方進之右師古曰簿謂伐閱也簿音主

作簿王念孫曰案說文無簿字則一本是也今漢書中簿字無作

簿者此一本作簿乃古字之僅存者漢師陽令曹全碑諸國禮遺

且二百萬悉以簿官其字正作簿又各碑中主簿字作簿者不可

枚舉是古字以簿為簿也朱一新曰觀師古云音主簿之簿則所

見本簿作及御史大夫缺三人皆名卿俱在選中而方進得之會

丞相宣有事與方進相連上使五二千石雜問丞相御史音灼曰

重故呂秋二千咸詰責方進意得其處方進心恨初大將軍鳳奏

除陳湯為中郎與從事師古曰每有政事鳳薨後從弟車騎將軍

音補注宋祁曰代鳳輔政亦厚湯逢信陳咸皆與湯善湯數稱之

於鳳音所久之音莞鳳弟成都侯商復為大司馬衛將軍輔政商

素憎陳湯白其罪過下有司案驗遂免湯徙敦煌時方進新為丞

相陳咸內懼不安迺令小冠杜子夏補注先謙曰杜往觀其意微

自解說師古曰子夏既過方進揣知其指不敢發言師古曰

求之音初委反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引蕭該曰揣案集解音曰

揣音喘說文曰喘疾息也尺兒反說文揣量也初委反又丁果反

方言曰揣試也郭璞曰揣度試居亡何言無幾謂少時方進奏咸

與逢信邪枉貪汙營私多欲皆知陳湯姦佞傾覆利口不軌而親

交賂遺呂求薦舉後為少府數饋遺湯信咸幸得備九卿不思盡

忠正身內自知行辟亡功效師古曰辟而官媚邪臣欲呂微幸苟

得亡恥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

與哉與讀曰微補注先咸信之謂也過惡舉見不宜處位臣請免

呂示天下奏可後二歲餘詔舉方正直言之士紅陽侯立舉咸對

策拜為光祿大夫給事中方進復奏咸前為九卿坐為貪邪免自

知罪惡暴陳依託紅陽侯立微幸有司莫敢舉奏冒濁苟容師古

也貪蔽不顧恥辱不當蒙方正舉備內朝臣并劾紅陽侯立選舉故

不呂實有詔免咸勿劾立後數年皇太后姊子侍中衛尉定陵侯

滔于長有罪上呂太后故免官勿治罪有司奏請遣長就國長呂

金錢與立上封事為長求留曰陛下既託文呂皇太后故曰託

於詔誠不可更有它計師古曰言不後長陰事發遂下獄補注宋

本云陰事發遂下獄先謙曰宋引師古曰方進劾立懷姦邪亂朝政欲傾

誤要主上狡猾不道請下獄上曰紅陽侯朕之舅不忍致法遣就

國於是方進復奏立黨友曰立素行積為不善眾人所共知邪臣

自結附託為黨庶幾立與政事欲獲其利師古曰今立斥逐就

國所交結尤著者不宜備大臣為郡守案後將軍朱博鉅鹿太守

孫闕故光祿大夫陳咸與立交通厚善相與為腹心有背公死黨

之信師古曰死黨盡欲相攀援死而後已師古曰援引也皆內有

不仁之性而外有偽材過絕於人補注先謙曰官本有倫字引宋

倫勇猛果敢處事不疑所居皆尚殘賊酷虐苛刻慘毒曰立威而

亡纖介愛利之風師古曰愛利謂仁天下所共知愚者猶惑孔子

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

也言用不仁之人則禮樂



願言不仁之人亡所施用不仁而多材國之患也此三人皆內懷  
 姦情國之所患而深相與結信於貴戚姦臣此國家大憂大臣所  
 宜沒身而爭也師古曰沒盡也補注蘇昔季孫行父有言曰宋  
 日父疑 見有善於君者愛之若孝子之養父母也見不善者誅之  
 若鷹鷂之逐鳥爵也師古曰事見左氏傳行父魯卿季文子也  
 昌曰案西漢文中無引左氏者獨方進奏中引此數句緣方進  
 詩平帝時始立學官僅見於儒林傳贊王文彬曰左文十八年傳  
 傳見有禮於君者事之見無禮於君者誅之文稍異蘇與曰朱博  
 君常刑不赦云云亦左傳義也 翅翼雖傷不避也貴戚彊黨之眾  
 誠難犯犯之眾敵並怨善惡相冒師古曰冒臣幸得備宰相不敢  
 不盡死請免博閣咸歸故郡曰銷姦雄之黨絕羣邪之望奏可咸  
 既廢綱補注宋曰復徙故郡曰憂發疾而死補注宋曰監本  
 而死別本越本云以憂死錢方進知能有餘兼通文法吏事曰儒  
 大昭曰閣本無發疾而三字  
 雅緣飭法律補注錢大昭曰號為通明相天子甚器重之奏事亡  
 不當意內求人主微指曰固其位初定陵侯淳于長雖外戚然已  
 能謀議為九卿新用事方進獨與長交稱薦之補注錢大昭曰  
 淳于長而不 及長坐大逆誅諸所厚善皆坐長免上曰方進大臣  
 又素重之為隱諱方進內慙上疏謝罪乞骸骨上報曰定陵侯長  
 已伏其辜君雖交通傳不云乎朝過夕改君子與之師古曰君何  
 疑焉其專心壹意毋怠近醫藥已自持補注宋曰監本 方進迺  
 起視事條奏長所厚善京兆尹孫寶右扶風蕭育刺史二千石曰  
 上免二十餘人其見任如此方進雖受穀梁然好左氏傳天文星  
 歷其左氏則國師劉歆星歷則長安令田終術師也加清曰劉歆  
 人皆受學 厚李尋曰為議曹補注先謙曰為相九歲綏和二年春  
 於方進 熒惑守心尋奏記言應變之權君侯所自明往者數白三光垂象

變動見端張晏曰九年之中而日三食月蝕皆星山川水泉  
 反理視患張晏曰元延中嶧山崩塞江江水不流山崩宜因  
 示 民人訛謠斥事感名如滿曰斥事并水溢之事也補注宋  
 日官本注延延作并先謙 三者既效可為寒心今提揚眉矢中  
 日提提星也揚眉揚其也矢枉也孟康曰綏和元年正  
 月枉矢從東南入北斗橫提與北斗均建寅寅提中是也張晏  
 日矢一星貫中者謂正直也欽曰天中記春秋元命苞曰天有  
 說則與下文狼弓復矣沈欽韓曰天中記春秋元命苞曰天有  
 提人有兩眉為人表候陽入眉似之 狼角弓且張一星當角  
 長二寸注攝提兩星類曲入眉似之 狼角弓且張一星當角  
 者有芒角也狼角則星類曲入眉似之 狼角弓且張一星當角  
 九星不芒也應武庫則兵起 輔湛沒火守舍 張晏曰北斗四星  
 金太白也應武庫則兵起 輔湛沒火守舍 張晏曰北斗四星  
 土星也逆度逆行也 輔湛沒火守舍 張晏曰北斗四星  
 則天下之兵銷三十日為守舍謂日月所經宿舍也一日火守舍  
 熒惑守心師古曰港讀曰沈補注周壽昌曰天文志輔星明近輔  
 臣親強斥小疏弱史記正義輔大臣之象也占欲其小而明若大  
 暗而遠則臣奪君政小而不明則臣不任職明大與斗合國兵暴起  
 沒為方進將死之占張注不合 萬歲之期近慎朝暮師古曰  
 死也慎朝暮者言其事在朝夕補注王鳴盛曰萬歲之期意謂宮  
 車晏駕故耶貴麗欲以此災移於宰相也朱一新曰貴麗但言大  
 臣宜當之不言可移於相則萬歲之解仍當從顧注古 上無惻怛  
 人稱萬歲不必專指君上願災武日知錄已詳言之 濟世之功下無推讓避賢之效欲當大位為具臣曰全身難矣師古曰  
 日具謂具位之臣無功德也 大賈曰加安得但保斥逐之勳師古曰  
 也補注劉敞曰案勳改戮 國府三百餘人唯君侯擇其中與盡  
 節轉凶師古曰三百餘人 方進憂之不知所出會郎賁善為星  
 師古曰賁姓也 言大臣宜當之補注周壽昌曰為上言也時在  
 二月方進自殺三月而帝亦晏駕失榮榮所居之宿國受殃心  
 為明堂其大星為天王占曰火犯心王者惡之故成帝欲殺方進  
 以應星 上迺召見方進還歸未及引決上遂賜冊曰皇帝問丞相  
 君有孔子之感孟賁之勇朕嘉與君同心一意庶幾有成惟君登  
 位於今十年災害並臻民被飢餓加曰疾疫溺死關門杜開張晏曰  
 延元年章門面谷門杜自亡補注宋曰案五行志注晉灼曰章  
 城門西出南頭第一門也杜是出篇者師古曰杜所以閉者以



鐵為之非出篇也失國守備盜賊黨輩師古曰黨輩多補注宋祁曰盜本

吏民殘賊毆殺良民師古曰毆擊斷獄歲歲多前補注先諫曰

上書言事交錯道路懷姦朋黨相為隱蔽皆亡忠慮羣下兇兇更

相嫉妬師古曰更其咎安在觀君之治無欲輔朕富民便安元元

之念閉者郡國穀雖頗孰師古曰開謂近者已來也百姓不足者

尚眾前去城郭師古曰謂流亡未能盡還夙夜未嘗忘焉朕惟往時之

用與今一也師古曰謂百僚用度各有數君不量多少一聽羣下

言用度不足奏請一切增賦稅城郭墾及園田過更算馬牛羊張

日一切權時也師古曰墾城郭墾地墾田入多益其稅也百人為辛取一

人所贖常為之師古曰墾城郭墾地墾田入多益其稅也百人為辛取一

稅算千輸二十也師古曰墾城郭墾地墾田入多益其稅也百人為辛取一

食貨志補注師古曰墾城郭墾地墾田入多益其稅也百人為辛取一

補注何焯曰師古曰墾城郭墾地墾田入多益其稅也百人為辛取一

者詔書已詳故史不重敘師古曰墾城郭墾地墾田入多益其稅也百人為辛取一

補注錢大昭曰師古曰墾城郭墾地墾田入多益其稅也百人為辛取一

本作後先諫曰師古曰墾城郭墾地墾田入多益其稅也百人為辛取一

月復奏議令賣酒醪補注沈欽韓曰朕誠怪君何持容容之計無

忠固意師古曰容容將何曰輔朕帥道羣下而欲久蒙顯尊之位

豈不難哉師古曰容容傳曰高而不危所曰長守貴也師古曰孝欲退

君位尙未忍君其孰念詳計塞絕姦原憂國如家務便百姓曰輔

朕朕既已改君其自思強食慎職使尙書令賜君上尊酒十石養

牛一君審處焉方進即日自殺如清曰漢儀注有天地大變天下

賜上尊酒十斛牛一頭師古曰策告殃咎使者去半道丞上祕之遣九卿

相即上病使者還未白事尙書曰丞相不起病聞上祕之遣九卿

冊贈曰丞相高陵侯印綬賜乘輿祕器少府供張柱檻皆衣素師古

曰柱屋柱也師古曰檻軒前附版也皆曰白素衣之天子親臨弔者數至

禮賜異於它相故事師古曰漢儀注有天地大變天下天子親臨弔者數至

棺棺斂具賜錢葬地葬日公卿已下會葬焉師古曰注文禮賜異於它相故事

關都尉南郡太守師古曰言方進未死少子曰義義字文仲少曰

父任為郎稍遷諸曹年二十出為南陽都尉宛令劉立與曲陽侯

為婚師古曰又素著名州郡輕義年少義行太守事行縣至

宛師古曰又素著名州郡輕義年少義行太守事行縣至

宛師古曰又素著名州郡輕義年少義行太守事行縣至

宛師古曰又素著名州郡輕義年少義行太守事行縣至

宛師古曰又素著名州郡輕義年少義行太守事行縣至

宛師古曰又素著名州郡輕義年少義行太守事行縣至

宛師古曰又素著名州郡輕義年少義行太守事行縣至

宛師古曰又素著名州郡輕義年少義行太守事行縣至

宛師古曰又素著名州郡輕義年少義行太守事行縣至

宛師古曰又素著名州郡輕義年少義行太守事行縣至

宛師古曰又素著名州郡輕義年少義行太守事行縣至

宛師古曰又素著名州郡輕義年少義行太守事行縣至

宛師古曰又素著名州郡輕義年少義行太守事行縣至

宛師古曰又素著名州郡輕義年少義行太守事行縣至

宛師古曰又素著名州郡輕義年少義行太守事行縣至

宛師古曰又素著名州郡輕義年少義行太守事行縣至

宛師古曰又素著名州郡輕義年少義行太守事行縣至

宛師古曰又素著名州郡輕義年少義行太守事行縣至

宛師古曰又素著名州郡輕義年少義行太守事行縣至

宛師古曰又素著名州郡輕義年少義行太守事行縣至

宛師古曰又素著名州郡輕義年少義行太守事行縣至

宛師古曰又素著名州郡輕義年少義行太守事行縣至

宛師古曰又素著名州郡輕義年少義行太守事行縣至

宛師古曰又素著名州郡輕義年少義行太守事行縣至

宛師古曰又素著名州郡輕義年少義行太守事行縣至

宛師古曰又素著名州郡輕義年少義行太守事行縣至







遺我居攝寶龜師古曰威明猶言明威也遺音弋季反補注 太后呂丹石之符迺紹天明意師古曰承也 詔予即命居攝踐祚如周

公故事反虜故東郡太守翟義擅與師動眾曰有大難于西土西

土人亦不靖師古曰在東郡之西也補注先謙曰據傳則書之曰有大難

宗之序師古曰先謙曰據傳則書之曰有大難 於是動嚴鄉侯信誕敢犯祖亂

是犯天降威遺我寶龜固知我國有皆災使民不安師古曰皆病

降威遺龜者知國有災病義信當反天下不安之故也皆讀與死

同補注洪頤煊曰以今大誥證之遺我寶龜四字當涉上文而衍

唐本已誤先謙曰官本致證引蕭該曰皆章昭音疵皆

字別有音於地理志及序傳中已具也先謙案書作疵是天反復

右我漢國也師古曰復音扶目反右讀曰補注先謙曰據傳則

復反猶反復鄒當作音音音也音音音也音音音也音音音也

斯助之與此右助同意兼采俞樾皮錫瑞說 粵其聞曰孟康曰

前漢八十四 王引之曰正文本作儀九萬夫儀謂賢者後人據古

有宗室之儀有四百人孟康曰儀九萬夫儀謂賢者後人據古

王引之曰正文本作儀九萬夫儀謂賢者後人據古

文大誥加之也下文師古注我宗室之儀及儀者共謀圖

國事則師古所見本已有儀字然考孟注及下文皆言民之表儀

而不言民儀有十夫傳訓之辭則此句內本無儀字明矣案古文

大誥民儀有十夫傳訓之辭則此句內本無儀字明矣案古文

表儀謂賢者廣雅亦曰儀賢也蓋皆用今文尚書說也古聲儀與

獻通周官司尊彝齊獻酌獻司農讀獻為儀郭璞爾雅音儀與

儀說文儀從車義聲或作儀從金獻聲皆其證也漢斤彭長田君

碑安惠鳳黎儀伐討姦輕泰山都尉孔宙碑乃綏二縣黎儀以康室

邑令費鳳黎儀伐討姦輕泰山都尉孔宙碑乃綏二縣黎儀以康室

儀矣然則今文之儀即古文之儀王莽本用今文故曰民儀

九萬夫今據古文加入儀字儀九萬夫斯為不詞矣班予敬

固實車騎將軍北征頌民儀九萬夫斯為不詞矣班予敬

已終於此謀繼嗣圖功師古曰我宗室之儀及儀者共謀

子翼之翼當訓敬 我有大事休于卜并吉師古曰大事我事也言

也美 故我出大將告郡太守諸侯相令長曰予得吉卜予惟曰汝

于伐東郡嚴鄉通播臣師古曰通亡 余國君或者無不反曰難大

民亦不靜亦惟在帝宮諸侯宗室於小子族父敬不可征師古曰

國君或有言曰禍難既大眾庶不安又劉信國之宗室於小子族

族父當加禮敬不可征討補注先謙曰據傳於小子族父則書今

文越子小子考句絕管叔也帝不違下師古曰卜既得吉天命不違

羣弟皆王諸父故云考也帝不違下師古曰卜既得吉天命不違

宮室王等字皆易為帝此文義同周稱王漢稱帝也顏說於書王

以為天帝非先謙曰據傳書王書不違下今文無書字 故子為

中人長思厥難曰烏厚義信所犯誠動鯨寡哀哉師古曰無妻無

其害故可哀哉補注先謙曰據傳書 予遭天役遺大解難於予身

肆子中人承思艱于下當有為字 予遭天役遺大解難於予身

予為孺子不身自卹師古曰言天曰漢家役事遺我而令身解其

補注先謙曰據顏 予義彼國君泉陵侯上書應劭曰泉陵侯劉慶

事補注齊召南曰案泉陵王子侯表作泉陵侯地理志泉陵侯國

屬零陵郡則此文是表誤也皮錫瑞曰義彼謂義其人江聲云義

讀為儀儀 曰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位曰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

明堂制禮樂班度量而天下大服師古曰班謂布行也補注 太皇

太后承順天心成居攝之義皇太子為孝平皇帝子師古曰皇太子

前漢八十四 年在緜祿宜且為子知為人子道令皇太后得加慈母恩畜養成

就加元服然後復予明辟師古曰辟君也曰明君之事選孺子補

無恙于恤不可不乃考國功必以為周公設為國君慰己之

言謂無勞于憂不可不考國功必以為周公設為國君慰己之

熙為我孺子之故師古曰重 予惟趙傳丁董之亂遇絕嗣變剝

適庶危亂漢朝已成三觀晉灼曰古厄字服虔曰厄會也謂三七

奉世日絕也隊極厥命師古曰隊隕也 烏虜害其可不旅力同心戒

之哉師古曰害讀曰曷 予不敢僭上帝命師古曰借不信也言順

云天命不僭此作借為長 天休於安帝室興我漢國惟卜用克

綏受茲命師古曰言天美於興復漢國故我惟用卜吉能安受此

上無靈王二字也今天其相民況亦惟卜用師古曰言天道當思

矣知太皇太后肇有元城沙鹿之右張晏曰沙鹿在元城縣春秋時

日右讀曰祐 陰精女主聖明之祥李奇曰李親懷元后之祥配元











參參復將兵西二月明等殄滅諸縣悉平還師振旅莽酒置酒白  
 虎殿勞饗將帥大封拜先是益州蠻夷及金城塞外羌反畔時州  
 郡擊破之莽酒并錄曰小大為差封侯伯子男凡三百九十五人  
 曰皆曰奮怒東指西擊羌寇蠻盜反虜逆賊不得旋踵應時殄滅  
 天下咸服之功封云功封爵命如此云爾莽於是自謂大得天  
 人之助至其年十二月遂即真矣初義所收宛令劉立聞義舉兵  
 上書願備軍吏為國討賊內報私怨莽擢立為陳雷太守封明德  
 侯始義兄宣居長安先義未發家數有怪未發兵之前夜聞哭聲  
 聽之不知所在宣致授諸生滿堂有狗從外入齧其中庭羣鴈數  
 十比驚救之已皆斃頭鵠也故曰中庭羣鴈古謂鵠為鴈說見經  
 義述聞周官狗走出門求不知處宣大惡之謂後母曰東郡太守  
 居用六牲下狗走出門求不知處宣大惡之謂後母曰東郡太守  
 文仲素傲儻音士應反今數有惡怪恐有妄為而大禍至也宋補注

前漢八十四  
 九  
 曰恐有當 大夫夫人可歸為奔去宣家者 師古曰言歸其本族自絕  
 作恐其 大夫夫人可歸為奔去宣家者 師古曰言歸其本族自絕  
 注在以下 曰避害母不肯去後數月敗莽盡壞義第宅汙池之 師古  
 避害下 曰避害母不肯去後數月敗莽盡壞義第宅汙池之 師古  
 停水也 發父方進及先祖冢在汝南者燒其棺槨夷滅三族 師古  
 音鳥 發父方進及先祖冢在汝南者燒其棺槨夷滅三族 師古  
 韓曰全唐文七百三十三載長孫修漢丞相翟公重建碑表其冢  
 城西五里曰漢故丞相翟公之墓公本汝南上蔡人歸葬本郡  
 改於此故諸孫代為河東河東氏人誅及種嗣至皆同坑曰棘五毒  
 并葬之 如瀉曰野葛也 而下詔曰益聞古者伐不敬取其鯁鯁築武  
 軍封曰為大戮於是乎有京觀曰懲淫惡 師古曰此左傳載楚莊  
 害者也 曰此比敵人之勇榮者京高丘也 觀謂如關形也懲創父  
 也 懲惡也 曰此比敵人之勇榮者京高丘也 觀謂如關形也懲創父  
 諫曰官本注又作艾胡注崔豹古今注鯁大者長千里小者數丈  
 一 生數萬子常以五六六月就岸生子至七月入月導從其子還大海  
 中鼓浪成雷噴沫成雨水族皆畏之皆逃匿莫敢當其難曰鯁大  
 者亦長千里蓋鯁鯁有力能驅食小魚故以喻夫強暴而凌弱者  
 而導從數萬子蓋鯁鯁有力能驅食小魚故以喻夫強暴而凌弱者  
 亦有渠魁之義鯁鯁古鯁字 迺者反虜劉信翟義誅逆作亂於東  
 而芒竹羣盜趙明霍鴻造逆西土 師古曰芒竹在整屋南界芒水  
 之曲而多竹林也即中司竹園

是其地矣芒竹亡補注沈欽韓曰渭水注芒水出南山芒谷北運  
 整屋縣之竹園中長安志司竹園在整屋縣東南三十里晉地道  
 記司竹園在陽平公主舉兵於司竹園號娘子軍先謙曰官本注  
 兵其第三女平陽公主舉兵於司竹園號娘子軍先謙曰官本注  
 中作 遺武將征討咸伏其辜惟信義等始發自濮陽結姦無鹽補  
 今是 遺武將征討咸伏其辜惟信義等始發自濮陽結姦無鹽補  
 洪陽東郡治無鹽東平治 殄滅於國趙明依阻槐里環隄 師古  
 里縣界其中治無鹽東平治 殄滅於國趙明依阻槐里環隄 師古  
 水注晉太康中始平郡治槐里其城連帶防陸舊渠尚在即漢書  
 所謂槐里環隄者也 師古曰槐里其城連帶防陸舊渠尚在即漢書  
 倚音於 咸用破碎亡有餘類其取反虜逆賊之鯁鯁聚之通路之  
 倚音於 咸用破碎亡有餘類其取反虜逆賊之鯁鯁聚之通路之  
 旁濮陽無鹽圍槐里蓋屋凡五所 補注先謙曰胡注濮陽無鹽圍  
 戶 各方六丈高六尺築為武軍封曰為大戮薦樹之棘 師古曰薦  
 重也聚也 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引蕭該音義曰字林 建表木高  
 作 檠柴木檠也在見反該案今作薦字者借以為檠字  
 丈六尺 師古曰表者 書曰反虜逆賊鯁鯁在所長吏常曰秋循行  
 師古曰行 勿令壞敗曰懲淫惡焉初汝南舊有鴻隙大陂郡曰為  
 音下更反 勿令壞敗曰懲淫惡焉初汝南舊有鴻隙大陂郡曰為  
 前漢八十四  
 十  
 饒 師古曰鴻隙陂名藉其說灌及魚鱸在陂之利曰多財 成帝時  
 饒 師古曰鴻隙陂名藉其說灌及魚鱸在陂之利曰多財 成帝時  
 關東數水陂溢為害方進為相與御史大夫孔光共遣掾行事 師  
 曰行音下更反 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引蕭該音義曰字林 建表木高  
 視南監本闕本不誤先謙曰官本考證引蕭該音義曰字林 建表木高  
 省隄防費而無水憂遂奏罷之及翟氏滅鄉里歸惡言方進請陂  
 下良田不得而奏罷陂云王莽時常枯旱郡中追怨方進童謠曰  
 壞陂誰翟子成飯我豆食羹芋魁 師古曰言田無溉灌不生秬稻  
 者豆為飯也羹芋魁者芋根為羹也飯首扶晚 反乎覆陂當復  
 反食音似 補注先謙曰官本注不生上而有而字 反乎覆陂當復  
 師古曰事之反覆無 誰云者兩黃鶴 師古曰託言  
 常言謂今所無 誰云者兩黃鶴 師古曰託言  
 司徒掾班彪曰丞相方進曰孤童攜老母羈旅入京師身為儒宗  
 致位宰相盛矣當莽之起蓋乘天威雖有貴育笑益於敵 師古曰  
 責育謂夏育皆古之勇士言得 義不量力懷忠憤發曰隕其宗悲  
 之無益不能敵莽也 賈音奔 義不量力懷忠憤發曰隕其宗悲  
 夫 補注沈欽韓曰滎夫論本政篇自成帝以降至於莽公卿列侯  
 下訖令尉大小之官十萬人惟安眾侯劉崇東郡太守翟義思



本君之禮義勇奮發欲謀功雖不成志節可紀御覽陳辭汝  
願士論曰願川士雖賦惡未有如汝南程文仲被家為國者也

虛受堂

主

禮方進傳第五十四 終

漢書八十四

谷永杜鄴傳第五十五

漢書八十五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臣 王先謙補注

谷永字子雲長安人也父吉為衛司馬補注先謙曰百官表使送

郵支單于侍子師古曰為使而送之為郵支所殺語在陳湯傳永

少為長安小史後博學經書建昭中御史大夫繁延壽師古曰即

一姓繁音蒲何反補注先謙曰公卿表建昭三年聞其有茂材除補

屬舉為太常丞補注先謙曰續志太常丞比千石數上疏言得失

建始三年冬日食地震同日俱發詔舉方正直言極諫之士補注

韓曰杜欽傳云舉賢良大常陽城侯劉慶忌補注先謙曰官本考

方正帝紀亦有賢良字大常陽城侯劉慶忌補注先謙曰官本考

慶忌為太常在建始二年任五年免 舉永待詔公車對曰陛下

乘至聖之純德懼天地之戒異飭身修政納問公卿師古曰飭與

補注先謙曰官又下明詔帥舉直言師古曰帥舉謂公卿守相皆

補注何焯曰作師舉為是蘇輿曰作帥是也帥與率同儀禮帥古

文作率本書多言率意輿又言悉意帥率悉三字聲義得相通

悉盡也帥舉猶言悉舉矣揚雄 燕見絀釋曰求咎愆師古曰絀

引其端緒也補注先謙曰官本使臣等得造明朝承聖問師古曰

此下有章昭曰釋陳也六字 音千 臣材朽學淺不通政事竊開明王即位正五事建大中曰承

到反 師古曰五事說言視聽思也則庶徵序於下日月理於上師

天心師古曰五事說言視聽思也則庶徵序於下日月理於上

日庶徵也 如人君淫溺後宮般樂游田師古曰般與盤同五事失於

躬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降而六極至師古曰六極謂一日凶短

五日弱凡災異之發各象過失已類告人適十二月朔戊申日食

婁女之分地震蕭牆之內師古曰蕭牆屏牆二者同日俱發曰丁

室陛下師古曰丁室謂厥咎不遠宜厚求諸身師古曰厚意豈陸



下志在閨門未卸政事不慎舉錯師古曰志在閨門謂心於女也音千故反補注錢

大昭曰此及下文意豈將軍妻失中與與謂曰歟下皆類此內寵

婦之紀妻妾得意謂行於內執行於外至覆傾國家或亂陰陽師古曰

力言女寵盛也補注先謙曰或惑同昔衰妲用國宗周曰喪師古曰

也魯詩小雅十月之文也閨妻驕扇曰曰不戚師古曰閨妻驕扇

也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引詩義曰劉氏曰閨音淫蓋魯毛

韓三家詩齊召南云毛詩說詩義曰劉氏曰閨音淫蓋魯毛

哀哀閨之為詩正義大昭云永用魯詩故為閨音淫蓋魯毛

後鄭箋從之為詩正義大昭云永用魯詩故為閨音淫蓋魯毛

震既言昌受符者命之始即云期十之世自文家伯罔主異世

也本傳下世也刻豔古今字耳以刻對姬為其姓以此知非衰妲

亡又云抑衰閨之亂衰閨對舉魯說為長此其效也經曰皇極

皇建其有極師古曰周書洪範之辭也皇大也極中傳曰皇之不

極是謂不建時則有日月亂行陛下踐至尊之祚為天下主奉帝

曰崇至德師古曰成書堯典云釐降二女于嬀汭嬀于成謂堯曰

女其德益崇遂受楚莊忍絕丹姬曰成伯功師古曰丹姬三月不

也莊王用申公巫臣之謀不納夏姬也伯丹字作夏是楚文王姬

傳曰丹王直諫耳應氏說苑正諫篇云非本實也伯丹字作夏是楚文王姬

又云莊王立鼓鐘之閒左伏陽姬右擁越幽王惑於衰妲周德降

亡魯桓齊於齊女社稷曰傾師古曰傾在五行志誠修後宮之政明尊卑

之序貴者不得嫉妬專寵曰絕驕嫚之端抑衰閨之亂賤者咸得

秩進各得厥職師古曰秩次也曰廣繼嗣之統息白華之怨師古

小雅白華之篇也幽王惑於衰妲而嬀申后故國人作此詩曰刺

建始河平許班之事傾動前朝今之後起後宮親屬饒之曰財勿

與政事讀曰豫師古曰與曰遠皇父之類損妻黨之權師古曰皇父周卿

父之屬因嬀廢而為官也遠音千萬反父讀曰甫未有閨門治而

天下亂者也治遠自近始習善在左右昔龍箴納言而帝命惟允

王靡有過事師古曰龍箴名也堯字與管同管主也虞書舜典四輔既備成



謂也誠審思治人之術歡樂得賢之福論材選士必試於職明度

量日程能考功實日定德師古曰程效也補注先無用比周之虛

譽母聽覆潤之譜師古曰比周言阿黨親密也則抱功修職

之吏無蔽傷之憂比周邪偽之徒不得即工李奇曰即就小人日

銷俊艾日隆師古曰艾讀日經日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師古

書舜典之辭也言其官者三年一考其功三又日九德咸事俊艾

考則退其幽開無功者升其昭明有功者又日九德咸事俊艾

在官師古曰虞書咎繇之辭也言使九德之人皆用事俊艾治

而教直而溫簡而未有功賞得於前眾賢布於官而不治者也堯

廉剛而塞強而義師古曰遭洪水之災天下分絕為十二州制遠之道微孟康曰本九州洪

州處所離遠相制之道微也師古曰十二州謂冀兗豫青徐十二

荆揚雍梁幽并營也師古曰刑罰深酷吏行殘賊也夫違天害德為上取怨

崩析者師古曰於下莫甚乎殘賊之吏誠放退殘賊酷暴之吏一廢勿用補注先

本一益選溫良上德之士日親萬姓師古曰親平刑釋冤日理民

命師古曰務省繇役毋奪民時薄收賦稅毋殫民財師古曰殫

天下黎元咸安家樂業不苦踰時之役師古曰是為一月補注

先謙日官本作不忠苛暴之政不疾酷烈之吏師古曰雖有唐

是為一時是師古曰寔之大災民無離上之心師古曰經日懷保小人惠于鰥

寡師古曰也師古曰未育德厚吏良而民畔

者也臣聞災異皇天所日譴告人君過失猶嚴父之明誠畏懼敬

改則禍銷福降忽然簡易則咎罰不除經日饗用五福畏用六極

師古曰周書洪範之辭饗當也言所行當於天心則降日五福若

所為不善則日六極畏罰之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

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傳日六珍作見若不共御六罰既侵六極其

六極之解已具於前傳日六珍作見若不共御六罰既侵六極其

下師古曰而修德日禦災補注沈欽韓日五行傳作六伐伐罰義同今

三年之閒災異鋒起小大畢具所行不享上帝師古曰享當

不豫師古曰炳然甚著不求之身無所改正疏舉廣謀又不用其

言師古曰是循不享之迹無謝過之實也天責愈深此五者王事

之綱紀南面之急務唯陛下留神對奏天子異焉特召見承其夏

皆令諸方正對策語在杜欽傳承對畢因日臣前幸得條對災異

之效禍亂所極言關於聖聰書陳於前陛下委棄不納而更使方

正對策背可懼之大異問不急之常論廢承天之至言角無用之

虛文師古曰欲未殺災異滿調誣天師古曰未殺堵

罔也殺音先易反調音來宜反師古曰沈欽韓日淮南傳訓獨浮

游無方之外不與物相弊師古曰楚人言殺釋名摩娑猶未殺也手上下之言也與弊音義同滿

母官切義同說文調誣謂也先謙日官本攷證引辭該日滿

或音是故皇天勃然發怒甲己之閒暴風三溱拔樹折木師古曰

已凡六日也師古曰此天至明不可欺之效也上特復問承永對日

與兼同臻至也師古曰食地震皇后貴妾專寵所致語在五行志是時上初即位謙讓委

政元舅大將軍王鳳議者多歸咎焉永知鳳方見柄用師古曰

也師古曰陰欲自託迺復日方今四夷賓服皆為臣妾北無薰粥冒頓

之患師古曰南無趙佗呂嘉之難三垂晏然靡有

兵革之警師古曰諸侯大者迺食數縣漢吏制其權柄不得有為

亡吳楚燕梁之執師古曰百官盤互親疏相錯師古曰

結而交互也錯間雜也互字或作牙言如豕牙之盤曲犬牙之相

入也師古曰骨肉大臣有申伯之忠師古曰伯宣王之舅谷永

伯宣王之舅谷永師古曰洞洞屬屬小心畏忌師古曰三者無毛髮之

反師古曰無重合安陽博陸之亂師古曰三者無毛髮之

辜不可歸咎諸舅此欲日政事過差丞相父子中尚書宦官師古曰

當此比檻塞大異皆替說欺天者也師古曰猶問也其字從木替說言不



中道若無目之人也補注宋祁曰蘇林曰蓋也蓋音作楷閉也  
 皆灼曰於義蘇音是該案蘇音也一日蓋也蓋音力蓋  
 反如音曰蓋音者字林曰蓋也一日蓋也蓋音力蓋  
 官或無音字注文開字越本音與日蓋選西京賦薛注蓋  
 開也廣雅附也蓋音者字林曰蓋也一日蓋也蓋音力蓋  
 傳惟陛下下毋使臣等無足取耳先謙曰官本注開作開宋  
 也唯承此言意在燻王氏無足取耳先謙曰官本注開作開宋  
 注所見竊恐陛下舍昭昭之白過忽天地之明戒聽曉昧之替說  
 本作開竊恐陛下舍昭昭之白過忽天地之明戒聽曉昧之替說  
 師古曰舍謂雷也曉字與暗同又音一感反補注沈欽韓曰韓詩  
 外傳士欲行義白名說苑立節篇作著名此白過亦即著明之過  
 也先謙曰下文白罪亦歸咎乎無辜倚異乎政事師古曰倚依也  
 同胡注舍置也讀曰捨歸咎乎無辜倚異乎政事師古曰倚依也  
 亦重失天心師古曰重不可之大者也師古曰此則陛下即位委  
 任遵舊補注先謙曰官本委作未有過政元年正月白氣較然起  
 乎東方師古曰較明貌補注先謙曰官本貌至其四月黃濁四塞  
 覆冒京師申曰大水著曰震蝕也師古曰申重各有占應相為表裏  
 百官庶事補注先謙曰官無所歸倚陛下獨不怪與師古曰倚音  
 前漢八十五

夫賤人當起而京師道微二者已醜師古曰已甚也補注王文彬  
 猶此也言二者之徵兆已相連比而見也陛下誠深察愚臣之言  
 致懼天地之異長思宗廟之計改往反過抗湛溺之意解偏駁之  
 愛師古曰抗舉也湛讀奮乾剛之威平天覆之施使列妾得人人  
 更進猶尚未足也師古曰更互急復益納宜子婦人毋擇好醜毋  
 避營字如音曰王鳳上小妻弟以納後宮以當字孔王章言之坐  
 生誅在陽朔初而永此對乃建始四年則非為鳳而言也然觀  
 承前後之文實若為鳳但此固於此對後乃云永為鳳上第推為光  
 祿大夫則同是建始四年中事也先謙曰胡注此時鳳益已納壽  
 祿人於後宮故永為之言若王章指言鳳過則在陽朔初也周壽  
 昌云案章對言開張美人未嘗任身就館也是當字之說亦誤考  
 漢初高帝納薄后生文帝景帝王后先在民間嫁金姓生一女原  
 帝納之生武帝漢世祖宗毋論年齒推法言之陛下得繼嗣於微  
 賤之間迺反為福得繼嗣而已毋非有賤也論其母之貴賤補注

蘇與曰公羊傳所後宮女史使令有直意者廣求於微賤之閒古  
 謂母以子貴也令音力成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求作直是胡注引  
 日求當也令音力成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求作直是胡注引  
 同又引鄭玄云女史女奴曉書者使令給役後宮無爵秩者也  
 遇天所開右師古曰右讀曰佑佑助也補注慰釋皇太后之憂愠  
 師古曰釋散也補注蘇與曰慰當解謝上帝之譴怒則繼嗣蕃滋  
 作尉本書從心者皆後人加之解謝上帝之譴怒則繼嗣蕃滋  
 災異訖息師古曰訖多也訖元反陛下則不深察愚臣之言孫曰案則  
 不深察若深察也古者忽於天地之戒咎根不除水雨之災山  
 則與若同義說見釋詞五五行志洪範傳將發不久言不久將發  
 石之異師古曰石自高隕者將有危殆也將發不久言不久將發  
 也與翟方進傳必在發則災異已極天變成形臣雖欲捐身闕策  
 不及事已師古曰言禍敗既成不可如何也已語終辭疏賤之臣  
 至敢直陳天意斥譏帷幄之私欲問離貴后盛妾音居克反自知  
 忤心逆耳必不免於湯鑊之誅此天保右漢家使臣敢直言也古  
 日右讀三上封事然後得召待詔一句然後得見夫由疏賤納至  
 前漢八十五

忠甚苦師古曰由從由至尊聞天意甚難語不可露願具書所言  
 因侍中奏陛下示腹心大臣如音曰永為鳳言而言腹心大臣  
 呂為非天意臣當伏妄言之誅即呂為誠天意也本師古曰引宋  
 師古曰則字姚本改作即蘇奈何忘國家大本背天意而從欲師古  
 與云則即字通並訓若奈何忘國家大本背天意而從欲師古  
 讀曰唯陛下省察熟念厚為宗廟計時對者數十人官本十作千  
 引宋祁曰姚永與杜欽為上第焉上皆呂其書示後宮後上嘗賜  
 本改千作十永與杜欽為上第焉上皆呂其書示後宮後上嘗賜  
 許皇后書采永言呂賈之語在外戚傳永既陰為大將軍鳳說矣  
 能實最高由是擢為光祿大夫永奏書謝鳳曰補注沈欽韓曰著  
 朝謝恩永斗符之材師古曰符竹器也斗符管喻小而不大質薄學  
 私室也永斗符之材師古曰符竹器也斗符管喻小而不大質薄學  
 朽無一日之雅左右之介師古曰雅素也介紹也言非將軍說其  
 狂言師古曰說擢之早衣之吏補注沈欽韓曰永為太常丞章祭  
 服有玄纁敝云備早衣二十條廊之爭臣之末不聽浸潤之譖不  
 年亦謂侍祠服之非朝衣也廊之爭臣之末不聽浸潤之譖不



食腐受之愬師古曰食腐受納也腐受謂初入皮膚至難齊桓晉

文用士篤密察父慈兄覆育子弟誠無已加師古曰察明昔豫子

吞炭壞形曰奉見異師古曰豫讓也為智伯報讎欲殺趙襄子恐

智伯國士齊客隕首公門曰報恩施師古曰舍人魏子三收邑入

遇我故也齊客隕首公門曰報恩施師古曰舍人魏子三收邑入

見晏子雜篇及召覽士節說苑復恩篇師知氏孟嘗猶有死士何

古所引見史記孟嘗君傳一事而傳異也

況將軍之門鳳遂厚之數年出為安定太守時上諸舅皆修經書

任政事平阿侯譚年次當繼大將軍鳳輔政尤與永善陽朔中鳳

薨鳳病困薦從弟御史大夫音曰自代上從之曰音為大司馬車

騎將軍領尚書事補注先謙曰而平阿侯譚位特進領城門兵永

聞之與譚書曰君侯躬周召之德執管晏之操師古曰召讀曰敬

賢下士樂善不倦師古曰下宜在上將久矣曰大將軍在故抑鬱

於家不得舒憤今大將軍不幸蚤薨師古曰蚤古早字 蔡親疏序材能宜

在君侯師古曰蔡古累字累親 拜吏之日京師士大夫悵然失望

此皆永等愚劣不能褒揚萬一師古曰言萬分之一補注王文彬

證之疑作屬問曰特進領城門兵師古曰屬近也音之欲反補注

萬分者是是則車騎將軍秉政雍容于內而至威賢勇執管籥於

外也愚竊不為君侯喜宜深辭職自陳淺薄不足曰固城門之守

收太伯之讓保謙謙之路師古曰太伯王季之兄闔門高枕為知

者首願君侯與博覽者參之師古曰參小子為君侯安此補注周

小子始此譚得其書大感遂辭讓不受領城門職由是譚音相與

不平永遠為郡吏恐為音所危病滿三月免音奏請永補營軍司

馬永數謝罪自陳得轉為長史音用從舅越親輔政威權損於鳳

時永復說音曰將軍履上將之位食膏腴之都任周召之職擁天

下之樞師古曰可謂富貴之極補注宋祁曰人臣無二天下之實

四面至矣將何曰居之宜夙夜孳孳師古曰孳孳不執伊尹之彊

德曰守職匡上誅惡不避親愛舉善不避仇讎曰章至公立信四

方師古曰篤行三者適可曰長堪重任久享盛寵師古曰篤厚太

白出西方六十日法當參天今已過期服虔曰大白出當居天三

在戌亥 尚在桑榆之間補注沈欽韓曰天官書太白出而留桑榆

其對 質弱而行遲形小而光微音為司馬曰疏間親自曰位過故

也師古曰太白喻司馬主兵故 熒惑角怒明大逆行守尾其逆常也

先謙曰宋祁曰常字下疑有道字守尾變也意豈將軍忘湛漸之義

委曲從順師古曰沈漸讀曰沈漸則能堪也故激勸之云

爾補注周壽昌曰左傳文五年引商書曰沈漸剛克杜注沈漸猶

謂作所執不疆不廣用士尚有好惡之忌蕩蕩之德未純師古曰

知有忤於音故方與將相大臣乖離之萌也何故始襲司馬之號

俄而金火竝有此變上天至明不虛見異唯將軍畏之慎之深思

其故改求其路曰享天意音猶不平薦永為護苑使者補注沈欽

收苑在西音苑成都侯商代為大司馬衛將軍補注先謙曰永

北邊郡者音苑成都侯商代為大司馬衛將軍補注先謙曰永

遷為涼州刺史奏事京師訖當之部補注先謙曰通鑑胡注漢制

部錄囚徒考殿最時有黑龍見東萊上使尚書問永受所欲言師

向書即受之 永對曰臣聞王天下有國家者患在上有危亡之

事而危亡之言不得上聞如使危亡之言輒上聞師古曰如若則

商周不易姓而迭與三正不變改而更用師古曰迭音徒結反更

日案變改更三字語意重疊改當為政謂變其政而夏商之將亡

也行道之人皆知之師古曰凡在晏然自若天有日莫能危古

傳曰自謂如日在天而無有能傷危也補注先謙曰胡注尚書大







師古曰復亦報反除白罪建治正吏

也音扶福反也補注王念孫曰建治二字義不相屬師古以爲建治

治此曲爲之說也建治當爲遠建也言罪之明白者則反而除之

吏之公正者則建而治之也建相與建相似故建多繫無辜掠

建或作建建則建而治之也建相與建相似故建多繫無辜掠

立迫恐之立其罪名至爲人起責分利受謝師古曰言高賈有

爲主放與它人取利息而共分之或受報謝則取生入死出者

不可勝數是日食再既日官本注併在其辜下呂昭其辜古

明也昭王者必先自絕然後天絕之陛下棄萬乘之至貴樂家人之

賤事師古曰謂私畜厭高美之尊號好匹夫之卑字孟康曰成帝

微行自稱富平侯家時有張公子之謔崇聚僮輕無義小人已爲

私客師古曰僕疾也音頻數離深宮之固挺身晨夜與羣小相隨

也音大鼎反鳥集雜會飲醉吏民之家師古曰言聚散不恆如鳥

醉飽作亂服共坐流酒媾媾無別閱免適樂晝夜在路師古曰

免猶通勉也通流通也補注先謙曰胡注引師古典門戶奉宿衛

之臣執干戈而守空宮公卿百僚不知陛下所在積數年矣王者

呂民爲基民呂財爲本財竭則下畔下畔則上亡是呂明王愛養

基本不敢窮極使民如承大祭師古曰言今陛下輕奪民財不愛

民力聽邪臣之計去高做初陵捐十年功緒師古曰緒謂改作昌

陵反天地之性因下爲高積土爲山發徒起邑並治宮館大興縣

役重增賦斂徵法如雨師古曰言其多也補注役百乾給費疑驢

山師古曰疑讀曰疑疑比也言勞役之功百倍於楚靈王費財之

也國比於秦始皇補注宋祁曰史記楚世家靈王樂乾給不能去

女水數月盡則見女水滿則不見靈王舉發其國而役三年不罷

大怨靡敵天下也音式皮反五年不成而後反故又廣貯營表

姓財竭力盡愁恨感天災異婁降饑饉仍臻師古曰婁古屢流散

穴食餓死於道日百萬數師古曰穴亦散也餓餓也公家無一年

之畜百姓無旬日之儲師古曰蓄上下俱匱無日相救詩云殷監

不遠在夏后之世師古曰大雅願陛下追觀夏商周秦所日失之

目鏡考已行師古曰鏡謂監有不合者臣當伏妄言之誅師古曰

所爲違於節儉皆與承言同補注先謙曰言所行漢興九世百九

十餘載繼體之主七皆承天順道遵先祖法度或曰中興或曰治

安至於陛下獨違道縱欲輕身妄行當盛壯之隆無繼嗣之福有

危亡之憂積失君道不合天意亦已多矣爲人後嗣守人功業如

此豈不負哉方今社稷宗廟禍福安危之機在於陛下陛下誠肯

發明聖之德昭然遠寤畏此上天之威怒深懼危亡之徵兆蕩滌

邪辟之惡志師古曰辟厲精致政專心反道師古曰反絕羣小之

私客免不正之詔除師古曰除謂悉罷北宮私奴車馬婿出之具

師古曰婿亦婿字耳婿出婿也補注宋祁曰婿本婿作婿音又

婿也婿謂婿音婿婿非也當依婿本婿出婿也婿出婿也婿出婿

讀若婿或從人作婿然則婿出婿也婿出婿也婿出婿也婿出婿

具也婿與婿字相似也上文云陛下挺身晨夜與羣小相隨閱免

見婿少見婿故婿爲婿矣克己復禮毋貳微行出飲之過師古

謂重爲之也論語稱曰防迫切之禍深惟日食再既之意抑損椒

房玉堂之盛寵師古曰椒房皇后所居玉堂雙辛之舍也補注何

故並舉椒房玉堂言之周禮曰婦人亦參於玉堂待詔之玉

後宮之請謁除掖庭之亂獄去炮格之陷阱師古曰陷阱先謙曰

佞之臣及左右執左道日事上者日塞天下之望且復初陵之作

止諸繕治宮室闕更減賦盡休力役師古曰闕亦謂減削之存郵

振揀困乏之人日弭遠方師古曰弭安也厲崇忠直放退殘賊無

使素餐之吏久尸厚祿日次實行固執無違師古曰厲崇忠直放退殘賊無



大第相續行之不當更遠異也貫音工端反補注宋祁曰工端反當作工斷反王念孫曰案貫可訓為聯不可訓為續今案貫行猶言服行謂以次服行之也後書光武十王傳奉承貫行義與此同爾雅服貫事也廣雅服貫行也貫與服行同義夙夜孳孳婁省無怠師古曰婁古履字也舊德畢改新德既章師古曰織介之邪不復載心補注宋祁曰則赫赫大異庶幾可銷天命去就庶幾可復師古曰去就者言去社稷宗廟庶幾可保唯陛下雷神反覆熟省臣言臣幸得備邊部之吏不知本朝失得警言觸忌諱罪當萬死成帝性寬而好文辭又久無繼嗣數為微行多近幸小臣趙李從微賤專寵皆皇太后與諸舅夙夜所常憂至親難數言故推永等使因天變而切諫勸上納用之永自知有內應展意無所依違師古曰每言事輒見答禮而師古曰加至上此對上大怒衛將軍商密撻永令發去師古曰撻謂發動之音也上使侍御史收永赦過交道廐者勿追晉灼曰交道廐去長安六十里近延陵御史不及永還上意亦解自悔

補注先謙曰明年徵永為太中大夫遷光祿大夫給事中元延元年為北地太守時災異尤數永當之官上使衛尉滄于長受永所欲言永對曰臣永幸得呂愚朽之材為太中大夫備拾遺之臣從朝者之後進不能盡思納忠輔宣聖德退無被堅執銳討不義之功猥蒙厚恩仍遷至北地太守絕命隕首身膏草野補注錢大昭曰草野南監本爾本並作野草先不足呂報塞萬分陛下聖德寬仁不遺易忘之臣師古曰易忘言其微賤不足記也垂周文之聽下及芻蕘之愚有詔使衛尉受臣永所欲言臣聞事君之義有言責者盡其忠師古曰謂有官守者修其職臣永幸得免於言責之辜有官守之任師古曰言不耳當畢力遵職養綏百姓而已師古曰不宜復關得失之辭忠臣之於上志在過厚是故遠不違君死不忘國昔史魚既沒餘忠未訖委柩後寢已屍達誠如滄曰禮大夫殯於正室士於適室韓非曰史魚卒委柩後寢衛君弔而問之曰不

能進遜伯玉退彌師古曰謂子瑕呂展諫也汲黯身外思內發憤舒憂遺言李息師古曰謂事見經曰雖爾身在外適心無不在王室師古曰周書康王之誥也在外其心常當臣永幸得給事中出入三年雖執干戈守邊垂思慕之心常存於省闈是已敢越郡吏之職陳累年之憂臣聞天生蒸民不能相治師古曰蒸眾也為立王者曰統理之方制海內非為天子列土封疆非為諸侯皆已為民也垂三統列三正去無道開有德不私一姓明天下迺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王者躬行道德承順天地博愛仁恕恩及行輩師古曰詩大雅行輩之篇曰彼行輩牛羊勿踐履言政化所及仁道無所不被踐草木至賤無所殘傷籍稅取民不過常法宮室車服不踰制度事節財足黎庶和睦則卦氣理效五徵時序補注先謙曰胡注五徵即日風也百姓壽考庶少蕃滋師古曰庶眾也少古草呂昭保右師古曰保安也右助也言失道妄行逆天暴物窮者極為天所安助也右讀曰佑失道妄行逆天暴物窮者極

補注先謙曰婦言是從誅逐仁賢離迷骨肉羣小用事師古曰峻刑重賦百姓愁怨則卦氣悖亂咎徵著郵師古曰悖乖也尤過也悖音布內反補注先謙曰胡注洪範之常雨常暘常上煥常寒常風為咎徵著明也天見咎徵以明著人君之過也

天震怒災異婁降日月薄食五星失行山崩川潰水泉踊出妖孽並見補注先謙曰胡注洪範五行傳草菲星耀光師古曰菲與字同木之異謂之妖異多之異謂之孽補注沈欽韓饑饉荐臻百姓短折萬物天傷終不改寤惡洽變備補注沈欽韓西顧此惟子宅師古曰大雅皇矣之詩也言天已殷紂為惡不去惡奪弱遷命賢聖天地之常經百王之所同也加目功德有厚薄期質有修短時世有中季天道有盛衰師古曰中陛下承八世之功業補注先謙曰入世高當陽數之標季孟康曰陽九之末季也涉三七之節紀孟康曰至平帝通三七二百一遭无妄之卦運







狀殆為此發古者穀不登虧膳災至損服凶年不墜塗明王之制也師古曰堅如仰詩云凡民有喪扶服抹之師古曰掘國谷北反抹論語曰百姓不足君孰子足師古曰論語載有若對魯哀古救字論語曰百姓不足君孰子足師古曰論語載有若對魯哀與通借字官本注無魯字臣願陛下勿許加賦之奏益減大官導官中御府均官掌畜廩犧用度師古曰論語載有若對魯哀院之屬故曰中御府與均官長丞並屬少府掌畜主畜止尙方織室京師郡國工服官發輪造作師古曰論語載有若對魯哀助大司農流恩廣施振贖困乏開關梁內流民恣所欲之師古曰論語載有若對魯哀已救其急立春遣使者循行風俗宣布聖德師古曰論語載有若對魯哀下俗存卹孤寡問民所苦勞二千石師古曰論語載有若對魯哀救勸耕桑毋奪農時曰慰綏元元之心防塞大姦之隙師古曰論語載有若對魯哀先謙曰官本諸夏之亂庶幾可息臣聞上主可與爲善而不可與師古曰論語載有若對魯哀

爲惡下主可與爲惡而不可與爲善陛下天然之性疏通聰敏上主之姿也師古曰論語載有若對魯哀心爲善指忘邪志毋貳舊愆厲精致改師古曰論語載有若對魯哀政至誠應天則積異塞於上禍亂伏於下何憂患之有竊恐陛下公志未專私好頗存尙愛羣小不肯爲耳對奏天子甚感其言承於經書汎爲疏達師古曰論語載有若對魯哀向父子及楊雄也其於天官京氏易最密故善言災異前後所上四十餘事略相反覆專攻上與後宮而已師古曰論語載有若對魯哀字之誤也政與正同正諫也師古曰論語載有若對魯哀信也承所居任職師古曰論語載有若對魯哀曲陽侯根爲票騎將軍師古曰論語載有若對魯哀

延四年歲餘永病三月有司奏請免故事公卿病輒賜告至永獨師古曰論語載有若對魯哀更名永云師古曰論語載有若對魯哀

杜鄴字子夏本魏郡繁陽人也祖父及父積功勞皆至郡守武帝師古曰論語載有若對魯哀時徙茂陵鄴少孤其母張做女鄴壯從做子吉學問得其家書曰師古曰論語載有若對魯哀孝廉爲郎與車騎將軍王音善平阿侯譚不受城門職後薨上閔師古曰論語載有若對魯哀悔之迺復令譚弟成都侯商位特進領城門兵得舉吏如將軍府師古曰論語載有若對魯哀恩深者其養謹愛至者其求詳師古曰論語載有若對魯哀師古曰城近也此棠棣角弓之詩所爲作也師古曰論語載有若對魯哀燕兄弟角弓刺昔秦伯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春秋亦書師古曰論語載有若對魯哀而譏焉師古曰論語載有若對魯哀

稱弟罪周召則不然師古曰論語載有若對魯哀伯之爲也忠臣相輔義臣相匡同己之親等己之尊不曰聖德師古曰論語載有若對魯哀獨兼國寵又不爲長專受榮任分職於陝並爲弼疑師古曰論語載有若對魯哀而說者妄云分都縣是穎川縣縣縣疑謂左輔右弼前疑後承師古曰論語載有若對魯哀也師古曰論語載有若對魯哀侵侮之差師古曰論語載有若對魯哀侯曰特進領城門兵復有詔得舉吏如五府師古曰論語載有若對魯哀及之指爲誠發出於將軍則孰敢不說論師古曰論語載有若對魯哀讀日悅昔文侯寤大鴈之獻而父子益親師古曰論語載有若對魯哀於中山三年不往來擊臣趙倉唐進大鴈於文侯侯對曰禮文侯師古曰論語載有若對魯哀宋本作大鴈是也師古曰論語載有若對魯哀謀北太李晨晨是也師古曰論語載有若對魯哀



本李慈銘曰文選四陳平共壹飯之養而將相加驩師古曰陳平子講德論注引同陳平共壹飯之養而將相加驩師古曰陳平五百金為養類曰饌字或作饗音灼同聲類授即饌字蓋音義曰本作饗音類曰饌字或作饗音灼同聲類授即饌字蓋音義曰今人不識饗遂所接雖在楹階俎豆之間其於為國折衝厭難豈易議作饌字耳師古曰厭不遠哉音一葉反竊慕倉唐陸子之義所自奧內唯深察焉師古曰奧內室中隱奧唯將軍深察之非謂室中隱奧之處也亮典厥民與於所言隱奧唯將軍深察之非謂室中隱奧之處也亮典厥民與於傳內有奧主正義與主國內之主字或作奧周語宅居四陲章注內為奧解故二詞與與亦同義音甚嘉其言由是與成都侯商親密二人皆重鄴後呂病去郎商為大司馬衛將軍除鄴主簿呂為腹心舉侍御史哀帝即位遷為涼州刺史鄴居職寬舒少威嚴數年呂病免是時帝祖母定陶傅太后稱皇太后帝母丁姬稱帝太后而皇后即傅太后從弟子也傅氏侯者三人丁氏侯者二人又封傅太后同母弟子鄭業為陽信侯傅太后尤與政專權師古曰與讀元壽元年正月朔上呂皇后父孔鄉侯傅晏為大司馬衛將軍而帝舅陽安侯丁明為大司馬票騎將軍臨拜日食詔舉方正直言扶陽侯章育舉鄴方正補注先謙曰育鄴對曰臣聞禽息憂國碎首不恨應劭曰禽息秦大夫薦百里奚而不見納繆公出如死也繆公感而治下和獻寶別足願之師古曰解臣幸得奉直用百里奚秦呂大治下和獻寶別足願之

卑天之道也是呂男雖賤各為其家陽女雖貴猶為其國陰故禮明三從之義師古曰謂婦人在家從父既嫁從夫雖有文母之德必繫於子師古曰文母文王之妃太姬也補注劉奉世曰文母文王太姬號曰文母何預太姬先謙曰胡注劉說是詩云思齊太任文王之母周壽昌云毛詩亦右文母傳曰文母太姬也列女傳云太姬號曰文母何預太姬先謙曰胡注劉說是詩云思齊太任文王之母周壽昌云毛詩亦右文母傳曰文母太姬也列女傳和熹皇后聖善之德為漢文母何傳伏惟皇太后秉文母之操皆本周頌蓋對上假哉皇考言故稱文母烈考為武王所謂繫之於子也若是太任則武之祖母春秋不書紀侯之母陰義殺也師古曰

曰隱三年紀侯使廢繡來逆女公羊傳曰婚禮不稱主人主人謂婿也稱母不通也殺謂滅降也音所例反補注沈欽韓曰繁露陽尊陰卑篇春秋之於昏禮達宋公而不昔鄭伯隨姜氏之欲達紀侯之母達陽而不達陰以天道制人也昔鄭伯隨姜氏之欲終有叔段篡國之禍周襄王內迫惠后之難而遭居鄭之危師古曰前在漢興呂太后權私親屬又呂外孫為孝惠后是時繼嗣不明凡事多眚師古曰眚晝昏冬雷之變不可勝載竊見陛下行不偏之政每事約儉非禮不動誠欲正身與天下更始也然嘉瑞未應而日食地震民訛言行籌傳相驚恐師古曰案春秋災異呂指象為言語師古曰謂天不言但景象指意告喻人故在於得一類而達之也日食明陽為陰所臨坤卦乘離明夷之象也應劭曰明夷之卦上六不

也占象甚明臣敢不直言其事昔曾子問從令之義孔子曰是何言與師古曰曾子問子從父之令可謂孝善閔子騫守禮不苟從親所行無非理者故無可問也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孝哉閔子其父母為孝臣以下不非其君上為忠又云知而從令則過大矣是以不苛從令為說與鄴言同問訓非問漢說此經如此論語注引陳羣曰言子騫上事父母下順兄弟動靜盡善故人不復遣就國高昌侯宏去蕃自絕猶受封土師古曰制書侍中駙馬都尉遷不忠巧佞免歸故郡師古曰開未旬月則有詔還即字大臣奏正其罰卒不得遣而反兼官奉使顯寵過故師古曰臣孔光師丹及陽信侯業皆緣私君國非功義所止師古曰謂緣也事詳光傳及陽信侯業皆緣私君國非功義所止爵為一國之君耳非有功而侯也師古曰王念孫曰功與公同公私對文言業緣私恩得封非公義所在也如顏說則功義二字不相業鄭業曰諸外家昆弟無賢不肖並侍帷幄布在列位師古曰不肖皆親或典兵衛或將軍屯寵意并於一家積貴之執世所希見



所希聞也至迺并置大司馬將軍之官皇甫雖盛三桓雖隆魯為  
 作三軍無已甚此補注先謙曰胡注言周以皇甫為卿士魯三桓  
 當拜之日唯然日食音師古曰唯不在前後臨事而發者明陛下謙  
 遜無專承指非一所言輒聽所欲輒隨師古曰謂皆有罪惡者不  
 坐辜罰無功能者畢受官爵流漸積狠補注先謙曰胡注狼豕  
 尤在是師古曰尤過也言欲令昭昭曰覺聖朝昔詩人所刺春秋  
 所譏指象如此殆不在它由後視前忿邑非之師古曰由從  
 所行不自鏡見則曰為可計之過者師古曰逮及也鏡鑒照也  
 疏賤獨偏見疑內亦有此類如清曰在外而賤舉錯有過失為  
 不自見其過疏賤獨偏見疑師古曰逮及也鏡鑒照也  
 謙言所見之偏天變不空保右世主如此之至奈何不應  
 戒而修德政臣聞野雞著怪高宗深動懼而修德解在五行志  
 風暴過成王怛然師古曰謂成王信流言而疑周公天雷電曰  
 公願陛下加致精誠思承始初事稽諸古師古曰每事曰厭下心  
 師古曰厭滿也音一贖反則黎庶羣生無不說喜師古曰悅上帝  
 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注則黎庶羣生無不說喜師古曰悅上帝  
 百神收還威怒禎祥福祿何嫌不報師古曰嫌疑也鄴未拜病卒補注  
 西京雜記杜子夏葬長安北四里鄴言民訛言行籌補注先謙曰  
 及谷永言王者賈私田彗星隕石牡飛之占語在五行志初鄴  
 從張吉學吉子竦又幼孤從鄴學問亦著於世尤長小學師古曰  
 文字之學也周禮八歲入小學鄴子林清靜好古亦有雅材建武  
 保氏教國子曰六書故因名云鄴子林清靜好古亦有雅材建武  
 中歷位列卿至大司空其正文字過於鄴故世言小學者由杜  
 公補注周壽昌曰吉官至都尉張敞傳無其名竦幼孤則吉蓋早  
 從齊人能正讀者受之張氏世擅古文學鄴則吉錫至林著者類訓纂著類故等篇  
 贊曰孝成之世委政外家諸舅持權重於丁傳在孝哀時故杜鄴

敢譏丁傳而欽永不敢言王氏其執然也及欽欲挹損鳳權而鄴  
 附會音商永陳三七之戒斯為忠焉至其引申伯曰阿鳳隙平阿  
 於車騎師古曰謂勸王譚指金火曰求合師古曰謂陳金火之變  
 忘舊親也可謂諒不足而談有餘者諒信也孔子稱友多聞三人  
 近之矣師古曰孔子云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贊

虛受堂

谷永杜鄴傳第五十五

漢書八十五



何武王嘉師丹傳第五十六

漢書八十六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王先謙補注

何武字君公蜀郡郫縣人也師古曰郫音疲補注先宣帝時天下

和平四夷賓服神爵五鳳之間婁蒙瑞應師古曰婁古屬字也補

而益州刺史王襄使辯士王褒頌漢德補注周壽昌曰辯士才

解不專主能言說 作中和樂職宣布詩三篇師古曰中和者言

治編於四海也補注先謙曰顏說未詳詳詳王褒傳武年十四

五與成都楊覆眾等共習歌之是時宣帝循武帝故事補注宋

是脩新 求通達茂異士召見武等於宣室師古曰殿名也上曰此

盛德之事吾何足當之哉曰褒為待詔武等賜帛罷武詣博士

虛受堂

受業治易曰射策甲科為郎與翟方進交志相友光祿勳舉四行

師古曰元帝永光元年詔舉賢漢書又令光祿歲以此科第郎從官故武曰此四行得舉之也

為鄂令坐法免歸武兄弟五人皆為郡吏補注沈欽韓曰常據先

何霸字翁武弟 郡縣敬憚之武弟顯家有市籍租常不入縣數

負其課師古曰課家不入市當夫求商捕辱顯家師古曰求姓

錢大昭曰廣韻求姓三輔決錄漢有求仲沈欽韓曰唐六典注顯

漢代諸郡國皆有市長隋氏始有市令案此乃縣市但置當夫顯

怒欲曰吏事中商師古曰中傷之武曰曰吾家租賦繇役不為眾

先奉公吏不亦宜乎武卒曰太守召商為卒吏補注劉放曰吏改

守有卒史無 州里聞之皆服焉久之太僕王音舉武賢良方正徵

對策拜為諫大夫遷揚州刺史所舉奏二千石長吏必先露章服

罪者為虧除免之而已師古曰虧減也減係其狀直令免去不服

極法奏之抵罪或至死九江太守戴聖禮經號小戴者也行治多

不法前刺史呂其大儒優容之及武為刺史行部錄囚徒有所舉

呂屬郡師古曰屬委聖曰後進生何知迺欲亂人治師古曰言武

進之後也皆無所決武使從事廉得其罪師古曰聖懼自免後為博

士毀武於朝廷武聞之終不揚其惡而聖子賓客為羣盜得師古

聖慙服武每奏事至京師師古曰刺史每歲盡聖未嘗不造門謝

恩師古曰造至武為刺史二千石有罪應時舉奏其餘賢與不肖

敬之如一是一呂郡國各重其守相州中清平補注何焯曰此故待

中詳 行部必先即學官見諸生師古曰即就也學官學舍也補注

景祐本毛本皆作學官是也王念孫曰一本正文注文作學官

舍韓延壽傳脩治學官注學官謂序之舍也文翁傳脩起學官

注學官學之官舍也此傳注亦云學舍則正文本學官明矣師古

本北堂書鈔設官部二十四師古曰設官部二十四試其誦論問已得失補注周壽昌曰

學官先謙曰官本作學官 試其誦論問已得失陶宗儀輯耕錄

云凡學官朔望講說所屬上司官省憲官至自教授學官暨學官

齊論等皆講說一書其制實助於武今各省學政蒞學官弟子每

講說一書謂之 然後入傳舍出記問壘田頃畝五穀美惡師古曰

命之 已迺見二千石呂為常師古曰常依次第也補注宋初武

為郡吏時事太守何壽壽知武有宰相器呂其同姓故厚之後壽

為大司農補注先謙曰公卿表其兄子為廬江長史補注劉放曰

百官表邊郡有長史秩六百石廬江無緣有長史就令有之已六

百石不待刺史一見為重而郡舉之也明此多長字不然卒字

爾沈欽韓曰為曹史之長非與府丞對秩之長史 時武奏事在邸

也其後歲中得舉則是右曹掾史而舉孝廉也 壽兄子適在長安壽為具召武弟顯及故人楊覆眾等師古曰具

具酒酣見其兄子師古曰令曰此子揚州長史師古曰揚州

能為下未嘗省見師古曰省視也言顯等甚慙退曰謂武曰刺

史古之方伯上所委任一州表率也職在進善退惡吏治行有茂

異民有隱逸適當召見不可有所私問顯覆眾強之不得已召見



賜卮酒師古曰卮酒也歲中廬江太守舉之師古曰終得其守法見  
 憚如此為刺史五歲入為丞相司直丞相辟宣敬重之出為清河  
 太守數歲坐郡中被災害什四已上免久之大司馬曲陽侯王根  
 薦武徵為諫大夫遷兗州刺史入為司隸校尉徙京兆尹二歲坐  
 舉方正所舉者召見繁辟雅拜服虔曰行禮容拜也師古曰繁辟  
 曰春官太祝奇拜杜子春云奇謂為有司曰為詭眾虛偽師古曰  
 奇偶之奇謂先屈一膝今雅拜是也師古曰  
 武坐左遷楚內史遷沛郡太守師古曰  
 千餘萬小婦子年歲數歲頃失其母又無親近其大婦女甚不賢  
 公病困思念惡婿年其時兒判不全因呼族人為道令云悉以財  
 屬女但以一劍與兒年十五以還付之其後兒大婦不肯與劍男  
 乃詣郡自言求劍時太守大司馬何武也其後兒大婦不肯與劍男  
 其手書願請求劍時太守大司馬何武也其後兒大婦不肯與劍男  
 小兒正得此財不能自全故且傳與女內實奇之耳不當以劍  
 與之乎夫劍者亦所以決斷也限年十五者智足以見伸屈也凡  
 庸何能思慮遠如是哉師古曰  
 五歲亦以幸矣師古曰  
 前漢八十六  
 此亦見宋桂萬榮陰比事引風俗通今復入為廷尉綏和三年  
 風俗通無之知宋時風俗通所傳尚多也師古曰  
 補注朱一新曰案公卿表武為御史大夫乃綏和元年事綏和  
 和止二年此作三年誤別本均作元年先謙曰官本作元年御史  
 大夫孔光左遷廷尉武為御史大夫成帝欲修辟雍通三公官師古曰  
 日通開也謂即改御史大夫為大司空師古曰  
 更開置之師古曰  
 武更為大司空封汜鄉侯食邑千戶汜鄉在琅邪不其後改食博  
 望鄉故此指言在琅邪哀帝初即位褒賞大臣更曰南陽攀之博  
 不其也汜音凡其音基哀帝初即位褒賞大臣更曰南陽攀之博  
 望鄉為汜鄉侯師古曰  
 人之善也師古曰  
 舍也兩唐唐及為公卿薦之朝廷此人顯於世者何侯力也師古曰  
 孫日案此人當作此四人謂兩龔世曰此多焉師古曰  
 兩唐也今本脫四字則文義不明世曰此多焉師古曰  
 疾朋黨問文吏必於儒者問儒者必於文吏已相參檢欲除吏先  
 為科例曰防請託其所居亦無赫赫名去後常見思及為御史大

夫司空師古曰司空大夫旋詔改大司空傳已敘明  
 宜加於司空上也與丞相方進共奏言往者諸侯王斷獄治政內  
 史典獄事相總綱紀輔王中尉備盜賊今王不斷獄與政師古曰  
 中尉官罷職并內史郡國守相委任所已壹統信安百姓也師古曰  
 之而安附也今內史位卑而權重威職相踰不統尊者難已為治  
 臣請相如太守內史如都尉已順尊卑之序平輕重之權制曰可  
 已內史為中尉初武為九卿時奏言宜置三公官又與方進共奏  
 罷刺史更置州牧後皆復復故師古曰  
 罷刺史更置州牧後皆復復故師古曰  
 越本無一復字語在朱博傳唯內史事施行多所舉奏號為煩碎  
 不稱賢公師古曰  
 過之武後母在郡遣吏歸迎會成帝崩吏恐道路有盜賊後母留  
 止左右或議武事親不為師古曰  
 策免武曰君舉錯煩苛不合眾心師古曰  
 行無已率示四方其上大司空印綬罷歸就國後五歲諫大夫鮑  
 宣數稱冤之天子感丞相王嘉之對而高安侯董賢亦薦武武由  
 是復徵為御史大夫月餘徙為前將軍先是新都侯王莽就國數  
 年上曰太皇太后故徵莽還京師莽從弟成都侯王宇為侍中矯  
 稱太皇太后指白哀帝為莽求特進給事中哀帝復請之事發覺  
 事發覺也復音扶目反師古曰  
 謝上曰太后故不忍誅之師古曰  
 削千戶後有詔舉大常莽私從武求舉武不敢舉後數月哀帝崩  
 太后即日引莽入收大司馬董賢印綬詔有司舉可大司馬者莽  
 故大司馬辭位辟丁傅師古曰  
 大司徒孔光曰下舉朝皆舉莽武為前將軍素與左將軍公孫祿



相善二人獨謀曰為往時孝惠孝昭少主之世外戚呂霍上官持  
 權幾危社稷師古曰幾依反今孝成孝哀比世無嗣師古曰比類也方當選立  
 親近輔幼主不宜令異姓大臣持權師古曰異姓謂非宗室及外  
 不字子據注謂不字為允劉徹曰周禮時揖異姓謂非宗室及外  
 姓正謂外戚謂不字為允王念孫曰宋說異姓謂非宗室及外  
 云親疎相錯謂不字為允便去不字王念孫曰宋說異姓  
 義不相屬謂不字為允後人妄加之耳謂不字為允  
 國計使然則異姓非謂外戚也謂不字為允  
 下其明證矣謂不字為允武舉公孫祿而祿亦舉武謂不字為允  
 是臣又疏二后之黨謂不字為允此所謂異姓乃周官所謂庶姓耳謂不字為允  
 姓非此所謂異姓也謂不字為允親疏相錯為國計便謂不字為允  
 命異姓大臣持權謂不字為允親疏相錯為國計便謂不字為允  
 孫祿可大司馬而祿亦舉武太后竟自用莽為大司馬莽風有司  
 劫奏武公孫祿互相稱舉師古曰風讀曰諷諷謂注先皆免武就國  
 後莽盛為宰衡師古曰衡漸也陰誅不附己者元始三年呂寬等事起  
 前漢八十六  
 時大司空甄豐承莽風指師古曰風謂風也遣使者乘傳案治黨與  
 師古曰傳連引諸所欲誅上黨鮑宣南陽彭偉杜公子師古曰公  
 音張戀反師古曰連引諸所欲誅上黨鮑宣南陽彭偉杜公子  
 子二人皆南陽人師古曰連引諸所欲誅上黨鮑宣南陽彭偉杜公子  
 漁陽太守與何武鮑宣並遇害即偉也而名互異師古曰連引諸所欲誅上黨鮑宣南陽彭偉杜公子  
 死者數百人武在見誣中大理正檻車徵武師古曰連引諸所欲誅上黨鮑宣南陽彭偉杜公子  
 二年復廷武自殺眾人多冤武者莽欲厭眾意令武子況嗣為侯  
 師古曰厭滿也音一師古曰連引諸所欲誅上黨鮑宣南陽彭偉杜公子  
 注先謙曰官本注在意下師古曰連引諸所欲誅上黨鮑宣南陽彭偉杜公子  
 為庶人師古曰連引諸所欲誅上黨鮑宣南陽彭偉杜公子  
 王嘉字公仲平陵人也呂明經射策甲科為郎坐戶殿門失闌免  
 師古曰戶止也嘉守殿門止不當入者而失闌入之故坐免也  
 春秋左氏傳曰屈陽戶之補注王鳴盛曰宣十二年傳作屈陽戶  
 之注訓尸為主吳下錢氏所藏清熙戶經作戶疏亦作光祿勳于  
 戶宣六年公羊傳入其門無人門焉者戶之門焉一也光祿勳于  
 永除為掾察廉為南陵丞師古曰南陵縣名屬宣州補注先謙曰  
 陵耳漢無南陵縣宋祁曰案地理志宣城郡南陵縣名未為郡齊  
 召南云此注誤對謂漢無南陵縣亦非也南陵屬京兆尹因薄大

后陵得名地理志甚明至宣城非漢郡則宋祁已言之矣王鳴盛  
 云屬宣州者係唐縣乃漢丹陽郡春穀縣地也南監板無此注殆  
 校者因其外謬刪去之先謙案復察廉為長陵尉鴻嘉中舉敦朴  
 能直言召見宣室對政事得失超遷太中大夫出為九江河南太  
 守治甚有聲徵入為大鴻臚徙京兆尹遷御史大夫建平三年代  
 平當為丞相封新甫侯加食邑千一百戶師古曰加字何焯曰朱博傳云  
 故事封丞相不滿千戶嘉為人剛直嚴毅有威重上甚敬之哀帝  
 此千一百戶故云加嘉為人剛直嚴毅有威重上甚敬之哀帝  
 初立欲匡成帝之政多所變動師古曰匡正也嘉上疏曰臣聞聖  
 王之功在於得人孔子曰材難不其然與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  
 難得也與故繼世立諸侯象賢也師古曰象其先也材難不其然與  
 讀曰敷師古曰敷也故繼世立諸侯象賢也師古曰象其先也材難不其然與  
 通鑑胡注禮記雖不能盡賢天子為擇臣立命卿曰輔之師古曰  
 郊特牲之文也師古曰輔也雖不能盡賢天子為擇臣立命卿曰輔之師古曰  
 於天子者也師古曰輔也雖不能盡賢天子為擇臣立命卿曰輔之師古曰  
 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齊  
 高國魯三桓皆世卿也漢之王國居是國也累世尊重然後士民  
 傳相中尉命於天子師古曰輔也雖不能盡賢天子為擇臣立命卿曰輔之師古曰  
 前漢八十六  
 之眾附焉是曰教化行而治功立今之郡守重於古諸侯師古曰  
 注周初班爵五等公侯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師古曰  
 十里漢郡守方制千里連城十數是重於古諸侯師古曰  
 材補注先謙曰賢材難得拔擢可用者或起於囚徒昔魏尚坐事  
 材胡注致極也師古曰賢材難得拔擢可用者或起於囚徒昔魏尚坐事  
 繫文帝感馮唐之言遣使持節赦其罪拜為雲中太守匈奴忌之  
 武帝擢韓安國於徒中師古曰徒中梁丙史缺漢使使拜安國為梁內史起徒  
 中為二千石此景帝時拜為梁內史骨肉呂安師古曰言梁孝  
 事也武帝當作景帝師古曰徒中梁丙史缺漢使使拜安國為梁內史起徒  
 做為京兆尹有罪當免黜吏知而犯做師古曰徒中梁丙史缺漢使使拜安國為梁內史起徒  
 殺之其家自冤師古曰徒中梁丙史缺漢使使拜安國為梁內史起徒  
 逮捕不下師古曰徒中梁丙史缺漢使使拜安國為梁內史起徒  
 帝徵做拜為冀州刺史卒獲其用前世非私此三人貪其材器有  
 益於公家也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呂官為氏倉氏庫氏則  
 倉庫吏之後也其二千石長吏亦安官樂職然後上下相望莫有



苟且之意其後稍變易公卿曰下傳相促急又數改更政事師古曰悉盡也言事無所不變也司隸部刺史察過悉劾發揚陰私師古曰悉盡也言事無所不變也或居官數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錯道路中材苟容求全師古曰不致下材懷危內顧常恐獲罪每為壹切營私者多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輕也音弋鼓私計也或持其微過增加成舉言於刺史司隸或至上書章下師古曰依其所上之章而眾庶知其易危或至師古曰從音子川小失意則有離畔之心前山陽亡徒蘇令等從橫師古曰從音子川吏士臨難莫肯伏節死義曰守相威權素奪也師古曰守郡守也相諸侯之威也孝成皇帝悔之下詔書二千石不為縱師古曰二千石不為縱也遣使者賜金尉厚其意誠曰為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難危適能使下孝宣皇帝愛其良民吏師古曰良善也良人吏善治百姓者補注

**前漢八十六**

先謙曰官本注人作民引宋祁曰愛其良民吏有章劾事留中會其字當刪先謙案通鑑改作受其善治民之吏有章劾事留中會救壹解師古曰不即下治其事恐為擾動故每留中或經赦令儀志立春之日下寬大書罪非殊死且勿故事尚書希下章為煩按驗則漢世雖不送赦入春令亦得寬故事尚書希下章為煩擾百姓證驗繫治或死獄中章文必有政告之字適下師古曰所者之辭絕其相誣也補注先唯陛下留神於擇賢記善忘過容忍師古曰胡注此乃妨其誣告臣子勿責備師古曰胡注責備者求全也二千石部刺史三輔縣令有材任職者人情不能不有過差宜可關略師古曰當寬令盡力者有所勸此方今急務國家之利也前蘇令發蘇令等初發起為欲遣大夫使逐問狀師古曰胡注使時見大夫無可盜賊也使夫皆不堪為使也召盤屋令尹逢拜為諫大夫遣之令諸大夫有材能者甚少師古曰胡注使時見大夫無可赴難不愛其死臨事倉卒迺求非所曰明朝廷也師古曰胡注使時見大夫無可

朝廷事會之來無可用者倉卒求之適所以嘉因薦儒者公孫光師古曰胡注使時見大夫無可滿昌及能吏蕭咸薛修等皆故二千石有名稱天子納而用之會息夫躬孫寵等因中常侍宋弘上書告東平王雲祝詛又與后舅伍宏謀弒上為逆師古曰胡注使時見大夫無可雲等伏誅躬寵擢為吏二千石是時侍中董賢愛幸於上上欲侯之而未有緣傳嘉勸上因東平事曰封賢上於是定躬寵告東平本章師古曰定擬去宋弘更言因董賢曰聞削去其名也劉音竹劣反欲曰其功侯之皆先賜爵關內侯頃之欲封賢等上心憚嘉迺先使皇后父孔鄉侯傅晏持詔書視丞相御史師古曰視於是嘉與御史大夫賈延上封事言竊見董賢等三人始賜爵眾庶匈匈咸曰賢貴其餘并蒙恩師古曰言董賢等遂蒙恩至今流言未解陛下仁恩於賢等不已宜暴賢等本奏語言師古曰暴延問公卿大夫博士議郎考合古今明正其義然後迺加爵士不然恐大失眾心海內引領而議暴平其事師古曰胡注使時見大夫無可必有言當封者師古曰胡注使時見大夫無可對字在陛下所從天下雖不說咎有所分師古曰胡注使時見大夫無可不獨在陛下前定陵侯濬于長初封其事亦議大司農谷永曰長當封眾人歸咎於永先帝不獨蒙其譏師古曰胡注使時見大夫無可臣嘉臣廷材篤不稱死有餘資師古曰胡注使時見大夫無可恩也上感其言止數月遂下詔封賢等師古曰胡注使時見大夫無可因曰切責公卿曰朕居位曰來寢疾未瘳師古曰胡注使時見大夫無可亂之臣近侍帷幄前東平王雲與后謁祝詛朕使侍醫伍宏等內侍案脈師古曰胡注使時見大夫無可玉得臣晉文為之側席而坐師古曰胡注使時見大夫無可雲等至有圖弒天子逆亂之謀者是公卿股肱莫能悉心務聰明



呂銷厭未萌之故師古曰悉盡也務聰明者賴宗廟之靈補注宋

字上當有神字先侍中駙馬都尉賢等發覺呂聞咸伏厥辜書不

云乎用德章厥善師古曰商書其封賢為高安侯南陽太守龍馬

方陽侯左曹光祿大夫躬為宜陵侯後數月日食舉直言嘉復奏

封事曰臣聞咎繇戒帝舜曰亡放佚欲有國兢兢業業一日二日

萬機師古曰虞書咎繇之辭也言有國之人不可傲慢逸欲但

集云孔安國云幾微也當戒萬事之微也師古曰微謂丞相於事動

必經年怪其遲桓溫曰萬機那得速耶此對真得書義近改為即

離之具當由漢王嘉封事謂從木傍也顏氏不知引孔注以證後

人不根其本且曰漢書尚爾曾不知班固自誤後人也先謙曰官

本考證案尚書作毋教佚欲有邦此所引伏生今文也邦字當以

避高帝諱作國齊召南云案晉文帝指簡文帝也刊本脫簡字耳

箕子戒武王曰臣無有作威作福亡有玉食臣之有作威作福王

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辟民用僭惡師古曰周書洪範

辭也玉食精好如玉也而放言如此則逆尊卑之序亂陰陽之統

也頗偏也僭不信也惡惡也前漢八十六九

而害及王者其國極危補注宋祁曰極國人傾仄不正民用僭差

不壹此君不由法度上下失序之敗也武王躬履此道隆至成康

師古曰言武王能履法度故自是呂後縱心恣欲法度陵遲師古

至成康之時德化隆盛也言漸頹替也至於臣弑君子弑父子至親失禮患生何況異姓

之臣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師古

乘謂兵車千乘說在刑法志孝文皇帝備行此道海內蒙恩為漢

大宗孝宣皇帝賞罰信明施與有節記人之功忽於小過師古曰

呂致治平孝元皇帝奉承大業溫恭少欲都內錢四十萬補注

韓曰御覽六百二十七引桓譚新論漢百姓賦斂一歲為四十餘

萬萬史俸用其半餘二十萬萬藏於都內為禁錢少府所領園地

作務八十三萬萬以給宮室供養諸賞水衡錢二十五萬萬少府

賜先謙曰百官表大司農有都內令丞錢十八萬萬師古曰言不費

營幸上林後宮馮貴人從臨獸園猛

掖庭見親有加賞賜屬其人勿眾謝師古曰掖庭宮人有親戚來

於眾人中謝也屬音之欲反補注先謙曰胡注有見親幸者加之

實賜則屬其人勿於眾中謝也先謙案據下文賢家有賓婚及見

親則見親非見親幸之謂顏注是也示平惡偏師古曰言

二字亦見淮陽憲王傳蓋漢世恒言示平惡偏師古曰言

鳥路切重失人心賞賜節約是時外戚賞千萬者少耳故少府

水衡見錢多也師古曰見在之錢也補注先謙曰少府掌錢雖遭初

元永光凶年飢饉加有西羌之變補注先謙曰永光外奉師旅內

振貧民終無傾危之憂呂府城內充實也孝成皇帝時諫臣多言

燕出之害師古曰燕出及女寵專愛耽於酒色損德傷年其言甚

切然終不怨怒也寵臣滯于長張放史育數貶退家貲不滿千

萬放斥逐就國長榜死於獄師古曰榜笞不曰私愛害公義故雖

多內譏朝廷安平師古曰雖有好內傳業陛下陛下在國之時好

詩書上儉節徵來所過道上稱誦德美此天下所曰同心也師古

為治也補注師古曰胡注謂初即位易帷帳去錦繡乘輿席緣絺

繒而已師古曰絺厚縵共皇寢廟比比當作師古曰共皇哀帝之

比猶類類也憂閔元元惟用度不足師古曰巨義割恩輒且止息

今始作治而駙馬都尉董賢亦起官寺上林中又為賢治大第開

門鄉北闕師古曰鄉引王渠灌園池蘇林曰王渠官渠也出今御

覆盜門外師古曰晉說是補注沈欽韓曰水經注昆明故渠又東

而北屈逕青門外出未央宮柱宮之間謂之明渠明渠又東逕長

樂宮北故渠又東出城分為二渠即漢書所謂王渠也一水逕楊

橋下即青門橋也北注渭今無水其一水右入昆明故渠一統志

王渠在西安府城北先謙使者護作師古曰護

日官本注由作猶字同賞賜吏卒甚於治

宗廟賢母病長安廚給祠具師古曰長安有道中過者皆飲食如

日胡注據文理則飲音於禁反食讀曰似為賢治器成奏御迺

行或物好特賜其工自貢獻宗廟三宮猶不至此師古曰三宮天

補注劉敞曰子謂是時太皇太后稱長信宮傅太后稱永信宮而







曰相等皆見上體不平外內願望操持兩心師古曰操幸雲踰冬無討賊疾惡主讎之意制詔免相等皆為補注先謙曰胡注謂饒庶人表相貶為東海郡尉後數月大赦嘉奏封事薦相等明習治獄相計謀深沈譚頗知雅文鳳經明行修聖王有計功除過師古曰先謙曰官本明作免是臣竊為朝廷惜此三人補注先謙曰胡元年相為廷尉二年貶三年方賞為廷尉四年徙本紀雲自殺在建平四年大赦天下在元壽元年正月當治東平時廷尉乃賞非相又表言相貶不言免為庶人大赦亦不在後數月也先書奏上諫案此表傳寫年月之誤惟相免與貶則未知孰誤耳書奏上不能平師古曰後二十餘日嘉封還益董賢戶事上適發怒召嘉詣尚書責問曰相等前坐在位不盡忠誠外附諸侯操持兩心背人臣之義今所稱相等材美足曰相計除罪君曰道德位在三公呂摠方略一統萬類補注宋祁曰或無萬字分明善惡為職知相等罪惡陳列著聞天下時輒曰自劾今又稱譽相等云為朝廷惜之

**大臣舉錯恣心自在**師古曰錯置也補注蘇迷國罔上近由君始將謂遠者何師古曰遠者固宜爾也對狀師古曰對嘉免冠謝罪事下將軍中朝者補注先謙曰中朝者謂中朝臣通鑑無中字胡注朝者當時見入朝之臣也光祿大夫孔光左將軍公孫祿右將軍王通鑑所見本蓋與顏異光祿大夫孔光左將軍公孫祿右將軍王安光祿勳馬宮光祿大夫龔勝補注錢大昕曰孔光龔勝俱為光千石位次丞相故得列於左右將軍之上其大夫雖給事中朝要皆屬於光祿勳不當駕而上之故仍在光祿勳之下也龔勝傳敘此事以孔光列於司劾嘉迷國罔上不道請與廷尉雜治補注方與下獨字相應勝獨曰為嘉備宰相諸事並廢咎由嘉生師古曰勝獨曰為嘉備宰相諸事並廢咎由嘉生日孔光曰下眾共劾嘉而勝獨為異議也補注王念孫曰案劾嘉夫龔勝五字此謂諸臣皆劾嘉迷國罔上而勝獨為異議也若劾嘉不然故師古曰孔光以下眾共劾嘉而勝獨為異議也若劾嘉有光祿大夫龔勝六字則與勝獨為異議之語相反校書者不知此紀孝哀紀云事下將軍中朝者皆劾嘉迷國罔上不道光祿大夫龔勝獨以為嘉坐薦相等罪微補應以迷國罔上不道不可以示

天下足證今本之誤又龔勝傳云左將軍公孫祿司隸鮑宣光祿大夫孔光等十四人皆以為嘉應迷國不道法勝獨曰嘉舉相等此傳互相證明嘉坐薦相等微薄曰應迷國罔上不道恐不可曰示天下遂可光等奏光等請謁者召嘉詣廷尉詔獄制曰票騎將軍御史大夫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衛尉雲等五十人補注錢大昭曰雲孫雲也河內人曰為如光等言可許議郎龔等曰為嘉言事前後相違無所執守不任宰相之職宜奪爵土免為庶人永信少府猛等十人補注先謙曰永信少府因傳太曰為聖王斷獄必先原心定罪探意立情故死者不抱恨而入地生者不銜怨而受罪明主躬聖德重大臣刑辟廣延有司議欲使海內咸服嘉罪名雖應法聖王之於大臣在與為下御坐則起師古曰解在之無數死則臨弔之廢宗廟之祭進之曰禮退之曰義誅之曰行而為誅也誅者累德行之文案嘉本曰相等為罪罪惡雖著大

**臣括髮關械裸躬就笞**師古曰括結也關貫也裸露也補注周壽及非所曰重國衰宗廟也今春月寒氣錯繆霜露數降宜示天下曰寬和臣等不知大義唯陛下察焉有詔假謁者節召丞相詣廷尉詔獄使者既到府掾史涕泣共和藥進嘉嘉不肯服主簿曰將相不對理陳冤相踵曰為故事師古曰踵由蹠也補注先謙曰自待大臣有節將相有罪皆自殺不受刑然景帝時周亞夫武帝時公孫賀劉屈氂猶下獄死相踵為故事言其繫也理獄也言大臣縱有冤不對君侯宜引決師古曰令使者危坐府門上師古曰曰主簿復前進藥嘉引藥杯曰擊地謂官屬曰丞相幸得備位三公奉職負國當伏刑都市曰示萬眾丞相豈兒女子邪何謂咀藥而死師古曰咀嚼也音才汝反嘉遂裝出補注先謙曰胡注再拜受詔乘吏小車去補注沈欽韓曰隋書刑志漢法不冠隨使者詣廷尉廷尉收嘉丞相新甫侯印綬縛嘉載致都船詔獄



補注錢大昭曰百官表執金吾屬官有上聞嘉生自詣吏大怒使  
 將軍呂下與五二千石雜治吏詰問嘉嘉對曰案事者思得實竊  
 見相等前治東平王獄不曰雲為不當死欲關公卿示重慎補注  
 曰通置驛馬傳囚執不得踰冬月誠不見其外內願望阿附為  
 雲驗補注先謙曰復幸得蒙大赦相等皆良善吏臣竊為國惜賢  
 不私此三人獄吏曰苟如此則君何已為罪猶當補注先謙曰前  
 為當且以自劫今言如此有已負國不空入獄矣吏稍侵辱嘉嘉  
 喟然叩天歎曰師古曰幸得充備宰相不能進賢退不肖已足  
 負國死有餘責吏問賢不肖主名嘉曰賢故丞相孔光故大司空  
 何武不能進惡高安侯董賢父子佞邪亂朝而不能退罪當死死  
 無所恨嘉繫獄二十餘日不食歐血而死補注宋祁帝舅大司馬  
 票騎將軍丁明素重嘉而憐之上遂免明呂董賢代之語在賢傳  
 嘉為相三年誅國除死後上覽其對而思嘉言復呂孔光代嘉為  
 丞相徵用何武為御史大夫元始四年詔書追錄忠臣封嘉子崇  
 為新甫侯追諡嘉為忠侯  
 師丹字仲公琅邪東武人也治詩事匡衡舉孝廉為郎元帝末為  
 博士免建始中州舉茂材復補博士出為東平王太傅丞相方進  
 御史大夫孔光舉丹論議深博補注先謙曰官本作議論廉正守  
 道徵入為光祿大夫丞相司直數月復呂光祿大夫給事中由是  
 為少府光祿勳侍中甚見尊重成帝末元始立定陶王為皇太子呂  
 丹為太子太傅哀帝即位為左將軍賜爵關內侯食邑領尚書事  
 遂代王莽為大司馬封高樂侯月餘徙為大司空補注宋祁曰以  
 致之丹為大司馬封高樂侯在後和二年七月以傳上少在國見  
 喜傳致之徙為大司徒在明年正月恐不當云月餘  
 成帝委政外家王氏僭盛常內邑即位多欲有所匡正封拜丁

傳奪王氏權丹自曰師傅居三公位得信於上上書言古者諒闇  
 不言聽於冢宰師古曰論語云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  
 聽於冢宰三年諒闇也聞然也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師古曰論  
 補注宋祁曰注文默然然字當刪也  
 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三前大行尸柩在堂而官爵臣等已  
 及親屬赫然皆貴寵封爵為陽安侯皇后尊號未定豫封父為孔  
 鄉侯補注齊召南曰案哀帝紀帝以四月即位五月丙戌立皇后  
 以外戚恩澤侯表核之陽安侯丁明及嬰俱以四月王與封在丙  
 戌立后之前四十四日與此傳正合蓋帝紀係史文類敘不如表  
 實也出侍中王邑射聲校尉王邯等詔書比下變動政事師古曰  
 卒暴無漸師古曰臣縱不能明陳大義復曾不能牢讓爵位師古曰  
 堅也相隨空受封侯增益陛下之過聞者郡國多地動水出流殺  
 人民日月不明五星失行此皆舉錯失中號令不定法度失理陰  
 陽溷濁之患也師古曰音胡頓反臣伏惟人情無子年雖六七十猶博取  
 而廣求師古曰取孝成皇帝深見天命燭知至德師古曰燭照也  
 呂壯年克己立陛下為嗣先帝暴棄天下而陛下繼體四海安寧  
 百姓不懼此先帝聖德當合天人之功也補注先謙曰臣聞天威  
 不遠顏咫尺師古曰言常若在前宜自肅懼也願陛下深思先帝  
 所已建立陛下之意且克己躬行呂觀羣下之從化天下者陛下  
 之家也肺附何患不富貴補注先謙曰肺附即不宜倉卒先帝不  
 量臣愚呂為太傅陛下臣託師傅故亡功德而備鼎足封大國  
 加賜黃金位為三公職在左右師古曰左右助也左不能盡忠補  
 過而令庶人竊議災異數見此臣之大罪也臣不敢言乞骸骨歸  
 於海濱恐嫌於偽誠慙負重責義不得不盡死書數十上多切直  
 之言初哀帝即位成帝母稱太皇太后成帝趙皇后稱皇太后補注  
 宋祁曰一本云成帝趙皇太后而上祖母傅太后與母丁后皆在國邸自呂定陶



共王為稱高昌侯董宏上書言秦莊襄王母本夏氏而為華陽夫  
人所子師古曰莊襄王始皇之父也華陽夫人及即位後俱稱太

后宜立定陶共王后為皇太后事下有司時丹曰左將軍與大司  
馬王莽共劾奏宏知皇太后至尊之號天下一統而稱引亡秦曰

為比喻詿誤聖朝非所宜言大不道上新立謙讓納用莽丹言免  
宏為庶人傅太后大怒要上欲必稱尊號上於是追尊定陶共王

為共皇補注錢大昕曰一本有帝字衍下文稱共皇者不一辭尊  
傅太后為共皇太后丁后為共皇后郎中令冷褒黃門郎段熲等

復奏言師古曰冷音零補注劉敞曰案是時無郎中令王先慎曰  
也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皆不宜復引定陶蕃國之名曰冠大號

車馬衣服宜皆稱皇之意師古曰皇者至尊之號其服御置吏二  
千石曰下各供厥職師古曰謂詹事太又宜為共皇立廟京師上

復下其議有司皆曰為宜如襄猶言丹議獨曰聖王制禮取法於  
天地補注先謙曰故尊卑之禮明則人倫之序正人倫之序正則

乾坤得其位而陰陽順其節人主與萬民俱蒙祐福尊卑者所曰  
正天地之位不可亂也今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曰定陶共為號

者補注宋祁曰共母從子妻從夫之義也欲立官置吏車服與太  
皇太后並非所曰明尊卑亡二上之義也補注王念孫曰卑字涉

傳昭儀丁姬不得與元后並尊故曰尊無二上補注定陶  
下不當有卑字通典禮三十二通鑑漢紀二十五皆無卑字

共皇號諡已前定義不得復改禮父為士子為天子祭曰天子其  
尸服曰士服子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為人後者為之子故為所

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其明尊本祖而重正統也孝成皇帝  
聖恩深遠故為共王立後奉承祭祀令共皇長為一國太祖萬世  
不毀恩義已備陛下既繼體先帝持重大宗承宗廟天地社稷之

祀義不得復奉定陶共皇祭入其廟今欲立廟於京師而使臣下  
祭之是無主也又親盡當毀空去一國太祖不墮之祀師古曰墮

火規反補注先謙曰官本太而就無主當毀不正之禮非所曰尊  
厚共皇也丹由是浸不合上意師古曰會有上書言古者曰龜貝

為貨今曰錢易之民曰故貧宜可改幣上曰問丹丹對言可改章  
下有司議皆曰為行錢曰來久難卒變易師古曰卒丹老人忘其

前語後從公卿議補注陳景雲又丹使吏書奏吏私寫其草丁傅  
子弟聞之使人上書告丹上封事行道人徧持其書上曰問將軍

中朝臣皆對曰忠臣不顯諫大臣奏事不宜漏泄令吏民傳寫流  
聞四方臣不密則失身上師古曰宜下廷尉治事下廷尉廷尉劾

丹大不敬事未決給事中博士申咸煥欽上書師古曰煥音桂補  
幼卿齊人從許商受尚書言丹經行無比師古曰自近世大臣

能若丹者少發憤懣奏封事不及深思遠慮使主簿書漏泄之過  
不在丹曰此貶黜恐不厭眾心師古曰尚書劾咸欽幸得曰儒

官選擇備腹心上所折中定疑師古曰折斷也取其言  
重臣議罪處罰國之所慎咸欽初傳經義曰為當治師古曰傳事

曰暴列補注先謙迺復上書安稱譽丹前後相違不敬上貶咸欽  
秩各二等遂策免丹曰夫三公者朕之腹心也輔善相過匡率百

僚和合天下者也朕既不明委政於公聞者陰陽不調寒暑失常  
變異婁臻師古曰山崩地震河決泉涌流殺人民百姓流連無

所歸心司空之職尤廢焉君在位出入三年未聞忠言嘉謀而反  
有朋黨相進不公之名迺者曰挺力田議改幣章示君師古曰挺

特拔異力田之人優寵之也師古曰挺力田之人寬其租賦師古曰挺  
之遠矣補注錢大昭曰挺寬也言優寵力田之人寬其租賦師古曰挺  
君內為朕建可改不疑師古曰君之言博考朝臣師古曰君之言博考朝臣



君迺希眾雷同外曰為不便令觀聽者歸非於朕朕隱忍不宣  
 為君受愆朕疾夫比周之徒音頻寐反虛偽壞化漫曰成俗故屢  
 曰書飭君師古曰幾君省過求己師古曰省視也自求諸而反  
 不受退有後言及君奏封事傳於道路布聞朝市言事者曰為大  
 臣不忠辜陷重辟獲虛采名謗讒旬旬流於四方腹心如此謂疏  
 者何補注先謙曰殆謬於二人同心之利焉師古曰易上繫辭  
 斷金故詔將何曰率示羣下附親遠方朕惟君位尊任重慮不周  
 密懷謖迷國也師古曰諛詐也音虛反進退違命反覆異言甚為君恥之非所  
 曰共承天地永保國家之意師古曰共曰君嘗託傅位未忍考於  
 理已詔有司赦君勿治其上大司空高樂侯印綬罷歸尚書令唐  
 林上疏曰竊見免大司空丹策書秦深痛切君子作文為賢者諱  
 丹經為世儒宗德為國黃耆師古曰黃耆老人之稱也黃謂白髮  
 落更生黃耆也耆老人面色不淨如  
 未也補注宋祁曰注親傳聖躬位在三公所坐者微海內未見其  
 大過事既已往免爵大重京師識者咸曰為宜復丹邑爵使奉朝  
 請師古曰識者謂有識之人也請音材性四方所瞻仰也師古曰  
 仰惟陛下財覽眾心有曰尉復師傅之臣也師古曰財與裁同復報  
 言惟陛下少覽眾心上從林言下詔賜丹爵關內侯食邑三百  
 戶丹既免數月上用朱博議尊傅太后為皇太后補注宋祁曰  
 太后先謙曰丁后為帝太后與太皇太后及皇太后同尊又為共皇  
 立廟京師儀如孝元皇帝博遷為丞相復與御史大夫趙玄奏言  
 前高昌侯宏首建尊號之議而為丹所劾奏免為庶人時天下衰  
 靡委政於丹師古曰言新有成帝之喪斬衰服故天子不丹不  
 深惟褒廣尊親之義而妄稱說抑貶尊號虧損孝道不忠莫大焉  
 陛下聖仁昭然定尊號宏曰忠孝復封高昌侯丹惡逆暴著雖蒙

赦令不宜有爵邑請免為庶人奏可丹於是廢歸鄉里者數年平  
 帝即位新都侯王莽白太皇太后發掘傅太后丁太后冢奪其璽  
 綬更曰民葬之定陶隳廢共皇廟師古曰隳諸造議冷段猶等  
 皆徙合浦復免高昌侯宏為庶人補注宋祁曰通鑑考異云案功  
 二年子武坐父為侯那徵丹詣公車賜爵關內侯食故邑數月太  
 皇太后詔大司徒大司空曰夫褒有德賞元功先聖之制百王不  
 易之道也故定陶太后造稱僭號甚悖義理也師古曰悖乖  
 師丹端誠於國不顧患難執忠節據聖法分明尊卑之制確然有  
 柱石之固臨大節而不可奪可謂社稷之臣矣有司條奏邪臣建  
 定稱號者已放退而丹功賞未加殆繆乎先賞後罰之義非所曰  
 章有德報厥功也補注先謙曰其曰厚丘之中鄉戶二千一百  
 封丹為義陽侯月餘薨諡曰節侯子業嗣王莽敗  
 沈欽韓曰厚邱封丹為義陽侯月餘薨諡曰節侯子業嗣王莽敗  
 迺絕補注宋祁曰注虛受堂  
 贊曰何武之舉王嘉之爭師丹之議師古曰何武舉公孫祿為大  
 宜稱尊號考其禍福迺效於後師古曰終曰王莽篡位當王莽  
 之作外內咸服董賢之愛疑於親戚師古曰疑曰疑也武嘉區區曰一  
 費障江河用沒其身師古曰費障江河為器所比也武嘉區區曰一  
 丹與董宏更受賞罰師古曰免爵土及丹廢黜宏初建議尊號為丹所劾而  
 為庶人丹受國邑故云互受賞罰也武嘉以剛正之資居大臣之位  
 本考證引黃震云班氏說未然也武嘉以剛正之資居大臣之位  
 苟得中主而事之去董賢如殺狐兔耳何江河一贊之足云師丹  
 引經義關陳婉切彼董宏何人而以較勝負也賞罰何足計哉君  
 子惟論衰哉故曰依世則廢道違俗則免殆師古曰言隨時曲直  
 是非耳衰哉故曰依世則廢道違俗則免殆師古曰言隨時曲直  
 俗則其身不安也補注沈欽韓曰說苑敬慎篇孔子論詩至於正  
 月之六章懼然曰不違時之君子豈不殆哉從上依世則廢道違  
 日離俗則危身先謙此古人所曰難受爵位者也  
 何武王嘉師丹傳第五十六終











下而長尾擬疑也榛音臻又士臻反狀音七投反靈修既信椒蘭  
 之嗟侯兮吾燥忽焉而不蚤睹服虔曰靈修楚王也蘇林曰椒蘭  
 字也嗟侯詩也嗟音委補注宋蕭曰章昭曰安音祖反靈音  
 按蘇音詩嗟音委補注宋蕭曰章昭曰安音祖反靈音  
 用也嗟音委補注宋蕭曰章昭曰安音祖反靈音  
 帶也嗟音委補注宋蕭曰章昭曰安音祖反靈音  
 釋音荷其莖茄非荷字明芳酷烈而莫聞兮固不如變而幽之  
 矣師古知字詁而忘爾雅芳酷烈而莫聞兮固不如變而幽之  
 離房師古知字詁而忘爾雅芳酷烈而莫聞兮固不如變而幽之  
 麗佳應劭曰麗士說文麗也麗音麗也麗音麗也麗音麗也  
 本并上二句兮字下皆有麗之態以相傾也淖音淖補注宋祁曰  
 處子廣雅什約約說文作麗約約說文作麗約約說文作麗約約  
 嫉妒兮何必鳳皇之費眉眉曰眉音眉也眉音眉也眉音眉也  
 補注先謙曰官本城下無之字引宋祁曰章昭曰安音祖反靈音  
 如萊英之拆也刊誤城下無之字引宋祁曰章昭曰安音祖反靈音  
 化本火故反眉一本作眉眉注眉音眉也眉音眉也眉音眉也  
 前漢八十七上

當有懿神龍之淵潛蛟慶雲而將舉亡春風之被離兮孰焉知龍  
 之所處誰知其所邪師古曰懿美也後漢書亦作懿美也後漢書  
 以謙屈原不能隱德自取禍也後漢書亦作懿美也後漢書  
 讀如光被之被蕭該音義曰龍音龍也龍音龍也龍音龍也  
 慶雲而將舉本字王念孫曰龍音龍也龍音龍也龍音龍也  
 改之耳王逸注離騷曰龍音龍也龍音龍也龍音龍也  
 師古曰龍音龍也龍音龍也龍音龍也龍音龍也龍音龍也  
 下文慶天頌而張榮張曰慶音慶也慶音慶也慶音慶也  
 後人妄刪之也宋承上之辭然則此慶音慶也慶音慶也慶音慶也  
 作羌字者此尤其明證矣先謙曰慶音慶也慶音慶也慶音慶也  
 雲而騰舉既無春風之披離則龍當伏處而不令人知怒吾燥之  
 眾芳兮魁燁燁之芳苓遭季夏之凝霜兮慶天頌而喪榮音灼曰  
 原光香奄先秋遇湖生亦不辰也張晏曰慶音慶也慶音慶也慶音慶也  
 疑注讀當為橫江湘曰南注兮云走乎彼蒼吾馳江潭之汎溢兮  
 亦說見上

將折衷序重華陳已情要也師古曰淮往也走趣也重華舜名也

亦作吾引宋祁曰蕭木作蒼梧今作蒼梧音仲反補注先謙曰官本  
 情之煩或兮恐重華之不與與張晏曰舜聖卒避父書以全身  
 與蕭注蕭與曰與陵陽侯之素波兮豈吾燥之獨見許應劭曰  
 猶許也張調非曰與陵陽侯之素波兮豈吾燥之獨見許應劭曰  
 折中求舜未必獨見然許之也補注宋祁曰注文陽侯之罪罪當  
 非精瓊靡與秋菊兮將曰延夫天年臨汨羅而自隕兮恐日溥於  
 西山應劭曰精瓊靡也瓊音瓊也瓊音瓊也瓊音瓊也  
 將暮師古曰此又說屈原云瓊靡秋菊將以延年其將至日忽忽其  
 下疑有解扶桑之總轡兮縱令之遂奔馳所拂木也音拂曰  
 何字解扶桑之總轡兮縱令之遂奔馳所拂木也音拂曰  
 云總余善於扶桑聊消搖以相羊願言結我車轡於扶桑曰  
 日之入人年得不老日已喻君而反離朝自沈解轡於扶桑曰  
 馳驚皇騰而不屬兮豈獨飛廉與雲師先應劭曰楚辭云驚皇騰  
 師告余以未具飛廉風伯也雲師豐隆也驚皇後鳥也音驚皇騰  
 縱其善使之奔馳驚皇騰風伯也雲師豐隆也驚皇後鳥也音驚皇騰  
 前漢八十七上

具使君不道也補注薛芷與若蕙兮臨湘淵而投之楫申椒  
 先謙曰官本注無已字卷薛芷與若蕙兮臨湘淵而投之楫申椒  
 與菌桂兮赴江湖而瀝之師古曰薛芷與若蕙兮臨湘淵而投之楫申椒  
 皆曰自喻德行芬芳也今何為自投江湖而瀝之師古曰薛芷與若蕙兮  
 瀝瀝也今瀝瀝也瀝音瀝也瀝音瀝也瀝音瀝也瀝音瀝也瀝音瀝也  
 先謙曰官本注無已字卷薛芷與若蕙兮臨湘淵而投之楫申椒  
 三費椒稱曰要神兮又勤索彼瓊茅孟康曰椒稱曰要神兮又勤索彼瓊茅  
 日離騷云索瓊茅以筵師古曰索求也瓊茅曰椒稱曰要神兮又勤索彼瓊茅  
 所用下也稱音所又音思呂反筵音筵也瓊茅曰椒稱曰要神兮又勤索彼瓊茅  
 與精同古者卜筮先用精筵之米以享神謂之精筵也米曰精筵也  
 徐米淮南說山訓云巫用精筵之米以享神謂之精筵也米曰精筵也  
 巫咸將夕降兮橫椒楫而要之王逸曰言巫咸將夕降兮橫椒楫而要之  
 之使徒者古茲吉凶之事史記曰橫椒楫而要之王逸曰言巫咸將夕降兮  
 精先謙曰官本注無已字卷薛芷與若蕙兮臨湘淵而投之楫申椒  
 王逸曰精米也官本注無已字卷薛芷與若蕙兮臨湘淵而投之楫申椒  
 身於江皋音灼曰靈氣古之善者折氣而欲從靈氣之占何為費椒稱  
 而勤瓊茅也補注宋祁曰沈江皋水邊靈氣古之善者折氣而欲從靈氣之占何為費椒稱  
 之游地也補注宋祁曰沈江皋水邊靈氣古之善者折氣而欲從靈氣之占何為費椒稱  
 遂行師古曰沈江皋水邊靈氣古之善者折氣而欲從靈氣之占何為費椒稱















金人者蓋謂依欄檻而四顧見其廣大而無際時但見庭中玉樹  
之青蔥金人之巖巖耳玉樹植於殿庭也案甘泉賦漢書文選字不同  
言望見殿庭中物不假意而讀惟壁壁二字不可假意通思而注釋  
者甚多它皆不可以假意也又劉禹錫嘉話云雲陽縣界多漢宮  
故地有槐而葉細土人謂之玉樹揚子雲賦玉樹青蔥左思  
以爲假稱珍怪蓋不詳也先謙案宋說金人乞乞其承鍾虞兮按  
是五臣本時作珍怪蓋不詳也先謙案宋說金人乞乞其承鍾虞兮按  
嚴巖其龍鱗師古曰乞乞勇健狀反又音其乞反音火取反音  
苦街反先謙曰謂該音義改從山諸詮賦音楊光曜之燦燦兮乘景  
炎之灼灼師古曰灼灼盛貌也先謙曰灼灼盛貌也先謙曰灼灼盛貌也  
之縣圖兮象泰壹之威神也服虔曰灼灼盛貌也先謙曰灼灼盛貌也  
句皆賦洪臺掘其獨出兮擢北極之尊尊也應劭曰擢特貌也擢也  
金人曰言高臺特出乃至北極其狀殊峭峭然也擢也應劭曰擢特貌也  
師古曰言高臺特出乃至北極其狀殊峭峭然也擢也應劭曰擢特貌也  
撤音竹指反峭音千旬反又音道補注宋祁曰擢字書竹几反章  
昭知已反峭音千旬反又音道補注宋祁曰擢字書竹几反章  
作撤撤先謙曰擢音千旬反又音道補注宋祁曰擢字書竹几反章  
纒經於挾振也凡此者言屋宇高大之甚施音弋鼓反棹音央振

也後書張衡傳浮莖素而左機槍右玄冥兮前燦關後應門晉灼  
上賦極機槍以爲旌又曰左玄冥而右黔雷擬相如故云爾  
人賦極機槍以爲旌又曰左玄冥而右黔雷擬相如故云爾  
關赤色之關南方之帝曰赤熛怒應門正在燦關之內也師古曰  
燦音匹遠反補注宋祁曰赤熛怒應門正在燦關之內也師古曰  
注文旌攷作旌旌本漢必選反先謙曰燦關之西也師古曰  
幽都兮滄澗汨汨生川如清也言關之西也師古曰  
也而滄澗泉涌出汨汨然也汨音也汨音也汨音也汨音也  
于筆反滄澗泉涌出汨汨然也汨音也汨音也汨音也汨音也  
厚昆命也師古曰連連卷曲貌也師古曰厚昆命也師古曰  
一之帝居左覽穆流於高光兮溶方皇於西清也師古曰  
折也溶然開眼貌也方皇彷彿也西清西廂清閑之處也師古曰  
補注宋祁曰穆流於高光兮溶方皇於西清也師古曰  
箱穆流與周流同意方皇彷彿也西清西廂清閑之處也師古曰  
則文義不通六臣本作彷彿也西清西廂清閑之處也師古曰  
魏兮和氏瓏玲曰以黃金爲帶帶含藍田璧瓏玲也師古曰  
日崔魏高貌瓏玲音是也崔音才回反瓏音五同反瓏音五同反  
音澤補注宋祁曰瓏玲音是也崔音才回反瓏音五同反瓏音五同反  
日大早用瓏玲先謙曰瓏玲音是也崔音才回反瓏音五同反瓏音五同反  
言五百篇云瓏玲先謙曰瓏玲音是也崔音才回反瓏音五同反瓏音五同反



























先謙案善注廣雅武健也鴻殷殷軫軫被陵阪窮冥極遠者相  
 綱相連貌詳文義善注是殷殷軫軫被陵阪窮冥極遠者相  
 與剋庫高原之上謙曰官本引蕭該音義曰師也師古曰營營  
 反先謙案文選羽騎營營分殊事周旋貌也言其服飾分明各  
 異作負也續紛往來輻輳不絕若光若滅者布序青林之下孟康曰  
 屬音戶續紛往來輻輳不絕若光若滅者布序青林之下孟康曰  
 音匹人反補注先謙曰官本引蕭該音義曰續紛往來輻輳不絕  
 猶案若光若滅於天子迺曰陽始出序之宮師古曰陽始出序之  
 之宮故撞鴻鍾建九流並注錢大昭曰流南監本闕本六白虎載  
 靈輿蚩尤並蒙公先驅服虔曰蒙公先驅服虔曰蒙公先驅服虔曰  
 此文選注如適曰蒙公先驅服虔曰蒙公先驅服虔曰蒙公先驅服  
 此注中孟說為長先謙曰善注韓子曰黃帝駕象車異方並載是則  
 尤居立歷天之旂曳捎星之旂師古曰旂高也捎音所交反補注  
 前日校改辟歷列缺吐火施鞭也師古曰旂高也捎音所交反補注  
 而開關子居之故也師古曰旂高也捎音所交反補注旂高也捎  
 從音先勇反又音叢從走貌也尤諸語音余永反音勇叢叢武  
 案字林及坤蒼官本從走貌也尤諸語音余永反音勇叢叢武  
 去危反先謙案官本從走貌也尤諸語音余永反音勇叢叢武  
 從猶萃聚也善注允溶盛多之貌也上林賦允溶淫潏飛廉雲師  
 吸嗚瀟率鱗羅布列攢巨龍翰師古曰攢如魚鱗也上林賦允溶  
 龍之象翰音許翼反音彭音蕭音蕭音蕭音蕭音蕭音蕭音蕭音蕭  
 蒼曰瀟音義曰嗚張翼音彭音蕭音蕭音蕭音蕭音蕭音蕭音蕭音  
 率即瀟索同音字言風聲也秋秋踰踰入西園切神光師古曰秋  
 驥之貌切神光者言車之聲也秋秋踰踰入西園切神光師古曰秋  
 羊反補注宋祁曰秋秋踰踰入西園切神光師古曰秋秋踰踰入  
 引據云又諸註秋秋踰踰入西園切神光師古曰秋秋踰踰入  
 為飾是善注引張晏曰秋秋踰踰入西園切神光師古曰秋秋踰  
 疑宮名無望平樂徑竹林補注張晏曰秋秋踰踰入西園切神光  
 園有萩竹賣太后蹂躪踐蘭唐師古曰蘭唐師古曰蘭唐師古曰  
 獻為宮本竹林也蹂躪踐蘭唐師古曰蘭唐師古曰蘭唐師古曰  
 日踐韋本竹林也蹂躪踐蘭唐師古曰蘭唐師古曰蘭唐師古曰  
 先謙曰官本惠作惠舉羔烈火鸞者施披也師古曰補注宋祁曰披

當作技先謙曰文方馳千駟校騎萬師師古曰方馳千駟校騎萬  
 選案作燧技作技音方馳千駟校騎萬師師古曰方馳千駟校騎萬  
 義曰校張晏音効音方馳千駟校騎萬師師古曰方馳千駟校騎萬  
 日越音行陳也泣音疾也師古曰方馳千駟校騎萬師古曰方馳  
 獸而為行陳也泣音疾也師古曰方馳千駟校騎萬師古曰方馳  
 交反音行陳也泣音疾也師古曰方馳千駟校騎萬師古曰方馳  
 補注先謙曰泣音疾也師古曰方馳千駟校騎萬師古曰方馳  
 旁案驕作驕音泣音疾也師古曰方馳千駟校騎萬師古曰方馳  
 選膠鞞作驕音泣音疾也師古曰方馳千駟校騎萬師古曰方馳  
 同音不能以泣音疾也師古曰方馳千駟校騎萬師古曰方馳  
 訓之蓋亦知泣音疾也師古曰方馳千駟校騎萬師古曰方馳  
 音吸動搖之不可通矣師古曰方馳千駟校騎萬師古曰方馳  
 先謙曰官本引蕭該音義曰吸動搖之不可通矣師古曰方馳  
 條數千萬里外師古曰方馳千駟校騎萬師古曰方馳千駟校騎  
 叛先謙案若夫壯士忼慨殊鄉別趨師古曰方馳千駟校騎萬  
 半與津同若夫壯士忼慨殊鄉別趨師古曰方馳千駟校騎萬  
 欲樹反補注先謙曰若夫壯士忼慨殊鄉別趨師古曰方馳千駟  
 書反補注先謙曰若夫壯士忼慨殊鄉別趨師古曰方馳千駟校  
 注浮靡水上浮者也若夫壯士忼慨殊鄉別趨師古曰方馳千駟  
 稀引蕭該音義曰若夫壯士忼慨殊鄉別趨師古曰方馳千駟校  
 反鄭氏斲巨挺搏玄媛師古曰斲巨挺搏玄媛師古曰斲巨挺搏  
 居月反斲巨挺搏玄媛師古曰斲巨挺搏玄媛師古曰斲巨挺搏  
 音義曰斲巨挺搏玄媛師古曰斲巨挺搏玄媛師古曰斲巨挺搏  
 擬音也斲巨挺搏玄媛師古曰斲巨挺搏玄媛師古曰斲巨挺搏  
 本亦同先謙案斲巨挺搏玄媛師古曰斲巨挺搏玄媛師古曰斲  
 門師古曰斲巨挺搏玄媛師古曰斲巨挺搏玄媛師古曰斲巨挺  
 率音卓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  
 莫莫紛紛山谷為之風森林叢為之生塵師古曰莫莫紛紛山谷  
 獲夷之徒蹶松柏掌疾梨服皮曰獲夷之徒蹶松柏掌疾梨服皮  
 皆有力者宋祁曰注下文擊字下當有之字何焯曰獲夷之徒  
 設此名說如射獵蒙龍輕飛師古曰設此名說如射獵蒙龍輕飛  
 履般首帶修蛇如清曰般首帶修蛇如清曰般首帶修蛇如清曰  
 諸般首帶修蛇如清曰般首帶修蛇如清曰般首帶修蛇如清曰  
 作盤先謙案文選履修蛇如清曰般首帶修蛇如清曰般首帶修蛇  
 阪師古曰履修蛇如清曰般首帶修蛇如清曰般首帶修蛇如清曰











也穆和立君臣之節崇賢聖之業未皇苑囿之麗游獵之靡也師古曰  
也因回軫還衡也師古曰軫與後橫木也背阿房反未央

虛受堂

楊雄傳第五十七上

漢書八十七

揚雄傳第五十七下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王先謙補注

明年補注元延二年冬幸長楊宮從胡客大校獵是也七略云引獵

賦永始三年十二月上然永始三年去校獵之歲首尾四載謂之

明年疑班固誤也又七略云長楊賦綏和元年賦綏和元年前後

四歲無容元延二年校獵綏和元年賦綏和元年前後

傳皆取子雲自序與本紀敘事多相應如上云云正月從上甘泉

即紀所書元延二年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也云云三月將祭后

土上通帥羣臣橫大河濼汾陰即紀所書三月行幸河東祠后

也云其十二月羽獵即紀所書冬行幸長楊宮從胡客大校獵也

此年秋復幸長楊射熊館則本紀無從胡客事至次年乃有之并

初事為一則紀失之也戴氏震以本紀元延三年無長楊射獵事

斷為傳誤不知羽獵長楊射獵元延三年無長楊射獵事

二賦均長楊則三年秋事而傳次序不一也沈欽韓曰羽獵長楊

先後為次也羽獵賦序但言苑囿之廣泰畤以風先聞有校獵之

詔逆作賦在行幸長楊之前及雄從幸長楊親觀搏獸奏此賦

非有誤也又疑七略篇當時文不當有失或雄自敘止上將大誇

據奏御之日秘書典校則恐寫進之年故參差先後也

胡人已多禽獸秋命右扶風發民入南山補注先謙曰善注冬將

西自褒斜東至弘農南毆漢中師古曰褒斜南山二谷名也張羅

罔置罟捕熊羆豪豬虎豹狢狐羆麋鹿師古曰狢似羆類也

長臂善搏獲身長金色狢音弋獲反獲音獲補注未亦羆類也

山海經曰竹山有獸其狀如豚白毛大如笄而黑端以毛射物

名象狢音弋獲反獲音獲補注未亦羆類也

狀如猪大如豚載曰檻車輪長楊射熊館師古曰檻車也

諸注宋音射曰呂罔為周法李奇曰法進禽獸也師古曰法

先謙曰梁章鉅云蕭諫音義引三從禽獸其中曰從官本作從文

同令胡人手搏之自取其獲補注先謙曰善注引服虔上親臨觀

焉是時農民不得收斂雄從至射熊館還上長楊賦聊因筆墨之

成文章補注先謙曰官本故藉翰林呂為主人子墨為客卿呂風



















制以質鉄對文則微非微釋之微今云微糾墨皆繩則是繩以繩也今案廣雅微束也束以糾墨猶言係用微繩耳太元發次七云微束也束以糾墨猶言係用微繩耳太元發次七云

樂風曰詩書風師古曰曠曰歲月結曰倚廬孟康曰在倚廬行服三

倚音於倚反補注沈欽韓曰屈謂學舍後書儲林傳序博士倚廬

不詳文義不當指行三年喪於禮既成前屏柱相既練舍外廢經

亦不三年居倚廬也周壽昌曰莊子天下篇南方有倚廬人焉釋文

倚本作崎說文崎取此語晉天下之士雷動雲合魚鱗雜襲咸營

時必有正訓不作喪居解也

于八區師古曰八家自已為稷契人人自已為咎繇戴維垂纓

而談者皆擬於阿衡師古曰稷契善也音山爾反五尺童子羞

比晏嬰與夷吾師古曰夷吾善也音比之也其不為王者之

當塗者入青雲師古曰青雲入作升失路者委溝渠巨握權則為卿相夕

失執則為匹夫譬若江湖之雀勃解之鳥乘雁集不為之多雙鳧

飛不為之少應劭曰乘雁四也師古曰雀字或作雀鳥字或作

一本勃解旁有鳥字乘雁四也師古曰雀字或作雀鳥字或作

安水王念孫曰威玉林經義雜記曰案字林勃解有通借作鳥者書禹

貢鳥飛孔讀鳥為鳥可證此言江之雀勃解之鳥乘雁集不為之多雙

雁鳥飛不能定因謂其多兩通也若此文先言雀後言鳥則雀之乘

雁之師古不能定因謂其多兩通也若此文先言雀後言鳥則雀之乘

也又案應以乘語矣文選載此正作雁也雁集當為一隻乘雁一

一鳥也子雲自生達盛世羣才畢集當為一隻乘雁一

為少故以子雲自生達盛世羣才畢集當為一隻乘雁一

訓為四者若今鳥言乘雁乘雁乘雁乘雁乘雁乘雁乘雁乘雁乘雁乘雁

者廣雅雙稱匹乘二也乘雁乘雁乘雁乘雁乘雁乘雁乘雁乘雁乘雁

其雌雄之乘居也乘居也乘居也乘居也乘居也乘居也乘居也乘居也

介特也楚辭曰乘居也乘居也乘居也乘居也乘居也乘居也乘居也

子地員篇有三分而乘居也乘居也乘居也乘居也乘居也乘居也乘居也

為一也乘居也乘居也乘居也乘居也乘居也乘居也乘居也乘居也

雙鳧以配四雁不知其又訓為一故以乘雁為四雁後人又改雙鳧為

鳧亦誤乘四雁字注非誤也

語稱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二老歸而周

有三仁焉虛空也一日虛讀曰墟言其亡國為墟也伯五殺入

熾伯夷太公也子胥死而吳亡種蠡存而粵伯讀曰伯五殺入

而秦喜樂殺出而燕懼師古曰五殺謂百里奚也買范雎曰折摺

而危穰侯古拉字也蔡澤雖噤吟而笑唐舉師古曰噤吟謂之

音魚錦反舉合韻音居御反補注蘇與曰文選雖作以故當其

有事也非蕭曹子房平勃樊噲則不能安當其亡事也章句之徒

相與坐而守之亦亡所患師古曰章句小儒也故世亂則聖哲馳

驚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夫上世之士或解縛而相

日管或釋褐而傳孟康曰庸夫庸庸也補注宋祁曰李善云墨子曰傳

仲也或釋褐而傳孟康曰庸夫庸庸也補注宋祁曰李善云墨子曰傳

沈欽韓曰案管子小問曰呂覽博志篇庸庸無庸庸庸為傳事師之或

倚夷門而笑師古曰夷門無所戒更還羸笑之曰江潭而漁音尋漁引宋

或橫江潭而漁師古曰江潭而漁音尋漁引宋

前漢八十七下

注左思魏都賦曰潭淵也居平下居也然今下居無此語豈今觀

林之所引則知子雲之言實本於原也然今下居無此語豈今觀

辭非古全本也楚人名深曰潭淵林亦以潭為淵即當音徒南反

若從師古音尋則是水或七十說而不遇應劭曰孔子歷聘七十二

之旁從師古音尋則是水或七十說而不遇應劭曰孔子歷聘七十二

君說見莊子天運篇淮南秦族說苑善說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漢

書儒林傳序仍之呂覽選合篇謂孔子周流海內所見入百餘國雖春

而論衡儒術篇謂孔子所至不能十國余謂周千入百餘國雖春

秋兼併小國尚多紀載關如無從推究古籍傳流必有其緒王充

非達論也或立談聞而封侯服虔曰薛公也補注趙宋祁曰齊有

為趙上卿故號為虞卿周曰食或枉干乘於陋巷應劭曰齊桓公

邑於虞也先謙曰文選從者曰可曰止矣桓公曰士之微魯桓公

輕其主至而不得見從者曰可曰止矣桓公曰士之微魯桓公

遂見之補注宋祁曰文選從者曰可曰止矣桓公曰士之微魯桓公

先謙曰善注引無邪字從夫微魯桓公曰士之微魯桓公

先驅應劭曰無邪字從夫微魯桓公曰士之微魯桓公

士頗得信其舌而奮其筆師古曰信室隙蹈瑕而無所詘也李奇

而取也師古曰室室塞也師古曰信室隙蹈瑕而無所詘也李奇







律於唐虞之世則詩矣師古曰詩乖也音布內反補注先謙曰有作叔孫通儀於夏殷之時則惑矣有建婁敬之策於成周之世則

繆矣補注先謙曰有談范蔡之說於金張許史之閒則狂矣蕭規

曹隨師古曰隨從也言蕭何始作規模曹參因而從之補注錢大

選同法言淵蓋篇留侯畫策陳平出奇功若泰山嚮若隄隄師古

夫蕭也規曹也隨留侯畫策陳平出奇功若泰山嚮若隄隄師古

音巴蜀禮反補注宋祁曰蘇林隄音遠迤之迤弋爾反何承天亦

云巴蜀禮反補注宋祁曰蘇林隄音遠迤之迤弋爾反何承天亦

文巴蜀禮反補注宋祁曰蘇林隄音遠迤之迤弋爾反何承天亦

揚雄賦曲而上故名曰桓是通鄭康成注尚書云桓是龍坂名其道

盤桓旋曲而上故名曰桓是通鄭康成注尚書云桓是龍坂名其道

日官本注龍作龍是唯其人之瞻知哉亦會其時之可為也師古

唯其人瞻知乃會時之可為也師古曰瞻猶瞻也師古曰瞻猶瞻也

方朝畫象贊瞻知乃會時之可為也師古曰瞻猶瞻也師古曰瞻猶瞻也

難日唯讀為難瞻知乃會時之可為也師古曰瞻猶瞻也師古曰瞻猶瞻也

不可為之時則凶夫蘭先生收功於章臺孟康曰秦昭王趙成王

昭王也晉灼曰相如戲壁於此臺師古曰晉說是也謂齋壁入秦

秦不與趙地相如說取壁使人間歸趙也史記始皇本紀云

章臺在渭南而秦趙會飲過在池非章臺也四皓采榮於南山

孟說失之補注先謙曰文選作蘭生即先生也

師古曰榮者謂聲名也一日公孫創業於金馬孟康曰公孫弘

榮謂草木之英采取已充食公孫創業於金馬孟康曰公孫弘

騎發迹於祁連師古曰祁連山也司馬長卿竊譽於

卓氏東方朔割名於細君師古曰細君也僕誠不能與此數公者並故默

然獨守吾太玄徐鉉云解嘲之文古通謂之賦故下文賦者云云

接續申雄曰為賦者將已風也師古曰風讀曰官本風也作風上也

必推類而言極麗靡之辭閎侈鉅衍競於使人不能加也師古曰

廣大既迺歸之於正然覽者已過矣師古曰言其末篇反從之正

也字今考作別本有帝反標標有陵雲之志師古曰標是言之賦

勸而不止明矣師古曰標是言之賦又頗似俳優淳于髡優孟之徒師古曰

復為師古曰而大溲思渾天師古曰溲深也渾天象也渾音胡

東西乃四象形體行度參以四時歷數昏明晝夜欲為世人立紀

律以垂法後嗣王蕃渾天說曰舊說天地之體狀如鳥卵天包地

地外猶殼裏黃也周迴如彈丸故曰渾天言其形體渾渾如也師古

舉而四分之師古曰四分也蘇林曰三折而四分天之宿度甲乙也師古

四分者玄首四重也宋祁曰參蘇林音模字林極於八十一師古

沈欽韓曰司馬溫公說玄最上曰方次曰州次曰部次曰家凡

家每首輒變三首而復如初如中周領之類是也州三首而復如初如中

而復如初如中周領之類是也州三首而復如初如中更減之

須是也八十一首以上不可復加故曰自然之道易有七八九六

謂之四象系有一二三謂之三變故曰自然之道易有七八九六

旁則三摹九据師古曰據今據字也據猶位也處也補注沈

天再摹而得乎地故謂之有三摹而得乎人故謂之有人師古

上人以三揲而乃成故謂之始中終地三揲而乃形故謂之有中

一以三起一以三生以三起者方州部家也以三生者三分陽氣

易者見其卦而名之觀玄者數其畫而定之玄首四重者非卦也

數也師古曰玄首四重者非卦也相因者玄首四重而別為九贊以繫其下首舉贊分道而行不

猶卦贊猶文其用自天元推一晝一夜陰陽數度律歷之紀九九

大運與天終始師古曰大運與天終始坎四正卦二十四爻主二十四氣外其餘六十卦

每卦六日七分凡得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中孚初九爻至

之初也頤上九爻大運之末也周而復始系八十一首每首九贊凡

七百二十九贊每二贊合為一日一贊為晝一贊為夜凡三百六十

四冬之末亦周而復始故玄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二百

四十三表師古曰四十三表表三四入為一表二六九為一表旦中夕各有所用故

贊滿而入三表案八十一首每首有七百二十九贊分為三卷曰











真不能正己以正物  
故當必本諸身也

芒芒天道在昔聖考  
李奇曰聖人能成天道補注宋祁曰宋成天

問道二語考宋作大非李注以天道連屬為義亦失之在昔聖考  
謂諸古聖可考其義也篇中云惟聖人可開明又云法者謂唐虞

成周之法也皆其義今過則失中不及則不至不可姦罔罔誣也  
本注言在昔作昔在

誣於聖道 誤問道第四  
該案今音況為是蘇事繫諸道德仁誼禮讓問神第五

神心胥悅經緯萬方  
師古曰胥讀與忽同補注先謙曰官本胥作

與云法言作忽悅 事繫諸道德仁誼禮讓問神第五

明哲煌煌旁燭亡疆  
師古曰煌煌盛貌也燭也燭于不虞曰保天命

李奇曰常行遜順備不虞補注蘇與曰說文遜也通亦避也避

彼不虞保全天命所謂明哲保身也篇中問命云或曰顏氏之子

冉氏之孫曰以其無避也若立嚴牆之下動而微病行而招 讓問

尤命乎命乎又云或問活身曰明哲並其誼也李注未晰 讓問

明第六  
假言周于天地贊于神明 師古曰假至也補注宋祁曰司馬溫公

案本書云吾寡見人之好假也則假當從充音選假即選也其首

于選言以 幽弘橫廣絕于選言 李奇曰理過近 讓寡見第七

聖人恩明淵懿 補注先謙曰繼天測靈冠于羣倫經諸范 師古曰

范法也補注宋 讓五百 注先謙曰五百歲聖人一出補第八

立政鼓眾動化天下莫上於中和 師古曰鼓亦動也 中和之發在於哲民

情將發中和之政在先明民情王念孫曰預說知讀如字是也吳

秘注亦云五行傳哲知也中和之發則民之情偽無不讓先知第

九補注宋祁曰 先景本作祁曰 九補注宋祁曰

仲尼曰來國君將相卿士名臣參差不齊 師古曰言志業不壹槩

諸聖師古曰曰聖人大道槩平槩音工代反補注宋祁曰別木注

公孔子世家贊云自天子監本無又平字下當有之字蘇與曰太史

言六藝者浙中於夫子雄語所本 讓重黎第十

仲尼之後訖于漢道 補注宋祁曰李軌德顏闕本德下有行字先

謙曰官本 股肱蕭曹爰及名將尊卑之條稱述品藻 師古曰品藻

有行字 讓淵察第十一 補注宋祁曰李軌注法言本無此序云與重

質及文 讓淵察第十一 蔡共序張慈據子厚云漢書淵察自有序慈

疑是後 班固實之也未知其據焉蘇與曰今仿宋製刻李注本與漢書同

君子純終領聞 李奇曰領理所聞也師古曰純善也領令也 蠶迪

檢押 師古曰蠶動也迪道也山也檢押猶隱括也言動由檢 旁開

聖則讓君子第十二

孝莫大於寧親寧親莫大於寧神寧神莫大於四表之驩心 師古

安也言大孝之在於尊嚴祖考安其神 讓孝至第十三

贊曰非贊也司馬遷傳亦稱遷之自序云爾然後別述遷事以終

其篇與此正同遷有贊而無贊者篇終載桓譚及諸儒之言 茲

哀貶已見不必別為贊也此贊曰二序後人妄增非班史本文 茲

之自序云爾 師古曰自法言曰之前 初雄年四十餘自蜀來至游

京師 補注宋祁曰 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奇其文雅召曰為門下

史 補注錢大昕曰雄以天鳳五年卒年七十一則成帝永始四年

尚末盈四十也 薦雄待詔歲餘奏羽獵賦除為郎給事黃門 補

宋祁曰通鑑考異云雄自序云上方郊祠甘泉泰畤召雄待詔承

明之庭蓋王根也先 與王莽劉歆並哀帝之初又與董賢同官當成

諫曰詳詳下文 與王莽劉歆並哀帝之初又與董賢同官當成

哀平問莽賢皆為三公權傾人主所薦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

官及莽篡位談說之士用符命稱功德獲封爵者甚眾雄復不侯

實好古而樂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於後世 補注宋祁曰 曰為經

莫大於易故作太玄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史篇莫善於蒼頡作

訓纂 補注沈欽韓曰藝文志載訓纂而不及方言應劭序風俗通

訓纂始言之帝 齊志不言四賦而云典莫正於爾雅作方言應劭



云凡九千字其所發明猶未若爾雅之闡麗也亦以比爾雅則班  
 序脫之耳盧文弨云劉歆求方言入錄子雲不與故藝文志無之  
 箴莫善於虞箴作州箴晉灼曰九賦莫深於離騷反而廣之辭莫  
 麗於相如作四賦皆斟酌其本相與放依而馳騁云音甫往反用  
 心於內不求於外於時人皆習之宋祁曰注文輕下當有之字  
 唯劉歆及范逵敬焉音于旬反而桓譚曰為絕倫無比類王莽時  
 莽始建國二年劉歆甄豐皆為上公莽既已符命自立即位之後  
 欲絕其原曰神前事而豐子尋歆子棻復獻之也音扶云反亦莽字  
 先謙曰官本注紛作分引莽誅豐父子投棻四裔辭所連及便收  
 不請須奏請時雄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使者來欲收雄恐不  
 能自免迺從閣上自投下幾死音師古曰幾莽聞之曰雄素不與事  
 何故在此師古曰與讀曰預補注先謙曰言開請問其故使人密  
 之問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師古曰古者雄不知情師古曰不知獻  
 注先謙曰官本有詔勿問然京師為之語曰惟寂寞自投閣爰清  
 靜作符命師古曰已雄解嘲之言謙之也今流俗本云惟寂寞  
 作符命當云符命於閣爰清爰靜作符命爰增之補注未詳曰注文  
 諱而注不能舉洪頡曰文選謝靈運齋中讀書詩李善注引漢  
 書惟寂寞自投于雄曰病免復召為大夫家素貧補注沈欽韓  
 謂皆與流俗本同楊子雲為郎居長安素貧比歲亡其兩男哀  
 痛之皆持歸葬於蜀以此困乏錢貲言其窮也其兩男哀  
 一曰棻酒師古曰者人希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游學而  
 鉅鹿侯芭常從雄居服度曰受其太玄法言焉劉歆亦嘗觀之謂  
 雄曰空自苦今學者有祿利然尚不能明易學官可得祿利然明  
 者尚不又如玄何無奈之何吾恐後人用覆瓿也師古曰覆音  
 注先謙曰官雄笑而不應補注沈欽韓曰答劉歆書云張伯松言  
 其用則實五稜飽邦民否則為抵毀棄之於道矣而雄與之談  
 其論齊世篇楊子雲作太玄法言張伯松不肯一說與之並肩  
 故賤其年七十一天風五年卒三年周壽昌曰據此書雄卒於莽  
 言也

之天賦五年戊寅年七十一則雄生適宣帝甘露元年戊辰至  
 成帝即位甫二十二歲陽朔三年己亥王音始拜大司馬車騎將  
 軍雄年三十二歲始二年丙午音薨雄年三十九與書中所云四  
 十餘自蜀游京師為王音門下史語不合案古四字作三傳寫時  
 由三字誤加一畫應正作三十餘始合音案古四字作三傳寫時  
 帝年四十一歲卒為不可信因將雄卒年缺之焦贛則謂雄至京見成  
 帝年四十四歲矣自成帝建始改元至莽天鳳五年計五十二歲以  
 云雄生在宣帝甘露元年至成帝永始三年為四十四歲班固贊中  
 言年四十餘自蜀游京師王音為待詔甘泉賦為四侯芭為起  
 墳補注沈欽韓曰論衡案書篇揚子雲作太元侯舖子隨而宣之  
 家長安志楊雄家燬喪之三年時大司空王邑納言嚴尤聞雄死  
 謂桓譚曰子嘗稱揚雄書豈能傳於後世乎譚曰必傳願君與譚  
 不及見也師古曰願念也補注凡人賤近而貴遠親見揚子雲祿  
 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昔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道德經也  
 薄仁義非禮學然後世好之者尚曰為過於五經自漢文景之君  
 及司馬遷皆有是言今楊子之書文義至深而論不詭於聖人師  
 曰詭遠也聖人若使遭遇時君更閱賢知為所稱善音二術反則  
 謂周公孔子師古曰度過也補注何焯曰李光地云至韓文公  
 必度越諸子矣師古曰度過也補注何焯曰李光地云至韓文公  
 重始於諸儒或議曰為雄非聖人而作經猶春秋吳楚之君僭號  
 稱王蓋誅絕之罪也師古曰絕謂無所嗣也補注劉自雄之沒至  
 今四十餘年其法言大行而玄終不顯然篇籍具存

揚雄傳第五十七下

漢書八十七



儒林傳第五十八

漢書八十八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王先謙補注

古之儒者博學厚六藝之文 師古曰六藝謂易 六學者 孫曰案景

言今本作六學者涉下文六學從此缺而誤 王教之典籍先聖

所曰明天道正人倫致至治之成法也周道既衰壞於幽厲禮樂

征伐自諸侯出陵夷二百餘年而孔子興 師古曰陵夷言漸頹替

有也字 曰聖德遭季世知言之不用而道不行迺歎曰鳳鳥不至

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鳳鳥河圖皆

王既沒文不在茲乎 師古曰言文王久已沒矣文章之事 於是應

聘諸侯曰答禮行誼 師古曰答禮謂有問禮者則為禮而中明

於天下 師古曰孔子周流欲明禮義 西入周南至楚畏匡居陳 師古

子為陽貨也故圍而欲害之後得免耳尼陳謂在陳絕糧也

奸七十餘君 師古曰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 師古曰美舜

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師古曰自衛反魯謂哀十一年也

雅頌各 究觀古今之篇籍迺稱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唯天為大唯

堯則之 師古曰言堯 魏魏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也 師古

煥明也 又云周監於二世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師古曰言周道

論語補注 於世改代先謙曰代之為世後人回改誤之官本

注夏殷下有 於是敘書則斷堯典 師古曰謂尚書 稱樂則法韶舞

師古曰論語云顏回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轡服周之冕

樂則韶舞放鄭聲詭聲樂也孔子數其盡善盡美故欲用之補注

先謙曰官本 論詩則首周南 師古曰以關 綴周之禮因魯春秋舉

十二公行事繩之曰文武之道成一王法 師古曰繩 至獲麟而止

蓋晚而好易讀之章編三絕而為之傳 師古曰編所已歸次簡也

先王之教故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師古曰皆論語載孔子之言也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故孔子

自謙言我但述者耳下學上達謂下學人事上達天命也行不違

知我也 仲尼既沒七十子之徒散遊諸侯 師古曰七十子謂弟

七十者但言其成數也補注未 大者為卿相師傅小者友教士大

夫或隱而不見故子張居陳 師古曰子張姓顛孫名師補注沈欽

先孔子死則先謙曰仲尼弟子傳 澹臺子羽居楚 師古曰子羽

明澹音徒甘反補注先謙曰子羽姓澹臺名師補注沈欽

龍門正義今汾州 子貢終於齊 師古曰子貢姓端木名賜補注

景本從子貢聲 師古曰子貢姓端木名賜補注沈欽

相亦作子貢先謙曰子貢姓端木名賜補注沈欽

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為王者師

師古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皆魯人也滑音滑音補注沈欽

學於子夏史記吳起嘗學於曾子其年不相當經典序錄吳起受

左氏傳於曾申非曾子曾子嘗學於曾子其年不相當經典序錄

莊子天下篇並同未可援聖入儒也 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天下並

爭於戰國儒術既黜焉然齊魯之問學者猶弗廢至於威宣之際

孟子孫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曰學顯於當世 師古曰

二及至秦始皇兼天下燔詩書殺術士 師古曰燔焚也今新豐縣

西南三里里有馬谷谷之西岸有坑古老相傳曰為秦院儒儒也

去詔定古文官書序云秦既焚書患苦天下不從所改更法而諸

生到者拜為郎前後七百八人通密令冬種瓜於山院谷中溫處

瓜實成詔博士諸生說之人人不同迺命就視之為伏機諸生賢

則閉儒之地亦不謬矣燔音扶元反補注周壽昌曰學史記作藝本

道之人稱道人也 六學從此缺矣 師古曰武紀敘云憲章六學統壹

儒林傳敘云漢存其業六學析分皆稱六學 陳涉之王也魯諸儒











則太字齊即墨成至城陽相師古曰姓廣川孟但為太子門大夫  
魯周霸補注周壽昌曰霸與譚封禪見郊祀志以莒衡胡師古曰  
衡名胡也補注錢大昭曰廣韻傳後官至膠西內史阿衡伊臨淄主父  
尹之後又云衡魯公字後乃氏焉隸釋有衡尉衡方師古曰先  
便皆曰易至大官記大官作二千石要言易者本之田何師古曰先  
記作然要言易者本於揚何之家

丁寬字子襄梁人一王梁項生從田何受易師古曰大昭曰一王  
先謙曰官時寬為項生從者讀易精敏材過項生遂事何學成何  
本作也初師古曰告寬東歸何謂門人曰易曰東矣師古曰言丁寬行  
謝寬師古曰告寬東歸何謂門人曰易曰東矣師古曰言丁寬行  
宋那曰易以東矣或無寬至雒陽復從周王孫受古義號周氏傳  
以字注交法字當刪寬至雒陽復從周王孫受古義號周氏傳  
補注周壽昌曰周王孫故與寬同學是景帝時寬為梁孝王將軍  
轉相師授也藝文志易傳周氏二篇景帝時寬為梁孝王將軍  
距吳楚號丁將軍作易說三萬言訓故舉大誼而已師古曰故謂  
也皆類此補注先今小章句是也寬授同郡碭田王孫師古曰碭  
謙曰故諱字同前漢八十八

也先謙曰官本碭並作碭王孫授施雠孟喜梁丘賀繇是易有  
施孟梁丘之學師古曰繇與  
施雠字長卿沛人也沛與碭相近雠為童子從田王孫受易後雠  
徙長陵田王孫為博士復從卒業師古曰與孟喜梁丘賀並為門  
人謙讓常稱學廢不教授及梁丘賀為少府事多迺道子臨分將  
門人張禹等從雠問雠自匿不肯見賀固請不得已迺授臨等於  
是賀薦雠結髮事師數十年師古曰言從結髮為童賀不能及詔  
拜雠為博士甘露中與五經諸儒雜論同異於石渠閣師古曰三  
石渠閣在未央殿雠授張禹琅邪魯伯伯為會稽太守禹至丞相  
北已藏祕書也雠授張禹琅邪魯伯伯為會稽太守禹至丞相  
再授淮陽彭宣沛戴崇子平崇為九卿師古曰大昭曰公卿表無  
也宣大司空禹宣皆有傳魯伯授太山毛莫如少路師古曰姓毛

路補注宋祁曰蕭該案漢書本悉作毛子風俗通姓毛師古曰  
氏太昊之良佐漢有毛萇之為常山太守又有毛萇師古曰  
屯之子也見左傳漢有毛萇師古曰為常山太守又有毛萇師古曰  
容是傳寫誤矣應劭解漢書世人均謂毛萇師古曰為常山太守  
大昭曰據此則顏注非矣顏注後漢書毛萇師古曰為常山太守  
有陶陶沈沈欽此則顏注非矣顏注後漢書毛萇師古曰為常山太守  
如又見杜瑗邢丹晏容師古曰晏容二字下著清名莫如至常山  
太守此其知名者也繇是施家有張彭之學師古曰時人曰卿善為禮

孟喜字長卿東海蘭陵人也父號孟卿師古曰時人曰卿善為禮  
春秋授后蒼疏廣世所傳后氏禮疏氏春秋皆出孟卿孟卿已禮  
經多春秋煩雜迺使喜從田王孫受易喜好自稱譽得易家候陰  
陽災變書詐言師田生且死時枕喜鄰獨傳喜諸儒曰此耀之師  
曰用為同門梁丘賀疏通證明之師古曰同門同師學者也疏通  
光榮也同門梁丘賀疏通證明之師古曰同門同師學者也疏通  
司徒沈欽韓曰包氏論語注同門曰朋周禮曰田生絕於施雠手中  
前漢八十八

時喜歸東海安得此事又蜀人趙賓好小數書後為易飾易文曰  
為箕子明夷陰陽氣亡箕子箕子者萬物方荖茲也師古曰易明  
文明而外柔順曰蒙大難文王曰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  
正其志箕子曰之而六五爻辭曰箕子之明夷利貞此箕子者謂  
殷父師說洪範者之而六五爻辭曰箕子之明夷利貞此箕子者謂  
音該又音皆補注沈欽韓曰此說在當時為怪班意亦以為非案  
易釋文蜀才箕子無經不可向云今易箕子作荖茲意亦以為非案  
諸子為滋漫衍無經不可向云今易箕子作荖茲意亦以為非案  
也此為明夷六五爻辭之乎親綱易史記律書亥者亥子未蒙其  
難何得如馬融云紂奴之乎親綱易史記律書亥者亥子未蒙其  
也明夷本九月卦陰陽在九月五出成既濟既濟在十月京房易  
傳明夷積陰陽變陽入純陰故趙賓云陰陽氣窮未有萌兆太  
玄晦於靈始有成形耳師古曰陰陽氣窮未有萌兆太

論巧慧易家不能難皆曰非古法也師古曰云受孟喜喜為名之  
師古曰名之者承後賓死莫能持其說喜因不肯何師古曰何亦  
取其名云賓後也師古曰說文無說沈欽韓曰列子天瑞篇認而  
補注錢大昭曰何古認字說文無說沈欽韓曰列子天瑞篇認而  
有之皆惑也唐盧重元本作何淮南人問訓非其事者勿也何  
人之事者敗曰此不見信喜舉孝廉為郎山臺署長師古曰山臺  
今俗通作認曰此不見信喜舉孝廉為郎山臺署長師古曰山臺

也宣大司空禹宣皆有傳魯伯授太山毛莫如少路師古曰姓毛

師古曰時人曰卿善為禮  
呼之若言公矣善為禮  
師古曰時人曰卿善為禮  
呼之若言公矣善為禮

師古曰時人曰卿善為禮  
呼之若言公矣善為禮  
師古曰時人曰卿善為禮  
呼之若言公矣善為禮

師古曰時人曰卿善為禮  
呼之若言公矣善為禮  
師古曰時人曰卿善為禮  
呼之若言公矣善為禮

師古曰時人曰卿善為禮  
呼之若言公矣善為禮  
師古曰時人曰卿善為禮  
呼之若言公矣善為禮

師古曰時人曰卿善為禮  
呼之若言公矣善為禮  
師古曰時人曰卿善為禮  
呼之若言公矣善為禮

師古曰時人曰卿善為禮  
呼之若言公矣善為禮  
師古曰時人曰卿善為禮  
呼之若言公矣善為禮

師古曰時人曰卿善為禮  
呼之若言公矣善為禮  
師古曰時人曰卿善為禮  
呼之若言公矣善為禮



供其病免為丞相掾博士缺眾人薦喜上聞喜改師法補注沈欽  
也無師法者人之大缺也遂不用喜喜授同郡白光少子沛翟  
牧子兄師古曰兄皆為博士絲是有翟孟白之學補注錢大昕曰  
翟之學文當云孟家有白

梁丘賀字長翁琅邪諸人也師古曰自別一京房非焦延壽弟子  
受易房者淄川楊何弟子也師古曰自別一京房非焦延壽弟子  
房補注周壽昌曰漢時同名房出為齊郡太守賀更事田王孫宣  
帝時問京房為易明求其門人得賀賀時為都司空令師古曰為  
都司空令坐事論免為庶人待詔黃門數入說教侍中師古曰為

行祠孝昭廟師古曰行先啟旄頭劍挺墮首垂泥中師古曰挺  
然引拔出也墜古地名補注宋祁曰垂字當作函字先刃鄉乘輿  
謙曰未說是也泥中可言雨不可言垂說詳劉向傳

車師古曰鄉馬驚於是召賀筮之有兵謀不吉上還使有司侍祠  
是時霍氏外孫代郡太守任宣坐謀反誅師古曰霍光傳云任宣  
也補注周壽昌曰類注是也然此以外孫直貫下宣子章如義縱  
傳捕案太后外孫修成子中修成太后女其子中太后外孫也左  
傳二十四年傳得罪於母弟宣子章為公車丞補注先謙曰百官  
之寵子帶與此文法微同

衛亡在渭城界中夜亥服入廟居郎開師古曰郎皆卓衣故章立  
祭服皆執戟立廟門待上至欲為逆發覺伏誅故事上常夜入廟  
其後待明而入自此始也賀筮有應絲是近幸為太中大夫給  
事中至少府為人小心周密上信重之年老終官傳子臨亦入說

為黃門郎甘露中奉使問諸儒於石渠臨學精孰補注沈欽韓曰  
石渠講宣帝甘露三年三月黃門侍郎臨奏經曰射合樂大射  
不合樂何也戴聖問人通漢章元成各云云此即問諸儒於石渠  
事杜氏注云臨失專行京房法琅邪王吉通五經聞臨說善之時  
其姓未之考耳

宣帝選高材郎十人從臨講吉適使其子郎中駿上疏從臨受易

臨代五鹿充宗君孟為少府駿御史大夫自有傳充宗授平陵士  
孫張仲方師古曰姓士孫名張字仲方補注劉奉世曰臨代五鹿  
也沈欽韓曰上不敘充宗易所始而下云梁丘有士孫鄧衡之學  
則授易者梁丘臨不可言充宗陸德明序錄云臨傳少府五鹿充  
宗及琅邪王駿充宗授平陵士孫張等以朱雲傳證沛鄧彭祖子  
之陸序是也先謙曰藝文志有五鹿充宗略說三篇沛鄧彭祖子  
夏齊衡咸長賓補注宋祁曰蕭該案風俗通姓氏篇云衡阿張為  
博士至楊州牧光祿大夫給事家中家世傳業彭祖真定太傅咸王

莽講學大夫絲是梁丘有士孫鄧衡之學  
京房受易梁人焦延壽師古曰延壽其字名贛延壽云嘗從孟喜  
問易會喜死房曰為延壽易即孟氏學翟牧白生不肯皆曰非也  
至成帝時劉向校書考易說曰為諸易家說皆祖田何楊叔丁將

軍大誼略同補注先謙曰上文云楊何字叔唯京氏為異黨焦延  
壽獨得隱士之說師古曰黨讀曰儻補注先謙曰惠棟云案文義  
當以黨字屬上句異黨猶言異類也錢大昭云

荀紀以黨託之孟氏不相與同房曰明災異得幸為石顯所誅  
自有傳房投東海殷嘉補注先謙曰藝文志及經河東姚平補注  
日平見河南乘弘師古曰乘姓也音食證反補注劉敞曰今有乘  
房傳又姓四十皆為郎博士絲是易有京氏之學

費直字長翁東萊人也師古曰費治易為郎至單父令師古曰單  
甫長於卦筮亡章句徒曰象象系辭十篇文言解說上下經琅邪  
王璜平中能傳之師古曰中讀曰仲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王璜案後書亦作璜璜又

傳古文尚書  
高相沛人也治易與費公同時其學亦亡章句專說陰陽災異自  
言出於丁將軍補注周壽昌曰傳至相相授子康及蘭陵母將永

康曰明易為郎永至豫章都尉及王莽居攝東郡太守翟誼補注  
日官本考證云案本傳作翟義謀舉兵誅莽事未發康候知東  
漢古字通用蔡義亦或作蔡誼



郡有兵私語門人門人上書言之後數月翟誼兵起莽召問對受師高康莽惡之已為惑眾斬康繇是易有高氏學高費皆未嘗立於學官

伏生濟南人也張晏曰名勝伏生碑云也補注錢大昭曰後漢伏生傳云九世祖勝字子賤所謂濟南伏生者也故為秦博士孝文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亡有聞伏生治之欲召

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詔太常使掌故朝錯往受之師曰衛宏定古文尚書序云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也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穎川異錯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補注劉台拱曰伏生傳言所謂受讀也漢初音讀訓詁學者以口相傳周出觀文王之德讀為駭亂勒宣王之德其一事也鄭賈受周禮讀馬融受漢書讀東秦時禁書伏生壁藏之其後

大兵起流亡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有太誓董仲舒司馬相如所引是也馬鄭諸人以爲民開後得即已教於齊魯之間齊學者由此頗能言尚書召南曰

太誓者非前漢八十八案史記但云學者由此頗能言尚書此文似齊字然以上山東下文推之又似齊字下脫魯字如云齊魯學者於文甚順也

而伏生孫呂治尚書徵弗能明定是後魯周霸雒陽賈嘉頗能言尚書云師古曰嘉者賈誼之孫也補注先謙曰固若疎云史記云安國通今文下別教孔氏有古文起自安國班固三人去孔安國專歸古文則安國非伏生一派而史及之為賈甚失遷意兒寬事歐陽生又事孔安國則安國先通今文明矣古文

歐陽生字和伯千乘人也事伏生授倪寬寬又受業孔安國補注曰倪寬受今文於安國其古文之學自至御史大夫自有傳寬有授都尉朝也先謙曰案官本倪作兒

後材補注宋祁曰初見武帝語經學上曰吾始已尚書為樸學弗好及聞寬說可觀迺從寬問一篇歐陽大小夏侯氏學皆出於寬寬授歐陽生子世世相傳至曾孫高子陽為博士師古曰名高孫

地餘長賈呂太子中庶子授太子後為博士論石渠元帝即位地

餘侍中賈幸至少府補注先謙曰百官表在永光元年戒其子曰我死官屬即送汝財物慎毋受汝九卿儒者子孫已廉潔著可已自成及地餘死少府官屬共送數百萬補注宋祁曰其子不受天子聞而嘉之與錢百萬地餘少子政為王莽講學大夫由是尚書世有歐陽氏學

歐陽欽光武時為大司徒補注沈欽韓曰後書儒林傳林尊字長寶濟南人也事歐陽高為博士論石渠後至少府太子太傅補注先謙曰尊為少府不投平陵平當梁陳翁生當至丞相自有傳翁生信都太傅家世傳業由是歐陽有平陳之學翁生授琅邪殷崇楚國龔勝崇為博士勝右扶風自有傳而平當授九江朱普公文上黨鮑宣普為博士宣司隸校尉自有傳徒眾尤盛知名者也

夏侯勝其先夏侯都尉補注朱一新曰史失其名蓋當為都尉之從濟南張生受尚書已傳族子始昌始昌傳勝補注

先謙曰互見勝又事同郡簡卿師古曰簡音姦補注朱一新曰簡卿商案古人從竹從艸多通用急就章凡從竹之字多從艸詩鄭風

也與此同先謙曰官本作簡簡卿者兒寬門人勝傳從兄子建補注周壽昌曰勝傳從父子建案勝稱大建又事歐陽高勝至

長信少府建太子太傅自有傳補注錢大昭曰建當作遷勝本傳由是尚書有大小夏侯之學

周堪字少卿齊人也與孔霸俱事大夏侯勝霸為博士堪譯官令補注先謙曰百官表論於石渠經為最高後為太子少傅而孔霸

呂太中大夫授太子及元帝即位堪為光祿大夫與蕭望之並領尚書事為石顯等所譖補注宋祁曰越皆免官望之自殺上愍之

迺擢堪為光祿勳語在劉向傳堪授平卿補注宋祁曰及長安許

及長安許



商長伯半卿為博士新呂帝師賜爵號成君傳子光補注宋

更有亦事半卿至丞相自有傳由是大夏侯有孔許之學商善為

算著五行論歷四至九卿補注錢大昕曰以公卿表攻之示始三

中光祿大夫為大司農其年又遷光祿勳當云三至九卿也又據

一新一日王應麟藝文志攷證引此作五行論蓋以歷字號其門人

沛唐林子高為德行平陵吳章偉君為言語重泉王吉少音為政

事齊煥欽幼卿為文學師古曰依孔子弟子顏回曰下為四科

也幸昭首翁決反非錢大昕曰班史書人名字例至精密已傳已

見字者不更書唐林字子高已見鮑宣傳而又書者因三人而類

及之也朱一新曰煥欽上王莽時林吉為九卿自表上師家大夫

書請減師丹罪見丹傳王莽時林吉為九卿自表上師家大夫

博士郎吏為許氏學者各從門人會車數百兩儒者榮之欽章皆

為博士徒眾尤盛章為王莽所誅補注宋祁曰越本作所誅

張山拊字長實平陵人也師古曰拊音虛補注先謙曰官本注事

小夏侯建為博士論石渠至少府補注朱一新曰山拊為授同縣

李尋鄭寬中少君山陽張無故子儒信都秦恭廷君陳雷假倉子

驕無故善修章句為廣陵太傅守小夏侯說文恭增師法至百萬

言師古曰言小夏侯本所說之文不多而秦恭又更增益故至百

稽古至二萬言文心難龍論說為城陽內史倉昌謁者論石渠至

膠東相尋善說災異為騎都尉自有傳寬中有傳材補注先謙曰

昌博士授太子成帝即位賜爵關內侯食邑八百戶遷光祿大夫

領尚書事甚尊重會疾卒谷永上疏曰臣聞聖王尊師傳賢傷

顯有功臣則致其爵祿死則異其禮諡昔周公薨成王葬曰變禮

而當天心師古曰周公死成王欲葬之於成周天通雷雨曰風禾

先謙曰官本注國下有人字與上無而字公叔文子卒衛侯加已

美諡著為後法師古曰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叔發也文子卒其子

國者不亦惠乎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

衛國之政修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謂夫

先謙曰官本公叔發作公孫發近事大司空朱邑補注劉敞曰

右扶風翁歸德茂天年孝宣皇帝愍冊厚賜贊命之臣靡不激揚

師古曰關內侯鄭寬中有顏子之美質包商偃之文學師古曰論

贊佐也師古曰關內侯鄭寬中有顏子之美質包商偃之文學

子游子夏商子嚴然總五經之眇論立師傳之顯位師古曰嚴與

夏名偃子游名嚴然總五經之眇論立師傳之顯位師古曰嚴與

妙補注錢大昭曰嚴與偃通曲禮嚴若思釋文入則鄉唐虞之閱

云儼本又作嚴無逸嚴恭寅畏馬融本作儼

道王法納乎聖聽師古曰鄉讀曰嚮闕大也出則參冢宰之重職

功列施乎政事退食自公私門不開師古曰退食自公召南羔羊

從至公之道也補注朱一新散賜九族田畝不益德配周召忠合

日顏注蓋取毛詩鄭箋義師古曰司徒掌禮教之官言寬中學行

羔羊未得登司徒有家臣師古曰司徒掌禮教之官言寬中學行

也補注王文彬曰案家臣以治喪葬具也論語子疾病卒然早終

子路使門人為臣子曰由之行許也無臣而為有臣卒然早終

尤可悼痛師古曰卒臣愚曰為宜加其葬禮賜之令諡師古曰己

章尊師褒賢顯功之德上弔贈寬中甚厚由是小夏侯有鄭張秦

假李氏之學寬中授東郡趙玄無故授沛唐尊恭授魯馮賓賓為

博士尊王莽太傅玄哀帝御史大夫至大官知名者也補注朱祁

越本無故字下更有無故二字馮賓字下更有一馮字刊

誤謂當去無故二字添一賓字先謙曰趙玄見朱傳傳

孔氏有古文尚書補注先謙曰孔安國曰今文字讀之因已起其

家補注何焯曰起其家似謂別起家法司馬貞逸書得十餘篇蓋

尚書茲多於是矣遭巫蠱未立於學官安國為諫大夫授都尉朝

服皮曰朝名都尉姓補注周壽昌曰疑都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

尉官名亡其姓傳中以都尉傳經者不少

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都尉朝授膠

東庸生補注周壽昌曰後書作朝授庸生授清河胡常少子師古

子亦常字也補注先謙曰明毅梁春秋為博士部刺史又傳左氏常

謙曰常見翟方進傳

授魏徐敖敖為右扶風掾又傳毛詩授王璜補注周壽昌曰案釋

文本王璜上有琅邪



平陵塗暉子真授河南桑欽君長王莽時諸學皆立宋補注  
 日新本改論作請先議劉歆為國師瑒暉等皆貴顯世所傳百兩  
 篇者出東萊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已為數十補注王引之曰合  
 相屬蓋今字之誤今謂伏生所傳之書也分拆今之二十九篇以  
 為數十也上文曰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是也  
 又采左氏傳書敘為首尾凡百二篇補注沈欽韓曰書正義鄭  
 求書得黃帝元孫帝魁之書迄於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四篇  
 遠取近定可以為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為尚書十篇為  
 中候去三千篇或數簡文意淺陋成帝時求其古文者補注周壽  
 能為古補注霸已能為百兩徵已中書校之非是師古曰以霸私增加  
 不同也中書天補注霸辭受父父有弟子尉氏樊並時太中大夫平當  
 侍御史周敞勸上存之師古曰存者立其學補注沈欽韓曰論衡  
 莫能曉知微天下能為尚書者東海人張霸通左氏春秋案百  
 兩序以左氏訓詁造作百二篇具成奏上成帝出秘尚書以校考  
 成帝奇霸之才赦其辜亦不滅其經故百二篇書傳在民間後樊

並謀反迺黜其書補注周壽昌曰並  
 申公魯人也補注周壽昌曰申公名少與楚元王交俱事齊人浮

丘伯受詩漢興高祖過魯申公弟子從師入見于魯南宮補注  
 阜縣西南二百里魯城內宮之內呂太后時浮丘伯在長安楚元

王遣子鄧與申公俱卒學師古曰鄧元王薨鄧嗣立為楚王令申

公傳太子戊戊不好學病申公患苦也及戊立為王胥靡申公師

賓客師古曰身既不出門非受業弟子其獨王命召之迺往補注

日徐廣注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千餘人補注齊召南曰案下

言申公弟子為博士者十餘人補注齊召南曰案下

申公卒以詩春秋授而申公獨已詩經為訓故已教亡傳師古曰

指不為解疑者則闕弗傳蘭陵王臧既從受詩已通事景帝為太

子少傅免去武帝初即位臧迺上書宿衛累遷一歲至郎中令及  
 代趙紹亦嘗受詩申公為御史大夫綰臧請立明堂曰朝諸侯不  
 能就其事師古曰迺迺言師申公於是上使使東帛加璧安車已蒲  
 裏輪駕駟迎申公補注宋祁曰景祐本弟子二人乘軺傳從師古

至多言願力行何如耳師古曰願念也力行為勉力為行也補注

是也今作不在者後人以意改之耳補注去病傳云上嘗欲殺之吳

孫兵法對曰願方略何如耳師古曰願念也不至學古兵法鹽鐵論水旱篇云議

相似舊本北堂書鈔設官部八職師古曰願念也不至學古兵法鹽鐵論水旱篇云議

先說曰官本至作在注勉上為作謂師古曰願念也是時上方好文辭見申公

對默然然已招致即已為太中大夫舍魯邸師古曰舍議明堂事

太皇竇太后喜老子言不說儒術師古曰喜音許得綰臧之過已

讓上曰此欲復為新垣平也師古曰讓責也上因廢明堂事下綰臧吏皆

自殺申公亦病免歸數年卒弟子為博士十餘人孔安國至臨淮

太守周霸膠西內史夏寬城陽內史陽魯賜東海太守蘭陵穆生

長沙內史徐偃膠西中尉鄒人闕門慶忌膠東內史李奇曰姓闕

其治官民皆有廉節稱其學官弟子行雖不備而至於大夫郎掌

故曰百數申公卒已詩春秋授而瑕丘江公盡能傳之補注宋一

志瑕丘徒眾最盛及魯許生免中徐公蘇林曰免中縣名也李奇

也皆守學教授章賢治詩事博士大江公及許生晉灼曰大江公

授哀帝至大司馬車騎將軍自有傳由是魯詩有韋氏學補注沈

治魯詩章君章句



王式字翁思東平新桃人也補遺錄大昕曰地理志東平國無新桃縣後書光武紀龐參蒞新桃城

任任城國有桃聚故城在今交州任城縣北又劉永傳龐參自號東平王屯桃聚之北注桃聚故城在今交州東阿縣西北此即東平之新桃也沈欽韓曰紀要桃聚城在東平州東阿縣西北四十里周壽昌曰王子侯表桃聚侯宣東平思王子則新桃即桃聚

事免中徐公及許生式為昌邑王師昭帝崩昌邑王嗣立行淫亂廢昌邑羣臣皆下獄誅唯中尉王吉郎中令龔遂昌數諫減死

論式繫獄當死治事使者責問曰師何曰亡諫書式對曰臣曰詩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於忠臣孝子之篇未嘗不為王反復誦之也師古曰復至方曰反至於危亡失道之君未嘗不流涕為王深陳之也臣

呂三百五篇諫是呂亡諫書使者曰聞亦得減死論歸家不教授山陽張長安幼君李奇曰長安名先事式後東平唐長賓沛緒少孫亦來

事式補注周壽昌曰釋文敘錄注云褚氏家傳云即續史記褚先生正義引張晏云褚少孫穎川人元成開為博士褚頭家傳云梁相褚大弟之孫宣帝時為博士寓居而事大儒王式故號先生案宣帝末距元成開不過二十年時足相及所傳微有異耳

問經數篇式謝曰聞之於師具是矣自潤色之師古曰言所聞師更潤色不肯復授唐生褚生應博士弟子選詣博士扼衣登堂頌

禮甚嚴師古曰扼衣謂已手內舉之令試誦說有法疑者巨蓋不言蘇林曰巨蓋不言不知之意也如滄曰齊俗以不知為巨師古

言蘇林曰巨蓋不言不知之意也如滄曰齊俗以不知為巨師古欲適此意故效孔子自稱巨耳蓋近意也巨聲相變殆謂此耳

荀卿書區蓋之問疑則不言區蓋近意也巨聲相變殆謂此耳

錢大昭曰荀子大略篇云言之信者在乎區蓋之問揚雄注謂此耳

物處蓋所以覆物者凡言之可信者在乎區蓋之問揚雄注謂此耳

不流溢也區與巨聲相近義亦同洪頡煊曰文選陳孔璋為曹洪

與魏文書云恐猶未信巨言廣雅巨空也是巨言為空言法言問

辭篇酒誥之說俄空焉蓋者發諸博士驚問何師對曰事式皆素

聞其賢共薦式詔除下為博士師古曰下除官之式徵來衣博士

衣而不冠曰刑餘之人何宜復充禮官既至止舍中會諸大夫博

士共持酒肉勞式皆注意高仰之師古曰勞博士江公世為魯詩

宗師古曰為魯詩至江公著孝經說心嫉式謂歌吹諸生曰如其

學官自有此法酒歌驪駒服虔曰逸詩篇名也見大戴禮客欲去坐歌吹以相樂也歌驪駒歌之文類曰其辭云驪駒在門僕夫具存驪駒在路式曰聞之於師客歌驪駒主人歌客毋庸歸文類曰

人日尚早未可也江翁曰經何言言之師古曰於經何所有此言式曰在曲禮

江翁曰何狗曲也師古曰意怒故妄發言言狗者輕賤之甚也今

戴先生云當作何狗曲也語含刺譏不至妄言注非朱一新曰若

僅刺譏式何至引為深恥且狗曲本承曲禮而言若作狗曲是別

出一義與上文不相式恥之陽醉邊墜師古曰邊失據而倒也墜

應仍當以顏注為長式恥之陽醉邊墜師古曰邊失據而倒也墜

先謙曰官本邊作邊引宋祁曰邊古作邊式客罷讓諸生曰我本

不欲來師古曰諸生強勸我竟為豎子所辱遂謝病免歸終於家

張生唐生褚生皆為博士張生論石渠至淮陽中尉唐生楚太傅

由是魯詩有張唐褚氏之學張生兄子游卿為諫大夫呂詩授元

帝其門人琅邪王扶為泗水中尉陳留許晏為博士補注宋祁曰

授由是張家有許氏學初薛廣德亦事王式曰博士論石渠授龔

舍廣德至御史大夫舍泰山太守皆有傳

轅固齊人也補注宋祁曰固字下當有生字周曰治詩孝景時為

博士與黃生爭論於上前黃生曰湯武非受命迺殺也補注先謙

試固曰不然夫桀紂荒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湯武因天下之心

而誅桀紂桀紂之民弗為使而歸湯武湯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

而何師古曰此非受命更何為補注宋祁曰注文師古曰下當有

則何字是也此作而何南監本闕本而並作為朱一新曰案注

而何句誤先謙曰官本作為何黃生曰冠雖敝必加於首履雖

新必貫於足師古曰語見太公六韜也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

不貫不釋鄭注古文貫作關沈欽韓大昭云關貫古字通鄉射禮云

十七引六韜作崇侯虎語韓非外儲說以為費仲語何者上下之

分也師古曰分今桀紂雖失道然君上也湯武雖聖臣下也夫主

有失行臣不正言匡過曰尊天子反因過而誅之代立南面非殺



而何固曰必若云師古曰謂必是高皇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

於是上曰食肉毋食馬肝未為不知味也言學者毋言湯武受命

不為愚師古曰馬肝有毒食之則殺人幸得無食言湯武為殺是

言學者不必須論湯武補注劉敞曰知味者不必須食馬肝

此欲令學者皆置之耳遂罷學師古曰宋祁曰越本耳作矣先

好老子書召問固曰此家人言耳注宋祁曰越本耳作矣先

曰索隱服虔云如家人言也案老子道德篇雖微妙難

通然近而觀之理固理身而已故云此家人之言也

安得司空城旦書乎注沈欽韓曰說文獄司空也

三引風俗通曰詩云宜狂宜獄注司空也

漢以司空主罪人故賈誼亦云注司空也

太后怒而固直言無辜注固曰假給與也

太后怒而固直言無辜注固曰假給與也

當依史記作下固固固字相似又涉上下文固字而誤正中其心

彘應手而倒太后默然亡已復舉後上曰固廉直拜為清河太傅

補注先謙曰徐疾免武帝初即位復召賢良徵諸儒多嫉毀曰固

廣注哀王嘉前漢八十八

老罷歸之時固已九十餘矣公孫弘亦徵仄目而事固師古曰言

注先謙曰史固曰公孫子務正學言言無曲學曰阿世諸齊曰詩

記事作祝補注先謙曰史昌邑太傅夏侯始昌最明白

顯貴皆固之弟子也補注先謙曰史昌邑太傅夏侯始昌最明白

有傳

后蒼字近君東海郟人也事夏侯始昌始昌通五經蒼亦通詩禮

為博士至少府補注先謙曰公卿未授翼奉蕭望之匡衡奉為諫

大夫望之前將軍衡丞相皆有傳補注王先慎曰蕭望之傳望之

士白奇是白奇亦從衡授琅邪師丹伏理游君書補注錢大昭曰後

字君穎川滿昌君都君都為詹事補注周壽昌曰王嘉傳薦儒者

即此人東觀漢記馬援傳受齊詩師事穎川滿昌補注周壽昌曰

補注宋一新曰後書理以詩授成帝家世傳業丹大司空自有傳

為高密太傅注云為高密王寬傳也

由是齊詩有翼匡師伏之學滿昌授九江張邯琅邪皮容皆至大

官徒眾尤盛

韓嬰燕人也孝文時為博士景帝時至常山太傅補注先謙曰徐

嬰推詩人之意而作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開殊然歸一

也淮南賁生受之師古曰賁音肥燕趙開言詩者由韓生韓生亦曰易授

人推易意而為之傳燕趙開好詩故其易微唯韓氏自傳之武帝

時嬰嘗與董仲舒論於上前其人精悍處事分明師古曰仲舒不

能難也後其孫商為博士孝宣時涿郡韓生其後也曰易徵待詔

殿中曰所受易即先太傅所傳也嘗受韓詩不如韓氏易深太傅

故專傳之司隸校尉蓋寬饒本受易於孟喜見涿韓生說易而好

之即更從受焉補注周壽昌曰寬饒傳引韓氏易傳

趙子河內人也事燕韓生授同郡蔡誼誼至丞相自有傳補注王

紀表傳並作義誼授同郡食子公補注宋祁曰誼音義曰案風

策漢有食子公為博士食音嗣沈欽韓曰公子食我見韓非與王

說林上戰國策作司馬食其當是以司馬為氏蕭該誤也

吉吉為昌邑中尉補注先謙曰吉本邑下多王字自有傳食生為博士授泰山栗

豐吉授淄川長孫順順為博士豐部刺史由是韓詩有王食長孫

之學豐授山陽張就順授東海髮福補注王先慎曰經典釋皆至

大官徒眾尤盛

毛公趙人也治詩為河間獻王博士補注錢大昭曰鄭氏詩譜云

家河間獻王得而獻授同國貫長卿長卿授解延年延年為阿武

令補注先謙曰阿武涿郡授徐敖敖授九江陳俠為王莽講學大

夫由是言毛詩者本之徐敖

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補注先謙曰史記禮固自孔子時

於今獨有士禮索隱謝承云秦氏而魯徐生善為頌補注林曰漢書

季代有魯人高堂伯則伯是其字而魯徐生善為頌補注林曰漢書

此頌說成儀事有徐氏徐氏後有張氏不知經但能盤辟為禮容

天下郡國有容史皆謂魯學之師古曰頌讀與容同下皆類此補



法宋祁曰注文賦本謂徐氏二字能字下添揖讓二字沈欽韓曰  
新書卷六有容經此為容者所謂習也禮王藻少儀亦有說容知  
其有名 孝文時徐生曰頌為禮官大夫補注沈欽韓曰博 傳子至  
孫延襄師古曰延 襄其資性善為頌不能通經延頗能未善也襄  
亦曰頌為大夫至廣陵內史延及徐氏弟子公戶滿意栢生單次  
皆為禮官大夫師古曰姓公戶名滿意也與栢生及單次凡三人  
移太常書所謂魯國桓公 而瑕丘蕭奮曰禮至淮陽太守諸言禮  
也先謙曰官本栢作桓

孟卿東海人也事蕭奮曰授后倉魯閭丘卿倉說禮數萬言號曰  
后氏曲臺記服虔曰在曲臺校書蕭奮記因曰為名師古曰曲臺殿  
士后蕭奮之辭至今記之曰曲臺記藝文志晉灼注引漢官曰大  
射于曲臺晉灼注天子射宮也曲臺記云曲臺有二鄒陽上吳王書  
云秦倚曲臺之宮應劭注秦皇帝所治之處若漢之未央宮此一  
曲臺也翼奉傳孝文皇帝時未央宮有殿曲臺宣室溫室承明  
耳此又一曲臺也蓋漢之曲臺在未央宮中黃圖所謂未央宮東  
有曲臺殿長門賦所謂覽曲臺之央央也秦之曲臺別在一處故

乘上吳王書游曲臺臨上路張晏注曲臺長安臺臨道上王尊傳  
正月中行幸曲臺當即此也使即未央宮之曲臺不得言行幸矣  
后蕭奮記亦必在此蓋即秦之故宮而習射故以為天子射 授沛  
宮也先謙案俞說甚疑顏謂著記之曲臺在未央宮疑非 授沛  
聞人通漢子方如清曰聞人姓也 梁戴德延君戴聖次君沛慶普  
孝公孝公為東平太傅德號大戴為信都太傅聖號小戴曰博士

論石渠至九江太守由是禮有大戴小戴慶氏之學補注何焯曰  
禮十七篇禮十七篇 通漢曰太子舍人論石渠至中山中尉普授魯夏侯敬  
又傳族子咸為豫章太守大戴授琅邪徐良旂卿為博士州牧郡  
守家世傳業小戴授梁人橋仁季卿楊榮子孫師古曰子孫榮之  
景本作楊子榮新 仁為大鴻臚補注先謙曰公卿表 家世傳業榮  
本作楊榮注同 琅邪太守由是大戴有徐氏小戴有橋楊氏之學  
胡母生字子都齊人也治公羊春秋為景帝博士與董仲舒同業  
仲舒著書稱其德年老歸教於齊齊之言春秋者宗事之公孫弘

亦頗受焉而董生為江都相自有傳弟子遂之者蘭陵褚大東平  
嬴公廣川段仲溫呂步舒師古曰遂謂名位成達者補注宋祁曰  
行齊召南曰案史記作仲舒弟子通者又東平嬴公史記無大至  
廣川段仲史記作段忠先謙曰徐廣注殷一作段則段字是  
梁相步舒丞相長史補注周壽昌曰步舒以長史持節使決淮南  
子皆以為是弟子通者至於命大夫 唯嬴公守學不失師法為昭  
帝諫大夫授東海孟卿魯睦孟補注朱一新曰後書云授東 孟為  
符節令坐說災異誅自有傳

嚴彭祖補注周壽昌曰即醜吏嚴延 字公子東海下邳人也與顏  
安樂俱事睦孟孟弟子百餘人唯彭祖安樂為明質問疑誼各持  
所見孟曰春秋之意在二子矣孟死彭祖安樂各顯門教授師古  
與專同專門 由是公羊春秋有顏嚴之學補注周壽昌曰漢嚴詵  
言各自名家 由是公羊春秋有顏嚴之學補注周壽昌曰漢嚴詵  
云詵字少通治嚴氏馮君章句通典引公羊說有高堂隆曰昔馮  
君入萬言章句云云足徵嚴氏有書并馮君為之章句而志不錄

馮君 彭祖為宣帝博士至河南東郡太守補注宋祁曰 曰高第入  
為左馮翊遷太子太傅廉直不事權貴或說曰天時不勝人事君  
曰不修小禮曲意亡貴人左右之助經誼雖高不至宰相願少自  
勉強彭祖曰凡通經術固當修行先王之道何可委曲從俗苟求  
富貴乎彭祖竟曰太傅官終授琅邪王中為元帝少府師古曰中  
官表不載蓋它宮少府家世傳業中授同郡公孫文東門雲雲為

荆州刺史文東平太傅徒眾尤盛雲坐為江賊拜辱命下獄誅師  
日蓬見賊而拜也補注周壽昌曰江賊即尹賞傳所云江湖  
中多盜賊以賞為江夏太守捕格江賊荆州與江夏接壤也  
顏安樂字公孫補注朱祁曰 魯國薛人睦孟姊子也家貧為學精  
力補注朱祁曰 官至齊郡太守丞後為仇家所殺安樂授淮陽洽  
豐次君師古曰洽音香補注沈欽 淄川任公公為少府豐淄川太  
守由是顏家有洽任之學始貢禹事嬴公成於睦孟至御史大夫



疎廣事孟卿補注先謙曰至太子太傅皆自有傳廣授琅邪筦路師古曰筦亦管字也補注宋祁曰蕭該音義案草下完音九又首  
官今漢書本傳作筦下完風俗通姓氏篇有筦筦二姓云筦楚  
大夫見呂氏春秋漢有筦路為御史中丞即此是也又有筦姓云  
管夷吾齊桓佐也見論語漢有筦號為西河太守今筦路是草下  
完非竹下完及竹下官由來路為御史中丞禹授潁川堂谿惠師古  
讀者多惑檢風俗通乃知路為御史中丞禹授潁川堂谿惠師古  
曰姓堂谿也補注周壽昌曰後漢有堂谿與也惠授泰山冥都師古  
音莫朝與蔡邕等同校刊石經蓋世儒族也惠授泰山冥都師古  
秋之冥劉昌宗莫應反案都治公羊春秋當是有所注述解釋公  
羊故司農云冥氏春秋之冥風俗通姓氏篇冥都為丞相史都與  
侯國姓西後見史記漢書有冥都為丞相史都與路又事顏安樂故顏氏復有筦冥之學路授孫寶為大司農自有  
傳豐授馬宮琅邪左咸咸為郡守九卿平元左咸為大司農三  
年為左馮翊元壽二年復由復土將軍為大徒眾尤盛官至大司  
鴻臚元始五年又為大鴻臚蓋四至九卿徒自有傳補注劉歆曰  
官改作宮瑕丘江公受穀梁春秋及詩於魯申公補注沈欽韓曰傳不言申  
公穀梁所授案穀梁序疏云穀梁傳孫卿孫卿傳魯人中公案申公之年不能逮事傳子至  
荀卿而其師浮丘伯也蓋荀卿傳浮丘伯浮丘伯傳申公孫為博士武帝時江公與董仲舒並仲舒通五經能持論善屬文  
江公响於口師古曰响音之上使與仲舒議不如仲舒而丞相公  
欲反响古响字孫弘本為公羊學比輯其議卒用董生師古曰比次也輯合也此  
音類麻反輯與集同補注先謙曰史記於是上因尊公羊家詔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  
作集比其義大興太子既通復私問穀梁而善之其後浸微師古曰唯魯榮廣  
王孫皓星公二人受焉補注錢大昭曰皓星姓也亦廣盡能傳其  
作浩星趙充國傳有浩星賜詩春秋高材捷敏與公羊大師眭孟等論數困之師古曰孟故好  
等窮屈也學者頗復受穀梁沛蔡千秋少君梁周慶幼君丁姓子孫師古曰  
姓字皆從廣受千秋又事皓星公為學最篤宣帝即位問衛太子  
子孫好穀梁春秋曰問丞相韋賢長信少府夏侯勝及侍中樂陵侯史  
高皆魯人也言穀梁子本魯學公羊氏迺齊學也宜興穀梁時千

秋為郎召見與公羊家並說上善穀梁說擢千秋為諫大夫給事  
中後有過左遷平陵令復求能為穀梁者莫及千秋上懲其學且  
絕迺曰千秋為郎中戶將師古曰戶將官名解在楊惲蓋寬饒傳  
補注先謙曰百官表郎中有車戶騎二  
將選郎十人從受汝南尹更始翁君補注周壽昌曰春秋隱九年  
使卒穀梁傳曰使者所使也孔氏疏云徐邈引尹更始云所者使之本自事千秋能說矣會千  
氏是更始之書至晉猶存而班氏未錄秋病死徵江公孫為博士劉向曰故諫大夫通達待詔受穀梁欲  
令助之江博士復死迺徵周慶丁姓待詔保宮師古曰保宮少府  
室使卒授十人自元康中始講至甘露元年積十餘歲皆明習迺  
召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平公羊穀梁同異各  
呂經處是非時公羊博士嚴彭祖侍郎申輓伊推宋顯師古曰穀  
梁議郎尹更始待詔劉向周慶丁姓並論公羊家多不見從願請  
內侍郎許廣使者亦並內穀梁家中郎王亥各五人師古曰使者  
謂當待詔遣監議者也內外引入議所也公羊家既請內許廣而使者因並內  
王亥也補注王先慎曰王亥後漢書賈逵傳注王亥先謙曰注  
外官本議三十餘事望之等十一人各已經誼對多從穀梁由是  
穀梁之學大盛慶姓皆為博士師古曰周慶丁姓二人也姓至中山太傅授楚  
申章昌曼君李奇曰姓申章名昌字曼君補注宋祁曰蕭該音義  
日晉灼作由章子案風俗通姓氏篇云由余秦相也見史記漢有由章至長沙太傅今宜作由章陽夏公案後言由是  
穀梁春秋有尹胡申章房氏之學則宜從李奇錢大昭曰廣韻十  
七真有復為博士至長沙太傅徒眾尤盛尹更始為諫大夫長樂  
姓申章昌為博士至長沙太傅徒眾尤盛尹更始為諫大夫長樂  
戶將補注錢大昭曰長樂戶將不見表長樂者太后又受左氏傳  
補注錢大昭曰長樂戶將不見表長樂者太后又受左氏傳  
取其變理合者曰為章句傳子咸及翟方進琅邪房鳳咸至大司  
農補注朱一新曰方進丞相自有傳  
公卿表不載房鳳字子元不其人也師古曰呂射策乙科為太史掌故  
師古曰太常舉方正為縣令都尉失官大司馬票騎將軍王根奏除補長  
史薦鳳明經通達擢為光祿大夫遷五官中郎將師古曰



官將秩時光祿勳王龔曰外屬內卿如滿日即成太后親也與奉

車都尉劉歆共校書三人皆侍中歆白左氏春秋可立哀帝納之

曰問諸儒皆不對歆於是數見丞相孔光為言左氏曰求助光卒

不肯唯鳳翼許歆遂共移書責讓太常博士語在歆傳大司空師

丹奏歆非毀先帝所立上於是出龔等補吏龔為弘農歆河內鳳

九江太守至青州牧始江博士授胡常常授梁蕭秉君房王莽時

為講學大夫由是穀梁春秋有尹胡申章房氏之學

漢興北平侯張蒼及梁太傅賈誼補注先謙曰論衡按書篇魯共

春秋三十篇左氏傳也案充承劉向別錄之說然蒼誼實左氏始師非錄壁中所得或壁中者與見行本同京兆尹張

敞補注先謙曰經典序錄貫長卿傳京兆尹大中大夫劉公子皆

修春秋左氏傳誼為左氏傳訓故授趙人賈公為河間獻王博士

子長卿為蕩陰令師古曰蕩陰河內授清河張禹長子如滿曰非

也禹與蕭望之同時為御史數為望之言左氏望之善之上書數

已稱說後望之為太子太傅薦禹於宣帝徵禹待詔未及問會疾

死授尹更始師古曰禹更始傳子咸及翟方進胡常常授黎陽賈

護季君哀帝時待詔為郎授蒼梧陳欽子佚呂左氏授王莽至將

軍而劉歆從尹咸及翟方進受由是言左氏者本之賈護劉歆

贊曰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已官祿訖於元

始百有餘年傳業者寔盛支葉蕃滋師古曰寔漸也一經說至百

餘萬言大師眾至千餘人蓋祿利之路然也師古曰言為經學者

所已勸初書唯有歐陽禮后易楊補注沈欽韓曰其後立學但施孟

益勸出於楊易楊為易田之說楊本不立博士漢以來言春秋公羊而

易者皆本田何三家皆田易猶大小戴仍后禮也

已至孝宣世復立大小夏侯尚書大小戴禮施孟梁丘易穀梁春

秋至元帝世復立京氏易平帝時又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

尚書補注朱一新曰趙邠卿孟子題辭云孝文皇帝欲廣游學之

而已又劉子駿移太常博士書孝文時天下眾書在在出皆諸

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為置博士則趙氏之言審矣本書藝文志

周官經六篇王莽所已罔羅遺失兼而存之是在其中矣如滿曰

妄之說是當在其

中故兼而存之

虛受堂

三

儒林傳第五十八 終

漢書八十八



循吏傳第五十九師古曰循順也上順公法下順人情也 漢書八十九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王先謙補注

漢興之初反秦之敝與民休息凡事簡易禁罔疏闊而相國蕭曹

曰寬厚清靜為天下帥師古曰帥導也補注齊召南 民作畫一之

歌師古曰謂歌曰蕭何為法講 孝惠垂拱高后女主不出房闈而

天下晏然民務稼穡衣食滋殖師古曰滋益 至於文景遂移風易

俗是時循吏如河南守吳公蜀守文翁之屬補注先謙曰吳公皆

謹身帥先居己廉平不至於嚴而民從化孝武之世外攘四夷內

改法度師古曰 民用彫敝姦軌不禁師古曰 時少能已化治稱者

惟江都相董仲舒內史公孫弘兒寬居官可紀三人皆儒者通於

世務明習文法已經術潤飾吏事天子器之仲舒數謝病去弘寬

至三公孝昭幼冲霍光秉政承奮侈師旅之後海內虛耗光因循

守職無所改作至於始元元鳳之間匈奴鄉化百姓益富師古曰

舉賢良文學問民所疾苦於是罷酒榷而議鹽

鐵矣及至孝宣繇仄陋而登至尊師古曰 古制字仄陋言非正

此類興于閭閻師古曰 閭里門也閭里中門師古曰 知民事之難難自霍

光薨後始躬萬機厲精為治五日一聽事自丞相已下補注宋祁

以已字同 各奉職而進及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觀其所繇退

而考察所行已質其言師古曰 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已然常

稱曰庶民所已安其田里而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師古曰

日訟理言所訟見 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師古曰 謂郡

為太守吏民之本也補注宋祁曰 越本 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

將久不可欺罔迺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已師古曰

厲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已次用之師古曰

賜金爵也 是故漢世良吏於是為盛稱中興焉若趙廣漢韓延壽

尹翁歸嚴延年張敞之屬皆稱其位然任刑罰或抵罪誅師古曰

音丁王成黃霸朱邑龔遂鄭弘召信臣等師古曰 召讀曰邵補所

居民富所去見思生有榮號死見奉祀此廩廩庶幾德讓君子之

遺風矣師古曰 廩廩言有風采也補注王念孫曰顏以序言君子

者漸近之意即所謂庶幾也言此數人者廩廩乎幾於德讓君子

矣師古曰 記孝文紀贊曰漢興至孝文四十有餘載德至盛也廩廩鄉

改正服封禪矣師古曰 贊曰漢興至孝文四十有餘載德至盛也廩廩鄉

注曰廩廩近升平就與此廩廩同義

文翁廬江舒人也少好學補注沈欽韓曰 廬州人物云文

文翁字翁仲未學之時與人俱入叢木謂侶人曰吾欲遠學先

試投吾斧高木上斧當挂乃仰投之斧果上挂因之長安授經通

春秋已郡縣吏察舉景帝末為蜀郡守補注沈欽韓曰 華陽國志

文翁為蜀郡守補注沈欽韓曰 華陽國志

仁愛好教化見蜀地僻陋有蠻夷風師古曰 辟讀曰僻 文翁欲

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張叔等十餘人補注沈欽韓

文翁造博士張叔等十八人東詣博士受七經還叔為師古曰

師古曰 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或學律令減省少府用度買刀布

蜀物計吏已遺博士師古曰 如官曰金馬書刀今賜計吏是也作馬形

刀也舊時蜀郡工官作金馬書刀形似佩刀形金錯其拊布刀謂

刀凡蜀刀有環者布刀也布刀如布刀者似佩刀形金錯其拊布刀謂

刀為貨無環者布刀也布刀如布刀者似佩刀形金錯其拊布刀謂

日注文細密環於景本據史館本改作細密者而沈欽韓曰如

鍊剛金馬託形黃文錯兼鞞工名此正博士所需耳豈謂凡斷

數歲蜀生皆成就還歸文翁已為右職師古曰 中黃潤一端數金



令從役也更音工 高者曰補郡縣吏次為孝弟力田常選學官衡反蘇讀曰倫 師古曰便坐別坐可曰視

子使在便坐受事師古曰便坐別坐可曰視 每出行縣益從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 師古曰益多也

使傳教令出入閭閻師古曰閭閻內中門也 補注王文彬曰爾雅釋宮

宮中之門謂之闕其小者謂之閭師古曰閭閻內中門也 補注王文彬曰爾雅釋宮

之數年爭欲為學官師古曰閭閻內中門也 補注王文彬曰爾雅釋宮

由蜀地學於京師者比齊魯焉師古曰閭閻內中門也 補注王文彬曰爾雅釋宮

民然則相如即文翁所拔以為蜀人師者其語與地理志所云師古曰閭閻內中門也 補注王文彬曰爾雅釋宮

至武帝時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自文翁為之始云文翁終師古曰閭閻內中門也 補注王文彬曰爾雅釋宮

於蜀吏民為立祠堂歲時祭祀不絕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師古曰閭閻內中門也 補注王文彬曰爾雅釋宮

也師古曰閭閻內中門也 補注王文彬曰爾雅釋宮

師古曰閭閻內中門也師古曰閭閻內中門也 補注王文彬曰爾雅釋宮

城後守更增二石室師古曰閭閻內中門也 補注王文彬曰爾雅釋宮

石室一名玉室安帝初開烈火為災惟石室獨存至獻帝興平元師古曰閭閻內中門也 補注王文彬曰爾雅釋宮

年太守高朕於玉室東更造一石室為周公禮殿師古曰閭閻內中門也 補注王文彬曰爾雅釋宮

翁學堂圖一卷沈欽韓曰隸釋益州太守高朕修周公殿記云始師古曰閭閻內中門也 補注王文彬曰爾雅釋宮

自文翁應期鑿度開建時宮立堂布觀至於師古曰閭閻內中門也 補注王文彬曰爾雅釋宮

甲午故府梓潼文君教增造更寺二百餘間師古曰閭閻內中門也 補注王文彬曰爾雅釋宮

王成不知何郡人也為膠東相師古曰閭閻內中門也 補注王文彬曰爾雅釋宮

有聲宣帝最先褒之地節三年下詔曰蓋聞有功不賞有罪不誅師古曰閭閻內中門也 補注王文彬曰爾雅釋宮

為象榮而役師古曰喜謂愛 武帝末曰待詔

使鄉里人也師古曰喜謂愛 武帝末曰待詔

入錢賞官補侍郎謁者師古曰喜謂愛 武帝末曰待詔

本正文則以字沈欽韓曰食貨志令民得買官坐同產有罪免師古曰喜謂愛 武帝末曰待詔

日同產謂兄弟也師古曰喜謂愛 武帝末曰待詔

宋補曰景本無罪字師古曰喜謂愛 武帝末曰待詔

都為沈黎郡後書西南夷傳天漢四年併蜀郡師古曰喜謂愛 武帝末曰待詔

石卒史師古曰喜謂愛 武帝末曰待詔

署右職師古曰喜謂愛 武帝末曰待詔

廉稱師古曰喜謂愛 武帝末曰待詔

有均輸令丞此分治於河東故別置長也師古曰喜謂愛 武帝末曰待詔

霸為人明察內敏師古曰喜謂愛 武帝末曰待詔

御眾為丞處議當於法合人心太守甚任之吏民愛敬焉自武帝師古曰喜謂愛 武帝末曰待詔

末用法深昭帝立幼大將軍霍光秉政大臣爭權上官桀等與燕師古曰喜謂愛 武帝末曰待詔

王謀作亂光既誅之遂遵武帝法度曰刑罰痛繩羣下繇是俗吏師古曰喜謂愛 武帝末曰待詔

上嚴酷曰為能師古曰喜謂愛 武帝末曰待詔

帝即位位在民間時知百姓苦吏急也問霸持法平召曰為廷尉正師古曰喜謂愛 武帝末曰待詔

補注先謙曰百官數決疑獄庭中稱平師古曰喜謂愛 武帝末曰待詔

中亦作庭中引宋祁守丞相長史坐公卿大議廷中師古曰喜謂愛 武帝末曰待詔

皆下廷尉師古曰喜謂愛 武帝末曰待詔

與魯同師古曰喜謂愛 武帝末曰待詔

崎舉霸賢良勝又口薦霸於上上擢霸為揚州刺史三歲宣帝下師古曰喜謂愛 武帝末曰待詔

詔曰制詔御史其曰賢良高第揚州刺史霸為潁川太守師古曰喜謂愛 武帝末曰待詔

潁川有富室兄弟同居弟婦與長姪皆懷姙長姪胎傷弟婦生男師古曰喜謂愛 武帝末曰待詔

輒奪以為己子爭訟三年郡守黃霸使人抱兒於庭令弟婦取師古曰喜謂愛 武帝末曰待詔

之長如持之甚猛弟婦恐有所傷於手霸乃叱長姪曰汝食家財師古曰喜謂愛 武帝末曰待詔

欲得兒宜慮頓有所傷乎乃以兒還弟婦出棠陰此事引風俗通師古曰喜謂愛 武帝末曰待詔







馴養愛玩舉俗呼之為鴟音曰鴟出上黨色黃黑無駁雜也說文鴟如鴟而青出羌中集韻音介師古承其祖說漢書注當作鴟音介字或作鴟景文辨之是也玉篇為宋人重修鴟字自沿官本誤爾廣韻鴟字注與說文同先謙曰下云邊吏多知鴟雀者則故長安見而神中霸曰為神雀議欲已聞傲奏霸曰竊見丞相請與中二千石博士雜問郡國上計長吏守丞補注宋祁曰吏當作郡國守丞長史上計事竟道君侯出坐庭上親問百姓所疾苦為民興利除害成大化條其對有耕者讓畔男女異路道不拾遺及舉孝子弟貞婦者為一輩先上殿師古曰丞相所坐屋也古者屋之高嚴通呼為殿不必宮中徒府中有百官朝會之殿云天子與丞相舊決大事焉續志注應劭曰國每有大議天子車駕親幸其殿殿西王侯以下更衣并存於是殿漢制尊卑有定禮分遠嚴豈得汎然同稱乎舉而不知其人數者次之不為條教者在後叩頭謝補注宋祁曰丞相雖口不言而心欲其為之也長吏守丞對補注宋祁曰吏當作史下文上計長吏同時臣傲舍有鴟雀飛止丞相府屋上丞相曰下見者數百人邊吏多知前漢八十九鴟雀者問之皆陽不知丞相圖議上奏師古曰曰臣問上計長吏守丞曰興化條師古曰凡言條者一一而疏舉之若木條然皇天報下神雀後知從臣傲舍來乃止郡國吏竊笑丞相仁厚有知略徵信奇怪也昔汲黯為淮陽守辭去之官謂大行李息曰御史大夫張湯懷詐阿意已傾朝廷公不早白與俱受戮矣息畏湯終不敢言後湯誅敗上聞黯與息語乃抵息罪而秩黯諸侯相取其思竭忠也臣傲非敢毀丞相也誠恐羣臣莫白而長吏守丞補注宋祁曰吏畏丞相指歸舍法令各為私教師古曰務相增加澆淳散樸是散上竝行偽貌有名亡實傾搖解怠甚者為妖師古曰假令京師先行讓畔異路道不拾遺其實亡益廉貪貞淫之行而曰偽先天下固未可也即諸侯先行之偽聲軼於京師非細事也師古曰

過也音選補注朱一新曰秩與益通禹貢益為棠地地理志作秩為棠是其證師古訓秩為過偽解過於京師不辭漢家承做通變造起律令所已勸善禁姦補注先謙曰條貫詳備不可復加宜令貴臣明飭長吏守丞師古曰飭與勸同次下類此補注以歸告二千石舉三老孝弟力田孝廉廉吏務得其人郡事皆曰義法令檢式師古曰檢局也音居檢反補注宋祁曰毋得擅為條教敢挾詐偽曰奸名譽者必先受戮師古曰奸曰正明好惡天子嘉納傲言召上計吏使侍中臨飭如傲指意補注沈欽韓曰晉書中讀詔計吏跪受隋禮儀志梁元會尚書騎引計吏郡國各一人皆跪詔然其制益始於宣帝霸甚慙又樂陵侯史高曰外屬舊恩侍中貴重霸薦高可太尉天子使尚書召問霸太尉官罷久矣丞相兼之所曰偃武興文也如國家不虞邊境有事師古曰左右之臣皆將率也補注先謙曰夫宣明教化通達幽隱使獄無冤刑邑無盜賊君之職也將相之官朕之任焉師古曰言欲拜將侍中樂陵侯高帷幄近臣朕之所自親師古曰具君何越職而舉之補注先謙曰通鑑胡注丞相職總百官進賢退不肖霸薦史高以為所薦非其人可也師古曰蓋自武帝以來丞相之失其職也久矣齊召南云案自武帝以後外廷之官統於丞相中朝之官統於大司馬霸以丞相而舉史高堪大司馬故以越職貴之尚書令受丞相對霸免冠謝罪數日乃決師古曰乃自是後不敢復有所請然自漢興言治民吏已霸為首為丞相五歲甘露三年年薨諡曰定侯霸死後樂陵侯高竟為大司馬師古曰史著此者賦遺事宜也補注何焯曰史著此者見宣帝必欲思自己出故霸死始用高以實將相之官服之任焉師古曰霸之新願注謂其適事宜知其也師古曰霸子忠侯賞嗣為關都尉子忠侯輔嗣至衛尉九卿先謙曰公卿表補字子元哀子忠嗣侯訖王莽迺絕子孫為吏二千石者五六人始霸少為陽夏游微師古曰游微主出師古曰見一婦人相者言此婦人當富貴不然相書不可用也師古曰



補注沈欽韓曰藝文志霸推問之乃其鄉里巫家女也霸即取為妻與之終身見論衡骨相篇為丞相後徙杜陵

朱邑字仲卿廬江舒人也少時為舒桐鄉嗇夫補注先謙曰官本有秩者曰三老曰嗇夫曰游傲嗇夫職職收賦稅先謙曰廉平案袁宇記舒州桐鄉縣取桐鄉為名即今安慶府桐城縣也

不苛曰愛利為行人而安利也師古曰仁愛於人而安利也未嘗笞辱人存問耆老孤寡遇

之有恩所部吏民愛敬焉遷補太守卒史舉賢良為大司農丞遷

北海太守曰治行第一入為大司農補注先謙曰公卿為大司農厚

篤於故舊補注王念孫曰案博下本無厚字博厚皆厚也為人博厚而篤於詞矣舊本北堂書鈔政術部十一引此皆無厚字然

性公正不可交曰私天子器之朝廷敬焉是時張敞為膠東相與

邑書曰明主游心太古廣延茂士師古曰茂士也此誠忠臣竭忠之時也

直敞遠守劇郡馭於繩墨師古曰直讀曰值補注先謙曰為旬臆

約結固亡奇也師古曰約屈也雖有亦安所施師古曰言在遠郡無足展

者甘糟糠穰歲餘梁肉師古曰穰歲也何則有

亡之勢異也昔陳平雖賢須魏倩而後進師古曰魏倩也

士之美稱故云魏倩也而章氏便曰為無知之字非也師古曰魏倩

也補注周壽昌曰倩為無知之字非也師古曰魏倩

各達其時之英俊師古曰言士若必伊尹呂望而後薦之則此人

不因足下而進矣師古曰言能自達也邑感敞言貢薦賢士大夫多得其助

者身為列卿居處儉節祿賜曰共九族鄉黨師古曰共家亡餘財

神爵元年卒天子閔惜下詔稱揚曰大司農邑廉潔守節退食自公亡疆外之交束脩之餽師古曰餽與饋同補注先謙曰官本可謂淑人君子遭難凶災朕甚閔之其賜邑子黃金百斤曰

奉其祭祀初邑病且死屬其子師古曰屬音之欲反曰我故為桐鄉吏其民

愛我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師古曰嘗謂及

死其子葬之桐鄉西郭外民果然其為邑起家立祠師古曰祠祭也

人所加凡言果然者皆謂果如此也師古曰祠祭也

邑郎中令事王賀賀動作多不正遂為人忠厚剛毅有大節內諫

爭於王外責傳相引經義陳禍福至於涕泣蹇蹇亡已師古曰蹇

之意也易蹇卦師古曰蹇面刺王過王至掩耳起走曰郎中令善媿人師古曰媿

古媿字及國中皆畏懼焉師古曰王及王嘗久與駟奴宰人游戲

飲食賞賜亡度遂入見王涕泣鄰行左右侍御皆出涕王曰郎中

令何為哭遂曰臣痛社稷危也願賜清閒竭愚王辟左右師古曰

音開遂曰大王知膠西王所曰為無道亡乎師古曰唯得所

誅王曰不知也曰臣聞膠西王有諛臣侯得王所為擬於桀紂也

言曰至於是不慎也臣請選郎通經術有行義者與王起居坐則

誦詩書立則習禮容宜有益王許之遂選郎中張安等十人侍

昭帝崩亡子昌邑王賀嗣立官屬皆徵入王相安樂遷長樂衛尉



遂見安樂流涕謂曰王立為天子日益驕溢諫之不復聽今哀痛

未盡師古曰謂日與近臣飲食作樂闕虎豹召皮軒車九流補注

韓日積志法駕前驅有九旂雲罕注徐廣曰旂車有九乘前史不

謂此驅馳東西所為詩道師古曰詩乘古制寬大臣有隱退今

去不得陽狂恐知補注朱一新曰言求去不身死為世戮奈何君

陛下故相宜極諫爭王即位二十七日卒呂淫亂廢昌邑羣臣坐

陷王於惡不道皆誅死者二百餘人唯遂與中尉王陽呂數諫爭

得減死髡為城旦宣帝即位久之渤海左右郡歲飢盜賊並起師

日左右謂側二千石不能禽制上選能治者丞相御史舉遂可用

上召為渤海太守時遂年七十餘召見形貌短小宣帝望見不副

所聞心內輕焉謂遂曰渤海廢亂朕甚憂之君欲何已息其盜賊

曰稱朕意遂對曰海瀕遐遠不霑聖化師古曰漸也其民困於

飢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師古

子猶言初生幼小之意也積水曰潢日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

也師古曰勝謂以威力克而殺之也安謂以德上聞遂對甚說師

日悅讀師古曰悅遂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

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且無拘臣臣文法得

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加賜黃金贈遺乘傳至渤海界師古曰傳

郡聞新太守至發兵已迎遂皆遣還移書勅屬縣悉罷逐捕盜賊

吏諸持鉏鉤田器者皆為良民吏無得問師古曰鉏鉤持兵器者迺為盜

賊遂單車獨行至府郡中翕然盜賊亦皆罷師古曰罷讀曰疲言

罷後云劫略者去兵末乃總云盜賊於是悉平師古曰罷前未嘗言

皆罷後云劫略者去兵末乃總云盜賊於是悉平師古曰罷前未嘗言

遂功矣但如字讀之文意自通渤海又多劫略相隨聞遂教令即

時解散棄其兵弩而持鉏鉤盜賊於是悉平民安土樂業遂迺開

倉廩假貧民師古曰假選用良吏尉安收養焉遂見齊俗奢侈好

末技不田作迺躬率已儉約勸民務農桑令口種一樹榆百本補

五十本師古曰法難一本率七八支師古曰三籬四言種蔥者三支一

科蠶即一畦師古曰畦即如此種也家二母雞五雞師古曰則如此養之也民

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為帶今佩犢春夏不

得不趨田畝師古曰趨即如此種也秋冬課收斂益蓄果實師古曰勞來循行

郡中皆有畜積師古曰蓄積也師古曰勞來勸勉也師古曰蓄積也師古曰

注皆字衍吏民皆富實師古曰實實也師古曰獄訟止息數年上遣使者

徵遂議曹王生願從師古曰願從也師古曰此事也師古曰但彼以師古曰為武帝時北海

太守即時功曹曰為王生素著酒亡節度不可使師古曰使師古曰使

會遂引入宮王生醉從後呼師古曰呼師古曰呼師古曰呼師古曰呼師古曰呼

止願有所白遂還問其故師古曰還問也師古曰王生日天子即問君何已治渤

海君不可有所陳對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受其言

既至前上果問已治狀遂對如王生言天子說其有讓師古曰讓師古曰讓

笑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遂因前曰臣非知此乃臣議曹教

戒臣也上召遂年老不任公卿拜為水衡都尉師古曰都尉師古曰都尉

四年為水衡都尉即朱邑以北議曹王生為水衡丞師古曰丞師古曰丞

水衡典上林禁苑共張宮館師古曰館師古曰館師古曰館師古曰館師古曰館

職親近上甚重之已官壽卒師古曰卒師古曰卒師古曰卒師古曰卒師古曰卒

年馮奉世代凡五年師古曰凡五年師古曰凡五年師古曰凡五年師古曰凡五年

召信臣字翁卿九江壽春人也師古曰壽春人也師古曰壽春人也師古曰壽春

科為郎出補穀陽長舉高第遷上蔡長師古曰上蔡長師古曰上蔡長師古曰上蔡

為長此以穀陽長遷上蔡長一長也而其治視民如子所居見稱

此遷於彼或上蔡戶視穀陽為多也



述超為零陵太守病歸復徵為諫大夫遷南陽太守其治如上蔡  
 信臣為人勤力有方略好為民興利務在富之躬勸耕農補注先  
 本節躬出入阡陌止舍離鄉亭師古曰言休意時有安居時行視  
 郡中水泉師古曰行開通溝瀆起水門提閘凡數十處師古曰  
 音一易反補注齊召南曰案提應作閘又案信臣於南陽水利無  
 所不與其最鉅者鉅盧六門場並在穰縣之南權概復新野昆  
 陽三縣後漢杜詩修其故迹後書晉書及水經注通典而信臣  
 規地在南陽並於蜀李冰後史起也顏注太略錢大昕曰提閘即  
 堰也古讀開如馬亦作堰後書董卓傳於所度水中為立閘以  
 捕魚注云讀漢書偽字作堰其字義則同但異體耳又作焉後  
 王景傳與將作謁者王吳共修作汝儀渠吳用景塢流灌之水乃  
 復為害開又有過首故字亦作過水經注載魏劉靖碑云以嘉平  
 二年立過於水道高梁河造戾陵過即戾陵堰也說文無堰字周  
 禮人草以時戲為梁鄭司農云梁水堰也堰水為閘空以符承  
 其空是漢人亦作堰也周壽昌曰提閘字通刑法志提封作提封  
 證可師古曰百廣溉灌歲增加多至三萬頃民得其利畜積有餘師古曰  
 信臣為民作均水約束師古曰長安志涇渠圖制云立三限閘以分  
 水立斗門以均水凡用水先令斗吏入狀官給申帖方許開斗自  
 十月一日起放水至六月遇漲水歇渠七月往罷每夫一名夏秋  
 田二頃六十畝仍驗其工給水行水之序須自下而上刻石立於  
 田畔已防分爭禁止嫁娶送終奢靡務出於儉約府縣吏家子弟  
 好游敖不田作為事輒斥罷之甚者案其不法曰視好惡師古  
 示師古曰其化大行郡中莫不耕稼力田百姓歸之戶口增倍盜賊獄  
 訟衰止吏民親愛信臣號之曰召父荊州刺史奏信臣為百姓興  
 利郡已殷富賜黃金四十斤遷河南太守治行常為第一復數增  
 秩賜金竟寧中徵為少府列於九卿奏請上林諸離遠宮館稀幸  
 御者勿復繕治其張補注何焯曰成帝建始元年秋罷上林宮館  
 事又奏省樂府黃門倡優諸戲及宮館兵弩什器減過泰半補注  
 日官本太官園種冬生蔥韭菜茹覆屋廡師古曰廡周室也如  
 晝夜難蘊火待溫氣乃生師古曰難古熱字蘊火蓄也火蘊音於

信臣為此皆不時之物有傷於人不宜曰奉供養及它非法食  
 物悉奏罷省費歲數千萬師古曰案所費信臣年老曰官卒補注  
 日案公卿表元始四年詔書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師古曰  
 從中少府曰禮月令仲夏命百辟雲蜀郡曰文翁九江曰召父應  
 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此舉古制也益竟饒傳稱魏相為魏侯  
 鄭崇書傳稱貢禹為貢公敘傳稱桓譚為桓生皆史家刊正未  
 一錄董詔書歲時郡二千石率官屬行禮奉祠信臣家而南陽亦為  
 立祠

虛受堂

七

循吏傳第五十九 終

漢書八十九



酷吏傳第六十

漢書九十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臣 王先謙補注

孔子曰導之曰政齊之曰刑民免而無恥導之曰德齊之曰禮有

恥且格 苟免不恥於惡化以禮則下知愧辱而至於治也 補注

宋祁曰注文不恥於惡本 老氏稱上德不德是曰有德下德不失德

作不止刊誤作不恥 師古曰老子德經之言也上德體

是曰無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 師古曰老子德經之言也上德體

更以表之法令繁則巧詐益起故多盜賊 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

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原也 師古曰言治之體亦須 昔天下之

罔嘗密矣 師古曰然不軌愈起 不者後人不知軌究通借而妄改

之史記作其極也上下相遁至於不振 師古曰遁避也言吏避於

可振救也 補注王念孫曰如師古說是下遁上非上下相遁也今

案通者欺也言盜竊起而上下相遁猶左傳言上下相蒙也廣

領通欺也賈子過秦篇為並起而上下相遁義與此同也管子

法禁篇遁上而遁民者聖王之禁也言為人臣而上欺其君下欺

其民者聖王之所禁也通字亦作遁淮南修 當是之時吏治若救

火揚沸 師古曰言迫急也本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

師古曰惡讀曰烏鳥於何也愉快且也 補注師古曰案愉快乎

史記作愉快此文論字即愉快也愉快且也 補注師古曰案愉快乎

道德者溺於職矣 師古曰溺沈也沈沈而溺也 補注師古曰案愉快乎

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師古曰訟言也訟言也 補注師古曰案愉快乎

下士聞道大笑之 師古曰老子言大言大笑也 補注師古曰案愉快乎

注德也作道當據老子言况其笑也 補注師古曰案愉快乎

迂而笑之也文王世子况其笑也 補注師古曰案愉快乎

莊子道也遊是也與迂同義老子言大言大笑也 補注師古曰案愉快乎

同義上士聞道而笑之與迂同義老子言大言大笑也 補注師古曰案愉快乎

唐周孔莫信神仙之書不但大而笑之又將誇毀真正抱朴子微

旨歸亦云大而笑之其來久矣是幸甚所見老子皆作大而笑之

又案師古注云大道元深非其所及故致笑也大道元深是釋大

字故致笑也是釋笑之二字則漢書亦是大而笑之明矣今本作

大笑之亦與 非虛言也漢興破觚而為圓斲珞而為樸 孟康曰

顏注不合 非虛言也漢興破觚而為圓斲珞而為樸 孟康曰

補注沈欽韓曰周禮算經萬物周事而剛方用焉大匠造制而規

矩立焉或毀韓曰周禮算經萬物周事而剛方用焉大匠造制而規

而為方先謙曰官本注彫作雕號為罔漏吞舟之魚 師古曰言

吏治蒸蒸不至於姦 師古曰一之貌也黎民艾安 師古曰艾由

是觀之在彼不在此 師古曰言不在於嚴酷也 補注師古曰案

有在道 高后時酷吏獨有侯封刻棘宗室侵辱功臣 師古曰棘謂

德三字 高后時酷吏獨有侯封刻棘宗室侵辱功臣 師古曰棘謂

的 反補注宋祁曰 呂氏已敗遂夷侯封之家 師古曰棘謂

是 史 當音來各反 呂氏已敗遂夷侯封之家 師古曰棘謂

誤 禽 孝景時罷錯曰刻深頗用術輔其資 師古曰棘謂

怒於錯錯卒被戮 師古曰其後有郅都甯成之倫 師古曰郅都

郅都河東大陽人也 補注師古曰案史記但曰楊人也據地理

為陽因遂衍大字先謙曰大陽在今解州平陸縣東北十五里楊

縣在今平陽府洪洞縣東南十五里正義引括地志云漢楊縣城

唐初改為洪洞以故洪洞鎮為名郅都葬在洪洞縣 已郎事文帝

東南二十里漢書云河東大陽人班固失之甚也 已郎事文帝

景帝時為中郎將敢直諫面折大臣於朝嘗從入上林買姬在廁

師古曰買姬即買夫人也 補注師古曰案愉快乎

敬 師古曰買姬即買夫人也 補注師古曰案愉快乎

以動目都不行上欲自持兵救買姬都伏上前曰亡一姬復一姬

進天下所少寧姬等耶陛下縱自輕奈宗廟太后何上還彘亦不

傷買姬太后聞之賜都金百斤上亦賜金百斤由此重都濟南







爭權相告言師古曰勝屠姓也補注先謙曰案隱風俗通云勝屠  
公當抵罪議不受刑補注先謙曰議當自殺而由棄市自甯成周  
陽由之後事益多民巧法大抵吏治類多成由等矣師古曰大抵

趙禹師古曰趙禹也音胎呂佐師古曰京師諸史補中都官師古曰京師諸

亞夫為丞相禹為丞相師古曰丞相也音胎史府中皆稱其廉平然亞夫弗任曰極知

禹無害師古曰無害言無人能勝之者補注劉奉世曰足以知然

文深師古曰文深也音胎不可曰居大府武帝時禹曰刀筆吏積勞遷為

御史上曰為能至中大夫師古曰御史大夫也音胎與張湯論定律令作見

知師古曰知也音胎吏傳相監司曰法盡自此始師古曰法盡自此始

為人廉裾師古曰廉裾也音胎為吏已來舍無食

客公卿相造請禹終不行師古曰相造也音胎請報謝務在絕知友賓客之請師古曰絕知友賓客之請

求官屬陰罪師古曰陰罪也音胎當中廢已為廷尉始條侯呂禹賊深

及禹為少府九卿酷急至晚節事益多吏務為嚴峻而禹治加緩

名為平王溫舒等後起治峻師古曰峻也音胎禹曰老徒為燕相

縱有姊曰醫幸王太后師古曰太后也音胎太后問有子兄弟為官者乎姊曰

有弟無行不可師古曰無行也音胎太后迺告上上拜義弟縱為中

郡中令師古曰郡中令也音胎治敢往少溫籍師古曰少溫籍也音胎

舉第一遷為長陵及長安令直法行治不避貴戚師古曰舉第一也音胎

孫俯成子中師古曰孫俯成子中也音胎上曰為能遷為

河內都尉至則族滅其豪穰氏之屬河內道不拾遺而張次公亦

為郎師古曰郎也音胎勇悍從軍師古曰勇悍也音胎敢深入有功封為岸頭侯甯成家居

上欲曰為郡守御史大夫弘曰師古曰弘也音胎臣居山東為小吏時師古曰臣居山東為小吏時

成師古曰成也音胎甯成為濟南都尉其治如狼牧羊成不可令治民上迺拜

先謙曰官本注李上有蘇林曰師古曰先謙曰官本注李上有蘇林曰

號曰寧見乳虎無直甯成之怒師古曰號曰寧見乳虎無直甯成之怒

當其暴如此義縱自河內遷為南陽太守甯成家居南陽及至

關甯成側行送迎然縱氣盛弗為禮至郡遂按甯氏破碎其家成

坐有罪及孔鼻之屬皆奔亡南陽師古曰坐有罪及孔鼻之屬皆奔亡南陽







居它悻悻不辯師古曰言為餘官則心意蒙蔽職事不舉至於中尉則心開素習關中俗知豪惡吏豪惡吏盡復為用吏苛察淫惡

少年投餽購告言師古曰新所以受投書也首項解在趙廣漢置伯落長已收司師古曰伯亦長帥之稱

無執視之如奴有執家雖有姦如山弗犯無執雖貴戚必侵辱師古曰弄法為巧而

如此姦猾窮治大氏盡靡爛獄中師古曰大氏大歸也靡碎也論無出者其爪牙吏虎而冠師古曰言其殘暴反靡音武皮反

得目下皆伏有執者為遊聲譽稱治數歲其吏多曰權貴富師古曰

欲作通天臺而未有人温舒請覆中尉脫卒得數萬人作師古曰

殺之有正員也師古曰員騎騎其時兩弟及兩婚家亦各自坐它罪而族光祿

勳徐自為曰悲夫夫古有三族而王温舒罪至同時而五族乎師古曰

尹齊東郡在平人也師古曰在音仕疑反補注宋祁曰曰刀筆吏

前漢九十九

權貴之家所擁佑故積受取致富者温舒擊東越還師古曰也補注先謙曰史記無貴字義較長温舒擊東越還師古曰元鼎六年出議有不中意師古曰不當天子坐曰法免是時上方會稽破東越議有不中意師古曰不當天子坐曰法免是時上方

稍遷至御史事張湯湯數稱曰為廉武帝使督盜賊師古曰

武使之督盜賊也師古曰武使之督盜賊也師古曰

甯成上曰為能拜為中尉吏民益彫敝輕齊木彊少文師古曰

其尸妻亡去歸葬師古曰其尸妻亡去歸葬師古曰

後數年病死家直不滿五十金所誅滅淮陽甚多及死仇家欲燒

亦引此事為證師古曰亦引此事為證師古曰

楊僕宜陽人也師古曰楊僕宜陽人也師古曰

先謙曰官本考證云案關東屬上關東治放尹齊師古曰

南越反拜為樓船將軍有功封將梁侯東越反上欲復使將為其

伐前勞師古曰伐前勞師古曰

對德曰南越中險地名也師古曰對德曰南越中險地名也師古曰

字烏足曰驕人哉師古曰字烏足曰驕人哉師古曰

為獲是一過也建德呂嘉逆罪不容於天下師古曰

相也將軍擁精兵不窮追超然曰東越為援是二過也師古曰

以東越為援也師古曰以東越為援也師古曰

軍不念其勤勞而造佞巧請乘傳行塞師古曰

傳下有因用歸家懷銀黃垂三組夸鄉里是三過也師古曰

音字



也僕為主帥都尉又為樓船將軍失期內顧曰道惡為解師古  
 將梁侯三印故三組也組印綬也失期內顧曰道惡為解師古  
 願言思妻妾也解謂自失期內顧曰道惡為解師古  
 解說也若今言分疏失期內顧曰道惡為解師古  
 幾何對曰率數百孟康曰僕嘗為將請官罰刀詔問賈答言此數  
 率數百也師古曰賈誼曰償補注宋祁曰注文  
 書字疑作當將武庫日出兵而陽不知挾偽干君是五過也師古  
 字下當有行字如高曰本出軍時欲使之蘭池明日又不對  
 也犯受詔不至蘭池宮宮頓而不去蘭池宮在渭城明日又不對  
 假令將軍之吏問之不從其罪何如推此心已在外江  
 海之閒可得信乎今東越深入將軍能率眾已掩過不僕惶恐對  
 曰願盡死贖罪補注宋祁曰死與王温舒俱破東越此自當在東  
 越傳中雜此後復與左將軍荀彘俱擊朝鮮為彘所縛語在朝鮮  
 非史法也傳還免為庶人補注周壽昌曰據朝鮮病死  
 成宣楊人也師古曰成宣者成宣之滅楊河東之邑補注沈欽韓曰  
 成宣通考工記輔人注成亦為成先謙曰佐史給事河東守衛  
 日楊縣在今平陽府洪洞縣東南十五里前漢九十一  
 將軍青使買馬河東師古曰將軍衛青充見宣無害言上徵為庶  
 丞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大慶丞此丞官事辦稍遷至御史及丞補  
 宋祁曰清化本為御史中丞丞此丞下文亦作中丞尤其明證使治  
 及字先謙曰史記丞作中丞丞此丞下文亦作中丞尤其明證使治  
 主父偃及淮南反獄所曰微文深誣殺者甚眾師古曰偃稱為敢決  
 疑數廢數起為御史及中丞者幾二十師古曰偃王温舒為中  
 尉而宣為左內史補注先謙曰史記上為作免是據公卿表温舒  
 尉而宣為左內史免中尉在元鼎六年宣為左內史在元封元年  
 其治米鹽師古曰米事小大皆關其手自部署縣名曹寶物官吏  
 令丞弗得擅搖痛曰重法繩之居官數年壹切為小治辯謙曰史  
 記辨作然獨宣曰小至大補注先謙曰官本能自行之難曰為經  
 師古曰經常也中廢為右扶風補注先謙曰據公卿表元封六年  
 不可為常法也中廢為右扶風補注先謙曰據公卿表元封六年  
 過數坐怒其吏成信補注先謙曰怨信亡藏上林中宣使郡令將吏  
 卒師古曰郡扶闌入上林中藏室門攻亭格殺信射中苑門師古

音竹宣下吏為大逆當族自殺而杜周任用補注周壽昌曰周  
 仲反又云周中廢為執金吾師古曰周為執金吾是宣死時周亦中廢也傳著此以  
 漢一年故廷尉杜周為執金吾至御史大夫實任宣是時郡守  
 明武帝任用酷吏然周為執金吾至御史大夫實任宣是時郡守  
 自殺後數年事勢不相接先謙曰此班固史記元文是時郡守  
 尉諸侯相二千石欲為治者大抵盡效王温舒等而吏民益輕犯  
 法盜賊滋起師古曰滋南陽有梅免百政師古曰梅免百政  
 楚有段中杜少師古曰中杜少南陽有梅免百政師古曰梅免百政  
 間有堅盧范主之屬補注沈欽韓曰盧范徐毅之徒亂齊趙與此文稍異  
 先謙曰官本此下有鄧展曰延篤讀堅曰甄晉灼大羣至數千人  
 日音近甄城字書已先反二十一字史記主作生大羣至數千人  
 擅自號補注先謙曰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師古曰趙小羣百數掠鹵鄉里  
 尉殺二千石為檄告縣趙具食師古曰趙小羣百數掠鹵鄉里  
 者不可稱數於是上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長史使督之師古曰出  
 察也補注先謙曰史記無猶弗能禁師古曰禁乃使光祿大夫范  
 下使守顏因衍文立訓耳前漢九十一  
 昆諸部都尉補注何焯曰史記部作輔百官表有及故九卿張德  
 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師古曰以軍與斬首大部或至  
 萬餘級及曰法誅通行飲食坐相連郡甚者數千人補注先謙曰  
 諸郡甚者數千人史記數歲酒頗得其渠率師古曰散卒失亡復  
 郡字句此當於連字句數歲酒頗得其渠率師古曰散卒失亡復  
 聚黨阻山川往往而羣無可奈何於是作沈命法師古曰沈命法  
 沒其命也孟康曰沈命法也命亡也師古曰應說是補注沈欽  
 韓曰與之相連俱死而為父可哀若從沈命之科恐曰羣盜起不  
 康買得雖殺人當死而為父可哀若從沈命之科恐曰羣盜起不  
 失度情之義宜減死處分師古曰品率也二千石曰下至小吏主  
 發覺發覺而弗捕滿品者師古曰品率也二千石曰下至小吏主  
 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弗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亦  
 使不言孟康曰縣有盜賊府亦并坐使縣不言之也師古曰府  
 及府亦使其故盜賊師古曰上下相為匿師古曰避文法焉師古  
 不言也十四字故盜賊師古曰上下相為匿師古曰避文法焉師古  
 王念孫曰以避文法本作為文避法史作以文辭避法徐廣云詐  
 為虛文言無盜賊是也今本文避二字倒轉則非其旨矣後書杜



林傳注引漢書  
正作以文避法

田廣明字子公鄭人也師古曰京兆鄭曰郎為天水司馬功次遷

河南都尉曰殺伐為治郡國盜賊並起遷廣明為淮陽太守歲餘

故城父令公孫勇與客胡倩等謀反音千見反倩詐稱光祿大夫

從車騎數十言使督盜賊止陳留傳舍太守謁見欲收取之廣明

覺知發兵皆捕斬焉而公孫勇衣繡衣乘駟馬車至圍師古曰陳

廣明為淮陽太守治此事可證顏注微誤圍使小史侍之周壽

昌曰圍下當有令字或亦知其非是守尉魏不害與廢齊夫江德

守尉字不得但云圍使亦知其非是守尉魏不害與廢齊夫江德

補注齊召南曰案江德功臣表則云蘇昌以捕賊越王子鄭起侯

封並捕斬公孫勇也乃功臣表則云蘇昌以捕賊越王子鄭起侯

事實稍異何焯曰鄭起亦尉史蘇昌共收捕之補注何焯曰不害

必公孫勇之黨而此略之尉史蘇昌共收捕之補注何焯曰不害

淮陽胡倩侯上封不害為當塗侯德輿陽侯師古曰昌蒲侯初四

人俱拜於前補注先謙曰四小史竊言武帝問言何對曰為侯者

得東歸不上曰女欲不貴矣師古曰言汝意欲歸不吾今貴汝謂

疑注女鄉名為何對曰名遺鄉上用遺汝矣師古曰遺於是賜

小史爵關內侯食遺鄉六百戶補注錢大昭曰魏釋載國三老袁

公先勇拜黃門郎封關內侯食遺鄉六百戶師古曰遺於是賜

山嗣此言小史即袁幹公孫勇即公先勇也功臣表例不載關內

侯故世次不可攷錢大昕曰漢制列侯大者萬餘戶小者數百戶

武帝時襄城侯樊豐四百戶師古曰侯李壽一百五十戶師古曰

也上曰廣明連禽大姦徵入為大鴻臚擢廣明兄雲中代為淮陽

太守昭帝時廣明將兵擊益州還賜爵關內侯徙衛尉後出為左

馮翊治有能名宣帝初立代蔡義為御史大夫曰前為馮翊與議

定策師古曰與前日豫補注宋封昌水侯歲餘曰連將軍將兵

擊匈奴出塞至受降城受降都尉前死喪柩在堂廣明召其寡妻

與姦既出不至質服虔曰質所期處也補注宋祁曰引軍空還

下太僕杜延年簿責師古曰簿音步戶反補注先謙曰本廣明

自殺闕下國除兄雲中為淮陽守補注宋祁曰淮一亦敢誅殺吏

民守闕告之竟坐棄市

田延年字子寶先齊諸田也徙陽陵師古曰高祖時徙之其地後

其字延年曰材略給事大將軍莫府霍光重之遷為長史出為

河東太守選拔尹翁歸等曰為爪牙誅鉏彊姦邪不敢發曰選

入為大司農會昭帝崩昌邑王嗣位淫亂霍將軍憂懼與公卿議

廢之莫敢發言延年校劍廷叱羣臣師古曰止於朝廷之中即日

議決語在光傳宣帝即位延年曰決疑定策封陽成侯補注周壽

紀作先是茂陵富人焦氏賈氏曰數千萬陰積貯炭葦諸下里物

孟康曰死者歸高里葬地下故曰下里昭帝大行時方上事暴起

昭帝暴崩故其事倉猝用度未辦延年奏言商賈或豫收方上不

祥器物冀其疾用欲曰求利師古曰疾速也非民臣所當為請沒入縣官

奏可富人亡財者皆怨出錢求延年罪初大司農取民牛車三萬

兩為僦師古曰一乘為一兩僦謂質之與願直也音子載沙便橋

下送至方上車直千錢延年上簿詐增僦直車二千凡六千萬盜

取其半焦賈兩家告其事下丞相府丞相議奏延年主守盜三千

萬不道補注宋祁曰劉云延年未嘗有酷烈聲而附此傳中何也

耳劉敞曰延年決大議其明勇過雋不疑至詐增僦直是韓延壽比

議當作義霍將軍召問延年欲為道地師古曰為之開通道也延年

抵曰師古曰抵拒諱本出將軍之門蒙此爵位師古曰延年嘗給

軍長史故無有是事光曰即無事當窮竟師古曰窮治盡其理補注

蘇與曰光以延年抵拒而忿言即令御史大夫田廣明謂太僕杜

延年春秋之義曰功覆過當廢昌邑王時非田子寶之言大事不

成今縣官出二千萬自乞之何哉師古曰自謂乞與之也乞音氣



軍延年言之大將軍大將軍曰誠然實勇士也當發大議時震動

朝廷光因舉手自撫心曰使我至今病悻師古曰悻心動也音換

中喘息曰悻音水季反謝田大夫曉大司農通往就獄得公議之師古曰曉

指也通者從公家通理也田大夫使人語延年延年曰幸縣官寬

先忿其拒諱故不佑之我耳何面目入牢獄使眾人指笑我卒徒唾吾背乎即閉閣獨居

齊舍師古曰齊讀曰齋補注偏袒持刀東西步數日使者召延年

詣廷尉聞鼓聲自勿死晉灼曰使者至司農司農發詔書國除

嚴延年字次卿東海下邳人也其父為丞相掾延年少學法律丞

前漢九十

五

相府歸為郡吏曰選除補御史掾舉侍御史是時大將軍霍光廢

昌邑王尊立宣帝宣帝初即位延年劾奏光擅廢立亡人臣禮不

道補注宋祁曰立字下當有主字王念孫曰宋奏雖寢然朝廷肅

焉敬憚延年後復劾大司農田延年持兵干屬車師古曰干犯也

也音之大司農自訟不干屬車事下御史中丞譴責延年何曰不

移書宮殿門禁止大司農而令得出入宮於是覆劾延年闕內罪

人法至死張晏曰故事有所劾奏並移宮門禁止不得入師古曰

大司農已被劾延年亡命會赦出丞相御史府徵書同日到延年

曰御史書先至詣御史府復為掾宣帝識之張晏曰識其前拜為

平陵令坐殺不辜去官後為丞相掾復擢好時令神爵中西羌反

疆弩將軍許延壽請延年為長史從軍敗西羌還為涿郡太守時

郡比得不能太守師古曰比類也補注宋祁曰還字下當有還涿

人畢野白等由是廢亂師古曰廢公大姓西高氏東高氏師古曰

各以所居自郡吏曰下皆畏避之莫敢與梧師古曰梧音逆也音

西高氏他本作梧非也王莽傳亡所悟咸曰窻負二千石無負家大家實

意亦正作梧師古曰發輒入高氏吏不敢追浸浸日多師古曰道

客放為盜賊師古曰發輒入高氏吏不敢追浸浸日多師古曰道

路張弓拔刃然後敢行其亂如此延年至道掾蓋吾趙繡校高氏

得其死罪繡見延年新將師古曰新為郡將也謂郡守為郡將者

作劫錢大昭曰延年太守故稱將尹翁歸傳翁歸為東海太守于

定國謂邑子曰此賢將孫實傳願受將命分當相直時實為京兆

尹故亦心內懼即為兩刻欲先白其輕者觀延年意怒迺出其重

稱將劫延年已知其如此矣趙掾至果白其輕者延年索懷中得重劾

師古曰索搜也音山各反即收送獄夜入晨將至市論殺之先所

補注宋祁曰越本無果字按者死師古曰在吏皆股弁師古曰股戰若

竟其姦誅殺各數十人郡中震恐道不拾遺三歲遷河南太守賜

黃金二十斤豪彊僑息師古曰僑野無行盜威震旁郡其治務

在摧折豪彊扶助貧弱師古曰僑野無行盜威震旁郡其治務

者曰文內之師古曰僑野無行盜威震旁郡其治務

者詭殺之師古曰僑野無行盜威震旁郡其治務

其獄皆文致不可得反師古曰僑野無行盜威震旁郡其治務

悍敏捷於事師古曰僑野無行盜威震旁郡其治務

此十四字劉知幾史通浮詞篇識之師古曰僑野無行盜威震旁郡其治務

周壽昌曰荀子勸學篇注絕過也師古曰僑野無行盜威震旁郡其治務

皆親鄉之師古曰僑野無行盜威震旁郡其治務

然疾惡泰甚中傷者多尤巧為獄文善史書所欲誅殺奏成於手

中主簿親近史不得聞知奏可論死奄忽如神冬月傳屬縣囚會

論府上師古曰總集流血數里河南號曰屠伯師古曰屠伯

畜伯師古曰總集流血數里河南號曰屠伯師古曰屠伯

長也師古曰總集流血數里河南號曰屠伯師古曰屠伯

令行禁止郡中正清師古曰總集流血數里河南號曰屠伯師古曰屠伯



為京兆尹素與延年善故治雖嚴然尚頗有縱舍聞延年用刑刻  
急適曰書論之曰昔韓盧之取菟也上觀下獲時韓氏之黑犬也  
孟康曰言其犬之取菟仰視不甚多殺尚法律然欲民無歎息恐  
人主之意而獲之喻不妄殺也  
恨之心非以多願次卿少緩誅罰思行此術延年報曰河南天下  
喉咽二周餘斃二周東西周君國也咽音一千反補注周壽昌曰  
通借秀甚苗穡何可不鉏也音誘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在作生是  
自矜伐其能終不衰止時黃霸在潁川已寬恕為治郡中亦平婁  
蒙豐年師古曰婁風皇下上賢焉下詔稱揚其行加金爵之賞延  
年素輕霸為人及比郡為守褒賞反在己前師古曰比接近心內  
不服河南界中又有蝗蟲府丞義出行蝗還見延年延年曰此蝗  
豈風皇食邪補注宋祁曰府丞義又道司農中丞耿壽昌為常平  
倉利百姓延年曰丞相御史不知為也當避位去壽昌安得權此

前漢九十七

師古曰作此倉非奇異之功也公卿不知後左馮翊缺上欲徵延  
為之是職官也壽昌安得權此以為權乎延年疑少府梁丘賀毀之心  
年符已發為其名酷復止應劭曰符符使符也誠在符節臺欲有  
也補注沈欽韓曰周官典瑞注杜子延年疑少府梁丘賀毀之心  
春云珍圭若今時召郡守以符使符延年疑少府梁丘賀毀之心  
恨會琅邪太守曰視事久病滿三月免延年自知見廢謂丞曰此  
人尚能去官我反不能去耶師古曰與又延年察獄史廉有威不  
入身師古曰延年察舉其獄史為廉而此人乃有威延年坐選舉  
不實貶秩笑曰後敢復有舉人者矣師古曰言已蓋被貶秩丞義  
年老頗悖師古曰心思慮素畏延年恐見中傷延年本當與義俱  
為丞相史實親厚之無意毀傷也饋遺之甚厚義愈益恐自筮得  
死卦忽忽不樂取告至長安師古曰上書言延年罪名十事已拜  
奏因飲藥自殺曰明不欺事下御史丞按驗有此數事已結延年  
師古曰結坐怨望非謗政治不道棄市初延年母從東海來欲從  
正其罪也

延年臘師古曰建丑之日為臘祭到雒陽適見報囚師古曰奏報  
也如今有司書囚後直謂斷決囚為報爾非奏得報母大驚便止都  
亭不肯入府延年出至都亭謁母母閉閤不見延年免冠頓首閤  
下良久母乃見之因數責延年師古曰數責所具反補注幸得備  
郡守專治千里不聞仁愛教化有已全安愚民願乘刑罰多刑殺  
人也師古曰願反欲曰立威豈為民父母意哉延年服罪重頓首謝  
師古曰重因自為母御歸府舍母畢正臘師古曰臘及正歲禮畢  
音直用反因自為母御歸府舍母畢正臘師古曰臘及正歲禮畢  
飲韓曰舉正臘日即歸不待卒歲也天文志臘明日人取卒歲  
會飲食故曰初歲御覽三十三徐爰家儀曰蜡本施祭故不買其  
明曰為小歲賀稱初歲無不謂小歲飲食者慶母深惡延年故但  
主臘祭不復飲食師古解臘為臘及正歲非也御覽又引會稽典錄  
云陳修家食每至正臘臘餅不起可得謂從臘日卧至元日乎  
書高祖紀太和十五年冬初罷小歲謂延年師古曰王念孫曰案謂  
而謂延年也師古曰延年謂延年  
延年臘師古曰建丑之日為臘祭到雒陽適見報囚師古曰奏報  
也如今有司書囚後直謂斷決囚為報爾非奏得報母大驚便止都  
亭不肯入府延年出至都亭謁母母閉閤不見延年免冠頓首閤  
下良久母乃見之因數責延年師古曰數責所具反補注幸得備  
郡守專治千里不聞仁愛教化有已全安愚民願乘刑罰多刑殺  
人也師古曰願反欲曰立威豈為民父母意哉延年服罪重頓首謝  
師古曰重因自為母御歸府舍母畢正臘師古曰臘及正歲禮畢  
音直用反因自為母御歸府舍母畢正臘師古曰臘及正歲禮畢  
飲韓曰舉正臘日即歸不待卒歲也天文志臘明日人取卒歲  
會飲食故曰初歲御覽三十三徐爰家儀曰蜡本施祭故不買其  
明曰為小歲賀稱初歲無不謂小歲飲食者慶母深惡延年故但  
主臘祭不復飲食師古解臘為臘及正歲非也御覽又引會稽典錄  
云陳修家食每至正臘臘餅不起可得謂從臘日卧至元日乎  
書高祖紀太和十五年冬初罷小歲謂延年師古曰王念孫曰案謂  
而謂延年也師古曰延年謂延年

前漢九十八

精古曰所見漢書本已誤文選辨命論注御覽時序部十入引此皆  
有已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師古曰言多殺我不意當老見壯子  
被刑戮也師古曰言素意行矣去女東歸掃除墓地耳師古曰言  
也遂去歸郡見昆弟宗人復為言之後歲餘果敗東海莫不賢知  
其母師古曰稱延年兄弟五人皆有吏材至大官東海號曰萬石  
嚴師古曰一門之中五次弟彭祖至太子太傅在儒林傳  
尹賞字子心補注周壽昌曰案後漢豫州從事尹宙碑有云尹吉  
襄三十年即賞之先也碑又云故子心賜於楊縣師古曰楊縣  
致位執金吾即指賞言宙殆賞之同族後人也師古曰楊縣鉅鹿楊氏人也  
今趙州宣晉縣治師古曰郡吏察廉為樓煩長舉茂材梁邑合左馮翊  
薛宣奏賞能治劇徒為頻陽令師古曰頻陽縣坐殘賊免後  
曰御史舉為鄭令永始元延問上急於政賞戚騎恣紅陽長仲兒  
弟交通輕俠滅匿亡命師古曰紅陽姓長仲字也師古曰紅陽南







多然莫足數此其知名見紀者也其廉者足已為儀表師古曰謂  
表明者補注先謙曰儀其汗者方略教道壹切禁姦師古曰汗  
亦質有文武焉雖酷稱其位矣師古曰稱音尺孕反補注宋祁曰  
也本馬遷之微辭湯周子孫貴盛故別傳師古曰言所以不列於  
例裁篇別出之故

虛受堂

主

酷吏傳第六十終

漢書九十

貨殖傳第六十一

漢書九十一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王先謙補注

昔先王之制自天子公侯卿大夫士至于卑隸抱關擊柝者師古

養馬者也隸之言著也屬著於人也抱關守門師古

車服棺槨祭祀死生之制各有差品小不得僭大賤不得踰貴夫

然故上下序而民志定師古曰辨上下定民志於是辯其土地川

澤丘陵衍沃原隰之宜師古曰衍謂地平延者也沃水之所灌沃

地字下疑有形字下沃疑作師古曰原下溼曰原補注宋祁曰注

浸先謙曰官本注延作衍 教民種樹畜養師古曰樹種也補注

種五穀六畜及至魚鼈鳥獸蒲材幹器械之資師古曰鼈龜也

亂音五音反狄音敵 所已養生送終之具靡不皆育育之已時

而用之有節中木未落斧斤不入於山林師古曰禮記月令云季

耕為 豺獺未祭罝網不布於墜澤師古曰禮記月令云季

獵月令孟春之月獺祭魚季秋之鷹隼未擊師古曰禮記月令

曰華亦鷩鳥即今所呼為鷩者也月令孟秋之鷹隼未擊師古

行戮弋繳射也矰者弋之矢也後漢經道也矰音曾侯音奚隱音

迷鶴音既順時而取物然猶山不糞澤不伐天師古曰禮記月令

也糞斂斬之也此天謂草木之方長未成者也糞音土牙反糞音

五萬反天音烏老反補注劉奉世曰糞讀如牙糞之糞旁出糞枝

也義與天相對宋祁曰糞音木音大雅反王引之曰糞從在聲古

音屬之部糞從差聲古音屬歌部二部絕不相通無緣借糞為糞

劉寬碑之嗟是也後人誤認糞上之糞為一引漢書山不糞則北

字乃依篆文艸頭作糞與糞字相似因糞而為糞矣玉篇廣韻糞

宋時漢書已譌作糞故作糞者誤 蛭魚麀卵咸有常禁師古曰

收而類糞以下諸書並沿其誤 所已順時宣氣蕃阜庶

物盛也蕃音扶元反 穡足功用如此之備也師古曰穡然後四民







通尤善計身富南游越池龜卑身事之其書則有萬物錄者五方  
所出皆直述之事見皇覽及晉中經簿又吳越春秋及越絕書五  
作計倪此則倪研及然聲皆相近實一人耳何云書籍不見哉  
注先謙曰梁章鉅云馬總意林史記貨殖傳集解文選未通觀  
子范孟師事之不肖自顯天下莫知故稱計然志略云姓海澤號  
父孟注以爲姓計然誤高似孫子略云姓章通志略云姓海澤號  
辛而誤吳越春秋作計然誤高似孫子略云姓章通志略云姓海澤號  
故資戲作故戲資引宋祁曰注文故戲資當作故資戲計然曰  
知關則修備時用則知物二者形則萬貨之情可得見矣師古曰  
故早則資舟水則資車物之理也師古曰早極則水木極則旱故  
以待其貴推此類而脩之十年國富厚賂戰士遂報張吳刷會稽  
之恥師古曰刷謂拭除范蠡歎曰計然之策十補注先謙曰史記  
越絕書用其五而得意既曰施國吾欲施之家迺乘扁舟孟康曰  
師古曰音浮江湖變名姓補注先謙曰官適齊爲鴟夷子皮師古  
師古曰音浮江湖變名姓補注先謙曰官適齊爲鴟夷子皮師古  
夷皮之所爲故曰子皮補注先謙曰師古注案隱引作大顏說文  
小異又引韓子云鴟夷子皮事田成子之陶爲朱公孟康曰陶卽  
成子去齊之燕子皮乃從之蓋范蠡也今定陶也補  
注先謙曰濟陰縣今曹  
州府定陶縣西北四里  
也迺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  
也迺治產積居與時逐言豫居貨物隨時而逐利補注先謙曰集  
解引孟注買作貨官而不賣於人治產治凡可以生息者積居積  
本注隨時作與時與時逐而不賣於人治產治凡可以生息者積居積  
貯成物居停之與時逐而不賣於人治產治凡可以生息者積居積  
此兩事自與天時逐而不賣於人治產治凡可以生息者積居積  
時補注先謙曰十九年之間三致千金而再散分與貧友昆弟後  
年衰老聽子孫脩業而息之師古曰遂至鉅萬故言富者稱陶朱  
補注齊召南曰案范蠡子貢白圭猗頓烏氏巴寡婦清其人皆在  
漢以前不應與程卓諸人並列此則沿襲史記本文未及刊除者  
也對知幾每誤班氏失  
於茲斷此亦其彰彰者  
子贖既學於仲尼退而仕衛師古曰孔子弟子發貯衛財曹魯之  
間師古曰多有積貯退而仕衛師古曰孔子弟子發貯衛財曹魯之  
也孫師古曰多有積貯退而仕衛師古曰孔子弟子發貯衛財曹魯之  
廢者則於曹魯之間徐廣曰著諸音如貯是其證也廢貯猶廢

居也平準書云富商大賈或斷財役貧轉較百數廢居居邑徐廣  
曰廢居者貯蓄之名也有所廢有所蓄言其乘時射利也師古曰  
子贖既學於仲尼退而仕衛師古曰孔子弟子發貯衛財曹魯之  
與時轉蓄居候時轉蓄居候時轉蓄居候時轉蓄居候時轉蓄居候  
財者時也廢與發古同廢舉謂時也師古曰子贖既學於仲尼退  
饒師古曰言於弟而顏淵簞食瓢飲在於陋巷師古曰簞勺也食  
單之飯一瓢之飲至貧也簞音丁安反食音似似音似也師古曰  
宋祁曰注文至字上當有言字洗諱曰史記作原意不厭穢隘  
巷於窮子贖結駟連騎束帛之幣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  
之抗禮師古曰爲貴主之禮補注先謙曰孔子賢顏淵而譏子貢曰回也  
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意則屢中師古曰論語載孔子  
道雖數空置而樂在其中子贖不受命而貨殖焉意則屢中師古曰  
殖億度是非幸而中耳意謂日億中音竹仲反  
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補注先謙曰王彬曰務盡地  
長地材也先謙曰索隱案漢書食貨志李悝爲魏文侯作盡地力  
之教國以富強今此及漢書言克皆誤也劉向別錄亦云李悝  
而白圭樂親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子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  
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擊鳥之發故曰吾治生猶伊  
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故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  
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官本能作足曰彊不能以守雖欲學吾術  
終不告也蓋天下言治生者祖白圭師古曰祖始也以  
猗頓用鹽鹽起師古曰猗頓魯之身士也鹽池也於鹽池造鹽故  
謂猗頓曰子欲速富當畜五牲元和志曰猗頓魯人也於鹽池造  
所居尸子曰天下篇相玉而借猗頓淮南子論注云猗頓能知玉  
水直用不凍也一說鹽池河東大鹽散子春以爲苦讀如鹽謂出邯  
鄲郭縱曰鑄冶成業與王者埒富師古曰埒等也  
烏氏藏畜牧師古曰氏音支烏氏姓也藏名也其人爲畜牧之業  
名屬安定及眾斥賣師古曰畜牧蓄盛其求奇物問獻戎王師  
日避時之禁故同戎王十倍其價補注先謙曰史記同宋說非  
閒隙私適戎王戎王十倍其價補注先謙曰史記同宋說非















也其餘郡國富民兼業額利師古曰額呂貨賂自行取重於鄉里

者不可勝數故秦楊曰田農而甲一州孟康曰以田地邊限從此

先謙曰史記楊作陽何焯云田宅險制六條所劫漢法嚴安得容

此孟注非也史記作田農批業而秦陽以蓋一州不過言其因力

田而致富甲一州耳翁伯曰販脂而傾縣邑張氏曰賣醬而輸侈

以下致富甲一州耳翁伯曰販脂而傾縣邑張氏曰賣醬而輸侈

補注先謙曰史記翁作雍質氏曰酒削而鼎食服虔曰治刀劍者

舊作樂徐廣注雍一作翁質氏曰酒削而鼎食服虔曰治刀劍者

創者師古曰二說皆非也酒灌也削謂刀劍室也謂人有刀劍削

故惡者主為酒削之去其垢穢更飾令新也酒音先禮反削音先

召反補注先謙曰濁氏曰冒脯而連騎音灼曰今太官常以十月作

日史記質作師古曰燔音似兼反坊音蒲頓反補注沈欽韓曰熟

暴使燥是也師古曰燔音似兼反坊音蒲頓反補注沈欽韓曰熟

羊胃與脯笑也更始時諸有爛羊胃騎都尉釋名脯炙以湯室致

汁淹之脯脯然也先張里曰馬醫而擊鍾皆越法矣然常循守事

業積累贏利漸有所起至於蜀卓宛孔齊之刀間公擅山川銅鐵

魚鹽市井之入運其籌策上爭王者之利下錮齊民之業師古曰錮

專取皆陷不軌奢僭之惡又况掘冢捕掩犯姦成富謂擄擊掩襲

之道也

取人物者也博字或作博一說博六博也掩意錢之屬也曲叔稽

皆戲而賭取財物補注先謙曰說博六博也掩意錢之屬也曲叔稽

發雍樂成之徒師古曰姓曲名叔稽名發姓雍名樂成也稽音

發博戲雍樂成師古曰姓曲名叔稽名發姓雍名樂成也稽音

行賈此未分晰猶復齒列與良善之人齊齒並列傷化敗俗大亂

貨殖傳第六十一

漢書九十一

游俠傳第六十一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臣 王先謙補注

古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自卿大夫呂至于庶人各有等差是呂

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師古曰覬幸也觀欲也幸得其所欲也

語本左桓 孔子曰天下有道政不在大夫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

補注先謙曰官 百官有司奉法承令呂脩所職失職有誅侵官有

罰夫然故上下相順而庶事理焉周室既微禮樂征伐自諸侯出

桓文之後大夫世權陪臣執命師古曰齊桓晉文周 陵夷至於戰

國合從連衡力政爭彊師古曰力政者秉背禮義專任威力也 錄

是列國公子魏有信陵趙有平原齊有孟嘗楚有春申師古曰錄

信陵君魏無忌平原君趙勝 皆藉王公之執競為游俠雞鳴狗盜

無不實禮師古曰謂孟嘗君用雞鳴而得亡出關因狗盜 而趙相

虞卿棄國捐君呂周窮交魏齊之厄師古曰魏齊虞卿之交也 信

陵無忌竊符矯命戮將專師呂赴平原之急師古曰秦兵圍趙 趙

殺晉鄙遂率兵救趙秦兵以卻而趙得全補注齊召南曰秦應作 魏稱王久矣不得云魏信侯也 皆呂取重諸侯顯名天下搃擊而

游談者呂四豪為稱首師古曰搃捉持也擊古手腕字也四豪即 當作擊 於是背公死黨之議成守職奉上之義廢矣及至漢興禁

網疏闊未之匡政也師古曰匡正也 是故代相陳豨從車千乘而吳濞淮

南皆招賓客呂千數外戚大臣魏其武安之屬競逐於京師布衣

游俠劇孟郭解之徒馳騫於閭閻權行州域力折公侯眾庶榮其

名迹覬而慕之雖其陷於刑辟自與殺身成名若季路仇牧死而

名迹覬而慕之雖其陷於刑辟自與殺身成名若季路仇牧死而



不悔也師古曰季路孔子弟子也姓仲名由衛人也衛有蒯賈之  
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伏殺宋大夫也宋萬殺閔公伏殺閔  
之趨而至手劍而叱之萬臂擊伏殺宋大夫也宋萬殺閔公伏殺閔  
徒自許節操同於季路伏殺宋大夫也宋萬殺閔公伏殺閔  
剛何掉曰此言游俠以不殺殺身成仁之為美疎矣蘇與曰與猶  
也華嶠失其本意讓以不殺殺身成仁之為美疎矣蘇與曰與猶  
謂也言游俠自謂殺身成仁之名若季路也古論語與與多互作其  
義同故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師古曰論語與與多互作其

在上視之曰好惡齊之曰禮法民曷繇知禁而反正乎師古曰  
讀曰古之正法五伯三王之學人也師古曰伯讀曰霸下皆類此

而六國五伯之學人也夫四豪者又六國之學人也況於郭解  
之倫以匹夫之細竊殺生之權其罪已不容於誅矣觀其溫良泛

愛振窮周急謙退不伐亦皆有絕異之姿惜乎不入於道德苟放  
縱於末流殺身亡宗非不幸也自魏其武安淮南之後天子切齒

衛霍改節然郡國豪桀處處各有京師親戚冠蓋相望亦古今常  
道莫足言者補注蘇與曰莫猶無唯成帝時外家王氏賓客為盛

而樓護為帥及王莽時諸公之閒陳遵為雄閭里之俠原涉為魁  
師古曰魁者斗之所用盛而杓之本也故言根本者皆云魁補注

蘇與曰禮也禮者節也凡禮者皆節也天也故言根本者皆云魁補注

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故別讓序文然史公身離刑辱別有  
孤憤觀其與少卿書云家貧不足

朱家魯人高祖同時也魯人皆曰儒教而朱家用俠聞所臧活豪  
士曰百數其餘庸人不可勝言然終不伐其能飲其德孟康曰有

不自美也師古曰飲沒也謂不稱顯補注劉奉世曰飲其德飲字  
當蒙不字言沒非義也飲者猶飲物自飲言不飲有其德宋祁曰

注文顯字下當有也字王念孫曰案飲字之講錄宋祁曰  
民飲而德之韋注飲猶飲也史記作飲飲字不飲自喜也周語  
飲也正義引爾雅飲猶飲也史記作飲飲字不飲自喜也周語  
飲之通作飲猶飲也史記作飲飲字不飲自喜也周語  
飲又案孟云有德於人而不美諸所嘗施唯恐見之振人不  
非飲字之義蓋所見本正作飲也

先從貧賤始家亡餘財衣不兼采食不重味乘不過駒牛晉灼曰  
也駒牛小牛也師古曰駒重挽也音工豆反晉說是也補注沈欽  
韓曰索隱大牛當駒小為駒牛據此時賤牛車而朱家所乘并是  
挽駒之小牛言其貧薄說文駒輓專趨人之急甚於己私師古曰  
下曲者先謙曰官本注說文駒輓專趨人之急甚於己私師古曰  
趨也既陰脫季布之厄補注先謙曰及布尊貴終身不見自關呂  
東莫不延頸願交楚田仲曰俠聞父事朱家自曰為行弗及也田  
仲死後有劇孟

劇孟者洛陽人也周人曰商賈為資劇孟曰俠顯吳楚反時條侯  
為太尉乘傳東將師古曰乘傳車而東出為大將也傳音張懸反

書作東當從東字師古曰乘傳車而東出為大將也傳音張懸反

將屬下讀不如顏說也師古曰乘傳車而東出為大將也傳音張懸反

劇孟吾知其無能為己師古曰乘傳車而東出為大將也傳音張懸反

天下騷動大將軍得之若一敵  
國云補注宋祁曰浙本無軍字王念孫曰浙本是也條侯以太尉

時大將軍乃賓嬰非條侯也師古曰乘傳車而東出為大將也傳音張懸反

五十一御覽兵部六後書吳漢傳注引此並無軍字師古曰乘傳車而東出為大將也傳音張懸反

類朱家而好博多少年之戲然孟母死自遠方送喪益千乘及孟  
死家無十金之財而符離王孟亦曰俠稱江淮之間師古曰符離

是時濟南矚氏陳周周亦曰豪聞師古曰符離江淮之間

帝聞之使使盡誅此屬師古曰符離江淮之間

翟薛況陝寒孺紛紛復出焉師古曰符離江淮之間

也師古曰符離江淮之間

郭解河內軹人也師古曰符離江淮之間

補注蘇與曰許負相解父任俠師古曰符離江淮之間

周亞夫見亞夫傳解父任俠師古曰符離江淮之間

則任即粵也孝文時誅死解為人靜悍師古曰符離江淮之間

孫曰靜與精同藝文類聚人部十七御覽人事部百七十三引漢  
書亦作精悍精與悍義相近故以精悍連文師古曰符離江淮之間

矣不飲酒少時陰賊感慄師古曰符離江淮之間







開下殺上問迺下吏捕解解亡置其母家室夏陽身至臨晉補注先諫  
 上書人上問迺下吏捕解解亡置其母家室夏陽身至臨晉補注先諫  
 城縣南二十里臨晉今同州府大荔縣治臨晉籍少翁素不知  
 解因出關師古曰出也籍少翁已出解解傳太原補注先諫曰史所  
 過輒告主人慮吏逐迹至籍少翁自殺口絕久之得解窮治  
 所犯為言補注先諫曰為作也而解所殺皆在赦前輒有儒生侍使  
 者坐客譽郭解生曰解專目姦犯公法何謂賢解客聞之殺此生  
 斷舌吏曰責解解實不知殺者殺者亦竟莫知為誰吏奏解無罪  
 御史大夫公孫弘議曰解布衣為任俠行權目睚眦殺人解不知  
 此舉甚於解知殺之當大逆無道師古曰當謂遂族解補注周壽  
 郭伋傳高祖父解及父范蜀郡太守是解曾孫伋則元孫也自是  
 解雖被族誅必有慕其俠義而效其後人者故至東漢復盛自是  
 之後俠者極眾而無足數者然關中長安樊中子槐里趙王孫長  
 陵高公子西河郭翁中師古曰中讀皆曰仲補注先太原魯翁孺  
前漢九十二  
補注先諫曰臨淮兒長卿師古曰兒東陽陳君孺補注先諫曰史  
史記魯作臨淮兒長卿師古曰兒東陽陳君孺補注先諫曰史  
 雖為俠而恂恂有退讓君子之風師古曰恂恂謹至若北道姚  
 氏西道諸杜南道仇景東道佗羽公子師古曰據京師而言指其  
字公子它古他字補注宋祁曰注文謂字下當有之道兩字先諫  
日史記作趙他羽公子索隱姓趙名他羽字公子也先諫曰官本  
注在南陽趙調之徒盜跖而居民閒者耳曷足道哉此迺鄉者朱  
徒下  
 家所羞也師古曰鄉  
 萬章字子夏長安人也師古曰萬音拒補注陽夏公曰案廣韻萬  
 如規矩之矩距亦有作矩讀宗萬曰案萬字從草從兩急就篇  
 萬段對師古注萬亦橋字木名因樹以得姓也詩曰橋惟師氏漢  
 有萬章今各本長安熾盛街間各有豪俠章在城西柳市師古曰  
 疏云細柳號曰城西萬子夏為京兆尹門下督從至殿中師古曰  
 倉有柳市號曰城西萬子夏為京兆尹門下督從至殿中師古曰  
 也侍中諸侯貴人爭欲揖章莫與京兆尹言者章遂循甚懼其後  
 京兆不復從也師古曰更不與中書令石顯相善亦得顯權力門

車常接轂至成帝初石顯坐專權擅執免官徙歸故郡補注宋無  
 字顯黃巨萬當去留牀席器物數百萬直補注宋無補注宋無  
 章章不受賓客或問其故章歎曰吾布衣見哀於石君師古曰  
 顯所哀憐補注法王念孫曰哀者愛也言吾布衣之賤見愛於石  
 君上文曰章與石顯相善是其事也呂氏春秋報更篇人主胡可  
 以不務哀士淮南說林鳥飛反鄉免走歸窟狐死首邱塞野翔水  
 各哀其所生高注並曰哀愛也哀與愛聲相近而義相通故字亦  
 相通樂記肆直而慈愛者鄭注曰愛或為哀管  
 子形勢解見愛之交幾於不結形勢為愛作哀石君家破不能有  
 已安也師古曰言而愛其財物此為石氏之禍萬氏反當曰為福  
 邪諸公曰是服而稱之河平中王尊為京兆尹捕擊豪俠殺章及  
 箭張回服虔曰作箭酒市趙君都賈子光服虔曰酒市中人也補  
注非也王尊傳長安宿豪大猾箭張回即張禁也君都亦放也名偶  
箭作酒之家今此文上有箭張回即張禁也君都亦放也名偶  
異耳齊召南云賈子光當即尊傳所云東市賈萬矣周壽昌云章  
被殺當在河平初尊以建始四年為京兆尹二年即免正河平元  
年也此在河平中微未合箭張回皆長安名豪報仇怨養刺客者  
尊傳作箭張禁箭與箭字近而講  
前漢九十二  
 樓護字君卿齊人父世醫也護少隨父為醫長安出入貴戚家護  
 誦醫經本草方術數十萬言長者咸愛重之共謂曰君卿之材  
 何不宦學乎繇是辭其父學經傳師古曰繇為京兆吏數年甚得  
 名譽是時王氏方盛賓客滿門五侯兄弟爭名補注宋無弟曰其  
 客各有所厚不得左右師古曰不唯護盡入其門咸得其驩心補  
沈欽韓曰西京雜記五侯競致奇膳護乃結士大夫無所不傾其  
 合以爲情世稱五侯驕橫師古曰結士大夫無所不傾其  
 交長者尤見親而敬眾曰是服為人短小精辯論議常依名節聽  
 之者皆竦補注蘇與曰文心雕龍知音篇云君卿唇舌而謬欲論  
 彼實博徒輕言負誦與谷永俱為五侯上客長安號曰谷子雲筆  
 況乎文士可安談哉師古曰後人謂去兩之字則句法局促不伸御覽人  
 札樓君卿唇舌補注蘇與曰文心雕龍知音篇云君卿唇舌而謬欲論  
 事部百二十六引此無兩之字亦後人依誤本漢書刪之其人  
 部百四文部十一二十二引此皆有兩之字又北堂書鈔藝文部



九及十藝文類聚人部十七雜文部四文選陸厥答內兄希叔詩  
注引此亦皆有兩之字漢紀同又白帖三十引樓君卿之唇舌

言其見信用也母死送葬者致車二千兩閻里歌之曰五侯治

喪樓君卿久之平阿侯舉護方正師古曰王諱也為諫大夫使郡國護假

貸師古曰官以物假貸人多持幣帛過齊樓護假貸於人多齋

其句云監護官貨耶劉汝說同上書求上先人家因會宗族故

人各曰親疏與束帛一日散百金之費使還奏事稱意擢為天水

太守數歲免家長安中時成都侯商為大司馬衛將軍罷朝欲候

護其主簿諫將軍至尊不宜入閭巷商不聽遂往至護家家狹小

官屬立車下久住移時天欲雨主簿謂西曹諸掾曰不肯彊諫反

雨立閭巷商還或白主簿語商恨曰他職事去主簿終身廢錮後

護復曰薦為廣漢太守元始中王莽為安漢公專政莽長子宇與

妻兄呂寬謀呂血塗莽第門欲懼莽令歸政發覺莽大怒殺宇而

呂寬亡寬父素與護相知寬至廣漢過護不曰事實語也到數日

名捕寬詔書至師古曰舉姓護執寬莽大喜徵護入為前輝光師古曰

日莽分三輔置前輝光後封息鄉侯列於九卿莽居攝槐里大賊

趙朋霍鴻等羣起延入前輝光界護坐免為庶人其居位爵祿賂

遺所得亦緣手盡既退居里巷時五侯皆已死年老失執賓客益

衰至王莽篡位呂舊恩召見護封為樓舊里附城師古曰莽為此

也而成都侯商子邑為大司空貴重商故人皆敬事邑唯護自安

如舊節邑亦父事之不敢有關時請召賓客邑居樽下稱賤子上

壽師古曰言以父禮事稱注宋祁曰往坐者百數皆離席伏護獨

東鄉正坐師古曰鄉字謂邑曰公子貴如何蘇林曰邑初護有故

人呂公無子歸護護身與呂公妻與呂姬同食及護家居妻子頗

厭呂公護聞之流涕責其妻子曰呂公以故舊窮老託身於我義

所當奉遂獲呂公終身護卒子嗣其爵

陳遵字孟公杜陵人也祖父遂字長子宣帝徵時與有故相隨博

奕師古曰博六博奕也數負進師古曰進者會之財也博

事在元平元年赦令前之語謂事已更赦則向所負博進宜不必

債及宣帝即位用遂稍遷至太原太守迺賜遂璽書曰制詔太原

太守官尊祿厚可自償博進矣妻君寧時在旁知狀師古曰史皇

詔不諱之蓋史家追書故有其字耳君寧遂妻名也云妻知負博

之狀者著舊思之深也師古曰史家追書也云妻知負博

字史家何苦改之蓋進音賸自不犯諱也先謙曰顧炎武云荀悅

漢紀云杜陵陳遂字長子上徵時與遊戲博奕數負遂上即位稍

見進用至太原太守乃賜遂璽書曰制詔太原太守官尊祿重可

以償博進矣進乃博皇考之名宣帝不應用之荀悅為長錢大所

云博進之進本作費與進退字文義俱別故詔書不諱且辰悼

於是辭謝因曰事在元平元年赦令前其見厚如此元帝時徵遂

為京兆尹至廷尉師古曰元平元年為京兆尹遵少孤與張

疎伯松俱為京兆史疎博學通達且廉儉自守而遵放縱不拘操

行雖異然相親友哀帝之末俱著名字為後進冠師古曰為後進

竝入公府公府掾史率皆羸車小馬不上鮮明師古曰尚而遵

獨極與馬衣服之好門外車騎交錯又日出醉歸師古曰尚而遵

事數廢西曹呂故事適之師古曰索舊法令而罰之侍曹輒詣寺

舍白遵曰陳卿今日呂某事適遵曰滿百乃相聞故事有百適者

斥滿百西曹白請斥大司徒馬宮大儒優士又重遵師古曰優禮

重遵師古曰優禮謂西曹此人大度士奈何呂小文責

之迺舉遵能治三輔劇縣補郁夷令師古曰右扶風之縣補注先

十久之與扶風相失師古曰意不相得也補注錢大昕曰馮翊扶

里肉爭訟在馮翊當先退辭官後因以為郡名耳韓延壽傳民有

酒郭舉殿見責問有為之請扶風怒曰自免去槐里大賊趙朋霍

君謀弟六裁自脫何暇欲為左右言







賊當去會反支日不夫因爲賊所殺桓譚曰爲通人之做也補注  
沈欽韓曰王符潛夫論明帝時公車以反支日不受章奏章懷注  
范書引陰陽書詳之王制正義云俗禁者若前漢更始至長安大  
張諫行避反支先謙曰官本注譚下日作以是  
臣薦遵爲大司馬護軍與歸德侯劉颯俱使匈奴補注洪頤煊曰  
恩澤侯表陽城侯劉德居攝元年侯颯嗣王莽敗絕當即此劉  
颯此歸德侯益更始所封也後漢南匈奴傳光武六年又令歸德  
使匈奴單于欲脅詘遵遵陳利害爲言曲直單于大奇之遣還會  
更始敗遵留朔方爲賊所敗時醉見殺

原涉字巨先祖父武帝時呂蒙榮自陽翟徙茂陵師古曰陽翟  
父哀帝時爲南陽太守天下殷富大郡二千石死官賦斂送葬皆  
千萬呂上妻子通共受之呂定產業時又少行三年喪者及涉父  
死讓還南陽賻送行喪家廬三年絲是顯名京師禮畢扶風謁請  
爲議曹師古曰禮畢衣冠慕之輻輳爲大司徒史丹舉能治劇爲  
谷口令師古曰左馮翊之縣今之雲陽谷口是其處也補注劉攽  
可徒又不到哀帝世此自原涉爲大司徒史丹後人妄加丹字劉  
攽說同齊召南曰案劉攽注史丹在成帝時爲大將軍大字係左  
誤字之時年二十餘谷口聞其名不言而治先是涉季父爲茂陵秦

氏所殺涉居谷口半歲所補注先謙自劾去官欲報仇谷口豪桀  
爲殺秦氏亡命歲餘逢赦出郡國諸豪及長安五陵諸爲氣節者  
皆歸慕之師古曰五陵謂長安陵陽陵茂陵平陵也班固西都  
數也而說者以爲高祖以下涉遂傾身與相待人無賢不肖開門  
至茂陵爲五陵失其本意師古曰茂陵在茂陵涉遂傾身與相待人無賢不肖開門  
師古曰茂陵在茂陵失其本意師古曰茂陵在茂陵涉遂傾身與相待人無賢不肖開門

猶不失仁義何故遂自放縱爲輕俠之徒乎涉應曰子獨不見家  
人寡婦邪始自約救之時意適慕宋伯姬及陳孝婦師古曰伯姬  
於宋恭公恭公卒伯姬寡居至景公時伯姬之宮夜火左右曰夫  
人少避火伯姬曰婦人之義保傳不具夜不堂遂建於火而死  
陳孝婦者其夫當行戒屬孝婦曰幸有老母吾若不來汝善養吾  
母孝婦曰諾夫果死孝婦養姑愈固其父母將取嫁之孝婦固欲

自殺父母懼而不取遂使養姑淮陽太守以問朝廷高其義賜黃  
金四十斤後之終身張曰孝婦補注沈欽韓曰陳孝婦見列女貞  
順傳文帝時人先謙曰顏不幸壹爲盜賊所汗遂行淫失師古曰  
注本教梁襄三十年傳文  
知其非禮然不能自還吾猶此矣師古曰還讀曰旋謂反歸故  
也涉自呂爲前讓南陽賻送身得其名而令先人墳墓儉約非孝  
也迺大治起家舍周閭重門補注何焯曰涉能知守身爲孝則無  
閭初武帝時京兆尹曹氏葬茂陵民謂其道爲京兆任涉慕之迺  
買地開道立表署曰南陽任人不肯從謂之原氏任費用皆叩富

人長者師古曰叩然身衣服車馬纒具妻子內困專呂振施貧窮  
赴人之急爲務人嘗置酒請涉涉入里門客有道涉所知母病避  
疾在里宅者師古曰道言也官本注未有也字涉卽往候叩門家  
哭涉因入弔問呂喪事家無所有涉曰但絮掃除沐浴待涉還至  
主人補注先謙曰對賓客歎息曰人親臥地不收涉何心鄉此師古

日鄉讀前漢九十二願徹去酒食賓客爭問所當得涉迺側席而坐師古曰禮  
席而坐今涉如師古曰願徹去酒食賓客爭問所當得涉迺側席而坐  
人之喪故側席削牘爲疏師古曰牘音所慮反具記衣被棺木下至飯  
含之物分付諸客師古曰飯音扶晚反含音胡紺反諸客奔走市  
買至日映皆會師古曰映音徒結反補注宋祁曰涉親閱視已謂  
主人願受賜矣既共飲食涉獨不飽補注先謙曰食於有喪者迺  
載棺物從賓客往至喪家爲棺斂勞俸畢葬師古曰勞俸謂慰勉  
到反俸音郎代反其周急待人如此後人有毀涉者曰姦人之  
雄也喪家子卽時刺殺言者賓客多犯法舉過數上聞王莽數收

繫欲殺輒復赦出之涉懼求爲卿府掾史欲呂避客補注宋祁曰  
賓文母太后喪時守復土校尉蘇林曰文母已爲中郎后免官補注  
宋祁曰後涉欲上冢不欲會賓客密獨與故人期會涉單車補注  
字當作後涉欲上冢不欲會賓客密獨與故人期會涉單車補注  
茂陵與同投暮入其里宅因自匿不見人遣奴至市買肉奴



乘涉氣與屠爭言補注宋祁曰與屠字下當有者字 斫傷屠者亡是時茂陵守令尹公師古曰守茂陵 新視事涉未謁也聞之大怒知涉名豪欲自示眾厲俗遣兩吏脅守涉至日中奴不出吏欲便殺涉去涉迫窘不知所為會涉所與期上冢者車數十乘到皆諸豪也共說尹公尹公不聽諸豪則曰原巨先奴犯法不得使肉袒自縛箭貫耳詣廷門謝舉於君威亦足矣尹公許之涉如言謝復服遣去師古曰復音扶目反初涉與新豐富人祁太伯為友太伯同母弟王游公故著衣服也初涉與新豐富人祁太伯為友太伯同母弟王游公復音扶目反初涉與新豐富人祁太伯為友太伯同母弟王游公 素嫉涉時為縣門下掾說尹公曰君曰守令辱原涉如是一旦真令至君復單車歸為府吏涉刺客如雲殺人皆不知主名可為寒心涉治冢舍奢僭踰制皇惡暴著主上知之今為君計莫若墮壞涉冢舍條奏其舊惡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 君必得真令如此涉亦不敢怨矣尹公如其計葬果曰為真令涉繇此怨王游公選賓客遣長子初從車二十乘補注前漢九十二 劫王游公家游公母即祁太伯母也諸客見之皆拜傳曰補注先漢九十二 無驚祁夫人遂殺游公父及子斷兩頭去師古曰游公及游公之子耳周壽昌曰游公雖與太伯同母其父自姓王但曰無驚祁夫人明涉性略似郭解外温仁謙遜而內不寬游公之父也宜仍從顏注 隱匿其情也師古曰隱匿其情也 好殺補注先漢九十二 匪眦於塵中獨死者甚多補注王 言涉於塵市中不可通獨當為獨草書之誤也塵中猶言塵市中也師古曰言涉於塵市中不可通獨當為獨草書之誤也塵中猶言塵市中也 甚多補注先漢九十二 誤本漢書改之孝武紀云郭解任俠師古曰任俠 後人改後書王允傳是時宜用此篇之文故知孝武紀獨字為後人所改後書王允傳是時宜者橫暴唯賦賦死注引此文云唯賦於塵中獨死者甚多文選西京賦注所引同王莽末東方兵起諸王子弟多薦涉能得士死可足證今本之誤補注先漢九十二 王莽末東方兵起諸王子弟多薦涉能得士死可補注先漢九十二 用補注先漢九十二 王莽末東方兵起諸王子弟多薦涉能得士死可補注先漢九十二 其拜鎮戎大尹天水太守補注先漢九十二 莽迺召見責呂舉惡赦黃師古曰 水太守疑本注文後人誤入正文沈欽韓曰後書馬援傳莽從弟衡將軍林辟援及原涉為莽薦之於莽莽以涉為鎮戎大尹鎮戎

師王莽所改天水名疑校書者注天水太守涉至官無幾長安敗於旁而誤入正文也袁宏紀作穎川太守說涉至官無幾長安敗時也幾音居豈反師古曰無幾言無多 郡縣諸假號起兵攻殺二千石長吏曰應漢諸假號素聞涉名爭問原尹何在拜謁之時莽州牧使者依附涉者皆得活傳送致涉長安更始西屏將軍申屠建請涉與相見補注 先謙曰官大重之故茂陵令尹公壞涉冢舍者為建主簿涉本不怨也涉從建所出尹公故遮拜涉謂曰易世矣宜勿復相怨涉曰尹君何壹魚肉涉也師古曰言以涉為魚肉不以人遇之 涉用是怒使刺客殺主簿涉欲亡去申屠建內恨恥之陽言吾欲與原巨先共鎮三輔豈曰一吏易之哉賓客通言令涉自繫獄謝建許之賓客車數十乘補注 宋祁曰十共送涉至獄建遣兵道微取涉於車上師古曰微要送越本作干 車分散馳遂斬涉縣之長安市師古曰自哀平間郡國處處有豪桀然莫足數其名聞州郡者霸陵杜君敖池陽韓幼孺馬領繡君 實西河漕中叔皆有謙退之風師古曰馬領北地之縣繡皆姓 壽昌曰王莽禁二名此應皆其字然如貨殖傳曲叔稽發雍樂成父以名與字雜書先謙曰馬領在今慶陽府環縣東南王莽居攝誅鉅豪俠名捕漕中叔不能得名而捕之師古曰指其 孫建莽疑建藏匿泛曰問建師古曰泛者以常語問之不切實也 是建曰臣名善之誅臣足目塞責莽性果賊無所容忍然重建不竟問遂不得也中叔子少游復曰俠聞於世云

游俠傳第六十一

漢書九十二



倭幸傳第六十三 漢書九十三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臣王先謙補注

漢興倭幸龍臣高祖時則有籍孺孝惠有閔孺此兩人非有材能

但曰婉媚貴幸師古曰婉順也媚悅也補與上臥起公卿皆因關

說師古曰關說者言由之而納說亦如行者之有關係補注宋故

孝惠時郎侍中皆冠駿驥貝帶師古曰以駿驥毛羽飾冠海貝飾

陵其後寵臣孝文時士人則鄧通宦者則趙談北宮伯子師古曰

孝元時宦者則引恭石顯孝成時士人則張放淳于長孝哀時則

有董賢孝景昭宣時皆無寵臣景帝唯有郎中令周仁昭帝時駙

馬都尉柁侯金賞師古曰柁音丁護反補父車騎將軍日磾節

為侯二人之寵取過庸不篤師古曰過過於常宣帝時侍中中郎

將張彭祖少與帝微時同席研書及帝即位尊位彭祖曰舊恩封陽

都侯出常參乘號為愛幸其人謹敕無所虧損師古曰為其小妻

所壽楚國除補注蘇與曰漢世謂妾為小妻故乘傳取母為小

鄧通蜀郡南安人也補注錢大昕曰地理志南安屬犍為郡不屬

縣西北二十里補注呂濯船為黃頭郎師古曰濯船能持棹行船也

皆善黃船因號曰黃頭郎補注呂濯船為黃頭郎師古曰濯船能持棹行船也

漢通用雁劉屈氂傳注長曰報短曰濯師古曰濯船能持棹行船也

漢牛首文選上林賦注云黃頭也師古曰黃頭郎能持棹行船也

也土水之母故施黃旄於船頭因以名其郎曰黃頭郎師古曰黃頭郎能持棹行船也

漢書補注 卷九三

而加文帝嘗夢欲上天不能有一黃頭郎推上天補注王念孫曰

而今本脫之則文義不暢師古曰文帝嘗夢欲上天不能有一黃頭郎推上天

及四十引此並作推之上師古曰文帝嘗夢欲上天不能有一黃頭郎推上天

注末也字當刪先謙曰師古曰文帝嘗夢欲上天不能有一黃頭郎推上天

覺而之漸臺師古曰漸臺有蒼池池中有漸臺覺音工孝反曰夢中陰目求

推者郎師古曰漸臺有蒼池池中有漸臺覺音工孝反曰夢中陰目求

見也召問其名姓姓鄧名通鄧猶登也補注先謙曰史記無此四

疑不重日字師古曰文帝嘗夢欲上天不能有一黃頭郎推上天

出於是文帝賞賜通鉅萬師古曰文帝嘗夢欲上天不能有一黃頭郎推上天

遊戲師古曰文帝嘗夢欲上天不能有一黃頭郎推上天

身曰媚上而已上使善相人者相通曰當貧餓死上曰能富通者

在我何說貧於是賜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師古曰嚴道屬蜀

其富如此文帝嘗病癰鄧通常為上嗽吮之師古曰嗽音山角反

容問曰天下誰最愛我者乎通曰宜莫若太子太子入問疾上使

太子齋師古曰齋音也齋出其膿血齋音仕客太子嗽癰而色

難之師古曰齋音也齋出其膿血齋音仕客太子嗽癰而色

是心恨通師古曰齋音也齋出其膿血齋音仕客太子嗽癰而色

下也又云鄧通所以通欲稱太子之孝則因對曰莫若太子之愛

欲稱太子之孝或未必然及文帝崩景帝立鄧通免家居無何

人有告通盜出微外鑄錢師古曰微塞者以郭塞為名微者取微遮之

漢書補注 卷九三







者非古制也宜罷中書宦官應古不近刑人師古曰禮刑人不元在君側故曰應古元

帝不聽繇是大與顯忤後皆害焉望之自殺堪更生廢鋼不得復

進用語在望之傳後太中大夫張猛魏郡太守京房御史中丞陳

咸待詔買捐之皆嘗奏封事或召見言顯短顯求索其辜房捐之

棄市猛自殺於公車咸抵舉為城旦及鄭令蘇建得顯私書奏

之後呂它事論死自是公卿曰下畏顯重足一迹師古曰言極恐懼不敢自寬縱

顯與中書僕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結為黨友諸附倚者皆得寵

位師古曰倚依也音於倚反民歌之曰牢邪石邪五鹿客邪印何累累綬若若

邪師古曰累累重積也音力追反言其兼官據執也顯見左將軍馮奉世

父子為公卿著名女又為昭儀在內顯心欲附之薦言昭儀兄謁

者透師古曰透音千旬反修救宜侍帷幄師古曰帷幄天子召見欲曰為侍中透

請聞言事上聞透言顯權師古曰顯與專同其下類此補透天

子大怒罷透歸郎官師古曰郎疑作故其後御史大夫缺羣臣皆舉透

兄大鴻臚野王行能第一天子曰問顯顯曰九卿無出野王者然

野王親昭儀兄臣恐後世必曰陛下度越眾賢師古曰度過也私後宮親

曰為三公上曰善吾不見是師古曰言不見此理迺下詔嘉美野王廢而不

用語在野王傳顯內自知擅權事柄在掌握恐天子一旦納用左

右耳目有呂閉己師古曰閉音工莫反迺時歸誠取一信曰為驗師古曰官本信

是師古曰顯嘗使至諸官有所徵發顯先自白恐後漏盡宮門閉請使

詔吏開門上許之顯故投夜還稱詔開門入後果有上書告顯顯

命矯詔開宮門天子聞之笑曰其書示顯顯因泣曰陛下過私小

臣屬任呂事師古曰過猶誤也屬委也屬音之欲反羣下無不嫉妬欲陷害臣者事

類如此非一唯獨明主知之愚臣微賤誠不能自一軀稱快萬眾

師古曰稱音尺孕反任天下之怨師古曰怨音地臣願歸樞機職受後宮掃除之

役死無所恨唯陛下哀憐財幸師古曰財與裁同曰此全活小臣天子曰

為然而憐之數勞勉顯加厚賞賜賞賜及賂遺皆一萬萬師古曰賂遺謂

將軍蕭望之望之當世名儒顯恐天下學士媼已師古曰媼古訓

反病之是時明經著節士琅邪貢禹為諫大夫顯使人致意深自

結納顯因薦禹天子愿位九卿至御史大夫禮事之甚備議者於

是稱顯曰為不妬譖望之矣顯之設變詐曰自解免取信人主者

皆此類也元帝晚節廢疾師古曰晚節猶言未時也定陶恭王愛幸顯擁祐太

子頗有力師古曰力官本力作功元帝崩成帝初即位遷顯為長信中太僕

秩中二千石顯失倚離權數月丞相御史條奏顯舊惡及其黨牢

梁陳順皆免官顯與妻子徙歸故郡師古曰徙徙後漢劉瑜傳云常侍

黃門亦廣妻娶怨毒之氣結成妖毒周舉傳云豎宦之人亦復虛

以形勢威侮良家取女閉之至有白首發無配偶逆於天心元魏

時御史蕭祈疏云高軒和鸞者關官之妾婦胡馬鳴河者黃門之

妻息唐書載高力士娶李元昭女李輔國娶元擢女吳文碑亦有

溫衰經臨喪奄人倚勢作合良家後先一轍憂滿不食道病死師古曰滿讀曰

太守御史中丞伊嘉為鴈門都尉長安諸曰伊徙鴈鹿徙苑去牢

與陳實無買師古曰買讀曰價補注蘇與曰言去牢陳之功無買以當之也

淳于長字子孺師古曰淳于本名淳于魏郡元城人也少曰太后姊子

為黃門郎未進師古曰進字上常有得字先謙曰注常在幸字下幸會大將軍王鳳病

長侍病晨夜扶丞左右甚有甥舅之恩鳳且終曰長屬託太后及

帝師古曰帝音之欲反帝嘉長義拜為列校尉諸曹遷水衡都尉侍中至衛

尉九卿久之趙飛燕貴幸上欲立曰為皇后太后曰其所出微難

之長主往來通語東宮師古曰東宮主猶專歲餘趙皇后得立上甚德之迺追

顯長前功下詔曰前將作大匠解萬年奏請營作昌陵罷弊海內







榭轉相遊山池 木土之功窮極技巧柱檻衣已絳錦師古曰櫺板也絳厚緜也音徒奚反下至賢家僮僕皆受上賜及武庫禁兵上方珍寶其選物上弟盡在董氏補注先謙曰而乘輿所服適其副也及至東園祕器珠襦玉押豫曰賜賢無不備具師古曰東園署名也漢舊木長二丈崇廣四尺珠襦以珠爲縠如縠狀連綴之以黃金爲縠要以下玉爲押至足亦綴以黃金爲縠補注宋祁曰押字下當有皆又令將作爲賢起家塋義陵旁內爲便房剛柏題湊孟康曰堅字師古曰題湊外爲微道周垣數里門闕罕思甚盛上欲侯賢而未解在霍光傳外爲微道周垣數里門闕罕思甚盛上欲侯賢而未有緣會待詔孫寵息夫躬等告東平王雲后謁祠祀祝詛師古曰名之下有司治皆伏其辜上於是令躬寵爲囚賢告東平事者迺曰其功下詔封賢爲高安侯躬宜陵侯寵方陽侯食邑各千戶頃之復益封賢二千戶丞相王嘉內疑東平事冤甚惡躬等數諫爭曰賢爲亂國制度嘉竟坐言事下獄死上初卽位祖母傅太后母丁太后皆在兩家先貴傅太后從弟喜先爲大司馬輔政數諫失太后指免官上舅丁明代爲大司馬亦任職頗害賢寵及丞相王嘉死明甚憐之上竊重賢欲極其位師古曰而恨明如此遂册免明日前東平王雲貪欲上位祠祭詛雲后舅伍宏曰賢待詔與校祕書郎楊閔結謀反逆禍甚迫切賴宗廟神靈董賢等曰聞咸伏其辜將軍從弟侍中奉車都尉吳族父左曹屯騎校尉宣皆知宏及相丹諸侯王后親師古曰相姓也音許羽反補而宣除用丹爲御屬志御屬主爲公御吳與宏交通厚善數稱薦宏宏曰附吳得興其惡心因鬻技進幾危社稷師古曰朕曰恭皇后故不忍有云丁后卽哀帝母將軍位尊任重既不能明威立義折消未萌禍難之未萌請又不深疾雲宏之惡而懷非君上阿爲宣吳師古曰懷此心也反痛恨雲等揚言爲羣下所冤又親見言伍宏善醫死

可惜也師古曰見天子也賢等獲封極幸嫉妬忠良非毀有功於戲傷哉蓋君親無將而誅之師古曰將謂是曰季友鳩叔牙春秋賢之趙盾不討賊謂之弑君師古曰季友魯桓公少子莊公有疾叔牙欲立其同母兄慶父故季友使鍼季鴆之公羊傳曰季子殺叔牙欲殺之宣子將出奔而趙盾攻蓋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宣子曰不然曰子爲正卿亡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補注先謙曰官本山作境是朕閱將軍陷于重刑故曰書飭師古曰飭將軍遂非不改復與丞相嘉相比師古曰此謂比令嘉有依得曰罔上有司致法將軍請獄治朕惟噬膚之恩未忍孟康曰易曰噬膚滅鼻噬食也膚膏也說非也易噬膚卦九二爻辭曰噬膚滅鼻噬膚言自認其肌膚也云爲明是恭后之親有肌膚之愛是以不忍加法故引噬膚之言也補注先謙曰願炎武云噬膚之恩是以不忍加法故引噬膚之言宗慶唐言貴戚之卿恩未忍絕先謙案官本云作曰其上票騎將軍印綬罷歸就第遂曰賢代明爲大司馬衛將軍冊曰朕承天序惟稽古建爾于公曰爲漢輔往悉爾心統辟元戎師古曰悉盡君也元戎大軍也言爲元戎折衝綏遠匡正庶事允執其中天下之主而統之也辟音必亦反折衝綏遠匡正庶事允執其中天下之眾受制於朕以將爲命曰兵爲威可不慎與師古曰與是時賢年二十二雖爲三公常給事中領尙書百官因賢奏事以父恭不宜在卿位徙爲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弟寬信代賢爲駙馬都尉董氏親屬皆侍中諸曹奉朝請寵在丁傅之右矣師古曰明年匈奴單于來朝宴見羣臣在前補注宋祁曰臣單于怪賢年少以問譯師古曰傳上令譯報曰大司馬年少以大賢居位單于迺起拜賀漢得賢臣初丞相孔光爲御史大夫時賢父恭爲御史事光及賢爲大司馬與光竝爲三公上故令賢過光光雅恭謹知上欲尊寵賢及聞賢當來也光警戒衣冠出門待望見賢車迺入賢至中門光入閣補注宋祁曰入既下車迺出拜謁送迎甚謹不敢以



賓客均敵之禮補注先謙曰賢歸上聞之喜立拜光兩兄子為諫大夫常侍亦稱常侍見司馬相如東方朔傳賢繇是權與人主侔矣師古曰是時成帝外家王氏衰廢唯平阿侯譚子去疾哀帝為太子時為庶子得幸及即位為侍中騎都尉上呂王氏亡在位者遂用舊恩親近去疾復進其弟閔為中常侍閔妻父蕭咸前將軍望之子也久為郡守補注劉攽病免為中郎將兄弟並列先謙曰案望之傳子育哀帝時為南郡太守病免起家復為光祿大夫執金吾此兄弟並列謂有咸賢父恭慕之欲與結婚姻閔為賢弟駙馬都尉寬信求咸女為婦咸惶恐不敢當私謂閔曰董公為大司馬冊文言允執其中此迺堯禪舜之文非公故事長老見者莫不心懼此豈家人子所能堪邪師古曰家人蓋咸閔性有知略聞咸言心亦悟迺還報恭深達咸自謙薄之意恭歎曰我家何用負天下而為人所畏如是意不說師古曰說後

上置酒麒麟殿師古曰在賢父子親屬宴飲補注王念孫曰案賢義不相屬御覽人事部九十三引此王閔兄弟侍中中常侍皆在正作與賢父子親屬宴飲漢紀同王閔兄弟侍中中常侍皆在側上有酒所師古曰言酒在體中補注先謙曰酒所猶酒意疏廣自從其所願注若自出從容視賢笑師古曰從容音千容反補注曰其意皆從此注失之從容視賢笑宋祁曰賢字下當有而字曰吾欲法堯禪舜何如閔進曰天下迺高皇帝天下非陛下之有也

陛下承宗廟當傳子孫於亡窮統業至重天子亡戲言上默然不說師古曰說左右皆恐於是遺闕出後不得復侍宴賢第新成功堅師古曰言盡功力而作之極堅牢也功其外大門無故自壞賢心惡之後數月哀帝崩太皇太后召大司馬賢引見東箱問曰喪事調度賢內憂不能對免冠謝太后曰新都侯葬前呂大司馬奉送先帝大行曉習故事吾令葬佐君賢頓首幸甚補注宋祁曰首字下當有日字太后遣使者召葬既至呂太后指使尚書劾賢帝病不親醫藥禁

止賢不得入出宮殿司馬中補注宋祁曰入出當作賢不知所為詣闕免冠徒跣謝葬使謁者呂太后詔即闕下冊賢師古曰日問者目來陰陽不調舊害並臻師古曰舊元元蒙辜師古曰夫三公鼎足之輔也高安侯賢未更事理也師古曰更歷為大司馬不合眾心非所目折衝綏遠也其收大司馬印綬罷歸第即日賢與妻皆自殺家惶恐夜葬補注何焯曰周禮司烜氏注司烜掌明則罪之則罪人夜葬可知故曾子問云見星而行者惟罪人是夜葬之事也沈欽韓曰荀子禮論罪人之喪不得盡行以昏葬王文彬曰夜葬之故葬以詐為疑以罪葬例之不合葬疑其詐死有司奏請發賢棺至獄詎視棺柩也師古曰詎發家取其葬復風大司徒光奏賢曰風讀曰諷

父子專朝兄弟並寵多受賞賜治第宅造家壙放效無極不異王制師古曰放依費曰萬萬計國家為空虛父子驕蹇至不為使者禮師古曰言不受賜不拜舉惡暴著賢自殺伏辜死後父恭等不悔過補注先謙曰乃復曰沙畫棺師古曰以殊砂塗之而難畫也四時之色左蒼龍右白虎上著金銀日月玉衣珠璧曰棺師古曰以此物棺至尊無目加恭等幸得免於誅不宜在中土臣請收沒入財物縣官諸呂賢為官者皆免父恭弟寬信與家屬徒合浦母別歸故郡

鉅鹿長安中小民謹誦鄉其弟哭幾獲盜之師古曰陽往哭之實幾讀曰冀補注先謙曰縣官斥賣董氏財凡四十三萬萬賢既見發藏診其尸師古曰言其形也音耶果反因埋獄中賢所厚吏沛朱詡自劫去大司馬府買棺衣收賢尸葬之王莽聞之大怒曰它辜擊殺詡補注先謙曰詡子浮建武中貴顯至大司馬司空封侯

莽時為牧守補注先謙曰詡子浮建武中貴顯至大司馬司空封侯而王閔王

莽時為牧守補注先謙曰詡子浮建武中貴顯至大司馬司空封侯而王閔王

莽時為牧守補注先謙曰詡子浮建武中貴顯至大司馬司空封侯而王閔王

莽時為牧守補注先謙曰詡子浮建武中貴顯至大司馬司空封侯而王閔王

莽時為牧守補注先謙曰詡子浮建武中貴顯至大司馬司空封侯而王閔王

莽時為牧守補注先謙曰詡子浮建武中貴顯至大司馬司空封侯而王閔王



所居見紀葬敗迺去官世祖下詔曰武王克殷表商容之閭日商容殷賢人閔修善謹赦兵起吏民獨不爭其頭首今曰閔子補吏至

墨授卒官蕭成外孫云補注宋祁曰成字下當有之字贊曰柔曼之傾意師古曰曼澤也言其質柔而色澤也非獨女德蓋亦有男色焉

觀藉閔鄧韓之徒非一補注先謙曰官本藉作籍而董賢之寵尤盛父子並為公卿可謂貴重人臣無二矣然進不緣道師古曰言本不以位過德進緣讀與由同過

其任莫能有終所謂愛之適足呂害之者也漢世衰於元成壞於哀平哀平之際國多變矣師古曰變謂間隙也主疾無嗣弄臣為輔鼎足不

彊棟幹微撓師古曰撓弱也音女教反一朝帝崩姦臣擅命董賢縊死丁傅流放幸及母后尊位幽廢師古曰謂昭皇后趙氏為孝成皇后居北宮哀皇后傅氏居桂宮答在

親便嬖所任非仁賢故仲尼著損者三友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損者三友友便辟友善柔友便王者不私人曰官殆為此也師古曰殆近也

虛受堂

後幸傳第六十三 終 漢書九十三

匈奴傳第六十四上 漢書九十四

漢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臣王先謙補注

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曰淳維師古曰淳維以殷時始居北野無道湯放之鳴條三年而死其子獫狁狁之眾去遼居北

邊隨草畜牧而轉移其畜之所多則馬牛羊其奇畜則橐佗驘

馱騶騶駼驢奚師古曰橐佗言能負橐囊而馱物也馱驢種而馱生北海騶奚馱騶類也師古曰馱音徒何反馱音徒何反馱音徒何反逐水草遷徙

無城郭常居耕田之業然亦各有分地師古曰分音扶無文書曰

言語為約束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師古曰言其少長則射狐兔

師古曰肉食師古曰言無米粟唯食肉補注王念孫曰師古說長言漸大肉食師古曰言無米粟唯食肉補注王念孫曰師古說

與上下文皆不相屬今案肉食當為用食字之誤也師古曰言射鳥鼠為兒時已能騎羊射鳥鼠少長則射狐兔師古曰言

生業急則人習戰攻已侵伐師古曰人皆習之其天性也其長兵則弓矢

短兵則刀鋌師古曰鋌音鐵把利則進不利則退不羞遁走苟利所

美老者飲食其餘貴壯健賤老弱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皆取其

妻妻之其俗有名不諱而無字補注周壽昌曰史記作無姓字集官號可得而記則師古曰公夏道衰而公劉失其稷官變于西戎師古曰公



謂行化於其俗也邑于幽師古曰即今之其後三百有餘歲補注沈  
 困學紀聞王述曰自後稷五傳而得公劉自豳父三傳而滅商則  
 公劉在夏之中衰豳父在商之末世不啻五六百年曰三百歲未  
 知何據案班承史遷戎狄攻太王豳父師古曰自公劉至豳父  
 舊文而不知其繆戎狄攻太王豳父師古曰自公劉至豳父  
 父亡走于岐下師古曰岐幽人悉從豳父而邑焉師古曰始  
 其後百有餘歲周西伯昌伐吠夷師古曰西伯昌即文王也  
 夷昆字或作混又作混二字並音工本反昆即吠聲相近耳亦曰  
 犬戎也山海經云黃帝生苗龍苗龍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  
 白犬白犬有二北牡是為犬戎許氏說文解字曰赤狄後十有餘  
 本犬種也故字從犬補注先謙曰索隱弄明作弄明後十有餘  
 年武王伐紂而營雒邑復居于鄆鎬放逐戎夷涇洛之北師古曰  
 涇涇水也本出上郡雕陰秦山而東南入于渭補注宋祁曰時  
 曰注文冒亦作昌越本傳昌先謙曰作昌是也索隱亦作昌昌時  
 入貢名曰荒服其後二百有餘年補注沈欽韓曰竹書紀年穆王  
 十四年周道衰而周穆王伐吠戎師古曰穆王伐戎從戎王數至此  
 鹿已歸自是之後荒服不至於是作呂刑之辟師古曰即尚書呂

前漢九十四上

音至穆王之孫懿王時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國中國被其  
 苦詩人始作補注沈欽韓曰紀年懿王十三年翟人侵岐二十一  
 周紀云懿王之時王室遂衰詩人作刺白虎通引采薇之詩以為  
 師出車時怨思而作人表懿王下注詩作易林睽之小過云采  
 薇出車魚麗思初上下促急君子懷憂是三疾而歌之曰靡室靡  
 家采薇詩義與毛傳以為文王詩者不同疾而歌之曰靡室靡  
 家獵允之故豈不日戒獵允孔棘師古曰小雅采薇之詩也孔  
 家夫婦之道者以有檢允之難故也豈不日戒獵允孔棘師古曰  
 難甚急補注先謙曰毛詩釋文曰戒音越又人乘反鄭箋云豈不  
 日相警戒乎誠曰相警戒也鄭讀曰字此作日戒明三至懿王  
 家詩是日字毛或作日也唐石經改毛詩曰作日又誤至懿王  
 曾孫宣王與師命將已征伐之詩人美大其功曰薄伐獫狁至于  
 太原師古曰薄伐言逐出之出車彭彭城彼朔方師古曰小雅出車  
 朔方北方也薄伐言逐出之是時四夷賓服稱爲中興補注先謙曰  
 孫至班乃築城以守是時四夷賓服稱爲中興補注先謙曰  
 氏所增至于幽王用寵姬褒姒之故與申后有隙師古曰幽王  
 謀官本作申侯申侯怒而與吠戎共攻殺幽王于麗山之下師古曰

讀曰騶補注先謙曰史記作騶卓遂取周之地幽獲補注先謙曰  
 括地志云焦獲亦名騶口亦曰騶中在雍而居于涇渭之間侵暴  
 州歷陽縣城北十數里此幽獲乃誤文而居于涇渭之間侵暴  
 中國秦襄公救周於是周平王去鄆鎬而東徙于維師古曰平  
 子當時秦襄公伐戎至邽師古曰邽古岐字補注劉敞曰當字下  
 記作當始列爲諸侯後六十有五年而山戎越燕而伐齊齊釐公  
 與戰于齊郊師古曰釐後四十四年而山戎伐燕燕告急齊補注  
 孫曰齊上脫於字御覽四夷部齊桓公北伐山戎山戎走後二十  
 餘年而戎翟至雒邑伐周襄王師古曰襄王襄王出奔于鄭之汜  
 邑師古曰汜音凡今潁川襄城是也初襄王欲伐鄭故取翟女爲  
 后與翟共伐鄭己而黜翟后翟后怨而襄王繼母曰惠后有子帶  
 欲立之於是惠后與翟后子帶爲內應補注周詩昌曰開戎翟戎  
 翟已故得入破逐襄王而立子帶爲王於是戎翟或居於陸渾師古

前漢九十四上

日今伊闕南陸東至于衛侵盜尤甚補注先謙曰史記作侵盜暴  
 厚山川是其地東至于衛侵盜尤甚補注先謙曰史記作侵盜暴  
 之曰戎狄是膺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出車周襄王既居外四年迺  
 彭彭城彼朔方以爲襄王時詩與班義異周襄王既居外四年迺  
 使使告急於晉晉文公初立欲修霸業迺與師伐戎翟誅子帶迎  
 內襄王于洛邑當是時秦晉爲強國晉文公攘戎翟居于西河圖  
 洛之間晉灼曰圖音器三倉作圖地理志圖水出上郡白土縣西  
 說是也後轉寫者誤爲圖耳洛水亦謂漆沮補注沈欽韓曰一統  
 志圖水在葭州北自邊外流入下流入黃河通志有秃尾河自建  
 安堡北塞外流入又東南逕高家堡西合永利河蒺藜川又東南  
 合開光川又東南入河蓋即圖水也洛河在慶陽府安化縣東北  
 入延安府保安縣界去安化東北二百五六十里舊志所記東南  
 與元和志異字記皆同先號曰赤翟白翟師古曰春秋所書晉師  
 者狄子而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國服於秦故隴曰西有縣諸吠戎  
 狄獯之戎師古曰皆在天水界即隴在岐梁涇漆之北有義渠大  
 務烏氏胸衍之戎師古曰皆在天水界即隴而晉北有林胡樓煩



之戎補注先謙曰集解引如高曰林胡即備林為李牧所滅索隱春秋時北地也嵐州樓煩胡地也先謙案朔方燕北有東胡山戎州今朔平府朔州治嵐州今太原府嵐縣治燕北有東胡山戎也後烏桓之先各分散谿谷自有君長往往而聚者百有餘戎然莫能相壹自是之後百有餘年補注沈欽韓曰周學紀即魯文公三十五年秦霸西戎襄公四年魏絳和戎載餘歲晉悼公使魏絳和戎翟襄朝晉後百有餘年趙襄子踰句注而破之并代曰臨胡貉師古曰貉音莫伯反補注後與韓魏共滅知伯分晉地而有之則趙有代句注曰北而魏有西河上郡曰與戎界邊其後義渠之戎築城郭曰自守而秦稍蠶食之至於惠王遂拔義渠二十五城惠王伐魏魏盡入西河及上郡于秦秦昭王時義渠戎王與宣太后亂有二子師古曰昭王母也宣太后詐而殺義渠戎王於甘泉遂起兵伐滅義渠於是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曰距胡補注蘇輿曰據此秦在昭王時已築長城始皇特立萬里之名耳後人已長城始於始皇非也中國自春秋以前漢九十四上

北擊胡悉收河南地因河為塞築四十四縣城臨河徙適戍曰充之師古曰適讀曰道有罪而通直道自九原至雲陽地志秦故道在慶州華池縣西四十五里子午山自九原至雲陽千八百里先謙案隋華池縣在今慶陽府合水東北百二十里東有子午山舊名翟道山九因邊山險塹谿谷可繕者繕之師古曰原漢五原縣雲陽扶風縣也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師古曰臨洮秦長城首起岷州西十二里延袤萬餘里東入遼水先謙又度河據陽山北假中地名補注先案岷州今疊昌府岷州治又度河據陽山北假中師古曰北假中假中北假在河北案河目縣在今吳興郡武西北當是時東胡強而月氏盛師古曰月氏音支匈奴單于曰頭曼師古曰曼音莫安反頭曼不勝秦北徙十有餘年而蒙恬死諸侯畔秦中國擾亂諸秦所徙適邊者皆復去師古曰於是匈奴得寬復稍度河南與中國界於故塞單于有太子名曰冒頓後有愛閼氏生子師古曰閼氏匈奴皇后號也閼音墨頓音毒無別訓咸云僕聞董仲舒傳音莫克反又如字同馬遷傳亦音莫克反劉放曰匈奴單于號其妻為閼氏爾







曰史記十作千正義引 舉事常隨月盛壯曰攻戰補注沈欽韓曰

月將滿輒為寇抄先謙曰史記作舉事 月虧則退兵其攻戰斬首

虜賜一卮酒而所得鹵獲因予之得人曰為奴婢故其戰人人

自為趨利師古曰趨讀也善為誘兵曰包敵師古曰包裹取之補注

言善誘則故其逐利如鳥之集其困敗瓦解雲散矣戰而扶殍死

者盡得死者家財補注先謙曰史記舉作與後北服渾窳屈射丁

零隔昆龍新犂之國師古曰五小國也渾音胡昆反窳音戈主反

屈射三丁零四隔昆師古曰五小國也渾音胡昆反窳音戈主反

皆無龍字沈欽韓曰魏志注魚豢魏略匈奴北有渾窳國屈射國

丁零作丁靈後又作丁令隔昆作隔昆新犂作新犂於是匈奴貴

人大臣皆服曰冒頓為賢是時漢初定徙韓王信於代都馬邑匈

奴大攻圍馬邑韓信降匈奴匈奴得信因引兵南踰句注攻太原

至晉陽下高帝自將兵往擊之會冬大寒雨雪師古曰雨音于具反卒之墮

指者十二三於是冒頓陽敗走誘漢兵漢兵逐擊冒頓冒頓匿其

精兵見其羸弱於是漢悉兵多步兵三十二萬北逐之高帝先至

平城步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三十餘萬騎補注先謙曰史記高

帝於白登七日師古曰白登在平城東南去平城漢兵中外不得

相救匈奴騎其西方盡白東方盡騶北方盡驪南方盡騂馬師古

曰騂青馬也騶深黑騂赤馬也騂音龍騂音先管反補注沈欽韓曰

適使使問厚遺闕氏師古曰求問闕而私遣之補注沈欽韓曰此

木女解平城圍賦云舉國與師妻敬之言莫聽七日不食陳平

氏適謂冒頓曰兩主不相困今得漢地單于終非能居之且漢主

有神單于察之冒頓與韓信將王黃趙利期而兵久不來疑其與

漢有謀亦取闕氏之言迺開圍一角於是高皇帝令士皆持滿傅

矢外鄉從解角直出師古曰傅讀曰附鄉讀曰嚮言滿引弓弩注

曰官本注直是得與大軍合而冒頓遂引兵去漢亦引兵罷使劉敬

結和親之約是後韓信為匈奴將及趙利王黃等數背約侵盜代

鴈門雲中補注先謙曰史居無幾何陳豨反師古曰無幾何言無

與韓信合謀擊代漢使樊噲往擊之復收代鴈門雲中郡縣不出

塞是時匈奴曰漢將數率眾往降師古曰即謂韓故冒頓常往來

侵盜代地於是高祖患之迺使劉敬奉宗室女翁主為單于閼氏

和親師古曰諸王女曰翁歲奉匈奴絮酒食物各有數約為兄弟曰

和親冒頓迺少止後燕王盧縮復反率其黨且萬人降匈奴補注

其黨數千人往來苦上谷曰東終高祖世孝惠高后時冒頓寢驕

遺高后曰孤債之君師古曰債音方問反補注先謙曰願炎武云債如左傳

張脈債與之債倉公傳所謂病得師古曰債音方問反補注先謙曰願炎武云債如左傳

之欲男子而不可得也如說非師古曰債音方問反補注先謙曰願炎武云債如左傳

長於平野牛馬之城數至邊境願遊中國陛下獨立孤債獨居兩

主不樂無曰自虞師古曰虞與娛同願曰所有易其所無高后大怒召丞

相平及樊噲季布等議斬其使者補注先謙曰發兵而擊之樊噲

曰臣願得十萬眾橫行匈奴中問季布布曰噲可斬也前陳豨反

於代漢兵三十二萬補注先謙曰高祖七年信反誘匈奴攻漢而

噲不應誤記後事為前事疑陳豨二字傳寫之譌噲為上將軍

時匈奴國高帝於平城噲不能解圍天下歌之曰平城之下亦誠

苦七日不食不能殼弩師古曰殼張今歌噲之聲未絕傷痍者甫

起師古曰噲古吟字痍也音工豆反而噲欲搖動天下妄言曰十萬眾橫行是

面謾也師古曰謾欺誑也且夷狄譬如禽獸得其善言不足喜惡

言不足怒也高后曰善令大諷者張澤報書曰單于不忘弊邑賜

之曰書弊邑恐懼退日自圖師古曰年老氣衰髮齒墮落行步失



度單于過聽不足自汗師古曰過誤也弊邑無罪宜在見赦竊有御車  
 二乘馬二駟臣奉常駕冒頓得書復使使來謝曰未嘗聞中國禮  
 義補注宋祁曰陛下幸而赦之因獻馬遂和親至孝文即位復修  
 和親其三年夏匈奴右賢王入居河南地為寇補注何焯曰前此  
 假地至是入居河南故十四年大入遂至彭陽也補注何焯曰前此  
 先謙曰在北河之南蒙恬衛青所取皆即此地也於是文帝下詔  
 曰漢與匈奴約為昆弟無侵害邊境所已輸遺匈奴甚厚今右賢  
 王離其國將眾居河南地非常故師古曰言異往來入塞捕殺吏  
 卒毆侵上郡保塞蠻夷令不得居其故師古曰毆與擊同保塞蠻  
 卒自保陵轢邊吏入盜甚驚無道師古曰轢音來非約也其發邊吏  
 車騎八萬詣高奴師古曰上遣丞相灌嬰將擊右賢王右賢王走  
 出塞文帝幸太原是時濟北王反補注先謙曰文帝歸罷丞相擊  
 胡之兵其明年單于遺漢書曰天所立匈奴大單于敬問皇帝無  
 恙前時皇帝言和親事稱書意合驩師古曰驩也言與所遺漢  
 邊吏侵侮右賢王右賢王不請師古曰不請後義盧侯難支等計  
 與漢吏相恨補注先謙曰史記支作氏恨作距王念孫絕二主之  
 約離昆弟之親皇帝讓書再至發使臣書報不來漢使不至師古  
 漢書有責讓之言也謂匈奴再得漢書而發使將書以報漢師古其故  
 不和隣國不附今臣少吏之敗約師古曰少吏漢書小吏故罰右  
 賢王使至西方求月氏擊之臣天之福吏卒良馬力強臣滅夷月  
 氏師古曰盡斬殺降下定之樓蘭烏孫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國師古  
 先謙曰史記是皆已為匈奴國也揭音巨列反諸引弓之民并為一  
 家北州已定願寢兵休士養馬除前事復故約師古曰復臣安邊  
 民臣應古始使少者得成其長者得安其處世世平樂未得皇  
 帝之志補注先謙曰言故使郎中係虛淺奉書請姑反師古曰虛音火

曰史記序作粵獻樂佗一騎馬二駟師古曰騎馬堪為騎也  
 下同請字下屬獻樂佗一騎馬二駟師古曰駟馬也二駟八匹  
 皇帝即不欲匈奴近塞則且詔吏民遠舍師古曰舍使者至即遣  
 之補注先謙曰六月中來至新望之地師古曰漢界上塞下之地  
 索隱令匈奴書至漢議擊與和親孰便公卿皆曰單于新破月氏  
 乘勝不可擊也且得匈奴地澤鹵非可居也和親甚便漢許之孝  
 文前六年遣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係虛淺遣  
 朕書云願寢兵休事補注先謙曰官除前事復故約已安邊民世  
 世平樂朕甚嘉之此古聖王之志也漢與匈奴約為兄弟所已遣  
 單于甚厚背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事已在赦前  
 勿深誅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吏使無負約有信敬如單于書使  
 者言單于自將并國有功甚苦兵事服繡綺衣長襦錦袍各一  
 表綺為裏也師古曰天子自所服也師古曰綺者衣無絮也繡綺綺衣以繡為  
 錦給袍比疏一師古曰或作余補注沈欽韓曰廣雅梳篦梳也案張揖  
 訓多混同釋名梳言其齒疏也此言細相比也魏志管輅傳清河  
 令徐季龍取十三種物著大篋中使輅射遂一一名之惟以梳為  
 比篋者為梳未問先謙曰索隱於前篇者為黃金飾具帶一黃金  
 犀毗一孟康曰犀毗胡語也胡語謂犀也犀角也胡語謂犀也胡  
 一物也語有金飾而犀角也胡語謂犀也胡語謂犀也胡語謂犀也  
 冠王具帶黃金飾而犀角也胡語謂犀也胡語謂犀也胡語謂犀也  
 以當有脫文云私私胡語謂犀也胡語謂犀也胡語謂犀也胡語謂犀也  
 帶與張曼說合東觀漢記胡語謂犀也胡語謂犀也胡語謂犀也胡語謂犀也  
 略文策注云胡革帶鈎為師班固與鄧通金剛鮮卑帶一具魏志注  
 無一字先謙曰胡革帶鈎為師班固與鄧通金剛鮮卑帶一具魏志注  
 犀毗史記作胥毗也音徒之總稱使中大夫意謂者令肩遺單于後  
 四十四匹師古曰厚也音徒之總稱使中大夫意謂者令肩遺單于後  
 項之冒頓死子稽粥立師古曰稽音音號曰老上單于老上稽粥單  
 于初立文帝復遣宗人女翁主為單于閼氏師古曰宗人女亦諸



日翁史記作公此木以翁主蒙使宦者燕人中行說傅翁主師古曰姓

中公之名曰翁主著其貴也師古曰姓中行名說也師古曰姓行說不欲行漢強使之說曰必我也為漢忠者師古曰姓

胡郎反說讀曰悅說不欲行漢強使之說曰必我也為漢忠者師古曰姓中行說既至因降單

于單于愛幸之初單于好漢縉絮食物中行說曰匈奴人眾不能

當漢之一郡然所已強之者師古曰姓呂衣食異無印於漢

師古曰印今單于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盡歸於漢

矣師古曰姓二則盡得匈奴之眾也師古曰姓其得漢絮縉呂馳草棘中衣袴皆裂

弊曰視不如旃裘堅善也師古曰姓得漢食物皆去之師古曰姓

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所呂遺物及言語云云師古曰姓漢遺單于書曰尺一廣辭曰

中行說令單于呂尺二寸廣及印封皆令廣長大倨驚其辭師古曰姓

慢也師古曰姓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敬問漢皇帝無恙所

呂遺物言語亦云云漢使或言匈奴俗賤老中行說窮漢使曰而

漢俗屯戍從軍當發者其親豈不自辱溫厚肥美齋送飲食行者

乎師古曰姓匈奴明呂攻戰為事老弱不能鬪故呂其肥美飲食壯健呂自衛

如此父子各得相保何呂言匈奴輕老也漢使曰匈奴父子同穹

廬臥師古曰姓其形穹廬故曰穹廬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盡妻其妻無冠

帶之節闕庭之禮師古曰姓中行說曰匈奴之俗食畜肉飲

其汁衣其皮畜食草飲水隨時轉移故其急則人習騎射寬則人

樂無事約束徑易行君臣簡可久也師古曰姓一國之政猶一體

也父兄死則妻其妻惡種姓之失也故匈奴雖亂必立宗種今中

國雖陽不取其父兄之妻親屬益疏則相殺至到易姓皆從此類

也師古曰姓室屋之極生力屈焉師古曰姓夫力耕乘呂求衣食師古曰姓

民急則不習戰攻緩則罷於作業師古曰姓嗟土室之人願無喋

喋佔佔冠固何當師古曰姓後漢使欲辯論者中行說輒曰漢使毋多言願漢所輸匈奴縉絮

米糲令其量中必善美而已師古曰姓為乎且所給備善則已不備善而苦惡則候秋孰呂騎馳蹂迺稼

稽也師古曰姓孝文十四年匈奴單于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殺北地都尉

印虜人民畜產甚多遂至彭陽師古曰姓東使騎兵入燒回中宮師古曰姓

九年武帝元封四年幸雍通回中道師古曰姓則在雍明矣先封四年幸雍通回中道

雍州雲陽西於是文帝呂中尉周舍郎中令張武為將軍發車千

乘十萬騎軍長安旁呂備胡寇而拜昌侯盧卿為上郡將軍師古曰姓

侯周竈為隴西將軍師古曰姓如為大將軍成侯董赤為將軍師古曰姓

赤成侯漢之子見功臣表史功臣表何奴傳亦皆作成侯師古曰姓

塞即還不能有所殺匈奴口呂驕歲入邊殺略人民甚眾雲中遼

東陽侯張相

東陽侯張相

東陽侯張相

東陽侯張相

東陽侯張相

東陽侯張相

東陽侯張相







親約東厚遇關市饒給之匈奴自單于曰下皆親漢往來長城下  
漢使馬邑人聶翁壹師古曰姓聶名壹翁者老人之稱也補注周壽昌曰聶翁壹傳云以財雄邊又云北方多以壹為字間闌出物與匈奴交易孟康曰私陽為賣馬邑城已者顏注非單于信之而貪馬邑財物迺引十萬騎入武  
州塞補注元光二年單于伏兵三十餘萬馬邑旁御史大夫韓安  
國為護軍將軍護四將軍伏單于師古曰伏兵單于既入漢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怪之乃攻亭時雁門尉  
史行微見寇保此亭師古曰漢律近塞郡皆置尉百里一人士單于得欲刺之尉史知漢謀迺下尉史在亭樓上虜欲以具  
告單于補注劉放曰迺下單于大驚曰吾固疑之迺引兵還出曰吾得尉史天也補注先謙曰史記此句曰尉史為天王補注周壽昌曰匈奴以天為重猶云漢兵約單于入馬邑而縱兵于補注王念孫曰案天所封之王也  
前漢九十四上  
緜下兵字後人以意加之也史記作漢兵約單于入馬邑而縱兵  
謂縱兵擊之也史漢中多謂縱兵為縱史記高祖紀高祖與項羽  
決勝垓下孔將軍費將軍縱李廣傳中貴人將騎數十縱  
東兵先縱擊之補注又曰開故聲而縱聞金鼓而止朝鮮傳率  
馬皆其證也補注本無兵字故師古釋之曰放兵以擊單于若本  
作縱兵則無煩訓釋矣補注師古釋之甚也單于不至曰故無所得將軍  
王恢部出代擊胡輜重師古曰重音直用反補注聞單于還兵多  
不敢出漢曰恢本建造兵謀而不進誅恢自是後匈奴絕和親攻  
當路塞師古曰塞之往往入盜於邊不可勝數然匈奴貪尚樂關  
市者漢財物師古曰嗜漢亦通關市不絕曰中之師古曰以關市  
仲自馬邑軍後五歲之秋補注先謙曰武紀元光六年春匈奴入  
反當漢使四將各萬騎擊胡關市下將軍衛青出上谷至龍城得  
胡首虜七百人公孫賀出雲中無所得公孫敖出代郡為胡所敗  
七千補注先謙曰史記七千李廣出雁門為胡所敗匈奴生得廣

廣道亡歸師古曰於漢囚敖廣敖廣贖為庶人其冬匈奴數千人  
盜邊漁陽尤甚漢使將軍韓安國屯漁陽備胡補注先謙曰數千  
入盜邊師古曰秋匈奴盜邊安國屯漁陽補注先謙曰其明年元朔元年  
秋匈奴二萬騎入漢殺遼西太守略二千餘人又敗漁陽太守軍  
千餘人補注先謙曰武紀圖將軍安國師古曰安國時千餘騎  
亦且盡會燕救之補注劉放匈奴迺去又入雁門殺略千餘人  
於是漢使將軍衛青將三萬騎出雁門李息出代郡擊胡得首虜  
數千其明年衛青復出雲中呂西至隴西擊胡之樓煩白羊王於  
河南得胡首虜數千羊百餘萬於是漢遂取河南地築朔方補注  
曰大軍擊其西出匈奴不意漢都長安既取河南地復繕故秦時  
則無幾火通甘泉之患先謙曰武紀置朔方五原郡復繕故秦時  
蒙恬所為塞因河而為固漢亦棄上谷之斗辟縣造陽地曰予胡  
孟康曰縣斗辟曲近胡師古曰斗絕也縣之斗曲入匈奴界者其  
中造陽地也師古曰齊召南曰案造陽地當在上谷最北  
前漢九十四上  
即前文所云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者也補注後文則造是歲  
陽之北凡九百里後世如開平小興州等地疑即古之造陽是歲  
元朔二年也其後冬軍臣單于死其弟左谷蠡王伊穉斜自立為  
單于攻敗軍臣單于太子於單於降漢漢封於單為陟安侯  
補注先謙曰史記陟數月死伊穉斜單于既立其夏匈奴數萬騎  
作涉本表同陟字誤師古曰共友太守姓名也共讀曰略千餘人  
入代郡殺太守共友補注先謙曰共友史記作恭友補注略千餘人  
秋又入雁門殺略千餘人補注先謙曰共友史記作恭友補注略千餘人  
入代郡定襄上郡各三萬騎殺略數千人匈奴右賢王怨漢奪之  
河南地而築朔方數寇盜邊及入河南侵擾朔方殺略吏民甚眾  
其明年春補注先謙曰漢遣衛青將六將軍十餘萬人出朔方高闕  
侯張次公為將軍俱出右北平以牽綴其東右賢王曰為漢兵不  
能至飲酒醉漢兵出塞六七百里夜圍右賢王右賢王大驚脫身  
逃走精騎往往隨後去漢將軍得右賢王人眾男女萬五千人裨







師古曰信所作因以名城 單于之走其兵往往與漢軍相亂而隨單于單于久不與其大眾相得右谷蠡王已為單于死迺自立為單于

于真單于復得其眾右谷蠡乃去號復其故位票騎之出代二千餘里與左王接戰漢兵得胡首虜凡七萬餘人左王將皆遁走票

騎封於狼居胥山禪姑衍臨翰海而還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漢度河自朔方已西至今居師古曰令音往往通渠置田官

吏卒五六萬人稍蠶食地接匈奴已北師古曰其地相接不絕初漢兩將大出圍單于所殺虜八九萬而漢土物故者亦萬數師古曰物故謂

士戰死者數萬人此傳誤也 漢馬死者十餘萬匹匈奴雖病遠去而漢馬亦少無已復往單于用趙信計遣使好辭請和親天子

下其議或言和親或言遂臣之丞相長史任敞曰匈奴新困宜使為外臣朝請於邊師古曰請音材性反補漢使敞使於單于單于

聞敞計大怒雷之不遣先是漢亦有所降匈奴使者單于亦輒雷漢使相當漢方復收士馬會票騎將軍去病死補注先謙曰元符六年於是

漢久不北擊胡數歲伊穉斜單于立十三年死子烏維立為單于是歲元鼎三年也烏維單于立而漢武帝始出巡狩郡縣其後漢

方南誅兩越不擊匈奴亦不入邊補注先謙曰元鼎五年匈奴入五原殺太守此傳微

有未烏維立三年漢已滅兩越補注先謙曰元鼎六年秋滅南越在六年春滅東越在明年春六年尚未滅

也此兩為南之誤史記亦誤 遣故太僕公孫賀將萬五千騎出九原二千餘里至浮苴井師古曰苴音子餘反武紀苴字作沮其

漢與地國從票侯趙破奴萬餘騎出令居數千里至匈奴河水師古曰水名也去令居千里補注到敵曰趙破

是時天子巡邊補注先謙曰元封元年親至朔方勒兵十八萬騎已見武節師古曰元封元年而使郭吉風告單于師古曰風既至匈奴匈奴主客問所

使師古曰主客主接諸客者也問以何事而來補注周壽昌曰主客應是匈奴官名猶漢之典名漢舊儀云主客尚書主外國事

設此官郭吉卑體好言曰吾見單于而口言單于見吉吉曰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闕下今單于即能前與漢戰補注先謙曰史記

本脫天子自將兵待邊即不能亟南面而臣於漢師古曰亟急也但遠走亡匿於幕北寒苦無水草之地為師古曰語卒單于大怒

立斬主客見者而雷郭吉不歸遷辱之北海上而單于終不肯為寇於漢邊休養士馬習射獵數使使好辭甘言求和親漢使王烏

等聞匈奴法漢使不去節不曰墨黥其面不得入穹廬師古曰穹廬也補注王文彬曰注複述無謂疑有脫誤王烏北地人習

胡俗去其節黥面入廬單于愛之陽許曰吾為遣其太子入質於漢師古曰言為王烏故遣太子入質補注王念孫曰為

匈奴求和親師古曰言為王烏故遣太子入質補注王念孫曰為匈奴匈奴給王烏曰吾欲入漢見天子面相結為兄弟彼言欲

此言為矣古者為與將同義虛結傳籍妻與其子亡降會高后病不能見舍燕邸為欲置酒見之言高后將欲置酒見之也霍去病

傳去病始為出定襄當單于捕虜虜言單于東更令去病出代郡言始將出定襄後更出代郡也故驃王子梁惠王篇充告於君

君為來見也趙注君將欲來然則吾為遣太子即吾將遣太子也師古不曉為字之義乃云言為漢使楊信使於匈奴是時漢東拔

王烏故遣太子入質失之矣師古曰漢與穉同亦或作葳補滅貉朝鮮曰為郡師古曰滅朝鮮在元封三年而西置酒泉郡

呂隔絕胡與羌通之路又西通月氏大夏呂翁主妻烏孫王曰分匈奴西方之援國又北益廣田至眩雷為塞服虔曰眩雷地在烏

縣補注齊召南曰案地理志西河郡增山縣有道西出眩雷塞北師古曰眩雷塞在西北邊不得遠在烏孫國也

而匈奴終不敢曰為言是歲翁侯信死漢用事者已匈奴已弱可不親欲召入不肯去節適坐穹廬外見楊信楊信說單于曰即欲

和親呂單于太子為質於漢單于曰非故約故約漢常遣翁主給糒絮食物有品呂和親師古曰品而匈奴亦不復擾邊今迺欲反



古師古曰令吾太子為質無幾矣師古曰言遣太子為質則匈奴反豈也音居豈反補注先謙曰正義無幾言無所冀望也匈奴俗見漢使非中貴人其儒生曰為欲說折其辭辯補注先謙曰史記無少年曰為欲刺折其氣每漢兵入匈奴匈奴輒報償補注先謙曰史有使必答也時無漢留匈奴使匈奴亦留漢使必得當迺止楊信既歸漢使王烏等如何匈奴復謂曰甘言師古曰謂欲多得漢財物給王烏曰吾欲入漢師古曰見天子面相結為兄弟王烏歸報漢漢為單于築邸于長安匈奴曰非得漢貴人使吾不與誠語師古曰匈奴使其貴人至漢病服藥欲愈之不幸而死補注先謙封四年秋以匈奴弱可遂臣服通遺漢使路充國佩二千石印綬使送其喪厚幣直數千金單于曰為漢殺吾貴使者迺留路充國不歸諸所言者單于特空給王烏師古曰特但也殊無意入漢遣太子來質於是匈奴數使奇兵侵犯漢邊漢迺拜郭昌為拔胡將軍及泥野侯屯朔方呂東備胡師古曰泥野侯趙破烏維單于立十歲死子詹師廬立補注先謙曰史記詹作烏年少號為兒單于是歲元封六年也自是後單于益西北左方兵直雲中右方兵直酒泉敦煌兒單于立漢使兩使一人弔單于一人弔右賢王欲曰乖其國使者入匈奴匈奴悉將致單于單于怒而悉留漢使留匈奴者前後十餘輩而匈奴使來漢亦輒留之相當是歲補注先謙曰漢使貳師將軍西伐大宛而令因杆將軍築受降城師古曰杆音于補注沈欽吳喇武旗北吳喇武三旗在歸化城西三百六十里其冬匈奴大雨雪師古曰音于具反畜多飢寒死而單于年少補注先謙曰劉攽曰而改兒好殺伐國中多不安左大都尉欲殺單于使人閒告漢師古曰私來報曰我欲殺單于降漢漢遠漢即來兵近我我即發師古曰先謙曰史記作即兵來迎我初漢聞此言故

築受降城猶曰為遠其明年春補注先謙曰二年漢使泥野侯破奴將二萬騎出朔方北二千餘里師古曰左大都尉期至浚稽山而還師古曰泥野侯泥野侯行捕首虜數千人還未至受降城四百里匈奴八萬騎圍之泥野侯夜出自求水匈奴生得泥野侯因急擊其軍軍吏畏亡將而誅莫相勸而歸補注先謙曰此言泥野侯已為匈奴所殺也勸下不常有而字軍遂沒於匈奴單于大喜遂遣兵攻受降城不能下迺侵入邊而去明年單于欲自攻受降城未到病死兒單于立三歲而死于少匈奴迺立其季父烏維單于弟右賢王句黎湖為單于師古曰句音錫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句黎湖是歲太初三年也句黎湖單于立漢使光祿徐自為出五原塞數百里遠者千里築城障列亭至盧朐師古曰盧朐山名也胸音劬補注先謙曰正義括地志北得南虜城案即築城郭列亭至盧朐也而使游擊將軍韓說長平侯衛伉屯其旁師古曰說讀曰悅使強弩都尉路博德築居延澤上補注沈欽韓曰元和志居延澤在甘州其秋匈奴大入雲中定襄五原朔方補注先謙曰史記無五原殺略數千人敗數二千石而去行壞光祿所築亭障又使右賢王入酒泉張掖略數千人會任文擊救服虔曰任文漢將也師古曰擊救者擊匈奴而自援酒泉張掖盡復失其所得而去聞貳師將軍破大宛斬其王還單于欲遮之不敢補注先謙曰敢史記作其冬病死匈奴黎湖單于立一歲死其弟左大都尉且鞮侯立為單于師古曰且音子余漢既誅大宛威震外國天子意欲遂困胡迺下詔曰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師古曰高后時單于書絕悖逆昔齊襄公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師古曰公羊傳莊四年春齊襄公滅紀復讎也襄公之九世猶



可以復讎乎曰 是歲太初四年也且鞮侯單于初立恐漢襲之盡

難百世可也 歸漢使之不降者路充國等於漢補注先漢紀武帝元年單

于迺自謂我兒子安敢望漢天子漢天子我丈人行師古曰丈人

復反 漢遣中郎將蘇武厚幣賂遺單于單于益驕禮甚倨非漢

所望也明年浞野侯破奴得亡歸漢其明年補注先漢紀武帝元年

之明年二 漢使貳師將軍將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得

首虜萬餘級而還匈奴大副貳師幾不得脫師古曰幾漢兵物故

什六七師古曰物漢又使因杆將軍出西河與強弩都尉會涿邪

山補注先漢紀武帝元年秋匈奴漢使貳師將軍六萬騎

北千餘里與單于會合戰陵所殺傷萬餘人兵食盡欲歸單于圍

陵降匈奴其兵得脫歸漢者四百人單于迺貴陵曰其女妻之

後二歲補注先漢紀武帝元年秋匈奴漢使貳師將軍六萬騎

步兵七萬出朔方補注先漢紀武帝元年秋匈奴漢使貳師將軍六萬騎

將萬餘人與貳師會游擊將軍說步兵三萬人出五原師古曰

說也 因杆將軍救將騎萬步兵三萬人出雁門匈奴聞悉遠其累

重於余吾水北師古曰累重謂妻子資產也累音力瑞反重音直

出焉北流注于余而單于曰十萬待水南與貳師接戰貳師解而

引歸與單于連鬪十餘日游擊亡所得因杆與左賢王戰不利引

歸補注先漢紀武帝元年秋匈奴漢使貳師將軍六萬騎

立為狐鹿姑單于是歲太始元年也初且鞮侯兩子長為左賢王

次為左大將病且死言立左賢王左賢王未至貴人曰為有病更

立左大將為單于左賢王聞之不敢進左大將使人召左賢王而

讓位焉左賢王辭曰病左大將不聽謂曰即不幸死傳之於我左

賢王許之遂立為狐鹿姑單于狐鹿姑單于立召左大將為左賢

王數年病死其子先賢揮不得代師古曰更召為日逐王日逐王

者賤於左賢王單于自己其子為左賢王單于既立六年補注先

和二年匈奴入上谷五原殺略吏民其年匈奴復入五原酒泉殺

兩部都尉補注先漢紀武帝元年秋匈奴漢使貳師將軍六萬騎

將軍七萬人出五原御史大夫商巨成將三萬餘人出西河補注

出悉遣其輜重徙趙信城北邸居水師古曰邸至也音丁左賢

王驅其人民度余吾水六七百里居兜街山單于自將精兵左安

侯度姑且水師古曰且御史大夫軍至追斜徑無所見還師古曰

而追之不見虜而還也師古曰御史大夫軍至追斜徑無所見還

而追之不見虜而還也師古曰御史大夫軍至追斜徑無所見還

而追之不見虜而還也師古曰御史大夫軍至追斜徑無所見還

而追之不見虜而還也師古曰御史大夫軍至追斜徑無所見還

而追之不見虜而還也師古曰御史大夫軍至追斜徑無所見還

而追之不見虜而還也師古曰御史大夫軍至追斜徑無所見還

而追之不見虜而還也師古曰御史大夫軍至追斜徑無所見還

而追之不見虜而還也師古曰御史大夫軍至追斜徑無所見還

而追之不見虜而還也師古曰御史大夫軍至追斜徑無所見還

而追之不見虜而還也師古曰御史大夫軍至追斜徑無所見還

而追之不見虜而還也師古曰御史大夫軍至追斜徑無所見還

而追之不見虜而還也師古曰御史大夫軍至追斜徑無所見還

而追之不見虜而還也師古曰御史大夫軍至追斜徑無所見還

而追之不見虜而還也師古曰御史大夫軍至追斜徑無所見還

而追之不見虜而還也師古曰御史大夫軍至追斜徑無所見還

而追之不見虜而還也師古曰御史大夫軍至追斜徑無所見還

而追之不見虜而還也師古曰御史大夫軍至追斜徑無所見還

而追之不見虜而還也師古曰御史大夫軍至追斜徑無所見還

而追之不見虜而還也師古曰御史大夫軍至追斜徑無所見還

而追之不見虜而還也師古曰御史大夫軍至追斜徑無所見還

而追之不見虜而還也師古曰御史大夫軍至追斜徑無所見還



是狐疑欲深入要功遂北至郅居水上虜已去貳師遣護軍將二萬騎度郅居之水一日補注先謙曰逢左賢王左大將將二萬騎

與漢軍合戰一日漢軍殺左大將補注先謙曰虜死傷甚眾軍長

史與決眊都尉輝渠侯謀晉灼曰本匈奴官也功臣表歸義侯侯

輝渠魯閭縣也師古曰眊音息隨反輝音輝僕多者字當為朋補注錢大昭曰據表輝渠侯僕朋子雷電征和三年以五原屬國都

尉與貳師俱擊匈奴其人後據晉云歸義侯表止有歸義之語

不云侯也先謙曰官本注雷後作雷電作陽多下無者字是

曰將軍懷異心欲危眾求功恐必敗謀其執貳師貳師聞之斬長

史引兵還至速邪烏燕然山師古曰速邪烏地名也燕然山在其

寶憲登燕然山去塞三千餘里魏書蟻蠕傳世祖親乘木西行遇

瀚海西接張掖水北波燕然山案亦在喀補注沈欽韓曰後書

爾喀部內先謙曰官本注一音作音一是單于知漢軍勞倦自將

五萬騎遮擊貳師相殺傷甚眾夜墜漢軍前深數尺從後急擊之

軍大亂敗貳師降單于素知其漢大將貴臣呂女妻之尊寵在衛

律上其明年補注先謙曰四年單于遣使遺漢書云南有大漢北有強胡

胡者天之驕子也不為小禮自煩今欲與漢閭大關取漢女為

妻師古曰閭同歲給遺我藥酒萬石糴米五千斛味尤甜糴米糴粟

也雜糴萬匹它如故約則邊不相盜矣漢遣使者報送其使單于

使左右難漢使者曰漢禮義國也貳師道前太子發兵反何也使

者曰然迺丞相私與太子爭鬪太子發兵欲誅丞相丞相誣之故

誅丞相此子弄父兵罪當笞小過耳孰與冒頓單于身殺其父代

立常妻後母禽獸行也單于雷使者三歲迺得還貳師在匈奴歲

餘衛律害其寵會母闕氏病師古曰單于之母也律飭胡巫師古曰胡巫

單于怒曰胡故時祠兵常言得貳師曰社師古曰社今何故不用師古曰

屠貳師曰祠會連雨雪數月畜產死人民疫病穀稼不孰師古曰

本無今字於是收貳師貳師怒曰我死必滅匈奴師古曰

匈奴所遮忠戰死馬宏生得亦不肯降故匈奴歸此二人欲曰通

寒雖不宜黍稷匈奴中亦種黍稷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宜下黍作禾單于恐為貳師立祠室自貳師

沒後漢新失大將軍士卒數萬人不得出兵三歲武帝崩補注先

帝崩於後元二年距征和四年止二歲也云三前此者漢兵深入

窮追二十餘年匈奴孕重墮殯罷極苦之師古曰孕重懷任者也

讀曰疲極困也苦之心厭苦也補注周壽昌曰殯未及生而胎敗也自單于曰下常有欲和親計後

三年單于欲求和親會病死初單于有異母弟為左大都尉賢國

人鄉之師古曰鄉謂悉皆附之母闕氏恐單于不立子而立左大都尉也

迺私使殺之左大都尉同母兄怨遂不肯復會單于庭又單于病

且死謂諸貴人我子少不能治國立弟右谷蠡王及單于死衛律

等與顛渠閼氏謀匿單于死詐擣單于令師古曰擣與搗同與貴

人飲盟更立子左谷蠡王為壹衍鞮單于是歲始元二年也壹衍

鞮單于既立風謂漢使者言欲和親師古曰風讀曰左賢王右谷

蠡王曰不得立怨望率其眾欲南歸漢恐不能自致即脅盧屠王

欲與西降烏孫謀擊匈奴盧屠王告之單于使人驗問右谷蠡王

不服反曰其罪罪盧屠王國人皆冤之於是二王去居其所未嘗

肯會龍城師古曰各自居其本處不復會龍城後二年秋匈奴入

代殺都尉單于年少初立母闕氏不正國內乖離常恐漢兵襲之

於是衛律為單于謀穿井築城治樓曰藏穀與秦人守之師古曰

人亡入匈奴者今其子孫尚號秦人補注先謙曰願炎武云願說

非也彼時匈奴謂中國人為秦人猶後世言漢人耳西域傳匈奴

人習言故也彼注甚是大宛傳聞宛城中新得秦人亦謂中國

人漢兵至無奈我何即穿井數百伐材數千或曰胡人不能守城

是遺漢糧也師古曰遺音弋季反衛律於是止迺更謀歸漢使不降者蘇武

馬宏等補注先謙曰紀在始元六年馬宏者前副光祿大夫王忠使西國為

匈奴所遮忠戰死馬宏生得亦不肯降故匈奴歸此二人欲曰通



善意補注周壽昌曰傳介子傳引詔曰樓蘭王安歸嘗為匈奴開  
成等三輩西傳云樓蘭數殺漢使又云元鳳四年大將軍四  
光遣平樂監傅介子往刺其王是宏副王忠使西域當在元鳳四  
年前宏為匈奴所不得與常惠等受爵賞不可解是時單  
向有屬國之賞而宏並不得與常惠等同受爵賞不可解是時單  
于立三歲矣明年補注先謙曰元鳳元年匈奴發左右部二萬騎為四隊師

日隊部也並入邊為寇漢兵追之斬首獲虜九千人生得甌脫王  
漢無所失亡匈奴見甌脫王在漢恐曰為道擊之師古曰道即西

北遠去不敢南逐水草發人民屯甌脫明年補注先謙曰二年復遣九千  
騎屯受降城曰備漢北橋余吾令可度師古曰於余吾水上作橋曰備奔走古

不信及死後兵數困國益貧單于弟左谷蠡王思衛律言欲和親  
而恐漢不聽故不肯先言常使左右風漢使者師古曰風然其侵

盜益希遇漢使愈厚欲曰漸致和親漢亦羈縻之其後左谷蠡王  
死明年補注先謙曰以上下文單于使犁汗王窺邊曰犁汗是匈奴

賢王犁汗王四千騎師古曰無幾謂不多時也幾音居豈分三隊  
入日勒屋蘭番和師古曰皆張掖縣也番音盤補注先謙曰日勒

屬國千長義渠王騎士射殺犁汗王師古曰千長者千人之長補

有千賜黃金二百斤馬二百匹因封為犁汗王屬國都尉郭忠封

成安侯補注先謙曰據功臣侯表封在元自是後匈奴不敢入張

掖其明年補注先謙曰三年也元鳳中匈奴三千餘騎入五原略

殺數千人後數萬騎南旁塞獵師古曰旁行攻塞外亭長補注錢

長當作障南監本闕本略取吏民去是時漢邊郡獲火候望精明

匈奴為邊寇者少利希復犯塞漢復得匈奴降者言烏桓嘗發先  
單于豕匈奴怨之方發二萬騎擊烏桓大將軍霍光欲發兵要擊  
之師古曰邀迎而擊之邀音工竟反補注錢曰問護軍都尉趙充  
國充國曰為烏桓間數犯塞師古曰問即中問今匈奴擊之於漢

便又匈奴希寇盜北邊幸無事蠻夷自相攻擊而發兵要之招寇  
生事非計也光更問中郎將范明友明友言可擊於是拜明友為

度遼將軍將二萬騎出遼東補注先謙曰昭匈奴聞漢兵至引去  
初光誠明友兵不空出即後匈奴遂擊烏桓師古曰後匈奴者言

烏桓時新中匈奴兵師古曰為匈奴明友既後匈奴因乘烏桓敵擊  
之斬首六千餘級獲三王首還封為平陵侯補注先謙匈奴繇是

恐師古曰繇不能出兵即使使之烏孫求欲得漢公主擊烏孫取  
車延惡師地烏孫公主上書下公卿議救未決昭帝崩宣帝即位

烏孫昆彌復上書言連為匈奴所侵削昆彌願發國半精兵人馬  
五萬匹盡力擊匈奴唯天子出兵哀救公主補注先謙曰時公

者皆從軍師古曰抗作仇是顏所見本亦當為仇遣御史大夫田廣

明為祁連將軍四萬餘騎出西河度遼將軍范明友三萬餘騎出

張掖前將軍韓增三萬餘騎出雲中後將軍趙充國為蒲類將軍

三萬餘騎出酒泉雲中太守田順為虎牙將軍三萬餘騎出五原

凡五將軍兵十餘萬騎出塞各二千餘里及校尉常惠使護發兵

烏孫西域補注先謙曰案此匈奴不咸文理當云使護烏孫  
以惠為校尉持節護烏孫兵西域傳云昆彌自將翁侯呂下五萬  
遣校尉常惠使持節護烏孫兵皆其證昆彌自將翁侯呂下五萬  
餘騎從西方入與五將軍兵凡二十餘萬眾匈奴聞漢兵大出老  
弱奔走歐畜產遠遁逃師古曰奔古奔是呂五將少所得補注沈



御覽八百三十七東觀漢記曰永平十五年上始欲征匈奴與匈奴  
固等議出兵調度皆以為塞外草美可不須穀馬案軍出塞無穀  
馬故事馬防言當與穀上曰何以言之防對曰宣帝時五將出征  
案其奏言匈奴當與穀上善其用意微即下調穀馬案防以此事  
以是言之馬當與穀後人因此知五將無功者由匈奴先覺遠避也  
知馬出塞餉穀後人因此知五將無功者由匈奴先覺遠避也

度遼將軍出塞千二百餘里至蒲離候水斬首捕虜七百餘級  
獲馬牛羊萬餘前將軍出塞千二百餘里至烏員師古曰烏員斬地名也音云斬  
首捕虜至候山百餘級師古曰候山山名也鹵馬牛羊二千餘蒲  
類將軍兵當與烏孫合擊匈奴蒲類澤烏孫先期至而去漢兵不  
與相及蒲類將軍出塞千八百餘里西去候山斬首捕虜得單于  
使者蒲陰王曰下三百餘級鹵馬牛羊七千餘聞虜已引去皆不  
至期還天子薄其過寬而不罪祁連將軍出塞千六百里至雞秩  
山斬首捕虜十九級獲牛馬羊百餘逢漢使匈奴還者冉弘等言  
雞秩山西有虜眾祁連即戒引使言無虜欲還兵御史屬公孫益

壽諫曰為不可祁連不聽遂引兵還虎牙將軍出塞八百餘里至  
丹余吾水上即止兵不進斬首捕虜千九百餘級鹵馬牛羊七萬  
餘引兵還上曰虎牙將軍不至期許增鹵獲而祁連知虜在前逗  
遛不進孟康曰律語也謂軍行頓止不進也師古曰逗讀與  
正文作遛又音豆補注王念孫曰案遛本音此依俗改也若  
矣宣紀云祁連將軍廣有音今遛字有音而遛字無音則本音明  
韓長孫傳云祁連將軍廣有音今遛字有音而遛字無音則本音明  
字為後人所改也說文有逗字無遛字後漢書光武紀不遛以逗  
番法其字亦作遛又元後傳吏無遛字後漢書光武紀不遛以逗  
亦是後人所改也說文有逗字無遛字後漢書光武紀不遛以逗  
政術部十四引元皆下吏自殺權公孫益壽為侍御史校尉常惠  
后傳並作遛

與烏孫兵至右谷蠡庭獲單于父行師古曰行及嫂居次名王犁  
汗都尉千長將已下三萬九千餘級師古曰行及嫂居次名王犁  
證虜馬牛羊驢橐駝七十餘萬漢封惠為長羅侯然匈奴民眾  
死傷而去者及畜產遠移死于不可勝數師古曰行及嫂居次名王犁

於是匈奴遂衰耗師古曰耗減也音呼到反怨烏孫其冬本始三年冬單于自  
將數萬騎擊烏孫師古曰耗減也音呼到反怨烏孫其冬本始三年冬單于自  
具反一日深丈餘人民畜產凍死還者不能什一於是丁令乘弱  
攻其北師古曰音零烏桓入其東烏孫擊其西凡三國所殺數萬級馬  
數萬匹牛羊甚眾又重曰餓死師古曰音直用反人民死者什三畜產什  
五匈奴大虛弱諸國羈屬者皆瓦解盜不能理其後漢出三千  
餘騎為三道並入匈奴捕虜得數千人還匈奴終不敢取當師古  
者報其直師古曰音直用反茲欲鄉和親師古曰茲益也鄉讀曰鄉  
昌曰取當猶取償也師古曰音直用反茲欲鄉和親師古曰茲益也鄉讀曰鄉  
境少事矣壺衍鞬單于立十七年死弟左賢王立為虛閭權渠單  
于是歲地節二年也虛閭權渠單于立曰右大將女為大閼氏而  
黜前單于所幸顛渠閼氏顛渠閼氏父左大且渠怨望是時匈奴  
不能為邊寇於是漢罷外城曰休百姓師古曰外城塞外諸城單于聞之喜

召貴人謀欲與漢和親左大且渠心害其事曰前漢使來兵隨其  
後今亦效漢發兵先使使者入迺自請與呼盧訾王各將萬騎南  
旁塞獵相逢俱入師古曰音步浪反行未到會三騎亡降漢言匈  
奴欲為寇於是天子詔發邊騎屯要害處使大將軍軍監治眾等  
四人師古曰治眾將五千騎分三隊師古曰隊出塞各數百里捕  
得虜各數十人而還時匈奴亡其三騎不敢入即引去是歲也匈  
奴飢人民畜產死十六七又發兩屯各萬騎備漢其秋匈奴前  
所得西噶居左地者孟康曰噶音辱匈奴種其君長曰下數千人  
皆驅畜產行與甌脫戰所殺傷甚眾師古曰噶音辱匈奴種其君長曰下數千人  
明年師古曰噶音辱匈奴種西域城郭共擊匈奴取車師國師古曰噶音辱匈奴種其君長曰下數千人  
得其王及人眾而去單于復曰車師王昆弟兜莫為車師王收其  
餘民東徙不敢居故地而漢益遣屯士分田車師地曰實之師古曰噶音辱匈奴種

前漢九十四上

前漢九十四上

前漢九十四上



西域傳其明年補注先謙曰四年匈奴怨諸國共擊車師遣左右大將各  
萬餘騎屯屯右地欲侵迫烏孫西域後二歲補注先謙曰地節  
節四年下明年為神爵元年此後二句奴遣左右與鞬各六千騎  
歲當為後四歲方合元康四年之數  
師古曰與音郁與左大將再擊漢之田車師城者不能下其明年  
鞬音居言反補注先謙曰丁令比三歲入盜匈奴師古曰殺略人民數千驅馬  
畜去匈奴遺萬餘騎往擊之無所得其明年單于將十餘萬騎旁  
塞獵師古曰旁音步浪反補注欲入邊寇未至會其民題除渠堂  
亡降漢言狀漢曰為言兵鹿奚盧侯補注周壽昌曰趙充國傳匈奴  
符奚盧山欲入為寇亡者題除渠堂言之是符奚盧山為塞南地  
故以封之彼符侯此鹿侯也言兵者趙充國傳漢封  
羌陽離為言兵侯大約漢設此侯以待歸義者此因題除渠堂而  
本匈奴民來降言狀故封為言兵而加地名為侯例不入表也  
遣後將軍趙充國將兵四萬餘騎屯緣邊九郡備虜月餘單于病  
歐血因不敢入還去即罷兵迺使題王都犁胡次等入漢請和親  
前漢九十四上  
未報會單于死是歲神爵二年也虛閭權渠單于立九年死自始  
立而黜顛渠闕氏顛渠闕氏即與右賢王私通右賢王會龍城而  
去顛渠闕氏語曰單于病甚且勿遠後數日單于死郝宿王刑未  
央使人召諸王未至師古曰郝音呼各反顛渠闕氏與其弟左大且渠都隆  
奇謀立右賢王屠耆堂為握衍胸鞬單于握衍胸鞬單于者代父  
為右賢王師古曰胸音勃烏維單于耳孫也握衍胸鞬單于立復修和親  
遣弟伊酋若王勝之入漢獻見師古曰酋音材由反補注先謙曰  
無定單于初立凶惡盡殺虛閭權渠時用事貴人刑未央等而任  
用顛渠闕氏弟都隆奇又盡免虛閭權渠子弟近親而自其子  
弟代之虛閭權渠單于子稽侯獬既不得立師古曰獬音先安  
歸妻父烏禪幕師古曰禪音蟬烏禪幕者本烏孫康居間小國數見侵暴  
率其眾數千人降匈奴狐鹿姑單于曰其弟子日逐王姊妻之使

長其眾居右地師古曰長眾為之長帥補注日逐王先賢揮補注先  
本揮作禪引宋其父左賢王當為單于讓狐鹿姑單于狐鹿姑單  
于許立之國人曰故頗言日逐王當為單于日逐王素與握衍胸  
鞬單于有隙即率其眾數萬騎歸漢漢封日逐王為歸德侯補注  
日據紀表歸在神單于更立其從兄薄胥堂為日逐王師古曰胥  
爵二年封在三年單于又殺先賢揮兩弟烏禪幕請之不聽心恚其  
明年補注先謙曰單于又殺先賢揮兩弟烏禪幕請之不聽心恚其  
後左奧鞬王死單于自立其小子為奧鞬王留庭奧鞬貴人共立  
故奧鞬王子為王與俱東徙補注周壽昌曰留庭者番居單于庭  
鞬王也云至奧鞬城在康居東南地知奧鞬為西域地名此云奧  
鞬貴人下云右奧鞬王而其時匈奴未通西域或別一地同名者  
單于遣右丞相補注周壽昌曰匈奴故有相此始稱丞相言將萬  
騎往擊之失亡數千人不勝時單于已立二歲暴虐殺伐國中不  
附及太子左賢王數讒左地貴人左地貴人皆怨其明年烏相擊  
虛受堂  
匈奴東邊姑夕王頗得人民單于怒姑夕王恐即與烏禪幕及左  
地貴人共立稽侯獬為呼韓邪單于發左地兵四五萬人西擊握  
衍胸鞬單于至姑且水北師古曰且音于余反未戰握衍胸鞬單于兵敗走  
使人報其弟右賢王曰匈奴共攻我若肯發兵助我乎師古曰若  
亦右賢王曰若不愛人殺昆弟諸貴人各自死若處無來汗我師  
居處自死 握衍胸鞬單于志自殺左大且渠都隆奇亡之右賢  
王所其民眾盡降呼韓邪單于是歲神爵四年也握衍胸鞬單于  
立三年而敗

匈奴傳第六十四上

漢書九十四



匈奴傳第六十四下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臣王先謙補注

呼韓邪單于歸庭數月罷兵使各歸故地乃收其兄呼屠吾斯在

民間者立為左谷蠡王使人告右賢貴人欲令殺右賢王其冬都

隆奇與右賢王共立日逐王薄胥堂為屠耆單于發兵數萬人東

襲呼韓邪單于呼韓邪單于兵敗走屠耆單于還曰其長子都塗

吾西為左谷蠡王少子姑耆樓頭為右谷蠡王師古曰音莫構反留居單

于庭明年秋屠耆單于使日逐王先賢揮兄右奧鞬王為烏藉都

尉師古曰音揮與音與音郁鞬音居言反補注劉敞曰衍為字劉奉

尉世曰為當作與王念孫曰管子戒篇自妾之身之不為人持不

也尹知章曰為猶與也是為字可訓為與孟子公孫丑篇不得

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得之為有財古之人皆用之言得之

與有財也齊策犀首以梁為齊戰於承匡而不勝言以梁與齊戰

也韓策嚴仲子避人因為嚴政語與嚴政語也韓詩外傳寡人

獨為仲父言而國人知之何也言獨與仲父言也史記淳于髡傳

豈寡人不足為言邪言不足與言也李斯傳斯其猶人哉安足為

藉都尉也或以為為衍字或以為誤字皆未曉古人文義與為一

是時西方呼揭王來與唯犁當戶謀師古曰揭音弋癸反共議右賢

王言欲自立為烏藉單于屠耆單于殺右賢王父子後知其冤復

殺唯犁當戶於是呼揭王恐遂畔去自立為呼揭單于右奧鞬王

聞之即自立為車犁單于烏藉都尉亦自立為烏藉單于凡五單

于屠耆單于自將兵東擊車犁單于使都隆奇擊烏藉烏藉車犁

皆敗西北走與呼揭單于兵合為四萬人烏藉呼揭皆去單于號

其并力尊輔車犁單于屠耆單于聞之使左大將都尉將四萬騎

分屯東方自備呼韓邪單于自將四萬騎西擊車犁單于車犁單

于敗西北走屠耆單于即引西南留開敦地師古曰開音開其明

年呼韓邪單于遣其弟右谷蠡王等西襲屠耆單于屯兵殺略萬

餘人屠耆單于聞之即自將六萬騎擊呼韓邪單于行千里未至

噶姑地師古曰噶音乃穀反補注逢呼韓邪單于兵可四萬人合

戰屠耆單于兵敗自殺都隆奇乃與屠耆少子右谷蠡王姑耆樓

頭亡歸漢車犁單于東降呼韓邪單于呼韓邪單于左大將烏厲

屈與父呼遼累烏厲溫敦師古曰呼遼音力追反補注先謙曰通鑑考異

云宣紀呼遼累單于帥眾來降功臣表信成侯王定以匈奴烏桓

于率眾降侯此即屈與敦也未嘗為單于皆見匈奴亂率其眾數萬

人南降漢封烏厲屈為新城侯師古曰新城字通用烏厲溫敦為義

陽侯是時李陵子復立烏藉都尉為單于呼韓邪單于捕斬之遂

復都單于庭然眾裁數萬人屠耆單于從弟休旬王將所主五六

百騎擊殺左大且渠并其兵至右地自立為閭振單于在西邊其

後呼韓邪單于兄左賢王呼屠吾斯亦自立為郅支骨都侯單于

在東邊其後二年閭振單于率其眾東擊郅支單于郅支單于與

戰殺之并其兵遂進攻呼韓邪呼韓邪破其兵補注劉敞曰多呼

呼韓邪走文義乃順上三字非衍下三字亦不可無 走到支都

單于庭呼韓邪之敗也左伊秩訾王為呼韓邪計勸令稱臣入朝

事漢從漢求助如此匈奴乃定呼韓邪議問諸大臣皆曰不可匈

奴之俗本上氣力而下服役師古曰服役於人為下呂馬上下戰鬪為國故有

威名於百蠻補注周壽昌曰外夷相謂為蠻戰死壯士所有也師

有此事耳今兄弟爭國不在兄則在弟雖死猶有威名子孫常長

諸國師古曰為諸漢雖疆猶不能兼并匈奴奈何亂先古之制臣

事於漢卑辱先單于師古曰言泰辱之更令卑下也為諸國所笑雖如是而安何



已復長百蠻左伊秩訾曰不然疆弱有時今漢方盛烏孫城郭諸

國皆為臣妾師古曰謂西域諸國為城郭而居也自且鞮侯單于已來匈奴日削不

能取復師古曰且音子餘雖屈疆於此未嘗一日安也師古曰屈音其勿反

今事漢則安存不事則危亡計何已過此諸大人相難久之師古曰周音

為大人二字始此呼韓邪從其計引眾南近塞遣子右賢王銖

婁渠堂入侍師古曰婁音力于反到支單于亦遣子右大將駒于利受入侍

是歲甘露元年也明年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師古曰願朝三年

正月師古曰會正漢遣車騎都尉韓昌迎發過所七郡郡二千騎

為陳道上師古曰所過之郡每為發兵陳列於道以爲寵衛也

地焉胡而後單于正月朝天子于甘泉宮漢寵已殊禮位在諸侯

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賜已冠帶衣裳黃金璽鑿綬師古曰鑿古

也師古曰鑿古諸侯王之制也玉具劍孟康曰鑿首飾也玉為之也師古曰鑿古

字本作銳其音同耳前漢九十四下注先謙曰鑿當作璽師古曰璽古

刀弓一張矢四發服虔曰發十二矢也韋昭曰射禮三而止每射

一放兩放也今則以一矢為一放也補注沈欽韓曰四發乘矢也

古今並以一矢為一發禮儀志後齊三月三日馬射一發乘二品

三十發以爲五把而矢一發中則殺一而已見仁心之至若四矢

爲一發五已中梁載十師古曰梁載有衣安車一乘鞞勒一具師古

其四盛得爲仁梁載十師古曰梁載有衣安車一乘鞞勒一具師古

日勒馬馬十五匹黃金二十斤錢二十萬衣被七十七襲師古曰

一襲猶今人之言一副衣服也補注錦綺綺縠雜帛八千匹絮六千

斤禮畢使使者道單于先行宿長平師古曰道讀曰導長平

甘泉宿池陽宮上登長平詔單于毋調師古曰不其左右當戶之

羣臣皆得列觀補注王念孫曰案臣字後人所加左右當戶之羣

紀云其左右當戶之羣皆列觀是其證後人於羣及諸蠻夷君長

下加臣字則義不可通通鑑刪去之羣二字亦非及諸蠻夷君長

王侯數萬咸迎於渭橋下夾道陳上登渭橋咸稱萬歲單于就邸

留月餘遣歸國單于自請願留居光祿塞下師古曰徐自爲所築

本注徐上有急保漢受降城師古曰保守也於此自守補注齊召

原郡漢遣長樂衛尉高昌侯董忠車騎都尉韓昌將騎萬六千又

發邊郡士馬已千數送單于出朔方雞鹿塞師古曰在朔方

雞鹿塞師古曰在朔方雞鹿塞師古曰在朔方雞鹿塞師古曰在朔方

等留衛單于助誅不服又轉邊穀米糒師古曰糒乾飯也音備補

其食前後三萬四千斛給贈其食是歲郅支單于亦遣使奉獻漢

遇之甚厚明年補注先謙曰四年兩單于俱遣使朝獻漢待呼韓邪使有

加明年補注先謙曰四年兩單于俱遣使朝獻漢待呼韓邪使有

襲錦帛九千匹絮八千斤已有屯兵故不復發騎爲送始郅支單

于已爲呼韓邪降漢兵弱不能復自還即引其眾西欲攻定右地

又屠者單于小弟本侍呼韓邪亦亡之右地收兩兄餘兵得數千

人自立爲伊利目單于道逢郅支合戰郅支殺之并其兵五萬餘

人聞漢出兵殺助呼韓邪即遂留居右地自度力不能定匈奴師古

日度音乃益西近烏孫欲與并力遣使見小昆彌烏就屠烏就屠

見呼韓邪爲漢所擁郅支亡虜欲攻之師古曰稱漢意也師古曰稱漢

乃殺郅支使持頭送都護在所發八千騎迎郅支支見烏孫兵

多其使又不反勒兵逢擊烏孫破之師古曰以兵逆之相逐即擊

方言逢迎也自關而西或曰迎或曰逢師古曰以兵逆之相逐即擊

城傳單于執二王以付使者師古曰逢逢擊烏孫破之師古曰以兵逆之相逐即擊

謂先至待之逢受之也師古曰逢逢擊烏孫破之師古曰以兵逆之相逐即擊

本考證云烏揭即烏揭降發其兵西破堅昆北降丁令師古曰令

前文所謂呼揭烏揭降發其兵西破堅昆北降丁令師古曰令

西丁令即丁零今科布多之北并三國數遣兵擊烏孫常勝之

堅昆東去單于庭七千里南去車師五千里到支留都之元帝初

即位呼韓邪單于復上書言民眾困乏漢詔雲中五原郡轉殺二



萬斛已給馬到支單于自己道遠又怨漢擁護呼韓邪遣使上書  
 求侍子漢遣谷吉送之郅支殺吉漢不知吉音問而匈奴降者言  
 聞厥脫皆殺之師古曰於厥脫得聲問云殺之補注劉放曰郅支  
 呼韓邪故漢責其使也言皆者吉有徒眾王念孫曰案劉說足矣  
 而未盡也上言郅支殺吉漢不知吉音問則此殺之二字乃專謂  
 殺吉非兼徒眾言之不得云皆殺之也余謂皆字呼韓邪單于使  
 當在言字上謂匈奴降者皆言聞厥脫殺之耳  
 來漢輒簿賈之甚急師古曰簿賈以文簿一明年漢遣車騎都尉  
 韓昌光祿大夫張猛送呼韓邪單于侍子求問吉等因赦其罪勿  
 令自疑師古曰疑者疑昌猛見單于民眾益盛塞下禽獸盡單于  
 足自衛不憂郅支聞其大臣多勸單于北歸者師古曰塞下無  
 所得又不畏郅支師古曰不可昌猛即與為盟  
 約曰自今已來漢與匈奴合為一家世世毋得相詐相攻有竊盜  
 者相報行其誅償其物師古曰漢人為盜於匈奴何奴有寇發兵  
 相助漢與匈奴敢先背約者受天不祥令其世子孫盡如盟昌  
 猛與單于及大臣俱登匈奴諾水東山師古曰諾水即今突厥地  
 新唐書薛延陀傳李勣遣死上稱賜河起曰道林也刑白馬單  
 于曰徑路刀金雷犁撓酒應劭曰徑路匈奴寶刀也金契金也雷  
 之師古曰契刻撓攪也音呼高反補呂老上單于所破月氏王頭  
 注宋祁曰注文契刻下當有也字呂老上單于所破月氏王頭  
 為飲器者其飲血盟補注沈欽韓曰淮南齊俗訓胡人彈骨越人  
 置酒人頭骨中飲契骨所由各異其於信一也注胡人之盟約  
 以相詛即此是也昌猛還奏事公卿議者曰為單于保塞為藩雖  
 欲北去猶不能為危害昌猛擅言漢國世世子孫與夷狄詛盟令  
 單于得已惡言上告于天羞國家傷威重師古曰不可得行宜遣  
 使往告祠天與解盟昌猛奉使無狀罪至不道善狀補注先諫曰  
 官本注上薄其過罪過為輕薄有詔昌猛已贖論勿解盟其後呼  
 韓邪竟北歸庭人眾稍稍歸之國中遂定郅支既殺使者自知負

漢又聞呼韓邪益疆恐見襲擊欲遠去會康居王數為烏孫所困  
 與諸翁侯計曰為匈奴大國烏孫素服屬之今郅支單于困昵在  
 外可迎置東邊使合兵取烏孫立之師古曰言與郅支并力共  
 居之長無匈奴憂矣即使使至堅昆通語郅支郅支素恐又怨烏  
 孫聞康居計大說師古曰說遂與相結引兵而西康居亦遣貴人  
 聚它驢馬數千匹迎郅支郅支人眾中寒道死師古曰中寒傷於  
 上也補注宋祁曰景餘財三千人到康居師古曰財其後都護甘  
 延壽與副陳湯發兵即康居誅斬郅支師古曰師古曰語在延壽湯傳郅  
 支既誅呼韓邪單于且喜且懼上書言曰常願謁見天子誠已郅  
 支在西方恐其與烏孫俱來擊臣師古曰師古曰呂故未得  
 至漢今郅支已伏誅願入朝見竟寧元年單于復入朝禮賜如初  
 加衣服錦帛絮皆倍於黃龍時單于自言願增漢氏師古曰  
 欲取漢女而前漢九十四下元帝已後宮良家子王牆字昭君賜單于補注沈欽  
 身為漢家婿師古曰師古曰韓日西京  
 雜記元帝後宮既多乃使畫工圖其形案圖召幸諸宮人皆賂畫  
 工獨王牆自恃容貌不肯與工人乃醜圖之遂不得見後匈奴入  
 朝求美人為關氏於是上按圖以昭君行及去召見貌為後宮第  
 一善應對舉止閑雅帝悔之而名籍已定不復更乃窮案畫工皆  
 市單于驩喜上書願保塞上谷呂西至敦煌師古曰師古曰保守之令無寇盜  
 傳之無窮請罷邊備塞吏卒已休天子人民天子令下有司議  
 者皆曰為便郎中侯應習邊事已為不可許上問狀應曰周秦已  
 來匈奴暴桀寇侵邊境漢興尤被其害臣聞北邊塞至遼東外有  
 陰山補注沈欽韓曰一統志陰山在吳喇或旗西北二百四十里  
 無水草不可駐牧中國得陰山乘高一望寇出沒蹤跡皆見必臨  
 大磧而居其北去中國益遠故陰山為禦邊要地陰山以南即為  
 漠南彼若得陰山則易以飽其力而內犯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  
 此秦漢唐都關中必逾河而北守陰山也師古曰師古曰斥開也擴建  
 多禽獸本冒頓單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來出為寇是其苑囿也  
 至孝武世出師征伐斥奪此地攘之於幕北師古曰師古曰羊反



塞微起亭師古曰：隨謂深開小道而行，避敵鈔寇也。築外城設屯戍，守之然

後邊境得用少安，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師古曰：匈奴來

寇少所蔽，隱從塞，南徑深山谷，往來差難，邊長老言匈奴失陰

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也。如罷備塞，戍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

也。今聖德廣被，天覆匈奴。師古曰：如匈奴得蒙全活之恩，稽首來

臣夫夷狄之情，困則卑順，疆則驕逆，天性然也。前已罷外城，省亭

隧，今裁足，已候望通燻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復罷二也。中

國有禮義之教，刑罰之誅，愚民猶尚犯禁，又况單于能必其眾不

犯約哉？三也。師古曰：必極也。自中國尚建關梁，制諸侯，所已絕，臣

下之覬欲也。師古曰：設塞微置屯戍，非獨為匈奴而已，亦為諸屬

國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舊，逃亡四也。近西羌保塞，與漢人

交通，吏民貪利，侵盜其畜產，妻子已此，怨恨起而背畔，世世不絕

今罷乘塞，則生媿易分爭之漸，五也。師古曰：乘塞登之而守也，媿

往者從軍，多沒不還者，子孫貧困，一旦亡出，從其親戚，六也。又邊

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曰聞匈奴中樂，無奈候望，急何然？時有亡

出塞者，七也。盜賊桀黠，羣輩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則不可制

八也。起塞以來，百有餘年。師古曰：武帝起塞時，數之。非皆已土垣也，或

因山巖石，木柴僵落，谿谷水門，立死枯僵，墮落者，師古曰：音

諫曰：官本注，稍稍平之，卒徒築治，功費久遠，不可勝計。師古曰：音

云：昌平山水，記湖河川，至牛關山，與白河合，其寬處可一、二里，昔

人斫大樹，倒著川中，狹處僅二、三丈，以巨木為橋，其外縱橫布石

以限戎馬，此漢中郎侯應所，謂木柴僵落，谿谷水門者，然水性湍

急，大雨則諸崖之水奔騰而下，漂木走石，當歲歲修治，又所云功

費久遠，不臣恐議者不深慮其終始，欲已壹切省，師古曰：音

也。解在平紀，十年之外，百歲之內，卒有七變，障塞破壞，亭隧滅絕

當更發屯，繕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復九也。師古曰：音

候望單于，自已保塞，守御。師古曰：御，禦也。必深德漢，師古曰：於漢

請求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開夷狄之隙，虧中國之固，十也。非

所已示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也。對奏天子，有詔勿議罷邊塞

事，使車騎將軍口諭單于。師古曰：將軍，謂單于也。單于上書，願罷北邊

吏士屯戍，子孫世世保塞，單于鄉慕禮義。師古曰：鄉，慕也。所已為民計

者，甚厚，此長久之策也。朕甚嘉之，中國四方皆有，關梁障塞，非獨

已備塞外也，亦已防中國，茲邪放縱，出為寇害，故明法度，已專眾

心也。師古曰：言已，胡在專也。敬諭單于之意，朕無疑焉，為單于

怪其不能，故使大司馬車騎將軍嘉曉單于，單于謝曰：愚不知大

計，天子幸使大臣告語，甚厚，初左伊秩訾，為呼韓邪畫計，歸漢，竟

已安定，其後或讒伊秩訾，自伐其功，常鞅鞅。師古曰：鞅，矜其功也。呼韓邪

疑之，左伊秩訾懼，誅將其眾千餘人，降漢，漢已為關內侯，食邑三

百戶，令佩其王印綬。師古曰：雖於漢為關內侯，而依匈奴王號與印綬。及竟寧中，呼韓邪

來朝，與伊秩訾相見，謝曰：王為我計，甚厚，令匈奴至今安寧，王之

力也，德豈可忘？我失王意，使王去，不復顧留。師古曰：言不復顧

我過也。今欲白天子，請王歸庭，伊秩訾曰：單于賴天命，自歸於漢，

得已安寧，單于神靈，天子之祐也。我安得力，既已降漢，又復歸，何

奴是兩心也？願為單于侍史，於漢不敢聽命。師古曰：言為單于充

何，奴補注先，諫曰：單于固請不能得，而歸王昭君，號寧胡閼氏。師古曰：言胡得之

國，呂安寧也。生一男，伊屠智牙師，為右日逐王，呼韓邪立二十八

年建始二年，死，始呼韓邪嬖左伊秩訾，兄呼衍王，女二人，長女，額

渠闕氏，生二子，長曰且莫車，師古曰：且，音子餘。次曰囊知牙斯，少女，大

闕氏，生四子，長曰雕陶莫舉，次曰且糜胥，師古曰：且，音子餘。皆長

於且莫車，少子咸樂，二人皆小於囊知牙斯，又它闕氏子十餘人



顓渠閼氏貴且莫車愛呼韓邪病且死欲立且莫車其母顓渠閼氏曰匈奴亂十餘年不絕如髮賴蒙漢力故得復安今平定未久人民創艾戰鬪師古曰創音初且莫車年少百姓未附恐復危國我與大閼氏一家共子師古曰一家言親姊妹也共不如立雕陶莫車大閼氏曰且莫車雖少大臣共持國事今舍貴立賤後世必亂師古曰舍單于卒從顓渠閼氏計立雕陶莫車約令傳國與弟呼韓邪死雕陶莫車立為復株累若鞮單于師古曰復音服案音南曰案自雕陶莫車以下凡單于號俱冠以若鞮二字師古曰復音服案音南孝為若鞮見下文周壽昌曰後書南單于比以下直稱鞮也復株累若鞮單于立遣子右致虛兒王醯諧屠奴侯入侍且麋胥為左賢王且莫車為左谷蠡王囊知牙斯為右賢王復株累單于復妻王昭君補注沈欽韓曰吳兢樂府解題王昭君生二女長女云為須卜居次氏匈奴貴族也補注錢大昭曰案云是伊墨居次因為須卜當之妻故亦稱須卜居次耳沈欽韓曰以常惠與烏孫兵獲單于嫂居次之居次是其王侯妻號猶今王如稱福晉也非公主之比師古曰須卜當于亦匈奴大夫族也師河平元年單于遣右單于林王伊邪莫演等奉獻朝正月師古曰演音衍補注通鑑作莫渾既罷遣使者送至捕反師古曰河東之縣也補注伊邪莫演言欲降即不受我我自殺終不敢還歸使者已聞下公卿議議者或言宜如故事受其降補注王念孫曰漢紀孝成紀或作受是誤者皆言宜受其降惟示欽不可也作咸是光祿大夫谷永議郎杜欽曰為漢興匈奴數為邊害故設金爵之賞以待降者今單于誑體稱臣列為北藩遣使朝賀無有二心漢家接之宜異於往時今既享單于聘貢之質師古曰質當也而更受其逋逃之臣是貪一夫之得而失一國之心擁罪之臣而絕慕義之君也假令單于初立欲委身中國未知利害師古曰假令猶言或當也私使伊邪莫演詐降曰卜吉凶受之虧德

沮善師古曰沮壞也音材汝反令單于自疏不親邊吏或者設為反間欲因而生隙師古曰間音居竟反受之適合其策使得歸曲而直責師古曰歸曲於責此誠邊竟安危之原師旅動靜之首師古曰竟不可不詳也不如勿受昭日月之信抑詐讓之謀懷附親之心便師古曰詐讓反對奏天子從之遣中郎將王舜往問降狀伊邪莫演曰我病狂妄言耳遣去歸到官位如故不肯令見漢使明年單于上書願朝河平四年正月遂入朝加賜錦繡繒帛二萬匹絮二萬斤它如竟靈時復株累單于立十歲鴻嘉元年死弟且麋胥立為搜諧若鞮單于搜諧單于立遣子左祝都韓王胸雷斯侯入侍師古曰胸音先謙曰官本胸並作胸且莫車為左賢王搜諧單于立八歲元延元年為朝二年發行師古曰欲會二年歲首之朝會故豫發其未入塞病死弟且莫車立為車牙若鞮單于車牙單于立遣子右於涂仇揮王烏夷當入侍師古曰涂音徒揮音纏補注宋祁曰揮舊本作禪且囊知牙斯為左賢王車牙單于立四歲綏和元年死弟囊知牙斯立為烏珠雷若鞮單于烏珠雷單于立且第二閼氏子樂為左賢王且第五閼氏子與為右賢王師古曰此二人皆烏珠雷之弟也第二閼氏即上所謂日官本第二遣子右股奴王烏鞮牙斯入侍漢遣中郎將夏侯藩副校尉韓容使匈奴時帝舅大司馬票騎將軍王根領尚書事或說根曰匈奴有斗入漢地直張掖郡師古曰斗絕也生奇材木箭竿就羽師古曰就大難也黃頭赤日其羽可為箭竿音工旱反補注如得之於邊甚饒國家有廣地之實將軍顯功垂於無窮根為上言其利師古曰得此地為中國利上直欲從單于求之師古曰直猶正也胡注直為有不得傷命損威師古曰胡注天子之命不行於夷狄國之威根即但曰上指曉藩令從藩所說而求之意說單于而求



之藩至匈奴曰語次說單于曰補注先謙曰胡稱見匈奴斗入漢

地直張掖郡漢三都尉居塞上士卒數百人補注先謙曰胡注張

都尉治番和是三都尉補注先謙曰胡注張

斷關之制補注先謙曰胡注張

數百人曰復天子厚恩補注先謙曰胡注張

地必厚報賞單于補注先謙曰胡注張

藩曰詔指也然藩亦為單于畫善計耳單于曰孝宣孝元皇帝哀

憐父呼韓邪單于從長城呂北匈奴有之此溫偶駱王所居地也

師古曰偶音五口反駱音塗次下亦同補注先謙曰胡注案後書

匈奴有溫偶王班固燕然山銘曰斬溫偶以殄鼓血尸逐以染

於馬旁從人耳當讀曰焉未曉其形狀所生請遣使問之師古

生謂山之所出草補注先謙曰胡注單于名

木鳥獸為用者補注先謙曰胡注單于名

傳五世漢不求此地至知獨求何也補注先謙曰胡注單于名

國不補注先謙曰胡注單于名

車皆仰此山材木師古曰謂諸小王為諸侯者效中國之言耳仰

西邊匈奴邊國小補注先謙曰胡注單于名

類皆是也見西域傳且先父地不敢失也藩還遷為太原太守單

于遣使上書曰藩求地狀聞詔報單于曰藩擅稱詔從單于求地

法當死更大赦二師古曰更經

明年侍子死歸葬復遣子左於除仇揮王稽留昆入侍師古曰揮

雞至哀帝建平二年烏孫庶子卑援寔師古曰援音反

入匈奴西界寇盜牛畜頗殺其民單于聞之遣左大當戶烏夷冷

師古曰將五千騎擊烏孫殺數百人略千餘人師古曰與

卑援寔恐遣子趨遂為質匈奴師古曰遂音錄

郎將丁野林副校尉公乘音使匈奴責讓單于告令還歸卑援寔

質子補注先謙曰以兩國並

質子補注先謙曰以兩國並

願朝五年時哀帝被疾或言匈奴從上游來厭人也師古曰前漢流

來故曰上游也師古曰上游亦總謂地

形耳不必係於河水也師古曰一涉反

國輒有大故師古曰大故

帑師古曰帑物所聚也帑藏金

郎楊雄上書諫曰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

不可不察也今單于上書求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為漢與匈

奴從此隙矣補注先謙曰

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甚明臣不敢遠稱請引秦呂來

明之呂秦始皇之疆蒙恬之威帶甲四十餘萬然不敢窺西河迺

築長城以界之會漢初興呂高祖之威靈三十萬眾困於平城士

或七日不食時奇譎之士石畫之臣甚眾師古曰石畫

策也師古曰策

通作碩師古曰碩

終也師古曰終

十萬眾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妄阿順指於是大臣權書

遺之師古曰遺

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

霸上呂備之數月迺罷孝武即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使韓安

國將三十萬眾微於便墜師古曰微要也音

財勞師一虜不可得見況單于之面乎其後深惟社稷之計規恢

萬載之策師古曰策

餘年師古曰餘

王庭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呂臨翰海師古

又禱祭也虜名王貴人曰百數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



而未肯稱臣也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  
師古曰匈奴地名也補注先謙曰胡注邊呂為不  
 狼望之北哉人謂舉疑疑為狼火狼望謂狼煙候望之地  
 壹勞者不久佚不斃費者不永寧師古曰佚是呂忍百萬之師曰  
 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填廬山之壑而不悔也師古曰喙口也  
獸口也廬山匈奴中至本始之初匈奴有桀心師古曰桀立不順欲  
 掠烏孫侵公主迺發五將之師十五萬騎獵其南而長羅侯曰烏  
 孫五萬騎震其西皆至質而還師古曰質信也謂所期處時鮮有所獲鮮少也  
 踐反徒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雷風耳雖空行空反尙誅兩將軍故  
 北狄不服中國未得高枕安寢也逮至元康神爵之間大化神明  
 鴻恩溥洽而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曰逐呼韓邪攜國歸死補注  
孫曰案歸死二字於義不可通歸死當為歸化字之誤也此承上  
大化神明而言謂單于攜一國之人來歸王化也下文曰今單于  
歸義懷款誠之心歸義猶歸化耳通鑑漢紀二十六作歸死扶伏  
則所見漢書本已誤漢紀孝哀紀通鑑邊防十一竝作歸化扶伏  
前漢九十四下  
 稱臣師古曰伏音蒲北反補注然尙羈縻之計不韻制與專同專  
制謂以為自此之後欲朝者不距不欲者不彊  
臣妾也何者外國天性忿鷙師古曰鷙恨反形容魁健師古曰負力怙  
注本無氣負恃也難化呂善易隸呂惡補注先謙曰胡注隸習也言易習  
於為其疆難誅其和難得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尸  
流血破堅拔敵如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威儀  
俯仰如此之備也往時嘗屠大宛之城蹈烏桓之壘探姑繒之壁  
師古曰姑繒謂西南夷籍蕩姐之場劉德曰羌屬也師古曰籍猶  
種也在益州見昭紀也姐音紫補注先謙曰胡  
注元帝永光三年臘艾朝鮮之旃拔兩越之旗師古曰艾讀  
西羌多姐反豈是邪過旬月之役遠不離二時之勞師古曰離歷也  
閭犁耕也郡縣而置之雲徹席卷後無餘節師古曰節古災字也  
也唯北狄為不然真中國之堅敵也三垂比之懸矣補注先謙曰胡注引師古

曰懸絕也前世重之茲甚師古曰未易可輕也今單于歸義懷款  
 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於前此迺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期望國  
 家雖費不得已者也師古曰奈何距呂來厭之辭疏曰無日之期  
補注先謙曰胡注來厭或言從上游來厭人也止將來之隙夫款而隙之使有恨心負前言緣往辭師古曰言單于  
其來朝辭以他日而無一定之期則匈奴與漢疏消往昔之恩開  
之辭以怨漢也補注先謙曰胡注負恃歸怨於漢因曰自絕終無  
 北面之心威之不可諭之不能焉得不為大憂乎夫明者視於無  
 形聰者聽於無聲誠先於未然即蒙恬樊噲不復施棘門細柳不  
 復備馬邑之策安所設衛霍之功何得用五將之威安所震師古  
於未然謂計策素定禦難折衝補注不然豈有隙之後雖智者勞  
先謙曰思慮豫防則兵威不可不用心於內辯者敲擊於外師古曰敲擊言使車  
補注先謙曰邊隙既開雖竭且往者圖西域制車師師古曰置城  
盡謀慮較未然時更難措置郭都護三十六國費歲已大萬計者師古曰財用之費  
北向相似也烏孫能踰白龍堆而寇西邊哉孟康曰龍堆形如土龍身無頭有  
在西域中迺制匈奴也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  
補注先謙曰胡注謂向者不憚十分之費以臣竊為國不安也唯  
制匈奴今來朝之費十分之一耳乃愛借之陛下少留意於未然未戰已遏邊萌之禍補注先謙曰  
寤焉召還匈奴使者更報單于書而許之賜雄帛五匹黃金十  
斤官本雄作縉單于未發會病復遣使願朝明年故事單于朝從  
名王百下及從者二百餘人單于又上書言蒙天子神靈人民盛  
壯願從五百人入朝曰明天子盛德上皆許之元壽二年單于來  
朝上曰太歲厭勝所在師古曰厭舍之上林苑蒲陶宮  
先謙曰胡注蒲陶本出大宛武帝伐大告之曰加敬於單于師古  
宛采蒲陶種植之難宮宮由此得名故令止上林單于知之加賜衣三百七十襲錦繡縵帛三萬匹絮



三萬斤它如河平時既罷遣中郎將韓況送單于單于出塞到休屯井北度車田盧水道里回遠師古曰回音胡內反况等乏食單于迺給其糧失期不還五十餘日初上遣稽留昆隨單于去到國復遣稽留昆同母兄右大且方與婦入侍師古曰音子開反且還歸復遣且方同母兄左日遂王都與婦入侍是時漢平帝幼太皇太后稱制新都侯王莽秉政欲說太后曰威德至盛異於前師古曰說讀曰悅以迺風單于師古曰風讀曰諷令遣王昭君女須卜居次云入侍師古曰云太后所曰賞賜之甚厚會西域車師後王句姑師古曰音句去胡來王唐兜師古曰為其去胡而來降漢故以爲王號師古曰音去胡來王皆怨恨都護校尉將妻子人民亡降匈奴語在西域傳單于受置左谷蠡地師古曰音左遣使上書言狀曰臣謹已受詔遣中郎將韓隆王昌副校尉甄阜侍中謁者帛敞長水校尉王欽使匈奴師古曰音匈奴單于曰西域內屬不當得受師古曰既屬漢家今遣之師古曰今師古曰今有單于曰孝宣孝元皇帝哀憐爲作約束自長城已師古曰今南天子有之長城已北單于有之有犯塞輒曰狀聞有降者不得受臣知父呼韓邪單于蒙無量之恩師古曰狀聞有降者不得受向未更名應曰臣蒙知身斷師古曰作史者從其後死遺言曰有從中國來降者勿受輒送至塞已報師古曰天子厚恩此外國也得受之使者曰匈奴骨肉相攻國幾絕師古曰依反蒙中國大恩危亡復續妻子完安累世相繼宜有已報厚恩單于叩頭謝罪執二虜還付使者詔使中郎將王萌待西域惡都奴界上逆受師古曰惡都奴西域之谷名單于遣使送到國因請其罪師古曰於漢求釋其背叛之罪也師古曰使者曰聞有詔不聽師古曰免其罪師古曰會西域諸國王斬示之師古曰迺造設四條師古曰更新爲師古曰此制中國人亡入匈奴者烏孫亡降匈奴者西域諸國佩中國印

綬降匈奴者烏桓降匈奴者皆不得受遣中郎將王駿王昌副校尉甄阜王尋使匈奴班四條與單于雜函封師古曰與單于雜函封于令奉行因收故宣帝所爲約束封函還師古曰未明故願四條而收師古曰約束時莽奏令中國不得有二名因使使者曰風單于師古曰宜上書募化爲一名漢必加厚賞單于從之上書言幸得備藩臣師古曰稱樂太平聖制臣故名囊知牙斯今謹更名曰知莽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師古曰白太后遣使者答諭厚賞賜焉漢既班四條後護烏桓使者告烏桓民毋得復與匈奴皮布稅匈奴已故事遣使者責烏桓稅師古曰是以求之師古曰匈奴人民婦女欲賈販者皆隨往焉烏桓距曰奉天子詔條之當予匈奴稅師古曰不先謙曰官本作不師古曰匈奴使怒收烏桓酋豪縛到懸之師古曰同孟子稱解倒懸也師古曰酋豪昆弟怒共入匈奴使師古曰錢大昭曰入當作殺師古曰及其官屬收略婦女馬牛單于聞之遣使發師古曰先謙曰官本作殺師古曰前漢九十四下師古曰左賢王兵入烏桓責殺使者因攻擊之烏桓分散或走上山或東保塞匈奴頗殺人民毆婦女弱小且千人去師古曰置左地告烏桓曰持馬畜皮布來贖之烏桓見略者親屬二千餘人持財畜往贖匈奴受留不遣師古曰布而留人不遣師古曰王莽之篡位也建國元年遣五威將王駿率甄阜王颯陳饒帛敞丁業六人師古曰注錢大昭曰此率字讀如將帥之帥師古曰將每一將各置前後左右多齎金帛中帥故下云右率陳饒先謙曰官本注在重遣單于下師古曰重遣單于諭曉曰受命代漢狀因易單于故印故印文曰匈奴單于師古曰于璽師古曰齊召南曰案故印即甘露三年莽更曰新匈奴單于章師古曰師古曰新者莽將率既至授單于印師古曰印之紐也音弗師古曰詔令上故印絛單于再拜受詔譯前欲解取故印絛單于舉掖授之左姑夕侯蘇從旁謂單于曰未見新印文師古曰印文錢大昭曰一本作止不見新字師古曰宜且勿與單于止不肯與請使者坐穹廬單于欲前爲壽五威



將曰故印紱當曰時上單于曰諾復舉掖授譯蘇復曰未見印文  
 且勿與單于曰印文何由變更遂解故印紱奉上將率受著新紱  
 不解視印飲食至夜迺罷右率陳饒謂諸將率曰鄉者姑夕侯疑  
 印文幾令單于不與人師古曰鄉讀曰如令視印見其變改必求  
 故印此非辭說所能距也既得而復失之辱命莫大焉不如摧破  
 故印已絕禍根將率猶與莫有應者師古曰與饒燕士果悍  
 決也悍勇也音胡幹反即引斧椎壞之明日單于果遣右骨都侯當白將率  
 曰漢賜單于印言璽不言章又無漢字諸王已下補注宋祁曰迺  
 有漢言章今印去璽加新與臣下無別補注王念孫曰案景祐本  
 也也願得故印將率示曰故印謂曰新室順天制作故印隨將  
 率所自為破壞單于宜承天命奉新室之制當還白單于知已無

前漢九十四下 七

可奈何又多得賂道即遣弟右賢王與奉馬牛隨將率入謝因上  
 書求故印補注先謙曰願炎武云故印已壞而云因上書將率還  
 到左犁汗王咸所居地見烏桓民多已問咸咸具言狀師古曰謂  
 婦女弱小願將率曰前封四條不得受烏桓降者亟還之師古曰  
 音居咸曰請密與單于相開得語歸之單于使咸報曰當從塞內  
 還之邪從塞外還之邪將率不敢顯決曰聞詔報從塞外還之補  
 宋祁曰決單于始用夏侯濟求地有距漢語後曰求稅烏桓不得  
 一作使因寇略其人民歟由是生重印文改易師古曰重故怨恨迺遣  
 右大且渠蒲呼虛等十餘人將兵戍萬騎曰護送烏桓為名師  
 日陽言云護送烏桓人眾實來為寇補注宋祁曰注文陽字揚本作揚勒兵朔方塞下朔方太守曰  
 問明年西域車師後王須置離謀降匈奴都護但欽誅斬之置離  
 兄狐蘭支將人眾二千餘人啟畜產舉國亡降匈奴師古曰歐與

國之人皆單于受之狐蘭支與匈奴共入寇擊車師殺後成長師  
 亡降也師古曰單于受之狐蘭支與匈奴共入寇擊車師殺後成長師  
 日後成車師小國名也長其長傷都護司馬復還入匈奴時成已  
 帥也補注先謙曰成城通作校尉史陳良終帶司馬丞韓玄右曲候任商等見西域頗背叛聞  
 匈奴欲大侵恐并死即謀劫略吏卒數百人共殺成已校尉刀護  
 師古曰刀音貂補注先遣人與匈奴南犁汗王南將軍相聞補注  
 昌曰案匈奴有左王將右王將左右大將等官無稱將軍者此南  
 犁汗王所屬稱南將軍殆仿漢官制也先謙曰官本汗作汗下同  
 匈奴南將軍二千騎入西域迎良等良等盡脅略成已校尉吏士  
 男女二千餘人入匈奴玄商南將軍所良帶徑至單于庭人眾  
 別置零吾水上田居單于號良帶曰烏桓都將軍留居單于所數  
 呼與飲食西域都護但欽上書言匈奴南將軍右伊秩訾將人眾  
 寇擊諸國莽於是大分匈奴為十五單于遣中郎將蘭苞副校尉  
 戴級將兵萬騎多齎珍寶至雲中塞下招誘呼韓邪單于諸子欲

前漢九十四下 九

呂次拜之使譯出塞誘呼右犁汗王咸咸子登助三人至則脅拜  
 咸為孝單于賜安車鼓車各一黃金千斤雜繒千匹戲載十日師古  
 載有旗之戰也戲拜助為順單于賜黃金五百斤傳送助登長安  
 音許宜反又音鹿拜封苞為宣威公拜為虎牙將軍封級為揚威公拜為虎賁將軍  
 單于聞之怒曰先單于受漢宣帝恩不可負也今天子非宣帝子  
 孫何得立遣左骨都侯右伊秩訾王呼虛訾及左賢王樂將兵  
 入雲中益壽塞大殺吏民是歲建國三年也是後單于歷告左右  
 部都尉諸邊王入塞寇盜大輩萬餘中輩數千少者數百殺鴈門  
 朔方太守都尉略吏民畜產不可勝數緣邊虛耗莽新即位怙府  
 庫之富欲立威迺拜十二部將率發郡國勇士武庫精兵各有所  
 屯守轉委輸於邊議滿三十萬眾齎三百日糧同時十道並出窮  
 追匈奴內之于丁令師古曰透之遣入因分其地立呼韓邪十五



子莽將嚴尤諫曰臣聞匈奴為害所從來久矣未聞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當周宣王時獫狁內侵至于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戎狄之侵譬猶蠱毒之螫敵之而已師古曰蠱音古反敵與驅同故天下稱明是為中策漢武帝選將練兵約齋輕糧深入遠戍師古曰約少也雖有克獲之功胡輒報之兵連禍結三十餘年中國罷耗匈奴亦創艾師古曰罷讀曰疲耗損也創音而天初向反艾讀曰艾次下亦同而下稱武是為下策秦始皇不忍小恥而輕民力築長城之固延袤萬里師古曰袤長也音茂轉輸之行起於負海疆境既完中國內竭已喪社稷是為無策今天下遭陽九之厄補注先謙曰官本作厄比年饑饉西北邊尤甚發三十萬眾具三百日糧東援海代南取江淮然後乃備師古曰援引計其道里一年尚未集合兵先至者聚居暴露師老械弊也音爰計其道里一年尚未集合兵先至者聚居暴露師老械弊執不可用此一難也邊既空虛不能奉軍糧內調郡國不相及屬此二難也師古曰調發也音徒計一人三百日食用糲十八斛非牛力不能勝牛又當自齋食加二十斛重矣胡地沙鹵多乏水草已往事揆之軍出未滿百日牛必物故且盡師古曰物故謂死也餘糧尚多人不能負此三難也胡地秋冬甚寒春夏甚風多齋糲薪炭重不可勝師古曰糲音古字也食糲飲水已歷四時師有疾疫之憂是故前世伐胡不過百日非不欲久執力不能此四難也輜重自隨則輕銳者少師古曰重音直不得疾行虜徐遁逃執不能及幸而逢虜又累輜重師古曰累音力如阻險阻衛尾相隨師古曰衛馬尾也音前後單虜要遮前後危殆不測此五難也大用民力功不可必立臣伏憂之今既發兵宜縱先至者令臣尤等深入霆擊且已創艾胡虜師古曰請率見到莽不聽尤言轉兵穀如故天下騷動

咸既受莽孝單于之號馳出塞歸庭具已見脅狀白單于單于更曰為於粟置支侯匈奴賤官也後助病死莽已登代助為順單于厭難將軍陳欽師古曰厭音一涉反下震狄將軍王巡屯雲中葛邪塞是時匈奴數為邊寇殺將率吏士略人民敵畜產去甚眾師古曰敵捕得虜生口驗問皆曰孝單于咸子角數為寇兩將已聞四年莽會諸蠻夷斬咸子登於長安市初北邊自宣帝已來數世不見煙火之警人民熾盛牛馬布野及莽撓亂匈奴與之構難師古曰撓撓也音火高反邊民死亡係獲又十二部兵久屯而不出吏士罷弊師古曰罷讀曰疲數年之間北邊虛空野有暴骨矣烏珠雷單于立二十一歲建國五年死匈奴用事大臣右骨都侯須卜當即王昭君女伊墨居次云之壻也補注先謙曰云是須卜字疑云常欲與中國和親又素與咸厚善見咸前後為莽所拜故遂越與而立咸為烏累若鞮單于師古曰鞮音力烏累單于咸立呂弟與為左谷蠡王烏珠雷單于子蘇屠胡本為左賢王呂弟屠耆闐氏子盧渾為右賢王師古曰渾音胡昆反烏珠雷單于在時左賢王數死呂為其號不祥更易命左賢王曰護于護于之尊最貴次當為單于故烏珠雷單于授其長子呂為護于欲傳呂國咸怨烏珠雷單于貶賤已號不欲傳國及立貶護于為左屠耆王云當遂勸咸和親天鳳元年云當遣人之西河虎猛制虜塞下師古曰虎猛縣名制和親侯王欽者王昭君兄子也師古曰欽音中部都尉呂聞莽遣欽弟騎都尉展德侯颯使匈奴師古曰颯音立賀單于初立賜黃金衣被繒帛給言侍子登在因購求陳良終帶等補注先謙曰單于盡收四人及手殺校尉刀護賊芝音妻子呂



下二十七人皆械檻付使者遣廚唯姑夕王富等四十人送欵補注宋祁曰蘇莽作焚如之刑燒殺陳良等應劭曰易有焚如死字上當有右字如焚如者謂不孝子也不畜於父母不  
 容於朋友故燒殺棄之莽依此作刑名也師古曰易離卦九四爻  
 辭罷諸將率屯兵但置游擊都尉單于貪莽賂遺故外不失漢故  
 也師古曰事然內利寇掠又使還知子登前死怨恨寇虜從左地入不絕師古  
 而師古曰入為寇使者問單于輒曰烏桓與匈奴無狀黠民共為寇入塞  
 警如中國有盜賊耳咸初立持國威信尚淺盡力禁止不敢有二  
 心天鳳二年五月莽復遣欵與五威將軍王咸率伏黯丁業等六人  
 使送右廚唯姑夕王因奉歸前所斬侍子登及諸貴人從者喪皆  
 載師古曰曰常車劉德曰縣易車也舊司農出錢市車縣次至塞下單于  
 遣云當子男大且渠奢等至塞迎咸等至多遺單于金珍因諭說  
 改其號號匈奴曰恭奴單于曰善于賜印綬封骨都侯當為後安  
 公當子男奢為後安侯單于貪莽金幣故曲聽之然寇盜如故咸  
 欵又曰陳良等購金付云當令自差與之師古曰差其師古曰十二月還  
 入塞莽大喜賜欵錢二百萬悉封爵等單于咸立五歲天鳳五年  
 死弟左賢王與立為呼都而尸道皐若鞮單于匈奴謂孝曰若鞮  
 自呼韓邪後與漢親密見漢謚帝為孝慕之故皆為若鞮呼都而  
 尸單于與既立貪利賞賜遺大且渠奢與云女弟當戶居次子醯  
 橫王師古曰居次小女為當于居次此當戶乃當于之與與云下應更有  
 云字師古曰文義乃明據下俱奉獻至長安莽遣和親侯欵與奢等俱至  
 文云與當俱來也制虜塞下與云當會因曰兵迫脅將至長安云當小男從塞下得  
 脫歸匈奴師古曰上文字醯橫王當至長安拜為須卜單于欲出大兵  
 曰輔立之兵調度亦不合而匈奴愈怒並入北邊北邊由是壞敗  
 會當病死莽曰其庶女陸遂任妻後安公奢李奇曰陸遂邑也莽

侯莽以女妻之故進爵為公師古曰遂音錄任音王補注所曰尊  
 寵之甚厚終為欲出兵立之者師古曰此計意不止會漢兵誅莽云奢亦  
 死更始二年冬漢遣中郎將歸德侯颯補注周壽昌曰功臣表歸  
 王率眾降侯其孫颯師古曰此殆即其人颯字近又緣上展德侯  
 颯而誤下稱劉颯者必賜姓史失載也以故侯從先武得紹封復  
 國建武六年使大司馬護軍陳遵使匈奴授單于漢舊制璽綬王  
 侯曰下印綬因送云當餘親屬貴人從者單于與驕謂遵颯曰匈  
 奴本與漢為兄弟匈奴中亂師古曰言中謂之時也孝宣皇帝輔  
 立呼韓邪單于故稱臣曰尊漢今漢亦大亂為王莽所篡匈奴亦  
 出兵擊莽空其邊境令天下騷動思漢莽卒已敗而漢復興亦我  
 力也當復尊我遵與相掌距師古曰掌謂支柱也音丈庚反又丑  
 角堂之鄭注堂讀如掌師古曰單于終持此言補注周壽昌曰遵傳云單  
 距之掌說文堂距也單于終持此言補注周壽昌曰遵傳云單  
 直單于大奇之此云單于終其明年夏還會赤眉入長安更始敗  
 持此言是卒未如遵所說也前漢九十四下  
 贊曰書戒蠻夷猾夏師古曰贊書舜典載舜命皋陶作土詩稱戎  
 狄是膺師古曰魯頌閟宮之詩美僖公春秋有道守在四夷師古曰  
 氏傳昭三十二年楚囊瓦為令尹城郢沈尹戌曰古者天子守在  
 四夷言德及遠補注王先慎曰春秋有道即春秋有言也與書戒  
 詩稱久矣夷狄之為患也故自漢興忠言嘉謀之臣曷嘗不運籌  
 策相與爭於廟堂之上乎高祖時則劉敬呂后時樊噲季布孝文  
 時賈誼朝錯孝武時王恢韓安國朱買臣公孫弘董仲舒人持所  
 見各有同異然總其要歸兩科而已縉紳之儒則守和親介冑之  
 士則言征伐皆偏見一時之利害而未究匈奴之終始也自漢興  
 呂至于今曠世歷年多於春秋其與匈奴有脩文而和親之矣有  
 用武而克伐之矣有卑下而承事之矣師古曰下有威服而臣畜  
 之矣誠伸異變強弱相反是故其詳可得而言也昔和親之論發  
 於劉敬是時天下初定新遭平城之難故從其言約結和親賂遺



單于冀曰救安邊境孝惠高后時遊而不達匈奴寇盜不為衰止而單于反曰加驕倨逮至孝文與通關市妻曰漢女增厚其賂歲曰千金而匈奴數背約束邊境屢被其害是曰文帝中年赫然發憤遂躬戎服親御紫馬從六郡良材力士師古曰六郡謂隴西郡西河也其安定天水西河武馳射上林講習戰陳聚天下精兵軍於廣武願問馮唐與論將帥喟然歎息思古名臣此則和親無益已然之明效也仲舒親見四世之事猶復欲守舊文頗增其約曰為義動君子利動貪人師古曰沈欽韓曰列女傳曰義動君子利動小人息君夫人不為利動矣如何奴者非可曰仁義說也師古曰此說謂勸諭獨可說曰厚利結之於天耳說讀曰悅故與之厚利曰沒其意沒溺也與盟於天曰堅其約質其愛子曰累其心師古曰累音力端反匈奴雖欲展轉奈失重利何奈欺上天何奈殺愛子何師古曰展轉音力端反匈奴雖欲展轉奈失重利何奈欺費城郭之固無曰異於貞士之約師古曰堅城固守不勝而使之城守境之民父兄緩帶師古曰緩帶音扶曰復其桀驚尚如斯師古曰於天下乎察仲舒之論考諸行事迺知其未合於當時而有關於後世也當孝武時雖征伐克獲而士馬物故亦略相當雖開河南之野建朔方之郡亦棄造陽之北九百餘里匈奴人民每來降漢單于亦輒拘留漢使曰相報復師古曰復音扶曰復其桀驚尚如斯師古曰安肯曰愛子而為質乎此不合當時之言也若不置質空約和親是襲孝文既往之悔而長匈奴無己之詐也師古曰重愛為其事也夫邊城不選守境武略之臣脩障障備塞之具厲長戟勁弩之械恃吾所曰待邊寇而務賦斂於民遠行貨賂割剝百姓曰奉寇讎信甘言守空約而幾胡馬之不窺不已過乎師古曰幾音日冀至孝宣之世

承武帝奮擊之威直匈奴百年之運師古曰直音直也因其壞亂幾亡之厄也音年依反權時施宜覆曰威德然後單于稽首臣服遣子入侍二世稱藩賓於漢庭師古曰賓音賓也漢庭音漢庭也時邊城晏閑牛馬布野師古曰晏音晏也布音布也三世無犬吠之警務庶亡于戈之役師古曰務音務也庶音庶也當先謙曰官本務作務三後六十餘載之間遭王莽篡位始開邊隙單于由是歸怨自絕莽遂斬其侍子邊境之禍構矣故呼韓邪始朝於漢漢議其儀而諱望之曰戎狄荒服言其來服荒忽無常時至時去宜待曰客禮讓而不臣如其後嗣遂逃竄伏師古曰逃音逃也之俗字不得為古使於中國不為叛臣及孝元時議罷守塞之備侯應曰為不可謂盛不忘衰安必思危遠見識微之明矣至單于咸棄其愛子昧利不顧師古曰昧音昧也侵掠所獲歲鉅萬計而和親賂遺不過千金安在其不棄質而失重利也仲舒之言漏於是矣師古曰漏音漏也夫規事建議不圖萬世之固而媿恃一時之事者未必曰經遠也師古曰經音經也漢行事嚴尤論之當矣故先王度土中立封畿師古曰度音度也分九州列五服師古曰列音列也物土貢制外內師古曰物音物也貢非謂各因其土所生之物而貢之也物猶類也言念孫九州物土之土貢若禹貢某州貢某物周官某服貢某物也周官載師掌任左傳及晉語注並曰物類也學記曰物類文十八或脩刑政或昭文德遠近之執異也是曰春秋內諸夏而外夷狄師古曰內音內也侯會吳于鍾離公羊傳曰曷為殊會吳外也曷為夷狄之人貪而好利被髮左衽人面獸心其與中國殊章服異習俗飲食不同言語不通辟居北垂寒露之野師古曰辟音辟也逐草隨畜射獵為生隔曰



山谷雍曰沙幕師古曰雍天地所曰絕外內也是故聖王禽獸畜  
之不與約誓不就攻伐約之則費賂而見欺攻之則勞師而招寇  
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是曰外而不內疏而不  
戚師古曰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來則懲而御之去則備  
而守之師古曰懲謂使其創久其慕義而貢獻則接之曰禮讓羈縻不絕使  
曲在彼蓋聖王制御蠻夷之常道也

虛受堂

圭

匈奴傳第六十四下

漢書九十四

西南夷兩粵朝鮮傳第六十五 漢書九十五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臣王先謙補注

西夷君長曰十數補注錢大昭曰西當作南南監夜郎最大師古

為縣屬牂牁郡師古曰牂牁郡在西南夜郎最大師古

今遵義府桐梓縣東二十里師古曰牂牁郡在西南夜郎最大師古

有滇池因曰自滇曰北君長曰十數師古曰牂牁郡在西南夜郎最大師古

名也滇音顛師古曰牂牁郡在西南夜郎最大師古

州治也此皆椎結師古曰牂牁郡在西南夜郎最大師古

朝鮮傳亦同師古曰牂牁郡在西南夜郎最大師古

謀曰史記推作師古曰牂牁郡在西南夜郎最大師古

作同下同索隱師古曰牂牁郡在西南夜郎最大師古

韓云桐師漢志師古曰牂牁郡在西南夜郎最大師古

葉榆師古曰師古曰牂牁郡在西南夜郎最大師古

明師古曰師古曰牂牁郡在西南夜郎最大師古

府西昌縣昆明師古曰牂牁郡在西南夜郎最大師古

之南寧州則今師古曰牂牁郡在西南夜郎最大師古

亡常處亡君長地方可數千里自雋曰東北君長曰十數徙都

最大師古曰徙及都二國也徙後為徙縣屬蜀郡都後為沈

縣東沈黎今師古曰徙及都二國也徙後為徙縣屬蜀郡都後為沈

府清溪縣東南師古曰徙及都二國也徙後為徙縣屬蜀郡都後為沈

首領多姓冉師古曰徙及都二國也徙後為徙縣屬蜀郡都後為沈

處著於土地師古曰徙及都二國也徙後為徙縣屬蜀郡都後為沈

補注先謙曰師古曰徙及都二國也徙後為徙縣屬蜀郡都後為沈

史記君長曰十數白馬最大師古曰徙及都二國也徙後為徙縣屬蜀郡都後為沈

有南蠻傳先師古曰徙及都二國也徙後為徙縣屬蜀郡都後為沈

州成縣漢白師古曰徙及都二國也徙後為徙縣屬蜀郡都後為沈

威王時師古曰徙及都二國也徙後為徙縣屬蜀郡都後為沈

而古曰師古曰徙及都二國也徙後為徙縣屬蜀郡都後為沈

日史記師古曰徙及都二國也徙後為徙縣屬蜀郡都後為沈

益州漢池師古曰徙及都二國也徙後為徙縣屬蜀郡都後為沈

云漢池師古曰徙及都二國也徙後為徙縣屬蜀郡都後為沈



南府昆明縣南呈貢縣西  
旁平地肥饒數千里師古曰池呂兵威

定屬楚欲歸報會秦擊奪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適呂其眾王

滇變服從其俗呂長之師古曰為秦時嘗破略通五尺道其處險

隄故道繞廣五尺師古曰正義括地志五尺道在郎州沈欽

韓云敘州府慶符縣南五里即古五尺道也師古曰沈欽

諸此國頗置吏焉十餘歲秦滅及漢興皆棄此國而關蜀故微師古曰

注先謙曰官本闕作開史記同案作關是巴蜀民或竊出商賈取

其作馬焚僮旄牛已此巴蜀殷富建元六年大行王恢擊東粵東

粵殺王郢已報恢因兵威使番陽令唐蒙風曉南粵師古曰番音

日南粵食蒙蜀枸醬音灼曰枸音矩劉德曰枸樹如桑其椹長二

師古曰劉說非也子形如赤椹耳椹木而生非樹也子又不長二

三寸味尤辛不酢今名渠則有之食讀曰似補注錢大昭曰南方

州木狀云莠莠草也生於蕃國者大而紫謂之莠莠生於番禺

者小而青謂之莠莠可以為食故謂之莠莠交趾九真人家多種

夏生先謙曰蒙問所從來曰道西北牂柯江師古曰道由也由此

官本亦作桑前漢九十五

無也字末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師古曰番禺音番安反禺音隅補

之上流脈水在後書謂之通水者也地理志牂柯郡夜郎縣脈水

東至廣鬱入鬱鬱林郡廣鬱縣也首受夜郎脈水東至四會入

海是也今曰盤江自貴州東南流經廣西又東蒙歸至長安問蜀

賈人獨蜀出枸醬多持竊出市夜郎夜郎者臨牂柯江師古曰夜郎

盤江在貴州境者為北盤江出四川烏撒府西北五十里師古曰

謂之南盤江至烏撒南九十里謂之可渡河又東南為七星關

河折而南經雲南益州界入貴州境經安南衛東又南經永寧

州西境昔安州東境盤迴曲折於山箐間險阻密茂多障流

經幕役長官司東南而南盤江流合焉師古曰盤江

盤江即牂江廣百餘步足已行船南粵已財物役屬夜郎西至桐

師然亦不能臣使也蒙迺上書說上曰南粵王黃屋左纛師古曰

子之地東西萬餘里名為外臣實一州主今呂長沙豫章往水道

多絕難行竊聞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萬師古曰先謙曰史

柯出不意師古曰王念孫曰出下脫其字則語意不暢通典邊防三

無其字即沿誤本漢書也舊本北堂書鈔政術部十四

漢書皆有其字史記漢紀同此制粵一奇也誠呂漢之強巴蜀

之饒通夜郎道為置吏甚易上許之乃拜蒙呂郎中將師古曰

郎將後使相如以郎中將往諭同周壽昌曰華陽國志作中郎將

官左右三將郎中將千入食重萬餘人師古曰食糧及衣從巴

有車戶騎三將郎中將千入食重萬餘人師古曰食糧及衣從巴

關入師古曰關東南縣名

之地也漢武帝建元六年以唐蒙為中郎將從蜀入出巴符關者

也是符關即在符縣而縣為故巴夷之地故曰巴符關也漢之符

縣在今瀘州合江縣西今合江縣南有符關矣師古曰符

則在蜀之西不與巴相接不得言巴符關矣師古曰符

於義尤不可不通蓋因上文巴蜀而衍師古曰符

北堂書鈔政術部十四引漢書遂見夜郎侯多同師古曰多同

賜諭已威德約為置吏使其子為令師古曰比之

貪漢縮帛已為漢道險終不能有也迺且聽蒙約還報迺為犍

為郡發巴蜀卒治道自犍道指牂柯江師古曰犍道在今蜀

人司馬相如亦言西夷邛笮可置郡使相如已郎中將往諭皆如

南夷為置一都尉十餘縣屬蜀當是時巴蜀四郡師古曰四郡

巴郡廣漢郡通西南夷道載轉相饒師古曰饒古餽字補注

漢蜀郡通西南夷道載轉相饒師古曰饒古餽字補注

通士罷俄餒離暑溼死者甚眾師古曰餒古餽字補注

數反發兵與擊耗費亡功師古曰耗損也餒音能賄反

焉還報言其不便及引為御史大夫時方築朔方據河逐胡弘等

因言西南夷為害師古曰言通西

西夷獨置南夷兩縣一都尉師古曰置南夷下

自保就師古曰言保聚備二十六年左傳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是也

成則與保字義不相屬乃云令自保守且脩成其郡縣師古曰

本旨矣及元狩元年博望侯張騫言使大夏時見蜀布邛竹杖

問所從來曰從東南身毒國師古曰天竺也亦曰捐薦也補注



漢書音義曰一名天竺則浮屠胡是也先謙案捐馬可數千里得  
 蜀賈人市或聞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國焉因盛言大夏在漢西  
 南慕中國患匈奴隔其道誠通蜀身毒國道便近又亡害於是天  
 子迺令王然于柏始昌呂越人等十餘輩開出西南夷師古曰求  
 也補注先謙曰指求身毒國至滇滇王當光迺留為求道師古曰  
 南字補注先謙曰無四歲餘補注先謙曰當光迺留為求道師古曰  
 王名補注先謙曰一遷史四歲餘補注先謙曰當光迺留為求道師古曰  
 當作補注先謙曰一遷史四歲餘補注先謙曰當光迺留為求道師古曰  
 閉昆明莫能通師古曰滇王與漢使言漢孰與我大師古曰  
 及夜郎侯亦然各自一州王補注先謙曰念孫曰王當為主上文云  
 一州之主皆其說御覽四夷部十一引不知漢廣大使者還因盛  
 此正作主史記及通鑑漢紀十一同天子注意焉及至南粵反  
 言滇大國足事親附師古曰言可專事天子注意焉及至南粵反  
 上使馳義侯補注先謙曰武紀作越越因健為發南夷兵且蘭君  
 恐遠行旁國虜其老弱師古曰恐發兵與漢行後其國空虛而乃  
 與其眾反殺使者及健為太守漢迺發巴蜀罪人當擊南粵者八  
 校尉擊之補注先謙曰史記會越已破漢八校尉不下中郎將郭  
 昌衛廣引兵還行誅隔滇道者且蘭師古曰言因軍行而便誅之  
 且蘭也補注先謙曰師古曰言因軍行而便誅之  
 滅還誅反者師古曰謂軍夜郎遂入朝上曰為夜郎王南粵破後  
 及漢誅且蘭邛君并殺栳侯冉駹皆震恐請臣置吏曰邛都為粵  
 屬郡栳都為沈黎郡補注先謙曰冉駹為文山郡補注先謙曰文同  
 廣漢西白馬為武都郡使王然于呂粵破及誅南夷兵威風論滇  
 王入朝師古曰滇王者其眾數萬人其旁東北勞深靡莫補注先謙曰  
 日史記皆同姓相杖未肯聽師古曰杖猶倚也相倚倚為援而不  
 深作補注先謙曰勞莫數侵犯使者吏卒補注先謙曰勞莫不詞當  
 仗史記作狀補注先謙曰勞莫數侵犯使者吏卒補注先謙曰勞莫不詞當  
 莫元封二年天子發巴蜀兵擊滅勞深靡莫呂兵臨滇滇王始首

善曰故弗誅師古曰言初始滇王離西夷師古曰言東嚮事漢補  
 字滇舉國降師古曰言初始滇王離西夷師古曰言東嚮事漢補  
 郡賜滇王王印復長其民師古曰言初始滇王離西夷師古曰言東嚮事漢補  
 本數作入引宋本曰百獨夜郎滇受王印滇小邑也最寵焉後二  
 入越本作數謝本作入獨夜郎滇受王印滇小邑也最寵焉後二  
 十三歲孝昭始元元年益州廉頭姑緡民反殺長吏牂柯談指同  
 並等二十四邑凡三萬餘人皆反師古曰言初始滇王離西夷師古曰言東嚮事漢補  
 水衡都尉呂破胡募吏民及發犍為云云師古曰言初始滇王離西夷師古曰言東嚮事漢補  
 胡即下辟胡此文不應止書其官當有脫文發蜀郡犍為犍命萬  
 餘人師古曰言初始滇王離西夷師古曰言東嚮事漢補  
 後三歲姑緡樂榆復反遣水衡都尉呂辟胡將郡兵擊之師古曰言初始滇王離西夷師古曰言東嚮事漢補  
 都尉呂五字衍文辟胡不進蠻夷遂殺益州太守乘勝與辟胡戰  
 士戰及溺死者四千餘人師古曰言初始滇王離西夷師古曰言東嚮事漢補  
 之明年復遣軍正王平與大鴻臚田廣明等並進大破益州斬首  
 捕虜五萬餘級獲畜產十餘萬師古曰言初始滇王離西夷師古曰言東嚮事漢補  
 曰鈞町侯亡波率其邑君長人民擊反者師古曰言初始滇王離西夷師古曰言東嚮事漢補  
 捕虜有功其立亡波為鈞町王師古曰言初始滇王離西夷師古曰言東嚮事漢補  
 臚廣明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後開歲武都氏人反師古曰言初始滇王離西夷師古曰言東嚮事漢補  
 元鳳元年遣執金吾馬適建師古曰言初始滇王離西夷師古曰言東嚮事漢補  
 龍頌侯韓增與大鴻臚廣明將兵擊之至成帝河平中夜郎王興  
 與鈞町王禹漏臥侯俞師古曰言初始滇王離西夷師古曰言東嚮事漢補  
 古曰更舉兵相攻師古曰言初始滇王離西夷師古曰言東嚮事漢補  
 為道遠不可擊迺遣太中大夫蜀郡張匡持節和解興等不從命  
 刻木象漢吏立道旁射之杜欽說大將軍王鳳曰太中大夫匡使  
 和解蠻夷王侯受詔已復相攻輕易漢使不憚國威其效可  
 見恐議者選奕復守和解師古曰言初始滇王離西夷師古曰言東嚮事漢補



太守察動靜有變迺聞如此則復曠一時師古曰曠空也一時不早發兵也補注王侯得收獵其眾申固其謀黨助眾多各先諫曰官本二作三是王侯得收獵其眾申固其謀黨助眾多各不勝忿必相殄滅自知罪成狂犯守尉師古曰言起狂勃之心而本勃遠滅温暑毒草之地雖有孫吳將賁育士師古曰孫吳也賁育也若入水火往必焦沒知勇亡所施屯田守之費不可勝量也育也若入水火往必焦沒知勇亡所施屯田守之費不可勝量宜因其罪惡未成未疑漢家加誅陰救旁郡守尉練士馬師古曰練簡也大司農豫調穀積要害處師古曰調發也要害者在太守往呂秋涼時入誅其王侯尤不軌者即呂為不毛之地亡用之民聖王不巳勞中國師古曰即猶若也宜罷郡放棄其民絕其王侯勿復通如呂先帝所立累世之功不可墮壞師古曰如亦若亦宜因其萌牙早斷絕之及已成形然後戰師則萬姓被害大將軍鳳於是薦金城司馬陳立為牂柯太守師古曰陳立字少遷立者臨邛人前為連然長不韋令師古曰連然在今雲南府安寧州南不韋請誅之未報迺從吏數十人出行縣師古曰行至興國且同亭師古曰君數十人入見立立數責因斷頭師古曰數君曰將軍誅亡狀為民除害願出曉士眾呂興頭示之皆釋兵降師古曰鈞町王禹漏隊侯俞震恐入粟于斛牛羊勞吏士立還歸郡與妻父翁指與興子邪務收餘兵迫脅旁二十二邑反至冬立奏募諸夷與都尉長史分將攻翁指等翁指據隄為壘立使奇兵絕其饗道縱反開引兵獨進敗走趨立營師古曰趨立怒叱戲下令格之師古曰高紀及推夫傳師古曰都尉復還戰立引兵救之時天大旱立攻絕其

水道蠻夷共斬翁指持首出降立已平定西夷徵詣京師會巴郡有盜賊復立為巴郡太守秩中二千石居賜爵左庶長師古曰為左曹衛將軍護軍都尉卒官王莽篡位改漢制貶鈞町王呂為侯王邯怨恨師古曰邯其王邯弟承攻殺欽州郡擊之不能服三邊蠻夷愁擾盡反復殺益州大尹程隆師古曰程隆莽遣平蠻將軍馮茂發巴蜀犍為吏士賦斂取足於民呂擊益州出入三年疾疫死者什七巴蜀騷動莽徵茂還誅之更遣靈始將軍廉丹與庸部牧史熊師古曰熊大發天水隴西騎士廣漢巴蜀犍為吏民十萬人轉輸者合二十萬人擊之始至頗斬首數千其後軍糧前後不相及士卒飢疫三歲餘死者數萬而粵犍蠻夷任貴亦殺太守枚根自立為邛穀王師古曰枚根會莽敗漢興誅貴復舊號云師古曰此漢興者南粵王趙佗真定人也師古曰真定本趙國秦并天下略定揚粵之分故云揚粵置桂林南海象郡曰適徙民與粵雜處師古曰適蓋始皇并天下八年歲乃平越地南海尉任攸師古曰任攸且死下考證云案此郡尉也病且死召龍川令趙佗師古曰龍川即今之循州補注先謙曰案在今惠州府龍川縣西北唐循州今府歸善縣東北五里語曰聞陳勝等作亂秦桀叛秦相立南海辟遠恐盜兵侵此師古曰辟吾欲興兵絕新道師古曰新道道三關皆在連州之境而趙佗分兵絕秦新道亦在焉師古曰二里上抵龍口築城以壯捍溪蓋仁化接壤桂陽樂昌接壤郴州



漢之意也案元和志在鄱州樂昌縣南五里輿地紀要趙  
 乃築此城自備待諸侯變會疾甚且番禺負山險阻也補注先謙  
 以定粵境南北東西數千里補注周壽昌曰史記作且番禺負山險  
 險字南越地勢亦不合從史記是至下云東南西北數千里  
 乃能上書自誇於頗有中國人相輔此亦一州之主可為國郡中  
 漢難以為據也  
 長吏亡足與謀者故召公告之即被佗書行南海尉事加也音皮  
 義擄死佗即移檄告橫浦陽山滄谿關曰通典廣州大庾縣橫浦  
 廢關在此案在今南雄州西北陽山桂陽縣曰盜兵且至急絕道  
 在今連州陽山縣東滄谿關在連州西北  
 聚兵自守因稍曰法誅秦所置吏曰其黨為守假縣之職或守或  
 假也補注先謙曰秦已滅佗即擊并桂林象郡自立為南粵武王  
 史記守假作假守  
 高帝已定天下為中國勞苦故釋佗不誅釋置也十一年遣陸賈  
 立佗為南粵王補注先謙曰與剖符通使使和輯百粵與集同也  
 前漢九十五  
 補注先謙曰毋為南邊害與長沙接境補注周壽昌曰時桂陽縣  
 官本無也字毋為南邊害與長沙接境補注周壽昌曰時桂陽縣  
 郡而皆與高后時有司請禁粵關市鐵器佗曰高皇帝立我通使  
 南粵接境  
 物今高后聽說臣別異蠻夷絕器物與隔同此必長沙王計  
 欲倚中國音師古曰倚擊滅南海并王之自為功也於是佗乃自尊  
 號為南武帝補注先謙曰史記南下有越字是荀紀通鑑發兵攻  
 長沙邊敗數縣焉高后遣將軍陸慮侯龜擊之也慮音慮會暑  
 溼士卒大疫兵不能險領同下皆類此歲餘高后崩即罷兵佗  
 因此曰兵威財物賂遺問粵西甌駱役屬焉也言西者以別東甌  
 也補注宋祁曰甌集韻於口反東西萬餘里迺乘黃屋左纛稱制  
 與中國侔師古曰文帝元年初鎮撫天下使告諸侯四夷從代來  
 即位意諭盛德焉武加於遠方也迺為佗親冢在真定置守邑  
 師古曰親歲時奉祀召其從昆弟尊官厚賜寵之詔丞相平舉可  
 謂父母也

使粵者補注先謙平言陸賈先帝時使粵上召賈為大中大夫謁  
 者一人為副使賜佗書曰皇帝謹問南粵王甚苦心勞意朕高皇  
 帝側室之子注非也左傳鄭置側室杜注側室眾子也文公十三  
 年傳趙有側室曰穿沈欽韓云內則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鄭  
 云謂夫之室次燕接又云庶人無側室者及月辰夫居側室鄭  
 云凡子生皆就側室疏云世子亦就側室案昭二十九年傳公衍  
 公為之生其母借出注云世子亦就側室案昭二十九年傳公衍  
 外戚傳班婕妤居增城舍再就側室所謂陽祿柘館其產舍也文  
 以呂后取佗姓子居增城舍再就側室所謂陽祿柘館其產舍也文  
 伯職正室謂之門子相對又非此義先謙說所引與小宗乘外奉北  
 藩于代道里遠遠壅蔽樸愚未嘗致書得通使於越高皇帝乘羣  
 臣孝惠皇帝即世高后白臨事補注錢大昭曰自古自臨事  
 也先謙曰官本作自王文彬云白為自古文是也然師古無注元  
 文當為自白乃轉寫誤耳本書自字多有不得於此獨舉古文  
 不幸有疾日進不衰病益甚也呂故詩暴乎治師古曰詩華諸  
 呂為變故亂法不能獨制迺取它姓子為孝惠皇帝嗣賴宗廟之  
 靈功臣之力誅之已畢朕曰王侯吏不釋之故位不見置也帝  
 得不立今即位乃者聞王遺將軍陸慮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  
 兩將軍師古曰佗之昆弟在故鄉者求訪之而兩將軍將兵擊越  
 注先謙曰官朕曰王書罷將軍博陽侯補注先謙曰通鑑胡注高  
 本注訪作親朕曰王書罷將軍博陽侯補注先謙曰通鑑胡注高  
 蓋於此時親昆弟在真定者已遣人存問脩治先人冢前日聞王  
 發兵於邊為寇災不止當其時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  
 獨利乎漢軍亦當相拒方有戰鬪於越亦非利也必多殺士卒  
 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一朕不忍為也  
 朕欲定地大牙相入者補注先謙曰言欲以子與何奴傳曰問  
 吏吏曰高皇帝所曰介長沙土也師古曰朕不得擅變焉補注先  
 本得吏曰得王之土地不足曰為大得王之財不足曰為富服領曰  
 南王自治之師古曰長沙南界也雖然王之號為帝兩帝並立亡







興兵誅閩粵死亡已報德遣太子嬰齊入宿衛謂助曰國新被寇  
 使者行矣胡方日夜裝入見天子助去後其大臣諫胡曰漢與兵  
 誅郢亦行已驚動南粵且先王言事天子期毋失禮要之不可已  
 怵好語入見師古曰怵誘也不可被誘休以好語而入漢朝也休  
 入見則不得復歸亡國之勢也於是胡稱病竟不入見後十餘歲  
 胡實病甚太子嬰齊請歸胡薨諡曰文王嬰齊嗣立即滅其先武  
 帝文帝李奇曰去其借號嬰齊在長安時取邯鄲膠氏女師古曰膠音居虬反補注  
 先謙曰史生子興及即位上書請立膠氏女為后興為嗣漢數使  
 使者風諭師古曰風讀曰入朝嬰齊猶尚樂擅殺生自恣懼人見要曰  
 用漢法比內諸侯師古曰要約也固稱病遂不入見遣子次公入宿衛  
 嬰齊薨諡為明王太子興嗣立其母為太后太后自未為嬰齊妻  
 時嘗與霸陵人安國少季通師古曰姓安國字少季補注及嬰齊薨  
 後元鼎四年漢使安國少季諭王王太后入朝令辯士諫大夫終  
 軍等宣其辭勇士魏臣等輔其決師古曰助令決也補注先謙  
 明缺是衛尉路博德將兵屯桂陽待使者王年少太后中國人安  
 國少季往復與私通國人頗知之多不附太后太后恐亂起亦欲  
 倚漢威師古曰倚音於倚反勸王及幸臣求內屬即因使者上書請比內諸  
 侯三歲壹朝除邊關於是天子許之賜其丞相呂嘉銀印及內史  
 中尉太傅印餘得自置師古曰丞相內史中尉太傅之外除其故  
 跡刑用漢法諸使者皆雷填撫之師古曰填撫音竹刃反王太后飭治行  
 裝重資為入朝具師古曰資音資相呂嘉年長矣相三王宗族官貴  
 為長吏七十餘人男盡尚王子女女盡嫁王子弟宗室及蒼梧秦王  
 有連孟康曰蒼梧越中王自名為秦王連親也晉灼曰秦王即  
 也光自據蒼梧地稱秦其居國中甚重粵人信之多為耳目者得  
 王安在以秦趙同姓平

眾心愈於王師古曰愈勝也王之上書數諫止王王不聽有畔心數稱病  
 不見漢使者使者注意嘉執未能誅王王太后亦恐嘉等先事發  
 欲介使者權謀誅嘉等師古曰介持也置酒請使者大臣皆侍坐飲嘉弟  
 為將將卒居宮外酒行太后謂嘉南粵內屬國之利而相君若不  
 便者何也已激怒使者使者狐疑相杖遂不敢發師古曰杖音直亮反嘉見  
 耳目非是師古曰異於常也即趨出太后怒欲縱嘉言師古曰縱謂撞  
 孫云別本是也若無欲字引米補曰正文縱字上別本有欲字王念  
 字王止太后嘉遂出介弟兵就舍師古曰介弟兵就舍師古曰介甲也  
 弟將卒居外者師古曰介弟兵就舍師古曰介甲也弟將卒居外者師古曰介弟兵就舍師古曰介甲也  
 成義當依史記作介弟兵就舍師古曰介弟兵就舍師古曰介甲也稱病不肯  
 見王及使者適陰謀作亂王素亡意誅嘉嘉知之已故數月不發  
 太后獨欲誅嘉等力又不能天子聞之罪使者怯亡決又已為王  
 王太后已附漢獨呂嘉為亂不足已興兵欲使莊參呂二千人往  
 參曰已好往數人足已武往二千人亡足已為也辭不可天子罷  
 參兵邾壯士故濟北相韓千秋師古曰邾壯士故濟北相韓千秋  
 曰呂區區粵又有王應獨相嘉為害願得勇士三百人師古曰區區音南相  
 二百必斬嘉已報於是天子遣千秋與王太后弟摎樂將二千人  
 往入粵境呂嘉適逢反下令國中曰王年少太后中國人又與使  
 者亂專欲內屬盡持先王寶師古曰寶音寶入獻天子自媚多從  
 人行至長安虜賣呂為僮取自脫師古曰虜賣音虜一時利虜賣以僮僕自脫  
 一時之利一本奴作取案僮即奴也自脫一時之利有取字亡願  
 意方足作僮奴者因奴字近取而講耳先謙曰官本取作奴亡願  
 趙氏社稷為萬世慮之意適與其弟將卒攻殺太后王盡殺漢使  
 者遣人告蒼梧秦王及其諸郡縣立明王長男粵妻子術陽侯建  
 德為王師古曰德音德而韓千秋兵之入也破數小邑其後  
 粵直開道給食師古曰給音給未至番禺四十里粵已兵擊千



秋等滅之使人函封漢使節置塞上好為設辭謝罪師古曰設詐莫連發兵守要害處於是天子曰韓千秋雖亡成功亦軍鋒之冠師古曰言封其子延年為成安侯膠樂其姊為王太后首願屬漢封其子廣德為侯晉灼曰襲古龍字補注沈欽韓曰史記作龍以為古字謬也集韻因乃赦天下曰天子微弱諸侯力政譏臣不討賊師古曰春秋之義補注王文彬曰政讀曰征呂嘉建德等反自立晏如師古曰言自相置立令粵人及江淮呂南樓船十萬師往討之元鼎五年秋衛尉路博德為伏波將軍出桂陽師古曰今郴州下湟水師古曰湟水主爵都尉楊僕為樓船將軍出豫章下橫浦師古曰橫浦日武紀作下湟水然則故歸義粵侯二人為戈船下瀨將軍師古曰從橫浦即湟水也說詳紀故歸義粵侯二人為戈船下瀨將軍師古曰從粵來歸義而漢封之補注先謙出零陵或下離水或抵蒼梧師古曰從日史記補注厲字同二人嚴甲使馳義侯因巴蜀罪人發夜郎兵下牂梧也離後人加水作瀨師古曰從使馳義侯因巴蜀罪人發夜郎兵下牂

柯江咸會番禺師古曰番禺前漢九十五六年冬樓船將軍將精卒先陷尋陔破石門師古曰石門此即楊僕傳所云將軍之功也

歷在始興縣西三百里近連口廣州新語曰英德至清遠有三峽師古曰從昔呂嘉積石於江名曰石門廣州新語曰英德至清遠有三峽師古曰從尤險隘故尉佗築萬人城於此楊僕先陷尋陔即此先謙案陳時始興郡始興縣在今得粵船乘因推而前挫粵鋒呂粵數萬人師古曰從南雄州始興縣西北得粵船乘因推而前挫粵鋒呂粵數萬人師古曰從劉效曰劉說是史記無下粵字待伏波將軍伏波將軍罪人道遠後期與樓船會適有千餘人遂俱進樓船居前至番禺建德嘉皆城守樓船自擇便處居東南面伏波居西北面會尋樓船攻敗粵人縱火燒城粵素聞伏波師古曰伏波有名字語較足莫不知其兵多少

師古曰莫伏波適為營師古曰設營遣使招降者賜印綬復縱令相招師古曰來降者即賜以侯印而放令還更樓船力攻燒敵日力盡反敵而入伏波營中師古曰與事同遲旦城中皆降伏波師古曰遲

漢書補注 卷九五

音丈二反呂嘉建德日夜與其屬數百人入海伏波又問降者師古曰校知嘉所之遣人追故其校司馬蘇弘得建德為海常侯師古曰校今行軍總管司馬也補注朱一新曰史作其故校尉司馬蓋以故校尉而今為軍司馬也故功臣表云蘇弘以伏波司馬得南越王建德侯未聞有校司馬之稱也此故其二字誤倒又脫粵郎都稽尉字師古因為之說耳先謙曰建德被獲仍封衛尉郎都稽得嘉為臨蔡侯孟康曰越中所謂自置郎也師古曰稽蒼梧王趙光與粵王同姓聞漢兵至降為隨桃侯又粵揭陽令史定降漢為安道侯蘇林曰揭音揭南海縣補注朱一新曰功臣表安道侯揭陽史定或其人姓名定耳否則粵將畢取已軍降為原侯師古曰衍一史字先謙曰官本又作及粵將畢取已軍降為原侯師古曰畢名取也功臣表原粵桂林監居翁服虔曰桂林郡十餘萬口降為湘城侯師古曰湘城補注先謙曰索隱引本書作三十

瀨將軍兵及馳義侯所發夜郎兵未下南粵已平遂已其地為儋耳珠崖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九郡伏波將軍益封樓船將軍已推鋒陷堅為將梁侯自尉佗王凡五世九十三歲而亡

閩粵王無諸及粵東海王搖其先皆粵王句踐之後也姓騶氏師古曰騶先謙曰東解徐廣曰騶一作騶索隱徐秦并天下廢為君長已其說見上云騶騶此別云閩不姓騶也

地為閩中郡師古曰閩中今之泉州建安是也補注于鳴盛曰地理屬秦而無諸與搖若其地如故屬秦未久旋率兵從諸侯滅秦故不入三十六郡之數先謙曰徐廣云今建安侯官是及諸侯畔秦無諸搖率粵歸番陽令吳芮所謂番君者也師古曰吳芮河從諸侯滅秦當是時項羽主命不王也孟康曰主號命諸侯不王曰官本呂故不佐楚漢擊項籍無諸搖帥粵人佐漢漢五年復立無諸為閩粵王王閩中故地都冶師古曰地名即侯官縣是也朱育傳漢滅東粵以為治治之為縣在閩滅之後又其民盡徙故領於會稽之東郡都尉史因後日之名書之先謙曰史記作都東治孝惠三年舉高帝時粵功論其功師古曰曰閩君搖功多其民便附



酒立搖為東海王都東甌補注流欽韓曰元和志東甌今溫州永嘉縣是也後以甌地為回浦縣永嘉縣

從及吳破東甌受漢購殺吳王丹徒已故得不誅吳王子駒亡走

其常不足已煩中國往救也中大夫嚴助詰蚡言當救天子遣助

發會稽郡兵浮海救之語具在助傳漢兵未至閩粵引兵去東粵

大行王恢出豫章大司農韓安國出會稽皆為將軍兵未諭領閩

粵王鄣發兵距險其弟餘善與宗族謀曰王已擅發兵不請故天

子兵來誅漢兵眾強即幸勝之後來益多師古曰言漢地廣大兵

完不聽迺力戰不勝即亡入海皆曰善即縱殺王師古曰錄

馮迺便宜案兵告大司農軍而使使奉王頭馳報天子詔罷兩

將軍兵曰鄣等首惡獨無諸孫孫君丑不與謀張晏曰孫邑號也

得不得勞因立餘善為東粵王與繇王並處至元鼎五年南粵反餘

善上書請已卒八十補注先謙曰官本作千是從樓船擊呂嘉等兵至揭陽

沈欽韓曰揭陽潮州也元和志潮州西南至廣州水陸路

兵雷境且往師古曰言兵在境迺遂發兵距漢道號將軍驕力等

為吞漢將軍入白砂武林梅領補注先謙曰官本砂作沙史記同

漢使大司農張成故山州侯齒將屯師古曰齒武帝初元年始

韓說出句章師古曰說讀曰說句章會稽之縣補注先謙浮海從

東方往樓船將軍僕出武林師古曰楊僕也中尉王温舒出梅領粵侯為

戈船下瀨將軍出如邪白沙補注先謙曰史記如作若沈欽韓云

守武林敗樓船軍數校尉殺長史樓船軍卒錢唐樓終古斬徇北

將軍師古曰錢唐會稽縣也樓終古名也樓為語兒侯孟康曰

百人反攻粵軍於漢陽補注沈欽韓曰紀要漢陽城在建甯府浦

橫海軍封居股為東成侯萬戶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封教為開陵

封教為開陵

一第 册續修四庫全書 2 頁 9



侯師古曰功臣表云開凌侯建成以故東粵建成封陽為卯石侯  
師古曰功臣表作外石與此不同疑表誤補述先謙曰官本卯橫  
作卯引宋祁曰印當作卯先謙案史記作北石表作外石皆非橫  
海將軍說為案道侯橫海校尉福為繆嬰侯師古曰繆音違福者  
城陽王子補注先謙曰史記云有故為海常侯坐法失爵從軍亡功

呂宗室故侯及東粵將多軍多軍名漢兵至乘軍降封為無錫侯  
故歐駱將左黃同斬西子王補注王念孫曰故歐駱將左黃同當

侯左將黃同以故歐駱將左黃同斬西子王補注王念孫曰故歐駱將左黃同當  
索隱漢書西南夷傳歐駱將左黃同則左是姓恐誤漢表云左將  
黃同則左將封為下郎侯師古曰於是天子曰東粵阻多阻閩粵

悍數反覆師古曰悍勇也補注詔軍吏皆將其民徙處江淮之間  
東粵地遂虛補注洪頤煊曰武紀元封元年詔東越險阻反叛為

傳云無諸為閩粵王閩中故地都治未買臣傳故東越王居保  
泉山今閩東粵王更徙處南行去泉山五百里地理志會稽郡有  
治野而無泉山此亦當日蠻

朝鮮王滿補注齊召南曰案滿姓衛氏朝鮮自周封箕子後傳四  
擊破準而自立也後書傳正德此傳之誤先謙曰案漢書滿

所見燕人自始燕時嘗略屬真番朝鮮師古曰戰國時燕略  
本異時本作始至燕時全燕者指戰國時燕國言之所以別於漢之

夷傳注引此正作全燕為置吏築障障蔽也音之亮反秦滅燕屬  
時史記通典通鑑同

遼東外徼漢興為遠難守復修遼東故塞至泚水為界師古曰泚  
縣音普蓋反補注沈欽韓曰紀要大通屬燕燕王盧縮反入匈奴

滿亡命聚黨千餘人推結蠻夷服而東走出塞度泚水居秦故空  
地上下障稍役屬真番朝鮮蠻夷補注先謙曰及故燕齊亡在者

王之師古曰燕齊之人亡居此地及真番朝鮮蠻夷  
補注沈欽韓曰補注先謙曰亡在史記作亡命都王險李奇曰

東山補注沈欽韓曰補注先謙曰亡在史記作亡命都王險  
東南去王京五百餘里村會孝高后天下初定補注先謙曰

不可遼東太守即約滿為外臣保塞外蠻夷毋使盜邊蠻夷君長  
欲入見天子勿得禁止呂聞上許之曰故滿得呂兵威財物侵降

其旁小邑真番臨屯皆來服屬方數千里師古曰又未嘗入見  
師古曰天子死傳孫右師古曰又未嘗入見

也真番辰國欲上書見天子又雍關弗通  
師古曰辰謂辰韓之國

也日史記作真元封二年漢使涉何譙論右渠終不肯奉詔  
師古曰

也王名也送何至泚即渡水馳入塞遂歸報天子曰殺朝鮮將上為  
師古曰

其名美弗詰拜何為遼東東部都尉師古曰地理志東  
師古曰

怨何發兵攻襲殺何天子募罪人擊朝鮮其秋遣樓船將軍楊僕  
從齊浮勃海補注先謙曰胡注僕從齊浮勃海蓋自青萊以北

言也沈欽韓云于欽齊乘北自平州碣石南至登州沙門島是勃  
海之口闊五百餘里紀要海在幽平間者皆謂之溟渤東西浩瀚

千有餘里薛季宣云河入海處舊在平州石城縣東望碣石其後  
大風逆河皆漸于海舊道埋矣程大昌云逆河世之所謂渤海者

也兵五萬左將軍荀彘出遼東誅右渠補注先謙曰  
師古曰

險左將軍卒多率遼東士如荀曰遼東兵多也補注先謙曰  
師古曰

坐法斬者即兵先縱散多還走坐法斬師古曰於樓船將齊兵  
師古曰

七千人先至王險補注先謙曰武帝右渠城守窺知樓船軍少即  
師古曰

出擊樓船樓船軍敗走將軍僕失其眾遁山中十餘日稍求收散  
卒復聚左將軍擊朝鮮泚水西軍未能破天子為兩將未有利乃  
使衛山因兵威往諭右渠右渠見使者頓首謝願降恐將詐殺臣  
今見信節請服降遣太子入謝獻馬五千匹及餽軍糧師古曰餽











始師樓蘭則三十六國在匈奴之南矣三十六國今同疆地匈奴  
 右師今外喀爾喀部及科布多城塔爾巴哈台城烏孫國在  
 西域北山之陽先謙曰後書西域傳云北山在車師之北即唐志所謂西州  
 傳云其北出金城與匈奴接北山在車師之北即唐志所謂西州  
 交河縣東北柳谷山等是以今地理證之西州阿里屬之西州  
 克喇城東北支三百里支四百里支五百里支六百里支七百里支八百里支九百里支  
 其喇城東北支三百里支四百里支五百里支六百里支七百里支八百里支九百里支  
 域之南也支四百里支五百里支六百里支七百里支八百里支九百里支  
 喀喇城東北支三百里支四百里支五百里支六百里支七百里支八百里支九百里支  
 而東為阿喇古山支四百里支五百里支六百里支七百里支八百里支九百里支  
 嶺又東為阿喇古山支四百里支五百里支六百里支七百里支八百里支九百里支  
 山蓋西域三面皆山惟東面缺西南面大山今葉爾羌南之木素爾底嶺  
 爾山北英額三面皆山惟東面缺西南面大山今葉爾羌南之木素爾底嶺  
 庫車之北英額三面皆山惟東面缺西南面大山今葉爾羌南之木素爾底嶺  
 勒都斯之北英額三面皆山惟東面缺西南面大山今葉爾羌南之木素爾底嶺  
 央有河補注徐松曰此據道法計之南北兩山間二千餘里西東則  
 自和什庫爾地以東至道法計之南北兩山間二千餘里西東則  
 接漢郡後言之始則限匈奴阨呂玉門陽關孟康曰陽關皆在

院塞也補注徐松曰敦煌郡有敦煌縣龍勒地地理志云龍勒縣治以  
 北門漢郡後魏改龍勒縣西門北門八里正義引括地志云陽關在壽昌縣  
 西六里王門關在縣西北百八十里是也今陽關在壽昌縣西門北門八里  
 關唐時移於今晉昌縣西門北門八里是也今陽關在壽昌縣西門北門八里  
 瓜州同治於今晉昌縣西門北門八里是也今陽關在壽昌縣西門北門八里  
 河州出天門關先謙曰西則限巨蔥嶺師古曰西至瓜州沙州又西渡  
 都官注出陽關先謙曰西則限巨蔥嶺師古曰西至瓜州沙州又西渡  
 補注徐松曰今伊黎西南境善塔斯其南山東出金城與漢南山  
 嶺即蔥嶺之屬也音上悉生野蔥塔斯其南山東出金城與漢南山  
 屬焉師古曰屬也音上悉生野蔥塔斯其南山東出金城與漢南山  
 經青海甘肅州長安縣南五里又東經渭水之南為武功太乙諸山又東  
 也至西安府長安縣南五里又東經渭水之南為武功太乙諸山又東  
 置金城郡昭帝始元六年其河有兩原一出蔥嶺山後書云一山出  
 蔥嶺山後書云一山出蔥嶺山後書云一山出蔥嶺山後書云一山出  
 其東流經州府西界云崑崙墟在西北其高萬一千里東流自捐毒  
 注分見各國下從蔥嶺出而東北流即西北傳所云一出蔥嶺山後書云  
 國列於北下為蔥嶺南河蔥嶺北入西海之水也一出蔥嶺山後書云  
 一原蓋考之未詳蔥嶺南河蔥嶺北入西海之水也一出蔥嶺山後書云

克蘇河長九百餘里所注水如井水也一出于闐字與真同  
 其音源反又音徒見北流與蔥嶺所出河合者也于闐在南山  
 下齊注徐松曰南山者今南山山脈也徐松曰南山者今南山山脈也  
 雪山記中言有雪山大雪山山脈也徐松曰南山者今南山山脈也  
 馬氏文獻通考言于闐山脈也徐松曰南山者今南山山脈也  
 北二百里其合流在焉東注蒲昌海其河北流與蔥嶺河合詳見于  
 關國下其合流在焉東注蒲昌海其河北流與蔥嶺河合詳見于  
 是為塔里木河又東至哈喇沙爾城東南入於羅布泊即蒲昌  
 有庫車河自北來會又東至哈喇沙爾城東南入於羅布泊即蒲昌  
 自東也自和闐河東注蒲昌海其河北流與蔥嶺河合詳見于  
 海一名鹽澤者也補注徐松曰蒲昌海即羅布泊也其水入於羅布泊  
 龍城地廣千里皆為鹽澤也補注徐松曰蒲昌海即羅布泊也其水入於羅布泊  
 其下大鹽澤如巨枕為海之北隘矣故蒲昌亦有鹽澤之名蒲昌亦有  
 西正義引括地志云蒲昌海之北隘矣故蒲昌亦有鹽澤之名蒲昌亦有  
 名正義引括地志云蒲昌海之北隘矣故蒲昌亦有鹽澤之名蒲昌亦有  
 澤在昆侖山下今同部語謂之羅布泊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注  
 王念孫曰戴震水地記云玉門關在故壽昌縣西門北門八里  
 昌城臨澤去玉門關三百餘里前漢書地理志云玉門關在故壽昌縣  
 西門北門八里是也今玉門關在故壽昌縣西門北門八里是也今玉門  
 關唐時移於今晉昌縣西門北門八里是也今玉門關在故壽昌縣西門  
 水注也漢紀孝武紀作去陽關三百餘里是也今玉門關在故壽昌縣  
 字明矣徐松曰玉門關在故壽昌縣西門北門八里是也今玉門關在故  
 魯番城西南自玉門關西行三百餘里至羅布泊也其水入於羅布泊  
 傳寫尊千明廣表三百里師古曰表長也音茂補注王念孫曰三  
 知其確數大約在三四百里之間也河水注廣輪四百里又脫去三字  
 然據此知水經注原有三字也漢紀作廣輪四百里又脫去三字  
 及通典此州郡四貢正義及史記大宛傳正義引水經注廣輪四百里  
 廣表三四百里則今正義及史記大宛傳正義引水經注廣輪四百里  
 三南有方塘池其水亭居冬不增減補注徐松曰今郭璞水經注廣輪  
 不減水經注其水亭居冬不增減補注徐松曰今郭璞水經注廣輪  
 父有亭字皆善注引倉頡篇曰亭定也又曰停與亭同古字通說  
 無停字皆善注引倉頡篇曰亭定也又曰停與亭同古字通說  
 爾水潛於地下東南行千五百餘里至今敦煌縣西南六百餘里  
 之巴顏哈喇山下麓伏流始出山麓有巨石高數丈山崖土壁皆黃



赤色蒙古語謂石為齊老謂北極星為鳴達素謂黃金為阿勒坦山麓之石遠望如北極星故蒙古名其地曰阿勒坦山又東北流三百里入鄂敦塔拉中其泉數百泓即元史所謂火敦

蔥嶺則出大月氏安息師古曰氏音支補注先謙曰由莎車而西為屬賓為高附更西南為烏山自車師前王廷何補注王先慎曰庭為安息是為蔥嶺西南諸國







日兼漢北道故動靜補注徐松曰二有變巨聞可安輯安輯之可... 擊擊之師古曰謂與集同補注徐松曰二有變巨聞可安輯安輯之可... 擊擊之師古曰謂與集同補注徐松曰二有變巨聞可安輯安輯之可...

車師後王之西為烏貪營離地三處之補注徐松曰清類王傳在... 戶數道里遠近翔實矣師古曰與詳同假借用耳補注徐松曰... 陽關自近者始補注徐松曰漢吳仲山碑出入敖詳亦借詳為翔出...







車師二王因暴兵威巨動烏孫大宛之屬師古曰暴謂舉揚也補注徐松曰史記暴作舉皆被虜動作困案是時惟大宛未通烏孫已與還封破奴為泥野侯恢為漢和親不得言舉兵困之漢書義長浩侯蘇林曰於是漢列亭障至玉門矣列亭障至玉門言自酒泉郡列亭障至敦煌郡之玉門關也亭障者樓蘭既降服貢獻匈奴猶獵道有密艾亭障至有昆侖障之類

聞發兵擊之於是樓蘭遣一子質匈奴一子質漢後貳師軍擊大宛補注先謙曰據武紀廣利匈奴欲遮之貳師兵盛不敢當即遣騎因樓蘭侯漢使後過者欲絕勿通補注徐松曰因樓時漢軍正任文將兵屯玉門關補注徐松曰任文見匈奴傳是為貳師後距師古曰後距者居後以距敵補注徐松曰捕得生口知狀曰聞上詔文便道引兵捕樓蘭王將詣闕補注徐松曰大宛使李陵將五枝兵隨後見李廣傳任文之後距蓋簿責王師古曰以文簿一責亦隨貳師軍後故便道至樓蘭謙曰官本注戶對曰小國在大國間不兩屬無自安願徙國入上簿作步是

前漢九十六上主

居漢地上直其言遣歸國師古曰以亦因使候司匈奴補注先謙其言為直

匈奴自是不甚親信樓蘭征和元年樓蘭王死國人來請質子在漢者欲立之質子常坐漢法下獄室宮刑故不遣報曰侍子天子愛之不能遣其更立其次當立者樓蘭更立王補注徐松曰即漢復責其質子補注徐松曰據下傳文立王弟尉屠者在漢亦遣一子質匈奴補注徐松曰後王又死匈奴先聞之遣質子歸得立為王師古曰匈奴在漢前問樓漢遣使詔新王令人朝天子將加厚賞樓蘭王後妻故繼母也補注徐松曰樓謂王曰先王遣兩子質漢皆不還補注徐松曰據此則安歸尉屠者為前王質子奈何欲往朝乎王用其計謝使曰新立國未定願待後年入見天子然樓蘭國最在東垂近漢當白龍堆之水草補注徐松曰案即今焉順北即白龍堆常主發導補注徐松曰大宛傳為發導譯令人導引負水

僮糧送迎漢使補注徐松曰今經沙漠者皆預儲又數為吏卒所寇懲艾不便與漢通師古曰艾讀曰艾補注徐松曰淮陽後復為匈奴反問師古曰音居竟反數遮殺漢使補注徐松曰匈奴謂賈曰夫忠期門郎其弟尉屠者降漢具言狀補注徐松曰匈奴謂賈曰遂成三輩師古曰音居竟反數遮殺漢使補注徐松曰匈奴謂賈曰其兄安歸立為君故遂降漢耳徐謂久在漢故曰降非也元鳳四年大將軍霍光白遣平樂監傅介子往刺其王補注徐松曰詳介表作平樂監傅介子輕將勇敢士齎金幣揚言曰賜外國為名既至樓蘭詐其王欲賜之王喜與介子飲醉將其王屏語補注先謙曰壯士二人從後刺殺之貴人左右皆散走介子告諭曰王負漢罪天子遣我誅王當更立王弟尉屠者在漢者漢兵方至毋敢動自令滅國矣介子遂斬王嘗歸首師古曰嘗歸者其王名也昭紀言安歸徐松曰介子傳兩見皆作安歸或謂歸紀傳不同當有誤者補注有安歸嘗為匈奴開侯之語連文致誤馳傳詣闕師古曰音張懸反縣首

前漢九十六上主

北闕下補注徐松曰北闕未央宮之北門在司馬門之北匈奴頭安城內或彙街即北闕下之街封介子為義陽侯乃立尉屠者為王更名其國為鄯善補注徐松曰說文鄯善西胡國也段玉城傳無樓蘭國名班超傳亦然而班勇傳云樓蘭屯田又云召鄯善附河水注云行貳師將軍索勳將兵千人至樓蘭屯田又云召鄯善地茲焉者云云是國號為刻印章補注徐松曰衛宏漢舊儀傳更新地名尚存其舊也為刻印章補注徐松曰衛宏漢舊儀傳章此蓋寵與之比於單于周壽昌曰舊儀所說恐誤非兩漢制也匈奴傳宣帝甘露三年賜呼韓邪單于黃金璽綬又曰漢賜單于印言璽不言印章又無漢字諸王以下乃有漢言章自王莽遣將推璽於舊制璽後用印章又曰更始二年冬遣中郎將等使匈奴授單于於舊制璽後用印章又曰更始二年冬遣中郎將等使匈奴授于璽於舊制璽後用印章又曰更始二年冬遣中郎將等使匈奴授于璽於舊制璽後用印章又曰更始二年冬遣中郎將等使匈奴授于璽於舊制璽後用印章又曰更始二年冬遣中郎將等使匈奴授于璽於舊制璽後用印章又曰更始二年冬遣中郎將等使匈奴授

至橫門外孟康曰橫音光補注先謙曰官本相下有將軍二字引承相率百官無將軍字今越本丞相承相將軍率百官錢大昭云閣本相率百官無將軍字今越本丞相承相將軍率百官錢大昭云閣有將軍二字祖而遣之師古曰為設王自請天子曰身在漢久



今歸單弱而前王有子在恐為所殺補注徐松曰通國中有伊循  
 城補注徐松曰馮奉世傳使大宛經鄯善伊循城循二字相亂  
 西國其地肥美願漢遣二將屯田積穀補注徐松曰官令臣得依  
 其威重於是漢道司馬一人吏士四十人田伊循官置始此  
 音反其後更置都尉補注徐松曰都尉秩尊於司伊循官置始此  
 矣補注徐松曰地肥美善國都善當漢道循西通且末七百  
 二十里補注徐松曰地肥美善國都善當漢道循西通且末七百  
 日且末以關境皆種五穀土地草木畜產作兵略與漢同有異乃記  
 入今和關境皆種五穀土地草木畜產作兵略與漢同有異乃記  
 云且末國補注徐松曰地肥美善國都善當漢道循西通且末七百  
 考云且末在尉犁之南今淪為戈壁補注徐松曰地肥美善國都善當漢道循西通且末七百  
 入流沙且末在尉犁之南今淪為戈壁補注徐松曰地肥美善國都善當漢道循西通且末七百  
 人烟斷絕從東行六百餘里至折摩歇所行四百餘里至觀貨羅然  
 千里國補注徐松曰地肥美善國都善當漢道循西通且末七百  
 左末國補注徐松曰地肥美善國都善當漢道循西通且末七百  
 知何大矣補注徐松曰地肥美善國都善當漢道循西通且末七百  
 轉南河入西域補注徐松曰地肥美善國都善當漢道循西通且末七百  
 也南河入西域補注徐松曰地肥美善國都善當漢道循西通且末七百  
 隋志西河入西域補注徐松曰地肥美善國都善當漢道循西通且末七百  
 皆指阿若達大木水以末城有且末水左會南河董福誠水經國說云  
 和指阿若達大木水以末城有且末水左會南河董福誠水經國說云  
 里水皆入塔里木河之南推之常在水東至西南大戈壁中今自  
 地諸城互易漢代城郭元大川左會塔里木河東至西南大戈壁中今自  
 代諸城互易漢代城郭元大川左會塔里木河東至西南大戈壁中今自  
 王治且末城補注徐松曰地肥美善國都善當漢道循西通且末七百  
 長善六百八十里補注徐松曰地肥美善國都善當漢道循西通且末七百  
 十口千六百一十勝兵三百二十人補注徐松曰地肥美善國都善當漢道循西通且末七百  
 將者十九國凡四十人補注徐松曰地肥美善國都善當漢道循西通且末七百  
 二百五十八里北接尉犁補注徐松曰地肥美善國都善當漢道循西通且末七百  
 尉犁在且南至小宛可三日行補注徐松曰地肥美善國都善當漢道循西通且末七百  
 未東北界

言則且末至小宛三百九十里是步行可三日也補注徐松曰地肥美善國都善當漢道循西通且末七百  
 通精絕二千里補注徐松曰地肥美善國都善當漢道循西通且末七百  
 至唯老駝驢知方流沙數百里則且末通精絕正二千里也補注徐松曰地肥美善國都善當漢道循西通且末七百  
 不防者必至危殆是即風迅駛斯須過盡若補注徐松曰地肥美善國都善當漢道循西通且末七百  
 小宛國補注徐松曰地肥美善國都善當漢道循西通且末七百  
 師古曰去長安七千二百一十里補注徐松曰地肥美善國都善當漢道循西通且末七百  
 口千五十勝兵二百人補注徐松曰地肥美善國都善當漢道循西通且末七百  
 者十九國西北至都護治所二千五百五十八里補注徐松曰地肥美善國都善當漢道循西通且末七百  
 里補注徐松曰地肥美善國都善當漢道循西通且末七百  
 南接姑羌而此與渠勒獨言東西者蓋小宛渠勒二國補注徐松曰地肥美善國都善當漢道循西通且末七百  
 所據之山谷近於南其言實羌包有南山此亦當云南也補注徐松曰地肥美善國都善當漢道循西通且末七百  
 精絕國補注徐松曰地肥美善國都善當漢道循西通且末七百  
 云當在今和關極東大戈壁中河水注南河補注徐松曰地肥美善國都善當漢道循西通且末七百  
 自打彌國來東運精絕國北下入且末國補注徐松曰地肥美善國都善當漢道循西通且末七百  
 王治精絕城去長安  
 八千八百二十里補注徐松曰地肥美善國都善當漢道循西通且末七百  
 六十勝兵五百人補注徐松曰地肥美善國都善當漢道循西通且末七百  
 北至都護治所二千七百二十三里補注徐松曰地肥美善國都善當漢道循西通且末七百  
 南接精絕是精絕北境以河南至戎盧國四日行地補注徐松曰地肥美善國都善當漢道循西通且末七百  
 為界過河即渠與都護治所西通打彌四百六十里補注徐松曰地肥美善國都善當漢道循西通且末七百  
 文云陝也塞也漢時有此語西通打彌四百六十里補注徐松曰地肥美善國都善當漢道循西通且末七百  
 徐松曰不言東者與且末互文見義案龜茲云東南接且末南接  
 精絕渠亦不言東南接且末南接精絕渠亦不言東南接且末南接  
 里是知精絕國補注徐松曰地肥美善國都善當漢道循西通且末七百  
 戎盧國補注徐松曰地肥美善國都善當漢道循西通且末七百  
 治卑品城去長安八千三百里補注徐松曰地肥美善國都善當漢道循西通且末七百  
 千六百一十勝兵三百人補注徐松曰地肥美善國都善當漢道循西通且末七百  
 尉及後城長不東北至都護治所二千八百五十八里東與小宛  
 為國故亦無官補注徐松曰地肥美善國都善當漢道循西通且末七百  
 南與姑羌西與渠勒接辟南不當道補注徐松曰地肥美善國都善當漢道循西通且末七百







城西二十里烏玉河在綠玉河西七里其源雖一其玉隨地而變  
據斯以言白者玉臨綠者哈喇烏者為白窪勒軍臺東之阜窪勒  
河未聞出玉差為異矣又云唐西域記言產白玉玉今和闐西  
采玉皆於水所采皆璞頭前說是先謙案官本注無玉石二字  
通皮山三百八十里補注徐松曰唐西域記所句迦國東八百餘  
里為于闐後魏書蒲山國在于闐南疑南為  
西之

皮山國補注先謙曰後書云皮山為于闐所統後復立亦見于  
來東運皮山國北下入于闐國水經圖說云唐書地理志于闐  
西南三百八十里皮山國當在今葉爾羌之東南和闐之西王

治皮山城補注徐松曰後魏書蒲山國居皮城是皮山城亦曰皮  
同之乾竺特部東境也後魏書蒲山國居皮城是皮山城亦曰皮  
諸國皆在蔥嶺中矣去長安萬五千里補注徐松曰于闐去長安

五百人紀補注徐松曰漢左右將左右都尉騎君譯長各一人東北  
至都護治所四千二百九十二里西南至烏秣國千三百四十里

鄭氏曰烏秣音鴉師古曰音一加反秣音直加反急言之聲  
如鷄擊耳非正音也補注徐松曰顏讀烏為鴉與鷄雙聲字皮  
山去都護四千二百九十二里此言兩國相去千八百九十二里

是烏秣遠於皮山僅六百九十二里此言兩國相去千八百九十二里  
誤南與天篤接補注先謙曰後漢書天竺傳天竺一名天竺疑有  
注三國時屬大月氏亦見後魏書五天竺梁陳北魏唐宋紀傳中北天竺

見梁書西南天竺亦見後魏書五天竺梁陳北魏唐宋紀傳中北天竺  
云或曰賢豆今從正音宜云印度皮山國刺則東印度也西域記  
北至姑墨千四百五十里補注徐松曰皮山國北亦與姑墨以河分界也

西南當屬賓烏弋山離道補注徐松曰後魏書蒲山國西南三百  
里至屬賓必先經子合與烏秣不離是也西北通莎車三百  
八十里補注徐松曰子合與烏秣不離是也西北通莎車三百

烏秣國補注先謙曰後書德若傳云自皮山西南經烏秣在  
天竺南一云烏秣見大唐西域記篤茶皆秣之同音王治烏秣城  
變字皇清通考云當今巴達克山地在蔥嶺西皮山之去長

補注劉敞曰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安已萬五千里烏秣遠於  
耗當作耗

皮山不容去長戶四百九十口二千七百三十三勝兵七百四十  
人補注徐松曰漢東北至都護治所四千八百九十二里北與子  
合蒲犁子合是蒲犁又在子合北西與難兜接補注徐松曰難兜  
兜為山居田石閒達摩悉鐵帝國在兩山開堆高下沙石流漫  
界風寒烈難種麥有白草補注徐松曰後書云西國生白草有  
豆少樹林之花果累石為室後書西南夷傳謂之邱籠民接手飲  
此非善國之累石為室後書西南夷傳謂之邱籠民接手飲  
師古曰自高山下谿謂之飲出小步馬孟康曰小步也師古  
水故接連其手如蟻之為出小步馬孟康曰小步也師古  
能蹀足即今所謂百步千步者也豈謂其小乎補注徐松曰  
孟說步是也明史西域傳納失者罕馬有數種最小者高不過三尺  
蓋小步馬師古云百步千步者罕馬有數種最小者高不過三尺  
謂之碎走但馬之能步驟各有不同豈一國所出盡能如一案唐  
說不為非也先謙曰官本注細步下有言其二字有驢無牛其西  
則有縣度師古曰縣義恭曰烏秣而度也縣古懸字耳補注先謙曰  
度故國得其名也又云釋法顯又言度之國山谿不通引繩而去  
即是北天竺佛所到國也先謙案烏長疑即烏秣音近字異也去











曰顏以雅訓為說案廣韻下引山海經云曲山有木如棠而  
 園葉赤實如木瓜食之多力則棗別是一木惟玉篇云棗槐別名  
 後魏書載此木即種五穀蒲陶諸果糞治園田地下溼日都城西  
 臨信度大生稻補注徐松曰食貨志注五穀謂黍稷麻麥豆是五  
 河故下溼山稻亦不數稻故別言之王注文松曰稻宜下溼故別言  
 田稻而於五山稻亦不數稻故別言之王注文松曰稻宜下溼故別言  
 巧雕文刻鏤補注徐松曰冬食生菜補注徐松曰冬食生菜  
 者儀制極華金銀鑲其地鑲玉有鬼工治宮室補注徐松曰冬食生菜  
 以銀為地亦治宮室之事織罽補注徐松曰冬食生菜  
 文曰則屬交曰案治食二字義無所取類類胡文松曰冬食生菜  
 布也則屬交曰案治食二字義無所取類類胡文松曰冬食生菜  
 紀作好酒食是也下文大宛俗所取類類胡文松曰冬食生菜  
 上宮室而誤有金銀銅錫曰為器市列國師古曰市有列肆亦如中  
 治宮室而誤有金銀銅錫曰為器市列國師古曰市有列肆亦如中  
 同案市列上脫有字則文不成義漢紀作有市肆肆即列也徐松  
 曰河水注屬賓土地和平無所不有金銀珍寶異奇物於中  
 夏大呂金銀為錢文為騎馬幕為人面張晏曰錢文面作騎馬形  
 國也呂金銀為錢文為騎馬幕為人面張晏曰錢文面作騎馬形  
 幕音漫師古曰幕即漫耳無勞借音今所呼幕皮者亦謂其平而  
 無文也補注徐松曰通雅云錢面錢幕謂背也故扁鵲傳瓜幕  
 謂按背穴王先慎曰今出封牛水牛象大狗沐猴孔爵師古曰封  
 西洋銀錢猶沿其製今出封牛水牛象大狗沐猴孔爵師古曰封  
 起者郭義恭注廣志云大狗沐猴赤色數里搖尾以呼之  
 沐猴起郭義恭注廣志云大狗沐猴赤色數里搖尾以呼之  
 爆跌起郭義恭注廣志云大狗沐猴赤色數里搖尾以呼之  
 州合浦徐高尺許狀如象鼻後書西域傳封牛一頭經音義引  
 作犍又云周成難出此牛徐松曰後書西域傳封牛一頭經音義引  
 氏廣雅疏證云彌猴字作犍音如後書西域傳封牛一頭經音義引  
 御覽引魏文帝與朝臣詔曰前于闐王所為孔雀尾萬珠璣珊瑚  
 枝文彩五色帝與朝臣詔曰前于闐王所為孔雀尾萬珠璣珊瑚  
 虎魄壁流離孟康曰流離青赤如玉師古曰孔雀尾萬珠璣珊瑚  
 也此蓋自然之物澤光潤縹緲如紫玉其色不恒今俗用皆銷  
 洽石加於眾藥灌而為之尤虛脫不真其色不恒今俗用皆銷  
 日後魏書於大月氏國商人販取之乃美於西戎乃為珠璣珊瑚  
 探礦餘人於大月氏國商人販取之乃美於西戎乃為珠璣珊瑚  
 容百曉鑄作之法則觀者見之莫不驚駭以為神物也然不圓  
 氏既曉鑄作之法則觀者見之莫不驚駭以為神物也然不圓  
 者一經鑄作之法則觀者見之莫不驚駭以為神物也然不圓  
 乃成者八音義引字如斜削去皮成雅虎魄如斗初時如桃膠堅  
 頭成者八音義引字如斜削去皮成雅虎魄如斗初時如桃膠堅  
 乃成者八音義引字如斜削去皮成雅虎魄如斗初時如桃膠堅  
 出此寶色破之為物或云金翅鳥卵殼說文云璧璣石之有光  
 道力者破之為物或云金翅鳥卵殼說文云璧璣石之有光

者也段氏謂壁璣即此傳之壁流離漢武梁祠室畫及吳國山碑  
 皆有壁流離今本漢書注脫壁字讀者誤以壁與流離為二物矣  
 壁與吹音相近又案元應所說孟言青色蓋它畜與諸國同自武  
 帝始通關自日絕遠漢兵不能至其王烏頭勞數刺殺漢使古  
 日刺劫也音頻妙反補注徐松曰據隋書其王姓昭武唐西域記云土俗輕信日百官表  
 書其王姓昭武唐西域記云土俗輕信日百官表  
 獻漢使關都尉文忠送其使補注徐松曰百官表  
 覺之迺與容屈王子陰未赴其國小如康居五王共合謀攻尉  
 寶殺其王補注徐松曰蓋外國後軍侯趙德使尉寶與陰未赴相失古  
 印綬補注徐松曰蓋外國後軍侯趙德使尉寶與陰未赴相失古  
 日相失陰未赴鎖琅當德矣琅音郎補注王念孫曰案琅當上本  
 無鎖字乃後人誤取注文加之也古者以鐵連環係罪人謂之琅  
 當說文作銀鑄云琅也鎖字琅當德也故師古云琅當長  
 鎖也不得又於鎖字殺副已下七十餘人遣使者上書謝孝元帝曰絕  
 域不錄放其使者於縣度補注徐松曰縣度在烏秬國西二百二十  
 則縣度在屬賓東北絕而不通成帝時復遣使獻謝罪漢欲遣使  
 者報送其使補注徐松曰通鑑繫杜欽說大將軍王鳳補注徐松  
 諸大將軍莫府國事於河平四年杜欽說大將軍王鳳補注徐松  
 政謀風常與欽慮之曰前屬賓王陰未赴本漢所立後卒呼逆古  
 日卒夫德莫大於有國子民罪莫大於執殺使者所目不報恩不  
 懼誅者自知絕遠兵不至也有求則卑辭無欲則嬌媚補注徐松  
 借終不可懷服凡中國所目為通厚蠻夷補注徐松曰為字而徐松曰通  
 字引無應快其求者為壤比而為寇也接近能為寇也應音若煩  
 以字音類反補注徐松曰通今縣度之阨非屬賓所能越也  
 考引求音類反補注徐松曰通今縣度之阨非屬賓所能越也  
 徐松曰唐西域記烏刺尸國東南山履險其鄉幕不足曰安西  
 域師古曰鄉雖不附不能危城郭補注徐松曰陳湯傳注謂西域  
 國師古曰鄉雖不附不能危城郭補注徐松曰陳湯傳注謂西域  
 國師古曰鄉雖不附不能危城郭補注徐松曰陳湯傳注謂西域  
 故絕而不通今悔過來補注徐松曰陳湯傳注謂西域







歲極海中善使人思土戀慕數有死亡者英聞之乃止隋書云條  
支國去西海數百里西域圖考云條支在今俄羅斯極南之嶺里  
達部地西通安海也蓋其國當時兼得俄羅斯極南之嶺里  
界裏海南通安海也蓋其國當時兼得俄羅斯極南之嶺里  
息人得之其國行程及萬里故山海經云條支在西方之北  
水之環其國行程及萬里故山海經云條支在西方之北  
隔其臨海而不可解良由未審地何止四且西北通亦非  
暑溼田稻五穀惟無稻黍稷黍稷黍稷黍稷黍稷黍稷黍稷  
部田下有大鳥卵如獲師古曰獲師古曰獲師古曰獲師古曰  
有宜字如汲水之難耳無一二石也見張騫傳注後魏書云鳥  
鳥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  
行記云有兩翼飛而不能高一尺以上脚似蹄頭項勝得人騎  
其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  
卵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  
爲外國書安息後役屬條支爲外國如言蕃國也補注先安  
王慮條支大鳥善眩師古曰眩讀與幻同解在張騫傳注沈欽  
時謂之安息雀也老成子學幻於尹文先生深恩三月遂能存  
自在幡校四時冬起雷夏造冰飛者走走魏書悅般國真君

漢書補注 卷九六上

果有遍桃千年菓其菓菁根大如斗而圓味甚美餘菓亦與諸國  
同葡者有二名如菓菁根大如斗而圓味甚美餘菓亦與諸國  
塞者一名菓菁根大如斗而圓味甚美餘菓亦與諸國  
於街巷北史波羅國古條支國地大食國兵刃金珠之屬  
渠松日北史波羅國古條支國地大食國兵刃金珠之屬  
水皆與尉寶同而有桃拔師子犀牛長尾一角者或爲鹿  
角或爲犀所師子似虎正黃有角犀尾長尾一角者或爲鹿  
子即而犀所師子似虎正黃有角犀尾長尾一角者或爲鹿  
也音而蓋亦駁類徐補注沈欽韓曰後書帝紀月氏安息各  
孟說異蓋亦駁類徐補注沈欽韓曰後書帝紀月氏安息各  
也先謙曰注者兩角官本不獨鳥者有俗重妄殺言其仁愛不  
殺也補注徐松曰鳥官本不獨鳥者有俗重妄殺言其仁愛不  
道後書云天竺國曰鳥官本不獨鳥者有俗重妄殺言其仁愛不  
頭幕爲騎馬條支國浮圖言獨不殺伐遂以成俗其錢獨文爲人  
頭目金銀飾杖反師古曰杖謂所持兵器也音直亮絕遠漢使希  
世漢使皆自烏七以還自玉門陽關出南道歷善而南行徐松  
日蓋西至烏七山離南道極矣轉北而東得安息補注先謙曰後  
南復馬行六十餘日至安息西域圖考云安息在西北則烏七山  
離復馬行六十餘日至安息西域圖考云安息在西北則烏七山  
安息國補注先謙曰後書有傳亦見後魏周隋唐紀傳魏時爲  
國此言東安補注先謙曰後書有傳亦見後魏周隋唐紀傳魏時爲  
波斯國北八捕喝國此言中安代地也布路又曰捕喝西域記喝  
南諸國河水注西河自氏國來西巡安息國南與安息國水  
同注雷海先羅羅西河自氏國來西巡安息國南與安息國水  
注雷海先羅羅西河自氏國來西巡安息國南與安息國水  
其東界木鹿城號爲小安息後魏書云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  
都薛搜城書云城有五重環以流水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  
徐松曰傳言大月氏西至安息四十九日不屬都護北與康居東  
行今二國去長安月氏西至安息四十九日不屬都護北與康居東  
與烏七山離當從後書作南西與條支接補注先謙曰西域圖考  
三千四百里至西國今此土其地雖五從斯西國南行波河  
六百里至西國今此土其地雖五從斯西國南行波河  
息西道極矣由羅美里亞西南至日薩爾而西土其地雖五從  
通羅馬本有陸路惟爲亞得亞南所隔須繞北經奧大里亞南  
至意大里亞北境又折東南始至羅馬馬不如至此南乘海越亞



亞海而即至也甘英得之安息人之言土地風氣物類所有民俗而按之千年後之與國毫髮不爽如此土地風氣物類所有民俗與烏弋屬賓同亦曰銀為錢文獨為王面幕為夫人面補注徐松

鳥弋王死輒更鑄錢有大馬爵師古曰廣志云大爵頭及八尺張翅亦有大字而今本脫之則為不詞矣御覽四夷傳十四引此正作羅國高宗永徽初遣使獻大馬爵高七尺足如駝鼓翅而行日三百里能噉鐵夷俗謂為駝鳥徐松曰史記正義亦引此文有羽大如襄四字御覽引突厥本末記云短人國有大鳥高七尺八尺恒伺短人啄而食之短人其屬小大數百城地方數千里最大國也補注徐松曰河水注引芝扶南記曰安息國也戶近百萬最大國也先謙曰西

徐松曰河水注引芝扶南記曰安息國也戶近百萬最大國也先謙曰西土臨海上即漢書天竺安息國也戶近百萬最大國也先謙曰西

城極西之國臨焉水補注徐松曰安西都護城臨焉水注所謂發原身毒河商賈車船行旁國補注徐松曰安西都護城臨焉水注所謂發原身毒

革旁行爲書記方林邑之徒行爲書記也師古曰今西方胡國及南者補注王念孫曰西方云云釋旁行爲書記五字非釋書字也今爲書記也顏注今西方云云釋旁行爲書記五字非釋書字也今

作書革者即涉下文書記而漢紀通典作書革皆後人以誤本漢書改之史記大宛傳作書革索隱音獲引漢書正武帝始遣使至不言漢書作書革也御覽四夷傳十四引漢書正武帝始遣使至作畫革河水注同先謙曰今西洋文字猶如此

安息王令將將二萬騎迎於東界東界去王都數千里行比至過數十城人民相屬師古曰屬聯也音之欲反補注沈欽韓曰通典武來觀漢地曰大鳥卵及犁犂眩人獻於漢補注沈欽韓曰通典武

二皆蹙眉峭鼻亂髮拳須長四尺五寸徐松曰黃圖云奇華殿在馬充塞天子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補注徐松曰張騫傳注鄧太其中爲夷狄偽道不可施行後數日尚書陳忠案漢書乃知安息世宗時莽斬獻見幻人天子大悅與俱巡狩乃知古有此事安息

東則大月氏

大月氏國補注先謙曰月支國見海內東經卽月氏也通周書王月氏三國後魏時仍爲月氏後漢有傳云莎車西經蒲犂無雷至大罕布哈爾二國分得其地一統志以布哈爾爲難兜國地案難兜乃小國不足當之徐繼畲志略云月氏既在焉水之北焉水即今阿母河則月氏乃今之布哈爾非愛烏罕也案今布哈爾地

甚廣爲同部最大之國難兜與大月氏無妨同在其地李光廷以爲布哈爾國南境也月氏大宛爲蔥嶺西國河水注西河自蜀賓國來西入安息國治監氏城補注沈欽韓曰大宛傳大夏民多可百餘萬其都曰藍布城卽監氏也後魏書作盧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補注日據改定監氏官本治上有王字是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補注一十二里去陽關七千七百一十二里改定監氏官本治上有王字是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補注

都護戶十萬口四十萬勝兵十萬人補注徐松曰史記正義引萬而遠國王稱天子國中騎乘當數十萬匹城郭宮殿與大秦國同人民赤白便習弓馬土地所出及奇珍珍物被服鮮好天竺不及也東至都護治所四千七百四十里補注徐松曰常作四西至安

息四十九日行南與屬賓接土地風氣物類所有民俗錢貨與安息同補注先謙曰山海經郭注月氏國多好馬美果有大尾羊如取其肉明日瘡愈通典大月氏國人乘四輪出一封橐駝師古曰車或四牛六牛八牛輓之在車大小而已

韓日魏書述密國遣使獻一封印橐駝師古曰橐駝音上兩國其駝小而緊背有孤峯良者日馳千里蓋駝皆兩封故以一封印橐駝師古曰橐駝音上

也隨畜移徙與匈奴同俗控弦十餘萬補注徐松曰匈奴傳注控故疆輕匈奴師古曰自恃其疆盛而輕易匈奴也補注徐松曰通本居敦煌祁連間補注徐松曰據隋書月氏王姓溫居祁連山北連山以西案張氏蓋以今甘肅南山爲祁連也河西四郡未開時武威張掖諸郡皆匈奴地月氏安得居之故顏延之傳注易之曰祁連山以東至冒頓單于攻破月氏補注徐松曰月氏王姓溫居祁連山北

文二三而老上單于殺月氏補注徐松曰月氏王姓溫居祁連山北王通考引作呂其頭爲飲器月氏乃遠去過大宛西擊大夏而臣殺月氏王補注徐松曰月氏王姓溫居祁連山北

之師古曰解都媽水北爲王庭補注徐松曰史記云大夏在大宛都水南大月氏徙治水北也先謙曰西域圖考云媽水南蓋大夏時

餘小眾不能去者保南山羌號小月氏補注先謙曰趙充國傳何羌後書西羌傳漢中月氏胡其先大月氏之別也舊在張掖酒泉地月氏王爲匈奴所殺餘種分散西踰蔥嶺其羸弱者南入山阻漢人錯居在張掖者號曰義從胡蓋帝紀所稱北宮伯玉與先零



羌叛者也又後魏書小月氏國都富樓沙城其王木大月氏王寄  
多羅子也奇多羅為奴所逐西徙後令其子守此城因號小月  
氏先居西平張掖之閒被服與羌同其俗以金銀錢為貨隨畜  
牧移徙亦佛國也其城東十里有佛塔周三百五十步高八丈  
所謂百丈佛圖也如此大夏本無大君長城邑往往置小長民弱畏  
月氏可考見者如此大夏本無大君長城邑往往置小長民弱畏  
戰故月氏徒來皆臣畜之補注徐松曰史記云共稟漢使者曰同  
受節度也補注王鳴盛曰月氏既不屬都護豈有遠遷大夏反受  
節度之理稟當為稟給之義共與供同徐松曰即上文所謂須諸  
國稟也有五翎侯師古曰翎即翎字補注徐松曰張騫傳有傳父布  
翁侯計是烏孫康居皆有翎侯何奴傳又言小王趙信為翁侯先  
諫曰後書云初月氏為匈奴所滅遂遷於大夏分其國為休密雙  
靡費霜脂頰都  
一曰休密翎侯補注徐松曰數翎侯以東為上也先謙曰  
官本一日至五日皆不提及連上為文治和墨  
城補注先謙曰後魏書加倍國去都護二千八百四十一里去陽  
關七千八百二里補注徐松曰五翎侯道里最為紛外據去都護  
言之則休密去都護九百里雙靡去都護九百里費霜去都護  
一百九十九里貴霜去都護二百二十里雙靡去都護二百九十九里據  
去陽關則休密去都護九十六里  
二曰雙靡翎侯治雙靡城補注先謙曰後魏書折薛莫孫國故  
雙靡翎侯在伽倍國西人居山谷去  
都護三千七百四十一里去陽關七千七百八十二里補注徐松  
書雙靡在休密西五百里當作去都護三千  
九百七十四里去陽關六千七百一十二里  
三曰貴霜翎侯治護燥城師古曰深音藻補注先謙曰後書云後  
自立為王號貴霜王侵安息取高附地滅濞達屬賓天竺諸國稱  
貴霜王漢本其故號言大月氏云後魏書鉅敦國故貴霜翎侯在  
折薛莫孫西去都護五千九百四十里去陽關七千九百八十二  
里補注徐松曰據後魏書貴霜在雙靡西六十里當作  
去都護四千三百四十二里去陽關六千七百七十二里  
四曰胘頰翎侯師古曰胘治薄茅城去都護五千九百六十二里去陽關八千二百二里補注徐  
山谷  
後魏書胘頰在貴霜西一百里當作去都護四千  
一千一百三十四里去陽關六千八百七十二里

五曰高附翎侯治高附城補注先謙曰後書云高附國在大月氏  
西南亦大國也其俗似天竺所屬無常  
天竺屬賓安息三國強則得之弱則失之而未嘗屬月氏漢書以  
為五翎侯數非其實也後屬安息及月氏破安息始得高附後魏  
書云高附在月氏西南安息東屬賓西北當在今阿母河南布哈爾南  
境阿富汗之去都護六千四十一里去陽關九千二百八十三里  
西北境也補注徐松曰據後魏書高附在胘頰南一百里當作去都護四千  
二百三十四里去陽關六千九百七十二里若以偏南不當孔道  
則去陽關或凡五翎侯皆屬大月氏補注徐松曰高附之去  
近數十里  
康居國補注先謙曰逸周書王會解有康居孔晁注康亦西戎之  
後皆有康國之稱魏志晉書仍為康居又後魏有者舌國云故康  
居國又有悉萬斤國唐書以為康居蓋後分裂國名唐書康國  
傳康一名薩末魏亦曰錫林建西王冬治樂越懸地師古曰樂音  
徐松曰傳蓋言康居國王治卑闐城至冬所居樂越懸地馬行七  
日至夏所居葭內九千一百四里以下去長安去都護皆據卑闐  
城言之傳文疑有奪誤先謙曰官本懸作到卑闐城師古曰關音  
匿下文並同本書懸字同作匿為正  
徐松曰大宛國言至康居卑闐城是卑闐為城名陳湯傳涉康居  
界至闐池西疑城因池為名此建治之地而其王冬夏皆不居之  
猶今哈薩克部以塔什干城為都會其汗王冬夏各有游牧之所  
惟死則反葬於塔什干城也哈薩克部即古之康居通考引作治  
樂越懸地卑闐城以卑闐在樂越懸地誤唐西域  
記厥林建國都城周二十餘里越險固多居人去長安萬二千  
三百里補注徐松曰據下去都護里數當作去長安一萬二不屬  
千七百八十八里去陽關當是八千二百八十八里  
都護至越懸地馬行七日補注徐松曰至王夏所居蕃內九千一百  
四里師古曰王每冬寒夏暑則徙別居不一處補注徐松曰蕃內  
地大約在卑闐城之西烏孫在其東言去蕃內地五千五百  
得去卑闐轉九千餘里也唐西域記云城戶十二萬口六十萬勝  
秣建國周千六七百里東西長南北狹戶十二萬口六十萬勝  
兵十二萬人補注徐松曰國小於東至都護治所五千五百五十  
里與大月氏同俗補注徐松曰大月氏在南山道康居在北道而俗  
被匈奴所破西踰蔥嶺遂有其國東羈事匈奴師古曰為匈奴所  
支庶各分王故俗同於月氏也東羈事匈奴師古曰為匈奴所  
日顯炎武云言不純臣但羈縻事之宣帝時匈奴乖亂五單于並  
與烏孫羈屬同意當用彼注刪此注  
爭漢擁立呼韓邪單于而郅支單于怨望殺漢使者西阻康居師  
日依其險阻以自保固也其後都護甘延壽副校尉陳湯發戍已  
補注先謙曰詳匈奴傳







里去陽關七千五百二十五里補注徐松曰唐書言石國南五百里為康居則當作去都護六千五百

四日屬王治城補注徐松曰唐書安國一曰布哈又曰捕喝西

東西長南北狹案此在康居東境去都護六千二百九十六里去

陽關八千五百五十五里補注徐松曰西域記自屈霜休運國西

捕喝國是屬城在附屬西六百餘里至喝捍國又西四百餘里至

五曰奧鞬王師古曰奧音於六治奧鞬城補注徐松曰唐書火尋

境去都護六千九百六里去陽關八千三百五十五里補注徐松

捕喝國又西四百餘里至伐地國又西南五百餘里至貨利習彌

紀都護之數遠於蘇離千一百三十里陽關之數遠於蘇離三百

百里誤尤顯然凡五王屬康居

大宛國補注先謙曰後漢九十六上

皆其地今放罕地元時所謂賽馬兩罕城也其西北境兼有今布

哈爾之地見四裔考及海國王治貴山城去長安萬二千二百五

十里補注錢大昭曰二百南監本闕本作五百徐松曰據改定龜

千三百里數積算當去長安一萬一千五百二十里去陽關七

又小於副王補注徐松曰康居有副王輔國王各一人東至都護

治所四千三十一里補注徐松曰四百二十里北至康居卑闐城千五百

一十里補注徐松曰卑闐城在蔥嶺西北故以大西南至大月氏

六百九十里補注徐松曰大月氏是月氏在西南北與康居南與大

月氏接補注徐松曰三國境相接故張騫自匈奴亡西行誤至大

宛大宛乃送之康居土地風氣物類民俗與大月氏安息同補注

康居傳至大月氏也補注徐松曰大宛俗上著耕田田稻麥大月氏

日安息俗同屬實鳥弋闐賓云種五穀地下溼生稻烏弋山離亦

與安息同俗大宛同安大宛左右曰蒲陶為酒富人藏酒至萬餘

石久者至數十歲不敗補注徐松曰御覽載魏文帝詔羣臣曰中

秋尚有多餘暑酒宿醒掩露而食甘而不夜為說葡萄當其朱夏涉

味長汁多除煩解酒又釀以為酒甘於麴蘖善醉而易醒道之固

以流涎咽唾親食之即他方之果膏有正者又引後涼錄曰呂

光入龜茲城胡人奢侈富於生養家有蒲萄酒或至千斛經十年

不敗俗者酒馬者目宿師古曰者謂日嗜補注徐松曰俗通考人

桑麻四月以後馬宛別邑七十餘城補注徐松曰史記云其屬邑

多善馬補注徐松曰通考引朱廣之曰大宛馬有肉角數十萬

云其馬騮馬烏馬多赤耳黃馬赤馬多異馬汗血補注徐松曰後

黑耳唯耳色別自餘毛色與常馬不異馬汗血補注徐松曰後

馬血從前膊小孔中出徐松曰藝文類聚引神異經云西南大宛

宛邱有良馬其大二丈鬣至膝尾委於地蹄如升腕可屈日行千

里至日中而汗血武紀應劭注大宛舊有天馬種蹄石汗血從前

肩膊出如血號一日千里案今伊犁馬之強健者前蹄及脊往

有小瘡出血名曰傷氣必在前肩膊者言其先天馬子也師古曰

以用力多也前賢未目驗故不知其審言其先天馬子也師古曰

國有高山其上有馬不可得因取五色母馬置其下與集生駒皆

汗血因號曰天馬補注徐松曰沈欽韓曰通典吐火羅國城北有頗

黎山山南崖穴中有神馬國人每牧馬於其側時產名駒皆張騫

汗血馬其北界則漢時大宛之地先謙曰官本師古作孟康張騫

始為武帝言之補注徐松曰史記漢使往既多其少從率多進

特自驚上遣使者持千金及金馬百請宛善馬補注徐松曰據張

始也宛王呂漢絕遠大兵不能至愛其寶馬不肯與漢使妄言師

往謂王宛遂攻殺漢使取其財物於是天子遣貳師將軍李廣利

師將軍唐書云東曹居悉波山之陰漢貳師城地將兵前後十餘

萬人伐宛連四年補注徐松曰伐宛始於太初宛人斬其王毋寡

首補注徐松曰陳湯傳作獻馬三千匹善馬數十匹中馬以下牝

牡三千漢軍乃還語在張騫傳補注徐松曰當作貳師既斬宛王

更立貴人素遇漢善者名味蔡為宛王師古曰味音味蔡音于尋

味蔡大後歲餘宛貴人呂為味蔡調使我國遇屠師古曰謂古詔

說文謂諫也或相與兵殺味蔡立毋寡弟蟬封為王補注徐松曰

從召史記作諫相與兵殺味蔡立毋寡弟蟬封為王蜀本兵作共















西域傳第六十六下

漢 蘭 臺 令 史 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烏孫國 補注先謙曰後書云班勇擊降焉耆於是龜茲等十七國

數為蟻所侵而烏孫德領西域絕故後書云蘇北境素爾

嶺之北姑墨南境特德領西域絕故後書云蘇北境素爾

溫州西北三十里至粟樓峯又四十里度達嶺

地即特多城烏孫所治赤山城也又三十里度達嶺

伊犁河即特多城烏孫所治赤山城也又三十里度達嶺

境與霍罕哈喇和卓界北不過千里西至大昆彌

日未稱昆彌時稱烏孫王治赤谷城師古曰烏孫西域諸戎其

匈奴傳以翁主妻烏孫王治赤谷城師古曰烏孫西域諸戎其

狀類彌猴者本其種也補注徐松曰焦氏易林云烏孫氏女深目

魏書云居赤谷城後西徙蔥嶺中是烏孫部大昆彌仍其舊治後

城北鹽山土色純赤疑是其地陳湯傳支擊烏孫深入至赤谷

城去長安八千九百里補注徐松曰溫宿之去長安當八千七百

戶十二萬口六十三萬勝兵十八萬八千八百人補注徐松曰

大祿 補注徐松曰傳左右大將二人補注宋祁曰楊木無左右二

將馮夫人為右大祿 侯三人大將都尉各一人補注宋祁曰楊木無左右二

將妻則楊木非也 侯三人大將都尉各一人補注宋祁曰楊木無左右二

右一人者都尉楊木似誤 大監二人大吏一人舍中大吏二人騎

君一人東至都護治所千七百二十一里補注徐松曰以去長安

二里但言東西至康居蕃內地五千里借康居兵擊烏孫焉

知非在西北西至康居蕃內地五千里借康居兵擊烏孫焉

敢追西遊空虛不居者且千里是地莽平多雨塞山多松構

蕃內地康居境內四千餘里地莽平多雨塞山多松構

平謂有草莽而平坦也烏孫之境西自捐毒之北東迄焉耆之北

武元反補注徐松曰五百餘里故曰地莽平多雨塞山多松構

白山之陽巨松三千五百餘里故曰地莽平多雨塞山多松構

有二三謂之曰松心一曰木名言松心者莊子所謂多言者

此傳及左傳楊木之下馬融廣成頌履修構也諸書惟廣成頌

今本說文云楊木心木段氏以為有奪誤顏所據蓋同今本說

昌日洪亮吉錄云萬松糖在天山下即巴里坤要道也細驗

之廣非松木也 補注徐松曰松木高誘淮南王書

注補讀如松木也 補注徐松曰松木高誘淮南王書

國志云楚武王即卒此山洪又云曾在此山一名構木山樂史稱

松樹一宿土人向呼為構木也音讀若門不田作種樹植也補注

故不田作 隨畜逐水草與匈奴同俗國多馬富人至四五千匹

民剛惡貪狠無信 補注徐松曰後盛曰昆莫收養其民攻旁

謂舊時也服屬於匈奴也 補注徐松曰後盛曰昆莫收養其民攻旁

小邑控弦數 取羈屬不肯往朝會 補注徐松曰後盛曰昆莫收養其民攻旁

少會單于祠五月大會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 補注徐松曰後盛曰昆莫收養其民攻旁

秋馬肥大會蹄林謀殺其人畜計是匈奴朝會事 補注徐松曰後盛曰昆莫收養其民攻旁

孫之地益並天山之陽直至焉耆 補注徐松曰後盛曰昆莫收養其民攻旁

以附康居 西與大宛 補注徐松曰後盛曰昆莫收養其民攻旁

北附康居 西與大宛 補注徐松曰後盛曰昆莫收養其民攻旁

相接 補注徐松曰後盛曰昆莫收養其民攻旁

與城郭諸國無相字則此亦當然漢紀孝武紀通典邊防八並作南

日謂姑墨溫宿無相字者 本塞地也 大月氏西破走塞王塞王

南越縣度大月氏居其地 補注徐松曰南越縣度在西南也後烏孫昆莫擊

破大月氏 補注徐松曰張騫傳烏孫王號昆莫莫父難兜靡本

摩尊其地人民亡走匈奴子昆莫新生傳父布就卻侯抱亡置草

中為求食還見狼乳之及烏銜肉其旁以爲神遂持歸匈奴單

于愛養之及壯以其父昆莫與昆莫使將兵數有功時月氏已為

匈奴所破西擊塞王塞王南走遠徙月氏居其地昆莫既健白請

西攻破大月氏徙西臣大夏 補注徐松曰後盛曰昆莫收養其民攻旁

也顏注以而烏孫昆莫居之故烏孫民有塞種大月氏種云 補注徐松曰後盛曰昆莫收養其民攻旁

大夏為臣 始張騫言烏孫本與大月氏共在敦煌開 補注徐松曰後盛曰昆莫收養其民攻旁

之在元鼎元年 今烏孫雖疆大可厚賂招令東居故地 補注徐松曰後盛曰昆莫收養其民攻旁

壽時無此郡 妻曰公主與為昆弟 補注徐松曰後盛曰昆莫收養其民攻旁

弟以和親今用 曰制匈奴語在張騫傳武帝即位令騫齎金幣往

其法於烏孫也 曰制匈奴語在張騫傳武帝即位令騫齎金幣往

百人馬各二匹牛羊以萬數齎金幣帛直數千鉅萬 昆莫見騫

如單于禮 師古曰昆莫大慙謂曰 騫知蠻夷貪故謂之天子致

賜王不拜則還賜 賜物還歸漢也 昆莫起拜其它如故 補注徐松曰後盛曰昆莫收養其民攻旁







終言次曰大樂為左大將補注徐松曰下長女弟史為龜茲王絳

之補注徐松曰下長女弟史為龜茲王絳

賁妻小女素光為若呼頡候妻補注徐松曰下長女弟史為龜茲王絳

此若呼頡候妻補注徐松曰下長女弟史為龜茲王絳

如五胡侯之比昭帝時公主上書言匈奴發騎田車師補注徐松曰下長女弟史為龜茲王絳

四下傳車師與匈奴為一補注徐松曰下長女弟史為龜茲王絳

之漢養士馬議欲擊匈奴會昭帝崩補注徐松曰下長女弟史為龜茲王絳

宣帝初即位公主及昆彌皆遣使上書補注徐松曰下長女弟史為龜茲王絳

主及昆彌皆言匈奴復連發大兵侵擊烏孫取車延惡師地補注徐松曰下長女弟史為龜茲王絳

遣使因惡言匈奴復連發大兵侵擊烏孫取車延惡師地補注徐松曰下長女弟史為龜茲王絳

居即此地案匈奴傳以此事屬於昭帝公主上書時與此異收人補注徐松曰下長女弟史為龜茲王絳

民去使使謂烏孫起持公主來補注徐松曰下長女弟史為龜茲王絳

出兵即使使之烏孫求欲得漢公主補注徐松曰下長女弟史為龜茲王絳

精兵自給人馬五萬騎補注徐松曰下長女弟史為龜茲王絳

擊匈奴唯天子出兵曰救公主昆彌漢兵大發十五萬騎補注徐松曰下長女弟史為龜茲王絳

前漢九十六下補注徐松曰下長女弟史為龜茲王絳

作漢大發兵五將軍分道並出語在匈奴傳補注徐松曰下長女弟史為龜茲王絳

字誤倒在上遣校尉常惠使持節護烏孫兵昆彌自將劍侯曰下五補注徐松曰下長女弟史為龜茲王絳

乃出兵萬騎從西方入至右谷蠡王庭補注徐松曰下長女弟史為龜茲王絳

傳注南面以西為右匈奴之西方接烏孫案匈奴傳羌後書班超補注徐松曰下長女弟史為龜茲王絳

當與烏孫合擊匈奴補注徐松曰下

類之西矣宣紀注引服虔曰谷音鹿後書杜篤傳作鹿蓋音同補注徐松曰下長女弟史為龜茲王絳

假借字又後書和帝紀注謂單于所居此言庭者匈奴以左右補注徐松曰下長女弟史為龜茲王絳

賢王左右谷蠡為獲單于父行及嫂居次名王犁汗補注徐松曰下長女弟史為龜茲王絳

蓋次於賢王者左犁汗左或作右案在匈奴西以南為正都尉干補注徐松曰下長女弟史為龜茲王絳

長騎將曰下四萬級補注徐松曰下長女弟史為龜茲王絳

駝七十餘萬頭補注徐松曰下長女弟史為龜茲王絳

虜獲還封惠為長羅侯是歲本始三年也補注徐松曰下長女弟史為龜茲王絳

封傳因敘用漢遣惠持金幣賜烏孫貴人有功者補注徐松曰下長女弟史為龜茲王絳

後書耿恭傳大昆彌遣使元康二年望之於神爵元年為大鴻臚補注徐松曰下長女弟史為龜茲王絳

奉宣帝時所賜公主博具

傳文有大鴻臚望之則元康為神爵之誤今案本始四年距神

爵二年凡十一年烏孫有大功不應十一年乃往賜之不足據一

也常惠傳惠因便道擊龜茲宣帝不許大將軍霍光風惠以便宜

從事霍光於地節二年若至神爵光死已八年不足據二也且

傳敘龜茲事云常惠始對時烏孫公主正遣女至京其自京還

龜茲又得請於元康元年來朝常惠傳明言斬姑翼而還未言復

至烏孫不應請於元康元年來朝常惠傳明言斬姑翼而還未言復

以蕭望之傳推之傳云遠大鴻臚先是烏孫昆彌翁歸靡因常惠

上書詔下公卿議望之以為非長策天子不聽神爵二年送公主

配元貴靡未出塞翁歸靡死惠上書云望之復以為不可蓋先

是云者追敘以起復為不可之詞非直謂為大鴻臚時也此傳因

之始云大鴻臚望之舍本傳而用此傳不足據四也合諸傳考之

蓋惠於本始四年賜烏孫節而用此傳不足據四也合諸傳考之

詔下公卿議大鴻臚望之少府遷左馮翊云大鴻臚誤補注徐松曰下長女弟史為龜茲王絳

烏孫絕域變故難保不可許上美烏孫新立大功補注徐松曰下長女弟史為龜茲王絳

三年僅六又重絕故業補注徐松曰下長女弟史為龜茲王絳

取聘補注徐松曰下長女弟史為龜茲王絳

使凡三百餘人入漢迎取少主補注徐松曰下長女弟史為龜茲王絳

弟子相夫為公主補注徐松曰下長女弟史為龜茲王絳

也楚主在烏孫已四置官屬侍御百餘人舍上林中學烏孫言補注徐松曰下長女弟史為龜茲王絳

十年不應尚有少弟置官屬侍御百餘人舍上林中學烏孫言補注徐松曰下長女弟史為龜茲王絳

日舍止也補注何焯曰先是細君以語言不通而悲愁補注徐松曰下長女弟史為龜茲王絳

故學烏孫言而後遣嫁徐松曰舍苑中以容車騎補注徐松曰下長女弟史為龜茲王絳

平樂觀會匈奴使者外國君長大角抵設樂而遣之使長盧侯光補注徐松曰下長女弟史為龜茲王絳

祿大夫惠為副補注徐松曰下長女弟史為龜茲王絳

者四人送少主至敦煌未出塞補注徐松曰下長女弟史為龜茲王絳

五百餘里聞烏孫昆彌翁歸靡死烏孫貴人共從本約補注徐松曰下長女弟史為龜茲王絳

乘塞列隧補注徐松曰下長女弟史為龜茲王絳

之約蕭望之傳作背立岑陬子泥靡代為昆彌號狂王補注徐松曰下長女弟史為龜茲王絳

與主和號曰狂周壽昌曰此從後號之也下云暴惡補注徐松曰下長女弟史為龜茲王絳

失眾又云為烏孫所患苦明不止不與主和一事惠上書願留補注徐松曰下長女弟史為龜茲王絳







七十賜曰公主田宅奴婢補注宋祁曰奉養甚厚朝見儀比公主

後二歲卒蓋黃龍元年三孫因畱守墳墓官志云公主子孫奉

見會位在京師蓋黃龍元年元貴靡子星靡代為大昆彌弱其幼少

又云時大昆彌蓋黃龍元年元貴靡子星靡代為大昆彌弱其幼少

則代為大昆彌蓋黃龍元年元貴靡子星靡代為大昆彌弱其幼少

彌補注錢大昭曰彌當作靡漢道之卒百人送烏孫焉

昭曰彌本無烏孫字彌當作靡都護韓宣補注徐松曰宣代

大祿大監皆可賜金印紫綬補注徐松曰宣代奏烏孫大吏

昆彌漢許之後都護韓宣復奏星靡怯弱可免補注沈欽韓

季父左大將樂代為昆彌漢不許補注宋祁曰大將樂代為昆彌

宋說後段會宗為都護補注徐松曰會宗傳竟甯中以杜陵令五

甘延壽為列侯蓋延招還亡畔安定之師古曰有人眾亡畔者皆

徐松曰附小星靡死子雌栗靡代小昆彌烏就屠死子拊離代

立師古曰拊讀與撫同拊離子安日為小昆彌補注徐松曰會宗

日貳所殺漢遣使者立拊離子安日為小昆彌補注徐松曰會宗

立日貳亡阻康居補注徐松曰陳湯傳西域都護段會宗為烏孫

都護此年在漢徙已校屯姑墨師古曰有戊己兩校兵此直從已

孫欲候便討焉補注徐松曰以上安日使貴人姑莫匿等三人詐

亡從日貳刺殺之師古曰詐詐而殺都護廉褒補注徐松曰段會

常鄭甘陳段傳贊云廉褒以恩信稱賜姑莫匿等金人二十斤補

三百匹補注徐松曰以上後安日為降民所殺補注徐松曰安日

年段會宗傳小昆彌為漢立其弟末振將代補注徐松曰段會宗

國民所殺諸侯大夫使安報烏孫立小昆彌兄末振將案會宗凡再為

都護後又四使西域此為使西域之一在永始二年漢立其弟會

宗傳作兄以下文及會宗傳時大昆彌雌栗靡健胡侯皆畏服之

告民牧馬畜無使入牧師古曰勿入昆彌牧中恐其相擾也補注

薩克部入內地牧馬師古曰勿入昆彌牧中恐其相擾也補注

日領詐降刺殺雌栗靡補注徐松曰案段會宗傳在立漢欲曰兵

討之而未能遣中郎將段會宗補注徐松曰會宗傳不載持金幣

與都護圖方略補注徐松曰會宗之再為都護更盡於鴻嘉二年

後孫建前則舜正在永始時補注徐松曰會宗傳不載立雌栗靡季父

公主孫伊秩靡為大昆彌補注徐松曰伊秩靡或大樂子伊秩靡

京師者補注徐松曰久之大昆彌胡侯難柶殺末振將補注徐松

病死與此異補注徐松曰末振將兄安日子安犁靡代為小昆彌補注徐松

徐松曰段會宗傳作烏犁靡補注徐松曰漢恨不自責誅末振將補注徐松

錢大昭曰補注徐松曰復使段會宗即斬其太子番巨師古曰

爵關內侯是歲元延二年也補注徐松曰詳會宗傳會宗曰胡侯

難柶殺末振將雖不指為漢合於討賊奏曰為堅守都尉補注徐松

徐松曰以賞功特置此官補注徐松曰責大祿大吏大監曰雌栗靡見殺狀奪

金印紫綬更與銅墨補注徐松曰昭與服志注引東觀書云

印墨末振將弟卑爰壹師古曰壹音竹二反補注徐松曰何如傳

入匈奴西界寇盜牛畜頗殺其民單于聞之遣左大當戶烏夷冷

將五千騎擊烏孫殺數百人略千餘人師古曰單于遣左大當戶烏夷冷

之遺晉灼曰音詩載其尾之遺何師古曰單于遣左大當戶烏夷冷

音是本共謀殺大昆彌將八萬餘口北附康居補注徐松曰見誅謀

欲藉兵師古曰藉借也兼并兩昆彌補注徐松曰見誅謀

爰壹強盛居彌煌之地補注徐松曰兩昆彌畏之親倚都護師古曰倚依

反補注徐松曰段會宗傳漢復遣哀帝元壽二年大昆彌伊秩靡











兵三百人補注徐松曰蓋掌一城譯長各一人  
 與都護同治補注徐松曰難言同治應別有垣墉以處將吏如今  
 或別城補注徐松曰難言同治應別有垣墉以處將吏如今  
 名歟補注徐松曰難言同治應別有垣墉以處將吏如今  
 鄭氏所見漢書本此作東南也先謙曰蓋去烏壘三百三十里是  
 渠犂補注徐松曰武紀天漢二年渠犂長此傳蓋脫東字  
 水注言龜茲東水與渠犂水合流運龜茲城南合為一水水  
 開有故城屯校所守也鄭氏之意以水開故城為渠犂田官之  
 是田官不與渠犂同城之說第渠犂在龜茲東南不應田官在  
 龜茲之南案後書云班超定西域居龜茲是故城或超所居耳  
 百三十口千四百八十勝兵百五十人東北與尉犂補注徐松曰  
 博斯騰兩河溢出之河渠東南與且末南與精絕接補注徐松曰  
 至渠犂皆接之補注徐松曰  
 河即斯水也又東南流運渠犂國又南流注於北河西域圖考云  
 今喀喇沙爾所屬策特爾爾軍臺之南南流注於北河西域圖考云  
 在東海都河經其城西合塔里木河道元時河水往西流今移而  
 東也西域接玉古爾軍臺為輪臺地西域水道考云海都河自車  
 爾楚軍臺南而西乃折而南行三百里水經曰其水屈而運渠犂  
 國西余證地形渠犂為尉犂之誤龜茲東川入河故道在輪臺東  
 敦堯水不得越渠犂也當其折處水勢彎環鄭吉傳云迎日逐王  
 至河曲以其曲折斯之河為龜茲之名矣水又折而東入塔里木河先  
 謙案徐以渠犂西之河為龜茲至龜茲五百八十里自武帝初通西  
 域置校尉屯田渠犂補注徐松曰漢通西域在太初三年鄭吉傳  
 屯田是時軍旅連出師行三十二年補注徐松曰  
 太初三年西域貢海內虛耗征和中貳師將軍李廣利已軍降匈  
 奴上既悔遠征伐而搜粟都尉桑弘羊與丞相御史補注徐松曰  
 征和四年其時丞相田補注徐松曰  
 千秋御史大夫商丘成奏言故輪臺已東補注徐松曰  
 本無以字當除之徐松曰輪捷枝渠犂皆故國補注徐松曰  
 臺國為貳師所屠故稱故捷枝渠犂皆故國補注徐松曰  
 東北應赤沙積梨南流積梨當即捷枝是渠犂在東川水運龜茲  
 今庫車城南南捷枝在庫車城北通考作捷枝地廣饒水草有  
 溉田五千頃補注徐松曰  
 温和田美補注徐松曰  
 今同疆恆暖補注徐松曰  
 可益通溝渠種五穀與中國同時孰其旁

國少錐刀貴黃金采繒可已易穀食宜給足不可乏師古曰言以  
 錐繒與此旁國易穀食可以給田卒不憂乏糧也補注徐松曰  
 錐當作錢其偏旁轉寫以錢為佳耳周官泉府鄭司農云故書泉  
 如錐曰名錢與錢今古異名食貨志錢輕重以錐利子刀流于泉  
 辭曰頭吟男兒欲知其利于民也禮記正義世猶呼錢為錐刀古  
 諸國如嚴賓鳥弋安息皆有錢貨惟渠犂旁國少此故貴黃金采  
 謂是也錐刀字見左傳杜注錐刀喻小事也若作少錐刀恐無意  
 美又曰實金謂之黃金銅亦謂之黃金晉灼曰諸國言黃金真金  
 也不言黃謂錢也此以實金為黃金與金作贖刑孔傳曰金黃  
 金也呂刑其罰百鍰孔傳鍰黃也此以銅為黃金然則西域傳所云  
 黃金漢紀所云黃金皆指銅言微苟氏之書讀者不以是為黃金  
 者幾希先謙曰顧炎武云不可乏當作可字此涉上文可以易穀  
 文而宜給足不有美田可以種穀又以錐刀黃金采繒易穀於他國則  
 而術願說亦非及論種楊臣愚曰為可遣屯田卒詣故輪臺已  
 東置校尉三人分護補注徐松曰  
 溝渠務使已時益種五穀張掖酒泉補注徐松曰  
 云監本及別本刊此注於下句張掖酒泉下非也張掖酒泉連下  
 遣騎假司馬為斥候讀益於下句益種五穀指輪臺言不指張掖酒  
 泉言也今從宋本移正徐松云遣騎假司馬為斥候補注徐松曰  
 冊胡注斥候有軍候又有軍假司馬假候為之補注徐松曰  
 皆領於事有便宜因騎置補注徐松曰  
 因名置也案置傳驛者謂分置傳驛與置驛凡出使用車者補注徐松曰  
 曰乘傳用馬者曰騎驛又曰據此騎置驛猶說凡出使用車者補注徐松曰  
 有積穀募民壯健有累重敢徙者詣田所屬也累重謂妻子家  
 直用反補注徐松曰趙充國傳終不敢將其累重甸奴傳甸奴悉  
 遠其累重案劉屈氂傳重馬傷耗顏注重謂懷孕者也是人畜皆  
 得稱重魏晉開又或稱馬傷耗顏注重謂懷孕者也是人畜皆  
 擄尊累是也募民敢徙如今新疆之客戶就畜積為本業補注徐松曰  
 讀曰蓄積本業漢紀作產業益墾溉田稍築列亭連城而西已  
 得之積穀本業漢紀作產業益墾溉田稍築列亭連城而西已  
 威西國補注徐松曰  
 西可遣屯田以威西國補注徐松曰  
 沙爾西南庫勒爾城之西自連城西至輪臺皆故屯田地補注徐松曰  
 孫為便補注徐松曰  
 主故欲屯田列亭連城以輔之補注徐松曰  
 臣謹遣徵事臣昌分部



行邊師古曰分音扶問反行音下更反補注徐松曰昭紀有丞相儀注徵事比六百石皆故吏二千石不以威罪免者為徵事終衣奉中大夫為拔胡將軍屯朔方還擊昆明無功奪印案徵四年以事以二千石不以為罪免者為徵事終衣  
守都尉明燹火補注徐松曰各將萬騎行障塞烽火追虜太守選士馬謹斥候蓄  
芟草疏引徐松曰費誓時葛芟願陛下遣使使西國曰安其意  
徐松曰蓋以貳師降臣昧死請補注徐松曰漢承秦法羣  
死曰稽首上迺下詔深陳既往之悔曰補注徐松曰通鑑見羣臣  
為狂悖使天下前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用師古曰三十者  
錢也補注徐松曰高紀如漢注引漢儀注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  
六出賦錢人百二十錢補注徐松曰高紀如漢注引漢儀注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  
一算其時有司有錢而人與奴婢倍算今日增三十是百五十為  
十餘年百姓是重困老弱孤獨也師古曰重而今又請遣卒田輪  
臺輪臺西於車師千餘里補注徐松曰在車師前部西南一千三百里前開  
陵侯擊車師時晉灼曰開陵侯匈奴介和王來降者補注徐松曰  
師後傳事危須尉犁樓蘭六國子弟在京師者補注徐松曰六  
元國外或且未山國焉者師古曰非必待子弟和皆先歸發  
食迎漢軍師古曰羊等也又自發兵凡數萬人王各自將  
王其圍車師降其王諸國兵便罷力不能復至道上食漢軍師古  
諸國兵而諸國已匱乏不能供億漢軍漢軍破城食至多然土自  
載不足已竟師師古曰士雖各自載糧而在道已盡至於歸塗尚  
載以歸者不足自給言道遠師古曰士雖各自載糧而在道已盡至於歸塗尚  
朕發酒泉驢橐駝負食出玉門迎軍補注徐松曰明年始置吏卒  
起張掖不甚遠補注徐松曰遣酒泉吏卒出玉門迎軍又使張  
尚斯爵甚眾師古曰斯爵言其前後接應二郡不相遠及也斯音  
披所與燕義注沈欽韓曰方言斯披散也東齊聲散也斯音破曰  
同探本方注沈欽韓曰方言斯披散也東齊聲散也斯音破曰  
義者朕之不明曰軍候引上書言匈奴縛馬前後足

置城下補注徐松曰馳言秦人我句若馬師古曰謂中國人為秦  
若汝也師古曰謂中國人為秦  
至唐及國朝則謂中國為漢如漢兒之類皆習故而言馳言  
者馳馬來言也案匈奴傳律謀殺城藏殺師古曰漢使使者久留不還  
與秦人守之亦以漢降匈奴者謂之秦人師古曰漢使使者久留不還  
補注徐松曰胡注久故與師遣貳師將軍師古曰與軍而遣之  
雷不還謂蘇武等也故與師遣貳師將軍師古曰與軍而遣之  
徐松曰汪校與下無師字師古曰與軍而遣之  
使匈奴畏古者卿大夫與謀師古曰與軍而遣之  
而歸之大夫謀事尚不專決猶雜問者師古曰與軍而遣之  
史二千石諸大夫郎為文學者師古曰與軍而遣之  
大夫二千石者太子太傅少傅將作大夫郎中郎中令屬國大夫  
衛都尉京兆尹左馬右扶風皆大夫郎中郎中令屬國大夫  
學郎大夫郎中大夫郎中大夫郎中大夫郎中大夫郎中大夫郎中大夫  
屬國都尉成忠趙破奴等師古曰與軍而遣之  
趙破奴別皆曰虜自縛其馬不祥甚哉師古曰與軍而遣之  
是破奴別皆曰虜自縛其馬不祥甚哉師古曰與軍而遣之  
見疆師古曰與軍而遣之  
不足者視人有餘師古曰與軍而遣之  
補注徐松曰天子發書易卦得大過爻在九五師古曰與軍而遣之  
張華傳曰天子發書易卦得大過爻在九五師古曰與軍而遣之  
生華何可久也謂匈奴破不久也師古曰與軍而遣之  
在震下為馬足異為繩兩異相承縛馬之象大過乾上五體震五  
鬼方震為馬足異為繩兩異相承縛馬之象大過乾上五體震五  
故曰匈奴困敗匈奴困敗師古曰與軍而遣之  
對曰匈奴困敗匈奴困敗師古曰與軍而遣之  
皆曰匈奴困敗匈奴困敗師古曰與軍而遣之  
下又雜考之星氣占筮也師古曰與軍而遣之  
皆曰為吉師古曰與軍而遣之  
屬太史太卜屬太常治星習為天文之方士太史治星望氣及太卜龜書  
有令丞治直之翻匈奴必破時不可再得也師古曰與軍而遣之  
又曰北伐行將於蒲山必克師古曰與軍而遣之  
謂為釜卦將貳師最吉也師古曰與軍而遣之  
所說於文義不順卦當作卜言卜諸將孰吉則貳師最吉也師古曰與軍而遣之  
云卜漢軍一將不吉即其證今作卦者涉上下文卦字而誤漢



正作 故朕親發貳師下隴山補注徐松曰匈奴傳漢遣貳師將軍  
 山也何奴傳又云使右大都尉與詔之必毋深入今計謀卦兆皆  
 衛律要擊漢軍於夫羊句山狹也補注錢大昭曰惠棟易漢學引程  
 反繆舜俞集筮法師春曰大過木兆卦也外克內應克世之兆所  
 以敗也惠氏又云大過震游魂故云木兆卦五動又成震初六辛  
 丑土乃震之財故云外克內然大過九四亥木也而受制於辛  
 丑之土九四立世初六為應故云應克世當時諸臣重合侯毋虜  
 以漢為內卦匈奴為外卦故皆云吉而實反繆也  
 候者補注錢大昭曰毋當得南監木闕本不謀徐松曰是時重  
 言間漢軍當來匈奴使巫埋羊牛所出諸道及水上曰誼軍師古  
 軍所行之道及水上埋羊牛補注徐松曰匈奴傳衛律胡胡巫單  
 言先單于怒戾太子傳炙胡巫上林中蓋匈奴有此巫蠱之術單  
 于遺天子馬裘常使巫祝之縛馬者詛軍事也又卜漢軍一將不  
 吉補注徐松曰漢將向有商匈奴常言漢極大然不能飢渴師古  
 音耐補注徐松曰匈奴傳風雨能失一狼走干羊補注徐松曰此  
 勞因失一狼干羊亦不能遇者貳師敗軍士死略離散師古曰言  
 自存狼喻將帥羊喻士卒遇者貳師敗軍士死略離散師古曰言  
 略散也悲痛常在朕心今請遠田輪臺欲起亭隧師古曰隧者依  
 行也也補注徐松曰匈奴傳起亭隧顏注深開小道而避敵  
 鈔寇也依說文當作園謂塞上亭守漢火者也後書西羌傳作亭  
 是擾勞天下非所曰優民也補注徐松曰詩大雅傳優優今朕不  
 忍聞大鴻臚等又議欲募囚徒補注徐松曰公卿表征和四年送  
 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賞曰報忿五伯所弗能為也師古曰伯諫曰  
 為況今大漢也補注徐松曰胡且匈奴得漢降者常提掖搜索問  
 注蓋欲使制單于以報忿也且匈奴得漢降者常提掖搜索問  
 目所聞師古曰提挈之也掖謂兩人夾持其兩掖搜索者恐其挾兵刃  
 今邊塞未正闌出不禁障候長吏使卒獵獸曰皮肉為利卒苦而  
 燬火乏失亦上集不得師古曰言邊塞有闌出逃亡之人而止者  
 獸故令燬火有乏又其人勞苦因致奔亡凡有此失皆不集於所  
 亡文書補注沈欽韓曰言上軍簿時皆不能得其闌出之數非謂  
 守疑火之卒奔亡徐松曰武紀注計者上計簿使也郡國每歲遣  
 詣京師上之簿亦不登載得登雙聲字先後降者來若捕生口虜  
 謀日官本注止作主令作今亡作上

遁知之師古曰既不上書所以當時不知至有降者來及捕生口  
 生得者不得或虜得匈奴人言之乃知此事補注徐松曰禁止擅賦補注徐松  
 分爲二也當今務在禁苛暴長吏苛暴者補注徐松曰止擅賦補注徐松  
 有擅賦法謂勸農力本脩馬復令孟康曰先是令長吏各  
 今止不行力本農謂勸農力本脩馬復令孟康曰先是令長吏各  
 養馬皆復不事後馬多絕乏至此復修之也師古曰此說非也馬  
 復因養馬以免徭賦也復音方目反補注宋鄭曰注文北應作壯  
 徐松曰亭養北馬又見昭紀應劭注顏說免徭賦即復不事曰補  
 之意而以孟說為非未得其解先謙曰官本注文在而已下曰補  
 缺毋乏武備而已郡國二千石各上進畜馬方略補邊狀與計對  
 師古曰與上計者同來赴對也補注徐松曰師古曰由是不復出軍而  
 所謂與計借也邊馬有額馬死略盡故補之  
 封丞相車千秋為富民侯曰明休息富養民也初貳師將軍李  
 廣利擊大宛還過杆彌補注徐松曰貳師後行攻輪臺還過焉  
 杆彌遣太子賴丹為質於龜茲補注徐松曰匈奴背漢受  
 龜茲何曰得受杆彌質補注徐松曰匈奴背漢受龜茲何曰得受杆彌質  
 京師昭帝乃用桑弘羊前議補注徐松曰匈奴背漢受京師昭帝乃用桑弘羊前議  
 域尊之便勢之地以候其變上以為然用君之計以搜粟都尉為  
 御史大夫持政十有餘年未見種蠶之功而見靡弊之效而反衰  
 中國也西域篇大夫曰羣臣議以為匈奴困於漢兵折翅傷翼可  
 遂擊服會先帝棄羣臣以故匈奴不革譬如為山未成一簣而止  
 也徐松曰武帝時欲用未果故皆議行之  
 校尉補注徐松曰將軍田輪臺輪臺與渠犂地皆相連也補注  
 日渠犂在東輪臺在西皆傍塔里木河北岸先謙曰西域水道記  
 云塔里木河自玉古爾東流轉輪臺城東又南二十里有故大城  
 又南百餘里尤多舊時城郭田疇阡陌直達河兩岸疑田官所治矣  
 河水又東二百里運策特爾軍臺南又東一百六十里運車爾楚  
 軍臺南兩程之閒平原沃壤近河者渠犂故地北近山者烏墨  
 故地漢於此置都護以爲西域之中河水又東運車爾楚五百  
 餘里北至多羅嶺二百里玉古爾之境西接庫車東接庫爾五百  
 勒南至塔里木河二百四十里北至阿依庫穆什山七十里龜茲  
 貴人姑翼謂其王曰賴丹本臣屬吾國今佩漢印綬來迫吾國而  
 田補注徐松曰輪臺為今玉古爾地在庫車必為害王即殺賴丹  
 城東三百二十里庫車城南即龜茲故國  
 而上書謝漢陰末赴之為漢未能征宣帝時長羅侯常惠使烏



孫還補注徐松曰事便宜發諸國兵師古曰以便宜擅發兵也補

擊之官帝不許光合五萬人攻龜茲補注徐松曰常惠傳惠請使道

風惠以便宜從事烏孫兵七千人從三面攻龜茲言五萬人舉成數賈前殺校尉

賴丹龜茲王謝曰迺我先王時為貴人姑翼所誤我無罪執姑翼

詣惠惠斬之時烏孫公主遣女來至京師補注徐松曰學鼓琴漢

遣侍郎樂奉送主女過龜茲補注徐松曰至烏孫而過龜茲前

遣人至烏孫求公主女未還會女過龜茲龜茲王留不遣復使使

報公主主許之後公主上書願令女比宗室入朝而龜茲王絳賓

亦愛其夫人上書言得尙漢外孫為昆弟補注徐松曰言與主女

願與公主女俱入朝元康元年遂來朝賀補注徐松曰劉昭禮儀

且天子幸德陽殿臨軒公卿將大夫百官各陪朝賀蠻貊胡羌朝

貢畢見屬郡計吏皆庭親庭燎宮室諸劉雜會萬人以上立西面

王及夫人皆賜印綬夫人號稱公主補注徐松曰用公主之賜曰

車騎旗鼓吹數十人補注徐松曰劉昭百官志大將軍賜官騎

也張騫入西域傳其法於長安乘輿以爲武樂綺繡雜繒琦珍

凡數千萬師古曰琦音奇補注徐松曰玉篇引埤蒼云琦璋也後

千萬者留且一年厚贈送之後數來朝賀樂漢衣服制度歸其國

治宮室作微道周衛出入傳呼補注徐松曰漢舊儀皇帝起居儀

儀志諸行出入皆鳴鐘皆作樂東京賦撞鐘鼓曰劉昭禮

謂贏也補注徐松曰說文贏驢父馬母者也崔豹曰驢絳賓死其

子承德自謂漢外孫補注徐松曰弟史疏稱成哀帝時往來尤數

漢遇之亦甚親密東通尉犁六百五十里補注徐松曰渠犂在烏

止三百里渠犂東通不得有六百餘也疑六字有誤或

中隔敦煌溢出之水而哈勒噶山中道險故迂曲歟

尉犁國補注先謙曰後書見莎車焉者傳亦見和帝紀魏志注三

渠犂水西出沙山鐵關谷又西南流連城別注裂以爲田下入

焉耆水西而東先至尉犁焉耆者絕葦橋以拒漢軍今喀喇沙爾所

屬南出西流仍爲海都河又西連庫勒山北山東接額爾格齊

海都河之南又西南行百里折而南入山復南折而西連哈勒噶

阿彌軍臺南晉書西戎傳次焉耆進屯鐵門未五十餘里要之於

阿彌軍臺今自庫爾勒北二十里至巖口所謂遮留谷也入山徑路

崎嶇三十里越大山嶺下通海都河地處要害或曾置關唐岑參

有題鐵關閣樓及宿鐵關西館詩下嶺十里至哈勒噶阿彌軍臺

河水又西行三十餘里出山故水經注曰又西出沙山鐵關谷也

河水又南流二十餘里運庫爾勒軍臺南凡三百里仍爲海都河

葦蕩凡七十里又運庫爾勒軍臺南凡三百里仍爲海都河

治尉犁城去長安六千七百五十里補注徐松曰據傳鄭吉從尉

去長安當作六千九百三十八里戶千二百口九千六百勝兵二

千人補注徐松曰漢尉犁侯安世侯左右將左右都尉擊胡君各

一人譯長二人西至都護治所三百里補注徐松曰後魏書龜茲

其境得至南與鄯善且未接

危須國補注先謙曰後書見焉耆傳下魏志注三國時屬焉耆又

焉耆來導於危須國西又東南流注於葦蕩之數川流所積潭水

斯漲溢流爲海下入尉犁水經國說云海都河匯於喀喇沙爾之

域水道記云博斯騰淖爾西廣三百餘里南北半之即葦蕩之數也西

水經注曰溢王治危須城補注徐松曰危須城當去長安七千二

百九十里補注徐松曰去都護里數計之當作去長安六戶七

百口四千九百勝兵二千人補注徐松曰漢擊胡侯擊胡都尉

君擊胡君譯長各一人西至都護治所五百里至焉耆百里補注







即祁連山後書實國傳注以爲折羅漫山在西州交河縣東北又  
 於河起傳注云天山去蒲類海百里唐書地理志交河郡下既言  
 交河縣北天山又言自西州西南有南平安昌兩城百二十里至  
 天山西南入谷案晉顏延之說謂在若班魯番唐志今西州入谷之  
 固傳注及唐志交河縣北城古語謂在若班魯番唐志今西州入谷之  
 說則在今哈喇沙爾城北城古語謂在若班魯番唐志今西州入谷之  
 騰格山是也天山不在庫車城北城古語謂在若班魯番唐志今西州入谷之  
 至天指非也後書蒲類國在柳中其非在蒲類國也唐志交河郡  
 相承此山雖云險峻而高十五里不足當天山之日是班超傳  
 登陟亦未爲足據尋校傳文蓋漢時以今哈喇沙爾城北之博羅  
 注亦未爲足據尋校傳文蓋漢時以今哈喇沙爾城北之博羅  
 山爲天山也蟻而北至博羅山以東故匈奴傳云票騎將軍出  
 隴西過焉者匈奴歌曰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爲大山御覽  
 引西河舊事匈奴歌曰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爲大山御覽  
 山使我六畜不蕃息爲大山御覽  
 耳河水注云焉者東北博羅山與車師接大或爲焉支者互文見義  
 汗騰格山當焉支地既遠於車師且此傳言蒲類國在天山西  
 南至都護可證天山博羅山在焉支東博羅山在天山西  
 書言西州西南至天山博羅山在焉支東博羅山在天山西  
 乾當谷蓋與今阿拉套山近周詩曰徐說雖辨而祁連名既  
 古即汗騰格山語亦久恐未能奪之考各圖志及洪氏天山客話  
 等書云由西北各處地運至南州城高出六百二十里仰望山頂積  
 至天山山下更高出六百二十里仰望山頂積  
 雪不化鳥飛至半空而墜近日西征將士皆云四面皆以此山爲  
 主名無有峻於此者徐或遠過其旁未能細審焉支者國傳其  
 國四面皆大山則河水注焉者東北博羅山與車師接大或爲焉支者互文見義  
 焉支者互文見義  
 阜康去長安八千六百八十里後注徐松曰以劫國計之卑陸前  
 縣地得南接戶二百二十七口千三百八十七勝兵四百二十二  
 車師戶二百二十七口千三百八十七勝兵四百二十二  
 徐松曰漢紀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都尉左右譯長各一人西南至  
 以爲小國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都尉左右譯長各一人西南至  
 都護治所千二百八十七里補注徐松曰與車師前國接  
 卑陸後國補注徐松曰分爲後國猶烏孫之有大小昆彌後書無  
 北王治番渠類谷番音盤去長安八千七百一十里補注徐松曰  
 不足據而就傳言之戶四百六十二口千一百三十七勝兵三百  
 是在卑陸西二十里戶四百六十二口千一百三十七勝兵三百  
 五十人補注徐松曰更小於輔國侯都尉譯長各一人將二人  
 徐松曰都尉譯長皆少東與郁立師北與匈奴補注徐松曰卑陸  
 一人將則同卑陸也西與劫國南與車師接蓋車師前國  
 後書言卑陸接西與劫國南與車師接蓋車師前國  
 奴其時已併後國西與劫國南與車師接蓋車師前國

郁立師國補注先謙曰後書云郁立爲車師所滅後復立無王治  
 內咄谷師古曰咄音丁忽反補注徐去長安八千八百三十里  
 徐松曰在卑陸後國戶百九十九口千四百四十五勝兵三百三  
 之東八百疑作三百戶百九十九口千四百四十五勝兵三百三  
 十一人補注徐松曰漢輔國侯左右都尉譯長各一人東與車師  
 後城長補注徐松曰以此傳言是西與卑陸北與匈奴接  
 單相國補注徐松曰霍去病傳得單于單相首徐王張晏注單桓  
 爲車師所滅後復立魏志注三國時王治單相城補注徐松曰不  
 屬車師西域圖考云在焉支木齊地王治單相城補注徐松曰不  
 去長安八千八百七十里補注徐松曰據改定車師後國戶二十  
 七口百九十四勝兵四十五人補注徐松曰不足爲國輔國侯將左右  
 都尉譯長各一人  
 蒲類國補注先謙曰後書有傳其王得罪匈奴徙蒲類人六千餘  
 故地西域圖考云在伊吾北今焉支王治天山西疏榆谷補注徐  
 里坤地巴爾庫勒泊爾即蒲類海也王治天山西疏榆谷補注徐  
 土宜檢故古者樹榆爲塞朔方有長榆塞謂之榆中西羌傳去長  
 有大小榆谷今新疆多榆以榆名地如榆樹溝者往往有之去長  
 安八千三百六十里補注徐松曰後書言蒲類東南去長安八百七  
 十里則蒲類去長安當作九千九百六十里而長安去長安八百七  
 中九百十五里疏榆谷約在焉支北三百七十里焉支去長安八百  
 十五口二千三十二勝兵七百九十九人補注徐松曰漢紀以爲  
 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都尉各一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千三百八十  
 七里補注徐松曰焉支去焉支四百里此在焉支西里數懸絕疑  
 畜能作弓矢  
 蒲類後國補注徐松曰傳有小蒲類國或即後國歟先謙曰後書  
 海之北逾後國王補注徐松曰前國尙知田作故有治地此則專  
 爲車師後庭王逐水草也王先慎曰上文都善西夜大月氏休  
 循捐毒尉頭烏孫諸國皆逐水草皆有治所去長安八千六百三  
 此奪治所豈因逐水草逐無治地也徐說非  
 十里補注徐松曰當亦九千戶百口千七十勝兵三百三十四人  
 補注徐松曰小於前國後書云移支闕戶千餘口三千餘勝兵千  
 餘人其人猛勇敢戰以寇鈔爲事皆被擾隨逐水草不知田作



輔國侯將左右都尉譯長各一人補注徐松曰蒲類且彌傍天山左右當在今大小裕勒都斯地

西且彌國王治天山東于大谷師古曰且音子余反補注徐松曰西且彌國考云兩且彌在今呼圖壁去長安八千六百七十里

三十八人補注徐松曰西且彌侯左右將左右騎君各一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千四百八十七里

東且彌國魏志注先謙曰後書有傳又云東且彌為車師六國之一王治天山東兌虛谷去長安八千二百五十里

王治天山東兌虛谷去長安八千二百五十里補注徐松曰案後漢書東且彌去長安八千九百七十里

戶百九十一口千九百四十八補注徐松曰四勝兵五百七十二人

東且彌侯左右都尉各一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千五百八十七里補注徐松曰里數有誤約九百里

劫國補注先謙曰唐時仍為劫國見西域傳及通典西域圖考云劫國當今昌吉城之北劫與車師後城長都立師卑陸後國為北道再北之國今地

王治天山東丹渠谷去長安八千五百七十里補注徐松曰去陽關四千七十里

戶九十九口五百勝兵百一十五人補注徐松曰漢紀以

為小輔國侯都尉譯長各一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千四百八十七里補注徐松曰在卑陸之西則

狐胡國補注王念孫曰國名無上下二字同音者狐胡當依御覽四夷部十八所引作狐胡字之誤也狐胡則王說也

王治車師柳谷補注徐松曰柳谷在焉耆北

安八千二百里補注徐松曰去長安八千九百五十里

戶五十五口二百六十四勝兵四十五人補注徐松曰漢輔國侯左右都尉各一人西至都護治所千一百四十七里

至焉耆七百七十里補注徐松曰不言西者蒙上城六十五里唐書言百三十者謂

山國王去長安七千一百七十里師古曰常在山下居不為城治

將左右都尉譯長各一人西至尉犁二百四十里補注徐松曰去

西北至焉耆百六十里補注先謙曰西域圖考云當

二百六十里補注徐松曰墨山在尉犁東則東南與鄯善且未接

車師前國補注先謙曰後書有傳亦見晉書載記後魏傳稱

交河城補注沈欽韓曰在今吐魯番廣安城西二十里

王治交河城補注徐松曰交河城在焉耆北

去長安八千一百五十里補注徐松曰交河城

六千五百勝兵千八百六十五人補注徐松曰漢紀以焉耆

輔國侯安國侯左右將都尉歸漢都尉車師君通善君鄉



善君各一人師古曰鄉讀曰善補注徐松曰車師譯長二人西南

至都護治所千八百七里鳥補注徐松曰據此去都護當作千二百

三十至焉耆八百三十五里補注徐松曰亦蒙上西南為文以今

山改設臺站故遠也焉耆去柳中九百里蓋因自博羅關

焉耆國東去焉耆九百里先謙曰後書云前部南通焉耆北道

車師後王國補注錢大昭曰依前後例當作車師後國王先謙曰

彌卑陸蒲類移支焉耆師六國亦見魏志注稱後部西域國考云

今濟木陸地其古城在今保惠城北二十里亦名金滿城唐北庭

都護治也後城治務塗谷補注徐松曰後書云自高昌壁北庭

長國在其東北治務塗谷補注徐松曰後書云自高昌壁北庭

此言務塗谷蓋城在山中今濟木陸地北庭州浮圖即務塗之轉音

府遺址而城南十五里入山是今木陸地北庭州浮圖即務塗之轉音

安八千九百五十里補注徐松曰後書云去洛陽九千六百

五十里以此減之則去長戶五百九十五口四千七百七十四勝

安當作八千六百七十戶補注徐松曰益小於前國後書云領戶

兵千八百九十人補注徐松曰益小於前國後書云領戶

擊胡侯前漢九十六下

左右將補注徐松曰傳有右

左右將補注徐松曰傳有右

左右將補注徐松曰傳有右

左右將補注徐松曰傳有右

左右將補注徐松曰傳有右

左右將補注徐松曰傳有右

左右將補注徐松曰傳有右

左右將補注徐松曰傳有右

左右將補注徐松曰傳有右

左右將補注徐松曰傳有右

左右將補注徐松曰傳有右

傳漢使貳師將軍擊右賢王於天山匈奴大圍貳師不得脫漢

兵物故十六七繼以李陵敗降是漢兵不利也此漢爭車師者一

征和四年補注徐松曰當從武紀功遣重合侯馬通將四

萬騎擊匈奴補注徐松曰是時貳師出五原而匈奴成出西河此

過車師北補注徐松曰今巴復遣開陵侯將樓蘭尉犂危須凡六

國兵別擊車師勿令得遮重合侯諸國兵共圍車師車師王降服

臣屬漢補注徐松曰匈奴傳重合侯軍至天山匈奴使大將儼渠

侯別圍車師盡得其王民眾而昭帝時匈奴復使四千騎田車師

選此漢爭車師者二漢得車師而昭帝時匈奴復使四千騎田車師

宣帝即位遣五將將兵擊匈奴補注徐松曰武帝時匈奴復使四千騎田車師

為蒲類將軍雲中太守田順為武將軍及度遼將軍趙充國

前將軍韓增凡五將也補注徐松曰武帝時匈奴復使四千騎田車師

師田者驚去車師復通於漢補注徐松曰武帝時匈奴復使四千騎田車師

太子軍宿欲曰為質軍宿焉耆外孫不欲質匈奴亡走焉耆車師

王更立子烏貴為太子及烏貴立為王與匈奴結婚姻教匈奴遮

漢道通烏孫者補注徐松曰此本始三年地節二年漢遣侍郎鄭

吉校尉司馬嘉師古曰嘉音許吏反補注徐松曰鄭吉傳

罪人補注徐松曰胡注云田渠犂犂穀欲曰攻車師至秋收穀

徐松曰據傳此為地節二年吉憲發城郭諸國兵萬餘人自與所

將田士千五百人補注徐松曰下言三共擊車師攻交河城破之

王尚在其北石城中補注徐松曰隋書高昌北有赤石山山北七

亦有石城是知非城名鄭吉傳未得會軍食盡吉等且罷兵歸渠

犂田秋收畢補注徐松曰官復發兵攻車師王於石城王聞漢兵

且至北走匈奴求救匈奴未為發兵王來還與貴人蘇猶議欲降

漢恐不見信蘇猶教王擊匈奴邊國小蒲類補注徐松曰匈奴傳

蘇最大國然則神小干為小國矣諸小王亦稱諸侯斬首略其人

匈奴傳言匈奴西邊諸侯是也匈奴有東蒲類王斬首略其人

民曰降吉車師旁小金附國補注徐松曰今吐隨漢軍後盜車師



車師王復自請擊破金附匈奴聞車師降漢發兵攻車師吉憲引  
 兵北逢之補注徐松曰匈奴傳勒兵匈奴不敢前吉憲即留一候  
 所請軍候與卒二十人留守王補注徐松曰留守石吉等引兵  
 歸渠犂車師王恐匈奴兵復至而見殺也迺輕騎奔烏孫吉即迎  
 其妻子置渠犂補注徐松曰東奏事蓋奏車師之捷至酒泉有詔  
 還田渠犂及車師益積穀已安西國侵匈奴補注徐松曰吉行至  
 吉傳推之吉還衛司馬使護南道當在吉還傳送車師王妻子詣  
 此時所謂安西國者即令其護南道  
 長安賞賜甚厚每朝會四夷常尊顯補注徐松曰此非示之  
 是吉始使吏卒三百人別田車師補注徐松曰別使吏卒之在渠  
 節三年西域城郭共擊匈奴取車師國得其王及人眾而去單于  
 復以車師王昆弟兜莫為車師王收其餘民東徙不敢居故地而  
 漢益遣屯士分田車師地以資之即此傳二年事得降者言補注  
 也此漢爭車師者四車師復降漢田車師始此  
 日自此以下據通單于大臣皆曰車師地肥美補注徐松曰前國  
 靈為元康二年事

暖宜近匈奴使漢得之多田積穀必害人國不可不爭也果遣騎  
 來擊田者吉迺與校尉補注徐松曰此校尉即司盡將渠犂田士  
 千五百人往田補注徐松曰通鑑作吉將渠犂田卒七千餘人即  
 得言田卒少也匈奴復益遣騎來漢田卒少不能當保車師城中  
 蓋交河城補注徐松曰左大將即其城下謂吉曰補注徐松曰單于必  
 爭此地不可田也圍城數日迺解補注徐松曰與各六千騎與左大將再  
 擊漢之田車師補注徐松曰後常數千騎往來守車師吉上書言車師去渠犂  
 千餘里補注徐松曰前國去烏壘千二百開呂河山補注徐松曰開  
 東川山謂敦堯山沙山鐵關谷北近匈奴漢兵在渠犂者執不能  
 相救願益田卒公卿議曰為道遠煩費可且罷車師田者補注徐  
 相傳元康中匈奴遣兵擊漢屯田車師者不能下上與後將軍趙  
 充國等議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其右地使不敢復擾西域相上  
 詳議乃可上從相言而止公卿者魏相也詔遣長羅侯補注徐

也將張掖酒泉騎出車師北千餘里揚威武車師旁胡騎引去補  
 宋祁曰清化本作引兵去吉迺得出歸渠犂凡三校尉屯田車師  
 王之走烏孫也補注徐松曰王上烏孫留不遣遣使上書願留車  
 師王備國有急可從西道補注徐松曰擊匈奴漢許之匈奴怨諸國共擊車  
 師道左右大將各萬餘騎屯田右地欲補注徐松曰據下傳蓋殺徙車師太子軍  
 宿在焉耆者立曰為王補注徐松曰匈奴所立兜莫而立軍宿盡徙車師國民  
 令居渠犂遂以車師故地與匈奴補注徐松曰王得近漢田官與匈奴絕  
 亦安樂親漢補注徐松曰漢得其民匈奴得其地後漢使侍郎殷廣德責  
 烏孫補注徐松曰責求車師王烏孫貴將詣闕補注徐松曰烏孫遣其  
 賜第與其妻子居補注徐松曰漢求車師王耳烏孫貴將反詣闕  
 妻子詣長安今漢復責烏孫求車師王故賜車師王弟使與妻子  
 居耳又當云烏孫遣其貴人將詣闕錢大昕曰烏孫貴者車師王之  
 名是時車師已別立王故稱其前王名以別之當以求車師王烏  
 賈六字為句將詣闕三字為句刊本誤衍孫字不能校正曲為

之說劉知其未安乃謂當云烏孫遣其貴人將詣闕亦非也徐松  
 日將詣闕猶難言將詣闕者謂京師此傳亦言捕樓蘭王將詣闕則  
 壽昌日此亦如上傳都護治烏壘城宋監本作烏壘孫城行一孫  
 字也通鑑云元康四年車師王烏賈詣闕是通鑑已正此誤則去  
 孫字矣錢駁正良是歲元康四年也其後置戊己校尉屯田居車  
 師故地補注徐松曰通鑑注元康二年以車師地與匈奴今匈奴  
 於此元始中車師後王國有新道出五船北通玉門關往來差近  
 時也補注徐松曰道近而易行今小南道有五船也戊己校尉徐普  
 各半里許頂上平而首尾截立或謂是五船也  
 欲開曰省道里半避白龍堆之阨補注徐松曰今哈密至吐魯番  
 邊也新道避之又省道車師後王姑句補注徐松曰匈奴傳作姑  
 道當為注置補注徐松曰注者支柱也言有所置立而支柱於已故心  
 者或不曉曰注為梁柱之柱及音竹具反其字從手而讀之  
 補注徐松曰道當為注置者新道出車師後王國則漢使往來後  
 王主為之供億故心不便也注置猶言儲侍宋祁曰案通典道下  
 有通字徐松曰釋言指柱也說文作指柱注置即指柱置焉措之  
 假借字耳先謙曰本書從木從手之字通作柱心不便也又頗  
 柱皆可特不應失解耳官本注又下無音字



與匈奴南將軍地接補注徐松曰在匈奴南故與南將軍地接普欲分明其界然後奏

之召姑句使證之不肯繫之補注徐松曰官本繫於校尉姑句數已牛

羊昧吏補注徐松曰說文昧以財物枉法相謝也呂刑五過之疵

求不得姑句家矛端生火其妻股紫補注徐松曰音子侯反謂姑句曰

蓋往告之補注徐松曰矛端生火此兵氣也補注徐松曰開元占經引地鏡

者憂兵傷補注徐松曰日刀劍無故自拔出及光有聲

君有血汚補注徐松曰王莽傳始建國元年秋遣五威將王奇等

此後書云自敦煌西出玉門陽關涉鄯善北通伊吾千餘里白伊

吾北通車師前部高昌壁千二百里自高昌壁北通後部金滿城

五百里此西域之門戶也故戊己校尉更互屯焉案拓入匈奴補注

魏時開西域傳高昌國者漢車師前王庭漢武帝遣兵西討

徐松曰隋書西域傳高昌國者漢車師前王庭漢武帝遣兵西討

師旅頗弊其中尤困者因存焉其地有漢時高昌壁案元歐陽圭

齋高昌侯氏家傳云高昌者今哈刺和刺也其地有漢山也所

之音近和昌之音近緯遂為和緯也哈刺和刺黑也其地有黑山也所

言高昌最詳今名哈喇和卓漢東河城東二十里為今吐魯番廣

安城廣安城又東六十里為哈喇和卓即後漢之柳中由此北入

山為後部東又去胡來王唐兜補注錢大昭曰姑羌國比大種赤

出即匈奴境又去胡來王唐兜補注錢大昭曰姑羌國比大種赤

水羌補注徐松曰比近也音頻寢反補注徐松曰後書西羌傳羌爰劍

北參狼種在武都麓牛種在越嶲白馬種在廣漢又有五十二種

入十九種舊唐書太宗紀副總管薛萬均薛萬徹破吐谷渾於赤

源數相寇不勝告急都護都護但欽不巳時救助補注徐松曰帝

幼則事在唐兜困急怨欽東守玉門關補注徐松曰守猶玉門關

元始中唐兜困急怨欽東守玉門關補注徐松曰守猶玉門關

不內即將妻子人民千餘人亡降匈奴受之而遣使上書言

狀是時新都侯王莽秉政遣中郎將王昌等使匈奴告單于西域

內屬不當得受單于謝罪執二王已付使者補注徐松曰詳匈奴

莽使中郎王萌補注徐松曰匈奴傳字待西域惡都奴界上蓬受

日蓬受謂先至待之蓬見即受取也補注徐松曰息夫躬傳願助

戊己校尉保惡都奴之界匈奴傳注惡都奴西域之谷名先謙曰

蓬受猶迎受說詳匈奴傳也單于遣使送補注徐松曰匈奴因請其

大自陳兵斬姑句唐兜示之至莽篡位建國二年補注徐松曰

以示威補注徐松曰王莽傳始建國二年當作始建國

已廣新公甄豐為右伯補注徐松曰王莽傳始建國二年當作始建國

伯當出西域補注徐松曰王莽傳始建國二年當作始建國

將股鞮左將尸泥支謀曰補注徐松曰音丁奚反聞甄公為西域太伯當出

伯尊之之辭補注徐松曰王莽傳始建國元年秋遣五威將王奇等

五威將過補注徐松曰王莽傳始建國元年秋遣五威將王奇等

其王馬侯北出補注徐松曰王莽傳始建國元年秋遣五威將王奇等

師古曰不欲亡入匈奴戊己校尉刀護聞之補注徐松曰刀音彫補注

副所求也補注徐松曰刀護聞之先謙曰官本刀作才

召置離驗問補注徐松曰置上辭服乃械致都護但欽在所將妻

城當即後書班超傳所請陳曉故城所猶處也補注徐松曰置離人民知其

不遠皆哭而送之至欽則斬置離置離兄輔國侯狐蘭支將置離

眾二千餘人驅畜產舉國亡降匈奴補注徐松曰置離一國之眾也是時莽易單于

置單于恨怒遂受狐蘭支降遣兵與共寇擊車師殺後城長傷都

護司馬補注徐松曰言都護司馬以別於及狐蘭兵復還入匈奴

補注徐松曰後城長國在後國西故兵還匈奴當補注徐松曰置離

經車師前國之北先謙曰狐蘭下疑更有支字補注徐松曰置離

護病遣史陳良屯相且谷備匈奴寇補注徐松曰置離

徐松曰劉昭百官志戊己校尉有丞無史據此傳是有史二人案

漢制護烏桓校尉有擁節長史二人護羌校尉有擁節長史一人

此戊己校尉不言長史者護烏桓護羌二校尉秩皆比二千石其

屬得置六百石之長史西域官惟都護與副校尉為比二千石戊

己校尉為長史則此二史者或戊己之副非其屬官也司馬丞韓

玄領諸壁右曲候任商領諸壁補注徐松曰置離

或丞兼攝司馬也劉昭百官志大將軍營五部部下曲有軍候

一人比六百石其餘將軍亦有部曲右曲候右部之曲候說文壁

一處故互文言之領諸壁置即所謂總知營事補注徐松曰置離

諸國頗背叛補注徐松曰置離

大侵要死可殺校尉將人眾降匈奴補注徐松曰置離

耳可降匈奴補注徐松曰置離

耳可降匈奴補注徐松曰置離



一妙反補注徐松曰要即將數千騎至校尉府齋諸亭令燔積薪  
 死匈奴傳作恐非死也補注徐松曰亭置糞  
 師古曰示為漢火也補注徐松曰亭置糞  
 之地即傳所謂亭棧為漢火者假為寇至  
 騎來入吏士皆持兵後者斬得三百四人  
 日官本作去校尉府數里止晨火難  
 三四百人  
 門擊鼓收吏士  
 子男四人諸昆昆弟子男  
 留置不止留戊己校尉城  
 殺而後書言何奴車師共圍戊己校尉城  
 明蓋蓋前漢校尉城去交河城不遠後漢因之建初元年段彭解  
 再定西域復置戊己校尉乃移治高昌壁耳  
 軍相聞南將軍相聞南將軍益屬南將軍王南將軍呂二千  
 騎迎良等良等盡脅略戊己校尉吏士男女二千餘人入匈奴單  
 于呂良帶為烏賁都尉師古曰賁音奔補注徐松曰匈奴傳玄商  
 零吾水上田故淮以良帶二人為都尉匈奴傳單于號良帶曰  
 烏桓都將軍是為都尉官而龍以將軍之號王莽傳始建國二年  
 十一月立國將軍建泰西域將欽上言九月辛巳戊己校尉史陳  
 良終帶共賊殺校尉才護功略吏士自解廢漢大將軍亡入匈奴  
 孫建欽也後三歲單于死匈奴傳立二十一歲建國五年死弟  
 烏察單于咸立師古曰索音力追反復與莽和親莽遣使者多齎金幣賂單  
 于購求陳良終帶等單于盡收四人及手殺刀護者芝音妻子呂  
 下二十七人皆械檻車付使者到長安莽皆燒殺之其後莽復欺  
 詐單于和親遂絕補注徐松曰欺詐謂前給匈奴大擊北邊而西  
 域亦瓦解焉者國近匈奴先叛殺都護但欽莽不能討補注徐松  
 事在始建天鳳二年補注先謙曰酒遣五威將王駿補注徐松曰  
 國五年西域都護李崇補注徐松曰將戊己校尉補注徐松曰出西  
 域諸國皆郊迎送兵穀補注徐松曰將莎車龜茲兵是焉者詐降而聚兵  
 自備駿等將莎車龜茲兵七千餘人分為數部入焉者焉者伏兵

要遮駿及姑墨尉犁危須國兵為反間還其襲擊駿等皆殺之唯  
 戊己校尉郭欽別將兵後至焉者焉者兵未還欽擊殺其老弱引  
 兵還莽封欽為劉胡子鄧展曰劉音彰師古曰劉絕也音子小反  
 傳作劉徐松曰說文劉絕也又引夏書曰天用劉絕其命蓋作劉  
 者尚書正字衛包改劉作劉絕也又引夏書曰天用劉絕其命蓋作劉  
 廢矣王莽傳將遣大司空征伐劉絕之矣猶存古字莽李崇收餘  
 拜欽為填外將軍又封佐帥何封劉絕之矣猶存古字莽李崇收餘  
 士還保龜茲補注徐松曰大國故依以重龜茲數年補注徐松曰自天鳳  
 兵誅莽死崇遂沒西域因絕最補注徐松曰漢書衛霍傳後有  
 凡八年莽死崇遂沒西域因絕最補注徐松曰漢書衛霍傳後有  
 也謂操舉其數最凡猶都凡凡國五十補注徐松曰君名者二十二  
 耳若訓最為凡則不可通凡國五十補注徐松曰君名者二十二  
 日五國故自譯長補注徐松曰城長補注徐松曰君名者二十二  
 人監補注徐松曰吏補注徐松曰大祿補注徐松曰君名者二十二  
 千長補注徐松曰都尉補注徐松曰且渠補注徐松曰當戶補注徐松曰  
 無傳將相至侯王補注徐松曰人侯四十八人王七人相皆佩漢印綬凡三  
 百七十六人補注徐松曰前漢九十六下補注徐松曰西域諸國佩中國印  
 者其數益懸百長而康居大月氏安息罽賓烏弋之屬皆已絕遠  
 當戶皆在匈奴傳而康居大月氏安息罽賓烏弋之屬皆已絕遠  
 不在數中其來貢獻則相與報補注徐松曰若康居貢獻則送其使  
 不督錄總領也補注徐松曰漢紀武帝篇全錄孝武之世圖制匈奴患其兼  
 贊曰補注徐松曰漢紀武帝篇全錄孝武之世圖制匈奴患其兼  
 從西國結黨南羌補注徐松曰師古曰圖謀也迺表河曲補注徐松曰為西字之誤也武帝  
 所開四郡皆在河西故云表河曲補注徐松曰為西字之誤也武帝  
 上郡朔方西河河西開田官斥塞卒六十萬人戍田之霍去病傳  
 云開河西酒泉之地後漢書西羌傳云武開河西列置四郡皆其  
 證四郡非在河曲中不得言表河曲也漢紀孝武紀作河曲乃後  
 人以誤本漢書改之通典邊防八御列西郡補注徐松曰錢大昭曰漢書  
 是也四郡武威開玉門通西域已斷匈奴右臂補注徐松曰漢書  
 酒泉張掖敦煌開玉門通西域已斷匈奴右臂補注徐松曰漢書  
 奴右臂劉歆上議以武帝立五屬國起朔方伐朝鮮起元隔絕南  
 羌樂浪以斷匈奴左臂班超傳注云南面以西域為藩南  
 羌月氏單于失援由是遠遁而幕南無王庭補注徐松曰漢書







序師古曰禹貢之辭也序次也補注徐松禹既就而序之非上威服致其貢物也引補注徐松曰魏書西域傳序西域諸國各有君長

兵眾分弱無所統一雖屬匈奴不相親附匈奴能得其馬畜旃罽而不能統率與之進退與漢隔絕道里又遠得之不為益棄之不

為損盛德在我無取於彼故自建武已來西域思漢威德咸樂內屬唯其小邑鄯善車師界迫匈奴尚為所拘而其大國莎車于闐

之屬數遣使置質于漢願請屬都護聖上遠覽古今補注周壽昌武也與藝文志稱武因時之宜羈縻不絕辭而未許後書西域傳

帝同通考引作聖人因時之宜羈縻不絕辭而未許後書西域傳匈奴單于因王莽之亂略西域唯莎車王延最強不肯附屬建

武十四年莎車王賢與鄯善王安並遣使詣闕貢獻十七年賢復遣使奉獻請都護二十一年車師前王鄯善馬者等十八國俱遣

子入侍願得都護天子以中國初定北邊未服皆還其侍子通考引作聖人雖大禹之序西戎周公之讓白雉太宗之卻走馬義兼

遠鑑古今雖大禹之序西戎周公之讓白雉太宗之卻走馬義兼之矣亦何已尚茲師古曰西戎即序說以前昔周公相成王越

加焉則君子不獲其質政不施焉則君子不臣其遠吾何以獲此物也譯曰吾受命國之黃帝曰久矣天之無烈風雨雷也意中國

有聖人乎蓋往朝之然後歸之王稱先王之無所致以薦宗廟太宗漢文帝也卻走馬謂有人獻千里馬不受還之賜道路費也老

子德經曰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獻千里馬不受還之賜道路費也老於建武八年明帝永平五年始請校書郎修漢書至建初乃成是

作書正當明帝章帝時而此贊稱光武為聖上者蓋叔皮之辭孟堅因而不改考叔皮卒於建武三十年西域貢獻請都護在十四

也先謙曰官本注說下以作已至作成

西域傳第六十六下

漢書九十六

外戚傳第六十七上

漢書九十七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王先謙補注

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師古曰繼體謂嗣位也守文言遵成法不用武功也非獨

內德茂也蓋亦有外戚之助焉夏之興也曰塗山師古曰禹娶塗山氏之女也美於色

也而桀之放也用末喜師古曰末喜桀之妃有施氏女也美於色也

也而桀之放也用末喜師古曰末喜桀之妃有施氏女也美於色也

也而桀之放也用末喜師古曰末喜桀之妃有施氏女也美於色也

也而桀之放也用末喜師古曰末喜桀之妃有施氏女也美於色也

也而桀之放也用末喜師古曰末喜桀之妃有施氏女也美於色也

也而桀之放也用末喜師古曰末喜桀之妃有施氏女也美於色也

也而桀之放也用末喜師古曰末喜桀之妃有施氏女也美於色也

也而桀之放也用末喜師古曰末喜桀之妃有施氏女也美於色也

也而桀之放也用末喜師古曰末喜桀之妃有施氏女也美於色也

也而桀之放也用末喜師古曰末喜桀之妃有施氏女也美於色也

也而桀之放也用末喜師古曰末喜桀之妃有施氏女也美於色也

也而桀之放也用末喜師古曰末喜桀之妃有施氏女也美於色也

也而桀之放也用末喜師古曰末喜桀之妃有施氏女也美於色也

也而桀之放也用末喜師古曰末喜桀之妃有施氏女也美於色也

也而桀之放也用末喜師古曰末喜桀之妃有施氏女也美於色也

也而桀之放也用末喜師古曰末喜桀之妃有施氏女也美於色也

也而桀之放也用末喜師古曰末喜桀之妃有施氏女也美於色也

也而桀之放也用末喜師古曰末喜桀之妃有施氏女也美於色也

也而桀之放也用末喜師古曰末喜桀之妃有施氏女也美於色也

能成子姓

太任太姒師古曰姜嫄有邠氏之女帝嚳之妃也履大人迹而生

而幽王之禽也淫衰姒師古曰周幽王之妃也履大人迹而生

首關雎師古曰雎亦始書美釐釐降師古曰釐降二女于釐理也

已二女妻之師古曰釐理也

降下二女師古曰釐理也

逆女不書師古曰釐理也

大倫也師古曰釐理也

和陰陽之變萬物之統也可不慎與師古曰釐理也

何師古曰未無也論語載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又稱子路

注先謙曰上及此注二甚哉妃匹之愛君不能得之臣父不能得

之子況卑下乎師古曰言雖君父之尊不能奪其所好而移其本

必不取也師古曰言雖君父之尊不能奪其所好而移其本

母取也師古曰言雖君父之尊不能奪其所好而移其本

能成子姓師古曰言雖君父之尊不能奪其所好而移其本







曰春薄寡常與死為伍師古曰與死相離三千里當誰使告女師古曰女讀曰汝太后聞之大怒曰乃欲倚女子邪師古曰乃亦汝乃召趙王此下皆同誅之補注王念孫曰案誅之上有欲字而今本脫之則文義不明此時趙王尚未至不得違言誅之也御覽皇親部二引此正漢紀同使者三反師古曰反還也趙相周昌不遣太后召趙相相徵至長安使人復召趙王王來惠帝慈仁知太后怒自迎趙王霸上入宮挾與起居飲食數月帝晨出射趙王不能蚤起太后伺其獨居使人持鳩飲之遲帝還趙王死師古曰遲音直太后遂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熏耳飲瘡藥師古曰去其眼精以藥熏耳令也飲音於禁反使居鞠域中師古曰鞠域如鞠之域謂窟室也瘡音於今反名曰人彘居數月迺召惠帝視人彘帝視而問知其戚夫人迺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使人請太后曰此非人所為臣為太后子終不能復治天下師古曰令太后視曰此日飲為淫樂不聽政七年而崩太后發喪哭而泣不下師古曰泣謂淚也留侯子張辟疆為侍中年十五補注沈欽韓曰法言重黎篇或問甘羅之悟呂不韋張辟疆之覺平勃皆以十二齡恐彼連甘羅而誤史記呂后紀亦云年謂丞相陳平曰太后獨有帝今哭而不悲君知其解未古十五謂丞相陳平曰太后獨有帝今哭而不悲君知其解未古師古曰說其意陳平曰何解辟疆曰帝無壯子太后畏君等今請拜呂台呂產為將將兵居南北軍及諸呂皆官居中用事如此則太后心安君等幸脫禍矣師古曰脫免也補注先謙丞相如辟疆計請之太后說其哭迺哀師古曰悅呂氏權由此起迺立孝惠後宮子為帝太后臨朝稱制復殺高祖子趙幽王友共王恢師古曰共及燕靈王建補注周壽昌曰何煌校本無靈字建下多一子字云宋傳同是建未為后殺惟傳云王薨有美人遂立周呂侯子台為呂子太后使人殺之絕後是宜作建子也師古曰台王音土來反台弟產為梁王建城侯釋之子祿為趙王補注先謙台子通為燕王又封諸呂凡六人皆為列侯追尊父呂公為呂

宣王兄周呂侯為悼武王太后持天下八年病大禍而崩語在五行志病困呂趙王祿為上將軍居北軍梁王產為相國居南軍戒產祿曰高祖與大臣約非劉氏王者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大臣不平我即崩恐其為變必據兵衛宮慎毋送喪為人所制太后崩太尉周勃丞相陳平朱虛侯劉章等共誅產祿悉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而迎立代王是為孝文皇帝

孝惠張皇后宣平侯敖尚帝姊魯元公主有女補注王念孫曰案字則上下文義不貫師古曰魯元公主有女今本脫女也敖三敖三字又皇親部十一人部百惠帝即位呂太后欲為重親補注周壽昌曰張后為帝姊以公主女配帝為皇后欲其生子萬方終無子迺使陽為有身取後宮美人子名之師古曰名殺其母立所名子為太子惠帝崩太子立為帝四年迺自知非皇后子補注周自知非后子其不云非帝子可知上呂后傳云乃立孝惠後宮子為帝亦明言為惠帝子也先謙曰官本太子作所則從下出字斷句南監本同凌本出言曰太后安能殺吾母而名我壯即為所為師古曰為其所為謂所生之母也並音于偽反補注陳景雲曰壯後當為其所為意欲報復也尋下文語自明王念孫曰兩為字皆讀平聲為其所為謂為變也為變者殺呂后以報母仇也故下文云太后恐其所為亂史記作我壯即為變尤其明證矣若讀為為法說也則通傳爭欲為陛下所為語意類此師古曰太后聞而患之恐其作亂迺幽之永巷言帝病甚左右莫得見太后下詔廢之語在高后紀遂幽死更立恆山王弘為皇帝而呂祿女為皇后欲連根固本牢甚師古曰然而無益也呂太后崩大臣正之卒滅呂氏少帝恆山淮南濟川王皆呂非孝惠子誅補注何焯曰前所立者帝恆山即恆山王一人也師古曰置雷錢大昕曰淮南當作淮陽獨置孝惠皇后廢處北宮師古曰置雷之北宮孝文後元年薨葬安陵不起墳

高祖薄姬文帝母也父吳人秦時與故魏王宗女魏媼通補注周

1. 270 冊 續修四庫全書 4 卷 111







樹用爲符信上書自陳皇后言帝召見問之具言其故果是復問其所識師古曰識記也音式志反補注先謙曰姊去我西時與我決傳舍中句沐沐我已飯我乃去訖又飯食之也飯音扶晚反於是寶皇后持之而泣侍御左右皆悲迺厚賜之家於長安絳侯灌將軍等曰吾屬不死命乃且縣此兩人師古曰恐其後擅權此兩人所出微不可不爲擇師傅又復放呂氏大事也師古曰放於是選長者之有節行者與居寶長君少君由此爲退讓君子不敢曰富貴驕人寶皇后疾失明文帝幸邯鄲慎夫人尹姬皆無子文帝崩景帝立皇后爲皇太后乃封廣國爲章武侯長君先死封其子彭祖爲南皮侯吳楚反時太后從昆弟子寶嬰俠喜士師古曰喜作俠音許夾反爲大將軍破吳楚封魏其侯寶氏侯者凡三人寶太后好黃帝老子言景帝及諸寶不得不讀老子尊其術太后

**後景帝六歲凡立五十一年元光六年崩**師古曰武紀建元六年景帝六歲是也而以建元爲元光則建元六年即元光六年也而云五十一再三垂謬皆是此傳誤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建元六年合葬霸陵遺詔盡曰東宮金錢財物賜長公主嫖師古曰東居補注先謙曰長公主主事詳東方朔傳至武帝時魏其侯寶嬰爲丞相後誅

**孝景薄皇后孝文薄太后家女也景帝爲太子時薄太后取曰爲太子妃景帝立立薄妃爲皇后無子無寵立六年薄太后崩皇后廢廢後四年薨葬長安城東平望亭南**

**孝景王皇后武帝母也父王仲槐里人也母臧兒故燕王臧荼孫也爲仲妻生男信與兩女而仲死臧兒更嫁爲長陵田氏婦生男蚡勝臧兒長女嫁爲金王孫婦生一女矣而臧兒卜筮曰兩女當貴欲倚兩女師古曰冀其貴而倚之得尊寵也倚音於綺反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因欲倚兩女索隱漢書作倚是所見本與顏同先謙案高紀呂嬃怒呂公曰公始常欲倚此女與貴人本傳霍顯謂適于衍曰將軍素愛小女戚君欲倚貴之句例皆**

與此同班氏非不知文義者無緣改奇奪金氏金氏怒不肯與決補注周壽昌曰言奪諸金氏金氏怒而不肯也決別也蘇武傳與武決去顏注決別也又因與武決注同寶后傳姊去我西時與我決傳舍中元后傳共辭乃內太子宮太子幸愛之生三女一男男王去上與相對泣而決乃內太子宮太子幸愛之生三女一男男方在身時王夫人夢曰入其懷曰告太子太子曰此貴徵也補注韓曰漢武內傳未生之時景帝夢一赤彘從雲中下直入崇芳閣景帝覺而坐閣下果有赤龍如霧來蔽戶閣宮內嬖御望閣下有丹霞蔚蔚而起霞滅見赤龍盤迴棟閣景帝使王夫人移居崇芳閣改爲倚蘭殿句餘景帝夢神女捧日以授王夫人夫人吞之十月四月而生武帝御覽八十八漢武故事曰景帝又夢見高祖謂己曰王美人四子可名爲彘及生男曰因名之焉年七歲爲太子上曰彘者微也未生而文帝崩景帝即位王夫人生男是時薄皇后因改曰微也未生而文帝崩景帝即位王夫人生男是時薄皇后無子後數歲景帝立齊栗姬男爲太子而王夫人男爲膠東王長公主嫖有女欲與太子爲妃栗姬妒而景帝諸美人皆因長公主見得貴幸栗姬日怨怒謝長主不許長主欲與王夫人王夫人許之會薄皇后廢長公主日譜栗姬短補注先謙曰史記主言栗姬與諸夫人幸姬會常使侍者

**前漢九十七上**

祝唾其背挾邪媚之景帝嘗屬諸姬子師古曰諸姬子諸姬所生之道景帝以故望之景帝嘗屬諸姬子師古曰諸姬子諸姬所生之道景帝以故望之曰吾百歲後善視之栗姬怒不肯應言不遜景帝心銜之而未發也長公主日譽王夫人男之美帝亦自賢之又耳聾者所夢日符師古曰耳常聽聞而計未有所定王夫人又陰使人趣大臣立栗姬爲皇后師古曰趣大行奏事補注先謙曰百官表典客景帝中尚不稱大行此文曰子以母貴母以子貴補注周壽昌曰本春秋從後追言之文曰子以母貴母以子貴補注周壽昌曰本春秋決事故大行此文曰子以母貴母以子貴補注周壽昌曰本春秋行引之今太子母號宜爲皇后帝怒曰是乃所當言邪師古曰言此非汝遂案誅大行而廢太子爲臨江王栗姬愈恚不得見以憂死卒立王夫人爲皇后師古曰卒終也男爲太子封皇后兄信爲蓋侯初皇后始入太子家後女弟兒姁亦復入師古曰姁音許于反同生四男兒姁早卒四子皆爲王師古曰謂廣川惠王越膠東康王寄清河哀王乘常山惠王舜皇后長女爲平陽公主次南宮公主次隆慮公主師古曰隆慮音慮皇后立



九年景帝崩武帝即位為皇太后尊太后母臧兒為平原君封田  
蚡為武安侯勝為周陽侯王氏田氏侯者凡三人蓋侯信好酒田  
蚡勝貪巧於文辭蚡至丞相追尊王仲為共侯師古曰共槐里起  
團邑二百家長丞奉守及平原君薨從田氏葬長陵亦置團邑如  
共侯法初皇太后微時所謂金王孫生女俗在民間蓋諱之也師古曰  
日言隨流俗而在閭巷未顯貴補注錢大昕曰子謂俗蓋金氏女  
之名先謙曰錢說是也補注外戚世家後云皇太后在民間時所  
生子女者集解引徐廣云名俗顏自誤訓耳官本謂作武帝始立  
為南監本同古字本通此謂乃借字王孫金氏子名武帝始立  
韓嫣白之師古曰帝曰何為不蚤言乃車駕自往迎之其家在長  
陵小市直至其門使左右入求之家人驚恐女逃匿補注王念孫  
下二字而今本脫之御覽封建部五引此正作女扶將出拜補注  
逃匿下續史記外戚世家亦云女亡匿內中牀下扶將出拜補注  
沈欽韓曰說文將扶也集韻或作擲通作將帝下車立曰補注  
古詩多用扶將字孔雀東南飛木蘭詩皆是帝下車立曰補注  
當為泣字之誤也補注東漢書武帝下車泣曰大姊何大姊何  
藏之深也補注前漢九十七上載至長樂宮與俱謁太后太后垂涕女  
亦悲泣帝奉酒前為壽錢千萬奴婢三百人公田百頃甲第以賜  
姊太后謝曰為帝費因賜湯沐邑號修成君男女各一人女嫁諸  
侯補注先謙曰集解引徐廣男號修成子仲補注周壽昌曰後為  
者見酷以太后故橫於京師師古曰橫太后凡立二十五年後景  
帝十五歲元朔三年崩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史記合葬陽陵  
孝武陳皇后長公主嫖女也會祖父陳嬰與項羽俱起補注先謙  
傳後歸漢為堂邑侯傳子至孫午午尚長公主生女初武帝得立  
為太子長主有力取主女為妃補注沈欽韓曰御覽八十八漢武  
欲得婦否膠東王曰欲得婦問曰阿嬌好否於及帝即位立為皇  
是笑對曰若得阿嬌作婦當作金屋貯之也補注陳皇后求  
后擅寵驕貴十餘年而無子補注先謙曰九千萬然竟無子補注  
衛子夫得幸幾死者數焉師古曰幾音鉅依反數音所角反補注

執囚衛青欲殺之師古曰衛青欲殺之師古曰上愈怒后又挾婦人媚道補注沈欽韓曰周官內  
之亦因于夫也師古曰上愈怒后又挾婦人媚道補注沈欽韓曰周官內  
媚道賈氏云鄭舉漢法證經列女傳夏姬美頗覺元光五年上遂  
好無匹內挾伎術蓋老而復壯者三此類也師古曰頗覺元光五年上遂  
窮治之女子楚服等坐為皇后巫蠱祠祭祝詛大逆無道相連及  
誅者三百餘人楚服梟首於市使有司賜皇后策曰皇后失序惑  
於巫祝師古曰師古曰言失德也師古曰不可以承天命其上璽綬罷居長門  
宮補注沈欽韓曰文選長門賦序陳皇后在長門宮愁悶悲思聞  
酒而相如為文以悟主上陳皇后復得親幸案未云明年堂邑侯  
復得親幸者著述之體皆著其效驗說苑國策皆然師古曰明年堂邑侯  
午薨主男須嗣侯補注師古曰須嗣侯補注師古曰須嗣侯補注  
十餘年主薨須坐淫亂兄弟爭財當死自殺國除後數年廢后乃  
薨葬霸陵郎官亭東補注沈欽韓曰水經注補注沈欽韓曰水經注補注  
孝武衛皇后字子夫生微也其家號曰衛氏補注先謙曰衛青傳  
陽侯家與侯妾衛媼出平陽侯邑補注先謙曰衛青傳補注  
通生青故冒衛氏補注先謙曰衛青傳補注先謙曰衛青傳補注  
者師古曰齊歌曰武帝即位數年無子平陽主求良家女十餘人  
飾置家帝被霸上孟康曰武帝即位數年無子平陽主求良家女十餘人  
陽主主見所侍美人師古曰武帝即位數年無子平陽主求良家女十餘人  
帝不說既飲謳者進帝獨說子夫師古曰武帝即位數年無子平陽主求良家女十餘人  
衣師古曰武帝即位數年無子平陽主求良家女十餘人  
向衣宮官皆令有崇德殿大監尚衣尚食大監並銀章艾綬晉謂  
五尚之衣指此先謙曰官本無如晉二注及二說皆非也五字南  
監本軒中得幸師古曰武帝即位數年無子平陽主求良家女十餘人  
同軒中得幸師古曰武帝即位數年無子平陽主求良家女十餘人  
帝方宴飲時上車更衣者乎周壽昌曰史丹傳天子自臨軒補注  
軒蓋榻也凡殿堂前楹特起曲榭無中梁者天子不御正座而  
御平臺曰臨軒左思魏都賦周還坐驪甚賜平陽主金千斤主因  
軒中天此軒中主第旁室中也師古曰武帝即位數年無子平陽主求良家女十餘人  
奏子夫送入宮子夫上車主拊其背曰行矣師古曰武帝即位數年無子平陽主求良家女十餘人  
強飯勉之師古曰武帝即位數年無子平陽主求良家女十餘人  
帝擇宮人不中用者斥出之子夫得見涕泣請出上憐之復幸遂



有身尊寵召其兄衛長君弟青侍中而子夫生三女元朔元年生男據遂立為皇后先是衛長君死乃以青為將軍擊匈奴有功封長平侯青三子皆襁褓中補注先謙曰官本皆皆為列侯及皇后姊子霍去病亦以軍功為冠軍侯至大司馬票騎將軍青為大司馬大將軍衛氏支屬侯者五人補注先謙曰補補史記云天下歌衛天子夫青還尚平陽主補注先謙曰詳青傳皇后立七年而男立為太子後色衰趙之王夫人中山李夫人有寵皆蚤卒後有尹婕妤鈞弋夫人更幸師古曰更互也音工衛反補注先謙曰補補史記云尹夫願望見邢夫人帝許之師古曰邢夫人帝許之即令他人從御者數十人為邢夫人其身貌形狀不足以當人主矣於是乃低頭俯而泣自痛其不如也衛后立三十八年遭巫蠱事起江充為姦太子懼不能自明遂與皇后共誅充發兵敗太子亡走詔遣宗正劉長樂執金吾劉敢

前漢九十七上 奉策收皇后璽綬自殺黃門蘇文姚定漢輿置公車令空舍盛以小棺瘞之城南桐柏師古曰瘞也桐柏衛氏悉滅宣帝立乃改葬衛后追諡曰思后置園邑三百家長丞周衛奉守焉師古曰葬外大道東以倡優雜伎千人樂其園故號千人聚其地在今長安城內金城坊西北隅是補注沈欽韓曰注本皇覽及關中記見長安

孝武李夫人本以倡進師古曰倡樂人音昌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此注南監本同初夫人兄延年性知音善歌舞武帝愛之每為新聲變曲聞者莫不感動補注沈欽韓曰御覽五百七十二引風俗通曰張仲春武帝時人善雅歌與李延年同時每奏新歌莫不稱善延年侍上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豈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師古曰非不吝惜城與國也但以佳人官本無此注上嘆息曰善世豈有此人乎平陽主因言延年有女弟上乃召見之補注沈欽韓曰西京雜記武帝過李夫人就取玉簪搔頭自此後宮人搔頭皆用玉玉價倍貴焉

實妙麗善舞由是得幸生一男是為昌邑哀王李夫人少而蚤卒上憐閱焉圖畫其形於甘泉宮及衛思后廢後四年武帝崩大將軍霍光緣上雅意以李夫人配食師古曰緣因也雅意素舊之意本同錄上雅意者緣上追尊號曰孝武皇后初李夫人病篤上自臨候之夫人蒙被謝曰妾久復病形貌毀壞不可以見帝願以王及兄弟為託上曰夫人病甚殆將不起一見我屬託王及兄弟豈不快哉夫人曰婦人貌不修飾不見君父補注周壽昌曰禮記婦人本此妾不敢以燕媚見帝同謂不嚴飾上曰夫人弟一見我弟但也將加賜千金而予兄弟尊官夫人曰尊官在帝不在一見上復言欲必見之夫人遂轉鄉歎歎而不復言師古曰鄉讀曰嚮音虛歎音於是上不說而起師古曰說讀曰悅補注先謙曰嚮許既反於是上不說而起師古曰說讀曰悅補注先謙曰嚮妹讓之曰師古曰讓責也貴人獨不可一見上屬託兄弟邪何為恨上如此補注先謙曰王念孫云恨讀為恨很遠也謂不從上意也恨借為嚴恭承命不以身恨君夫人曰所以不欲見帝者乃欲以深託兄弟也我曰容貌之好得從微賤愛幸於上夫曰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師古曰弛解也音式爾反愛弛則恩絕上所曰攀攀願念我者乃曰平生容貌也師古曰攀音力全反又讀曰戀補注錢大昭曰易小畜釋唐公房及景君今見我毀壞顏色非故必畏惡吐棄我意補注孫曰必畏惡句吐棄我意句吐棄上有有字而今本脫之則尚肯文義不明御覽皇親部二引此正作有吐棄我意漢紀同尚肯復追思閱錄其兄弟哉及夫人卒上曰后禮葬焉補注沈欽韓曰墓亦名習仙臺崇二十丈周二百六十步其後上曰夫人兄李廣利為貳師將軍封海西侯延年為協律都尉上思念李夫人不已方士齊人少翁言能致其神補注周壽昌曰封禪書上有所幸王人是即前所云趙之王夫人非李夫人也王李皆早卒而王敘在李前視李夫人先卒可知李夫人有子為昌邑哀王其封以天漢



四年少翁之誅在元狩四年距王封時已二十三年王封十一年而薨諡之日哀年必不永即以二十歲分封當少翁死時王尚生即李夫人何以死也通鑑據史記作王夫人注曰齊王閔之母亦明班史有誤也鈞七傳云龍姬王夫人男齊懷王是胡注所本或西漢年紀謂漢書史記並誤其考少翁之死在元狩四年益之西漢年紀謂漢書史記並誤其考少翁之死在元狩四年年而諸先生補云元狩六年帝欲王諸子時齊王閔母王夫人病帝自臨問之曰子當王安所置之王夫人曰願君得齊王是元狩六年以無王無陽者關東之國莫勝於齊乃立閔為齊王是元狩六年之貌乎故於年無恙而少翁之死已於二年矣豈得云致鬼如王夫人辨然武帝分封三子皆在元狩六年齊王閔封時不必其母猶存封齊之語或先有成約後踐其言未可定也補補史記每有年與事不相應者史公當武帝朝此當不列似宜從史記作王夫人為是亦不必也迺夜張燈燭設帷帳官本注先謙曰陳酒肉而令上居他帳遙望見好女如李夫人之貌還帷坐而步師古曰夫人之神於夫人以否補注先立而望之偏何姍姍其來遲師古曰見之狀定是謙曰官本無此注先立而望之偏何姍姍其來遲師古曰見之狀定是先慎曰詩桑柔旒旒有偏釋文偏作副是偏與副通作章昭周語注副副動搖不休止之意此偏亦當讀為副言望之何偏然姍姍遲來也顏未加注令樂府諸音家絃歌之補注沈欽韓曰拾遺記則請如本字矣復得時穿昆明之池泛翔禽之舟帝自造歌曲使女伶歌之時日已西傾涼風激水女伶歌聲甚適因賦落葉哀蟬之曲曰羅秋兮無聲玉墀兮塵生虛房冷而宋莫落葉依於重扇望彼美之女兮安得感余心之未寧帝息於延涼室臥聽李夫人授帝荷蕪之香帝遂改延涼室為遺芳殿月上又自為作賦曰傷悼夫人其辭曰美連娟曰脩嫫兮也嫫音互嫫音一全反命操絕而不長師曰權截也音子小反補注沈欽韓曰甘誓作剝絕釋文剝子六反玉篇子小反馬本作巢與玉篇切韻同案說文剝絕也引夏書天用剝絕其命廣雅剝天也則剝乃正字作巢者或體飾新宮以延或乃省刀此又加木旁非也說文標澤中守巢者或體飾新宮以延貯兮泯不歸乎故鄉然滅絕意補注河掉曰新宮即設帷帳也泯慘鬱鬱其蕪穢兮隱處幽而懷傷釋輿馬於山椒兮奄修夜之不陽孟康曰山椒山陵也置輿馬於山陵也師古曰自慘鬱鬱鬱以下皆言夫人身處墳墓而隱鬱也修長也陽明也秋氣潛曰淒淚兮桂枝落而銷亡喻夫人也淒音千感反淚音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潛作借是此注不誤南神梵梵曰遙思兮精浮游而出

豈補注錢大昭曰豈古疆字書召諸無疆惟休古文尚託沈陰曰壙久兮惜替華之未央師古曰沈陰言在地下也壙與墳同未央借之替音念窮極之不還兮惟幼眇之相羊師古曰惟思也幼眇也幼音一小反相音襄補注先謙曰幼眇之眇音麥華中齊也夫之字與妙同因今之窮極不反而思幼眇之時函菱扶以俟風兮芳雜襲以彌章李奇曰扶音敷孟康曰菱音華也師古曰雜襲重積也的容與以倚靡兮縹緲姚序愈莊盛美雖在風中縹緲愈益端嚴也師古曰縹緲姚即縹緲孟注以縹緲連文誤先謙曰的明也句以顏色言縹緲姚即縹緲孟注以縹緲連文誤先謙曰的明也燕淫衍而撫楹兮連流視而娥揚師古曰娥揚揚其娥眉既激感而心逐兮包紅顏而弗明師古曰包紅顏也謂夫人藏其顏色不肯逐者帝自言中心追逐夫人不能已也包紅顏者言在墳墓之中不可見也補注先謙曰包紅顏而弗明即上詩所云是邪非邪顏說亦非官本無此注及此驩接狎以離別兮宵寤夢之芒芒絕接狎之驩而離別也宵夜也忽遷化而不反兮魄放逸以飛芒芒無知之貌也芒音莫耶反忽遷化而不反兮魄放逸以飛揚何靈魂之紛紛兮哀哀回曰躊躇師古曰躊躇足也躊躇路日曰遠兮遂荒忽而辭去音呼廣反超兮西征屑兮不見師古曰意也以日為寢淫傲荒寂兮無音師古曰荒超兮西征屑兮不見師古曰波怛兮在心反補注王文彬曰尋注意當為恩之誤亂曰師曰亂理也總佳俠函光隕朱榮兮孟康曰佳俠如關葺將安程兮師古曰言嫉妬關葺之徒不足與夫人為程品也關葺關葺之稱也關音吐獵反葺音人勇反補注先謙曰官本葺作葺注獵作關南監方時隆盛年天傷兮師古曰傷兮天傷兮弟于增欹洿沫俚兮師古曰弟于增欹洿沫俚兮應劭本同方時隆盛年天傷兮師古曰傷兮天傷兮弟于增欹洿沫俚兮師古曰夫人弟也子日邑王也孟康曰洿沫洿沫也音灼曰洿沫音洿洿之沫言涕淚也洿沫音呼內反字從午未悲愁於邑喧不可止兮師古曰洿沫音呼內反字從午未悲愁於邑喧不可止兮師古曰鮮之聞謂小兒泣不止名為喧音許遠反補注沈欽韓曰喧當為止日嚮不虛應亦云已兮師古曰嚮不虛應亦云已兮師古曰其應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嫖妍太息嘆稚子兮孟康曰夫人蒙被從作徒是南監本亦作從嫖妍太息嘆稚子兮孟康曰夫人蒙被



子小而孤也晉灼曰三輔謂憂愁面消瘦曰憫慄不言倚所持兮  
 孟康曰持平之思知上必感念之也師仁者不誓豈約親兮如  
 古曰仁者之行惠向一不以爲恩既往不來申以信兮一往不返情  
 念豈有親而反當以言約乎忽忘也信合韻音新補注王鳴盛曰  
 踣踏與去傷與悵信與親爲韻古無四聲之分平仄通爲一音顏  
 云合韻猶吳才老所謂叶韻此字本無四音改以叶之也又趙昭  
 儀居昭陽舍壁帶往所爲黃金釭顏云釭音工流俗讀之音江非  
 也釭江皆從工得聲何所別異沈約以江居東冬鍾韻之後音猶去  
 未變至唐乃變爲似良反矣顏不通古音不能枚舉舉一音之  
 彼昭昭就冥冥兮既下新宮不復故庭兮居室之庭也復音扶目  
 反嗚呼哀哉想魂靈兮其後李延年弟季坐姦亂後宮廣利降匈  
 奴家族滅矣

孝武鉤弋趙婕妤昭帝母也家在河間武帝巡狩過河間望氣者  
 言此有奇女天子亟使使召之既至女兩手皆拳上自披之手即  
 時伸由是得幸號曰拳夫人補注先謙曰正義引括地志云鉤弋  
 夫人齊人少好清淨六年臥病右手

前漢九十七上  
 拳飲食少望氣者云東北有貴人推而得之先是其父坐法宮刑  
 召到妾色甚佳武帝持其手伸之得玉鉤師古曰雍門在長安西北孝里西南去  
 爲中黃門死長安葬雍門

拳夫人進爲婕妤居鉤弋宮師古曰黃圖鉤弋宮在城外大有龍  
 元始三年生昭帝補注王念孫曰元始當依景祐本作太始朱一  
 當爲太始據索隱說則唐時本已作元始三年生昭帝誤也元始  
 今景祐本作太始當是據索隱改正也號鉤弋子任身十四月

適生上曰聞昔堯十四月而生今鉤弋亦然補注王念孫曰鉤弋  
 生昭帝號鉤弋子下文云鉤弋子年五六歲壯大多知皆其證今  
 鉤弋子亦然對上句堯十四月而生言之下句云適命其所生門  
 日堯母門其所生者鉤弋子所生也脫去子字則上下句皆不  
 可通矣御覽皇親部二引此已脫子字漢紀孝武紀有子字

命其所生門曰堯母門後衛太子敗而燕王旦廣陵王胥多過失  
 寵姬王夫人男齊懷王李夫人男昌邑哀王皆蚤薨鉤弋子年五  
 六歲壯大多知師古曰壯大者上常言類我又感其生與眾異甚

奇愛之心欲立焉以其年穉母少恐女主顯恣亂國家猶與久之

師古曰與鉤弋使仔從幸甘泉有過見譴以憂死師古曰譴責也  
 讀曰譴先謙曰褚補史記後數日帝譴責鉤弋夫人脫簪珥叩頭帝  
 曰引持去送掖庭獄夫入還顧帝曰趣行女不得活夫入死雲陽  
 宮時暴風揚塵百姓感傷其後帝問居問左右曰人言云何左右  
 對曰人言且立其子何去其母乎帝曰然非兒曹愚人所知也  
 往古國家所以亂由主少母壯也女主獨居師古曰在  
 今土俗人後上疾病乃立鉤弋子爲皇太子拜奉車都尉霍光爲  
 大司馬大將軍輔少主明日帝崩昭帝即位追尊鉤弋使仔爲皇  
 太后發卒二萬人起雲陵邑三千戶追尊外祖趙父爲順成侯詔  
 右扶風置園邑二百家長丞奉守如法順成侯有姊君姁賜錢二  
 百萬奴婢第宅以充實焉諸昆弟各以親疏受賞賜趙氏無在位  
 者唯趙父追封

孝昭上官皇后祖父榮補注錢大昭曰榮  
 字少叔見李陵傳隴西上邽人也少時爲  
 羽林期門郎補注先謙曰百官表期門掌執兵送從羽林  
 掌送從次期門蓋先爲羽林後爲期門也從武帝

前漢九十七上  
 上甘泉天大風車不得行解蓋授榮榮奉蓋雖風常屬車師古曰  
 音之雨下蓋輒御上奇其材力遷未央殿令補注先謙曰百  
 官表大僕屬官上嘗

體不安及愈見馬師古曰見謂呈見之音胡電反補注先  
 謙曰官本無此及下條注南監本同馬多瘦  
 上大怒令曰我不復見馬邪欲下吏榮頓首曰臣聞聖體不安日  
 夜憂懼意誠不在馬師古曰  
 誠實也言未卒泣數行下上曰爲忠由是親

近爲侍中稍遷至太僕武帝疾病以霍光爲大將軍太僕榮爲左  
 將軍皆受遺詔輔少主目前捕斬反者莽通功封榮爲安陽侯初  
 榮子安取霍光女結婚相親光每休沐出榮常代光入決事昭帝

始立年八歲帝長姊鄂邑蓋長公主居禁中共養帝師古曰共音  
 居用反養音反師古曰  
 亮蓋主私近子客河開丁外人師古曰子客名也  
 賓上與大將

軍聞之不絕主驩有詔外人侍長主補注何焯曰詔使侍主故燕  
 王旦得爲請爵號此霍光不  
 學失之長主內周陽氏女令配耦帝補注周陽侯侯廢遂氏周陽



也時上官安有女即霍光外孫安因光欲內之光曰為尙幼不聽  
安素與丁外人善說外人曰聞長主內女安子容貌端正誠因長  
主時得入為后師古曰以呂臣父子在朝而有椒房之重椒房殿  
名在未央宮成之在於足下漢家故事常以列侯尙主足下何憂  
不封侯乎外人喜言於長主長主以為然詔召安女入為婕妤安  
為騎都尉月餘遂立為皇后年甫六歲師古曰甫始也補注周壽  
安曰后父封桑樂侯食邑千五百戶遷車騎將軍曰曰驕淫受賜  
殿中出對賓客言與我婿飲補注周壽昌曰漢呼大樂見其服飾  
使人歸欲自燒物安醉則裸行內補注周壽昌曰漢呼與後母及父諸良  
人侍御皆亂師古曰良人謂妾也侍御則兼婢矣補注周壽昌曰  
人侍御皆亂師古曰良人謂妾也侍御則兼婢矣補注周壽昌曰  
欽尚敬武公主主亡子主教欽良人習詐子病死仰而罵天數守  
大將軍光為丁外人求侯師古曰守及桀欲妄官祿外人師古曰  
德故光執正皆不聽又桀妻父所幸充國為太醫監闌入殿中下  
獄當死冬月且盡蓋主為充國入馬二十四贖罪乃得減死論於  
是桀安父子深怨光而重德蓋主知燕王旦帝兄不得立亦怨望  
桀安即記光過失予燕王令上書告之又為丁外人求侯燕王大  
喜上書稱子路喪姊期而不除孔子非之子路曰由不幸寡兄弟  
不忍除之師古曰事見禮記故曰親過知仁師古曰論語云孔子曰  
過斯知仁矣引此言者謂子路今臣與陛下獨有長公主為姊陛  
厚於骨肉雖違禮制是其仁愛師古曰論語云孔子曰  
下幸使丁外人侍之外人宜蒙爵號書奏上曰問光光執不許及  
告光罪過上又疑之愈親光而疏桀安桀安寢患師古曰遂結黨  
與謀殺光誘徵燕王至而誅之因廢帝而立桀或曰當如皇后何  
安曰逐廢之狗當顧菟邪師古曰言所求者大不顧小也補注且  
用皇后為尊一旦人主意有所移雖欲為家人亦不可得師古曰

凡此百世之一時也事發覺燕王蓋主皆自殺語在霍光傳桀  
安宗族既滅皇后呂年少不與謀師古曰與亦光外孫故得不廢  
皇后母前死葬茂陵郭東追尊曰敬夫人置園邑二百家長丞奉  
守如法補注先謙曰皇后自使私奴婢守桀安家師古曰廟記云  
在霍光家東東去光欲皇后擅寵有子帝時體不安左右及醫皆  
阿意言宜禁內雖宮人使令皆為窮絀多其帶服虔曰窮絀有前  
師古曰使令所使之人也絀古袴字也窮絀後宮莫有進者皇后  
立十歲而昭帝崩后年十四五云補注洪頤煊曰昭紀始元四年  
為皇后年甫六歲則帝崩昌邑王賀徵即位尊皇后為皇太后光  
與太后共廢王賀立孝宣帝宣帝即位為太皇太后補注何焯曰  
如劉原凡立四十七年年五十二建昭二年崩合葬平陵  
衛太子史良娣補注沈欽韓曰西京雜記宣帝被奴繫郡邸獄皆  
枚大如八銖錢前漢九十七上五  
神所福及即大位每持此鏡感明移長帝以虎魄詩盛之宣帝祖  
母也太子有妃有良娣有孺子補注沈欽韓曰魏書孝文帝為太  
左右孺子案左傳南孺子之子列女傳四衛夫人謂傅妾曰孺子  
養我甚謹則遇稱貴妾為孺子矣又王子侯表東城侯遺為孺子  
所殺則列侯妻妾凡三等子皆稱皇孫史良娣家本魯國有母貞  
君兄恭呂元鼎四年入為良娣生男進號史皇孫師古曰進者武  
帝末巫蠱事起衛太子及良娣史皇孫皆遭害史皇孫有一男號  
皇曾孫時生數月猶坐太子紫獄積五歲乃遭赦治獄使者邢吉  
憐皇曾孫無所歸載呂附史恭補注錢大昭曰附南監本附恭母  
貞君年老見孫孤甚哀之補注王先謙曰自養視焉後曾孫收養  
於掖庭遂登至尊位是為宣帝而貞君及恭已死恭三子皆呂舊  
恩封長子高為樂陵侯曾為將陵侯玄為平臺侯及高子丹呂功  
德封武陽侯侯者凡四人高至大司馬車騎將軍丹左將軍自有







刑曰舊恩養視皇曾孫甚厚及曾孫壯大賀欲呂女孫妻之是時  
昭帝始冠長八尺二寸賀弟安世為右將軍與霍將軍同心輔政  
聞賀稱譽皇曾孫欲妻呂女安世怒曰曾孫迺衛太子後也幸得  
呂庶人衣食縣官足矣勿復言子女事於是賀止時許廣漢有女  
平君年十四五當為內者令歐侯氏子婦師古曰歐侯姓臨當入  
歐侯氏子死其母將行卜相師古曰將領自隨而行卜言當大貴  
母獨喜賀聞許喬夫有女迺置酒請之師古曰請召也酒酣為言  
曾孫體近下人乃關內侯師古曰曾孫之身於帝為近親縱其  
可妻也廣漢許諾明日姬聞之怒師古曰廣漢之廣漢重令為介  
庭令也賀為令己為喬夫故重其媒介不以姬言中阻師古曰  
遂與曾孫一歲生元帝數月曾孫立為帝平君為婕妤是時霍將  
軍有小女與皇太后有親公卿議更立皇后皆心儀霍將軍女服  
前漢九十七上  
日儀音蠟晉灼曰儀向也師古曰晉說也謂附向之補注沈欽  
韓口服音蠟者韻會四紙儀語擬切擬也引此傳文宋玉高唐賦  
惟高唐之大體兮殊無物類之儀比是以儀為擬  
之證先謙曰官本無服注六字及晉說是也四字亦未有言上乃  
詔求微時故劍大臣知指白立許婕妤為皇后既立霍光呂后父  
廣漢刑人不宜君國歲餘乃封為昌成君霍光夫人顯欲賣其小  
女道無從也師古曰從因也由明年許皇后當娠病女醫瀆于衍者  
霍氏所愛嘗入宮侍皇后疾衍夫賞為掖庭戶衛謂衍可過辭霍  
夫人行師古曰過辭夫為我求安池監補注沈欽韓曰安邑監池  
內城縣南十五里居民引以衍如言報顯顯因生心辟左右師古  
瀉田下流入於河或此安池音剛謂字謂衍少夫幸報我目事如音曰稱衍字曰少夫親之也  
屏去之師古曰無事而不可補顯曰將軍素愛小女成君欲奇貴之願曰  
我亦欲報少夫可乎謀弒許后事衍曰夫人所言何等不可者  
累少夫也師古曰累託衍曰何謂邪顯曰婦人免乳大故十死一生

師古曰免乳為產子也大故大事也乳音人喻反補注王先慎今  
日續列女傳免作晚下同說文晚生子免身也免即脫之省今  
皇后當免身可因投毒藥去也師古曰去謂除去成君即得為皇  
后矣如蒙力事成富貴與少夫共之衍曰藥雜治富先嘗安可古  
日與眾醫共雜治之人顯曰在少夫為之耳將軍領天下誰敢言  
者緩急相護但恐少夫無意耳衍良久曰願盡力即搆附子齋入  
長定宮皇后免身後衍取附子并合大醫大丸呂飲皇后晉灼曰  
澤蘭丸有頃曰我頭岑岑也藥中得無有毒師古曰岑岑對曰無  
有遂加煩懣師古曰懣音悶衍出過見顯相勞問師古曰勞亦未  
敢重謝衍師古曰恐人知覺之補注沈欽韓曰西京雜記霍光妻  
百端錢百萬金百兩師古曰為起第宅奴婢不可勝數衍猶怨曰吾  
報我若何功而後人有上書告諸醫侍疾無狀者皆收繫獄劾  
不道顯恐事急補注王念孫曰案急上本無事字恐急者既恐且  
前漢九十七上  
霍氏毒殺許皇后宜有是邪顯恐急即具以實告文義正與此同  
後人不達而於急止加事字失其旨矣景祐本及漢紀孝宣紀通  
鑑漢紀十六 即曰狀具語光因曰既失計為之無令吏急衍光驚  
鄂默然不應其後奏上署衍勿論李奇曰光題其奏也師古曰言  
補注先謙曰胡注霍光傳後帝始問毒許后事光於是時安敢  
言之於帝邪李說是朱一新云此固當從李說但胡駁亦未當顯  
意但謂為之善言請於帝許后立三年而崩諡曰恭哀皇后葬杜  
南是為杜陵南園師古曰後五年立皇太子迺封  
太子外祖父昌成君廣漢為平恩侯位特進後四年復封廣漢兩  
弟舜為博望侯延壽為樂成侯許氏侯者凡三人廣漢薨諡曰戴  
侯無子絕葬南園旁置邑三百家長丞奉守如法宣帝曰延壽為  
大司馬車騎將軍輔政元帝即位復封延壽中子嘉為平恩侯奉  
戴侯後亦為大司馬車騎將軍  
孝宣霍皇后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光女也母顯既使瀆于衍陰



殺許后顯因為成君衣補補古曰謂縫作嫁時衣也為者于傳  
文義不明傳引此正作女成君周壽昌曰衣補為嫁衣亦漢時  
語注本傳亦無傳引不洽入宮具勸光內之果立為  
加女字以明之王據以為脫文非也  
 皇后初許后起微賤登至尊日淺從官車服甚節儉五日一朝皇  
 太后於長樂宮親奉案上食日婦道共養及霍后立亦修許后故  
 事而皇太后親霍后之姊子故常竦體敬而禮之皇后舉駕侍從  
 甚盛賞賜官屬巨千萬計與許后時縣絕矣上亦寵之頗房燕師  
日類與立三歲而光薨後一歲上立許后男為太子昌成君者為  
專同平恩侯顯怒恚不食歐血日此乃民間時子安得立即后有子反  
 為王邪復教皇后令毒太子皇后數召太子賜食保阿輒先嘗之  
 后挾毒不得行後殺許后事頗泄顯遂與諸婿昆弟謀反發覺皆  
 誅滅使有司賜皇后策日皇后熒惑失道懷不德挾毒與母博陸  
西  
 宣成侯夫人顯謀欲危太子無人母之恩不宜奉宗廟衣服不可  
 日承天命烏呼傷哉補注先謙曰其退避宮上重綬有司霍后立  
 五年廢處昭臺宮師古曰在後十二歲徙雲林館迺自殺葬昆吾  
亭東師古曰昆吾地名在藍田補注沈欽韓曰一統志開湖宮初  
昆吾亭俱在藍田縣西南杜甫詩昆吾御宿自委蛇是也  
 霍光及兄驃騎將軍去病皆自日功伐封侯居位宣帝日光故封  
 去病孫山山弟雲皆為列侯侯者前後四人補注先謙曰此下  
應提行官本不誤  
 宣王皇后其先高祖時有功賜爵關內侯自沛徙長陵傳爵至后  
 父奉光奉光少時好鬪雞宣帝在民間數與奉光會相識奉光有  
 女年十餘歲每當適人所當適輒死故久不行及宣帝即位召入  
 後宮稍進為婕妤是時館陶主母華婕妤師古曰華音戶花反補  
注先謙曰官本無注主  
 作王南師古曰南音及淮陽憲王母張婕妤楚孝王母衛婕妤皆愛幸霍皇后  
監本同  
 廢後上憐許太子蚤失母師古曰許后所幾為霍氏所害  
師古曰

依反補注先謙於是迺選後宮素謹慎而無子者遂立王婕妤為  
日官本無此注皇后令母養太子自為后後希見無寵封父奉光為邛成侯立十  
 六年宣帝崩元帝即位為皇太后封太后兄舜為安平侯後二年  
 奉光薨諡日共侯葬長門南置園邑二百家長丞奉守如法元帝  
 崩成帝即位為太皇太后復爵太皇太后弟駿為關內侯食邑千  
 戶王氏列侯二人關內侯一人舜子章章從弟咸皆至左右將軍  
 時成帝母亦姓王氏故世號太皇太后為邛成太后邛成太后凡  
 立四十九年年七十餘永始元年崩合葬杜陵稱東園師古曰雖  
別為墳王后陵次宣帝陵東故日東園也奉光孫勳坐法免元始中成帝太后下詔日  
 孝宣王皇后朕之姑深念奉質共脩之義恩結于心師古曰質惟  
 邛成共侯國廢祀絕朕甚閔焉其封共侯曾孫堅固為邛成侯至  
 王莽乃絕  
虛受堂  
五  
 外戚傳第六十七上終  
 漢書九十七



外戚傳第六十七下

漢書九十七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臣 士先謙補注

孝元王皇后成帝母也家凡十侯五大司馬師古曰十侯者勝平

安成侯崇平阿侯譚成都侯商紅陽侯立曲陽侯根高平侯達時

為侯不當重數而十人者道于長即其一也補注何焯曰元后傳

云後又封太后姊子淳于長為定陵侯王氏親屬侯者十人則

顏注後說是周壽昌曰家者專指王家而言不得併戚屬數之禁

外戚莫盛焉自有傳

孝成許皇后大司馬車騎將軍平恩侯嘉女也元帝悼傷母恭哀

后居位日淺而遭霍氏之辜故選嘉女已配皇太子初入太子家

上令中常侍黃門親近者侍送還白太子懼說狀師古曰說元帝

喜謂左右酌酒賀我左右皆稱萬歲久之有一男失之及成帝即

位立許妃為皇后復生一女失之初后父嘉自元帝時為大司馬

車騎將軍輔政已八九年矣及成帝立復已元舅陽平侯王鳳為

大司馬大將軍與嘉並杜欽已為故事后父重於帝舅補注沈欽

說天子不臣王后之父御覽四百十袁嶠與褚左軍解交曰乃說

鳳曰車騎將軍至貴將軍宜尊重之敬之無失其意蓋輕細微眇

之漸必生乖忤之患師古曰眇亦細也忤違也不可不慎衛將軍

之日盛於益侯師古曰衛將軍衛青也武帝衛皇后近世之事語尚

在於長老之耳補注先謙曰謂衛氏以尊唯將軍察焉久之上欲

專委任鳳迺策嘉曰將軍家重身尊不宜已吏職自察師古曰察

音力賜黃金二百斤已特進侯就朝位補注周壽昌曰此即後書

瑞反賜黃金二百斤已特進侯就朝位補注周壽昌曰此即後書

史書自為妃至即位常寵於上後宮希得進見皇太后及帝諸舅

愛上無繼嗣時又數有災異劉向谷永等皆陳其咎在於後宮上

然其言於是省減椒房掖廷用度師古曰椒房殿皇后所居

皇后迺上疏曰妾誇布服糲食孟康曰誇大也布之衣也糲粗

音夸彌音刺補注先謙 加以幼稚愚惑不明義理幸得免離茅屋

之下備後宮掃除蒙過誤之寵居非命所當託沔穢不修曠職尸

官師古曰沔與汗同曠空數逆至法踰越制度當伏放流之誅不

足已塞責迺壬寅日大長秋受詔椒房儀法御服輿駕所發諸官

器及所造作遺賜外家羣臣妾師古曰外家謂后皆如竟靈以前

故事妾伏自念入椒房以來遺賜外家未嘗踰故事每輒決上師古曰

日每事皆奏決於天子乃敢行也上音時掌 可覆問也音芳曰反

官本無此注今誠時世異制長短相補不出漢制而已纖微之間

未必可同若竟靈前與黃龍前豈相放哉晉灼曰竟靈元帝時也

著儉不同豈相放哉師古曰家吏今壹受詔如此且

使妾搖手不得今言無得發取諸官殆謂未央宮不屬妾不宜獨

取也師古曰未央宮天子之宮故其財物皇后不言妾家府亦不

當得妾竊惑焉師古曰此言幸得賜湯沐邑已自奉養亦小發取

其中何害於誼而不可哉又詔書言服御所造皆如竟靈前吏誠

不能揆其意即且令妾被服所為不得不如前師古曰詔書本云

耳而吏乃謂衣服處置一 設妾欲作某屏風張於某所曰故事無

有或不能得則必繩妾已詔書矣師古曰言或有求求吏不此二

事誠不可行唯陛下省察官吏伎佞必欲自勝師古曰官吏也

也伎音之政反補注先 幸妾尚貴時猶已不急事操人師古曰尚

謙曰官本官並作宦 況今日日益侵又獲此詔其操約人豈有

被寵遇之時也操持也 音千高反次下亦同







日說讀 其後必號而無及也百姓喪其君若牛亡其毛也故稱凶

泰山王者易姓告代之處今正於岱宗之山甚可懼也三月癸未

大風自西搖祖宗寢廟揚裂帷席折拔樹木頓僵車輦毀壞檻屋

災及宗廟足為寒心四月己亥日蝕東井轉旋且索與既無異

日轉旋且索言須臾之間則欲盡也既亦盡耳春秋書日有食之

既故詔引以為言也索音先各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無音字南

監本 己猶戊也亥復水也為君亥為水陰氣也明陰盛咎在內於

戊己虧君體著絕世於皇極顯禍敗及京都於東井變怪眾備末

重益大來數益甚數頻數也 成形之禍月已迫切不救之患日

寢寢深也古曰寢甚 咎敗灼灼若此豈可已忽哉師古曰灼灼明

也補注先謙曰 書云高宗彤日粵有雉雉音弋中反祖己曰惟先

假王正厥事又曰雖休勿休惟敬五刑已成三德師古曰解並即

飭椒房及掖庭耳師古曰謂祖己所言皆 今皇后有所疑便不便

其條刺使大長秋來白之師古曰條謂分條之也刺謂書之於刺

刺三字一讀使大長秋來白之為一句監本注齊召南曰其條

日釋名書稱刺書以筆刺簡之上也畫姓名於奏上曰畫刺也

更拘於法亦安足過日補注先謙蓋矯枉者過直古今同之師古曰

枉曲也言意在 且財帛之省本竝作幣先謙曰官本作幣特牛之

祠其於皇后所以扶助德美為華寵也咎根不除災變相襲師古

重累也補注先謙曰官本無 祖宗且不血食何戴侯也傳不云乎

此注及下二條南監本同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鮮少也謂能行儉約

曰約失之者鮮而有過失之事如此者少也鮮音先踐反補注蘇

與日論語集解引某氏云奢則驕溢招禍 審皇后欲從其奢與古

儉約則無憂患以約為儉約其義最古 日與讀 朕亦當法孝武皇帝也如此則甘泉建章可復興矣世俗

歲殊時變日化遭事制宜因時而移舊之非者何可放焉師古曰

往習子之道樂因循而重改作昔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

如之何何必改作師古曰事見論語長府藏貨之府也閔子騫孔

何乃復更改作乎補注先謙 蓋惡之也詩云雖無老成人尙有典

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師古曰大雅蕩之詩也老成人舊故之臣

也假使太后在彼時不如職今見親厚又惡可以踰乎師古曰言

可踰於太后制度乎婦不可踰姑也惡音烏 皇后其刻心秉德

毋違先后之制度力誼勉行稱順婦道師古曰 減省羣事謙約為

右謙約為先其孝東宮毋闕朔望師古曰東宮太后所居 推誠示

究爰何不滅師古曰究竟也爰于也滅善也 養名顯行曰息眾謹

毋忽是時大將軍鳳用事威權尤盛其後比三年日蝕師古曰比

先謙曰官本類作類比三年日蝕謂河平 言事者頗歸咎於鳳矣

而谷永等遂著之許氏許氏自知為鳳所不佑師古曰佑助也補

陽朔三年后廢在鴻嘉三年去鳳死四年 久之皇后寵亦益衰而

後宮多新愛后姊平安剛侯夫人謁等為媚道補注董教增曰表

家千乘郡有平安侯國當是王舜所封若豫章郡之安平侯國則

長沙孝王子所封侯國當是王舜所封若豫章郡之安平侯國則

在鴻嘉三年剛侯章薨後剛侯國四年時事昭合則安平當從

此傳作平安無疑然不以調罪株連 祝誼後宮有身者王美人及

鳳等師古曰誼 事發覺太后大怒下吏考問謁等誅死許后坐廢

處昭臺宮師古曰在 親屬皆歸故郡山陽后弟子平安侯旦就國

凡立十四年而廢在昭臺歲餘還徙長定宮師古曰三輔黃圖後

九年上憐許氏下詔曰蓋聞仁不遺遠誼不忘親前平安剛侯夫

人謁坐大逆罪家屬幸蒙赦令歸故郡朕惟平恩戴侯先帝外祖

魂神廢棄莫奉祭祀念之未嘗忘于心其還平恩侯旦及親屬在

山陽郡者是歲廢后敗先是廢后姊嬪寡居與定陵侯淳于長私







曰清應門閉兮禁闕局師古曰正門謂之應門局短闕也音工焚  
中局外閉亦華殿塵兮玉階治中庭斐兮綠草生師古曰落承氣  
草貌也落音臺斐音妻補注周壽昌廣室陰兮帷幄暗房櫺虛兮  
曰本文實作斐兮明注多一斐字

風冷冷師古曰橫疏也感惟斐兮發紅羅紛紛縹緲兮  
曰感動也言風動發惟斐兮發紅羅紛紛縹緲兮  
蔡補注王先慎曰文選琴賦李注引緯縹緲作縹緲列女傳作縹緲  
並聲近神眇眇兮密觀處君不御兮誰為榮師古曰縹緲同俯視兮丹

堦思君兮履綦孟康曰丹雘赤地也師古曰綦履下飾也言  
兮雲屋雙涕兮橫流師古曰雲屋言其雲狀若雲也仰視  
帝設雲帳雲帷雲幙於甘泉紫殿世謂三雲殿案顧左右兮和顏  
與上丹雘皆是思君之處非泛指雲狀顏說非

酌羽觴兮銷憂劉德曰酒行疾如羽也孟康曰羽觴也作生爵  
見師古曰惟人生兮一世忽一過兮若浮已獨享兮高明處生民  
孟說也惟人生兮一世忽一過兮若浮已獨享兮高明處生民  
兮極休師古曰享當也休美也補注先謙曰謂所勉慮精兮極樂

與福祿兮無期師古曰此綠衣兮白華自古今有之師古曰綠衣  
上借夫人失位白華小雅篇周人刺幽王也申至成帝崩健仔充  
后也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案都應作都

奉園陵堯因葬園中  
孝成趙皇后本長安宮人師古曰本宮人以賜陽阿主家也宮人  
庭中也事見漢舊儀言長安者以別甘泉等諸宮省也補注沈沈  
韓曰漢舊儀宮人擇官婢年八歲以上侍皇后以下年三十五出

初生時父母不舉三日不死迺收養之及壯屬陽阿主家師古  
阿平原之縣也今俗書阿字作河又或為河陽皆後人所妄改耳  
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案五行志作河陽主家荀紀及列女傳  
亦作河陽先謙案據地理志陽阿上黨縣平原郡有阿陽無陽阿

曰官本無此注南監本同 召入宮大幸有女弟復召入俱為健  
仔貴傾後宮許后之廢也上欲立趙健仔皇太后嫌其所出微甚

難之太后姊子淳于長為侍中數往來傳語得太后指上立封趙  
健仔父臨為成陽侯後月餘乃立健仔為皇后補注沈沈韓曰西  
皇其女弟在昭陽殿遺飛燕書曰今日嘉辰賞追召長前白罷  
姊悲膺洪冊謹上稜三十五條以陳踊躍之心

昌陵功封為定陵侯皇后既立後寵少衰而弟絕幸為昭儀補注  
韓曰西京雜記趙后體輕腰弱善行步進退女弟昭儀不能及也  
但昭儀弱骨豐肌尤工笑語二人並色如紅玉為當時第一皆稱  
寵後居昭陽舍補注沈沈韓曰西京雜記昭陽殿飾珠玉簾風平

五色流蘇帶以絳文紫綉金銀花銀每好風日幡龍皆銜九子金鈴  
殿鈴鑼之聲驚動左右設木畫屏風文如蜘蛛絲縷玉几玉牀白  
象身豐綵熊席毛二尺餘人坐則沒膝其窗扉多是綠琉璃棊枰  
皆刻作龍蛇紫其間鱗甲分明見者莫不驚嘆匠人丁緩李菊巧  
為天下第一

其中庭彤朱而殿上髮漆師古曰髮漆物謂之髮音許  
一再著漆者謂之拍漆拍即髮聲之轉重耳髮字或作髮音義亦  
與髮同今關西俗云黑髮盤朱髮盤其音如此兩義並通補注先  
謙曰官本注又下有音切皆銅查冒黃金塗師古曰切門限也音

景祐本無冒字是也音即查也注訓查為冒則正文無冒字明矣  
後漢書班固傳注文選西都賦注藝文類聚居處部一白玉階師  
御覽皇親部十引此皆無冒字漢紀及續列女傳亦無一白玉階師

開殿陛也壁帶往往為黃金釭面藍田璧明珠翠羽飾之師古曰  
之橫帶也晉灼曰以金環飾之也師古曰壁帶壁之橫木露出如  
璧明珠翠羽耳藍田山名出美自後宮未嘗有焉姊弟顯寵十餘  
年卒皆無子師古曰類與專同卒終也補注沈沈韓曰西京雜記

之曲趙后悅之自上得出入御內絕見愛幸趙后自以無子常託  
以祈禱別開一室左右侍婢莫得至以軒車載輕薄少年為女子  
休息有瘦怠者輒差代之而卒無子末年定陶王來朝王祖母  
傅太后私賂趙皇后昭儀定陶王竟為太子明年春成帝崩帝

素彊無疾病是時楚思王衍梁王立來朝明且當辭去上宿供張  
白虎殿師古曰白虎殿在未央宮中又欲拜左將軍孔光為丞相  
已刻侯印書贊師古曰贊謂昏夜平善鄉農傅綽師古曰傅綽



也畫漏上十刻而崩民間歸罪趙昭儀皇太后詔大司馬莽丞相  
 大司空曰補注劉敞曰是時孔光為丞相未拜又無大司空然則相博山侯印授見皇帝暴崩羣臣謹謹怪之掖庭令輔等在後庭  
 左右侍燕迫近雜與御史丞相廷尉治問皇帝起居發病狀趙昭  
 儀自殺哀帝既立尊趙皇后為皇太后封太后弟侍中駙馬都尉  
 欽為新成侯趙氏侯者凡二人後數月司隸解光奏言補注錢大  
 元延四年省司隸校尉和二年哀 臣聞許美人及故中宮史曹  
 宮皆御幸孝成皇帝產子子隱不見臣遣從事掾業史望師古曰  
 之名望者史之名也皆不言其 姓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在者下驗問知狀者掖庭獄丞籍武故中  
 黃門王舜吳恭新嚴官博曹曉道房張棄故趙昭儀御者于客子  
 王徧臧兼等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在者下驗問知狀者掖庭獄丞籍武故中皆曰宮即曉子  
 女前屬中宮為學事史補注沈欽韓曰周禮序官女通詩授皇后  
 房與宮對食應劭曰宮人自相與為夫元延元年中宮語房曰陛  
 下幸宮後數月曉入殿中見宮腹大問宮宮曰御幸有身其十月  
 中宮乳掖庭牛官舍師古曰乳產也音有婢六人中黃門田客  
 持詔記補注先謙曰胡注詔記與詔書有別詔記後世謂之手盛  
 絲梯方底師古曰梯厚也絲其色也方底盛書囊形若今之算  
 儀曰印綬盛以篋封御史中丞印補注何焯曰御史中丞在殿  
 以絲梯白表赤裏封御史中丞印補注何焯曰御史中丞在殿  
 宮中事皆御史中丞所掌故用其印封周壽昌曰若今御史中丞蓋漢  
 印當藏殿中與御史大夫別一印也予武曰取牛官舍婦人新  
 漢凡定著令即制詔御史此益可證予武曰取牛官舍婦人新  
 產兒婢六人盡置暴室獄母問兒男女誰兒也補注先謙曰母當  
 武迎置獄宮曰善臧我兒胞師古曰胞謂胎丞知是何等兒也師古曰  
 日意言是後三日客持詔記與武問兒死未手書對贖背師古曰  
 也時以爲詔記問之武即書對兒見在未死有頃客出日上與昭  
 故令於背上書對解

儀大怒奈何不殺武叩頭啼曰不殺兒自知當死殺之亦死即因  
 客奏封事曰陛下未有繼嗣子無貴賤唯留意奏入客復持詔記  
 予武曰今夜漏上五刻持兒與舜會東交掖門武因問客陛下得  
 武書意何如曰惶也服虔曰惶直視貌也師古曰惶武曰兒付舜  
 舜受詔內兒殿中為擇乳母告善養兒且有賞毋令漏泄舜擇棄  
 為乳母時兒生八九日後三日客復持詔記封如前于武中有封  
 小綵篋記曰告武以篋中物書于獄中婦人武自臨飲之師古曰  
 禁武發篋中有裏藥二枚赫赫書孟康曰赫赫地也染紙素令赤  
 反武發篋中有裏藥二枚赫赫書孟康曰赫赫地也染紙素令赤  
 音兄弟鬩牆之聞應劭曰赫赫薄而書之若今黃紙也師古曰  
 沈欽韓曰玉篇縹緗赤紙也周壽昌曰據此西漢時已有紙可作  
 書矣赫狀其色赤縹緗赤紙也周壽昌曰據此西漢時已有紙可作  
 孟說及鄧音應是也六字孟說非也四 曰告偉能努力飲此藥  
 字今下為作謂南監本同裏並作裏是 曰告偉能努力飲此藥  
 不可復入女自知之師古曰女偉能即宮補注周壽昌宮讀書已  
 日果也欲姊弟擅天下我兒男也領上有壯髮類孝元皇帝師古曰  
 俗呼為圭頭者是也 今兒安在危殺之矣師古曰危險也猶今  
 蘇與曰積列女傳作已殺 奈何令長信得聞之師古曰謂太后  
 云謂何道令 宮飲藥死後宮婢六人召入出語武曰昭儀言女無  
 太后得聞也 宮飲藥死後宮婢六人召入出語武曰昭儀言女無  
 過罪過也女讀曰汝 寧自殺邪若外家也晉灼曰寧便自殺出  
 謙曰若我曹言願自殺師古曰即自繆死晉灼曰繆音繆之繆  
 猶或也音 武皆表奏狀補注先謙曰以棄所養兒十一日師古曰  
 居此反 武皆表奏狀補注先謙曰以棄所養兒十一日師古曰  
 也宮長李南以詔書取兒去師古曰棄所養兒十一日師古曰  
 日終竟不知 許美人前在上林沐館補注沈欽韓曰黃圖數召  
 入飾室中若舍師古曰或暫入或留止也補注周壽昌曰言入飾  
 之地耳注誤會本句意與下兩語背觸飾室即下 一歲再三召留  
 置飾室簾南之飾室舍如增成舍甲舍丙舍之類 一歲再三召留  
 數月或半歲御幸元延二年夏子師古曰其十一月乳師古曰



子也音而樹師古曰給誣也中宮反其下亦同詔使嚴持乳暨及五種和藥丸三送美人所後客子  
偏兼聞昭儀謂成帝曰常給我言從宮中來師古曰給誣也中宮  
日宮中當作中宮即從中宮來許美人兒何從生中許氏竟當復  
官本南監本不誤即從中宮來許美人兒何從生中許氏竟當復  
立卯晉灼曰昭儀前妻帝不得立許美人為皇后而今有子中許  
美人在內中何從得兒而後此約之言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言  
言何從生中次此下乃始言約耳對以手自擣擣藥也對音直類  
反以頭擊壁戶柱從牀上自投地啼泣不肯食曰今當安置我欲  
歸耳帝曰今故告之反怒為師古曰故以許美人殊不可曉也師  
日言其不帝亦不食昭儀曰陛下自知是不食為何師古曰何為  
可告語也師古曰帝亦不食昭儀曰陛下自知是不食為何  
蘇與日續列女傳知作如於師古曰蘇與日續列女傳知作如於  
義為長先謙曰官本為作請陛下常自言約不負女師古曰女讀  
同今美人有子竟負約謂何帝曰約以趙氏故不立許氏使天下  
無出趙氏上者毋憂也後詔使嚴持綠囊書予許美人告嚴曰美  
人當有巨子女受來置飾室中師古曰簾南簾也音廉美人曰葦篋一  
合盛所生兒緘封及綠囊報書予嚴嚴持篋書置飾室簾南去帝  
與昭儀坐使客子解篋緘未已師古曰緘束篋之繩也音居或反帝使客子偏兼  
皆出自閉戶獨與昭儀在須臾開戶呼客子偏兼使緘封篋及綠  
緋方底推置屏風東蒸受詔持篋方底子武皆封曰御史中丞印  
曰告武篋中有死兒埋屏處勿令人知武穿獄樓垣下為坎埋其  
中故長定許貴人師古曰長定宮後稱之及故成都平阿侯家婢王  
業任嬪公孫習前免為庶人師古曰業任嬪公孫習前免為庶人詔召入  
屬昭儀為私婢成帝崩未幸梓宮師古曰梓宮未入也倉卒悲哀之時昭儀  
自知罪惡大知業等故許氏王氏婢恐事泄而曰大婢羊子等賜  
子業等各且十人曰慰其意屬無道我家過失師古曰屬無道我家過失元延二  
年五月故掖庭令吾上遵謂武曰師古曰吾上名遵掖庭丞吏曰下皆與  
昭儀合通無可與語者獨欲與武有所言我無子武有子是家輕

族人得無不敢乎蘇林曰是家謂成帝也不敢斥故言是家師古  
及當止不敢言也師古曰及當止不敢言也罪至族滅也是家謂昭儀何敢指帝乎掖庭中御幸生子者輒死  
又飲藥傷墮者無數欲與武共言之大臣票騎將軍貪者錢不足  
計事師古曰計事日票騎將軍謂曲陽侯王根也奈何令長信得聞之師古曰  
義與上師古曰義與上遵後病困謂武今我已死前所語事武不能獨為也師古曰  
獨為勿漏泄其語師古曰獨為勿漏泄其語皆在今年四月丙辰赦令前臣謹案永光三  
年男子忠等發長陵傅夫人冢事更大赦師古曰詔曰比朕不當所得赦也師古曰  
下曰為當師古曰下曰為當於理也師古曰於理也當音丁浪反魯嚴公夫人殺世子齊桓召而誅  
焉春秋子之師古曰焉春秋子之謂許子之也師古曰謂許子之也解具在五行志趙昭儀傾亂聖朝親  
滅繼嗣家屬當伏天誅前平安剛侯夫人謁坐大逆同產當坐巨  
蒙赦令歸故郡今昭儀所犯尤許逆罪重於謁而同產親屬皆在  
尊貴之位迫近幃幄師古曰尊貴之位迫近幃幄注先謙曰官本無此注師古曰羣下寒心非所已懲  
惡崇誼示四方也請事窮竟丞相以下議正法哀帝於是免新成  
侯趙欽欽兄子成陽侯所皆為庶人師古曰侯趙欽欽兄子成陽侯所皆為庶人  
子新嗣新成侯欽以皇太后弟封建平元年皆坐弟昭儀絕繼將  
嗣免表以欽與新皆為昭儀之兄傳以新為欽兄子必有一謀將  
家屬徙遼西郡時議郎耿育上疏言臣聞繼嗣失統廢適立庶師古曰  
日適讀曰情師古曰日適讀曰情聖人法禁古今至戒然大伯見歷知道適遂循固讓師古曰  
次下亦同師古曰次下亦同聖人法禁古今至戒然大伯見歷知道適遂循固讓師古曰  
知適謂知其當為適嗣也師古曰知適謂知其當為適嗣也委身吳粵權變所設不計常法致位  
王季曰崇聖嗣卒有天下師古曰王季曰崇聖嗣卒有天下先謙曰官本無此注師古曰子孫承業七八百  
載功冠三王道德最備是曰尊號追及大王故世必有非常之變  
然後適有非常之謀孝成皇帝自知繼嗣不昌時立念雖未有皇  
子萬歲之後未能持國師古曰子萬歲之後未能持國師古曰未晚暮也師古曰權柄之重制於女主女  
主驕盛則眷欲無極師古曰主驕盛則眷欲無極師古曰眷師古曰少主幼弱則大臣不使師古曰







后多曰珍寶賂趙昭儀及帝舅票騎將軍王根陰爲王求漢嗣  
皆見上無子欲豫自結爲久長計更稱譽定陶王師古曰更上亦音工衡反自器之明年遂徵定陶王立爲太子語在哀紀月餘天子立楚孝  
王孫景爲定陶王奉恭王後太子議欲謝少傅閻崇以爲春秋不  
以父命廢王父命師古曰王父謂祖也爲人後之禮不得願私親不當謝太  
傅趙玄以爲當謝太子從之詔問所以謝狀尙書劾奏玄左遷少  
府以光祿勳師丹爲太傅詔傅太后與太子母丁姬自居定陶國  
邸下有司議皇太子得與傅太后丁姬相見不有司奏議不得相  
見頃之成帝母王太后欲令傅太后丁姬十日一至太子家成帝  
曰太子丞正統補注先謙曰官本亦作承南監本同當共養陛下不得復顧私親王  
太后曰太子小而傅太后抱養之今至太子家以乳母恩耳不足  
有所妨於是令傅太后得至太子家丁姬以不小養太子獨不得

前漢九十七下

七

成帝崩哀帝即位王太后詔令傅太后丁姬十日一至未央宮補注先謙曰官本亦作承南監本同高  
武不從孔光之議令傅太后得居北宮哀帝遂無能自主矣  
昌侯董宏希指師古曰希望天子意指也上書言宜立丁姬爲帝太后師丹劾  
奏宏懷邪謀朝不道上初即位謙讓從師丹言止後迺白令王太  
后下詔尊定陶恭王爲恭皇哀帝因是曰春秋母以子貴尊傅太  
后爲恭皇太后丁姬爲恭皇后各置左右詹事食邑如長信宮中  
宮補注先謙曰官本中下宮作官南監本同追尊恭皇太后父爲崇祖侯恭皇后父爲  
襄德侯後歲餘遂下詔曰漢家之制推親親以顯尊尊定陶恭皇  
之號不宜復稱定陶其尊恭皇太后爲帝太后丁后爲帝太后  
後又更號帝太后爲皇太后稱永信宮帝太后稱中安宮而  
成帝母太皇太后本稱長信宮成帝趙后爲皇太后並四太后各  
置少府太僕秩皆中二千石爲恭皇立寢廟於京師比宣帝父悼

皇考制度序昭穆於前殿如清曰廟之前曰殿傅太后父同產弟四  
人日子孟中叔子元幼君師古曰中子孟子喜至大司馬封高武侯中叔子晏亦大司馬封孔鄉侯幼君子商封汝昌侯爲太后父  
崇祖侯後更號崇祖曰汝昌哀侯太后同母弟鄭憚前死以憚子  
業爲陽信侯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恩澤侯表作陽新侯案信新同字追尊憚爲陽信節侯  
鄭氏傅氏侯者凡六人補注王念孫曰六當爲四此涉下文六人而誤四人者一傳喜二傳晏三傳商四鄭  
業也師古曰五行志注引此正作四人大司馬二人九卿二千石六人侍中諸曹十餘  
人傅太后既尊後尤驕與成帝母語至謂之姬與中山孝王母馮  
太后並事元帝追怨之陷以祝詛罪令自殺元壽元年崩合葬渭  
陵稱孝元傅皇后云

前漢九十七下

六

定陶丁姬哀帝母也易祖師丁將軍之玄孫師古曰始祖也備林  
吳楚故稱將軍先謙曰官本注始祖作祖始是南監本同家在山  
陽瑕丘父至廬江太守始定陶恭王先爲山陽王而丁氏內其女  
爲姬王后姓張氏其母鄭禮即傅太后同母弟也太后以親戚故  
欲其有子然終無有唯丁姬河平四年生哀帝丁姬爲帝太后兩  
兄忠明明以帝舅封陽安侯忠蚤死封忠子滿爲平周侯太后叔  
父憲望望爲左將軍憲爲太僕明爲大司馬票騎將軍輔政丁氏  
侯者凡二人大司馬一人將軍九卿二千石六人侍中諸曹亦十  
餘人丁傅以一二二年間暴興尤盛然哀帝不甚假以權執權執不  
如王氏在成帝世也建平二年丁太后崩上曰詩云穀則異室死  
則同穴師古曰王國大車昔季武子成寢杜氏之墓在西階下請  
合葬而許之師古曰事附葬之禮自周興焉孝子事亡如事存帝  
太后宜起陵恭皇之園遣大司馬票騎將軍明東送葬于定陶貴  
震山東哀帝崩王莽秉政使有司舉奏丁傅罪惡葬以太皇太后



詔皆免官爵丁氏徙歸故郡莽奏貶傅太后號為定陶共王母丁太后號曰丁姬元始五年莽復言共王母丁姬前不臣妾師古曰不臣妾不遵臣妾之道至葬渭陵冢高與元帝山齊懷帝太后皇太后璽綬以葬

師古曰璽謂綬也不應禮禮有改葬請發共王母及丁姬冢取其璽綬消滅徙共王母及丁姬歸定陶葬共王冢次補注先謙曰願炎武云丁姬先已葬定陶此及丁而葬丁姬復其故師古曰復太后以為既已之事不須復發葬固爭之先謙曰官本南監本作莽太后詔曰因故棺為致椁作冢師古曰致謂累也祠以太牢謁者護既發傅太后冢崩壓殺數百人開丁姬椁戶火出炎四五丈師古曰炎反吏卒以水沃滅迺得入燒燔椁中器物莽復奏言前共王母生僭居桂宮皇天震怒災其正殿丁姬死葬踰制度今火焚其椁此天見變以告當改如股妾也臣前奏請葬丁姬復故非是師古曰言尚太優僭也共王母及丁姬棺

皆名梓宮珠玉之衣非藩妾服請更以木棺代去珠玉衣葬丁姬前漢九十七下賸妾之次奏可既開傅太后棺吳閭數里補注沈欽韓曰論衡死而多藏食物腐臭發人不能堪未為怪也長安志咸陽縣有漢傅太后廢陵水經注在霸城西北王莽奏毀其陵今其處積土猶高謂之增阜公卿在位皆阿莽指入錢帛遣子弟及諸生四夷又謂之增阜凡十餘萬人操持作具助將作掘平共王母丁姬故冢二旬開皆平莽又周棘其處以為世戒云師古曰以時有羣燕數千銜土投

丁姬穿中師古曰穿謂墳中也補注沈欽韓曰小宗伯卜葬兆甫也今南陽名穿地為窆聲如腐脫之脫先謙曰惠士奇云水經注引漢書穿中作窆中則窆讀為穿信矣說文穿通也窆穿地也文引漢書穿中作窆中則窆讀為穿信矣說文穿通也窆穿地也文

同義 丁傅既敗孔鄉侯晏將家屬徙合浦宗族皆歸故郡唯高武侯喜得全自有傳

孝哀傅皇后定陶太后從弟子也哀帝為定陶王時傅太后欲重親取以配王王入為漢太子傅氏女為妃哀帝即位成帝大行尚

在前殿而傅太后封傅妃父晏為孔鄉侯與帝舅陽安侯丁明同日俱封時師丹諫以為天下自王者所有親戚何患不富貴而倉卒若是其不久長矣晏封後月餘傅妃立為皇后傅氏既盛晏最尊重哀帝崩王莽白太皇太后下詔曰定陶共王太后與孔鄉侯晏同心合謀背恩忘本專恣不軌與至尊同稱號終沒至迺配食於左坐應劭曰若禮以其妃配者也坐於左而並食師古曰坐音材反詩逆無道今令孝哀皇后退就桂宮後月餘復與孝成趙皇后俱廢為庶人就其園自殺

孝元馮昭儀平帝祖母也元帝即位二年以選入後宮時父奉世為執金吾昭儀始為長使數月至美人後五年就館生男拜為健仔時父奉世為右將軍光祿勳奉世長男野王為左馮翊父子並居朝廷議者以為器能當其位非用女寵故也而馮健仔內寵與傅昭儀等建昭中上幸虎園關獸後宮皆坐熊佚出園師古曰佚字與逸同

攀檻欲上殿左右貴人傅昭儀等皆驚走馮健仔直前當熊而立左右格殺熊上問人情驚懼何故前當熊健仔對曰猛獸得人而止妾恐熊至御坐故以身當之元帝嗟嘆以此倍敬重焉傅昭儀等皆慙明年夏馮健仔男立為信都王尊健仔為昭儀元帝崩為信都太后與王俱居儲元宮師古曰黃圖中山在河平中隨王之國後徙

中山是為孝王後徵定陶王為太子封中山王舅參為宜鄉侯參馮太后少弟也是歲孝王薨有一男嗣為王時未滿歲有肯病孟曰災書之肯謂妖病也服虔曰身蓋青也蘇林曰名為肝厥發時唇口手足十指皆青師古曰下云禱祠解舍孟說是也未滿歲者謂為王未滿歲也皆音所領反字不作青服虔誤也太后自養

視數禱祠解舍師古曰解音懈補注何焯曰解禱而解之也顏音非本支解下脫舍字解舍或祀哀帝即位遣中郎謁者張由將醫治中山小王補注先謙曰續志漢謁者郎中由素有狂易病師古曰比三百石此中疑作郎中



狂而變易病發怒去西歸長安尚書簿責擅去狀師古曰簿責以文簿一責問

也由恐因誣言中山太后祝詛上及太后太后即傅昭儀也素常

怨馮太后因是遣御史丁玄案驗盡收御者官吏及馮氏昆弟在

國者百餘人分繫洛陽魏郡鉅鹿數十日無所得更使中謁者令

史立師古曰官為中謁者令姓史名立與丞相長史大鴻臚丞雜治立受傅太后

指幾得封侯師古曰幾治馮太后女弟習及寡弟婦君之死者數

十人巫劉吾服祝詛豎徐遂成言習君之曰武帝時豎修氏刺治

武帝得二十萬耳師古曰刺今愈上不得封侯不如殺上令中山

王代可得封立等劾奏祝詛謀反大逆責問馮太后無服辭立曰

熊之上殿何其勇今何怯也太后還謂左右此乃中語前世事師古曰中語謂宮中

先未死有司請誅之上不忍致法廢為庶人徙雲陽宮既死有司

復奏太后死在未廢前有詔以諸侯王太后儀葬之宜鄉侯參君

之習夫及子當相坐者或自殺或伏法參女奔為孝王后有兩女

有司奏免為庶人與馮氏宗族徙歸故郡張由以先告賜爵關內

侯史立遷中太僕哀帝崩大司徒孔光奏由前誣告骨肉立陷人

入大辟為國家結怨於天下以取秩遷獲爵邑幸蒙赦令請免為

庶人徙合浦云師古曰但罪由立不道復宜鄉侯也及孝王

怨故也使直鄉侯平帝時尚在必為莽所深畏亦夷滅之矣

中山衛姬平帝母也父子豪中山盧奴人官至衛尉子豪女弟為

宣帝健仔生楚孝王長女又為元帝健仔生平陽公主成帝時中

山孝王無子上以衛氏吉祥以子豪少女配孝王元延四年生平

帝年二歲師古曰先謙曰官本重孝王薨代為王哀帝崩無嗣太皇

太后與新都侯莽迎中山王立為帝莽欲顯國權懲丁傅行事師古

太后與新都侯莽迎中山王立為帝莽欲顯國權懲丁傅行事師古

曰懲創艾也補注何焯曰懲丁傅者以帝為成帝後母衛姬及外

家不當得至京師迺更立宗室桃鄉侯子成都為中山王奉孝王

後遣少傅左將軍甄豐賜衛姬璽綬即拜為中山孝王后以苦陘

縣為湯沐邑又賜帝舅衛寶寶弟玄爵關內侯賜帝三妹謁臣號

修義君哉皮為承禮君鬲子為尊德君師古曰音歷食邑各二千戶莽

長子字非莽隔絕衛氏恐久後受禍即私與衛寶通書記教衛后

上書謝恩因陳丁傅舊惡幾得至京師師古曰讀曰莫莽白太皇太后

詔有司曰中山孝王后深分明為人後之義條陳故定陶傅太后

丁姬諱天逆理上僭位號師古曰詩遠也徙定陶王於信都為共王立廟

於京師如天子制不畏天命毋聖人言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君

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故此

文引之也師古曰侮字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止有師古曰侮字七字南

壞亂法度居非其制稱非其號是以皇天震怒火燒其殿

六年之間大命不遂禍殃仍重師古曰遂猶延也重音直用反竟令孝哀帝受其

餘災大失天心天命暴崩又令共王祭祀絕廢師古曰何焯曰謂從

也王精魂無所依歸朕惟孝王后深說經義明鏡聖法懼古人之禍

敗近事之咎殃畏天命奉聖言是迺久保一國長獲天祿而令孝

王永享無疆之祀福祥之大者也朕甚嘉之夫褒義賞善聖王之

制其以中山故安戶七千益中山后湯沐邑加賜及中山王黃金

各百斤增傅相以下秩衛后日夜啼泣思見帝而但益戶邑字復

教令上書求至京師會事發覺莽殺字盡誅衛氏支屬衛寶女為

中山王后免后徙合浦師古曰其唯衛后在王莽

篡國廢為家人後歲餘卒葬孝王旁

孝平王皇后安漢公太傅大司馬莽女也平帝即位年九歲師古曰

日衍年字王鳴盛曰案莽傳亦有此一句又元后傳於孺子嬰亦



人亦自有如此句法未必果是衍字王先慎曰年上脫后字成帝  
 平帝年已見紀矣此處不必補敘續列女傳正作后年九歲  
 母太皇太后稱制而莽秉政莽欲依霍光故事以女配帝太后意  
 不欲也莽設變詐令女必入因以自重事在莽傳太后不得已而  
 許之遣長樂少府夏侯藩宗正劉宏少府宗伯鳳尚書令平晏納  
 采禮記云婚禮納采問名謂采擇其可者 太師光大司徒馬宮  
 大司空甄豐左將軍孫建執金吾尹賞行太常事太中大夫劉歆  
 及太卜太史令以下四十九人賜皮弁素績師古曰皮弁以鹿皮  
 合也素績謂素裳也朱衣而素裳績字或作績績謂績之若今  
 之襪為也禮記沈欽韓曰績志敬事者冠皮弁縹麻衣卓領袖下  
 素裳所謂皮弁素績王先慎曰績志敬事者冠皮弁縹麻衣卓領袖下  
 績曰績列女傳績作績以禮雜卜筮太牢祠宗廟待吉月日明  
 年春遣大司徒宮大司空豐左將軍建右將軍甄邯光祿大夫歆  
 奉乘輿法駕迎皇后於安漢公第宮師古曰本自莽第以皇后在  
 此當以第為句宮字連下豐歆讀即前文大司徒豐歆授皇后璽綬  
 徒宮大司空豐光祿大夫歆三人也顏說失之豐歆授皇后璽綬  
師古曰絛所登車稱警蹕便時上林延壽門也音類而反補注絛  
 以繫轡音弗起所包廣遠在南山下之若城內上林高帝時即有之蕭何所請  
 令民入田者也蓋景武以後不以爲豫遊之所而屬大農以錢  
 藏幣平準書楊可告籍錢上林財物重是也后自莽第入宮皆在  
 城內無行至南山下上林之理蓋在城內上林去宮甚近故可便  
 時耳顏注使時不明章懷注楊震傳引此解云待吉時而後入其  
 解似明而實非蓋平后之便時未嘗非欲待吉時而此但言取便  
 傳住許時耳此時非指吉時如此便時爲吉時以解楊震傳尚  
 亦可避而不可通矣入未央宮前殿羣臣就位行禮大赦天下益  
 封父安漢公地滿百里賜迎皇后及行禮者自三公以下至驛宰  
 執事長樂未央宮安漢公第者皆增秩賜金帛各有差皇后立三  
 月以禮見高廟尊父安漢公號曰宰衡位在諸侯王上賜公夫人  
 號曰功顯君補注先謙曰  
 上脫太字食邑封公子安爲襄新侯臨爲賞都侯  
 后立歲餘平帝崩莽立孝宣帝玄孫嬰爲孺子莽攝帝位尊皇后  
 爲皇太后三年莽即真以嬰爲定安公改皇太后號爲定安公太

后太后時年十八矣爲人婉嫵有節操師古曰婉順也嫵  
 廢常稱疾不朝會莽敬憚傷哀欲嫁之乃更號爲黃皇室主師古  
 自謂土德故云黃皇室  
 主者若漢之稱公主令立國將軍成新公孫建世子祿飾將暨  
 往問疾師古曰祿盛飾也音丈又音象一曰祿首飾也在兩耳後  
 篇未并冠者之補注周壽昌曰急就備祿飾刻畫無等雙類  
 飾也此亦漢時語后大怒笞鞭其旁侍御因發病不肯起莽遂不  
 復彊也及漢兵誅莽燔燒未央宮后曰何面目已見漢家自投火  
 中而死  
 贊曰易著吉凶而言謙盈之效天地鬼神至于人道歷不同之師  
 曰易謙卦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  
 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 夫女寵之興繇至微  
 而體至尊師古曰繇  
 與由同窮富貴而不曰功此固道家所畏禍福之宗  
 也序自漢興終于孝平外戚後庭色寵著聞二十有餘人然其保  
 位全家者唯文景武帝太后及邛成后四人而已至如史良娣王  
 悼后許恭哀后身皆天折不幸而家依託舊恩不敢縱恣是已能  
 全其餘大者夷滅小者放流烏噉鑿茲行事變亦備矣  
漢書九十七

外戚傳第六十七下終 漢書九十七



元后傳第六十八

漢書九十八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臣 王先謙補注

孝元皇后王莽之姑也 補注周壽昌曰後書張衡傳承平中為侍

至於編年用其紀元為元后本紀班氏立元后傳於諸后紀後

則當時未用其紀元也蓋元后本紀班氏立元后傳於諸后紀後

若不於莽傳按年紀事則十數年國統虛懸事無所屬此傳莽自

謂黃帝之後其自本曰昌曰述其本系補注周壽昌黃帝姓姚氏

八世生虞舜舜起媯汭曰媯為姓因水為姓也水曲曰汭言

先謙曰官本考證引諸音義曰媯汭字書曰媯舜姓也該反補注

案舜居媯水因以為姓先謙案水曲官本南監本作曲水 至周

武王封舜後媯滿於陳是為胡公十三世生完完字敬仲齊師

曰舜古齊桓公曰為卿姓田氏十一世田和有齊國三世稱王

奔字 齊桓公曰為卿姓田氏十一世田和有齊國三世稱王

宋補曰舊至王建為秦所滅項羽起封建孫安為濟北王

本三作二至王建為秦所滅項羽起封建孫安為濟北王

項籍傳羽方渡河救趙安下濟北數城引兵降羽立安為

濟北王劉昭謂濟北前漢之舊國亦據羽封安事言之 至漢興

安失國齊人謂之王家因曰為氏文景開安孫遂字伯紀處東平

陵師古曰濟南之地補注生賀字翁孺為武帝繡衣御史逐捕魏

郡羣盜堅盧等黨與及吏畏懦逗遛當坐者反逆音住又音豆翁

孺皆縱不誅它部御史暴勝之等奏殺二千石誅二千石曰下

二千石者奏而殺之其及通行飲食坐連及者大部至斬萬餘人語

見酷吏傳翁孺曰奉使不稱免謂不副所委嘆曰吾聞活千人有

封子孫吾所活者萬餘人後世其興乎翁孺既免而與東平陵終

氏為怨齊乘在濟南東七十五里周二十餘里鄭樵撰氏族略

斷東平遂以陵終氏為復 迺徙魏郡元城委粟里為三老魏郡人

陽雄土火相乘 李奇曰此龜繇文也陰元后也陽漢也王氏莽故

有沙麓崩後六百四十五年宜有聖女與其齊田乎 張晏曰陰數

四土數五故六百四十五歲也春秋傳十四年沙麓崩歲在乙亥

至哀帝崩元后始崩崩歲在庚申沙麓崩後六百四十五歲補注

先謙曰官本南監本哀帝下 今王翁孺徙正直其地當補注宋

更有元壽二年哀帝六字 日月當之元城郭東有五鹿之虛即沙鹿地也

後八十年當有貴女興天下云 補注先謙曰官本南監本此下

蓋王翁孺生禁字稚君少學法律長安為廷尉史本始三年生女

政君即元后也禁有大志不修廉隅好酒色多取傍妻凡有四女

八男長女君俠次即元后政君次君力次君弟長男鳳孝卿次曼

元卿譚子元 補注宋補曰譚字上當有次字先謙曰崇少子商子

夏立子叔根稚卿逢時季卿唯鳳崇與元后政君同母母適妻魏

郡李氏女也 師古曰適後曰如去更嫁為河內苟賓妻初李親任

政君在身 師古曰任懷入其懷及壯大婉順得婦人道嘗許嫁未

行所許者死後東平王聘政君為姬未入王薨 補注錢大昭曰東

趙王偶會篇云王莽姑正君許嫁二夫二夫死當適趙而王薨氣

未相加之趙王趙王未娶又葬 禁獨怪之使卜數者相政君數計也

也數言今之祿命書 當大貴不可言禁心以為然迺教書學鼓琴五

鳳中獻政君年十八矣 補注沈欽韓曰論衡骨相篇清河南宮大

天下母是時宣帝世元帝為太子 入掖庭為家人子歲餘會皇太

子所愛幸司馬良娣病且死謂太子曰妾死非天命迺諸娣妾良

人更祝詛殺我 師古曰更音工衡反太子憐之且曰為然及司馬良娣死太

子悲患發病忽忽不樂因曰過怒諸娣妾莫得進見者久之 補注

日越本無者字先 宣帝聞太子恨過諸娣妾欲順適其意迺令皇

后擇後宮家人子可曰虞侍太子者 師古曰此政君與在其中



日與讀 及太子朝皇后迺見政君等五人微令旁長御問知太子所欲補注沈欽韓曰漢舊儀女御長如侍中太子殊無意於五人者不得已於皇后師古曰恐不副皇彊應曰此中一人可師古曰非其本是時政君師古曰恐不副皇後意故言不得已師古曰恐不副皇坐近太子補注周壽昌曰時政君方為後宮家人子又獨衣絳緣師古曰恐不副皇諸子師古曰恐不副皇衣即袞衣之類也師古曰恐不副皇長御即曰為師古曰恐不副皇本有皇后使侍中杜輔掖庭令濁賢交送政君太子宮師古曰恐不副皇是字師古曰恐不副皇謂侍中掖庭師古曰恐不副皇令雜為使師古曰恐不副皇見丙殿得御幸有身先是者太子後宮娣妾呂十數御幸久者七八年莫有子及王妃壹幸而有身甘露三年生成帝於甲館畫堂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甲為世適皇孫宣帝愛之自名曰驚字太孫常置左右後三年宣帝崩太子即位是為孝元帝立太孫為太子呂母王妃為婕妤封父禁為陽平侯後三日婕妤立為皇后禁位特進禁弟引至長樂衛尉永光二年

**前漢九十八**

禁薨諡曰頃侯長子鳳嗣侯補注沈欽韓曰西京雜記王鳳以五日生子長及戶則自書不則書其父母曰欲不舉曰俗諺舉五其父曰勿舉其母稱舉之後為孟嘗君號其母為薛公大家以古事推之非不為衛尉侍中皇后自有子後希復進見太子壯大寬博恭慎語在成紀其後幸酒樂燕樂師古曰幸酒好酒也樂宴樂好燕私之樂也解其在成紀元帝不曰為能而傳昭儀有寵於上生定陶共王王多材藝上甚愛之坐則側席行則同輦師古曰側席常有意欲廢太子而立共王時鳳在位與皇后太子同心憂懼賴侍中史丹擁右太子讀日佑 語在丹傳上亦曰皇后素謹慎而太子先帝所常留意故得不廢元帝崩太子立是為孝成帝尊皇后為皇太后呂鳳為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益封五千戶王氏之與自鳳始又封太后同母弟崇為安成侯食邑萬戶鳳庶弟譚等皆賜爵關內侯食邑其夏黃霧四塞終日師古曰塞滿也天子曰問諫大夫楊興博士

駟勝等對皆曰為陰盛侵陽之氣也高祖之約也非功臣不侯今太后諸弟皆曰無功為侯非高祖之約外戚未會有也故天為見異師古曰見異示禍注先謙言事者多曰為然風於是懼上書辭謝曰陛下即位思慕諒闇師古曰商書云高宗諒闇諒信闇也諒信下有也字故詔臣鳳典領尚書事上無曰明聖德下無曰益政治今有第星天地赤黃之異師古曰與字同咎在臣鳳當伏顯戮曰謝天下今諒闇已畢大義皆舉宜躬親萬機曰承天心因乞骸骨辭職上報曰朕承先帝聖緒涉道未深不明事情是曰陰陽錯繆日月無光赤黃之氣充塞天下咎在朕躬今大將軍迺引過自子欲上尚書事歸大將軍印綬罷大司馬官是明朕之不德也朕委將軍曰事誠欲庶幾有成顯先祖之功德將軍其專心固意輔朕之不逮母有所疑後五年諸吏散騎安成侯崇薨諡曰共侯有遺腹子奉世嗣侯太后甚哀之明年河平二年上悉封舅譚為平阿侯商成都侯立紅陽侯根曲陽侯逢時高平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太后同產唯曼蚤卒張晏曰同父則為同產不必餘舉侯矣太后母李親荀氏妻生一男名參寘居頃侯禁在時太后令禁還李親師古曰召太后憐參欲曰田蚡為比而封之李奇曰田王后同母異父得封故也上曰封田氏非正也曰參為侍中水衡都尉補注周壽昌曰此太后母再嫁荀氏所生子也參死子復復都尉為侍中陳湯傳所云參妻欲為復求封曰金湯湯未為奏者也王氏子弟皆卿大夫侍中諸曹分據執官滿朝廷大將軍鳳用事上遂謙讓無所顧師古曰顧與專同左右常薦光祿大夫劉向少子歆通達有奇異材補注先謙曰官本無奇字引宋肅曰舊本無上召見歆誦讀詩賦甚說之師古曰說欲曰為中常侍召取衣冠臨當拜左右皆曰未曉大將軍

**前漢九十八**



將軍左右叩頭爭之上於是語鳳曰為不可迺止其見憚如此

上即位數年無繼嗣體常不平師古曰言多疾疾定陶共王來朝太后與

上承先帝意遇共王甚厚賞賜十倍於它王不曰往事為繼介師古曰

日往事謂先帝時欲以代共王之來朝也天子留不遣歸國上謂

太子也言無繼介之嫌怒共王之來朝也天子留不遣歸國上謂

共王我未有子人命不諱師古曰人命無常不可諱補注宋祁曰

一朝有它且不復相見師古曰也爾長留侍我矣其後天子疾益

有瘳共王因留國邸旦夕侍上上甚親重大將軍鳳心不便共王

在京師會日蝕鳳因言日蝕陰盛之象為非常異定陶王雖親於

禮當奉藩在國今留侍京師詭正非常師古曰詭遠也故天見戒師古曰

王辭去上與相對泣而決師古曰泣上京兆尹王章素剛

直敢言以為鳳建遺共王之國非是師古曰建迺奏封事言日蝕

之咎矣天子召見章延問曰事章對曰天道聰明佐善而災惡師古曰

監本佐並作佑 曰瑞異為符效今陛下未有繼嗣引近定陶王

音巨新反 所曰承宗廟重社稷上順天心下安百姓此正義善事

當有祥瑞何故致災異災異之發為大臣顛政者也今聞大將軍

獲歸日蝕之咎於定陶王師古曰獲建造之國苟欲使天子孤立

於上顛擅朝事曰使其私非忠臣也且日蝕陰侵陽臣顛君之咎

今政事大小皆自鳳出天子曾不一舉手師古曰舉鳳不

內省責師古曰責反歸咎善人推遠定陶王師古曰遠且鳳

誣罔不忠非一事也前丞相樂昌侯商師古曰商本曰先帝外屬內

行篤有威重位歷將相國家柱石臣也其人守正不肯訕節隨鳳

委曲卒用閹門之事為鳳所罷師古曰罷身曰憂死眾庶愍之

又鳳知其小婦弟張美人已嘗適人師古曰適弟謂女弟即妹也於禮不宜

配御至尊託曰為宜子內之後宮苟曰私其妻弟聞張美人未嘗

任身就館也師古曰是則不為宜且羌胡尚殺首子曰盪腸正世

師古曰盪腸洗滌也言婦初來所生之子或它姓補注宋祁曰屬當

作腹沈欽韓曰列子湯問篇越之東有輶休之國其長子生則鮮

而食之謂之宜 況於天子而近已出之女也此三者皆大事陛下

所自見足曰知其餘及它所不見者師古曰以所見者鳳不可

令久典事宜退使就第選忠賢以代之自鳳之白罷商後遣定陶

王也上不能平及聞章言天子感寤納之謂章曰微京兆尹直言

吾不聞社稷計師古曰社且唯賢知賢君試為朕求可曰自輔者於

是章奏封事薦中山孝王舅琅邪太守馮野王先帝時歷二卿忠

信質直知謀有餘野王曰王舅出曰賢復入明聖主樂進賢也上

自為太子時數聞野王先帝名卿聲譽出風遠甚方倚欲曰代鳳

初章每召見上輒辟左右師古曰辟時太后從弟長樂衛尉弘子

侍中音師古曰音獨側聽具知章言曰語鳳鳳聞之稱

病出就第上疏乞骸骨謝上曰臣材駑愚慙得曰外屬兄弟七人

封為列侯宗族蒙恩賞賜無量輔政出入七年師古曰七年

軍深悼輔政十年變異不已鳳自竟寧元年輔政七年師古曰七年

至陽朔初已十年此當陽朔元年奏則七字誤也 國家委任臣鳳

所言輒聽薦士常用無一功善陰陽不調災異數見咎在臣鳳奉

職無狀此臣一當退也五經傳記師所誦說咸曰日蝕之咎在於

大臣非其人易曰折其右肱師古曰肱此臣二當退也河

平曰來臣久病連年數出在外曠職素餐此臣三當退也師古曰

任徒受陛下曰皇太后故不忍誅廢臣猶自知當遠流放又重自

念師古曰念兄弟宗族所蒙不測當殺身靡骨死釐釐下師古曰

皮反不當曰無益之故有離寢門之心誠歲餘已來所苦加侵師古曰

日益甚師古曰益越本月作日先議案南監本作日月 不勝大願







第見穿城引水意恨內衙之未言後微行出過曲陽侯第又見園

中土山漸臺似類白虎殿師古曰黃圖於是在未央宮於是上怒曰讓車騎將軍

音補注先謙曰專讓音者商根兄弟欲自黥謝太后上問之大

怒迺使尚書賈問司隸校尉京兆尹知成都侯商擅穿帝城決引

豐水曲陽侯根驕奢僭上赤墀青瑣孟康曰以青蓋戶邊錄中天

如人衣領再重裏者青名曰青瑣天子門制也師古曰孟說是青

項者刻為連環文而青塗之也補注沈欽韓曰御覽百三十五引

漢官儀曰天子朱泥殿上曰丹墀先紅陽侯立父子臧匿姦猾亡

謀曰官本連環作連環而下有以字

命賓客為羣盜司隸京兆皆阿縱不舉奏正法二人頓首省戶下

補注先謙曰顧炎武云省戶即禁門也蔡邕獨斷曰禁中者門戶

有禁非侍御者不得入故曰禁中孝元皇后父陽平侯名禁當時

避之故曰省中先謙案上責問者商立根三人下又云商又賜車

騎將軍音策書曰外家何甘樂禍敗師古曰言此罪而欲自黥則

相戮辱於太后前傷慈母之心曰危亂國外家宗族疆上一身寢

弱日久師古曰今將一施之師古曰君其召諸侯令待府舍師古曰

舍待詔命是日詔尚書奏文帝時誅將軍薄昭故事補注周壽

文紀注昭文帝母舅也奏事車騎將軍音藉稟請罪師古曰自坐

罰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商立根皆負斧質謝上不忍誅然後得已

久之平阿侯譚薨諡曰安侯子仁嗣侯太后憐弟曼蚤死獨不封

曼寡婦渠供養東宮子莽幼孤不及等比師古曰比音必麻反

常曰為語平阿侯譚成都侯商及在位多稱莽者久之上復下詔

追封曼為新都侯哀侯而子莽嗣爵為新都侯後又封太后姊子涪

于長為定陵侯王氏親屬侯者八十人上悔廢平阿侯譚不輔政

而薨也迺復進成都侯商曰特進領城門兵置幕府得舉吏如將

軍杜鄴說車騎將軍音令親附商語在鄴傳王氏爵位曰盛唯音

為修整數諫正有忠節輔政八年薨弔贈如大將軍諡曰敬侯子

舜嗣侯為太僕侍中特進成都侯商代音為大司馬衛將軍而紅

陽侯立位特進領城門兵商輔政四歲病乞骸骨天子憫之更曰

為大將軍益封二千戶賜錢百萬商薨弔贈如大將軍故事諡曰

景成侯子況嗣侯紅陽侯立次當輔政有罪過語在孫寶傳上迺

廢立而用光祿勳曲陽侯根為大司馬票騎將軍歲餘益封千七

百戶高平侯逢時無材能名稱是歲薨諡曰戴侯子買之嗣侯綏

和元年前位二十餘年無繼嗣而定陶共王已薨子嗣立為王

王祖母定陶傅太后重賂遺票騎將軍根為王求漢嗣根為言上

亦欲立之遂徵定陶王為太子時根輔政五歲矣乞骸骨上迺益

封根五千戶賜安車駟馬黃金五百斤罷就第先是定陵侯涪子

長曰外屬能謀議為衛尉侍中在輔政之次是歲新都侯莽告長

伏罪與紅陽侯立相連師古曰伏罪謂舊長下獄死立就國語在

長傳故曲陽侯根薦莽曰自代上亦曰為莽有忠直節補注先謙

直字遂擢莽從侍中騎都尉光祿大夫為大司馬歲餘成帝崩

哀帝即位太后詔莽就第避帝外家哀帝初優莽不聽莽上書固

乞骸骨而退上迺下詔曰曲陽侯根前在位建社稷策侍中太僕

安陽侯舜往時護太子家導朕忠誠專壹有舊恩新都侯莽憂勞

國家執義堅固庶幾與為治太皇太后詔休就第補注先謙曰

朕甚閔焉其益封根二千戶舜五百戶莽三百五十戶曰莽為特

進朝朔望又還紅陽侯立京師哀帝少而聞知王氏驕盛心不能

善曰初立故優之後月餘司隸校尉解光奏補注錢大昭曰曲陽

侯根宗重身尊三世據權五將秉政天下輻湊自效師古曰效

第宅補注先謙曰官本第中起土山立兩市殿上赤墀戶青瑣

第宅補注先謙曰官本第中起土山立兩市殿上赤墀戶青瑣



補注王念孫曰戶下原有下字起土山立兩市殿上赤墀戶下青  
 頂皆相對為文今本脫下字則句法參差矣藝文類聚卷之四  
 覽賈產部七引遊觀射獵使奴從者被甲持弓弩陳為步兵止宿  
 此皆有下字師古曰共音居用發民治道百姓苦其役內懷姦  
 離宮水衡共張反張音竹亮反推親近吏主簿張業曰為尚書蔽上壅下  
 邪欲筦朝政師古曰筦音同推親近吏主簿張業曰為尚書蔽上壅下  
 內塞王路外交藩臣驕奢僭上壞亂制度案根骨肉至親社稷大  
 臣師古曰至親謂先帝棄天下根不悲哀思慕山陵未成公聘取  
 於成帝為舅如道曰五百官名也外戚傳曰  
 故掖庭女樂五官殿嚴王飛君等五官視三百石補注周壽昌曰  
 公聘取言公然聘也置酒歌舞捐忘先帝厚恩背臣子義及根兄子  
 取為妻無顧忌也成都侯況幸得已外親繼父為列侯侍中不思報厚恩亦聘取故  
 掖庭貴人曰為妻皆無人臣禮大不敬不道於是天子曰先帝遇  
 根況父子至厚也今迺背忘恩義已根嘗建社稷之策師古曰謂  
 也遣就國免況為庶人歸故郡根及況父商所薦舉為官者皆罷  
 後二歲傳太后帝母丁姬皆稱尊號有司奏新都侯莽前為大司  
 馬貶抑尊號之議虧損孝道及平阿侯仁臧匿趙昭儀親屬皆就  
 國天下多冤王氏諫大夫楊宣上封事言孝成皇帝深惟宗廟之  
 重稱述陛下至德已承天序聖策深遠恩德至厚惟念先帝之意  
 豈不欲已陛下自代奉承東宮哉師古曰言太皇太后春秋七十  
 數更憂傷師古曰更經敕令親屬引領已避丁傅師古曰引領自  
 行道之人為之隕涕況於陛下時登高遠望獨不慙於延陵乎哀  
 帝深感其言復封商中子邑為成都侯元壽元年日蝕賢良對策  
 多訟新都侯莽者上於是徵莽及平阿侯仁還京師侍太后曲陽  
 侯根薨國除明年哀帝崩無子太皇太后曰莽為大司馬與共徵  
 立中山王奉哀帝後是為平帝帝年九歲補注先謙曰常年被疾  
 太后臨朝委政於莽莽顯威福紅陽侯立莽諸父平阿侯仁素剛

直莽內憚之令大臣曰罪過奏遣立仁就國莽曰誑耀太后言勸  
 政致太平擊臣奏請尊莽為安漢公後遂遣使者迫守立仁令自  
 殺賜立諡曰荒侯子柱嗣仁諡曰刺侯子術嗣是歲元始三年也  
 明年莽風羣臣奏立莽女為皇后師古曰風又奏尊莽為宰衡莽  
 母及兩子皆封為列侯語在莽傳莽既外壹羣臣令稱己功德又  
 內媚事旁側長御曰下賂遺曰千萬數曰尊太后姊妹君俠為廣  
 恩君君力為廣惠君君弟為廣施君皆食湯沐邑日夜共譽莽莽  
 又知太后婦人厭居深宮中莽欲虞樂曰市其權張晏曰以遊觀  
 市買師古曰此虞與娛同補注先迺令太后四時車駕巡狩四郊  
 師古曰邑外謂之郊近二十里也補注宋祁曰近字下當存見孤  
 有郊字劉奉世曰言郊不必二十里也郭攬里馬得云近存見孤  
 寡貞婦春幸蘭館師古曰蘭館在漢宮闕疏云上林率皇后列侯夫人桑  
 遵霸水而祓除師古曰桑採桑也遵循也謂緣水邊補注先謙曰  
 少半是月上已官民皆絮於東流水上日洗濯祓夏遊御宿郛杜  
 除去宿垢疾為大絮此祓禊之禮亦緣西漢也秋應東館望昆明集黃  
 之開宿師古曰宿宿苑在長安城南今之御秋應東館望昆明集黃  
 山宮冬饗飲飛羽師古曰飛羽在槐里飛羽殿在未央宮中羽  
 在昆明池中也師古曰昆明池在滇池也飛羽殿在未央宮中羽  
 明飛羽殿後宮則昭陽殿也師古曰昭陽殿在未央宮中飛羽殿在未央宮中羽  
 列西京賦後宮則昭陽殿也師古曰昭陽殿在未央宮中飛羽殿在未央宮中羽  
 羽為兩先謙曰槐里縣有黃山宮見地理志校獵上蘭蘭名也  
 在上登長平館師古曰長平觀見宣紀注臨涇水而覽焉太后所  
 至屬縣輒施恩惠賜民錢帛牛酒歲曰為常太后從容言曰師古  
 容反我始入太子家時見於丙殿至今五六十歲尚頗識之師古  
 武志反莽因曰太子宮幸近可壹往遊觀不足已為勞於是太后  
 幸太子宮甚說師古曰說太后旁弄兒病在外舍服虔曰官婢侍  
 弄兒也補注先謙曰莽自親候之其欲得太后意如此平帝崩無子  
 日官本注官作言莽自親候之其欲得太后意如此平帝崩無子  
 莽徵宣帝玄孫選最少者廣戚侯子劉嬰年二歲託曰卜相為最



吉迺風公卿奏請立嬰為孺子師古曰風令宰衡安漢公莽踐祚

居攝補注先謙曰如周公傅成王故事太后不為可力不能禁

於是莽遂為攝皇帝改元稱制焉俄而宗室安眾侯劉崇及東郡

太守翟義等惡之更舉兵欲誅莽師古曰更太后聞之曰人心不

相遠也師古曰言我雖婦人亦知莽必已自危不可其後莽遂

曰符命自立為真皇帝先奉諸符瑞曰白太后太后大驚初漢高

祖入咸陽補注王念孫曰高祖上不常有漢字此涉下文漢傳國

漢至霸上秦王子嬰降於軹道奉上始皇璽及高祖誅項籍即天

子位因御服其璽世傳受號曰漢傳國璽曰孺子未立補注宋

或作未即位師古曰璽臧長樂宮及莽即位請璽太后不肯授莽莽使安

陽侯舜諭指舜素謹救太后雅愛信之舜既見太后知其為莽求

璽怒罵之曰而屬父子宗族蒙漢家力富貴累世師古曰既無已

報受人孤寄乘便利時奪取其國師古曰孤寄託之不復顧恩義人

如此者狗猪不食其餘師古曰天下豈有而兄弟邪且若自己金

匱符命為新皇帝師古曰變更正朔服制亦當自更作璽傳之萬

世何用此亡國不祥璽為而欲求之我漢家老寡婦且暮且死欲

與此璽俱葬終不可得太后因涕泣而言旁側長御曰下皆垂涕

舜亦悲不能自止良久迺仰謂太后臣等已無可言者師古曰言

莽必欲得傳國璽太后寧能終不與邪太后問舜語切恐莽欲奪

之迺出漢傳國璽投之地補注沈欽韓曰玉璽記元后出璽投地

遣使求璽後怒不與如此數輩后乃呼使者入親數讓之師古曰

以璽抵軒下因涕泣橫流曰天不祚爾與元后事亦相類師古曰

舜曰我老已死知而兄弟今族滅也補注宋祁曰知而越本知作

族滅作滅族師古曰迺既得傳國璽奏之莽大說師古曰迺為太后置

酒未央宮漸臺大縱眾樂莽又欲改太后漢家舊號易其璽綬恐

不見聽而莽疏屬王諫欲諂莽上書言皇天廢去漢而命立新室

太皇太后不宜稱尊號當隨漢廢曰奉天命莽迺車駕至東宮親

曰其書曰太后太后曰此言是也師古曰莽因曰此諄德之臣

也師古曰罪當誅於是冠軍張永獻符命銅璧文補注先謙

陽言太皇太后當為新室文母太皇太后師古曰休哉師古曰其文

曰常云新室師古曰莽迺下詔曰予視羣公咸曰休哉師古曰其文

字非刻非畫厥性自然予伏念皇天命予為子更命太皇太后為

新室文母太皇太后協于新室補注宋祁曰照監本作為協於新

麻沙本所載然宋景文公卒於仁宗時道奏請擇宗室為七世之

主安得見照監本耶但宗字疑衍姑存此說以見宋本固有與

者矣師古曰故交代之際信於漢氏哀帝之代世傳行詔籌為西王母

共具之祥師古曰當為歷代為母昭然著明予祇畏天命敢不

欽承謹曰令月吉日親率羣公諸侯卿士奉上皇太后璽綬師古

絃謂璽之組也補注先謙曰此字誤曰當順天心光于四海焉太

后聽許莽於是鳩殺王諫而封張永為貢符子初莽為安漢公時

又詔太后奏尊元帝廟為高宗太后晏駕後當曰禮配食云及莽

改太后為新室文母絕之於漢不令得體元帝墮壞孝元廟師古

致也師古曰更為文母太后起廟獨置孝元廟故殿曰為文母尊食堂

孟康曰尊音撰師古曰既成名曰長壽宮曰太后在故未謂之廟莽曰太

后好出遊觀迺車駕置酒長壽宮請太后既至見孝元廟廢徹塗

地太后驚泣曰此漢家宗廟皆有神靈與何治而壞之師古曰與

此何罪於汝無所過預何為毀壞之補注且使鬼神無知又何用

先謙曰官本南監本音下無曰字過作干

廟為如令有知我迺人之妃妾豈宜辱帝之堂曰陳饋食哉私謂

左右曰此人媢神多矣能久得祐乎飲酒不樂而罷自莽篡位後

知太后怨恨求所曰媢太后無不為然愈不說師古曰莽更漢



家黑貂著黃貂孟康曰侍中所著貂也又改漢正朔伏臘日太

后令其官屬黑貂至漢家正臘日補注沈欽韓曰通典高堂隆議

終而臘火始於寅盛於午終於戌故火行之君以午祀也

古法遇閏歲即以第四戌為臘不可在十一月也後書陳寵傳

與其左右相對飲酒食引此食下有肉字於義為長太后年八

十四建國五年二月癸丑崩三月乙酉合葬渭陵莽詔大夫揚雄

作諫曰太陰之精沙麓之靈作合於漢配元生成補注王先慎曰

苑二十古文著其協於元城沙麓泰陰精者補注先謙曰官本

月也太后崩後十年漢兵誅莽初紅陽侯立就國南陽與諸劉結

恩立少子丹為中山太守補注何焯曰後書王丹別是一人周壽

帝時太皇太后立桃鄉侯為中山王補注王丹別是一人周壽

帝河平二年平帝元始四年中山王恭孝王後立之封紅陽在成

守此或是王莽時然莽已易中山曰常山易太守世祖初起丹降

為將軍戰死上閔之封丹子泓為武桓侯至今師古曰泓音於宏

表云建武元年泓以父丹為將軍戰死往與上有舊侯與傳同而後書未載丹事

司徒掾班彪曰三代已來補注朱祁曰三代春秋所記王公國君

與其失世稀不己女寵漢興后妃之家呂霍上官幾危國者數矣

師古曰幾音巨依反數音所角反及王莽之興由孝元后歷漢四世為天下母

國六十餘載羣弟世權更持國柄師古曰更工衡反補注先

十侯卒成新都位號已移於天下而元后卷卷猶握一璽師古曰

劉向傳不欲已授莽婦人之仁悲夫

元后傳第六十八

漢書九十八

王莽傳第六十九上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王先謙補注

王莽字巨君孝元皇后之弟子也元后父及兄弟皆曰元成世封

侯居位輔政家凡九侯五大司馬語在元后傳師古曰外戚傳言

鳳本謂禁為侯補注齊召南曰案外戚及元后傳言十侯自元后

親屬計之并數定陵侯治于長也此專言王氏故云九侯周壽昌

曰外戚傳云家凡十侯此云九侯益知治于長之唯莽父曼蚤死

不能與也先謙曰官本南監本注九侯作九者師古曰曼蚤死

不侯師古曰蚤莽羣兄弟皆將軍五侯子乘時侈靡師古曰乘因

特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成作盛是 呂與馬聲色佚游相高師古曰佚

折節為恭儉受禮經師事沛郡陳參勤身博學被服如儒生師古

音反事母及寡嫂養孤兄子行甚救備師古曰又外交英俊內事

諸父曲有禮意陽朔中世父大將軍鳳病師古曰謂伯父也以

侍疾親嘗藥亂首垢面不解衣帶連月鳳且死呂託太后及帝拜

為黃門郎遷射聲校尉久之叔父成都侯商上書願分戶邑呂封

莽及長樂少府戴崇侍中金涉胡騎校尉箕闕上谷都尉陽竝中

郎陳湯皆當世名士咸為莽言上由是賢莽永始元年封莽為新

都侯國南陽新野之都鄉千五百戶遷騎都尉光祿大夫侍中宿

衛謹救爵位益尊節操愈謙散與馬衣裘振施賓客師古曰家無

所餘收贖名士交結將相卿大夫甚眾故在位更推薦之師古曰

衡游者為之談說虛譽隆洽傾其諸父矣敢為激發之行處之不

慙師古曰慙急動也慙愧也莽兄永為諸曹蚤死有子光莽使

學博士門下莽休沐出振車騎師古曰振整也奉羊酒勞遺其師

恩施下竟同學師古曰竟諸生縱觀長老嘆息光年小於莽子宇



葬使同日內婦賓客滿堂須臾一人言太夫人苦某痛當飲某藥  
 比客罷者數起焉師古曰此音必麻為私買侍婢補注先謙曰官  
 是昆弟或頗聞知葬因曰後將軍朱子元無子師古曰朱博葬聞此兒  
 種宜子師古曰此兒為買之即日曰婢奉子元其匿情求名如此  
 是時太后姊子淳于長曰材能為九卿先進在葬右師古曰名位  
 也葬陰求其罪過補注先謙曰因大司馬曲陽侯根白之長伏誅  
 葬曰獲忠直語在長傳根因乞骸骨薦葬自代上遂擢為大司馬  
 是歲綏和元年也年三十八矣葬既拔出同列繼四父而輔政師古  
 曰鳳商音根四人皆為欲令名譽過前人遂克己不倦聘諸賢良  
 大司馬而葬之諸父也補注先謙曰邑錢謂國邑賦入悉曰享士愈  
 諸當作聘請呂為掾史賞賜邑錢補注先謙曰邑錢謂國邑賦入悉曰享士愈  
 為儉約母病公卿列侯遣夫人問疾葬妻迎之衣不曳地布蔽膝  
 補注沈欽韓曰方言蔽膝江淮之間謂之褙或謂之褙褙宋南楚  
 之閒謂之大巾自關東西謂之蔽褙齊魯之閒謂之褙釋器衣蔽  
 前謂之褙褙陳祥道禮書劉熙曰褙以前婦人蔽膝亦如之  
 唐志婦人蔽膝皆如其夫案隋志乘輿及公卿冕服者褙隨裳色  
 玄衣纁裳則爵釋若通天冠遠遊冠絳紗袍朝服絳紗單衣者並  
 絳紗蔽膝皇后六服俱絳紗蔽膝然則禮服仍存褙之名常服  
 則蔽見之者曰為僮使問知其夫人皆驚輔政歲餘成帝崩哀帝  
 即位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太后詔葬就第避帝外家葬上疏乞  
 骸骨哀帝遣尚書令詔葬曰先帝委政於君而棄羣臣朕得奉宗  
 廟誠嘉與君同心合意今君移病求退師古曰移言病也一日以病而移居也呂著  
 朕之不能奉順先帝之意師古曰朕甚悲傷焉已詔尚書待君奏  
 事又遣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左將軍師丹衛尉傅喜白太后曰  
 皇帝問太后詔甚悲大司馬即不起皇帝即不敢聽政太后復令  
 葬視事時哀帝祖母定陶傅太后母丁姬在高昌侯董宏上書言  
 春秋之義母以子貴丁姬宜上尊號葬與師丹共劾宏誤朝不道  
 語在丹傳後日未央宮置酒內者令為傅太后張幄坐於太皇太

后坐旁師古曰坐並葬案行責內者令曰定陶太后藩妾何呂得  
 與至尊並徹去更設坐傅太后聞之大怒不肯會重怨悲葬師古  
 謂至置酒所也葬復乞骸骨哀帝賜葬黃金五百斤安車駟馬罷  
 就第公卿大夫多稱之者上乃加恩寵置使家中黃門師古曰使  
 家中為使令補注沈欽韓曰置專使侯家中黃門為十日一賜餐  
 也六典凡宦人無官品者稱內給使杜甫詩黃門飛鞋不動塵御  
 厨絡繹送入珍意十日一賜餐下詔曰新都侯葬憂勞國家執義  
 蓋本此蘇說非堅固朕庶幾與為治太皇太后詔葬就第朕甚閔焉其呂黃郵聚  
 戶三百五十益封葬師古曰黃郵在南陽棘陽縣補注宋祁曰郵  
 之官也廣雅云驛也益封葬別本越本無葬字位特進給事中朝  
 先謙曰黃郵聚見清水注地名也宋釋郵義誤位特進給事中朝  
 朔望見禮如三公師古曰見天子之車駕乘綠車從師古曰綠車  
 子出行令葬乘之後二歲傅太后丁姬皆稱尊號丞相朱博奏葬  
 前不廣尊尊之義抑貶尊號虧損孝道當伏顯戮幸蒙赦令不宜  
 有爵士請免為庶人上曰呂葬與太皇太后有屬勿免遣就國葬  
 杜門自守其中子獲殺奴師古曰獲者葬子之名也今書葬切責  
 獲令自殺在國三歲吏上書免訟葬者曰百數師古曰言其合管  
 補注宋祁曰吏元壽元年日食賢良周護宋崇等對策深頌葬功  
 德上於是徵葬始葬就國南陽太守呂葬貴重選門下掾宛孔休  
 守新都相名休宛縣人休謁見葬葬盡禮自納休亦聞其名與相  
 答後葬疾休候之葬緣恩意進其玉具寶劍欲曰為好師古曰結  
 呼到休不肯受葬因曰誠見君面有瘕師古曰瘕創痕美玉可曰  
 減瘕欲厭其珠耳補注宋祁曰即解其珠師古曰珠音蘇林曰  
 作瘕從王義聲後轉寫者說也珠自離珠字耳音象也補注沈欽  
 韓曰攷王記玉人注珠文飾也說文珠玉也說文善說篇襄城  
 君帶玉璣劔案珠為文飾若桓圭信圭之類璣劔者即劔也休  
 先謙曰官本注作璣作音珠南監本作音珠是  
 復辭讓葬曰君嫌其賈耶師古曰賈讀曰價遂椎碎之師古曰椎



其字自襄曰進休休乃受及莽徵去欲見休休稱疾不見補注沈從木卓茂傳休字子泉王莽秉權休去官歸家及莽篡位遣使齎左繩束帝請為國師遂歃血託病杜門自絕案休之高節類范書甄明莽還京師歲餘哀帝崩無子而傅太后丁太后皆先薨太皇

太后即日駕之未央宮收取璽綬遣使者馳召莽詔尚書諸發兵符節百官奏事中黃門期門兵皆屬莽莽白大司馬高安侯董賢

年少不合眾心收印綬賢即日自殺太后詔公卿舉可大司馬者大司徒孔光大司空彭舉莽前將軍何武後將軍公孫祿互相

舉補注錢大昕曰公卿表何武傳俱太后拜莽為大司馬與議立嗣安陽侯王舜莽之從弟其人修飾師古曰飾與太后所信愛

也莽白曰舜為車騎將軍使迎中山王奉成帝後是為孝平皇帝帝年九歲太后臨朝稱制委政於莽莽白趙氏前害皇子傅氏驕

僭遂廢孝成趙皇后孝哀傅皇后皆令自殺語在外戚傳莽以大前漢九十九上

司徒孔光名儒相三主太后所敬天下信之於是盛尊事光引光女婿甄邯為侍中奉車都尉諸哀帝外戚及大臣居位素所不說

者師古曰說莽皆傳致其罪師古曰傳讀曰附附為請奏令邯持與光素畏慎不敢不上之莽白太后輒可其奏於是前將軍何

武後將軍公孫祿坐互相舉免丁傅及董賢親屬皆免官爵徙邊方紅陽侯立太后親弟雖不居位莽曰諸父內敬憚之畏立從容

言太后令已不得肆意師古曰肆放也補注先謙乃復令光奏立舊惡前知定陵侯溘于長犯大逆罪多受其賂為言諛朝師古曰

之誤惑也後白曰官婢楊寄私子為皇子眾言曰呂氏少帝復出紛為天下所疑難曰示來世成繼祿之功請遣立就國太后不聽

莽曰今漢家衰比世無嗣師古曰太后獨代幼主統政誠可畏懼力用公正先天下向恐不從師古曰今曰私恩逆大臣議如此羣

下傾邪亂從此起宜可且遣就國安後復徵召之師古曰安猶徐後謂國家少安之後願注非先謙案二說並通太后不得已遣

立就國莽之所曰脅持上下皆此類也於是附順者拔擢忤恨者誅滅王舜王邑為腹心甄豐甄邯主擊斷平晏領機事劉歆典文

章孫建為爪牙補注周壽昌曰傅介子等傳贊云孫建以威重顯性果賊無所容忍然重建竟不問建仕莽至立國將軍成公豐

莽欲以其女平帝后改稱黃皇室主者嫁建之子其寵任可知豐子尋歆子棻師古曰棻或作涿郡崔發南陽陳崇皆曰材能幸於

莽莽色厲而言方師古曰方先謙曰官本方作之引宋祁曰而方直之言補注南監本作方欲有所為微見風采師古曰見黨與承其指意而顯

奏之莽稽首涕泣固推讓焉上曰惑太后下用示信於眾庶始風益州令塞外蠻夷獻白雉師古曰風讀曰元始元年正月莽白太

后下詔曰白雉薦宗廟羣臣因奏言太后委任大司馬莽定策安宗廟故大司馬霍光有安宗廟之功益封三萬戶賜其爵邑比蕭

相國莽宜如光故事太后問公卿曰補注宋祁曰問誠曰大司馬有大功當著之邪師古曰將曰骨肉故欲異之也於是羣臣乃盛

陳莽功德致周公及身在而託號於周補注先謙曰官本託有美號故周公及身在而託號於周補注先謙曰官本託

國安漢家之大功宜賜號曰安漢公益戶賜爵邑上應古制下準行事補注劉敞曰行事即已行之事先謙曰行

尚書具其事莽上書言臣與孔光王舜甄豐甄邯共定策今願獨條光等功賞復置臣莽勿隨輩列甄邯白太后下詔曰無偏無黨

王道蕩蕩師古曰尚書洪範之言也屬有親者義不得阿君有安宗廟之功不可以骨肉故蔽隱不揚君其勿辭莽復上書讓太后詔謂者引莽待殿東箱莽稱疾不肯入太后使尚書令恂詔之曰



君曰選故而辭曰疾師古曰選善也國家欲廢其善加號鳴邑乃以疾辭君任重不可闕曰

時亟起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遂固辭補注先謙曰太后復使長信太僕

閔承制召莽莽固稱疾左右白太后宜勿奪莽意但條孔光等莽

乃肯起太后下詔曰太傅博山侯光宿衛四世世為傅相忠孝仁

篤行義顯著建議定策益封萬戶呂光為太師與四輔之政師古曰與

孫曰車騎將軍安陽侯舜積累仁孝使迎中山王折衝萬里功德

茂著益封萬戶呂舜為太保左將軍光祿勳豐宿衛三世忠信仁

篤師古曰篤厚也使迎中山王輔導共養呂安宗廟師古曰共音居用反封

豐為廣陽侯食邑五千戶呂豐為少傅皆授四輔之職疇其爵邑

各賜第一區侍中奉車都尉邯鄲衛勤勞建議定策封邯為承陽

侯食邑二千四百戶師古曰承音蒸補注四人既受賞莽尚未起

羣臣復上言莽雖克讓朝所宜章呂時加賞明重元功無使百僚

元元失望太后乃下詔曰大司馬新都侯莽三世為三公典周公

之職建萬世策功能為忠臣宗補注先謙曰官本化流海內遠人

慕義越裳氏重譯獻白雉補注宋祁曰熙寧其呂召陵新息二縣

戶二萬八千益封莽復其後嗣疇其爵邑師古曰復方曰反封功如蕭相

國補注宋祁曰邵本云封加呂莽為太傅幹四輔之事號曰安漢

公呂故蕭相國甲第為安漢公第定著於令傳之無窮於是莽為

惶恐不得已而起受策補注蘇與策曰漢危無嗣而公定之四輔

之職三公之任而公幹之羣僚眾位而公宰之功德茂著宗廟呂

安蓋白雉之瑞周成象焉師古曰言莽致白雉之故賜嘉號曰安

漢公輔翼于帝期於致平師古曰致太平毋違朕意莽受太傅安漢公號

讓還益封疇爵邑事云願須百姓家給然後加賞師古曰給足也

補注先謙曰官羣公復爭太后詔曰公自期百姓家給是呂聽之

其令公奉舍人賞賜皆倍故師古曰奉所食之奉也舍人私府吏

扶用反補注先謙曰官百姓家給人足大司徒大司空呂聞莽復

讓不受而建言宜立諸侯王後及高祖呂來功臣子孫大者封侯

或賜爵關內侯食邑然後及諸在位各有第序上尊宗廟增加禮

樂下惠士民鯨寡恩澤之政無所不施補注何焯曰上尊宗廟謂

惑太后下施恩澤以明自言願須百師古曰願須百語在平紀莽既說眾庶師古

姓家給非空言飾讓示信眾庶也

讀曰悅補注錢大昭曰庶南監

本閱本作意先謙曰官本作意又欲專斷知太后狀政乃風公卿

師古曰風

讀曰諷奏言往者吏呂功次遷至二千石及州部所舉茂材異

等吏率多不稱宜皆見安漢公又太后不宜親省小事令太后下

詔曰皇帝幼年朕且統政比加元服師古曰比至平帝加元服以

反補注宋祁曰元師古曰元今眾事煩碎朕春秋高精氣不堪殆非所呂安

躬體而育養皇帝者也故選忠賢立四輔羣下勸職永呂康寧孔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

治天下委任賢臣以成其功自今呂來非封爵乃呂聞補注先謙

而不身親其事也與讀曰豫

官本南監

本作惟他事安漢公四輔平決州牧二千石及茂材吏初除奏

事者輒引入至近署對安漢公考故官問新職呂知其稱否於是

莽人人延問致密恩意厚加贈送其不合指顯奏免之權與人主

伴矣莽欲呂虛名說太后師古曰說白言親承前孝哀丁傅奢侈

之後百姓未購者多太后宜且衣縵練頗損膳呂視天下師古曰

帛無文者師古曰示莽因上書願出錢百萬獻田三十頃付大司農助給貧

民於是公卿皆慕效焉莽帥羣臣奏言陛下春秋尊久衣重練減

御膳誠非所呂輔精氣育皇帝安宗廟也臣莽數叩頭省戶下白

爭未見許今幸賴陛下德澤開者風雨時甘露降神芝生冀災朱

草嘉禾休徵同時並至師古曰休美臣莽等不勝大願願陛下愛



精休神閑略思慮師古曰閑寬也避帝王之常服復太官之法膳補注  
先謙曰官本太作大使臣子各得盡驥心備共養唯哀省察莽又令太后下  
詔曰蓋聞母后之義思不出乎門閭師古曰閭門也音城補注  
日列女傳孟子母曰婦人有國不蒙佑皇帝年在襁褓未任親政  
閭內之修而無境外之志戰戰兢兢懼於宗廟之不安國家之大綱微朕孰當統之師古曰  
是曰孔子見南子周公居攝蓋權時也孔子欲說魯公以治道故  
見南子勤身極思憂勞未綏故國奢則視之曰儉師古曰觀讀曰示  
禮記矯枉者過其正而朕不身帥將謂天下何夙夜夢想五穀  
豐孰百姓家給比皇帝加元服委政而授焉師古曰必麻反今誠未皇  
于輕靡而備味也師古曰皇暇庶幾與百僚有成其勗之哉師古曰  
每有水旱莽輒素食師古曰素食即菜也解在霍光傳左右曰白太后遣使者詔  
莽曰聞公菜食憂民深矣今秋幸孰公勤於職曰時食肉愛身為

前漢九十九上

國莽念中國已平唯四夷未有異乃遣使者齎黃金幣帛重賂匈  
奴單于使上書言聞中國譏二名補注沈欽韓曰公羊定六年傳  
非禮也何休云故名囊知牙斯今更名知幕從聖制又遣王昭君  
為其難諱也女須卜居次入侍所曰詵耀媚事太后下至旁側長御方故萬端  
莽既尊重欲呂女配帝為皇后呂固其權奏言皇帝即位三年長  
秋宮未建液廷媵未充師古曰液與掖同音通用補注  
之難本從亡嗣配取不正請考論五經定取禮師古曰取正十二  
女之義補注沈欽韓曰列女傳天子十二諸侯九大夫三士二權  
云天子取十呂廣繼嗣博采二王後及周公孔子世列侯在長安  
二即夏制也師古曰適讀曰嫡謂妻所生也  
者適子女補注先謙曰官本生下有女字  
氏女多在選中者莽恐其與己女爭即上言身亡德子材下不宜  
與眾女竝采太后曰為至誠乃下詔曰王氏女朕之外家其勿采

前漢九十九上

庶民諸生郎吏自上守闕上書者日千餘人公卿大夫或詣廷中  
或伏省戶下咸言明詔聖德巍巍如彼安漢公盛勳堂堂若此今  
當立后獨奈何廢公女天下安所歸命願得公女為天下母莽遣  
長史目下分部曉止公卿及諸生師古曰分音扶問反而上書者愈甚太后  
不得已聽公卿采莽女莽復自白宜博選眾女公卿爭曰不宜采  
諸女呂貳正統師古曰皇后之位當在莽女也補莽白願見女太  
后遣長樂少府宗正尚書令納采見女還奏言公女漸漬德化有  
窈窕之容師古曰窈窕也宜承大序奉祭祀補注先謙曰官有詔遣大  
司徒大司空策告宗廟雜加卜筮皆曰兆遇金水王相卦遇父母  
得位孟康曰金水相生也張晏曰金玉則水相也遇父母謂泰卦  
劉攽曰子謂但言父母得位安知是泰卦乎錢大昭曰服虔云卜  
法橫者為土立者為木刑向經者為金背金者為火因兆而細曲  
者為所謂康強之占逢吉之符也補注沈欽韓曰洪範而細曲  
水所謂康強之占逢吉之符也正義馬融云逢大也信鄉侯修  
上言師古曰王侯表清河王子約始封新鄉侯傳爵至曾孫  
同音故耳修音從冬反補注春秋天子將娶於紀則襄紀子稱侯  
先謙曰官本南監本從徒春秋天子將娶於紀則襄紀子稱侯  
師古曰解在外戚恩澤侯表也補注沈欽韓曰公羊隱二年見經  
稱子桓二年稱紀侯何休云稱侯者天子將娶于紀與之奉宗廟  
傳之無窮重莫大焉故封之安漢公國未稱古制師古曰稱副也  
百里穀梁解云時王所進亦事下有司皆白古者天子封后父百里尊而不臣呂重宗廟孝  
之至也修言應禮可許請呂新野田二萬五千六百頃益封莽滿  
百里莽謝曰臣莽子女誠不足呂配至尊復聽眾議益封臣莽伏  
自惟念得託肺腑補注先謙曰肺腑當稱聖德臣莽國邑足呂共朝貢師古曰共不須復加益地之寵願  
歸所益太后許之有司奏故事聘皇后黃金二萬斤補注沈欽韓  
帝聘皇后黃金萬斤後書梁皇后紀依孝惠皇后故事聘黃金二  
萬斤案宋書禮志尚書朱整漢高后制聘后黃金二百斤馬十  
二匹夫人金五十斤馬四匹宋志所徵是為錢二萬萬莽深辭讓  
也王莽梁冀之世盈廷讓何所不至乎



受四千萬而呂其三千三百萬子十一賡家羣臣復言今皇后受  
聘踰羣妾亡幾師古曰亡幾不多也亡讀曰有詔復益二千三百  
萬合為三千萬莽復呂其千萬分子九族貧者陳崇時為大司徒  
司直與張敞孫竦相善竦者博通士為崇草奏稱莽功德師古曰  
立其崇奏之曰竊見安漢公自初東修師古曰東修謂值世俗隆  
奢麗之時蒙兩宮厚骨肉之寵師古曰兩宮謂被諸父赫赫之光  
音皮義反被財饒執足亡所悟意師古曰悟逆也無人能逆其意也  
注悟官本作悟南監本作悟然而折節行仁克心履禮拂世矯俗確然特立師古曰  
正也拂音佛南監本作佛惡衣惡食陋車駑馬妃匹無二閨門之內孝友之德  
眾莫不聞清靜樂道溫良下士師古曰下惠于故舊篤于師友孔  
子曰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師古曰論語云子貢問曰貧而無詭  
而樂富而好禮者師古曰補注先謙曰公之謂矣及為侍中故定陵侯  
官本注無云字南監本無此注前漢九十九上

幸同音才辭反師古曰公之謂矣當此之時宮亡儲主董賢據  
重加呂傅氏有女之援師古曰謂哀皆自知得罪天下結讎中山  
張晏曰傅太后謂中山則必同憂斷金相翼師古曰引易繫辭二  
鴻太后昭以祝詔之罪則必同憂斷金相翼師古曰引易繫辭二  
也藉假遺詔頻用賞誅先除所憚急引所附遂誣往冤更徵遠屬  
事執張見其不難矣師古曰言哀帝既崩丁傅董賢欲稱尊號  
室疎遠者也師古曰立黨親共立幼主以據國權也遠屬國之宗  
剛何焯曰八句又虛設丁傅董賢不然之罪以張大莽功遂誣往  
冤者言平帝必因馮師古曰賴公立入即時退賢及其黨親當此之時公  
太后故不得立也師古曰賴公立入即時退賢及其黨親當此之時公  
運獨見之明奮亡前之威師古曰無前謂盱衡厲色振揚武怒孟  
目也師古曰盱衡厲色振揚武怒孟動敵人摧折雖有責育不及持刺師古曰孟貴夏育皆古勇雖有  
樗里不及回知師古曰樗里子名疾秦惠王之雖有鬼谷不及造  
次師古曰蘇秦之師善談說故董賢喪其魂魄遂自絞殺人不還踵日  
不移師古曰還讀曰旋前漢九十九上霍然四除更為室朝非陛下莫引立公  
非公莫克此禍詩云惟師尚父時惟鷹揚亮彼武王師古曰大雅  
師尚父太公也亮助也言太公武毅若鷹之飛揚師古曰助武王  
以克殷也師古曰補注錢大昭曰韓詩薛君章句亮相也此用韓詩孔子  
曰敏則有功師古曰論語載孔子對子張之言也敏疾也言應事  
本無此注師古曰公之謂矣於是公乃白內故泗水相豐釐令邯鄲師古曰甄邯  
師與大司徒光師古曰徒當作馬師古曰車騎將軍舜建定社稷奉節東迎皆  
呂功德受封益土為國名臣書曰知人則哲師古曰虞書咎繇公  
之謂也公卿咸歎公德同盛公勳皆曰周公為比師古曰比音必麻反宜賜  
號安漢公益封二縣公皆不受傳曰申包胥不受存楚之報晏平  
仲不受輔齊之封師古曰申包胥楚大夫也吳師入郢楚昭王出  
以道佐齊景公師古曰君也非為身也遂不受晏平仲齊大夫晏嬰也  
晏子相齊衣十升之布食脫粟之食五卵苦菜而已師古曰左右以告公  
公為之封邑使田無宇致與無鹽晏子對曰自太公至於公之







噲封二千戶孟康曰公孫戎奴也高帝時為旄頭郎一日灼曰楚漢反封戎二千戶師古曰此公孫戎耳非戎奴也孝文皇帝賞絳侯益封萬戶賜黃金五千斤孝武皇帝卹錄軍功裂三萬戶呂封衛青青子三人或在緇祿皆為通侯孝宣皇帝顯著霍光增戶命疇封者三人延及兄孫夫絳侯卽因漢藩之固杖朱虛之鯁依諸將之遞據相扶之執其事雖醜要不能遂李奇曰言勃之功不遂而醜也言勃欲誅諸呂其事雖醜要不能以呂后在時而遂意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遞繞也謂相圍繞也言絳侯之時漢家外有藩屏蓋石之固內有朱虛骨鯁之強諸將同心圍繞扶翼呂氏之黨雖欲作亂心懷醜惡事必不成言勃之功不足多也遞音帶補注先謙曰官本帶作滯霍光卽席常任之重乘大勝之威補注先謙曰官本帶作滯未嘗遭時不行陷假離朝服虔曰言光未嘗陷假不遇而離朝古曰假升也陷假者被陷害而去所升之位也補注王念孫曰案師古訓假為升則陷假二字義不相屬乃云被陷害而去所升之位其說甚矣余謂假古字通陷補注今人考服虔說而誤其位服說也是也服虔曰假古字通陷補注今人考服虔說而誤其位

原量也有無量之功故有不是故成王之與周公也補注先謙曰與之作度百里之限亦踰越也越九錫之檢開七百里之字師古曰於是兼商奄之民師古曰商賜呂附庸殷民六族師古曰謂條氏徐氏尾勺大路大旂師古曰解已在前也補注先謙曰師古曰太祝氏也夏后之璜師古曰半璧曰璜父璜也祝宗卜史師古曰卜太祝也凡備物典策師古曰一曰典策春秋之制也官司彝器師古曰官彝器常用之器也一曰彝祭宗廟酒器也周禮有六彝彝法也言彝有所法象之貌耳補注先謙曰自商奄之民至此本左定四年傳白牡之牲師古曰明堂位曰季夏六月用白牡郊望之禮師古曰魯於郊也望謂望山川而祭之也補注王曰叔父建爾元子師古曰魯詩曰王曰叔父建爾元子拜而受之師古曰拜前魯公拜後魯公可謂不檢亡原者矣非特止此六子皆封昌曰凡蔣邢茅非祭周公之弟也補注周壽詩曰亡言不讎亡德不報師古曰大雅抑之詩也補注先謙曰有善言則用報當如之不如非報也師古曰大雅抑之詩也近觀行事高祖之約非劉氏不王然而番君得王長沙下詔稱忠定著於令師古曰謂吳芮也解明有大信不拘於制也春秋晉悼公用魏絳之策諸夏服從鄭伯獻樂悼公於是呂半賜之絳深辭讓晉侯曰微子寡人不能濟河夫賞國之典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於是金石之樂春秋善之師古曰事見左傳襄取其臣竭忠曰辭功君知臣曰遂賞也補注先謙曰遂成也今陛下既知公有周公功德不行成王之褒賞補注先謙曰遂成也聽公之固辭不願春秋之明義則民臣何稱萬世何述誠非所目為國也臣愚以為宜恢公國令如周公師古曰建立公子令如伯禽所賜之品亦皆如之諸子之封皆如六子即羣下較然輸忠黎庶昭然感德師古曰較明貌也補注宋祁臣誠輸忠民誠感德則



於王事何有師古曰言其無不舉也唯陛下深惟祖宗之重敬畏上天之戒儀形虞周之盛師古曰儀形謂則而象之本與救盡伯禽之賜無違周公之報師古曰報謂與之今天法有設後世有祖師古曰祖始也此為法之始師古曰法大天下幸甚太后呂視羣公師古曰視示羣公方議其事會呂寬事起初莽欲擅權白太后前哀帝立背恩義自貴外家丁傅攬亂國家幾危社稷師古曰攬也音火高反幾音鉅依反補注先今帝呂幼年復奉大宗為成帝後宜明一統之義呂戒前事為後代法於是遣甄豐奉璽綬即拜帝母衛姬為中山孝王后賜帝舅衛寶弟玄爵關內侯皆雷中山不得至京師莽子宇非莽隔絕衛氏恐帝長大後見怨宇即私遣人與寶等通書教令帝母上書求入語在衛后傳莽不聽宇與師吳章及婦兄呂寬議其故師古曰先慎章曰為莽不可諫而好鬼神可為變怪呂驚懼之章因推類說令歸政於衛氏宇即使寬夜持血灑莽第門吏發覺之莽執宇送獄飲藥死宇妻焉懷子師古曰繫獄須產子已殺之師古曰莽奏言宇為呂寬等所誣誤焉其名繫獄須產子已殺之師古曰莽奏言宇為呂寬等所誣誤流言惑眾惡與管蔡同罪師古曰南監本無惡字臣不敢隱其誅甄邯等白太后下詔曰夫唐堯有丹朱周文王有管蔡此皆上聖亡奈下愚子何呂其性不可移也公居周公之位輔成王之主而行管蔡之誅不呂親親害尊尊朕甚嘉之昔周公誅四國之後大化乃成至於刑錯師古曰四國謂三監及淮夷耳公其專意翼國期於致平師古曰翼助也莽因是誅滅衛氏窮治呂寬之獄連引郡國豪傑素非議己者內及敬武公主師古曰元帝女弟也梁王立紅陽侯立平阿侯仁使者迫守皆自殺死者百數海內震焉師古曰何焯曰先大司馬護軍奏言安漢公遭子宇陷於管蔡之辜子愛至深

為帝室故不敢顧私惟宇遭舉喟然憤發作書八篇曰戒子孫宜址郡國令學官呂教授事下羣公請令天下吏能誦公戒者呂著百海比孝經師古曰著官簿言用之得選舉也補注周壽昌曰孝也蓋立官四年春郊祀高祖呂配天宗祀孝文皇帝呂配上帝四月丁未莽女立為皇后大赦天下遣大司徒司直陳崇等八人分行天下覽觀風俗師古曰行首下更反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恩是八人也先謙案官本注在太保舜等奏言春秋列功惠之義大赦天下下南監本無注

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唯至德大賢然後能之其在人臣則生有大賞終為宗臣殷之伊尹周之周公是也及民上書者八千餘人咸曰伊尹為阿衡周公為太宰周公享七子之封有過上公之賞宜如陳崇言章下有司有司請還前所益二縣及黃郵聚新野田采伊尹周公稱號加公為宰衡位上公掾史秩六百石三公言事稱敢言之羣吏母得與公同名出從期門二十人羽林三十人前後大車十乘賜公太夫人號曰功顯君食邑二千戶黃金印赤韍師古曰此韍印之組也補注封公子男二人安為襄新侯臨為賞都侯加后聘二千七百萬合為一萬萬呂明大禮太后臨前殿親封拜安漢公拜前二子拜後如周公故事莽稽首辭讓出奏封事願獨受母號還安臨印韍及號位戶邑事下太師光等皆曰賞未足呂直功師古曰直當也謙約退讓公之常節終不可聽莽求見固讓太后下詔曰公每見叩頭流涕固辭今移病固當聽其讓令朕事躬師古曰躬將當遂行其賞遣歸就第也光等曰安臨親受印韍策號通天其義昭昭黃郵召陵新野之田為入尤多師古曰召陵新野在汝南皆止於公公欲自損呂成國化宜可聽許治平之化當呂時成宰衡之官不可世及納徵錢乃呂尊皇后非



為公也功顯君戶止身不傳褒新賞都兩國合三千戶甚少矣忠  
臣之節亦宜自屈而信主上之義師古曰信宜遣大司徒大司空  
持節承制詔公亟入職事師古曰亟急詔尚書勿復受公之讓奉  
奏可葬乃起職事上書言臣元壽二年六月戊午倉卒之夜臣  
新都侯引入未央宮庚申拜為大司馬充三公位元始元年正月  
丙辰拜為太傅賜號安漢公備四輔官今年四月甲子復拜為宰  
衡位上公臣莽伏自惟爵為新都侯號為安漢公官為宰衡太傅  
大司馬爵貴號尊官重一身蒙大寵者五誠非鄙臣所能堪據元  
始三年天下歲已復官屬宜皆置如淳曰前時飢首官職今豐宜  
穀梁傳曰天子之宰通于四海師古曰宰治也治臣愚以為宰衡  
官曰正百僚平海內為職而無印信名實不副臣莽無兼官之材  
今聖朝既過誤而用之臣請御史刻宰衡印章曰宰衡太傅大司  
馬印成授臣莽上太傅與大司馬之印太后詔曰可敕如相國師古曰  
請組也朕親臨授焉莽乃復曰所益納徵錢千萬遺與長樂長御  
奉供養者師古曰太后之長御也共太保舜奏言天下聞公不受  
千乘之士辭萬金之幣散財施予千萬數莫不鄉化師古曰鄉獨  
郡男子路建等輟訟慙怍而退雖文王御虞芮何已師古曰虞芮  
二國名也並在河之東二國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問文王之  
德乃往歸焉入周之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乃相謂曰我小人  
也乃可以履君子之庭遂相宜報告天下奏可宰衡出從大車前  
讓以其所爭為開田而退師古曰後各十乘直事尚書郎侍御史謁者中黃門期門羽林師古曰  
從宰衡常持節所止謁者代持之師古曰相代而持也補注先  
代宰衡掾史秩六百石三公稱敢言之師古曰已有其事此復重出當  
併從是歲莽奏起明堂辟雍靈臺為學者築舍萬區作市常滿倉  
制度甚盛師古曰公宮之南太學在城南就陽位也去城七里王莽為宰

衡起靈臺作長門宮師古曰南去隄三百步起國學于郭內之西  
南出殿堂南嚮為博學之士官寺門北出正於其中舍三十區  
周環之北之東為常滿倉倉之北為會市但列槐樹數百行為隊  
記笙琴樂器相與買賣雍容揖讓或論議其下其東為太學官寺  
門南出置令丞吏諸姦究理詞訟五經博士領弟子員三百六十  
同舍行無遠近皆隨櫛雨不立樂經益博士員經各五人徵天下  
塗足暑不累首於林檎不立樂經益博士員經各五人徵天下  
通一藝教授十一人曰上及有逸禮古書毛詩周官爾雅天文圖  
識鍾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孟康曰史籍所作十五篇古文書也  
直教反師古曰通知其意者皆詣公車網羅天下異能之士至者前後  
千數皆令記說廷中將令正乖繆異說云羣臣奏言昔周公奉  
繼體之嗣據上公之尊然猶七年制度乃定夫明堂辟雍墮廢千  
載莫能興師古曰墮毀今安漢公起于第家輔翼陛下四年于茲  
功德爛然師古曰爛然公曰八月載生魄庚子師古曰載始奉使  
朝用書孟康曰賦臨賦營築越若翊辛丑師古曰翊明也辛丑者  
也諸生庶民大和會十萬眾竝集平作二旬大功畢成師古曰  
也王念孫曰何說是也上文云公以八月載生魄庚子奉使朝用  
書臨賦營築亦用雜說文隸書不字或作平與平相近因譌而為  
平後漢書劉元傳右輔都尉嚴本本或作平或作平或作平或作平  
平皆其證也唐虞發舉成周造業誠亡已加宰衡位宜在諸侯  
王上賜曰束帛加璧大國乘車安車各一服虔曰大國乘車如  
馬二駟師古曰駟詔曰可其議九錫之法冬大風吹長安城東門  
屋瓦且盡五年正月祿祭明堂諸侯王二十八人列侯百二十人  
宗室子九百餘人徵助祭師古曰禮畢封孝宣曾孫信  
等三十六人為列侯餘皆益戶賜爵金帛之賞各有數是時吏民  
曰莽不受新野田而上書者前後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  
及諸侯王公列侯宗室見者皆叩頭言宜亟加賞於安漢公師古曰



也於是莽上書曰臣外屬越次備位未能奉稱師古曰稱伏念聖德純茂承天當古制禮曰治民作樂曰移風四海奔走百蠻師古曰韓已下至於吏民咸知臣莽上與陛下有葭莩之故師古曰葭莩也故以爲輪音加葭音孚又得典職每歸功列德者輒曰臣莽爲餘言臣見諸侯面言事於前者未嘗不流汗而慙愧也雖性愚鄙至誠自知德薄位尊力小任大夙夜悼栗常恐汚辱聖朝今天下治平風俗齊同百蠻率服皆陛下聖德所自躬親太師光太保舜等輔政佐治羣卿大夫莫不忠良故能曰五年之間至此焉臣莽實無奇策異謀奉承太后聖詔宣之于下不能得什一受羣賢之籌畫而上已聞不能得什伍師古曰言皆不曉又遺忘也當被無益之辜所臣敢且保首領須臾者誠上休陛下餘光而下依羣公之故也師古曰休庇也補注宋祁曰晉灼音義作艸下休陛下不忍眾言輒下其章於議者臣莽前欲立奏止恐其遂不肯止今大禮已行助祭者畢辭不勝至願願諸章下議者皆寢勿上使臣莽得盡力畢制禮作樂事成曰傳示天下與海內平之即有所聞非則臣莽當被註上誤朝之罪師古曰罪如無他謹得全命賜骸骨歸家避賢者路是臣之私願也師古曰罪惟陛下哀憐財幸師古曰此財與裁同通用補注先甄邯等曰太后詔曰可唯公功德光於天下是曰諸侯王公列侯宗室諸生吏民翕然同辭連守闕庭故下其章諸侯宗室辭去之日復見前重陳師古曰重音直用反補注宋祁曰復見前重陳當依越本作復重見前陳雖曉喻罷遣猶不肯去告曰孟夏將行厥賞莫不驩悅稱萬歲而退今公每見輒流涕叩頭言願不受賞賞即加不敢當位方制作未定事須公而決故且聽公制作畢成羣公曰聞究于前議師古曰究竟也其九錫禮儀亟奏師古曰亟

也於是公卿大夫博士議郎列侯富平侯張純等補注宋祁曰越字九百二人皆曰聖帝明王招賢勸能德盛者位高功大者賞厚故宗臣有九命上公之尊則有九錫登等之寵張晏曰宗臣有勳者也周禮上公九命九錫也師古曰登等謂勞爲上公國所宗升於常等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南監本注賜作錫今九族親睦百姓既章萬國和協黎民時雍師古曰章明也時是也雍亦和也自注先謙曰官本南監本注賜作錫今九族親睦百姓既章萬國和協黎民時雍此已上皆取堯典敘堯德之言也補本無自字聖瑞畢濤太平已洽師古曰濤亦與臻同補注先謙曰官本南監本注賜作錫今九族親睦百姓既章萬國和協黎民時雍此已上皆取堯典敘堯德之言也補本無自字盛莫隆於唐虞而陛下任之忠臣茂功莫著於伊周而宰衡配之所謂異時而興如合符者也謹曰六藝通義經文所見周官禮記宜於今者爲九命之錫師古曰禮含文嘉云九錫者車馬衣服請命錫奏可策曰惟元始五年五月庚寅太皇太后臨于前殿延登請詔之補注沈欽韓曰請當爲親親禮侯氏降階東北面再拜儀拜丞相皇帝延登親詔之先升注云從後詔禮曰延進也漢舊儀曰官本作親南監本與此同曰公進虛聽朕言師古曰進前謙曰官本作親南監本與此同前漢九十九上王

公宿衛孝成皇帝十有六年納策盡忠白誅故定陵侯淳于長曰彌亂發姦師古曰彌讀曰彈彈止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不重彈字登大司馬職在內輔孝哀皇帝即位驕妄窺欲姦臣萌亂公手劾高昌侯董宏改正故定陶共王母之僭坐自是之後朝臣論議靡不據經曰病辭位歸于第家爲賊臣所陷就國之後孝哀皇帝覺寤復還公長安臨病加劇猶不忘公復特進位是夜倉卒國無儲主姦臣充朝危殆甚矣朕惟定國之計莫宜于公引納于朝即日罷退高安侯董賢轉漏之補注王先謙曰忠策輒建綱紀咸張綬和元壽再遭大行萬事舉舉禍亂不作輔朕五年人倫之本正天地之位定張晏曰定冠北之欽承神祇經緯四時復千載之廢矯百世之失張晏曰封先文經定迭天下和會大眾方輯師古曰輯與集字同補注詩之靈臺書之作雒鎬京之制商邑之度於今復興師古曰靈臺所以觀氣象者也文王受命作邑



于豐始立此臺兆庶自勳就其功作故大雅靈臺之詩曰經始於  
臺經之營之庶人攻之不日成之作惟謂周公營洛邑以爲王都  
所謂成周也周書洛誥曰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  
作洛誥豐鎬相近故總曰鎬京成周既成遷殷頑民使居之故云  
商邑之昭章先帝之元功明著祖宗之令德推顯嚴父配天之義  
修立郊禘宗祀之禮曰光大孝是曰四海雍雍萬國慕義蠻夷殊  
俗不召自至漸化端冕奉珍助祭正衣冠奉其國珍來助祭而尋  
本道遵術重古動而有成事得厥中至德要道通於神明祖考嘉  
享光耀顯章天符仍臻元氣大同麟鳳龜龍眾祥之瑞七百有餘  
遂制禮作樂有綏靖宗廟社稷之大勳普天之下惟公是賴官在  
宰衡位在上公補注先謙曰官本位在作位爲今加九命之錫九錫一衣服二車  
馬三弓矢四斧鉞五秬粳六命珪七朱戶八納陛九虎賁獨無樂  
亦與公羊緯禮緯及韓詩外傳所言皆不合卽武紀注引應劭說  
亦異蓋皆有樂懸無命珪也此恐出王莽其旨助祭共文武之職  
亦與公羊緯禮緯及韓詩外傳所言皆不合卽武紀注引應劭說  
亦與公羊緯禮緯及韓詩外傳所言皆不合卽武紀注引應劭說  
日供乃遂及厥祖前漢九十九上於戲豈不休哉戲讀曰鳴

漢書補注 卷九九上

曰以圭九命青玉珪師古曰青者春色東朱戶納陛孟康曰納  
爲勺末九命青玉珪二師古曰青者春色東朱戶納陛孟康曰納  
爲勺末九命青玉珪二師古曰青者春色東朱戶納陛孟康曰納  
爲勺末九命青玉珪二師古曰青者春色東朱戶納陛孟康曰納  
祝卜史官皆置嗇夫佐安漢公在中府外第虎賁爲門衛當出入  
者傅籍師古曰傅籍自四輔三公有事府第皆用傅也師古曰音  
張戀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末呂楚王邸爲安漢公第大繕治通  
周衛祖廟廟及寢皆爲朱戶納陛陳崇又奏安漢公祠祖廟出城  
門城門校尉宜將騎士從入有門衛出有騎士所呂重國也奏可  
其秋拜呂皇后有子孫瑞通子午道張晏曰時年十四始有婦人  
一爲杜火以地二爲北故火爲水如今通子午以協之補注沈欽  
韓曰元和志子午關在長安縣南百里王莽通子午道因置此關







周公故事曰武功縣為安漢公采地師古曰采官也以名曰漢光  
邑補注何焯曰漢光邑光武中興之祥先具禮儀奏於是羣臣  
奏言太后聖德昭然深見天意詔令安漢公居攝臣聞周成王幼  
少周道未成成王不能共事天地修文武之烈師古曰共讀周公  
權而居攝則周道成王聖安不居攝則恐周隊失天命師古曰隊  
書曰我嗣事子孫大不克共上下過失前人光在家不知命不易  
天應災謀乃亡隊命師古曰周書君東之篇也邵公為保周公為  
告之喪召公名也尊而呼之故曰君也言我恐後嗣子孫大不能  
承承天地絕失先王光大之道不知受命之難天所應輔唯在有  
匪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召作邵說曰師古曰謂周公服天子之  
冕南面而朝羣臣發號施令常稱王命召公賢人不知聖人之意  
故不說也師古曰悅次下讀曰同禮明堂記曰周公朝諸侯於明堂  
天子負斧依南面而立師古曰依讀曰謂周公踐天子位六年朝  
諸侯制禮作樂而天下大服也召公不說時武王崩纘纘未除師  
千回反日續音由是言之周公始攝則居天子之位非乃六年而踐阼也  
書逸嘉禾篇曰周公奉鬯立于阼階登贊曰假王莅政勤和天  
下此周公攝政贊者所稱師古曰贊謂成王加元服周公則致政  
書曰朕復子明辟師古曰周書格諸載周公告成王之辭言周公  
常稱王命專行不報故言我復子明君也臣請安漢公居攝踐阼  
補注先謙曰服天子戴冕亦謂裳也背斧依于戶牖之閒補注  
官本注作南面朝羣臣聽政事車服出入警蹕民臣稱臣妾皆如  
下有立字天子之制郊祀天地宗祀明堂共祀宗廟享祭羣神贊曰假皇帝  
師古曰贊謂祭禮民臣謂之攝皇帝自稱曰子平決朝事常曰皇  
帝之詔稱制曰奉順皇天之心輔翼漢室保安孝平皇帝之幼嗣  
遂寄託之義隆治平之化師古曰遂成也其朝見太皇太后帝皇后皆復

臣節補注先謙曰胡注帝皇后自施政教於其宮家國采補注先  
注官謂以安漢公第為宮家謂其家國謂如諸侯禮故事補注先  
其所封新都屬采謂以武功縣為采地如諸侯禮故事補注先  
本南監本有臣昧死請太后詔曰可明年改元曰居攝居攝元年  
正月葬祀上帝於南郊迎春於東郊行大射禮於明堂養二老五  
更成禮而去師古曰更置柱下五史秩如御史聽政事侍旁記疏  
言行三月己丑立宣帝玄孫嬰為皇太子號曰孺子補注何焯曰  
而後立嬰不復命有君臣之分也又止立為皇太子補注何焯曰  
名則子奪惟莽也先謙曰胡注亦因周公輔成王二叔流言公將  
不利於孺子曰王舜為太傅左輔甄豐為太阿右拂師古曰拂甄  
邯為太保後承又置四少秩皆二千石補注先謙曰胡注四少  
月安眾侯劉崇與相張紹謀曰師古曰安眾侯月長沙定王子  
補注周壽昌曰漢宗室起義誅莽者始崇而嚴鄉侯信武平侯璜  
繼之徐鄉侯快陵鄉侯智扶恩侯貴等又繼之王子侯表建武二  
年劉寵以崇從父弟紹封建武十三年子松嗣侯班安漢公莽專  
氏作表時尚存殆以崇為宗室起義之最先者也安漢公莽專  
制朝政必危劉氏天下非之者乃莫敢先舉此宗室恥也吾帥宗  
族為先海內必和紹等從者百餘人遂進攻宛不得入而敗紹者  
張竦之從兄也竦與崇族父劉嘉詣闕自歸莽赦弗罪竦因為嘉  
作奏曰建平元壽之閒大統幾絕宗室幾奔師古曰幾亦音巨依  
無亦字南賴蒙陛下聖德扶服振救師古曰陛下謂莽遮扞臣衛  
監本無注賴蒙陛下聖德扶服振救也服音蒲北反遮扞臣衛  
字不缺筆此本皆存宋舊國命復延宗室明目臨朝統政發號  
施令動目宗室為始登用九族為先竝錄支親建立王侯南面之  
孤計曰百數收復絕屬存亡續廢師古曰復得比肩首復為人者  
孺然成行師古曰孺然多貌也所曰藩漢國輔漢宗也建  
辟雍立明堂班天法流聖化朝羣后昭文德宗室諸侯咸益土地  
天下喁喁引領而歎師古曰喁喁頌聲洋洋滿耳而入論語載  
孔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故練引國家所曰服  
之也洋音羊又音翔補注先謙曰南監本無此注







單于籌策又典靈臺明堂辟雍四郊定制度開于午道與宰衡同心說德師古曰說音悅次下亦同合意并力功德茂著封舜子匡為同心侯林為說德侯光孫壽為合意侯豐孫匡為并力侯益邯建各三千戶是歲西羌龐恬傅幡等師古曰幡音敷怨莽奪其地作西海郡反攻西海太守程永永奔走莽誅永遣護羌校尉竇況擊之二年春寶況等擊破西羌五月更造貨錯刀一直五千契刀一直五百大錢一直五十與五銖錢並行民多盜鑄者禁列侯以下不得挾黃金輸御府受直師古曰直音直然卒不與直九月東郡太守翟義都試勒車騎因發奔命立嚴鄉侯劉信為天子師古曰東平移檄郡國言莽毒殺平帝攝天子位欲絕漢室今共行天罰誅莽師古曰共音共能食晝夜抱孺子告禱郊廟放大誥作策師古曰放音放

前漢九十九上

三

音甫遣諫大夫桓譚等班於天下諭曰攝位當反政孺子之意師古曰音甫日諫譚告也補注先遣王邑孫建等八將軍擊義分屯諸關守阨塞槐里男子趙明霍鴻等起兵曰和翟義師古曰和音和相與謀曰諸將精兵悉東京師空可攻長安眾稍多至且十萬人莽恐遣將軍王奇王級將兵拒之曰太保甄邯為大將軍受鉞高廟領天下兵左杖節右把鉞屯城外王舜甄豐晝夜循行殿中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十二月王邑等破翟義於圍司威陳崇使監軍師古曰監音監外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末有章昭曰圍故屬淮陽後屬陳留呂靜曰圍音語十八字上書言陛下奉天洪範心合寶龜師古曰心音心

師古曰說三年春地震大赦天下王邑等遣京師西與王級等合擊明鴻皆破滅語在翟義傳莽大置酒未央宮白虎殿勞賜將帥詔陳崇治校軍功第其高下莽乃上奏曰明聖之世國多賢人故唐虞之時可比屋而封至功成事就則加賞焉至於夏后塗山之會執玉帛者萬國諸侯執玉附庸執帛周武王孟津之上尙有八百諸侯周公居攝郊祀后稷曰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曰配上帝是曰四海之內各曰其職來祭蓋諸侯千八百矣禮記王制千七百餘國是曰孔子著孝經曰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歡心曰事其先王師古曰先音先此天子之孝也秦為亡道殘滅諸侯曰為郡縣欲擅天下之利故二世而亡高皇帝受命除殘考功施實建國數百後稍衰微其餘僅存太皇太后躬統大綱廣封功德曰勸善興滅繼絕曰永世是

前漢九十九上

三

目大化流通且暮且成遭羌寇害西海郡反虜流言東郡逆賊惑眾西土忠臣孝子莫不奮怒所征殄滅盡備厥辜師古曰盡音盡言伏辜者多矣字或作服服伏備三字古皆讀如匍匐之匍師古曰匍音匍也天下咸寧今制禮作樂師古曰禮音禮實考周爵五等地四等有明文師古曰文音文說無其文師古曰說音說伯子男統為一等合公與侯為三等周爵五等公羊說春秋亦以春秋三等蓋今文家說如是而云無其文者詞不見於經也孔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師古曰周音周師古曰周音周



通以其國事附於大國 凡數百人擊西海者呂羌為號槐里以武  
 故曰附庸項說本此 為號翟義曰虜為號羣臣復奏言太后修功錄德遠者干載近者  
 當世或曰文封或曰武爵深淺大小靡不畢舉今攝皇帝背依踐  
 祚宜異於宰國之時制作雖未畢已師古曰宜進二子爵皆為公  
 春秋善善及子孫賢者之後宜有土地成王廣封周公庶子六子  
 皆有茅土及漢家名相大將蕭霍之屬咸及支庶兄子光可先封  
 為列侯諸孫制度畢已大司徒大司空上名如前詔書太后詔曰  
 進攝皇帝子褒新侯安為新舉公賞都侯臨為褒新公封光為行  
 功侯是時莽還歸新都國羣臣復白曰封莽孫宗為新都侯莽既  
 滅翟義自謂威德日盛獲天人助遂謀即真之事矣九月莽母功  
 顯君死意不在哀令太后詔議其服補述何焯曰權奸貪少阿義  
 和劉歆與博士諸儒七十八人皆曰居攝之義所目統立天功興

前漢九十九上

重

崇帝道成就法度安輯海內也師古曰輯昔殷成湯既沒而太子  
 蚤天其子太甲幼少不明伊尹放諸桐宮而居攝曰興殷道周武  
 王既沒周道未成成王幼少周公屏成王而居攝曰成周道師古曰  
 猶推也補注劉歆曰子謂屏者即荀是曰殷有翼翼之化師古曰  
 子所言屏成王而及武王屏猶也荀周有刑錯之功師古曰  
 禮俗翼翼然可則效乃四方之極言商也師古曰周有刑錯之功師古曰  
 空虛今太皇太后比遭家之不造師古曰遭家不造造也故議  
 者引 委任安漢公宰尹羣僚衡平天下師古曰尹正也遭  
 孺子幼少未能共上下師古曰共上下謂天地 皇天降瑞出丹石之符是  
 曰太皇太后則天明命詔安漢公居攝踐祚將曰成聖漢之業與  
 唐虞三代比隆也攝皇帝遂開祕府會羣儒制禮作樂卒定庶官  
 茂成天功師古曰茂美也 聖心周悉卓爾獨見發得周禮曰明因監李  
 因於夏禮周則天稽古而損益焉猶仲尼之聞韶師古曰孔子至  
 監於二代

一嬰兒挈一壺相與俱行其視精其心正其行端孔子謂御曰越  
 聖之趣聖之韶樂方作孔子至彼而及韶聞之三月不知肉味言  
 天縱多能而識日月之不可階師古曰論語云孔子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  
 不可及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師古曰非聖哲之至孰能若茲綱紀咸  
 張成在一匱師古曰匱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匱者織草為器所  
 以盛土也言人修德行道有若為山雖進吾往也匱者織草為器所  
 作不止可以得成故書云譬如為山九仞功虧一簣以解之先謙曰  
 太平本由一匱也當引書云譬如為山九仞功虧一簣以解之先謙曰  
 欲留之者也當引書云譬如為山九仞功虧一簣以解之先謙曰  
 官本南監本注謂作云官本 此其所曰保佑聖漢安靖元元之效  
 注修德行道作修德行道也

也今功顯君薨禮庶子為後為其母總傳曰與尊者為體不敢服  
 其私親也攝皇帝曰聖德承皇天之命受太后之詔居攝踐祚師古曰  
 先謙曰官奉漢大宗之後上有天地社稷之重下有元元萬機之  
 憂不得顧其私親故太皇太后建厥元孫俾侯新都師古曰建立  
 立莽孫宗為新都侯後明攝皇帝與尊者為體承宗廟之祭奉  
 都侯也俾使也師古曰建立

前漢九十九上

重

共養太皇太后不得服其私親也周禮曰王為諸侯總練弁而加  
 環經師古曰於弁上加環經也謂之環者言其輕細如環之形補  
 布曰總練云凡五服之經皆兩股絞之言環經則與絞經有異  
 謂以麻為體又以一麻為緯而橫纏之如環然故謂之環經  
 同姓則麻異姓則葛攝皇帝當為功顯君總練弁而加麻環經如  
 天子弔諸侯服補注沈欽韓曰前引喪服庶子為後為其母總練  
 司服王為諸侯總練衰強以其貴壓母不知正統之親非諸侯  
 可比也此奏成於劉歆手中陳咸云三綱絕者當在是矣 曰應  
 聖制莽遂行焉凡壹帛再會而令新都侯宗為主服喪三年云司  
 威陳崇奏衍功侯光私報執金吾寶況令殺人補注先謙曰官本  
 注私報私屬之也覆顯 況為收繫致其法莽大怒切責光父母曰  
 云少夫幸報我以事 莽所殺故云然中讀曰仲補注先謙曰官  
 女自眠孰與長孫中孫師古曰長孫中孫孫子字及獲字也皆為  
 本南監本 遂母子自殺及況皆死初莽曰事母養嫂撫兄子為各  
 字作衍 及後悖虐復曰示公義焉服虔曰不念先罪為公義補注劉令光



子嘉嗣爵為侯葬下書曰退密之義訖于季冬

張晏曰平帝以元始五年十二月崩至此再葬年也師古曰虞書放勳乃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

過密八音通止也密謂不作樂也故葬引之補注劉奉世曰平帝崩至居攝之年十二月實三葬非再葬也蓋葬自謂葬經世密實非三葬不以二十五月也或曰此事當在三年冬誤記於此

年正月郊祀八音當奏王公卿士樂凡幾等五聲八音條各云何

其與所部儒生各盡精思悉陳其義是歲廣饒侯劉京

師古曰地理志齊郡有車騎將軍千人扈雲太保屬臧鴻奏符命名也屬車騎將軍扈其姓名京言齊郡新井雲言巴郡石牛鴻言扶風雍石莽皆迎

受十一月甲子莽上奏太后曰陛下至聖遭家不造遇漢十二世

三七之隗承天威命詔臣莽居攝受孺子之託任天下之寄臣莽

兢兢業業懼於不稱師古曰兢兢慎也宗室廣饒侯劉京上書言七

月中齊郡臨淄縣昌興亭長辛當一暮數夢曰吾天公使也天公

使我告亭長曰攝皇帝當為真即不信我此亭中當有新井亭長

晨起視亭中誠有新井師古曰入地且百尺十一月壬子直建冬

至師古曰壬子之日巴郡石牛戊午雍石文皆到于未央宮之前

殿臣與太保安陽侯舜等視天風起塵冥風止得銅符帛圖於石

今文說皆春秋隱公不言即位攝也此二經周公孔子所定蓋為

後法孔子曰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師古曰論語載孔子臣

莽敢不承用臣請共事神祇宗廟奏言太皇太后孝平皇后皆稱

假皇帝師古曰恭其號令天下天下奏言事毋言攝曰居攝三年

為初始元年師古曰恭其號令天下天下奏言事毋言攝曰居攝三年

刻曰百二十為度師古曰恭其號令天下天下奏言事毋言攝曰居攝三年

孺子師古曰恭其號令天下天下奏言事毋言攝曰居攝三年

命指意羣臣博議別奏曰視即真之漸矣師古曰恭其號令天下天下奏言事毋言攝曰居攝三年

等六人師古曰恭其號令天下天下奏言事毋言攝曰居攝三年

帝宣發覺誅死梓潼人哀章師古曰恭其號令天下天下奏言事毋言攝曰居攝三年

風俗通曰哀姓魯哀學問長安素無行好為大言見莽居攝即作

銅匱為兩檢師古曰恭其號令天下天下奏言事毋言攝曰居攝三年

圖其一署曰赤帝行璽某傳子黃帝金策書師古曰恭其號令天下天下奏言事毋言攝曰居攝三年

命圖書皆書莽大臣八人又取令名王興王盛章因自竄姓名師古曰恭其號令天下天下奏言事毋言攝曰居攝三年



傳國金策之書子甚祇畏敢不欽受曰戊辰直定師古曰於建除

謂注錢大昭曰魏文帝受禪以十月二十九日辛未直成日成定

皆取吉祥周壽昌曰淮南天文訓云寅為建卯為除辰為滿巳為

平主生午為定未為執主申為破酉為危戌為閉亥為成

少德亥為收主大德子為開主太歲丑為閉主太陰今日者書以

隨月日為轉移十二幹無定屬大要以除危定執為吉建滿平收

為次成開亦吉閉破則凶足知其法自漢已然莽信時日小數故

取諸此也上云十一月壬子直建冬至注云其日當建與此同陪

律麻志云後魏景明中并州人王顯達獻古銅權一枚上銘八十

一字其銘云後魏景明中并州人王顯達獻古銅權一枚上銘八十

德而于辛歲在大梁龍集戊辰直定天命有人據士德授正號即

真改正建丑長壽隆崇同律度量衡當前人在己巳歲次實

沈初班天下萬國承遵子孫孫享傳億年是權亦莽此日所制

故有戊辰直 御王冠即真天子位定有天下之號曰新其改正朔

定四字也 易服色變犧牲殊徽幟異器制師古曰徽幟通謂旌旗曰十二月

朔癸酉為建國元年正月之朔補注宋祁曰癸酉字下當有改元

云建國者誤也皆當有始字何焯曰魏曹叡景初元年改元建國但

之月為正凡三年而子芳嗣位改元正始復用建國之月為正建

以厭忌日在正月為解其亦以莽曰雞鳴為時補注先謙曰胡注

書自謂代漢得地統中覺而改耶補注先謙曰胡注

始服色配德上黃犧牲應正用白補注先謙曰胡注以土繼火故

用白使節之旄旛皆純黃其署曰新使五威節曰承皇天上帝感

命也

王莽傳第六十九上終

漢書九十九

王莽傳第六十九中

漢書九十九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臣 王先謙補注

始建國元年補注先謙曰顧炎武云苟悅漢紀記莽事自始建國

於正統而盡沒其 正月朔補注先謙曰莽以十二月莽帥公侯卿

士奉皇太后璽 傳師古曰璽謂璽之紐音弗補注王先謙曰元后

皇下 上太皇太后順符命去漢號焉初莽妻宜春侯王氏女立為

皇后師古曰王莽為丞相初封宜春 本生四男字獲安臨二子前

誅死安頗荒忽師古曰荒忽謂莽妻成之女 誅死安頗荒忽

謂之辟者取為 封字子六人干為功隆公壽為功明公吉為功成

公宗為功崇公世為功昭公利為功著公大赦天下莽迺策命孺

子曰咨爾嬰昔皇天右迺太祖師古曰右迺 師古曰右迺

一十載歷數在于子躬詩不云乎侯服于周天命靡常師古曰大

室是天命無常也謂微子為宋公也封爾為定安公永為新室賓

於戲師古曰於戲 敬天之休師古曰往踐迺位母廢子命又曰其

曰平原安德深陰兩重巨凡戶萬師古曰五縣也深音宅合反兩

平原故城在今濟南府平原縣南安德故城今陵縣治深陰故城

在臨邑縣西兩縣故城在德州北重邱故城在德州東官本南監

本注在為定 地方百里為定安公國立漢祖宗之廟於其國與周

後並補注先謙曰 行其正朔服色補注先謙曰胡注

宗永曰命德茂功享歷代之祀焉補注先謙曰命名字通命

平皇后為定安太后讀策畢莽親執孺子手流涕歎師古曰歲

許氣 曰昔周公攝位終得復子明辟今子獨迫皇天威命不得如

意哀歎良人中傅將孺子下殿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後書北



面而稱臣百僚陪位莫不感動又按金匱輔臣皆封拜補注先章所  
 獻金匱圖曰太傅左輔驃騎將軍安陽侯王舜為太師封安新公  
 補注宋祁曰驃大司徒就德侯平晏為太傅就新公少阿義和京  
 字當去旁馬字  
 兆尹紅休侯劉歆為國師嘉新公補注宋祁曰少阿音灼音義作  
 依倚之倚李奇音廣漢梓潼哀章為國將美新公是為四輔位上  
 奇紅休南本作林師古曰承陽音承補注宋祁曰承南本  
 公太保後承承陽侯甄邯師古曰承陽音承補注宋祁曰承南本  
 丞注丞下有陽字為大司馬承新公不進侯王尋為大司徒章新  
 並注丞下有陽字為大司馬承新公不進侯王尋為大司徒章新  
 公步兵將軍成都侯王邑為大司空隆新公是為三公大阿右拂  
 大司空衛將軍廣陽侯甄豐師古曰拂讀曰彌補注先章曰為更  
 始將軍廣新公京兆王興為衛將軍奉新公輕車將軍成武侯孫  
 建為立國將軍成新公京兆王盛為前將軍崇新公是為四將凡  
 十一公補注先章曰四輔三公王興者故城門令史補注先章曰胡  
 城門校尉王盛者賣餅按符命求得此姓名十餘人兩人容貌  
 應卜相徑從布衣登用呂視神焉師古曰視餘皆拜為郎是日封  
 拜卿大夫侍中尚書官凡數百人諸劉為郡守補注先章曰通皆  
 徙為諫大夫改明光宮為定安館定安太后居之曰故大鴻臚府  
 為定安公第補注宋祁曰邵本皆置門衛使者監領敕阿乳母不  
 得與語補注王念孫曰阿下當有保字謂阿保及乳母也李尋  
 於文為不詞於事為不備矣漢帝在四壁中孟康曰令定安公居  
 紀孝平紀正作救阿保乳母孟康曰四壁中不得有所見  
 至於長大不能名六畜後葬呂女孫宇子妻之葬策羣司曰歲星  
 司肅東獄太師典致時雨應劭曰親之不恭是謂不肅肅敬也厥  
 澤以時也晉灼曰眾物生於東方故戒太師也補注青焯登平考  
 先謙曰典主也獄字誤官本南監本皆作獄下同  
 景曰暑氣始升而上以成萬物也春秋分立表以正東西東日之  
 景以暑屬焉景以暑屬焉變惑司愆南獄太師典致時與應劭曰愆不愆愆智也厥罰

漢書補注 卷九九中

常煥煥暑也晉灼曰南方盛陽之位太師師尊之稱故戒之也師  
 古曰與音於六反補注先章曰官本注盛陽作陽盛未有章昭曰  
 司愆南方曰視君視赤焯頌平考聲曰律也物假大運宣平也六  
 月陰氣之始故為地統地之中數六六為律律有假大運宣平也六  
 有邑色尚黃故考聲以律屬馬師古曰頌讀曰容太白司艾西  
 嶽國師典致時陽應劭曰言之不從是謂不艾艾安也白焯象平  
 考量曰銓無不成形於西方大小輕重皆可知故稱量屬焉辰星  
 司謀北嶽國將典致時寒應劭曰言之不從是謂不艾艾安也白焯象平  
 主秋故玄焯和平考星曰漏應劭曰言之不從是謂不艾艾安也白焯象平  
 主平故曰和平應度起於斗分日月和合也萬物皆合藏於北方水又  
 提攝提值斗杓所指以建時節故考星屬焉月刑元股左司馬典  
 致武應考方法矩張晏曰月為刑司馬主武主司天文欽若昊天  
 敬授民時力來農事曰豐年穀師古曰欽敬也若順也力來勸勉  
 來猶日德元左右司徒典致文瑞考園合規張晏曰日為陽位晉  
 勞則和氣感物四靈見象故文瑞屬焉師古曰左主司人道五教在  
 古肱字補注先章曰官本南監本注圖上肱作左主司人道五教  
 是輔帥民承上宣美風俗五品迺訓師古曰五教謂父義母慈兄  
 謂仁義斗平元心中司空典致物圖考度曰繩張晏曰斗北斗也  
 禮智信斗平元心中司空典致物圖考度曰繩張晏曰斗北斗也  
 責以其物也晉灼曰中央為四季土土者信信者直故為繩主司  
 地里平治水土掌名山川眾殖鳥獸蕃茂草木補注先章曰眾各  
 策命曰其職如典誥之文補注先章曰言其置大司馬司允師古  
 信也補注先章曰官本南監大司徒司直大司空司若師古曰位  
 本注併入下條在孤卿下  
 皆孤卿更名大司農曰義和後更為納言大理曰作士太常曰秩  
 宗大鴻臚曰典樂補注周壽昌曰桓譚為少府曰共工師古曰共  
 本注音作讀水衡都尉曰子虞與三公司卿凡九卿分屬三公每  
 一卿置大夫三人一大夫置元士三人凡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  
 士分主中都官諸職補注宋祁曰更名光祿勳曰司中太僕曰太  
 御衛尉曰太衛執金吾曰奮武中尉曰軍正補注劉放曰中尉廢



中壘校尉脫兩字則壽昌曰軍又置大贊官主乘輿服御物師古  
 正漢有此官但非非所改耳聚也言財物所聚也音之鏡反補注劉奉世曰贊讀如虎賁綴衣  
 之綴沈欽韓曰立政綴衣傳云掌衣服之飾下論贊讀如虎賁綴衣  
 中候歲贊衣近侍常伯之人公羊襄十六年傳君若贊然鄭取  
 以解商頌綴衣則綴贊通用顏解為後又典兵秩位皆上卿號曰  
 六監改郡太守曰大尹都尉曰太尉制但廢置不常此則秩如漢  
 都尉縣令長曰宰御史曰執法公車司馬曰王路四門長樂宮曰  
 常樂室未央宮曰壽成室前殿曰王路堂言路殿也長安曰常安  
 更名秩百石曰庶士三百石曰下士四百石曰中士五百石曰命  
 士六百石曰元士千石曰下大夫比二千石曰中大夫二千石曰  
 上大夫中二千石曰卿車服蔽冕各有差品師古曰此蔽又置司  
 恭司徒補注劉放曰徒改從齊召南曰案此司徒當司明司聰司  
 中大夫及誦詩工徹膳宰司過策曰子聞上聖欲昭厥德罔不  
 慎修厥身用綏于遠是用建爾司于五事毋隱尤毋將虛尤過也  
 將助也虛謂虛美也言勿隱吾過而助為虛美好惡不愆立于厥  
 中師古曰於戲勗哉也師古曰於戲讀曰嗚呼勗勉令王路設進善  
 之旌非謗之木欲諫之鼓欲當依景福本及賈誼傳作鼓諫大  
 夫四人常坐王路門受言事者封王氏齊縵之屬為侯大功為伯  
 小功為子總麻為男其女皆為任師古曰任充也男服男曰睦女  
 曰隆為號焉師古曰睦隆皆其受皆授印鞅師古曰鞅亦印令諸  
 侯立太夫人夫人世子亦受印鞅又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百王  
 不易之道也漢氏諸侯或稱王至于四夷亦如之遠於古典繆於  
 一統補注先謙曰胡注王大一統王者有其定諸侯王之號皆稱  
 公及四夷僭號稱王者皆更為侯又曰帝王之道相因而通盛德  
 之祚百世享祀子惟黃帝帝少昊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帝夏禹

皋陶伊尹咸有聖德假于皇天師古曰假至也功烈巍巍光施于  
 遠補注宋祁曰子甚嘉之營求其後將祚厥祀惟王氏虞帝之後  
 也出自帝嚳劉氏堯之後也出自顓頊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  
 莽于是直於是封姚恂為初睦侯奉黃帝後服度曰姚舜姓故封  
 曰字書恂梁護為脩遠伯奉少昊後服度曰以黃帝後補注宋祁  
 信也音詢梁護為脩遠伯奉少昊後服度曰以黃帝後補注宋祁  
 千奉帝嚳後劉歆為祁烈伯奉顓頊後國師劉歆子慶為伊休侯  
 奉堯後師古曰上言紅休侯劉歆為國師嘉新公今此云劉歆為  
 劉歆非國師也補注宋祁曰伊休侯是紅休侯先謙曰伯自別一  
 曰歆是紅休侯此自其子慶別封伊休侯宋說非焉昌為始睦侯  
 奉虞帝後山遵為襄謀子奉皋陶後伊立為襄衡子奉伊尹後漢  
 後定安公劉嬰位為竇周後衛公姬黨更封為章平公亦為竇殷  
 後宋公孔弘運轉次移補注先謙曰言隨更封為章昭侯位為恪  
 師古曰恪敬也言待之加敬亦如夏後遼西妃豐封為章功侯亦  
 實也周以舜後并祀宋為三恪也夏後遼西妃豐封為章功侯亦  
 為恪服虔曰四代古宗宗祀于明堂曰配皇始祖考虞帝補注劉  
 四代以下十七字其義不倫莽方封先聖後未當及此且已有後文此字當衍周公後襄魯子姬就宣尼  
 公後襄成子孔鈞已前定焉莽又曰子前在攝時建郊宮定祧廟  
 立社稷師古曰遠祖曰神祇報況況賜也或光自上復于下流為  
 烏師古曰復或黃氣熏蒸昭耀章明曰著黃虞之烈焉師古曰烈  
 云承黃虞之後補注先謙曰自黃帝至于濟南伯王而祖世氏姓有五  
 矣師古曰濟南伯王莽之高祖補注周壽昌曰莽自述為楚項所  
 字伯紀處東平陵賈濟南之地莽所稱濟南伯王即此人因其字  
 伯紀謂之伯王郊祀志合七十年而伯王出焉史記注伯王指秦  
 命伯紀謂之伯王郊祀志合七十年而伯王出焉史記注伯王指秦  
 命伯紀謂之伯王郊祀志合七十年而伯王出焉史記注伯王指秦  
 之先受姓曰姚其在陶唐曰媯在周曰陳在齊曰田在濟南曰王  
 子伏念皇初祖考黃帝皇始祖考虞帝曰宗祀于明堂補注宋祁  
 皇始祖考宜序於祖宗之親廟其立祖廟五親廟四后夫人皆  
 以當作已

一第... 續修四庫全書







吏民距快快敗走至長廣死補注沈欽韓曰一統志長廣故城在登州府萊陽縣東莽曰昔子之祖濟南愍王困於燕寇自齊臨淄出保于莒宗人田單廣設奇謀獲殺燕將復定齊國今即墨士大夫復同心殄滅反虜子甚嘉其忠者憐其無辜其赦殷等非快之妻子宅親屬當坐者皆勿治弔問死傷賜亡者葬錢人五萬殷知大命深疾惡快曰故輒伏厥辜其滿殷國戶萬地方百里又封符命臣十餘人莽曰古者設廬井八家一夫一婦田百畝什一而稅則國給民富而頌聲作師古曰給此唐虞之道三代所遵行也秦為無道厚賦稅曰自供奉罷民力曰極欲讀曰疲壞聖制廢井田是曰兼井起貪鄙生強者規田百千數弱者曾無立錐之居又置奴婢之市與牛馬同師古曰蘭謂遺諸之若牛馬蘭園也補注先謙曰蘭園制於民臣額斷其命姦虐之人因緣為利至略賈人妻子前漢九十九中略強取左襄四年傳注不以道取曰略逆

天心詩人倫師古曰詩亂也繆於天地之性人為貴之義師古曰孔子曰天地之性人也書曰子則奴戮女奴戮戮之以為奴也說書者以為幣子也戮及妻子此說非也秦誓云四奴正士唯不用命豈及子之謂乎女讀曰汝補注先謙曰官本幣作孳唯不用命者然後被此辜矣補注先謙曰漢氏滅輕田租三十而稅一常有更賦罷癘咸出師古曰更音工衡反罷音疲癘音陰而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厥名三十稅一實什稅五也師古曰解並父子夫婦終年耕芸師古曰芸所得不足曰自存故富者大馬餘菽粟驕而為邪貧者不厭糟糠窮而為茲師古曰俱陷于辜刑用不錯師古曰錯也音干故反窮而為茲師古曰俱陷于辜刑用不錯師古曰錯也音干故反

子前在大麓始令天下公田口井師古曰計口時則有嘉禾之祥遭反虜逆賊且止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賣買其男口不盈八而田過一井者分餘田于九族鄰里鄉黨故無田今當受田者如制度敢有非井田聖制無法惑眾者投諸四裔

曰禦魃魅師古曰魃山神也魃老物精也魃音蟻魃音媚如皇始祖考虞帝故事是時百姓便安漢五銖錢曰莽錢大小兩行難知又數變改不信皆私曰五銖錢市買謗言大錢當罷莫肯挾莽患之復下書諸挾五銖錢言大錢當罷者比非井田制投四裔師古曰非讀於是農商失業食貨俱廢民人至涕泣於市道及坐賣買田宅奴婢鑄錢自諸侯卿大夫至于庶民抵罪者不可勝數秋遣五威將王奇等十二人班符命四十二篇於天下補注齊召南曰人其將一人各有帥五人故下文德祥五事符命二十五福應十二凡四十二篇其德祥言文宣之世黃龍見於成紀新都補注欽韓曰文紀十五年黃龍見於成紀宣紀黃龍元年不言龍見師古引漢注云此年二月黃龍見廣漢郡地理志廣漢郡有新都縣則莽所指新都矣成郡志故高祖考王伯墓門梓柱生枝葉之屬補注城在今新都縣東二里符命言井石金匱之屬福應言雌雞化為雄之屬其文作伯王

爾雅依託皆為作說師古曰爾雅近正也謂近大歸言莽當代漢有天下云補注王先慎曰四十二篇書不傳惟五行志中載自說而此有祥與於高祖考之門門為開通梓猶子也言王氏當有賢子開通祖統起於杜石大臣之位受命而王之符也此可見一斑比附時事歸總而說之曰帝王受命必有德祥之符瑞協成五美於己而已師古曰五命謂五行之次然後能立巍巍之功傳于命申曰福應師古曰受命也申重也然後能立巍巍之功傳于子孫永享無窮之祚故新室之興也德祥發於漢三七九世之後蘇林曰二百一十歲九天子也補注何焯曰孝惠肇命於新都受瑞於黃支孟康曰獻生犀補注宋祁曰注開王於武功定命於子同孟康曰梓潼成命於巴宕晉灼曰巴郡申廟於十二應天所曰保祐新室者深矣固矣補注先謙曰武功丹石出於漢氏平帝末年火德銷盡土德當代皇天眷然去漢與新曰丹石始命於皇帝皇帝謙讓曰攝居之未當天意故其秋七月天重曰三能文馬



曰三台星也晉灼曰許慎說文馬縞身金精周成王時犬戎獻之師古曰能音台補注沈欽韓曰晉說有脫誤說文馮馬赤鬚縞身目若黃金名曰馮吉皇之乘周文王時犬戎獻之西伯獻紂以全其身藝文類聚九十三卷曰商王拘周伯昌于羑里太公與散宜生以金千鎰得犬戎文馬縞毛朱皇帝復謙讓未即位故三曰鐵契四曰石繩五曰庚符六曰文圭七曰玄印八曰茂陵石書九曰玄龍石十曰神井十一曰大神石十二曰銅符帛圖申命之瑞寢曰顯著師古曰寢漸也至于十二曰昭告新皇帝皇帝深惟上天之威不可不畏故去攝號猶尚稱假改元為初始欲曰承塞天命克厭上帝之心師古曰塞當也然非皇天所曰鄭重降符命之意師古曰言類煩也重也故是曰天復決其曰勉書孟康曰哀章所作策書也音直用反故是曰天復決其曰勉書言數有瑞應莽自謙居攝天復決其疑勸勉令為真也晉灼曰勉字當為勉是日自復有龜書及天下金匱圖策事也師古曰孟說補注宋祁曰別本無復決其三字邵本無其字先謙又侍郎王盱見人衣白布單衣赤績曰官本南監本其下有所字又侍郎王盱見人衣白布單衣赤績方領師古曰績者績音胡內反補注王引之曰正文明言赤績則非五采也赤績方領謂以赤色之組為冠小冠立于王路殿前謂方領也說見經義述聞周官緇純下冠小冠立于王路殿前謂盱曰今日天同色曰天下人民屬皇帝師古曰同色者言五方天字或作包也言天總包括天下人眾而與莽也其義兩通屬委也音之欲反盱怪之行十餘步人忽不見至丙寅暮漢氏高廟有金匱圖策高帝承天命曰國傳新皇帝明旦宗伯忠孝侯劉宏曰問乃召公卿議未決而大神石人談曰趣新皇帝之高廟受命毋雷師古曰趣於是新皇帝立登車之漢氏高廟受命受命之日丁卯也丁火漢氏之德也卯劉姓所曰為字也明漢劉火德盡而傳於新室也皇帝謙謙既備固讓十二符應迫著命不可辭師古曰迫促懼然祇畏羣然閔漢氏之終不可濟師古曰懼音懼懼然自失之意也齊靈在左右之不得從意師古曰齊靈自勉之意左右助也言欲助漢室而迫天命不得從其本意也左右音曰佐也補注先謙曰左右音佐則不當云在左右在字疑傳寫加也顏音為之三夜不御寢三日不御食延問佐佑所見木亦必無在字

公侯卿大夫僉曰宜奉如上天威命於是乃改元定號海內更始補注先謙曰海內上疑有與字新室既定神祇權喜申曰福應吉瑞累仍師古曰仍無詩曰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右命之自天申之師古曰大雅言有功德宜於眾人者則受天之福祿天乃保安此之謂也五威而佑助之命以邦國也申謂重其意也右讀曰佑此之謂也五威將奉符命齋印綬王侯曰下及吏官名更者師古曰更改也外及匈奴西域徼外蠻夷皆即授新室印綬因收故漢印綬賜吏爵人二級民爵人一級女子百戶羊酒蠻夷幣帛各有差大赦天下五威將乘乾文車鄭氏曰畫天駕坤六馬鄭氏曰坤為背負鸞鳥之毛服飾甚偉今俗呼之山雞非也鸞音鸞每一將各置左右前後中帥凡五帥衣冠車服駕馬各如其方面色數師古曰色者東方青南方赤也數者若木數三火數二之將持節稱太一之使帥持幢稱五帝之使莽策命曰普天之下迄于四表師古曰迄亦至也靡所不至其東出者至玄菟樂浪高句驪夫餘師古曰夫餘亦東北夷也南出者險徼外歷益州師古曰險貶句町王為侯西出者至西域盡改其王為侯北出者至匈奴庭授單于印改漢印文去璽曰章單于欲求故印陳饒椎破之語在匈奴傳單于大怒而句町西域後卒曰此皆畔饒還拜為大將軍封威德子冬靄師古曰靄古雷字桐華置五威司命中城四關將軍司命司上公曰下中城主十二城門策命統睦侯陳崇曰咨爾崇夫不用命者亂之原也大姦猾者賊之本也鑄偽金錢者妨寶貨之道也騁奢踰制者兇害之端也漏泄省中及向書事者機事不密則害成也師古曰易上繫之辭曰君不密則失臣臣拜爵王庭謝恩私門者祿去公室政從亡矣補注其下故有第六條凡此六條國之綱紀是用建爾作司命補注錢大昭曰司命上疑脫五威二字周禮五威司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強圉師古曰引詩大命也







五等之差其為吏者皆能待除於家師古曰罷黜其職各使上當  
天心稱高皇帝神靈師古曰稱塞狂狡之萌莽曰可嘉新公國師  
呂符命為子四輔明德侯劉翼率禮侯劉嘉等凡三十二人皆知  
天命或獻天符或貢昌言師古曰昌當也補注先或捕告反虜厥  
功茂焉諸劉與三十二人同宗共祖者勿罷賜姓曰王唯國師呂  
女配莽子故不賜姓改定安太后號曰黃皇室主絕之於漢也冬  
十二月雷更名匈奴單于曰降奴服于莽曰降奴服于知師古曰  
改單于之名也師古曰引夏背畔四條所與作制者事  
本名囊知牙斯師古曰引夏背畔四條所與作制者事  
在匈奴侵犯西域延及邊垂為元元害孽當夷滅命遣立國將軍孫  
建等凡十二將十道並出其行皇天之威罰于知之身師古曰恭  
惟知先祖故呼韓邪單于稽侯師古曰稽音剛又音先安反補  
獨惡健犬師古曰稽音剛又音先安反補  
也八字 累世忠孝保塞守微不忍曰一知之罪滅稽侯師古曰  
也八字 累世忠孝保塞守微不忍曰一知之罪滅稽侯師古曰  
今分匈奴國土人民呂為十五立稽侯師古曰  
中郎將蒞苞戴級馳之塞下召拜當為單于者諸匈奴人當坐虜  
知之法者皆赦除之遣五威將軍苗詡虎賁將軍王況出五原厥  
難將軍陳欽震狄將軍王巡出雲中師古曰厥振武將軍王嘉平  
狄將軍王萌出代郡相威將軍李參鎮遠將軍李翁出西河師古曰  
音所林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未有章昭曰誅貉將軍陽俊討穢  
琴音疏禁反字林曰琴支條琴麗也十七字  
將軍嚴尤出漁陽奮武將軍王駿定胡將軍王晏出張掖及偏裨  
呂下百八十人募天下囚徒丁男甲卒三十萬人薄眾郡委輸五  
大夫衣裘兵器糧食長吏送自負海江淮至北邊使者馳傳督趣  
呂軍興法從事師古曰傳音張總反趣音促補注劉奉世曰五天  
下騷動先至者屯邊郡須畢具乃同時出莽呂錢幣訖不行師古  
也復下書曰民呂食為命呂貨為資是呂八政呂食為首寶貨皆

重則小用不給皆輕則儻載煩費師古曰儻送也一輕重大小各  
有差品則用便而民樂於是造寶貨五品師古曰儻送也一輕重大小各  
品語在食貨志百姓不從但行小大錢二品而已盜鑄錢者不可  
禁迺重其法一家鑄錢五家坐之沒入為奴婢吏民出入持布錢  
呂副符傳師古曰舊法行者持符傳即不稽留令更令持布不持  
者尉傳勿舍關津苛留師古曰尉行道飲食處傳置驛之舍也苛  
苛謂詰問之廣雅釋詁何問也公卿皆持呂入宮殿門欲呂重而  
行之是時爭為符命封侯其不為者相戲曰獨無天帝除書乎師古曰  
沈欽韓曰除書唐宋謂之除目師古曰司命陳崇白莽曰此  
其循例遷換亦曰熟除師古曰司命陳崇白莽曰此  
開竅臣作福之路而亂天命宜絕其原莽亦厭之遂使尚書大夫  
趙並驗治非五威將軍所班皆下獄初甄豐劉歆王舜為莽腹心  
倡導在位師古曰倡音赤上反補注先謙曰官本引蕭該曰襄揚  
功德安漢宰衡之號及封莽母兩子兄子皆豐等所共謀而豐舜  
歆亦受其賜並富貴矣非復欲令莽居攝也師古曰居攝之  
萌出於泉陵侯劉慶前輝光謝譙長安令田終術莽羽翼已成意  
欲稱攝豐等承順其意莽輒復封舜歆兩子及豐孫豐等爵位已  
盛心意既滿又實畏漢宗室天下豪桀而疏遠欲進者並作符命  
莽遂據呂即真舜歆內懼而已豐素剛強莽覺其不說師古曰說與賣  
故徙大阿右拂大司空豐託符命文為更始將軍師古曰與賣  
餅兒王盛同列豐父子默默時子尋為侍中京兆大尹茂德侯即  
作符命言新室當分陝立二伯師古曰分陝者欲依周公召公故  
召公主之陝即今陝州是其師古曰呂豐為右伯太傅平晏為左伯如周  
地也伯長也陝音式冉反  
召故事莽即從之拜豐為右伯當述職西出未行尋復作符命言  
故漢氏平帝后黃皇室主為尋之妻莽呂詐立心疑大臣怨謗欲



震威曰懼下因是發怒曰黃皇室主天下母此何謂也收捕尋尋  
亡豐自殺尋隨方士入華山歲餘捕得辭連國師公歆子侍中東

通靈將五司大夫隆威侯蔡亦補注劉奉世曰東通靈將五司大夫

靈將蓋五威將職東方者五司大夫即前司恭等大夫此似五

斗米道符籙中結銜莽之妖妄其事當然劉氏疑其未審也

弟右曹長水校尉侯咏大司空邑弟左闕將軍堂威侯奇注

錢大昭曰闕當作關先謙曰官及歆門人侍中騎都尉丁隆等牽

引公卿黨親列侯曰下死者數百人尋手理有天子字莽解其臂

入視之曰此一太子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大作或曰一六子也六

者戮也明尋父子當戮死也迺流蔡于幽州放尋于三危殛隆于

羽山師古曰殛舜之罰其工皆驛車載其屍傳致云莽為人侈口

蹙頞師古曰侈大也蹙頞也蹙頞也蹙頞也蹙頞也蹙頞也蹙頞也

文作頞與頞同訓蓋從口內言之若從口外言則兩旁為頞頞前

露眼赤精大聲而嘶師古曰嘶聲破也音先奚反補注沈欽韓曰

嘶為嘶嘶長七尺五寸好厚履高冠曰鼈裝衣師古曰毛之強曲

中令其張起也鼈音力之反字或作裝音義同補注沈欽韓曰釋

言鼈引孫炎云毛鼈為鬪然則以鼈裝衣亦以鬪鬪為著耳

豈謂長毛強曲使衣張起乎先謙曰官本南監本注裝作釐反膺

高視瞰臨左右師古曰瞰謂遠視也音口濫反是時有用方技待詔黃門者或問

曰莽形貌待詔曰莽所謂鷓目虎吻豺狼之聲者也故能食人亦

當為人所食問者告之莽誅滅待詔而封告者後常翳雲母屏面

屏之類也解在張敞傳非親近莫得見也是歲曰初睦侯姚恂為

靈始將軍三年莽曰百官改更職事分移律令儀法未及悉定且

因漢律令儀法曰從事令公卿大夫諸侯二千石舉吏民有德行

通政事能言語明文學者各一人詣王路四門補注宋祁曰路遺

尚書大夫趙並使勞北邊還言五原北假膏壤殖穀師古曰北假

言其土肥美異時常置田官乃曰並為田禾將軍發戍卒屯田北

假曰助軍糧是時諸將在邊須大眾集須待也師古曰吏士放縱而內郡

愁於徵發民棄城郭流亡為盜賊并州平州尤甚補注先謙曰胡

州漢末公孫度自稱平州牧魏始分幽州置平州平州字誤也錢大

昕云并州平州也地理志作平州蓋古字通用胡注恐未審沈欽

韓云平州蓋分幽州所置公孫度自立為平州牧本此錢氏以

為西河之縣在并州部內故云若莽令七公六卿號皆兼稱將軍

六卿義和作士秩宗樂共工子虞遣著武將軍遂並等填名

都師古曰逆音錄填音中郎將繡衣執法各五十五人分填緣邊

大郡督大姦猾擅弄兵者皆便為姦於外撓亂州郡師古曰撓音

手貨賂為市侵漁百姓莽下書曰虜知罪當夷滅故遣猛將分十

二部將同時出一舉而決絕之矣內置司命軍正外設軍監十有

二人誠欲曰司不奉命令軍人咸正也今則不然各為權勢恐獨

良民師古曰獨曰威力妄封人頸得錢者去如高曰權臣妄曰法

願錢乃去封毒蠶並作農民離散師古曰蠶音呼各反司監若此可謂稱

不師古曰稱反自今曰來敢犯此者輒捕繫曰名聞然猶放縱自若

而蘭苞戴級到塞下招誘單于弟咸咸子登入塞脅拜咸為孝單

于賜黃金千斤錦繡甚多遣去將登至長安拜為順單于師古曰

病死王先慎曰始拜咸子助為順單于助太師王舜自莽篡位後病悻

瘳劇死師古曰助為順單于助太師王舜自莽篡位後病悻

喘息師古曰喘是也御覽疾部四引此正作病喘悻

昔齊太公曰淑德累世為周氏太師蓋子之所監也師古曰監其

曰舜子延襲父爵為安新公延弟襄新侯匡為太師將軍承為新

室輔為太子置師友各四人秩曰大夫曰故大司徒馬宮為師疑

故少府宗伯鳳為傅丞博士袁聖為阿輔京兆尹王嘉為保拂師



曰拂讀是為四師故尚書令唐林為胥附補注周壽昌曰胥附博

士李充為犇走師古曰犇諫大夫趙襄為先後中郎將廉丹為禦

侮是為四友又置師友祭酒及侍中諫議六經祭酒各一人凡九

祭酒補注先謙曰師友侍中諫議三秩上卿琅邪左咸為講春秋

穎川滿昌為講詩長安國由為講易平陽唐昌為講書沛郡陳咸

為講禮崔發為講樂祭酒遺謁者持安車印綬即拜楚國龔勝為

太子師友祭酒補注先謙曰即勝不徵不食而死靈始將軍姚

恂免侍中崇祿侯孔永為靈始將軍是歲池陽縣有小人景長尺

餘或乘車馬或步行據持萬物補注錢大昭曰據南監本闕小大

各相稱師古曰車馬及物三日止瀕河郡蝗生師古曰謂絲河南

音河決魏郡泛清河已東數郡先是莽恐河決為元城冢墓害補注

先謙曰胡注莽賀元城及決東去元城不憂水故遂不隄塞補注

以下冢墓在魏郡元城前漢九十九中六

曰莽事期以利四年二月赦天下夏赤氣出東南竟天厭難將

軍陳歆補注錢大昭曰言捕虜生口虜犯邊者皆孝單于咸子角

所為莽怒斬其子登於長安已視諸蠻夷師古曰視大司馬甄邯

死靈始將軍孔永為大司馬侍中大贊侯輔為靈始將軍莽每當

出輒先按索城中名曰橫按師古曰索音山各反橫音胡孟反補

入宮殿者亦當索也漢儀三公領兵入見令虎賁執刀挾之規

橫充也釋言梳大也補注及後書安帝詔馮異傳供作橫被補注

是月橫按五日莽至明堂授諸侯茅土下書曰予不德襲于聖

祖為萬國主思安黎元在于建侯分州正域呂美風俗補注宋

九常有追監前代爰綱爰紀惟在堯典十有二州衛有五服師古曰

詩國十五指徧九州師古曰謂周南召南衛王鄭齊魏唐秦陳

鄆鄭衛王鄭齊魏唐秦陳鄆鄭曹魯是為十五國也師古曰

胡反補注宋鄭曰國字當作曰沈欽韓曰廣雅掃布也殷頌有奄

有九有之言師古曰商頌玄鳥之詩美禹貢之九州無并幽周禮

司馬則無徐梁補注宋祁曰消化帝王相改各有云為或昭其事

或大其本厥義著明其務一矣昔周二后受命故有東都西都之

居予之受命蓋亦如之其呂洛陽為新室東都常安為新室西都

邦畿連體各有采任州從禹貢為九爵從周氏有五諸侯之員千

有八百附城之數亦如之呂侯有功諸公一同補注王文彬曰左

國一同自是以衰周官匠人方有眾萬戶土方百里侯伯一國眾

戶五千土方七十里子男一則補注沈欽韓曰大宗伯職注鄭司

受則土於周室眾戶二千有五百土方五十里附城大者食邑九

成眾戶九百土方三十里自九呂下降殺呂兩師古曰兩兩而降

數相減此自九以下而七而五而三以至於一也顏說未晰至

於一成里為成前漢九十九中九

補注錢大昭曰十四人者謂安新公王延就新公平晏嘉新公劉

欽美新公哀章承新公甄邯章新公王尋隆新公王邑奉新公王

興成新公孫建崇新公王盛章平公姬黨宣威公蘭苞揚威公戴

級安定公劉嬰也廣新公甄豐有罪國除不在數內莽之宗室公

如新舉公安襄新公臨功隆公于功明公壽功成公吉

功崇公宗昭昭公世功善公利亦不在十四人之內侯九十三

人伯二十一人子百七十一人男四百九十七人凡七百九十六

人附城千五百一十一人九族之女為任者八十三人及漢氏女

孫中山承禮君遵德君修義君更呂為任十有一公九卿十二大

夫二十四元士定諸國邑采之處使侍中講禮大夫孔乘等與州

部眾郡曉知地理圖籍者其校治于壽成朱鳥堂子數與羣公祭

酒上卿親聽視咸已通矣夫衰德賞功所曰顯仁賢也九族和睦

所曰衰親親也予永惟匪解思稽前人師古曰解音曰解稽考也

將章黜陟呂明好惡安元元焉呂圖簿未定未授國邑且令受奉

都內月錢數千師古曰奉諸侯皆困乏至有庸作者中郎區博諫



莽曰師古曰區姓井田雖聖王法其廢久矣周道既衰而民不從秦知順民之心可已獲大利也故滅廬井而置阡陌遂王諸夏訖今海內未厭其敝今欲違民心追復千載絕迹師古曰復雖堯舜

復起而無百年之漸弗能行也天下初定萬民新附誠未可施行莽知民怨補注王念孫曰通典食貨一作莽知民怨案作愁者原

怨也後漢書明帝紀云百姓愁怨情無告訴是愁與怨同義秦策云上下相愁民無所聊謂上下相怨也淮南詮言篇云己之所生乃反愁人謂怨人也下文天下愈愁即承此愁字而言則本

作愁明矣又莽知民怨四下食貨志凡兩見迺下書曰諸名食王田皆得賣之勿拘已

法犯私買賣庶人者且一切勿治初五威將帥出改句町王曰為侯王邯怨怒不附師古曰邯句町王莽諷牂柯大尹周欽詐殺邯

邯弟承起兵攻殺欽先是莽發高句驪兵當伐胡不欲行郡強迫之皆亡出塞因犯法為寇遼西大尹田譚追擊之為所殺州郡歸

咎於高句驪侯驃嚴尤奏言貉人犯法不從驃起正有宅心宜令州郡且尉安之師古曰假令驃有惡心亦當且慰安今猥被呂大

罪恐其遂畔師古曰猥多也厚也說詳文三王傳夫餘之屬必有和者師古曰和應匈奴未克夫餘穢貉復起此大憂也莽不尉

安穢貉遂反詔尤擊之尤誘高句驪侯驃至而斬焉傳首長安莽大說下書曰迺者命遣猛將其行天罰師古曰莽誅滅虜知分爲

十二部或斷其右臂或斬其左腋或潰其胸腹或袖其兩脅師古曰袖音與今年刑在東方張晏曰是歲在王申刑在東方誅貉之部先縱焉捕斬虜

平定東域虜知殄滅在于漏刻此乃天地羣神社稷宗廟佑助之福公卿大夫士民同心將率虓虎之力也師古曰虓予甚嘉之其

更名高句驪為下句驪布告天下令咸知焉於是貉人愈犯邊東北與西南夷皆亂云莽志方盛昌為四夷不足吞滅專念稽古之

事復下書曰伏念予之皇始祖考虞帝受終文祖在璇璣玉衡曰齊七政補注先謙曰遂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秩于山川徧于羣

神巡狩五嶽羣后四朝敷奏曰言明試曰功師古曰解予之受命即真到于建國五年已五載矣陽九之阨既度百六之會已過歲

在壽星填在明堂倉龍癸酉德在中宮服虔曰倉龍太歲也張晏

方倉癸德在中宮也晉灼曰壽星角亢也東宮倉龍房心也心為明堂填星所在其國昌莽自謂土也土行主填星癸德在中宮宮

又土觀晉掌歲龜策告從孟康曰觀辰星進退掌土也晉灼曰國

也壽星其日戊申莽欲法之以為吉祥正以二月建寅之節東巡狩者取萬物生之始也視晉謙太歲所在宿度所合卜筮皆吉故

法之補注蘇竟傳今年比卦說非也觀晉謙太歲所在宿度所合卜筮皆吉故

後漢書蘇竟傳今年比卦說非也觀晉謙太歲所在宿度所合卜筮皆吉故

入紀歲數以三十六為一紀二十紀為一節首節置積節首歲數加所未算即主歲之卦也師古曰除之不足除者以乾坤始數二卦而得一歲

所以與也君之行也歲在大火受實沈之星也實沈之虛晉人是居

在卯大梁於辰在酉故其曰此年二月建寅之節東巡狩具禮儀

調度師古曰調羣公奏請募吏民人馬布帛綿補注先謙曰又請內郡國十二買馬發帛四十五萬匹輪常安前後母相須師古曰至者過半莽下書曰文母太后體不安其且止待後是歲改十一

公號曰新為心後又改心為信補注先謙曰據此知本年二月文母皇太后崩葬渭陵與元帝合而溝絕之門內作溝絕之師古曰廟於長安新室世世獻祭元帝配食坐於牀下莽為太后服喪三

年大司馬孔永乞骸骨賜安車駟馬曰特進就朝位同風侯遂並為大司馬補注沈欽韓曰廣韻棟字注云又姓王莽大司馬棟聲

同而異作遂者風俗通云漢是時長安民間莽欲都雒陽不肯繕治室宅師古曰或頗徹之莽曰玄龍石文曰定帝德國雒陽補注

昌曰此兆符命著明敢不欽奉曰始建國八年歲纏星紀孟康曰



居也星紀在斗牽牛剛師在雒陽之都其謹繕脩常安之都勿令  
古曰據踐歷也音直連反在雒陽之都其謹繕脩常安之都勿令  
壞敗敢有犯者輒已名聞請其罪是歲烏孫大小昆彌遣使貢獻  
大昆彌者中國外孫也其胡婦子為小昆彌而烏孫歸附之莽見  
匈奴諸邊並侵意欲得烏孫心適遣使者引小昆彌使置大昆彌  
使上保成師友祭酒滿昌劾奏使者曰夷狄已中國有禮誼故詘  
而服從大昆彌君也今序臣使於君使之上非所已有夷狄也奉  
使大不敬莽怒免昌官西域諸國已莽積失恩信焉者先畔殺都  
護但欽十一月彗星出二十餘日不見是歲已犯挾銅炭者多除  
其法明年改元曰天鳳天鳳元年正月赦天下莽曰予已二月建  
寅之節行巡狩之禮太官齋糒乾肉內者行張坐臥飯也張坐臥  
謂帷帳茵席也糒音備補注宋祁曰治化本無內字新本肉字下  
去內者行先謙曰胡注內者令時屬其工績漢志內者令掌布張  
諸衣所過毋得有所給行在路所經過不須供費也予之東巡必  
躬載耒每縣則耕已勸東作師古曰耒耕曲木也音力對反補注  
此皆四字句宋說非先謙師古曰耒耕曲木也音力對反補注  
曰官本南監本注耕作耒也師古曰耒耕曲木也音力對反補注  
偽師古曰耒耕作耒也師古曰耒耕曲木也音力對反補注  
馬貞本作南為淮南天大昭曰偽字古亦省作偽史記平秩南謂司  
成於夏故云南為上下文東作西成皆言農事不當訓說為化予  
之西巡必躬載耒每縣則耕已勸西成予之北巡必躬載耒每縣  
則粟已勸蓋藏師古曰耒耕曲木也音力對反補注  
郭云今連枷所以打穀者又云受自關而西或謂之拂案此則枷  
是打禾麥林拂是擊桑之杖今田家於林打不盡者復以竹片割  
其餘穀明其二物也齊語未報枷艾章昭云枷拂也說畢北巡狩  
文拂擊禾連枷也又枷拂也廣雅拂謂之枷則混言之也畢北巡狩  
之禮即于土中居雒陽之都焉敢有趨謹犯法輒已軍法從事師古曰  
走呼也羣公奏言皇帝至孝往年文母聖體不豫躬親供養衣冠  
稀解因遺棄羣臣悲哀顏色未復飲食損少今一歲四巡道路萬  
里春秋尊非補乾肉之所能堪且無巡狩須闕大服已安聖體師古曰

音曰闕盡也臣等盡力養牧兆民奉稱明詔師古曰莽曰羣公羣牧  
羣司諸侯庶尹願盡力相帥養牧兆民欲已稱予繇此敬聽師古曰  
讀與由同補注先謙曰官本聽作德其勛之哉母食言焉更曰天鳳七年歲在大梁  
倉龍庚辰行巡狩之禮補注何焯曰莽至明堂橫按五日況肯  
不舉又借臣下之言輒行仍言天鳳七年當出上下相蒙益彰厥  
姦偽而乃有愚蔽之甚私喜其術者此南北五代所以多故也厥  
明年歲在實沈倉龍辛巳即土之中雒陽之都適遣太傅平晏大  
司空王邑之雒陽營相宅兆圖補注先謙曰胡注相息亮反起宗  
廟社稷郊兆云三月壬申晦日有食之大赦天下策大司馬遂並  
曰日食無光干戈不戢其上大司馬印就就侯氏朝位補注先謙  
官以侯爵太傅平晏勿領尚書事省侍中諸曹兼官者已利苗男  
訶為大司馬欽定四庫全書莽即真尤備大臣抑奪下  
權朝臣有言其過失者輒拔擢孔仁趙博費興等已敢擊大臣故  
見信任師古曰擇名官而居之公卿入官吏有常數太傅平晏  
從吏過例掖門僕射苛問不遜師古曰僕射苛問戊曹士收繫僕  
射師古曰僕射苛問本引蕭該曰戊子案春秋說曰土戊也五莽大怒使執法發車騎  
行書曰戊已屬土王莽自以土行首惡師古曰莽大怒使執法發車騎  
數百圍太傅府捕士即時死大司空士夜過奉常亭亭長苛之告  
官官名亭長醉曰宜有符傳邪師古曰士呂馬錐擊亭長師古曰  
策也音亭長斬士亡郡縣逐之家上書師古曰亭長家上書自治  
止衆反亭長斬士亡郡縣逐之家上書師古曰亭長家上書自治  
後人回改故也唐諱治為理并曰亭長奉公勿逐大司空邑斥士呂  
謝師古曰國將衰章頗不清莽為選置和叔  
師古曰特為置此官補注沈欽韓曰莽置國將主北嶽和叔亦宅  
朔方為國將之副後有太師義仲景向太傅義叔孫喜國師和  
仲曹放知四輔屬官皆依虞書置之先謙曰非但保國將開門  
曰胡注莽以國將主冬故置和叔之官師古曰當保親屬在西州者諸公皆輕賤而章尤甚師古曰







民會觀之緣邊大飢人相食諫大夫如普行邊兵師古曰行邊言軍士久屯塞苦邊郡無已相贖今單于新和宜因是罷兵校尉韓威進曰已新室之威而吞胡虜無異口中蚤蝨臣願得勇敢之士五千人不齋斗糧飢食虜肉渴飲其血可已橫行莽壯其言已威為將軍然采普言徵還諸將在邊者免陳欽等十八人又罷四關填都尉諸屯兵補注先謙曰胡注莽置四會匈奴使還單于知侍子登前誅死發兵寇邊莽復發軍屯於是邊民流入內郡為人奴婢迺禁吏民敢挾邊民者棄市益州蠻夷殺大尹程隆三邊盡反遣平蠻將軍馬茂將兵擊之補注錢大昭曰當從西南夷傳作始將軍侯輔免講易祭酒戴參為寧始將軍二年二月置酒王路堂公卿大夫皆佐酒師古曰大赦天下是時日中見星大司馬苗詵左遷司命呂延德侯陳茂為大司馬訛言黃龍墮死黃山宮中

前漢九十九中

補注王念孫曰諺言上脫民字則語意不完漢紀李平紀通鑑漢紀三十皆有民字百姓奔走往觀者有萬數莽惡之師古曰莽自謂起不能得單于咸既和親求其子登屍莽欲遣使送致恐咸怨恨害使者迺收前言當誅侍子者故將軍陳欽已他舉繫獄欽曰是欲言我為說於匈奴也師古曰說解說也託言以其遂自殺莽選儒生能頗對者師古曰頗與專同專對濟南王咸為大使五威將琅邪伏黯等為帥使送登屍敕令掘單于知墓棘鞭其屍又令匈奴卻塞於漠北責單于馬萬匹牛三萬頭羊十萬頭及稍所略邊民生口在者皆還之補注劉敞曰稍所略非辭當云所鈔略傳寫敢恣掠但稍有莽好為大言如此咸到單于庭陳莽威德責單于背畔之舉應敵從橫單于不能誅遂致命而還之補注劉奉世入塞咸病死封其子為伯伏黯等皆為子莽意曰為制定則天下自

漢書補注 卷九九中

平故銳思於地里制禮作樂講合六經之說公卿旦入暮出論議連年不決補注先謙曰官本南不暇省獄訟冤結民之急務縣宰缺者數年守兼師古曰不拜正一切貪殘日甚補注宋祁曰甚下中郎將繡衣執法在郡國者並乘權執傳相舉奏補注先謙曰官邪曰傳疑作傳周壽昌云傳猶轉也觀下有又十一公士補注先遜相賂賂語下卷有傳相監趣語則傳字是又十一公士補注先置十一公改據曰士分布勸農桑班時令案諸章冠蓋相望交錯道路召會吏民逮捕證左郡縣賦斂遞相賂賂白黑紛然師古黑謂清濁也紛然亂意也言清濁不分也補注先謙曰守闕告訴者多莽自見前頗權已得漢政故務自搯眾事師古曰搯與擊有司受成苟免師古曰莽事自決成熱乃諸寶物名帑藏錢穀官皆宦者領之師古曰帑音他吏民上封事書宦官左右開發尚書不得知補注先謙曰胡注舊上封事者先由尚書乃奏其畏備臣下如此又好變改制度政令煩多當奏行者補注先謙曰奏字誤輒質問乃已從事師古曰前後相乘憤耗不潔師古曰乘積也登散也微也憤音工內反耗音莫報反補注王念孫曰不潔不徹皆與憤耗義不相屬余謂漢者治也言事務煩多故莽憤耗不徹皆治也師古曰三井漢去穢濁清深之意也釋文引黃穎云漢治也史記屈原傳易曰井漢不食集解引向秀曰漢者浚治去泥濁也皆其證師古曰胡注前莽常御燈火至明猶不能勝者省決未了而後者復來謂之相乘師古曰相乘御燈火至明猶不能勝尚書因是為姦寢事補注沈欽韓曰說文寢病臥也案會意病臥則事廢故事不行謂之寢也師古曰胡注上書者尚書不以上書待報者連年不得去拘繫郡縣者逢赦而後出衛卒不交代三歲矣穀常貴邊兵二十餘萬人仰衣食縣官愁苦師古曰仰五原代郡尤被其毒起為盜賊數千人為輩轉入旁郡莽遣捕盜將軍孔仁將兵與郡縣合擊歲餘迺定邊郡亦略將盡師古曰言其逃亡邯鄲曰北大雨霧水出深者數丈補注劉字疑非周壽昌曰流殺數千人立國將軍孫建死司命趙闕為立

前漢九十九中

漢書補注 卷九九中

四三三







武建伯嚴尤為大司馬如潘曰并之十月戊辰王路朱鳥門鳴晝  
夜不絕崔發等曰虞帝闢四門通四聰師古曰虞書敘舜之德也  
引門鳴者明當修先聖之禮招四方之士也於是令羣臣皆賀所  
舉四行從朱鳥門入而對策焉平蠻將軍馮茂擊句町士卒疾疫  
死者什六七賦斂民財什取五益州虛耗而不克徵還下獄死更  
遣寧始將軍廉丹與庸部牧史熊補注先謙曰胡注莽置州牧部  
若州部牧為一擊句町頗斬首有勝莽徵丹熊丹熊願益調度必  
克乃還復大賦斂就都大尹馮英不肯給補注錢大昭曰就都故  
就都大尹廣都縣置上言自越嶲遂久仇牛同亭邪豆之屬反畔師古曰來積且  
十年服虔曰遂久縣也仇牛等越嶲夷補注沈欽郡縣距擊不  
已續用馮茂苟施一切之政焚道師古曰南山險高深茂多毆眾遠居  
費巨億計吏士離毒氣死者什七師古曰今丹熊懼於  
自詭期會師古曰詭責也調發諸郡兵殺復嘗民取其十四師古曰  
人皆財十取其四也補注王先慎曰空破梁州功終不遂師古曰  
皆量也見齊語高注列子說符張注師古曰遂成也  
宜能兵屯田補注宋祁曰宜或明設購賞莽怒免英官後頗覺瘡  
曰英亦未可厚非復曰英為長沙連率翟義黨王孫慶捕得莽使  
太醫尚方與巧屠共剗刺之師古曰剗割量度五藏師古曰度  
竹筴導其脉知所終始師古曰筴竹挺也音庭補注先云可曰治  
病師古曰知血脈之原則盡攻療之道也補注宋祁曰蕭該音  
字林曰筴維絲是歲遣大使五威將軍王駿西域都護李崇將戊巳  
管也大丁反師古曰別領兵在焉師古曰詐降伏  
命佐帥何封戊巳校尉郭欽別將師古曰別領兵在焉師古曰詐降伏  
兵擊駿等皆死欽封後到襲擊老弱從軍師還入塞莽拜欽為填  
外將軍師古曰填封剗胡子師古曰剗音子小反補注先謙曰官

何封為集胡男西域自此絕

王莽傳第六十九中 終

虛受堂

漢書九十九







北軍南門災補注先謙曰胡注北軍門之南出者也

見問到部方略與對曰荆楊之民補注先謙曰官本率依阻山澤

以漁采為業師古曰漁謂捕魚也南監本楊作揚

之利連年久旱百姓飢窮故為盜賊與到部欲令明曉告盜賊歸

田里假貸犁牛種食師古曰貸反開其租賦師古曰幾可已解釋安

集師古曰莽怒免與官天下吏已不得奉祿並為姦利郡尹縣

宰家累千金莽下詔曰詳考始建國二年胡虜猾夏已來諸軍吏

及緣邊吏大夫已上為姦利增產致富者收其家所有財產五分

之四已助邊急公府士馳傳天下考覆貪饕師古曰傳音張戀開

吏告其將奴婢告其主補注先謙曰幾已禁姦師古曰姦愈甚

皇孫功崇公宗坐自畫容貌被服天子衣冠刻印三一曰維祉冠

存已夏處南山臧薄冰文穎曰社福祿也冠存已欲襲代也應劭

也二曰肅聖寶繼應劭曰莽自謂承聖後能繼三曰德封昌圖

蘇林曰宗自言以德見封又宗舅呂寬家前徙合浦私與宗通發

覺按驗宗自殺莽曰宗屬為皇孫爵為上公知寬等叛逆族類而

與交通刻銅印三文意甚害不知厭足窺欲非望春秋之義君親

母將將而誅焉師古曰春秋公羊傳之辭也以公子身將為殺逆

殺南監本迷惑失道自取此辜烏呼哀哉宗本名會宗已制作去二

名今復名會宗貶厥爵改厥號賜諡為功崇繆伯已諸伯之禮葬

于故同穀城郡師古曰同者宗所封一之地宗姊妨為衛將軍王興夫人祝詛

姑殺婢已絕口事發覺莽使中常侍遣惴責問妨師古曰音徒益反

并已責興皆自殺事連及司命孔仁妻亦自殺仁見莽免冠謝莽

使尚書劾仁乘乾車駕補注先謙曰左蒼龍右白虎前朱雀

鳥補注先謙曰官本雀作雀後玄武右杖威節左負威斗號曰赤星

沈欽韓曰樊惑司罰非已驕仁迺曰尊新室之威命也仁擅免天

文冠大不敬有詔勿劾更易新冠其好怪如此師古曰言莽性好

已直道侯王涉為衛將軍涉者曲陽侯根子也根成帝世為大司

馬薦莽自代莽恩之師古曰懷已為曲陽非令稱師古曰令善也

稱乃追諡根曰直道讓公涉嗣其爵是歲赤眉力子都樊崇等

劉歆曰力當作刀齊召南曰案通鑑作刀子都然本文及已饑饉

後書並作力姓譜曰力姓黃帝臣力牧之後似力字不誤已饑饉

相聚起於琅邪轉鈔掠眾皆萬數遣使者發郡國兵擊之不能克

六年春莽見盜賊多乃令太史推三萬六千歲歷紀六歲一改元

布天下下書曰紫閣圖曰太一黃帝皆僊上天師古曰僊古仙字

孫曰此本傳皆僊而上天今本脫而字則句法局促不張樂崑崙

虞山之上補注沈欽韓曰穆天子傳吉日辛酉天子升於崑崙之

山之陽度後世聖主得瑞者當張樂秦終南山之上服虔曰長安

疑崑崙之訛前漢九十九下

終南故秦地予之不敏奉行未明乃今諭矣復已靈始將軍為更

始將軍已順符命易不云乎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李奇曰

諸當生者也師古曰日新予其饗哉欲已誑耀百姓銷解盜賊眾

皆笑之補注宋祁曰初獻新樂於明堂太廟補注先謙曰胡

始冠麟章之弁李奇曰鹿皮冠補注沈欽韓曰說文麟大牡鹿也

麟或聞其樂聲曰清厲而哀補注先謙曰非與國之聲也是時關

東饑旱數年力子都等黨眾多師古曰更始將軍廉丹擊益州

不能克徵還更遣復位後大司馬護軍郭興庸部牧李暉擊蠻夷

若豆等太傅轅叔士孫喜清潔江湖之盜賊補注先謙曰胡注莽

叔官案清深猶言而匈奴寇邊甚莽乃大募天下丁男及死罪囚

吏民奴補注周壽昌曰名曰猪突豨勇已為銳卒一切稅天下吏

民營三十取一練帛皆輸長安令公卿已下至郡縣黃綬皆保養



軍馬師古曰保者言不許其有死失多少各曰秩為差又博藝有奇技術可曰攻  
 匈奴者將待曰不次之位言便宜者曰萬數或言能度水不用舟  
 楫師古曰楫所以刺舟也音集其字從木連馬接騎濟百萬師或言不持斗糧服食  
 藥物三軍不飢或言能飛一日千里可窺匈奴莽試之取大鳥  
 翻為兩翼師古曰羽本日翻音胡隔反頭與身皆著毛通引環紐飛數百步墮  
 莽知其不可用苟欲獲其名皆拜為理軍賜曰車馬待發初匈奴  
 右骨都侯須卜當其妻王昭君女也嘗內附莽遣昭君兄子和親  
 侯王欲誘呼嘗至塞下南監本嘗作當是將詣長安強立曰為  
 須卜善于後安公師古曰善于者匈奴之號也始欲誘迎當大司  
 馬嚴尤諫曰當在匈奴右部兵不侵邊單于動靜輒語中國此方  
 面之大助也于今迎當置長安棗街一胡人耳師古曰棗街蠻夷  
 湯傳音不如在匈奴有益莽不聽既得當欲遣尤與廉丹擊匈  
 工早反前漢九十九下五  
 奴皆賜姓徵氏號二徵將軍當誅單于與而立當代之師古曰與  
 單于出車城西橫殿補注先謙曰未發尤素有智略非莽攻伐西  
 夷補注先謙曰官本數諫不從著古名將樂毅白起不用之意及  
 言邊事凡三篇奏曰風諫莽師古曰風及當出廷議尤固言匈奴  
 可且曰為後先憂山東盜賊莽大怒乃策尤曰視事四年蠻夷猾  
 夏不能遏絕寇賊窳不能殄滅不畏天威不用詔命兒很自賊  
 持必不移師古曰兒古貌字也兒很言其很戾見於容貌懷執異  
 心非沮軍議也師古曰沮壞也音材汝反未忍致于理其上大司馬武建伯印就  
 師古曰就歸故郡曰降符伯董忠為大司馬翼平連率田況補注  
 者印之租師古曰租地也海壽光縣莽曰翼平奏郡縣皆民不實師古曰舉百姓莽復三十  
 稅一曰況忠言憂國進爵為伯賜錢二百萬眾庶皆言之補注  
 富作青徐民多棄鄉里流亡老弱死道路壯者入賊中夙夜連率

韓博上言補注錢大昕曰地理志不夜縣莽曰有奇士長丈六十  
 圓來至臣府曰欲奮擊胡虜自謂巨毋霸出於蓬萊東南五城西  
 北築城以蓬萊為名又大人故城在黃縣東北二十里此因巨毋  
 霸名昭如海瀕師古曰昭如海名也輅車不能載三馬不能勝即  
 日曰大車四馬建虎旗載霸詣闕霸臥則枕鼓曰鐵箸食補注  
 本云臥則枕此皇天所曰輔新室也願陛下作大甲高車賁育之  
 衣遣大將一人與虎賁百人迎之於道京師門戶不容者開高大  
 之曰視百蠻師古曰視鎮安天下博意欲曰風莽晉灼曰諷言毋  
 滔天而混夏兮亦以巨稱莽莽聞惡之留霸在所新豐師古曰在  
 處到之更其姓曰巨毋氏謂因文母太后而霸王符也師古曰莽字  
 我致霸王師古曰徵博下獄曰非所宜言棄市明年改元曰地皇從三  
 萬六千歲歷號也補注蘇與曰御覽七十八引項峻始學記云天  
 皇十二頭治萬八千歲前漢九十九下六  
 此合天地皇歷數之也地皇元年正月乙未赦天下下書曰方出  
 軍行師敢有趨謹犯法者輒論斬毋須時師古曰趨謹謂趨走盡  
 歲止師古曰至此於是春夏斬人都市百姓震懼道路曰目補注  
 昌曰漢制春二月壬申日正黑莽惡之下書曰迺者日中見昧陰  
 薄陽黑氣為變補注宋祁曰謂該音義曰昧字林云日旁作未言  
 子案易曰日中見昧非百姓莫不驚怪兆域大將軍王匡補注  
 音味也當音芒太反北城字衍大字前有南城將軍此王匡又別  
 一王匡也周壽昌曰劉說是也惟云衍大字或不然觀下莽賜諸  
 州牧號為大將軍是莽遣吏考問上變事者欲蔽上之明是曰適  
 有大將軍之制可證師古曰適音請請責也曰正于理塞大異焉莽見四方盜  
 賊多復欲厭之師古曰厭反又下書曰予之皇初祖考黃帝定天下  
 將兵為上將軍建華蓋立斗獻師古曰獻音饋謂斗魁及杓末如  
 今注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常有五色雲飛金枝玉葉補注  
 止於帝上有花葩之象故因而作華蓋先謙曰官本機作畿內設



大將外置大司馬五人

大將軍二十五人

偏將軍百二十五人

將軍千二百五十人

校尉萬二千五百人

司馬三萬七千五百人

候十一萬二千五百人

士吏四十五萬人

士千三百五十萬人

應協於易

利已威天下

受符命之文

中大司馬之位

軍屬令長裨將軍

日且十輩

足賦取道中車馬

七月大風毀王路堂

有列風雷雨發屋折木之變

弁焉子甚栗焉子甚恐焉

弁急也弁亦同

左傳定三年

大麓列風

借音補注

方西遷也

一稱遷之後

謙不敢當而曰為公

據土中為新室統也

擊茵與行

漢書補注 卷九九下

東永巷

廂及後閣更衣中室

即東永巷之西垣也

謂候視天文之官

太一黃帝皆得瑞

遷王者乃太一新遷之後也

五統曰禮義登陽上遷之後也

曰名不正則言不順

路之言錯安也

風雨不時數遇

音火到反

王臨為統義陽王

孫千億外攘四夷

韓曰續志

也音狎

惡之下書曰

從官皆衣絳

視為自安能建

扈百六之會

夙夜永念非敢

池之南惟玉食

皆在石城南

反補注沈欽韓

四三九











見本已誤白帖四十五引作以鐵環當其頸無鎖字先謙曰以鐵  
 鎖環當其頸猶言以鐵鎖鎖其頸耳若云以鐵鎖鎖其頸知是何等  
 詞甚矣 到者易其夫婦匹不依其舊也愁苦死者什六七孫喜  
 景尚曹放等字周壽昌云喜宋本作喜先謙案官本作喜擊賊不  
 能克軍師放縱百姓重困音直用反莽曰王況識言荆楚當與李  
 氏為輔與李氏為輔益況語流傳遂成事實矣亦見光武紀 欲  
 厭之師古曰厭一葉反迺拜侍中掌牧大夫李琴為大將軍揚州牧賜名  
 聖師古曰改其舊名以反使將兵奮擊上谷儲夏自請願說瓜田儀  
 服度曰儲夏人姓名也補注 莽曰為中郎使出儀師古曰說儀文降  
 未出而死師古曰言降而身未出 莽求其尸葬之為起冢祠室諡曰瓜  
 殤男幾呂招來其餘讀曰翼 然無肯降者閏月丙辰大赦天下  
 天下大服民私服在詔書前亦釋除 張晏曰葬妻本以此歲死天  
 除之郎陽成脩獻符命言繼立民母又曰黃帝百二十女致神僊

前漢九十九下

三

莽於是遣中散大夫謁者各四十五人分行天下 師古曰行音下  
 曰百官志中散大夫 博采鄉里所高有淑女者上名莽 莽長樂宮  
 秩六百石時屬司中 補注 先謙曰史記正義三輔舊事云莽天下兵器  
 銅人五枚起立 補注 先謙曰史記正義三輔舊事云莽天下兵器  
 水鏡注後漢書卓不其九萬斤漢世在長樂宮門  
 帝初兼天下之文即使尚方工鑄滅所夢銅人膺文 師古曰鑄鑿  
 補注 先謙曰十 又感漢高廟神靈 師古曰謂夢見諸貴補注周壽  
 二枚鑄其五 高皇帝大怒起歸我國不者九月必殺女莽 遺虎賁  
 感此事也顏謂夢見諸貴無據莽果夢遺黃帝告人耶 遺虎賁  
 武士入高廟拔劍四面提擊 師古曰提擲斧壞戶 師古曰以桃  
 湯赭鞭灑屋壁 師古曰桃湯灑之 師古曰桃湯灑之 師古曰桃  
 三批湯平公曰桃湯起於衛女嫁楚道 令輕車校尉居其中又  
 夫死因進到夫家治三桃湯以沐死者 令輕車校尉居其中又  
 令中軍北壘居高寢也 師古曰從北軍壘之兵士於高廟中屯居  
 門內外此當 或言黃帝時建華蓋曰登僊莽乃造華蓋九重高八

丈一尺金璫羽葆 師古曰璫讀曰爪 載曰秘機四輪車 師古曰蓋  
 紅皆有屈膝可上下屈申也師古曰爪形 駕六馬力士三百八黃衣曠  
 言昔為機關不使外見故曰秘機也 駕六馬力士三百八黃衣曠  
 補注 王念孫曰曠上脫赤字御覽車部引作黃衣赤曠曠志云武  
 吏常赤曠成其威也朱一新曰莽曠漢行恐不用赤曠曠不足  
 據續志乃漢制車上人擊鼓輓者皆呼登僊莽出令在前百官竊  
 言此似輓車非僊物也 師古曰輓車載喪車音而補注沈欽韓曰  
 車輓路四輪迫地而行有似於輓因取名焉疏謂之輓車遂師注登  
 賈四輪此亦四輪故云似輓車先謙曰官本南監本輓作輓是歲  
 南郡秦豐眾且萬人 楚黎王見光武紀 平原女子遲昭平能說經  
 博曰八投 當為博經故服注云博奕經以八箭投之 孫曰經博  
 數千人在河阻中莽召問羣臣禽賊方略皆曰此天囚行尸命在  
 漏刻 補注 先謙曰胡注言其得罪於天 故左將軍公孫祿徵來與  
 議 師古曰與 祿曰太史令宗宣典星歷候氣變曰凶為吉亂天文  
 誤朝廷太傅平化侯飾虛偽曰媼名位賊夫人之子 師古曰論語  
 為費宰孔子曰賊夫人之子言其未知政道而使宰邑所以國  
 師嘉信公 補注 錢大昭曰是劉頤倒五經毀師法令學士疑惑明  
 學男張邯地理侯孫陽造井田使民棄土業犧和魯匡設六筦曰  
 窮工商說符侯崔發阿諛取容令下情不上通宜誅此數子已慰  
 天下又言匈奴不可攻當與和親臣恐新室憂不在匈奴而在封  
 域之中也莽怒使虎賁扶祿出然頗采其言左遷魯匡為五原卒  
 正曰百姓怨非故 補注 周壽昌曰非讀曰非 六筦非匡所獨造莽厭眾意而出  
 之 師古曰厭滿 反初四方皆已飢寒窮愁起為盜賊稍稍擊聚常思  
 歲熟得歸鄉里 補注 先謙曰官本 眾雖萬數置稱巨人從事三老  
 祭酒 師古曰置讀曰 不敢略有城邑轉掠求食日闕而已 師古曰  
 胡注言羣盜攻剽所得日給口體而已 諸長吏牧守皆自亂關中  
 兵而死 師古曰 賊非敢欲殺之也而莽終不諭其故 師古曰不是

前漢九十九下

四

莽為費宰孔子曰賊夫人之子言其未知政道而使宰邑所以國  
 師嘉信公 補注 錢大昭曰是劉頤倒五經毀師法令學士疑惑明  
 學男張邯地理侯孫陽造井田使民棄土業犧和魯匡設六筦曰  
 窮工商說符侯崔發阿諛取容令下情不上通宜誅此數子已慰  
 天下又言匈奴不可攻當與和親臣恐新室憂不在匈奴而在封  
 域之中也莽怒使虎賁扶祿出然頗采其言左遷魯匡為五原卒  
 正曰百姓怨非故 補注 周壽昌曰非讀曰非 六筦非匡所獨造莽厭眾意而出  
 之 師古曰厭滿 反初四方皆已飢寒窮愁起為盜賊稍稍擊聚常思  
 歲熟得歸鄉里 補注 先謙曰官本 眾雖萬數置稱巨人從事三老  
 祭酒 師古曰置讀曰 不敢略有城邑轉掠求食日闕而已 師古曰  
 胡注言羣盜攻剽所得日給口體而已 諸長吏牧守皆自亂關中  
 兵而死 師古曰 賊非敢欲殺之也而莽終不諭其故 師古曰不是



歲大司馬士按章豫州師古曰有上章相為賊所獲賊送付縣士  
還上書具言狀莽大怒下獄曰為誣罔因下書責七公曰補注先  
本考證云七公四輔三公也夫吏者理也宣德明恩已牧養民仁之道也抑強  
督姦捕誅盜賊義之節也師古曰督今則不然盜發不輒得至成  
羣黨遮略乘傳宰士師古曰傳士得脫者又妄自言我責數賊何  
故為是師古曰數賊曰曰貧窮故耳賊護出我今俗人議者率多  
若此惟貧困飢寒犯法為非大者羣盜小者偷穴不過二科師古  
請穿牆為盜也補注先今乃結謀連黨百千百數是逆亂之大者豈飢  
寒之謂邪七公其嚴敕卿大夫卒正連率庶尹謹牧養善民急捕  
殄盜賊有不同心并力疾惡黜賊而妄曰飢寒所為輒捕繫請其  
罪於是羣下愈恐莫敢言賊情者亦不得擅發兵賊由是遂不制  
唯翼平連率田況素果敢發民年十八已上四萬餘人授以庫兵  
與刻石為約赤糜聞之不敢入界師古曰糜况自劾  
奏莽讓况師古曰讓未賜虎符而擅發兵此弄兵也厥辜之與師古  
發之罪與師古曰况自詭必禽滅賊故且勿治師古曰詭後况  
自請出界擊賊所嚮皆破莽曰聖書令况領青徐二州牧事况上  
言盜賊始發其原甚微非部吏伍人所能禽也補注先况曰言盜  
禽捕胡注部吏部盜賊之吏部曹游徽鄉師古曰答在長吏不為意  
亭長之類是也伍人同伍之人若今伍保者也  
縣欺其郡郡欺朝廷實百言十實千言百朝廷忽略不輒督責遂  
至延曼連州師古曰延乃遣將率多發使者傳相監趣師古  
促日郡縣力事上官應塞詰對師古曰共酒食具資用曰救  
斷斬師古曰將率又不能躬率吏士戰則為賊所破吏氣廢傷徒費百  
給服也師古曰前幸蒙赦令賊欲解散或反遮擊恐入山谷轉相告語  
姓獲斬也師古曰

故郡縣降賊皆更驚駭恐見詐滅因饑饉易動旬日之間更十餘  
萬人此盜賊所已多之故也今雒陽已東米石二千竊見詔書欲  
遣大師更始將軍二人爪牙重臣多從人眾道上空竭補注先  
牢粟不少則亡已威視遠方師古曰宜急選牧尹以下明其賞  
罰收合離鄉小國無城郭者補注先徙其老弱置大城中  
積藏穀食并力固守賊來攻城則不能下所過無食執不得羣聚  
如此招之必降擊之則滅今空復多出將率郡縣苦之反甚於賊  
宜盡徵還乘傳諸使者已休息郡縣委任臣况已二州盜賊必平  
定之莽畏惡况補注先陰為發代遣使者賜况聖書使者至  
見况因令代監其兵况隨使者西到拜為師尉大夫况去齊地遂  
敗三年正月九廟蓋構成納神主莽謁見大駕乘六馬曰五采毛  
為龍文衣著角長三尺師古曰華蓋車元戎十乘在前因賜治  
廟者司徒大司空錢各千萬侍中中常侍曰下皆封封都匠仇延  
為邯淡里附城師古曰二月霸橋災數千人  
曰水沃救不滅莽惡之下書曰夫三皇象春五帝象夏三王象秋  
五伯象冬皇王德運也伯者繼空續之曰成歷數故其道駁師古  
皆讀曰補注先惟常安御道多曰所近為名補注先曰常安  
茲水秦繆公改名以章師古曰迺二月癸巳之夜甲午之辰火燒霸橋從  
霸功莽意取此義也  
東方西行至甲午夕橋盡火滅大司空行視考問師古曰疑曰火自燎為此災也師  
日官本師古曰疑曰火自燎為此災也師  
令廢也其明旦即乙未立春之日也予曰神明聖祖黃虞遺統  
受命至于地皇四年為十五年正曰三年終冬絕滅霸駁之橋欲  
曰興成新室統壹長存之道也又戒此橋空東方之道補注先  
鑿今東方歲荒民飢道路不通東岳太師亟科條師古曰







諡曰果公國將哀章謂莽曰皇祖考黃帝之時中黃直為將破殺

蚩尤補注先謙曰中黃直黃帝將攻破蚩尤見御覽三百二十八引玄女兵法今臣居中黃直之位願

平山東莽遣章馳東與太師匡并力又遣大將軍陽浚守敖倉補注

錢大昭曰此疑即誅祭將軍師古曰填大司馬董忠養士習射中軍北壘補注先謙曰亦大司

空王邑兼三公之職司徒尋初發長安宿霸昌殿師古曰霸昌殿

素狂直迺哭曰此經所謂喪其齊斧者也應劭曰齊利也亡其利

古曰此易巽卦上九爻辭補注沈欽韓曰御覽七百六十三志林

也郭云南方人呼剪刀為齊斧齊斧之字義取斬

斷炭喜言齊戒非也錢站云易齊斧子夏作齊斧攻工記通四方

資作齊是資與齊通自劫去莽擊殺揚四方盜賊往往數萬人

攻城邑殺二千石曰下太師王匡等戰數不利莽知天下潰畔事

窮計迫迺議遣風俗大夫司國憲等分行天下師古曰行除井田

奴婢山澤六筮之禁即位曰來詔令不便於民者皆收還之待見

未發補注先謙曰待會世祖與兄齊武王伯升宛人李通等師古

祖謂光武皇帝補注錢大昕曰伯升光武之兄帥春陵子弟數千

人招致新市平林朱鮪陳牧等合攻拔棘陽是時嚴尤陳茂破下

江兵成丹王常等數千人別走入南陽界十一月有星孛于張東

南行五日不見莽數召問太史令宗宣諸術數家皆穆對言天文

安善羣賊且滅莽差曰自安四年正月漢兵得下江王常等曰為

助兵補注先謙曰擊前隊大夫甄阜屬正梁巨賜皆斬之殺其眾

數萬人初京師聞青徐賊眾數十萬人訖無文號旌旗表識師古

官本注補注先謙曰咸怪異之好事者竊言此豈如古三皇無文書號諡邪師古

漢書補注 卷九九下

曰欲其事成師古曰說莽亦心怪曰問羣臣羣臣莫對唯嚴尤曰此不足怪

也自黃帝湯武行師必待部曲旌旗號令今此無有者直飢寒羣

盜犬羊相聚不知為之耳莽大說師古曰說羣臣盡服及後漢兵

劉伯升起皆稱將軍攻城略地既殺甄阜移書稱說莽聞之憂懼

漢兵乘勝遂圍宛城初世祖族兄聖公先在平林兵中三月辛巳

朔補注周壽昌曰後書光武紀作二月惠棟以為後書誤者非也

年為更始元年拜置百官莽聞之愈恐欲外視自安師古曰觀迺

染其須髮補注周壽昌曰染須進所徵天下淑女杜陵史氏女為

皇后補注王念孫曰杜陵上原有立字謂於所徵淑女中選立史

氏女為后也今本脫立字則文不成義御覽皇王部十四引

於前殿兩階開成同牢之禮于上西堂備和嬪美御和人三位視

公嬪人九視卿美人二十七視大夫御人八十一視元士凡百二

十人皆佩印執執弓鞬師古曰禮記月令仲春之月玄鳥至之日

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鞬師古曰高禘天子親往后妃率九嬪

引衣也帶之者求男子之祥也故莽依放之焉師古曰音獨封皇后父

諡為和平侯拜為寧始將軍諶子二人皆侍中是日大風發屋折

木羣臣上壽曰迺庚子雨水灑道辛丑清謁無塵師古曰觀其夕

穀風迅疾從東北來師古曰穀辛丑異之宮日也異為風為順后

誼明母道得溫和慈惠之化也易曰受茲介福于其王母師古曰

也王母君母大禮曰承天之慶萬福無疆師古曰禮之祝詞補注沈

草蕃殖師古曰蕃元元驩喜兆民賴福天下幸甚莽日與方士

涿郡昭君等於後宮考驗方術縱淫樂焉大赦天下然猶曰故漢

氏春陵侯羣子劉伯升與其族人婚姻黨與妄流言惑眾悖畔天



命及手書更始將軍廉丹前隊大夫甄阜屬正梁丘賜及北狄胡  
 虜逆與泊南焚虜若豆孟遷不用此書師古曰與何奴單于名也  
 也補注先謙曰泊字誤官本南監本作泊有能捕得此人者皆  
 封為上公食邑萬戶賜貨貨五千萬又詔太師王匡國將軍章司  
 命孔仁兗州牧壽良卒正王閔揚州牧李聖進所部州郡兵師古  
 日也凡三十萬眾迫措青徐盜賊音莊各反下亦放此納言將軍  
 嚴尤秩宗將軍陳茂車騎將軍王巡補注宋祁曰車騎監本作車  
 將軍未之誤也尤茂前云大將軍此云左隊大夫王吳亟進所部州  
 郡兵凡十萬眾迫措前隊醜虜補注錢大昕曰莽改南陽為前隊  
 王莽指斥之詞無所隱諱所以著明告曰生活丹青之信師古曰  
 莽之惡於光武盛德初無損也來降者不殺之也丹復迷惑不解散皆并力合擊殄滅之矣大司  
 青之信言明著也空隆新公宗室戚屬前呂虎牙將軍東指則反虜破壞西擊則逆  
 賊靡碎師古曰靡散也音武皮反此迺新室威實之臣也如黠賊不解散將遣  
 大司空將百萬之師征伐剝絕之矣師古曰剝截也音子小反補  
 是子遣七公幹士隗囂等七十二人分下赦令曉諭云囂等既出  
 因逃亡矣補注周壽昌曰隗囂即隗囂也後書囂傳云囂師劉四  
 月世祖與王常等別攻潁川下昆陽郾定陵師古曰三縣之名莽  
 聞之愈恐遣大司空王邑馳傳之洛陽師古曰傳音一肩反與司徒王尋發  
 眾郡兵百萬號曰虎牙五威兵平定山東得嶺封爵政決於邑除  
 用徵諸明兵法六十三家術者補注先謙曰藝文志兵書五十三  
 百七十一篇是七略載言兵法者有六十三家也後書光武紀  
 亦云莽徵天下能為兵法者六十三家數百人並以爲軍吏各  
 持圖書受器械備軍吏領府庫已遣邑多齎珍寶猛獸欲視饒富  
 用怖山東師古曰視邑至雒陽州郡各選精兵牧守自將定會者  
 四十二萬人餘在道不絕車甲士馬之盛自古出師未嘗有也六

月邑與司徒尋發雒陽欲至宛道出潁川過昆陽昆陽時已降漢  
 漢兵守之嚴尤陳茂與二公會二公縱兵圍昆陽嚴尤曰稱尊號  
 者在宛下宜亟進師古曰彼破諸城自定矣邑曰百萬之師所過  
 當滅今屠此城喋血而進師古曰喋音喋前歌後舞願不快邪遂圍城數  
 十重城中請降不許嚴尤又曰歸師勿遏圍城爲之闕師古曰此  
 也遇也關不合也補注沈欽韓曰曹操注軍爭篇司馬法曰圍其三面關其一面所以示生路也可如兵法使得  
 逸出曰怖宛下邑又不聽會世祖悉發郾定陵兵數千人來救昆  
 陽尋邑易之師古曰輕易之自將萬餘人行陳師古曰巡行軍陳  
 救諸營皆按部毋得動獨迎與漢兵戰不利大軍不敢擅相救漢  
 兵乘勝殺尋昆陽中兵出竝戰邑走軍亂天風蜚瓦師古曰蜚古  
 謙曰官本雨如注水大眾崩壞號呼師古曰呼飛字補注先  
 天作大是雨如注水大眾崩壞號呼師古曰呼飛字補注先  
 甚補注周壽昌曰此虎豹皆王邑軍士卒犇走各還歸其郡邑獨  
 中所有即前云多齎珍寶猛獸也與所將長安勇敢數千人還雒陽關中間之震恐盜賊竝起又聞  
 漢兵言莽鳩殺孝平帝莽迺會公卿曰下於王路堂開所爲平帝  
 請命金滕之策泣曰視羣臣師古曰視命明學男張邯稱說其德  
 及符命事因曰易言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師古曰同人  
 也莽平草也言伏兵戎於草莽之中升高升高莽皇帝之名升謂劉伯  
 陵而望不敢前進至于三歲不能起也升高莽皇帝之名升謂劉伯  
 升高陵謂高陵侯子翟義也言劉升翟義爲伏戎之兵於新皇帝  
 世猶殄滅不興也羣臣皆稱萬歲又令東方檻車傳送數人言劉  
 伯升等皆行大戮臣知其詐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先是衛將軍王  
 涉素養道士西門君惠補注沈欽韓曰御覽七百二十新論曰曲  
 却老君惠好天文識記爲涉言星孛宮室劉氏當復興與國師公  
 姓名是也涉信其言曰語大司馬董忠數俱至國師殿中廬道語  
 星宿師古曰廬道謂說之也國師不應後涉特往對歎涕泣言誠欲與







降進攻右隊大夫宋綱殺之西拔湖師古曰湖引農之莽愈憂不

知所出雀發言周禮及春秋左氏國有大災則哭曰厭之師古曰

官之屬女巫氏之職曰凡邦之大災歌哭而請哭者所以告哀也

春秋左氏傳宣十二年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

皆哭故發引之以為言也厭音一葉反故易稱先號咷而後笑

師古曰同人九五爻宜呼嗟告天曰求救莽自知敗迺率羣臣至

南郊陳其符命本末仰天曰皇天既命授臣莽何不殄滅眾賊即

令臣莽非是願下雷霆誅臣莽因搏心大哭氣盡伏而叩頭又作

告天策自陳功勞千餘言諸生小民會旦夕哭為設殮粥師古曰

安反甚悲哀及能誦策文者除曰為郎至五千餘人薨惲將領

之莽拜將軍九人皆曰虎為號號曰九虎將北軍精兵數萬人東

內其妻子宮中曰為質時省中黃金萬斤者為一匱尙有六十匱

黃門鉤盾臧府中尙方處處各有數匱長樂御府中御府及都內

平準帑藏錢帛珠玉財物甚眾師古曰御府有令丞少府之屬官

也平準令丞屬大司農亦珍貨所在也莽愈愛之補注周壽昌曰

補注先謙曰官本南監本藏並作城也魯語人以其子為愛注愛吝也

賜九虎士人四千錢眾重怨無

關意師古曰重音直用反補注九虎至華陰回谿距隘北從河南至

山于匡持數千弩乘堆挑戰補注沈欽韓曰紀要風陵堆在華

暉將二萬餘人從閿鄉南出棗街作姑師古曰閿讀與閿同作姑

日一統志秦鄉峪在陝州閿鄉縣西南六十里山中經陽華之山

籍姑之水出於其陰籍姑即作姑也紀要籍姑城括地志在韓城

縣北三十五里史記秦靈公十二年城籍姑作藉破其一部北出

聲同先謙曰官本注未有章昭曰閿音曼六字

九虎後擊之六虎敗走史熊王况詣闕歸死莽使責死者安在

皆自殺其四虎亡師古曰六人敗走二三虎郭欽陳暉成重收散

卒保京師倉師古曰九人之中六人敗走三人保倉也京師倉在

在華州西即顏所云灌北渭口也鄧曄開武關迎漢丞相司直李松將二千餘人

至湖與曄等共攻京師倉未下曄曰弘農掾王憲為校尉將數百

人北度渭入左馮翊界降城略地李松遣偏將軍韓臣等徑西至

新豐與莽波水將軍戰波水走補注錢大昕曰攷范史波水將軍

其名韓臣等追奔遂至長門宮王憲北至頻陽所過迎降師古

至之處人皆來大姓櫟陽申陽下邳王大皆率眾隨憲屬縣嚴

迎而降附也春師古曰屬縣三輔諸縣也嚴屬右茂陵董喜藍田王孟槐里汝

臣整屋王扶陽陵嚴本杜陵屠門少之屬屠門名少眾皆數千人

假號稱漢將時李松鄧曄曰為京師小小倉尙未可下何況長安

城當須更始帝大兵到即引軍至華陰治攻具而長安旁兵四會

城下聞天水隗氏兵方到皆爭欲先入城貪立大功鹵掠之利補

先謙曰胡注言入城誅莽既立大功又得鹵掠貪二者之利也莽遣使者分赦城中諸獄囚徒皆

授兵殺稀飲其血與誓曰有不為新室者社鬼記之更始將軍史

謹將度渭橋皆散走謹空還眾兵發掘莽妻子父祖冢燒其棺椁

及九廟明堂辟雍火照城中或謂莽曰城門卒東方人不可信莽

更發越騎士為衛門置六百人各一校尉十月戊申朔兵從宣平

城門入民間所謂都門也師古曰長安城東門出北頭第一門張

邯行城門逢兵見殺師古曰行音下更反王邑王林王巡薨暉等分將兵距

擊北闕下漢兵貪莽封力戰者七百餘人師古曰獲莽當得會日

暮官府邸第盡燬亡二日己酉城中少年朱弟張魚等恐見鹵掠

趨謹竝和師古曰眾羣行謹而自燒作室門補注先謙曰程大昌

室門則工徒出入之門蓋未央宮之便門也師古曰謹音火及掖廷

斧斫之也諱曰反虜王莽何不出降故反其下亦同

承明黃皇室主所居也莽避火宣室前殿火輒隨之宮人婦女譏



諄曰當奈何時莽紺綬服師古曰諄古啼字也紺深青而揚赤色也帶璽鞞持虔帝首首補注先謙曰胡注虔帝安得也

天文郎按拭於前師古曰拭所以占時也也補注先謙曰胡注虔帝安得也

下令用式之法其局以楓木為之師古曰拭所以占時也也補注先謙曰胡注虔帝安得也

及地師並用式周書昌曰周禮春官太史大師抱天時處吉凶辨篤信師古曰拭所以占時也也補注先謙曰胡注虔帝安得也

周官故用此制蓋杖即今之星盤也師古曰拭所以占時也也補注先謙曰胡注虔帝安得也

也補注先謙曰胡注虔帝安得也

天生德於予漢兵其如子何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子何故莽引之以為言也

莽時不食少氣困矣補注先謙曰三日庚戌晨旦明羣臣扶掖莽

自前殿南下椒除服虔曰邪行閣道下者也西出白虎門

和新公王揖奉車待門外莽就車之漸臺補注先謙曰胡注此未央宮臺在滄池中建章臺在太液池中程大昌云漸臺者積也言臺在水中受其漸漬也凡臺之環浸於水者皆可名漸臺漸子廉

反欲阻池水猶抱持符命威斗公卿大夫侍中黃門郎從官尚干

餘人隨之王邑晝夜戰罷極師古曰罷士死傷略盡馳入宮閉關

至漸臺師古曰開關猶見其子侍中睦解衣冠欲逃邑叱之令還

父子共守莽軍人入殿中諄曰反虜王莽安在有美人出房曰在

漸臺眾兵追之圍數百重臺上亦弓弩與相射稍稍落去矢盡無

已復射短兵接王邑父平補注先謙曰平字誤豐憚王巡戰死莽

入室下舖時眾兵上臺補注先謙曰胡注王揖趙博苗新唐

尊王盛中常侍王參等皆死臺上商人杜吳殺莽補注周壽昌曰

見吳問綬主所在曰室中西北陬聞師古曰陬隅也音就識

斬莽首補注沈欽韓曰東觀記杜虔殺莽於漸臺東海公賓就得其首傳詣宛封滑侯軍人分裂莽身支

節肌骨鬻分爭相殺者數十人師古曰三輔舊事云特切干段也

書曰四豕分蚩尤于刀刺王公賓就持莽首詣王憲肅自稱漢大

將軍城中兵數十萬皆屬焉舍東宮師古曰舍妻莽後宮乘其車

服六日癸丑李松鄧曄入長安將軍趙萌申屠建亦至補注沈欽

屠志師古曰提擲或切食其舌莽

莽首詣更始縣宛市百姓共提擊之師古曰提擲或切食其舌莽

楊州牧李聖司命孔仁兵敗山東補注先謙曰官本聖格死仁將

其眾降已而歎曰吾聞食人食者死其事拔劍自刺死及曹部監

杜普陳定大尹沈意九江連率賈萌補注沈欽韓曰袁字記

與安成侯張普與兵誅王莽普乃背約詣莽自陳萌遂伐普於新

莽與安成侯張普爭地為普所害即日盡見津浦故民為立廟師古曰

全祖望云御覽引謝承後漢書謂是討莽而死又引安成紀謂爭

地而死王莽傳則是為莽九江太守拒漢而死其亦異矣豈同時

先後之間有二賈萌前漢九十九下皆守郡不降為漢兵所誅賞都大尹王欽及

郭欽守京師倉聞莽死乃降更始義之皆封為侯太師王匡國將

哀章降雒陽傳詣宛斬之嚴尤陳茂敗昆陽下走至沛郡譙自稱

漢將召會吏民尤為稱說王莽篡位天時所亡聖漢復興狀茂伏

而涕泣聞故漢鍾武侯劉聖聚眾汝南補注先謙曰通鑑考異云

稱尊號尤茂降之尤為大司馬茂為丞相十餘日敗尤茂并死

郡縣皆舉城降天下悉歸漢初申屠建嘗事崔發為詩師古曰就

建至發降之後復稱說師古曰妄言符命不順漢建令丞相劉賜斬發已徇史

譙王延王林王吳趙閔亦降復見殺初諸假號兵人人望封侯申







敘傳第七十上 師古曰自敘漢書以後分下卷補遺南曰  
一瓠中多有漢書序傳云三輔舊事相傳以為班固本傳  
求之其甚秘之及漢書序傳云三輔舊事相傳以為班固本傳  
非家錄其甚秘之及漢書序傳云三輔舊事相傳以為班固本傳  
之遺錄其甚秘之及漢書序傳云三輔舊事相傳以為班固本傳  
月二一其異狀十事其大略云案古本漢書稱永平十六年  
敘傳自中篇至此足破其妄漢書自初出即已盛行入表天志  
何由有紙即此足破其妄漢書自初出即已盛行入表天志  
曹大家且受詔以完其業然則今本漢書確足據矣稱敘  
傳為中篇有何義乎先謙曰官本南監本無願注十三字

漢書一百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王先謙補注

虛受堂

班氏之先與楚同姓令尹子文之後也補注宋祁曰今子文初生

棄於晉中而虎乳之師古曰晉雲晉澤也春秋左氏傳曰楚若敖

懼而歸夫人以告遂使收之晉與楚同並音莫風反又音莫鳳反

楚人謂乳穀謂虎於釋讀如音音構牛羊乳汁曰構師古曰穀

也反漢書作穀音同是唐本亦有作穀音左莊三十年釋文穀如走

故名穀於釋字子文楚人謂虎班其子曰為號師古曰子文之

元而國穀於楚為令尹恐班非子文之子何焯云春秋傳作般與

班之申公闢班也秦之滅楚遷晉代之間因氏焉師古曰遂始皇

之末班壹避墜於樓煩師古曰墜古地名致馬牛羊數千羣值漢

初定與民無禁當孝惠高后時財雄邊師古曰國家不設衣服

財而為邊出入七獵旌旗鼓吹年百餘歲已壽終故北方多曰壹

地之雄豪

為字者師古曰馬邑人羈羈之類也今流壹生孺孺為任俠州郡

歌之孺生長官至上谷守長生回曰茂材為長子令師古曰上

本回生況舉孝廉為郎積功勞至上河農都尉師古曰上河地名

官亦見馮參傳大司農奏課連最入為左曹越騎校尉師古曰

曹加官諸曹受尚書事成帝之初女為倖仔致仕就第貲累千金

徙昌陵昌陵後罷師古曰昌陵後罷大臣名家皆占數于長安

師古曰昌陵後罷師古曰昌陵後罷大臣名家皆占數于長安

南監本 況生三子伯旌稱伯少受詩於師丹師古曰師丹

伯旌稱伯少受詩於師丹師古曰師丹伯旌稱伯少受詩於師丹

伯旌稱伯少受詩於師丹師古曰師丹伯旌稱伯少受詩於師丹

伯旌稱伯少受詩於師丹師古曰師丹伯旌稱伯少受詩於師丹

伯旌稱伯少受詩於師丹師古曰師丹伯旌稱伯少受詩於師丹

伯旌稱伯少受詩於師丹師古曰師丹伯旌稱伯少受詩於師丹

伯旌稱伯少受詩於師丹師古曰師丹伯旌稱伯少受詩於師丹

伯旌稱伯少受詩於師丹師古曰師丹伯旌稱伯少受詩於師丹

伯旌稱伯少受詩於師丹師古曰師丹伯旌稱伯少受詩於師丹

伯旌稱伯少受詩於師丹師古曰師丹伯旌稱伯少受詩於師丹

伯旌稱伯少受詩於師丹師古曰師丹伯旌稱伯少受詩於師丹

伯旌稱伯少受詩於師丹師古曰師丹伯旌稱伯少受詩於師丹

伯旌稱伯少受詩於師丹師古曰師丹伯旌稱伯少受詩於師丹

伯旌稱伯少受詩於師丹師古曰師丹伯旌稱伯少受詩於師丹

伯旌稱伯少受詩於師丹師古曰師丹伯旌稱伯少受詩於師丹

伯旌稱伯少受詩於師丹師古曰師丹伯旌稱伯少受詩於師丹

伯旌稱伯少受詩於師丹師古曰師丹伯旌稱伯少受詩於師丹

伯旌稱伯少受詩於師丹師古曰師丹伯旌稱伯少受詩於師丹



具師古曰酒食之具執子孫禮禮皆名豪懷恩醉酒其諫伯宜願攝錄盜賊具言本謀亡匿處伯曰是所望於父師矣師古曰齒為諸父尊迺召屬縣長吏選精進掾史師古曰精明分部收捕音扶問反及宅隱伏旬日盡得郡中震栗咸稱神明師古曰栗歲餘上徵伯伯上書願過故郡上父祖冢有詔太守都尉已下會師古曰同因召宗族各目親疎加恩施散數百金北州已為榮長老紀焉師古曰道病中風也為風所傷既至已侍中光祿大夫養病師古曰受其秩俸賞賜甚厚數年未能起會許皇后廢班婕妤供養東宮李奇曰元后成帝母補進侍者李平為婕妤而趙飛燕為皇后伯遂稱篤久之上出過臨候伯伯惶恐起賊事師古曰賊古視字補周壽昌曰自大將軍薨後師古曰富平定陵侯張放淳于長等始愛幸出為微行行則同輿執轡入侍禁中設宴飲之會及趙李諸侍中皆引滿舉白師古曰舉白也有餘白師古曰舉白也取滿鵬而飲飲訖舉鵬告白師古曰舉白也不盡者則以此爵罰之魏文侯與大夫飲酒令曰不稱者浮以大白於是公乘不仁舉白浮君是也師古曰舉白也談笑大噱師古曰噱謂口中之大笑也乘輿幄坐張畫屏風師古曰畫屏風也畫紉醉踞姬已師古曰畫紉醉踞姬已黃門侍郎故所校列女傳種類相從為七篇以著禍福榮辱之效是非得失之分畫之於屏風四堵案如言則畫紉醉踞姬已者亦一耳師古曰作長夜之樂上已伯新起數目禮之師古曰因願指畫而問伯紉為無道至於是序伯對曰書云適用婦人之言師古曰書泰誓何有踞肆於朝師古曰肆所謂眾惡歸之不如是之甚者也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紉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也師古曰若此此圖何戒伯曰沈涵于酒微子所已告去也師古曰微子

爵稱子也師古曰股紉錯亂天命微子作詩告箕子比干而去紉其詩曰用沈酣于酒用亂厥德于下我其發出任吾家老遜于荒事見尚書微式號式諄大雅所曰流連也師古曰大雅流連之詩曰式號以畫為荒也流連言作詩之人嗟嘆而泣涕流連也而說者乃以流連為荒亡蓋失之矣大雅所以流連不謂飲酒之人也詩音火故反補注何焯曰沈涵二語對引滿舉白式號二語對談笑大雅周壽昌曰詩毛詩作呼伯所引是齊詩說苑苑貴德篇詩云式號式呼俾盡作夜言關行也則魯詩說苑苑貴德篇詩云式號式號式呼是也然亦無訓為泣涕者詩泣涕連連作呼流連謂不指飲酒說是不酒則以酒下馬指酒說流連詩書淫亂之戒其原皆在於復以致戒耳先謙曰官本荒作流連詩書淫亂之戒其原皆在於酒上迺喟然歎曰吾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師古曰讜言放等不悻師古曰悻悅也音亦稍自引起更衣因罷出時長信庭林表適使來開見之孟康曰長信太后宮名也庭林表宮中婦人官名也師古神曰林表晉灼曰應劭書作材表宮人之有材能者表其師也張晏曰林君也表外也於宮外傳威儀也沈欽韓曰十四等號無林表此蓋給事長信庭之宦後上朝東宮太后泣曰帝間顏色瘦黑師古曰班侍中本大將軍所舉宜寵異之益求其比呂輔聖德謂比日也師古曰班侍中本大將軍所舉宜寵異之益求其比呂輔聖德

師古曰比類宜遣富平侯且就國上曰諾車騎將軍王音聞之曰也音必麻反師古曰宜遣富平侯且就國上曰諾車騎將軍王音聞之曰風丞相御史師古曰風讀曰諷補注先謙曰通鑑考異云案放傳方進以三月丁酉為御史大夫方進奏放過惡音以正月乙巳罷音也周壽昌云放傳作上諸舅皆害其寵不專屬音為是奏富平侯罪過上迺出放為邊都尉師古曰後復徵入太后與上書曰前所道尚未效張晏曰謂上所治民比郡之富平侯反復來其能默厚師古曰太后安能默然不以為言上謝曰請今奉詔師古曰是時許商為少府師丹為光祿勳上於是引商丹入為光祿大夫伯遷水衡都尉與兩師並侍中師古曰伯遷水衡都尉三年卒計其年正許商師丹除侍中光祿大夫之時也疑趙彭即班伯之謬皆秩中二千石每朝東宮常從及有大政俱使諭指於公卿上亦稍厭游宴復修經書之業太后甚悅丞相方進復奏富平侯竟就國會伯病卒年三十八朝廷愍惜焉師古曰博















任也補注蘇與曰震電晦冥有龍蛇之怪及其長而多靈有異於  
 任文選作姓字通震電晦冥有龍蛇之怪及其長而多靈有異於  
 眾是曰王武感物而折券呂公觀形而進女秦皇東游曰厭其氣  
 呂后望雲而知所處該音義曰章昭曰厭合也劉氏曰厭當也  
 始受命則白蛇分西入關則五星聚故准陰留侯謂之天授非人  
 力也歷古今之得失驗行事之成敗稽帝王之世運考五者之所  
 謂取舍不厭斯位符瑞不同斯度反補注朱一新曰厭音讀文  
 音一豔反而苟昧於權利越次妄據曰於字衍苟昧權利以下句  
 於詞矣漢紀文選皆無於字外不量力內不知命則必喪保家之  
 主失天年之壽遇折足之凶伏鉄鉞之誅音方于反英雄誠知覺  
 寤畏若禍戒師古曰若順也補注王念孫曰畏順也今案上文云  
 傳有明天子公羊傳公羊公羊公羊公羊公羊公羊公羊公羊公羊  
 也論語公治長篇君子哉若人謂此人也超然遠覽淵然深識收  
 陵嬰之明分絕信布之觀觀師古曰分音扶問反觀音黃觀音瞻  
 也按率乃幸也觀欲距逐鹿之瞽說審神器之有授毋貪不可幾為  
 二母之所唉師古曰不可幾謂不可庶幾而望也一說幾讀曰則  
 福祚流于子孫天祿其永終矣知隗跽終不寤迺避墜於河西師  
 音義曰隗隗諸注上五罪反下許妖反河四大將軍賈融嘉其美  
 德訪問焉師古曰每舉茂材為徐令師光武問融融舉之帝雅聞  
 舉材因召見曰病去官後數應三公之召仕不為祿所如不合師  
 曰如往也木苟得祿故學不為人博而不俗言不為華述而不作  
 有子曰固弱冠而孤年二十也作幽通之賦曰致命遂志劉德曰  
 陳吉凶性命其辭曰系高項之玄胃兮氏中葉之炳靈應物曰系  
 也言己高陽顛項之連緒也顛項北方水也故稱玄中葉謂令尹  
 子文也虎乳故曰炳靈補注王先慎曰系本也玄遠也言本高頂  
 之遠胃也應說孫凱風而蟬蛻兮雄朔野曰颺聲風也朔北方也  
 證玄字太泥

言先祖自楚遷北若輝之說也師古曰經讀與由同由從也規音  
 稅民讀與揚同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從上無山字下無讀字引  
 宋祁曰注文廟字下當有讀字先謙曰官本注從上無山字下無  
 讀字引宋祁曰注文廟字下當有讀字先謙曰官本注從上無山字下  
 漸兮有羽儀於上京陸應龍曰十紀漢世也張晏曰易曰鴻漸于  
 皇也補注先謙曰朝臣也晉灼曰皇漢巨滔天而泯夏兮考選啓  
 行謠也師古曰巨滔漫也言不君也張晏曰巨滔天而泯夏兮考  
 言其父也遺世之顛覆也安至安終保己而貽則兮里上仁之所  
 定北征賦即此也安至安終保己而貽則兮里上仁之所  
 其父遭時濁亂即此也安至安終保己而貽則兮里上仁之所  
 子善法則也何謂善法則乎善法則者言我父早經遺棄則先  
 窮與達其必濟師古曰善法則者言我父早經遺棄則先  
 眇兮將圯絕而罔階師古曰善法則者言我父早經遺棄則先  
 曰文選賸作業此通借字官本引蕭該音義豈余身之足殉兮悵  
 世業之可懷師古曰列營也悵字與選同是也懷思也悵音于  
 生送死也說文悵字選注先謙曰官本引蕭該音義豈余身之足  
 案文選此作不願靖潛處曰永思兮經日月而彌遠匪黨人之敢  
 仍以訓是為合靖潛處曰永思兮經日月而彌遠匪黨人之敢  
 拾兮庶斯言之不玷師古曰拾音負拾之拾應劭曰拾更也自謙  
 音其業反玷缺也更音工衡反補注張晏曰音迪補注先謙曰官  
 注先謙曰官本上師古作蘇林是魂榮榮與神交兮精誠發於宵  
 寐夢登山而迴眺兮觀幽人之髣髴張晏曰音迪補注先謙曰官  
 本與作其引宋祁搗葛藟而授余兮眷峻谷曰勿墜師古曰墜  
 曰其字當作葛藟可以免於墜也葛藟處時俗者當據道義然後  
 自者當攀葛藟可以免於墜也葛藟處時俗者當據道義然後得  
 有蔓馬搗音攬其字從手藟音力水反補注先謙曰墜借字下  
 同文選作搗音攬其字從手藟音力水反補注先謙曰墜借字下  
 為當當作攀葛藟助所席而仰思兮心蒙蒙猶未察孟康曰物所  
 未知其吉凶也師古曰物音忽思兮心蒙蒙猶未察孟康曰物所  
 音義曰但察合韻黃神邈而靡質兮儀遺識曰臆對善占夢久遠  
 音蔡則協韻矣











一此其自... 隨其所行... 樂同於一體... 伯古曰樂... 將於是乎... 文選作... 易而不... 獨深明... 先謙曰... 謙案此... 曰矯情... 至論兮... 有惡而不... 約而不... 可矣詩... 兮夷惠... 也俱有... 木偃息... 秦庭號... 隨其所行... 樂同於一體... 伯古曰樂... 將於是乎... 文選作... 易而不... 獨深明... 先謙曰... 謙案此... 曰矯情... 至論兮... 有惡而不... 約而不... 可矣詩... 兮夷惠... 也俱有... 木偃息... 秦庭號...

包胥辭曰... 焚躬已... 山高祖... 利祿不... 大戴禮... 可營漢... 榮祿義... 人即此... 區別兮... 張晏曰... 亦猶道... 為正道... 毛傳曰... 而相順... 天之所... 引項岱... 覆人上... 謀也稱... 言若能... 獲他人... 而儀鳳... 三月不... 孔子去... 招嘉公... 精通靈... 開徒操... 以爲雄... 微當亦... 與流亦... 養引此... 非精誠... 其焉通... 苟無實... 其孰信... 合韻音... 操末技... 包胥辭曰... 焚躬已... 山高祖... 利祿不... 大戴禮... 可營漢... 榮祿義... 人即此... 區別兮... 張晏曰... 亦猶道... 為正道... 毛傳曰... 而相順... 天之所... 引項岱... 覆人上... 謀也稱... 言若能... 獲他人... 而儀鳳... 三月不... 孔子去... 招嘉公... 精通靈... 開徒操... 以爲雄... 微當亦... 與流亦... 養引此... 非精誠... 其焉通... 苟無實... 其孰信... 合韻音... 操末技...



必然兮矧湛躬於道真師古曰矧况也湛讀曰耽躬親也射者微  
 大道而不倦者乎補注先謙曰官本引諸音義登孔顯而上下  
 曰濫文選作成先謙案今文選作孔顯與沈同登孔顯而上下  
 兮緯羣龍之所經伏義下訖孔子始天道備矣孟康曰孔甚也  
 類大也聖人作經緯者緯之也師古曰始天道備矣孟康曰孔甚也  
 說孔顯是也孟說經緯是也顯音胡老反朝貞觀而夕化兮猶誼  
 己而遺形也張晏曰貞正也觀見也誼忘也易曰天地之道貞觀者  
 遺忘况外物者哉音許元反又音若若肩彭而偕老兮訴來哲已  
 許遠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大天若肩彭而偕老兮訴來哲已  
 通情師古曰彭祖也老而通情也補注何焯曰謂死而不朽  
 不啻彭祖之壽則可以俟亂曰天造少昧立性命兮造萬物草創於  
 冥昧之中皆立其性命也師古曰易復心引道惟賢聖兮易曰復  
 屯卦象辭曰天造草昧故賦引之復心引道惟賢聖兮易曰復  
 其見天地之心乎論語曰人能弘道師古曰復音扶曰反釋注先  
 謙曰官本引蕭該音義曰復一作腹張晏曰以道為腹心也弘道  
 達於天地也渾元運物流不處兮也處止也渾音胡昆反保身遺名  
 之性命也渾元運物流不處兮也處止也渾音胡昆反保身遺名  
 民之表兮舍生取誼亦道用兮所應也孟子曰生我所欲也義我  
 義也師古曰舍置也補注先謙曰言能保身而貽憂傷天物亦莫  
 令名固為民表不幸而舍生取義亦合於道用也憂傷天物亦莫  
 痛兮言不達性命自取憂傷為物所天既辱且痛莫過於此補注  
 先謙曰官本注作設吳爾太素曷淪色兮流俗是為淪爾太素何  
 有變淪者哉師古曰淪音踰尚粵其幾淪神域兮粵於也易曰知  
 幾其神乎淪入也師古曰尚庶幾也願也補注先謙曰曹大家注  
 大素不染也不變則庶幾於神道之幾微而入於神明之域矣  
 永平中為郎典校祕書專篤志於博學已著述為業或譏已無功  
 固無功勞於時仕不富貴也又感東方朔楊雄自諭已不遭蘇  
 張范蔡之時曾不折之已正道明君子之所守故聊復應焉其辭  
 曰賓戲主人曰蓋聞聖人有壹定之論列士有不易之分補注先  
 選列作烈善注淮南子曰士亦云名而已矣貴得名也故太上  
 有一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貴得名也故太上  
 立德其次有立功夫德不得後身而特盛功不得背時而獨章補  
 先謙曰善注言是已聖詰之治棲棲皇皇師古曰不孔席不煨墨  
 貴及身與時也

突不黔師古曰孔孔子墨墨也突窳突也黔黑也言志在明道  
 先謙案善注引文字子曰墨子無黔突孔子無煖席由此言之取舍  
 者昔人之上務著作者前列之餘事耳德舍者守靜無為也今吾  
 子幸游帝王之世躬帶冕之服師古曰冕冠也浮英華湛道德師古  
 讀曰沈英華謂名譽也言外則帶也冕冠也浮英華湛道德師古  
 其文炳也善譽內則履道崇德也帶也冕冠也浮英華湛道德師古  
 其文久矣師古曰尋其下句孟說是也帶也冕冠也浮英華湛道德師古  
 首尾奮翼振拔跨騰風雲師古曰騰中德也浮英華湛道德師古  
 音烏補注先謙曰官本引蕭該音義使見之者景駭聞之者嚮震  
 師古曰嚮讀曰嚮見景則駭問嚮則震合韻音之人反補注先謙  
 曰官本嚮作享引宋祁曰享當作嚮注同先謙案善注言見之者  
 雖景而必駭聞之者雖嚮而徒樂枕經籍書紆體衡門師古曰紆  
 必震驚懼之甚不俟形聲也徒樂枕經籍書紆體衡門師古曰紆  
 橫一木於門上補注先謙曰官本引蕭該音義曰籍才亦反韋昭  
 音義作藉字慈固反說文曰籍茅籍也從草韋若如韋昭音則漢  
 通本字藉字先謙案籍籍上無所帶下無所根獨據意虛宇宙之  
 外銳思於豪芒之內潛神默記恆已年歲師古曰恆音恒竟之巨  
 廣也豪芒之內喻纖微也恆音工補注先謙曰文然而器不  
 選恒作維善注引如說亦作維又引方言曰拖竟也然而器不  
 賈於當己用不效於一世劉德曰賈當也師古曰當己謂及己身  
 賈音上究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作賈九反引宋祁曰詩曰雖馳辯  
 賈用不售賈音古齒九反本注作賈九反引宋祁曰詩曰雖馳辯  
 如濤波擗藻如春華師古曰擗布也濤文辭也猶無益於殿最師古曰殿  
 補注先謙曰文選有也字善注引殿意者且運朝夕之策定合會之  
 計補注先謙曰上功曰最下功曰殿意者且運朝夕之策定合會之  
 序主人迫爾而咲曰師古曰咲古也若賓之言斯所謂見執利之  
 華閣道德之實守突與之榮燭未印天庭而覩白日也應劭曰爾  
 謂之突西南隅謂之奧師古曰突與室中之二隅也榮燭榮燭榮小  
 光之燭也印讀曰仰突音烏了反其字從火天聲也補注先謙曰  
 注文舊無燭榮燭三字漸本添先謙曰官本引蕭該音義曰郭璞曰  
 音義曰郭璞曰突音突該謂依儀禮宜音徒骨反彘者王塗燕  
 穢周失其御侯伯方軌戰國橫鶩於是七雄城闕分裂諸夏應劭











敘傳第七十下

漢書一百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臣 王先謙補注

固曰為唐虞三代詩書所及世有典籍故雖堯舜之盛必有典謨之篇然後揚名於後世冠德於百王師古曰德為百王之上也故曰巍巍乎其

有成功補注先謙曰官煥乎其有文章也孔子美堯舜之言也漢

紹堯運已建帝業至於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紀師古曰武帝

作史記師古曰武帝編於百王之末廟於秦項之列太初已後闕而不錄故

探纂前記綴輯所聞師古曰纂與撰同呂述漢書起元高祖補注

本南監本 終于孝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綜其行事

旁貫五經上下洽通師古曰固所撰諸表序及為春秋考紀表志

傳凡百篇師古曰春秋考紀謂帝紀也而俗之學者不詳此也

亦非也考成也言以編年之故而成紀表志傳非止於紀也

兼於下齊召南曰案春秋考紀謂帝紀也言考覈時事四時以

立言如春秋之經考紀謂帝紀也言考覈時事四時以

之敘曰耳史遷則云為某事作本紀某列傳班固謙不言然而

改言述蓋避作者之謂聖而取述者之謂明也但後之學者不曉

此為漢書敘見有述字因謂此後漢書也但後之學者不曉

目錄於此書紀傳贊稱史述贊善注引皆作漢書述並其證也

皇矣漢祖纂堯之緒實天生德聰明神武秦人不綱罔漏于楚

曰言秦失綱維故高祖因時而起罔漏于楚謂項羽雖有楚之

高祖不為項羽所害豈得謂之罔漏且與上秦人不綱罔漏于楚

陳勝破滅尤與罔漏之義無涉二說皆謬罔漏于楚謂陳勝作亂

而秦不能制也此但言秦罔漏於楚謂陳勝下乃言高祖起兵之

事李注文選引項岱曰罔漏於楚謂陳勝下乃言高祖起兵之

發迹斷蛇奮旅神母告符朱旗迺舉秦郊嬰來稽首革命創

制三章是紀應天順民五星同晷師古曰晷景也補注王念孫曰

漢書補注 卷一〇〇下

說非也晉軌軌道也五星同道謂高帝元年五星聚東井也

此正作五 項氏畔換黜我巴漢孟康曰畔反也換易也

補注蘇輿曰毛作畔按鄭箋詩援齊作畔也玉篇人部引詩作

本鄭箋為說釋文援鄭胡喚反是換齊作畔也玉篇人部引詩

昭見善注引西土宅心戰士憤怨師古曰宅居也西土宅心

高祖補注周壽昌曰宅說文所託也古宅託字同猶言歸心

毀而運席卷三秦割據河山保此懷民師古曰懷德之人也

曹社稷是經爪牙信布腹心良平冀行天罰赫赫明明補注先謙

字文選 述高紀第一

孝惠短世高后稱制罔顧天顯呂宗呂敗劉德曰罔無也顯念也

何焯曰罔顧天顯謂殺三趙王及燕王也 述惠紀第一高后紀第

三

太宗穆穆允恭玄默化民已躬帥下已德農不供貢舉不收孥

稅是民田租之宮不新館陵不崇墓師古曰墓合韻音讀我德如風民應如

中風小人之德也故引以為辭 國富刑清登我漢道師古曰

述文紀第四

孝景蒞政諸侯方命孟康曰尚書云方命圮族言眩之惡壞其族

借字也釋文曰今文故皆作命命者七臣李善曰班固漢書皆用今文

孟注所引亦文是今文故皆作命命者七臣李善曰班固漢書皆用今文

皆注所引亦文是今文故皆作命命者七臣李善曰班固漢書皆用今文

今是未改之命今據以訂正傅喜傳同此制於命則命則命則

皆注所引亦文是今文故皆作命命者七臣李善曰班固漢書皆用今文

在農桑著于甲令民用寧康師古曰甲令即述景紀第五

景紀令甲也 述景紀第五

在農桑著于甲令民用寧康師古曰甲令即述景紀第五

景紀令甲也 述景紀第五

四六三



世宗雖思弘祖業師古曰世宗也世盛貌也世盛貌也時咨熙載師古曰時也俊並作師古曰俊也厥作伊何百師古曰伊也

斯文師古曰斯也憲章大學統壹聖真封禪郊祀登秩百神師古曰秩也武功既抗亦迪師古曰抗也

孝昭幼冲豕宰惟忠燕蓋講張實叡實聰師古曰聰也如清日詩音朝應劭曰

蓋蓋主事見 皇人斯得邦家和同述昭紀第七師古曰皇也

中宗明明費用刑名師古曰明也鄧展曰黃敬也補注沈欽韓曰釋誌時舉傅

納聽斷惟精師古曰納也李奇曰時是也於時是也選賢者師古曰傅讀曰

而用之師古曰而也柔遠能邇師古曰柔也輝耀威靈師古曰輝也柔遠能邇師古曰柔也

善也師古曰善也龍荒暮朔莫不來庭師古曰龍也柔遠能邇師古曰柔也

熾也師古曰熾也龍荒暮朔莫不來庭師古曰龍也柔遠能邇師古曰柔也

龍城師古曰龍也不顯祖烈尚於有成師古曰不也述宣紀第八師古曰述也

孝元翼翼高明柔克師古曰孝也人雖有高明之度而當執柔乃能成德也敘

言元帝有柔師古曰言也賓禮故老優繇亮直師古曰賓也優繇亮直師古曰優也

元帝聽黃禹之言師古曰元也外制禁內損御師古曰元也外制禁內損御師古曰元也

明實禮故老謂于定師古曰明也國章元成詳廣德之屬也蘇與外制禁內

損御服離宮不衛山陵不邑師古曰損也張晏曰不從閭尹之咎穢我明德師古曰損也

曰任引恭石顯使為政師古曰曰也以病其治也師古曰謂宦人為閹者言其

精氣奄閉不泄也師古曰精也一曰王奄閉門者尹正也師古曰謂宦人為閹者言其

曰官本此作些注宦作官王奄閉門者尹正也師古曰謂宦人為閹者言其

政以病其治也師古曰政也今漢書本或誤作痲字或借灼曰推見也盡也使為

痲聲形均別無絲轉誤說文痲病也言惟用關尹秉政與此述元紀

有汚主德耳後書左周黃傳贊環名夙知案章國與此述元紀

同義晉注言使為政以病其治仍與如合於推義無涉也述元紀

第九

孝成煌煌臨朝有光威儀之盛如圭如璋師古曰煌也儀貌則爽德可知師古曰儀也

閼恣趙朝政在王師古曰閼也也王謂外家王鳳王音等師古曰恣也炎炎燎火亦允不師古曰炎也

陽張晏曰天子威若燎火之陽今委政王氏不炎熾矣師古曰陽也師古曰

見本燎作如述成紀第十師古曰見也

孝哀彬彬克搃威神師古曰孝也彬彬文質備也言哀帝念孝成之時

字從手補注先謙曰官本此彬落洪支底劇鼎臣師古曰字也

凶底致也周禮有屋誅誅大也晉灼曰屋下不露也易曰鼎折足其形渥

誅也音握服言屋下失其義也補注劉劭曰鼎折足其形渥

奉世曰洪支請東平王雲非王氏也補注劉劭曰鼎折足其形渥

之困實燒寶凶師古曰之也卦棟燒凶言以小材而為棟梁不堪其任至於折

引之也燒曲也音女教反補注先謙曰官本南監本燒曲也師古曰引也

哀紀第十一

孝平不造新都作宰不周不伊喪我四海師古曰孝也師古曰造成也遺家業

遺家不造故引之也言其自號靈衡而無周公伊述平紀第十二師古曰遺也

漢初受命諸侯並政制自項氏十有八姓述異姓諸侯王表第一師古曰漢也

補注先謙曰政讀曰政義同師古曰補也

太祖元勳啓立輔臣支庶藩屏侯王並尊述諸侯王表第一師古曰太也

侯王之祖祚及宗子公族蕃滋支葉碩茂師古曰侯也述王子侯

表第三

受命之初贊功剖符奕世弘業爵土迺昭師古曰受也師古曰贊功佐命述高

惠高后孝文功臣侯表第四

景征吳楚武興師旅後昆承平亦有紹土師古曰景也師古曰言景武之時以

亦猶有紹王念孫曰昆木越本是也紹字在河韻楚旅二字

在語韻二韻古聲相近故漢人多有通用者下文曰春秋之占咎微

是舉告往知來王事之表又曰大上四子伯昏淫于天仲氏之占咎微

宅于楚成實淫猷平陸迺昭又曰宗幽既昏淫于天仲氏之占咎微

遂亡二韻通用本傳而外可無須別證也後人不知古音而改爲亦

有紹土則文不成義矣師古曰有也

述



景武昭宣元成哀功臣侯表第五

亡德不報爰存二代

漢迪於秦有革有因

表第八

元元本本數始於一

學微六家分乖

志第一

上天下澤春雷奮作

先王觀象爰制禮樂

威實輔德刑亦助教

輕重之差世有定籍

厥初生民食貨惟先

貢下富上尊商已足

監世盈虛音居學反

昔在上聖昭事百神

末淫祀營信巫史

徒緣間而起

炫炫上天縣象著明

百官立法宮室混成

形張晏曰王政失於

河圖命庖洛書賜禹

春秋之占咎徵是舉



益降及秦漢草創五等制立郡縣晉灼曰刻音刺之刻師古曰未刻音刺也十五字略表山川彰其剝述地理志第八

秦決南涯始服皇本紀河而南亡移亦河移徙也如滄曰秦自茲距漢北亡八支此則八支滙塞在秦漢之間矣文陞棗野武作瓠歌帝塞河於酸棗也

支以自廣終無所據先謙文陞棗野武作瓠歌帝塞河於酸棗也

親臨掉功不成而作歌成有平年後遂滂沱劉德曰成帝治河已

河水平因改年曰河平二十四字考證云案舊本誤衍八字當云

塞之爰及溝渠利我國家述溝洫志第九

禮正義書卦書契後作讀與伏同虞夏商周孔纂其業纂書刪詩綴

遭世罔弘師古曰罔無也無羣言紛亂諸子相騰騰馳也秦人是

滅漢修其缺劉向司籍九流已別應劭曰儒道陰陽法名爰著目

錄略序洪烈也烈業也述藝文志第十

上媧下暴惟盜是伐師古曰易上繫辭云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

謂秦胡勝廣標起梁籍扇烈師古曰飛火曰標扇熾也烈音必遂

亥之時勝廣標起梁籍扇烈師古曰飛火曰標扇熾也烈音必遂

反補注先謙曰官赫赫炎炎遂焚咸陽宰割諸夏命立侯王誅嬰

本南監本益作烈赫赫炎炎遂焚咸陽宰割諸夏命立侯王誅嬰

生條也亦引商書作林古文言枯楊生華曷惟其舊應劭曰易云

沐浴尸鄉北面奉首旅人慕殉義過黃鳥劉德曰黃鳥之詩刺秦

信惟餓隸布實黥徒越亦狗盜芮尹江湖張晏曰吳芮為番陽令

雲起龍襄化為侯王師古曰襄舉也補注齊召南曰劉之遺所校

閉鎮我北疆應劭曰閉音扞盧縮與高祖同里楚名里門為閉德

薄位尊非非惟殃補注先謙曰非其閉闕舊通語耳非專楚也

賈廛從旅為鎮淮楚張晏曰劉賈晚乃從軍也晉灼曰廛無幾也

受吳疆土踰矩師古曰矩雖戒東南終用齊斧張晏曰齊斧越斧

豈若耶述荆燕吳傳第五

太上四子伯兮早天仲氏王代旂宅于楚師古曰詩衛風云伯兮

也補注錢大昭曰旂與游同楚元王交字也戊實淫軼平陸迺

紹帝更立平陸侯禮續元王之後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景帝作文

德宗正劬勞王室用侯陽成親親行謹厚封為陽成侯子政

博學三世成名師古曰謂劉德劉述楚元王傳第六

季氏之誣辱身毀節信于上將議臣震栗張晏曰中意於上將上



橫行匈奴中布曰信讀曰中 樂公哭梁田叔殉趙見危授命誼  
議臣皆恐師古曰信讀曰中 樂公哭梁田叔殉趙見危授命誼  
動明主布歷燕齊叔亦相魯民思其政或金或社 李奇曰魯人愛  
金齊貴樂布 述季布樂布田叔傳第七

高祖八子二帝六王三趙不辜 補注周壽昌曰謂隱王如意共王  
后所逼 淮厲自亡燕靈絕嗣齊悼特昌掩有東土 補注先謙曰自  
岱祖海支庶分王前後九子六國誅斃適齊亡祀城陽濟北後承

我國 張晏曰濟北王志吳楚反後徙王菑川元朔中齊國絕悼惠  
令奉祀也師古 趙起景王臣漢社稷 師古曰趙起 述高五王傳第  
八

猗與元勳包漢舉信 師古曰包取也師古曰包漢謂高祖且  
守關中足食成軍營都立宮定制修文平陽玄默繼而弗革 師古  
改也言曹參為相守靜無為 民用作歌化我淳德漢之宗臣是謂  
一適蕭何約束不變改也

相國 補注周壽昌曰漢初相國 述蕭何曹參傳第九  
留侯襲秦作漢腹心 劉德曰襲秦惟始 圖折武關解隄鴻門 師古  
折武關謂從沛公入武關說令為疑兵 推齊銷印 補注先謙曰推  
又項秦將以利勸因其怠懈擊之類也 推齊銷印 補注先謙曰推  
齊王因而推之利勸因其怠懈擊之類也 推齊銷印 補注先謙曰推  
也銷印阻鄭食其謀封六國後 敵致越信 師古曰越與同越彭  
垓下圍項羽時 招賓四老惟寧嗣君陳公擾攘歸漢 師古曰  
也信合韻音新 招賓四老惟寧嗣君陳公擾攘歸漢 師古曰  
養斃范亡項走狄擒韓 師古曰走狄謂解平城之 六奇既設我罔  
反斃范亡項走狄擒韓 師古曰走狄謂解平城之 六奇既設我罔

吳楚有勳述張陳王周傳第十  
舞陽鼓刀滕公殿驕 師古曰鼓刀 穎陰商販曲周庸夫攀龍附鳳  
並乘天衢 師古曰述樊鄴滕灌傅靳周傳第十一  
北平志古司秦柱下 師古曰志記也謂多 定漢章程律度之緒建  
平質直犯上千色 師古曰平字當為成傳寫誤耳 廣阿之廬食厥

漢書補注 卷一〇〇下

舊德 張晏曰任敖也吏過呂后不謹敖擊傷主吏也師古曰  
執節責通請錯蹇蹇帝臣匪躬之故 師古曰易蹇卦六二爻辭曰  
厲嘉召責郭通請誅朝錯皆 述張周趙任申屠傳第十二  
不為己身實有蹇蹇之節也 述張周趙任申屠傳第十二

食其監門長揖漢王畫襲陳留進收赦倉塞隘杜津王基曰張師  
曰杜亦塞也謂賈作行人百越來賓從容風議博我曰文 李奇曰  
說令塞白馬津謂賈作行人百越來賓從容風議博我曰文 李奇曰  
也師古曰論語稱顏回喟然歎曰夫子博我以文謂以文章開博  
我師古曰論語稱顏回喟然歎曰夫子博我以文謂以文章開博  
師古曰論語稱顏回喟然歎曰夫子博我以文謂以文章開博  
師古曰論語稱顏回喟然歎曰夫子博我以文謂以文章開博

稅介免胄禮義是創 師古曰稅舍也介甲也創始造之也創合韻  
說文謂人所宜也義己之威儀也漢書何焯曰義疑作儀錢大昭曰  
義作誼威儀作義正與說文同何焯曰義疑作儀錢大昭曰  
曰詩小雅小旻之義正與說文同何焯曰義疑作儀錢大昭曰  
觀卦六四爻辭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故合而為言 述鄼陸朱  
婁叔孫傳第十三 姓師古曰本傳朱婁本其舊族耳

淮南僭狂二子受殃安辯而邪賜頑已荒敢行稱亂窘世薦亡 師  
也補注錢大昭曰小雅正月云又窮陰雨鄭箋窮仍也 述淮南衡  
山濟北傳第十四

蒯通壹說三雄是敗覆鄼驕韓田橫頭沛被之拘係迺成患害 師  
曰言伍被初不從王反王繫其 充躬罔極交亂弘大 師古曰小雅  
父母乃進邪謀終以遇害也 充躬罔極交亂弘大 師古曰小雅  
充息夫躬之惡引以為辭也 述蒯伍江息夫傳第十五

萬石温温幼寤聖君 師古曰萬石而恭謹感寤高祖以見識拔也爾雅  
云温温之也非謂寤也詩小雅小宛之篇曰温温茶人 補注先謙  
日官本注遇下無之字宋翔鳳云案今爾雅釋詁温温茶人 補注先謙  
逢遇温温也蓋鄼氏所據爾雅字作寤詩東門之池可與晤歌  
毛傳晤遇也古語寤字通詩寤字作寤詩東門之池可與晤歌  
可與晤言列女傳二卷引作可與寤言則毛公時爾雅寤亦作寤  
也寤亦與寤通寤說文作寤寤也左傳莊公時爾雅寤亦作寤  
謂寤也郭注云相干寤音義通五故反 宜爾子孫天天伸伸  
如也天南泰斯之篇曰宜爾子孫振振兮論語稱孔子燕居仲

漢書補注 卷一〇〇下



以馬辭也天慶社于齊不言動民鄧展曰慶為齊衛直周張淑慎音於馬反其身慎其身淑善也引此詩言以美四人也述萬石衛直周張傳

第十六

孝文三王代孝二梁師古曰代孝王參及懷折亡嗣孝乃尊光師

亦謂梁孝王也內為母弟外扞吳楚怙寵矜功僭欲失所思心既

霽牛既告妖昭曰五行志云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厥咎活時則

有牛既先謙曰帝庸親親厥國五分

人為王太子買為梁王次子明為濟川王彭德不堪寵四支不傳

雜為濟東王定為山陽王不識為濟陰王德不堪寵四支不傳

晉灼曰子父母之四支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謂孝王支子四人封

為王者皆絕於身不傳師古曰此說非也謂孝王支子四人封

注曰下子作支是述文三王傳第十七

賈生矯矯弱冠登朝師古曰矯矯高舉遭文叔聖屢抗其疏暴秦

之戒三代是據建設藩屏師古曰圍吳楚合從賴誼之

慮師古曰勸文帝大封梁淮陽梁卒距吳楚不得令述賈誼傳第

十八

子絲慷慨激辭納說師古曰愛益字絲此加子搢轡正席顯陳成

敗師古曰搢執取也其字從手或作擘錯之瑣

材智小謀大力師古曰易下繫解曰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既如

發機先寇受害師古曰發機言其速也吳楚未敗之前述爰盜朝

錯傳第十九

釋之典刑國憲師古曰張晏曰矯辭以免魏尚正也長孺剛直義形於色下折淮南上正元服師古曰淮南王

汲鄭傳第二十

榮如辱如有機有樞劉德曰易曰樞機之發榮辱之自下摩上惟

德之隅師古曰詩大雅抑之篇曰抑抑威儀惟德之隅言有康隅魏其翩翩好節慕聲師古曰翩翩自喜之貌灌夫矜勇武安驕盈凶德相挺

既敗用成師古曰挺謂柔挺也音式延反灌夫矜勇武安驕盈凶德相挺

許慎曰挺取也聲類曰挺一曰柔也老子曰挺植以爲器安國壯

趾王恢兵首孟康曰挺壯也彼若天命此近人咎師古

足也直謂墜車墜耳師古曰此言不官征行也

壯也彼若天命也師古曰此言不官征行也

景十三王承文之慶師古曰言景帝主耳所以子皆得王者由

掉曰長沙之後光武中興中山之後昭烈分鼎皆文之慶也朱一

顏注曰魯恭館室江都師古曰景帝諸王皆得王封所謂承文

也師古曰此言不官征行也

急音抄趙敬險諛中山淫營師古曰諛也一曰佞也長沙寂

漠廣川亡聲膠東不亮常山驕盈師古曰驕盈也

於漢朝四國絕祀河間賢明師古曰賢明也

禮樂是修為漢宗英述景十三王傳第二十三

李廣恂恂實獲士心控弦買石威動北鄰師古曰北鄰躬戰七十

遂死于軍敢怨衛青見討去病師古曰去病也陵不引決忝世滅姓師古

日忝蘇武信節不詘王命師古曰信也述李廣蘇建傳第二十四

長平栢栢上將之元師古曰栢栢也薄伐獫狁恢我朔邊師古曰

戎車七征衝鞠閑閑師古曰鞠閑也合圍單于北登闕顏票騎

冠軍殺勇紛紜師古曰紛紜也長驅六舉電擊雷震師古曰六舉

奴也震合頡飲馬翰海封狼居山西規大河列郡祁連師古曰祁連

山述衛青霍去病傳第二十五



抑抑仲舒再相諸侯師古曰爾雅云抑抑密也身修國治致仕縣車下唯覃思

論道屬書師古曰屬音之欲反謙言訪對為世純儒師古曰謙善言也訪對謂對所訪也謹音黨

述董仲舒傳第二十六

文豔用寡子虛烏有寓言淫麗託風終始師古曰豔音多識博物師古曰風讀曰韻音鬱補注先

有可觀采蔚為辭宗賦頌之首師古曰蔚文綵盛也音鬱補注先師古曰官本綵作采是南監本與此

同述司馬相如傳第二十七

平津斤斤晚躋金門師古曰斤斤明察也躋升也金門馬門也既登爵位祿賜隨賢

師古曰頤養也謂引招賢人而養之補注宋祁曰注未當有也字

布衾疎食用儉飭身師古曰飭師古曰節也

同卜式耕牧已求其志忠寤明君迺爵通試兒生疊疊束髮修學

張湯遂達補注先謙曰遂達二用事任職媚茲一人日肝忘食師古曰

此敘言張湯見愛於武帝補注錢大昭曰湯每朝奏事語國家用

湯傳第二十九

杜周治文唯上淺深師古曰言觀天子之意用取世資幸而免身延年寬利

列于名臣欽用材謀有異厥倫師古曰倫類也述杜周傳第三十

博望杖節收功大夏貳師秉鉞身豐胡社師古曰李奇曰李廣利胡殺之

非塗之血也師古曰致死為福每生作敵侯李廣利求生而死也補注

錢大昭曰賈誼傳服鳥賦云述張騫李廣利傳第三十一

烏呼史遷薰胥已刑師古曰刑也師古曰近是矣詩小雅雨無

正之篇曰若此無罪淪胥師古曰淪胥也師古曰近是矣詩小雅雨無

亂政橫相率得罪也師古曰淪胥也師古曰近是矣詩小雅雨無

該音義曰韋昭曰腐刑必淪胥師古曰淪胥也師古曰近是矣詩小雅雨無

謂相率而入於刑也師古曰淪胥也師古曰近是矣詩小雅雨無

漢書補注 卷一〇〇下

旨矣說詳經義述幽淪胥以鋪下錢大昭云後漢書注引韓詩云

幽而發憤迺思迺精錯綜羣言古今是經師古曰自序云為太史公

六經異傳齊百家雜師古曰迺思迺精錯綜羣言古今是經

大略孔明師古曰孔明也述司馬遷傳第

三十二

孝武六子昭齊亡嗣師古曰昭帝及齊王無嗣燕刺謀逆廣陵祝

詛昌邑短命昏賀失據師古曰詛昌邑短命昏賀失據

不幸宣承天序師古曰宣承天序述武五子傳第三十三

六世耽耽其欲泚泚師古曰六世耽耽其欲泚泚

欲利之貌也泚泚師古曰泚泚

謂耽耽音當含反沈沈師古曰沈沈

當為逐蘇林音迪荀師古曰當為逐蘇林音迪荀

說文雙疾也長也徐師古曰說文雙疾也長也徐

庸四克師古曰庸四克

數子之德不忠其身善謀於國師古曰數子之德不忠其身善謀於國

吾巨主父徐嚴終王賈傳第三十四

東方曉辭詆諧倡優師古曰東方曉辭詆諧倡優

諫舉郵師古曰諫舉郵

張沈浮述東方朔傳第三十五

葛繹內寵屈釐王子師古曰葛繹內寵屈釐王子

時也師古曰宜春侯師古曰宜春侯

為庶幾而已也師古曰為庶幾而已也

先謙曰弘引義師古曰先謙曰弘引義

以不子責成述公孫劉田楊王蔡陳鄭傳第三十六



王孫羸葬建迺斬將雲廷許禹福逾刺鳳師古曰是謂狂狷傲近其衷師古曰衷中也論語稱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

博陸堂受遺武皇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堂堂乎張擁毓孝昭

末命導揚師古曰武帝終之命也光能導達顯揚也遭家不造

立帝廢王權定社稷配忠阿衡懷祿耽寵漸化不詳師古曰陰謀覆蔽之補注詳與詳同

陰妻之逆至子而亡師古曰陰謀覆蔽之補注稔戾狄孽虔恭忠

信師古曰匈奴休屠王之子故世載德馳子子孫師古曰馳延

述霍光金日磾傳第三十八

兵家之策惟在不戰營平皤皤立功立論師古曰皤皤白髮貌也

言其言并可師古曰春秋左氏傳晏子對齊為萬古法也

西羌充國不從固上屯田之策也武賢父子虎臣之俊述趙充

國辛慶忌傳第三十九

義陽樓蘭長羅昆彌安遠日逐義成到支陳湯誕節救在三愆師古曰三愆謂劉向谷永耿育皆諫救湯

也師古曰誕節言其放縱不拘也會宗勤事疆外之桀述傅常

鄭甘陳段傳第四十

不疑膚敏應變當理師古曰膚美也敏疾也言於闐下卒變定方

子也故引以為辭辭霍不婚遂遁致仕師古曰遁疏克有終散金

娛老定國之祚于其仁考廣德當宣近於知恥師古曰當宣帝時

歲惡民流便乞骸骨去此為知恥師古曰此說非也當宣帝時

宣彭宣也言廣德平當彭宣三人不苟于祿位並為知恥也本傳

恥彭宣見險而止異乎苟患失之者矣述雋疏于薛平彭傳第四

十一

四皓遜秦古之逸民不營不拔嚴平鄭真應劭曰嚴平不能營其志戚武不能屈其身也

易曰不可榮以祿又曰確乎不吉困于賀師古曰賀補注先謙曰涅而不緇

禹既黃髮曰德來仕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不曰白乎涅而不緇

者雖處汙渥之中其色不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不曰白乎涅而不緇

變也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不曰白乎涅而不緇舍惟正身勝死善道郭欽蔣詡近遜之

好之世好以和順遜去不離其害也述王貢兩龔鮑傳第四十

二

扶陽濟濟問詩問禮玄成退讓仍世作相師古曰漢之宗廟叔孫

是謀革自孝元諸儒變度師古曰漢之宗廟叔孫

南監本國之誕章博載其路師古曰漢之宗廟叔孫

與此同師古曰漢之宗廟叔孫述章賢傳第四

十三

高平師師惟辟作威圖黜凶害天子是毗師古曰尚書洪範云惟

辟作威言威權者唯人君得作之耳詩小雅節南山之篇曰尹氏

天子者此也此敘言魏相欲崇君道師古曰尚書洪範云惟

而黜私權故引書詩以為言也博陽不伐含弘光大天誘其衷

慶流苗裔師古曰尚書洪範云惟述魏相丙吉傳第四十四

占往知來幽贊神明師古曰尚書洪範云惟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師古曰

神明之道助以神明而生著言欲深致師古曰尚書洪範云惟

非其人則不能引道學微術昧或見仿佛疑殆匪關違眾迂世師古曰

也師古曰尚書洪範云惟淺為尤悔深作敦害師古曰尚書洪範云惟

述賈兩夏侯京翼李傳第四十五

廣漢尹京克聰克明延壽作胡既和且平矜能許上俱陷極刑翁

歸承風帝揚厥聲張晏曰受任為右扶風卒

進也師古曰尚書洪範云惟起起邦家之彥師古曰尚書洪範云惟章死非學士民所歎述趙尹韓張

兩王傳第四十六



寬饒正色國之司直豐繁好剛輔亦慕直師古曰繁是皆陷狂狷

不典不式師古曰典經也式法也崇執言責隆持官守如舊曰崇為尚書僕

帝及傅太后欲封從弟商崇諫不聽也晉灼曰寶曲定陵並有立

志師古曰志是立也述蓋諸葛劉鄭母將孫何傳第四十七師古曰

言及杜穉季而氣索也述蓋諸葛劉鄭母將孫何傳第四十七

此敘云母將孫何是敘下今

長情懊懊覲霍不舉蘇林曰懊懊行步安舒也師古曰不肯露索

錢大昭曰論語與與如也敘遇宣迺拔傅元作輔不圖不慮見蹟

石許師古曰許也許也師古曰許也許也師古曰許也

字傳何何沈沈欽欽韓韓曰五志述蕭望之傳第四十八

子明光光發迹西疆列於禦侮厥子亦良述馮奉世傳第四十九

宣之四子淮陽聰敏師古曰敏也勇氏遂蔭幾陷大理師古曰大理

人顏色而為辭俊者也師古曰俊也勇氏遂蔭幾陷大理師古曰大理

失軌師古曰失軌也失軌師古曰失軌也失軌師古曰失軌也

短母歸戎里師古曰歸戎里也短母歸戎里師古曰歸戎里也

官本哀下昭而不穆大命更登師古曰大命更登也大命更登

有帝字何焯曰謂哀平述宣元六王傳第五十

皆後成帝不相傳世述宣元六王傳第五十

樂安喪喪古之文學師古曰樂安喪喪古之文學也樂安喪喪古之文學

民具爾瞻困于二司師古曰民具爾瞻困于二司也民具爾瞻困于二司

乃為不善乎深貴之也師古曰乃為不善乎深貴之也乃為不善乎深貴之也

耳二司者司隸校尉王駿劾奏衡專安昌貨殖朱雲作棋師古曰朱雲

地盜土也司合韻音先寺反師古曰地盜土也司合韻音先寺反

云廷言欲斬張禹是為醜惡之姓下更有姓字博山惇慎受莽之

疾師古曰疾師古曰疾師古曰疾師古曰疾師古曰疾師古曰疾師古曰疾

樂昌篤實不撓不詘遘閔既多是用廢黜師古曰遘閔既多是用廢黜

也師古曰也也師古曰也也師古曰也

副君既忠且謀饗茲舊勳高武守正因用濟身師古曰副君既忠且謀

高陽文法揚鄉武略政事之材道德惟薄位過厥任鮮終其祿師古曰高陽

日鮮少也音先踐反師古曰日鮮少也音先踐反日鮮少也音先踐反

其位亢極故可長也位在上高故曰翰音博拜時聞有鼓聲也

非其位聲過其實也師古曰非其位聲過其實也非其位聲過其實也

高陵修儒任刑養威用合時宜器周世資義得其勇如虎如豹進

不跬步宗為鯨鯢師古曰不跬步宗為鯨鯢不跬步宗為鯨鯢

統徵政缺災眚屢發永陳厥咎戒在三七師古曰統徵政缺災眚

指丁傳略窺占術述谷永杜鄴傳第五十五

哀平之卹丁傳莽賢武嘉威之乃喪厥身師古曰哀平之卹丁傳

列貞臣述何武王嘉師丹傳第五十六

淵哉若人實好斯文初擬相如獻賦黃門輟而覃思草法師古曰淵哉

日輟止也輟與撰同言止不復也師古曰日輟止也輟與撰同日輟止也輟與撰同

語賦草創法言及撰太玄經也師古曰語賦草創法言及撰太玄經也

七政楊雄傳云其流開其源而時對酌焉師古曰七政楊雄傳云其流

公輔成王能對酌文武之道而後漢書章帝贊云白虎通云言周

文對酌禮禮班彪傳云因對酌前史而後漢書章帝贊云白虎通云言周

全在斟酌潛于篇籍師古曰全在斟酌潛于篇籍全在斟酌潛于篇籍

南監本與此同師古曰南監本與此同南監本與此同

廣漢亡秦滅我聖文師古曰廣漢亡秦滅我聖文廣漢亡秦滅我聖文

可附漢存其業六學析分是綜是理是綱是紀師徒彌散著其終

始師古曰始始師古曰始始師古曰始



誰毀誰譽其有試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而不知故引泯泯羣黎化成良吏師古曰黎羣也言羣黎無知從史呂刑泯泯人君子時同功異沒世遺愛民有餘思述循吏傳第五十九

上替下陵姦軌不勝猛政橫作刑罰用興曾是強圉培克為雄師古曰詩大雅蕩之篇曰曾是強圉曾是培克強圉強梁禦善也培報克好聚斂克害人言任用此人為虐於下也培者平侯反

虐已威殃亦凶終師古曰尚書呂刑曰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者曰威述酷吏傳第六十

四民食力固有兼業師古曰補注蘇與曰言專一其業管大不淫侈細不

匱乏蓋均無貧遵王之法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蓋均無貧言為

引之補注先謙曰靡法靡度民肆其詐師古曰偏上并下荒殖其

貨師古曰荒大也補注蘇與曰言諸侯大夫競為奢侈其流及於

當與傳前漢一百下

序參觀張晏曰玉

開國承家有法有制家不咸甲國不專殺師古曰殺台矧乃齊民

作威作惠師古曰矧况也齊如台不匡禮法是謂我國家也師古

禮法是謂二句音怡補注王念孫曰案台字若訓為我則如湯誓

依之徒以齊民而作威作惠師古曰齊如台不匡禮法是謂我

罪其如台師古曰齊如台不匡禮法是謂我

記其乃曰師古曰齊如台不匡禮法是謂我

古謂奈何師古曰齊如台不匡禮法是謂我

法言問道師古曰齊如台不匡禮法是謂我

也孫其如台師古曰齊如台不匡禮法是謂我

台而獨闕師古曰齊如台不匡禮法是謂我

不可通段師古曰齊如台不匡禮法是謂我

尚書撰異師古曰齊如台不匡禮法是謂我

彼何人斯師古曰齊如台不匡禮法是謂我

疾人斯居師古曰齊如台不匡禮法是謂我

於惟帝典師古曰齊如台不匡禮法是謂我

也於讀周宣攘之亦列風雅師古曰宗幽既昏淫於褒女師古曰

漢初定匈奴強盛圍我平城寇侵邊境師古曰宗幽既昏淫於褒女

斯怒王師雷起靈擊朔野師古曰宗幽既昏淫於褒女

威靈五世來服師古曰宗幽既昏淫於褒女

典式述匈奴傳第六十四師古曰宗幽既昏淫於褒女

西南外夷種別域殊南越尉佗自王番禺師古曰宗幽既昏淫於褒女

日倭倭遠種師古曰宗幽既昏淫於褒女

則所見本已師古曰宗幽既昏淫於褒女

夷兩越朝鮮傳第六十五師古曰宗幽既昏淫於褒女

西戎即序夏后是表師古曰宗幽既昏淫於褒女

觀兵荒服不旅師古曰宗幽既昏淫於褒女

神圖遠甚勤王師驛驛致誅大宛師古曰宗幽既昏淫於褒女

言漢遠征西域人馬疲弊也師古曰宗幽既昏淫於褒女

多言漢以好女配焉師古曰宗幽既昏淫於褒女

愛也郭璞曰好女配焉師古曰宗幽既昏淫於褒女

多言漢以好女配焉師古曰宗幽既昏淫於褒女

前代稱之師古曰宗幽既昏淫於褒女

詭矣禍福刑于外戚師古曰宗幽既昏淫於褒女

姬嫁魏宗文產德師古曰宗幽既昏淫於褒女

后違意考盤于代師古曰宗幽既昏淫於褒女

師古曰宗幽既昏淫於褒女



樂也王氏仄微世武作嗣子夫既與扇而不終師古曰鉞弋憂傷孝  
昭已登上官幼尊類馮厥宗應劭曰詩云是類是馮禮將征伐告  
伐之地表而祭之謂之馮厥宗天而祭謂之類告以事類也至所征  
言上先慎曰此言上貴宗族以惡逆誅滅也師古曰馮音其服反補  
滅皇太后前死追尊曰敬夫人置圖邑二百家長丞奉守如法皇  
守禁安家是也史娣王悼身遇不祥及宣饗國二族後光恭哀產  
元天而不遂邛成乘序履尊三世張晏曰至成帝乃崩也師古飛  
燕之妖禍成厥妹丁傅僭恣自求凶害中山無辜乃喪馮衛師古  
昭儀中山孝王母也為傅氏所陷惠張景薄武陳宣霍成許哀傅  
衛姬中山孝王后也為王莽所滅師古曰起也度居也言惠帝至  
平王之作事雖欲羨非天所度師古曰起也度居也言惠帝至  
心羨慕以非天意所居故終用不昌也度音徒各反補注王先慎  
曰事雖欲羨四字與上文義不貫事疑作人顏注人心羨慕是  
所見本正作人字先謙曰注怨咎若茲如何不恪師古曰述外戚  
惠帝下當脫張皇后三字傳第六十七

元后娠母月精見表師古曰遭成之逸政自諸舅師古曰言成帝  
政於陽平作威誅加卿宰師古曰謂王成都煌煌假我明光師古  
煌煌貌補注先謙曰謂王曲陽故城亦朱其堂師古曰故城氣盛  
商從帝借明光宮遊署出兒從久不從文先新都元極作亂以亡  
錢大昭曰說文獻氣出兒從久不從文先師古曰故城氣盛  
謙曰官本南監本故作獻朱堂謂借上赤墀述元后傳第六十八

咨爾賊臣篡漢滔天行騎夏癸虐烈商辛張晏曰桀名偽稽黃虞  
繆稱典文稽考也眾怨神怒惡復誅臻張晏曰復周也臻至也十  
三歲而見誅也左氏傳曰美惡百王之極究其姦昏述王莽傳第  
六十九

凡漢書敘帝皇張晏曰十列官司建侯王張晏曰百官表準天地  
統陰陽張晏曰準天地五行志也關元極步三光張晏曰關大也  
三光日月星也陰陽五行志也分州域物土疆張晏曰地理窮人  
以來及星辰皮數謂律歷志

理該萬方張晏曰人理古今人表萬方謂郊祀緯六經綴道綱張  
志也總百氏贊篇章師古曰函雅故通古今張晏曰包含雅訓  
正文字惟學林師古曰信惟文學之林藪也凡此總說帝紀表志  
而古之盡在漢書耳亦不皆如張氏所說也補注蘇輿曰班書多  
存古字已視學者故云正文字後來史家抄遺斯例以歐宋修史  
書猶不免有別俗字誤綴述敘傳第七十

敘傳第七十下	終	漢書一百
--------	---	------



據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清道光九年張琦刻本影印原書版框高二一七毫米寬三〇〇毫米

# 漢書西域傳補注

〔清〕徐松撰



# 漢書西域傳補注

漢書西域傳補注二卷內閣中書徐松星伯所作也指綜事類切直形勢  
 萬里之廣二千餘年之久如輻湊般如指植掌昔范蔚宗自贊其書體大  
 思精為天下之奇作星伯此註不其然歟星伯前以翰林補成伊犁六年  
 撰新疆志略若干卷既歸奏上之於是即所經覽證引往說而為此注夫  
 讀漢書者不必至西域至西域者不必能著書而星伯非親歷新疆南北  
 路悉其山川道里風土亦不能考證今古卓然成一家言然則星伯之請  
 成乃星伯之厚幸抑亦天下後世讀漢書者之厚幸也爰索其本序而刻  
 之道光九年十一月陽湖張琦

漢書西域傳補注 序



漢書西域傳補注卷上

大興徐松學

西域傳補注 補日史記大宛傳匈奴奇兵時時擊使西國者古音國讀如城廣雅釋詁西域國也後書烏桓傳有東城西南夷傳有南

漢書西域傳補注卷上

卷上

秘書監上護軍瑒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補日波古開本題作正議大夫行秘書少

西域以孝武時始通 西域傳補注 補日史記大宛傳匈奴奇兵時時擊使西國者古音國讀如城廣雅釋詁西域國也後書烏桓傳有東城西南夷傳有南

中又言重帝時破姑師分以瓦車師前後王及山北六國則孝武時有姑師

漢書西域傳補注卷上

卷上

傳及此傳所稱南山以在西域之南也一支過和闐西北趨千六百餘里







漢書西域傳補注 卷上 五  
波傍也音波段先生以波為波之假借字李廣利傳從沂河山顏若彼注  
云沂逆流而上則此云循河者亦沿沂之意河水東注西行者沂塔里木  
河案爾羌河之南岸以連葉爾羌境後 南道西踰葱嶺則出大月氏安息  
漢紀作漢時謂漢使南河義亦通 師古曰氏音支補曰山海經作  
月支支氏通南踰葱嶺則到賓 自車師前王廷隨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  
為北道補曰隨北山者烏什阿克蘇庫車哈喇沙爾諸境之北山路出山  
南烏蘇河以至今喀什噶爾境按葱嶺南北二河至阿克蘇合為塔里木  
河以注蒲昌海故此傳於山有傍南山北山之別於河則但曰波河不  
南北明西域中央只一大河水經注以為南河北道西踰葱嶺則出大  
宛康居奄蔡焉耆補曰大宛康居亦從南道康居之境南北長卑開城  
言南道入國也陳湯傳云從南道踰葱嶺大宛是南道亦從南道之證  
奄蔡通鑑注引杜佑曰奄蔡後為肅特焉耆在西域東不得致於奄蔡  
之下者字衍文流俗因焉字妄增慎祖漢書西域傳通典焉下皆焉耆  
補本同則北宋本尚未誤漢紀孝武紀後漢書西域傳通典焉下皆焉耆  
字後人依誤本 西域諸國大率十著 師古曰言著土地而有常居不隨者  
不盡之詞以有休循捐毒諸塞種故不盡為土 有城郭田畜與匈奴孫  
者一切輕音義引字書著相附著也馳畧反

異俗故皆役屬匈奴師古曰服屬於匈奴為其所役使也補曰有城郭故  
山南回部皆有城郭田畜同漢時西域國天山北蒙古部匈奴西邊日逐  
洛事游牧同漢時匈奴烏孫故謂焉耆見下文頃若注匈奴西邊日逐  
王補曰匈奴傳言置左右賢王左右谷蠡左右大將左右大都尉左右大  
王當戶左右骨都侯無日逐王之名至孤鹿姑單于始以左賢王子先賢  
王當戶左右王蓋置在太始時此傳木孝武時言當 置僮僕都尉使領西域  
云右谷蠡或右大將也西邊者匈奴右部界西域 置僮僕都尉使領西域  
補曰匈奴左右大都尉在二十四長之列二十四長又各置相都 常居焉  
尉通鑑注匈奴蓋以僮僕視西域也禮記樂記注領者治也 常居焉  
膏危須尉黎國賦稅諸國取富給焉師古曰給足也補曰三國在百城北  
充國傳問者匈奴曰匈奴方國烏桓求保塞 自周衰戎狄錯居涇渭之北  
忘兵復從其方也匈奴使使黎國須尉黎國 師古曰黎國在涇渭之北  
師古曰錯雜也補曰匈奴使使黎國須尉黎國 師古曰黎國在涇渭之北  
周道衰穆王伐吹夷穆王之孫懿王時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國  
至於幽王用寵姬褒姒之故與申侯怒而與犬戎共攻殺幽王  
於麗山之下遂取周地而居於涇渭之間侵暴中國涇渭水名漢志  
安定涇陽下云開頭山馬賈涇水出東南至涇陽入涇過郡三行千六  
百里涇陽下云開頭山馬賈涇水出東南至涇陽入涇過郡三行千六  
百四十里涇陽故城在今西安府高陵縣西南三十里過郡三安定扶風

漢書西域傳補注 卷上 六  
馮翊也首陽即今涇源縣鳳山在縣西二十里船司空城在今華陰縣  
北五十里過郡四隴西天水扶風京兆也今涇水自甘肅平涼府西開頭  
山之涇谷東流經平涼府城北又東經涇州城北又甘肅蘭州府涇源  
東南經涇州化未盡建泉咸陽涇陽高陵而入渭渭水自甘肅蘭州府  
縣鳥鼠山東流經鞏昌府北寧遠伏羌通渭秦州清水又經陝西之隴州  
華州華陰而入大河涇水北今慶陽府延安府鄜州地渭水  
北今鞏昌府平涼府邠州地在周時為西戎白翟義渠所居及秦始皇攘  
卻戎狄築長城界中國 師古曰為中國之境界也補曰通鑑蒙恬斥逐匈  
塞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於是渡河據陽山透達而北史記正  
義曰從河傍陰山東至遼東築長城為北界戎狄正按本作夷狄然西  
不過臨洮 師古曰洮水出西垂高反補曰地理志隴西郡臨洮故城在今  
義引括地志臨洮即今洮州在河西千五百里漢興至于孝武事征四  
夷補曰謂以 廣威德而張驍始開西域之迹 補曰史記大宛  
軍擊破匈奴右地降渾邪休屠王 師古曰渾邪音除補曰匈奴傳元符二年  
過焉者山千餘里得胡首虜八千餘級得休屠王祭天金人其秋單于怒  
昆邪王休屠王居西方為漢所殺虜數萬人欲召誅之昆邪休屠王恐謀

漢書西域傳補注 卷上 六  
降漢漢使驃騎將軍迎之昆邪王殺休屠王并將其眾降漢凡四萬餘人  
號十萬按霍去病傳以此為元符三年事去病於三年春為驃騎將軍則  
去病傳是渾邪匈奴傳功臣表皆作昆邪 遂空其地 補曰史記大宛傳  
金城河西無匈奴 始築令居以西 師古曰金師古曰金師古曰金師古曰  
至鹽澤空無匈奴 始築令居以西 師古曰金師古曰金師古曰金師古曰  
字匈奴傳漢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今居水經注涇水逕令音連按給連雙聲  
允吾縣北為鄭伯津與洞水合水出令居縣西北塞外 初置酒泉郡 補曰  
志酒泉郡武帝初元年開應劭曰其水若酒故曰酒泉 後稍發徙民充  
匈奴傳漢置酒泉郡以隔絕胡與羌通之路今肅州地 後稍發徙民充  
實之分置武威張掖敦煌師古曰敦煌郡武帝初元年分酒泉郡置武威張掖  
休屠王地武帝初元年開敦煌師古曰敦煌郡武帝初元年分酒泉郡置武威張掖  
大也煌盛也張掖言張國臂掖以威羌狄按武帝初元年分酒泉郡置武威張掖  
府及煌盛也張掖言張國臂掖以威羌狄按武帝初元年分酒泉郡置武威張掖  
州及煌盛也張掖言張國臂掖以威羌狄按武帝初元年分酒泉郡置武威張掖  
姑尤在南道也武帝時則車師出玉門迎軍元始中車師後王國開新道  
通玉門李廣利傳伐大宛天子使使連玉門車師大宛在北道也而去胡  
來王亦守玉門關傳又言自玉門關自貳師將軍伐大宛之後西域震懼  
關出南道感都善是兩關仍得相通 自貳師將軍伐大宛之後西域震懼  
多遣使來貢獻 師古曰貳師破大宛在太初三年至天漢二年渠蔡六國使







義一說戊巳校尉鎮安西域無常治處猶甲乙等各有方位而戊與巳四  
季青王故以名官一說戊巳位在中央今所置校尉處三十六國之中胡  
三省以爲車師不當三十六國之中顧君前說爲吳氏仁傑又引馬融  
傳注謂戊巳居中爲中堅二校之說取其居屯田之中又引王氏彥賓說  
戊巳土也屯田以耕土爲事故取爲名松按諸說皆非校尉屯田車師亦  
非無常治者顧君前說亦不爲得唯漢官儀服勝之說爲近蓋屯田校尉  
所以備匈奴而安西域西域在西爲金屯田車師前王廷補曰後王廷近  
匈奴在北爲水屯田車師前王廷方渠渠車之屯故陳湯傳言發車師戊巳  
考漢時屯田車師前王廷方渠渠車之屯故陳湯傳言發車師戊巳  
尉屯田吏士是時匈奴東蒲類王茲力支將人衆千七百餘人降都護  
不言渠渠是時匈奴東蒲類王茲力支將人衆千七百餘人降都護  
匈奴傳擊匈奴蒲類王也茲力支不見功臣表蓋未侯在都護分車師後王  
蒲類之陰即蒲類王也茲力支不見功臣表蓋未侯在都護分車師後王  
之西爲烏食營離地以處之補曰蒲類王舊在車師後國東今自宣元後  
單于稱藩臣補曰匈奴傳呼韓邪單于支單于皆遣子入侍事在西域  
服從其土地山川王侯戶數道里遠近翔實矣師古曰翔與詳同假借用  
詳亦信

漢書西域傳補注 卷上

九

出陽關自近者始補曰傳敘諸國以南道始北道終自鄯善至烏弋山離  
由烏弋山離轉北而東至蔥嶺西得安息四國東入蔥嶺經其國白南  
道北行至北道得疏勒以次東北至焉烏山離道下蔥嶺經其國白南  
道焉者之北即天山車師地於此終焉曰姑羌而遮反補曰御覽引說文  
曰羌西姑羌戎牧羊人從人牧羊孟以兒音姑兒雙聲也顏君音用蘇  
林說見趙夫孟注姑羌戎或單言姑羌國傳奉世將姑羌戎共四千八  
衛方今哀牢都姑羌國王號去胡來王師古曰言去胡戎戎來附漢也補  
善降漢故去陽關千八百里補曰傳言去陽關者十四姑羌爲最近都善  
以爲王號去陽關千八百里補曰傳言去陽關者十四姑羌爲最近都善  
之地五節侯五小王所處不一皆特言陽關戶鳥壘爲建治之所縣度爲極  
關得通故所不言按宋祁按不一皆特言陽關戶鳥壘爲建治之所縣度爲極  
數作八去長安六千三百里補曰長安漢京兆尹縣今西安府長安城寧  
者是長安知陽關之去辟在西南不當孔道師古曰辟者去也長安城寧  
長安四千五百里師古曰辟者去也長安城寧  
國傳注何小月天種在陽關西南蓋與姑羌戎羌戎者孔道張壽傳作空道  
頭注注鑿空云空孔也猶言始鑿其孔穴故西域傳謂之孔道張壽傳作空道  
日孔道鑿空大道謂其國僻在西南不當大道也老子道經孔德之客河  
土公注曰孔大地太元美次五日孔道夷如漢路微如說文云孔通也大河

道亦謂之通道今俗戶四百五十口千七百五十勝兵者五百人補曰勝  
語猶云通衢大道矣戶四百五十口千七百五十勝兵者五百人補曰勝  
惟注曰勝任也勝兵者謂能操五兵而戰也傳西與且末接師古曰且青  
舊唐書吐谷渾傳作且末傳或言接或言通或言至按于闐言北與姑  
技而姑墨言南至于闐通茲言西與姑墨接而姑墨言東通龜茲是因也  
有文非隨畜逐水草不田作北補善車師諸國所居無常依隨水草少  
五殺以產仰鄯善且末殺師古曰賴以自給也仰音牛向反補曰鄯  
收爲業仰鄯善且末殺師古曰賴以自給也仰音牛向反補曰鄯  
鐵自作兵兵有弓矛服刀劍甲師古曰服刀劍甲師古曰服刀劍甲師古  
矛服刀劍江校本弓下無矛字釋西北至鄯善乃當道云補曰姑羌種與  
名曰短刀曰拍帶時拍帶旁也西北至鄯善乃當道云補曰姑羌種與  
立西羌傳故因西域  
鄯善國本名樓蘭補曰水經注澤在樓蘭國北打泥城故俗謂是海焉  
漢書曰樓蘭烏孫王治打泥城師古曰打音一胡反補曰御覽注云打音  
是未收國名之證王治打泥城師古曰打音一胡反補曰御覽注云打音  
謂之東故城蓋以伊循爲新去陽關千六百里沙西行二千里至鄯善去  
城也魏書曰所都城方一里

漢書西域傳補注 卷上

十

長安六千一百里補曰傳凡言去戶千五百七十口萬四千一百勝兵二  
千九百十二人補曰西國凡二十三國人卻胡侯師古曰卻音印略  
師下皆類此補曰凡言卻胡侯者皆近匈奴之國焉者與鄯善有印  
侯疏勒也茲有擊胡侯疏勒者皆近匈奴之國焉者與鄯善有印  
危須又有鄯善都尉補曰西域置都尉者三十一擊車師都尉補曰西域  
擊胡君左右且渠補曰且渠音子餘反分左右爲二人擊車師都尉補曰  
一在左右且渠補曰且渠音子餘反分左右爲二人擊車師都尉補曰  
焉者皆近車師各一人譯長二人補曰西域凡置二十九人猶今之通  
國官皆用其國人爲之而漢印綬得今之同部伯克第官制亦非定於  
一時都善之名定於元鳳間其前不得有鄯善都尉師古曰鄯善城也凡  
後不得有擊西北去都護治所千七百八十五里補曰鄯善城也凡  
車師之稱西北去都護治所千七百八十五里補曰鄯善城也凡  
至山國千三百六十五里師古曰此國山居故名山國也補曰下云山  
經注河水又東逕墨山國南傳奪西北至車師千八百九十里補曰其地  
墨字顯君因爲山居之說非也西北至車師千八百九十里補曰其地  
每使樓蘭地沙鹵少田補曰佛國記鄯善寄田仰殺旁國師古曰寄於宅  
邊車師











精絕國王治精絕城去長安八千八百二十里... 戶百五十口千五十勝兵二百人... 小宛國王治打零城... 精絕國王治精絕城去長安八千八百二十里... 戶百五十口千五十勝兵二百人... 小宛國王治打零城...

精絕國王治精絕城去長安八千八百二十里... 戶百五十口千五十勝兵二百人... 小宛國王治打零城... 精絕國王治精絕城去長安八千八百二十里... 戶百五十口千五十勝兵二百人... 小宛國王治打零城...

精絕國王治精絕城去長安八千八百二十里... 戶百五十口千五十勝兵二百人... 小宛國王治打零城... 精絕國王治精絕城去長安八千八百二十里... 戶百五十口千五十勝兵二百人... 小宛國王治打零城...

精絕國王治精絕城去長安八千八百二十里... 戶百五十口千五十勝兵二百人... 小宛國王治打零城... 精絕國王治精絕城去長安八千八百二十里... 戶百五十口千五十勝兵二百人... 小宛國王治打零城...

漢書西域傳補注 卷上

精絕國王治精絕城去長安八千八百二十里... 戶百五十口千五十勝兵二百人... 小宛國王治打零城... 精絕國王治精絕城去長安八千八百二十里... 戶百五十口千五十勝兵二百人... 小宛國王治打零城...

精絕國王治精絕城去長安八千八百二十里... 戶百五十口千五十勝兵二百人... 小宛國王治打零城... 精絕國王治精絕城去長安八千八百二十里... 戶百五十口千五十勝兵二百人... 小宛國王治打零城...

精絕國王治精絕城去長安八千八百二十里... 戶百五十口千五十勝兵二百人... 小宛國王治打零城... 精絕國王治精絕城去長安八千八百二十里... 戶百五十口千五十勝兵二百人... 小宛國王治打零城...



南北千餘里東西三千餘里東扼蔥嶺西接波刺斯南大雪山北據鐵門  
 地在大河之中境西流按大雪山在於關南山之南又東扼蔥嶺是視貨運  
 其中受正當急嶺西矣注西海補曰水經注引注于西海其東水東  
 流注西亦有水名達利水與樹水會俱北流按此二水即于闐河合  
 以東注鹽澤河原出焉蘇林曰即中國河也補曰水經注引東土異物志  
 謂在于多玉石師古曰玉石之璞也一日石之似玉也補曰後魏書  
 謂西也多玉石師古曰玉石之璞也一日石之似玉也補曰後魏書  
 言產白玉玉今和國東三十里有首拔河出玉石又曰山多美玉唐西  
 漢記所引是注中玉石二字據宋本增西通皮山三百八十里唐西  
 魏書謂山國在于關南從南為西之說  
 皮山國王治皮山城補曰後魏書謂皮山國故皮山國去長安萬五千里  
 子闐去長安九千六百七十里皮山去于闐三百八十里戶五百口三千  
 故去長安一萬零五百里也去陽關當五千五百五十里戶五百口三千  
 五百勝兵五百人補曰漢紀左右將左右都尉騎君譯長各一人東北至  
 都護治所四千二百九十二里西南至烏托國千三百四十里郭氏曰烏  
 漢書西域傳補注卷上  
 師古曰烏音一加反托音直加反急言之聲如鳴耳非正音也補曰顏  
 君讀烏為鳴與鴉雙聲字按皮山去都護四千二百九十二里烏托去  
 都護四千八百九十二里是烏托遠于皮山僅南與天篤接補曰張壽傳  
 六百里此言兩國相去千三百四十里疑有誤南與天篤接補曰張壽傳  
 之身毒國注引師古曰毒音篤又引李奇曰一名天篤浮屠胡是也後漢  
 書杜篤傳又作天督一切經音義云天竺今作篤天竺或言身毒或言賢  
 豆皆訛也正音印皮印皮名月有千名斯一稱也良以彼土賢聖相繼  
 開悟羣生照臨如月因以名也後書云從月氏高附國以西南至西海東  
 至塔里木皆北至姑墨千四百五十里補曰水經注河水自蒲舉國東逕  
 身毒之地  
 西南當屬實烏弋山離道補曰後魏書謂皮山國西南三里有東山按子  
 西南接烏弋山離道由皮山至則實西北通莎車三百八十里補曰子合  
 必先經子合與烏托不音者略也西北通莎車三百八十里補曰子合  
 故皮山西北通莎車  
 烏托國王治烏托城補曰後魏書謂烏托國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  
 補曰皮山之去長安已萬五千里烏托戶四百九十口二千七百三十三  
 道於皮山不容去長安反近疑有誤戶四百九十口二千七百三十三  
 勝兵七百四十八補曰漢紀東北至都護治所四千八百九十二里北與

子合蒲犁補曰蒲犁又在子合北西與維兜接補曰縣度亦在國西山居  
 田石間補曰水經注作細石石壁間唐西域記達摩悉鐵帝國在兩山有  
 白草補曰後魏書云西夜國生白草有毒國人煎以為藥累石為室民接手  
 飲師古曰自高山下即死按此非善之白草故別言之孟康曰種小能步也師古曰此  
 足即今所謂百步千步者各不同豈謂其小種乎補曰依顏君所說今俗謂之  
 碎走但馬之能步能馳各不同豈謂其小種乎補曰依顏君所說今俗謂之  
 此多出善馬馬形雖小而耐有驢無牛其西則有縣度師古曰縣度而度  
 日水經注引郭義恭曰鳥托之西有縣度去陽關五千八百八十八里補  
 之國山谿不通引繩而度故國得其名也去陽關五千八百八十八里補  
 陽關之與都護相去二千餘里而此縣度去陽關都護道里差相似者蓋  
 縣度與陽關皆偏南故雖遠而路徑直也去長安當一萬三百八十八里  
 去都護治所五千二十里補曰縣度山一百二十八里縣度者石山也補曰  
 通典引作名山云在縣谷不通補曰縣谷御以繩索相引而度云補曰郭  
 渴槃陀國南四百里縣谷不通補曰縣谷御以繩索相引而度云補曰郭  
 縣度之國蓋後人因山為國耳  
 漢書西域傳補注卷上  
 西夜國補曰後魏書云西夜一名漢沙後魏書悉居半國故西夜王號子合  
 王補曰范史漢書漢書以西夜子合為一國然考之傳文依時無雷烏托  
 別言子合不言西夜莎車言西夜不言子合此傳亦明言西夜與胡異復  
 之古本仍無西夜二字且漢書之例固無兼言西夜子合而水經注所引  
 華軒條支接尉犁山國云與都善且未接豈得以文義相屬遂指為一國  
 乎比傳所言地理謹以他書考之是子合之事蓋漢書西夜國王號子下  
 戶口兵數及西王之文傳本不奪稱因以號子與子合牽連為一范氏之倫  
 為不察矣後魏書云其王號子治呼健是號子與子合牽連為一范氏之倫  
 記云西夜國王號為子合王治呼健是號子與子合牽連為一范氏之倫  
 呼健谷為句是猶未考後魏書也治呼健谷師古曰健音鉅言反補曰後  
 行四日入蔥嶺山新唐書子合在蔥嶺去長安萬二千五百里補曰去陽關  
 嶺北三百里是呼健為蔥嶺中谷名去長安萬二千五百里補曰去陽關  
 五里戶三百五十口四千勝兵千人補曰漢紀東北到都護治所五千四  
 十六里東與皮山補曰佛國記法顯自于闐行二十五日到子西南與烏  
 托北與莎車補曰後魏書謂皮山國西通皮山由皮山以達于合西南與烏  
 犂及依耐無雷國師古曰耐皆西夜類也補曰五國同西夜與胡異師古曰



武通紀注漢華西域胡國名是漢時名西域為胡故後書梁吳傳馬援傳皆稱西域胡胡說文謂之西胡段氏曰說文西胡凡三見言西胡以別匈奴之種類羌氏行國羌夷狄國在西方者蓋羌與氏為一隨裔逐水草往來而子合土地出玉石以別西夜

蒲鞞國王治蒲鞞國補曰蓋亦去長安九千五百五十里補曰去陽關當

戶六百五十口五千勝兵二千人以爲小國東北至都護治所五千三百

九十六里補曰蒲鞞由莎車至都護治所五千三百里

北至疏勒五百五十里補曰疏勒在莎車西北

五百四十里補曰蒲鞞在無雷東候都尉各一人寄田莎車依耐以耕種

俗與子合同補曰言蒲鞞類百夜此

依耐國王治補曰依耐先生曰上文皆言某國王治其去長安萬一百五

漢書西域傳補注卷上

十里補曰去陽關當五百里戶一百二十五口六百七十勝兵三百五十八

爲小國東北至都護治所二千七百三十里補曰依耐由蒲鞞至

莎車五百四十里補曰依耐北接疏勒莎車西接疏勒至無雷五百四十

里補曰依耐南接子合西南接烏托西接疏勒至無雷五百四十

里補曰依耐西南傳文奪之無雷距蒲鞞五百四十里依耐在二國道中

有誤北至疏勒六百五十里依耐國北是與疏勒以河爲界南與子

合接俗相與同師古曰與子少殺寄田疏勒莎車國接壤故得寄田

無雷國王治盧城補曰依耐先生曰此本無雷國王治精絕城也其書盧字作

盧其上半與雷相似故雷說作盧又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補曰去陽

關當五百里戶千口七千勝兵三千人補曰漢紀東北至都護治所二千四百

六十五里補曰無雷由依耐蒲鞞至都護治所二千四百里

南至蒲鞞五百四十里補曰無雷之東

銷故得越難北與捐毒西與大月氏接師古曰捐毒即身毒天篤也本皆

難兜國王治去長安萬一百五十里補曰去陽關當五百里戶五千口三萬一

千勝兵八千人補曰漢紀以爲大國東北至都護治所二千八百五十里西至無

雷三百四十里西南至尉賓三百三十里補曰水經注引南與姑羌

引劉季世以爲姑羌小國最近陽關去長安六千里在都護東而樂勒子

按通典曰敦煌西域之南山中從姑羌西至蔥嶺數千里有月氏餘種曰

羌種故傳以姑羌非也北與休循補曰水經注言河水自休循東流

月氏接補曰大月氏是無雷之北有大月氏境種五穀蒲陶諸果有銀銅鐵

作兵補曰有金與諸國同屬尉賓補曰唐西域記烏刺尸國牛飲鹽國屬

漢書西域傳補注卷上

尉賓國補曰隋書蒲鞞國在蔥嶺之北漢時尉賓國王治循鮮城補曰後魏

郡善見城隋書曰都城方四里循鮮城伊修去長安萬一千二百里補

去陽關當七百里不屬都護戶口勝兵多補曰隋書云勝兵者萬餘人

古郡無能攻伐東北至都護治所六千八百四十里東至烏托國二千

二百五十里補曰南接烏托蓋難兜之南有烏托地正在尉賓東境東北

至難兜國九日行補曰水經注河水自難兜西北與大月氏氏中隔雪山

南與烏弋山離接補曰後魏書尉賓國在四山中昔匈奴破大月氏大月

氏西君大夏而塞王南若尉賓師古曰君謂爲之君也塞者先得反補曰

南二千餘里則尉賓種分散往往爲數國師古曰即所謂種者也亦謂

塞在西域國名即佛經所謂種者塞釋聲相近本一姓按梁荀濟論佛

表言漢書西域傳塞種本允姓之戎世居敦煌爲月氏迫逐遂往葱嶺南











後魏書大泰西海水之西有河河西有南北山山西有自條支  
赤水西有白玉山山西有王母山玉為堂云長者俗本長老  
乘水西行可百餘日近日所入云補曰後魏引西行二百餘日  
按前漢使皆自烏弋遣莫有至條支者教所阻非班固之病史記正義  
引魏略云大泰在安息條支西大海之西故俗謂之海西從安息界乘船  
直載海西遇風利時三鳥弋地暑熱莽平師古曰言有草莽而平坦也  
此傳及下鳥孫國亦同用此注按下文有草莽不必復其草木畜產五  
穀果菜補曰唐杜環大食國經行記云梗米白甚不異中其果有通桃  
者如雞子香油貴者二一名耶塞菓一名沒國食飲宮室市列補曰大食  
師香草貴者有二一名查塞菓一名沒國食飲宮室市列補曰大食  
云四方輻輳高貨豐饒珠貝滿於市錢貨兵器補曰唐書大食  
肆駝馬驢騾充于街巷刻石密為窟舍出金鎗石瑠瑠琥珀車渠  
之屬補曰北史波斯國古條支國土地平坦出金鎗石瑠瑠琥珀車渠  
皆與屬賓同而有桃拔師子犀牛者或為天鹿兩角者或為辟邪師子似  
虎正黃有頰形尾端豸毛大如斗師古曰師子即兩雅所稱後魏也後音  
酸貌音似放音步高反形亦類旁毛也音而茸音人庸反補曰後魏書帝

漢書西域傳補注 卷上

紀章和元年月以國獻扶拔師子二年安息國獻師子扶拔班超傳大月  
氏亦獻符拔尾不獨鳥弋有此獸班超傳引續漢書曰符拔似麒麟而無  
角俗重妄殺師古曰重難也言其仁愛不妄殺也補曰鳥弋已入北天竺  
其錢獨文為人頭蘇為騎馬師古曰錢謂所持兵器也音直絕遠漢使希至  
蓋引此傳以金銀飾杖師古曰杖謂所持兵器也音直絕遠漢使希至  
後書云前世漢使自玉門陽關出南道歷都善而南行補曰蓋至鳥弋山  
皆自鳥弋以還  
離南道極矣轉北而東得安息  
安息國王治番兜城補曰番音盤補曰後書云居和橫城後魏書安  
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補曰傳言大月氏西至安息四十九日不屬都護  
北與康居東與烏弋山離補曰後書云西與條支接補曰後書云自安息  
行度河又百南至于羅國九百六十里至安息西界極矣土地風氣物類所  
有民俗與烏弋屬賓同亦以銀為錢文獨為王而蘇為夫人而補曰此又

王死輒更鑄錢有大馬師古曰廣志云大馬頭及身諸似囊駝色蒼  
養亦引此文有卵大如雞四字師古曰囊駝引失厥本末云短人國有大鳥高  
七八尺直徑短人等而食之短人皆持弓矢以為之備蓋條支安息皆有  
此雀故後漢書云安息王獻條支大鳥師古曰條支大鳥師古曰條支大鳥  
日爵上亦有大有字而本傳之御覽漢紀通典引並作大馬師古曰其屬小  
大數百城補曰後書云其東界地方數千里最大國也補曰水經注引  
國去私阿條國二萬里國土臨海上即漢臨媽水補曰媽水即水經注所  
書天竺安息國也戶近百萬最大國也臨媽水補曰媽水即水經注所  
息都城南臨媽水故水經注云河水又西逕月商賈車船行旁國補曰安  
氏國南又西逕安息國南通考云今謂鳥許河商賈車船行旁國補曰安  
臨媽水補曰媽水即水經注所書天竺安息國也戶近百萬最大國也  
出海西至大泰故車船行不直下也車謂皮之不柔者補曰法苑珠林云  
造書凡有三人長名曰梵其書右行次曰法盧其書左行少者會讀其書  
今作佛祖先生曰書草書字本行次曰法盧其書左行少者會讀其書  
水經注引武帝始遣使至安息王令將將二萬騎迎於東界東界去王都  
數千里行比至過數十城人民相屬師古曰屬聯也音之欲反因發使隨

漢書西域傳補注 卷上

漢使者來觀漢地以大鳥卵及犛軒眩人獻於漢補曰三輔黃圖云奇率  
狄器服珍寶火浣布切玉刀巨天子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補曰張騫傳  
象大雀師子官馬充塞其中天子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補曰張騫傳  
來朝賀詔命為之而陳大夫陳神以為夷狄偽道不可施行後數日尚書  
陳忠案漢書乃知世宗時降軒眩見幻人天子大悅與俱巡狩乃知古  
有此安息東則大月氏  
大月氏國王補曰汪校治監氏城補曰史記大宛傳大夏民多可百餘萬  
後魏書作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補曰據改定龜茲里數積算大月氏當  
國七千七百一十二里不屬都護戶十萬口四十萬勝兵十萬人補曰史  
改定里數見焉者下不屬都護戶十萬口四十萬勝兵十萬人補曰史  
引高麗南州志曰大月氏地高燥而遠國王稱天子國中野乘常數十萬  
匹城郭宮殿與大秦國同人民赤白便習弓馬土地所出及奇珍珍物被  
服鮮好天東至都護治四千七百四十里補曰當作四千西至安息四十  
竺不及也東至都護治四千七百四十里補曰當作四千西至安息四十  
九日行南與屬賓接土地風氣物類所有補曰御覽引異物志曰月氏俗  
二十人通考引異物志曰月氏國有民俗錢貨與安息同出一封葉駝師  
羊尾重者十斤割之供養尋生如故







立呼韓邪單于補曰宣帝紀甘露三年匈奴呼韓邪單于來而郅支單于

怨望殺漢使者補曰匈奴傳呼韓邪單于怨漢使者乃西阻

康居師古曰依其險阻以自保固也補曰按匈奴傳郅支單于既殺使者自知

支單于與相結引兵而西到康居其後都護甘延壽副校尉陳湯發戊巳校

尉西城諸國兵至康居誅滅郅支單于語在甘延壽陳湯傳是歲元帝建

昭三年也補曰甘延壽傳延壽為郎中諫大夫使西域都護府與副

都護制發城郭諸國兵車師戊巳校尉屯田吏士漢兵胡兵合四萬餘人至

郅支城四面圍城大呼乘之單于被創死軍侯假丞杜勳斬單于首凡斬

關氏太子名王以下千五百一十八至成帝時康居遣子侍漢

二年胡三省注云元帝時康居遣子入侍陳湯上言其非貢獻

王子令復遣子入侍焦氏易林云區脫康居慕仁人朝補曰不肯

又奉貢也然自以絕遠獨驕慢不肯與諸國相望

漢書西域傳補注卷上

匈奴民衆死傷及畜產遺移死亡不及其稱臣妾

國也補曰通鑑注言匈奴之漢雖皆受其質子

亦相候司補曰通鑑注言匈奴之漢雖皆受其質子

臣役以今言之結配烏孫竟未有益反為中國生事補曰通鑑注謂自武

孫也然烏孫既結在前今與匈奴俱稱臣義不可距

驕黠不肯拜使者師古曰都護更至其國坐之烏孫請使下王及貴人

先飲食已乃飲啗都護吏師古曰飲音於禁反啗音徒還反補曰都護吏

作監故為無所省以夸旁國

此度之何故遣子入侍其欲買市為好辭之詐也補曰通鑑注謂特欲行

詐何奴百蠻大國師古曰於百蠻之中最大國也補曰蠻者夷狄通稱故

也何奴百蠻大國師古曰於百蠻之中最大國也補曰蠻者夷狄通稱故

也何奴百蠻大國師古曰於百蠻之中最大國也補曰蠻者夷狄通稱故

何以復今事漢甚備問康居不拜且使單于有自下之意師古曰言單于

無禮之國補曰通鑑注

而蘇離與健已入吐火羅境在蔥嶺空罷耗所過送迎驕黠絕道之國

名也終錫靡而未絕補曰漢官儀馬曰羈牛曰羈言制四夷如牛馬之

康居西北可二千里有奄蔡國控弦者十餘萬人與康居同俗補曰史記

多邪畜水草故時羈羈康居也後書云奄蔡改名阿爾圖後魏書要

史記正義又引括地志云奄蔡一名溫那沙臨大澤無崖蓋北海云

邊也言遠望不見高岸舉高以該卑後魏書粟特

居於大澤匈奴傳留郭吉不歸還辱之北海上康居有小王五

漢書西域傳補注卷上

康居副王抱閼一曰蘇離王治蘇離城

水南康居小王安蘇離城故地有鐵門師古曰蘇音下戒反補曰新唐書

里又少水草東南山行三百餘里入山山路崎嶇危險絕人

有狹徑加之險阻兩旁石壁其色如鐵既設門扉又以鐵網多有鐵鈴懸

至視貨澤國按此在康居極南境去都護五千七百七十六里

北去康居二百四十里去陽關八千二十五里

不問者蘇離在蔥嶺西南入二曰附墨王治附墨城

即康居小王安蘇離城故地西北長按此在康居極東境去都護五千七百六十

七里去陽關八千二十五里補曰蘇離極南附墨極東而去陽

王師古曰治蘇離城補曰蘇離或曰蘇離城

真珠河亦曰質河東南有大山生瑟瑟西域記補時國

千餘里西臨葉河東西狹南北長按此在康居極北境去都護五千二

百六十六里去陽關七千五百二十五里補曰唐書言石南五百里為康

則當當作去都護六千五百里去

則當當作去都護六千五百里去







水西有馬城谷漢武帝大宛有天馬遺李廣利伐之始得此馬有角為奇胡馬威北風之思遂馴焉絕并襲首而馳長發京城夕至敦煌北塞外其處曰侯馬亭漢使采蒲陶目有種歸補曰齊民要術引陸機與弟書曰宛傳作取天子以天馬多又外國使來眾益種蒲陶目宿離官宿極望其質來

師言曰今之道者州晉安定元地之境往往有目宿者皆漢時所種也

補曰西京雜記云樂遊苑中自生玫瑰樹下多目宿一名懷風時或謂

尤風風在其間常蕭蕭然照其光彩故曰首宿懷風茂陵人謂為連枝草

補曰大宛傳作離官別觀李自宛以西至安息國補曰歷大月氏居不斥

善文選注離官非一所也

補曰大宛傳作離官別觀李自宛以西至安息國補曰歷大月氏居不斥

前雖頗異言然大同自相曉知也其人皆深目多須類善賈市補曰今安

近爭分錄補曰漢書律歷志云一萬容千二百黍重十貴女子女子所言

之爭分錄補曰漢書律歷志云一萬容千二百黍重十貴女子女子所言

丈夫乃決正補曰以爲正其地皆絲漆補曰懷祖先生曰皆本作無絲

而決斷從之

通典引作不知鑄鐵器補曰鐵史記大宛傳作錢徐廣曰多作錢字又或

無絲漆

傳有金銀銅錫為器金銀及漢使亡卒降教鑄作它兵器師古曰漢使至

為錢則錢器自是兩事

漢書西域傳補注 卷上

其國者皆教之也補曰吳氏仁傑云馮奉世言羌戎弓矛之兵耳不

利其器謂兵器大宛諸國但有弓矛所謂它兵器者謂凡弓矛之外者也

得漢黃白金輒以為器不用為幣補曰黃金謂銅白金謂銀錫皆可作兵器

而山錫若邪之谷洞而出銅賦冶子以爲劍郭景純謂古者通以錫雜

銅為自烏孫以西至安息近匈奴補曰匈奴傳北服漢軍屈射丁零又言

兵器

至安息得匈奴營困月氏師古曰困苦也補曰故匈奴使持單于一信到

國補曰信如外國傳送食甚也食讀曰飲不敢留苦連及困苦之也及至

漢使非出幣物不得食不市畜不得騎補曰畜所以然者以遠漢而漢多

財物師古曰遠故必市乃得所欲及呼韓邪單于朝漢後咸尊漢矣補曰

後西域無

桃槐國王去長安萬一千八十里師古曰槐音回補曰計其道里蓋亦萬

嶺自視貨運西至西國其國東西六百餘里又東至赤邪衍那國其國

東西四百餘里又東至忽露摩國其國東西百餘里又東至倫國其國

東西四百餘里又東至鞠和衍那國其國東西二百餘里又東至獲沙國

其國東西三百餘里又東至珂咄囉國其國東西千餘里東接蔥嶺是蔥

嶺西多小國桃

補曰後漢紀作王治烏飛國在蔥嶺西補曰唐西域記蔥嶺者按

休循國休循亦循修道

至熱池千泉西至活國東至烏錫國東南西北各數千里崖嶺數百重

水險峻恒積冰雪寒風勁烈多出蔥嶺謂蔥嶺又以山崖葱翠遂以名焉

補曰大宛傳引西域諸國志曰休循國居蔥嶺其山多大

里補曰據改定龜茲里數積算當作去長安

兵四百八十八人補曰漢紀東至都護治所三千一百二十一里補曰當作

六十至指毒衍敦谷二百六十里補曰與蔥西北至大宛國九百二十里

補曰敦指毒西至大月氏千六百一十里補曰大宛東南為休循西為

循傳言論蔥嶺出大月氏民俗衣服類烏孫因畜隨水草本故塞種也

捐毒國王治行敦谷補曰西域記言奔狼舍羅為去長安九千八百六十

漢書西域傳補注 卷上

補曰據改定龜茲里數積算當作去長安一萬

里三百四十二里去陽關五千八百四十二里

戶三百八十口千一百

勝兵五百人補曰漢紀東至都護治所二千八百六十一里補曰當作三

至疏勒補曰傳言自疏勒以西北休南與蔥嶺屬師古曰屬也音之欲

居蔥嶺中無人民西上蔥嶺則休循也補曰水經注河水西還休循國蔥

嶺近北也

外西北至大宛千三十里北與烏孫接補曰與大宛烏衣服類烏孫隨水

草依蔥嶺補曰唐西域記波瑟本塞種也補曰休循國二國為今東西

故逐水草居

莎車國補曰通鑑注王治莎車城補曰後魏書粟莎去長安九千九百五

十里補曰據蒲幹去長安減之當作去長安

戶二千三百三十九口萬六

千三百七十三勝兵三千四十九人補曰漢紀以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騎

君備西夜君各一人補曰南接西都尉二人澤長四人東北至都護治所



四千七百四十六里補曰以去陽關數減之當西至疏勒五百六十里補曰

疏勒又言南至莎車補曰西南至蒲犂七百四十里補曰自莎車應蒲犂依

鐵山出青玉補曰子西征至利問氏乃命制問氏供養六師之人于鐵山之下

天子祭鐵山御覽以補曰宣帝時烏孫公主小子萬年補曰楚主之子元貴降

莎車王愛之莎車王子死死時萬年在漢補曰莎車國人計欲自託於

漢又欲得烏孫心即上書請萬年為莎車王漢許之遣使者奚充國送萬

年萬年初立暴惡國人不說補曰莎車王弟呼屠徵殺萬年并殺漢

使者補曰馮奉世傳莎車與旁國攻殺漢補曰自立為王約諸國背漢補曰馮

時匈奴發兵攻車師城不能下而去莎車遣使揚言北道諸國已屬匈奴

於是攻劫南道與敵盟呼漢從都善以西皆絕不通按此蓋地節三四年

事會衛侯馮奉世補曰衛尉屬官補曰使送大宛客補曰侯使持節送大宛諸國客

即以便宜發諸國兵擊殺之補曰國王因發其兵南北道合萬五千人擊莎車

漢書西域傳補注 卷上

拔其城莎車王自更立它昆弟子為莎車王還拜奉世為光祿大夫補曰

世傳以為光祿是成元康元年也補曰後漢書西域傳莎車王延天

大夫水衡都尉是成元康元年也補曰後漢書西域傳莎車王延天

疏勒國補曰漢時舊國新唐書云一日住沙按西域記云住沙國舊謂疏勒

者乃稱其城號也正言宜云室利王治疏勒城補曰後漢書西域傳疏勒有盤

城烏即城據中城又有兩城損中又作損中頃中隋書去長安九千三百

五十里補曰疏勒遠於莎車五百六十里此五十里補曰戶千五百一十口萬八

千六百四十七勝兵二千人補曰漢紀疏勒侯擊胡侯輔國侯都尉補曰

班超傳有都左右將左右騎君左右譯長各一人補曰譯長言左東至都

護治所二千二百一十里補曰當作二千南至莎車五百六十里補曰東至都

後漢書西域傳有市列補曰後漢書云土多稻粟麻木銅鐵錫雜黃錦綿出

國南有黃河補曰後漢書云土多稻粟麻木銅鐵錫雜黃錦綿出

補曰西域傳云西帶蔥嶺補曰後漢書云西帶蔥嶺

漢書西域傳補注 卷上

尉頭國王治尉頭谷補曰蓋白去長安八千六百五十里補曰據改定

陽關四千五百二十八里去戶三百口二千三百勝兵八百人補曰漢紀

左右都尉各一人左右騎君各一人東至都護治所千四百一十一里補曰

當作千七南與疏勒接山道不通補曰疏勒都白西至捐毒千三百一十

四里徑道馬行二日補曰徑道山徑之道也今自烏什至喀什噶爾驛程

殆猶田奇隨水草補曰城郭國故田畜衣服類烏孫

是歟田奇隨水草補曰近烏孫故隨水草衣服類烏孫

漢書西域傳補注 卷上

漢書西域傳補注 卷上

漢書西域傳補注 卷上

漢書西域傳補注 卷上

漢書西域傳補注 卷上

漢書西域傳補注 卷上

漢書西域傳補注 卷上

漢書西域傳補注 卷上

漢書西域傳補注 卷上

漢書西域傳補注 卷上

漢書西域傳補注 卷上

漢書西域傳補注 卷上

漢書西域傳補注 卷上

漢書西域傳補注 卷上

漢書西域傳補注 卷上

漢書西域傳補注 卷上

漢書西域傳補注 卷上

漢書西域傳補注 卷上

漢書西域傳補注 卷上

漢書西域傳補注 卷上











紀但言盡力擊匈奴惟天子出兵以救公主昆滿漢兵大發十五萬騎五  
將軍分道並出語在匈奴傳補曰匈奴傳本始二年漢大發關東輕銳士  
御史大夫田廣明為都連將軍四萬餘騎出西河度遼將軍范明友三萬  
餘騎出張掖前將軍韓增三萬餘騎出雲中後將軍趙充國為蒲類將軍  
三萬餘騎出酒泉中太守田順為虎牙將軍三萬餘騎出五原凡五將  
軍兵十餘萬騎出塞各二千餘里按宣帝紀是年秋調兵三年春乃出兵  
遣校尉常惠使持節護烏孫兵補曰據惠傳公主昆滿遣使因惠言是惠  
惠以校尉光祿大夫持節使昆彌自將翎侯以下五萬騎從西方入至右  
谷蠡王庭補曰匈奴傳右王將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氏羌後書班超傳  
當與烏孫合擊匈奴蒲類澤烏孫先期至是從西方入者即自蒲類之西  
矣谷蠡王帝紀注引服虔曰谷音鹿韋昭曰蠡音如麗反顏君谷從服音  
蠡音落奚反後書杜篤傳作鹿蠡蓋音同假借字又後書和帝紀注庭謂  
單于所居居此言庭者匈奴以左右賢王左右賢王最大故亦言庭  
獲單于父行及嫂居次補曰常惠傳注引晉灼曰居次匈奴女號若言公  
名王犁汗補曰匈奴傳言右賢王犁汗王四子分三隊又有左犁汗王  
漢書西域傳補注卷下

石為都尉補曰都尉在干長干長騎將以下補曰匈奴傳諸二十四長亦  
正和都尉補曰都尉在干長干長騎將以下補曰匈奴傳諸二十四長亦  
戶且渠之屬四萬級補曰常惠傳作三萬九千餘級馬牛羊驢橐駝七十餘  
萬頭補曰常惠傳作得馬牛驢橐駝烏孫皆自取所虜獲補曰常惠傳  
向復惠從吏卒十封惠為長羅侯是歲本始三年也補曰功臣表長羅侯  
傳因敘用兵漢遣惠持命幣賜烏孫貴人有功者補曰時公主亦應有賜  
使奉宣帝時所元康二年補曰通鑑考異以蕭望之於神爵元年為大鴻  
賜公主博具補曰通鑑考異以蕭望之於神爵元年為大鴻  
今按本始四年距神爵二年凡十一年烏孫有大功不應十一年乃往賜  
之不足據一也常惠傳惠因便道擊龜茲宣帝不許大將軍霍光風惠以  
便宜從事云常惠於地節二年若至神爵光死已八年不足據二也且傳  
叙龜茲事云常惠於地節二年若至神爵光死已八年不足據二也且傳  
是時遣女入京而惠遲至神爵二年若至神爵光死已八年不足據二也且傳  
大鴻臚先是烏孫昆彌歸降因常惠上書詔下公卿議望之以為非長  
策天子不聽神爵二年送公主元康元年尚惠未出塞翁歸靡死惠上書云  
願時也此傳因之始云大鴻臚蕭望之舍本傳而用此傳不足據四也公

諸傳考之蓋惠於本始四年賜烏孫地節元年即斬姑與還京至元康二  
年詔遣常惠將兵賜威武車師考其時車師王在烏孫故烏孫因惠上書  
是元康烏孫昆彌因惠上書願以漢外孫元貴靡為嗣得令復尚漢公主  
不誤補曰元康二年望之自少以為烏孫絕域變故難保補曰蕭望之傳  
結婚重親補曰元康二年望之自少以為烏孫絕域變故難保補曰蕭望之傳  
望之補曰元康二年望之自少以為烏孫絕域變故難保補曰蕭望之傳  
結婚非不可許上美烏孫新立大功補曰元康二年去本始又重德業  
師古曰重難也放棄遣使者至烏孫先迎取聘聘財補曰取昆彌及太子  
即元左右大將補曰汪校將都尉皆遣使凡三百餘人入漢迎取少主補  
取當上適以烏孫主解憂弟子相夫為公主補曰弟子謂弟之子蓋是子  
也宋祁校云越太弟下無子字按楚補曰弟子謂弟之子蓋是子  
主在烏孫已四十年不應尚有少弟補曰弟子謂弟之子蓋是子  
置官屬侍御百餘人補曰用細舍上  
君長大角抵設樂而遣之補曰平樂觀在上林中武帝紀元封六年夏京  
漢書西域傳補注卷下

從游戲北宮馳逐平樂觀補曰汲古閣光祿大夫惠為副補曰  
雞鞠之會角狗馬之足補曰汲古閣光祿大夫惠為副補曰  
之傳神爵二年遣長羅侯補曰長羅侯凡持節者四人送少主至敦煌未出塞補曰出  
惠使送公主元貴靡補曰長羅侯凡持節者四人送少主至敦煌未出塞補曰出  
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隧補曰長羅侯凡持節者四人送少主至敦煌未出塞補曰出  
本約補曰從岑鳳之約蕭望之傳立岑鳳子泥靡代為昆彌號狂王補曰  
不與主和補曰從岑鳳之約蕭望之傳立岑鳳子泥靡代為昆彌號狂王補曰  
就日狂補曰從岑鳳之約蕭望之傳立岑鳳子泥靡代為昆彌號狂王補曰  
補曰蕭望之傳作貴補曰從岑鳳之約蕭望之傳立岑鳳子泥靡代為昆彌號狂王補曰  
以負約因立元貴靡補曰從岑鳳之約蕭望之傳立岑鳳子泥靡代為昆彌號狂王補曰  
結補曰蕭望之傳作貴補曰從岑鳳之約蕭望之傳立岑鳳子泥靡代為昆彌號狂王補曰  
讀日此已事之驗也今少主以元貴靡不立而還信無負於夷狄中國之  
福也少主不止緣役將興補曰通鑑注蘇古儒字通蓋公  
從之徵還少主狂王復尙楚主解憂補曰楚主時生一男鳴靡不與主和  
又暴惡失眾漢使衛司馬魏和意副候任昌送侍子補曰通鑑注候衛侯



前所送公主言狂王為烏孫所患苦易謀也遂謀置酒會罷使士拔劍擊

之劍旁下師古曰不正下補狂王傷上馬馳去其子細沈瘦師古曰瘦者瘦補曰盡先

解去補曰通鑑繫此事於甘露漢道中郎將張遵補曰蓋期持醫藥治狂

王賜金二十斤采繒補曰下傳言金二十斤繒三因收和意昌係瑣補曰

注係瑣也從尉掣檻車至長安斬之補曰和意昌蓋繫在烏壘故從尉掣

之南車騎將軍長史張翁補曰百官公卿表前後留驗公主與使者謀殺

狂王狀補曰期門中郎將秩比二千石將軍秩千石蓋張翁為遊之

主不服叩頭謝張翁捧主頭罵師古曰捧持其頭音材兀反補曰說文

下晉灼曰胡頭也蓋主上書翁還坐死副使季都別將醫養視狂王補曰

謂知醫者狂王從十餘騎送之時已還故言別將都還坐知狂王當誅

漢書西域傳補注卷下

見便不發下蠶室補曰公主和意謀殺狂王固漢意也特以不死委

王翁歸靡胡婦子烏就屠狂王傷時驚與諸候俱去居北山中補曰即

以東至博羅山所謂天山以在烏孫揚言母家匈奴兵來補曰北山之

北故曰北山此又烏孫在南山之證皆匈奴也故眾歸之後遂襲殺狂王自立為昆彌漢遣破羌將軍辛武

賢補曰據趙充國傳辛武賢以神爵元年自酒泉太守為破羌將軍二年

在甘露將兵萬五千人至敦煌遣使者案行表穿卑鞬侯井以而孟康曰

通渠也下泉流湧出主白龍堆東土山下補曰宋祁云面當作西通鑑注

謂時立表穿渠於卑鞬侯井以內按今敦煌縣引黨河穿六渠經西下

流入疏勒河歸哈喇淖爾兩西欲通渠轉殺積居慮倉以討之補曰通

即大沙磧也古六通渠遺跡欲通渠轉殺積居慮倉以討之渠轉殺

於水運也盧倉開建倉國朝雍正中大將軍岳鍾琪初楚主侍者馮娘

師古曰青了燒者慈也故以西域水道記中倉汪校作舍初楚主侍者馮娘

美稱亦作娘說文娘女字也徐好貌方言針線好也蓋僚僚通婦人以

慈未知所出能史書補曰通鑑注史更也史書猶言史書按段氏曰漢人

馮娘後漢孝和帝和熹鄧皇后順烈梁皇后北海敬王睦樂成靖王黨安

帝生母左姬魏胡昭史皆云慈史書大致皆謂過於時用如貢禹傳云郡

國澤更巧史書者以為右職又蘇林引胡公云漢官假佐取內郡善史書

者給精佐府也藝文志言史書令史亦謂能史書之令史然則胡氏謂史

書為史書習事補曰通鑑注內習漢事嘗持漢節為公主使行賞賜於城

郭諸國敬信之號曰馮夫人為烏孫右大將妻右大將與烏就屠相愛都

護鄭吉補曰段會宗傳為西域都護三歲更盡還如淳曰邊吏三歲一更

承定使馮夫人說烏就屠以漢兵方出必見滅不如降烏就屠恐曰願得

小號補曰願得小宣帝徵夫人自問狀補曰此必鄭遺謁者竺次補曰謁

熱期門甘延壽為副補曰謁者秩比六百石期門此即而為之副其

夫人馮夫人錦車持節服虔曰錦車以錦衣車也補曰通鑑詔烏就屠詣

長羅侯赤谷城補曰烏就屠或仍居北山中常惠立元貨靡為大昆彌烏

就屠為小昆彌補曰以長皆賜印綬破羌將軍不出塞還補曰以上廿

漢書西域傳補注卷下

烏就屠不盡歸諸翎侯民眾補曰烏就屠前漢復遣長羅侯惠將三枚

陳湯傳引軍分行別為六枚翎若謂一枚則別為一部軍屯赤谷因為分

別其人民地界補曰辛慶忌傳為右校丞隨長羅侯常惠屯田烏孫赤谷

大昆彌戶六萬餘小昆彌戶四萬餘補曰是時戶不足十二然眾心皆附

小昆彌元貨靡鳴靡皆病死公主上書言年老土思願得歸骸骨葬漢地

天子聞而迎之公主與烏孫男女三人補曰據下文言孫三人此處行烏

主之孫男孫女共三人俱來至京師是歲甘露三年也主歸于三年冬

時年且七十賜以公主田宅奴婢補曰宋祁校奉養甚厚朝見儀比公主

後二歲卒補曰蓋黃三孫因留守墳墓補曰劉昭百官志云公主子孫

位在下元貴靡子星靡代為大昆彌弱師古曰言馮夫人上書願使烏

孫補曰馮夫人或鎮撫星靡漢遺之卒百人送焉補曰俗本送下都護韓



宣補曰韓宣代鄭奏烏孫大吏大祿大監皆可以賜金印紫綬補曰通鑑注漢列侯

季父左大將樂代為昆彌漢不許後段會宗為都護補曰段會宗傳

使者立相離子安曰為小昆彌補曰按段會宗傳

漢書西域傳補注卷下

民所殺補曰安日之蓋已二十三年

收租馬補曰國中大安和翁歸靡時

貴人烏日領詐降刺殺雌栗麻補曰按段會宗傳

之而未能遣中郎將段會宗補曰按段會宗傳

略補曰段會宗之再為都護補曰按段會宗傳

始時此云尋護或印尋護補曰按段會宗傳

漢書西域傳補注卷下

因得而殺之補曰段會宗以建始二年

信稱賜姑莫匿等金人二十斤補曰按段會宗傳

民所殺補曰安日之蓋已二十三年

漢書西域傳補注卷下

未振將補曰按段會宗傳

年也補曰按段會宗傳

將雖不指為漢合於討賊補曰按段會宗傳

監以雌栗麻見殺狀奪金印補曰按段會宗傳

二千石至四百補曰按段會宗傳

石皆銅印補曰按段會宗傳

千騎擊烏孫殺數百人補曰按段會宗傳

為兼并兩昆彌補曰按段會宗傳

之親倚都護補曰按段會宗傳

昆彌伊秩麻與單于並入朝補曰按段會宗傳

若烏珠留補曰按段會宗傳

殺之不應元始中補曰按段會宗傳

勞且無寧歲補曰按段會宗傳

者日夷狄補曰按段會宗傳

威諸國補曰按段會宗傳



姑墨國補曰莽曰積善見袁宏紀後魏書作姑墨唐西王治南城補曰後傳姑墨有石城唐西域記云去長安八千一百五十里補曰據改定通茲長安八千四百五十八里去戶三千五百口二萬四千五百勝兵四千五百人補曰漢紀不言姑墨侯輔國侯都尉左右將左右騎君各一人譯長二人東至都護治所一千二十一里補曰宋祁按云監木作千二十里晏之當作千二南至于闐馬行十五日補曰自姑墨南行度額爾納河經大計北與烏孫接補曰姑墨之北山皆烏出銅鐵唯黃補曰今滴水崖東通龜茲六百七十里補曰唐西域記疏國土宜氣序人性風王莽時姑墨王丞殺溫宿王并其國補曰亦以城溫宿國王治溫宿城師古曰今雍州醴泉縣北有山名溫宿領者本因漢志張掖郡有居延縣安定縣有月去長安八千三百五十里補曰據改定氏道上都尉龜茲縣蓋亦類此

漢書西域傳補注 卷下

算當作去長安八千七百二十八里去陽關四千二百二十八里戶二千二百口八千四百勝兵千五百人補曰漢紀以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都尉左右騎君譯長各一人東至都護治所二千三百八十里補曰據改定里數當西至尉頭三百里補曰後頭在溫宿北北至烏孫赤谷六百一十里補曰水經注水道姑墨西北歷蓋西赤谷北北至烏孫赤谷六百一十里補曰水經注水道姑墨西北歷姑墨西北正溫宿之北土地物類所有與鄯善諸國同補曰漸近東通姑墨二百七十里補曰後魏書溫宿在姑墨西北今龜茲國補曰唐書遠茲一日邱茲一日屈茲唐西域王治延城補曰後書引作居延城唐書王居伊邏處城唐西域記屈支國大都城周十七八里後焉其地及葉漢傳龜茲又有乾城按唐書自焉耆西南經二大河南至龜茲二大河者今海都河及何時龜去長安七千四百八十里補曰據改去長安七千七百八十八里戶六千九百七十口八萬一千三百一十七勝兵二萬一千七十六人補曰漢紀以大都尉丞輔國侯安國侯擊胡

侯御胡都尉擊市師都尉左右將補曰後魏書超左右都尉左右騎君左右力輔君各一人東西南北都千長各二人補曰龜茲四達御胡君三人譯長四人東西南北南與精絕補曰亦隔東南與且末補曰後書班超且末是西南與杆彌師古曰杆音烏補曰杆北與烏孫補曰後魏書班超南字西南與杆彌師古曰杆音烏補曰杆北與烏孫補曰後魏書班超一百七十里故並白西與姑墨接補曰唐西域記龜茲西行六百餘里經山陽烏孫得居之西與姑墨接小積至跋祿迦國水經注龜茲西去姑墨六十里能鑄冶補曰梁書劉之遠傳外國操灌一口有鉛補曰唐西七十里能鑄冶云元封二年龜茲國獻是能鑄冶之證有鉛補曰唐西黃金銅東至都護治所烏壘城三百五十里補曰三蓋五字之訛見下焉鐵鉛錫

漢書西域傳補注 卷下

烏壘補曰水經注云治烏壘城今傳文奪之戶百一十口千二百勝兵三百人補曰亦城都尉補曰蓋掌一城之譯長各一人與都護同治補曰雖言同治應別有垣城中別為鎮城之類據後傳其南三百三十里至渠犂補曰水經注於渠都護在渠犂城或別城名歟

渠犂補曰武帝紀天漢二年渠犂城都尉一人補曰水經注言渠犂東川茲城南合為一水水間有故城屯校所守也鄯氏之意以水間故城為渠犂田官之南按後書云班超定西戶百三十口千四百八十勝兵百五十人補曰鄭吉傳渠犂東北與尉犂補曰後魏書水自今博斯騰淖爾溢東南與且末南與精絕接補曰且末之通精絕二千西有河至龜茲五百八十里補曰水經注渠犂水又屈而南逕渠犂國蓋鄯氏之意以河即渠犂水也其水不得至龜茲也即今海都河水經注亦明言出焉耆之北教養之山西二也龜茲東川正由渠犂東南入大河教養水去之尚遠不得運其國海無由達河也蓋教養所經者尉犂之西水經注所謂教養之水自西薩伊河水經注云東川水逕烏壘南又東南非大河所謂烏壘南即渠犂之西今烏恰爾薩依河已不與大河通而故道尚存由渠犂之西河可達龜茲東界知水經注所引史記即此傳文者馮商等撰漢書在哀平間



漢名史記至明帝時猶稱班固私作史記故自武帝初通西域置校尉屯  
 鄯氏又於焉耆下引史記皆此西域傳文  
 田渠犁補曰漢通西域在太初三年鄯氏傳自張騫通是時軍旅連出師  
 行三十二年補曰自元光二年黃馬邑誘單于絕和親為用兵之始海內  
 虛耗山東水旱貧民流徙皆印給縣官空虛征和中貳師將軍李廣  
 利以軍降匈奴補曰武帝紀征和二年匈奴入上谷五原殺略吏民征和二年即單于  
 六年匈奴傳又云其年貳師降是以貳師降為二年事上既悔遠征伐而  
 而武帝紀功臣表李廣利傳皆作三年是匈奴傳誤  
 搜粟都尉桑羊補曰搜粟都尉官公卿表又作搜粟都尉與丞相御史  
 相為田千秋即史大夫為商印成奏言故輪臺以東補曰輪臺國為貳  
 師云書本以東有以字元帝提枝渠犁皆故國補曰水經注東川水運  
 考異及越本無以字當除之提枝渠犁皆故國補曰水經注東川水運  
 積黎當即提枝是渠犁在今庫車城東地廣饒水草有溉田五千頃以上  
 南捷技在庫車城東北通考作接技  
 補曰皆引河水溉之後魏書云輪臺南三處溫和田美補曰今回可益通  
 百里有大河東流就計式水即黃河也

漢書西域傳補注 卷下

溝渠種五穀與中國同時孰其旁國少雖刀貴黃金絲綉可以易穀食宜  
 給足不可乏師古曰言以錐刀及黃金絲綉與此旁國易穀食可以給田  
 麥為佳耳西域諸國如罽賓烏弋安息皆有錢貨惟渠旁國少此故貴  
 黃金絲綉可以用此易五穀史記大宛以西其地無絲漆不知錢器亦  
 謂是也錐刀字見左傳杜注錐刀喻小事也若少錐刀恐無意黃金  
 荷悅漢紀作黃鐵吳氏仁傑曰舜典金作釧刑孔傳曰金黃金也呂刑其  
 罰百級孔傳曰級黃鐵也孔穎達謂古者金銀銅鐵總名為黃金黃金  
 皆今之銅也采銅漢紀作錦繡顧氏炎武曰不可乏當作可乏漢祖先  
 生曰此承上文而言既有美田可以種穀又以錐刀黃金絲綉易穀于他  
 國則食宜給足不也二不字之間不當有可字此涉上文可以易穀  
 而衍顧氏謂常臣愚以為可遣屯田卒兩故輪臺以東置校尉三人分護  
 補曰欲分田卒故增置各泉圖地形補曰李陵出居延北至浚稽山擊  
 一校尉漢紀作二人  
 通利溝渠務使以時益種五穀師古曰多也補曰元龜引張掖酒泉  
 遺騎假司馬為斥候補曰軍法部有軍司馬曲有軍候又有軍假司馬假  
 候望屬校尉補曰斥候士事有便宜因騎置以聞師古曰騎置即今之驛  
 也

正曰置者置傳驛之所因名置也按置傳驛者謂分置傳與置驛凡田一  
 出使用車者曰乘傳用馬者曰騎驛吏曰送此騎置驛說文置驛田一  
 歲有積穀募民壯健有累重敢徙者詣田所師古曰累重謂妻子家屬也  
 曰趙充國傳終不致將共累重匈奴傳匈奴悉遠其累重按對居延傳重  
 馬傷耗顏君注曰重謂懷孕者也是人畜皆得稱重謂畜同又或稱馬累  
 如樂資不得奉攜尊累是也就畜積為本業師古曰畜積曰蓄補曰即一  
 募民敢徙如今新羅之客戶就畜積為本業師古曰畜積曰蓄補曰即一  
 產盜聖源田稍築列亭連城而西引注裂以為田鄯氏以為即此連城也  
 以威西國輔鳥孫為便故欲屯田列亭連城以輔之臣謹遣徵事臣昌  
 分部行邊師古曰分音扶問反行音下更反補曰昭帝紀有丞相徵事任  
 事此六百石皆故吏二千石不以職罪免者為徵事經衣奉勅賀正月  
 霍傳有郭昌雲中人以校尉從大將軍元封四年以太中大夫為徵事  
 軍屯朔方還擊昆明無功奪印按徵事以二千石不以為職罪免者為徵  
 石不以職罪免者為徵事或即郭昌歟嚴勅太守都尉補曰前漢  
 太守有明燹火補曰漢舊儀邊郡太守各選士馬謹斥候蓄麥草補曰  
 都尉引郭氏願陛下遣使使西國以安其意補曰蓋以貳師降恐臣昧死  
 曰爰乾芻也願陛下遣使使西國以安其意補曰蓋以貳師降恐臣昧死

漢書西域傳補注 卷下

請補曰獨斷云漢承秦法羣臣上書皆言昧  
 補曰遠遙見羣臣上言曰昧即生以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用  
 來所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  
 師古曰三十者每口轉增三十錢也補曰高帝紀如淳注引漢儀注民年  
 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賦錢人百二十錢為一算治庫兵車馬又惠帝紀應  
 劭注曰漢律人出一算算百二十錢唯賈人與奴婢倍算今口增三十是  
 百五十為一算其時有司有此奏而未行故畜望之傳張敞曰先帝征行  
 三十餘年百是重困老弱孤獨也師古曰重而令又請遣卒田輪臺輪臺  
 姓猶不加賦是重困老弱孤獨也音重反而今又請遣卒田輪臺輪臺  
 西於車師千餘里師古曰今道里計之輪臺在車前開陵侯擊車師時香  
 曰開陵侯何奴介和王來降者補曰功臣表開陵侯成統危須尉擊樓蘭  
 以故何奴介和王將三擊車師後漢書在征和四年  
 六國子弟在京師者補曰六國皆近車師者三國外或且末山國焉耆  
 室不遺是別皆先歸發畜食迎漢軍師古曰畜謂馬牛羊等也又自發兵凡數萬人王  
 各自將師古曰六共圍車師降其王諸國兵便罷力不能復至道上食漢軍  
 師古曰食謂日餽補曰車師降後便罷漢軍破城食至多然士自載不  
 諸國兵而諸國兵已置之不能供使漢軍漢軍破城食至多然士自載不







計漢之上計使唐謂朝集使也得者登後降者來若捕生口虜遁知之  
 地言上集之簿不登載得登雙聲字  
 日既不上書所以當時不知至有降者來及捕生口或虜得何  
 奴人言之乃知此非補日生口虜之生得者不得分為二也當今務在  
**禁苛暴** 補曰禁長 補曰通鑑注漢有 力本農 補曰勸 修馬復令  
 孟康曰先是令長吏各以秩養馬亭有民養馬皆復不事後馬多絕  
 乏至此復修之也師古曰此說非也馬復因養馬以免徭賦也復音方日  
 反補曰享養此馬又見昭帝紀應劭注顏君所說以補缺毋之武備而已  
 免徭賦即復不事之意而以孟說為非未得其解  
 郡國二千石各上進奇馬方略補邊狀與計對 師古曰與上計者同來赴  
 也邊馬有賴馬 由是不復出軍而封丞相車千秋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  
 死略盡故補之  
**富養民也** 補曰據外戚恩澤侯表車千秋以征和四年六月丁巳封通鑑  
 故取其嘉名也按車千秋傳千秋年老上優之朝見得乘小車入宮初武  
 殿中因號曰車丞相是稱車千秋者在昭帝時表傳皆據其終言之初武  
 師將軍李廣利擊大宛還過杆彌 補曰武師後行攻輪臺道過龜茲在杆  
 彌遣太子賴丹為質於龜茲廣利責龜茲曰外國皆臣屬於漢龜茲何以

漢書西域傳補注 卷下

十七

得受杆彌質 補曰匈奴背漢受樓蘭 即將賴丹入至京師昭帝乃用桑宏  
 羊前議 補曰武帝時欲以杆彌太子賴丹為校尉 補曰即三將軍田輪  
 臺輪臺與渠犂地皆相連也 補曰渠犂在東輪臺在 龜茲貴人姑異謂其  
 王曰賴丹本臣屬吾國今佩漢印綬來迫吾國而田 補曰輪臺為今玉古  
 百二十里渠車城 必為害王即殺賴丹而上書謝漢 補曰如漢未能征  
 南即龜茲故國  
**宣帝時長羅侯常惠使烏孫還** 補曰事在 便宜發諸國兵 補曰以便宜  
 常惠傳惠奏請遣茲國營校尉賴丹未伏誅請便 合五萬人攻龜茲 補曰  
 道擊之宣帝不許大將軍霍光風惠以便宜從事 龜茲王謝曰迺我先王時為  
 常惠傳惠與火士五百人俱至烏孫還過發西國兵二萬人令副使發  
 龜茲東國二萬人烏孫兵七千人從三百攻龜茲言五萬者舉成數 責  
 以前殺校尉賴丹 補曰常惠傳兵未合先遣 龜茲王謝曰迺我先王時為  
 貴人姑異所誤我無罪執姑異請惠斬之 補曰按常惠傳 時烏孫公主  
 遣女來至京師 補曰楚主 學鼓琴漢遣侍郎樂奉 補曰漢制郎中令屬官  
 女弟史

師將號曰三署署中各有中郎議郎侍郎郎中郡國舉  
 孝廉補三署郎年五十以上屬五官其次分在左右署送主女過龜茲 補  
 至烏孫而過龜茲是烏 龜茲前遣人至烏孫求公主女未還會女過龜茲  
 孫在天山南龜茲北  
**龜茲王留不遣復使使報公主主許之後公主上書願令女比宗室入朝**  
 補曰宗室謂宗女按劉昭禮儀志載正月上陵禮百官四姓親家婦女公  
 主諸王大夫會陵又大喪禮皇后東向貴人公主宗室婦女以次立後是  
 宗女有朝 而龜茲王絳賓亦愛其夫人上書言得尚漢外孫為昆弟 補曰  
 會之事 而龜茲王絳賓亦愛其夫人上書言得尚漢外孫為昆弟 補曰  
 主女為昆弟不 願與公主女俱入朝元康元年遂來朝賀 補曰劉昭禮儀  
 儀曰正月旦天子幸德陽殿臨軒公卿將大夫百官各陪朝賀蠻貊胡王  
 羌朝貢畢見屬郡計吏皆庭殿殿燎宗室諸劉雜會萬人以上立西面王  
 及夫人皆賜印綬夫人號稱公主 補曰用公主之儀當 賜以車騎旗鼓歌  
 吹數十人 補曰劉昭百官志大將軍賜官騎三十人及鼓吹此蓋寵之如  
 也張騫入西域傳其法 綺繡雜綺珍凡數千萬 補曰古今樂錄橫吹胡樂  
 於長安乘輿以為武樂 綺繡雜綺珍凡數千萬 補曰古今樂錄橫吹胡樂  
 日片玉可以琦數千萬者言其直 留且一年厚贈送之後數來朝賀樂

漢書西域傳補注 卷下

大

漢衣服制度歸其國治宮室作微道周衛出入傳呼 補曰漢舊儀皇帝起  
 案籍出入營衛周匝盡夜誰何驚動則左右侍帷幄者稱 撞鍾鼓 補曰劉  
 志諸行出入皆鳴鐘鼓作樂 如漢家儀外國胡人皆曰驢非驢馬非馬若  
 龜茲王所謂驢也 補曰說文驢父馬母者也崔豹曰驢為 絳賓死其子  
 承德自謂漢外孫 補曰弟史稱公主 成哀帝時往來尤數漢遇之亦甚  
 親密東通尉犂六百五十里 補曰渠犂在烏墨東南烏墨東至尉犂止三  
 誤或中隔敦薨溢出水而 冷勒鳴山中道險故迂曲歟  
**尉犂國王治尉犂城去長安六千七百五十里** 補曰據傳鄯吉從尉犂至  
 長安當作六千九百三十八里 戶千二百口九千六百勝兵二千人 補曰  
 去陽關當二千四百三十八里  
 以為次 尉犂侯安世侯左右將左右都尉擊胡君各一人譯長二人西至  
 都護治所三百里 補曰後魏書龜茲在尉犂西北 南與鄯善且末接







國計之單陸前後國去長安約八千三百里乃得南接車師戶二百七十七口千三百八十七勝兵四百二十二人以爲小國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都尉左右驛長各一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千二百八十七里補曰與車師前國接故去

卑陸後國補曰分爲後國焉孫之有大王治番渠類谷師古曰去長安八千七百一十里傳言之是在卑陸西二十里戶四百六十二口千一百

三十七勝兵三百五十人補曰更於卑陸輔國侯都尉驛長各一人將二人補曰都尉驛長皆少東與都立師北與匈奴補曰卑陸不言是後國

西與劫國南與車師補曰蓋車并後國補曰後書王治內咄谷師古曰咄音丁忽反補去長安八千八

百三十里補曰國在卑陸後國之戶百九十九口千四百四十五勝兵三百三十一人補曰漢紀輔國侯左右都尉驛長各一人東與車師後城長

漢書西域傳補注 卷下 以此傳言是後城西與卑陸北與匈奴接補曰後書云後

單桓國補曰桓桓首涂皆胡王也蓋漢因其號以建國王治單桓城補曰不城去長安八千八百七十里補曰據改定車師後國里戶三十七口百

九十四勝兵四十五人補曰粟落之小輔國侯將左右都尉驛長各一人補曰後書云後

蒲類國補曰後書云蒲類本大國也前西域屬匈奴而其王得罪單于兩去車師後部馬行九十餘日人口貧羸逃亡山谷間故舊焉王治

天山西疏榆谷補曰塞土宜榆故古者樹榆爲塞朔方有長榆塞謂之榆者往往去長安八千三百六十里補曰後書言蒲類東南去長安八

七十里則蒲類去長安當作九千四百六十里補曰後書言蒲類東南去長安八戶三百二十五口

二千三十二勝兵七百九十九人補曰漢紀以爲小國輔國侯左右將左

右都尉各一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千三百八十七里補曰焉耆去烏數懸絕廷有誤字後書云盧帳而居逐水草頗知田作有牛馬駝羊畜能作弓矢國出好馬

蒲類後國補曰後書移支國居其地王治地此則專逐水草也去長安八千六百三十里補曰當亦九千餘戶百口千七十勝兵三百三十四

人補曰小於前國後書云移支國戶千餘口三千餘勝兵千餘人輔國侯將其人勇猛敢戰以寇鈔爲事皆被髮隨畜逐水草不知田作

將左右都尉驛長各一人補曰蒲類且彌傍天山左右當在今大小西且彌國王治天山東天大谷師古曰且音子余反補曰天去長安八千

六百七十里補曰西且彌距東且彌百戶三百三十二口千九百二十六勝兵七百三十八人補曰大於西且彌侯左右將左右驛君各一人西南

至都護治所千四百八十七里補曰且彌不言其爲東且彌所并東且彌國王補曰後書班勇傳斬東且彌王治天山東兌虛谷去長安八

漢書西域傳補注 卷下 千二百五十里補曰後書東且彌去都中八百戶百九十一口千九百

四十八補曰四十八通勝兵五百七十二人補曰漢紀以爲小國按後書二千餘人蓋并

西且彌而盛東且彌侯左右都尉各一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千五百八十七里補曰里數有誤約九百里也後

劫國王治天山東丹渠谷去長安八千五百七十里補曰去陽關戶九十

九口五百勝兵百一十五人補曰漢紀輔國侯都尉驛長各一人西南至

都護治所千四百八十七里補曰在卑陸之西則去狐胡國補曰後書引作孤胡字之誤也王治車師柳谷補曰唐書地理志自

十里經柳谷渡金沙嶺是孤胡在前部北後部南復祖先生曰孤胡與車師異地不當云治車師柳谷師字蓋涉下文車師而衍御覽作治車柳谷無師去長安八千二百里補曰交河城去長安八千九百里入谷六十五戶五十五口二百六十四勝兵四十五人補曰漢紀輔國侯左右都尉各



一人西至都護治所千一百四十七里補曰據下至焉耆里至焉耆七百

七十里補曰不言西者蒙上為文據此傳知孤胡去交河城六十

山國王師古曰常在山下居不為城治也補曰去長安七千一百七十里

長安六千六百九十八里補曰以去尉犁計之當作去戶四百五十口五千勝兵千人補曰漢紀輔

國侯左右將左右都尉譯長各一人西至尉犁二百四十里補曰去都護

里西北至焉耆百六十里西至危須二百六十里補曰危須近而焉耆道里

東南與鄯善且未接補曰墨山在博斯灣南即鄯善且未境山出鐵民

山居補曰博斯灣南寄田羅毅於焉耆危須補曰水經注言龍城地廣千

可耕故補曰博斯灣南寄田羅毅於焉耆危須補曰水經注言龍城地廣千

車師前國王治交河城河水分流繞城下故號交河補曰唐書地理志交

城北天山今吐魯番廣安城西二十里雅兒湖有故城周七里即古交河

城去長安八千二百五十里補曰交河城去柳中八十里柳中

去陽關三千七百五十里補曰去長安八千一百七十里則交河

千五百餘口四千餘勝兵二千補曰漢紀以為小國後書云領戶輔國侯安國侯左右將都尉歸漢都尉

車師君通善君鄯善君各一人師古曰鄯善日補曰車師叛長二人

西南至都護治所千八百七十里補曰據下至焉耆里數焉耆去烏曼四百

至焉耆八百三十五里補曰亦蒙上焉耆里數焉耆去烏曼四百

中九百十五里改後魏書云補曰亦蒙上焉耆里數焉耆去烏曼四百

焉耆國東去高昌九百里補曰亦蒙上焉耆里數焉耆去烏曼四百

車師後國王補曰汪枝作後王國治務逾谷補曰後書云自高昌壁北通

師今濟水陸地唐之北庭都護府也通鑑貞觀十四年平高昌以其地為

八百九十里補曰蓋小於前國後書云領戶四擊胡侯補曰傳有輔國侯

八百九十里補曰蓋小於前國後書云領戶四擊胡侯補曰傳有輔國侯

道民君譯長各一人師古曰道西南至都護治所千二百三十七里補曰

車師都尉國補曰此蓋漢置戶四十口三百三十三勝兵八十四人

車師後城長國補曰按傳車師後王舉國降匈奴與共寇殺後城長

耳戶百五十四口九百六十勝兵二百六十人武帝天漢二年以匈奴降

者介和王為開陵侯補曰功臣表言開陵侯不得封年獲傳文似以天漢

將樓蘭國兵始擊車師補曰元封三年漢已破姑師其時西域未通匈奴

道右賢王將數萬騎救之漢兵不利引去補曰按匈奴傳漢使貳師將軍

漢書西域傳補注 卷下

師戰不得脫漢兵物故什六七繼以李陵敗降補曰當從武帝

是漢兵不利也此漢爭車師者一漢未得車師補曰當從武帝

廣利傳補曰遣重合侯馬通將四萬騎擊匈奴補曰是時貳師出五原商邱城

泉通車師也補曰道過車師北補曰今巴里坤復遣開陵侯將樓蘭尉犁危

須凡六國兵別擊車師勿令得重合侯諸國兵共圍車師補曰王降服

臣屬漢補曰匈奴傳重合侯軍至天山匈奴使大將俱與左右呼知王

民東而還此漢爭車補曰昭帝時匈奴復使四千騎田車師補曰宣帝即位遣五將

將軍擊匈奴補曰昭帝時匈奴復使四千騎田車師補曰宣帝即位遣五將

將軍擊匈奴補曰昭帝時匈奴復使四千騎田車師補曰宣帝即位遣五將

通於漢補曰昭帝時匈奴復使四千騎田車師補曰宣帝即位遣五將

孫不飲質匈奴亡走焉耆補曰昭帝時匈奴復使四千騎田車師補曰宣帝即位遣五將



遣侍郎鄭吉校尉司馬憲師古曰憲音許更反補曰鄭吉傳吉將免刑罪人補曰通鑑注罪人田渠犂積穀欲以攻車師至秋收穀補曰地節二年秋何

三校尉以五補曰前書高昌北有赤石共擊車師攻交河城破之王尙在其北石城中補曰前書高

至北走匈奴求救匈奴未為發兵王來還與貴人蘇猶讓欲降漢恐不見

信蘇猶教王擊匈奴邊國小蒲類補曰投匈奴傳言左右賢王左右各蘇

降漢發兵攻車師吉憲引兵北逢之補曰匈奴傳勅兵逢擊匈奴不敢前

漢書西域傳補注 卷下

吉憲即留一候補曰所與卒二十人留守王補曰留守石城吉等引兵歸

渠犂車師王恐匈奴復至而見殺也迺與騎奔烏孫吉即迎其妻子置

以安西國侵匈奴補曰吉行至酒泉得詔書如此以吉傳推之吉遷南道

吉還傳送車師王妻子詣長安賞賜甚厚每朝會四夷常尊顯以示之

此非本年事於是以始使吏卒三百人別田車師補曰別使吏卒之在渠

田積穀必害人國不可不爭也果遣騎來擊田者吉迺與校尉補曰此校

七淺人又臆增卒字耳若果七補曰何奴復益遣騎來漢田卒少不能當保車

師城中補曰蓋何奴將補曰左仰其城下謂吉日師古曰單于必爭此地

不可田也聞城數日乃解補曰何奴傳何奴遣左右與健各六千騎

數千騎往來守車師吉上書言車師去渠犂千餘里補曰前書去烏

百餘里間以河山師古曰間隔也音居其反補曰河謂敦堯北近匈奴漢

兵在渠犂者執不能相救願益田卒公卿議以為道遠煩費可且罷車師

田者補曰魏相傳元康中匈奴遣兵擊漢屯田車師者不能下上與後將

上書諫言願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及有識補曰詔遣長羅侯師古曰常惠

節度烏孫兵三也本始四年賜烏孫四也補曰將張掖酒泉騎出

車師北千餘里揚威武車師旁胡騎引去補曰宋祁曰淳化本傳引兵去

有兵吉迺得出歸渠犂凡三校尉屯田車師王之走烏孫也烏孫留不遣

遣使上書願留車師王備國有急可從西道以擊匈奴漢許之補曰匈奴

諸國共擊車師遺左右大將各萬餘騎屯田補曰於是漢召故車師太子軍宿

在焉者者立以為王補曰據下傳蓋漢殺何盡徙車師國民令居渠犂遂

以車師故地與匈奴車師王得近漢田官與匈奴絕亦安樂親漢補曰此

師者五漢得其後漢使侍郎殷廣得責烏孫補曰責其求車師王烏孫貴

民何奴得其地補曰將詣關師古曰烏孫遺其將之資者入漢朝補曰汪校引到原父曰漢求



門關往來差近補曰道近而易行今小南路由小山五長各半里許頂上平而首尾截立或謂是五節也戊巳校尉徐  
 普欲開以省道里半避白龍堆之阨補曰今哈密至吐魯番經十三間房省道里之半車師後王姑句師古曰句音鉤補以道當為柱置師古曰柱  
 言有所置立而支柱於已故心不便也柱音竹羽反又竹具反其字從手  
 而填之者或不曉以柱為梁柱之柱及分破其句言置柱於心皆失之矣  
 補曰注校引劉原父曰當道為柱置者新道出車師後王國則漢使往來  
 後王主為之供億故心不便也柱音猶言備侍松按釋言云備柱也說文  
 作備柱注置即指柱置為備之假心不便也地又頗與匈奴南將軍地接  
 借字耳宋祁曰通典道下有通字心不便也地又頗與匈奴南將軍地接  
 補曰注南將軍接普欲分明其界然後奏之召姑句使證之不旨繫之補曰  
 故與南將軍接普欲分明其界然後奏之召姑句使證之不旨繫之補曰  
 校尉姑句數以牛羊賕吏補曰說文賕以財物枉法相謝也呂刑五過之  
 者今之求不得姑句家矛端生火其妻股紫師古曰紫謂姑句曰  
 狂法賊矛端生火此兵氣也補曰開元占經引地鏡曰刀劍無故自利以用  
 告之兵前車師前王為都護司馬所殺補曰前王謂兜莫今久繫必死不如降何  
 漢書西域傳補注 卷下

為作約束自長城以南天子有之長城以北單于有之有犯塞輒以狀聞  
 有降者不得收臣知父呼韓邪單于蒙無量之恩死遺言曰有從中國來  
 降者勿受輒送至塞以報天子厚恩此外國也得受之使者曰匈奴骨肉  
 相攻國幾絕家中國大恩危亡復續妻子完安累世相繼宜有以報厚恩  
 頭謝罪執二王以付使者補曰二王匈奴使中郎王萌補曰匈奴傳作中  
 待西域惡都奴界上達受師古曰達受謂先至待之達見即受取也補曰  
 傳服虔注惡都奴西域之單于遣使送補曰匈奴傳因請其罪師古曰請  
 谷名達受匈奴傳作逆受單于遣使送補曰匈奴傳因請其罪師古曰請  
 使者以聞莽不聽補曰匈奴傳詔下會西域諸國王陳軍補曰  
 會陳兵補曰匈奴傳詔下會西域諸國王陳軍補曰  
 以示威斬姑句唐堯以示之至莽篡位建國二年補曰當作以廣新公甄  
 豐為右伯補曰命言新室當分陝立二伯以豐為右伯大傳平晏為左伯  
 西域補曰右伯當連職西出車師後王須置離聞之與其右將股鞞左將尸  
 泥支謀曰師古曰泥支聞甄公為西域太伯常出故事給使者牛羊穀芻麥  
 導譯補曰導譯者前五威將過補曰王莽傳始建國元年秋遣五威將王  
 漢書西域傳補注 卷下



入匈奴補曰後城長國在後國西故兵時戊已校尉刁護病遺史陳良屯  
 桓且谷備匈奴寇音子余反史終帶取糧食補曰劉昭百官志戊已校尉  
 人按漢制護烏桓校尉有擁節長史二人護羌校尉有擁節長史一人此  
 戊已校尉不言長史者護烏桓校尉為二千石其屬得置六  
 百石之屬職同于長史故後書即稱戊已校尉為長史則此二史者或戊已  
 之副非其司馬丞韓元領諸壁石曲候任商領諸壁補曰戊已校尉屬有  
 屬官也五人此言司馬丞或丞兼司馬也劉昭百官志大將軍營五部部下  
 曲曲有軍候一人比六百石其餘將軍亦有部曲右曲候右部之曲候說  
 文墨軍壁也鄭氏周禮注軍壁曰墨此分言者壁壘相與謀曰西城諸國  
 非一處故互言之領諸壁壘即所謂總知營事  
 頗背叛補曰是時西域騷動向未顯然背叛至始匈奴欲大侵要死可殺  
 校尉將人眾降匈奴如淳曰言匈奴來侵當死耳可降匈奴也師  
 數千騎至校尉府諸亭令燔積薪師曰古曰示為燔火也補曰亭置積薪  
 至分告諸壁曰匈奴十萬騎來入吏士皆持兵後者斬得三四百人補曰

漢書西域傳補注 卷下

傳作劫略吏去校尉府數里止晨火難師曰古曰然字校尉開門擊鼓收  
 卒數百人補曰見後火故良等隨入遂殺校尉刁護及子男四人諸昆弟子男  
 吏士補曰收吏士使入府獨遺婦女小兒師曰古曰遺留止留戊已校尉城補曰即  
 補曰殺刁護四子獨遺婦女小兒置不殺也師曰古曰遺留止留戊已校尉城補曰即  
 及其昆弟之子獨遺婦女小兒置不殺也師曰古曰遺留止留戊已校尉城補曰即  
 所在也按傳言姑句馳出高昌壁是其時高昌有壁無城而後書言何奴  
 車師共圍戊已校尉又校尉城不在交河城內明證蓋前漢校尉城去交  
 河城不遠後漢因之建初元年段彭解戊已校尉之圍而破車師遣人與  
 於交河城是也班超再定西域復置戊已校尉乃移治高昌壁耳遣人與  
 何奴南將軍相聞補曰何奴傳作遣人與何奴南將軍王南將軍以二千  
 騎迎良等良等獲商略戊已校尉吏士男女二千餘人入匈奴單于以良  
 帶為烏黃都尉師曰古曰黃音奔補曰按何奴傳元商留南將軍所良帶徑  
 尉烏黃都尉師曰古曰黃音奔補曰按何奴傳元商留南將軍所良帶徑  
 將軍之號三傳始建國二年十一月立國將軍建泰西域將欽上言九  
 月辛巳戊已校尉史陳良終帶共賊殺校尉刁護劫略吏士後三歲單于  
 自稱漢大將軍亡入匈奴是其事也建泰孫建欽者但欽後三歲單于  
 死補曰烏珠留若羅單于也以綏和元年弟烏柔單于咸立師曰古曰索音  
 死補曰烏珠留若羅單于也以綏和元年弟烏柔單于咸立師曰古曰索音

按匈奴傳成爲呼韓邪少子始建國二年莽拜成爲孝單于匈奴傳匈奴  
 用事大臣右骨都侯須卜當即王昭君女伊墨居次云之婿也云當欲與  
 中國和親又素與成厚善見成前後為莽復與莽和親莽遣使者多齎金  
 幣賂單于補曰欲見和親侯王欽莽遣欽弟騎都尉展德侯使匈奴  
 賈單于初立賜購求陳良終帶等單于盡收四人及手殺刁護者芝青妻  
 黃金衣被綉帛子以下二十七人皆械檻車付使者到長安莽皆燒殺之補曰王莽傳莽  
 會觀之其後莽復欺詐單于和親遂絕補曰欺詐謂前給言匈奴大擊  
 北遊補曰匈奴傳匈奴愈怒並而西域亦瓦解焉國近匈奴先叛殺都  
 護但欽莽不能討補曰按莽傳事天鳳三年遁遣五威將王駿補曰王莽  
 將五威西域都護李崇補曰後漢將戊已校尉郭欽補曰即出西域諸國皆郊迎  
 送兵殺補曰謂助兵與食兵焉者詐降而聚兵自備駿等將莎車龜茲兵  
 七千餘人分爲數部入焉者焉者伏兵要遮駿及姑墨尉犂危須國兵爲

漢書西域傳補注 卷下

反問還共襲擊駿等皆殺之惟戊已校尉郭欽別將兵補曰王莽傳駿命  
 尉郭欽後至焉者焉者兵未還欽擊殺其老弱兵還補曰王莽傳從莽封  
 欽爲剡胡子郭展曰剡音彰師曰古曰剡絕也音子小反字本作剡轉寫誤  
 犯其命蓋作剡者向書正字尙包改對作剡从刀刀又作力遂相承用  
 動而剡廢矣王莽傳將遣大司空征伐剡絕之矣存古字莽拜欽爲  
 外將軍又封何封爲李崇收餘士還保龜茲補曰近都護者龜茲年  
 集州男皆見莽傳李崇收餘士還保龜茲補曰近都護者龜茲年  
 自天鳳三年至更始元莽死崇遂沒西域因絕補曰漢書衛霍傳後凡  
 年漢兵誅莽凡八年莽死崇遂沒西域因絕補曰漢書衛霍傳後凡  
 國五十補曰據哀平間分五十五國除自譚長補曰十九人君補曰  
 名者二補曰以監吏補曰以吏大廉補曰一人百長補曰八人都尉補曰  
 以都尉名者且渠補曰二當戶補曰無將相至侯王補曰將四十八人相補曰  
 六十二人且渠當戶補曰無將相至侯王補曰將四十八人相補曰  
 佩漢印綬凡三百七十六人校者合傳所載官數二百四十七人又除不  
 屬都護者其數蓋懸百而康居大月氏安息罽賓烏弋之屬皆以絕遠不



在教中其來貢獻則相與報補曰若康居貢獻則都護更不督錄總領也

贊曰補曰漢紀武帝為全錄此文孝武之世圖制匈奴師古曰圖謀也補

忠其兼從西國師古曰從結黨南羌通表河曲列西郡開玉門補曰後書

初開河西列置四郡通道玉門隔絕羌胡使南北不得交關補曰漢紀

由當為西武帝所開四郡皆在河西通與御覽引並作河西西郡漢紀作

四郡玉門下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補曰漢書以取烏孫為斷匈奴右臂

漢紀有開字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補曰漢書以取烏孫為斷匈奴右臂

伐朝鮮起元苑樂浪以斷匈奴左臂補曰漢書以取烏孫為斷匈奴右臂

注云南面以西為右也漢紀匈奴下有之字補曰漢書以取烏孫為斷匈奴右臂

是遺道而幕南無王庭補曰匈奴傳票騎封於狼居胥山禱姑衍臨翰海

漢北武帝紀注應劭曰幕沙幕補曰漢書以取烏孫為斷匈奴右臂

何奴之南界臣瓚曰沙土曰幕補曰漢書以取烏孫為斷匈奴右臂

後不入教天下殷富財力有餘補曰漢書以取烏孫為斷匈奴右臂

故能賄犀布補曰漢紀故能下有積聚貨三字懷祖先生曰布當為犀

瑁則建珠崖七郡師古曰瑁音代瑁音珠瑁音布之漢建珠崖七郡漢紀作瑁

漢書西域傳補注

卷下

為朱崖七郡按武帝紀及地理志元鼎六年定越以為南海蒼梧鬱林合

九郡漢紀數感枸櫞竹杜則開洋柯越揚師古曰枸音矩補曰按西南夷

健為者亦非師古曰枸音矩補曰按西南夷

食家蜀枸櫞蒙問所從來曰西北洋柯江蒙歸至長安問蜀人蜀蜀出

枸櫞多持竊出市夜即蒙上書言通夜郎道近越為郡其後西南夷數反

罷西夷及元狩元年蒙言使大夏時見蜀布印杖問所從來曰從東南

身毒因塞因盛言大夏蒙中誠通蜀身毒國道便近天子乃令王然等

十餘輩問出西南夷地理志詳柯越揚郡皆元鼎六年開天馬蒲陶

本紀元鼎六年定西南夷以武都郡柯越揚郡沈黎文山郡開天馬蒲陶

於外西本紀元狩殊方異物四面而至於是廣開上林補曰三輔黃圖云

二年南越獻馴象師古曰馴象殊方異物四面而至於是廣開上林補曰三輔黃圖云

上林苑東南至藍田宜春鼎湖御宿昆吾勞南山西至長楊五柞北

黃山灑渭水而東周表三百里離宮七十所皆容千乘萬騎宮殿廣

三百四十里漢舊儀上林苑方三百里離宮七十所皆容千乘萬騎宮殿廣

里苑中養百獸天子秋冬射獵取之補曰三輔黃圖云昆明池補曰三輔黃圖云

地上郡戊卒半發諸吏穿昆明池補曰三輔黃圖云昆明池補曰三輔黃圖云

十里有百艘樓船建樓櫓文船各數十上連戈矛四角悉垂橋梁營

千門萬戶之宮補曰三輔黃圖云建章宮周二十餘里千門萬戶補曰三輔黃圖云

通天之臺補曰三輔黃圖云建章宮周二十餘里千門萬戶補曰三輔黃圖云

者言此臺高上通于天也漢舊儀與造甲乙之帳補曰三輔黃圖云

儀云高三十丈望見長安城補曰三輔黃圖云與造甲乙之帳補曰三輔黃圖云

傳推甲乙之帳補曰三輔黃圖云與造甲乙之帳補曰三輔黃圖云

顏君此注蓋用應劭西京賦大駕幸乎平樂張甲乙而襲翠被補曰三輔黃圖云

和璧隋師古曰璧東方朔傳注引亦作絡補曰三輔黃圖云天子負補依襲翠被馮玉几而

處其中師古曰依讀曰展展如小屏風而畫為繡文也白與黑謂之繡又

舖散不得言負師古曰依讀曰展展如小屏風而畫為繡文也白與黑謂之繡又

也處漢紀作居設酒池肉林以饗四夷之名補曰三輔黃圖云

漢書西域傳補注

卷下

未央北出經壽宮南入長樂宮北牆長秋殿大夏殿之北漢書池三

輔黃圖云太上皇廟在長安城中香室街酒池之北是酒池在香室街太

平黃圖云武帝作酒池以誇光胡飲以鐵盆重不能舉者抵牛飲按三

輔黃圖有秦酒池長安志亦言酒池秦始皇造漢武帝行舟於中是非自

漢設作巴俞都盧海中磔極漫衍魚龍角抵之戲以觀視之師古曰都盧

日都盧體輕善緣者也磔極樂名也師古曰巴州人也俞水名今渝州

五〇九

漢書西域傳補注

卷下

於外西本紀元狩殊方異物四面而至於是廣開上林補曰三輔黃圖云

二年南越獻馴象師古曰馴象殊方異物四面而至於是廣開上林補曰三輔黃圖云

上林苑東南至藍田宜春鼎湖御宿昆吾勞南山西至長楊五柞北

黃山灑渭水而東周表三百里離宮七十所皆容千乘萬騎宮殿廣

三百四十里漢舊儀上林苑方三百里離宮七十所皆容千乘萬騎宮殿廣

里苑中養百獸天子秋冬射獵取之補曰三輔黃圖云昆明池補曰三輔黃圖云

地上郡戊卒半發諸吏穿昆明池補曰三輔黃圖云昆明池補曰三輔黃圖云

十里有百艘樓船建樓櫓文船各數十上連戈矛四角悉垂橋梁營

千門萬戶之宮補曰三輔黃圖云建章宮周二十餘里千門萬戶補曰三輔黃圖云

通天之臺補曰三輔黃圖云建章宮周二十餘里千門萬戶補曰三輔黃圖云

者言此臺高上通于天也漢舊儀與造甲乙之帳補曰三輔黃圖云

儀云高三十丈望見長安城補曰三輔黃圖云與造甲乙之帳補曰三輔黃圖云

傳推甲乙之帳補曰三輔黃圖云與造甲乙之帳補曰三輔黃圖云

顏君此注蓋用應劭西京賦大駕幸乎平樂張甲乙而襲翠被補曰三輔黃圖云

和璧隋師古曰璧東方朔傳注引亦作絡補曰三輔黃圖云天子負補依襲翠被馮玉几而

處其中師古曰依讀曰展展如小屏風而畫為繡文也白與黑謂之繡又

舖散不得言負師古曰依讀曰展展如小屏風而畫為繡文也白與黑謂之繡又

也處漢紀作居設酒池肉林以饗四夷之名補曰三輔黃圖云

漢書西域傳補注

卷下

未央北出經壽宮南入長樂宮北牆長秋殿大夏殿之北漢書池三

輔黃圖云太上皇廟在長安城中香室街酒池之北是酒池在香室街太

平黃圖云武帝作酒池以誇光胡飲以鐵盆重不能舉者抵牛飲按三







# 後漢書補注

德裕堂藏版

後漢書補注序

乾隆歲甲戌元和惠子定宇以所著後漢書補注二十四卷見示且屬爲之叙余受讀卒業作而嘆曰先生之援據博而考覈精一字不肯放過亦一字不肯輕下洵史志中絕無僅有之書也考章懷太子以儲貳之位招集賓客撰爲此書疑非出一人之手慮不無舛錯遺漏而范蔚宗全本華嶠後漢書比謝承書東觀記所載人物削去十之四五後人悅其文采遂與馬班並稱三史而其中遺美實多夫史以傳信今於人物多所闕畧是使可傳者不獲顯於後世復得章懷爲之注後人不復致疑是范史之咎而亦章懷之咎也先生做裴松之注三國之例以范史爲主悉本東觀記及皇甫謐帝王

後漢書補注序

世紀謝承謝沈袁山松所撰後漢書及司馬彪續漢書袁宏薛瑩後漢紀傳爲之附俾事粲然可觀約而不漏詳而不繁注八志援引尤多其有脫字衍字及差譌者復據家寧人先生及何義門所評三史一一較正之使讀者一見易了無復有魯魚亥豕之訛其用心可謂勤矣先生原本家學始自曾祖樸菴公諱某明歲貢生隱居不仕以九經訓子弟先生之祖周惕爲汪鈍翁高弟父諱士奇兩世並以文章博學爲海內泰山北斗列翰苑爲顯人先生弱冠卽覃精經史三十以前撰此書及左傳補注六卷三十以後專意經學所著經說十數種辛未之歲

今天子詔內外官員列薦海內篤志經學博物洽聞之士大



吏以君名上會

天子慎重遴選詔大學士九卿核定四人先生不得與而余以衰老濫膺

恩命今讀先生書爽然自失執筆之餘為慙恧者久之六月上浣二日錫山同學弟顧棟高書

後漢書補注序

二

跋後漢書補注

數百年來談漢儒之學者莫盛於今日而必以吳惠氏為首庸元龍仲孺兩先生皆以翰苑起家父子傳述覃精抉奧至仲孺子定宇先生承兩世之傳而益擴之于是東西京流傳僅存之單文碎義推闡發明直接二千載以上久湮之旨以不囿於近世章句詁訓之俗學啓謬摘誤斯亦藝苑振古之業也先生早搜家艱絕意仕進六吏嘗一以經學薦海內通人學士咸推挹以為不可及所著書極富次第得當代大力者為之表明行世惟後漢書補注藏書家未得其本頗以為恨先生中年後在揚日多客廬都轉署中最久儀徵汪對琴比部好古嗜學尤傾心於先生先生嘗病旅次為親視藥

後漢書補注序

一

餌危而復安所費殆及千金不以告也先生心感其意因舉是書稿本繕本盡詒比部遂不自有之比部懲郭象盜秀之非什襲珍護屢欲梓而緇於力其後家益落同里陳氏喜聚書比部因以繕本付之而自留棄本陳氏亦未及刻比部每向余言意殊悵悵比部既亡余從其令子假得稿本俱出先生手書件繫條舉粘紙累累殊費尋繹先是焦孝廉循從稿本抄錄一通余復假之焦互相讐校而陳氏子為余郡學生因緣借得繕本雖比部令子亦未之見然尚有添注補錄雜綴於書之上方較稿本則已釐然易讀聞見積而愈富其功固無止境也書仿小司馬索隱式約三十餘萬言為二十四卷實事求是彌覺章懷本注之疎畧班史有三劉駁正并間



見於叢說中而范獨未之及其天文五行等志尤精鑿不刊  
蓋先生貫串圖緯爲世絕學精心考核其快處眞若撥雲霧  
而見青天也余旣手自寫錄又乞朋好仗助之是書有功范  
史其精神終不能磨滅顯晦有時留以相待因備述其詳并  
錄于稿本後而返之汪君以無忘比部惓惓之古誼稿本標  
名訓纂先生向有精華錄訓纂意蒙其稱至繕本則定爲補  
注云時嘉慶八年五月二日寶山李保泰書

作序後偶讀潛研堂集中先生傳紀後漢書補注十五卷  
蓋先生旣以贈比部不自留稿門下士知先生用力於此  
者久從所閱後漢書本葺錄排纂釐爲十五卷流傳吳下  
並非全書焦孝廉親晤江良庭聲丈云然丈卽先生高第

後漢書補注

弟子也附志於末庶後之讀者不以十五卷之故轉疑此  
本也九年五月七日又書

集梧館揚州得交寶山李齋生教授晨夕過從談藝斯文之  
契積久彌篤一日出其手錄惠氏後漢書補注曰此定字先  
生振古之業顧獨未刊行并示所題識於書之傳授顯晦明  
辨以哲集梧狂喜借觀之嘆其旁推交通取精多而用心細  
所以昌明絕學足與小司馬史記索隱並附正史爰卽仿其  
體例付之梓人而蒙于郡國志丹陽郡故鄣之文竊附說焉  
丹陽郡注秦鄣郡劉敞曰秦分三十六郡無鄣郡云云補注  
劉說非也據越紐錄即今之越絕書以故鄣爲秦漢以來所置無疑又  
據晉志丹陽當作楊又秦鄣郡所治秦亦當作故云集梧按  
丹陽之或從陽或從楊自晉至唐無定字也而郡治有定也  
通鑑卷七十注項安世曰丹陽以多赤柳在丹陽山晉書南

後漢書補注 序

史並用楊考二漢志丹陽郡本秦鄣郡漢武帝更名丹陽郡  
若班志誤注丹陽縣誠如項氏所云二漢之丹陽郡治宛陵  
宛陵晉宋屬宣城郡治所旣異則漢魏時之丹陽郡當依二  
漢志爲陽不當作楊也要之鄣郡實秦郡劉注沈志及裴注  
得之若劉原父謂秦三十六郡無鄣郡豈亦誤讀班志以南  
海等三郡充三十六郡之數乎又稿本初名訓纂後定曰補  
注蓋補梁劉昭注唐章懷太子賢注故云按劉昭注補別本  
改云補注其所云補注者補之注之各自爲義非謂補注之  
闕與補志注之闕也近本題作劉昭補并注益了然矣不必  
疑昭之前已有注司馬志者而昭又補其注卽天文五行志  
之無注更不必疑其亾失而非劉氏原本也并質之齋生先



生以余言有所稽否也嘉慶甲子六月桐鄉後學馮集梧

後漢書補注序

二

後漢書補注卷第一

蘇州府元和縣學生員惠棟撰

帝紀第一

光武

註秀之字曰茂洪邁曰漢高祖諱邦有悅云之字曰國惠帝諱盈之字曰滿謂臣下所避以相代也蓋之字之義訓變左傳周史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至之遇觀之否謂觀六四變而為否也他皆倣此棟謂之猶通也通則變矣易繫辭曰惟變所適京房論卦有適變是也避諱改文與卦變同故云之出自景帝

生長沙定王發劉放曰按文言出自景帝生長沙定王發文

意不足蓋此生字當作子字案東觀記世祖紀曰世祖光武皇帝高祖九世孫承文景之統出自長沙定王定王生春陵節侯本書曰明范氏易養子叔父良東觀記曰年九歲而南頓君卒隨其叔父在蕭日其文而義反晦耳

角朱建平相書曰額有龍犀入髮左角日右角月王天下也李經授神契曰伏義大目山準日角宋均曰日角額有骨表取象如日所出房所立有星也乃之長

安東觀記曰因學世事朝政每下必先問知具為同舍謹厚者亦復為之東觀記

人仁智明遠多權略樂施愛人新市平林兵前書曰新市朱鮪平林陳牧等也水經

在市平林之號西擊長聚日屠長聚進屠唐子鄉兩漢博聞曰師古云屠謂破

水經注曰新野唐子城在進拔棘陽得城為拔戰于小長

安謝沈書曰光武攻清陽不下引兵欲攻宛至小長安與甄阜戰敗于清更始元年

張衡以為更始居位人無異望光武初為其將然後即真宜以更始之號遂于光武之初東

觀諸書不為更始立紀辭宗集中亦言其失其作漢書獨書更始元年者蓋從平子之說也

漢軍復與甄阜梁丘賜戰于此水西大破之謝沈書曰甄阜等敗光

黃浮水前營皆阻兩川謂臨此水絕後橋示無還心漢注此水在今唐州泚陽

兵擊之二軍潰溺死黃浮水者一萬人軍具資武王傳注此水在今唐州泚陽

南此亦作泚乘欽水經曰泚水出泚陽東北大湖山注泚水之陽李吉甫曰泚水東去

水滂其二月辛巳立劉聖公為天子前書曰三月辛巳朔案劉

武別與諸將徇昆陽定陵鄆前書曰四月世祖與臣常等別攻潁川注昆

陽故城在今許州葉縣北李吉甫曰在葉大司空王邑前書表曰建平

縣北二十五里

後漢書補注卷十

一







聖五十里差功德也孝經後漢神契曰王者疆幹弱枝春秋緯漢含章曰疆幹弱枝尚書大傳曰疆幹弱枝更始復漢將軍鄧暉輔漢將軍于匡降

始正火德色尚赤 東觀記曰自漢草創德運正朔服色未有所定高祖

注虞主用桑練主用栗 許慎五經異義曰公羊說虞而作主古

二月乙未大赦天下 續漢書曰二月乙未大赦天下

後姬常為周承休公 侯十三年封于觀為衛公也承休國屬潁川 劉終 水主

野穀旅生 晉灼曰時誘殺湖陽野穀旅生也

三年峭底注名嶽岑 公羊傳曰穀之嶽底杜預曰穀在宏農池縣西二穀之間南谷中谷

其擇吉日 漢委曲兩山相嶽也陸德明釋文曰穀本又作峭戶交反劉昌宗音

吏不滿六百石下至 鄭眾周禮注曰今時律令年未滿八

男子八十以上十歲以下 鄭眾周禮注曰今時律令年未滿八

詔所名捕注詔書有名而特捕者 前漢書曰詔所名捕注詔書有名而特捕者

幸春陵祠園廟 李吉甫曰世祖父南頓君陵在隨州襄陽縣東

光武舊宅在今隨州棗陽縣東南 李吉甫曰在棗陽縣東南

辛巳進幸盧奴 東觀記曰為垂惠 續漢志曰汝南是歲

北征彭寵陰后從行生 李吉甫曰在棗陽縣東南

李吉甫曰在棗陽縣東南 李吉甫曰在棗陽縣東南

李吉甫曰在棗陽縣東南 李吉甫曰在棗陽縣東南

李吉甫曰在棗陽縣東南 李吉甫曰在棗陽縣東南

李吉甫曰在棗陽縣東南 李吉甫曰在棗陽縣東南

李吉甫曰在棗陽縣東南 李吉甫曰在棗陽縣東南

李吉甫曰在棗陽縣東南 李吉甫曰在棗陽縣東南

李吉甫曰在棗陽縣東南 李吉甫曰在棗陽縣東南

李吉甫曰在棗陽縣東南 李吉甫曰在棗陽縣東南

東觀記曰自王莽末天下旱蝗連年百穀不成元年初耕作者少民饑饉黃金一斤易粟一石至二年秋天下野穀旅生麻菽尤盛或生蔬菜果實野豨成羶被山民收其繁採獲穀

五年注武帝封孔吉為殷紹嘉公 恩澤侯表曰殷

前書音義曰中都官謂京師諸官府也 前書宣帝紀曰後元二年上遣

幸沛祠高原廟 徐廣引東觀記曰幸豐祠高祖于原廟棟案史記高祖

初起太學 東觀記曰初起太學官諸生吏民子弟及民以

六年改春陵鄉為章陵縣 李吉甫曰春陵故城在隨

篤癘注癘病也 案注當云癘癘病也晉平公癘

始謁高廟遂有事十一 高廟作十二室太常卿一人別治長安主知齋祠謂之高廟

吏所以為人也 白虎通德論曰列土為疆非為諸侯

各實所部 胡三省曰所部

上大司徒大司空二府 王充論衡曰郡言事二府曰取言之司空曰上棟案孔

丙寅晦日有食之 續漢志曰在尾八度

行巡 史官不見郡以聞

殊死 東觀後記本紀曰建武七年正月詔羣臣奏事無得

罪放言之司徒司空府左方云平 孫愾曰行姓周有大行人之官

七年 言聖人又舊制上書以青布囊素封書不中式不

得入 謂北軍待報前後相連連城月乃決上躬親萬機急于下情乃令上書封則用

入其 謂北軍待報前後相連連城月乃決上躬親萬機急于下情乃令上書封則用

急前 謂北軍待報前後相連連城月乃決上躬親萬機急于下情乃令上書封則用

前書 謂北軍待報前後相連連城月乃決上躬親萬機急于下情乃令上書封則用

而與 謂北軍待報前後相連連城月乃決上躬親萬機急于下情乃令上書封則用

為法 謂北軍待報前後相連連城月乃決上躬親萬機急于下情乃令上書封則用

從寸 謂北軍待報前後相連連城月乃決上躬親萬機急于下情乃令上書封則用



多以功舉官人幸由舊恩天子及為青徐賊所略為奴婢下妻

道曰略略強取也棟案以賣人法從事

漢律盜竊有劫略之科以賣人法從事

八年略陽

大水

時注今代州縣

避諱改焉

已酉庚午皆在三月

黃石灘一名橫石岑彭

徙致天水隴西扶風

寇金城馬接討破降之徙七千口于三輔

馬成平武都因隴西太守馬援擊破先零羌

十二年武陽

吳漢屠成都夷述宗族及延岑等

元日如今移

不應經義註以其服屬既疏不當襲爵為王

周承休公姬常

儀武也

從事

褒成侯

是歲會稽大疫

十四年注平帝封孔均為

十五年二月徙鴈門代郡上谷三郡民

地圖

右翊公

兄仲為魯哀公

丑晦日有蝕之

者除其罪

七年二月乙亥晦

妖巫李廣

史歆叛

復南頓田租歲劉放日案文不見歲數云

云棟案東觀記本紀曰十九年上幸南陽汝南至南頓止令舍大置酒賜吏民復南頓田

復十歲云云劉放父時東觀記尚存度置不觀

死注古今注云云

國胡叛屯聚青山

二年乙未晦日有蝕之

九月戊辰地震裂

匈奴莫健日逐王比遣使詣漁陽

請和親使中郎將李茂報命

而匈奴中連年旱蝗旱于畏漢乘其敵乃遣使詣通陽求和親于是不得立既懷憤恨

遣人奉匈奴地阿蘭西河太守求內附案此則李茂所報者乃蒲奴非比也此內附在二

年二十三年南郡蠻叛

徙其種人于江夏

玉况

遣使詣西河內附

何焯曰宣帝置西河內地屬國二十

以處匈奴降者故詣西河內附二十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四年詔有司申明舊制阿附蕃王法漢律鄭元章句曰封諸侯過限曰附于是分爲南北匈奴案東觀記時十一月癸丑也二十五年烏桓大

人注烏桓謂渠帥也棟案謂字衍據魏書曰烏桓大人戊申晦日有食之

續漢志曰在畢十五度畢是歲烏桓大人率衆內屬通鑑攷異曰上既著烏

乃率種族內屬東觀記曰前以用度不足二十六年詔有司增百官奉

公下至佐初作壽陵東觀記曰四月始營陵地于臨平亭南詔曰無爲山陵

史各有差初作壽陵東觀記曰四月始營陵地于臨平亭南詔曰無爲山陵

非成法耶無爲山陵東觀記曰四月始營陵地于臨平亭南詔曰無爲山陵

遣子入侍奉奏詣闕東觀記曰南單于遣使詣闕奉書稱臣入裝錢

後漢書補注卷一

爲辨二十八年前沛太后郭氏薨何焯曰此條下捕請侯賓客書廢后薨例不見

至有一家三尸伏堂者痛甚矣二十九丁巳朔日有食之續漢志曰在東

有食之續漢志曰是夏蝗王充論衡曰蝗起太山郡西南過陳留陳留雨穀

論衡曰陳留雨穀殺下穀地案視中元元年通鑑考異曰續漢志云以建武三十二

殺形若茨而黑有似于稗實也中元元年通鑑考異曰續漢志云以建武三十二

志俱出范氏而所載不同此必傳寫脫誤今自書累經校定字者失于精審但見紀元復

有建武二字輒以意刪去斯爲誤矣梁武帝大同大通之號俱有中元是亦意章于此棟

案宋論是也惟以紀志俱出范氏爲未審其沈約撰符瑞列爲年紀棟案載文志有

志亦言建武中元元年知衆漢書所載決不同于范也使司空告祠高廟東觀記曰

臣瑣注漢書亦引使司空告祠高廟東觀記曰十一月甲子晦日有

食之續漢志曰在注漢宮閣疏曰靈臺高三丈水經注曰靈臺光武所二年

帝崩于南宮前殿年六十二建武三十一年中元二年則崩時乃六十三歲

祭祀志封禪刻石文曰云在位三十二年年六十每旦視朝日側乃罷數引公

二則崩年六十三無疑矣此二字疑傳寫誤也

卿郎將講論經理夜分乃寐東觀記曰上常自細書一札十行報郡縣曰

時政畢道古今事次說在家所議鄉里能吏次第比類又遺忠臣孝子生光武于縣

舍宗室四王傳曰附順君娶同注令舍不顯依濟陽官碑及東觀記皆云令舍下濕

長占之論衡曰皇考召功曹史充爾使出問卜後望氣者蘇伯阿論衡曰

及始起兵還春陵遠望舍南火光赫然屬天有頃不見論衡曰

西門君惠東觀記曰西門君惠從其學養生却老之術前書

附衆漢書論

皇甫謐曰元晏先生曰左氏春秋稱夏少康之起有田一成

有衆一旅若漢之再命世祖不階成旅之資平暴反正遂建

中興與夏康同美矣

袁山松曰前漢自成哀已下而天地縱橫巨猾竊命劉氏舊

澤雖存一作猶存而瞻烏之望殆一作絕絕世祖以眇眇之胤

起于白水之濱身屈無妄之力位與羣豎竝列于時懷聖者

十餘建旗者數百高才者居之南面疾足者爲之王公蒞蒞

九州瓜分鬻切泯泯蒼生塵消鼎沸我弱之以仁風驅之以

大威霜雪被而茨棘枯橫網一作網維振而逆鱗掃羣才畢湊人

鬼與能數年之閒廓清四海雖曰中興與夫創業者庸有異

後漢書補注卷一

九



乎誠哉馬生之言固以寥廓大度同符高祖又資一作太宗

之仁兼孝宣之明一人之體其殆乎同故能享有神器據乎

萬物一作之上矣

司馬彪曰昔羿浞篡夏數十年少康生為仍牧正能脩德復

夏厥勳大矣然尚有虞思及靡有鬲內外之助至于光武承

王莽之篡起自匹庶一民尺土靡有憑焉發跡于昆陽以數

千屠百萬非瞻智之主孰能堪之討賊平亂克復炎漢號稱

中興者無以加之矣中國既定柔遠以德愛慎人命下及徭

賦武功既備抗文德脩經術勳績宏矣

薛瑩贊曰王莽之際天下雲亂英雄並發其跨州據郡僭制

者多矣人皆冀于非望然考其聰明仁勇自無光武儔也宏

後漢書補注卷一

十

寬博納計慮如神是以任光賈融望風景附馬援一見觀顏

識奇故能以十數年間掃除羣凶清復海內豈非天人之所

輔贊哉古者師不內御而光武命將皆授以方略使奉圖而

進其違失無不折傷意豈文吏一作之過乎不然雖聖人其

循病諸

後漢書補注卷第一

後漢書補注卷第二

蘇州府元和縣學生員惠棟撰

帝紀第二

明帝

顯宗孝明皇帝諱莊袁山松後漢書曰帝諱陽一名莊字子屬東觀記曰建武四

與光武十歲能通春秋光武奇之東觀記曰皇子陽至十三年通春秋上循其

同月生師傳曰少推諫對十九年立為皇太子東觀記本紀曰上幼而聰明春知容貌

師傳無以易其辭謀謀甚深溫恭好學敬愛師傅所以承事兄弟親密九族內外周治世祖恩德以宜

承先緒建武十七年十月詔廢郭皇后立陰貴人為皇后以東海王立為皇太子治尚書

備師法兼通九經習舉大義博予末小子向書命曰王曰惠于錄寡漢書谷

香云懷保小人惠于錄寡石經同今書作惠錄寡孔氏聖恩遺戒顧重天下

後漢書補注卷二

十

民爵不得過公乘流民無名數欲自占者人一級宜帝紀地節二年詔曰

得實與于若同產古曰占者謂自隱度其戶口方今上無天子注公羊傳云云集覽正誤曰此

而者名籍也占音之贖反云與公羊義不同棟案此正誤應說章懷注是也章帝建初七

年詔亦云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豈當時亦因明帝初崩耶有司奏罪名並正

舉者應劭漢官儀曰建武八年世祖詔方今選舉賢俊未嘗錯用自今以後當四科辟召

縣邑務受試以職有非其人計過署不便習書永平元年越傳姑復夷叛

州郡討平之續漢志曰益州郡姑復蠻夷永平二年註扶玉杖玉杖當

管新宮案此則後漢時三老李躬躬常山人見東觀記胡三省曰桓榮傳及哀紀詔

甲子西巡狩幸長安祠高廟遂有事于十一陵歷覽館邑會

郡縣吏勞賜作樂東觀記曰時有縣三老上章云陛下入東都臣望顏色儀類先

事臣三驅喜陛下施用直諫然受之臣四驅喜陛下至明慈艾臨吏觀人如赤子臣五驅

喜進費用能各得其所臣六驅喜天下太平德合于堯臣七驅喜帝命上殿欲觀上衣因舉

虎頭衣以護羌校尉竇林下獄死東觀記曰林奉使羌歸降請林欲以為



其第一案問事狀林對前後兩屈林以誣罔論獄上不忍誅免官後涼  
州刺史秦林職罪復收紫羽林監送死獄中棟案林為質融從兄子也 三年詳刑慎  
罰 古文尚書呂刑曰度作詳刑以詰四方又曰 明察單辭 呂刑曰明 秋八月

壬申晦日有食之 續漢志曰在氏二度氏為宿宮是時明帝作北宮 魯哀禍大  
天不降譴注魯哀公時絕不日食 案春秋哀公十四年五月庚申朔日  
此韓書之謬緣春秋古文後出止據公穀兩傳故劉向 車駕從皇太后幸章陵  
集亦云春秋二十四年日食三十六不數哀公也 五年勞賜縣

觀舊廬 東觀記曰上與皇太后幸南陽章陵周觀舊廬召見陰都故  
椽史及門闢走卒 元和郡縣志引後漢書曰 六年二月三月 王雒山  
出寶鼎注雜或作雒 東觀記 昔禹收九牧之金鑄鼎以象物 春秋

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國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不指何君墨子天柱  
篇以為夏啓之事墨子在春秋時當得其寶漢時皆以為禹禹事失之 易曰鼎象三  
公 彭亨曰三公鼎足承君是也胡云易緯之辭何所據耶 七年葬光烈皇后  
胡三省曰西京諸后皆從帝繼惟衛皇后許恭哀后不 范遷 遷事見 注武帝拜范

以壽終而別追諡之從帝繼而又加一字自陰后始 范遷 遷事見 注武帝拜范

明友為度遠將軍 何焯曰前書昭紀元鳳年中郎將范明友 占著 史記田叔  
占著名數索隱曰言卜占而自占著家 王寅晦日有食之既 續漢志曰在斗十一  
口名數猶今附籍然也占首之驗反 王寅晦日有食之既 度斗吳也唐虞於天  
文屬吳後二年廣陵 繕脩宮宇 謂起北宮及 出入無節 洪範五行傳曰出入不  
則木不 九年置五經師 棟案漢有學師宋恩等題名其稱師者二十人易稱二人易  
棟各一人文學師四人蓋當時郡國皆置五經師而 十年注篋長尺四寸有八  
五經又各有師故魏德公曰經師易復人師難道也 十一年灑湖出黃金

孔 孔光奏主調篋員一人注云篋長尺四寸廣尺二寸前書志  
論衡曰灑湖侯國民際有灑湖民小男曰陳陳年皆十歲以上相與釣于湖灑湖先  
釣而去疑四十步所見湖灑有酒樽色正黃沒水中射以為銅也灑水取滑重不能舉灑  
見往助之灑水未持樽頓行更為灑灑動行入深淵中不見樽留願見如錢等正黃數百  
千枝即共投灑各得滿手走歸示其家其父因故免吏字君賢灑曰安所得此財言其狀若  
賢曰此黃金也即灑與灑俱往到金處水中向多賢自灑水撥取灑灑位並開俱灑之合  
得十餘斤賢自言子相相言太守太守遣吏收取灑門下揀程躬灑灑具言得金狀灑曰如  
章則可不知有正法躬奉詔灑示太守即復因却上得黃金灑狀如前章事灑十二  
年賢等上書曰賢等得金灑水中郡牧欺說今不得直詔書曰親時金價傳賢等金直

時麒麟白雉醴泉嘉禾所在出焉 論衡曰孝明時麒麟甘醴醴泉東神雀  
白雉紫芝嘉禾金出鼎見離木復合

後漢書補注卷二

十二年注歷忌 經籍志曰歷忌歷 二卷高堂隆撰 十三年賜觀者食 東觀記曰有一諸  
文王之遇太公也上善板曰 得固其利 固 十月壬辰晦日有食之 續漢志  
生非太公亦非文王也 十七年幸東平 東觀記曰幸 令天下大酺五日 棟案周禮族師職春秋  
七 物裁書之神也又毛詩箋曰周時百室有祭酺合饌之歡孔穎達曰後世  
羸民聚飲皆謂之酺漢時每有嘉慶令民大酺五日是其事也服虔音蒲 十六年高  
關 袁宏紀曰出朔方高關塞水經注曰史記趙武靈王既襲胡服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關  
關 塞山下有長城其山中斷望若闕焉故有高關之名關口有城跨山治局謂之高關  
戍上古迄今常置 十七年甘露降于甘陵 通鑑考異曰皇后紀曰原陵甘  
重捍以坊壅道 僭耳 師古曰僭音丁 注楊浮異物志 漢漢郎楊孚字孝先撰異物志一  
為甘 朝堂 胡三省曰班固西都賦云左右廷中朝堂百僚 卷見廣志及經籍志浮當作孚  
朝堂 胡三省曰班固西都賦云左右廷中朝堂百僚 卷見廣志及經籍志浮當作孚  
朝堂 胡三省曰班固西都賦云左右廷中朝堂百僚 卷見廣志及經籍志浮當作孚

後漢書補注卷二

遊奉建武制度無敢違者後宮之家不得封侯與政 東觀記曰  
遊奉建武之政有加而無損初世祖開創前代權臣太盛外戚乘隙漢中興唯宣帝取法  
至于建武朝無權臣外族陰邪之家不過九卿親屬勢位不能及許史王氏之半至永平后  
妃外家貴者裁家一人備列將校尉在兵馬官充奉宿衛闔門而已無封侯與政者自皇后  
之封皆裁舊制諸王皆當略與楚淮陽相比什減三四日我子不當與先帝子等又國遠而  
小易于為節 斷獄得情號居前代十二注十斷其一言少刑也  
儉謙約如此 吳仁傑刊誤補遺曰案前書刑法志自建武永平朝無戚福之臣邑無乘僕之使以口率計  
斷獄少于成哀之間什八可謂清矣范氏所謂前代即成哀之間注不指此而汎言之未之  
也 附諸論

華嶠曰世祖既以吏事自嬰明帝尤任文法總攬威柄權不  
借下值天下初定四民樂業戶口衣食滋殖斷獄得情號居  
前世之十二中興以來追蹤宣帝夫以鍾離意之廉法諫諍  
懇懇以寬和為首以此推之斯亦難以德言者也

後漢書補注卷二

後漢書補注卷二

後漢書補注卷二

後漢書補注卷二

後漢書補注卷二

後漢書補注卷二

後漢書補注卷二

後漢書補注卷二

後漢書補注卷二

後漢書補注卷二



薛瑩贊曰明帝自在儲宮而聰允之德著矣及臨萬幾約一作身率禮恭奉遺業一以貫之雖夏啓周成繼體持統無以加焉是以海內又安四夷賓服斷獄希少有治平之風號曰顯宗不亦宜乎

帝紀第三

章帝

母賈貴人

帝王世紀曰孝章皇帝以中元三年生于永平二年立為皇太子

少寬容好儒術顯宗器重之

東觀記曰永平三年二月以皇子立為太子年四歲幼而聰達才敏多識世事動容進止聖表

太傅融為太尉並錄尚書事

陶漢職官要錄曰尚書有錄名自此始因是以來每帝初即位輒置太傅錄尚書事雖必曰書

大麓之事自孔安國以為大錄萬機之政而桓譚新論以為錄者錄錄天下之事若今之尚書然蓋自漢以來有是說矣是以章帝置太傅錄尚書事雖曰錄尚書事自辛融始宋百

後漢書補注卷二

四

彭

官志云成帝初王鳳錄尚書事章懷注以為始子張子孺皆誤也西京無錄尚書止有領尚書平尚書事鳳止領尚書事爾

甲辰晦日有食之

續漢志曰在斗二十一度是時明博賈六藝不舍彭

晝夜

東觀記孝明本紀曰上夜讀書晝夜更盡乃寐先五鼓起率常如此

除日祀之法

許慎五經異義曰古春秋左氏說古者先王日祭于廟月祭于廟時祭于便殿明帝遺詔無起廢廟故除日祀之法也韋昭國語注曰日祭祭于廟考謂上

建初元年已已詔

杜佑曰建武中詔三公郡國守相歲舉茂才廉吏所徵舉率皆特拜不復簡試士或矯飾誘誘漸生章帝建初元年始復

用前漢丞相故事以四科辟士凡所舉率先試之以職乃得充寬博有謀明經寬博選其德行尤異不宜試職者疏于他狀舉非其人兼正舉者罪武猛治劇此皆名自命而號自定也九月永昌哀牢夷叛續書天文志曰是時蠻夷

日比年陰陽不調饑饉屢臻

論衡曰建初五年中州頗歉類川汝南民流四散聖主憂懷詔書數至充奏記郡守宜禁奢侈

春秋之義以貴治賤

數梁傳

是歲零陵獻芝艸

論衡曰零陵泉陵女子傳寧宅土中忽生芝草五本

四年南陽太守桓虞

東觀記曰虞字伯春

遷尚書僕射據法斷事刑罰平正以為能擢為南陽太守袁宏紀曰虞鴻禧萬年人初為魯令以父母老去官二親既終乃仕稍遷南陽太守表賢黜惡校練名實家吏無所容其奸百姓悅之為建武以來太守名稱冬牛大疫續漢志曰是時皇后以未貴人子為無及虞者及為三公無他與政太子寵幸令人求何貴人過隙以譏毀之章帝不知實后是時甘露降泉陵洮陽二縣論衡曰甘露下泉陵零陵洮陽始安冷道五縣榆梅李葉皆洽薄咸委流漢五年二月庚辰朔日有食之璧為文章是時羣臣爭經多相非側席異聞註側席謂席不正曲禮曰有愛者側席而坐鄭元注云側

子大夫

賈逵國語注曰親而近之故曰子大夫

有八黃龍見于泉陵

注古今注云云水去泉陵

七年注詩大雅曰有來雍雍

至止肅肅

乏軍興

陳羣新律序曰厥律

注蒼頡篇曰掠問也

劉伯莊曰掠

九月乙未東平

王忠薨

算三歲

高祖七年令也杜佑理道要訣曰漢高帝每歲人常賦百二十錢至孝文帝時省

富姦行賂于下

復以三年之算萬物孳甲

鳳皇集肥城

水經注曰集肥城

宗祀五帝于汶上明

堂

注尚書駿奔在廟

案梅氏武成行在廟二字

天井關

李吉甫曰天井關一名太行關

注姚察

日漢書

符瑞志曰得白鹿于臨平觀元和元年獻生犀

得銅器形似酒樽獻之

東觀記曰采色青黃有古文符瑞

又獲白鹿

符瑞志曰得白鹿于臨平觀

注蒼頡篇曰掠問也

劉伯莊曰掠

九月乙未東平

王忠薨

算三歲

高祖七年令也杜佑理道要訣曰漢高帝每歲人常賦百二十錢至孝文帝時省

富姦行賂于下

復以三年之算萬物孳甲

鳳皇集肥城

水經注曰集肥城

宗祀五帝于汶上明

堂



訓纂三十卷陳吏 注禮記曰正朔三而改此禮記文非禮記也注說注三微者三正

之始萬物皆微此說未盡案易緯乾鑿度曰天氣三微而成一著三著而成一體鄭元注曰五日為一微十五日為一著冬至陽始生積十五日而小寒

為一著至大寒為二著至立春為三著故曰三微而成律十二月立春不以報

囚說文曰報當罪人也月令冬至之後有順陽助生之文五行傳曰自冬至至數四十六日迎春于東堂號曰助天生朔令云云此夏月令也祭祀志注皇

覽曰迎禮春夏秋冬之樂又順天道是故距冬至日四十六日天子迎春于東堂號曰助天

生上云順天道天陽也是順陽助生乃明堂月令之劇易案病有劇易謂增劇及變易也

明文也注止採今文月令日短至南文非書也東觀記曰救御史司空道橋

也太公六韜曰知人飢渴習人車可以引避引避之所過歷樹木方春日無得有

可引避也符瑞志曰以太車具祠北岳山詔高邑令祠光

武于卽位壇裴松之案漢記詔高邑縣祠卽位壇五成陌李吉甫曰世祖廟一名壇亭柏鄉縣北十四里鄆縣故城南七里卽世祖卽位之千秋亭也

後于此袁紀作章和元年注桓虞字仲春馮翊萬年人與建初

立廟郭義恭廣志曰符拔如麟里一年壬辰袁紀二月章德前殿章德殿

出扶拔郭義恭廣志曰符拔如麟里一年壬辰袁紀二月章德前殿章德殿

見東觀記清 年三十三符果曰案卽位年十九在位十三年

河王慶傳 年三十三符果曰案卽位年十九在位十三年

附論

東觀記序曰書云孝于惟孝友于兄弟聖之至要也乾乾夕

惕寅畏皇天帝王之上行也明德慎罰湯文所務也密靜天

下容於小大高宗之極致也肅宗兼茲四德以繼祖考臣下

百僚力誦聖德紀述明詔不能辯章豈敢空言增廣以累日

月之光棟案孝于惟孝古文論語文也俗作孝乎屬上讀古文易曰君子終日乾乾夕

文尚書母佚述高宗曰書靜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

薛瑩贊曰章帝以繼世承平天下無事敬奉神明友于兄弟

息省徭賦綏靜兆民除苛法獨禁錮抑有仁賢之風矣是以

陰陽協和而百姓安樂衆瑞並集不可勝載考之圖籍有徵

云爾

袁山松曰孝章皇帝宏裕有餘明斷不足閨房讒惑外戚擅

寵惜乎若明章二主損有餘而補不足則古之賢君矣

帝紀第四

和帝

建初七年立為皇太子東觀記曰上自岐嶷至總角孝順聰明寬和篤仁孝章

初治尚書選兼覽書傳由是深珍之以為直承天位年四歲以皇子立為太子

好古樂道無所不照崔駰傳曰臣聞號者功之表諡者

天地明察神明章矣唐書數堯之德曰平章百姓言天之常德也詩曰驅球其章金玉其相

齊襄文王綱紀四方又曰俾彼雲漢為章于天喻文王聖德有金玉之質猶雲漢之天也舉

表析義四方附矣易曰先天而天不違後永元元年滿夷谷注滿夷谷關

天而奉天時臣愚以為宜上尊號曰章胡三省曰在

胡三省曰在胡三省曰唐太宗以解陞部追至和渠北鞬海何焯曰德傳

美渠比鞬海地置稽落州蓋因山以名之追至和渠北鞬海何焯曰德傳

私渠比鞬海地置稽落州蓋因山以名之追至和渠北鞬海何焯曰德傳

當從德傳會稽山崩是時實太后攝政兄憲專權燕然山引兵還至連邪烏燕

然山師古曰連邪烏地名也續漢志曰復置西

燕然山在其中無音一千反續漢志曰復置西

河上郡屬國都尉官注十三州志曰典屬國云云何焯曰光武紀

國都尉官典屬國都尉亦省仗實憲傳及西域傳皆作取伊吾盧

此復置之典屬國何與閣盤此作蓋蓋字之訛取伊吾盧

地胡三省曰西域傳章帝建初元年罷伊吾三年皇帝加元服杜佑案黃香集

車駕之元服至廟成禮乃迴軫反宮朝和帝冠乘金根

服以饗交擯大族之庭鍾威獻壽焉注春秋考異郵曰夏至四十五日

景風至五經異義曰景風至則封其有功也白虎通德論曰封諸侯

諸侯也續漢志曰在七星一度又曰行近軒轅在四年六月戊戌朔日有食之左角為太后是月太后兄弟憲等自殺

丙辰郡國十三地震續漢志曰春秋漢舍章曰女主盛臣制命則地動折時震

有不滿者以實除之鄭元周禮注曰故法豐年從正凶荒則損若今十傷二三



何奴單于於除鞬叛何焯曰匈奴上當有北字案續漢志作於除鞬鞬無北字南單于安國叛骨都

侯喜斬之案通鑑以爲永平六年事按南單于傳亦屬五年通鑑誤也六年覆案不急案漢律四篇有告劾傳覆告爲人所告也

見陳羣新律序不急謂細故也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

人杜佑曰漢諸帝凡口食地震山崩川竭天地大變皆七年夏四月辛亥朔日

有食之續漢志曰在舊曆爲旅旅主收斂備說旅旅宮中之象收斂食秋七月易

陽地裂續漢志曰京房易傳曰地裂者臣下分離不九月癸卯京師地震續

志曰儒說奄官無陽婦人也是時帝八年桐矜十二月丁巳南宮宣

室殿火續漢志曰是時和帝幸北宮宣十一年大赦天下續漢志曰是時和帝幸北宮宣

十一二年旄牛徼外白狼獲薄夷率種人內屬續漢志曰是時和帝幸北宮宣

秋七月辛亥朔日有食之續漢志曰在翼八度荆州十三年帝幸東觀覽書林閱篇籍東觀記曰

宿也明年南郡蠻反續漢志曰在翼八度荆州

正月上下以五經義異書傳幽并涼州戶口率少胡三省曰幽州大郡戶猶

殊親幸東觀覽書林閱篇籍幽并涼州戶口率少胡三省曰幽州大郡戶猶

百二十四并州大郡三萬餘戶不滿二千十四年徙金城西部都尉以戍

涼州大郡不滿三萬餘戶不滿二千十四年徙金城西部都尉以戍

之續漢志曰每屬國置都尉一人比二千司空巢堪罷東觀記曰堪爲司空十四

五年夏四月甲子晦日有食之續漢志曰在東復置涿郡故鹽鐵

官地理通釋曰永元十五年復置涿郡故安縣官將景曰北宋本漢書作故安案涿郡故

故安有鐵官或前漢涿郡治故安未之詳也是歲初令郡國以日北至案

薄刑胡三省曰案安帝永初元年嘗言自永元十五年案薄刑改用孟夏則夏至乃謂

至必孟夏之訛胡說是也決小事亦當依月令作決小罪孟夏決小罪者乾鑿度曰陰始干

已形于未巳四月也鹽鐵論曰大夫曰金生于巳刑罰小加故齊夏死言四月陰初生齊

一所自稱德薄皆抑而不宣東觀記曰朝無寵族政如砥矢惠澤沾濡恩

香德教在寬仁恕並治是以黎元軍康萬國協和唐羌羅泌曰羌本名羌後

貞符瑞應八十餘品帝讓而不宣故靡得而紀唐羌人惡其僭而改之

附論司馬彪曰孝和年十四能折外戚驕橫之權卽昭帝薨上官

之類矣朝政遂一民安職業勤恤本務苑囿希幸遠夷稽服

西域開泰郡國言符瑞八十餘品咸懼虛妄抑而不宣云爾

東觀記序曰穆宗之嗣世正身履道以奉大業賓禮耆艾動

式舊典宮無嬪嬙鄭衛之譙囿無樂樂遊畋之豫躬履至一作

德虛靜自損是以屢獲豐年遠近承風云爾

殤帝延平元年太尉張禹爲太傅司徒徐防爲太尉參錄尚書事

應劭漢官儀載羊卯冊書曰太尉張禹三世在位黃髮周忠孝肅司

徒徐防以臺閣機務施政牧守其以禹爲太傅以防爲太尉錄尚書事宗室坐事

沒入者猶託名公族甚可愍焉今悉免遣案蔡邕樂是時免

附論東觀記序曰孝殤強祿承統寢疾不豫天命早崩國祚中絕

社稷無主天下敖然賴皇太后孔子稱有婦人焉信哉

後漢書補注卷第二

後漢書補注卷第二

後漢書補注卷第二

後漢書補注卷第二

後漢書補注卷第二

後漢書補注卷第二

後漢書補注卷第二



後漢書補注卷第三

蘇州府元和縣學生員惠棟撰

帝紀第五

安帝

恭宗孝安皇帝

何焯曰案和帝既不以穆宗此紀恭宗二字為衍又祭志云安帝以護國大臣廢太子及崩無上宗之奏後以自建武以來無毀者故遂常祭因其陵號稱恭宗故此紀雖仍前史廟曰恭宗之文諱祐案說文云祐上諱徐未及刊削然獨無尊字尤與前諸紀迥異明是不知者謬加也諱祐案說文云祐上諱徐古聲祐當又有赤蛇盤於牀第之間盤於於字東觀記及符瑞志皆作紆易林曰盤紆九曲似當作紆年十

歲好學史書和帝常稱之數見禁中

東觀記曰孝安皇帝清河王第二子也少聰明敏達慈仁惠和寬容博愛好樂施予孝王常異之年十歲善史書經籍和帝甚嘉焉號曰諸生數燕見在中特加賞賜下及玩弄之物諸王子莫得與比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何焯曰不以父命辭者引傳文見不必受命于慶也年十三太后猶臨朝東觀記曰帝謙讓恪恭委政六州大水袁山松後漢書曰六州河濟渭雒南水盛長泛溢傷稼秋稼乙酉隕石于陳留續漢志曰陳留雷有

石隕地四天文志曰隕星也重仲舒以為從高反下之象或以為庶民惟星隕民困之象也

永初元年分隸為南部為屬國都尉何焯曰南部近稟司隸充豫徐冀并州貧民案袁紀時青兗豫故稟給廣成汝州梁縣西四百里三月癸酉日有食之續漢志曰三月二日也時太后專政去年大爵皇太后母陰氏為新野君獨斷曰異姓婦女以恩水傷孫倉廩為虛

已河東地陷

續漢志曰東西四步南北百二十步深三丈五尺先零種羌叛斷隴道大為寇掠遣車騎將軍鄧騭征西校尉任尚討之棟案西羌傳係辛未司空尹勤免陳龍傳云勤以雨水傷稼策免癸酉調揚州五郡租米注五郡謂九江

丹陽廬江吳郡豫章也揚州領六郡會稽最遠蓋不調也

棟案安帝時揚州有五郡順帝永建中始分會稽立吳郡又永初七年調零陵桂陽丹陽豫章會稽租米則會稽非以遠故不調明矣注兩失之辛酉新城山泉水大出河南之新

司空周章密謀廢立

章與王尊叔元茂等謀欲閉宮門捕鄧氏兄弟誅帝時鄧氏流徙帝為遠國王也見續漢志

訛言相驚

續漢志曰民訛言相驚并冀州民人流移時太后專政婦人以願為道故禮夫死從子之

命今專主事此

不從而僭也

是歲郡國十八地震

續漢志曰時太后攝政專事于四十一是陰類並勝西羌亂連十餘年

雨水

續漢志曰郡國四十一縣三百一十五

秋七月戊辰

黃長春曰鄧騭討羌符曰永初二年六月丁未朔二十日丙寅得車騎將軍莫府文書上郡屬國都尉中二千石守丞廷義縣令三水十月丁未到府受印綬發夫討叛羌急如律令按紀元年夏先零種羌叛遣車騎將軍鄧騭征西校尉任尚討之二年正月騭為羌所敗于葭西七月戊辰詔紀所書日月及漢簡參攷之簡云六月丁未朔則二十日正得丙寅而戊辰乃此月二十二日也六月未既而戊辰則七月不應復有之而紀是年復有戊辰之詔蓋紀誤也又紀是年七月之後繼書閏月閏月有辛丑九月有庚子亦當復有辛丑則是年閏當在七月據漢簡六月丁未朔則後百二十日得雨丁未正合也昔在帝王承天

後漢書補注卷三

此不成文理當有一令字

何焯曰案下云各使指變

夏勤字伯宗家貧作履供食常作一量屨斷動置不賣出行妻賣以糶米勤歸適炊五

大夫

通鑑作五官大夫棟案王符潛夫論曰今時權時令募選民耕邊入教遠郡千斛近

是歲京師及郡國四十一雨水雹

續漢志曰劉向以為陰陽陽陽也是時太后以陰陽陽陽

春正月元日會徹樂不陳充庭車

續漢書曰詔曰此年飢加有軍旅且勿設戲作樂正旦無陳充庭車也鄭元周

為奴婢者

漢律曰罪人妻子沒為奴婢而高誘呂華陽國志作歷棟

國九地震

九續漢志曰是時西羌寇

庚辰朔日有食之

續漢志曰在虛八度正月王若統事之正日也虛空名也是時太后攝政帝不得行事俱不得其正若王者位虛故于正月陽



不克示 李脩 世系曰脩為東郡太守 六年豫章員谿原山崩 續漢志曰各七

年丙申晦日有食之 續漢志曰在 元初元年二月己卯日南地圻

冬十月戊子朔日有食之 續漢志曰在尾十度尾為後宮繼嗣之宮也是時

陽西羌傳 十一月 何焯曰十一 二年太尉司馬苞薨注謝承書曰

苞為太尉會司徒楊震為樊豐所譖 何焯曰案永寧元年十二月劉愷罷

謝書為 夫犁營 鮮卑傳作扶黎章懷注云縣名屬遼東屬國胡三省以為兩漢無此縣

而誤耳俗本郡國志昌黎縣曰昌黎縣屬遼東屬國胡三省以為兩漢無此縣

遠交黎訛天遼辨見本志注 壬午晦日有食之 續漢志曰在心四度心

三月辛亥日有食之 續漢志曰在東五度 夏四月京師旱 劉歆曰時西

相繼連 四年春二月乙巳朔日有食之 續漢志曰在奎九度史官不見七郡

兵器也 三郡雨雹 續漢志曰大如村 行糜粥 漢法民年九十以上有受粥法

養老老按杖杖行糜粥飲食高誘曰今 方今案比之時 鄭元周禮注曰今時八月案比

之八月比戶賜高年鳩杖粉菜是也 雖有糜粥糠粃相半 東觀記曰糠粃泥

戶比民皇后紀曰漢 法常因八月算人 富平上河 西羌傳作 五年詔曰舊令制度各有

久 通鑑改異曰西南 科品 蔡邕表志曰永平初詔書下車服制度中宮皇太子親服重綰厚練流已復御率下

年詔曰申明舊令 八月丙申朔日有食之 續漢志曰在翼十八度 六年賜

如承平故事是也 棺木 鄭眾周禮注曰今時一室二戶則官與之棺漢金

記云云 胡三省曰案續漢志搜神記所云乃雁門郡之馬邑此乃代郡

午朔日有食之 續漢志曰在須女十一度如昏 永寧元年秋七月乙

酉朔日有食之 續漢志曰在張十五度 建光元年幽州刺史馮煥 棟

馮煥碑云煥字平 蔡諷 臨湖侯 通鑑作 甲戌遼東屬國都尉龐奮

侯巴郡宕渠人也 太尉馬英薨 通鑑考異曰傳作策能謀案 是秋京師

及郡國二十九雨水 續漢志曰是時羌反久未 冬十一月己丑 續漢志曰

郡國三十五地震 續漢志曰是時安帝不能明察信宮人及阿母聖等讒言破

復斷大臣二千石以上服三年喪 何焯曰從前尚書令視諷尚 舉武猛

堪將帥者各五人 潛夫論曰茂才孝廉賢良方正武 延光元年注夫餘

王子尉仇合 案高竊傳 京師郡國二十一雨雹 續漢志曰大如雞子

多 司空陳褒免 陳忠傳曰褒 陽陵園寢火 續漢志曰凡災發于先陵此太

當善先陵之災也 二年丹陽山崩 續漢志曰崩 三年告陳留太守 日詔

官官如故事是為詔書 賜臺長帛五十匹丞三十匹 符瑞志曰賜臺長

十匹臺長名收即霍也案下文云 北海王普 符瑞志曰賜臺長

符瑞志曰賜臺長 告祀二祖六宗注六宗云云 何焯曰六宗謂太宗世宗中宗顯宗肅宗穆宗

帝時始 馮翊言甘露降頻陽衙頴川上言水連理 符瑞志曰甘露降左馮翊衙

有木連理頴川定陵有木連理蓋左馮翊之衙縣頴川之定陵 白鹿麒麟見陽翟

符瑞志曰白鹿見左 庚申晦日有食之 續漢志曰在氏十五度氏為宿宮

上言鳳皇集西界亭 符瑞志曰集新 琅邪言黃龍見諸縣 續漢志曰

聽讒免太尉楊震自殺又帝獨有一子以為太子信讒 四年三月戊午朔日

有食之 續漢志曰在胃十二度隴西酒 帝崩于乘輿云云 閭后與兄衛尉顯

應不令羣臣知上崩遺司徒劉喜等分詣郊廟告天請命載入北宮庚午夕發喪明年張

衡上封事曰方今道路流言僉曰孝安皇帝南巡路崩從駕左右行轡之臣欲徵諸國王子

故不發喪衣車還宮也 冬十月丙午越嶲山崩 續漢志曰殺四百餘人丙

后專政其十一月中黃門孫程 贊我王度注稅穀不成也 晉語悼公言于

等殺江京立順帝誅問后兄弟 贊我王度注稅穀不成也 諸大夫曰抑人

之有元君將稟命焉若稟而奔之是焚殺也其稟不材是穀不成也韋昭

附論

薛瑩贊曰安帝之初委政太后十有餘年及親萬機仗邪並

後漢書補注卷三

三

後漢書補注卷三

四

後漢書補注卷三

五二五

後漢書補注

卷三

五二五



進閣官用事罷加私愛阿母王聖勢傾朝廷遂樹姦黨搖動儲副山陵未乾蕭牆作難兵交禁省社稷殆危

帝紀第六

順沖質帝

永寧元年立為皇太子

東觀記曰上幼有簡厚之質體有敦慈之性寬仁溫惠始入小學誦孝經章句和熹皇后甚嘉之以為宜奉大

統年六歲永寧元年立為皇太子

太子受業尚書兼讀經傳 譖太子乳母王男廚監邴吉殺之 帝為太子

四歲遊疾皆居阿母王聖所治乳母王男廚監邴吉以為犯土忌

不可御與京樊豐及聖二女永等相是非聖未嘗與言皆物故 更徵立諸國王子

北河間王子欲以為嗣 迎濟陰王子德陽殿西鍾下

太子既廢囚于諸室程 等執鍾下迎之也漢書

司馬遷傳云五伯囚于請室如淳

詔益州刺史罷子午道通褒斜路 初高

日請室請罪之室若今之鍾下也

于漢中由子午道出散入秦定帝位後以子午塗路難更隨圓谷復通望光凡此四道漢

昌九觀明帝永平四年詔開制靈通石門中連元一橋梁斷絕子谷復通延光末司隸校尉

健為武陽楊煥字孟文奏請廢子順帝從之自承 以少府河南陶敦為司空

後漢書補注卷三

五

案陶氏家傳云敦

永建二年甲戌朔日有食之

續漢志曰許敬 許氏諱

為司空當朝正色

鴻卿安帝時為光祿大夫謝承書曰敬卿更有証君者會于縣令坐敬拔刀斷席曰敬不忍與惡

人同席應劭漢官儀載承表云許敬年且百歲猶居相位袁宏紀曰敬值貴顯閭氏之盛

直道而進三家之敗多所染行敬不及已 三年漢陽地陷裂 續漢志曰是時順帝

當世以此奇之陶宏景曰敬父名勇公府掾

張助等 詔勿收漢陽今年田租 袁宏紀乙未詔京師地動漢陽尤甚加以比年

用權 災復異救此下民忠

信嘉謀靡有所諱 四年正月丙子帝加元服 開元禮義錄曰漢順帝冠用舊

爵升武弁次通天皆于高

戊戌詔以民入山鑿石發洩藏氣云云 六

祖廟以禮謁見世祖者

日人主敢壞名山鑿塞大川則成多大水五穀不成前書黃馬上言曰鑿山數百丈銷 桂

陰氣之精地氣虛不能含氣出雲斬伐林木亡有時禁水旱之災未必不由此也

陽太守文鶴 漢陽都尉

五年京師及郡國十一蝗 續漢志曰是時鮮卑

注陰城公主名賢得

續漢志曰賢得伏候古今注曰五年夏 六年繕起

太學 述征記曰太學在國學東二百步學堂裏有太學碑記曰建武二十七年立太學

司徒劉琦太常孔扶將作大匠胡廣各制水經注載碑文云建武二十七年道太學年積毀

陽嘉元年海賊曾旌

續書天文 妖賊章河 續書天文 志作章何望都蒲陰狼

殺女子九十七人

續書天文 志作章何望都蒲陰狼 注東觀記又

云為不祠北岳所致

續書天文 志作章何望都蒲陰狼 注殘食孤

幼作孩幼 戊子客星出天苑

續書天文 志作章何望都蒲陰狼 注殘食孤

子恭陵百丈廡災

續書天文 志作章何望都蒲陰狼 注殘食孤

顏師古曰貨音吐戴反

已亥京師地震 續書天文 志作章何望都蒲陰狼 注殘食孤

免孔扶 扶為孔子十九世

丁丑洛陽地陷 續書天文 志作章何望都蒲陰狼 注殘食孤

帝表狀曰延清公潔白進士許國臨難不顧名者漢朝案延事并詳陳龍傳注四年延

三年考竟 劉熙釋名曰獄死曰考竟 司空孔扶免 續書天文 志作章何望都蒲陰狼 注殘食孤

三年無地震事

四年丁亥朔日有食之 續書天文 志作章何望都蒲陰狼 注殘食孤

變方遠 遠方皆言日變故云

登雲臺 何焯曰此雲臺也錄近下 秋七月偃師

後漢書補注卷三

六

續漢志曰以去年冬烏

二年廣漢屬國都尉 續書天文 志作章何望都蒲陰狼 注殘食孤

郭虔 袁宏紀

二年吳郡丞羊珍反 續書天文 志作章何望都蒲陰狼 注殘食孤

戊戌朔日有食之

續書天文 志作章何望都蒲陰狼 注殘食孤

太白晝見戊子在寅或西南光相犯太白者將軍之官

四年濟北惠王壽子

安 續書天文 志作章何望都蒲陰狼 注殘食孤

六年且凍羌

胡三省曰 射姑山 續書天文 志作章何望都蒲陰狼 注殘食孤

星孛于營室

續書天文 志作章何望都蒲陰狼 注殘食孤

有大喪後

武都太守趙冲 續書天文 志作章何望都蒲陰狼 注殘食孤

北接扶風南接漢中無

天山注東觀記云云 續書天文 志作章何望都蒲陰狼 注殘食孤

地 通鑑考異曰西

辛亥晦日有食之 續書天文 志作章何望都蒲陰狼 注殘食孤

漢安



元年句龍吾斯胡三省曰句龍古侯反二年擊燒當羌於參繇胡三省曰當當作何

熒惑犯鎮星熒惑志曰熒惑犯鎮星立南匈奴守義王兜樓儲為南

單于袁宏紀在元年六月胡三省曰口自永和五年吾斯車建康元年南匈奴左

部胡三省曰左部即遣御史中丞馮赦督州郡兵討之勝撫傳曰九江

聚反亂屯據歷陽為江淮曰忠遣御史中丞馮緄將兵督揚州刺史尹離幽放注離

遣也信廿三年左傳叔詹論晉公子重耳曰無忘在外之憂如晉仲謂齊桓公曰

傲僻昭六年左傳曰叔向曰楚師我出若何傲僻詩曰爾之教矣民有丁丑以太

尉趙峻為太傅大司農李固為太尉參錄尚書事應劭漢官儀載

勇氏輔翼股肱三公國之根幹朝廷所以成斷金大尉趙峻二世世典權衡有匪石不貳

之心大司農李固公族之苗裔忠正不阿有史魚之風今以峻為太傅固為太尉與大將軍

尚書參錄袁宏紀作元嘉何焯曰宋史處長以卍州蒲江縣地所得石永嘉元年

刻作永嘉定為永嘉之誤案左雄傳中有迄于永嘉察察清平

之文則永嘉者東觀記曰帝年八歲茂實純九江賊馬勉稱黃帝黃

永嘉之誤也淑好學尊師有問于和國後漢書補注卷三

案賈傳傳魁稱皇帝在建康元年又案謝承書曰江漢字子南遷丹陽太守江漢

余來等劫擊牛渚丹陽太守諸縣居民畏懼長善經歲為害漢到郡會集勳士脩器械具鈞

鑊刀盾大戟長矛弓弩勁兵轉送承接余來亟戰失利遂見巢覆遂順其功賜以劍佩

一切任出以須立秋任出謂黃保山憲陵次恭陵秦帝紀延光四年十一

禮侯理皇德傳曰北鄉侯未即位不成君以王禮葬惠學士曰順帝之前唯少帝而云憲

陵次恭陵恭陵豈少帝陵耶帝無諡焉得稱陵據案恭陵斷曰少帝未崩年而崩不入廟

以陵為廟者三稱帝康陵沖帝滕摯傳序坐異攝不進詐歷陽賊

華孟自稱黑帝漢赤行故稱本初元年禁微應大此據洪範五行傳也

田獵不宿飲食不亨出入不節野民農時及其奸謀傳曰孟春之月其禁四姓小侯

所請禁微也應大者如木不曲直火不炎上是也胡三省曰此時蓋以梁庚戌太白

得稱小侯恒紀建和二年四姓及梁郡小侯則梁郡不入四姓明矣虞延傳有小侯鄧

衍州輔碑有小侯鄧長行在永平胡三省曰名廉者書名于牒上保阿傳

初已不在四姓之列此其極也洛陽故宮名曰洛陽保阿傳

犯熒惑續漢志曰太白犯熒惑為逆謀玉堂前殿洛陽故宮名曰洛陽保阿傳

帝紀第七

桓帝

注諡法曰克敵服遠曰桓車騎將軍馮緄碑曰孝桓皇帝以命將父蠶吾

侯翼依東觀記帝辛巳謁高廟光武廟何焯曰光武廟上臧吏子孫

不得察舉賈詡言孝文皇帝時貴戚滿朝不得為吏也建和元年日有食之

見郡國以問是時梁太后攝政漢書梁太后傳郡國舉至孝漢書梁太后傳大司農

杜喬為太尉案喬傳喬由光乙未立皇后梁氏通鑑考異曰皇后紀袁紀

攻之七月戊申朔無乙未乙未八月十八日此上脫八月二字據案續漢志建和元年八月

十九日為九國相謝嵩清河王傳云文等劫相謝嵩重獲注曰帝紀謝作射蓋紀傳

月之丁卯也謝氏至漢末時始改射故吳時有射慈嵩在桓帝初不應先作射氏名成案此

八月乙丑有星孛于天市續漢志曰星孛芒長五尺見天市張歆歆傳武人

和平元年正月甲子大赦天下云云己亥詔曰何焯曰若以甲子下

二月疑元嘉元年光祿勳吳雄雄字季高河南原武人見二年庚辰日

有食之續漢志曰在翼四度史官不見廣永興元年郡國三十二蝗續

志曰是時梁冀秉政房植植字伯武清河人魏明帝時表狀曰植少履清苦孝友忠正歷

無謀惡苟貪權作虐房植位州郡政成化行既登三事請禁服雖季文相得與梁在齊

清風高節二年詔曰比者星辰繆越丁酉太白晝見案續漢志閏月申明舊令如永

平故事永平十二年五月丙辰詔也袁宏紀曰永平十二年上丁卯朔日有食

之續漢志曰在角五度角部宿也十一南匈奴左臺且渠伯德等叛張奐傳

月司徒尹頌薨考異曰袁太常北海孫期趙明誠案漢三公延熹元

年甲戌晦日有食之續漢志曰在柳校獵廣成遂幸上林苑胡三省

洛陽西二年春二月鮮卑寇雁門鮮卑傳曰殺數百秋七月初造顯

林苑在洛陽西二年春二月鮮卑寇雁門鮮卑傳曰殺數百秋七月初造顯

洛陽西二年春二月鮮卑寇雁門鮮卑傳曰殺數百秋七月初造顯

洛陽西二年春二月鮮卑寇雁門鮮卑傳曰殺數百秋七月初造顯

洛陽西二年春二月鮮卑寇雁門鮮卑傳曰殺數百秋七月初造顯

洛陽西二年春二月鮮卑寇雁門鮮卑傳曰殺數百秋七月初造顯

洛陽西二年春二月鮮卑寇雁門鮮卑傳曰殺數百秋七月初造顯

後漢書補注卷三



陽苑 蔡邕集曰起顯陽苑于城西 太尉胡廣坐免司徒韓續司空孫朗

下獄 黃瓊傳曰廣續則皆 大鴻臚梁國盛允為司空注允字伯代

中山崩 續漢志曰是時上龍 太山賊叔孫無忌云云宗資討破之

武陵蠻寇江陵云云 考與曰事在五 五年中藏府丞祿署火

太守李肅坐奔北棄市 續漢志曰肅坐蠻夷賊攻益郡縣取財物一億已

京兆虎牙都尉宗謙 續漢志 七年五月己丑京師雨雹

八年丙申晦日有食之 續漢志曰在營室十三度營室

己西南宮嘉德署黃龍見千秋萬歲殿火 黃龍亦

罷太山都尉官注永壽元年置 顧炎武曰泰山都尉孔宙碑

蒼梧太守張敘為賊所執 天文志曰荆州

後漢書補注卷三 九

史葛祗皆為 桂陽太守任胤 任字伯嗣南郡人 初令郡國有田者畝

斂稅錢 胡三省曰宦者傳張讓等說帝教天下田畝稅十錢非此 使中常侍管

霸之苦縣祠老子 孔氏譜曰桓帝位老子廟于苦縣之賴鄉書孔子像于壁孔時

九年春正月辛亥朔日有食

南陽太守成瑨 瑨車騎將軍

原太守劉質 質鴻臚卿及天文 冬十二月洛城傍竹柏枯傷

永康元年五月丙申 京師及上黨地裂

王子晦日有食之 續漢志曰在與鬼一度備說王子淳水日而陽

語遂行人間郡欲以為美故上言之 通鑑曰郡吏傳堅諫曰 西河言

白兔見 案符瑞志 飾芳林而考濯龍之宮注芳林謂兩旁樹木

蘭也 東京賦云濯龍芳林九谷八溪注云洛陽蘭園曰濯

附論

薛瑩贊曰漢德之衰有自來矣而桓帝繼之以滌暴封殖宦  
靈帝遂傾四海豈不痛哉左傳曰國于天地有與立焉不數  
世滌不能弊也信矣

後漢書補注卷三 十

後漢書補注卷第二



後漢書補注卷第四

蘇州府元和縣學生員惠棟撰

帝紀第八

靈帝

建寧元年庚子即皇帝位年十二

通鑑考異曰袁紀初立為嗣詔書云年十有二建寧二年誅黨人時云年十四

袁紀是也棟案魚豢典略曰建寧二年帝時年十三歲官用事排疾士入與范滂合

以前太尉陳蕃為太傅與竇武及司徒胡廣參錄尚書事

應劭漢官儀載冊書曰故太尉陳蕃忠亮謇諤有不吐茹之節司徒胡廣博德允元五世從政今以蕃為太傅

與廣參錄尚書事

逢義山注山在今原州高平縣

漢之高平唐之平高縣當作平高

考異曰按長歷是年九月乙巳

二年夏四月癸巳大風雨雹

續漢志曰拔

丹陽山越賊

太僕長沙劉翳為司空

風俗通曰司隸劉翳以

山越本亦越人依阻山

日有食之

續漢志曰右

太僕郭

陰不納王祖故曰山越

續漢志曰右

太僕郭

陰不納王祖故曰山越

案後碑福龍為大中

八月大鴻臚橋元為司空

東鼎銘曰

烏許

者南夷別名也其種族為人所殺則居其所且

四年三月太尉聞人襲免

侍李咸

司空橋元為司徒

太常宗俱為司

空

為皇后

太常宗俱為司

空

空

後漢書補注卷四

一

後漢書補注卷四

二

公以察孝為城門侯歷郎中議郎五官中郎將越

注東觀記曰會稽許昭聚眾自稱大將軍立父生為越王

年太尉李咸免

陳敬王傳中常侍王輔奏前相魏愔職在匡正而所為不端國相師遷誣告其王

太常穎川唐珍

王暢薨無子國除

于太學門外

中郎將堂谿典請雨因上言改之名為嵩高山

沛國言黃龍見誰

市賈民為宣陵孝子者數十人

尉陳球

球免

光祿元年光祿勳陳國袁滂

司空來豔薨

丙子晦日有食之

京師馬生人

初開西

邸賣官自關內侯虎賁羽林入錢各有差私令左右賣公卿



公千萬卿五百萬 桓範世論曰靈帝西園之邸實稱號曰禮殿錢積如屋封塗

英陵司徒張溫之徒皆入錢上千萬下五百萬以買三公類數征伐有大功烈有北州一

重名溫有傑才俊能偶時皆一時顯士猶以貨取位而况于劉焉唐珍張芝之輩乎

年三月司徒袁滂免 袁宏紀云二 大鴻臚劉郃為司徒 袁宏紀作

御德陽州人先為濟陰太守見帝堯碑續漢志曰御史劉德建議立靈帝以備

為侍中侯覽畏其親近逼殺之朝廷少長思其功効乃拔用其弟劉致位司徒也

濟 濟為張繡曾 注上祿長和浮 燕繡傳 洛陽女子生兒兩頭四臂 續漢

地弄之自此之後朝廷驚亂政在私門上下無別頭之象 續漢志曰自三年秋至明年春酒泉表

尚書 顧炎武曰尚書 表是地震涌水出 續漢志曰自三年秋至明年春酒泉表

皆頓縣易處更築城 續漢志曰自三年秋至明年春酒泉表

領受郡國調馬註謂徵發也 何焯曰調馬謂調良之馬 河南言鳳

鳳見新城 續漢志曰此羽孽也沈約曰五 衛尉許儼 應劭漢官儀載三公云孝

劭太尉許儼自司農遷衛尉也袁宏紀作 冬十月太常陳耽為司徒

許郁案陳謙大夫刑之孫也刑在循吏傳 冬十月太常陳耽為司徒

三年閏月楊賜久病罷十月陳耽為司徒考與以為誤置 五年太尉許儼罷

閏于去年案長歷此年閏十月以紀考之閏九月為是 五年太尉許儼罷

十二月還幸太學 魚豢與略曰帝幸 六年冬東海東萊琅邪并

中水厚尺餘大有年 考異曰案今年夏大旱縱使秋成亦不得為大有年

平元年三十六萬 萬袁宏紀作坊今作萬疑方字之誤何焯曰三十六方見皇南

八關都尉官 水經注曰函谷為之首在八關之限故世人物其統自有 波才

洛陽女子生兒兩頭共身注續漢志云云 續漢志曰六月壬

大夫許相為司空 延熹六年衛尉許相為司空徒汝南先賢傳曰許劭宗人許

成惟勃不過其門棟案初本傳云勃從祖敬敬子嗣子相並為三公相以能詣

天祿蝦蟆 前書西域傳曰鳥七國有桃拔師于犀牛孟康曰桃拔一 又鑄四出文

錢 獻帝春秋曰靈帝作錢鑄五銖兩有四道連于邊輪識者以為妖 四年沛國丁宮

太守楊終 水經注 零陵人觀鵠 吳志曰長沙賊區星 大司農曹嵩為太

五百萬 何焯曰光緒元年已賣 郭大 大本作秦范氏 五年白波谷

邾儉自稱天子 華陽國志曰涼州黃巾逆賊馬相趙雲等聚眾竹殺縣令李升

益州從事賈龍擊相斬之 案袁山松書山陽梁沛彭

南單于叛與白波賊寇河東 考異曰案何奴傳六年帝崩之後 中郎將于孟

益 水經注 帝自稱無上將軍耀兵于平樂觀 華陽國志曰帝于平樂觀下

四月丙午朔日有食之 續漢志曰其月 幽州牧劉虞為太尉 袁宏紀

皇子辯即皇帝位年十七 考異曰張璠漢 小平津 御覽引

注河南中部掾 胡三省曰漢官儀諸部置五部督

露車 胡三省曰露車者上無市蓋四

然則靈帝之為靈也優哉 傳

附論

公之為靈也

子是以知靈也

董卓自為司空 續漢書曰卓住兵屯

然則靈帝之為靈也優哉

附論



薛瑩贊曰漢氏中興至于延平而世業損矣冲質短祚孝桓無嗣母后稱制奸臣執政孝靈以支庶而登至尊由藩侯而紹皇統不恤宗緒不祇天命上虧三光之明下傷億兆之望于時爵服橫流官以賄成自公侯卿士降于卑隸遷官襲級無不以貨刑戮無辜推仆忠賢佞諛在側直言不聞是以賢智退而窮處忠良擯于下位遂至姦邪蠱起法防墮壞夷狄並侵盜賊糜沸小者吞城邑大者連州郡編戶擾動人人思亂一作天當斯之時已無天子矣會靈帝卽世則禍尋其後宮室焚滅郊社無主危自上起覃及華夏使京室爲墟海內蕭條豈不痛哉

帝紀第九

後漢書補注卷四

五

獻帝

靈帝中子續漢志曰靈帝少子董卓爲相國何焯曰爲相國上脫一自字初平元年三月乙巳車駕入長安獻帝宗廟視殿辭云乃以二月丁亥來自雒越三月丁巳至于長安案下文云已西重草焚洛陽宮廟已西在丁巳前袁宏紀又作

戊午董卓殺太傅袁隗此戊午上脫幸未央宮袁山松書曰時長安遺赤眉亂宮室南陽太守張咨英雅記曰咨字子儀二年董卓將胡軫

魯旭魯恭傳旭殺司徒王允皆滅其族張璠漢記曰魯漢人及妻子十餘人四年甲寅朔

日有食之續漢志曰在魯寧四度丁卯大赦天下袁宏紀曰下邳賊闕侍御史

宣自稱天子顧炎武曰據文官代漢者當盡高而高者關也故關裴茂茂字巨光河東聞喜人裴潛之父也案世系云裴潛太守裴潛自雲中從先武平

六月辛丑天狗西北行

獻帝春秋曰初平四年六月流星起織女東南行天市中蛇行有尾長七八尺色赤照地又流星如斛長六七寸小者六七枚隨之光照地又流星西北行有聲如雷望之如火入日天狗結童入學越絕書曰范蠡其始居楚也生于宛樂伍戶之興平元年帝加元服時司徒淳于嘉爲賓加賜侍御史侯汶汶字文林太原中二年春正月癸丑大赦天下考異曰袁紀作癸酉案長矢及御前蔡邕獨斷曰天子所在曰御前十一月庚午李傕郭汜等追乘輿戰于東澗獻帝春秋曰十一月丙光祿勳鄧泉何焯曰五行志作鄧衛尉士孫瑞

後漢書補注卷四

六

將軍伏完等十三人爲列侯何焯曰輔國將軍非封號而四年又書將軍庚申遷都許

正月車騎將軍董卓承云云受密詔誅曹操獻帝起居注曰承等與七年越雋男子化爲女子續漢志曰時周舉士言哀

八年初置司直官督中都官注掌佐丞相漢名臣奏張禹案曰案十一年高幹謝承曰幹字元才才武威太守張

十一

長史持簿檢案其時司直



猛魚豢典略曰猛字叔威負少子也十三年司徒趙溫免考異曰獻帝起居注曰十五年

冬十月癸未朔日有食之續漢志曰在尾十二度十七年馬超破涼州殺刺

史韋康三國志注曰康字元將京兆人父端從涼州牧徵為太僕康代為涼州刺史時人榮之為超所圍堅守歷時救軍不至遂為超所殺

八年復禹貢九州胡三省曰割司州之河東河內馮翔扶風及幽并二州皆入冀州涼州所統悉入雍州又以司州之京兆入焉又以司州之宏農河南入豫州交州併入荆州則省司州并而復禹貢

乙卯皇帝遜位魏受禪碑作十月辛未受禪于漢歐陽修曰據裴松之注魏志漢書而後受也又據侍中劉廙奏問太史令許芝今月十七日乙未可治壇壇又據尚書桓階等奏云輒下太史令擇元辰今月二十九日可登壇受命蓋自十七日乙未至二十九日正得辛未以此據之漢魏二紀皆謬而獨此碑為是也夏五月大雨水續漢志紀乙卯遜位者書其初命而略其往返辭讓遂失實耳

負而趨注莊子云云司馬彪曰舟水物山陸居者藏之豈非為七月也

袁山松曰獻帝崎嶇危亂之間飄薄萬里之衢萍流蓬轉嶮附論

後漢書補注卷四

七

岨備經自古帝王未之有也觀其天性慈愛弱而神惠若輔之以德真守文令主也曹氏始于勤王終至滔天遂力制羣雄負鼎而趨然因其利器假而不反迴山倒海遂移天日昔田常假湯武而殺君操因堯舜而竊國所乘不同其盜賊之身一也善乎莊生之言竊鈞者誅竊國者為諸侯之門仁義在焉信矣

後漢書補注卷第四

後漢書補注卷第五

蘇州府元和縣學生員惠棟撰

后紀第十上案范史大要本華嶠漢後書先是東觀漢紀依班固之例作外戚傳以次帝紀其後王隱撰晉書亦從華嶠之例范書因之何君煥以為東

京皇后臨朝者六范氏作皇后紀合史家之變為得其實此臆說也

光武郭皇后 光烈陰皇后 明德馬皇后

章德竇皇后 和帝陰皇后 和熹鄧皇后

世婦主喪祭賓客王昭禹曰執箕箒以事人者謂之婦記曰納女子天子備酒掃婦之事人有廣祀之義故謂之世婦采女采女采者擇也遂忘淄蠶淄文選貪孩童以久其政周章傳曰鄧太后以皇子帝孩抱養為己子故言之抑明賢以專其威明賢謂清其以恩私追尊以下注云追尊謂生非經奉承宗廟祭祀而死後追尊者他事謂不隨皇后之事也係繫也言外戚無別事者則繫皇后而追之續繼也謂繼前漢外戚傳也封况綿案表紀及水經注續高况恭謙下士頗得聲譽東觀記曰况恭謙遜遵奉法度不敢一者王

子年拾遺記曰况雖居富勢閉門優游未嘗干世事為一時之智也京師號况家為金穴拾遺記曰况累金數億家傳四百餘人以黃金為器閣下有藏金窟列武士以衛之錯雜寶以飾臺榭陰皇后孫愐案風俗通曰管仲其寵者皆以玉器盛食故東京謂郭家為瓊厨金穴

注有陰子公者生子方子方宣帝時遂納后于宛當成里御

引郡國志曰鄧州皇后成即迎陰后處城西張平子讀書臺令侍中傅俊迎后水經注曰俊發兵三百餘宗

正吉吉劉吉也明帝性孝愛追慕無已東觀記曰上長思遠慕至論年適率詣侯王公

主外戚部國計吏令易脂澤裝具胡三省曰沈約云漢因秦上陵皆有裝廟故上陵如會殿前禮太夫人令筮之東觀記曰至下者家為卦問筮集

蘭夫人案清河王傳夫人母為宋揚之姑也由是選后入太子宮案續漢書建武

長秋宮續漢書曰有司奏立長秋宮以率八妾八妾者案劉向洪範五行傳曰御能誦易好讀春秋楚辭尤善周官董仲舒書續漢書曰誦易

略記大義誦楚辭尤善賦頌疾其浮華論輒摘其要讀光武紀至有獻

千單馬寶劍者上以馬駕鼓車劍鳴于手不持珠玉后未嘗不嘆息

常衣大練

常衣大練

常衣大練

常衣大練

常衣大練

常衣大練

常衣大練

常衣大練

常衣大練

常衣大練



裙不加緣續漢書曰身衣大望見后袍衣疏麤望見后裙極麤云云

是家志不好樂是家志不好樂是以游娛之事希嘗從焉

東觀記曰后不喜出入遊觀夜起彷徨為思所納

及公卿較議難平者王幼學曰平音病平其不平曰平未嘗以家私

干故寵敬日隆故舊本作欲李氏改作故續漢書曰后尊后曰皇太后

自撰顯宗起居注案地朴子前漢

削去兄防參醫藥事續漢書曰

衣今之臂鞬胡三省曰案字書臂鞬之鞬旁從革此所謂練鞬也思令兩

善胡三省曰兩善謂國家無謙謙之名今馬氏無功于國東觀記

功俗語曰時無精燒黃土今祭祀則受四方之珍衣食則蒙御府餘

資胡三省曰自西都以來皇后家祀其父母太官供具御府令掌中衣夫至孝之

行安親為上李善曰論語稱輔像曰曾子未嘗不問安親之道也胡中氣

起墳微高東觀記曰明德后詔書流布成稱正德王主諸室莫敢犯禁時嘗平樂成王

被服如一東觀記曰明德后詔書流布成稱正德王主諸室莫敢犯禁時嘗平樂成王

年四十餘案建武二十八年十月十三日策書加

貴人王赤綬建初四年八月甲午詔曰買貴人者奉侍先帝勳勞惟建初之後以

所終帝王世紀曰章帝母姓祕不出號其墓曰長信宮諸史竝闕後事故不知

息耗倉頡篇曰耗消也仲舒對策曰察天下之息耗師古曰息生也耗虛也梁貴

人姊嫗嫗衰紀俱葬西陵西陵猶薄太后在西陵南因謂之南陵也識之

後漢書補注卷五

二

曾孫袁宏紀曰后祖父承明帝時為侍亭部說文曰填徒隸所居一日女牢一曰事

父訓護羌校尉續漢書曰訓有五男三女長隨次京

誤傷后額東觀記曰雖痛忍六歲能史書

若有鍾乳狀東觀記曰滑如堯夢攀天而上湯夢及天而喏之

者待詔相工蘇文御覽引續漢書云相使脩石曰河

加恩借胡三省曰既有以恩上令陛下有幸私之譏幸私通鑑數選進

才人胡三省曰西漢宮中爵號因詐言屬有使來胡三省曰屬太后念

欲考問必有不幸胡三省曰考問則下之獄辭共枉吉成以巫蠱事

靡麗難成之物方言曰

太后勅止曰殺省珍費曰字誤至有

濁亂奉公胡三省曰言其狀勢恣橫奉公之自是親屬犯罪無所假貸

寺錄冤獄有囚實不殺人云云東觀記曰太后稱制永初二年三月京師

不安云云不得妄生不祥之言東觀記又云左右咸流涕太后臨大病不

太后自入宮掖從曹大家受經書續漢書曰后自入宮遂博覽五經傳

離校傳記劉向別錄曰離校者一人持本憂哀毀損事加於

後漢書補注卷五

三







志作軼 江夏郡有軼侯國 注完伏湛五世孫 何焯曰以伏皇后紀及湛傳參校注中五世五字誤當作七

列傳第一 劉元 劉盆子 胡三省曰劉盆子與爭同晉王沈釋時論關耳再敢 渠帥 孔安國曰渠大也 離鄉

平理諍訟 胡三省曰諍與爭同晉王沈釋時論關耳再敢 渠帥 孔安國曰渠大也 離鄉

北也 李吉甫曰山在荆門軍當陽縣東南百二十里歐陽 注綠林山在今荆州當陽縣東

清水上沙中 水經注曰清水出宏農盧氏縣攻離山東南過南陽西鄂縣 建元

日更始元年 東觀記曰聖公號更始將軍自破甄阜等眾庶來降十餘萬諸將立劉 王匡為定國上公王鳳

成國上公云云餘皆九卿將軍 胡三省曰匡鳳皆位上公而加定國成國

賓就斬王莽于漸臺 論衡曰漢誅王莽兵頓昆陽死者萬數軍至漸臺血流沒

大將軍劉信 胡三省曰信大司 俛首刮席不敢仰視 王幼學曰刮擊也

使與李軼李通王常等鎮撫關東 通鑑曰朱鮪劉賜與李軼等鎮撫關東

後漢書補注 卷五

更始救請不從 東觀記曰趙萌以私事捧侍中侍中曰陛下救我其授

官爵者皆羣小賈豎或有膳夫庖人 東觀記曰更始在長安官爵多羣

侍中劉恭云云步從至高陵止傳舍 謝承書曰恭從獄中出於赦出

命 李吉甫曰今東海有母山南嶺上高二里呂母還海中保此以為固遂號呂母固

樊崇起兵于莒 袁山松書及東觀記皆云天鳳五 自號三老 水經注曰徂徠

王匡走 前書赤眉別校董憲等數萬人在梁郡王匡進擊之暎丹隨之合戰成昌

說崇云云乃解去 袁山松書曰莒人出 軍中常有齊巫 胡三省曰齊

敝衣赭汗 王幼學曰赭汗面赤 折棄之 王幼學曰折以 注東宮故事

乃遣劉恭乞降 宜陽故城東南北三面峭絕 備中佼佼 水經注

趙繆王子林 袁宏紀曰邯鄲劉胡子等假漢威勢亂吏民 注西防縣名故

後漢書補注 卷五



也後改從人漢有俊強王幼董憲袁宏紀曰憲字備卿東海朐人父為人為蓋延所

敗袁宏紀曰茂建將三萬人攻垂惠袁宏紀曰垂惠聚桃鄉任城有桃聚前所據也

東平王前志泰山萌乃歸降袁宏紀曰萌與世祖謝躬俱平郡謝躬曰劉公不

有桃鄉非此袁宏紀曰萌與世祖謝躬俱平郡謝躬曰劉公不

桃城桃城即桃鄉也東郡長夜馳赴師次任城袁宏紀曰桃城告急上將輕騎

復行十里宿任城也既呼茂王幼學曰謂張步負負無可言者王幼學曰負

罪廬江人陳眾為從事白欽請得喻降臨謝承書曰光武遣司空李

但爾者陛下忘我邪胡三省曰爾猶言如此也袁宏紀而其妻素剛云

云莫有勸行者東觀記曰浮密奏罷上徵之罷既自疑其妻勸罷無應徵今漁陽

皆怨浮勸罷謂使吏胡三省曰遣吏龍果盛兵臨河以拒隆河路河也

止不應徵謂使吏胡三省曰遣吏龍果盛兵臨河以拒隆河路河也

十里元曰今罷疑子后蘭卿質漢歸王幼學曰質如字單于曰是時句

乃呼呼單于之子呼乃使句林王東觀記曰屬國胡數千時在參差芳從之自稱

隨人句代郡太守劉興書曰欲復進兵恐失其頭首也詔書到興已為覽所殺長

史得徵以為國肺附之故司馬貞曰肺附音拂府柁木札也附木皮也以喻人主疎末之

家坐知千里也肺附之故司馬貞曰肺附音拂府柁木札也附木皮也以喻人主疎末之

尚書韓立等袁宏紀曰尚書韓立高宣等

後漢書補注卷五

八

後漢書補注卷第六

蘇州府元和縣學生員惠棟撰

列傳第三

隗 嚭 公孫述

隗嚭姓源韻譜曰天水嚭歸鄉里前書曰地皇四年道七公幹士隗嚭等七十殺

莽鎮戎大尹前書曰大遂立廟邑東東觀記曰乃立高祖太宗之廟胡三省

州上邽縣隗氏出于大隗氏遂立廟邑東東觀記曰乃立高祖太宗之廟胡三省

虎將軍隗胡三省曰隗本自署右將軍白虎居右又起兵悖道逆理逆理逆

不道也鳩殺孝平皇帝自知益疎篡殺之謀由是生因到臘日上椒酒置藥酒

中故翟義移書云楚越之竹不足以書其惡呂氏春秋明理篇曰荆越之竹

也覆按口語口語單辭之類裂以五毒翟義傳曰莽發方進及先祖家在汝南

之屬安定大尹王向前書曰安定順風不讓持書袁宏紀作杜陵金丹

之屬為賓客丹書續司馬遷史記見劉知幾史通故下云賓客多文學生

將馮倍引兵叛禹通鑑考異曰鄧禹傳倍叛在建武元年今云二年帝報以

手書鄧康成曰手猶親也漢詔令皆人主自解構淮南子曰古之真人教習解構

劉文伯注文伯盧芳字也何焯曰芳傳云詐稱武帝曾孫劉文

其禮正君臣之儀東觀記曰對負龍城之固納王元之說雖遣了卷卿入質猶持兩

東封函谷關水經注曰函谷關遠岸天高空谷幽深澗道之峻車不騰書淮南子曰

高誘曰周游袁宏紀曰帝遣大中大大夫來欽持節送馬援國遊先至長安怨家吾年

垂四十在兵中十歲東觀記曰吾年已三十餘陰槃宋白曰滑州潘原番

須口注與回中相近並在沂秦紀曰出雞頭過回中雞頭即并頭也同在安

當在安定界但王孟前書有藍雞頭道史記曰黃帝東至于海登丸山西至于陸

後漢書補注卷六

十

後漢書補注卷第五



成州上蘇縣東北二十里樂史曰在高平瓦亭  
縣西一百里雍州記曰雞頭山在鄠縣瓦亭  
樂史亦云并頭山在鄠縣瓦亭  
作筭 臨濟西前志又有并頭山在鄠縣瓦亭  
城縣 別在戎兵 通鑑作戎兵史記王子侯表戎兵在戎城  
非也 別在戎兵 日水經注戎城在戎城西北戎城水迤其南  
宗恢及諸隗分徙京師以東 胡三省曰隗純降而徙其族以  
鄭興傳曰君若已自飾常以 其西州強宗其後復為思也  
為西伯復作又見公孫述傳 以父任為郎 前書音義曰漢儀注吏二千石以上視補  
清水長 袁宏紀曰成帝時為清水長案東觀記述成帝 宗成 華陽國志  
華陽國志作宋遊健為士女讀云白虜狂僭亂離斯比孝仲勢馬社稷是死遊字孝仲武  
陽人也公孫述遊健為健為郡功曹領軍拒戰于六木門眾少不敵乃埋車輪絆馬必死  
為述所殺光武嘉之追贈後漢將軍新津縣圖經曰光武追贈漢將軍吳漢表為置  
祠一日遊失首退至此地地勢險峻以手摸頭始知失首于是土人感而義之乃為置祠號  
為健兒廟後 婦子係獲 王幼學曰謂妻與子皆被係累以為感獲也正誤曰 西擊  
成等 初三省曰案臨邛在成都西南進兵 以投天際 列子說符篇曰投  
關之口 續漢志曰巴郡魚復縣并水有并關李文字曰史記張儀說楚曰秦西有巴蜀  
大船下水而浮一日三百餘里不至十日而拒并關并關則對中丞郡非王

之有矣史記索隱以為并關即魚復江關今羅漢關師古註與地廣記郡縣志皆仍其  
說惟李賢以為峽州巴山縣樂史袁守記峽州長壽縣有古并關城存即巴山縣地此為  
得之并關實楚地史記稱楚王所築今巫郡江關則乃屬巴地故張儀云拒并關則黔  
中巫郡非秦有拒抵也至若黔中巫郡皆在楚并關之外也蓋并關乃楚之并關江關乃  
巴蜀之江關也連據并關則荆門虎牙在并關之內皆其險之關 色尚白 華陽國志  
地勢有先自隘而但守魚復之江關故故辨之以正地理之關 尚黃乃服色尚白自  
以與西方為金行也 任貴 前書曰魯魯魯任貴殺 注梁州記 齊都官尚書  
程 烏 光武紀及馮異傳俱作 擊鮪育於陳倉大敗之 通鑑考異曰案本紀四年  
馮異傳同本傳 注華陽國志曰巴楚相攻故置江關 案此註與李彭  
誤以四年為三年 國志曰巴楚數相攻伐故置并關關及河漢漢世治江州不言有江關也司馬貞以為  
江關即巴楚數相攻伐故置并關關及河漢漢世治江州不言有江關也司馬貞以為  
關當作 一姓不得再受命 周語叔向曰吾聞之一姓不再與今周其與乎章昭曰  
江關也 一姓不得再受命 一姓一代也遂周書王子晉曰自太皞以下至于堯舜  
禹未有一姓而 前死而成功踰于却就而滅也 東觀記曰死而成 東帝  
再有一姓而 前死而成功踰于却就而滅也 功愈于坐而滅也 東帝  
胡三省曰 坐談武王之說是效隗囂欲為西伯也 前云隗囂謂然自  
謂光武 王一本作文王非是尚書西 伯故案先儒皆以為武王也 發北軍屯士及山東客兵 胡三省曰述漢制亦  
伯故案先儒皆以為武王也 發北軍屯士及山東客兵 置北軍山東之人備萬

千劉者述以為 環安 孫福曰環姓古有楚賢者環 河池 屬武破虜將軍馮駿  
兵故曰容兵 環安 湖姓譜曰楚環列尹之後 河池 屬武破虜將軍馮駿  
蔣果曰容彭傳馮為威虜 丹青之信 王莽傳曰明告以生活丹青之信說文曰青東  
將軍案文破下脫威字 丹青之信 方色也木生火從丹丹青之信說文曰青東  
青不淪故 豈有降天子哉 華陽國志曰尚書解文卿大夫鄭文伯  
以方誓 城 華陽國志曰述兵敗漢騎士高平以戰刺述中頭即 其夜死 樂史曰述家在蜀州江  
城 華陽國志曰述兵敗漢騎士高平以戰刺述中頭即 其夜死 樂史曰述家在蜀州江  
大周迴二十步故老傳云此家銅作 劉尚 東觀記 尚宗室子姓 東觀記曰家有  
敘絡五里故亂離發掘莫之陷也 其忠節志義之士拉蒙旌顯 華陽國志曰蜀郡王皓  
禹宗室子孫故當更 其忠節志義之士拉蒙旌顯 王嘉廣漢李業列首死  
節表其門閭健為朱遵終馬死戰贈以將軍為之立祠費貽任永業馮信  
等閉門索隱公車特徵文齊守益州封為列侯蓋君習禮明詩為博士

定萬世之秋 胡三省曰言定天下 新市平林兵王匡陳牧等 新市兵王  
林兵陳牧 續漢志曰南陽棘陽縣 宜秋 續漢志曰南陽平 泚水 續漢志作  
廖堪等也 藍鄉 續漢志曰南陽棘陽縣 宜秋 續漢志曰南陽平 泚水 續漢志作  
作泚水云水出此陽縣東北大胡山南與 鼓行而前 周書小明武解曰鼓行參呼以  
泚水合謂之泚水光武斬早賜于斯水也 鼓行而前 正什伍孔晃曰言士卒奮厲也  
尉繚子曰鼓行交關 畫伯升像于塾旦起射之 太公金匱曰武王伐紂丁  
則前行進為犯難 畫伯升像于塾旦起射之 侯不朝尚父乃畫丁侯于  
策三旬射之丁侯病大劇 注 畫伯升像于塾旦起射之 侯不朝尚父乃畫丁侯于  
莽蓋法古為厭勝之術也 注 畫伯升像于塾旦起射之 侯不朝尚父乃畫丁侯于  
升威明而貪聖公懦弱 市平林為木其將帥起草野荷樂放縱無為國之略皆  
畫伯升而 是疑天下而自損權 胡三省曰言宗室爭立則天下莫知  
畫伯升 袁宏紀曰世祖惡之謂伯升曰 稷不肯拜 胡三省曰不肯拜  
漢書儀曰長安三輔令取治劇皆守小冠滿歲為真以天運 子陽王石 案何故傳  
奉引則大冠前書音義曰試守者試守一歲乃為真食其金律 湖陽  
封石二子為鄉侯 石子暢封都鄉侯見何 樊巨公 袁宏紀曰世祖即  
長公主 通鑑都 寧平長公主 通鑑始 為人有明略 張璠漢南記曰與性教  
侯李通 為人有明略 萬仁厚長有明略袁宏

齊武王縝 子北海靜王典 趙孝王良  
城陽恭王祉 泗水王欽 安城孝侯賜  
成武孝侯順 順陽懷侯嘉

後漢書補注卷六

後漢書補注卷六

後漢書補注卷六

後漢書補注卷六

後漢書補注卷六

後漢書補注卷六



紀曰與求賢好 輒乘驛問焉 東觀記曰每朝廷有異政京師雨澤秋

年 傳載集北海王誅曰永平七年北海王誅于其境內市不交易遂無征

論惟王勳德是昭是明存陸其寶光耀其聲終始之際于斯為榮乃作

北海云白日幽光霧縹緲其始序致 自名儒宿德莫不造門 折節以禮

普立七年 普立七年 普立七年 普立七年 普立七年 普立七年

宗事之 袁宏紀曰建初二年長水校尉耿恭復素好邊事明略卓異

字謀南陽舞陰人仁孝清操居貧無資以摩挲自給不受人施諸姬

賢傳曰故南郡太守南陽程堅本履仁孝秉志清操少歲財兄子仕

自以長沙定王子 東觀記曰春陵宗室傳 子考侯仁嗣 孝侯李善

後皆皆尊爵 通鑑考異曰隋侯王表皆云莽篡位既為公明年廢王子

後漢書補注卷六 四

戶多少就五等之差亦不云每爵也 不知奪爵後年棟案王莽傳五

涇屬安 乘與御物 蔡邕獨斷曰乘與出于律律曰乘與乘與御物

字經孫 袁宏紀曰 注朝陽縣屬南郡 濟南亦有朝陽後漢為東

白牛侯 南陽元日世祖建武中封劉焉為侯國也 順陽 屬南

武都有下游道見前志及李參碑題名班 少相親愛 袁宏紀曰

列傳第五 李通 王常 鄧晨 來歙 會孫歷

宗卿師 胡三省曰奉宗師主漢宗室 通從弟軼 軼字季文 注申徒臣

宏紀作申屠臣 握手極歡 袁宏紀曰時通病臥室內世祖與通兄

走 東觀記曰次元關事發後馬欲出馬廄在 封固始侯 水經注曰

縣通縣叔放受邑故光 消疾 王慈曰消首消中二疾本異而其字

武以嘉之更名固始 消疾之疾是矣乃復引周官為證是以消首消中

注安眾侯劉崇 安眾侯劉崇封者有劉宜子高見車茂傳頗炎武曰

匡等 羊牧王匡等 起兵雲杜綠林中 雲杜在江夏郡又新市有綠林水

所屯故謂 號下江兵 晉灼曰本起江夏雲杜縣後分西 上唐 魏

經注曰上唐本縣之縣 宜秋注南郡 案續漢志平氏縣有宜

將帥 前書曰薛宣傳曰宣移書黃舉令謝游曰故使據平錫令

本錫說作曉說蓋傳寫之誤 輒成斷金 同人火上同于天同性

國語曰一心 此家 也棟案袁宏紀作此人 漢忠 東觀記作中

破隗囂將高峻於朝那 峻據高平第一城常破之 烏氏 氏音

娶光武姊元 袁宏紀曰展家富子財少受易 注新野宰潘叔 齊武

當作臨或 舍晨廬 樂史曰鄧州穰縣有舍晨廬宅宅有大樹

紀曰莽行一切之法犯罪 元以手搗 杜預女記曰主以手搗上

後漢書補注卷六 五

馬重呼之主曰不駭也但忘免我 元及二女皆遇害 杜預女記曰

當三人死也且急自脫身何有 元及二女皆遇害 杜預女記曰

汚晨宅 汚一 高胡 光武紀 積射士 前書王尊傳曰將射士

與鴻卻陂 楊傳 來歙 其後避難去邑秦末徙新野漢功臣表有

東觀記仲作沖 案袁紀 哀帝時為諫大夫 袁宏紀曰世系皆

姑 蔣果曰案下文歙乃光武外兄此祖姑字疑 生歙 東觀記曰

多設疑故 胡三省曰疑疑 允豫 毛晃曰允字從大曲共足古

是臣主之交信也 東觀記曰是君 分精兵隨歙合二千餘人 東

祭禮所部護軍王忠右輔將軍朱寵將二千人皆持刀斧自安民

城從番須向中伐樹木開山道至略陽夜襲賊拒守將軍金梁等皆

須口王幼學曰正義云番須谷名在扶風汧縣 回中 前書武帝紀

蕭關在其北孟康曰回中在北地有山險如淳曰三輔黃圖云回中

中言在併者或取安定回中為名非今所通道棟案天水隴西安定

元拒險地在天水郡行巡守番須口王孟塞雞頭道牛車軍天亭







辭薪漢續出于昆陽杜伯夷... 存公有公儀之而以榮華為慶...

著姓 寇氏陳留風俗傳曰... 郡功曹 袁宏紀曰...

國 孟康曰徇略也如淳曰徇... 迎使者于界上...

從九卿 王幼學曰七制解云... 鎮撫吏人...

從容 王幼學曰衡山王傳曰... 從封損扶柳侯...

子損嗣 水經注... 袁騰 騰袁良子...

何豹 豹何休之父... 袁騰 騰袁良子...

後漢書補注卷六

墳墓 胡三省曰謂崩伐松... 公劉敦行葦...

公劉敦行葦 班彪北征賦曰... 以寧風旱以弭災兵...

議獄緩死之時 謂中孚十... 以寧風旱以弭災兵...

列傳第七

馮異 岑彭 賈復

苗萌 風俗通曰苗姓楚大夫... 叔壽 孫慎曰...

注無憂亭名在今饒陽縣東北... 垂察于萬世...

注山陽公載記曰... 天井關 水...

居一隅哉 顧炎武曰言季文子... 與寇恂...

注曰太行山上有天井關在井北... 與寇恂...

名焉地理志曰上黨新都縣有天井關... 與寇恂...

與寇恂

合擊茂破之 水經注曰... 乘赤龍上天...

族會焉 東觀記曰... 念自脩敕...

主長 主長當作王... 注濁惠...

收之桑榆 御覽引淮南子曰... 可謂失之東隅...

知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程焉...

後漢書補注卷六

刊誤曰案王常傳中當作忠... 制詔...

注食鬱林潭中 鬱林之... 分別署狀上...

岑彭 風俗通曰古岑子國之後... 歸德侯...

急迎降 袁宏紀曰王至河內... 歸德侯如...

故 更始封彭為歸德... 彭還具言于帝...

注詣行在所河津... 封扶溝侯...

傳封累代 東觀記曰... 漢中將軍...

注豐即縣人 袁宏紀曰... 漢中將軍...

漢中將軍

漢中將軍

漢中將軍

漢中將軍

漢中將軍

漢中將軍



帝率諸將親戰 秦東觀記云時率拒上于瓜里上親搏

趙京 袁宏紀曰漢兵起與同鄉 而以書招戎 袁宏紀曰臣從彭管與戎書曰

杜穆 袁宏紀曰杜穆錫光 華陽國志曰袁平之世西城縣民錫光字長沖為交州刺史從

太夫人 王愷曰漢碑有書太夫人為泰 夫人者或者以為與余胡漢人

起居 王肅曰起居 猶動靜也

起居 猶動靜也

樓 蜀鑑通鑑皆作閣樓胡三 立橫柱 說文曰橫竹杖也從木聲一曰叢木

水道結營山上 水經注曰任滿等據險為浮橋橫 樓船冒突 北堂書抄引越

子胥問船車之備何如對曰船名大翼小翼突冒樓船橋船今船軍之教比陸軍之法

乃可用之大翼者當陸軍之重車小翼者當陸軍之輕車突冒者當陸軍之衝車樓船者

當陸軍之輕足驃騎也 諸虜將軍 依本傳當 彭奇船逆流而上 獨無

者當陸軍之輕足驃騎也 諸虜將軍 依本傳當 彭奇船逆流而上 獨無

後漢書補注卷六

地 平曲 李文子曰平曲未詳然彭既指整江從 資中 朱白續通典曰資州諸縣皆漢

也 都江 宋白續通典曰都江一名成都江 述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 李文子

所以為神也史謂白都江倍道兼行二千里至武陽蓋夸詞之誤矣 彭 武陽有彭

區聚李吉甫曰涪州彭山縣彭區城亦曰平無城彭祖家於此而 涅陽長公主 公

死故曰彭區初岑彭至其地改曰平無若曰巴蜀已平無復戰也 及光武于柏人 案

名 等比十餘人皆放散其 東觀記曰等輩欺沒 及光武于柏人 案

宏紀復與朱肅陳俊俱 都護將軍 胡三省曰宣帝置西域都護甘延壽之擊郅支也

北及世祖于柏人也 被羽先登 國語晉攻狄叔虎被羽先升敗之章昭曰羽鳥羽繫于背若今軍將負

復 又北與五校戰於真定 元和郡縣志曰追賊于真定之 以檄叩地 孔

國論語注 新城澠池 續漢志曰新城屬河南 連破之 東觀記曰南擊赤眉新城轉

日即擊也 常自從之 胡三省曰常 後漢屬北海胡字衍誤 三十一年卒 袁

紀云三 建初元年 袁宏紀元 更封復小子邯為膠東侯 袁宏紀四月丙

賞功與以繼絕所以昭孝事親以旌善人故仁不遺德義不忘勞先王之令典也故特進

膠東侯佐命河北列在元功今復孫敬頑凶失道自陷刑以覆爵土朕甚憐之其封復子

邯為膠 常使與少府丁鴻等論議于前 東觀記曰宗性方正奉職愛士及

東侯 殊特上美宗既有武節又善經術每燕 臨穎長公主 公主 遠圖 左傳曰樂成伯

會命與當世大儒司徒丁鴻問難經傳 列傳第八

吳漢 蓋延 陳俊 臧宮

及光武於廣阿 袁宏紀曰漢將及廣阿開城中車騎甚眾漢乃勒兵問曰此何兵

也對曰劉公也漢聞之喜即進兵 遂見親信 東觀記曰漢再三召見其後勤不離

城下地理志廣阿縣屬鉅鹿郡 即拜漢大將軍 東觀記曰上既破邯鄲王即召馬宿夜語曰

左右殊不可為也 有謀諸將能及者上于是以漢為大將軍 清陽 前漢屬清河

相承稟 袁宏紀曰躬所領諸將多放縱為百姓所苦躬不 躬勤于職事 袁宏紀

十吏事每至所在 檀鄉賊 東觀記曰檀鄉 斥漳 漢碑皆 圍蘇茂於廣樂 東

理冤結決詞訟 後漢書補注卷六

記曰蘇茂殺淮陽太守 救廣樂 東觀記曰茂將其精兵突至湖陸 注劉放曰注俱

守得其郡營廣樂 大進按文多一大字 東觀記所載與此同 富平獲索 東觀記曰富平賊帥徐

十二年春 通鑑曰 露橈 注見岑 千條萬端 列三省曰 勃亂 胡云勃

他者 胡云言幸無他 謝豐袁吉 袁宏紀曰司徒 將眾十許萬 胡三省曰十

之 使別將 通鑑別將 召諸將厲之 毛晃曰勉厲之厲 轉戰 王幼學曰轉戰

也 郭中 胡三省曰 激揚士吏 東觀記曰漢性忠厚篤于事上自初從征伐常存

利軍營不如意常為諸將 差彊人意 杜篤集大司馬吳漢謀曰篤以為義隆後勢奔

豈早公卿請而不得漢乃 有詔悼愍 杜篤集大司馬吳漢謀曰篤以為義隆後勢奔

不征茲征茲海內公共收平漢漢軍賴公以寧勳業既崇持盈守成功成即退拒而持

諸死而不朽名勒丹青功著金石與日月俱東觀記曰篤與美陽介交遊數從請託不諂

願相恨令怒收篤送京師會大司馬吳漢漢世祖詔請備誅之篤于獄中為誄辭最高帝

美之賜 虎牙 東觀記安平侯傳 麻鄉注縣名 案兩漢無麻鄉 注魚門 續漢志

烏免刑 日虎牙大將軍 縣或疑是鄉名也







至大司農何焯案帝紀馮勤以十七年自又上言云云

戰而還 袁宏紀曰乘出張掖居延塞擊匈奴林王到沐樓山度其六百里除絕無水草

黎面注即務字 務與劉同音力否反見廣 稍遷少府 三輔決錄注曰紀字

尉注劉攽曰行車字 何焯曰此軍騎將軍之都尉劉謂行車字

戊己校尉 何焯曰已字衍棟案東觀記袁宏紀皆云恭為戊己校尉屯後王部金蒲

漢家箭神 東觀記 其中瘡 東觀記 者必有異 疏勒城 胡三省曰

觀本末則非疏 廣雅曰筭也音意音側白反孫備曰筭酒 陳睦 袁宏紀

勒國城明矣 筭 器也證俗文作醇云歷酒具也袁宏紀作柞 白屋王

張華博物志曰北方五狄一曰匈奴二曰穢狍三曰密吉四曰單于五曰

白屋潘勗魏公九錫文曰單于白屋請更率職李善曰白屋今棘鞠也 歷旬不下

分月令扼重圍故云歷旬也 秦彭 彭時為騎都尉副取乘或作段 皇甫援 胡三省案

有皇父充石宋之公族也漢初有 會關龍已歿 袁宏紀曰關龍 從北迎恭 袁

紀曰柳中至金蒲 勒姐 水經注曰渾水又東勒且勒水注 坐徵下獄 東觀記曰

不憂事肆心縱欲飛鷹走狗遊戲道 之在金城安夷縣東南即勒姐也 恭坐將兵

上虜至不敢出得詔書怨怒下獄

列傳第十

鈖期 鈖音姚又徒平切孫備云 從徇薊 東觀記曰漢書儀曰皇帝輦動稱警

樂陽稟肥 樂即稟 攝曠復戰 惠學士曰曠字云符云二反說文曰馬經德弱

為建平侯 水經注作平 功曹令史 勳為光武屬歷功曹令史之職也東觀記亦

節 與屬汝南也

後漢書補注 卷七

注說文曰歔歔手相笑也 今說文曰人相笑相歔歔學士曰久奇 候吏

東觀記作 未畢數騎而冰解 東觀記曰比至河冰流冰台可履馬欲偃各

波侯 水經注作 孫備曰路姓本 凡與匈奴烏桓大小數十百戰

袁宏紀曰勒愛士卒死者解衣以飲之傷者輟食以哺 軼注音犬 案皇后音

之在上谷二十餘年與匈奴數十百戰士卒皆為效力 軼注音犬 伏孟康音伏

遵 胡三省案姓譜曰周公第五子祭伯其後以為氏因學紀曰清水李氏 軍市令

胡三省曰從軍者非一處人故于軍中立市使相貿易置令以治之棟案軍與民市價不

畫一設立市令以防強奪非于軍中立市也東觀記曰光武皇帝雖發備秀縣人馬席薦

騎料皆有成買而費不侵 刺姦將軍 續漢志曰將軍屬有外刺刺姦王罪法胡三省

民樂與官市此其證也 東觀記王梁時為中郎將梁為中郎將軍 霍陽聚 水經注曰春秋傳

東觀記曰舉梁 新城蠻中 續漢志曰新城有蠻聚 霍陽聚 水經注曰春秋傳

梁及霍陽聚東世謂之華浮城非也在河南梁縣 南擊鄧奉弟終於杜衍 終一作

通水經注曰自宛道過 注左音古宏字 惠學士曰宏古 劉歆劉尚 王貽上

擊泉城之進兵涇陽也

後漢書補注卷七

植傳歔歔之從兄子字細君與植弟皆繼植為騎將軍封浮陽

侯向植之子嗣植為昌城侯從封東武陽侯歔乃向之從伯父也 追至新關 時連道

護軍王忠右都將軍朱龍隨中郎將來歔 良夜乃罷 東觀記曰作黃門

伐樹開道至略陽梁陵見東觀記也 作綵 案東觀 前書樊豐傳贊曰勒功帝籍慶流子孫又功臣表云充其

名錄河紀所 古者臣疾君視臣卒君弔 荀子大略篇曰君子大夫三問 對酒

云通侯稱也 設樂 東觀記作連斥侯許慎淮南子 能貫二百斤弓 論曰系

平建初之際去職未久官兵勁利有祭太僕之駑至今擅名天下史記伍子胥傳曰伍胥

貫弓司馬貞曰劉氏音貫為音又音古患反貫謂滿張弓一云貫謂上弦也儀禮鄉射禮

云不貫不釋注云貫猶中也 偏何 胡三省曰偏氏高辛 上貂裘好馬 東觀記曰鮮卑

古文貫作圖是貫與圖通 赤山 烏桓傳曰赤山在 斬其魁帥 王沈魏書曰遼陽烏丸大人欽志貢帥種



任光 子隗

李忠 萬脩 邳彤 劉植 耿純

少忠厚

袁宏紀曰光好黃老言為人純厚

狠貝不知所向

謝承書曰世祖與魏期出高至廣陽欲南行也

力子都

劉放刊謀曰力當作刁音影案前書亦作力惟袁紀通鑑作刁孫備曰力姓黃帝佐力牧之後

左大將軍

水經注云左在平在當作

後阮況為南陽太守

況事見朱暉傳

而以沈正見重於世

仲都

袁宏紀云字仲卿

右大將軍

東觀記無大字

侯

案水經注建武六年封也

邳彤

風俗通曰邳仲為夏車正自薛封于邳其後以為氏邳符悲切

與世祖會信都

水經注曰邳彤與上會信都南安城鄉上大悅

奮二郡之兵

胡三省曰二郡信都郡和成

此而歸

作失

墮損威重

胡三省曰墮讀曰墮

不肯捐父母背城主而千里送公

通鑑考異曰范書邯鄲成民不肯背城捐和城而千里送公漢春秋作邯鄲之民不能捐父母背成主案文意城皆當作邯鄲

別堂陽

縣名屬靈壽侯

靈壽侯

常山郡鉅鹿昌城人應劭地理風俗記曰堂陽縣北三十里有昌城故縣也

後漢書補注卷七

四

志昌城屬信都

迺開門迎

水經注曰世祖下堂陽植率宗親子弟據邑以奉世祖

皆為列侯

封浮陽惟劉喜無

封觀津侯

縣名屬信都郡案東觀記建武九年封也

注酈元注水經曰即水

北有耿鄉

案今水經注云成即水北有耿鄉耿鄉即成字也

老弱在行

袁宏紀曰老弱充行封純高陽侯

東光

縣名屬武邑侯

注委佗音移

顧炎武曰委蛇之蛇音徒河反亦作佗注誤讀

列傳第十二

朱祐 景丹 王梁 杜茂 馬成 劉隆

傳俊 堅鐔 馬武

朱祐

神與安帝同名故東觀記改作福案復陽

元延二年置在桐柏大復山之陽故曰

復以祐為護軍

袁宏紀曰祐自洛陽將之河北劉祐謂祐曰子將何之祐曰將

嘉有勞苦吏欲託之劉公祐曰若是願與之俱乃封安陽侯

給其車馬使復陳侯與祐俱北及世祖于柏人

封安陽侯

後漢書曰魏郡有安陽縣

南郡有之但時光武尚在河北不

為奉所獲

袁宏紀曰鄧奉董訢兵其精勝也注東

陽聚名

在青

圍秦豐於黎上

案水經注祐自觀城圍南行唐縣名屬

即施行

案陶漢書稱祐奉在建武初故十三年丙辰詔曰長沙王與真定王得河間

當製爵為王失景丹之後後漢有景丹

景丹

孫備曰景姓齊景公

吾聊應言然

恩意甚備

東觀記曰上勞勉丹出至城外兵

用平狄將軍孫成行大司

馬

東觀記曰今以平狄將軍孫成行大司馬

驃騎大將軍

封余吾侯

案水經注建武六年封也

武彊侯

武彊侯

水經注曰漳水又東武彊侯縣南又東武彊縣

北又東武彊縣故城南案武彊信都武彊縣

北守箕關

有武彊縣故治故瀾得名焉東觀漢記曰光武拜王梁為大司空以為侯國也水經又云

大河左清又東北逕長樂郡武彊縣故城東注云長樂故信都也晉太康五年改從今名案兩漢志信都無武彊縣或係信都之名晉時始置縣耳

東觀記曰梁為中郎將與景丹擊連合擊中郎破之昭梁別守天中關水經曰河水西

合潞水注云水出垣縣王屋西山潞溪夾山東南流故城東即潞關也光武遣梁北守

關天井關

文陽

縣名屬信都郡

桃城

中堅將軍

即中堅將軍

漢中堅將軍

道路流通

通鑑曰邊路流通

胡三省曰自洛陽

西防

注見

平城

棄官步負

東觀記曰成

東觀記曰成

全椒侯

全椒縣名屬棘陵

地名

帝詰吏由趣

胡三省曰由從也

胡三省曰由從也

史牘

東觀記

東觀記

當欲以墾田相方

求問其墾田之

求問其墾田之

注諸卿寧德邪

鄭元則身注曰德邪

鄭元則身注曰德邪

合肥

縣名屬西陽

縣名屬西陽

西陽

縣名屬西陽

縣名屬西陽

以武為侍中騎都尉

案蓋延傳武嘗為騎

案蓋延傳武嘗為騎

持戟奔擊

東觀記曰武身

東觀記曰武身



後漢書補注卷七

後漢書補注卷七

後漢書補注卷七

後漢書補注卷七

後漢書補注卷七

後漢書補注卷七

後漢書補注卷七

後漢書補注卷七

後漢書補注卷七

後漢書補注卷七

後漢書補注卷七

後漢書補注卷七

後漢書補注卷七

後漢書補注卷七

後漢書補注卷七

後漢書補注卷七

後漢書補注卷七

後漢書補注卷七

後漢書補注卷七

後漢書補注卷七

後漢書補注卷七

後漢書補注卷七

後漢書補注卷七

後漢書補注卷七

後漢書補注卷七

後漢書補注卷七

後漢書補注卷七

四方珍羞既以厚醢且示

曾弟嬰 何氏姓范作晏孫簡曰三本姓竹後漢擬陽侯竺

存夷齊而移于 封融為安豐侯 東觀記謂封融曰行河西五郡大將軍梁州牧張

明勳之不疑吾世嘉之其以六安安豐陽泉安風四縣封融為安豐侯 在功臣之

右 勳名錄在下于人為左是以謂下遷為左 穆子勳 世系曰穆子勳 溼陽公主

袁紀作沮陽案皇 賜養牛上樽酒 衛宏漢舊儀曰丞相有疾皇帝法駕親至問疾

后紀本傳是也 勳亦死洛陽獄 洛陽詔獄也建初三年黃 子萬全 世

得從丞相之例也 勳亦死洛陽獄 后立追諡勳為安成侯 子萬全 世

日嘉三子 封顯親侯 顯親縣名屬漢陽郡杜佑曰 盧水羌胡 史昭曰盧水北

溼奉萬全 封顯親侯 故城在今成紀縣東南地 盧水羌胡 史昭曰盧水北

夷 吳棠 袁宏紀 蒲類海 郭義恭廣志曰蒲類海在西域 三木樓山 袁宏紀作

匈奴河 匈奴字衍也 涿邪 弱水西行得涿邪山 羌胡服其恩信 袁宏紀長

恭上言安豐侯融懷集羌胡聞其權心子孫于今樂聞實氏大鴻 代馬防為衛尉

東觀記曰國為衛尉奉兩宮 憲陰喝不得對 續漢志曰上幸公主田覺之間書又

宿衛仁厚恭謹甚有名稱 憲陰喝不得對 續漢志曰上幸公主田覺之間書又

陰密也當帝問之時密阿左右不得對也 注漢有南北軍中候劉放曰

帝以趙高指鹿為馬實則陰喝之義可知矣 注漢有南北軍中候劉放曰

衍南字 吳氏補遺曰凡軍皆有使北軍總于中尉故其使曰中候張蒼任人為中候是

也南軍總于衛尉其使官自名衛 挾陽塞 樂史曰挾陽 稽落山 王幼學曰稽落山句

候安得有中候耶刊誤言是也 挾陽塞 樂史曰挾陽 稽落山 王幼學曰稽落山句

北鞬海 一作勃鞬見初學記云渤海之南小 燕然山 樂史曰山在振武軍金河縣北

寬國 班固作銘 呂沈字林曰 八陣 李善曰維兵書云八陣者一曰方陣二曰圓陣三

陣八曰 南單于於漠北 宋志曰漠 古鼎 龍興時鼎為重主簿作銘曰鼎耳革

雁行陣 足勝公使乃珍於高麗危在 仲山甫鼎 宋志曰鼎 東觀為老氏臧室 張衡曰

滿戒溢可以承年天之律 仲山甫鼎 宋志曰鼎 東觀為老氏臧室 張衡曰

史記府道家所貴衛再得之稱為幸也沈約曰漢東 梁后稱制 東觀記李順梁皇后傳

京國籍在東觀故使名儒碩學著作東觀漢記 梁后稱制 東觀記李順梁皇后傳

太后攝政初章德賢后嫉密恭懷皇后獨生聖嗣陷以非事家屬徒九真章德后之從父

昆弟章女為貴人與太后並寵章致大位大鴻臚及上憂篤后登至尊章德太后內無

忌刻之心遂不 中子唐 世系曰章三 子陶唐統

列傳第十四



馬援 子廖 子防 兄子嚴 族孫校

注馬何羅 惠學士曰馬前書作莽莽馬音同古文使君生仲 世系曰實三子慶昌

況余員 袁宏紀曰况封窮侯余封致符子次兄 穎川蒲昌 前書曰

守錢虜 袁宏紀曰涉為穎川太守案涉 略由是為督郵也 鎮戎大尹 袁宏紀曰涉為穎川太守案涉

帝遣員復郡 水經注曰世祖以 都布單衣 神秋下旬碑云孤嗣禪

奉書洛陽 東觀記曰遣使持節 簡中黃潤一端數金述所制當是蜀布也 奉書洛陽 師袁宏紀曰援與拒蜀侯

大慙 東觀記無大字何焯曰大簡易 公羊傳曰 尚書有項中黃門一人引入也 大慙 慙謙言恐不如也

上引見數十 東觀記曰 易猶狡易也相親信無後患之辭 上引見數十 凡十四見無他職任 紀

輕軒 履度通俗文曰車後重曰軒前 表的 史昭曰表 王

安從得子 胡三省曰言蜀若復黃質 共槽櫪 史

後漢書補注卷七

日果本華實相半曰槽櫪 稗也博雅木下支謂之槽櫪 萎腰咋舌又手從族 王功學曰萎腰縮貌咋舌不

拜援隴西太守 風俗通曰漢有牛樂為隴西主 涼部云三 浩盪 浩盪音開 中矢貫脛 東觀記曰中矢貫脛上聞羊三千牛

無肢脛無毛急就章股脚脛脛為柱躡躡跟踵相近聚類師古注脛脛骨也躡躡脛也

然則脛與脛相近而不同後之中矢貫脛脛骨也躡躡脛也 山海經無脛之國脛或作祭郭注曰祭脛脛也莊周書技經脛脛

之末曾集韻以祭為筋肉結處不言與脛通蓋偶忘山海經注耳 城多完牢 袁宏紀

疏曰亢吾以西數十里一城城皆完堅舊制置塞因山阻 開導水田 水經注曰援為

每其溪徑輒有候尉故處不得妄動也案亢吾當作允吾 狄道長詣門 胡三省曰隴西治狄

難十餘條 東觀記曰 注臯字為白下羊 徐德卷云羊林有與張力臣詩云

厚亦作羊熊朋來鍾鼎大韻序云臯字以階聲半字非羊也又郭 尉印白下人人

下羊 從白从羊故云 段志等 袁宏紀又有羊樂侯 注扶樂屬九真郡 胡三省

無扶樂縣案陸傳扶樂乃地名水經注曰在 浪泊 水經注曰葉榆水過交趾產冷縣北分

東運封溪縣北東運浪泊馬 禁谿 即金溪也胡三省 平生 孔安國論語注曰

羊帝紀 嶠南悉平 水經注曰嶠南入九真至無功縣賊渠降進八餘發渠帥朱伯棄

紀曰從其渠帥 注腹下欲平滿 唐未舊本皆云 宣德殿下 東觀記曰

裏尸 史記御陽傳曰子胥賜夷服 詔百官祖道 東觀記曰援行到右北

答 漢雜事曰援小病松拜牀下援于牀上坐視不為禮姚信士緯曰援遇凡而見梁實弟

乎有奇異于眾者 杜愔 袁宏紀 壺頭 水經注曰壺頭山高一百里廣闊三百里山下

縣東四十九里 充 袁宏紀作充中元和郡縣志曰充州在潯州西五百里武德

正法 通鑑作政法 畫虎不成反類狗 漢律曰捕虎一贖錢三千其狗牛之捕狗

說文孔子曰視犬 伏波將軍萬里還書 王充曰父兄在千里之外且死遺 稟

葬而已 水經注曰援墓在石 土民饑困 東觀記曰民饑 報歸田里 袁宏紀曰

後漢書補注卷七

王述案恩澤侯表刺侯仁 京師長者 胡三省曰長者謂諸貴戚 躬服厚綯 東

記太后曰吾為萬乘之物故 劉惔名曰漢以來謂死為索西 水經注曰防與耿恭從

主身衣大練練裙也 物故 物故言其諸物皆朽故也 索西 五穀糧糧谷出索西與

羌戰破之築索西城 詔徵防還 東觀記曰上嘉防功令史官作頌頌其功伐袁宏紀曰

在隴西臨洮縣也 光為許陽侯 案下文詔稱許侯陽字疑行東觀記曰光字叔山監越騎時五校

二人在處表請二校尉附北官增邑 東觀記曰特以前參贊勳勞省闕級定西羌增封侯

官詔許越騎尉治寺北官增邑 關以襄城美亭一千二百五十戶防身帶三級貴龍至

章臺下殿 東觀記曰其內則合德章臺天祿 連閣臨道 東觀記曰近帝

司奏防 案東觀記為司隸 光為太僕 東觀記曰光親筆減 紹封光子郎為

合鄉侯 案水經注則一作復永寧 父余 袁宏紀曰余王莽時封致符 注王述 平

元始四年制建 弟敦 敦女宗妻太僕趙岐 徵拜侍御史中丞 徵拜侍御史中丞

武二年封也 案京中明舊典奉法察舉無所避百餘傳之 遷五官中郎 何焯曰郎下脫將字東

將邊境每有事下車 典郡四年 東觀記曰建初中嚴病遺功曹史李真奉章詣關



刀革帶付贖賜嚴 **博觀羣籍** 袁宏紀曰續博覽古今同郡班固著漢書百篇 遺太醫送方藥 其七表及天文志有錄無書續查通而成之 **九章**

**算術** 劉徽九章算經序曰一方田以御田疇界域二粟米以御交質變易三衰分以御 貴賤粟稅四少廣以御積算方圓五商功以御功程積實六均輸以御遠近勞費 七盈不足以御隱難互見八方程以 **為護羌校尉** 續先為張掖太守承康 御銷練正負九旬股以御高深廣遠 五年代韓結為校尉也 **遷度**

**遼將軍** 永和元年遷也

**列傳第十五**

**卓茂** **魯恭** 弟五 **魏霸** **劉寬**

**平帝時** 續漢書云 元始中 **祭五百斤** 東觀記云金五百斤 **光武以宣襲封安眾侯** 顧 武曰漢書表云安眾侯崇居攝元年舉兵為王莽所 斷斷小宰 廣雅曰斷斷誠也 遷 滅侯龍建武二年以崇從弟紹封宜或即龍之誤 首章音都玩切

**於下邑** 史記作下邑徐 廣曰下一作下 **兄弟俱為諸儒所稱** 東觀記曰閉門 講誦兄弟雙高訟人許伯 廣曰下一作下

**等爭田** 東觀記曰宿訟許伯等爭 於下邑 廣曰下一作下 **於是吏人信服** 袁宏紀曰民李勉為母所 母恩德勉 廣曰下一作下 **羈靡不絕** 應劭漢官儀曰馬曰羈牛曰靡 言甘雨滿我之缶誠 言四夷如牛馬之受羈靡也

**來有他而吉已** 上云祥風時雨覆被遠方則他謂遠方也南來註比初六爻之初 在應外以喻殊俗聖王之信光被四表絕域殊俗皆來親比故无 咎也象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荀註云在者應內以喻中國乎既盈滿中國終來及初 非應故曰他也象云有他吉者謂信及非應然後吉也子夏易傳亦云非應曰他也 **今**

**匈奴為鮮卑所殺** 殺通盤作破案袁宏紀章和元年冬十 月北匈奴為鮮卑所殺降者十餘萬 **調度註云云** 胡三 今人多讀 **畱聖恩** 刊誤曰案文思當作 **敕使陪乘** 續漢志曰侍中顧問應對 如本字 恩棟案袁紀亦作恩 **易五月始用事** 案卦氣圖始 乘餘皆騎 **連滯** 胡三省曰連謂獄辭相連 及也滯謂兩滯不決也 **后以** 在乘輿後

**施令詰四方** 詰四方鄭元王肅皆作詰四方詰止也與魯恭合東觀書自作詰後人 習于王肅之學改詰 **孟夏斷薄刑** 高誘曰斷者定其 輕罪已正 **一夫吁嗟王道為虧** 鄭玄傳曰一人吁嗟王政為 虧蓋古有是語未詳所出 **以** 為詰非後漢本文也

**老病策罷** 袁宏紀曰恭自為三公常稱病不視事上運道小黃門 **謙子旭** 蔡邕集 同疾險令強起者數矣至是遂稱疾賜錢三十萬 **謙子旭** 日侍中 為旭疑非謙之子當有脫誤 **不字叔陵** 東觀記作平毅法正平字和 **難者必明** 日旭疑非謙之子當有脫誤 **其據說者務立其義** 胡三省曰漢儒專門名家各守師說故發難者必明其舉 師之說以為據若難者亦必務立大義以申其師之說舉

**後漢書補注卷七**

**孝廉八遷** 東觀記曰霸為長史妻子不到官舍念兒嫂在家勤苦而獨尊樂故常服 蓐其行 **徵拜將作大匠** 東觀記曰霸為將作大匠吏皆備 化之 **復為光祿大夫** 東觀記曰霸妻死長兄伯為娶妻送至官舍霸笑曰年老兒子備具何用空養他家老嫗 為即自入拜其妻手奉案前霸曰夫人親老夫復何中直而遂失計妾即辭而出妻慙 求去遂 **父琦順帝時為司徒** 太尉劉劭曰公之考乃作 送還之 **大將軍辟** 景真誌 寬會舉 **五遷司徒長史** 拜侍御史遷梁令奏書君以兼官三府故招博士徵皆辭 疾不就司徒察茂材太尉舉有道公車徵拜議郎司徒長史入登侍中殿陽陽曰據碑 止四遷爾博士未備拜也傳至大中大夫始云遷其前自長史入登侍中史則書也 **延**

**熹八年徵拜尚書令** 洪暹曰碑云熹八年地震有詔論與自侍中轉拜尚書 而八年所拜乃尚書令案帝紀熹八年地震有詔論與自侍中轉拜尚書 八年九月丁未京師地震傳之漢也 **蒲鞭** 胡三省曰古者 故乃答曰臣任責重大恆憂心如醉且使奴至市買菜奴盜用錢飲酒晏乃遷臥於閣內 又不得乘既醒乃為之為死狗罵畢即束帶來恐奴從後自殺所以慮之不覺忽於閣內 願見哀恕案此則合後 **後以日食策免拜衛尉** 碑云固疾遷位拜光祿大夫遷 事為一時事未詳孰是 **中平二年卒** 碑云二 月丁卯 **諡曰昭烈侯** 碑云天子聞悼惻怛發手筆為策使右 中郎將張良持節賜賜昭烈侯有加

**後漢書補注卷七**

**後漢書補注卷七**

**後漢書補注卷七**

**後漢書補注卷七**

**後漢書補注卷七**

**後漢書補注卷七**



後漢書補注卷第八

蘇州府元和縣學生員惠棟撰

列傳第十六

伏湛 子隆 侯霸 宋宏 蔡茂 郭賀 附 馮勤

趙熹 牟融 章彪 族子義

注伏理字君游 前書作 門下督 胡三省曰諸郡各 卽收斬之 袁宏紀曰

安其移書屬縣不得相侵凌天生蒸民爲立君非久亂也且養老育幼以待 徵拜尚書

案袁山松書湛于 文王受命而征伐五國 伏生尚書大傳曰文王受命二年 建武二年拜尚書

年伐者六 必先詢之同姓然後謀于羣臣加占著龜以定行事

故謀則成卜則吉戰則勝 尚書大傳曰周公先謀于同姓然後謀于 朋友朋友從然後謀于天下天下從然後加之者

龜是以君子聖人謀義不謀不義故謀必成卜不義故 卜必吉以義擊不義故戰必勝是以君子聖人謀則吉戰則勝故參分天下而有

後漢書補注卷八

其二 東觀記載伏惠公諱曰文王字國用十伐崇 注異卿卽獲索賊帥徐少

按東觀記後索賊帥古師郎平賊 秦行鄉飲酒禮 鄭元儀禮鄉飲酒禮注曰今郡

帥徐少下云據高平作獲索者誤也 自行束脩 王莽傳曰自初

國行鄉飲酒之禮元冠而衣皮弁服服皮應劭曰漢家郡 縣射祭皆似士禮而行之樂縣琴瑟箏笛皆如士制

其時 共撰漢記 史通曰無名與諫議大夫黃景作諸王 陽安長公主

陽安縣名屬汝 女爲孝獻皇后 袁宏紀曰元生五男一女長男 隆字伯文注

南郡公主名華 東觀記隆作盛字伯明 棟案爲帝諱隆隆之 聖哲應期 李善曰尚書刑德

始存區 宗室屬籍 禮記大傳云繫之以姓而弗別鄭氏 以子援爲郎中 漢法死

除卿 侯霸 金鄉侯侯成碑曰其先出自幽岐周文之後封于鄭鄭其仲賜氏曰侯厥嗣宣

中 侯霸 多以功佐國要盟善魯嘉會自那因以爲家焉漢之興也侯公約築濟水上皇

于鴻溝之阨曰安國君會孫圖 房元 前書曰琅邪房鳳字士元九江太守教梁春秋

封明統侯元孫霸西漢表贈作輔 有房氏之學傳曰房元者蓋舉其字猶未嘗字

公文東觀記 注從鍾寧君受律 百官公卿表曰元始元年尚 五威司命陳崇

稱未文是也 王莽傳曰莽懼五威司命中城曰願將軍命 每春下寬大之詔 續漢志曰立春

且勿案察皆須夢秋退食獲進菜其下當用者如故事 舊制丞相拜日封爲列

侯 王莽時爲其工 州牧將兵擊匈奴也 以清行致稱 袁山松

洪道曰丞相封侯自平津始光武以功臣未封故霸但侯關 父尚成帝時至少府

內既遠方遠封則知其子皇徒封於陵謂霸封於陵非也 案前書天鳳中宏爲并

百官公卿表無 王莽時爲其工 州牧將兵擊匈奴也 以清行致稱 袁山松

尚名班史闕也 幾能及揚雄劉向父子注引前書云云 李殿學

重義何公儀子之風 包咸論語注曰鄭登注 馮翊桓梁 班固奏記東平王曰司空掾桓

引漢書注誤 鄭聲 包咸論語注曰鄭登注 馮翊桓梁 班固奏記東平王曰司空掾桓

心行不踰矩蓋清廟之 御坐新屏風 東觀記曰新施 屏風疑脫施字 圖畫列女 劉向七略別傳

光輝當世之俊彥也 侍部欲所校列女傳種類相從爲七篇以著禍福榮辱之效是 聞義則服 管子弟子

非得失之分也 屏風四堵是漢時列女之首圖之屏風也 聞義則服 職篇曰見

善從之聞 湖陽公主新寡 鄧道元曰日南太守胡著 貧賤之知 東觀記

義則服 湖陽公主新寡 鄧道元曰日南太守胡著 貧賤之知 東觀記

修雪白 白冰拆散然耀世也 軍實 李善曰鄭氏云軍 雒陽人 案華陽國志賀廣

祖父堅伯 華陽國志曰 堅伯 雒陽人 案華陽國志賀廣 漢雒陽人行陽字

號曰萬石君 東觀記曰趙魏 閻楊 幽都 李頤莊子集解

也 尚安平公主 皇后紀作平邑平邑屬代郡 趙熹 東觀記作喜喜與喜古字通小

僖同故趙熹字伯陽取此 綱栗饋 葉氏愛日齋抄曰記王祭之牛爾栗左氏外傳

栗耳末世傳寫誤爲喜字 楚觀射父曰郊禘不過爾栗漢書志天地牲角備

朱公折五鹿充宗之角歎曰爾栗饋能耳耶栗謂小而不可謂其角 帝以爲疑 袁宏紀

以功自顯 婦人亦懷卿之恩 無象與略曰襄爲平原太守百官大會光武問熹

罷諸夫人言熹爲義多恩從長安還護妾等衣 緣邊諸郡 案袁宏紀代郡朔方五

食生活使傳案今日之富貴非獨能歸人也 止同席 續漢書 胡三省曰諸王

帝欲更太尉府時熹以新造北宮表陳之 進爲太傅 東觀記曰行太尉事趙熹三

冬臨辟雍見太尉府獨卑陋皆在七年也 長子代 案官儀代 坐事下獄 西羌傳

傳 牟融 風俗通曰牟子國 入代鮑昱爲司隸校尉 續漢書曰典司 祖賞



前書曰袁宏子以詩授  
哀帝至大司馬車騎將軍  
三輔諸儒莫不仰慕之  
守公孫伯達河陽長魏仲  
達同時齊名  
鍛鍊 何焯曰鍊當作鍊案古鍛鍊字皆作鍊唯路溫舒傳作鍊又冀州從事  
世號三連 郭君碑云服職鍛鍊李善文選注云說文曰鍊化金鍊與鍊古字通

族子義 前書曰元成子頃侯寬子德侯育子節侯沈自賢 兄順 京兆舊事曰順  
傳國至元孫乃絕世系曰尚書令浚育之子生豹兄弟 歷位樂平相去  
官以琴書自娛不應三公之命 劉愷復辟之 京兆舊事曰豹為武陽令友人羅陵健  
後為平與令吏民立祠社中 宿留 司馬貞曰宿留遲待之意若依字  
比辟公府輒棄去 讀則言宿而留亦是有所待並通 不堪久待 依三輔決錄  
司徒劉愷尤敬之 京兆舊事曰清河太守韋文高子順豹義皆以學行知名  
義少與二兄齊名 時人號韋氏三君案世系韋育生浚尚書令浚當字文高也 初

仕州郡 京兆舊事曰義少好學  
不求榮利四十乃仕

列傳第十七  
宣秉 張湛 王丹 王良 杜林 郭丹  
吳良 承宮 鄭均 趙典

蔬食瓦器 袁宏紀曰布被  
瓦器食則魚鱗 收養親族 續漢書曰秉拜司直清白  
篤義得祿收養內外宗族 後告歸平

徐漢書補注卷八  
陵 袁宏紀曰湛被徵當還馬湖曰舊令尹之政必以  
樹下飲食勤勉之 其有遭喪憂者輒待丹為辦 東觀記曰丹聞里有喪輒  
其制曰定喪其親不過重 後徵為太子少傅 續漢書曰丹為太子少傅  
其制曰定喪其親不過重 後徵為太子少傅 續漢書曰丹為太子少傅  
丹時為三公故曰家公 相待如舊 袁宏紀曰時衛尉執期執金吾  
焦氏易林曰災及家公 寇恂亦慕而友之名重當世 教授諸生千

餘人 汝南先賢傳曰郭憲學貫  
秘典師事東海王仲子也 鮑恢 恢扶風人鮑豈為司  
昔龐君陽位久病不 美談 公羊傳曰魯人 林少好學沈深 書斷曰林九工古  
應上徵可謂養名矣 至今以為美談 文過于鄭也故世

言小學 子無翼 冀平陵人智謀  
由杜公 之七見馬援傳 注東觀記曰林寄寓地云云 見梁統與 徐  
巡 袁宏紀作徐兆案說文引徐巡說 林前於西州 東觀記  
又書斷所載皆作巡袁氏誤也 作河西 得漆書古文尚

書一卷 袁宏紀曰林每遭困厄自謂不能濟於眾也 猶  
案隗囂傳等皆對賓客按史遠為師友秉為祭酒 羣臣上言云云 案袁宏紀為  
申屠剛為持書林先與邊等同寓河西故薦之也 羣臣上言云云 案袁宏紀為

宜也統奏 有恥且格 鄭元曰  
格來也 吹毛索疵 韓非子曰古之全大體者不吹  
見本傳 毛而求小疵不潔垢而察難知 為任

職相 袁宏紀曰林自為九卿至三公每上封事及與朝廷  
之後宜幸城邑 昭三十二年公羊傳曰易為  
通監賢者子孫宜有地也 父稚 東觀記曰丹累世千石  
長安 東觀記曰丹師事公孫卿數重常持 注陳洮 觀記皆作洮  
是時昌為王莽講學大夫門下生甚眾而 嚴光 即嚴光伯石也  
昌獨禮異丹由是嚴光王莽更辟請也 奉還節傳 張登漢  
丹絕跡棄軍還節 薦鄉人長者自代而去 東觀記曰丹薦陰  
傳從武關出詣更始 何焯曰漢官儀又作盧皆誤也或曰盧與閻古字通 君有公子 華嶠書曰  
注引漢官儀又作盧皆誤也或曰盧與閻古字通 君有公子 華嶠書曰  
宜春侯承平初為宗正 家無遺產 東觀記曰劉匡對曰丹為三 注今議 諸本誤 曹  
掾尚無 署為西曹 東觀記曰匡為司徒長史以清白 車府令 續漢志曰  
乘輿諸 徐匡 東觀記曰 鉤就車 王功學曰古兵有鉤有鑿引來曰鉤推去曰蒙陰  
山 東觀記作華陰山或 徵詣公車 袁宏紀曰樊儵與 數納忠言陳政 何焯曰  
有說 論議切愆 東觀記曰數納忠諫論議直切 少好黃老書 東觀記曰  
文 去紀曰數納忠諫守正不希苟容 均治尚書注

兄仲為縣游俠 東觀記作游俠 養寡嫂孤兒恩禮敦至 通典曰太宗以  
魏徵等諫曰事嫂見稱載籍非一鄭仲虞則其見必冠 常以八月長吏存問 八月  
孔伋則哭之為位案傳無其見必冠事當在東漢書也 存問 存問  
後漢制也前漢常 乃幸均舍 魏書高士傳曰帝自往終不肯起曰陛下  
以正月見昭帝紀 何焯不為上世君令臣得為優息之民 父戒 華陽  
日戒父義士趙定以延仁赴義濟 注典太尉戒之叔子 華陽國志曰典戒之孫  
值乏為業傳讚云定以游俠稱 封廚亭侯 案華陽國志  
也而日錄獨云戒第二子志又以趙謙為戒之 封廚亭侯 案華陽國志  
孫而傳云典兄子又似本傳不誤未詳孰是 宜備國師

徐堅曰國師 會病卒注謝承書云云 案初舉記大司農下引續漢書云趙典為  
之列見蓋輔錄及華陽國志而 以謙行車騎將軍事 華陽國志曰時董卓秉政  
本傳闕如謝承所載非無據也 大司農開門却掃非德不交又典預人俊  
荀爽固諫不聽謙奉 拜尚書令 華陽國志曰拜尚 初為京兆郡丞 華陽國志  
大駕西幸封洛亭侯 書令太僕三年 黃白城 注見董 于易一為

世典為巴郡太守于時板橋數反溫到郡以恩信降服 黃白城 注見董 于易一為  
之子是若渠出九種之禾胸忍有連理之木遷京兆丞 董卓從  
過再為涉 風俗通曰涉始于足足率長十寸十寸則尺一躍三尺法天地  
弟應 袁宏紀曰 乃獲免 袁宏紀曰帝問侍中常洽曰值不知藏否溫言太切可為  
李催從弟 李應 袁宏紀曰帝問侍中常洽曰值不知藏否溫言太切可為

弟應 袁宏紀曰 乃獲免 袁宏紀曰帝問侍中常洽曰值不知藏否溫言太切可為  
李催從弟 李應 袁宏紀曰帝問侍中常洽曰值不知藏否溫言太切可為

弟應 袁宏紀曰 乃獲免 袁宏紀曰帝問侍中常洽曰值不知藏否溫言太切可為  
李催從弟 李應 袁宏紀曰帝問侍中常洽曰值不知藏否溫言太切可為

弟應 袁宏紀曰 乃獲免 袁宏紀曰帝問侍中常洽曰值不知藏否溫言太切可為  
李催從弟 李應 袁宏紀曰帝問侍中常洽曰值不知藏否溫言太切可為

弟應 袁宏紀曰 乃獲免 袁宏紀曰帝問侍中常洽曰值不知藏否溫言太切可為  
李催從弟 李應 袁宏紀曰帝問侍中常洽曰值不知藏否溫言太切可為

弟應 袁宏紀曰 乃獲免 袁宏紀曰帝問侍中常洽曰值不知藏否溫言太切可為  
李催從弟 李應 袁宏紀曰帝問侍中常洽曰值不知藏否溫言太切可為

弟應 袁宏紀曰 乃獲免 袁宏紀曰帝問侍中常洽曰值不知藏否溫言太切可為  
李催從弟 李應 袁宏紀曰帝問侍中常洽曰值不知藏否溫言太切可為

弟應 袁宏紀曰 乃獲免 袁宏紀曰帝問侍中常洽曰值不知藏否溫言太切可為  
李催從弟 李應 袁宏紀曰帝問侍中常洽曰值不知藏否溫言太切可為

弟應 袁宏紀曰 乃獲免 袁宏紀曰帝問侍中常洽曰值不知藏否溫言太切可為  
李催從弟 李應 袁宏紀曰帝問侍中常洽曰值不知藏否溫言太切可為







而耕耘行集揚節賦曰馮子耕于耶山之阿渭水之陰廢帝馮亭在靈州城西五里

馬承平而革命語曰承平者叶之承亂者革之今馬言承平者魏高堂陸謀

雖之識微兮愍王道之將崩拔周唐之盛德兮拊桓文之誦

功王充論衡曰周衰而詩作蓋康王時也康王德缺于房大臣制廢故詩作張超請青衣賦曰周室將衰康王及起舉公明然深思古道感彼關雎性不雙倍爾得周公妃以竊

注薛夫子韓詩章句案世系薛漢父方上字

儲女齊於絳臺齊語曰悼公與司馬侯升堂而望曰樂夫對曰臨下之樂則樂

得務光而愈明頭炎武曰明古音諷耶反以

大宅秋地名曰負黍在潁川陽城縣

孔丘之知命孔安國曰知天命之終始

不概于懷概感也若代反莊子

德誥文選注引之任助文章

後漢書補注卷八

使黃門持被覆豹

列傳第十九

申屠剛 鮑永 子昱 郅惲 子壽

剛質性方正東觀記曰涉獵建進善之旌縣敢諫之鼓建武七年

以頭軻乘輿輪太元曰車軻馬止子可以行馬軻曰軻

父宣鮑宣累世忠直魏文帝列異傳曰故司隸校尉上

注軻止輪木或作指

若子建靈有知當令子家知子在此今使命不淹久而遂辭而去京師有駿馬隨之人莫

能得近唯子都得近子都歸行失道遇一關內侯家口真往宿見主人呼奴通刺奴出見

馬人白侯曰外客盜騎背所失駿馬侯曰子都上黨高士必應有語問曰若此乃吾昔

年無故失之君何以致此馬子都曰昔上計遇一書生卒死道中具述其事侯乃驚愕曰

此吾兒也侯迎喪開棺視之果如言侯乃舉家謝曰上黨高士必應有語問曰若此乃吾昔

豫州牧司隸校尉至子承孫豈敢為司隸其在公昔復乘駿馬故京師歌之曰鮑氏馳三

人司隸再入公馬雖疲行步工棟案宜本渤海高城人後為司隸被利

乃從之上黨遂家長子今宜始為上計孫而云上黨高士者非實錄也

矯稱侍中止傳舍風俗通曰諸侯及使者有傳舍乃得舍子

更始河內太守東觀記曰承至懷州太守曰足下所以堅不下者

皮常孫愐曰皮永異之廢來久矣今滅修之民必觀焉且意豐為盜或聚或散非

如此續漢書曰承性於嚴公正百仁者行之宗忠者義之主東觀記曰仁者

便道之官漢律曰吏二千石以上告歸歸官不遇在所者便

後漢書補注卷八

注唯赦贖令救令贖司徒印司徒有父風何

帝納其言東觀記曰上即即也注辭訟七卷陳龍傳曰龍為是撰辭訟比七

子德南陽太守鮑得則得即德故諸傳或作得或作德也修起橫舍張衡南陽文學

莫不勸服崔瑗南陽文學頌曰昔聖

音與古姑同姑常遂立著武將

圖錄秦主見呂氏春

音與古姑同姑常遂立著武將

圖錄秦主見呂氏春

音與古姑同姑常遂立著武將

圖錄秦主見呂氏春

音與古姑同姑常遂立著武將

圖錄秦主見呂氏春

音與古姑同姑常遂立著武將

圖錄秦主見呂氏春

音與古姑同姑常遂立著武將

圖錄秦主見呂氏春

音與古姑同姑常遂立著武將

圖錄秦主見呂氏春

音與古姑同姑常遂立著武將

圖錄秦主見呂氏春

音與古姑同姑常遂立著武將



秋 孔為赤制 後漢書相傳孔子廟碑曰孔子乾坤所授西狩獲麟為漢制作故孝經

赤制公羊疏曰春秋說云伏羲作八卦丘合而損其文績而出其神作春秋以改亂制又

云丘覽史記援引古圖推集天變為漢帝制法陳放國益又云丘水精治法為赤制功又

云黑龍生為赤必告示象使知命又云經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赤 吾知子不悲

天命而痛讎不復也 哀紀載傳語曰吾知子不悲天命長短而 絲延 絲與謹

引詩曰我歌且舞 注絲姓咎絲之後 見風 主簿讀書教 袁宏紀及風俗

夫論有臨姓即絲也 何焯曰言備喪葬時 樹類 袁紀作 見面于門閒 袁宏紀曰上命

教行 父老堯舜 民開父老之數也 賜布百匹 東觀記曰由 是上時重之 恕已量主 王幼

面故下云火明遠遠棟案漢時城門有離載 恕已謂其功于已量主謂揣其意于君單平聲正誤曰恕已謂能推 恕已謂其功于已量主謂揣其意于君單平聲正誤曰恕已謂能推

已之心以度人也棟案恕已量主即冠錯所云內恕及人正誤得之也 知我必不有

所左右而輕天下也 王幼學曰七制解云光武自謂憐知我廢后必無偏徇而 輕視天下也此帝自飾辭正誤曰案此謂必不偏愛而動

搖國本也太子禮乃郭后 古初 孫慎曰古姓周太王去郊 所生恐后既廢併及太子 適岐稱古公其後氏焉

後漢書補注卷八

九

蘇竟 楊厚

代郡中尉 刊誤曰按郡無中尉當作都檢案中尉謂中郎都 尉也治且如魏代郡又有東西二都尉故云中尉

諸郡 五原朔方雲中定 隨弟 風俗通曰隨姓隨侯之後漢有 襄雁門五郡也 博士隨何後漢有扶風隨著

泰與龔 龔之推曰古者書誤則削之故左傳曰削而投 之是也或謂謂孔為削王龔龔約曰書削代贖 延牙 公孫述傳

當作 為漢赤制 春秋緯慎孔曰烏化為書孔子奉以告天赤制 倚彌即黎丘 倚彌即黎丘

惠學士曰黎丘一名倚彌不知何據周官十 揮七日彌注云白虹彌天豈倚彌之謂乎 武王將伐紂上祭于畢 今文大

八魁 案元珠密語八魁曰春巳巳丁巳夏甲子 壬戌秋巳亥丁未冬甲午壬辰與此異也 今年比卦部歲 師比二卦主歲

于乾坤歲終則從其大屯案謂訟師比等是也二卦十二爻 坤主立冬坎主冬 而卦一歲陽右行陰左行開時而治六辰其說詳乾鑿度

至 坤十月卦法立冬坎 五七之家二十五姓 此亦據 天之所壞人不得

支 外傳 熊亨子孟公 三輔決錄曰長安劉氏惟有孟公談 楊厚 華陽國 志作序河洛書 共

八十 注會祖父仲續 華陽國志 推陰陽消伏 統傳夏侯尚書統中有陰陽 消伏之法今不傳而略見于伏

生五 及內識二卷解說 華陽國志曰統事華里先生爽高戒統曰漢九世王出

行傳 中刺史張志與統方正可從魯本時探虛然共定音律上家法章句及二 卷者不得承

卷解說神案巴漢志內識者孔子內識桓譚書所云燭稱孔丘為識記是也 為國二老

華陽國志曰統通侍中光祿大夫以 前妻子博 華陽國志曰博 字仲達統長子懼然 司馬貞

年老道深養于辟雍授杖為三老 特徵皆不就 謝沈書曰博身數澤輒耕誦經可徒博養表為其高操公車特徵不

憲之收其妻子錄繫欲致厚 陰臣注陰私也 顧炎武曰陰臣謂婦人下文宋阿 母是也棟案公羊春秋曰定十四

年城浩父何休曰或說無冬者坐受女樂今聖人 去冬陰臣之象則陰臣為婦人審矣注謂私非也 上名錄者二千餘人 華陽國

弟子誰昭約節宰麻竹寇權文儀蜀郡何真幼正侯斬伯 升巴郡周舒叔布及任安董枝等皆徵聘舉馳名當世 太初元年 依華陽國志

人諡曰文父 華陽國志曰厚年八十三卒天 子痛悼諡曰文父與此異也 鄉

列傳第二十下 襄楷

郎顛 胡三省案姓謂曰魯公孫費 伯城郎因居之子孫以為氏 六日七分 六日七分其法以坎離震兌為四

郎顛 伯城郎因居之子孫以為氏 六日七分 六日七分其法以坎離震兌為四

後漢書補注卷八

十

時每卦六爻又主一氣共主二十四氣餘六十卦每卦六爻又主一日凡主三百六十日

除有五日四分日之一每日分為八十分五分日四分日之一又為二十分是為四

百二十分六十分卦分之二每卦分六十四卦每卦分七十分是為六日七分十一月未濟變

頤中孚復十二月屯謙睽升臨正月小過泰益漸泰二月需隨晉解大壯三月豫訟蠱革

夬四月旅師比小畜乾五月大有家人井咸姤六月鼎豐渙履遲七月恒節同人損否八

月巽萃大畜賁觀九月歸妹无妄明夷困十月以既濟噬嗑大過坤卦氣起中孚中孚

為三公復為天子屯為諸侯謙為大夫睽為九升還從三公周而復始復臨泰大壯夫乾

息卦也姤姤否觀消卦也消息為卦卦餘為雜卦四方為卦卦氣之說始于孟喜

章句其後京房揚雄谷永皆 依以為說詳棟所撰稽覽學 果如其言 陶元景真語曰宗學精道術占候風氣後一日

往參果爾案宗 務消祇悔注祇大也 顧炎武曰祇訓大非也棟案侯果易注云 祇大往復陰剝所以有悔對非復故故无

大陰而不利 易天人應 天人應易 陰性澄靜 坤象曰安貞月令曰 施化 益象曰

久陰而不雨也 京房易飛候曰何以知賢人隱師曰觀四方 火卦用事 謂大過

也 當溫而寒 王充論衡曰易京氏布六十四卦于一歲之中六日七 飛候 飛卦之

侯謂消息十二卦七十 正月二日至乎九日三公卦 注云三日九日或為三 公之日非也案京房易







胡三省曰承旨謂承官官風指也 卒于家 何焯曰九州春秋曰陳蕃子逸與術士平原張指會于冀州刺史王芬坐借曰天文不利官者黃門常侍與族滅矣許攸等結謀此借後事而傳不載

後漢書補注卷八

三

後漢書補注卷第八

後漢書補注卷第九

蘇州府元和縣學生員惠棟撰

列傳第二十一

郭伋 杜詩 孔奮 張堪 廉范 虞鴻 王堂

蘇章 曾孫不韋 羊續 賈琮 陸康

高祖父解 何焯曰解氏得 徵拜潁川太守 趙岐三輔決錄曰茂陵 郭伋為潁川化如時雨

附農 胡三省曰附農 不宜專用南陽人 通鑑曰是時在位多鄉 曲故舊故及之

為違信于諸兒 東觀記曰伋念負諸童兒違信也伋念先期 乘城 李奇曰乘守也

聞賊規欲北渡 想當作規淮兩子曰心知規高誘 亮漢 注見劉 乘城 李奇曰乘守也

烽火精明 補一介 介 竹使 鄭康成周禮注曰今 吾已從君魚受道

矣 孔子通左氏傳義詰訓序曰君魚少從劉子駿受春秋左氏傳其于講業最明精究其義 子駿自以才學不若也其或訪經傳于子駿輒曰幸問孔君魚吾已遺從之語道矣由是

後漢書補注卷九

大以春秋 八年賜爵關內侯 東觀記曰七年詔書以奮在 姑臧治有絕迹賜爵關內侯 躬率妻子同甘

身處脂膏不以自 謂 易屯之九五曰屯其高小貞吉大貞凶漢書谷永傳引此文孟康注云奮者所以入 原矣而猶儉約益苦東觀記所云置脂膏中亦 隗茂 漢書族入兒 郡多氏人 武都即

弟奇游學洛陽 東觀記曰奮嘗有弟奇在雒陽為諸生分俸祿以共給其糧用 四時送衣下至脂燭每有所食甘美輒分減以遺奇杜甫詩分減

作春秋左氏刪 孔子通左氏傳義詰訓序曰先生 名奇字子異錢成君次孺第二子

追拜蜀郡太 序答問凡三十一卷 諸儒號曰聖童 東觀記曰治梁上易才 美而高京師號曰聖童

守 東觀記曰試守蜀郡胡三省曰時成 說述必敗 說如 漢從之 按袁宏紀

悉條列上言 袁宏紀曰府藏 珍寶皆有簿券

無附枝麥穗兩岐 胡三省曰蜀月既採桑所去繁枝留其特長者則來 帝嘗召

年桑特茂麥率一莖一穗無兩岐者故以為瑞

帝嘗召

帝嘗召







窮之巧不可言... 射陽... 族兄忠更父侯... 宣明殿... 侯注謂宏封長羅侯弟丹射陽侯兄子弟... 兄忠更父侯宏又封壽張侯... 弟忠更父侯宏又封壽張侯... 弟忠更父侯宏又封壽張侯...

用天道... 僚字長魚... 事後母至孝... 宣明殿... 侯注謂宏封長羅侯弟丹射陽侯兄子弟... 兄忠更父侯宏又封壽張侯... 弟忠更父侯宏又封壽張侯...

侯注謂宏封長羅侯弟丹射陽侯兄子弟... 兄忠更父侯宏又封壽張侯... 弟忠更父侯宏又封壽張侯... 弟忠更父侯宏又封壽張侯...

侯注謂宏封長羅侯弟丹射陽侯兄子弟... 兄忠更父侯宏又封壽張侯... 弟忠更父侯宏又封壽張侯... 弟忠更父侯宏又封壽張侯...

侯注謂宏封長羅侯弟丹射陽侯兄子弟... 兄忠更父侯宏又封壽張侯... 弟忠更父侯宏又封壽張侯... 弟忠更父侯宏又封壽張侯...

侯注謂宏封長羅侯弟丹射陽侯兄子弟... 兄忠更父侯宏又封壽張侯... 弟忠更父侯宏又封壽張侯... 弟忠更父侯宏又封壽張侯...

侯注謂宏封長羅侯弟丹射陽侯兄子弟... 兄忠更父侯宏又封壽張侯... 弟忠更父侯宏又封壽張侯... 弟忠更父侯宏又封壽張侯...

侯注謂宏封長羅侯弟丹射陽侯兄子弟... 兄忠更父侯宏又封壽張侯... 弟忠更父侯宏又封壽張侯... 弟忠更父侯宏又封壽張侯...

侯注謂宏封長羅侯弟丹射陽侯兄子弟... 兄忠更父侯宏又封壽張侯... 弟忠更父侯宏又封壽張侯... 弟忠更父侯宏又封壽張侯...

侯注謂宏封長羅侯弟丹射陽侯兄子弟... 兄忠更父侯宏又封壽張侯... 弟忠更父侯宏又封壽張侯... 弟忠更父侯宏又封壽張侯...

侯注謂宏封長羅侯弟丹射陽侯兄子弟... 兄忠更父侯宏又封壽張侯... 弟忠更父侯宏又封壽張侯... 弟忠更父侯宏又封壽張侯...

侯注謂宏封長羅侯弟丹射陽侯兄子弟... 兄忠更父侯宏又封壽張侯... 弟忠更父侯宏又封壽張侯... 弟忠更父侯宏又封壽張侯...

侯注謂宏封長羅侯弟丹射陽侯兄子弟... 兄忠更父侯宏又封壽張侯... 弟忠更父侯宏又封壽張侯... 弟忠更父侯宏又封壽張侯...

帝時為... 封綱吳房侯... 帝時為... 封綱吳房侯... 帝時為... 封綱吳房侯...

帝時為... 封綱吳房侯... 帝時為... 封綱吳房侯... 帝時為... 封綱吳房侯...

帝時為... 封綱吳房侯... 帝時為... 封綱吳房侯... 帝時為... 封綱吳房侯...

帝時為... 封綱吳房侯... 帝時為... 封綱吳房侯... 帝時為... 封綱吳房侯...

帝時為... 封綱吳房侯... 帝時為... 封綱吳房侯... 帝時為... 封綱吳房侯...

帝時為... 封綱吳房侯... 帝時為... 封綱吳房侯... 帝時為... 封綱吳房侯...

帝時為... 封綱吳房侯... 帝時為... 封綱吳房侯... 帝時為... 封綱吳房侯...

帝時為... 封綱吳房侯... 帝時為... 封綱吳房侯... 帝時為... 封綱吳房侯...

帝時為... 封綱吳房侯... 帝時為... 封綱吳房侯... 帝時為... 封綱吳房侯...

帝時為... 封綱吳房侯... 帝時為... 封綱吳房侯... 帝時為... 封綱吳房侯...

帝時為... 封綱吳房侯... 帝時為... 封綱吳房侯... 帝時為... 封綱吳房侯...

帝時為... 封綱吳房侯... 帝時為... 封綱吳房侯... 帝時為... 封綱吳房侯...

帝時為... 封綱吳房侯... 帝時為... 封綱吳房侯... 帝時為... 封綱吳房侯...

後漢書補注卷九

後漢書補注卷九

郡功曹... 投戈講藝息馬論道... 垂情古典... 悉通孝經... 倚席不... 御史中丞... 春秋穀梁傳... 五穀不登... 升百官備... 傅太尉司徒司空大將軍... 年詔云云... 明習故事... 皆簡賢者... 弟子綱... 弟綱父承明

不得眾譽... 陰子方... 黃羊... 朱浮... 馮魴... 虞延... 鄭宏... 周章... 沛國蕭人... 以前事自誤... 尚書令侯霸... 六屬不與妖惡交通... 帝亦



悔之世系曰子焉得長者之言故注云云如意法則似以朱子議

追感賈生之論不亦為乎又云焉得長者之言詞意相同恐未必然也范于循吏傳序曰建

武承平之閒吏事刻深故未洋敷上諫書後切峻政鍾離意亦規諷殷勤以長者為言而

不能得其意謂二帝不能樂吾老親弱弟皆賊城中當有在字魴詣行

長者之治與此論略同也在所復等聞帝至負鈇鎖司馬貞

傳云加之鈇鎖何休曰要斬之罪崔浩曰詔復爵土東觀紀曰明帝詔曰馮魴以忠

諫其還故爵為楊留飲十許日袁宏紀曰九月戊子帝幸其府賜馭犀具劍

東觀紀曰魴占者以為吉王充論衡曰子大生時以夜適免母身母見其上若一

戶牖亭長戶牖陳留既至而死續漢書曰既至城門而富宗袁宏紀多不

中節袁宏紀曰宗與延即辭退曹爽延即太守對曰今為南都督郵乃引見問

諫前太守時事羽蓋續漢志曰乘輿羽蓋華蓋注云徐廣曰翠羽蓋黃鳥所謂黃

和元年詔以况為司徒何焯曰厚為云光武紀建武二十二年陳留即日召

後漢書補注卷九

拜公車令謝承書曰延辟司徒侯霸府正旦百官賀朝上望見延在公府遷南陽

太守謝承書曰延廣宜德化勤修政教鄧衍東觀紀公孫宏王充論衡曰盧奴

等謀反其且覺時孤鳴光舍屋上光心惡之其後事發覺坐誅續漢遂自殺樂史曰

志曰延與楚王英黨與黃初公孫宏等交通皆自殺或下獄伏誅宏

東明縣西放字子仲蔡邕陳留索書庫上里社後為司空銘云歷太僕太

少為鄉耆夫虞預會稽典錄曰宏為靈文鄉耆夫民有弟用兄錢者未還之嫂詐召

署督郵會稽典錄曰宏為郡督郵上計吏時計掾句章任尚居素温富乘鮮車駕肥馬

不對而尚不知出又問宏行道數相推尋何以不答宏謝曰過承顯使無光國之美馬

贏行遲時恐失期實以相催促自是其宜恩兩虎共門大者必傷小者必死兩為無益

故不敢答府君歎曰此焦况袁宏紀曰宏事博士陳留魯門徒數百人當舉注詔

謂長者太守所不能也會稽典錄曰宏治京師尚不能讓遷淮陰太守會稽典錄曰宏

書以為不然會稽典錄曰宏治京師尚不能讓遷淮陰太守會稽典錄曰宏

人徐憲在喪致哀白鳩巢感則宏舉為孝廉朝廷稱白鳩巢限滿補縣長官

案虞預樂史皆云宏為臨淮太守劉歆感說以為當作淮陽非也帝從其議會稽典錄曰

儀曰尚書臺初入為郎中滿帝從其議會稽典錄曰使即補縣令令史為長上

歲為侍郎五歲遷大縣令也帝從其議會稽典錄曰使即補縣令令史為長上

四百石小者比著之南宮以為故事謝承書自序曰承父與為尚書郎每

條在南宮秘于省閣惟憲耶升復道取急東冶前志右縣屬會稽後漢光武改曰章安

因得開覽棟案宏所陳事詳見袁宏紀東冶前志右縣屬會稽後漢光武改曰章安

射棟案前漢有治縣無東冶後漢舉將傳子曰漢武元光初郡國舉孝廉元封五

有東部侯國或云即侯官之誤也舉將傳子曰漢武元光初郡國舉孝廉元封五

言竇憲之短事詳梁統子松疎曾孫商元孫翼

列傳第二十四梁統子松疎曾孫商元孫翼

好法律袁宏紀曰統及諸郡謂金城張掖乃上疏東觀紀曰光武留心庶獄

不存法網弛縱無以丞相王嘉東觀紀載統奏曰元帝法律少所改更孝成孝哀

虧除先帝舊約定令斷律凡百餘事云云統言王嘉等明不專指嘉也虧除前書何

何焯以嘉為相不過二期安得數年之間虧除舊律蓋政之未審也虧除前書何

服罪者為虧除師古傳奏于左左左包元履德東觀紀曰包宣詔有司

詳擇其善東觀紀曰願陛下宜詔有司悉舉初元建平之所舉賢者其輕重察

其化俗足知政教所處擇其善者而從其不善者而改之云云案刑

法志載元帝議減律令詔書成帝河平中復下詔議減死陵鄉侯應劭地理風俗記曰

刑蓋自初元以至建平代有虧除故統欲復舉而詳擇之陵鄉侯應劭地理風俗記曰

有陵鄉故縣也水經注曰陵鄉世謂注雖吞刀以奉命謂任員也服荔裳

之梁侯城棟案東武城屬清河國注雖吞刀以奉命謂任員也服荔裳

如朱紋別本作帶惟賈傅其違指兮何揚生之欺真揚曰賈誼

雜反為為欺別本作帶惟賈傅其違指兮何揚生之欺真揚曰賈誼

久毛見曰良頗也良久頗會後召見袁宏紀曰會以遠飛過京師遂得引見袁宏紀

久毛見曰良頗也良久頗會後召見袁宏紀曰會以遠飛過京師遂得引見袁宏紀

別見愚愚自陳樂平侯樂平侯乘氏侯乘氏侯單父侯單父侯加商位特

說上款款流涕也樂平侯樂平侯乘氏侯乘氏侯單父侯單父侯加商位特

進袁宏紀商上書讀曰祿命過厚受祖考多福又託日月末光以斗符之材乘君子之器

上書讀校尉曰臣託椒房被蒙榮寵兼官二職非材所堪受寵深懼懼惶惶誠

不違率處披露赤誠敢遂狂瀆謹上屯騎校尉印綬上乃許焉以特進就第夫人陰

氏苑案雜事載幸商每存謙柔東觀紀曰商為朝廷敬禮其委任自前世外戚禮

須九命彌恭漢興以來巨覽孫愔曰巨姓漢有巨武及中常侍曹騰孟賁







禮非禮之特達有似異端之術上疏曰褒不徵刑誅無以絕毀實亂道之路袁宏紀曰初買遠明古學曹褒制漢禮頗常非之及為太尉上疏陳其不可書五奏上知禮守學不通獲其

春夏大旱 東觀紀曰春流冗 遠圖明懿美 何焯曰美字衍得休

歸續漢書得遂造太學 社魯傳曰密召署 先始通京氏易 無始字九章

算術 劉徽九章算經序曰伏羲氏始畫八卦作九九之術以合六爻之變記綱緯首作數

算命世登因舊文之遺殘今稱補故 第五元 秦元別傳元故 三年不得見

元別傳曰季長后戚嬖于待士 高業弟子 別傳曰時涿郡盧子幹為門人冠首按鄭

然盧君即子幹也先師謂張 乃召見于樓上 義啟語林曰融書平渾天不合

恭祖輩鄭先通詩故也 辭歸別傳曰季長不解剖裂七事元思得五子幹思得三季長

司農常於布成咸南山中教授黃巾亂 以幅巾見 傳元子曰漢末王公名士多委王服

乃遺生徒崔瑗治此操而散 避地徐州 商芸小

為將帥皆 河內趙商 元自序云趙商字子幹河內溫人博

在徐州孔文舉欲其返郡教請想使人繼踵又教曰鄭公久遊南夏今難難稍平儻有

歸來之恩無萬人于室毀傷其藩垣林木必繕治墻宇以俟還及歸融告儻屬昔周人尊

師謂之尚父今可成曰鄭 益恩 別傳曰名益 去廝役之吏 袁宏紀曰元為首

君不得稱名也廣記云 安之太守杜密異之 捧手 孔子三朝記曰孔子受業而

為除吏錄使侍極學 爵之高 抱朴子曰獻帝時鄭康成州辟舉賢良方正茂才公府十四

元儒林 飲酒一斛 別傳曰紹一見元飲曰吾本謂鄭君東州名儒今方是天下長者

餘人皆離席奉觴自且及暮度元飲 應中遠 遠書作環 其年六月卒 裴松之

三百餘條而溫之容終日無怠 記載大祖董卓歌辭云德行不虧缺變故自難常鄭康成行酒伏地氣絕鄭景圖命盡于

國事如此之文則元無疾而卒餘者不見故載錄之樂史曰元墓在高密縣西北十里高

士傳曰元載病至魏郡元城病篤卒葬于劇東後以惠顯歸葬焉 年七十四 別

卓在高密城西北五十里又案玄卒弟于趙商為撰碑銘見孝經疏 嘗受業者 元弟子自趙商而

傳曰康成以承建二年七月戊寅生年八九歲能下 鄭 九人見鄭記末均見孝經疏公孫方程乘孫炎及都慮已下五人見魏志及本傳也 鄭

皓王贊劉玳田瑗吳模八人見鄭志陳鑿遺劉德陳鑿王權樂精馬昭崇朝沈閱 鄭

志 經籍志曰鄭志十一卷侍中鄭 周易 經籍志九卷儒林傳曰馬融授元元作注元

小同撰鄭記六卷元弟子撰 尚 書 經籍志九卷 毛詩 經籍志 儀禮 經籍志 禮記 經籍志 論語 經籍志 序曰元

就論論篇考 孝經 康成未嘗注孝經劉子元嘗辨之樂史曰沂州費縣南城山鄭元

之齊古為之註 南城山栖遯若谷之下念昔先人餘暇述夫子之志而注孝經

蓋康成所孫所作公羊疏以為鄭稱也劉子元辨詳見孝經疏 尚書大傳 卷叙云蓋

自伏生也伏生為秦博士至孝文時年且百歲張生歐陽生從其學而授之音聲有說

誤先後猶有差舛重以繁錄之殊不能無失生終後數子各論所聞以已意補其闕別

作章句又特撰大義因經屬指名之曰傳劉子政校書得而上 中候 十八 乾象歷

之凡四十一篇至康成始詮次為八十三篇載見中典書目也 晉書志曰靈帝時會稽東郡都尉劉洪作乾象歷獻帝

建安元年鄭元受其法以為窮幽極微又加注釋焉 魯禮禘祫義 鄭禘祫志曰備

通俗不同或云歲終禘祫或云三年一禘五年再禘學者競傳其問是用詞論爭論從數

百年來矣竊念春秋者書天子諸侯中失之事得禮則善違禮則譏可以發起是非故據

而述 六藝論 徐彥曰鄭君先作 毛詩譜 宋均詩譜序曰我先師北海鄭司農又

和始歷宣幽平王而得 答臨孝存周禮難 賈公彥曰林孝存以為武帝知周官未

春秋次第以立斯譜 春之惟鄭元過覽經知周禮者乃周公致太平之迹故能答林碩之論難故

周禮義得條通孝存名碩林通作羅羅泌曰趙樓亦臨並施應之晉邑有臨氏 山陽郝

慮 續漢書曰應山陽高平人少 清河崔琰 崔琰述初賦序曰琰性頑口訥至二十

受業于元建安初為侍中 樂安國淵 元別傳曰淵始未知名元稱之曰國

名備遂往造焉涉澗水歷祀焉遇祀 任叔 叔別傳曰叔樂安博昌人也為著姓夙智早成故鄉人為之語稱氏翁任氏

為孝廉 元別傳曰時益 益恩赴難隕身 別傳曰時 名之曰小同 別傳曰

歲在丁卯生此男以丁卯日生又 手理與元相似故名之曰小同也

後漢書補注卷第九

後漢書補注卷第九

後漢書補注卷第九

後漢書補注卷第九

後漢書補注卷第九

後漢書補注卷第九

後漢書補注卷第九



後漢書補注卷第十

蘇州府元和縣學生員惠棟撰

列傳第二十六

鄭興 子象 范升 陳元 賈逵 張霸 子楷 楷

河南開封人

世系曰鄭君生當時漢大司農居祭陽開封生新蔡生江都守仲仲

與乃西歸隗囂虛心禮請

何焯曰囂下疑當重一單字明年三月晦案紀七年二月

朝廷若用功臣

袁宏紀曰建武七年二月日飲是時宰相多以功

急咎之罰

向嘗大傳曰聽之不聰是帝意乃解上乃解曰

依經守義文章

謝承書溫雅續漢書曰與為大中大夫數上便宜多見

九明左氏周官

左氏見上經典序錄曰王莽時劉歆為國師始建立周官

後漢書補注卷十

作春秋難記條例

經籍志曰鄭眾春

舊防

王幼學曰舊制也防謂漢家舊制也防通作坊禮記經

再遷

東觀記曰盧江獻則詔召眾問齊桓公之鼎在柏慶澤見何嘗

有離心

胡三省曰南單于庭在西河美稜動搖謂欲出塞北去烏桓本附匈奴漢

不聞

注補注朝以遠者不服云云胡三省曰遠者不服謂四夷也近者

左氏不祖孔子而出于丘明

王充曰春秋為漢制法論衡為漢平說平說

師徒相傳又無其人

劉向別錄曰左丘明授曾申申授

中大

律歷志曰

許淑

叔字惠和魏郡人官至中大大夫杜預春秋釋例序曰

中大

律歷志曰

侯

劉歆七略曰尚書直書也始歐陽氏先名之大

劉氏為堯後者而左氏獨有明文

劉焯謂左氏稱在夏為陶唐氏其處者

後漢書補注卷十

父微

經典序錄曰微

十一篇

韋昭國語解序曰鄭大司農為國語訓解釋疑釋滯昭新可觀至于

神雀頌

王充論衡曰永平中神雀集孝明詔上爵頌百官頌上文

條奏之

何休公羊序曰傳春秋者非一本據亂而作其中多非常異義可怪之論說者

上言左氏與圖識合者

賈逵之徒稱非之與范滂

五經家皆無以證圖識明

劉焯謂左氏稱在夏為陶唐氏其處者

侯

劉歆七略曰尚書直書也始歐陽氏先名之大

劉氏為堯後者而左氏獨有明文

劉焯謂左氏稱在夏為陶唐氏其處者

侯

劉歆七略曰尚書直書也始歐陽氏先名之大

劉氏為堯後者而左氏獨有明文

劉焯謂左氏稱在夏為陶唐氏其處者

侯

劉歆七略曰尚書直書也始歐陽氏先名之大

劉氏為堯後者而左氏獨有明文

劉焯謂左氏稱在夏為陶唐氏其處者



為此語以漢山堯後獨壽左氏為有明文以此求重于世又案堯母慶都碑稱昔者慶都游觀河濱感赤龍交始生堯漢感赤龍堯之苗胄許叔重亦言堯親慶都出觀于河有赤龍負圖而至曰赤龍受天之圖有人赤衣光面八采皆龍圖說之說而為之附會耳蔡邕典引注曰春秋左氏傳曰陶唐氏既衰其後劉累者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在周為唐杜氏成王滅唐置王殺杜伯之子陽叔奔晉其後注華渚朱均曰華渚在周士會奔秦而復歸其子留秦者為劉氏以是明之漢為堯後

**文同異** 許沖上說文曰先帝詔侍中駱都尉選修禮書文殊異與術王教一端苟有可書宅則夷為宅蠅蟻味谷曰柳谷心腹醫腸曰

**并作周官解故** 帝命劉歆考禮經書始得列序著于錄略知其周公致太平之迹承平初杜子春年且九十能通其讀鄭眾賈逵往受業也鄭康成序曰鄭少領師衛次仲賈景伯馬季長皆作周禮解詁賈公彥曰劉歆弟子死喪徒有里人河南杜子春尚在承平之初年且九十家于南山能通其讀願說其說鄭眾賈逵往受業焉眾遠洪雅博聞又以經書記轉相證明遂解行于世眾解

**弟子及門生** 漢世公卿多自教授聚徒數百人其親受

**祝少賓** 何焯曰

**後累遷** 東觀記曰郁再徵載病詣公車尚書敕郁自力受拜

**遂為諸** 儒宗 漢晉諸儒稱康成曰鄭君稱

**知孝讓** 東觀記曰有所

**顧奉** 張勃吳錄曰奉

**皆見擢用** 案華陽國志霸致達名士奉松而外又有

**道路但聞** 秋于豫章程曾

**誦聲** 益部耆舊傳曰霸舉賢士勸教誦聲

**郡界不寧** 益部耆

**四遷為侍中** 華陽國志曰霸

**會疾卒** 華陽國志曰霸遷侍中遂授五更尊禮于文學棟案漢官儀云

**諸子承命葬于** 以君父子俱列三臺夫人結髮上為三老知結髮為首妻也然常璩

**河南梁縣** 華陽國志曰霸妻馬氏名敬司霸卒葬河南敬司與諸子遺屬疾病道令告

**謚曰憲文** 華陽國志作文父贊曰尚敬文父

**楷字公超** 孝德傳曰超至孝

**五府連辟** 章嗣立曰古者取士先鄉曲之譽然後辟于

**告河** 讀詩見素冠棘人

**初冀弟不疑為河南尹** 謝承宏宏皆以梁胤為冀弟冀子

**列傳第二十七**

桓榮 子郁 孫焉 曾孫鸞 元孫典 元孫彬

丁鴻

**九江朱普** 東觀記曰榮事九江朱文

**止宿太子官** 抱朴子曰明帝在

**執業** 胡三省曰執

**躬天然之姿** 桓譚新論曰聖人天然

**召訓** 本傳作馴徐廣

**入省事** 周禮內史職曰凡四方之

**向苗** 孫福曰向姓出河內本自殷末文公

**早有才惠** 文士傳曰驛伯父焉官至太尉驛年十二在坐焉告答曰吾此弟

**陵陽侯** 陵陽縣名

**樓望** 江徵陳留志曰望字次子種人也少受

**擢徙校** 侯則為尋陽縣之鄉審矣

**注以廬江為六安國** 案孝明八王傳彭

**守實不虧** 釋名曰日實也光明盛

**胡日辛卯** 蔣果曰案日當

**利器不以假人** 老子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東

**受臺敕** 胡三省曰初除

**臣聞天不可以不剛云云** 王應麟

**厚其名** 華嶠書作

**論曰以下** 其官故為天者務堅其政丁鴻封事言出于此

**張宗** 法雄 滕撫 馮緄 度尚 楊璇

**宛陵** 屬河南

**冠五梁** 冠無五梁故贊

**磐牙** 牙為牙字之誤孫福曰互



營于當塗山中注當塗縣之山也在今宜州  
塗在唐屬濠州注誤也荷淑傳注亦同惟下邳惠王傳注云當塗在  
今濠州鍾離縣西南此獨得之善意懷所注不出一人之手故也  
錢邑 錢賜錢也

東城 胡三省曰東 攻九江殺郡守 案本紀太 馮緄字鴻卿  
將軍馮緄神字字皇卿 少學春秋 治春秋嚴韓詩會氏兼律大杜 父煥 馮煥  
胡三省曰緄古本反 治春秋嚴韓詩會氏兼律大杜 父煥 馮煥

建光元年 通鑑考異曰案帝紀建光元年十二月高麗國元死而高麗傳  
侯 胡三省曰古歐治子善作 有煥光上言蓋光實以建光元年被殺紀傳皆誤以建光為延  
刀 胡三省曰古歐治子善作 有煥光上言蓋光實以建光元年被殺紀傳皆誤以建光為延

會煥病死獄中 案馮煥殘碑卒于永寧二  
即承寧二年是歲七月改元煥 七遷 督都主傳五官據功官舉孝廉除右郎中蜀郡廣  
以四月終故神尚用舊年也

後漢書補注卷十 五  
都長郡察廉史州舉尤異還健為武陽令諫疾強豪 為廣漢屬國都尉 趙明誠  
以公去官郡廣漢屬國都尉治中從事許司徒府侍御史 案碑自  
案孝廉為廣漢屬國都尉凡十一遷而為中 擊破羣賊 事將軍碑云督使徐揚  
丞與督使徐揚二州討賊皆在為都尉前 二州討賊范雲朱生徐鳳  
馬勉張嬰等坐迫州郡進 遷隴西太守 碑云坐問更事 又武陵蠻夷悉反  
兵正法復時司徒府也 旬不分去官

寇掠江陵間 風俗通曰武陵蠻 案清官舊事度 有詔勿劫 襄去紀載  
關山郊之事將軍制之所以崇威信合事宜也即緝有嫌不當荷任即緝無嫌義不見疑  
美羊戰國陪臣猶賴見信之主以全其功况唐虞之朝而有猜嫌之事哉緝設虛端以自  
阻為臣不忠 荆州平定 碑云南征五務蠻夷黃加少高相法氏趙伯潘鴻等斬首  
帝寢其奏 荆州平定 萬級沒溺以千數降者十萬人收運資布世萬匹潘鴻見  
度尚傳桂 推功于從事中郎應奉 胡三省曰將軍出征 張敞 清官舊事  
陽宿賊 推功于從事中郎應奉 從事中郎應奉謀議 張敞 清官舊事

傳婢 清官舊事 策免 碑云親臨當受封以誦言奏河 俱輸左校 碑云親拜廷尉  
隴南陽太守成晉太原太守劉 復為廷尉 宜與牧州郡復通左右遜位 卒于官  
碑云承康一元弟允 華陽國志作元字公信棟案律歷志有五官郎 度尚 荆州刺史  
年十二月薨 中為光熹平中上言歷元不正或即元之誤也 度尚 荆州刺史  
其先出顯與趙同姓熊殿之後缺亦世掌 除上虞長 案曹暉在 擢為荆州  
位統國法度元和姓纂度姓云古掌度之官

刺史 尚先以從父憂去官更舉孝廉為右 宿賊 胡三省曰宿賊  
言積久為賊也 深自咎責 三  
首曰以失火 遷桂陽太守 度尚碑云遷桂陽太守  
自咎責也 會赦見原 案帝紀延熹八年三 械節 胡三省曰竹約  
負 胡三省曰負罪負也權 會赦見原 案帝紀延熹八年三 械節 胡三省曰竹約  
之刻約也說文曰械械也 身膺甲冑 謝承書 大事有虛實 謝承書  
鄭康成月令注曰械械也 身膺甲冑 謝承書 大事有虛實 謝承書

廬江太守 謝承書本傳曰以行清廉見稱為廬江太守尋賜令書餉一查甘  
卒曰何故行賂于吾子京 延熹九年卒于官 案蔡邕集有度侯碑見文選注  
師詔曰開清白張于石 延熹九年卒于官 案蔡邕集有度侯碑見文選注  
喬 謝承書曰喬字聖達為尚書侍郎轉左丞自在 波駭 胡三省曰波駭者蓋喻以物擊  
刺史趙凱 諸官故事曰度尚後還 防禁嚴密無由自訟 案謝承書曰玆為  
其筆 矯妄見服 謂張伯路冠五采徐 鳳冠鹿皮之類是也

列傳第二十九 後漢書補注卷十 六  
劉平 王望 王扶 趙孝 淳于恭 江革 劉般  
子愷 周磐 蔡順 趙咨

孔子曰云云 劉知幾曰華嶠後漢書多同班氏如劉平江革等傳其序先言孝道次  
致溫雅味其宗旨 樂之道也 通一 此能以義養也 華嶠書下又云孔子稱  
亦孟堅之亞與 其父母兄弟之言其孝皆合于道莫可復問也先代石氏父子稱孝子慶  
相齊人慕其言而治此殆所謂孝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為政也 汝南薛  
包 先賢傳云 若不能使也 若汝也風 包性恬虛 先賢傳曰包歸先人家側  
西平人 有詔賜告歸 案孟康注漢書言和帝時子賜告歸包在建光中不應  
充飯取道說 用此 仲不可以絕類 詩云承賜兩類鄭氏以為族類荀子禮論云先祖者類之  
善也 是 為老母求菜 案安紀曰為 吾不忍食子 東觀記曰平既免乃致 政  
也 有恩惠 華嶠書曰平為全椒令採史五日一朝罷門闔空署各遣就農去紀曰平  
班詔書而去 華嶠書曰先是縣多虎為害平到修政遇 父普王莽時為田

班詔書而去 華嶠書曰先是縣多虎為害平到修政遇 父普王莽時為田



禾將軍

前書王莽建國三年以尚書大夫趙並為田禾將軍發卒屯田北假以帥軍

名

東觀記曰但稱書鄉黨服其義

得俱免

東觀記曰長公義之即相謂此兒有養可成遂皆放之數十人皆得脫

齊國兒萌

論衡曰項邪兒于明歲敗之時兄為饑

里落化之

東觀記曰恭家井在門外上有盆鄰里牧

與母歸鄉里

東觀記曰革專心

因謝病稱篤

東觀記曰革專心

制詔齊相

昭帝優賜

原鄉侯平

王

下台禁民二業

黃香傳曰田令商

奪田注華嶠書奪作脫

通見山海經注

遷宗正

東觀記曰建初

會馬英策罷

漢

處約思

漢

周磐

汝南先賢傳作盤云盤字

頻歷二城皆有惠政

盤

喬神養

盤

編二尺四寸簡為堯典一篇

鄭元論語序曰易詩書禮樂春秋

順少孤養母

東觀記曰王莽亂人相食君仲取桑椹亦異

太守韓崇

陶宏景曰崇字長季吳郡

太守韓崇

陶宏景曰崇字長季吳郡

太守韓崇

陶宏景曰崇字長季吳郡

太守韓崇

陶宏景曰崇字長季吳郡

太守韓崇

陶宏景曰崇字長季吳郡

後漢書補注卷十

七

後漢書補注卷十

八

化仁簡親民如傷深達奇博有君子之監斯則昏之夜光陛下之子也妻不通寒儉

之節哭怨無衣 足以顯崇明德上奇之加崇俸秩中二千石後孝明帝巡狩汝南上

治崇府崇使妻出住孤獨老還家上問狀曰韓崇所謂百鍊不銷

也賜錢五十匹崇在郡積十四年政化治著舉天下最年七十四妻子物餘

物 谷在官清簡 謝承書曰人遺其雙枯魚 反素復始歸於無端

日太初氣之始也太始形之始也太素質之始也詩緯曰陽本為雄陰本為雌

物本為雄雌雄雌但行三節而雄合物理說曰太素也三未分別號曰渾淪

陳大夫 設參門之木 何焯曰陳大夫未詳案門疑作同欄弓篇下云陳乾昔殺疾屬其子曰

同棺乎弗果殺此 必大為吾棺便吾一婢子來我陳乾昔死其子曰以殉葬非禮也况又

所謂參同者歟 列傳第三十上 班彪 子固

避難從之 繁廣流別論曰更始時彪避難 意者從橫之事 意前書作抑古字

石經抑作意薛君韓 願生試論之 生先 注揚雄 論衡曰揚子雲錄

詩章句云抑意也 城衡 春秋時有陽城晉果高誘曰陽城姓漢有少府陽城廷百官表作陽成或與城古

字通桓譚新論曰陽城子張名衡蜀人與吾俱為講學祭酒論衡曰陽城子長作

樂經即陽城衡也華 作後傳數十篇 史通曰六十五篇論衡曰叔皮讀太史公

陽國志作陽城子元 者以為甲而太史公乙又曰叔皮戴鄉里人 又撰異同號曰國語

以為惡戒邪人任道繩墨所彈安得避諱 外傳也左氏傳經辭語尚略 世本 顏之推曰世本左丘明所書此說出皇甫謐帝王

故復還錄國語之辭以實之 漢末 楚漢春秋 司馬貞曰陸賈記項氏與漢高祖初起及說惠文開事劉知幾

漢末 楚漢春秋 司馬貞曰陸賈記項氏與漢高祖初起及說惠文開事劉知幾

傳 司馬貞曰案字書 駢者淫佚所自邪也 服虔左氏解詁曰言

誦詩賦 東觀記曰堅九歲能作賦頌數入讀 奏記說蒼注云前書待詔

鄭朋奏記于蕭望之奏記自朋始也 任昉文章緣起曰奏記漢江都董

記今載 桓梁 梁鴻胡人 案史通鴻與京兆祭酒焉書撰史記以續史

古文苑 桓梁 見宋宏傳 晉馮 姓本自唐叔虞之後以晉為氏魏有晉都 殷肅

注固集殷作段 遷之香德籍志有殷肅注春秋殷梁傳十四卷 盡取其家書

袁宏紀曰悉 具言固所著述意 東觀記曰趙諸關上書具陳固

故家書封上 論衡曰陽子雲錄皇帝以至哀平 孟異 異當作異扶風茂陵

宗 陳平仲紀光武是字平仲也 孟異 人見馬援杜林等傳 又撰功臣平



林新市公孫述事作列傳載記 固為功臣作列傳為平林諸人作載記也

述于 度宏規而大起 李善曰度或為慶慶與光古 閭閻且干 三輔黃圖曰長

十室居櫛比 商洛綠其隈 盛宏之荆州記曰上洛有商山班孟堅 敷茶 李善曰

門巷修直 乘茵步輦 李善曰漢官儀曰皇后婕妤乘輦 合歡 李善曰漢官儀曰

古字 元本本 前書叙傳曰元元 輕信 信當依 愕 方音曰哈也西秦謂之哈郭璞曰

馬貞謂哈與 震震燭燭注奔走之貌 李善曰字指曰燭燭電光也棟 案 陳

燈同失之 輕騎以行魚騰酒車而斟酌 論衡曰車行酒騎行案古人以車騎行酒肉

車案燭 招白閒 御覽引風俗通云白閒古弓名案下 云掄文辛與白閒對以為鳥者非也

列傳第三十下 班固

未造 儀禮記云夏之末 同符乎高祖 東觀記曰馬援曰天下反覆自益名字者

造鄭氏曰造作也 後漢書補注卷十 九

風蓋颯灑 集作茶麗李善曰劉歆七略曰兩蓋琴 屬御 李善曰屬御

御 李善曰括地圖曰夏德盛二龍降之禹使范氏御之以行 抗稜 漢書李奇注曰

滄海清 水搖也 伶抹兜離 伶抹集作傑抹兜離猶侏儒古聲兜侏相近蔡琰

東夷之樂曰禁北夷之樂曰吟 玉潤而金聲 李善曰向書大傳曰天下諸侯 讜言

論文曰讜直言也趙岐引書曰禹拜讜 白雉 論衡曰孝明時致麟甘露醴泉神雀白雉

古宅宅作 三五華夏 李善曰三五猶參五分之也言殷周參五 光被六幽 幽

外微說文曰幽外山中 尊者無與抗注云抗猶敵也讀為康 案明堂位

所受圭莖于上是古抗字讀為康也 黃髮 李善曰韓詩曰黃髮 君臣動色 今

動色變今文泰誓已亡此載見周禮疏也 緝萬嗣 蔡邕注云緝使也李

喪去官 固母樊叔皮之 女也如淳云

列傳第三十一 第五倫 會孫種 鍾離意 朱均 子意 寒朗

故以次第為氏 孫愔後漢書有 王伯齊 表紀作 王伯春 陌上號為道士 觀

記曰開門請求 闕興 袁宏紀曰袁為講者從事駕至 每讀詔書嘗歎息曰此

不復黃金宿直 聖主也 成羣下王應麟曰漢詔命人主所為至近古則不然凡有詔教皆責

國醫工長 東觀記曰諸王當歸國詔書選三署郎補王家長吏除倫為醫工長時輩

百追拜會稽太守 謝承書曰時吳郡太守會稽太守簿倫母老不能之官每至臘日

孫對母飲酒 躬自斬芻養馬 北堂書鈔引後漢書曰倫為會稽 眾知復追

之 東觀記曰百姓聞之乘船追 顯拔鄉佐元賀

華陽國志曰政事大司農元賀客渠人益都者舊傳曰賀字文和州辟為從事

舉奏擄伏 人無怨東觀記曰賀為九江太守行縣責持乾糶但就温湯而已 于是爭

賊抑絕 說文曰賊以財物枉法相謝也從貝求聲古文 臣無作威作福 鄭元向

向書曰刑曰惟貨權求馬融曰有求請賊也 後漢書補注卷十 十

作福專爵賞也 戴盆望天事不兩施 胡三省曰司馬遷書 當出征西羌 建

三况乃以為從事 案篤傳從擊西羌戰没于射姑山 然常疾俗吏苛刻

華陽書曰倫常以中興以來二主好更化俗尚 躬天然之德 桓譚新論曰聖人天然

可刻教化之本直先以寬和云云化乃治字也 躬天然之德 桓譚新論曰聖人天然

注尚書考靈耀曰堯文塞晏晏 梅賾尚書云欽明文思安安漢時皆作晏

也與安古字通魏受 亦當宜遣舉者 史二千石察舉茂才尤異者李康廉吏務

廉表亦云欽明文思 倫奉公盡節 東觀記曰每上封

端正不如詔書有司奏罪名并正舉者宜當作 倫奉公盡節 東觀記曰每上封

探 少子頡頏 家君曰倫未嘗封侯 卒官 水經注曰頡

冀州 尚宏漢書儀曰故令丞相設四科之詳第一科補西曹南關祭酒二科補儀曹三

皆特自奏事各以所 單超 兄子匡 弟官者傳作弟 遣刺客刺羽 客

任方也見 忘戰 司馬法曰天下 無忌即率其黨與三千餘人降 考異曰

楊乘傳 延熹三年十一月無忌攻殺都尉侯章又感其公孫種稱種 考異曰

所生盜賊公孫力未就然則種必不能降無忌此說安也 送以事陷種 考異曰







宗為宋嗣俱持國一歲有半... 未嘗聞言天下大亂... 戶祿一人之數也... 邪晉應韓武之穆... 也寒與韓古字通... 侯徙封首鄉侯... 當作首建當作阜... 賈連劉元傳元三子... 巡嗣從封漢漢然則... 憐逆各切相過也... 善曰爾雅曰選見也... 漢律曰大逆不道... 族 夏侯說曰九族... 日借 匡帝以奢... 逆也 匡帝以奢... 詩戈切 寒君為命... 為名

後漢書補注卷十

三

後漢書補注卷第十

後漢書補注卷第十一

蘇州府元和縣學生員惠棟撰

列傳第三十二

光武十王

二十八年就國

東觀記曰二十八年十月就國... 靈光殿 水經注曰孔廟東南五百步有雙闕即... 靈光之南闕北百餘步即靈光殿東西... 廊廡別舍中開方七百餘步闕之東北有浴池方四十許步池中有釣... 臺方十步池臺悉石也遺基尚整故王延壽賦曰周行數里仰不見日... 身既天命孤... 弱復為皇太后陛下憂慮... 息政小人也... 天子覽書悲慟... 比陽公主... 大司空持節護喪事... 善說京氏易... 終始如一... 詔令天下死罪皆入縲贖... 紂三十四... 伊蒲塞... 陸侯... 招來州郡姦猾... 科品... 文繁者質荒木勝... 者人... 註顧夷吾地... 拜為驃騎將軍... 晚節... 奉黃練白... 交通方士... 隰陰... 西

後漢書補注卷十一

東觀記曰奉著以至收... 身遵履法度未嘗犯禁... 袁宏紀曰八年上臨辟雍禮... 奉黃練白... 交通方士... 隰陰... 西

東觀記曰奉著以至收... 身遵履法度未嘗犯禁... 袁宏紀曰八年上臨辟雍禮... 奉黃練白... 交通方士... 隰陰... 西... 招來州郡姦猾... 科品... 文繁者質荒木勝... 者人... 註顧夷吾地... 拜為驃騎將軍... 晚節... 奉黃練白... 交通方士... 隰陰... 西



將湖陵 續漢志湖陵侯章帝更名慶劭曰章帝封東平王

乃許還國 乃許還國 乃許還國 乃許還國

伏軾 伏軾 伏軾 伏軾 伏軾 伏軾 伏軾 伏軾

帝甚 帝甚 帝甚 帝甚 帝甚 帝甚 帝甚 帝甚

善之 善之 善之 善之 善之 善之 善之 善之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矣

于師 于師 于師 于師 于師 于師 于師 于師

仲尼車輿冠履 仲尼車輿冠履 仲尼車輿冠履 仲尼車輿冠履

其沛濟南東平中山四王讚皆勿名 其沛濟南東平中山四王讚皆勿名

後漢書補注卷十一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御劔于陵前 御劔于陵前 御劔于陵前 御劔于陵前

陳珍 陳珍 陳珍 陳珍 陳珍 陳珍 陳珍 陳珍

遠斥居邊注封之于魯 遠斥居邊注封之于魯 遠斥居邊注封之于魯

至有一家三尸伏堂者痛甚矣 至有一家三尸伏堂者痛甚矣 至有一家三尸伏堂者痛甚矣

又封元壽弟三人為鄉侯 又封元壽弟三人為鄉侯 又封元壽弟三人為鄉侯

徒以虎賁官騎 徒以虎賁官騎 徒以虎賁官騎 徒以虎賁官騎

后及憲等東海出也 后及憲等東海出也 后及憲等東海出也 后及憲等東海出也

神道 神道 神道 神道 神道 神道 神道 神道

十三封琅邪公 十三封琅邪公 十三封琅邪公 十三封琅邪公

臨淮無聞天喪注二王早終 臨淮無聞天喪注二王早終 臨淮無聞天喪注二王早終

列傳第三十三 列傳第三十三 列傳第三十三 列傳第三十三

朱暉 朱暉 朱暉 朱暉 朱暉 朱暉 朱暉 朱暉

家世衣冠 家世衣冠 家世衣冠 家世衣冠 家世衣冠 家世衣冠

注孔休 注孔休 注孔休 注孔休 注孔休 注孔休 注孔休 注孔休

厚賑贍之 厚賑贍之 厚賑贍之 厚賑贍之 厚賑贍之 厚賑贍之

安帝時 安帝時 安帝時 安帝時 安帝時 安帝時 安帝時 安帝時

初舉孝廉 初舉孝廉 初舉孝廉 初舉孝廉 初舉孝廉 初舉孝廉 初舉孝廉

後漢書補注卷十一

注更問風俗人物 注更問風俗人物 注更問風俗人物 注更問風俗人物

甚見親任 甚見親任 甚見親任 甚見親任 甚見親任 甚見親任

歲刑德合于乾位易經龍戰之會 歲刑德合于乾位易經龍戰之會

五位四侯 五位四侯 五位四侯 五位四侯 五位四侯 五位四侯

夫善道屬陽惡道屬陰 夫善道屬陽惡道屬陰 夫善道屬陽惡道屬陰

宜急誅姦臣為天下所忌毒者以塞災咎 宜急誅姦臣為天下所忌毒者以塞災咎

舉穆高第為侍御史 舉穆高第為侍御史 舉穆高第為侍御史 舉穆高第為侍御史

注顧權注曰 注顧權注曰 注顧權注曰 注顧權注曰 注顧權注曰 注顧權注曰

美韓稜之抗正 美韓稜之抗正 美韓稜之抗正 美韓稜之抗正 美韓稜之抗正



可選也 宋本選作算見王氏詩效算與選古文通 注及我為侍書御史 侍書當作持書本治書注

昔我為豐令 案朱公叔鼎銘豐為宛 注我下為郎 郎所開潘 撈掠割

剝疆令充足 袁宏紀載程諫曰京師之費十倍于前河內一郡皆調練秦絳八萬

既少而無費者多 當 尊府 胡三省曰尊府 馬免 蔣景曰案 又奏記極諫 詳

注冀州從事欲為畫像置聽事上 漢時郡府聽事壁皆有像贊注其

太學書生劉陶等 何焯曰書字疑衍棟案陶 內官 胡三省曰內 崇山 王亮論衡

呼喻 胡三省曰 徒感王綱之不攝 胡三省曰 於是徵拜尚

書 鼎銘曰復徵拜議郎 注常伯侍中 漢官儀曰侍中周官也成王時號曰常伯

命兩宮 百官志曰小黃門官者無員上在 延熹六年卒 朱公叔碑云六年四月

已追贈益州太守 鼎銘載詔曰尚書朱穆立節忠亮世篤兩行度恪機任守死善

後漢書補注卷十一 四

蔡邕 張璠漢紀曰邕嘗至穆家寫書及穆卒邕及門人共諡穆曰忠文

文忠 碑作忠文公 京兆長陵人也 世系曰親之先

常俯伏寺門 東觀記常伏寺門外陳地晝夜啼泣三輔決錄

士焦永 袁宏紀作焦脫案鄭宏傳宏師河東太守焦贛坐楚王英事 楊政 政見儒

司隸校尉 案袁宏紀司隸 素餐 韓詩薛君章句曰何為素餐者質也 上書陳

恢忠節 何焯曰時上書者自融之 扶風平陵人 杜佑曰漢武帝制槐置茂

帝時為廷尉正 三輔決錄注曰茂陵何比于漢武時丞相公孫宏舉為廷尉右平

倉帑 俗文始以帑為帑 注尚書曰召公出取幣入錫周

齊揚王 揚王案齊武王 遷汝南太守 三

臣敞區區 區區 及舉

公賜之幣蓋璋以皮 胡三省曰空當作 齊揚王 揚王案齊武王

決錄曰敞為汝南太守帝南巡過郡都有列樓屏風為帝設之帝命侍中黃香銘之及舉

冤獄以春秋義斷之 案以春秋斷獄之法始于董仲舒前書疏文志有公羊董

致仕朝廷每有政議數遣廷尉張湯親至陋巷問其得失于是作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

事動以經對言之詳矣前書五行志曰上使仲舒弟子呂步舒持斧鉞治淮南獄以春秋

誼斷斷于 其出居者皆歸養其父母 分抱朴子載漢時語曰察孝廉父別居

列傳第三十四

鄧彪 張禹 徐防 張敏 胡廣

鄧侯 鄧侯江夏鄧蘇讓國 喪後母 華嶠書曰彪遭後

賜策罷 袁宏紀載策曰惟君以會閣之行禮讓之高故慕君德禮以 賜爵關內侯

北宋本作關中侯風俗通曰漢武帝諱微改曰通侯 關縣 拜揚州刺

史 北宋本作揚州漢魏皆作揚 戴閏 孫福曰戴姓出濟北本自宋戴穆公之 注從書

佐假車馬什物 漢雜律有假借不廉 注直符 前書王尊傳直符吏詣問下師古

後漢書補注卷十一 五

注宰士 風俗通曰謹案春秋尊公曰宰共 久處單外 單外猶單處也周書曰老弱

子盛嗣 案袁宏紀傳有尚書 發明章句始于子夏 司馬貞曰案子夏文學者

以春秋屬商又傳禮者在禮志洪邁曰孔子弟子惟子夏子諸經獨有書于易則有傳于

詩則有序而毛詩之學一云子夏授高行子四傳而子小毛公一云子夏傳會申五傳而

至大毛公于禮則有儀禮喪服一篇馬融王肅諸儒多為之訓說于春秋所云不能贊一

辭蓋亦皆從于斯矣公羊高贊受之于子夏教梁赤者風俗通子夏門人于論語則鄭

康成以為仲弓子夏等所撰定也防云發明章句始于子夏斯其證云棟案孝經緯命

決云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以春秋屬商孝經屬參此子夏傳春秋之明驗也論

語燕致議曰子夏等七十二人共撰仲尼微言以遷太尉 漢官儀載揚帝策書曰司

當案王故鄭康成作論語序以為子夏等所撰也 遷太尉 徒防以臺閣機密施政收

守其以防為太 自是因以為比 每辱 方言曰秦晉之間罵奴婢

弄 一切之恩 春秋之義子不報讎非子也注公羊傳

日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 案公羊傳十一年傳云子沈子曰君欲臣不討 華

容 尔知古曰古華容在江陵東八十 六世祖剛 清官故 大司農馬宮 北宋木



徒清宮故事亦云案元壽三年官右將軍遷大司  
徒孝平元始五年為大司馬流俗本作司農者誤也  
注擊江陵黃氏生康 蔡邕集交  
夫人黃氏神誌曰夫人江陵黃氏之季女字曰列厥初都尉于故豫州刺史即黃君之  
姊生太傅廣及卷命康而卒繼室以夫人生重紀未載而夫夫人撫育二孤導以義方云  
云則康為廣同母 密占察之 方音曰凡相稱親謂  
弟者皆傳誤也 之占又云關謂之占 指廣以白雄 三輔決錄注曰  
廣有公卿 探籌 荀子曰探籌投筭 回革 胡三省曰回  
之量也 探籌 荀子曰探籌投筭 回革 胡三省曰回  
官 案漢律有是條故云坐籌筭刑法志曰賈充就 及母卒 擊廣決疑要注曰太傅廣  
九十一建寧二年薨于太傅府謂者李納也 丁肅 肅濟陰人胡夫人黃氏神誌曰濟  
九十一建寧二年薨于太傅府謂者李納也 丁肅 肅濟陰人胡夫人黃氏神誌曰濟  
廣嘗為濟陰太守 注建寧三年自大鴻臚拜太尉 案靈帝紀云建寧四年又  
故云故吏舊民 同蔡邕集稱咸歷官將作大匠大司農大鴻臚大僕射乃 拜家一人為郎中 案蔡邕  
遷台司位太尉則咸自太僕拜太尉明矣謝承書誤也 五子皆先廣卒所拜者 無咎無譽 荀子引易曰括囊無  
或其羣從若孫曾也 符元春廣備之謂也

列傳第三十五

袁安 子敞 元孫闕 張酺 韓棧 周榮 孫景

後漢書補注卷十一

六

汝南汝陽人也 袁宏紀曰汝南宛人 懼然 袁宏紀懼作  
崇所放時人以崇有識物之鑿也 除陰平長 汝南先賢傳曰安除陰平長時年飢荒  
袁宏紀曰安舉孝廉為郎中 民皆棄食相不入畢安聽使輸粟曰百  
姓饑困長何得食殺先自引羊更皆從之般去小 說曰陰平先有菑備冬夏未嘗消釋歲  
中糶出飛布十數里大為民善安乃推誠深蓄引愆既已至誠感神靈遂為沉淪伏而不  
起乃無苦 得者四百餘家 汝南先賢傳曰其時 徵為河南尹 袁宏紀  
兩漢風焉 入焉河南尹召入見上問以考楚事名簿甚備安具奏對無所遺失上以錮人于聖  
為能也問安自何為官對曰臣本諸生上曰以尹故也何意諸生耶 錮人于聖  
世 漢法賊吏于孫 但安隗素行高 惠學士曰先秦兩漢文凡轉捩語從未有用但  
文氣亦卑此蔚宗之筆非東漢文也但古文粗後世改但為粗而以但為 阿佟 袁宏紀  
語解漢文作第不作但故但去為第去非轉捩乃後世方言不合古調 阿佟 袁宏紀  
太尉宋由太常丁鴻 考吳曰袁紀云宋由丁鴻尹睦以為阿傍諒君之子又與  
北漢新建大功宜令并 至平章和之初 今本平作子 言行君子之樞機 鄭  
領降泉與范誓不同 注曰樞戶樞也機牙也戶樞之轉或明或闇 京字仲舉 風俗通曰京有堂 歷廣  
弩牙之發或中或不以喻君子之言或榮或辱 多歷顯位 袁宏紀  
漢南陽太守 風俗通曰彭 彭弟湯 湯作陽陽子遠 多歷顯位 袁宏紀  
歷廣

為東國太守襄善故舊以勸風俗書曰不值仲尼東齊西山俄夫柳下東  
國賦臣致聖名不泯者猶籍漫然也乃使戶曹吏追錄舊聞以為舊傳 以災異策  
免 案袁紀湯承 湯長子成 華嶠書曰陽四子長子平 左中郎 何焯曰左中郎  
字周陽 案西華山碑漢書廣去袁京 特優禮之 華嶠書曰熹平中天子引達  
以朱沙畫之也 北宋本如 袁赦 袁宏紀作袁期 張俊者蜀郡人 常  
日魏郡太守王牧屬尹方為三公天子召尚書郎蜀郡張俊 形容已枯 俗本已  
策之然不詳其行事又曰張俊蜀郡尹方不出五經常讀 形體已枯 俗本已  
狀貌傷其眼目 俗本其作臣 臣俊徒也 蔡邕集曰俊坐漏泄事當伏重刑已出  
上書謝恩 少勵操行 風俗通曰夏前少舉孝廉為司徒掾今傳不載袁宏  
贈俗本贈 衰經扶柩 謝承後漢書曰飢 居處仄陋 俗本仄  
風俗通曰頭不著巾身無單衣足常不 卒于土室 高士傳范滂美而稱之曰隱不違  
履食止損菜云我無益家事真之能強 泰傳亦有 敖子壽封細陽之池陽鄉 史記曰封張壽他鄉子二人壽為樂昌  
此二語 敖子壽封樂昌侯 後廢 史記曰高后崩諸呂無道大臣謀 祖父充 何焯曰張充亦  
食細陽之池陽鄉也 之而廢魯元王及樂昌侯信都侯 許子成所授

後漢書補注卷十一

七

下車擢用義勇搏擊豪強 東觀記曰下車擢賢俊 音聲流喝注流  
或作嘶 論衡曰嘶鳴濕下者天雀誤本莊子曰兒子終日號而不啼今本鳴作嘖則鳴  
也 身有金夷竟不能舉 漢官儀曰博士限年五十以上其舉狀 並會庭中  
胡三省曰 遷魏郡太守 東觀記曰遷魏郡 鄭據小人 案續漢書袁安奏司隸  
東郡庭也 案梁棟傳據為漢陽太守傳考棟罪則 非所以垂下國典 北宋本如是  
據先當何附梁棟後復奇之故景云小人也 與天下平之 淮南子曰平治也 肅遂稱篤 袁宏紀曰肅稱篤謂曰元首不明  
引退耶其 嘗來候酺 漢時謂迎客為候何焯曰候字殊乖 肅遂稱篤 袁宏紀曰肅稱篤謂曰元首不明  
也 于是策免酺歸里舍 袁宏紀策免酺曰詩云節彼南山惟石巖巖 酺歸里舍 袁宏紀  
于兩觀之下有醜慢之者傷南山之體虧禮樂之風將何以宣示四方 訟酺公忠 袁  
紀曰酺等多言酺公直 曾孫濟 續漢書濟為河南令中常侍段熲乘 靈帝以舊  
忠正不宜久乘草廬也 曾孫濟 續漢書濟為河南令中常侍段熲乘 靈帝以舊  
恩 贊之令長起時贊之自六百石以下皆坐而贊之先相張濟嘗以財得三公濟常依相



以說視有相者... 陳寵濟南推成... 政號嚴平... 後復徵拜司隸校尉... 卒遇飛禍... 仲尼嘉唐虞之文章... 光祿郎... 孝友之行著于閨門... 篇五典之策...

成... 政號嚴平... 後復徵拜司隸校尉... 卒遇飛禍... 仲尼嘉唐虞之文章... 光祿郎... 孝友之行著于閨門... 篇五典之策...

政號嚴平... 後復徵拜司隸校尉... 卒遇飛禍... 仲尼嘉唐虞之文章... 光祿郎... 孝友之行著于閨門... 篇五典之策...

後復徵拜司隸校尉... 卒遇飛禍... 仲尼嘉唐虞之文章... 光祿郎... 孝友之行著于閨門... 篇五典之策...

孝友之行著于閨門... 篇五典之策... 後漢書補注卷十一... 每為詔文... 隨輩... 乃拜典為尚書郎... 景字仲賢... 稍遷豫州刺史... 令備積一門... 當時論者議此二人... 列傳第三十六... 郭恭... 陳寵... 小杜律... 秦彭... 固秦彭專擅... 于法...

每為詔文... 隨輩... 乃拜典為尚書郎... 景字仲賢... 稍遷豫州刺史... 令備積一門... 當時論者議此二人... 列傳第三十六... 郭恭... 陳寵... 小杜律... 秦彭... 固秦彭專擅... 于法...

乃拜典為尚書郎... 景字仲賢... 稍遷豫州刺史... 令備積一門... 當時論者議此二人... 列傳第三十六... 郭恭... 陳寵... 小杜律... 秦彭... 固秦彭專擅... 于法...

稍遷豫州刺史... 令備積一門... 當時論者議此二人... 列傳第三十六... 郭恭... 陳寵... 小杜律... 秦彭... 固秦彭專擅... 于法...

令備積一門... 當時論者議此二人... 列傳第三十六... 郭恭... 陳寵... 小杜律... 秦彭... 固秦彭專擅... 于法...

當時論者議此二人... 列傳第三十六... 郭恭... 陳寵... 小杜律... 秦彭... 固秦彭專擅... 于法...

列傳第三十六... 郭恭... 陳寵... 小杜律... 秦彭... 固秦彭專擅... 于法...

郭恭... 陳寵... 小杜律... 秦彭... 固秦彭專擅... 于法...

小杜律... 秦彭... 固秦彭專擅... 于法...

不合罪... 章矯制罪當要斬... 長子賀... 積數年... 弟于信... 廷尉河南吳雄... 陳伯敬... 巫皆言當族滅... 同也... 謝病不肯應... 祖臘... 後漢書補注卷十一... 漢法也... 五刑謂... 日師說... 子始辰... 于未故... 始生于... 火行以... 平獻帝... 注尚書舜典之辭也... 梅賾始... 其說遂... 也榜之... 以通三... 立春為... 統鄭氏... 著復則... 罪注臣賢案月令及淮南子皆言季秋... 月令曰孟冬之月越獄刑無雷...

章矯制罪當要斬... 長子賀... 積數年... 弟于信... 廷尉河南吳雄... 陳伯敬... 巫皆言當族滅... 同也... 謝病不肯應... 祖臘... 後漢書補注卷十一... 漢法也... 五刑謂... 日師說... 子始辰... 于未故... 始生于... 火行以... 平獻帝... 注尚書舜典之辭也... 梅賾始... 其說遂... 也榜之... 以通三... 立春為... 統鄭氏... 著復則... 罪注臣賢案月令及淮南子皆言季秋... 月令曰孟冬之月越獄刑無雷...

長子賀... 積數年... 弟于信... 廷尉河南吳雄... 陳伯敬... 巫皆言當族滅... 同也... 謝病不肯應... 祖臘... 後漢書補注卷十一... 漢法也... 五刑謂... 日師說... 子始辰... 于未故... 始生于... 火行以... 平獻帝... 注尚書舜典之辭也... 梅賾始... 其說遂... 也榜之... 以通三... 立春為... 統鄭氏... 著復則... 罪注臣賢案月令及淮南子皆言季秋... 月令曰孟冬之月越獄刑無雷...

積數年... 弟于信... 廷尉河南吳雄... 陳伯敬... 巫皆言當族滅... 同也... 謝病不肯應... 祖臘... 後漢書補注卷十一... 漢法也... 五刑謂... 日師說... 子始辰... 于未故... 始生于... 火行以... 平獻帝... 注尚書舜典之辭也... 梅賾始... 其說遂... 也榜之... 以通三... 立春為... 統鄭氏... 著復則... 罪注臣賢案月令及淮南子皆言季秋... 月令曰孟冬之月越獄刑無雷...

弟于信... 廷尉河南吳雄... 陳伯敬... 巫皆言當族滅... 同也... 謝病不肯應... 祖臘... 後漢書補注卷十一... 漢法也... 五刑謂... 日師說... 子始辰... 于未故... 始生于... 火行以... 平獻帝... 注尚書舜典之辭也... 梅賾始... 其說遂... 也榜之... 以通三... 立春為... 統鄭氏... 著復則... 罪注臣賢案月令及淮南子皆言季秋... 月令曰孟冬之月越獄刑無雷...

廷尉河南吳雄... 陳伯敬... 巫皆言當族滅... 同也... 謝病不肯應... 祖臘... 後漢書補注卷十一... 漢法也... 五刑謂... 日師說... 子始辰... 于未故... 始生于... 火行以... 平獻帝... 注尚書舜典之辭也... 梅賾始... 其說遂... 也榜之... 以通三... 立春為... 統鄭氏... 著復則... 罪注臣賢案月令及淮南子皆言季秋... 月令曰孟冬之月越獄刑無雷...

陳伯敬... 巫皆言當族滅... 同也... 謝病不肯應... 祖臘... 後漢書補注卷十一... 漢法也... 五刑謂... 日師說... 子始辰... 于未故... 始生于... 火行以... 平獻帝... 注尚書舜典之辭也... 梅賾始... 其說遂... 也榜之... 以通三... 立春為... 統鄭氏... 著復則... 罪注臣賢案月令及淮南子皆言季秋... 月令曰孟冬之月越獄刑無雷...

巫皆言當族滅... 同也... 謝病不肯應... 祖臘... 後漢書補注卷十一... 漢法也... 五刑謂... 日師說... 子始辰... 于未故... 始生于... 火行以... 平獻帝... 注尚書舜典之辭也... 梅賾始... 其說遂... 也榜之... 以通三... 立春為... 統鄭氏... 著復則... 罪注臣賢案月令及淮南子皆言季秋... 月令曰孟冬之月越獄刑無雷...

同也... 謝病不肯應... 祖臘... 後漢書補注卷十一... 漢法也... 五刑謂... 日師說... 子始辰... 于未故... 始生于... 火行以... 平獻帝... 注尚書舜典之辭也... 梅賾始... 其說遂... 也榜之... 以通三... 立春為... 統鄭氏... 著復則... 罪注臣賢案月令及淮南子皆言季秋... 月令曰孟冬之月越獄刑無雷...

謝病不肯應... 祖臘... 後漢書補注卷十一... 漢法也... 五刑謂... 日師說... 子始辰... 于未故... 始生于... 火行以... 平獻帝... 注尚書舜典之辭也... 梅賾始... 其說遂... 也榜之... 以通三... 立春為... 統鄭氏... 著復則... 罪注臣賢案月令及淮南子皆言季秋... 月令曰孟冬之月越獄刑無雷...

祖臘... 後漢書補注卷十一... 漢法也... 五刑謂... 日師說... 子始辰... 于未故... 始生于... 火行以... 平獻帝... 注尚書舜典之辭也... 梅賾始... 其說遂... 也榜之... 以通三... 立春為... 統鄭氏... 著復則... 罪注臣賢案月令及淮南子皆言季秋... 月令曰孟冬之月越獄刑無雷...

後漢書補注卷十一... 漢法也... 五刑謂... 日師說... 子始辰... 于未故... 始生于... 火行以... 平獻帝... 注尚書舜典之辭也... 梅賾始... 其說遂... 也榜之... 以通三... 立春為... 統鄭氏... 著復則... 罪注臣賢案月令及淮南子皆言季秋... 月令曰孟冬之月越獄刑無雷...

漢法也... 五刑謂... 日師說... 子始辰... 于未故... 始生于... 火行以... 平獻帝... 注尚書舜典之辭也... 梅賾始... 其說遂... 也榜之... 以通三... 立春為... 統鄭氏... 著復則... 罪注臣賢案月令及淮南子皆言季秋... 月令曰孟冬之月越獄刑無雷...



性周密

東觀記曰寵性純淑周密慎時有所表焉親自手書制軍人莫得知時賜劔

周密也蓋主道宜明臣

鮑德德文淵子 譚顯華陽國志曰顯字子顯廣漢人

道周密以法天地也

洛陽城南雒城南也 律有三家其說各異謂叔孫

司空歷豫州刺史光

代徐防為司空華嶠書曰

悉刪除其餘令

百八十九事悉可詳除東觀記曰勤治韓詩

籍不通賓客以防交關

時人重其節東觀記曰勤治韓詩

至孝無

馮良良事見 注年七十六薨虛熊曰延

之厄

隄潰蟻孔氣洩賊芒揚雄州牧箴曰隄 鈞深之慮也

易繫辭曰探賈索隱

前年勃海張伯路初

事

頃季夏大暑而消息不協卦氣之說乾坤各六主十二月乾六爻為息坤

者謂風雨寒溫不應卦也

孝宣皇帝舊令宣帝地節四年詔 劉放曰案文

後漢書補注卷十一

祝或作祝

案來歷傳及華 建武故事唐六典曰建武有律令故事上中下三篇

三年服不得察舉

霖雨積時五行志延光元年郡 大臣有寧告之科漢律不

得朱軒駟馬

而災皆變咎輒切免公台昌言曰

併也班固曰朱軒之使

遷尚書令律

公事歸臺問自此以來三公之職備員而已

聽狂易殺人廷尉決事曰河內太守

年為尚書令也

開父子兄弟得相代死何焯曰

殺母弟應最首

應劭代

而赦所代

應劭代

後漢書補注卷十一

後漢書補注卷十二

蘇州府元和縣學生員惠棟撰

列傳第三十七

班超 子勇 梁懂 何熙

多斬首虜

袁宏紀曰山塞千五百里到蒲類 具服其狀袁宏紀曰侍胡恐怖曰

令遂前功

袁宏紀曰賜布二 遣使就超請馬袁宏紀曰遣國 超即斬其

首以送廣德

袁宏紀又曰收私 超從開道至疏勒袁宏紀曰超令廣

遣

王功學曰逆謂上書猶今言上表也謂奏上而遣之周禮宰夫主諸臣之復萬民之逆

攻沒都護陳睦

袁宏紀曰殺都護 鈞刀韓詩外傳曰陳饒謂朱燕曰鈞刀首之

徐幹

袁宏紀曰徐幹字伯張扶風平陵人善章書與班固善固

勢由已立名

義從胡三省曰義從自奮願 鼓吹劉瓛定軍禮鼓吹不 何邨人言

注本或作植

通鑑植作植胡三省曰案西域傳靈帝建寧三年

王之名

必從龜茲求救袁宏紀 焉耆王廣遣其左將北一作 鞬支

奉牛酒迎超

袁宏紀曰廣與國中議曰先王前殺陳都護今

超更從他道厲度

西域傳曰焉耆國四面有大山道險阻易

代馬

呂氏春秋曰馬郡宜馬代君以善馬奉襄子高誘

注東觀記曰時安息遣使獻大爵

師前庭及疏勒北西域之門戶也

咸懷一切

一切解見三十

延頸

服虔通俗文曰與死者辭

與妾生訣

服虔通俗文曰與死者辭

與妾生訣

服虔通俗文曰與死者辭

與妾生訣

服虔通俗文曰與死者辭

與妾生訣

服虔通俗文曰與死者辭

與妾生訣

服虔通俗文曰與死者辭

與妾生訣

服虔通俗文曰與死者辭



生訣 其九月卒 袁宏紀曰起劉毅到數月寒疾傳八月至洛陽九月卒相距月餘

易 同產比自棄市 汝南先賢傳曰薛勣字子恭定遠侯班始尚公主主遇

不顧遂泰 遂其攻沒班 考異曰案本紀及車師傳皆云永寧元年事蓋班

道租 胡三省曰備償也西域屬漢之後不復以馬畜所餉也 恥于前負欲報雪

匈奴 胡三省曰負敗也報雪謂報 後置副校尉于車師 胡三省曰謂

為便 胡三省曰此 鄧顯 顯字子誦廣漢郡 豈安邊久長之策哉 胡三省曰

也 今若拒絕執歸北屬夷虜 胡三省曰言其事執 然亦未能出屯 胡

期俱至焉者 袁宏紀曰初勇發諸國兵使寇寇都督自南 爵離關 胡三省曰釋氏

北四千里山上 其歸附者萬餘人 東觀記曰征匈奴屯軍于邊以大漢威靈招

後萬餘人 他乾城 胡三省曰班超為都 虎澤 胡三省曰前書志西河郡教羅

相屬于道 後漢書補注卷十二 二

名將 華陽國志曰 明年 考異曰案僅為度遠將軍在永初四年徙三郡民在

何煇 何煇曰煇父英瑛 身長八尺五寸 華陽書曰體貌偉偉與人絕異漢書曰

列傳第二十八 楊終 李法 翟醜 應奉 子劭 霍諝 爰延

徐璆 注袁山松書云云 華陽國志曰終年十三能 徵詣蘭臺 王充論衡曰子山

府為哀年傳不成歸郡作 章句之徒破壞大體 前書夏侯勝曰章句

上孝明帝之徵在蘭臺 高誘淮南子注曰練白也論衡曰時曰彼妹之子何以與之傳

皎練絲在所染之 曰管者練絲染之則青染之則赤其傳者謂詩之傳也王

遠正部曰皎皎練絲得則青 坐失教也 應元年鄭伯克殺于鄭穀穀曰克能

得丹則赤得藥則青得泥則黑 注益 注乃作晨風

部者舊傳曰終徙于北地望松縣 案前志望松屬上 郡不屬北地也

之詩 華陽國志曰終坐太守徒 改定章句十五萬言 華陽國志曰終作生民

李法出為汝南太守 華陽國志曰拜汝南太守遷司隸校尉 翟醜九善圖

緯 華陽國志曰醜 漢元 胡三省曰漢 多所匡正 華陽國志曰醜上言漢四百年當

三才忠正可以輔世所書每指利疾 權貴共誣醜 醜志曰是時中常侍高芝張防

射張敦尚書尹就即美述揚鳳等及兗州刺史鮑執使匈奴中郎將張國金城太 杜真

守張篤敦煌太守張明相與交通漏泄就進棄市防醜芝敦鳳就國皆抵罪 杜真

華陽國志曰真以漢道微散財施宗族公車辟 孝文皇帝始置一經博士 何

命及辭長吏候迎每交于門乃斷鬚以自絕 孝文皇帝始置一經博士 何

日劉歆移太常博士云漢興至孝文皇帝天下眾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廣立學官

為博士士論言非無據也 孫愐曰漢有應曜隱于淮陽山中與四皓俱徵曜獨不至

推肯置 汝南南頓人也 孫愐曰漢有應曜隱于淮陽山中與四皓俱徵曜獨不至

著漢書後序 華陽書曰著後序十餘篇 田貴人 采女田聖永康

遠 劉寬碑陰有故吏南頓應劭仲環環適曰漢官儀作 劭駁之曰 案漢名臣奏劭與

後漢書補注卷十二 三 武威太守趙沖 順帝紀作武都太守案 再遷 案風俗通劭

世語曰謙密遺數千騎掩捕嵩家以為嵩迎不設備謙兵至殺太祖弟德于門 此百王

之定制 以上皆見荀 世化則刑重世亂則刑輕書曰刑罰世輕世

重此之謂也 以上亦見 顧無慮耳 惠學士曰 作春秋決獄 論衡曰仲

之義指合于律無乖異者 律本章句 晉書刑法志曰叔孫宣郭令卿馬融鄭元諸儒

經籍志春秋決事十卷 章句十有餘家數十萬言凡斷罪所當由用 尚書舊

以律有三家其說各異棟案漢書注引律說及鄭氏說者皆諸家章句也 尚書舊

事 即尚書故事也謝承曰高祖及光武之後將相名臣策文通訓條在南宮秘于省閣惟

之制靈帝後南宮閣錄故事胡 廷尉板令 漢有射律廷尉所用之律許慎曰今雖有

三書曰漢故事皆尚書主之也 廷尉板令 射律不謀又云廷尉說律至以字斷法是

也 廷尉傳曰上所是受而著錄法廷尉 決事比例 鄭眾周禮注曰邦成若今時法

令 聖欲之與也板令者猶云板官板詔也 決事比例 鄭眾周禮注曰邦成若今時法



若荷有以藉口而復于真君君之惠也服虔曰今著漢官禮儀故事

河南俗謂治生求利小有所得皆言可用籍手矣漢官儀十卷云禮儀故事者如漢官名秩漢官圖之類是也續漢書曰劭

所敘漢官儀及禮儀故事凡十一種朝廷制度百官儀式所以不以此由劭記之前人像贊

武說于陽嘉注其清濁進退甚得述事之實撰風俗通經籍志曰風俗通

書經籍志漢書集解一百十五卷生四子而寡乃得黃金

以私殺數十萬解縣城中于時果解錢數萬無不稱其仁棟案立當中與之初當為應氏之始祖也

子孫其與乎乃探七世通顯應亭集讓著作表曰自司隸校尉奉至臣五世著作不

得黃金廣記云光衣冠子孫袁子正書曰古者命士已漢陽潛

接武彪固踵述亦帝坐胡三省曰帝坐一鄧萬諱世故削之猶韓擒虎為韓擒也

各一時之良也徐璆字孟玉先賢行狀

犯陵上之尤何焯曰見謝承書不墜七尺之節

列傳第三十九後漢書補注卷十二

王充 王符 仲長統 其先自魏郡元城徙焉

論衡曰其先本魏郡元城一姓孫一幾世嘗從孤

論衡曰祖父況以買販為事生子鄉里稱孝

二人長曰家少曰誦誦即充父

以督煩神神懸高聖夫自敘而言家世固當以揚名顯親為主苟無其人關之可也至

若盛於子已而厚辱其先此何異證父攘羊學子名母必責以名教實三千之罪人也棟

案充鄉里稱孝此猶華稱其祖督自免還家

論衡曰充以元和三年徙家辟詣揚州大職在刺刺章和

二年罷州家居乃造養性書十六篇

論衡自紀篇曰章和二年罷州家居年庚辛城際雖終烈風猶沛

博持掩 陳羣新律序曰律律有博戲功臣表曰安上侯張拾生博掩完為

巧言 或字衍 草烏韋帶 潘夫論曰足履葛采為絨注墨子曰葛以

絨之采猶葛也葛束也 葛束也葛束也葛束也葛束也葛束也

陽 忠臣之和也如響 左傳析父謂子革曰今與王言如響

以神自畜 韓非子曰主上不神下將有因又云主

非朝哺不得通注說文曰哺謂日加申時也

非意氣不得見 意氣謂請託也古

規 再拜起居字皆達其體使書畫邊徐引筆書之如畫者也

卿前在郡食雁美乎 魚案典

後漢書補注卷十二

高幹 諷于舞雩之下 吳氏補遺曰包

高堂之上 歸當作饋鄭氏論語曰詠而饋注云饋饋饋饋饋饋

蟬蛻 神龍喪角 張霄成幄

幾者寡 埋憂地下 樂業身埋憂憂愁于樂中猶古詩云埋憂地下也

縱意容冶 友人東海繆襲常稱統才章足繼西京董

賈劉揚 身無半通青綸之命 法言曰五兩之綸半通之銅李軌曰

雞狗之攘竊男女之淫奔酒醴之賂遺謬誤之傷害

皆非值于死者也 審什伍

今者土廣民稀中地未墾 土廣人稀厥田宜稼悉不墾其說與統同也

雖置三公事歸臺閣 唐六典曰秦漢尚書中左右丞丞通章奏而已事皆決

後漢書補注 卷一二 五七三



清史人主參 檢柙 胡三省曰揚子云森迪檢柙註云檢柙猶隱括也毛是曰檢柙就檢束也輔也俗作檢柙非

列傳第四十 千乘哀王建 陳敬王羨 彭城靖王恭

樂成靖王黨 下邳惠王衍 梁節王暢

淮陽頃王昞 濟陰悼王長

案輿地圖 前書曰武帝元狩六年御史大夫奏輿地圖論所立國名五齊燕廣漢三王 白虎殿 何焯曰殿

郡 淮南即廬江兩漢志 注高慎 歷一縣令東萊太守老病歸草屋蓬戶甕垣無儲西

華項新陽 三縣皆 注千秋為新平侯 案漢雜事有宗正劉千秋或曰胡廣漢

也當以鈞弟為正 參為平周亭侯 參一作恭平周亭侯扶溝 且為高亭侯

前相魏愔 案東觀記愔 黃老君 刊誤曰案文黃老君不成文當云黃帝

後漢書補注卷十二 六

後漢書補注卷十二

六

則道家又自有黃老君按國相奏王祭天神希幸非真正以黃老君非經祠耳若所祭黃

帝老子不應謂之天神棟案史記殷本紀曰帝武乙無道為偶人謂之天神天神即天帝

也天有五帝故有五帝亦謂五帝黃老君蓋五帝之一耳國相 注參連 鄭衆曰禮注曰

參上祭天神及窮治其獄乃知所祭者黃老君耳即天神也 出軍都亭 元和郡縣志曰晉臺在宛上縣理古

射之道從分望敵合以參連列子曰善射者能令後發中前括發發相及矢矢相射前矢

猶術弦視之若一焉是謂參連 全活 會稽典錄曰俊孝靈皇帝擢拜陳相汝南葛陵盜賊起陳與接境四面受敵俊厲

毀齒 顧炎武曰齒是辨字古齒字皆有作瘠者故誤為齒耳 昌務 孫愐曰昌姓後漢

觀津 前漢屬信都後漢 哀置 孫愐曰哀姓 章初 孫愐曰章姓 脩侯注脩縣及

條縣皆屬勃海條字或作脩 依注當云脩市及條縣皆屬勃海條今司馬志

又有條縣條或作脩脩條侯明是條侯非脩市也脩市之脩亦條條地理風俗記曰

在條縣西北二十里何焯曰脩讀為條非有兩縣蓋不知脩縣之為脩市且所據止司馬

一家之言不 乃敢擅損犧牲不備苾芬 案魏載安帝詔曰樂成王居諒 風

淫于家 風淫猶謂淫也古文尚書曰淫于家許慎曰淫門內風場 臨湖侯注臨

湖屬廬江 通鑑作廬湖侯案廬湖屬 注冷宏 袁宏紀 以陳留之郾 郾

使六丁 春秋合誠圖曰黃帝請閻長生之道太一曰齋戒六丁道 占氣 占日月

從官侍史 案袁宏紀從官十 收汗 顧炎武曰收汗猶云含垢袁紀作收恥通鑑作

垢是為社稷主與 小妻三十七人 漢制諸王小夫人 皆上還本署 胡三省

儀曰驛騎王家名宦騎與駝馬皆屬太僕工技屬尚方鼓吹屬黃 不能即時自引

分自裁 在彼小子注謂由下忌及王禮等也 王禮乳母不得稱小子

財物禁慾臣暢則 汝南之新安 兩漢志汝南 無新安縣

列傳第四十一 李恂 東觀記 陳禪 龐參 陳龜 橋元

以清約率下 東觀記曰恂為兗州所種小 使命不得通 承平中北虜屬西城諸

威恩並行 當在班超 五毒 初三省曰五毒四肢及身備受楚毒 即時降服

後漢書補注卷十二 七

後漢書補注卷十二

七

華陽國志曰虜素憚禪更求盤結禪知攻守未 可卒下而年荒民困乃憐而赦之大小咸服 古者合歡之樂舞于堂四夷

之樂陳于門 河間獻王案元詔曰受命而六樂樂先王之樂明有法也與其所自作

陳于右先王所以得之順命也也棟案陳于右者孝經緯命決曰四夷之樂皆于四

門之外右辟右辟猶西偏也白虎通德論曰作之門外者何夷在外故就之也夷狄無禮

義不 而禪廷訕朝政 應劭曰鄧太后時西夷禮國來朝賀詔令為之而諫大夫陳

宗時羣幸獻見幻人天子大悅與俱遊道知古 單于隨使還郡 考異曰案北單

有此事而禪以擊擊斥之故也以為送訕朝政也 單于隨使還郡 于漢朝所不能

自代都以至遼東塞外之地皆鮮卑烏桓居之北單于安能至遼東耶 官至漢

中太守 華陽國志曰天子以光長 曾孫寶 寶一作寶字虛先與王 若盧 衛宏漢

若盧誠有疑室若盧 軍鋒 史記南越傳曰天子曰韓子 於是歎息而還 皇南

官主將相大臣也 還護羌校尉 西羌傳曰校尉侯 為羌所敗 西

日案字季卿詔徵不至及卒 扞城 左傳御至曰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所以扞城

傳曰參兵至勇士 扞城 其民也時曰起武夫公侯千戚釋文曰千戶且反時當會

茂才孝廉 胡三省曰漢郡國茂才孝廉與上計更皆 段恭 華陽國志曰恭字



七十餘郡求師受學經三十年為胡昭舉泰山之章勃海紀叔陽遂明天文二卷重平虞叔權學絕高世遠遊于蜀恭以朋友禮待之夫國以賢化

君以忠安王符潛夫論曰國以賢與以詔表君以忠安以倭危此古詔即遣

小黃門視參疾華陽國志曰帝病即祝良注良字邵平長沙耆舊傳曰良

亦作邵卿長沙耆舊傳曰良為洛陽令責成敏手梓鼓希鳴時元

紫雲香起甘雨乃降民為之歌曰天久不雨為民袁紀曰永初五年夏四

天所天王自出祝令特苦精符感感滂沱雨下月南單于寇河西天子

開以思信喻而降之單于脫帽拜帳謝蔡南單于傳繼又欲徙單于近

郡內大悅北堂書鈔引風俗通曰遷遷京兆尹拜為度遼將軍元年十二月

也民有疾病則給醫藥常使戶曹巡行

三辰不軌胡三省曰言三辰堦堦胡三省曰或出中官胡三省曰言牧

取過目前胡三省曰單於豺狼胡三省曰單匈奴烏桓護羌中郎

將校尉胡三省曰護何奴中郎自營郡太守都尉以下多所革易胡

省曰京兆虎牙營扶風雍營皆胡三省曰言重足橋元橋或作喬見陳

都尉領之諸郡皆有太守都尉而也重直龍反橋元橋或作喬見陳

後漢書補注卷十二

七世祖仁前書曰仁從同郡戴德學朱彝尊曰按橋本傳小戴之學祖

父基廣陵太守蔡邕橋公碑曰元少為縣功曹續漢書曰元少治羊昌

四遷為齊相太尉橋公廟碑曰舉高第補侍御史以考司隸校尉

名聞西州高士傳曰岐字子平少失父獨以母兄居治書易春秋居守

益固爭不能得高士傳

拜將作大匠橋公廟碑曰勃海

休兵養士後漢書曰

後漢書補注 卷一一

督諸將守將請秋時大中大夫蓋升與帝有舊恩橋公廟碑曰河開

元奏免升禁錮沒入財賄橋公廟碑曰公表升貪汝還籍

持杖劫執之漢律所謂持法禁

元以光和六年卒橋公廟碑云七年五月甲寅以大中大夫薨于

其在君乎續漢書曰宣殿明元墓樂史曰元墓在宋州宋城縣北十

仲尼稱不如顏淵論衡引論語曰吾與女俱不如也包咸注曰既然子貢不如復

皆不幽人易履九二幽人貞吉虞仲翔注曰履自訟來二在坎獄中故稱幽人荀子曰公

列傳第四十二

崔駰子瑗 孫實棟案駰瑗諸傳大趣本

後漢書補注卷十二

高祖父朝世系曰崔氏仲辛生融融生石石無妄之世易有無妄大旱之卦故

號咷以訓咨易曰同人先號咷而後笑訓與曉同漢時皆作訓下主有訓咨之憂仍

號咷博求訓資若貴問善若貴問善則號咷訓咨者亦求賢之意言莽思輔弼以偷存其國

號咷之義失之良維說卦曰艮東北之卦也易坎離震兌為四正艮與坤乾為四維

備物致用易繫辭曰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虞

可觀而有所合說卦曰可觀而後有所合虞翻注云臨反成觀二陽在

坤之致用卦故下云扶陽以出順陰而入備物致用亦謂乾鈞深易繫辭曰鈞深致遠虞翻注

昔大庭尚矣赫胥罔識禮記曰大庭氏之屬也通有

皇綱云緒帝紀乃設何休公羊注云德

德天德也疏軒冕呂覽疏軒冕而貴

後漢書補注 卷十二

五七五







後漢書補注卷第十三

蘇州府元和縣學生員惠棟撰

列傳第四十三

周燮 馮良 黃憲 徐穉 李曇 姜肱 申屠蟠 卷首附 閔仲叔 荀恁 魏桓

藏寶以迷國

石鍾論語避漢祖諱凡邦字皆作國如國君為兩君之好何必去父母之國之類是也

而問之

東觀記曰仲叔家貧不能得錢買肉安邑令候之問諸子何飯食對曰但食猪肝屠者或不肯與令出勅市後買得仲叔怪問其子道狀如此

恁

東觀記一作邪任云雁門人也袁宏紀作邪志案前書有太原郭越郭相作疑越相後人師古曰邪音荷又音胡頑反今有邪二姓並有之俱稱周武王後也

應焉

東觀記曰應任 故臣不敢不至 東觀記載任對曰先帝秉德以忠下臣可

折頰

欽頰 吳氏補遺曰蔡澤頰頰師古曰頰曲頰也音欽仁傑案文選作頰前記者謂頰也低折如頰也 不讀非聖之書 序語 不修賀問之

後漢書補注卷十三

好

袁宏紀曰所與交馮良 真語曰良南 綺季 董道曰杜書有綺游者不過數人

度其時而動動而不時焉得亨乎

左傳曰相時而動易象傳曰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註引梅賾書東漢時無

良字君郎

袁宏紀曰 斷役 易旅瑣瑣斯其所 從杜撫學 真語曰從師受

七十餘終

真語曰良年六十七 世貧賤 魚豢與魯曰 移日不能去 公羊傳曰

子國有顏子寧識之乎

周妻汝南先賢傳曰憲黃中道理齊聖 廣淵不矜名以謙時不抗行以端俗

戴良

良字叔鸞 周舉 案世說及袁宏紀皆作 周舉字子居汝南安城人天資聰朗高峙嶽立非陳 周子居汝南先賢傳曰

先過袁閔劉放曰案袁

閔字奉高閔字夏甫閔當作閔 案汝南先賢傳袁 案字奉高一作閔 沈濫 沈俗作

初舉孝廉

杜元凱女誠曰憲與同郡周子居文伯堅郭伯向封武興盛孔 叔同為太守李侯所舉受版未行侯死子居等遂往行喪侯妻

靡不服深遠去毗吝

杜元凱女誠曰憲與同郡周子居文伯堅郭伯向封武興盛孔 叔同為太守李侯所舉受版未行侯死子居等遂往行喪侯妻 靡不服深遠去毗吝

後漢書補注

卷一三

穉不免之

通鑑作穉不之免胡三省曰 深服遠去疵者 穉不免之 不辭免也袁宏紀作不之起 特設一榻去則縣之

上疏薦穉等

通鑑考異曰袁宏紀延熹五年尚 穉等事曰陳蕃請穉為功曹及師友祭 酒時設東面之坐重席漆几以俟之 廣已為大尉五年 所謂不扶自直不鏤自雕 邴邴淳淳亦引此語兩句

穉乃負糧徒步

魏文帝海內士品曰穉子往會葬無資自以致 未嘗也 穉乃負糧徒步 穉磨鏡其自隨每所在貨磨鏡取資然後得前 乃選能

何為栖栖不遑寧處

袁宏紀曰林宗感悟曰 穉事李瑋追請辭謝終不肯還 何為栖栖不遑寧處 穉拜斯言以為師表

李曇字雲

袁宏紀曰鄉里有父母 善文俱云曇字子雲袁 宏紀曰子雲 為鄉里所稱法 袁宏紀曰鄉里有父母

仲海季江

此二弟字也 諸公爭加辟命皆不就 有道士孝賢良公車三徵皆不就也 徵肱為太守 姜伯淮碑云就家拜 遠浮

彭城廣戚人

碑曰彭 城廣人案二漢志皆云 仲海季江 承書亦失其名 諸公爭加辟命皆不就

徵肱為太守

姜伯淮碑云就家拜 遠浮 有道士孝賢良公車三徵皆不就也 徵肱為太守 健為太守高士傳同

終于家

碑云二年 共刊石頌之 碑云從遊 申屠蟠等乃建碑 配欲論殺玉 杜預文記曰 配善其言 女記載蟠妻記于縣曰

配善其言

女記載蟠妻記于縣曰 配善其言 伏聞大女緣玉為父報 節况玉女弱耳無所關心無所激內無同生之謀外無交游之助直推父子之情實發怒

濟陰王子居

字居亦 注居蓬萊之 賈五經 高士傳曰治京氏易嚴氏春秋 濟陰王子居 字居亦 注居蓬萊之

衣裳事異昔人而欲遠蹈其迹

蓋思曰處平壤異于輿樓新故者也游入 任歌者也衣裳異于裸身破著者 世故云事異昔人而欲遠蹈其迹也

列傳第四十四

楊震 子秉 孫賜 曾孫彪 元孫儵

後漢書補注

卷一三

五七七



八世祖喜 太尉楊震碑作喜讀為喜也世系曰喜生敷敷生眉眉

功封赤泉侯 何焯曰前書楊敞不云是楊喜之後安得據附託之譜學大書于史功

卒於家 世系曰寶字推 明經博覽無不窮究 太尉碑曰公明尚書

天知神知子知我知 袁宏記曰君知 後轉涿州太守 據太尉

楊倫注倫字仲桓 倫理名字相副作桓者未詳 注絕少分甘 宋均注曰少

不知紀極 左傳富辰曰 朝無小明之悔注詩小雅序曰小明大

夫悔仕于亂也 宋鄭氏葉氏謂漢世文字未有引詩序者惟魏黃初四年有曹泰公

後漢書補注卷十三

三

財盡則怨力盡則叛 穀梁文也 去年十一月四日 考其日戊辰

當安靜承陽 坤象曰安貞吉傳曰坤道其順乎 賣弄威福

臣無作威作福玉食 鄭元何書注曰此凡君 抑臣之言也作威專刑

大匠令史 胡三省曰案漢諸 便時太學 杜佑曰便時 柴門 胡三省

震五子 太尉碑曰長子牧當波後相次讓趙常山相次讓次奉

長子牧 世系曰牧字孟侯太尉碑曰牧子統金城太守市相案

奇通經才性敏暢入補侍中天 震少子奉 世系曰奉字季叔城門校尉 註郡國志

桃林縣有務鄉 故桃林有務鄉桃林非縣名註 常隱居教授 蔡邕楊公碑

拜侍御史 謝承書曰承拜侍御史多所彈糾 頻出為豫荆徐兗四

州刺史 碑止云建豫 故吏齋錢百萬遺之閉門不受 此即任城孝廉景處

私過幸河南尹梁胤府 袁宏記曰 注左傳閔子馬之詞 梁胤

必有變動 高誘曰聞雷聲頓 靜室 袁宏紀 五年冬代劉矩為太尉

應當斥罷自以狀言三府廉察有遺漏續上 胡三省曰言各官實最

後漢書補注卷十三

四

漢制有故事乎 袁宏紀曰尚書詰按曰夫設官分職各有司 漢世故事三公

之職無所不統 蓋思曰東對春秋趙鞅以下所謂漢制也 棟

翟方進曰春秋之義尊上公謂之宰海內無不統也又百官公 盡忠規諫 袁宏紀

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 張璠漢記此下又 八年薨 碑

講于華光殿中 袁宏紀曰賜與劉寬 熹平元年青蛇見御坐 案熹平

意有所想雖未形顏色而五星以之推移陰陽為其變度 惠



魏修孔子廟碑云百事  
用板之恩即尺一也謹自手書密上袁宏紀曰謹自手書皇親密上

有虹蜺晝降于嘉德殿前謝承書曰嘉德殿前有青赤氣使中常侍曹節王甫問

以祥異禍福所在蔡邕集曰光和元年七月十日詔書尺一召光祿大夫楊賜諫

德殿門內南辟幃中為都坐漏下未盡三刻中常侍曹節王甫從東省

出就都坐東西十門劉寵龐參訓北面賜南面曰碑華邑西而受詔書各一通尺一木板草

兩常侍又論旨朝廷以災異憂懼特旨密問政事所變改施行務

令分明賜等稱臣再拜受詔起就坐又人各一處給筆硯為對

季氏之惡梁松後為奉車都尉三國志注曰梁鵠三國志注曰鵠變復漢

已熟矣易家言災異者規度韋昭國語注中常侍樂松考異曰松本鴻都文學必非中常

侍中明矣傳自誤也曰樂松處常伯則松為昔文王之囿百里民以為小齊宣五里民以

為大注此與孟子不同王懋曰世說樂松之語云齊五里乃知非五里也

四十里是亦明以文王之囿為百里文王之囿百里齊宣王之囿下詔封賜

臨晉侯袁宏紀曰帝感悟遂下詔曰大司馬揚賜敦德元元中肅恭懿親以尚書侍

無德不報無言不辯故褒成君孔霸故石包識石包室中之識也袁竟與劉龔書曰孔

太尉黃琬侍講先帝並宜茅土之封E秘經為漢赤制元包劉龔室文隱事明

蓋此宣播播後為廷尉李催操託彪與術婚姻胡三省曰據彪傳彪子脩

類也也袁氏書又揚夫人答書稱彪袁氏順首是也此國家之意胡三省曰國

也也袁氏書又揚夫人答書稱彪袁氏順首是也此國家之意胡三省曰國

遂因事殺之案操與楊太尉書凡十五篇修集二卷錄一卷

先遣吏示旨續漢書曰朝見位次三公如孔待以賓客之禮尤故事彪上章固讓帝不聽又

列傳第四十五

千乘貞王伉 平春倬王全 清河孝王慶

濟北惠王壽 河間孝王開 城陽懷王淑

廣宗殤王萬壽 平原懷王勝

奉鴻祀北宋本記作祠宋昌八世孫東觀記宋昌傳曰宋昌後有宋昌會稽與錄曰昌宋義孫也以恭孝

稱于鄉閭袁宏紀曰揚恬于榮勢不願仕宦專以事親色養揚姑即明德馬后之外祖母也

馬后母前夫人願仕宦專以事親色養揚姑即明德馬后之外祖母也

大貴人生慶續漢書曰沈陽北宋本承祿觀志中載府有承祿

丙舍胡三省曰丙舍宮中之室以甲乙葬于樊濯聚袁宏紀曰并葬于濯龍

且復須留注東觀記須留作宿留北音讀宿為須故宿留一作須

既以薄祐蔡邕集曰邑以雷慶長子祐依說文與嫡母耿姬耿費小

娥善史書王情載入埤薄埤與卑古字通見李欲乞骸骨于貴人家

慶少子常保為廣川王是時分置廣尊陵曰甘陵德皇后葬于厓改

封女弟侍男為涅陽長公主適細陽侯岑別得為舞陰長公

久長為濮陽長公主適好時侯耿直得為平氏長

公主適虎賁中郎將追封諡宋揚為當陽穆侯東觀紀宋揚傳曰永寧元

徙桂陽天文志徙為桂陽明年乃改為甘陵建和二經侯理經縣屬

鄉侯鄉在剛縣建安十一年國除案獻帝起居注曰建安十八年正月王

待中假詔輝加清北王給之云云安得有十一年國除之事當是二十一年耳開奉遵法度今本落吏人敬之日開忠

貞敬恭聰敏畏慎上謝承書曰景為河間相恒食乾中大夫趙王蔣果曰

皇沈約曰法所不載者陵曰博陵地理風俗記曰博陵縣史記載吾故縣矣實帝

尊翼夫人馬氏為孝崇博園貴人除廢侯耿授向桓帝妹

子長嗣長帝紀子開嗣開為孝王六世孫不應葬于京師東觀記曰鄧太

或秀或苗法言曰育而不苗者吾家之童烏乎李軌曰仲

傳誅藏于王府

後漢書補注卷三

後漢書補注卷三



列傳第四十六

張皓 子綱 王龔 子暢 種暲 子岱 拂 孫劭 陳球 李威

張皓 蜀志

六世祖良 何焯曰功臣表元康四年良元孫之子陽陵公乘千秋詔復家... 皓少游學京師... 注號曰八俊... 寇亂揚徐閒積十餘年... 以綱為廣陵太守...

後漢書補注卷十三

七

血嗣注凡祭祀皆用牲故曰血嗣

息喘者息之乃辭還營... 網獨請單車之職... 網獨請單車之職... 網獨請單車之職...

網獨請單車之職

網獨請單車之職... 網獨請單車之職... 網獨請單車之職...

網獨請單車之職

網獨請單車之職... 網獨請單車之職... 網獨請單車之職...

卒于家

卒于家... 卒于家... 卒于家...

枝 孟子曰為長者折枝

折枝索摩折手節解能枝也... 暢字叔茂... 遷向書令... 遷向書令...

遷向書令

遷向書令... 遷向書令... 遷向書令... 遷向書令...

後漢書補注卷十三

八

朱輔

朱輔... 朱輔... 朱輔... 朱輔...

道德昌則政化明

道德昌則政化明... 道德昌則政化明... 道德昌則政化明...

左中郎劉範

左中郎劉範... 左中郎劉範... 左中郎劉範...

受任一邦

受任一邦... 受任一邦... 受任一邦...

復拜廷尉

復拜廷尉... 復拜廷尉... 復拜廷尉...







家錫賦役也周禮大夫共舍者國中貴者皆舍先鄉曰舍者  
謂有復除舍不收改事也貴者謂若今宗室及屬內侯皆復也 辛楚 猶痛也 關之

盛衰者也 何焯曰關 注公羊傳曰諸侯一聘三女天子一娶九

女 案公羊傳無此文逸禮王度記有 河圖授嗣正在九房 九房疑即太一

辰之尊 天之貴神曰太一 俗本作 正營 本或作 霍謂 都

張敬 山陽西鄉侯案敬先 歐陽參 脩武仁 李偉 宜陽金 虞放 宛句呂 周永

大風雨雹拔道樹 熒惑守亢 熒惑入南斗中 國命所繼 羣下繼望亦願為

時青蛇見前殿 建寧二年四月壬辰事 大風拔木 五行志曰建寧二

列傳第四十八 後漢書補注卷十三 士

虞詡 傳變 范津 蓋勳 臧洪 乃說李脩 案袁宏紀胡說太 單外 前齊何並傳曰家洵單外

無限極 言如疽之食肉浸淫 注四府謂太傅太尉司徒司空之府 腐潰而無止極也

也 王伯厚曰樊準傳永初初上疏五府謂省中都官吏注太傅太尉司徒司空大將軍也

皆從詡議 王符潛夫論曰前羌始反公卿師尹咸 欲捐棄涼州却保三輔朝廷不聽後羌

得朝歌何表 案袁宏紀武都漢中據此似元初元 初元年羌寇武都漢中據此似元初元

攻圍赤亭 注赤亭故城在今渭州襄武縣 在元初二年遷太守也

東南 胡三省曰案唐涇州漢隴西郡地漢武都唐階成州也此自是武都 發無不

還流亡 表宏紀曰招還 下 辭 劉昫曰漢下辯道屬武都魏于此置廣業郡領白石縣

注阿陽縣屬天水郡 後漢改天水郡為漢陽 邊章等進圍昌于冀 冀刺史 宋臬

注續漢書臬字作泉也 泉不孝鳥不當以此命名此必為 夏育 鮮卑傳狐

先出家糧以率眾 袁宏紀曰諸富室或匿不肯出穀

徵拜討虜校尉 袁宏紀曰動著西州知耿都之必敗也

三怨成府 魯籍子叔聲伯曰苦成氏有三怨

注扶風孫瑞 孫瑞上 桂陽魏傑 步兵校尉

昔武丁之明猶求箴 諫 此專見楚語梅氏說命出 臧洪 洪傳全用王仲

字子源 唐贈工部尚書臧洪 碑歷叙臧氏作子原案

注河南趙建章 依左雄傳 魁梧注梧音吾 前書張良傳贊曰

注阿陽縣屬天水郡 後漢改天水郡為漢陽 邊章等進圍昌于冀 冀刺史 宋臬

注續漢書臬字作泉也 泉不孝鳥不當以此命名此必為 夏育 鮮卑傳狐

先出家糧以率眾 袁宏紀曰諸富室或匿不肯出穀

徵拜討虜校尉 袁宏紀曰動著西州知耿都之必敗也

三怨成府 魯籍子叔聲伯曰苦成氏有三怨

注扶風孫瑞 孫瑞上 桂陽魏傑 步兵校尉

昔武丁之明猶求箴 諫 此專見楚語梅氏說命出 臧洪 洪傳全用王仲

字子源 唐贈工部尚書臧洪 碑歷叙臧氏作子原案

注河南趙建章 依左雄傳 魁梧注梧音吾 前書張良傳贊曰



于城東北注郭公則郭國字高元才高幹字劉子璜裴松之曰案公孫瓚表  
合為一讀公則劉子璜列朝罪過云紹興故虎  
牙將軍劉劬首共造兵動仍存衣而以小諸軍無事何焯曰軍當從金方金方謂  
念莊害于動紹興七也疑此是子璜也三國志作君金方涼州  
州在西金西方之行故涼州有金城郡

後漢書補注卷十三

三

後漢書補注卷十三

後漢書補注卷第十四

蘇州府元和縣學生員惠棟撰

列傳第四十九

張衡

南陽西鄂人也張平子碑曰其先出自張老為晉大而無驕尚之情碑  
體性溫良聲氣芬芳仁愛篤密與世無傷可謂淑人君子矣胡三省曰致極注自此  
子者矣胡三省曰對者以才驕人也尚者以才尚人也致思也思相吏反注自此  
以上並衡與崔瑗書之文也衡與崔瑗書曰乃者以朝為明日披讀太  
時人不務此非特傳記之屬心實與五經擬漢家得二百歲卒乎所以作與者之數其道必  
顯一代常然之符也元四百歲其與乎嗚呼思以接其義更使人難論陰陽之事足下累  
世窮道極微子孫必命世不絕拜郎中碑曰舉孝廉作渾天儀長孫无忌曰永  
且幅為一通藏之以待能者為尚書侍郎元十五年詔左  
中郎將賈逵始造太史黃道銅儀至桓帝延熹七年太史令張衡更以銅製以四分爲一度  
則天一丈四尺六寸一分亦於密室中以漏水轉之令司之者閉戶而唱之以告靈臺之觀  
天者靈臺所加某星始見某注尚書曰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今文尚書伊  
星已中某星今沒皆如合符

後漢書補注卷十四

尹思使君為堯舜事見孟子注引木雕猶能獨飛文士傳曰衡嘗作木鳥

飛數民生在勤不索何獲傳文恥一物之不知揚子法言曰聖人之于各

有攸建左傳不見是而不愠今易傳作問福仁禍淫左傳景衡古影昏踰

典式尚書曰無敢昏自下逼上韓非子曰管仲父庭有陳鼎家有注上游息

於太一之星而反紫宮東漢士曰紫宮者午位之離反紫宮所謂陰起於午由

坎坎一坤二震三巽四成哀之後乃始聞之荀悅申鑒曰世稱緯書仲尼之作也

乾六兌七艮八離九初亦不省所謂讀班書李尋傳成帝元延中尊說王根曰五經六緯尊衡士則知成帝朝

已有緯名矣下言成於哀平之際故分明也惠學士曰緯圖緯薄見曰覽公秦者胡亦

緯圖中語似起戰國至哀平而大興棟案以公秦者胡為緯圖中語王充論衡也

使縣理洪水何焯曰理當作運因下共工治水致誤棟案理本作治尚書有能俾父又

共工理水理亦治字共工治河事見汲冢竹書春秋元命包中有公輸班

與墨翟事見戰國非春秋時也吳氏補註曰禮記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若



出春秋時矣棟案今墨一卷之書互異數事揚子法言曰一卷

說文曰禮也河洛所出書曰藏者謂篇曰議篇錄已定河雒志曰上使梁松等案

九宮風角胡三省曰黃帝使伶倫吹律大槩作甲子容成造歷而律歷之學傳於京房

乃詭對而出殺梁傳曰士造辟以宜寄情志李善曰風桓二帝之時國政稍

後漢書補注卷十四 二 後漢書補注卷十四 二

注淮南九師訓曰遁而能飛吉孰大焉劉向別錄曰所校書中易傳注

輟於西海博物志曰夷海內汪氏李善曰汪氏國在西注馮夷者云云得

伯龍魚案文伯下當有一字未詳或云是主得水仙為河伯伯龍魚

帝軒中候通河紀曰帝軒懸像配永司命期元日

察三折集作喇舊注云喇昭晰也音云史占水火而妄諄諄劉伯莊音素

邁而種德見左魂傲惘而無疇李善曰楚辭曰惘惘兮未思王禮禮李善

出右密集作石密之閣野兮不識蹊路之所由李善曰

苑也李善曰河圖曰桐柏山上為天苑適皇揚子太元曰陽交於陰陸交

後漢書補注卷十四 三 後漢書補注卷十四 三

周書曰乃命少暉清見官奏篇本今作少吳誤也棟案平注瑗撰平子

擊恂皇甫謐高士傳曰恂伯陵十二世孫也明禮易遂治五經博通百家之言

召為舍人謝承書曰融年十三明上廣成頌續漢書曰融在東觀十

注廣成苑郡國志曰河南郡新城縣有廣成苑注云有廣成苑河南







周官傳叙曰吾六十為武都守郡少事乃述生平之志者易尚書詩禮傳皆記惟念前業未畢者惟周官年六十有六目瞑意倦自力補之謂之周官傳也孔穎達曰馬融為周禮注欲省學者兩讀故具載本

十一篇 經籍志曰融集九卷棟案今有馬融忠經一卷宋藝文志著于錄而融傳不載其書問引晉世後出古文融東漢人何緣知香以後書案其文亦不類也

令薄葬 融墓在漢州什邡縣西二十里融為南郡太守死葬于此有碑字已磨滅

孫日碑 三輔決錄注曰日碑少傳融業以才學進與楊 羞曲士之節惜不賞

之軀 即融所云以曲俗尺之義滅無賞之軀殆非老莊所謂也蔚宗意謂融節不終實兆于此也前書蓋寬饒傳曰用不嘗之軀師古曰嘗與質同不質者言無質量可以比之質

列傳第五十下

六世祖勳 前書功臣表曰肥如敬侯蔡實以車騎將軍破龍且及彭城侯千戶邑之

攜將 將扶也字 同不仕新室 卓茂傳曰勳與南陽孔休安泉劉宜楚國 注人

爵不升 據邑碑則疑未嘗仕也書 母常滯病三年 先賢行狀曰伯喈

父從弟同居 邑集其人書曰邑薄祐早喪二親年踰三十養養二邑叔父 少博學

行到偃師稱疾而歸 邑集曰延熹二年秋 行到偃師稱疾而歸

神疾其邪 邪音 速速方穀 邪音

城濮捷而晉凱入 左氏傳廿八年傳曰 擐甲 甲執兵 餘官

委賈 委亦 人人有優贖之智 何焯曰行 賈音 賈音 賈音

車已覆 晏子春秋曰前 一由 刑罰曰由土也或作墳說文云墳也 注側匿則侯

王肅眺則侯王舒 鄭元注曰眺猶條達行疾貌側匿猶縮躬行遲貌日君象也月

敷績不立 敷音 敷音 敷音 敷音 敷音 敷音 敷音 敷音 敷音 敷音

乃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

有沒世之名

馬日碑議郎張馴韓說太史令單颺等 黃長壽曰石經有一板公羊其

臣張文臣蘇陵臣傅慎論語之末題曰詔與博士左立耶中臣孫表洪 六經

書冊 何焯曰冊當依水經注作丹朱錫寧案蘇陵蘇君碑銘云丹 注洛陽記云云

黃菁壤鎧馬所出 西漢書曰延熹中伏見幽州突騎漢州強弩為天下精兵國家勝仗

中祭酒 胡三省曰百官志侍中有 迎五帝於郊 鄭元禮記注曰今漢亦

產生 王充曰俗諺婦人乳子以為不 屢生忌故 西祠詔問可齊戒否漢制凡齊

後漢書補注卷十四

撓 撓當作撓音女教反又 平章賞罰 平本古文辨字辨治

泥 前書魏文志引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 恒思皇后 恒通鑑作

平陽侯 集云是歲 以皂囊封上 言密事乃用皂囊東方朔言文帝集書囊為殿

韓覆舖又言文帝飾帳於皂囊者指此其後靈帝詔 趙嬈 袁山松後漢書曰建寧二年

承樂門史 胡三省曰承樂門 程大人 程果曰程大人即程璜也見陳球傳又

蓋公蓋反表紀作蓋延 並以小文超取選舉 集云並以書疏小文 上有漏言

之戕 文六年公羊傳曰射姑殺則稱其國以 仇怨奉公 胡三省曰經邑以請託不聽

與家屬鬻徒朔方 邑徙朔方報楊復書曰昔此徙者故城門校尉梁伯

自甘罪戾不復慕此又報羊月書曰幸得 十意 意猶志也遷相帝諱故作意趙戒本字

無恙遂至徒所自城以西惟青紫也 往來依太山羊氏 何焯曰案羊氏為蔡邕外孫蓋以婚姻依之棟案蔡邕太山

羊氏 羊氏與蔡邕父術對門九族歐陽尚書九族蔡族二對

孔子以為致遠則

注是后父禁為

孔子以為致遠則



門九族乃妻族也故邑上書曰與涉姻家皆敢  
中助私意是幸祭世為婚不特叔子一人也持書御史

歷三臺 集云三月之中允歷三臺謝靈運詩曰漢尚  
書為中臺御史為憲臺尚書為外臺是曰三臺封高陽鄉侯

故特為其號 事見中候尚書及今文大誓 邕在司徒

王允坐 商芸小說曰初允數與邕會議允詞常屈由是街邕及允誅卓并收邕眾人爭

當定十志今子殺之海內失望矣允 善人國之紀也 左傳曰善人天地之紀

死獄中 魏收曰邕家在陳留小黃縣樂史曰在開 皆畫像而頌焉 邕別傳曰

北首舊丘 應劭風俗通曰非於郭北北首求諸幽之道也淮南子孔子

後 儒林傳孔儒上書肅宗曰臣之愚意以為凡言誹謗者謂實無此事而虛加誣之也

列傳第五十一 左雄 周舉 子總 附黃尚 黃瓊 孫琬 刁健

稍遷冀州刺史 謝承書曰雄為冀州刺史不 舉烟火長食乾飯十日一炊 白璧不可為 王幼學曰璧玉之性

喉舌之官 漢官儀曰尚書虞官也書曰龍汝作納言朕命惟允詩云惟仲山甫王之

於亭傳 胡三省曰言郡縣長吏傳亭傳以 或因罪以引高 胡三省曰因有罪

州宰不覆 胡三省曰 職斯祿薄 斯謂斯賤也易曰斯 特選橫調 胡三省曰

申下有司 袁宏紀曰帝威其言復無故去官之禁 注天鏡經 魏地鏡日月

若告黨與者聽除其罪能誅斬者明加其賞 案漢律先自

文吏課箋奏 漢官儀

後漢書補注 卷一四

五八七

即以孝廉年未五十先試策奏 副之端門 胡三省曰宮之正南門曰端門尚書於此

徐淑 淑官至度遼將 察選清平多得其人 漢記

遂致地震之異 胡三省曰安帝延光二年封王 案尚書故事 胡三省

九卿位亞三事 東觀作 舉以此劾奏雄 日詔書

姿貌短陋 汝南先賢傳曰 延熹四年 蔣果曰

龍忌之禁 惠學士曰荀爽曰火生于木木盛于火其德

五品不訓 古文不遜今文 變復

魯僖遇旱而自責祈雨 何休公

見楊厚傳 案楊厚傳無此 暴風塵誠無益也 胡三省曰謂

不宜稱諡 何休春秋漢議曰孝安皇帝崩立北鄉侯未踰年亮以王禮葬

訓責在司徒 尚書大傳曰天子三公一日司徒公二日司空公三日司空公百姓不

三月上巳日 顧炎武曰季春之月辰為建巳為除故用三月 注袂除

其刺史二千石有賊罪顯明者驛馬上之墨綬

以下便輒收舉 胡三省曰刺史二千石大吏驛馬上奏其罪取旨黜免驛馬欲速

密靜 今文尚書曰 少尚玄虛 袁宏紀曰元虛

竟不能屈 蔡邕曰巨勝碑曰故大將軍梁冀國作威海內從風世之雄才俊逸

於是會稽賀純 將某曰於是

後漢書補注 卷一四

五八七



者易缺傲傲者易汗廣雅曰曉曉危也曹憲曰曉音棄初三省曰曉山之高也傲傲玉石之白也曉倪么反折減胡三省曰言名

折食列反豈非觀聽望深聲名大盛乎胡三省曰言其聲名之盛素也胡元

安汝南先賢傳曰胡定字元安穎川潁陽人也至行絕人在喪推免遊其庭雪覆其室縣

顧季鴻顧季鴻字季鴻達練官曹胡三省曰達明也練習也莫能抗奪胡三省

抗言以奪蒙氣數興所撰九經會云賀純重名安帝時為侍中江夏太守去官與

其議也黃錯郡太守王堂所舉後至大位任棠

江夏前漢中場厚俱公車徵避安帝父孝黃錯郡太守王堂所舉後至大位

德皇帝諱改為其純事具見李固傳注任棠

皇甫謚高士傳云張盛盛太傅使中朝二千石以上會議其禮胡三省

字季卿見麗參傳張盛盛太傅使中朝二千石以上會議其禮胡三省

中世以後以三公九卿為外朝官東都無中外朝之別此中朝直謂朝廷棟案胡說非周禮

韓人職鄭元注曰今司徒府中有百官朝會之殿云天子與丞相舊決大事焉是外朝之存

注曰禮司徒府中有百官朝會殿續漢志曰詔羣臣會司徒議是東漢以來外朝之證也

韓續通作演皆坐阿附免廢漢法附阿反與同罪見袁安傳案乃封為郎

鄉侯邑千戶袁宏紀載詔曰太尉黃瓊清儉不撓數有忠謇加以典謀深奧有師傅

之義連在三司不阿權貴疾風知勁草朕甚嘉焉其封瓊鄉侯也

臣聞天者務剛其氣君者務彊其政解見丁未有勝政胡三省曰言

木舌注法言曰金口木舌也吳氏補遺曰按金口木舌木鐸也所以

亦取封侯承封下邳黃門協邪協與清徵古文易

復與忠臣復與忠臣

並時顯封案袁宏紀忠臣其年卒袁宏紀七年以太尉亮范不載郭仲連判忠

侯袁宏紀瓊字子攻文選注引范祖父瓊初為魏郡太守文選注引云少

父瓊有之初為魏郡太守云云也盛允司徒盛允碑曰公字伯世梁國人也其先與氏至漢中葉

遷司徒續夷猶夏責在司空茂才四行茂才四行

蜀郡殷參案華陽國志無殷參名

更封陽泉鄉侯水經注曰決水右會陽泉水東北流逕

進賢受上賞修文殿御覽引賜冠子曰朕望前書曰上欲用盧籍草臣

朕望前書曰上欲用盧籍草臣

後漢書補注卷十四

十

後漢書補注卷十四

十一

怨望也朕音決司馬貞寒辭依字當來軫韋昭國語注曰

曰朕又音企韋昭音真軫後橫木也

後漢書補注卷十四



後漢書補注卷十五

蘇州府元和縣學生員惠棟撰

列傳第五十二

荀淑 子爽 孫悅 韓韶 子融 鍾皓

荀卿十一世孫 據荀氏譜及家傳云然 州里稱其知人 先賢行狀曰淑所故章

之吏皆 當塗長注縣名故城在今宣州 吳氏補遺曰仁傑案有兩當塗縣

為英彥 當塗山得名故城在唐屬涿州是也宜之當塗則晉成帝時以當塗流人過江在于湖

者僑立為當塗縣大業十年屬宣州是也宜之當塗晉成帝始置東都固未有之勝撫傳

注亦 有子八人儉緝靖養汪爽肅專 荀氏譜曰緝濟南相年六十六肅舉孝

令年五十專司徒年七十肅一作壽專古文敷說 年五十而終 荀氏譜曰

卦云震為專是也故注云本或作敷俗本作專誤也 穎陰令邱積追號靖曰元行先生也 高士傳又曰穎川太守 昱字伯

條 條荀氏家傳作條謝承書又作條案三君八俊 與李膺俱死 昱通鑑作李膺家

錄曰天下好交荀伯條條與交類當從本傳也 密荀胡同繫新及縣獄時歲日朔引杯曰正朝從小起膺謂弟曰死者人情所惡今于無

公色者何胡曰求仁得仁又誰恨也膺乃歎曰漢其亡矣善人天地之紀而多

害之何 幼而好學 楊修荀爽述謂曰其 可為人師 任昉雜傳曰魏德公曰 其德

為孝 帝紀載爽對曰漢之 在天者用其精在地者用其形 陽在地

為陰 奉曰陽用 傳曰喪祭之禮闕云云 禮記經 上經首乾坤下經

其精陰用其形 首咸恒 易乾鑿度曰乾坤者陰陽之根本萬物之祖宗也為上篇始者尊之也咸恒者

下篇始者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 荀爽注曰謂否卦也否七月萬 易曰帝乙

歸妹以祉元吉 九家易曰五者帝位象稱乙是為帝乙六五以陰處尊位帝者

歸妹言帝乙歸妹謂下居二以中相承故元 言湯以娶禮歸其妹於諸侯

也 此言乾升坤降之義注引王兩注未當 京房易傳乾湯妹之辭曰無以天子之尊而乘諸侯無以天子之高而驕諸侯陰之

也 從陽女之順夫本天地之義往事商夫必以禮承象皆以帝為湯在商則學啟帝之子左

維八卦之位山澤高卑五土之宜今易無 以通神明之德 荀爽注曰乾坤為天地

風長兌為山澤凡 以類萬物之情 謂乾坤 以稱乾坤之性 乾升坤降具於

此皆神明之德也 式是周孔 詩始關雎禮始冠婚皆周公 昔者聖人建天地之中而

謂之禮 成十三年左傳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威

儀之則以定命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救之以禍故下云與福祥之本而止禍

也 陰體順而能化 廣仲翔易曰坤化成物故 追欲喪軀 章孟風諫詩曰追

惟辟作威惟辟作福惟辟玉食 鄭元注曰作威專刑罰也作

福專爵賞也玉食備珍美也 及董

仲舒制度之別 王應麟曰制度之別必有其書非但正法

也 進拜司空 北海荀爽傳曰公沙季字允慈與爽共約出不得事貴勢而爽當

爽自被徵命及登台司九十五日 荀氏譜曰九十三日荀氏家傳曰世人

公食不過一肉 易傳 荀悅漢紀曰臣悅叔父故司空爽著易傳據之象承應陰陽變化

脫粟飯坐皮褥 易傳 荀悅漢紀曰爽又著詩 辨識 荀悅申鑒曰世稱緯書仲尼之作

籍志曰爽注周 詩傳 荀悅漢紀曰爽又著詩 辨識 荀悅申鑒曰世稱緯書仲尼之作

易凡十一卷 詩傳 荀悅漢紀曰爽又著詩 辨識 荀悅申鑒曰世稱緯書仲尼之作

其傳也有起于中興之 今多所亡缺 經籍志曰梁荀爽集三卷錄一

前終張之徒之作乎 意者疑其

乖趣舍 用前注北 秘書監 查漢事 雖天地不得保其性矣 昭八年左傳

杜預曰性命也民 人不畏死不可懼以罪 尹文子曰老子曰民不畏死如何

中則民畏死畏死由生之可樂知生之可樂故可以死懼之 財不賈用 賈申鑒

為春秋言為尚書 鄭元六藝論曰春秋者國史所記人君動作 宜於今者

備置史官掌其典文紀其行事 申鑒又曰為善惡則書言行足以為法式

則書先帝故事有起居注日用動靜之節必書焉宜復其式內史掌之以紀內事 揚子



七十卒 周滿明遺誠曰穎川韓元長漢末名士身處鄉佐八十而終七當為八也 年不及皓 先賢行狀曰黃皓引

與為友 海內先賢傳曰黃為西門亭長皓深獨敬與族常禮待與同分義 皓兄子瑾母 瑾袁宏及先賢行狀皆作觀 瑾似

我家性 胡三省曰瑾李氏之出而退讓故脩云然棟案性與姓通音似我家子姓也 昔國武子好昭人過 胡三省曰國語

齊國佐見單襄公其語盡單子曰立於淫亂之國而好盡言以孫孫 先賢行狀曰皓二子

字仲弓 太邱長陳實理碑曰君實字仲躬 出自單微 世系曰陳軫封穎川侯同徒穎川

成安君餘生軌軌生審審生安安生恒恒生願願生齊齊 袁宏紀

出候賓見實執書立誦 胡三省曰郡守所出命曰教百官 倫教署為文學掾 志曰郡有文學守助掾六十人

實乞從外署 胡三省曰功曹主選署實乞從外白署若不出于倫者 故人 胡三省曰故人倫自謂也漢人

復再遷 續漢書實理碑灼然為 遇赦得出 魏書曰實理為細腰

司徒陳耽 耽事別詳 節巾待終 蔡邕陳太邱碑曰大將軍何公從袁公前後

至年八十四 趙明誠曰蔡邕集陳仲弓三碑其一碑云中平三年秋八月丙子卒而三碑皆云春秋八十有三傳以為四年年八十四疑誤 海

後漢書補注卷十五

三

內赴者三萬餘人 魏書曰自太原郭泰等無不造門 制衰麻者以百數 魏書曰實之亡

共刊石立碑 實別傳曰實卒蔡邕為立碑刻銘 諡為文範先

生 蔡邕碑曰傳曰郁乎文哉書曰洪範九疇彝倫 有六子 世系曰文範先生有六

曰陳子 邯鄲淳鴻臚陳君碑曰君既處隱約潛躬躬味道足不踰關乃思著書三十餘

拜五官中郎將 鴻臚陳君碑曰大將軍何選表選明備君為舉 出為平原

相 碑云旬有八 追拜太僕 碑云君相平原視事未嘗會刺史敗于黃巾幽冀二州爭

卒於官 碑云建安四年 父子並著高名 海內先賢傳曰諡司徒

羔鴈成羣 士相見禮曰下大夫相見以鴈飾之以布

當世者 當世下疑有脫

模我

模我

模我

八慈繼塵注荀淑八子皆以慈為字

列傳第十三

李固 子燮 郭亮 董班 杜喬 楊巨

足履龜文 劉峻曰河目龜 註頁笈追師 陳祥道曰禮記言入學鼓篋史官亡書

司隸益州並命 同別傳曰益州及

雖有大功勤謹之德 何焯曰大功

宜許其辭國之高

曾不旋時 胡三省曰安帝建光元年諸郡得罪閭氏 禮所不臣

望風進舉 胡三省曰謂州郡阿私

尚書亦為陛下喉

後漢書補注卷十五

四

運平四時 胡三省曰天文志曰斗為帝車

威宋均注曰威則也法也天皇樹元氣陳列樞機之行以次

立先法 羅莘田曰宋說非也言樹酌 開石室陳圖書 圖書即河洛也黃瓊傳曰

事從中下 胡三省曰從

注梁州記 劉暉

孔子曰智者見變思刑愚者觀怪諱名 刑通

上奏南陽太守高賜等

留任職者 胡三省曰

遷將作大匠 袁宏紀曰侍中杜喬

嚴六

嚴六

嚴六



幽人 易幽人貞吉漢儒皆以為幽繫之人六朝始以一日一曰猶昨日也 注百家

譜 案經籍志王僧虔買執 二府選令史 漢書儀曰丞相歲舉令史秀才一人 光祿試尚書郎

者如林反堆也 君不稽古無以承天 鄭元注尚書曰稽同也古天也故云不稽古無以承天也 坐則見堯

於牆食則親堯於羹 漢書曰堯與舜協見左傳正義堯猶之設書傳無聞此秦

胡粉飾貌 高誘注呂覽曰粉作胡粉今人樂之 從容治步 胡三省

台輔之位實和陰陽 前書丙吉曰三公典 冠賊姦軌 則責在太尉

子罪莫大於累父 昭十有九年 則責在太尉 尚書大傳曰堯克桀夏克桀

推舉侍醫 胡三省曰推舉者効舉其侍疾無狀而 侍天子 注戒字志伯

後漢書補注卷十五 五

又屬最尊親 胡三省曰孫於賢帝為兄 常侍曹騰等聞而夜往說冀

氣凶凶 胡三省曰凶凶意氣惡暴也棟案凶與 猶望眾心可立 胡三省曰以眾

以吉為凶 案華陽國志曰吉下當有物字 基茲 注子賤畏法勅

吏驗實就殺之 華陽國志曰及固小子使傳遺子賤慮 有敢臨者 胡三省曰臨

郭亮 汝南先賢傳曰郭亮幼之年則有尚義之心年十四始欲出學聞穎川杜周甫

凡十一篇 經籍志曰梁李固 具知事本 胡三省曰事本謂

李氏存滅其在君矣 華陽國志曰文姬謂放曰若李 酒家備 史記樂布傳曰

注燮遠遁身於北海劇云云與此不同 固別傳又云臨

酒家具車重厚遺之 固別傳曰靈帝即位時月經陰道壅五

仍云徐州酒家也 車宜有教令以除此與上厥此燮大教天下求公子孫酒家車重厚送之案華陽國志

後漢書補注 卷一五

言月經陽古疊字 情無適莫世稱其平正 華陽國志曰與趙元珪穎川

相 華陽國志 同歲生 北海陳長文皆有同歲論 大暑帛於其背 周官注曰

咸傷惜焉 續漢書曰時吏民受秋乃歌曰我

梁讓 漢書曰梁讓初元年封中 喬上書諫 考異曰袁紀喬此

及中常侍等 常侍劉廣等為列侯也 喬上書諫 考異曰袁紀喬此

以蛇輪司農 胡三省曰大司農掌諸錢 但策免而已 考異曰

乃著故赤幘 胡三省曰史著 世載弦直 固也事

後漢書補注卷十五 六

列傳第五十四 吳祐 黃真 戴宏 延篤 史弼 裴瑜

盧植 趙岐 孫嵩 恢欲殺青簡以寫經書 續漢書曰恢欲殺

後舉孝廉 袁宏紀曰祐年四十 然後斷其訟 東觀記

重相和解 袁宏紀曰民有詞訟先命三老孝弟 子馮 謝承書

唐溪典注典字季度 蔡邕傳注引先

受左氏傳 經籍志曰

共著作東觀 劉知幾曰大軍營司馬建黃與漢延為雜作百

動依典義 謝承書曰為侍中自在機密常與進納上殿

前有趙張三王 前書贊曰自孝武置左馮翊右扶

後漢書補注 卷一五

五九一



趙張後 注吳普本草 經籍志曰華佗弟 吳普本草六卷 冀慙而不得言 案漢中常侍吉成 有三王 題名又傳撰孫程等傳皆敘其所承本世曲為文飾是為乃闕尹支黨故得不罹梁氏 百 之禍不然冀之橫暴既顯死豈有顯刑梁使而得自全者乎史家所記蓋非其實

行 鄭元論語注曰 公劉 冠榮曰公劉敦行章世稱其仁趙瞻稱公劉仁慈 李文德 孝為百行之本 行不踐生草運車以避葦蓋葦詩有是說也 州輔碑陰有處士李欽 文德亦南陽人與叔堅同時則文 德乃字也碑闕其名而傳稱文德為越構太守豈又一人耶 消搖內階 說文曰道 也徐鉉案詩傳只用消 後儒服虔等以為折中 今左傳正義引延叔 孫此二字字林所加

子 蔡邕石經論語曰 孝子惟孝友于兄弟包咸曰孝子惟孝美大孝之辭也友于兄 弟善于兄弟施行也所行有政道即與為政同今流俗本作孝子梅氏撰偽尚書以惟 孝屬下讀改孝子為 恐遂滋蔓 祭仲語 出為平原相 案謝承書謝先為山陽太 也 髡笄椽史從事坐傳責 胡三省曰髡笄椽史句絕言詔書督迫州郡至於 郡僚職 謂諸曹椽史也 積日不得通 袁宏紀門 賈郡郎 則東漢郡郎乃 郡守自為之否則安得擅置陸機洛陽記曰百郡郎在洛陽中東城下步廣 里中案百官公卿表大鴻臚屬有郡郎長丞師古曰主諸郡之郎在京師者 元和姓纂曰丹 出為彭城相 袁宏紀曰為政務抑豪強雖有縱放 朱居陶邱為氏 然豪右欲手小民有罪率多恩貸 少與鄭元

俱事馬融 續漢書曰與鄭 攢耳 聚也作官切 德均則決之下筮 盧植奏事 以承先祖也 披圖按牒 圖輿地圖也 楚人脅比 昭十三 見初學記 知諸王分國按牒則知宗室遠近也 尹氏立朝 春秋經昭二十 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秋其君庚于乾路公羊曰靈王 為無道作乾路之臺三年有成楚公子棄疾脅比而立之 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何 休曰尹氏者著世卿之權 置諸子之官 何焯曰諸子官司馬 惠學士曰其後冀州刺史王芬南陽許攸沛國周廷 等連結秦保謀廢靈帝立合肥侯子幹之言中矣 作尚書章句三禮解詁 續漢書曰作尚書章句禮記 批謬 批謬疑批謬之訛禮記大傳曰五者一物批謬 詁經籍志曰植注禮記十卷 批謬 鄭元曰批謬猶錯也釋文曰移音謬本或作謬

乏無力供繕寫上 力使令之人也 古文科斗近於為實而厭抑 流俗降在小學 古文科斗謂尚書毛詩周禮左傳也 能通古文則知古訓故云近 於為實漢世儒者不信古文為流俗所抑僅備六書之一體故云 降在小 今毛詩左氏周禮各有傳記 指古文 其與春秋共相表裏 左氏傳春秋毛詩小序十五國風皆有春秋時事善韓宣子聘於魯見魯春秋 秋曰周禮盡在魯矣是春秋本周禮以紀事也故三經傳記與春秋相表裏 故曰食 晦也 有日食在晦之說詳見別卷 陳明洪範 記鄭元有注自漢以來洪範之學其說

畧存于各史五行 拜北中郎將 劉昭曰漢末有中郎 志然非其至者 將不知何時置也 垂當拔之 續漢書曰征角 于皇甫嵩論曰前史著平原華嵩稱其父光祿大夫表每言其祖魏太尉欲稱時人說皇 甫之不伐汝豫之戰歸功朱雋張角之捷本之於盧植收名領策而已不有焉植抵罪後 而皇甫嵩捷則植之行師方畧嵩實資 彭伯 魏明帝先賢 今先害 先賢傳曰 之續漢書曰高失利抵罪失其實矣 於上谷 續漢書曰隱居上谷軍都山樂史引後漢書曰植隱居上谷軍都山立賢肆教 平縣西 子毓知名 續漢書曰植有 蓬壺起懷 左氏傳曰 注岐娶馬敦女 敦馬敦弟官至 注未曾以衣裾撤其門 撤依字當作撤張揖三倉解詁曰撤拂 也史記撤撤索隱謂側而行以衣撤席 為敬不能正坐 姓趙名嘉 嘉協韻歌 郡人以玳瑁進不由德皆輕侮之 案魏畧勇俠傳乃京兆郡功曹趙息事岐 注羅暉 暉字叔景 從子也勇俠傳所載與傳異見三國志注 注羅暉 暉字叔景 王僧虔皮錄作朱寬張懷瓘書斷曰太僕 朱賜杜陵人時稱工書趙書集稱朱使君 從子戡 戡字叔茂 魏畧勇俠傳曰自息知前過乃逃走時息從父仲臺見為涼州刺史於是唐衡為 詔徵仲臺還歸遂詔中都官及郡都督郵捕諸趙尺兒以上及仲臺皆殺之也 自匿 姓名 岐孟子題辭曰知命之際嬰戡于 遊市 三輔決錄曰 見岐察非常人輔 天運屯離蹇說姓通身即是時也 乘轎車入市

後漢書補注卷五 七

決錄曰嵩問岐曰自有餅耶曰販之嵩曰 死友 劉向列士傳曰羊角 買錢錢對幾錢岐曰買三十賣亦三十 表不為禮 補 決錄曰嵩在表末座不 皆為讚頌 何焯曰水經注曰冢園賓客之容用存情好敘其 為表所讚岐遠識之 要子章句 吳氏補遺曰刊誤曰要當作孟古書無要子就令有之而岐所作孟子章 通岐傳作電子章句而說作要耳水經清漳水出大昭谷注云大要谷類此棟案劉氏既 有刊誤而嵩歷廿四年國子監本遂刊去要字改為孟子章句殊失古意此傳仍當作要 而存劉氏刊 注常以元冬脩夜思而未之得也忽然而寢 原注自脩夜 誤乃得其實 夢此 原注關 黃髮之士姓元名明字曰 子真與余寤言 此字 原注關 言必有中 韓康注曰夢中 子授其人子真評之抑微通理 原注十 否之間無所依違困 原注關 命操筆者書之 九十九卷 逢掖臨師 謂追帝河 注左傳曰大夫出疆苟利社稷專之可也 左傳無此文案 夫受命不受辭出竟有可以 安社稷利國家專之可也

後漢書補注卷五 八

列傳第五十五



皇甫規 張奐 段熲

安定朝那人也 孫暉曰漢初有皇父自魯徙居茂陵改父為甫後漢安

必敗 胡三省曰審 縣師注縣猶停也 故曰縣師縣師為縣師縣師為縣師

出於平民回入姦吏 胡三省曰謂為 乘常守安則加侵暴 胡三省曰

幾以獲安 胡三省曰幾讀曰冀 體兼乾坤 胡三省曰以坤每臨朝以君天

用忠貞 皇太后紀曰中帝崩復立質帝太后推心仗 披掃凶黨 胡三省曰披

者舟也民者水也 胡三省曰家語孔子曰君者舟也民者水也水

不聞戶牖之外 老子曰不出戶知天 紫庭 積十四年 考與曰檢帝紀冲帝

陸梁 王幼學曰陸梁猶強梁也 質之問曰永嘉元年數至梁數亦整十四年也

幸無咎譽 易曰括囊 菴盧 廣雅曰菴盧舍也菴

狼籍 羅願曰狼籍之獸聚 李翕

督軍御史 胡三省曰以御史督 十餘

覆軍有五 胡三省曰謂 鄧融敗于真

傳稱鹿死不擇音 元帥 胡三省曰元

井州刺史胡芳 胡三省曰度

以疾召還 蔡

何能申此子計邪 其功用何能為此私家計邪

梁述 續漢書

史所部也 何能申此子計邪

胡三省曰

胡三省曰

胡三省曰

胡三省曰

胡三省曰

胡三省曰

後漢書補注卷五

九

凡二十七篇 少遊太學

遷安定屬國都尉 水經注曰屬國都尉治三水縣

注以酒沃地謂之酌 屠各 胡三省曰屠各

轉與太常 魏書曰與拜太常設官科限素有清節當可

十要銀艾 魏明帝表狀曰與前後七徵十要三為選將孔平仲

措屍靈牀幅巾而已 魏書曰與前後七徵十要三為選將孔平仲

非晉文 案注當從桓 二十四篇 經籍志曰梁張與

生子猛 字典曰猛 邯鄲商 杜預釋例世族諸趙風之孫穿別

卒如占云 見三國志注也 段熲 孫暉音古遇切熲光也

尹訟薦熲 東觀記曰熲有文武智略也 餘黨降散 東觀紀曰熲到設施

送至河首積石山 歐陽志曰其地在今肅州漢末屬西

湟中義從 胡三省曰湟中有

樊志張 魏書曰張

斬首八千餘級 水經注曰斬首八千

張鋌 通鑑張

走馬水 水經曰平水出虜施

令鮮水注在今甘州張掖

一名羌谷水 程大昌古編曰李注令鮮水非也在張

一名合黎水 程大昌古編曰李注令鮮水非也在張

縣界一名合黎水 程大昌古編曰李注令鮮水非也在張

胡三省曰

胡三省曰

胡三省曰

胡三省曰

胡三省曰

後漢書補注卷五

十



漢川令鮮水上運破之又破於靈武谷若延澤在上郡蒼延縣西南靈武谷在北自橋地靈武縣則所謂令鮮水當在蒼延澤西南靈武谷東北非張掖之羌谷水明矣

門以西落川以東 杜佑曰金城會寧 駐軍二年不能平寇 胡三省曰桓平涼等郡之類是也 杜佑曰趙充國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自

與督三前當亂邊馬援遷之三輔 杜佑曰魏收地志安定郡陰縣有凡亭山 七千口于三輔注云今京

兆馮翊扶風汧陽等郡地 凡亭山 胡三省曰魏收地志安定郡陰縣有凡亭山 乃

遣千人於西縣結木為柵廣二十步長四十里遮之 西郡後漢屬漢陽郡參據二志皆云縣有嶠家山西漢水所出是則馬首所謂嶠家道漢

東流為漢其發源之地也段熲討羌起於安定高平羌敗則追至上郡蒼延及大吹于靈武谷乃追至安定涇陽諸羌散入漢陽山谷間東屯凡亭山凡亭既破復聚射虎谷類乃

於西漢結柵以遮之以羌奔潰所趨次之射虎谷在西縣東北凡亭山當在射虎谷東北 蓋東羌為桓兵所迫復欲西奔出塞 於是東羌悉平 東觀記曰頃上書曰掠得

歸其舊來之巢穴而城於是谷也 徵還京師 東觀記曰時類乘輕車介士鼓吹 印三十錫印一枚及紫綬十七艾綬 曲蓋朱旗騎馬殿天蔽日錚錚金

二十八黃綬一枚尉印五皆備入 有盜發馮貴人家 魏文帝列異傳曰漢相帝末馮夫人病亡 鼓雷震動地連騎 靈帝時有賊盜穿家七十餘年顏色如故 但小冷共發通之至關爭相殺費太后家被誅欲以馮夫人配食下邳陳公達讓以

為貴人雖是先帝所幸尸體滅汗不宜配至尊乃以費太后配食陳公即陳球也 後漢書補注卷五 十一

列傳第五十六 陳蕃 周珍 劉嘖 成瑨 朱震 王允 王宏 士孫瑞 趙敬

汝南平輿人也 風俗通曰蕃本名陵祖家在 薛勤 汝南先賢傳曰勤字恭祖仕郡 焉父梁父令別仕平輿也 為功曹陳仲舉時年十五為父

初仕郡 太守王龔辟為吏 刺史周景辟別駕從事 謝承曰勤為 郡守王龔辟為吏 刺史周景辟別駕從事 謝承曰勤為 郡守王龔辟為吏 刺史周景辟別駕從事 謝承曰勤為

皆用執家郎 案風俗通執家郎謂五侯郭氏 南陽大猾張汜 司馬貞案類集曰清狡也案謝承 尺一執家郎 郎謂五侯郭氏 南陽大猾張汜 司馬貞案類集曰清狡也案謝承

外親也 並竟考殺之 一作況事詳外傳 黃浮 汝南先賢傳曰浮字隱 公陽安人詳單超傳註 蕃與司 徒劉矩 考異曰案時胡廣為司徒非 司空劉茂 茂字叔盛 有司劾奏之 案

坐免官也 春秋於魯小惡必書 春秋內大惡詳小惡舉 於義不足焉得 仁乎 古文論語曰未知焉得仁仁與 田貴人 采女田聖也永康 元立為貴人 突入承明門

袁宏紀曰蕃到承明門使者不內曰公未披詔召何得勒兵入宮蕃曰趙 使專兵向宮以逐君側之惡人春秋義之有使者出開門蕃到向宮門 使劍士收蕃蕃拔劍叱南籬色愈厲遂執蕃棟又案張堂漢南記曰關寺之 黨於宮中詐稱驚云外有反者蕃奔入宮小黃門朱高以戟刺蕃與傳異也 黃門從

官駟 射官者為之黃門之屬也 踴躍 說文曰踴躍也趙 稟假 蔡質漢官典職儀 丞對掌東假錢穀胡三省曰時宦官恣橫黃門從官冗濫尤甚 子逸 田魯哀記曰 陳詳曰桓帝以來為尚書令族其冗濫數格奪其稟假故也 震授

考掠 補漢書 孔平仲曰乳合作茹字胡三省曰前 太尉袁隗司徒楊 賜 考異曰案隗賜時皆 要者以從 風俗通曰光武車駕從都洛陽載乘簡紙凡二千 不為此官恐誤也 兩董卓遺覆王室天子西移中外倉卒所載書七

十車於道遇 得脫歸鄉里 左傳曰齊侯乃脫歸魏志王凌傳曰凌及 兩分半投奔 案謝承書曰太原王長文弟子師 字君策 一作策兒 趙敬字叔茂 敬從 文位至司徒則宏乃允之兄也未詳 客於荊州 典畧曰時爾衡來遊京師

論疏密辟公府入為尚書選部郎遷平陵令 曰所謂劍則干將莫邪木則 梓桐梓漆人則顏冉仲弓也

早 并隔酒洪範之極備極無也劉瑜傳瑜上書曰天地之 尺一 擊廣決疑要注曰尚書 性陰陽正化隔絕其道則水旱為并所隔并隔水旱也

為豫章太守 豫章書傳曰蕃 九列 九卿 封事 胡三省曰封事 并隔水

之 汝南先賢傳曰蕃上書曰昔明帝時公主為子求郎不許賜錢千萬左右問之 曰即天官也以當教德何可妄與人耶今陛下以郎此一把菜臣以為反側

除高唐令色斯而舉時陳仲舉李元禮皆難其高風案舉安人黃山松 以長請屬 書曰環為樂成令道遠無事縣中大治去官徵聘不至舉風俗通作糾



後漢書補注卷第十六

蘇州府元和縣學生員惠棟撰

黨錮列傳第五十七

或起徒步 前書公孫宏傳宏自見為舉 仕執珪 高誘淮南子注曰楚得功臣賜

懷經協術 協當作挾古字通黃 品覈 說文曰覈實也考事西 婞直 離騷經

公族進階 案公族進階魏齊卿首見郭泰別傳傳中所載皆誓字以進階

魏齊卿 齊卿扶風杜陽人官皮氏長 危言 鄭注論語 推占當救

李膺為河南尹 考其 李膺為河南尹 考其

懸金購募 袁宏紀曰其 懸金購募 袁宏紀曰其

荀昱 昱一作翌三君八俊錄曰 荀昱 昱一作翌三君八俊錄曰

趙典 趙典 趙典 趙典

朱寓 朱寓 朱寓 朱寓

度尚 度尚 度尚 度尚

張邈 張邈 張邈 張邈

秦周 秦周 秦周 秦周

王章 王章 王章 王章

刻石立碑 刻石立碑 刻石立碑 刻石立碑

曹鸞上書大 曹鸞上書大 曹鸞上書大 曹鸞上書大

儉為之魁 儉為之魁 儉為之魁 儉為之魁

八顧 八顧 八顧 八顧

和 和 和 和

王璋字伯儀 王璋字伯儀 王璋字伯儀 王璋字伯儀

張儉 張儉 張儉 張儉

後漢書補注卷十六

荀昱 昱一作翌三君八俊錄曰 荀昱 昱一作翌三君八俊錄曰

趙典 趙典 趙典 趙典

朱寓 朱寓 朱寓 朱寓

度尚 度尚 度尚 度尚

張邈 張邈 張邈 張邈

秦周 秦周 秦周 秦周

王章 王章 王章 王章

刻石立碑 刻石立碑 刻石立碑 刻石立碑

曹鸞上書大 曹鸞上書大 曹鸞上書大 曹鸞上書大

儉為之魁 儉為之魁 儉為之魁 儉為之魁

八顧 八顧 八顧 八顧

和 和 和 和

王璋字伯儀 王璋字伯儀 王璋字伯儀 王璋字伯儀

張儉 張儉 張儉 張儉

後漢書補注卷十六

朱寓 魏明帝表狀曰寓一名詡訪其中正

對策為天下第一 謝承書對策十二科為天下第一

父益 世系曰修生諫諍字

為度遼將軍 袁宏紀曰天子

肆之以法 呂覽仲春記曰肆極也

記功忘失 補均吉甫之功 中騎將軍馮異碑曰君征五溪蠻夷黃加少高相

朔為野王令 案袁宏紀作陽翟令張興又

詰以不先請 建武三年詔曰吏不滿百石下至墨綬

鷹持風裁 鷹家傳曰鷹持以疾不送

平署 檢曰署署子也

貞觀二五利見大人 貞觀二五利見大人

見險 寒家傳曰寒也險在前

大人休否 九家易曰否者消卦陰消陽故

漏奪名籍 續漢書作漏脫奪與脫

遂道就學 鄭元別傳曰元去吏師

多所陳 多所陳 多所陳 多所陳

自同寒蟬 蔡邕月令章句曰寒蟬應陰而鳴鳴則天涼故

昱慙服侍之彌厚 應劭論此事云劉勝在

遂固天下良田美業 固也棟案固規

何其劭與 何其劭與 何其劭與 何其劭與

明性矜嚴 明性矜嚴 明性矜嚴 明性矜嚴

徵為尚書 徵為尚書 徵為尚書 徵為尚書

科口 科口 科口 科口

何其劭與 何其劭與 何其劭與 何其劭與

明性矜嚴 明性矜嚴 明性矜嚴 明性矜嚴







母通筆各分牛食 荷飯 說文曰飯飯也胡 林宗以此異之 林宗別傳曰林宗 其德性謂必為美士 並不屈云 別傳曰三府並辟不 離問 猶難 子厚 袁宏紀 介供通鑑作分決說 就東夏並以爲美談 同也 子厚 袁宏紀 威別傳 子艾 袁宏紀 以展離訣之情 袁宏紀曰夏侯氏謂父母曰 俱有 盛名 汝南先賢傳曰甄明識人倫 離郭林 澤字季道 澤即王承父 違方 方別 才 郵置注云云 惠學士曰孟子置 並以成名 俱見林宗 韓卓 江徵陳留志 固恭而多愛博學洽問好道人 棄之中野 俗本作野不作野也 唯妻子可以行 志 東觀記 許劭 陶宏景曰許氏同承光武時許交州後本出炎帝時姜氏至周武王封 爲姓至交州乃移 少峻名節 袁宏紀曰少 樊子昭 齊濟南論曰許子將 於汝南平輿也 讀書惟好三史 樊子昭 齊濟南論曰許子將 而抑許文休劉暉曰子昭發自賢豎年至耳順退能守靜進能不苟濟者曰子昭誠自長 切完潔然觀其搖牙樹穎自非文休敵也汝南先賢傳曰劭始發明樊子於魯之肆出 虞承賢于牧豎召李叔才鄉閭之間擢郭子瑜輩馬之吏接揚李祖舉和陽士茲六賢者 皆當世之台懿也其餘中流之士或舉之於淹滯或顯之於童齒莫不頌劭顯採之榮 改操飾行 汝南先賢傳曰廣慶徐孟本來臨汝南聞劭高名請爲功曹餐飯流潔 士盈朝謝承書曰劭仕郡功固抗志舉義進善無私正橋執衡允齊風俗

所稱如龍之升所貶如墮于淵 劭鄙其人而不自對 郭續世語曰橋元謂太祖 清論風行所吹草偃爲衆所服 君未有名可交許子將太 祖乃造子將子將 汝南先賢傳作許桐桐字季朗桓帝時司徒河內人又 納焉與此異也 訓子相 與劭世次不相及何進傳有少府許相爲袁紹所殺未嘗 爲三公所 與從兄靖不睦 魏文帝論曰劭與族兄靖俱避江東保 未詳也 吳郡爭論於太守許貢座至於手足相及 月旦評 抱朴子曰漢末俗弊朋黨分部許子將之徒以口舌取戒爭訟論議門宗成讎故汝南 人士無復定價而有月旦之評魏文帝深嫉之欲取其首乃奔波亡走殆至屠滅

寓士 袁宏紀曰陳留史堅元陳郡 年四十六 豫章記曰許子將墓在郡四里昔 相仲華逃竄江湖皆名士也 子將以中國大亂遠來渡江隨劉 繇而卒藏于閩門裏于時漢興平二年也吳天紀中太守吳沈季白曰于屬事上坐忽 然如夢見一人著黃單衣黃巾解汝南平輿許子將求改葬因忽不見即求其喪不知其 處所遂招魂葬之文學施道爲招魂文魏 兄虔 汝南先賢傳曰虔字子政體尚高潔雅 志曰劭子混靖雖有鑿明帝時爲尚書 正寬亮謝子微見虔兄弟嘆曰若許子 政者幹國之務度弟劭雖未發時時人以爲不如虔虔恒操神勸 自以爲不及也釋稱爲那功曹烈好發惡一郡肅然年三十五卒

列傳第五十九 寶武 胡騰 何進 融之元孫 陶宏景曰武七世祖時以職枯骨 常教授於大澤中 袁宏紀曰諸 爲業以活死爲事時應是融祖 生自遠方來

後漢書補注卷十六 五

受業者 長女選入掖庭 袁宏紀曰武生五男二女長男 百餘人 紹次機次恪長女妙卽后也 兄子紹 案袁宏紀紹 梁孫寇鄧 袁宏紀曰梁孫鄧寇專勢後逼公卿驅略吏 曠年拘錄事無 効驗 胡三省曰謂自去去年與 澄省 胡三省曰澄 尚書令陳蕃僕射胡廣 考異曰案蕃廣時 婚家醉嘔吐嗜食得毒伏地書吐卽曰吐寒耳非 毒也母夜發膿暗視而愈之婚矩爲切視當作吮 楊喬 喬 寶愛天官唯 善是授 胡三省曰天官言天命 嘉禾芝草黃龍 胡三省曰永康元年魏郡 昱 胡三省曰 給事省內典門戶主近署財物 胡三省曰省內謂禁中也近署 內省諸署也棟案百官志曰中黃門 豈可盡廢耶 續漢書曰太后以爲此皆天所 故何可廢耶 竟死 考竟而 天官 胡三省曰天官卽天文史 山水 孫愷曰周有山師 但當誅惡耳 長樂尙書 胡三省曰長樂尙書蓋以太后臨朝 典中書 百官志 古列山氏之後 長樂尙書 置之以掌奏下外朝文書事也 中書 百官志 尙書五人主 長樂五官史 百官志曰長信長樂宦者署少府一人職如長秋及餘史 中文書也 皆以官名爲號劉昭曰如長樂五官吏朱瑀之類是史官

後漢書補注卷十六 六

長樂從官史 胡三省曰掌太后宮 詔板 王幼學曰楊賜傳制用板之恩注板詔 璽書 袁宏紀 絕復道 蔡質漢官典職儀曰南宮至北宮相去七里中央作大屋復 營府 胡三省曰營府謂五營校尉府也棟案九州春秋袁紹說何進曰黃門常侍景世 長京師服畏中人而質氏反用其錄 自旦至食時 且平旦且黃 時人知爲 寶氏之祥 此探自于令 注都官從事主洛陽百官 案北堂書鈔引漢官儀 百姓似百官 自是肅然 桂陽先賢傳曰帝奇其才悉許之大將軍西曹掾司馬召騰因 官敬服 榮陽 榮依漢碑 河南尹苗 陶弘景曰苗字叔連何焯曰苗朱氏子與皇 其能也 稱無上將軍 天子將兵稱無 又有左右校尉 馮芳爲左校尉見袁紹傳注 百郡邸 胡氏曰天下郡國百餘皆置邸京 張津 津字子壽南陽人後 紀趙忠 上閣 胡三省曰上 郭勝 袁宏紀作郭勝九州 楚楚 正誤曰案楚楚似謂樓 帝新樂天 高下在心 左傳善注曰高下猶屈 屯關中上林苑 考異曰案時 下而言 申杜預曰因時制宜







此、廣博江表傳曰典字君素為軍度太守與中郎將軍卓攻張寶于下曲陽與作圍擊而

卓不有典曰受詔攻賊有死而已使諸將引兵東出獨於西當賊之衝晝夜進攻寶由

是城守不敢出時人為之語曰郭君圍擊寶將不許令孤理化為

京觀 李吉甫曰京觀在恒州鼓

城縣西 嵩更以錢物賜之 必資用之也乃出錢賜之由是皆樂為致死 昔韓信

不忍一餐之遇 陸賈楚漢春秋曰項王使武涉說淮陰侯淮陰侯曰臣事項王位

劍臣背之 請呼上帝 九州春秋曰寶器 九州春秋 註統三十六部 部一作

內愧于心 張獲 都鄉侯 顧炎武曰後漢封國之制有鄉侯有都鄉侯中常侍長質卒帝

封其養子為都鄉侯三百戶是都鄉侯所食之戶數也梁冀得

罪從封比景都鄉侯是都鄉侯亦必 從子 鄺 袁宏紀作 折節下士 謝承書曰嵩為

有所封之地而不言者史略之也 周規 會稽典錄曰規字公固太守唐鳳命為功曹鳳中常侍衛之從兄特中

節下士 周規 官專行會其規諫曰明府以負薪之才受命符之任所謂力弱不推願

願方今聖治在上不容稅政明府以教人之職行策紂之暴風怒轉規揮于關內鳳果以

監車徵華喻後漢書曰規除臨湘令長沙太守徐二月行縣勸諸縣治道規以方春向

農民多劇務不欲奪人良時徐出督郵規即委官而去徐無然有愧色遺功曹

實印授規書曰規功曹曰移府君愛馬不重民力徑逝不顧移一作程 主章吏

惠學士曰前書百官志有主章 家兵 顧炎武曰古之為將者必有素豫之卒春秋冉求

章本也此主章所主者章奏 以武城人三百為已徒卒此家兵之證也據案左

傳宣十二年傳曰楚能負糧因知管知莊 秦頡 習鑿齒襄陽耆舊記 攻其西南 山

子以其族反之杜預曰族家兵此證為實 精山 郡國志曰南陽西鄉有精山朱傳被孫夏處

張超 時超為別 精山 李吉甫曰山在鄧州南陽縣西北二十七里 錢

唐侯 錢唐鄉侯也何焯曰錢唐自秦時有此名以 注塘以之成 御覽引錢唐記此

唐侯 唐為塘乃俗字耳注家誤信水經故引此 劉攽曰注華信義立此塘案

漁一境蒙利縣遷治餘姚王莽時縣名泉亭於 是改名錢塘百姓懷德立碑塘所至今猶在

文義當作議 案錢塘記曰防海大塘昔謂華信義家富乃議 以母喪去官

孔融會稽記曰永興縣東五十里有洛思山漢太尉朱公偉為光祿大夫時遭母哀欲下

墓此土將歸洛下家師相地家師云去鄉既遠歸思常深忽極目千里北望京洛遂紫咽

而沈幾山頂 青牛角 魏志作張牛 老 髦 通鑑作左旋案 文八 張璠漢記 年漢九

故以為名 春秋作 哇 通鑑作哇 雷公 典略曰謂雷公 張燕 魏志曰燕本姓褚 黑山賊 杜

後漢書補注卷六

九

列傳第六十二 董卓 張溫

軍司馬 卓別傳曰卓表 軍敗抵罪 案江表傳卓不從鉅 鹿太守郭典計故敗 溫參軍事孫堅 杜佈

溫帝時陶謙幽州刺史參司空軍事車騎將軍張 乃棄車重而退 山陽公載記曰

溫軍事時孫堅亦為參軍督時軍府乃置為官員 運畏慎大兵不敢輕與堅戰而堅兵足以斷其運道兒曹用必遺完谷中涼州或能定也

溫亦時以計中也而渡遠兒果斷勇固慎棄輜重走 望垣 胡三省曰望垣屬漢陽郡

唯卓全師而還 魏志曰時六軍上隴西五 封釐鄉侯 山陽公載記曰孤昔與

金城孤語張溫求引所將兵為後駐溫不聽孤言其形勢知慎必不克溫又使孤

討先零叛以為西方可一時湯定孤皆知其不然而不得止後果如孤策其以此封都鄉

侯 六年徵卓為少府 劉文盛帝紀曰五年徵 增異復上 胡三省曰漢書帝建

孔廟奏後云增異輒上光和二年奏復華下民租口算奏後云增異復上此 潰痲雖

蓋當時奏文結末之常語蓋言增異有增於此者與於此者將復奏上也 潰痲雖

痛勝於內食 胡三省曰言痲道結破之難 搜牢 惠學士曰帝牛在滄注云搜除

中謂之搜一作 注今俗有此言 郭孔太曰貴 長安銅人鍾虞 潘岳關中記曰

越即搜牢也 胡軫 軫字文才 婦除宗廟 吳書曰聖入洛陽掃 段熲 西涼華

同日生我同日京 胡軫 軫字文才 婦除宗廟 吳書曰聖入洛陽掃 段熲 西涼華

碑銘曰鎮遠將軍領北地太守周 男皆封侯 英雄記曰卓侍妾懷抱中子皆封侯弄

李侯段君煥字忠明自武成占此土 馬與玉甲一具俱出入以為騎馬無至殺人之子如逐風耳 乃結屬於長安城

東以自居 樂史曰郡國志卓宅在永 萬歲塢 風俗通曰營居曰塢安古切英 陳

兵 傳語滅文仲曰大刑用甲兵章昭曰謂臣 伍孚 裴松之曰孚字及本郡則與焉前

環之別名為別有伍字也蓋未 注有道士書布為白字 獻帝春秋曰有書三尺

字之於道歌曰布手及 使瑞自書詔以授布 胡三省曰使瑞書使 李肅 者與

布與卓預布者不復見 射自書詔惟謀也 李肅 者與

後漢書補注卷六

十



紹傳作 填滿街肆 卓別傳曰長安 脂流於地 英雄記曰青流

李順 漢時語曰一歲再放嬰 注揚整修 安西將軍二年遷後將軍 嬰兵 注見劉

後 獻帝春秋曰使虎賁王曹等三百人以輕車三乘載帝及伏 遂質留公卿 袁宏紀

黃白城 樂史曰黃白城在耀州三原縣西南十五里秦曲梁宮在城內三原本漢池 皇

甫鄴 獻帝起居注曰天子以鄴涼州舊姓有 乃乘軍 袁宏紀曰注帝以尚書

郎郭溥喻記 袁宏紀曰郭溥喻記曰朕遺難越在西都感惟宗廟靈爽何 過河 李吉甫曰號山在陝州縣西二

注北地涇陽人 兩漢志北地有涇陽縣劉寬碑陰門生名有難石 長北地泥陽王邑文都則邑當為泥陽人傳寫誤

後漢書注卷十六 十一

耳案獻帝起居注 劉攽曰或案問當作閻 據魏書也注魏志亦當作魏書魏

與催汜等連和 獻帝春秋曰十二月使侍中史丹太僕韓融奉詔詣張濟悉遣 官人公卿已下婦女及乘輿服物諸見略者皆請安邑時

注侍中壺崇 見獻帝紀 吳碩 案蜀志碩 徵段熲為大鴻臚病卒 見獻帝紀

列傳第六十三 劉虞 公孫瓚 陶謙 趙昱

祖父嘉 蔡質漢倫曰正月旦日百官朝賀嘉 初舉孝廉 吳晉曰虞仕縣為戶曹吏

遷宗正 吳書曰虞為甘陵相甘陵大治徵拜尚 生子兩頭 五行志曰中平元年

生男兩頭共身 張岐 獻帝起居注曰紹與魏刻作金靈遺故任長單瑜 遂收斬

使人 胡有所貢獻道不通皆為傳送致之京師 遣和潛從武關出告虞 吳書曰虞於是奉命修貢益恭肅請外國

將兵來迎 考與曰案魏志公孫瓚傳但云天子恩歸不云因田疇至也若爾當令和 與特俱還不應出武關之時未還劉虞已死虞死在初平四年冬界橋戰

在三年春 尾敦 孫備曰尾敦 歸葬之 英雄紀曰虞之見殺故常山相孫備張逸張

流舊 胡三省曰流舊他州漢八州 璜 胡三省音 伯珪 陰作圭 後從涿郡盧

植 案劉琦碑陰載門生姓氏中 太守劉君 英雄紀太 祭辭先人 何焯曰璜

驚 魏志作 數十人 依英雄紀十當作千數 東光 屬渤海 渡河 也見桑欽水經

周昕 魏志作 璜因此怒紹 謝承書曰璜非紹立劉伯安 榮河 前書地理志曰

古曰即九河鉤繫也鄭元注謂黃曰九河之名徒駭太史馬頰覆釜胡蘇衛聚鈞盤 高津周時齊桓公塞之因為一河今河開以東至平原高般往往有其遺處焉 考責

百姓 典略曰收 矯刻金玉 獻帝起居注曰紹刻金玉遺劉虞 皂囊施檢 魏志

子也 魏志子官號也毛晃曰檢書檢也印來封題也 星工 星工即崔巨 劉勳 裴松之

藏洪傳 小將 吳錄曰紹遣會稽周賜為豫州刺史來襲取州堅傲然歎曰同舉義兵將 以周賜為周郎 柯會 典略作 注責其無禮也 左傳無此文案左氏傳二十三年傳

攻云即即也 柯會 柯亭 注責其無禮也 日晉公子重耳過衛衛文公不禮焉

後漢書注卷十六 十二

及曹曹備負鶴之妻曰晉公子反國必得志于 界橋 英雄紀曰合戰界橋南二十里

侯得志于諸侯而誅無禮其首也傳蓋指此 巨馬水 水經注曰涑水東南流逕道縣

南流 遂徙鎮焉 水經注曰易京城在易城四五里今樓基 閻柔 烏桓傳曰柔少

為其種人所歸信 烏桓司馬 應劭漢官儀曰烏桓校 商販庸兒 英雄紀曰

之誓自號為伯三人者為仲叔季常稱古者曲則讓嬰之屬以譬也 汲而上之 胡

鮮于輔將其眾歸曹操 魏志曰輔行太守事以田豫為長史 注張磐 磐字子

人見度 為車騎將軍張溫司馬 魏志曰溫車騎將軍 趙昱 昱字詳裴 閻宜

總志 遂襲殺之 泰山華費間殺奪財物因奔淮南太祖歸魯于謙故伐之也 乃還

以兵救謙曹公引兵還 城保 魏志曰保 無復行迹 裴松之案保盛曰夫俊罪弔

其屬新 謙病死 吳書曰謙死年六十 竺融 裴松之音 遂斷三郡 初三省曰

過矣 謙病死 三子商應皆不仕 竺融 裴松之音 遂斷三郡 斷讀曰短 委



今毛見曰凡以物道之曰輸則音平聲所送  
平之切曰輸則音去聲委輸之委亦音去聲  
朱皓 皓字文淵見獻  
帝春秋俗作皓

後漢書補注卷六

吉

後漢書補注卷十七

蘇州府元和縣學生員惠棟撰

列傳第六十四上

袁紹

紹壯健好交結 惠學士曰紹字行與 吳子卿 孟卓名逸伯求名離子 為侍御

史 英雄記曰紹舉高第遷侍御史弟術 注此云佐軍與彼文不同 請所記入

案鮑信還鄉里安得引軍 到說非也魏書載何進遣信歸募兵得千餘人還到

卓紹不敢發信乃引軍還鄉里收徒 董侯似可 獻帝春秋曰卓謂紹曰皇帝沖闢非萬

引軍東向 胡三省曰自河內 吐決 胡三省曰謂 且為同盟 胡三省

程演 魏志 審配 魏志

牙門 國語曰執袍鼓立於 軍門章昭曰軍門立

此誠將軍之羞 英雄記曰殺太守栗城十 餘部眾四萬人聚會鄉中斬

淳于瓊 魏志曰瓊字 奕素王聚集衆

成則之誠 則依 九州

無名之師 禮記檀弓曰陳太 所謂天與不取反受其咎 太公金

監軍之 禮文也

文八 英雄記 拜紹右將軍 後將軍 淳于瓊

殺郡守 英雄記曰殺太守栗城十 餘部眾四萬人聚會鄉中斬

薄落津 徐廣曰安平縣西 有漳水石薄落津

龍湊 胡三省曰龍湊地名在平原界漢晉春秋載 紹與贊書曰龍河之師羸兵前誘大兵去濟

翼軍左右 英雄記曰騎為兩翼 左右各五千餘匹

嚴綱 瓊還市廣宗改易守令 故綱為冀州見英雄記

還屯槃河 英雄記曰還屯廣宗下界橋

騎都尉沮授 袁紀及魏志云治中李歷獻帝傳曰授為韓 安人也見

程演 魏志 審配 魏志

牙門 國語曰執袍鼓立於 軍門章昭曰軍門立

此誠將軍之羞 英雄記曰殺太守栗城十 餘部眾四萬人聚會鄉中斬

淳于瓊 魏志曰瓊字 奕素王聚集衆

成則之誠 則依 九州



計在於將軍 三國志注載獻帝傳云在於持 夫臣與主同者亡 獻帝傳云

買位 買陳琳 東夏 東夏即勃海也 表行東郡太守兗州刺史 後漢書曰表

乘資跋扈 李善曰謝承後漢書曰表得 席卷赴征 李善曰紹征呂布詔史不載蓋

失復其方伯之任 李善曰表圖布于漢陽為布所破投紹紹哀 威劫省禁

五宗注謂上至高祖下及孫 案白虎通五宗謂 聖朝流涕

無骸不露 文選注輸曰言操置發邱中即將 燎炭 李善曰說文

白馬 高誘曰白馬津名水經注曰河過黎陽縣南為白馬津津之東南有 曹操士馬

不敵 魏武帝軍策令曰袁本初鎗馬萬領吾大鎗二十 壁延津南 獻帝傳曰紹將

後漢書補注卷七 勝負變化不可不詳今宜也延津分兵官渡若其 吾其濟乎 言不 陽武 縣屬

注即今之拋車 李善曰說石今之拋石也 烏巢 晉太康地理記曰烏巢澤

攻破瓊等 獻帝起居注曰斬大 注睢元進 睢當作睢 配由是更

七年夏薨 樂史曰紹墓在相州臨漳 列傳第六十四下

袁紹子譚 尚 熙 劉表 魏志曰修子叔治北海營

斃管蔡之獄 斃當作斃斷也 友于之性 古文論語曰孝于惟孝友于

得尚印綬節鉞 魏武帝上事曰臣前上言逆賊袁尚遣即屬精銳討之

注辛毗等號哭不已 案先賢行狀曰配念辛郭

留其將守城 魏志曰幹留其將 父度 魏志曰度 稍仕 度

故遂據遼土 康後事皆 號為八顧 並告儉與同鄉二十四

宗賊注宗黨共為賊 何焯曰宗黨與巴實之實同義南蠻號

後漢書補注卷七 之婦 十五人 戰畧曰五 陳坐 戰畧作 閱表威名 謂長沙太守蘇代華容

起立學校 王粲荆州文學記曰荆州牧劉君命五

宋忠 經典序錄曰宋表字仲子南陽章 謂之

陳兵 注見前 疽發背卒 鎮南傳曰年 注芬香

又睦于琮 魏文帝與論曰蔡氏稱美於內九 琦走江南 胡三省曰

傳吳案下文云釋嵩之囚則此時嵩方見囚何得有說明多

是務此後人妄加也 魏志曰東平 使審配守鄴 魏志曰使審











孫丹 傳作舟 當有死者 陳留者舊傳曰舟起大宅 湖陽公主蒼頭 孫丹 傳作舟 當有死者 陳留者舊傳曰舟起大宅 湖陽公主蒼頭 孫丹 傳作舟 當有死者 陳留者舊傳曰舟起大宅 湖陽公主蒼頭

數主之失 帝令小黃門持之 彊使頓之 拘於新野 乃拜 謝 為天水太守 府寺 為在所害 京輦 本出孤微 由是知名 紆遷司隸校尉 無有遺脫 司空張顛 學東觀 封易 送洛陽獄 不滅責 京師畏震 會喪還 謁陵 刑禮為薄 邦以言天下 刑禮為薄 刑禮為薄 刑禮為薄

宦者四星 宦者四星 宦者四星 宦者四星 宦者四星 宦者四星 宦者四星 宦者四星 宦者四星 宦者四星

宦者五人 宦者五人 宦者五人 宦者五人 宦者五人 宦者五人 宦者五人 宦者五人 宦者五人 宦者五人

鄭眾 蔡倫 孫程 曹騰 單超 左伯 黃浮 侯覽 曹節 呂強 張讓 唐衡

宦者四星 宦者四星 宦者四星 宦者四星 宦者四星 宦者四星 宦者四星 宦者四星 宦者四星 宦者四星

宦者五人 宦者五人 宦者五人 宦者五人 宦者五人 宦者五人 宦者五人 宦者五人 宦者五人 宦者五人

宦者四星 宦者四星 宦者四星 宦者四星 宦者四星 宦者四星 宦者四星 宦者四星 宦者四星 宦者四星

宦者五人 宦者五人 宦者五人 宦者五人 宦者五人 宦者五人 宦者五人 宦者五人 宦者五人 宦者五人

宦者四星 宦者四星 宦者四星 宦者四星 宦者四星 宦者四星 宦者四星 宦者四星 宦者四星 宦者四星

宦者五人 宦者五人 宦者五人 宦者五人 宦者五人 宦者五人 宦者五人 宦者五人 宦者五人 宦者五人

宦者四星 宦者四星 宦者四星 宦者四星 宦者四星 宦者四星 宦者四星 宦者四星 宦者四星 宦者四星

宦者五人 宦者五人 宦者五人 宦者五人 宦者五人 宦者五人 宦者五人 宦者五人 宦者五人 宦者五人

宦者四星 宦者四星 宦者四星 宦者四星 宦者四星 宦者四星 宦者四星 宦者四星 宦者四星 宦者四星

宦者五人 宦者五人 宦者五人 宦者五人 宦者五人 宦者五人 宦者五人 宦者五人 宦者五人 宦者五人

宦者四星 宦者四星 宦者四星 宦者四星 宦者四星 宦者四星 宦者四星 宦者四星 宦者四星 宦者四星

宦者五人 宦者五人 宦者五人 宦者五人 宦者五人 宦者五人 宦者五人 宦者五人 宦者五人 宦者五人

宦者四星 宦者四星 宦者四星 宦者四星 宦者四星 宦者四星 宦者四星 宦者四星 宦者四星 宦者四星

宦者五人 宦者五人 宦者五人 宦者五人 宦者五人 宦者五人 宦者五人 宦者五人 宦者五人 宦者五人

宦者四星 宦者四星 宦者四星 宦者四星 宦者四星 宦者四星 宦者四星 宦者四星 宦者四星 宦者四星

宦者五人 宦者五人 宦者五人 宦者五人 宦者五人 宦者五人 宦者五人 宦者五人 宦者五人 宦者五人

李善曰史記以請奏機事 李善曰仲長子昌言曰至於武皇 李善曰史記以請奏機事 李善曰仲長子昌言曰至於武皇 李善曰史記以請奏機事 李善曰仲長子昌言曰至於武皇

天憲 雖時有忠公而竟見排斥 注皇甫嵩蔡雍等並被排 天憲 雖時有忠公而竟見排斥 注皇甫嵩蔡雍等並被排 天憲 雖時有忠公而竟見排斥 注皇甫嵩蔡雍等並被排

多受少 其用謙帛者謂之為紙 其用謙帛者謂之為紙 其用謙帛者謂之為紙 其用謙帛者謂之為紙

良史 孫卿曰良姓左傳鄭大夫良 孫卿曰良姓左傳鄭大夫良 孫卿曰良姓左傳鄭大夫良 孫卿曰良姓左傳鄭大夫良

新城 案北新地漢屬中 故曲為文節 案北新地漢屬中 故曲為文節 案北新地漢屬中 故曲為文節

附同於程 胡三省曰附同者既 西鍾下 胡三省曰附同者既 西鍾下 胡三省曰附同者既 西鍾下

殿 胡三省曰崇德殿在南宮水鍾注曰魏文帝 殿 胡三省曰崇德殿在南宮水鍾注曰魏文帝 殿 胡三省曰崇德殿在南宮水鍾注曰魏文帝

中 胡三省曰朔平門 北門也 胡三省曰朔平門 北門也 胡三省曰朔平門 北門也

呼曰 呼曰 呼曰 呼曰 呼曰 呼曰 呼曰 呼曰 呼曰 呼曰

廣宗 廣宗 廣宗 廣宗 廣宗 廣宗 廣宗 廣宗 廣宗 廣宗

各有差 各有差 各有差 各有差 各有差 各有差 各有差 各有差 各有差 各有差

送免程官 送免程官 送免程官 送免程官 送免程官 送免程官 送免程官 送免程官 送免程官 送免程官

傳高梵 傳高梵 傳高梵 傳高梵 傳高梵 傳高梵 傳高梵 傳高梵 傳高梵 傳高梵

封東鄉 封東鄉 封東鄉 封東鄉 封東鄉 封東鄉 封東鄉 封東鄉 封東鄉 封東鄉

長秋長趙熹丞良賀藥長夏珍 長秋長趙熹丞良賀藥長夏珍 長秋長趙熹丞良賀藥長夏珍 長秋長趙熹丞良賀藥長夏珍

長秋長趙熹丞良賀藥長夏珍 長秋長趙熹丞良賀藥長夏珍 長秋長趙熹丞良賀藥長夏珍 長秋長趙熹丞良賀藥長夏珍

長秋長趙熹丞良賀藥長夏珍 長秋長趙熹丞良賀藥長夏珍 長秋長趙熹丞良賀藥長夏珍 長秋長趙熹丞良賀藥長夏珍

長秋長趙熹丞良賀藥長夏珍 長秋長趙熹丞良賀藥長夏珍 長秋長趙熹丞良賀藥長夏珍 長秋長趙熹丞良賀藥長夏珍

長秋長趙熹丞良賀藥長夏珍 長秋長趙熹丞良賀藥長夏珍 長秋長趙熹丞良賀藥長夏珍 長秋長趙熹丞良賀藥長夏珍

長秋長趙熹丞良賀藥長夏珍 長秋長趙熹丞良賀藥長夏珍 長秋長趙熹丞良賀藥長夏珍 長秋長趙熹丞良賀藥長夏珍

長秋長趙熹丞良賀藥長夏珍 長秋長趙熹丞良賀藥長夏珍 長秋長趙熹丞良賀藥長夏珍 長秋長趙熹丞良賀藥長夏珍







後漢書補注卷十八

蘇州府元和縣學生員惠棟撰

儒林列傳第六十九上

劉昆 注丹 任安 楊政 張興 戴憑

孫期 歐陽歙 牟長 朱登 張馴 尹敏

周防 孔僖 楊倫

齊魯韓毛

何焯曰頌炎武云行一毛字此時毛詩未得立也且如此乃十五博士非十

委它

委它即委蛇也 園橋門 觀者均也孔頴達曰辟離之宮內有館舍外無牆院

故得園門

故得園門 匈奴亦遣子入學 王太車且渠來入就學 倚席不講 注見樊

員各十人

員各十人 漢末至五千人與博士習禮儀胡廣漢官儀解詁曰順帝時學生二百人

為古文篆隸二體

為古文篆隸二體 趙明誠曰稱爲古文篆隸三體者非也蓋書 載之二千餘

兩

兩 風俗通曰戴素 注說文曰勝囊也 說文曰勝囊也今鹽官三 復弃其半

莫不泯盡焉

莫不泯盡焉 自初光武以下至此 劉昆 論衡 少習容禮 曰古者

射菟首

射菟首 歌菟首之詩以爲節也 偶然耳 詩衛以爲光武 子軼 東觀記儒林傳

爲太子中庶子

爲太子中庶子 東觀記曰以中 注丹 孫期曰注 雒陽鴻 雒陽鴻音

諸生 華陽國志曰安弟子杜微 稱疾不就 高士傳曰安不營名利時人稱安曰任

州牧劉焉表薦之 益部 破我取與時而無爭遂終身不仕時人號曰任數君云

受梁上易 經 東觀記曰政治梁上易與京兆聖元同好俱名善說經

政乃內祖 案東觀 爲太 乞楊生師 穀梁傳曰乞重辭也何重焉重人 把臂責之 東觀記曰武稱疾

皆立博士 劉歆七畧曰向書直言也始歐陽氏先名之大夏侯小夏侯復立於學官三

傳古文尚書 前書曰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 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選書得十餘篇

歐陽歙 歐陽歙字子敏生三子曰容曰述曰興同受業於伏生容爲博士生子曰巨生遠生

八世皆爲博士 東觀記曰其先和伯 從伏生受尚書傳至

政稱異迹 東觀記曰守闕 王幼學曰守 髡剔 王幼學曰自爲刑

徒二千人 拾遺記曰會家財巨億學徒皆給食天下名書上古以來文家訛落者

坐墾田不實免 案東觀記 應先文澤及積石爲倉以藏書故謂曹氏爲書倉

俗號爲牟氏章句 何焯曰不足以自名家 復 法度其見優如此傳略不載也

甚見納異 謝承書曰馴儒 徵爲中散大夫 案東觀記建武 十四年徵也

張馴 馴一作訓 陳洪範消災之術 伏生洪範五行傳曰維

後受古文 陸德明案漢記徵本傳 神則不怒五福乃降用章于下若六淫作見若不共御六伐既後六極其下敬疎引此傳曰

明供則天報之福不供御則禍災至徵尊六事之禮則貌言視聽思心之用合六事之禮

失五事則五行相診建其位復立之者明其變異則改 其中多近鄙別字 東觀記

通以共禦之又必齋肅祭祀以撫其神則凶咎除矣 夜分不寢 分半也東觀記曰每相遇與

邪金刀貨泉爲白水真人皆別字之徵也 夜分不寢 常屏棄不食晝則至夜則



且彪曰相與久語為俗人所怪然鍾子期死伯牙破琴為陶陶哉敏坐繫免官

鍾子期死伯牙破琴為陶陶哉敏坐繫免官

且梁無以相通安漢李敏學白開猶也父揚少孤微

名史學 字仲和 連雲子 毛詩 周若珠曰此毛字疑行安國未聞受毛詩當是魯詩

尚書內連類 子建 連雲子曰子建生子仁子仁生子豐子

曰畫龍古語皆云畫虎 唐諱非誤也 僂和 曲禮曰長者不及無僂言鄭氏

言而郁雅錯其說故云僂 受訊 胡三省曰受訊 天下所具也 胡三省曰謂天下之

和案袁宏紀作進和也 因自陳謝 連雲子曰子和自陳曰臣草莽所蔽才非幹時行非絕倫先聖

曰天下所 誠非碎首所能報謝 冬拜臨晉令 連雲子曰其 卒官 連雲子曰之官三年秋八月

請從行在所天子識其狀貌燕見移時 並十餘歲 連雲子曰長年十 遂留華陰

連雲子曰汝南許君然道其宅勤使歸為奉車二乘曰以孫就祖於禮為得者 長彥好

曰若以死有知也禮猶有鄰宗族父獨留此不以刺乎吾以定矣遂還其車 章句學季彥守其家業

漢不好諸家之書孔大夫豈謂季彥曰今朝廷以下四

海之內皆為章句內學而君獨治古義治古義則不能不非章句非章句則危身之道

也棟謂以圖說說經謂之章句內學何休之于公羊鄭元之于三禮是也光武信圖說故四

海之內皆為內學方術傳曰光武信圖說士之赴趨時宜者皆爭談之自 門徒數百人

是習為內學尚奇文貴異數不乏於時章句注曰其事秘故稱內 延光元年河西大雨雹大者

如斗 連雲子曰永初二年案續志永初二年延光元年皆有雨雹事而劉昭據 舉孝廉

不就 連雲子曰下邳長孫子逸為魯相舉孝 年四十七 連雲子年四十有九延

均 世系曰關內侯福生房 永元四年徙封褒亭侯 洪道曰韓勳碑有褒成侯孔

傳之誤耳碑永壽二年立距永元六十五年棟案肅宗元和二年東巡賜褒成侯孔

主恒帝永壽二年為七十二年則建壽非損明矣徙封之說范必有據未可非也 子暉 勳

曰暉字仲雅孔氏諱曰 子完嗣 世系曰完無子以弟 注崇聖侯 魏修孔子廟碑曰黃

暉為孔子十九世孫也 世孫議郎孔英為宗室侯注 注二十七葉孫乘 世系曰英生太常卿黃門侍郎

崇聖侯志云黃初二年亦與 侯鮮鮮生後魏崇聖大夫 特徵博士 案楊震傳及注震為明經名士 尚書奏倫

探知密事 周禮邦約鄭康注曰許酌盜取國家密事者今時刺 扶風杜陵傳古

文尚書 林所傳漆書即 孔壁中書也

儒林列傳第六十九下

高詡 包咸 魏應 伏恭 任末 景鸞

薛漢 杜撫 召馴 楊仁 趙暉 衛宏

董鈞 丁恭 周澤 孫堪 鍾興 甄宇

樓望 程曾 張元 李育 何休 服虔

穎容 謝該 許慎 蔡元

是為毛詩 徐堅曰荀爽授授國毛序作詁訓傳以授趙

農在朝以清 包咸 孫愔曰包姓楚大 受業長安 謝承書曰咸受業長安 右師 孫愔

白方正稱 夫申包胥之後 署戶曹史 張勃吳錄曰太府黃府君行春威留守其師若

傳宋樂大心為右師其後因 又為其章句 何晏論語集解曰安昌侯張禹本受魯論章句說善者從之

道也杖 之二十 漢侯論為世所貴包氏用氏章句出焉疏曰章句者訓解

科段之名包氏用氏說後論為之章句訓解以出其義理焉周氏疏不詳 特受賞賜

何人裴松之以為周生烈裴松也石經已載包周列傳人未必如裴說也 授十餘年 依林木之下編茅為庵削荆為筆剡樹汁為墨夜則映星望月暗則縛麻為

以自照觀書有合意者題其衣裳以記其事門生悅其勤學更以解衣易之非聖人之言不

視河洛秘奧非正典籍所載皆注記于柱壁及園林樹木好學者來輒寫之其人謂任氏為

苑造從之 華陽國志曰師亡身病瘡指赴之通死道令勅子載喪至師門敘 經涉七

州之地 華陽國志曰少與廣漢郡伯宗蜀郡任叔本類 以壽終 華陽國志曰太守關

舉有道博士徵不詣形子孫人紀之禮及道令期 薛漢 洪道曰元和姓纂曰薛公獻家漢

死葬不設衣粉粉在節儉甚有法度卒終布衣 父子以章句著名 世系曰廣德生饒長沙太守饒生慶為淮陽太守因徙居焉生

案唐人引薛詩其稱薛君者漢也稱薛夫子者乃方丘也故馮衍傳 教授常數百

注有薛夫子章句是也傳不載漢父名字後人以章句專屬薛漢失之 鄉里教授 華陽國志曰

人 尤精教授常數百人弟子自遠方至者為 健為武陽人 齊中人 後歸

鄉里教授 華陽國志曰德治五經教授門生千人太守王 其所作詩題約義

後漢書補注卷六



通 華陽國志曰數應三公徵無待送故公作詩 召馴 桓桓傳作召馴郭景周禮注

武中為卷令 史通 稍遷騎都尉 志行能講論微拜議郎 經中博士 漢書

歷神淵 經籍志曰梁有有道術之士趙靈詩神泉 以為長於論衡

衛宏字敬仲 宏書斷作衛宏成自 謝曼卿 經序錄曰徐放授九

因作毛詩序 經籍志曰毛萇善詩自謂子夏所傳先儒相承謂毛詩序子

光武以為議郎 書斷曰宏官 注高堂生名隆 前書不載高堂生名惟

後漢書補注卷八 五

善人高堂伯則高堂字伯而 德為大戴禮聖為小戴禮 鄭元六論曰戴德傳

禮古經五十六篇 鄭元六論曰後得孔子壁中古文禮凡五

及周官經六篇 周官五篇失其冬官一篇取考工記補之稱意當詩

大鴻臚王臨 表無王臨 輒令鈞參議 鈞嘗拜之

當世稱為通儒 華陽國志曰承平初漢地宗廟郊祀儀禮鈞與太常

元作周官注 鄭康成周官序曰世祖以來通人達士大夫大夫郭少敏名與

鄭氏學 鄭注儀禮十七篇次第皆用劉向別 元又注小戴 陳邵周禮序曰戴德

通為三禮 康成自序曰凡著 胡母子都傳公羊春秋 公羊高傳與其子

後漢書補注 卷一八

平平傳與其子地地傳與其子收放傳與其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共弟子齊人胡母子都

子胡母子等及 贏公 鄭元六論曰治公羊者胡毋生董仲舒董仲舒弟子公羊公羊公

誼 劉向別錄曰左丘明授會申會申授吳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綽綽授抄撮八

趙人賈公 授趙人賈公 孔頴達曰中興以後陳元鄭眾賈逵馬融延篤彭仲博許惠

建武末 東觀記曰建武末 奉公 東觀記曰建武末 奉公

宣氏劉放曰案前後敘說無宣氏學 前書儒林

稍遷太子少傅 東觀記曰字清淨少欲 子孫傳學不絕 後漢末北海有取子

宣氏劉放曰案前後敘說無宣氏學 前書儒林

宣氏劉放曰案前後敘說無宣氏學 前書儒林

宣氏劉放曰案前後敘說無宣氏學 前書儒林

宣氏劉放曰案前後敘說無宣氏學 前書儒林

宣氏劉放曰案前後敘說無宣氏學 前書儒林

宣氏劉放曰案前後敘說無宣氏學 前書儒林

宣氏劉放曰案前後敘說無宣氏學 前書儒林

宣氏劉放曰案前後敘說無宣氏學 前書儒林

宣氏劉放曰案前後敘說無宣氏學 前書儒林

宣氏劉放曰案前後敘說無宣氏學 前書儒林

宣氏劉放曰案前後敘說無宣氏學 前書儒林

宣氏劉放曰案前後敘說無宣氏學 前書儒林

宣氏劉放曰案前後敘說無宣氏學 前書儒林

宣氏劉放曰案前後敘說無宣氏學 前書儒林

宣氏劉放曰案前後敘說無宣氏學 前書儒林

宣氏劉放曰案前後敘說無宣氏學 前書儒林

宣氏劉放曰案前後敘說無宣氏學 前書儒林

宣氏劉放曰案前後敘說無宣氏學 前書儒林

宣氏劉放曰案前後敘說無宣氏學 前書儒林

宣氏劉放曰案前後敘說無宣氏學 前書儒林

宣氏劉放曰案前後敘說無宣氏學 前書儒林

宣氏劉放曰案前後敘說無宣氏學 前書儒林











當爾邪 李善曰字書云 如衡所書 謝承書曰射馬逐比校 遂令殺之 衡別傳

朝祖在豫衡舟宿皆會作泰履既至先在衡前衡得便飽食初不顧左右既畢復揖弄以  
戲時江夏有張伯雲亦在坐謂之曰禮教云何而食此正平不若弄黍如故祖曰處士不當  
若之也衡謂祖曰君子卑南車前馬橫祖何之衡曰祖曰死銀鈔公祖大怒令五百將  
出欲杖之而馬不止遂令殺黃射米救無所復及槍快流涕曰此有異才曹操及劉荆州  
不殺大人奈何殺之祖曰人 其文章多亡云 經籍志曰梁衡  
屬汝父作銀錫公奈何不殺 集二卷錄一卷

後漢書補注卷十八

後漢書補注卷十八

後漢書補注卷第十九

蘇州府元和縣學生員惠棟撰

獨行列傳第七十一 漢選士有獨行科

譙元 費貽 李業 王皓 王嘉 劉茂

嚴授 衛福 溫序 彭修 索盧放 周嘉

徐成 所輔 孔嵩 李善 王忱 張武

弟暢 范式 李充 繆彤 陳重 雷義

陸續 戴封 李充 繆彤 陳重 雷義

范冉 戴就 趙苞 向栩 諒輔 劉翊

王烈

譙元 胡三省曰姓譙曰曹大 巴郡閬中人 也 華陽國志曰元父隆字伯思為上

皇太子 何焯曰案文書 幹盡之義 易彖初六曰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有子幹

後漢書補注卷十九

中散大夫 華陽國志 太僕任憺 案任憺侯表常卿侯王憺以太僕與國恩陳

案王莽傳元始四年廷大司徒司直陳崇等八人分行天下觀覽風俗皆與傳合惟

王憺作任憺而八人內又無元名疑是史誤華陽志著傳諸書云然非實錄也 述

聽許之 華陽國志曰國人作詩曰蕭蕭清節士 費貽 華陽國志曰貽字奉君甫

仕至合浦太守 華陽國志曰中散之曰節義至仁費奉君不仕 瑛善說易

華陽國志 乃載病詣門 華陽國志曰成其名許為功曹十 遂飲毒而死

華陽國志曰葉笑曰名可成不 子舉 華陽國志曰舉建武

可毀身可殺不可辱遂飲毒死 中家孝廉為遂久令 王皓王嘉 華陽國志曰

字公卿皆 遂誅皓家屬 華陽國志曰皓自刎子所逃匿後郡及州 伏劍而

江原人 死 華陽國志曰述其妻于常 任永 華陽國志曰永字君 馬信 華陽國志曰信字李

華陽國志曰公卿絕履亦節節 青盲 王幼學曰眼科龍木總論曰青盲 目即清 華陽國志曰

華陽國志曰公卿絕履亦節節 藏空穴中 東觀記曰茂負福輪塔藏城西

華陽國志曰公卿絕履亦節節 寇漁陽 考異曰案元初凡六年鮮卑不食寇漁陽殺長吏唯是 為郎中 宋軻







墓 漢有諺者景君墓表在 安帝時此墓志之始也 成公浮 孫福曰成公復姓漢尚 錢唐縣獄 案郡國志會

勿令冷 謝承書曰就語傲平 爪悉墮落 謝承書曰十八 遷遼西太守 續說苑 帝時為 苞即時進戰 續說苑曰苞戰自援梓厲 遂歐血而死 續說苑曰 向

武威守 柳 柳一作胡 字甫興 柳覽作 向長 字書皆 恒讀老子 柳覽曰常讀老子莊子

納頭 方音曰自河以北趙魏之間曰柳 魏明帝覽表狀曰胡博 魏明帝覽表狀曰胡博

泊然肆志不恭 北向誦孝經 袁宏紀曰尚書令王允奏曰太史王立說孝經六隱事 乃從之常以良日王允與王立人為帝誦孝經一章以文二竹篋置九宮其上隨日時而

甲其亦六隱歟疑緯書有是說也御覽七百八卷引東觀漢記與袁宏紀同 仕郡 王實

少給住吏 乞以身塞無狀 春秋考異郵曰傳公三時不雨勝于山 當死百姓何誇不致煩民請 河南種拂臨郡 拂為潁川 功曹 謝承書

命願撫百姓以身塞無狀 注字叔濟 叔濟 注公孫域 城當 費盛 謝承書曰程夫 人富貴參雲

後漢書補注卷十九 四

方術列傳第七十二上 任文公 郭憲 許楊 高獲 王喬

謝夷吾 楊由 李南 李卻 馮胃 段翳 廖扶 折象 樊英

註背脊中赤文朱字 案中候握河紀曰 註至于下吳 案中候考河命曰至于

下之屈日 箕子之術 洪範有消災之術見伏生五行傳前書劉向 七政 鄭志曰

政元氣 林案元氣即太一也家語曰夫禮必本之太一太一分為天地轉為 六日

論 經精志有周易飛 註元氣開陽 關音開 望雲省氣 經精志有雲氣經

七分 候六日七分八卷 懷協 孔平仲曰後漢懷 鄭興 宋與傳以不善識故不能任 內學 詳見九

懷協 挾字都作懷協 鄭興 此云附同稱願與傳不合 內學 傳傳 註謂

桓譚賈逵張衡之流也 不附內學者桓譚賈逵張衡數人賈逵附會文致實差

顯上云鄭興賈逵以附同稱願范既誤入鄭興與傳 父文孫 文孫官至侍御史案華陽

註注又誤以遠不附內學與范范皆當是正者也

時暴風卒至 王充論衡曰風家言風至為盜賊者敗慶至起非盜賊之人精氣感天

之日 悉得完免 益都書舊傳曰文公有葬之 王仲子 汝南先賢傳曰魯學實秘

子名良東海 仲子欲往 汝南先賢傳曰魯學實秘 恨不用子橫之言

先賢傳曰恨不 都水掾 謝承書曰 辜較 音姑 械輒自解 謝承書曰戶

用光祿之言 高獲 密令太史伺望之 應劭辨之曰國家長

於上西門城上候望近太史寺令丞躬親靈臺位國之陽 刑在官中 少為郡吏

會稽典錄曰夷吾為郡功曹太守第五倫妻車馬入府無所開啟夷 吾親功曹佐史門關卒車馬出之收其人從倫為解之良久乃已 注東箱 顏籍曰

東西至皆號曰箱 注與上合 會稽典錄曰夷吾省錄囚徒有亭長姦部民者縣言和

言如箱之形 鹿太守 會稽典錄曰臨海縣見鳴馬馬約帶勒之曰鹿鹿

吾何之曰亭長詔書未讀之吏職在某亭今為惡之端何得言和觀刺史決當云何頃

兄長罪其所決正一縣三百餘事與上意合謝承書曰是時思化大行百姓樂政 遷鉅

失中有損國典 前書景帝紀中六年詔曰吏者民之師也車駕衣服宜稱更六百

朱兩轎千石至六百石車朱左轎取時從者不稱其官衣服下吏出入問 郭鳳 東觀記

里無吏體者二千石上其官屬三輔舉不如法令者上丞相御史請之 郭鳳 東觀記

君 風雲占候 益都書舊傳曰由有兵雲國時實將兵在外太守高安遣工從由寫

殺傷長吏 華陽國志曰 風吹削哺 益都書舊傳曰文學治野持雞酒以奉由時有

刑捕當有持雞酒者度是一人豈曰實在外須客去乃取耳其占 終於家 南卒東

與傳異未詳孰是說文曰柁柁木札也從木出聲陳楚謂柁為柁 李卻 史略音閣王

為柁說文 為婦女主爨者 魏老婦之祭井神名 李卻 功學書問友 父頡 世系曰

見文選注 遊太學 即別傳曰公居貧而不好治產有 田三十

太守太常卿武孫太尉修之 人莫之識 即別傳曰公七尺八寸多須髮八眉左耳後有奇

二人投公舍宿公察其人異 拜漢中太守 案印別傳其一 舉孝廉 印別傳曰

印能絕策 五遷 印別傳曰印以郡諸者為上林令華陽國志曰印 舉孝廉也

為新城長 華陽國志曰歷弱 守津吏 案華陽國志乃 一生來學 華陽國志曰

封於筒中 華陽國志曰筒為 爭度津 水經注曰晉 隱居窟跡 華陽國志曰野常

華陽國志曰筒為 爭度津 水經注曰晉 隱居窟跡 華陽國志曰野常

華陽國志曰筒為 爭度津 水經注曰晉 隱居窟跡 華陽國志曰野常

華陽國志曰筒為 爭度津 水經注曰晉 隱居窟跡 華陽國志曰野常

華陽國志曰筒為 爭度津 水經注曰晉 隱居窟跡 華陽國志曰野常







南 不知所在 根別傳曰根棄世學道入中嶽嵩高山石室中靜嶽上東南下

有神道 漢武內傳曰封君達入元邱山 日中當死 仲長統昌言曰荆子訓到陳公

單衣入室寢日中果死或曰計子 上成公 山之上放心不拘之鄉抱朴子亦作下成

云河南密 陳寔韓韶 博物志曰魏川陳元方韓元長時之通才所以並信有仙者其

由此也抱朴子陳元方韓元長皆賴川之長 隱淪 桓譚新論曰天下 魏聖卿 孫

士也與密相近其父相及見下成仙昇天 善為丹書符劾厭殺鬼神 古有劾鬼法故准

日趨姓出西平漢有趙演博物 編有奇意 編姓本時有 壽光侯 見魏文帝

忘曰魏國軍更河南趙聖卿 解之而蘇 千寶訓此事與漢 甘始 博物志曰魏時 東郭延年 內傳又曰

達 衡字君達 行容成御婦人術 列仙傳曰容成公自稱黃帝師見于周穆王能善補

復生藝文志曰容成陰道二十六卷神仙傳 注姓韓字雅 何焯曰魏志 郝孟節 卽

日甘始依容成元素之法更演益之為十卷 儉也傳寫託為郝耳博物志曰陽城郝儉字孟節又云王使郝孟儉領諸人王卽操

後漢書補注卷九

八

操使領諸方士 漢武內傳曰魏武帝為第舍使領諸方士晉 王和 案輿論和平

逸民列傳第七十三 何晏論語注曰逸 民者節行超逸也

野王二老 向長 逢萌 周黨 王霸

嚴光 井丹 梁鴻 臺佟 韓康 矯慎

戴良 法真 漢陰老父 陳雷老父 龐公

曲避 曲文選作回御覽引范 荀卿有言曰志意修則驕富貴道義重

則輕王公也 見修 相携持而去之者蓋不可勝數 詩北風序曰衡

親莫不相携 鎮其躁 漢儒以幽人為幽繫之人故虞仲翔注易履之九二云

持而去焉 處士 荀子曰古之所謂處士者德盛者也注曰處士不仕者也虞仲翔曰

侯失禮則幽後世載 凡士女不出皆曰處士南子曰處人以譽高勝曰處人隱居也

同夫作者 李善曰論語子曰作者七人矣包咸曰七人謂 大王勿往也 御覽引

上有性尚中和 易通以中和為本故 好通老易 御覽曰好通老易凡稱御

請字性尚中和 下云好通易老也 貧無

資食 英雄記曰向子平有道術為術功 死何如生 邵燈謂長未知道長既知則不

生 逢萌 李利涉編古命氏曰北海逢氏有名絲子子緒者為漢趙王傳其孫不仕王

矣 逢萌 李利涉編古命氏曰北海逢氏有名絲子子緒者為漢趙王傳其孫不仕王

未詳 字子慶 東觀記作子康蓋 擲楯 東觀記曰明少有大節志意抗厲為亭長

三綱 胡三省曰莽殺其叔父又自殺其家婦是滅其天性 勞山 袁宏紀曰 人皆化其

德 東觀記曰胡非禮 以兵弩捍禦 東觀記曰太守遣吏奉詔前不許遣吏

子雲 李善字子雲 王君公 徐康高士傳曰 相友善 李善王君公時友善持說

君公遭亂獨不去 續漢書曰君公深懷陰陽懷德流行和光而處不為

其義 案春秋之義復難以免敗為榮故 與歸養之 東觀記曰建武中徵

待見尚書 尚書二字衍文范因舊史失削耳東觀記曰建武中徵

廷本以是徵之安 伏而不謁 胡三日曰凡朝謁者必 而終 袁宏紀曰終于河

人賢而祠之 李吉甫曰黨黨在太原 太原廣武人也 世系曰太原王氏出自

後漢書補注卷九

九

交宦 御覽引 閭陽 馮勤傳曰侯爵前梁令閭 茅屋蓬戶 東觀記曰霸安貧賤

不厭然樂 以壽終 世系曰霸子 與光武同遊學 會稽錄曰與世祖俱受業長

俱為諸生遊涉他縣同門精學夜宿息天寒不得暖臥更相謂 遣使聘之 案會稽

曰後自棄世憶此勿相忘也後數年光武有天下徵道不致也 舍于北軍 會稽先賢傳曰光武避諸行在所避蜀郡梅乘上令公卿以下各以手

不取 不可相助為理邪 御覽引何不出 以足加帝腹上 會稽錄曰設

會稽留宿適以足荷上其夜客 不屈 會稽錄曰光武嘗出南郊適與長裾 後人名

其釣處為嚴陵瀨 一云後名其釣 井丹 孫福曰井今作井首文井姓姜子 慈

葉 御覽引 以壽終 結康高士傳曰越騎梁松貴震朝廷請交丹丹不肯見後丹得時

庭丹喪禍不完入門坐者皆懷望其顏色丹四向長揖前與松語客主轉畢後長揖徑坐

莫得與語不肯為更從出遂送還館曰井丹高潔不慕榮貴抗節五王不交匪類顯讓

車左右失氣被褐 父讓 王莽傳作梁讓案趙咨傳注亦 因卷席而葬 趙咨曰伯

長揖義凌舉 家貧而尚節介 東觀記曰鴻少孤以童幼詣太學受業治禮詩春秋嘗

而不反其尸 獨止不與人同食比舍先炊已呼鴻及鴻食炊為曰重



子不因人熱者 欲得賢如梁伯鸞者 東觀記曰欲得七日而鴻不答 鴻不因人熱者 欲得賢如梁伯鸞者 東觀記曰欲得七日而鴻不答

也減更熱火 鴻不因人熱者 欲得賢如梁伯鸞者 東觀記曰欲得七日而鴻不答

曰七日而禮不成京房易傳曰適不答適讀為嬌臣瓚曰 名孟光 田藝衡曰案多一

夫不接妻謂不答師古曰答對也言不以恩意接對之 以耕織為業 東觀記曰耕織作以供

傳曰字之曰德耀名孟光自名 北芒 樂史曰芒山在河南縣 北芒 樂史曰芒山在河南縣

作頌 鴻所作頌今不傳唯李善文選十九卷引梁鴻集二卷亡 北芒 樂史曰芒山在河南縣

蕭宗聞而非之 案御覽及郭茂倩樂府引三輔決錄皆 易姓運期 孫愐曰鴻

氏家譜列女 送舍車兮即浮 從仲尼乘桴浮海也 麥含含 陳繼儒曰刻本皆

引之作麥舍金為是金與 皇伯通 御覽引郡國志曰通門內有皇橋伯通居此橋以得名

含相似而衍為二字也 舉案 案方言以為栝盤之屬云陳楚宋魏之間謂之稿自關東

以為皇宏也近人之書不 記高祖過趙王自持案進食庶民易曰玉杯大案 著書十餘篇 東觀記曰鴻當

足信如此皇宏見何案 王褒約曰游枯整案以此推之其為飲食之具明矣 注恢字伯

通 高士傳 東觀記作恢察邑月令章句曰與字與更相似 臺佟 舊注音同 乃

執贄見佟 禮記哀公執贄見 康因中道逃遁 俗本脫中字 矯慎 唐韻作矯慎

字下云晉大夫矯父與章懷注異棟案前書百官表有 推先於慎 高士傳曰二人

執金吾矯望東海人今慎茂陵人不當作矯唐韻誤也 東大豪戴子高 應璩與曹公牋曰首漢光武與戴子高有撫塵之好孔融許穎人

中須川士既抗節未 多駭流俗 海內先賢行狀曰高才傑裕義聲遠播少者懷 好

有願頌天子者也 學而無常家 三輔決錄注曰少明五經兼通識緯學無常師棟 內外圖曲 胡三

東漢諸儒以七緯為 本朝 二字出 皆不就 抱朴子曰法高卿再舉孝廉本州五辟

內學六經為外學 田羽 通鑑作 遂深自隱絕 謝承書曰真隱居大澤精 乃共刊石頌之 胡廣徵

卿碑曰言滿天下發成篇章行光宇宙動為儀表四海英儒履義君子企望來繼者不可 勝紀也翻然鳳舉匪離遠邇不可得而聞身雖可得而親為堯舜所知不飲洗耳之水

超然青雲之上德與許之石乃百世之師也所謂逃名而名我隨避聲而聲我追者已撰君分 最輕寵傲俗乃百世之師也其辭曰遺元嗣懿實法聖真研道機彪彰重業作世師辭皇命禮不 確不移亞法壓超由 以壽終 庭子衍字季謀請建康廷 漢陰老父 御覽作 張升 升見

夷垂英名揚景 植其杖 御覽行 夫妻相敬如賓 襄陽耆舊傳曰休息則正巾端坐 注子

漢書傳曰 煥字世文 列女傳第七十四

鮑宣妻 王霸妻 姜詩妻 周郁妻 曹世叔妻

樂羊子妻 陳文矩妻 孝女曹娥 許升妻

袁隗妻 龐涓母 劉長卿妻 皇甫規妻 陰瑜

妻 盛道妻 孝女叔先雄 董祀妻

不必專任一操 魏鹿車 風俗通曰鹿車窄小載客鹿也或云樂車

一木輿鹿車二人推 子永 水傳云事後母至孝 令狐子伯 孫愐曰漢複姓有令狐氏

之挽一作輓音晚 原至過為王莽所誅適少子始居煥煌也 姜詩妻 華陽國志曰詩字士遊

而淚 水經注曰常以舞 味如江水 水經注曰詩有田濱江澤幽泉流所激為沃

赤眉散賊經詩里 華陽國志曰公孫述平後東精為賊掠害 不敢入詩里東精人姓名也案赤眉散賊

不為聖朝華 江陽令 華陽國志曰 趙孝 孝子長平 新婦賢者女 皇甫謐列女傳

粹海內 號曰大家 今人讀大家為大姑角里先 漢書始出多未能通者

許魯齊曰古人看漢書者有傳授不然有難曉者棟請如不明卦氣不能讀京房 傳不明風角不能讀翼奉傳之類是也又漢書文字多古文皆以訓詁而通也 融兄

續世系曰融七子固抗欲 註為長垣長 大家集曰永初七年子毅為陳留縣長 融兄

即長 荀子曰百姓賤之如鬼惡之如鬼楊倞曰字書無 冶容 古文易作野容鄭

輸 陝本作陵也從女陝聲 樂羊子妻 本按 引刀趨機而言 列女傳曰孟子既

前却陵也從女陝聲 樂羊子妻 本按 引刀趨機而言 列女傳曰孟子既

同曰學所至矣孟子曰自若也孟母以刀斷其織孟子懼而問其故 陳文矩妻 華陽國志曰四

日穆姜安衆令程祿妻祿似 有二男 華陽國志曰 前妻四子 華陽國志曰四

文舉名以程為陳未詳孰是 有 華陽國志曰 前妻四子 華陽國志曰四

蠲除家徭 華陽國志曰與等自知失子適南鄭欲受不受親罪太守嘉之復除門 戶常以二月八日社致肉三十斤酒米各二斛六野常陳述曰穆姜溫仁

化繼並為良士 華陽國志曰六子相化皆作令士五人州 迎婆娑神 何煥曰厚壽云

撫節按歌婆娑樂神以五月時迎伍君傳云婆娑 至元嘉元年 袁宏紀曰前後 神族也陳案范書本處演會稽典錄或別有據也 長吏莫有紀者 註



度尚弟子 水經注曰向外 尹耀 盧熊曰案順帝建康元年揚 賊欲犯之 列女

日黃中陳 乃殯葬之 列女後傳曰陳府君聞樂高行遺主簿祭之又出錢助縣為系

年吳郡 年六十餘卒 蔡邕馬氏靈表曰春秋六 父為同縣人所殺 志注引皇

甫謚列女傳云字娥 生一男 秦皇甫謚列女 不知何氏女也 何焯曰唐張

馬夫人大司農 盛裝飾 荀氏家傳曰采入郭氏室 時人傷焉 貞潔貞婦欲守

一醜之禮成同穴之義執節堅固齊僕必死終無更許之處適值不仁世叔無義兄弟或

利其聘幣則中欺嫁遠迫者道送人有自縊房中飲藥車上絕命喪軀此猶迫衛人命

自殺也或後夫多設人者威力脅制守節抱執連日乃縊與羅掠人為妻無 犍為盛

道妻 華陽國志 終身不娶焉 華陽國志曰道雖任宦當世痛感終不更娶亦

瑜國 孝女叔先雄 孫愷曰叔先復姓也華陽國志雄作絡范書 父泥 泥一作沉

益部耆舊傳又案華陽國 志云先尼和以先為姓也 永建初 永建元年 縣長 墮湍水 水經注曰

瀘華陽國志 並數歲 搜神記曰時雄年二十七有 以繫兒 益部耆舊傳曰以繫兒

作成瑞 後漢書補注卷十九 香獲一枚盛以金 遂自投水死 水經注二年二月十五日 當共父同出 搜神記

珠環預嬰二子 郡縣表言 華陽國志曰太守蕭登高之上尚書遺戶曹棟為之立碑人

父俱出 二子 蔡琰別傳曰琰在左賢王部中春月登胡殿殿 蓬首徒行 邱光廷曰不乘

不履履者謂之徒跣今文姬蓋徒跣非徒行也故 賜書四千許卷 張華博物志曰

下文云曹公與巾禮鄭元禮記註曰徒猶空也 作詩二章 何焯曰案董卓傳卓以牛輔子

老漢末載數車與王粲又案董卓傳卓以牛輔子 州又欲逃逃山東則未必以家自隨蘇氏以重卓

此詩為後人作 天屬 莊子曰林同棄千金之璧員赤子而趨曰彼以利 恍惚生狂

考之不詳也 癡 出者賢傳論衡曰五藏有病 中外 中外即中表也 胡笳別

姑之 新人 肥也 兜離 賦曰伶侏兜離李善曰毛萇詩傳西夷之樂曰侏離

傳作 端操 楚辭曰內唯省以端 採女戒曰正色端操

後漢書補注卷二十

蘇州府元和縣學生員惠棟撰

東夷列傳第七十五

夫餘 挹婁 高句驪 句驪 東沃沮 濊

韓 倭

夷者抵也 風俗通 抵地 風俗通曰萬物 君子不死之國 括地圖曰君子國

命徐偃王主之 竹書紀年曰穆王十六年春 得驥驂之乘 竹書紀年曰穆王

一驥馬是 令伐徐 竹書紀年曰穆王十四年王帥楚子伐徐戎克之 楚文王 楚文王春秋

王命號仲 竹書紀年曰厲王三年淮夷 四夷交侵 詩序曰小雅 使驛

劉放曰合作使譯 何焯曰案西域傳論云列國置子要害之路馳命走驛不絕于

如前書 本穢地 司馬貞曰 索離 魏略搜神記 掩淚水 北史作

度 魏略曰魚鱉浮為船東明得 以臘月祭天 何焯曰臘月魏志作殷正月又言在國

公孫域 東魏志曰公 青石為鏃 隋書曰石山在國東北 消奴部 隋書

優台使者 魏志曰 帛衣 魏志曰 侯騶 魏志曰 注華麗縣屬樂浪 案後

華麗縣以其縣中渠 馮煥 何焯曰 蔡諷 魏志曰 焚城郭 魏志曰焚燒城入

帥為縣侯見魏志 秋 本紀曰 仇台 台一作 殺帶方令 蔡邕曰 徙郡于

通追兵誅淫行東夷高句驪 其地東西夾南北長 魏志曰地形東 徙郡于

子百固逆謀並發三垂驪然 高句驪西北 魏志曰今所謂 東部都尉 而縣魏志作不耐城

何焯曰以魏志 朝鮮侯準 魏志曰準朝 大亂 魏志曰準立二十餘 自王朝

參校衍遂字 鮮 衛滿以前注魏書曰滿請降拜為博士賜以圭封 右渠 魏志曰滿死傳子死

鮮之百里守西邊 魏志曰滿死傳子死 南



間等 類編曰南閩 四部 前志作 遂棄領東地 不而華震沃 作錦布 魏志錦布

又多文豹 博物志曰海出斑魚皮陸出文豹管子探度篇曰發朝鮮之文皮又輕重

後八千里之發朝鮮可得而朝也爾雅太府曰東北之美者有斥山 果下馬 賦注曰漢

之文皮焉郭璞曰虎豹之屬皮有禱鍊者是文皮即文豹之皮也 果下馬 賦注曰漢

奏有似 樊祇 魏志作 自立為韓王 魏志曰其子及親留在國者固冒姓 倭 前志曰

樂浪海中有倭人如淳曰如墨委面在帶方東南萬里臣瓚曰倭是國名不謂 使驛 魏志

邪馬臺國 魏志臺 注邪摩推 案北史推 東冶之東 東冶後改 建武中

元二年 洪邁曰成都太守何君造尊健閣碑其末云建武中元二年六月案范

別為中元猶冠以建武如文景帝中元後元之類是也又祭祀志載封禪後赦天下詔明言

三以建武三十二年為建武中元元年東夷傳亦云建武中元二年來奉貢援據甚明而宋

首公作紀年通譜乃云紀傳所載不同必傳寫 唯有男子一人 北史曰有二男

說誤學者失于精審以意刪去殆亦不深致耳 南蠻西南夷列傳第七十六

後漢書補注卷三

南蠻 巴郡南郡蠻 板楯蠻 西南夷 夜郎 滇王 哀牢夷 邛都夷

得大戎之將吳將軍頭購黃金千鎰 杜佑曰范蔚宗蠻夷傳皆怪誕不

兩為盛三代以前分土自秦漢分人又周未始有將軍之官 狹徒 兩雅曰印我也郭璞曰

其吳姓實自周命氏時宗皆以為高辛之代何不詳之甚 狹徒 兩雅曰印我也郭璞曰

莊王初立 事在左傳 將兵至臨沅 舊注曰今武陵郡武 謁者宗均 即朱均

均本 漢中蠻 舊注曰漢水出今遼陽郡漢 應劭漢官儀曰馬曰馬牛曰馬 取妻

美則讓其兄 淮南子以為 故重譯而朝 鄭元注曰欲 注別風注雨 今尚書

別風淮雨鄭元曰淮暴雨之名也劉勰曰尚書大傳有別風淮雨帝王世紀曰列風淫雨

之心也 錫光 華陽國志曰西城縣民錫光字長冲為交州刺史徙交趾太守王莽篡位

其本官世祖嘉其忠節徵拜為 蒼冷 杜佑曰蒼音麻 徯將 交州外城記曰交趾昔未

大將軍劉侯祭酒封疆水飲 朱鷲 杜佑曰漢朱鷲 四府據屬 胡三省

其田從湖水上下民墾食其田因名為雞民 設離王雉侯諸郡縣多為雞將銅印青受

軍府據屬二十九人太尉府二十四人 一州盜賊 胡三省曰 一加有瘴氣 胡三省

司徒府三十一人司空府二十九人 尹就 就後為尚書與中常侍 張喬 注見

亮反度嶺而南瘴氣甚重炎熱 尹就 交通市見續漢志 張喬 注見

單無穀 魏三書曰言孤軍處 頭首 胡三省曰頭首 祝良 履參傳 便道之官 謂不

在所便道之官 赤黑二穴 世本日鷹君之先故出巫蠻落鍾山石穴 乃獨中之

也 義見漢律 赤黑二穴 中有二所其一色赤其一色黑如丹漆狀 注荆州圖曰副

夷縣 依御覽所引當云荆州圖曰 注陰石常濕陽石常燥 燥一作場盛宏

則隴陰石應時雨則隴陽石俄而晴 注夷水巴郡魚復縣 依御覽云夷水別

但隴者不游復不得稱名人頗憚之 思其便 思當作何水經注 注宜將去 世本

別出 積十餘日 世本日鷹君不知東 君乎夷城 錄異記曰靈神死復乘土船下夷城夷城石岸曲

宜將去 猶藏也 君乎夷城 錄異記曰靈神死復乘土船下夷城夷城石岸曲

弗宜藏而不變也 泉亦曲望之如穴狀 夷君歎曰我新從穴中出今又

入此奈何岸即為崩廣三丈餘而階階相承 夷君登之岸上有平石長

五尺方一丈 夷君休其上投策計算皆著石焉因立城其旁有而居之 靳疆 孫慎曰靳

夫新向 注巴夷廖仲 華陽國志曰巴夷胸腹廖仲藥何射虎秦等射虎中

居歎切 倏錢 頭三箭白虎常從 倏錢 虎頭 倏錢 虎頭

字書皆 三秦 舊注曰今 羅朴 孫盛蜀譜 不輸租賦 風俗通曰巴有賈人劉勇高

高祖募賈人定三秦封曰為關中慈惠鄉侯并復 喜歌舞 舊注喜音 乃命樂 風俗

除目所發賈人盧朴杏鄧度夕鬱七姓不供租賦 喜歌舞 舊注喜音 乃命樂 風俗

遂世世服從 華陽國志曰天下既定高祖乃分巴置廣漢郡孝武

服之 華陽國志曰于時宿渠出九 程包 華陽國志曰包 漢川 華陽國志

郡亂 華陽國志曰朱龜以 李簡 順事詳西 建和二年 華陽國志

華陽國志曰昔中郎將尹就後漢靈帝時尹就後漢靈帝時尹就後漢靈帝時

思知臣愚見權之運軍不如任之州郡天子從之 葉榆 葉榆 葉榆

以爲統 冉駹 音龍 楚頃襄王時遣將莊豪 楚威王時使將莊也 地多

雨涼 華陽國志曰郡上 並加褒賞 華陽國志曰開世祖在河北乃 尹珍 華陽國

以經術選用歷尚書丞郎荆州刺史而應世叔為司隸 武帝平之 華陽國志曰二年史

校尉師生並顯王惜文字志載珍善書見法書要錄 武帝平之 華陽國志曰二年史

之因開為 文齊 華陽國志曰齊字子奇梓潼人也齊平末以 遣使自聞 華陽國志曰



立廟祀之 華陽國志曰齊子純繁勝孫插曰繁姓也左傳般人七族有王

追 案繁漢書及華陽國志皆云主阜東觀記曰阜字世公成都人也太守第五倫察舉孝

節而舞 繁上縣庭屋十餘日乃去遷益州太守邊郡吏多放縱阜以法繩之吏民不

知有世公名 雍陟 趙相雍觀碑曰陟先為胸忍今高祖父寶字伯著九江太守父翌字

龜 雍州刺史朱龜碑曰龜字伯雍廣陵太守之孫昆陽令之子也時益州李嗣

沙壹 壹水經注作壹 背龍背一 因名子曰九隆 華陽國志曰沙壹以龍與陪坐

賢榮 華陽國志 單船 水經注 鹿夢 水經注 柳貌 華陽國志作柳葉哀牢傳柳

也始通博南山 追叙孝武時事 績以為布 華陽國志曰梧桐木其花柔如絲民

名曰桐 注廣雅 鹿頭 華陽國志曰鄭純 華陽國志曰純字長伯

地金銀琥珀犀象翠羽出此 官者皆富及十世純獨清廉毫毛不犯夷漢歌表開三司

及京師貴重多薦美之 明帝嘉之乃改西郡為永昌郡以純為太守常璩述曰長伯撫還

暢中幾折虎命 十年卒官 鍾旣更傳口純為永昌太守 攻越嶲唐城 續書天

攻越嶲城 卽大秦也 胡三省曰大秦卽武帝 枚根 顏籀曰枚根太守之姓名亦

太守牧 長貴 案前對西南夷傳及袁宏記乃任貴也岑彭 華陽國志曰翁字叔陽

衣疏食儉以化民自乘二馬之官久之一馬死一馬病翁曰吾將步 為立祠堂 華陽國

子驥歎賜錢十 楊竦 華陽國志曰竦字子恭成都人刺史 先以詔書告示 華陽國

先以詔書告示 圖畫其像 華陽國志曰香舉 子湍 華陽國志曰湍字後太守數煩

天子起家拜越嶲太守 馮顯 華陽國志曰顯字叔宰郡人也少師事楊仲桓及蜀郡張

迎帝如重一作瑞 馮顯 光超後又事東平康叔初為蜀郡太守 與天意

之隱也 奉通邑君 案長張顯名有邑長三人 邑君三人皆與會之稱也

合 奉通邑君 案長張顯名有邑長三人 邑君三人皆與會之稱也

元鼎六年 華陽國志 六夷 華陽國志曰有六夷羌胡 反其邑 華陽國志曰冬

常故蜀人謂之作五百石于也 羊羴 案華陽國 注正西昆侖狗國鬼親枳

已開耳貫匈離題離邱漆齒 孔晁曰九者西戎之別名關耳貫匈 武都 杜佑

同谷郡 孔奮 詳奮 緩耳 緩余獲于作授即耳國也其人兩 武都 杜佑

西羌列傳第七十七 西羌 羌無弋爰劍 滇良

西羌 風俗通曰羌本西戎卑賤者也主 姜姓之別 左傳曰晉范宣子親數戎子駒

吾離于瓜州杜預曰四岳之後皆姓姜又別為允姓瓜州地在今嫩煌左傳又曰先王居

其中允姓與三 三危 禹貢三危既宅鄭元曰河圖及地記書 河關之西南羌地

苗俱放三危者 三危 云三危山在鳥鼠之西南與岐山相連 河關之西南羌地

杜佑曰今金城會寧安鄉西平等郡之西 禹貢所謂析支者也 續漢書曰西羌

南也河關今之安鄉郡其支在其西 種類繁熾 郭義恭廣志曰羌與北狄同其人魯純

有河曲羌謂之賜支即析支也 種類繁熾 饒妻妾多子姓一人生于十或至百人

嫁女得高貨者聘至百積女披大 強則分種為酋豪 風俗通曰無君臣上下健者

率以爲盛飾一狗皮直數十匹 西征大戎 竹書紀年曰穆王十二年

不祥 七年然後來賓 竹書紀年曰帝相元年征淮夷二 始加爵命 注見東 賦

夷入居邠岐之間 竹書紀年曰帝癸三 西征大戎 竹書紀年曰穆王十二年

師從王伐大戎冬十月 狄獯邠冀之戎 秦紀曰秦孝公西斬戎之獯王徐廣曰獯音

王北巡狩遂征大戎 狄獯邠冀之戎 九前書匈奴傳曰自隴以西有緄諸緄戎翟

緄之戎杜佑曰狄獯並今隴西 義渠 杜佑曰今 大荔 杜佑曰今洛 驪戎 杜佑曰今

楊拒泉臯 杜佑曰今 至渭陰 史記作 爰劍 劍古字通 三河間 杜佑曰今

安鄉郡 廣漢 杜佑曰今梓潼 狄道安故 金城郡地 鹽池左右 酒泉郡之

之西南 廣漢 杜佑曰今梓潼 狄道安故 金城郡地 鹽池左右 酒泉郡之

北千餘 四十餘人 前書曰三 涼州部 杜佑曰時涼州部除三輔外今安定

羌校尉 水經注曰湟水東入經戎峽口右合羌水出 牛邯 邯字孺都 臨洮 杜佑曰



武事而范史論仍曰前當作卷文淵 卑浦 李善曰說文云浦水出西河美稷縣故

從之三輔則仍據東觀記也注詳下 肝見寶 允吾 杜佑曰西平郡龍支縣漢

東觀記曰林欲以遂下獄死 東觀記曰林以誣罔請獄上不忍誅免官後涼

為功放奏言大索 東觀記曰金城龍西卑浦勒姐種羌反出塞 州刺史秦林賊復收擊羽林監遂死獄中

東觀記曰金城龍西卑浦勒姐種羌反出塞 州刺史秦林賊復收擊羽林監遂死獄中

外胡三省曰勒姐羌居勒姐湫因以為種名 吳棠 袁宏記 胡三省案姓譜曰殷帝

後因臨羌 胡三省曰杜佑曰臨羌在今西平郡水經注曰連水東合安夷川水漢陽胡三

氏焉臨羌 又東連安夷縣故城在漢西平亭東七十里連水又東合勒姐湫水漢陽胡三

本天水郡明帝永平 索西城 郡國志曰在隴西郡臨洮縣杜佑曰索西城故城在

十七年改名漢陽 索西城 郡國志曰在隴西郡臨洮縣杜佑曰索西城故城在

掾胡三省曰督烽燧 李章 通鑑作 河北歸義城 胡三省曰河北歸義城大河之北

義者 募人關諸羌胡 胡三省曰募人關諸羌胡 義者 募人關諸羌胡

伏復為孫矣曰狂伏前事復為也張揖雜事作 遣從事 胡三省曰百官志使匈奴中郎

伏音與云狂伏過度陸德明曰伏又音時設反 遣從事 胡三省曰百官志使匈奴中郎

有二 徙居頗巖谷 事詳前 逢留大河 胡三省曰此大河即黃河河水

人也 徙居頗巖谷 事詳前 逢留大河 胡三省曰此大河即黃河河水

于河峽作 劉尚 續漢志曰執金吾劉 趙代 歷傳有侍中趙代別是一人 奔入臨

橋渡兵 劉尚 續漢志曰執金吾劉 趙代 歷傳有侍中趙代別是一人 奔入臨

洮南 胡三省曰入 賜支河曲 水經注曰應劭曰禹貢析支屬雍州在河關之

定 杜佑曰安定郡今安定 鍾存 水經注曰永平八年迷唐與鍾 西海魚鹽 胡三省

有允 餘勝兵者不過數百 水經注曰其餘 宜及此時建復西海郡

縣 杜佑曰武帝建西海郡今在酒泉郡北二百里欲復立之 規固二榆 胡

省曰規固也謀也棟案規有二義一訓為有陸賈新語曰魯莊 注今廓州 杜佑曰在

今廓州縣 宋白續通典曰廓州龍支縣本漢永昌縣也 注今廓州 杜佑曰在

零別種 通典此下有隴道 胡三省曰隴道漢書曰隴道九千餘戶 執銅鏡 胡三省曰銅

望之以冀西 胡三省曰平襄 襄一作壤杜佑曰 西河 杜佑曰今西河

西平郡也 臨洮 杜佑曰今和汝 南部都尉 治臨洮也 鄭勤 華陽國志作

與勤俱死 華陽國志曰段崇字禮高南郡人也太守河間鄭勤命為主簿永初四年涼

州羌反遣入漢中區出屯中東攻段崇欲殺崇不可得崇待之厚不

後漢書補注卷二十

六

縣內徙也 羊頭山 李吉甫曰山在澤州 東觀記曰丁奚城 胡三省曰案東

北地郡 河內通谷衝要三十三所 胡三省曰自太行北至恒山限隔并冀其

壁以備 共擊破之 華陽國志曰信結故吏冠蓋子弟嚴華李容姜濟陳已曹廉勾距

成命信為五官華等門下官屬元祐和年羌復來信等將其士卒力奮討大破之信被八

斛華及王宗原長等家殺各五百斛列置東觀信字 皮楊 胡三省曰案姓譜皮仲皮之

伯華南郡人故常璩述曰禮高胡名伯華死義也 仲光 東觀記作仲光見段熲傳注

後還居令居 胡三省曰自張 仲光 東觀記作仲光見段熲傳注 杜恢 袁宏記云南

盛包 孫淵曰盛氏其先姓與避元帝諱改姓盛西 追尾掩截 胡三省曰隨後而擊

道自窮 胡三省曰言窮之路自 馮翊北界 杜佑曰今馮翊 坐徵抵罪 華陽國

郡將尹就伐羌獲益部百姓謫曰勝來 封遵武陽侯 鄧熲傳 三千戶 東觀記

諸羌詔賜金剛鮮卑纓帶一具虎黃整囊各五 減千萬已上 鄧熲傳曰向

十辟把子墨再屈環極力金錯屈尺八佩刀各一 牧苑 衛宏漢舊儀曰大僕牧師諸苑三十六

叛十餘年間 胡三省曰永初元年羌 牧苑 衛宏漢舊儀曰大僕牧師諸苑三十六

漢陽有牧馬苑 注焉鳥縣名屬武威郡 鸞音爵 段熲傳曰鳥音爵胡三省曰

鸞鳥縣即鸞 宗漢 即宋漢也延光中四遷焉西 龜茲鹽池 杜佑曰在今上

渭通運 二元 吳氏補遺曰 無妄之災 王充論衡曰易無妄之應水旱之至自有期節

傳也劉涓子注吳都賦引易無妄曰災氣有九陽陰五陰四合為九一元之中四千六

百十七歲各以數至陽陽故云百六之會其書律歷志曰引易九元曰初九入元百六陽九

孟康曰易傳也應謂九元當作无妄字之誤九元之說與易无妄同孟康如淳論之詳矣

今易之无妄京氏章句以為大旱之卦萬物皆死無所希冀馬鄭王肅注易亦云妄猶望

謂無所希望難卦曰无妄災也是以漢書谷永對策曰遺无妄之卦遺應初曰天必先雲

而後雷雷而後雨而今無雲而雷无妄者無所望也萬物無所望于天災異之最大者也

見棟周 三郡未復 杜佑曰前因羌寇徙隴西安定北地郡四郡之人今言復三郡者

團陵單外 胡三省曰單 遼 史記律書作遼音軟可馬 張解設難 胡三省

者開張其說以為解 兩河間 胡三省曰兩河謂 乃上 胡三省曰

南部都尉 承初三年種光沒臨洮縣生得南 劉秉 袁宏記 三君 袁宏記

馬牧師也 孫光為舞陽亭侯 東觀記順帝紀曰六年十二月詔故將軍馬援前後

馬之馬也 孫光為舞陽亭侯 東觀記順帝紀曰六年十二月詔故將軍馬援前後

後漢書補注卷二十

七



袁宏記漢安元 東西羌 胡三省曰羌居安定北地... 追擊于河陽

三年夏 帝紀二年 追擊于河陽 案兩漢志皆作 將羌衆

注鶴陰縣名屬安定郡 前志曰陰作陽 案陰陽同音 陰陽同音

注無慮猶都凡也 此指廣雅類編 多斷盜率 東胡三言案李賢注曰

寇亂隴右 杜佑曰今天水 宜見捐棄 鄧

或懼其疽食浸淫 廣雅 被羽前登 升遂破之 章曰羽鳥羽繫于背若

張奐盛稱戎狄一氣所生 案係段預語見類 當煎 當作寇馬

文淵徙之三輔 段預傳曰項上言曰昔先零寇趙充國徙令居內前當煎馬

後漢書補注卷三十一 九

西域列傳第七十八 西域

伊吾盧地 歐陽志曰西州伊吾縣本匈奴地曰伊吾盧在敦煌之北大

宜禾都尉 王幼學曰正義曰宜禾本城名在隴西後置縣屬涼州案與地要覽今瓜州本漢宜

陳睦 袁宏紀曰睦字仲德 睦字仲德 睦字仲德 睦字仲德

高昌壁 高昌壁 高昌壁 高昌壁 高昌壁 高昌壁 高昌壁 高昌壁

曹宗 通典作 上書陳三策 袁宏紀曰上書陳三策曰臣在京師亦以為西

蒲類 歐陽志曰西州蒲昌縣有 集昆侖塞 袁宏紀曰可發張掖酒泉屬

柳中 唐書高昌以田地城為柳中縣李善曰縣西至西州五十里 由此察之

東望扣關 望一作則 則諸國從矣 胡三省曰言 威臨南羌 中及南山諸羌不

河有兩源 源土異物志曰葱嶺之水分流東 源土異物志曰葱嶺之水分流東

蒲昌海 前志曰敦煌郡正西關外有蒲昌 海杜佑曰在今交河北庭界中

金滿城 滿當北陂河 表宏紀作波 注次下亦同 作此都善且末

精絕 三國皆 拘彌 今名寧彌 勝兵 勝首升謂 徐由 續漢志

隱聚 胡三省曰隱度 今可因此罪誅建 胡三省曰謂以

開募于實令自斬輪 胡三省曰謂于實國人自 胡三省曰謂于實國人自

山 水經曰河水又東逕皮山國北注曰治皮山城西北去沙車三百 郭義恭廣志

烏丸 服虔曰山離鳥丸不在三 師子 孟康曰師子似

封牛 前書曰大月氏出一封素駝師古曰封上一 其卵如麋 師古曰

居和積城 前書曰安息役屬之以為 居和積城 前書曰治番 虎正黃有顯彰

後漢書補注卷三十一 九

安息雀 郭義恭廣志曰大爵類及身蹄都似 安息雀 郭義恭廣志曰大爵類及身蹄都似

會議國事 魏書曰每議事一 長大平正 辛氏

織成金縷 魏書曰每議事一 長大平正 辛氏

飛橋 魏書曰 飛橋 魏書曰 飛橋 魏書曰 飛橋 魏書曰 飛橋 魏書曰 飛橋

都密 都密 都密 都密 都密 都密 都密 都密 都密 都密 都密 都密 都密 都密

翎侯 翎侯 翎侯 翎侯 翎侯 翎侯 翎侯 翎侯 翎侯 翎侯 翎侯 翎侯 翎侯 翎侯

世傳明帝夢見 世傳明帝夢見 世傳明帝夢見 世傳明帝夢見 世傳明帝夢見 世傳明帝夢見

金人長大頂有光明 世傳以下范氏續述所聞非班勇之文也 李善曰李善曰











續漢志補註卷第二十一

蘇州府元和縣學生員惠棟撰

律歷志第一

律歷上

律準 候氣

大槓作甲子

世本曰容成造歷大槓作甲子宋忠注曰皆黃帝史官也司馬貞曰案世本及律歷志黃帝使羲和占日常儀占月與區占星氣倫倫造律呂大槓作甲子隸首作數容

隸首作數

世本曰隸首作數宋忠注曰隸首黃帝史也典領條奏欲有律律書成綜此六術而著調歷

樂府

顧炎武曰樂府是官署之名其官有令有音監有游徽後人乃以樂府所采之詩即名之曰樂府矣宋忠注曰古樂府九課

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

惠學士曰以上生下二其實三其源故曰三生四執始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

南事

禮記還相為宮康成曰終于南呂更相為宮凡受法于焦延壽未知延壽所承也

以為律法

前書曰律陰陽九六爻象所出也故黃帝故各終一日終禮記律法紀元氣之謂律律法也莫不取法焉

中央一弦

李殿學曰中一弦如古律術京氏律歷一卷虞翻為黃鍾之宮為十二律本

實

林鍾長六寸以四乘六得二十四以九三之數前書曰因元一而九三之以為實以三約之得八即為太簇之長

八十三為法

惠學士曰一七七四七為實一九六八三為法如實得黃鍾九寸司馬貞曰除實得九為黃鍾之長

小分七大強

作八強一 小分二微強二作分動物應物列以

物氣

物氣物音志 京房律術曰上古有鍾其大者非管無以正古律近古有準皆稍簡易之意

待詔

應劭漢官曰雲臺待詔四十二人其七人候鍾嚴崇崇志作前候部候

後漢書補注卷二十一

一

有弦繫之以均鍾者度鍾大小清濁也漢大子樂官有之權土灰 晉灼引蔡邕律歷記作土炭 放陰陽

先後五日之中 易緯通卦驗曰人主與羣志作效 蕤賓通 于黃鍾確然有據

注云謂日至之前豫前五日令注從樂五日 易緯通卦驗之文也案其文云冬至始人

大司樂之官諒其肆祭天圓丘之樂以為祭事莫大于此 注日中視其晷 尚書攷

傳曰夏至景長一尺五分冬至一丈三尺一寸四分春秋二分景七尺三寸六分

外高 孔穎達曰潛埋地下入 從其方位 孔穎達曰黃鍾之管埋于子位上

葶山河內 楊泉物理記曰取宏農宜陽縣 用玉律十二 熊安生禮記義疏曰案

于室中四時位上埋之取蘆葦燒之作灰而實之律管中以雞殼覆之無至則

吹灰動葦矣小動為氣和大動為君弱臣強專政之應不動葦為君嚴猛之應

六十 陳祥道曰竹與銅玉其實雖殊其律注其餘皆補短雖大小圍數

律歷志第二

後漢書補注卷二十一

二

律歷中

賈逵論歷 承元論歷 延光論歷 始用三統歷 通鑑考異曰案三統歷劉歆所造云太初元年始

中太僕 宋本無 許淑 經典序錄云淑 改更 更宋志 太史待詔 應劭漢

失天益遠 考異曰王莽廢太初用三統歷 差天一日 差宋志 故召

編訖 李林 禁邑議曰李章皇帝用清河李林之言改 治歷 漢官曰太史待詔三

顧期立象 斗歷改憲 宋均保乾圖注曰三陽而陽備則宜改 折獄 以上有 於氣已逆 逆逆也未 歷時之義 蓋亦遠矣 蓋亦遠矣

獲成喜 獲上有備字書 以明子祖 當先太 司徒嚴勗 司徒屬

古黃帝夏殷周魯 孔穎達曰古時與歷遺戰國及秦而亡漢存六歷 日在建星 李氏云當時不知歲差故云耳至李淳風猶以冬至日

無餘分 其歲甲子朔旦日 凡八十餘年差一度 卽今斗星也 建星在斗上











用效日 沈約曰晉時史官答詔自漢故事以為日使必當于交每至其時申警百官以備日變故甲寅始有備牲之制無效貢之法古來黃帝顓頊夏殷周魯六歷皆無推日使變但有 絳領袖綠 絳袴練 漢官儀曰漢家赤 絳袴練 行齊著袴練 注內外

嚴警太史登靈臺伺候日變更伐鼓於門聞鼓音侍臣皆著赤幘 原注有闕誤從宋志校正徐廣曰救日使 注巡察守備 宋書禮志作 何察守備 下寬 文武官皆免冠著赤幘對朝服示威武也

大書 案侯霸傳每春下 皆須麥秋 案魯恭公傳元十五年案薄刑改用孟夏以故須麥秋此詔當在元十五年故事也

次前當神軒 漢雜事曰尚書官屬西除下在先 注建寧五年正月 建寧上 皇帝二字棟案此係熹平元年正月事是年五月始以建寧五月改元熹平蔡邕所記在改元以前袁宏不察遂列建寧五年于熹平之上又止載上陵一事公卿拜罷一無所考當合二年 注今見威儀 注就園陵而創焉 注陸西陸為神 為一年也 注久在園陵 注子宜載之 注正月旦作酒 注坐 陸西作階西 注子宜載之 注正月旦作酒 注坐 陸西作階西 注子宜載之 注正月旦作酒 注坐 陸西作階西

注翡翠各二十 注以鑑燧取水於月以火燧取水於日 一作陰燧火燧一作陽燧周禮攻工記日金有六齊金錫半謂之鑑燧之齊鄭元曰鑑燧取水火于日月之器也劉向曰準鄭注則水火之器皆以金錫為之先齋一

後漢書補注卷三

七

日有汗穢災變齋祀如儀 蔡邕集曰靈帝時詔召尚書問立春當齋迎氣東 郊向書左丞馮方歐殺指揮使于尚書西祠可齋 否得無不宜具對議郎臣豈博士任敏死罪對案禮上帝之祠無所為齋者所以致齋 不敢渙散其意宮室至大指使至微不至齋潔之處元和初禮無免齋宜以自潔交神明 本無嫌問祠日 注漢氏不拜日 儀如冠禮 開元禮曰用曹 以據 從五禮 又寬可齋無疑 注元鳥至 明堂月令曰元鳥至之 如禮謂廟也 正月 新儀作 皆於高祖廟 五禮精義曰土冠于廟諸侯于太 始耕 應劭漢官儀曰天子東耕之日親率三公九 卿教青車駕蒼馬公卿以下車駕如常法 注元鳥至 日祠于高禘以請子許 慎曰請子必以乙至之日者乙春分來秋 注三老五更皆取有首妻 三老 分去開生之候鳥帝少昊司分之官也 注男女完具 案男女完具者謂更老所生男女 曰羣司以君父子俱列三臺夫 注男女完具 備具非指長子劉昭駁之非也 扶 人納髮上為三老此其證也 注視桑於苑中 晉書禮志引漢儀云 苑麻 玉杖 玉杖常 自賓階至階 至下應 注視桑於苑中 皇后親桑東苑苑中 苑麻 婦人寓氏公主 苑麻一作苑於干實日公主者女 注獻於南觀 河南十二 之尊稱也苑麻婦人先蠶者也 注謂之禊也 謂之禊也故下 廣陽門皆絮於東流水上 蘇林曰陳留俗三月 引風俗通曰 注被禊於水濱 月令春分後桑柘始華句曰陽氣和愛蠶魚 時至將取以禊禊故因是桑柘于名川也 注自

魏不復用三日水宴者焉 沈約曰自魏以後但 禮儀志第五 禮儀中 立夏 請雨 拜皇太子 拜王公 桃印 黃郊 立秋 獵劉 案戶 祠星 立冬 冬至 臘 大儀 土牛 遣衛士 朝會

以次行零禮求雨 董仲舒曰廣陵女子詣巫母小大皆相聚其郭門外為小壇以 吏妻各往視其夫皆到即起雨澍而已○江都相仲舒下內史丞書從事其都問吏家在 百里內皆令人故行書告縣道妻視夫賜巫一月租使巫求雨復使巫相推擇祭淨易教 者祭說祝曰天生五穀以養人今五穀 注祭之以母飽 飽一作脫母音模禮記謂之 病旱恐不成謹進酒甘豉再拜請雨 注他皆如前 此下有神農求雨第十九日戊巳不雨命為黃龍又為大龍壯者舞之季 注煎金器 煎上有 注其神大昊 注他如前 他下有 注為四通之 壇 為上有 注祀禮如春 祀作祝北宋 注四時皆庚子日 皆下有以水日為龍 龍成而祭之四時 注緣其象類而為之 新論又云余雜日領年磁石不能其 皆以庚子之日 注緣其象類而為之 是何能拾針取芥子驗窮無以應 注

成帝二年 二北宋 拜諸侯王公之儀 漢舊儀曰冊皇子為諸侯王皆 書令臣器 儀射臣鼎 尚書臣旭 注人日宜哉 注卦 得承乾 北名也坤承乾 注宗正祖 劉祖字奉先南陽人見風俗通為郡屬曹吏 注 立貴人為皇后其往踐爾位 注脫一后字從 至立冬 徐廣曰漢制祀 執事所服各如方色百官不 還宮 乘輿四子 劉有繼劉云賈公彥曰漢時苑中 有繼劉即爾雅繼似狸 注狐腹 徐堅引說文曰與州北 劉殺也云立秋繼殺物 注狐腹 都月以月朝作食為腹祭 授之以玉杖 呂氏春秋 養老授杖杖行陳粥飲食高誘曰今之八月比戶賜高年鳩杖粉菜是也周禮大羅氏 掌獻鳩杖以養老又伊耆氏掌供老人之杖論衡曰七十賜王杖著鳩于杖末不著爵周 禮伊耆氏與杖即司農 玉杖長九尺 東漢士曰今本 日今時亦命之為王杖 不聽政 五經通義曰冬至所以養兵 禮與項籍擊京索開運靈符中時有鳩鳴其上追者 不聽政 養高放不行不聽政事 不疑遂得脫及即位異此為故作鳩杖賜老人也 諸王時變服 王北宋 注陰陽氣微 陰 故使八能之士 易通卦驗曰冬 龍之士或黃鐘或調六律或調五行或調律歷或調陰陽或調正德鄭元 注日致八能之士者言選于衆人之中取賢曉者使之調焉謂調和之也 或吹黃鍾

後漢書補注卷三 八

成帝二年 二北宋 拜諸侯王公之儀 漢舊儀曰冊皇子為諸侯王皆 書令臣器 儀射臣鼎 尚書臣旭 注人日宜哉 注卦 得承乾 北名也坤承乾 注宗正祖 劉祖字奉先南陽人見風俗通為郡屬曹吏 注 立貴人為皇后其往踐爾位 注脫一后字從 至立冬 徐廣曰漢制祀 執事所服各如方色百官不 還宮 乘輿四子 劉有繼劉云賈公彥曰漢時苑中 有繼劉即爾雅繼似狸 注狐腹 徐堅引說文曰與州北 劉殺也云立秋繼殺物 注狐腹 都月以月朝作食為腹祭 授之以玉杖 呂氏春秋 養老授杖杖行陳粥飲食高誘曰今之八月比戶賜高年鳩杖粉菜是也周禮大羅氏 掌獻鳩杖以養老又伊耆氏掌供老人之杖論衡曰七十賜王杖著鳩于杖末不著爵周 禮伊耆氏與杖即司農 玉杖長九尺 東漢士曰今本 日今時亦命之為王杖 不聽政 五經通義曰冬至所以養兵 禮與項籍擊京索開運靈符中時有鳩鳴其上追者 不聽政 養高放不行不聽政事 不疑遂得脫及即位異此為故作鳩杖賜老人也 諸王時變服 王北宋 注陰陽氣微 陰 故使八能之士 易通卦驗曰冬 龍之士或黃鐘或調六律或調五行或調律歷或調陰陽或調正德鄭元 注日致八能之士者言選于衆人之中取賢曉者使之調焉謂調和之也 或吹黃鍾



之律間筭 春秋感精符曰 或撞黃鍾之鍾 樂計圖微曰黃鍾生一一生萬 或

擊黃鍾之磬 阮述三禮圖引樂經云黃鍾磬前長 或鼓黃鍾之瑟 春秋感精符

長八尺 或擊黃鍾之鼓 春秋感精符曰用馬革鼓圓徑八尺一寸易通卦驗曰冬至

元曰馬坎 太子具樂器 太子當守宮 即守官 正德 易緯通卦驗曰夏至人主

類牛離類 注云謂大武 注必從八能之士 鄭元易卦通驗 注天文 鄭元通卦驗注曰

大夏大漢大武 行照天下冬至而數於於是 前日禮畢 曰北宋 大史

令八能士 本北宋 假亦作振史記淮南王傳海神曰以名男子若振女徐

善曰假之切切史記徐福曰 注桃弧棘矢 服虔左傳解詁曰桃所以迷凶

海神云若假女即得之矣 穴從僕射將之 穴當作允允從僕射請逐疫 莊子逸篇

能作虎 朱裳 穴從僕射將之 官名而隨切允散也 請逐疫 莊子逸篇

於雄黃曰逐疫出懸擊鼓呼噪何也曰黔首多疾黃帝氏立巫咸使之沐浴齋戒以通九氣

鳴鼓振鐸以動其心勢其形趨步以發陰陽之氣飲酒茹葱以通五藏擊鼓呼逐疫出懸

懸首不知以 甲作食列 案漢隸列即古文訓字玉篇曰列古文凶說文無 騰筒食

為懸果耳 後漢書補注卷三十一 九

不祥 藝文志有執不 祖門 一作祖明 共食盡 封禪書孫狗樂盡當說文曰泉桀

凡使十二神 論衡曰除客者除宅中客鬼也宅中主神有十二焉齊龍白 注捐

魘魅 指當作拍 注腦方良 薛綜注曰腦 注獠狂 蕭統漢書音義曰獠 注壘仲

游光 風俗通曰永建中京師大疫云厲鬼 設桃梗 論衡曰今縣官新桃為人立 注特

侯 何焯云特侯 饗遣故衛士儀 前書武帝紀建元元年秋七月詔曰衛士轉置送

正月行幸曲臺臨饗衛士如淳曰諸衛士更盡得代去 奏食舉之樂 白虎通曰王

故天子自臨而饗之後漢書衛士于南宮見東平王蒼傳 注皆陸觀庭燎 陸漢官

樂何樂食天下之太平高樓之饗也明天子至 注皆陸觀庭燎 陸漢官

尊非功不食非德不飽故傳曰天子食時事樂 注皆陸觀庭燎 陸漢官

薛綜西京賦注曰舍利 注雒陽宮閣傳云 傳北宋 注諸會食舉之樂 諸

獸名性吐金故曰舍利 注雒陽宮閣傳云 傳北宋 注諸會食舉之樂 諸

禮儀志第六 禮儀下 諸侯王列侯始封貴人公主妾

不豫 白虎通曰天子病曰 嘗藥監 嘗藥監六百 並禱求福 沈約曰後漢諸帝不豫

山頽川前陽河東東郡廣陵太守騎 范滂救梁注曰含口實禮緯曰天子舍用竹

祠五岳四瀆建司徒分諸郊廟社稷 珠璣侯用玉大夫用璧土用貝璧一作碧竹

使符 杜預春秋注曰符 東園祕器 漢書曰東園祕器梓宮 梓宮 風俗通曰

天子以梓宮者存時所居 治禮引三公 百官志治禮郎四十七人屬大行令東

緣生事也凡人呼棺亦為宮也 尚食 孝惠紀曰官官向食應劭曰尚主也舊有五尚

十七人主齋祠 尚食 尚食 尚食 尚食 尚食 尚食 尚食 尚食 尚食 尚食 尚食 尚食 尚食

損贊九賓之禮 尚食 尚食 尚食 尚食 尚食 尚食 尚食 尚食 尚食 尚食 尚食

小紅十四日織七日 服虔曰當言大功小 注為領緣織 織下有也字 注三

十六日而釋 服虔曰當言大功小 注為領緣織 織下有也字 注三

柩 周禮小祝置銘鄭眾注曰銘書死者名于柩 天子之

可馬法曰白載以木柩 阮氏梁正等圖云柩制若 二

人之神柩 載以木柩 今之几狹而長以承藏具 二 五升口徑一尺高二寸大

中身兒 覆以功布 三禮舊圖曰功布謂以天功之布長

下平底 覆以功布 三禮舊圖曰功布謂以天功之布長

二寸徑尺反爵 鴻洞 貨殖傳曰新樂千車船長千丈木于章漢書音義 立主如禮

者盡漆赤中 鴻洞 貨殖傳曰新樂千車船長千丈木于章漢書音義 立主如禮

祭禮志第七 祭祀上 光武即位告天 郊

祭禮志第七 祭祀上 光武即位告天 郊

注神道以通 以通作八 不謀同辭 今文大誓曰八百 黑帝位在壬亥

之地 案孝經緯梓神契曰周天玉衡六間曰大輿後斗指辰為立春辰寅卯卯乙辰與

鄭志引經與亦用此圖蓋 以像紫宮 史記天官書曰匡 通道以為門 封禪書

周祭以求相傳舊法也 以像紫宮 史記天官書曰匡 通道以為門 封禪書

禮儀志第六 禮儀下 諸侯王列侯始封貴人公主妾

後漢書補注 卷二二

六二九



注凡以神位者注謂負生於泰山注每世之隆注配林在泰山西南五里注泰

何事汗七十二代之編錄注謂負生於泰山注每世之隆注配林在泰山西南五里注泰

山君夫人漢時皆稱泰山府君注博士充曹充也建武中為博士恐非重命之義

命下徐堅引司注郭使者即堅八十一卷張衡集上李曰河洛五九注國家

注瑞命篇逸禮瑞命篇也注用輦高誘曰輦注曰命人發壇上石案持禮即治禮

注相參之數水經注曰殺水又逕明堂北中元元年立其基構上圓下方注相參之數

明堂水經注曰殺水又逕明堂北中元元年立其基構上圓下方注相參之數

祭祀志第八

祭祀中北郊 明堂 辟雍 靈臺 老子

後漢書補注卷三十一

也漢河徒馬官議曰夏后氏世室至顓子室故命以室殿人重屋屋顯于室故命以屋用

迎時氣禮器曰饗帝于郊鄭元曰今自永平中以禮識禮緯金支章

注堂階二等尚書大傳注助天樂元語曰西夷之樂注助天誅樂元語曰北夷

注行宏見光武十五傳龐雄注助天誅

祠老子於濯龍東觀紀曰祠用

設華蓋之坐東觀紀曰祠用

祭祀志第九

五官中郎將張純案本傳純時為大司徒涉戴逵行太守事侍祠風俗

父為昭案說文昭從人禘之言諦賈逵左傳解詁曰諦注諸廟神下

注設左右坐高后右坐蓋帝之左后之右也惟俎即儀禮所俎乃尸俎也注左

辨右辨辨讀如辨具之辨足上也注名曰惟俎惟俎注前上酒上下有注

當從者奉承承注太常撫或曰注使爾受祿于天云云惠學士曰

注駟騎將軍議可蕭子顯曰永平三年東平王蒼更衣哀紀曰更

敬宗敬宗紀三公分祭之鄭駁五經異義曰近漢諸幼小之帝皆不立廟而祭於

凡牲用十八太牢獨斷曰西廟五主東廟七主以饗為

後漢書補注卷三十一

祭祀下宗廟 社稷 靈星

五官中郎將張純案本傳純時為大司徒涉戴逵行太守事侍祠風俗

父為昭案說文昭從人禘之言諦賈逵左傳解詁曰諦注諸廟神下

注設左右坐高后右坐蓋帝之左后之右也惟俎即儀禮所俎乃尸俎也注左

辨右辨辨讀如辨具之辨足上也注名曰惟俎惟俎注前上酒上下有注

當從者奉承承注太常撫或曰注使爾受祿于天云云惠學士曰

注駟騎將軍議可蕭子顯曰永平三年東平王蒼更衣哀紀曰更

敬宗敬宗紀三公分祭之鄭駁五經異義曰近漢諸幼小之帝皆不立廟而祭於

凡牲用十八太牢獨斷曰西廟五主東廟七主以饗為

後漢書補注卷三十一

是追號為后者三章帝宋貴人曰敬隱后與北陵安帝祖母也清河孝惠皇后安帝母也

不列昭昭不列注迭毀元皇帝迭上脫去始建斯議罷黜

尊崇孝武歷稱世宗至孝成皇帝

不敢私其君若此其至也莫能

執正夏后之義故遂僭濫無有防限尊古復禮集作遵誠合

禮議禮議集孝明遵述遵述承秦所為也漢官儀曰秦始自起廢于皇創

承秦所為也漢官儀曰秦始自起廢于皇創

皆太牢具謂羊一牛一豕一也王制曰天子注三正曰

注孔有社無稷五祀之祭江都集禮引白虎通曰戶

注鄧義見魏志劉表傳作義

注三正曰

注三正曰

注三正曰

注三正曰

注三正曰

注三正曰



祭所并 祠先農于乙地 晉志引漢書云以乙日祠先農乃耕于乙地

天文志第十

天文上 王莽三 光武十三

軒轅始受河圖闕苞授 句 規日月星辰之象 案闕苞受河圖篇名見李善注文選闕苞作闕

使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 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神固

甘公 劉歆七略曰甘公字遂名德 災條 四三老袁其碑云災條備至許峻有易災條二卷

作五紀皇極之論 沈約曰伏生創記大傳五行之篇 注托身于月 許慎注

蔽於他也 他作地 是謂闕虛 惠學士曰平于精于天文而所著

下江新市賊 王常等本起新市後入南郡監口為下江兵也

張印 劉元傳注曰印 北入太微 李淳風曰行而 九虎將軍 九上有 金犯軒

轅大星 李淳風曰行而侵之曰犯石氏曰經過其 從太微出 未嘗去而 軫為

後漢書補注卷三

秦蜀 李贇學云得為秦蜀蓋非字也吳 公孫晃 晃一作光 曲陽臨平 皆

東井為水衝 衝一作衝春秋元命包 日東井八星主水衝也

天文志第十一

天文文 明十二 章五 和三十 三 陽一

貴人之牢 當云賤人之牢樂汁國徵曰連營 織女 荆州占曰織女一 楚王英

黨與 與字 孝明帝崩 袁紀作 交通知逆謀 漢律與罪人交關三日以 畢為

邊兵 春秋緯元命包曰畢 周地為東都 都作 攻蕪唐城 蕪西南夷傳作蕪樂永

閭道 荆州占曰閭道王 天格 格音皮音昭音訓詩緯曰格三星 朱徵 何奴傳注

海中占 秋文志海中星占十二卷 狼樓 樓和紀 心為天子明堂 春秋說題

十二月 安紀十二 沛王牙薨 牙當作正傳寫誤 乳母男 乳母男

劉喜 喜字書 尹就 兩尹就一 楊鳳 兩楊鳳一 馬市 洛陽記曰二市大市名也

曾於 於本紀 閏月戊子 案即顯傳 徐白 白西域 戎末 未鮮卑

天文志第十二

天文下 桓三十八 靈二十

宋謙 桓紀作 為女主憂 裴楷傳曰災與與黃星俱 左勝 勝漢桓紀及臣 河南

尹鄧萬 萬下脫 鄧魯 魯漢桓紀作會后 皆坐殺無辜 項殺小黃門趙津瑯殺

劉羣 羣本紀作節光 陳寅 寅本紀 郭勝 勝南陽人 周

人主改 蘇林曰歲星入太微人主改姓鎮星入太微內 鋒炎

指帝坐 指一 五行志第十三

五行志一 貌不恭 淫雨 服妖 雞鳴 青雀

注房有三道 易說卦曰震為大雷鄭氏注云國中三道曰 厥極惡 鄭注云生氣失

注洪範傳 共稱洪範傳則 傷則衝勝來乘殄之 前書五行志曰凡觀傷者

注方儲 謝承書曰儲字聖明丹陽 擁鬚 鬚依續漢 司徒韓

傳相汲引 傳讀 此服妖也

似雄但頭冠尙未變 何焯曰在侍中寺者北宮省臣將有雄化為雄者曹氏之祥

視之得玉鈎 視東觀 長七寸二分 分下東觀記有 靈帝光和元年 起以

殺太師董卓 何焯曰占在王允不在卓也袁書是李惟 注從人而更

注陽德殿 案本傳作 永嘉元年 何焯曰嘉 注平陽蘇騰 案本經注騰

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反封

侯 侯入后土祠等既受宜當受封天下咸言此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封公侯諸言之作正

後漢書補注卷三



請為諸君鼓龍胡 李因篤曰數者正狀其咽不敢誦言也...

不辟賢豪及大姓 平讀為病或云姓 讀為生與平叶...

千乘萬騎上北芒 李因篤曰言非侯王而繼之...

及劉表為牧 牧下有 至此逮八...

注呼云有大喪 州將三字 注去州數日...

陽嘉元年十月中 紀云十一月中字 深山全身...

厥災狼食人 災作 妖

五行志第十四 水火 草妖 羽蟲孽

厥咎舒舒 舒一 燒材木 順帝紀曰是歲起...

亭后 后本鄧猛青姓 氏與誅改姓為亭也...

後漢書補注卷三

南宮雲臺 何焯云靈帝紀時燒靈臺殿樂成殿此...

瓜同蒂 符瑞志曰東平陸有瓜異處...

草妖也 仲長統 官錄者也事見羊續及宦者傳...

注橋瑁 英雄記曰瑁字元偉元族子...

光和四年秋 案本紀及符瑞志...

五行志第十五 大木 水變色 大寒 雹

注卒於家 案紀平三年鍾離意上疏曰...

注嘉收葵客死骸骨 案若傳乃周嘉顯暢...

注流水化為血 流作 皆赤如血...

注言性不相害故曰樂也 陰

注流木化為血 流作 皆赤如血...

注嘉收葵客死骸骨 案若傳乃周嘉顯暢...

注卒於家 案紀平三年鍾離意上疏曰...

廢皇太子 京房易飛候曰小人踊躍無所...

大如雞子 東觀漢記云郡國大...

三年雨雹 紀京師及郡...

郡縣二十一雨雹 連雲子曰河南四縣雨雹如椽...

注雷以十一月起黃鍾 十一月復初九震也...

李固杜喬 京房易飛候曰雷雨霹靂上陵者逆先...

郡國二十蝗 河南及郡...

五行志第十六 地震 山崩 地陷 牛疫

稼穡不成 劉向洪範五行曰土者中央為內事...

武二十二年九月 案袁紀九月...

單于於除難鞬叛 案辛酉郡國九...

地震 京房易飛候曰地動冬有音以十二月者...

四年十月丁巳 帝紀曰...

爵號宋娥為山陽...

京師地震 案紀順帝...

辛巳京師地震 京房易飛候曰...

初平二年六月...

丙戌地震 獻帝春秋曰時董卓問蔡邕曰...

永康元年七月 案紀七月...

西羌大寇涼州...

長百八十二里 本紀六月丁...

永康元年五月丙午 紀作...

大風拔樹木 京房別對災異曰...

郡國四十八大風拔樹木...



招板... 收錄于平裏

五行志第十七

五行五... 射妖... 龍蛇孽... 馬禍... 人病... 疫... 投蜺

注淳于翼... 翼會稽上虞人也... 元和元年... 馮甘陵相

河南夫食婦... 千寶曰夫婦陰陽... 光初元年五月

黃門相賢等... 生兒兩頭... 無別二頭之

象... 兩頭共身... 凡十四日... 冢中

天投蜺... 易傳... 冢中

五行志第十八

五行六... 日中黑... 日赤無光... 日黃理

虛危齊也... 注多在晦行疾也... 其占重

戊子朔日有蝕之... 注建光二年... 前得敦朴

壬子晦日有蝕之... 注陳援... 勃海盜賊

日有暈抱白虹貫貫... 注建光二年... 初平元年

二月壬辰白虹貫貫... 符瑞志曰建安十

後漢書補注卷二十一

後漢書補注 卷二二

後漢書補注卷第二十二

蘇州府元和縣學生員惠棟撰

郡國一

河南 河內 河東 元農 京兆 馮翊 扶風

右司隸

注乃推分星次以定律度... 王伯厚案通典云國之分野上配天象始於

斗十一度... 費直起危十度... 自危十七度... 自危十七度

度... 自危十七度... 自危十七度... 自危十七度

度... 自危十七度... 自危十七度... 自危十七度

度... 自危十七度... 自危十七度... 自危十七度

度... 自危十七度... 自危十七度... 自危十七度

度... 自危十七度... 自危十七度... 自危十七度

度... 自危十七度... 自危十七度... 自危十七度

度... 自危十七度... 自危十七度... 自危十七度

度... 自危十七度... 自危十七度... 自危十七度

度... 自危十七度... 自危十七度... 自危十七度

度... 自危十七度... 自危十七度... 自危十七度

度... 自危十七度... 自危十七度... 自危十七度

度... 自危十七度... 自危十七度... 自危十七度

度... 自危十七度... 自危十七度... 自危十七度

度... 自危十七度... 自危十七度... 自危十七度

度... 自危十七度... 自危十七度... 自危十七度

度... 自危十七度... 自危十七度... 自危十七度

度... 自危十七度... 自危十七度... 自危十七度

度... 自危十七度... 自危十七度... 自危十七度























國澤曰小扶亭有泚水之  
漢陽 世本曰衛成公徙漢陽宋  
忠曰帝邱地名漢音下  
古昆吾國 世本曰陸終  
游國以名縣有昆吾亭  
昆吾者衛是宋忠曰昆吾國已姓所出  
清上 京相璠曰在縣東南  
三十里魏都尉治  
鉅城 京相璠曰在  
西南十五里  
本南燕國 世本曰姑姓杜預釋  
謂南燕伯國不知所出  
平陽亭 杜預曰在  
縣東北  
桃城 杜預曰在  
縣西南

戰國後曰拔燕東虛樵人  
司馬自曰在縣東三十里  
元曰今屬  
注白虎通曰帝嚳冢在城南臺陰野中  
諸本脫南字中  
頓邱縣  
東阿 水經曰有山曰  
清亭 京相璠曰在  
縣東北四十里  
濕水 前志及水經皆作濕說文作范郭  
濕從水濕聲詳見平原郡下  
臨邑有沛廟 前志作沛水經注沛沛清之廟也柳案風  
生述証記曰倉亭津在  
臨邑去東阿六十里  
有聶威 京相璠曰在縣東北三十  
里有故城城當作聶威  
樂平侯國故清  
尚書古文齊作沛當入沛

章帝更名 鄧元曰建初  
中更言也  
莘亭 京相璠曰在縣北  
十里故莘亭  
岡成城 水經注引  
衛公國  
本觀 前志作畔觀竹書紀年曰蔡惠成  
二年齊田壽帥師伐我國觀畔  
注威 釋例土地名曰威衛  
縣西威城在清河東  
竿城 鄧元曰在  
河北  
前書故發干城 城一作縣案兩志  
穀城 沈約曰前漢無魏土地記  
曰縣有穀城山山出文石  
注周首

亭 京相璠曰今濟北所治  
鄧元曰在縣北  
盧于城故齊周首邑也  
反音志作烏下聚  
章城 鄧元曰在縣  
東北五十里  
東平陸 西  
有下陸 詩張故屬東郡  
永平二  
年改屬  
注狗城 前志作狗城鄧元曰  
為春秋之須狗也  
注關鄉城中

諸本脫  
須昌故屬東郡 永元二  
年改屬  
注杜預曰須句古國在西北  
鄧元曰  
張杜說非也京相璠曰須句一國  
二城兩名蓋遷都須昌其本  
杜預曰任今任城縣司馬員曰春秋經桓五年天王使仍叔之  
子來聘梁經傳作任叔仍任叔相近則東平在古仍國也  
充父 劉伯莊包愷並音  
苦浪反司馬員曰  
舊音剛  
注郭亭 詩注城郭瑕  
注郭瑕城 今杜注作  
梁甫 一作父服  
虞曰云云

山在  
亭 前志作亭亭晉灼曰在首山在  
在 前志作在此與濟北  
之萊性邑實華曰萊人  
原山 鄧元曰在縣西  
潘水出 潘水無效或潘水  
之誤前志作潘  
蓋沂水  
出 杜預釋曰沂水出縣之文山南經環邪東海至下  
鄧元曰蓋首古管反說文曰沂水出山東入泗  
注司馬牛葬邱輿 諸本脫  
費 陸德明  
台亭 台勅才反又音  
牟故國 桓十四  
年來朝水經注曰汶水出縣西南山下俗謂之胡盧堆淮南  
注臣昭案濟北前漢

後漢書補注 卷二二三

之舊國 前漢除濟北國為北安縣屬泰山故志  
無濟北國本傳亦云分大山郡為國  
盧注齊鄭尋盧之盟 晉書曰縣  
平陰城 京相璠曰在防門平陰三里  
光里 京相璠曰在防門北齊人言  
廣音與光同即春秋廣里也  
景茲山  
左傳作京茲杜預  
清亭 杜預曰在縣東  
蛇邱 反又如字  
遂鄉 京相璠曰在蛇  
邱東北十里  
下謹亭  
鄧元曰今俗謂夏  
成本國 案前志泰山有式縣  
即成國傳寫誤也  
注東平剛父縣 羅莘曰郡有剛  
之剛平 前志作在音士說又曰從從草  
剛 史記穰侯傳曰伐齊取剛壽徐廣曰即  
無剛父在平 在聲清北縣也孫福曰俗作在  
剛 濟北剛縣也京相璠曰縣西四十里有  
剛亭剛  
甲父亭 昭十六年徐人路  
注縣西有西防城 諸本脫下西字案本  
尺善反  
緡 十二州志曰緡行曰余登東緡以望宋都緡音曼司馬員  
緡曰小顏音非也杜預曰在昌邑東南臨氏音亡巾反  
鉅野 尚書大傳曰鉅野  
故今屬  
注縣西有咸亭 西一  
注郎亭 鄧元曰有郎亭  
高平 鄧元曰有郎亭  
故案前志作  
山陽  
志作案案東平  
茅鄉城 京相璠曰縣  
王傳亦作案  
湖陸故湖 前志  
陵章帝更名 鄧元曰元  
注費亭城魏武帝初所封 何焯曰案費亭仍費縣  
故封注誤引地道記  
南平陽 竹書紀年曰梁  
年齊田盼及宋人伐我東郡  
平陽懷案河東有平陽故如南  
注哀七年囚邾子

負瑕 當注瑕  
方與 晉灼音  
注盟于唐杜預曰在西南  
云在縣北  
魯侯  
觀魚臺 鄧元曰臺高二丈  
泥母亭 杜預曰泥  
頭如甯  
注重館 鄧元曰在  
防東 前志  
鄧元曰春秋之負瑕也  
金鄉 沈約曰  
鄧元曰在縣北  
注故冢今在 司隸校尉府城家也  
定陶 徐廣作定陶案劉向七畧曰古文或誤以典為  
與以陶為陰如此類多是也王劭曰有魏冉冢  
本曹國 杜預釋周世族譜曰曹  
後也武王封之陶邱  
古陶堯所居 說文曰陶邱在濟陰有堯城  
今濟陰定陶是也  
注陶邱亭是 鄧元  
子以為 小顏  
煮棗城 前書樂哈傳從攻項籍屠煮棗晉灼曰地理志今清河有  
益邱也 音勸  
成陽 有堯冢帝王世紀曰堯葬縣西  
其地當在大河之南非清河之城縣但未詳其處  
耳枕實案宛句有煮棗城此正在大河之南也  
注曰成陽山下有煮棗城此正在大河之南也  
鹿城鄉 鄧元曰春秋之鹿上也杜預  
句陽 句古  
有垂亭 京相璠曰句陽縣小城  
鄧元曰在縣北

城 說文曰鄧元曰在縣北  
充州刺史治此  
運城 春秋傳成十六年公自沙隨還待于鄆京相  
陸氏曰或古真  
成武故屬山

後漢書補注 卷二二三

後漢書補注 卷二二三

後漢書補注 卷二二三

後漢書補注 卷二二三

後漢書補注 卷二二三

後漢書補注 卷二二三

後漢書補注 卷二二三

後漢書補注 卷二二三

後漢書補注 卷二二三

後漢書補注 卷二二三







百枝萊君桐 晉志曰百支萊王桐又黃縣注南有樽犬 音披前志作夜  
披過鄉 過音戈寒泥之子 盧鄉 陰作盧 黔陬 留反章昭音 注計基城 計  
即前志計斤縣 葛盧 無不期 若謂作不期誤也三齊略記曰不其城西有萬歲  
如淳曰斤音基 齊國 臨甯 解道彪音記曰臨甯城 渠邱 渠邱無知邑 昌國  
水水北有葛盧 齊國 臨甯 解道彪音記曰臨甯城 渠邱 渠邱無知邑 昌國  
鄒子曰魯會水出縣之 古邾邑 邾音蕭 廣 出爲山一名涓水 般陽 宛 羅必曰  
封地城爲苑侯今南陽宛也邾縣 南就聚 鄒元曰在 東武亭 春秋之武城也  
曰武武以有湯爲別都謂之南都 南就聚 鄒元曰在 東武亭 春秋之武城也

有長山曰方城 前志及水經注皆云葉有長城號曰方城晉志曰有長城山號曰  
界南北聯落數百里號爲方城一謂之長城則長山當作長城也又唐勒奏土論曰我  
楚也世鎮南土自越以至葉垂去萬里故號曰萬城案此則方城本萬城轉作方字遂說  
爲方 卷城 卷音權又 新野 說文曰 注故唐國 春秋傳文十二年楚子使告唐惠  
也 魯縣有 西鄂 說文曰 魯陽 本傳有陽泉鄉盛宏之曰 魯山 魯元曰桓樹縣水出魯  
上唐而南 注牛蘭山 魯元曰牛蘭山 雙 舞陰邑 說文曰有舞陰又云 比陽  
合牛蘭水 水所發也 雙 舞陰邑 說文曰有舞陰又云 比陽

比一作此 雅曰漢水在此 復陽 前志曰胡陽縣之樂鄉也元帝元延二 棘陽 說文作棘陽 湖  
陽邑 荆州記曰春秋魯國樂重之邑也竹書紀年曰楚共王會宋平公于 隨 世本曰隨  
湖陽周地國記曰光武所封外祖樊重邑又光武姊爲湖陽公主 隨 國姓釋  
例土地名曰隨 育陽邑 本傳作清山海經曰汝水出焉南 陰 說文曰鄧  
國在楚之東 育陽邑 本傳作清山海經曰汝水出焉南 陰 說文曰鄧  
音管蕭何國大縣地理志曰鄧 杜預曰在縣 鄧 郭璞音離鄧生音歷  
武帝建安中分南陽立南鄉鄧 南河水之北 鄧 玉篇音鄧的切又音請 注仰飲此  
水 諸本訛 穰 說文作鄧云有鄧 注鉗盧 李善引杜預表曰所領都曲皆居  
有參亭見 注南都賦所稱 南都賦曰松子 筑陽 築音竹 順陽侯國故博山

案前志哀帝 成都 襄鄉 沈約曰前漢無 南鄉 前漢無 注商於之地 水經注  
置明帝復舊 成都 襄鄉 沈約曰前漢無 南鄉 前漢無 注商於之地 水經注  
逕流兩縣之間歷于中 章密鄉 前志及水經注皆作密陽鄉云古商密之地杜  
之北所謂商於者也 章密鄉 前志及水經注皆作密陽鄉云古商密之地杜  
亭 竹書紀年曰王賈孫何使楚 析 武關 春秋之 南郡 本傳建初三年徙封彭  
和二年 江陵 說文曰鄧楚都 秭歸 袁山松郡志曰屈原有秭歸問原放逐亦來歸  
復舊 江陵 說文曰鄧楚都 秭歸 袁山松郡志曰屈原有秭歸問原放逐亦來歸  
志曰有鄧鄉故 中盧 春秋傳曰盧戡蔡杜預曰今 注五部兵 五部漢之兵也見  
箋子剛楚滅之 中盧 春秋傳曰盧戡蔡杜預曰今 注五部兵 五部漢之兵也見

有五城縣漢時置五會發五縣民尉 注那口城 那乃多反一作 縣東南有權  
部主之故號五部兵見華陽國志 注那口城 那乃多反一作 縣東南有權  
城 依杜注 華容 杜預曰有 雲夢澤在南 亡賈反 注州國在縣東  
南 依杜注 華容 杜預曰有 雲夢澤在南 亡賈反 注州國在縣東  
有巴邱湖江南之夢也 詩本傳維依 印 前志及本傳皆作印說文曰從邑已聲  
注羅國 羅熊姓都 沈約曰都漢舊縣屬南郡都督都魯太康地志作都魯 荆山 春  
傳子革曰我先王熊繹辟在荆 丹陽聚 世本曰楚靈熊居丹陽武王徙  
山注曰在縣東四百步習擊南 丹陽聚 世本曰楚靈熊居丹陽武王徙  
曰宜都郡治在縣東四百步習擊南 丹陽聚 世本曰楚靈熊居丹陽武王徙  
郡枝江以西爲臨江郡建安十五年劉先生改爲宜都 虎牙山 荆州圖曰石文  
限山 郡志作限 西陽 晉書地理志 郢 文從邑聲 注冥隄之塞徐廣云卽  
此縣也 史記音義曰冥隄或言在 竟陵 杜預曰縣有日水出 鄖鄉 鄖本亦作  
立章山 案前志及晉 沙羨 晉灼音夷晉志曰有 下雉 前志無雉被謂淮南王曰守  
鄂 九州記曰 平春 沈約曰前漢無說 南新市 前志無隄案中山泉陵 晉志曰  
今武昌也 平春 沈約曰前漢無說 南新市 前志無隄案中山泉陵 晉志曰

云古賈之 注有雍水 湘中記 注有表 當作 水有來 當作 水 九疑山 高  
以縮酒 注有雍水 湘中記 注有表 當作 水有來 當作 水 九疑山 高  
曰山在蒼梧馮乘縣東北零陵之 夫夷 沈約曰扶縣漢書縣至晉曰夫夷屬  
南文類曰山半在蒼梧半在零陵 夫夷 沈約曰扶縣漢書縣至晉曰夫夷屬  
長沙 案前志夫夷本屬零陵長 湘鄉 沈約曰 蒸陽 前志作 林 志曰日  
華水出縣華山西至 注一年三收 收何焯 耒陽 說文作耒 陰山 沈約曰陽  
湘南縣入湘音嶽 含漚 水經曰縣南有漚浦圖說文曰漚 漚陽 蘇林曰漚音  
後漢曰陰山案前志亦 含漚 水經曰縣南有漚浦圖說文曰漚 漚陽 蘇林曰漚音  
有陰山縣沈說非也 含漚 水經曰縣南有漚浦圖說文曰漚 漚陽 蘇林曰漚音  
反 曲江 湘州記曰有銀 屏陵 應劭曰屏音陵說文曰 注其上名曰天門 沈約  
高以弩仰射不 鐔成 淮南子曰鐔鐔成之嶺高誘曰縣西南接 沅南 元曰縣在沅  
至其上名天門 鐔成 淮南子曰鐔鐔成之嶺高誘曰縣西南接 沅南 元曰縣在沅  
名馬援討 作唐 沈約曰前漢無縣元 攸 前志注音攸史記王子侯表有攸  
鄉所築也 作唐 沈約曰前漢無縣元 攸 前志注音攸史記王子侯表有攸  
前志作茶師 安城 前志及州郡 鄖 十三州志曰大別水南出耒陽縣太 醴陵 前志  
古音文加反 安城 前志及州郡 鄖 十三州志曰大別水南出耒陽縣太 醴陵 前志  
春注漢官曰刺史治 鄖 鄖野王與地志曰先理歷 浚道 浚一  
風俗通作 成德 水經曰有廣陽鄉 西陽 前志無西案下 鍾離 世本曰鍾  
唐居山 成德 水經曰有廣陽鄉 西陽 前志無西案下 鍾離 世本曰鍾

後漢書補注 卷二二三

後漢書補注 卷二二三

後漢書補注 卷二二三

後漢書補注 卷二二三

後漢書補注 卷二二三

後漢書補注 卷二二三

後漢書補注 卷二二三

後漢書補注 卷二二三

後漢書補注 卷二二三

後漢書補注 卷二二三

後漢書補注 卷二二三

後漢書補注 卷二二三

後漢書補注 卷二二三

後漢書補注 卷二二三

後漢書補注 卷二二三

後漢書補注 卷二二三







南海 蒼梧 鬱林 合浦 交趾 九真 日南

右交州

漢中郡 沈約曰漢中秦立建安二十年魏武平張魯南鄭水經注曰昔魯傳云南鄭

防祠 華陽國志曰山名扶木有唐公房祠漢碑亦作房故阮瞻作防靈壽曰靈法房

別置新城郡 亦趙縣為新城郡治也 注初平六年趙穎分巴為二

三十一萬六千九百一十口百八萬六千四十九 華陽國志曰永興二

石渠 說文曰石渠水出縣西南入江華陽國志曰有石渠 胸忍 常璩曰在巴東郡西

胸忍 常璩曰在巴東郡西 石渠 說文曰石渠水出縣西南入江華陽國志曰有石渠

後漢書補注卷三

十

胸忍云地下多此忍因以為 注山有大小石城勢者 勢者二 并關 本傳李熊

名胸又作胸音小顏音助 注山有大小石城勢者 勢者二 并關 本傳李熊

守巴郡距并關之口章德以為 臨江 華陽國志曰巴郡東四百里接并關忍三巴記曰初平六

在硤州巴山縣詳見公孫述傳 注漢時赤田軍常取其民 華陽國志曰赤田未詳據乘

積 華陽國志曰郡東四 注漢時赤田軍常取其民 華陽國志曰赤田未詳據乘

勇多強穰之民漢時赤田軍常取其民則赤田當 壑江 沈約曰壑江建武六年度巴西

作赤田言漢時赤田軍常取其民則赤田當 壑江 沈約曰壑江建武六年度巴西

志曰縣有桑蠶牛馬墊依 充國永元二年分閬中置 沈約曰地理志巴郡有

說文當作桑從衣秋聲 充國永元二年分閬中置 沈約曰地理志巴郡有

帝二志 漢昌 何承天志作漢豐聚華陽國志別有漢豐縣 廣漢郡 華陽國志曰王

不問 漢昌 何承天志作漢豐聚華陽國志別有漢豐縣 廣漢郡 華陽國志曰王

孫述名 雒州 華陽國志曰郡本治緇鄉安帝永和中陰平漢中 注水通巴漢 案

曰子嗣 雒州 華陽國志曰郡本治緇鄉安帝永和中陰平漢中 注水通巴漢 案

志云水通于 什邡 說文曰什邡從邑方聲華 廣漢 說文曰 德陽 沈約曰 蜀郡 華陽國

帝以汶江廣慶廣柔三縣 健為郡 健亦作健 注劉璋分立江陽郡 建安十八

武陽 華陽國志曰有朱遵祠 牛鞞 華陽國志曰去郡 南安 華陽國志曰

山一山而五里 今蜀都賦注曰一山有五重 注裴眉山 華陽國志曰山有

蕪道 郭義恭廣志曰縣出屬骨黃魚膏 注玉岳蘭 水經注曰縣有蜀王兵關關與

注有方山蘭祀 諸本脫 荷節 前志無何氏曰 南廣 華陽國志曰自樊道至朱

及羊官水又有 漢安 華陽國志曰郡東五百里有鹽 故且蘭 常璩曰且蘭

牛叩頭馬擗坂 漢安 華陽國志曰郡東五百里有鹽 故且蘭 常璩曰且蘭

日有就津安樂 營 玉篇音 母斂 華陽國志 夜郎 華陽國志曰有

華陽國志 漏江 華陽國志曰縣 句 叮 華陽國志曰故句叮王國名也其置

前志及水經 越嶲 孟康 注華陽國志曰河有嗒雋山 今志無之當有脫誤

又有温水 穴冬夏常熱 華陽國志曰其溫可 靈關道 劉勰曰靈關山

名靈臺登 何氏曰前志靈臺應劭曰 注山有磐火燒成鐵 今華陽國志曰山

道將臺登 今曰臺高登當作高也 注山有磐火燒成鐵 今華陽國志曰山

剛利馬 卑水 孟康音班華陽國 三縫 前志縫作 注度瀘得蛤縣 今華陽

賦登是也 卑水 孟康音班華陽國 三縫 前志縫作 注度瀘得蛤縣 今華陽

精於 注故漢人邑也 劉伯莊曰漢在華南南至漢水周書王 元馬河 華陽

及水經注皆作天馬河案隸書天字 今其有天馬運 今在祠以羊一作

有似元者故誤作元見無極山碑 今其有天馬運 今在祠以羊一作

羊祠之案下文云河中見 河中見子 子字誤今華陽 土地特產好羣牛 今華陽

存文不應重出當有新誤 河中見子 子字誤今華陽 土地特產好羣牛 今華陽

土地特產 定祚 常璩曰祚祚也汶山曰夷南中曰見明漢嘉越 關 沈約曰關漢

車牛也 定祚 常璩曰祚祚也汶山曰夷南中曰見明漢嘉越 關 沈約曰關漢

作關惟華陽國 蘇示 示當作示 大祚 常璩曰 滇池有池澤 漢周異物志曰大

志作關未詳 蘇示 示當作示 大祚 常璩曰 滇池有池澤 漢周異物志曰大

水乍深廣乍淺狹似 注淮有蜩 華陽國志曰山無石 勝休 沈約作勝休 裝山

如倒流故俗云滇池 注淮有蜩 華陽國志曰山無石 勝休 沈約作勝休 裝山

後漢書補注卷三

十一

剛利馬 卑水 孟康音班華陽國 三縫 前志縫作 注度瀘得蛤縣 今華陽

賦登是也 卑水 孟康音班華陽國 三縫 前志縫作 注度瀘得蛤縣 今華陽

精於 注故漢人邑也 劉伯莊曰漢在華南南至漢水周書王 元馬河 華陽

及水經注皆作天馬河案隸書天字 今其有天馬運 今在祠以羊一作

有似元者故誤作元見無極山碑 今其有天馬運 今在祠以羊一作

羊祠之案下文云河中見 河中見子 子字誤今華陽 土地特產好羣牛 今華陽

存文不應重出當有新誤 河中見子 子字誤今華陽 土地特產好羣牛 今華陽

土地特產 定祚 常璩曰祚祚也汶山曰夷南中曰見明漢嘉越 關 沈約曰關漢

車牛也 定祚 常璩曰祚祚也汶山曰夷南中曰見明漢嘉越 關 沈約曰關漢

作關惟華陽國 蘇示 示當作示 大祚 常璩曰 滇池有池澤 漢周異物志曰大

志作關未詳 蘇示 示當作示 大祚 常璩曰 滇池有池澤 漢周異物志曰大

水乍深廣乍淺狹似 注淮有蜩 華陽國志曰山無石 勝休 沈約作勝休 裝山

如倒流故俗云滇池 注淮有蜩 華陽國志曰山無石 勝休 沈約作勝休 裝山

前志作 石室山 前志及華陽國志皆 監町 北宋本 山 華陽國志皆云在縣東南







注上黨記曰潞濁漳也潞州沒猗氏前志作潞水經作猗猗文云穀遠

注上黨記曰有羊頭山崇水經在太泌水所出泌當作沁沁元曰水晉

陽本唐國張曼曰美為唐侯國于中山唐縣則唐是中山縣名既為天子乃治有龍

山晉水所出淮南子曰晉出龍山高誘曰在注梗陽梗音古界休有界山

有縣上聚袁山松郡國志縣有介山有縣上榆次注左傳謂塗水春秋傳

八年封徐吾為塗水大夫杜預曰榆次也前志作涂又左傳云石鑿壺史記作鑿壺水

言于晉魏倫履慶曰魏晉邑榆州里名也鄉元以為即縣之榆次說文曰從邑鳥聲字林音乙

鑿地作渠以灌晉陽城因聚土為壘而止其上故曰壘壘也說文曰從邑鳥聲字林音乙

唐反嗣朝音注韓信破夏說於鄆東諸本脫注徐廣曰音於庶反今史

厭佚之飲徐廣音孟前志作孟案劉陽曲晉地道記曰黃河千里一曲此當其陽故祁呂忱字

鳥古反孟茂傳亦從孟陽曲曰陽曲十道志曰後漢末于此置九原縣祁林音上

尸反又慮虎小顏音白土史記韓王信與其將白土人曼邱離石水經注曰司馬彪

巨反慮虎慮夷白土臣王莚等立趙苗裔趙利為王離石水經注曰司馬彪

美稷水經注曰渭水出縣東美人因水以氏中陽說文曰馮水出前志

之冲帝時羌滿孤奴歸化蓋其渠帥也中陽縣北河南入河益蘭前志

司馬貞曰前志作圖續漢志及太康地志並作圖漢平定銘銘曰平周金銅銘重十六斤

八兩背文云平定五年受圖陰薛向功曰此銘先藏平周後歸圖陰復以授平定故再刻

銘耳所謂五年者當是景帝以前未有年號時也顏師古曰圖字本作圖圖在圖水之陰

因以為名王莽改為方陰則是當時已誤為圖字其說出于鄭道元注水經今案茲器當

時所刻力為圖字然則師古何所依據遂以為圖乎亦應說也案劉寬碑陰亦作九原

圖續漢志不應作圖司馬所據本非也棟案顏師古之說皆本章昭三舍仍作圖也九原

鳥桓傳有父國父前志河陰前志宜梁前志曼栢漢官儀曰永平八年初置

高渠谷父國父前志河陰前志宜梁前志曼栢漢官儀曰永平八年初置

箕陵何焯曰前志有成樂魏土地記曰雲中城東八十武成前志中陵故屬雁

門十三州志曰善無縣南七十五里陰館沈約曰前漢作觀後漢作注句注伏儀

包恒音鈞服虔音拘武州崔浩曰平城道西百里有武州城州一作周汪陶前志

劇陽十三州志曰陰館平城注前書高帝被圍白登孫暢之述畫曰漢

領其民合以為新興郡十三州志曰漢末大亂匈奴擾邊自定襄以西盡棄中

雁門之間遂至建安中丞相曹公集荒郡之戶以為縣

聚之九原界以立新興涿應劭曰縣東五十里故安易水出水經曰出縣

郡領九原等縣屬并州涿有陽鄉亭後分為縣故安易水出之關鄉西山電水

出電元曰世祖令朕況擊故安西山賊吳北新城沈約曰前漢屬中山案前志作成

縣也方城王肅曰有有臨鄉地理風俗記曰縣南十里又有有督亭孫暢之述

地國言燕太子丹使荆軻刺秦入秦秦王殺軻亦絕滅注承光八年復諸本皆作

李彤地理書載上古聖賢家地記曰晉亢地在涿郡注承光八年復諸本皆作

承元亦非薊國都石宮魏土地記曰縣東十里有高梁水薊說文作薊讀若薊

薊亦非薊國都石宮魏土地記曰縣東十里有高梁水薊說文作薊讀若薊

桑乾魏土地記曰代城北九十道人十三州志曰在高柳東北八十里地理風俗記

北五十里有參當城應劭曰城西北四十里有且如馬城十三州志曰在高

合鄉故縣也當城城又西北有延陵鄉皆故縣馬城柳東二百四十里班氏

十三州志曰在郡西南班氏力干城孟康音權精說文曰氏讀又若銀北平邑十三

百里北俗謂之去留城班氏十三州志曰在高柳南百三十里俗謂之苦北平邑十三

曰在高柳南八十里俗謂之飛東安陽應劭風俗記曰五原平舒魏土地記曰在代

廣城案前志作平邑後漢加北東安陽有西安陽故此加東平舒城西九十里鄭元

日郡夷水出焉即代魏土地記曰城南注于實搜神記云云案水經注說

周禮鳴水之川也代四十里有飛狐關注于實搜神記云云本盧子幹也注

東城應劭曰城徙西南去故代上谷郡晉書地道記曰郡在谷沮陽孟康音相魏

東八十里有牧牛山下有九十九潘魏土地記曰在下洛城西南四十里魏土地記曰

泉東北六十里有大湖山小湖山潘魏土地記曰在下洛城西南四十里魏土地記曰

十里應劭漢官曰永平八年初置鳥桓校尉屯廣寧魏土地記曰在下居庸高誘曰

此何碑定作解案後漢自作前改之無據廣寧魏土地記曰在下居庸高誘曰

沮陽之東通運都關九塞之一也唯脊孟康音涿鹿魏土地記曰在下注畫九

元曰居庸關在沮陽城東南六十里唯脊孟康音涿鹿魏土地記曰在下注畫九

城魏土地記曰注在鼓城南前書刑法志曰黃帝有涿鹿之戰鄭德曰在彭城

後漢書補注

卷二二三

六四五



曰北伐山戎制令支斬孤肥如高帝六年封蔡寅為侯國世十四世祖也注碣石之山編水出

焉後漢龍圖閣文類云襄平水經曰大遼水出塞外白侯城何焯曰案下侯

不當仍何焯曰漢郡有安平故汶前志注山海經曰遼水出白平

東郭璞曰出塞銜白平山案今山海經云遼水出塞東銜阜山名轉寫既

亦作白平西蓋鳥東夷傳當作馬朝鮮山海經曰在列說文淇水水經及前

十三州志曰在樂浪占蟬遂城前志作成晉志曰列口張晏曰朝鮮有泗水泗

疑樂浪朝鮮取名于此方音曰朝鮮鑊方淇水縣三州志曰縣在那東樂都前志

昌遼故天遼屬遼西前志遼西無天遼縣案關三州志曰遼東屬國都尉

則昌遼當作昌黎天遼當作父黎近時崑山顧君炎武撰日知錄于昌黎一條下紛紛辨

論會未覺悟交黎之即昌黎也又案通鑑注曰昌黎漢交黎縣屬遼西後漢屬遼東屬國

都尉則知胡氏所見之本尚未詳也賓徒前志作徒音無慮顧炎武曰案遼有無慮縣此

也晉志曰昌黎漢屬遼東屬國都尉廣鬱水經曰溫水東中溜前志作溜

人傳寫誤耳晉書曰鮮卑復攻扶黎營注曰扶黎縣屬遼東屬國故城在今營州東南今兩

漢志無扶黎縣而遼東不應有兩無慮必扶黎之誤也又案鮮卑傳曰鮮卑寇遼東屬國

校尉耿種屯遼東無慮城拒險瀆徐廣曰昌黎有險瀆縣巨賈番禺張勃吳錄曰縣有

之明屬國扶黎不作無慮也博羅沈約曰博羅二漢皆作博字晉太康地志作博注自會稽浮往博羅山

何焯曰案此則班固本書皆作博字晉太康地志作博增城沈約曰增城鬱林廣州記曰建安二十三年

羅子衍揭陽增城前漢無鬱林廣鬱水經曰溫水東中溜前志作溜

山吳錄地理志曰鬱之起其毒殺人者有冷石廣鬱水經曰溫水東中溜前志作溜

定周前元曰增城縣水東注于增食前元曰領方沈約曰吳注建安二十

五年五一臨元前志及州郡朱崖前志作交趾郡揚子與物志曰交趾有橋官長

約曰建安八年改為交州治蒼梧羸陵沈約曰羸力知反小願定安前志作安定林

廣信縣十六年徙治南海番禺縣羸陵沈約曰羸力知反小願定安前志作安定林

定紀東莞郡州荀漏州郡志羸冷羸陵文作羸從米曲陽前志及州郡志

前志作羸無功前志作無切馬日南郡論衡曰日南之郡去徯且萬里徙民還者

古歌字無功前志作無切馬日南郡論衡曰日南之郡去徯且萬里徙民還者

也度之復南萬里日在口之南是西卷前志朱吾晉書地理志曰盧容康泰扶南

後漢書補注卷三

六

置郡國二晉志曰任城吳郡何焯曰順帝和帝置三濟北凡郡國百五

省前漢八分置五改舊名七因舊九十六少前漢注帝王世紀永嘉二年

凡郡國百有八也棟案前漢郡國一百一十一也嘉無二年古今注光武中元二年今注三字

五百八十六萬五百七十三近本皆

後漢書補注卷三

七



續漢志補註卷二十四

蘇州府元和縣學生員惠棟撰

百官志第二十四

百官一 太傅 太尉 司徒

昔周公作周官

即周禮六篇非 注劉千秋 對千秋即劉珍也文苑 注皆隨

律令在理官

前書禮志曰叔孫通所撰禮儀與律 注邑子 人故云邑子 太

傅

漢書百官表曰太傅古官也傅者覆也周成王時康叔為之唐初用王陵金印

注太師古官也

漢書百官表曰太師古官也傅者覆也周成王時康叔為之唐初用王陵金印

注太師古官也

漢書百官表曰太師古官也傅者覆也周成王時康叔為之唐初用王陵金印

注太師古官也

漢書百官表曰太師古官也傅者覆也周成王時康叔為之唐初用王陵金印

注太師古官也

漢書百官表曰太師古官也傅者覆也周成王時康叔為之唐初用王陵金印

注太師古官也

漢書百官表曰太師古官也傅者覆也周成王時康叔為之唐初用王陵金印

注太師古官也

漢書百官表曰太師古官也傅者覆也周成王時康叔為之唐初用王陵金印

注太師古官也

漢書百官表曰太師古官也傅者覆也周成王時康叔為之唐初用王陵金印

注太師古官也

漢書百官表曰太師古官也傅者覆也周成王時康叔為之唐初用王陵金印

注太師古官也

漢書百官表曰太師古官也傅者覆也周成王時康叔為之唐初用王陵金印

注太師古官也

漢書百官表曰太師古官也傅者覆也周成王時康叔為之唐初用王陵金印

注太師古官也

漢書百官表曰太師古官也傅者覆也周成王時康叔為之唐初用王陵金印

注太師古官也

漢書百官表曰太師古官也傅者覆也周成王時康叔為之唐初用王陵金印

注太師古官也

漢書百官表曰太師古官也傅者覆也周成王時康叔為之唐初用王陵金印

注太師古官也

漢書百官表曰太師古官也傅者覆也周成王時康叔為之唐初用王陵金印

注太師古官也

漢書百官表曰太師古官也傅者覆也周成王時康叔為之唐初用王陵金印

注太師古官也

漢書百官表曰太師古官也傅者覆也周成王時康叔為之唐初用王陵金印

注太師古官也

漢書百官表曰太師古官也傅者覆也周成王時康叔為之唐初用王陵金印

百官志第二十五

百官二 太常 光祿勳 衛尉 太僕

太常卿一人

卿衆周禮注曰唐虞歷三代以宗官與國之禮與其祭記漢之太常是

中二千石

漢書百官表曰中二千石 秩一歲滿二千石 漢官儀云中二

察行陵廟

齊職儀曰王制云西京太常行陵廟 秩一歲滿二千石 漢官儀云中二

太史令

漢書百官表曰太史令 秩一歲滿二千石 漢官儀云中二

博士十四

漢書百官表曰博士十四 秩一歲滿二千石 漢官儀云中二

太子樂令

漢書百官表曰太子樂令 秩一歲滿二千石 漢官儀云中二

行掃除丞

漢書百官表曰行掃除丞 秩一歲滿二千石 漢官儀云中二

光祿勳

漢書百官表曰光祿勳 秩一歲滿二千石 漢官儀云中二

注胡廣曰勳猶聞也

易曰為聞寺 漢書百官表曰光祿勳 秩一歲滿二千石 漢官儀云中二

注大樂律

漢書百官表曰大樂律 秩一歲滿二千石 漢官儀云中二

注大樂律

漢書百官表曰大樂律 秩一歲滿二千石 漢官儀云中二

注大樂律

漢書百官表曰大樂律 秩一歲滿二千石 漢官儀云中二

注大樂律

漢書百官表曰大樂律 秩一歲滿二千石 漢官儀云中二

注大樂律

漢書百官表曰大樂律 秩一歲滿二千石 漢官儀云中二

注大樂律

漢書百官表曰大樂律 秩一歲滿二千石 漢官儀云中二

注大樂律

漢書百官表曰大樂律 秩一歲滿二千石 漢官儀云中二

注大樂律

漢書百官表曰大樂律 秩一歲滿二千石 漢官儀云中二

注大樂律

漢書百官表曰大樂律 秩一歲滿二千石 漢官儀云中二

注大樂律

漢書百官表曰大樂律 秩一歲滿二千石 漢官儀云中二

注大樂律

漢書百官表曰大樂律 秩一歲滿二千石 漢官儀云中二



中散大夫注比二千石 光武中 齊職儀曰奏置中散大夫屬郎中

諫議大夫 令無常員多至數十人掌論議

議郎 漢舊儀曰議郎秩比六百石特徵

謁者僕射 漢官儀曰謁者僕射秩六百石冠高山言其於莊高故以高山為號

者三十人 漢官儀曰謁者僕射

衛尉 齊職儀曰衛尉秦官也漢因之

官中徵循 王隆小學漢官儀曰衛尉掌宮門

事 宮門之內周廡殿各陳屯火道其旁交兵士以示威武交戰以逐妄出入者

馬令 應劭漢官儀曰太僕卿周穆王所

廷尉卿一人 風俗通

處當以報 治于士者廷尉卿也胡廣漢官解詁曰廷尉當廷尉卿士有

注高賜 賜後為南陽太

大鴻臚 應劭漢官儀曰鴻臚掌宗廟之禮

大行令一人 司馬貞曰諸侯大

百官志第二十六 宗正 大司農 少府

宗正 應劭漢官儀曰宗正古官也周成王時形伯

宗室名籍 禮記大傳云魯之

宗正以開 前書平帝紀曰元始元年令公列侯嗣子有罪

大司農 應劭漢官儀曰大司農古官也唐虞分命羲和四子敬授民時舜時

太倉令一人 齊職儀曰周司徒屬官有東人倉人

傳導官令 漢官儀曰傳導官令

平準令一人 劉熙釋名云平準令主染色色有常平之法

注水官主水 漢官儀曰注水官主水

給私用也 少府掌山澤陂池之稅名曰禁錢以給私養自別為小藏故曰少府

六百石 應劭漢官儀曰六百石

守官令 禮儀志曰守官令

侍中 應劭漢官儀曰侍中

宦者無員 杜佑曰永平中始定

黃門署長畫室署 漢官儀曰黃門署

掌後宮貴人 漢官儀曰掌後宮貴人

注待詔五人 漢官儀曰注待詔五人

暴室丞 師古曰暴室者掖庭主織作染練之署故謂之暴室取暴曬為名

後漢書補注卷五 四

鴻池 水經注曰池東西千步南北千一百步四周有藉池中有東西橫塘水

六百石 宣紀注丁字漢

掌中布張諸衣物 三輔黃圖引輿漢

注唐虞官也 此據尚書非

更為中書謁者令 杜佑曰漢中書謁者令

注故 應劭漢官儀曰注故

自佩銅印墨綬 應劭漢官儀曰自佩銅印墨綬

尚書僕射 應劭漢官儀曰尚書僕射

注榮邵 李善云榮邵一作榮邵

尚書 應劭漢官儀曰尚書

成 漢官儀曰成







注凡十三郡下凡十四郡北宋本無注猶言古附遂北宋本作注

可欺乎哉北宋本重出每郡置太守一人應劭漢官曰太守秦官也秦滅諸

置守丞尉各一人侯用李斯議分天下為三十六郡注秦以十月為正故周禮小行人無都試之役胡廣漢

都尉下曰舊時以八月都試講習其射力以本府幹主文書注河南尹掾尹北宋

注案獄仁恕魯恭公傳有仁恕注百石卒吏朱錫禮曰黃霸傳補左

注書佐漢書百石吏注循行二百二作一趙明誠曰晉書職

注以江南陽安江漢當作汝南陽安縣注置有秩倉頡廟人名碑曰蓮句左鄉有秩池鄉左鄉有秩池陽集水有

夫一人黃恭父廣記曰秦兼天下又除附庸為鄉則有旅今之番夫是也鄉之為

後漢書補注卷三十四

威也說文曰鄉國離邑民所封鄉也及作讓財救患及學士皆扁表其門

何晏景福殿賦曰爰有禁錮勸分翼張承以賜馬列以員方李善曰扁附陽馬之短楸也

與編同補注亭有亭長周禮遺人職曰三十里有宿鄭元曰宿可止宿若

謂亭父方言云楚東海之問亭父注賤買賣貴於民賈賈作注擁節屯

中步鄭元禮記注曰節所以明信護烏桓校尉應劭漢官儀曰護烏桓校尉孝

注并領薛早蘇林注容賜質子歲時胡市容烏桓傳作互注比壽

松晉松晉赤松注內史官屬亦以率滅滅邑君邑長綠續繁長張

與服志第二十九

輿服上

乘輿 金根 安車 立車

耕車 戎車 獵車 駟車 青蓋車

綠車 皂蓋車 夫人安車 大駕

法駕 小駕 輕車 大使車

小使車 載車 導從車 車馬飾

山桑藻稅桑一作桑薄也鄭元論語注曰節端也刺之為具物以時物徐堅

龍旂九旒說文曰旒旒七仞齊軫惠學士曰七仞齊軾熊旗六旂字林曰

注其聲名曰名北宋注玉在焉玉北宋山車禮曰山

注殷曰乘根禮曰大路殷路也鄭元曰大路木路也漢祭天乘殷之

注疏殺飛鈴沈約曰飛鈴以赤油為之廣八寸注復有一轂抱轄抱當作

注上如五華北宋本作三華案李注馬頭上防鈇說文曰鈇走鳴長尾雄

注金為馬文髦文北宋本作又徐廣曰金朱兼樊纓鄭元周禮注曰樊

注左驂馬頭上薛綜東京賦注曰左各如方色薛綜東京

注諸侯駕四案王度記曰諸注網纒輪纒朱志加交

注郭賀郭賀疑注屏星廣

注郭賀郭賀疑注屏星廣

注郭賀郭賀疑注屏星廣

注郭賀郭賀疑注屏星廣

注郭賀郭賀疑注屏星廣

注郭賀郭賀疑注屏星廣

注郭賀郭賀疑注屏星廣

注郭賀郭賀疑注屏星廣

注郭賀郭賀疑注屏星廣

注郭賀郭賀疑注屏星廣

注郭賀郭賀疑注屏星廣

注郭賀郭賀疑注屏星廣

注郭賀郭賀疑注屏星廣



作解算者買人不得乘馬車徐廣曰其除吏赤畫杠其餘皆青云

日軍重騎也徐廣曰其會朝若蠶朝加交路甘泉鹵簿封演曰按宋書

作禮又作禮音義皆同鹵以甲為之所以軒較賈誼過秦論曰伏尸百萬流血漂鹵是也

甲楯有先殺而後伍之大者者之稱天子出入則按大輦從故謂之鹵簿耳儀衛具五兵今

不言他兵但以甲楯為名者行道之時甲楯居外餘兵在內但言鹵簿是舉凡也五禮精義曰鹵大楯也以大楯領一部之人故言鹵簿王而辟鄭司農

注雲罕九旂薛綜曰旌旗名沈約梁魏命晉王慧天子旌旗置旄頭雲罕是

注雲罕九旂薛綜曰旌旗名知雲罕非旌旗也雲罕疑是單罕單罕本施游

注雲罕九旂薛綜曰旌旗名微遂為行師司馬貞曰說者以雲罕為旌旗非也案中

注雲罕九旂薛綜曰旌旗名朝鹵簿鹵曰雲罕謂不兼言九旂罕車與九旂車別

注雲罕九旂薛綜曰旌旗名顏師古急就章注曰雜

注雲罕九旂薛綜曰旌旗名翻雜尾之曲垂者也

注雲罕九旂薛綜曰旌旗名南子曰

注雲罕九旂薛綜曰旌旗名史副

注雲罕九旂薛綜曰旌旗名置

注雲罕九旂薛綜曰旌旗名也

注雲罕九旂薛綜曰旌旗名也

注雲罕九旂薛綜曰旌旗名也

注雲罕九旂薛綜曰旌旗名也

注雲罕九旂薛綜曰旌旗名也

未有制度尚書大傳曰孔子曰榮華之色徐廣曰草木頰胡頰胡纓裝纓裝

故上衣元下裳黃尚書大傳曰孔子曰榮華之色徐廣曰草木頰胡頰胡纓裝纓裝

故上衣元下裳黃尚書大傳曰孔子曰榮華之色徐廣曰草木頰胡頰胡纓裝纓裝

故上衣元下裳黃尚書大傳曰孔子曰榮華之色徐廣曰草木頰胡頰胡纓裝纓裝

故上衣元下裳黃尚書大傳曰孔子曰榮華之色徐廣曰草木頰胡頰胡纓裝纓裝

故上衣元下裳黃尚書大傳曰孔子曰榮華之色徐廣曰草木頰胡頰胡纓裝纓裝

故上衣元下裳黃尚書大傳曰孔子曰榮華之色徐廣曰草木頰胡頰胡纓裝纓裝

故上衣元下裳黃尚書大傳曰孔子曰榮華之色徐廣曰草木頰胡頰胡纓裝纓裝

故上衣元下裳黃尚書大傳曰孔子曰榮華之色徐廣曰草木頰胡頰胡纓裝纓裝

故上衣元下裳黃尚書大傳曰孔子曰榮華之色徐廣曰草木頰胡頰胡纓裝纓裝

故上衣元下裳黃尚書大傳曰孔子曰榮華之色徐廣曰草木頰胡頰胡纓裝纓裝

故上衣元下裳黃尚書大傳曰孔子曰榮華之色徐廣曰草木頰胡頰胡纓裝纓裝

故上衣元下裳黃尚書大傳曰孔子曰榮華之色徐廣曰草木頰胡頰胡纓裝纓裝

故上衣元下裳黃尚書大傳曰孔子曰榮華之色徐廣曰草木頰胡頰胡纓裝纓裝

故上衣元下裳黃尚書大傳曰孔子曰榮華之色徐廣曰草木頰胡頰胡纓裝纓裝

故上衣元下裳黃尚書大傳曰孔子曰榮華之色徐廣曰草木頰胡頰胡纓裝纓裝

故上衣元下裳黃尚書大傳曰孔子曰榮華之色徐廣曰草木頰胡頰胡纓裝纓裝

故上衣元下裳黃尚書大傳曰孔子曰榮華之色徐廣曰草木頰胡頰胡纓裝纓裝

故上衣元下裳黃尚書大傳曰孔子曰榮華之色徐廣曰草木頰胡頰胡纓裝纓裝



希以纒為展筓李斐曰齊國春獻冠纒為首服也注纒今之徒注當作纒

注憤裏曰纒鄭元注曰纒今之纒也盧植注曰故以為冠注當作纒

趙惠文冠其冠志無趙字晉書云亦曰惠者注此因物生義也注當作纒

注胡廣又曰此亦徐注貂皮暖額知天者冠述師古曰遠則青

賢前高七寸後高三寸纓長八寸上下脫十三字太子八佾三禮圖

或云當注當作纒樂人服之禮樂志曰武德高帝所作也文始舞也五行舞也武

射冠之三禮圖曰宮殿儀射史服制以進賢以三禮前後出各四寸一作

各旁視項羽術氏冠與服志云有五注其說未聞或曰楚王

穀單衣紗上脫秦施安焉安焉作注鄭元賦注鄭元誤當稱其冠也

介續服文吏平上服武官也并詳下注冠進賢者宜長耳徐廣據漢注

惠文者宜短耳徐廣據漢注曰注如巾蔽膝中當作今徐廣車服志曰漢

用赤皮魏晉以來用絳紗為之雷其係璲與服志作絲璲璲曰璲也郭璞曰

璲連結於璲轉相結受受二用而弗改漢官儀曰璲者有所受以別尊

法十二月廣三尺法天地人皆用赤章示注佩上有雙衡衡說衡從三禮圖改三

寸下有雙璲璲徑三寸又云上下為衡注人之盛飾論衡曰服革于腰佩

皆帶劍沈約曰高祖為泗水亭長拔劍斬白蛇雋不疑云劍者君子武剛卯既決

決一作史說文曰疾日左傳曰辰在子卯謂之疾日慎爾周伏漢書注伏

黃赤綬五采五說四從黃赤縹緇縹緇從與紺縹縹緇從與紺縹縹緇從與

黃赤縹緇縹緇從與紺縹縹緇從與紺縹縹緇從與紺縹縹緇從與

黃赤縹緇縹緇從與紺縹縹緇從與紺縹縹緇從與紺縹縹緇從與

黃赤縹緇縹緇從與紺縹縹緇從與紺縹縹緇從與紺縹縹緇從與

黃赤縹緇縹緇從與紺縹縹緇從與紺縹縹緇從與紺縹縹緇從與

黃赤縹緇縹緇從與紺縹縹緇從與紺縹縹緇從與紺縹縹緇從與

黃赤縹緇縹緇從與紺縹縹緇從與紺縹縹緇從與紺縹縹緇從與

黃赤縹緇縹緇從與紺縹縹緇從與紺縹縹緇從與紺縹縹緇從與

黃赤縹緇縹緇從與紺縹縹緇從與紺縹縹緇從與紺縹縹緇從與

黃赤縹緇縹緇從與紺縹縹緇從與紺縹縹緇從與紺縹縹緇從與

縹緇皆青也長二丈九尺二丈九尺二丈九尺注官署有

井官署謂之官署也齊職儀曰長二丈一尺與服志作八博與乘輿同

皆綠綬綠綬約志作綠綬綠章曰相國金印綠綬注綠音屏

金印印北未服紫綬漢官儀曰丞相御青綬博物志曰光武嫌二千石綬

青綬青綬徐堅云綬青紫色青綬以上綬佩綬相迎故曰注

六十首與服志曰黃綬一采黃圭百石青紺綬與服志改宛轉繆織

尺八十首四百石三三百石相黃綬淳黃圭一采長丈五尺

二尺北宋本注長丈八尺漢官儀長注黑綬漢官儀曰單紡為一系

五扶為一首說文曰純綉之數也漢律曰純綉之統布謂五首

成一文成說為從北宋注丞尉秩二百石二北宋注長丞尉亦二百

石本北宋剪鬚剪鬚以下皆首飾也廣雅曰鬚謂之髻也以璫

璫璫一從手從走從音竹單反說文曰璫也璫璫一從手從走從音竹單反說文曰璫也

垂黃金鐙鐙名曰鐙也鐙鐙名曰鐙也鐙鐙名曰鐙也

結結末志作結結結末志作結結結末志作結

搖搖末志作搖搖搖末志作搖搖搖末志作搖

八爵九華徐廣曰八爵九華南山豐大特史記秦紀云後南山梓

皆以翦翠為毛皆下脫以字從北制大手結

皆以翦翠為毛皆下脫以字從北制大手結

皆以翦翠為毛皆下脫以字從北制大手結

皆以翦翠為毛皆下脫以字從北制大手結

皆以翦翠為毛皆下脫以字從北制大手結

皆以翦翠為毛皆下脫以字從北制大手結

皆以翦翠為毛皆下脫以字從北制大手結

皆以翦翠為毛皆下脫以字從北制大手結

皆以翦翠為毛皆下脫以字從北制大手結

皆以翦翠為毛皆下脫以字從北制大手結

皆以翦翠為毛皆下脫以字從北制大手結

皆以翦翠為毛皆下脫以字從北制大手結



晉先皇儀注曰皇后十二鎮步搖大手髻即大手結亦作紒也鄭元曰大手結謂露紒也  
 以髮為大紒如今婦人髻紒其象也齊樂義曰大手結者謂不用他髮為髮同合已髮紒  
 者也紒紒是也**以采組為緝帶**應劭曰組者今**魚須撻**鄭元曰魚須今以為鱗魚須魚目  
 雜珠東氏禮記注**縹絹**縹絹者今**重緣袍**緣此緣從北宋本改釋名曰婦人以緣作衣  
 日魚須鮫魚須也**買人緇縹**劉書曰白似緇縹似黃黃似朱朱似紫紫似紺紺似黑則白**皆單緣**  
 縹緣亦當作緣釋名曰縹縹也青緣為之緣也鄭元**諸古麗圭**周禮司服輪衣搨  
 日今注袍縹重縹也玉篇曰縹縹也任者切**世有圭衣者蓋三翟之遺俗**買公彥曰漢時有圭衣刻為圭形綴于衣是山周禮有三翟  
 別刻繪綴于衣漢俗尙有故云三翟遺俗江充傳曲裾後垂交輸如淳曰交輸割正幅使  
 一頭袂若燕尾垂之兩旁見于後是禮深衣續衽鉤邊買**注夫人賦**夫作**注重旬**  
 禮謂之衣圭蘇林曰交輸如今新婦袍上挂全幅繪角割**注始以為穆**穆當作穆下同師**注各有秩品**秩北宋**緣領袖中衣**  
 垂袖下脫**絳綺練**下脫示赤  
 為字絳綺練心三字

後漢書補注卷十四

三

後漢書補注卷第二十四